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五〇・史部・史評類

讀通鑑論三十卷末一卷（卷十四至卷末）〔清〕王夫之撰……………一

宋論十五卷〔清〕王夫之撰……………三五

茗香堂史論四卷〔清〕彭孫貽撰……………四九七

閱史鄰視四卷續一卷〔清〕李塨撰……………六六七

明史十二論一卷〔清〕段玉裁撰……………七〇七

衡陽王夫之讓

哀帝

相溫請遷都雒陽誠收復之大計也然溫豈果有遷都之情哉察容恪方遣呂護攻雒溫所遣援者舟師三千人而止溫果有經營中原之志固當自帥大師以鎮維然後請遷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進圖天下夫惟信之為此言也特以試朝廷所以答之者而舉國驚憂係紳陳百姓震駭之說貽溫以笑溫固曰吾一言而人皆震恐吾何求而不得哉王述曰但從之自無所至溫說折

矣而周章議論之情形已早入溫之目中其云致意與公何不尋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非憚綽也笑晉人之不足與人家國也夫溫以虛聲動朝廷朝廷亦豈可以虛聲應之王述之議亦虛聲也使果能率三吳兩淮之眾渡江而嚮壽譙詔溫移屯於維繕城郭修塢戍為戰守計而車駕以次遷焉溫且不能中止外可以捍燕秦而內亦可以折溫之逆志乘其機而用吾制勝之策誠百年一日之會而晉不能也燕秦測之溫諒之晉不亡者幸耳內甯而外可無憂一道也處治安之世以建威銷萌之道也外無憂而內可甯一道也處紛亂之日以強幹弱枝之道也夫桓溫

者何足慮哉慕容恪之沈鷲苻堅之恢豁東西交通以相吞而唯與溫相禁制於虛聲曾不念強夷之心馳於江介也是足悲也晉不成乎其為君臣而溫亦不固為操懿者也

為人後者為所生父母服期亦天下之通喪也僅見於士喪禮而以情理推之固可通於天子天子喪禮無傳文後世執期喪達乎大夫之說以屈厭而議短喪非也哀帝欲為所生周太妃服三年則過既而欲服期是已江霽執服總之說抑帝而從之邪說也天子絕期而又何總乎為人後而繼大宗承正統上嚴祖考而不得厚其私親此以君

臣之義裁之也故歐陽修張孚敬稱考稱皇稱帝之說紊大綱而違公義固不若漢光武稱府君之為允矣位號者天下之公尊非人子所得以己之尊加於其親義也若夫死而哀從中發哭踊服飾之節達其中心之不忍忘則仁也降而為期止矣過此而又降焉是以位為重而輕恩戕性之仁矣哀死者情也情之所自生者性也稱尊者名也名之所依者分也秩然不可干者分以定名愴然不容已者情以盡性舜視天下猶艸芥而不得於親不可以為人霜獨非人之子與必欲等之於疏屬而薄之則何如辭天子之位而可盡一日之哀也王子母死請數月之喪而孟

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生而為庶子莫如之何也哀帝不立乎天子之位而可致其哀非生而誦者也然則天子之位其為帝之桎梏乎周禮殘缺而往聖之精義不傳保殘之儒徒紛紜以賊道奚足取乎

符堅之世富商趙掇等車服僭侈諸公競引以為卿豎惡而禁之天下之大防二□□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末有別而先王強為之防也夷狄之與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異習異而所行所為不異焉乃於其中亦自有其貴賤焉特地界分天氣殊而不可亂亂則人極毀華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於早所

論通鑑論卷十四

主

以定人極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君子之與小人所生異種異種者其質異也質異而習異習異而所行所為不異焉乃於其中自有其巧拙焉特所產殊類所尚殊方而不可亂亂則人理悖貧弱之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於濫所以存人理而裕人之生因乎天也嗚呼小人之亂君子無殊於夷狄之亂華夏或且玩焉而孰知其害之烈也小人之巧拙自以類分拙者安拙而以自困巧者銜巧而以賊人拙者農圃也自困而害未及人者也然夫子未嘗輕以小人斥人而特斥樊遲惡之甚辨之嚴矣漢等力田於孝弟以取士而禮教凌遲故曰三代以下無盛治夫

以農圃亂君子而弊且如此況商賈乎商賈者於小人之類為巧而蔑人之性賊人之生為已亟者也乃其氣恆與夷狄而相取其質恆與夷狄而相得故夷狄興而商賈貴許衡者竊附於君子者也且曰士大夫居官而為商可以養廉嗚呼日狎於金帛貨賄盈虛子母之籌量則耳為之聾目為之矇心為之奔氣為之蕩衡之於小人也尤其巧而賊者也而能溺廁君子之林乎以要言之天下之大防二而其歸一也一者何也義利之分也生於利之鄉長於利之途父兄之所熏肌膚筋骸之所使心旌所指志動氣隨魂交神往沈沒於利之中終不可移而之於華夏君子

論通鑑論卷十四

四

之津液故均是人也而夷夏分以其疆君子小人殊以其類防之不可不嚴也夫□之亂□久矣狎而召之利而安之者嗜利之小人也而商賈為其最夷狄資商賈而利商賈恃夷狄而驕而人道幾於永滅無磁則鐵不動無珀則芥不黏也

帝奔

慕容暉罷蔭戶至二十萬以東北一隅而二十萬戶為權貴所蔭不受公家之役民戶減少則賦役偏重而民之疲瘠甚矣蓋夷狄之初起也上下無章資部族之疆力以割據而瓜分之狎為己有舊矣故暉從悅綰之請糾擿還都

縣而舉國怨怒然噉之亡自以疑慕容垂使外叛而致敗
既非罷降戶之所致國無紀而民困積弊雖去而害已深
故付堅假仁義以動眾而席捲之則悅結之言亦憾其不
夙爾嗚呼豈獨夷狄之不綱者為然哉四海之民力自足
以給天下之用而衛宗社乃上不在國下不在民居開而
為羸賊者中涓也或曉也債帥也勳舊也皆頑民獻卒之
所依以耗國而墮重於民者也劉忠宣一搜隱占之禁旅
而怨謗已騰卒致撓敗君明臣忠卒不能施釐正者親疏
遠邇之勢殊而輕重已移也其如此之浮言胥動者何哉
夫此瑣瑣者之恩怨何足以繫國家之安危人主不審會

讀通鑑論卷十四

五

不如慕容暉之能斷矣制之有法而慎於始且不能持於
其後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中葉之主能不惑者未見其人
也天下所以鮮有道之長也

桓溫伐燕大敗於枋頭申允料之驗矣允曰晉之廷臣必
將乖阻以敗其事史不著乖阻之實而以孫盛陽秋直書
其敗觀之則溫之敗晉臣所深喜而樂道之者也會稽王
昱不能自強而徒畏人之軋己王彪之弗能正焉嗚呼人
之瑣尾而偷也亦至是哉秦檜之稱臣納賂而忘讎也畏
岳飛之勝而奪宋也飛亦未決其能滅金耳飛而滅金因
以伐宋其視囚父俘兄之怨奚若而視皇宇湖落網門

發塊肉無依者又奚若也溫亦未能舉燕之為憂耳溫而

舉燕其寡不寡亦未可知也為君相者居重以不失人望
之歸盡道以得民推誠以得士以禮待溫以道馭溫靜正
而不驚建威以自固溫抑惡能逞志以逆而不恤天下之
公討不然則王莽蕭道成固無毫髮之勳庸而竊大寶如
拾芥矣庸主陋臣如嬰兒之護餌而徒忌其姊姊尚能安
於位以有為乎處堂以嬉授兵柄於溫而又幸其敗溫之
怨且深其輕朝廷也益甚故會稽立而憤盈以逞非其死
之速也晉必移社於桓氏矣舍夷夏之大防置君父之大
怨徒為疑忌以沮喪成功庸主具臣之為天下僂晉宋如

讀通鑑論卷十四

六

合二轍亦古今之通憾已春秋于桓文之功諱召王請隧
之逆聖人之情見矣若孫盛之流徇流俗而矜直筆幸災
樂禍亦惡足道哉

王猛請慕容垂之佩刀給其子使叛逃期以殺垂司馬溫
公譏其非雅德君子所為何望猛之厚而責之薄也猛者
亂人之雄者耳惡知德哉猛以桓溫為不足有為而不歸
晉將謂符堅之可與定天下乎乃堅亡而晉固存果孰短
而孰長邪使猛隨溫而東也歸晉也非歸溫也猛而果有
定天下之畧則因溫以歸晉而因可用晉以制溫然則其
不隨溫而東乃智量出乎溫之下而欲擇易與者以獲富

貴耳幕容垂奔秦幕容評以鬻薪賣水之猥賤而握重兵
猛滅之非智勇之絕人摧枯折朽之易也符堅之不欲殺
垂猛豈能閉之而徒為墮亂忌其能而已矣其誓三軍曰
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受爵明君之廷稱觴父母之
室不亦美乎猛之涯量盡於此矣給無知之稚子而陷其
死商鞅張儀之術也朱子曰三秦豪傑之士非猛而誰伏
戈矛於談笑激叛亂以殺人妾婦耳奚豪傑之云

簡文帝

簡文為琅邪王相晉五年桓溫外拒燕秦內攻袁瑾而漠
然不相為援蓋其惡溫而忌之風也既惡溫矣抑不能樹

賢能修備禦以制溫

七

溫視之如視肉徒有目而無手足故
甚之而猶攤立之以為是可談笑而坐攘之者也蓋至於
聽溫之振己以立而遂立焉則生人之心生人之氣無有
存焉者矣帝奔未有失德溫誣其過而廢之於斯時也簡
文既不能折之以衛奔則以死拒溫而必不立奉名義之
正涕泣以矢之溫亦豈能遠殺己者如其不擇而推刃於
己則溫之逆受眾惡而不足以容即令己殺而溫篡亦可
無咎於天下乃雖觀然南面而旋隕天年位與壽皆朝露
耳等死也為晉恭齊順之飲醜何如誓死不立以頸血報
宗社哉溫賊也簡文相其君而篡之亦賊也賊與賊以智

力為勝負而不敵者受吞必然也也病而一日一夜四
發諸召溫入輔遺詔且云君自取之乃語王坦之曰天下
儻來之運卿何所嫌非但閹弱如謝安所云似惠帝者耳
得一日焉服袞冕正南面而心已愜易其忌溫之心而戴
溫不忘樂以祖宗之天下奉之而酬其惠也洵哉簡文之
為賊也

孝武帝

簡文以懿親任輔相而與賊同逆尸天子之位名器在其
手而唯其所與雖有王彪之謝安王坦之忠賢而無可如
何也天不祚逆使之速殞而諸賢之志伸矣坦之裂居攝

之詔惟簡文篤疾不能與之爭也太子之登廷臣欲待溫

處分太子既立太后猶有居攝之命彪之抗議不從溫入

朝謝安談笑而視之若無惟簡文之已死也孝武方十歲
抑非英武之姿諸賢之志可伸而於簡文也則不能但貴
簡文以閹弱豈其出於十歲嬰兒之下乎故謂簡文與人
同逆而私相授受非苛論也簡文篡而彪之不能止者溫
與之協謀內外之權交失也簡文死溫雖有淫威而內無
為之主者於是彪之乃得慨慨以正之謝安乃得從容以
潛消之不足為深憂矣簡文居中以掣曳諸賢之困不在
彪之而在葛藟晉祚未終天奪匪人之速亦快矣若桓溫

者無簡文則雖十歲嬰兒而不能奪固在諸賢局量之中而弗能躍治雖決裂而成平寡亦必有以處之矣

嗚呼人苟移情於富貴而沈溺以流焉何所不至哉天子之尊四海之富亦富貴也簿尉之秩百金之獲亦富貴也垂至於死而苟一日得焉猶埋心引吭以幾幸之不知其何所為也不知其何所利也垂至於死而不已人而不仁將如之何哉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大耋矣何嘗平名之未得利之未遂焉俄而嗟矣俄而竝忘其嗟而埋宋冷之心引將絕之吭以思弋獲矣有涯之日月廢鼓缶之歡營營汲汲笑罵集於厥躬而不恤簿尉一天子百

讀通鑑論卷十四

九

金一四海也人盡如馳塗窮焉而後止嗚呼亦何所不至哉王敦桓溫皆於老病奄奄且暮且死之日而謀篡不已以為將貽其子孫則王含王應奴隸之才敦已知之桓熙弱劣元方五歲溫亦知之矣王導知敦之將死起而討敦王謝諸賢知溫之將死而坐待其斃敦與溫亦何嘗不自知也其心曰吾一日而居天子之位雖死猶生嗚呼天下之不以敦溫之心為心者吾見亦罕矣哉孟子曰萬鍾於我何加焉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失其本心雖然猶人生之有事也至於奄奄垂死而三者皆不任受然且鼓餘息以蹶起而圖之是何心哉一念移於不仁內忘

其心外忘其名沈酒淫溺自不能已而不復問欲此之何為也謀天下者曰簿尉之秩百金之獲何足以死求之也謀簿尉百金者曰天子之尊四海之奉何易求焉吾所求者且暮未死而可得也而不知其情同矣易地則皆然也幼而忘身以貪果餌長而忘身以貪溫飽相習相流愈引愈伸而不可中止自非立志於早名義養其心而生惻悱未有老死而能忘者也苟不志於仁勿怪亂臣賊子之情惡以沒身也

讀通鑑論卷十四

十

漢儒反經合道程子非之謂權者審經之所在而經必不可反也於道固然而以應無道之世則又有不盡然者母后之不宜臨朝豈非萬世不易之大經乎謝安以天子幼沖請崇德皇后臨朝攝政灼然其為反經矣王彪之欲已之而安不從彪之之所執者經也安之所行者權也是又反經之得為權也桓溫雖死揚潁江三州之軍事桓沖督之沖不終逆而克保臣節世遂以忠順歸之夫沖特不為王含耳含之逆於未敗之前已有顯蹟溫死人心乍變郁超之流折伏沮喪惡知沖非姑順異以糜繫人心而徐圖之邪且沖果有懷忠效順之情當溫存日沖固與相得而為所付託者何不可以規溫而使守臣節則沖之無以大異於溫審矣若溫既亡而或說以誅遂時望沖不聽者不

能也非不為也王謝諸賢非劉隗刁協之倫匹溫且不敢
 決於誅遂冲亦量力而止耳外人遠信其無他謝安固察
 見之而不早有以制之哉奉太后為名以引大權歸己而
 冲受裁焉安蓋沈思熟慮執之堅固而彪之不能奪也或
 曰安為大臣任國之安危則任之耳何假於太后曰晉之
 任世臣而輕新進也成乎習矣王導之能秉政也始建江
 東者也庾亮后族也何充則王導所引重而授以政者也
 不穆帝之世權歸桓氏非一日矣謝安社稷之功未著而
 不受託孤之顧命其兄萬又以虛名取敗安之始進抑受
 相溫之辟雖為望族無異於孤寒時望雖隆而蔡謨殷浩
 皆以虛聲貽笑固羣情之所不信而乍秉大權桓冲之黨
 且加以專國自用之名而無以相折則奉母后以示有所
 承亦一時不獲已之大計也或曰安胡不引宗室之賢者
 與亡其事而授大政於婦人邪曰前而簡文之輔政其削
 國權以柔靡已如此矣後而道子之為相其僭帝制以濁
 亂又如彼矣司馬氏無可託之人所任者適足以相撓固
 不如婦人之易制也此之謂反經而合道又何傷哉雖然
 王彪之之議不可廢也安雖不從而每歎曰朝廷大事王
 公無不立決服其正也審經以為權權之常反經以行權
 權之變當無道之天下積習深而事勢違不獲已而用之

一用而不可再者也故君子慎言權也

太元元年謝安錄尚書事除度田收租之制度田收租者
 晉之神政魯宣公稅畝之遺弊也安罷之可謂體天經以
 定民制矣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土人者以
 時生者也生當王者之世而生之厚用之利德之正待王
 者之治而生乃遂則率其力以事王者而王者受之以不
 疑若夫土則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興代廢而山川原隰
 不改其舊其生百穀卉木金石以養人王者亦待養焉無
 所待於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故井田之法私家
 八而公一君與卿大夫士共食之而君不敢私唯役民以

講道錄卷十四 十一

助耕而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
 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助微者殷周之法也夏則貢矣
 貢者非貢其地之產貢其人力之所獲也一夫而所貢五
 畝之粟為之制耳曰五十而貢者五十為一夫而貢其五
 也若夫一夫之耕或溢於五十畝之外或儉於五十畝之
 中為之一易再易萊田之名以寬其征田則自有五穀以
 來民所服之先疇王者惡得有之而抑惡得稅之地之不
 可擅為一人有猶天也天無可分地無可割王者雖為天
 之子天地豈得而私之而敢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
 為己土乎知此則度而征之者人之妄也不可度而征之

者天之體也此之謂體天經矣以治民之制言之民之生也莫重於粟故勸相其民以務本而遂其生者莫重於農商賈者王者之所必抑游惰者王者之所必禁也然而抑之而且張禁之而且偷王者亦無如民何而惟度民以收租而不度其田一戶之租若干一口之租若干有餘力而耕地廣有餘勤而獲粟多者無所取盈贏廢而棄地者無所蠲減民乃益珍其土而競於農其在強豪兼并之世尤便也田已去而租不除誰敢以其先疇為有力者之兼并乎人各保其口分之業人各勸於稼穡之事強豪者又惡從而奪之則度人而不度田勸農以均貧富之善術利在

讀通鑑論卷十四

十三

安任桓沖於荆江而別使謝元監江北軍事晉於是而有北府之兵以重朝權以圖中原一舉而兩得矣安詠詩而取討謨遠猷之句是役也可不謂謨猷之許遠者與江北河南之眾紀瞻嘗用之以拒石勒而石勒奔祖逖嘗用之以嚮汝維而汝維復所以不永其功者王導之弗能任也導之弗能任者專任王敦於上流而不欲權之分也紀瞻一出而不繼祖逖始成而終亂王敦桓溫乃挾荆湘以與晉爭內亂而外荒積之數十年矣安起而收之雖使桓沖牧江荆而自督揚豫北府兵疆而揚豫疆於江荆勢之所趨威之所建權歸重於朝廷本根固矣況乎中原南徙之眾尤多磊落英多之士重用之以較楚人之僇而可殤者相什百也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以室非競以戶庭也安於是而知立國之因規矣故淝水之役桓沖遣兵入援而安卻之示以荆江之不足為輕重而可無藉於彼沖其能不終乎臣節哉宋高秦檜之愚也憂諸帥之疆而不知自強殺之削之而國以終散檜死張浚任恢復而敗潰於符離無可用之兵也此殷浩之覆軌也謝元監軍江北擇將簡兵六年而後用之以敵苻堅於淝水非一旦一夕之效矣

讀通鑑論卷十四

十四

先王之教觀文匿武非徒以靜民氣而崇文治也文可觀

武不可觀不可觀者不可以教教之而武黷黷則衰苻堅
作教武堂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諸將狄道也而適
是以亡其為狄道者獎武以蕩人心而深其害氣言治者
或知其不可矣而妄人猶以迂疏謂之其適足以亡也則
人未有能信其必然皆善哉岳武穆之言曰運用之妙存
乎一心武而可以教教者哉教之習之其志玩其氣枵其
取敗亡必矣兵之所向者勇勇非可教而能者也所重者
謀謀非可豫設而為教者也若其束伍之嚴訓練之勤甘
苦與其之以得士心則取之六經而已足其他詭誕不經
而適以債軍殺將者則陰陽時日壬遁星氣之嘖嘖多言

諸通鑑論卷十四

十五

非可進而進可乘而不乘以鬼道敗人之謀者也至於騎
射技擊之法雖可習焉而精於態者不給於用口授而目
營之規行知止觀天畫地疑鬼疑神以沮其氣而蕩其心
不敢何待焉自非狂狡虛妄之士孰敢任為之師自非市
井亡賴竄身干進之徒孰樂為之弟子官為之制妄人嘗
試焉祇以亂天下而武備日以玩而衰苻堅之好虛名而
無實用若此類者眾矣國破身死而後人猶效之愚不可
瘳一至此乎

桓冲死謝安分荆豫江三州以授諸桓桓元之禍始於此
矣安之慮桓氏已熟矣折桓冲而令其無功媿死其勢可

以蓋前桓氏之權以獎晉室然而為此者自以父子名位
太重貽桓氏以口實不得已而平其怨忌也夫桓氏亦豈
以私怨怨安而危安者乎憂不在桓氏而在司馬道子王
國寶也二姦伏於蕭牆蠱孝武以忌安而不足以相勝則
必假手桓氏以啟釁主昏相如以周公之聖且不能塞不
利孺子之口而况安乎故以知安之於此有大不獲已者
在也所任者石虔也石民也伊也以爲差愈於元而可免
於亂然而終不能免則安窮矣雖然安豈遂無道處此以
保身而靖國乎安秉國政於此十年矣太后歸政而已錄
尚書八年矣夫豈晉廷之士舉無可大受之人材使及早

諸通鑑論卷十四

十五

而造就之以儲為國之柱石者冲死之後內不私之於子
弟外不復假於諸桓君無可疑相無可謗而桓氏亦無所
倚以爭權安之識早弗及此也則臨事周章亦其必然之
勢矣量不因而慮不周有靖國之忠而憫於大臣之道安
不能免於責矣鴟鵂之詩曰既取我子勿毀我室周公長
育人才之心至於疑謗居東而哀鳴益切人才者大臣之
以固國之根本者也時未有賢則教育之不夙也不此之
務惴惴然求以弭謗而貽國家之患可深惜也夫

問次於學者也問之道尤重於學也三代以下於學也博
於問也夏三代以上於學也畧於問也詳故稱舜之大知

好問其主矣雖然學者自爲學也問待人而其途有二有
自問者有問人者自問者恐其心之所信非其身之所宜
身之所行非其心之所得處事外者公理之衡也不問而
不我告問而猶恐其不我告焉孜孜以求之舜之所以爲
大知也聖之津梁也問人者舍其是非而求人之是非舍
天下之好惡而求一人之好惡察焉而愈昏詳焉而愈謬
君子之喜怒有偏者矣小人之愛憎未有不私者也急於
求短以疑其長亂國闇主猜忌之臣所以惑焉而自奪其
能也愚者之狂藥也夫人之心行有小畧而大詳者有名
而實潔者有迹詭而心貞者君子於此鑒之眞信之篤

讀通鑑論卷十四

七

不忍求人於隱曲抑不屑也而流俗之口好擗舉以矜其
慧辨姦邪之醜正者勿論焉不擇人而問之則善惡互亂
有所偏任則譏閒行問之君子則且對以不知問之小人
則盡言而若可倚於是而賢才之心疑畏而不爲用姦僞
之士塗飾以掩其惡則有譏不見有賊不知皆好問者之
所必致矣居官而敗其官有天下而敗天下必也故曰愚
者之狂藥也舍其躬之得失不考鏡於公非日取人之貞
邪待左右以爲耳目其亡速於桀紂不亦傷乎范甯爲豫
章太守遣十五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吏假還訊問官長
得失是道也不自問己過而問人以警爲聰之道也徐邈

責之曰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善惡倒置讒諂竝進可
不戒哉治道學術斯言盡之矣

有才皆可用也用之皆可正也存乎樹人者而已矣操樹
人之權者君也君能樹人大臣贊之君弗能樹人責在大
臣矣君弗能樹人而掣大臣以弗能有爲大臣有辭也君
不令而社稷之安危身任之康濟之功已著見而爲天下
所倚重乃及身而止不能樹人以持數世之危俾免於亡
大臣無可辭矣王導謝安皆晉社稷之臣也導庇其族而
不能公之天下故庾亮得而閒之然其沒也猶有祁鑒王
彪之謝安以持晉室之危雖非導之所託而樹之者猶導

讀通鑑論卷十四

六

也安以族盛而遠嫌不私其子弟可矣當其身而道子以
亂迨其後而桓元以篡廷無端方嚴正之士居端揆以鎮
姦邪不於安責將誰責而可哉老氏曰功成身退天之道
安學於老氏者也故能以力建大勳之子弟使遠引以全
名而宗族雖有賢者皆無列於朝右以是爲順天興廢之
理與夫君子之進也有先之者其退也有後之者退而無
以後之則已成之緒與身俱沒而宗社生民不被其澤既
已爲公輔建不世之勳則宗社生民卽厥躬之休戚矣全
身而避名知衰而聽命抑豈所謂善退者哉退之難於進
也久矣未退之日而早爲退之地非樹人其何以退乎或

曰時未有人也夫王雅王恭殷仲堪王珣之徒躁而敗者望不重也養不純也養其剛烈之氣繁括以正之崇其位望以止其浮夸此諸人者固皆可用用而皆可正者也安弗能養以戢其驕投之昏涵之主以導於誠於是乎輕標以從主之私而激成上下相爭之勢安存而政已亂安沒而國已傾則舉生平之志操勳名與廟社河山而消隕安之退一退而無餘矣天之道功成而退春授之夏冬授之春元氣相嬗於無垠豫養其穉而後息其老故四序循環而相與終古老氏不足以見此而安是之學也史魚不能進避伯玉死以為慙此則老氏所謂死而不亡者也

漢書卷四

十九

慕容寶定士族舊籍分清濁開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而士民嗟怨□□而效先王之法未有不亡者也以德仁興者以德仁繼其業以威力興者以威力延其命沐猴冠而為時大妖先王之道不可竊亦嚴矣哉以威力起者始終尚乎威力猶一致也絀其威力則威力既替矣竊其德仁固未足以為德仁也父驢母馬其生為羸羸則生絕矣相雜而類不延天之道物之理也自苻堅之敗北方瓜分而雲擾各恃其部曲以彈壓士民而用之無非濁也純乎濁而清之清者非清濁者失據人民不靖部曲離心不亡何待焉雖然天下之濁極矣威力橫行而貧弱無告固不可

以承也慕容氏以亡而拓拔氏承之以稍息驗嗚汗歲之氣相延相俟以待隋唐則寶取亡之道又未必非天下之生機也士民怨之彼士民者又惡足與計恩怨哉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或且不及五世而無餘君子深悲其後也永嘉之亂中原淪陷劉琨不能保其軀命張駿不能世其忠貞而汾陰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劉石苻氏者數十年姚興稱帝於關中禮徵薛彊授以將軍之號遂降興而導之以取蒲坂悲夫志士以九族殉□□經營於鋒刃之下貽子孫以磐石之安□□之澤而子孫隕落之也虛名小利動不肖之心魂而忘其祖

漢書卷四

十九

父彼先世英拔峻毅之氣怨恫於幽而子孫或且以為榮焉有如是夫姚興之盛也不如苻氏其暴也不如劉石遲之數年而興死矣泓滅矣拓拔氏尤能容我而無殄滅之憂者俟之俟之隋興而以清白子孫為□□之士民豈遽不可然而終不及待也一失其身而歷世之流風以墜前之人亦自靖而已矣遑恤我後哉深陽史氏以建文舊臣三世不入庠序而史鑑之名凌王蓋而上之何史氏之多幸也

文帝

之亡類亡於淫昏暴虐之主而晉獨不然前有惠帝後

自安帝皆行尸視肉口不知味耳不知聲者也與子之法
定於立適二君者皆適長而豫建為太子宜有天下者也
請廢之而更立支庶之賢者則抑凌越而為彝倫之數雖
然為君父者苟非龍變孽以喪元良念宗社之安危亦奚
恤哉抑非徒前君之責也大臣有社稷之任固知不可而
選賢以更立焉自靖而憂國如家者所宜然也乃惠帝之
嗣也衛權爭之矣和嶠爭之矣賈氏飾偽以欺武帝而武
帝姑息以不決若安帝則上下無異辭而坐聽此不知寒
心飢飽者之為神人主夫孝武之淫昏誠無百年之慮矣
而何大臣之漠然不念也司馬道子利其無知而擅之固

請通鑑論卷十四

王

已王恭猶皎皎者而抑緘默以處此也何哉恭方與道子
為難恐道子執廢適以為名而行其誅逐天下不知安帝
之果不勝任而被恭以逆名恭所不敢任也道子爭權而
人皆懷貳豈徒恭哉謝安且不敢任而抱東山之志舉國
昏昏授天下於鸞鷲而晉以亡天也抑人任其咎矣夫安
功在社稷言即不庸而必無覆宗之禍何恤而不為君父
任知罪之權若恭也與其稱兵而死於劉牢之手也則
何如危言圖本以身殉宗社乎見義不為而周章失措則
不勇者不可與託國信夫
公論者朝廷之柄也小人在位天下未聞其惡外臣未受

其傷而臺諫爭之大臣主之斥其姦而屏逐之則臣民安
於下而忘言即其擊之不勝而四方猶靜處以聽知朝廷
之終有人而弗難澄汰也如是則不保國之無姦邪而四
海無爭衡之禍公論之廢於上也臺諫緘唇大臣塞耳惡
已聞於天下而倒授公論之柄於外臣於是而清君側之
師起而禍及宗社劉隗刁協以苛刻失人心而王敦反庾
亮以輕躁損物望而蘇峻反晉廷之臣未有持片辭以與
隗協亮爭者貽疆臣以犯順宗社幾亡固有以召之也然
猶曰隗協之持論非不正也庾亮之秉心非不忠也若夫
司馬道子王國寶荒淫貪穢灼然為晉之盜賊孝武雖與

請通鑑論卷十四

王

同昏既而疑忌之疏遠之矣乃在建之士持祿取容無或
以片言摘發而正名其為姦邪者於是而外臣測國之無
人以激其不平之氣王恭殷仲堪建鼓以鳴而不輒之桓
元藉之以逞公論操於下而朝廷為養姦之淵鼓天下靡
然效順於逆臣誰使之然邪或曰道子帝之母弟國寶居
輿突以交熒未易除也夫苟懷忠自靖則以頸血濺姦邪
而何憚於疆禦道子者尤昏庸而弗難控制者也孝武崩
國寶扣宮門求入王爽拒之則止矣王恭反車充以危言
動之國寶即解職待罪而道子弗難殺之矣是可鞭箠使
而銜勒馭者也孝武疑道子之專而徐邈進漢文淮南之

郭說國寶就王珣與謀而珣猶有卿非曹爽之游詞在廷
之臣胥若此矣遠邇憤盈之氣決發以逞非特恭與仲堪
即桓元之蓄逆不可揜而天下從之以風靡勢之所必至
也謝安沒而晉無大臣謝安為門戶計以退處而晉早無
親臣矣諫諍之職久廢士相習於迂緩相尚以苟容晉更
不得謂有羣臣矣方州重於朝廷是非操於牧督相尋而
亂終六代之世假趙鞅晉陽之名以行篡弒至唐而後定
故言路者國之命也言路蕪絕而能不亂者未之有也
割地以封功臣三代之制也施之後世則危亡之始禍矣
而割邊徼之區以與有功之曾書尤烈焉古諸侯之有國

漢通鑑論卷十四

十一

自其先世而已然安於侯服舊矣易姓革命而有所滅以
有所建授之於功臣而大小相錯同姓異姓庶姓相間互
相制而不相下抑制其貢享觀問之禮納之於軌物而厚
用其材則封殖自大以窺伺神器之心無從而作然而荆
吳徐越抗顏以亂中夏高宗憊於三年宣王勞於南伐迄
春秋之季愈無甯日矣自秦罷侯置守而天下皆天子之
土矣天子受土於天而宰制之於己亦非私也割以與人
則是私有而私授之也邊徼之有閒地提封不得而畝之
疑為委餘而不足惜然而在我為委餘者在彼為奧區經
理其物產生聚其人民未有不為我有者也拓拔氏以秀

容川酋長爾朱羽健攻燕有功割地三百里以封之其後
爾朱氏卒為拓拔氏之憂而國因以亡非千秋之明鑒也
乎州之棄二百餘年而禍發不救胡未之考也或曰荒
遠之士委諸其人若蜀滇黔粵之士官雖有叛者而旋滅
其何傷非也蜀滇黔粵土夷之地本非吾有也羈縻之而
已世其生服其官彼亦有保宗全世之情而不致妄以逞
一逞而固有反顧之心戀其棧豆則迫而攻之也易若土
已入我職貢而以驍悍為我立功矣取非其所世有者裨
益之而長其雄心其始也微幸而無所恤其繼也屢進而
無所止一有怨隙乘事會以狂起其尚有所顧忌乎拓拔

漢通鑑論卷十四

十一

氏虛六鎮不為郡縣自秀容川始也禍之所必生也棄地
棄其國甯有爽與

多故言兵者競起兵不可以言言者也孫吳之言切
勢近於事理矣而當時用之偶一勝而不足以興讀
果有能制勝者也況其濫而下者乎道不足則倚
正則倚勇勇不足則倚地地不足則倚天天不足
則倚鬼神則敵知其舉無可倚矣倚鬼神則將吏士卒交
死者知其無成而心先亂愚者幸其有成而妄
死以殉術士巫覡之妖未有免者然而術士
淫於言兵者之口其說彘較其書汗牛天下

故乘之以興無亂人非亂世也王凝之奉天師道請鬼
兵禦賊而死於孫恩殷仲堪奉天師道不吝財賄以請禱
而死於桓元段業信卜筮巫覡而死於沮渠蒙遜鬼者死
之徒也與鬼爲徒而早近於死況以封疆人民倚於恍惚
無實之妖邪而貽國以亡陷民於死若是者見絕於天未
有不喪其身首者也段業竊也仲堪叛也天奪其魄以迷
於鬼而死也固宜王凝之清族雅士分符治郡以此戕身
而誤國不亦愚乎凝之之奉妖也曰其世奉也則王羲之
不能辭其咎矣妖邪繁興附於兵家之言世所號爲賢者
且惑焉郭京以陷城申甫以喪師金御史聲秉大節以不

讀通鑑論卷十四

王

貳於生死而亦惑焉白圭之玷也丁甲也于遁奇禽也火
珠林也乞靈於關壯繆及元武之神也皆言兵者之所倚
也其書不焚其祀不毀惑世誣民亂人不可戢矣
論史者之獎權謀墮信義自蘇洵氏而淫辭遠近有李贄
者益鼓其狂瀾而惑民倍烈諫則滑稽也治則朝四莫三
也謀則陽與陰取也幸而成遂以誚君子之誠慙曰未可
與權其反覆變詐之不繼以禍於國凶於家戮及其身則
諱之而不言故溫嶠之陽親王敦而陰背之非無功於晉
矣然非其早卒君子不能保其終爲晉社稷之臣也何也
鶴背無恆而忠孝必薄也前有呂布後有劉牢之勇足以

戡亂而還爲亂人嗚呼豈有數月之間俄而爲元顯用而
卽叛元顯俄而爲桓元用而卽圖桓元能不禍於國凶於
家戮及其身也乎劉襲曰一人三反何以自立使牢之幸
讎其詐而桓元受戮論者將許之以能權乃牢之殺元而
牢之之禍晉益深君子豈受其欺哉夫君子之道成則利
及天下不成而不自失其諫也用則居其位不用則去之
又不然則延頸以受暴君之刃而已無可諫也其定亂也
可爲則爲直詞正色以衛社稷不濟則以身殉而已死者
義也死不旋踵而有命自天而俟之以義人之所助天之
所祐故曰信思乎順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易豈不可

讀通鑑論卷十四

王

與權者哉秉信非以全身而身或以保非以圖功而功或
以成託身失所而爲都超欲自免焉則爲溫嶠加之以反
覆之無恆則爲牢之嶠成而牢之敗牢之死而超生天之
所以禍福者尤在信與不信哉論人者以是爲準而已矣
獎諂詐以微功所謂刑戮之民也
蕭道成蕭衍楊堅朱溫石敬瑭郭威之篡也皆石勒所謂
狐媚以取天下者也劉裕其愈矣裕之爲功於天下也不
一而自力戰以討孫恩始破之於海濱破之於丹徒破之
於郁洲蹙之窮而赴海以死當其時桓元操逆志於上流
道子元顯亂國政於中胡王凝之謝奕以庸劣當巨寇若

鴻毛之試於烈燄微劉裕晉不亡於桓元而亡於妖寇卽不亡而三吳全盛之勢士民所集死亡且無遺也裕全力以被賊而不恤其他可不謂大功乎天子者天所命也非一有功而可祇承者也雖然人相沈溺而無與爲功則天地生物之心亦困於氣數而不遂則立大功於天下者爲天之所不棄必揆故道成衍堅溫敬瑭威皆不永其世而劉宋之祚長至於今彭城之族尤盛若夫謝安卻苻堅而懷滄海之心郭子儀平安史而終汾陽之節豈可槩望之斯人乎裕不學者也裕之時僭竊相乘之時也裕之所事者無信之劉牢之事裕者懷逆微功之劉穆之傅亮謝晦也是以終於篡而幾與道成等伍當其奮不顧身以與逆賊爭生死之日豈嘗早畜覬覦之情謂晉祚之終歸己哉於爭亂之世而有取焉舍裕其誰也

成敗之數亦曉然易見矣而苟非開世之英傑無能見者氣燄之相取相軋有以蕩人之心神使之回惑也天下不可易者理也因乎時而爲一動一靜之勢者幾也桓元豎子而干天步討之必克理無可疑矣然君非君相非相則理抑不能爲之伸以力相敵而力尤不可恃惡容不察其幾哉元犯歷陽司馬休之走矣尙之潰矣元所畏者劉牢之難北府之兵爾牢之固曰吾取元如反手牢之卽有不

軌之心何必不誅元而挾功以軋元顯忽懷異志以附元甚矣牢之之詐而愚也唯劉裕見之也審故與何無忌劉敬宜極諫牢之以決於討元斯時也剛決而無容待也幾也元已入建業總百揆督中外布置腹心於荆江徐兗丹陽以爲鞏固而元抑矯飾以改道子昏亂之政人情莫得少安牢之乃於斯時欲起而奪之不克而爲元所削眾心瓦解尙思渡江以就高雅之於廣陵其敗必也敬宜且昏焉又唯劉裕見之也審直告牢之以不能而自還京口結何無忌以思徐圖斯時也持重而無患其晚也幾也夫幾亦易審矣事後而反觀之粲然無可疑者而迂疏之士執一理以忘眾理則失之狂狡之徒見其幾而別挾一機則尤失之無他氣燄之相取相軋信亂而不信有已亂之幾也裕告無忌曰元若守臣節則與卿事之非僞說也亂有可已之幾不可逆也又曰不然當與卿圖之則元已在裕目中矣所謂開世之英傑能見幾者如此而已矣豈有不

可測之神智乎

三吳之苦飢自昔已然晉元興中承桓元閉糴孫恩阻亂之餘遂至填溝委壑幾空城邑富室衣羅統懷金玉而坐斃或曰俗奢亡度以使然固也而不盡然也三吳之命縣於荆江上流有變遏抑而無與哺之則立槁耳自晉之南

遷也建業擲大江而制其外三吳其腹裏也人懷其安而土著者不移僑寓者爭託於是而士民之殷庶甲乎天下地有限而人餘於地地不足於養人歷千餘年而一軌乃三吳者豈徒東晉之腹裏建業所恃以立國哉財賦之盈歷六代唐宋而於今未替則休養之以固天下之根本保全千餘年之生齒而使無凋耗為元后父母者惡容不汲汲焉夫人聚則營作之務繁興財恆有餘而粟恆不足猶荆湘土廣人稀力盡於耕而它務不遑粟恆餘而財恆不足以此籌之則王者因土作貢求粟於荆湘而薄責以財需財於吳會而儉取其粟是之謂損益盈虛之大經因地

讀通鑑論卷十四

十一

因人而不違其理而念此者鮮矣夫既厚責粟於三吳矣無已則嚴過糴之禁以互相灌注有粟者得貨賄焉有貨賄者得粟焉一王之土合以成一家之盈縮亦兩利之術也是故惡莫大於過糴桓元之惡烈於孫恩矣夫元據上流餒三吳以弱朝廷自以為得計矣又惡知己既竊晉而有之則三吳者又己他日之根本也使元能撫之以乘京口之後何至一敗而無餘哉故殃人者未有不自殃者也桓元將篡殺北府舊將之異己者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相率奔燕棄故國而遠即於異類為劉景蕭寶寅之先驅夫諸子亦各有其志行豈其豫謀此汙下之計為藏身

之固哉迫於死而不暇擇爾雖然其為棄人於兩間固自取之也桓元之逆非徒禍在所必避也禍即不及而豈忍為之屈諸子據山陽以討元雖不必其忠於晉而固丈夫之節也何至周章失措而逃死於鮮卑邪夫劉裕亦北府之傑劉牢之之部曲也坦然自立於京口而無所懼元豈與裕無猜乎裕自有以為裕而元不足以為裕憂也裕之還京口也以徐圓元也乃置元不較急擊盧循於東陽而破走之旋擊徐道覆而大挫之追盧循至晉安而又敗之未嘗一日弛其軍旅之事也為晉用而若為元用為元用而實為晉用威伸於賊兵習於戰若不知元之將篡者而

讀通鑑論卷十四

十一

元亦無以測其從違非徒莫測也雖測之而亦無如之何也故元妻劉氏勸元除裕而元曰吾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既思用裕亦固知裕威已建非己所得而除也元知裕之不可除故隱忍而厚待之以俟其隙裕亦知元之不能除己故公然入朝而不疑唯浹歲之間三破妖賊所行者正所守者堅人不得而疑離疑亦無名以制之也裕居不可勝之地而制元有餘矣嗚呼士當逆亂垂亡憂危沓至之日詭隨則陷於惡躁競則迷於所嚮亦唯為其所可為為其所得為而定大謀成大事者在此全身保節以不顧汙而逆行者亦在此休之敬宣雅之舍己所必為則

雖懷討逆之心而終人於幽谷矣英雄之畧君子有取焉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正用之可以獨立於天綱裂地維圻之日而無疚媿矣

廉恥之喪也與人比肩事主而欲於佐命之榮賞手取人之社稷以奉姦賊而北面之始於西漢劉歆公孫祿之徒其後華歆鄒慮相踵焉然天下猶知指數之也幸而不遇光復之主及身為戮而猶無獎之者上有獎之者天下乃不知有廉恥而後廉恥永亡王謐世為晉臣居公輔之位于解安帝爾綬以授桓元為元佐命元臣位司徒此亦華歆鄒慮之流耳義兵起桓元走晉社以復謐以元司徒復

讀通鑑論卷十四

三

卒百官而奉迎安帝此誠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之匪類矣劉毅詰之逃奔曲阿正王法以誅之當無侯安帝之復辟而劉裕念疇昔之私好追還復位公然鶴立於百僚之上則其崇獎姦類以墮天下之廉恥也唯恐不夙苟非志士其孰不相率以即於禽獸哉俄而事此以為主而吾之富貴也無損俄而事彼以為主而吾之富貴也抑無損奪人之大位以與人見奪者即復得焉而其富貴也抑無損獎之以敗閑喪檢而席榮寵為故物則何怪謝晦褚淵沈約之無憚無慙唯其所欲易之君而易之邪嗚呼忠與孝非可勸而可懲者也其為忠臣孝子矣則誘之以不忠不孝如

石之不受水而不待懲也其為逆臣悖子矣則獎之以忠孝如虎之不可馴而不可懲也然則勸懲之道唯在廉恥而已不能忠而不敢為逆臣不能孝而不敢為悖子刑齊之也而禮之精存焉刑非死之足懼也奪其生之榮而小人之懼之也甚於死天子正法以誅之公卿守法以詰之天下之士衣裾不襪其門比閭之氓望塵而笑其失據則懼以生恥始恥於名利之得喪而漸以觸其羞惡之真天子大臣所以濯磨一世之人心而保固天下者在此也手解其璽綬而復延之坐論之列兩相覲而不慙則恥先喪於上而何望其下乎裕之不戮謐也人心風俗之禍延及

讀通鑑論卷十四

三

百年唐黜蘇威而後老姦販國之惡習以被惜老成徇物望以為悖逆師禍將自及矣李昂之後興於唐於是而知天道之在人心非君子徒為之說以誘人於善也易曰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人亦豈好為疑詐而與人相逆哉愛憎亂之也亦既見為可為而為之見為可言而言之則孰違背其初心而自相刺戾見可愛而移見可憎而止而後心不能以自保甯棄信也且以快一時之情也愛憎者非以順物而求物之順己也求物順己而不順於物勿恤也順己者愛之而賞醜逆己者憎之而罰濫罰濫既已大傷乎人心賞

醜則得者自說其邀取之工而不以為恩不得者抱快色以不平者積矣是故履信思順者不求之物理而但求之吾情知吾情之非物理而物理在矣曷之戒諸子曰從政者審慎賞罰勿任愛憎折獄必和顏任理用人無間於新舊計近不足經遠有餘是說也豈徒其規模之宏遠哉內求之好惡之萌以治其心與天相順循物以信三代以下不多得之於君子者而曷以偏方割據之雄能自求以求福推此心也可以創業垂統貽百世之休矣求治理而本諸心昧者以為迂也詩書所言豈欺我哉言綜核者任憎也世之言法者盡此耳言寬大者任愛也世之言恩者盡

讀通鑑論卷十四

手

此耳法近義而非義以妨仁恩近仁而非仁以害義秦政以剛而亡漢元以柔召亂非仁義也且非法也抑非恩也任愛而淫任憎而戾也三代之王者不立治天下之術而急於學克此心之愛憎而已矣一不學而以愛憎為師存堅之厚慕容垂恩不足以為恩況諸暴虐者之淫刑以逞乎曷未嘗學者也而其合於道學豈以文哉梁陳之主日墳夕典而身為僂國為滅亡求之物而不求之己也曷雖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一心得御而太和之氣歸之貽爾後昆於無窮勿謂三代以下無其人也

殷仲文推戴桓元詔以求容哀章之徒也義兵起隨元西

走復與俱東下以抗順及崢嶸洲之敗元且誅殛乃叛元而降挾二婦人以求免此宜膺黨賊之誅而勿赦者也幸逃於死復守東陽會不報而更以出守不執權為怨望仲文之敢爾者何也王謐為三公而人喪其恥心故干榮之情不息也劉裕何無忌按法而誅之而時論不協史氏尤憾裕之擅權以枉法何也謐登庸而仲文受戮裕任愛憎之情仲文死而無以服其心也雖然謐之辱人賤行疲憊無能為者也借令重用仲文而假之以權禍豈有極哉始與元共逆者仲堪也繼為元佐命者仲文也挾其門族與其虛譽搖動人心以恣狂逞不能有劉裕之功而篡謀更

讀通鑑論卷十四

手

亟天下之燭亂如沸羹愈不知其所止矣仲文之誅也竝誅桓允前此桓氏滅而允以冲之子獨免謂冲忠耳桓溫死謝安王彪之正綱紀以匡晉室北府兵彊荆江氣折冲自保其軀命不敢嘗試而遂許之以忠蛇螫冬蟄而無毒於人其許之為祥麟威鳳乎謝元破苻堅而冲鬱抑以死推此心也滅其族焉非濫也

慕容超鮮卑也而無道以取死亡不足道矣苟有當於人心天理之宜者君子必表出之以為彝倫之準則超母段氏在秦姚興挾之以求大樂諸伎段暉言不宜以私親之故降尊自屈先代遺音不可與人封還言大燕七葉重光

何為豎子屈嗚呼此豈有人之心者所忍言乎超不聽而盡奉伎樂北面受詔而興禮其母而遣之超於是乎合人心之安以順天理之得矣超之竊據一隅而自帝非天命也慕容氏乘亂而世濟其凶非大統也即其受天之命承聖王之統亦豈以天下故而棄置其親於異域哉舜之視天下也猶艸芥也非超之所企及也而不忍其親之心則充之而舜也舜與蹠之分豈相懸絕乎離乎蹠上達則舜矣然則宋高宗之迎母后而割地稱臣於女直亦許之孝乎宋高不可以超自解也慕容暉之亡亡於苻氏苻氏其雠也姚氏非其雠也國非其所滅君父不為其所俘係

謝道鑑論卷十四

三

超乘亂而有青土姚興乘亂而有關中兩俱割據以疆弱相役而固無首足之分以母故而下之非忘親而自屈也而宋高豈其然乎況乎其未嘗割世守之士輸歲幣以自傲僅以工伎之賤者易己罔極之昊天邪或曰超之迎母并迎其妻非純孝也嗚呼君子之求於人也可以苛察而無已乎其為迎母矣而於妻何嫌且超即欲迎其妻而自屈亦異於人之為妻而屈者慕容備德隨垂反叛之日超母方娠苻堅囚之獄吏呼延平竊以逃於羌中而超生超母感平全其子母之恩為超娶平女則呼延氏肉超母子之白骨而恩亦大矣妻為平女而屈己以迎之歸亦厚道

也而何嫌焉段暉封送於血氣以爭而不恤天性之恩夷之鷲戾者也不可與岳鵬舉胡邦衡同日竝論也

有一人之正義有一時之大義有古今之通義輕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義視一時之大義而一人之義私矣以一時之義視古今之通義而一時之義私矣公者重私者輕矣權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時而合則互千古通天下而協於一人之正則以一人之義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時而不能交全也則不可以一時廢千古不可以一人廢天下執其一義以求伸其義雖伸而非萬世不易之公理是非愈嚴而義愈病事是君而

謝道鑑論卷十四

三

為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難義之正也然有為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為主者也則一人之私也子路死於衛輒而不得為義衛輒者一時之亂人也推此則事偏方割據之主不足以為天下君者守之以死而抗大公至正之主許以為義而義亂去之以就有道而譏其不義而義愈亂何也君臣者義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時之人心不屬焉則義徒矣此一人之義不可廢天下之公也為天下所共奉之君君令而臣共義也而口者義之尤嚴者也五帝三王勞其神明殫其智勇為天分氣為地分理以絕於口即以絕禽於人萬世守之而不可易義之確

乎不拔而無可徙者也春秋者精義以立極者也諸侯不
率王命而擅興師則貶之齊桓公次陘之師晉文公城濮
之戰非奉王命則序其績而予之乃至楚子伐陸渾之戎
猶書爵以進之鄭伯奉惠王之命撫以從楚則書逃歸以
賤之不以一時之君臣廢古今夷夏之通義也桓溫抗表
而伐李勢討賊也李勢之僭潰君臣之分也溫不奉命而
伐之溫無以異於勢論者惡其不臣是也天下之義伸也
劉裕抗表以伐南燕南燕鮮卑也慕容氏世載凶德以亂
中夏晉之君臣弗能問而裕始有事暗主不足與謀具臣
不足與議裕無所可奉也論者亦援溫以責裕一時之義

讀通鑑論卷十四

十一

仲而古今之義屈矣如裕者以春秋之義予之可也若其
後之終於篡晉而後仲君臣之義以誅之斯得矣於此而
遽奪焉將聽鮮卑之終汚此土而君尙得爲君臣尙得爲
臣乎

國之將亡懼內逼而逃之夷自司馬國璠兄弟始楚之休
之相繼以走歸姚興劉景肅實寅因以受王封於拓拔氏
日導之以南侵於家爲敗類於國爲匪人於物類爲禽蟲
偷視息於人間恣其忿戾以微幸分豺虎之餘食而猶自
號曰忠孝鬼神其赦之乎夫尊則君也親則祖若考也宗
祏將毀不忍臣人而去之義也雖然苟其忠孝之情發爲

義憤如漢劉信劉崇蹀血以起捐脰領而報宗祏斯則尙
矣若其可以待時而有爲則南陽諸劉大則帝而小則侯
仇讎之首不難斫於漸臺也抑或勢無可爲而覆族之足
憂乎山之椒海之澨易姓名混耕釣以全身而延支裔夫
豈遂無道以處此哉然則國璠之流上非悼宗社之亡下
非僅以避死亡之禍貪失其富貴而倒行逆施以微幸乃
使中夏之士相率而不以事□爲羞罪可勝誅乎國璠之
始奔慕容氏也以桓元之篡元固可且暮俟其亡者而遠
不能待繼奔姚氏也劉裕之篡固尙未成可靜俟其成敗
者也不能一日處於蕭條岑寂之中望□類而分餘食廉

讀通鑑論卷十四

十一

恥滅而天良無遺矣不之篡劉氏之族全矣之篡曹氏之
族全山陽陳留令終而不逢刀鳩劉裕篡而恭帝弑司馬
氏幾無唯類豈操懿不矣之凶惡淺於劉裕哉司馬氏投
夷狄以重病中夏劉裕之窮凶以推刃也亦有辭矣曰彼
將引□□□□以蔑我□□者也而□□之士亦不爲之
抱憤以興矣紀季以鄙人於齊春秋無貶詞焉齊紀季也
雷附於齊而不東走萊夷南奔句吳則猶能知其□也
劉裕之篡劉穆之導之也其殺劉毅胡藩激之也不逞之
士遊於帷幕而干戈起於几席亦可畏矣哉誠其爲姦雄
矣既能識夫成敗之機則亦知有名義也故孫權勸曹操

以僭奪而操有踞鎮著火之歎既畏人之指摘抑有慎動之思焉而不逞之士迫欲使之嘗試以幸得而已居其功於是揣摩情形動之以可疑而憚之以可畏則且謂天下之士業已許我而事會不得不然錢鳳都超僅失之而詭得者多矣禍不可止矣先王收之於膠庠而獎之以飲射非以鉗束之也凡以養其和平之氣而潛消其險詐也王澤既斬士非游說不顯流及戰國茂宗周鬪羣雄誅夷親臣斬艾士民皆不逞之士雖其攀附之私以煥亂天下嗣是而後上失其道則游士蠶起朱溫之為梟獍敬翔李振導之也石敬瑭之進□□桑維翰導之也乃至女直蒙古

讀通論卷十四

五

之吞噬中華皆衣冠無賴之士投募求榮者窺測事機而勸成之廉希憲姚樞許衡之流又變其局而以理學為押闕使之自躋於堯舜湯文之列而益無忌憚游士之禍至於此而極矣故婁敬馬周不遇英主不值平世皆足以亂天下而有餘李沆以不用梅詢曾致堯為報國解縉言雖可賞必罷遣歸田以老其才而戢其躁聖主賢臣所以一風俗正人心息禍亂者誠慎之也誠畏之也開荆之君則有鄉里從龍之士播遷之主則有舊都扈歸之人念故舊以敦仁厚者所必不能遺也然而以傷治理為天下害亦在此焉夫其捐棄墳墓僑居客土以依我亦

足念也而即束以法制樂以征役則亦不忍也而抑不能然以此席富貴圖晏安斥田宅畜僕妾人王人士王士而蕩佚於賦役之外河潤及於姻亞登仕版則處先從國政則處後不肖之子弟倚闕閱營私利無有厭足而新邑士民獨受重役而礙其進取之途夫君若臣既託迹其地恃其財力以相給衛乃視為新附而屈抑之以役於豪貴則以光武之明而南陽不可問之語已為天下所不平又甚則劉焉私東州之眾以離西川之心而速叛豈徒國受其敗彼僑客者之榮利又惡足以保邪西人之子隨平王而東遷者也譚大夫致怨於酒漿佩璣而東諸侯皆叛驕

讀通論卷十四

四

逸者之不可長誠君天下者所宜斟酌而務得其平也晉東渡而有僑立之州郡選舉偏而賦役減垂及安帝之世已屢易世勿能革也江東所以不為晉用而視其君如胡越外莫能經中原內不能捍篡賊誠有以離其心也劉裕舉桓溫之法省流寓郡縣而申土斷然且格而不能盡行其始無以節之後欲更之難矣崔浩智以亡身其智也適以亡其身適以亡其身則不智莫大焉君子之所貴於智者自知也知人也知天也至於知天而難矣然而非知天則不足以知人非知人則不足以自知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即民之

聰明明威而見天之違順則秉天以治人人之可從可違者審矣故曰非知天則不足以知人所事者君也吾義之所不得不事也所交者友也吾道之不得不交也不得不事不得不交者性也事君交友所以審用吾情以順吾性而身之得失繫焉故曰非知人不足以自知繇此言之極至於天而豈難知哉善吾知其福淫吾知其禍善而禍淫而禍吾知其時時有不齊貞之以自求之理吾知其復綱縕之化無方陰陽而已陰陽之變化進退消長而已其徵爲象數象數有不若而靜俟必反其用爲鬼神鬼神不測而誠格不違故象數可以理貞而鬼神可以正感象數不

讀通鑑論卷十四

學

可以術測也鬼神不可以私求也知此者恆守而無渝則象數鬼神赫赫明明昭示於心而無所惑難矣然而知此者之固無難也非是者謂之玩天而嫖鬼則但備其術而生死於術之中於人無擇於己不審不亡其身何待焉浩之見知於拓拔嗣也以洪範以天文其洪範非洪範也非以相協厥居者也其天文非天文也非以敬授民時者也及其後與寇謙之比崇淫祀以徼福於妖妄而已矣故浩之時非開治之時也而浩不知吉凶者民之聰明所察民之明威所利用者也而浩不知嗣非高帝己非子房自以其占星媚鬼之小慧逢迎僞主因而予智焉此所謂驅之

阱而莫避也不智孰甚焉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非人則禽也禽非不能與於象數鬼神之靈也鵠知戊己而不知風撼其巢燕知太歲而不知火焚其室風火之撼且焚者天也戊己太歲象數之測也蠍能射而制於鷲梟能呪而食於其子鷲以氣制蠍子以報食梟天也妖而射淫而呪鬼神之妄也舍其是非而從其禍福舍其禍福之理而從其禍福之機會也非人矣浩之不別於人禽久矣無足道者爲君子者捐河雒之精義而曲測其象數忘孝敬之合漠而比昵於鬼神天在人中而不能察於知人而自知其能賢於浩者幾何也此邵康節劉文成之所以可惜也

讀通鑑論卷十四

學

慕容超求救於姚興姚興求救於拓拔嗣夫豈無唇亡齒寒之理足以動之乎然而與與嗣徒張虛聲按兵不動坐視其亡劉裕縣軍深入詎姚興擊魏兵於河上弗慮其夾攻挑其怒而終無患蓋超與泓之恩以自亡與嗣審於進退而裕料敵之已熟也崔浩曰裕圖秦久矣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怒必上岸北便是我代秦受敵也其說趨矣空國興師越數千里而攻人豈畏戰者哉寶建德輕舉以救王世充世充未被而建德先禽其明驗也攻者志於攻也三軍之士皆見爲必攻守者志於守也乘墜之人皆見爲必守兩俱不相下而生死懸於一決怒則果怒

懼則果懼也若夫人不我侵兩相闕而我往參之君與將無致死之心士卒亦見為無故之勞情先懈氣先不奮取敗而已矣嗚呼君子之所望於人者以禮相獎以情相好已耳非若小人之相倚以雄也己所怒而欲人怒之己所愛而欲人愛之父不能得之於子也愚者不知呼籲而冀人之為我怒為我愛也弗獲已而應之安足恃乎若其不揣而為人憂怒以輕犯人者則必妄人也妄人先以自斃而奚以拯人之危齊桓次於溝北能遷邢以存之而不能為邢與狄戰吳為蔡請全力以攻楚而夫繁先亂吳國蔡亦終滅於楚恃人而忘己為人恃而捐己皆愚也君子不

請通鑑論卷十四

聖

入井以望人之從則不從井以救人各求諸己而已矣嵇叔夜不能取必於子文信國不能喻志於弟忠孝且然矣顏淵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己瞠乎其後矣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學問且然矣況一己之成敗利鈍而恃人之我援哉明者審此自彊之計決而不怨他人之不我恤而後足以自立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情也勢也即理也不得而怨何其晚也

可知也而裕方要相國宋公九錫之命則胡不待盧循已誅譙縱已斬姚泓已俘之日始挾大功以逼主而服人乎此裕之狡於持天下之權而用人之死力也夫能用入者太上以德其次以信又其次則惟其權耳人好逸而不憚勞人好生而不畏死自非有道之世民視其君如父母則權之所歸莫依附之以取利名而已裕若揭其懷來以告眾曰吾且為天子矣可以榮人富人而操其生死者也於是北歸之疲卒西征之孤軍皆倚之以効尺寸而分利祿如其不然則勞為誰勞死為誰死則嚴刑以驅之而不奮裕有以揣人心而固持之劉穆之雖狡且不測其機而欲待之凱還之日其媿懼而死者智不逮也因是而知晉之必亡也久矣謝太傅薨司馬道子父子昏愚以播惡而繼以飢飽不知之安帝雖積功累仁之天下人且去之況晉以不道而得之延及百年而亡已晚乎晉亡決於孝武之末年人方周爰四顧而思爰止之屋裕乘其閒以收人望人胥冀其為天子而為之効死其篡也時且利其篡焉所惡於裕者弑也篡猶非其大惡也

請通鑑論卷十四

聖

劉裕初自廣固歸盧循直逼建康勢甚危而裕方要太尉黃鉞之命朱齡石方伐蜀破賊與否未可知也而裕方要太傅揚州牧之命督諸軍始發建康以伐秦滅秦與否未

人國子女玉帛足繫其心集雄者豈必故土之安乎固知
欲留經畧者裕之初志而遣次東歸者裕之轉念也夫裕
欲歸而急於募固其情已然使裕據關中撫雒陽捍拓拔
嵩而營河北拒屈丐而固秦雖平沮渠蒙遜而收隴右勳
愈大成愈張晉之天下其將安往曹不在鄴而漢獻遙奉
以聖綬奚必反建康以面受之於晉廷乎蓋裕之北伐非
徒示威以遏主孳奪而無志於中原者青泥既敗長安失
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舉止之者謝晦鄭鮮之也
蓋當日之食佐命以弋利祿者既無遠志抑無定情裕欲
孤行其志而不得則急遽以行篡弑裕之初心亦細矣裕

讀通鑑論卷十四

十一

之爲功於天下烈於曹操而其植人才以贊成其大計不
如操遠矣操方舉事據兗州他務未遑而亟於用人逮其
後而不與敵猶多得剛直明敏之才以匡其闕失裕起自
寒微以敢戰立功名而雄俠自喜與士大夫之臭味不親
故胡藩言一談一詠搢紳之士輻湊歸之不如劉毅當時
在廷之士無有爲裕心腹者孤恃一機巧汰縱之劉穆之
而又死矣傅亮徐羨之謝晦皆驕躁而無定情者也孤危
遠慮於外求以制朝廷而操授以天下也既不可得且有
反而相阻之憂此裕所以乞濟濟尾而僅以偏安艸竊終
也當代無才而裕又無取才之道也身殂而弑奪興况望

其能相佐以成底定之功哉曹操之所以得志於天下而
待其子始篡者得人故也豈徒袁雄爲然乎聖人以仁義
取天下亦觀其人而已矣

恭帝

赫連勃勃徵隸士華祖思而殺之暴人之恆也祖思不免
於死凡尸隸士之名以處亂世而無其實者幸而不死殆
行險以徼幸之徒與祖思之殺以恭懼過甚而逢勃勃之
怒恭懼非死道也故莊周人問世有養虎之說動色相戒
譬諸游羿之彀中誠哉其言乎而非也若周之說亦懼已
甚而與死爲徒者也孔子之於陽貨義不屈而身不危雖

讀通鑑論卷十四

十一

聖人設而固無神變不測之用求諸己而已君子之於人
也無所做無所徇風雷之變起於前而自致其敬信敬者
自敬也信者自信也勿論其人之暴與否也貞敬信者行
乎生死之塗而自若惴惴以居心而外自和初無與聞也
其於暴人也遠之已夙矣不可遠而居正以自持姚興之
與勃勃又奚擇焉嗚呼即不幸而終不免於死矣以正死
以諂死而死均以正處死者不猶愈乎以正爲道其與死
違者常也不免者變也以懼而諂諂而死蹈乎死之道也
即不死而生理不足以存幸而免也剛柔之外有自立之
本而後行乎進退而不迷莊周之說亦舍其自立者以憂

天下而微幸乎免者爾又惡知祖思之恭懼非聞莊周之說以戒心於弊殼而增其慧性哉乃若祖思之竊隱士之名而亡實則於其行見之矣處夷狄爭亂之世一徵於姚興再徵於勃勃隨聲而至既至而不受祿以隱為顯名厚實之罔贖之徒也中夏無主索虜差胡迭為雄長而桓溫劉裕兩人關中獨不可乘其時以南歸邪如日溫與裕不可託也則管甯歸漢亦何嘗受羈絡於曹操乎如其不能身絕天下之交口絕天下之言莫為之先容者與與勃勃抑豈能有獨知之契以相求於夢遇哉人之不肖有賢者以相形見賢而反求之己改而從之上

讀通鑑論卷十四

史七

也雖弗能改猶知媿焉而匿其不善次也以其相形忤忌而思害之小人之惡甚矣然其忤忌之者猶知彼之為賢而慙己之不肖則抑其羞惡之心銷沈未盡橫發而狂者也若夫與賢者伍己之不肖無所逃責而坦然忘媿視賢者之痛哭流涕以哀世者若弗聞焉若弗見焉進不知改退不知忌而後羞惡之心蕩然無餘果禽獸矣非但違之不遠矣劉裕篡晉而徐廣流涕此涕也豈徐氏之私怨而盡然傷心者乎通國之變盈廷之恥苟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謝晦者晉之世臣也從容謂廣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佐命身是晉遺臣悲歡固不可同則已置

晦於人倫之外而絕之矣晦亦若置廣於物理之外而任之無媿也無忌也人自行禽自飛蘭自芳猶自臭同域而不驚同時而不拚嗚呼天下若此而君子所以救世陷溺之道窮矣微獨晦也宋君臣皆夷然聽廣之異己而無忌之者嗣是而劉或蕭道成蕭懋蕭衍相襲以枯為故常君臣義絕廉恥道喪置忠孝於不論不議之科為其所為而是非相忘於無迹不知者以為其寬厚亦知其天良滅絕之已極哉曹操之殺孔北海司馬昭之殺嵇中散恥心存焉至於晉宋之際而蕩盡已無餘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陶元亮之悲豈徒為晉室之存亡哉

讀通鑑論卷十四

史八

讀通鑑論卷十四終

衡陽王夫之誤

宋武帝

宋得天下與晉奚若曰視晉為愈矣未見其少也魏晉皆不義而得者也不義而得之不義者又起而奪之情相若理相報也雖然曹氏有國雖非一統天下而亦汔可小康矣芳與髦中主也皆可席業以安而司馬氏生其穰心以迫奪之視晉之桓元內篡盧循中起鮮卑羌虜攘臂相加而安帝以行尸視肉離天下之心則固不侔矣宋乃以功力服人而移其宗社非司馬氏之徒幸人弱而撥拾之也

讀通鑑論卷十五

論者升晉於正統黜宋於分爭將無崇勢而抑道乎固將曰晉平吳蜀一天下矣而宋不能魏吳皆僭也而魏篡則平吳不可以為晉功若蜀漢之滅固於絕劉氏二十餘世之廟食古今所盡然而傷心者混一不再傳而已裂土字之廣又奚足以雄哉中原之失晉失之非宋失之也宋武興東滅慕容超西滅姚泓拓拔嗣赫連勃勃斂迹而穴處自劉淵稱亂以來祖逖庾翼桓溫謝安經營百年而無能及此後乎此者二蕭陳氏無尺土之展而浸以削亡然則永嘉以降僅延中國生人之氣者唯劉氏耳舉晉人坐失之中原責宋以不蕩平沒其捷伐之功而黜之亦大不平

矣君天下者道也非勢也如以勢而已矣則東周之季荆吳徐越割土稱王遂將黜周以與之等而嬴政統一六國賢於五帝三王也遠矣拓拔氏安得抗宋而與並有哉唐臣隋矣宋臣周矣其樂推以為正者一天下爾以義則假禪之名以篡而與劉宋奚擇焉中原喪於司馬氏之手且愛其如綫之緒以存之徒不念□□□□之區而忍割南北為□□之界乎半以委□□而使為君顧抑捷伐有功之主以不與唐宋等倫哉漢之後唐之前唯宋氏猶可以為□□主也

讀通鑑論卷十五

弒君篡之相仍自曹氏而已然宋因之耳弒則自宋倡之其後相習而受奪之主必死於兵與歃夫安帝之無能為也恭帝則欣然授之宋而無異心宋抑可以安之矣而決於弒焉何其忍也宋之邪心固有自以萌而不可戢矣宋武之篡也年已耄不三載而殂自顧其子皆庸劣之才謝晦傅亮之流抑詭險而無定情司馬楚之兄弟方挾拓拔氏以臨淮甸前此者桓元不忍於安帝而二劉何孟揆之以興故欲為子孫計鞏固而弭天下之謀以決出於此嗚呼躬行弒而欲子孫之得免於弒躬行弒而欲其臣之弗弒其可得乎徐羨之傅亮謝晦之刃已擬其子之脰而

俟時以逞耳蕭道成繼起而殄劉氏之血元又何怪乎夫
人孰有不欲其子孫之安存者也試之危乃以安之忘其
亡乃以存之日暮智衰徬徨顧慮而生其慘毒皆柔苒不
自振之情為之也而身已陷乎大惡以弗救日昃之離不
鼓缶而歌則大壘之嗟凶嗟歎興而妄慮起妄慮無聊而
殘害生惡不戢矣君子之老也戒之在得得之勿戒躬親
大惡不容於天地鬼神可弗畏哉

舉宗社子孫之大計而與人謀之必其人之可託而後可
徵之色而見之辭不然則禍自此而生漢高帝疑於所立
乃進而謀者張良叔孫通耳良雖多智而心固無私通雖

漢書卷之五

詭合而緣飾儒術且皆從容諷議之臣未嘗握兵而持國
柄者也外此則蕭曹不得與焉陳平周勃但委任於既定
之後先固未嘗參議論焉晉武所謀者衛瓘也是可與謀
者而不聽是以失也隋高祖之謀於楊素唐太宗之託於
李勣皆驚賊性成而適足以賊其後裔然二主之失未能
深知素勣之姦耳若宋武之於謝晦知其機變而有同異
矣太子不足為君乃密與晦謀而使覘廬陵之能否是以
營陽廬陵之腰領授之於晦而唯其生死之不亦惑乎故
有天下者崇儒者以任師保若無當於緩急而保宗祚燕
子孫杜禍亂者必資於此詩書以調其剛戾之氣名義以

防其邪僻之欲雖有私焉猶不忍視君父之血元如雞鶩
而唯其驅礫若夫身為人國之世臣無難取其社稷唯所
推奉而授之若謝晦者又居高位擁兵柄足以恣其所為
吾即可否不見於辭喜怒不形於色尚恐其窺測淺深而
乘隙以逞況以苞桑之至計進與密謀乎至慎者幾也至
密者節也衡鑑定於一心折衷待之君子唐德宗謀於李
泌宋英宗決於韓琦而禍亂允戢其明效也拓拔嗣詢崔
浩而國本定亦庶幾焉知謝晦之險而信之國不亡幸也

陽王

亂臣賊子敢推刃於君父有欲篡而弑者有欲有所援立

而弑者有禍將及身迫而弑者又其下則女子小人狎侮
而激其忿戾愍不畏死遂成乎弑者若夫身為顧命之大
臣以謀國自任既無篡奪之勢抑無攀立之主身極尊榮
君無猜忌而背憎翕訛晨揣夕謀相與協比而行彌天之
巨惡此則不可以意測不可以情求者矣而徐羨之傅亮
謝晦以之營陽王狎羣小而耽嬉遊誠不可以君天下然
其立踰年耳淫昵之黨未固狂蕩之惡未宣武帝託大臣
以輔弼之任夫豈不望其檢柙而規正之乃范泰諫而羨
之亮晦寂無一言王誠終不可誨矣顧命大臣苟盡忠夾
輔以不底於大惡亦未遠有必亡之勢也惡有甫受遺詔

以輔之旋相與密謀而遽欲弑之抑取無過之廬陵而先
凌蔑之至於弑逆已成乃左顧右眄迎立宜都處心如此
誠不可以人理測者視梟獍之行如兒戲視先君之子如
孤豚嗚呼至此極矣是舉也羨之以位而為之首而謀之
夙行之堅挾險惡以干大惡者實謝晦也人至於機變以
為心術而不可測矣危而彼焉危而此焉目數動心數移
殫其聰明才力以馳騁於事物之間隙蹈險以為樂而游
刃於其肯綮則天理不足顧人情不足恤禍福不足慮而
唯得逞其密謀隱毒之為愉國有斯人禍不中於宗社者
鮮矣晦之初起劉穆之之所薦也其從軍征伐宋武之所

讀通鑑論卷十五

五

與謀也穆之者固機變之魁而宋武之誅桓元滅慕容超
勝盧循俘姚泓皆以入險而震人於不覺者為功晦且師
之無所用之則以試之君父而已當其進言武帝睥睨太
子側目廬陵賊殺之鋒刃已回繞於二王之頸曰是可試
吾術而二王不覺也武帝亦不覺也機變熟而心魂數動
一念猝興殺機不遏如是之憎哉至於宜都既立晦乃問
蔡廓曰吾其免乎則亦自知其徒以膺天誅為萬世罪人
矣然而不悔也機變之得逞雖死而固甘之也故天下之
惡至於機變而止矣
知人之難也非不知而猶姑試之詘於時而弗能為變計

則亂矣武帝於謝晦知其心挾異同而猶委以六尺之孤
使二子駢首以受刃其失較然也雖然帝豈盡惘於品藻
哉使文帝督荊州以王曇首王華為參佐而謂文帝曰曇
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其後徐羨之等迎立文帝取志
疑殆王華決行而大計定元嘉之治幾至平康皆華曇首
所飭正之規模邂逅片言生平遂決帝之知人亦向矣哉
而卒以伊周之任付之晦亮羨之者當是時華曇首之流
平尚少名位卑不足以彈壓朝右故且置之上流而徐收
其效荊州者建康之根本也荆土有人社稷雖危而不傾
矣乃其盈廷充位他無可謀而必任諸機變異同之人者

讀通鑑論卷十五

六

其時端直貞亮之士若徐廣蔡廓謝瞻者既不屑為宋用
其餘則庸沓苟容屈於權貴之下風者不得已而姑授之
機變之人時詘之不知變計所從出也江東自謝安薨道
子元顯以昏濁亂於內殷仲堪王恭以孱薄亂於外閭主
尸位寇攘相仍王謚之流黨同幸免廉恥嚙志趨下國之
無人久矣非天地之不生才也風俗之陵夷壞之也苟非
機變則庸沓而已迨乎機變之術已窮庸沓之人已老然
後華曇首殷景仁謝宏微脫穎以見使宋之初有此數子
者侍於密勿之地晦等之惡何足以逞而武帝亦惡役役
於此數人而任之乎

文帝

蠻夷之長有知道者中國之人士媿之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甚悲夫中國也宋之篡晉義熙以後以甲子紀而不奉宋之元朔千古推陶公之高節而武都王楊盛於晉之亡不改義熙年號盛仇池之酋長耳與元亮詡頡於華夷晉氏衣冠之族聞栗里之風而不媿者又何以對偏方之渠帥也盛臨卒謂其世子元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子之從違可與己而為變計哉盛過矣雖然此非可以訛盛也盛遠在荒裔雖受晉爵而不純乎其為臣進則不必為晉爭存亡退自有其不可亡之世守

論通鑑論卷十五

七

則孤立而撥宋之怒力不能敵且以覆先人之宗社固不可也是以告其子以事宋而無貽危亡於後世是亦一道也若夫戴高天履厚土世依日月之光有君父之深讎無社稷人民之世守潔其身於山之椒水之涯耕讀以終身無凶危之見逮如溧陽史氏者屢世不干仕進而抑可不墜其宗處此而曰終吾身而已子孫固當去事他人以希榮利雙收名利以為齷齪斷豈可援盛以自解哉民之多辟不可如何者也自立辟焉以兩全於義利又將誰欺承大難之餘居大位秉大權欲抑大姦以靖大亂論者皆曰非權不濟名不可急正義不可急伸志不可急行姑舍

忍以聽其消而相安於無事國乃可靖故晉弑厲公迎悼公公掩荀偃樂書士句之惡而從容馭之晉乃以備其說非也夫不見悼公之掣於羣賊邢邱一會而天下之政移於大夫晉乃以終亡於八卿之裔無他各不正義不伸志不行苟免於亂亂之所以不息也叔孫婍殺豎牛而安其宗漢獻帝不能正董卓之罪待其驕橫而始殺之故李傕郭汜得以報讎為名殺大臣逼天子而關東州郡坐視不救韓馥袁紹且以其為賊所立欲廢之而立劉虞夫唯弑君之罪為神人所不容而兄弟之痛根於性而弗容隱受其援立與相比暱名不正義不伸志不行忘親貪位如是

論通鑑論卷十五

八

而曰權也是豈君子之所謂權乎文帝初立百務未舉首復廬陵王之封爵迎其柩還建康引見傅亮號泣哀慟問少帝廬陵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亮晦羨之自危之心惴惴矣自危其則將相比以謀全而蠱毒再興固非其所憚為者文帝之處此將無慮之疏而發之躁乎而非然也明明在上者天理也赫赫在下者人心也無幸災徼利之心而自行其性之哀戚視三凶如犬豕而孰恤其恩怨之私哉故天下無不可伸者義也義以正名而志卒以行彼三凶者方將挾迎立之恩以制帝帝舍其私恩伸其公怨奪三凶之所恃而消沮以退是以擒羨之亮如搏雞豚謝晦雖

居上流擬徒取一旦瓦解自伏其辜名其爲賊以行天討
凡民有心無復爲之效死者黨孤而自潰矣於帝得乘權
止亂之道焉不貪大位不恤私恩不憚凶威以伸其哀憤
則一夫可雄入於九軍況業已爲神人之主而何所懼哉
惟能居重者之謂權委而下移則權墜而衡昂矣故程子
曰漢以下無知權者

文帝親臨延賢堂聽訟非君天下之道也然於其時則宜
也自晉以來民之不治也久矣君非幼冲則昏闇耳國事
一委之宰輔者幾百年乃其秉政之大臣屬篡逆者既以
解天下爲心而成乎縱弛賢如王導郗鑒何充謝安亦唯

內戡疆臣外禦狄患暇則從容談說自託風流而貪鄙如
司馬道子又弗論也及晉之亡而法紀隳風俗壞於斯極
矣宋武以武功獵大位豪邁而不悉治理固未遑念及於
親民也劉穆之傅亮區區機變之小人視斯民之治亂漠
然不與相關有司之貪濁晉亂者不知其若何也文帝承
其敝而欲理已亂之絲則更不得高拱穆清以養尊貴而
況羨之亮晦殺君立君威震朝野民且不知有天子苟不
躬親延訪則虛懸於上廢置惟人亦惡足以制權姦保大
位乎故急於親臨以示臣民之有主抑求己自彊之道也
以是知文帝之志畧已深而正逆臣之誅成元嘉之治皆

緣此昉焉雖然以是爲君人之道則已未矣國之大政數
端而已銓選也賦役也刑獄也乃其緒之委也則不勝其
冗擇得其人而飭之以法士不廢民不困而權亦不移若
必屈天子之尊撤瑣績以下問錐刀子女之淫與民競
智而撓之者益工與庶官爭權而竊之者益密明敏之過
終之以惜求以起百年之頽靡致日暮之澄清不亦難乎
帝之遣使行郡縣訪求民隱詔郡縣各言利病斯可謂得
治理矣親臨聽訟暫爾權宜非可法者也王敬宏曰臣得
訊牘讀之正自不解其辭傲矣而猶不失相臣之體相臣
以體要佐天子以用人修法而天下圖況天子乎

赫連勃勃權謀勇力皆萬人敵也立國於險要之地大修
城池宜足鞏固以居而未如之何乃至其子而遂亡故夷
狄惡其起而若未足憂也不患其盛而若不可拔也赫連
氏亡而五胡雜糅之中原皆爲拓拔氏所有并劉石慕容
苻姚乞伏赫連沮渠馮高呂段禿髮之字而合於一固將
挾全力以爲南國憂然而無足憂也夷裔之未入中國則
憂其相併而合既入中國則患其雜冗而不適所治不患
其合一極盛而以相壓也故宋武之時難矣奮勇以滅慕容
超而姚興又競全力以滅姚泓而赫連拓拔又乘閒以
爭欲再舉以爭關中而鄭鮮之曰江南士庶引領以望返

施益二國既滅人心乍弛不能再振矣拓拔氏血戰以克統萬窮兵以破蠕蠕精甲銳師半消折於二虜是亦勃勃死而昌無能為之勢也宋能乘之此其時矣坐困江東俾其威而不進進而不敢與之敵蓋失此一時而六代之倫安不足以興文帝非英武之君到彥之之流不足以有為惜哉

拓拔燾惜財而不輕費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其賢賜勳績死事之臣則無所吝用財之道盡於此矣有天下而患貧豈惟其不當患也抑豈有貧之可患乎夫之時地之澤人之力以給天下之用者自沛然而有餘乃患貧而愈

漢書卷之五

十一

窘於用則崔浩之言審矣國之貧皆貧國之臣使之然也貧國之臣有二一則導君以侈者其姦易知也一則誘君於吝者其姦難測也誘君以吝者使其君以貧告臣民而使為我吝君一惑之則日發不足之歎言之熟而遂生於心必不以帑藏之實使其臣知之君匿於上姦人乃匿於下交相匿而上不敵下之姦浸淫日月出入委畚且使其君竝不知有餘不足之實猝有大兵大役饋饋賞賜之急需皆見為不足而吝於出納而國事不可言矣凡為此者皆君之親戚貴寵而君以為真愛我者也經用吝而其賞賜不吝匪直賞賜耳上下相匿而大臣不能問羣臣不敢

問姦人且暗痛之以去而上下皆罔所聞知延及於子孫則上無所匿於下而專聽姦人之匿以罔上固必曰吾國貧也大兵大役之猝至非吝於用以釀潰亂則橫取之百姓而民怨不恤曰吾實貧而不能不取之民也則不徒親戚貴寵之竊以厚藏者不可問其所未竊者溼沈填塞於古屋積土之中至於國亡以資亂民之掠奪新主之富有而初不自知嗚呼財一濫施於權貴而事廢於國民怨於下兵潰於境國卒以亡皆導吝之說為之亦孰知導吝之情為竊國之秘術哉庸主惑之察主尤惑之喪亡相踵而不悟悲夫

漢書卷之五

十一

附請節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其小試於彭澤以世家而為仕道在仕也仕而知其終不可而去之其用意深矣用意深而終不可形之言故多詭其辭焉不可形之於言而託之詭詞者非畏禍也晉未亡劉裕未篡而先發其未然之隱固不可也萬一裕死於三年之前義符輩不足以篡一如桓温死而謝安可保晉以復興何事以未成之逆加諸再造晉室之元勳而為已甚之辭哉此君子之厚也故其歸也但曰豈能為五斗米嚮鄉里小兒拚屨如是而已矣雖然此言出而長無禮者之傲不攜而樂稱之則斯言過矣君子之仕也非但道之行也義也其交上下必

遵時王之制者非但法之守也禮也縣令之束帶以見督郵時王之制郡守之命居是官者必繇之禮也知其為督而已矣豈擇人哉少長也賢不肖也皆非所問也孔子之陽貨往拜其門非屈於貨屈於大夫也屈於大夫者屈於禮也賢人在下位而亢雖龍猶悔靖節斯言悔道也莊周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子猶非之君臣之義上下之禮性也非但不可逃也亢而悔則蔑禮失義而不盡其性過豈小故非有靖節不能言之隱而信斯言以長傲則下可以陵上下可以陵上則臣可以侮君臣可以侮君則子可以抗父言不可不慎論古人之言不可以昧其志而

讀通鑑論卷十五

五

徇其詞有如是夫擴其情以統初終而彙觀其同異則聽言也固不難矣非堅持一背戾之說不然之效已著而迷謬不解者之難辨也言煩而競詭出而相違莫可端倪而唯其意之所營以恣其辯惑人甚矣而尤無難辨也凡言之惑人也必有所動以興下者動以利其次動以情其次動以氣利者灼見之而辨矣或倡之遂或和之然皆私利之小人也於人辨之而已情之動也無端偶見為然而然之偶見為不然而不然之因而智計生焉因而事之機物之變古人之言皆可為其附會之資而說益長情益流非有所利也而若漚

血以言之不獲已而必強人以聽此疑於忠而難辨者也然人之情無恆者也倏而然之倏而不然之則知其情之妄而非理之貞也至於氣之動而尤不可禦矣若或鼓之若或颺之一人言之而羣響應以和之言者不知其所以言和者愈不知其所以和百喙爭鳴若出一口此莊周所謂飄風則大和而聽其自己者也既自己矣則前後之不相蒙還以自攻也而不恤雖然亦豈有難辨者哉觀於拓拔氏伐蠕蠕之議而鼓以氣激以情者直可資旁觀者之一哂而已當其議伐赫連氏則曰宜置赫連而伐蠕蠕崔浩持之伐赫連而滅其國俘其君矣已而議伐蠕蠕則又

讀通鑑論卷十五

五

曰蠕蠕不可伐也何前之伐蠕蠕也易而今難何前之克蠕蠕也利而今無利一言而折之有餘而羣喙爭鳴不息有如是夫人以為不可伐則曰可伐人以為可伐則曰不可氣之為風也倏而南倏而北氣之為冬夏也倏而寒倏而暑調之為暄清之適者因乎時而已矣言之善者謂其偏而適以其時崔浩之言則可謂知時矣風不可得而親寒有衣襦暑有絺也拓拔焜之能用崔浩也而猶疑之情與氣動難乎其不據況智不如燾者乎雖然無難辨也統其初終析其同異以其所然攻其所不然擴然會通以折中之豈難辨哉豈難辨哉

元嘉之北伐也文帝誅權姦修內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
 可謂無其具拓拔氏伐赫連伐蠕蠕擊高車兵疲於西北
 備弛於東南不可謂無其時然而得地不守瓦解蠅縮兵
 殲甲棄並淮右之地而失之何也將非其人也到彥之蕭
 思話大潰於青徐邵宏淵李顯忠大潰於符離一也皆將
 非其人以卒與敵者也文帝孝宗皆圖治之英君大有為
 於天下者其命將也非信左右佞幸之推引如燕之任騎
 劫趙之任趙慈也所任之將亦當時人望所歸小試有效
 非若曹之任公孫彊蜀漢之任陳祗也意者當代有將才
 而莫之能用邪然自是以後未見有人焉愈於彥之思話

諸通鑑論卷十五

五

而當時不用者將天之所吝於生材乎非也天生之人主必
 有以鼓舞而培養之當世之士以人主之意指為趨而文
 帝孝宗之所信任推崇以風示天下者皆拘蕙異謹之人
 謂可信以無疑而不知其適以者敗也道不足以消逆叛
 之萌智不足以馭梟雄之士於是乎推抑英尤而登進柔
 輒則天下相戒以果敢機謀而生人之氣為之坐廢故舉
 世無可用之才以保國而不足況欲與猾虜爭生死於中
 原乎夫江東之不振也久矣謝元監軍始收驍健以鼓
 勵之於是北府之兵破苻堅而威震淮北宋武平廣固收
 雒陽入長安而姚興拓拔嗣不能與之敵皆恃此也已而

宋武老矣北府之兵老者退少者未能興也宋武顧諸子
 無駕御之才而慮其逼上故關王鎮惡沈田子諸人於關
 中使自相殘割而不問文帝人立懲營陽之禍急誅權謀
 之士區區一檀道濟而劔已擬其項領上之意指如彼下
 之禍福如此王曇首諸人雖容談笑以俟天下之澄清雖
 有瑰璋之才不折節以趨在再者幾何也乃於其中擇一
 二錚錚者使與猾虜競拓拔燾固曰龜隨小豎夫何能為
 其墮彼日中久矣孝宗之任邵李以抗女直亦猶是也岳
 誅韓廢天下戒心於有為風靡而弗能再振矣身無英武
 之姿外有方張之寇獎柔順以挫英奇雖抱有為之志四

諸通鑑論卷十五

末

顧無可用之人前以取敗而不自知及其敗也抑歸咎於
 天方長亂而虜勢之不可禦也愈以衰矣
 閭而弱者之用兵其防之也如張幟帳以禦蠶蠖薄絺疏
 綌使弗能入焉則寤睡以終夕若此而不棄師失地以近
 於亡也不可得矣崔浩策宋兵之易敗也曰東西列兵徑
 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可席捲而使無立草之
 地宋終不出其所料金墉破而到彥之走滑臺敗而蕭思
 話走守者分攻者聚一方潰而諸方之患在腹心不可支
 矣故以戰為守者善術也以守為戰者敗道也無他將無
 畧而以畏謹為萬全之策也然則孔子之於戰也慎於行

軍也懼又何以稱焉夫列兵千里尺護而寸防之豈其能懼哉極比株連以外蔽而安處其中則心爲之適然而忘憂寇之來也於彼乎於此乎我皆有以防之則一處敗而聲息先聞固可自全以退而無忽出吾後以夾攻之患於是乎而懼之情永忘弗懼也則亦無所慎矣若夫懼以慎者一與一相當處矯三軍履死地而生之曾是瓜分幕布爲能慎也與不戰而慎未臨事而懼先之不敗何待焉滑臺陷青州沒宋師燬而拓拔氏旋遣使人聘宋以求和親踰年而宋報禮焉此南北夷夏講和之始也大敗而劉振之且棄下邳以奔逃拓拔氏乘之以捲也易矣

東漢書論卷十五

七

顧斂兵以退而先使請和豈其無吞宋之心哉力疲於蠕蠕而因不能也乃乘宋之惴惴以收宋知宋之得釋重憂必欣然恐後此虜之狡也夫宋新敗之餘弗能急與之爭則姑受其和而緩敵以待時庸詎非策且其於拓拔氏也既非君父之讎又無割地稱臣之辱如趙宋然者則抑非義之所不許願亦思彼之先我以求和者何心乎和者利於夷狄而不利於中國利於屢勝之兵而不利於新敗之國者也夷狄以戰而彊以戰而亡者也其能悔禍以息兵則休息其兵生聚其民蕃育其馬而其騎射技擊則性焉習焉而不以不用而廢中國則恃利以安而忘危矣士爭

虛名於廷兵治生計於郊人心解散冀長此輯睦而罷兵以偷安一旦聞警而魂搖其敗亡必矣屢勝之餘敗之幾也雖屈己以和人不以爲辱而喪其氣抑以免驕兵之取敗也善居勝者也若敗矣君方悔前者之妄動以致劔而情不競惴惴危懼得和以無虞而渙然冰釋於是乎戒戰之危而欲和之利雖不弭兵兵必弭矣邊陲戍守之士皆資設而聊以逍遙尙足恃以禦非常之變邪驕貪無厭之虜方養全力以乘我而我幸其馴擾抱虎而望其息機牙不亦愚乎劉宋以和而罷兵趙宋欲罷兵而講和趙宋尤憊矣以和而弭兵者志不在弭兵弭於外未忘於內故劉

東漢書論卷十五

六

宋猶可不亡以弭兵而和者唯恐己之不弱也故趙宋君臣竄死於海濱而莫能救且曰君無失德民不知兵可勝也
拓拔氏詔舉逸民而所徵皆世胄民望屬焉其時之風尚然也江左則王謝何庾之族顯北方則崔盧李鄭之姓著雖天子莫能抑焉雖邊遠之主莫能易也士大夫之流品與帝王之統緒並行而自爲典廢風尚所沿其猶三代之遺乎夫以族姓用人者其途隘舍此而博求之其道廣然而古之帝王終不以廣易隘者人心之所趨即天敘天秩之所顯也堯求人於側陋而舜固虞幕之裔文王得賢於

屠釣而太公因四獄之嗣降及於周衰而游士進故孔子傷陪臣之僭而憂庶人之議春秋於私雙驟起之臣善則書人惡則書盜孟子惡處士之橫逆而均之於洪水猛獸耕商馴僧胥史之徒起而為大倫之蠹賊誠民志之所不順也漢高起白田閒蕭曹拔於掾吏上意移而下俗亂故江充主父偃息夫躬哀章之徒得以干主行私亂君臣父子之彝倫而禍人宗社然而古道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六代南北分而此意獨傳以迄於唐世胄與寒門猶相持而不下及朱溫肆清流之毒五季摧折以無餘宋因陋而不復然其盛也呂范韓陳猶以華胄而登三事列精要天

諸通鑑論卷五

九

下威想望之其卓然立大勳明聖學者類能不墜家聲而為國所恃賴至於文及南程松之為敗類者百不得一也女直蒙古更主中國而北面事之者皆猥類無行之鄙夫無有能如崔浩之不惜怨禍以護士大夫之品類者而古道掃地無餘以迄於今科舉孤行門閥不擇於是而市井錐刀公門冀除之子弟彫蟲詭遇且與天子坐論而禮絕百僚嗚呼君子之於小人猶□□之於□□其分也天也非人之故別之也一亂而無不可亂矣六代固嘗以夷狄主中國矣而小人終不雜於君子彼廢而此不廢焉至於兩俱廢而後人道之不滅者無幾矣拔濁流而清之將謂

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途道至大也乃其弊也夷君子於小人而道遂喪道大則荒故先主畏其荒而不嫌其隘譬之治津塗者無逕隨而任人之行則蔓草遍於周行而無所謂津塗矣其位君子也其職君子也其飾文物以希當世者君子也而錢刀器器之聲習而聞之役父誅母之色狎而安之則廉恥喪於天下而人無以異於禽故曰將引小人而納之君子實夷君子於小人也小人雜於君子而仕與同官學與同師遊與同方婚姻與同種姓天下無君子皆小人矣□□皆□□矣可勝痛哉有王者起無仍朱溫惡清流之惡名世興無避崔浩清流品之怨庶以扶乾坤於不毀乎

諸通鑑論卷五

十

吏民得告守令拒拔氏之制也拒拔燾自謂恤弱民而懲貧虐以伸其氣自以為快而無知者亦將快之要為夷狄駭厭之情橫行不顧以亂綱紀壞人心柰之何世主不擇而效之也以事言之能於天子之闕大吏之廷告守令者必非愚懦可侮被守令之荼毒而無告者也奉公有式守憲有常守令猶以苛斂殘虐枉抑之而無所忌此其人見守令而惴慄弗敢逆者而能叩天子之闕登大吏之廷以告守令乎此詔行而姦猾守令以橫行守令且莫敢誰何鄉閭比族之弱民登其刀俎者敢有或為喘息者哉若

夫貪墨之守令免此亦易爾寬假姦頑而與相比則愚懦者之內恣食之而固無憂也其害於拓拔氏之世已著見矣而君子所甚惡者尤不在此道大倫裂大分也獎澆薄而導悖亂也賤天之所貴夷堂廉而天子且不安其位也此則君子之所甚惡也夫人君誠患守令之殘民與則亦思其殘民也何所自而若欲止其惡也何以大正而小不能違夫流品不清而統袴貴郎胥吏駟僧得以邀墨綬銓選不審而輦金懷綺姻亞請謁得以獵大邑秉憲不廉而糾參會察施於如水之心薦剌吹噓集於同昏之黨皆效貪獎酷之所自也原其所本則女謁與宦寺張戚晚專佞幸進源濁於上流汚於下其味久矣腥聞熏天始從而怒之假手於告訐之民以懲之必民之是假也亦惡用天子與大臣哉夷狄不能禁其部曲漸以流毒於郡邑無已而此法行焉堂堂代天而理民者明大倫持大法以激濁揚清而弗傷其忠厚和平之氣者焉用此為

之訓典者皆全身以去西依張氏於河西若其隨瓊邪而東遷者則固多得之於元虛之徒滅裂君子之教者也河西之儒雖文行相輔為天下後世所宗主者亦鮮而矩矱不失傳習不廢自以為道崇而不隨其國以榮落故張天錫降於苻秦而人士未有隨張氏而東求榮於羌氏者呂光叛河西割為數國禿髮沮渠乞伏蠢動喙息之酋長耳殺人生人榮人辱人唯其意而無有敢施殘害於諸儒者且尊之也非草竊一隅之夷能尊道也儒者自立其綱維而莫能亂也至於沮渠氏滅河西無復孤立之勢拓拔燕禮聘殷勤而諸儒始東闕駟劉暉索故師表人倫為北方所矜式然而勢屈時違祇依之以自修其教未嘗有乘此以求榮於拓拔取大官執大政者嗚呼亦偉矣哉江東為衣冠禮樂之區而雷次宗何尤出入佛老以害道北方之儒較醇正焉流風所被施於上下拓拔氏乃革面而襲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蘇綽李諤定隋之治具關明王通開唐之文教皆自此防也一隅耳而可以存天下之廢緒端居耳而可以消百戰之凶危賤士耳而可以折嗜殺橫行之口類其書雖不傳其行誼雖不著然其養道以自珍無所求於物物或求之而不屈則與姚樞許衡標榜自鬻於蒙古之廷者相去遠矣是故儒者之統

孤行而無待者也天下自無統而儒者有統道存乎人而人不可以多得有心者所重悲也雖然斯道亙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勿憂也

營陽弑廬陵死而文帝之心戚矣環任諸弟以方州而託國政於彭城非但以爲不拔之基也顧瞻兄弟不忍爲權臣所屠割相獎以共理冀以服天下而保本支衰世之君能爾者鮮矣不然營陽廢而已興豈不早憂姦人之援立以加我者而峻防之乎然則彭城之伏罪以廢棄彭城之不仁也於帝何尤焉義康之入辭也唯對之號泣而無一語義康而有人之心也其何以自容也義康奉顧命之詔

讀通鑑論卷十五

重

劉湛即昌言幼主之不可御天下義康而無篡奪之心乎卽不能執湛以歸司寇自可面折而斥絕之方且愛湛彌篤而不自斂約義康之心路人知之矣或曰義康非固有其意而湛以傾險導之義康固可原也親則兄弟尊則君臣此立身何等事而可謝咎於人之誘之也哉扶令育諫文帝以保全義康則可矣欲使召還而授以政是亦一劉湛也其見殺亦自取之也

當其重也則孔子之車顏淵無椁而不可得也當其輕也則天子之尊四海之富如野藪之在山麓水涓而人思拯之也謝靈運范曄彫蟲之土耳俱思蹶然而與有所廢立

而因之以自篡天子若是其輕哉何昉乎昉於司馬懿也王敦桓溫死而不成桓元狂逞遂志而終以授首傅亮謝晦徐羨之甫一試其凶而身膏鈇鉞而靈運攄猶不恤死以思償與唯視天下之果輕於一羽而疋夫舉之無難也范曄之也無常何尙之先知之其處心非一日也靈運猶倚先人之功業而攄儒素之子弟耳一念快挾而人主縣命於其佩刀之下險矣哉蕭道成蕭衍之危得也靈運之危失也一也大位之輕若此曹操所經營百戰而不收捷得者也故曰司馬懿昉之也位不重姦不戢天下之禍亂不已君臣之分義不立故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思

讀通鑑論卷十五

重

所以服天下之心而早戢其異志必有道矣愛名器慎選舉以重百官賈生曰陛尊廉遠堂高知言也夫高允幾於知易矣易曰其出入以度數外內勿使知懼故聖人之作易也使人度也使人懼也使人占也卽使人學也子曰不占而已矣謂不學也拓拔丕從劉縉而欲謀篡夢登白臺四顧不見人使董道秀筮之而道秀曰吉此以占爲占而不知以學爲占也允曰亢龍有悔高而无民不可以不戒此以學爲占而不於得失之外言吉凶也天下無所謂吉得之謂也無所謂凶失之謂也無所謂得失善不善之謂也然而聖人作易以前民用者兩俱仁而有不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十五

廣兩俱義而有不精時位變遷而爭之於毫末思慮窮而
易以何思何慮之妙用折中以協乎貞則易之所以神而
靈之所以不可廢也若夫臣之忠子之孝義之必為利之
必去昭然揭日月於中天非偶然朽骨枯莖乘不誠不道
者之私以妄動任術士之妄謂之吉而遽信為吉以禍天
下而自戕者所可竊以億中也然而易亦未嘗絕小人而
不正告之也通其義裁之以理使小人亦知懼焉夫小人
之為不善行且為天下憂故易不為小人謀而為天下憂
懲小人之妄而使之戢則禍亂不作故大義所垂以遏小
人之惡者亦昭著而不隱嗚呼知此者鮮矣而高允能知

讀通鑑論卷十五

焉不亦善乎朱子乃謂易但為筮卜之書非學者所宜學
何其言之似王安石而顯出允下也

麻法至何承天而始得天前此者未遠後此者為一行為
郭守敬皆踵之以興而無能廢承天之法也子曰行夏之
時傷周曆之疏也麻莫疏於周莫亂於秦惟其簡而已矣
春秋所書日食三十六有未朔既朔月晦而食者簡故疏
也秦以建亥為歲首置閏於歲終簡故亂也麻無可簡者
也法備而後可合於天承天之法以月食之衝知日之所
在因日躔之異於古知歲之有差以月之遲疾置定朔以
參合於經朔精密於前人天之聰明以漸而著其於人也

聰明以時而啟唯密以察者能承之拘蕙之儒執其習見
習聞以閉天之聰明而反為之謗毀堪瓊之士偶得天明
之一端自詡其神奇而欲廢古人之規矩以為簡捷皆妄
也古之所未至可益也以益之者改之可改也古之所已
備者不可畧也畧之而使亡焉則道因之而永廢矣廢古
而亡之取便於流俗苟且之術秦之所以亂天下者君子
之所惡也郭守敬廢麻元俾算者之簡便徇流俗爾麻元
廢則甲子何所從始矣以紀年而矣以紀日邪近乃有欲
廢麻益朔虛以中氣三十日有奇紀孟仲季而廢閏並廢
月者是天垂三曜而蔑其一也夫人仰而見月以月之改

讀通鑑論卷十五

矣知四時寒暑之且更矣舍之而以中紀歲非據麻之成
書而人莫能知時之變遷矣故古之以朔紀月而為閏以
通之於歲者所以使人仰觀於月而知時猶仰觀於日而
知晝夜何可廢也倘古之所未建則自我而始垂之無窮
古法廢則自我而且絕此通蔽之大端君子之所不敢恃
己以逆天人也豈徒麻法為然哉

王元謨北伐之必敗也弗待沈慶之以老成宿將見而知
之也今從千餘歲以下錄其言論風旨而觀之知其未有
不敗者也文帝曰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坐談
而動遠畧之雄心不敗何待焉兵之所取勝者謀也勇也

二者盡之矣以勇則鋒鏑雨集車馳騎驟之下一與一相當而後勇怯見焉以言說勇者氣之浮也侈於口而餒於心見敵而必奔矣若謀則疑可以豫籌者也而豫籌者進退之大綱而已兩相敵而兩相謀扼吭抵虛聲左擊右陽進陰退之術皎然於心目者皆不可恃前定以為用唯夫呼吸之頃或斂或縱或虛或實念有其萌芽而機操於轉瞬非沈潛審問凝神聚氣以內營則目熒而心不及動辨起而智不能決故善謀者未有能言其謀者也指天畫地度彼參此規無窮之變於數端而揣之於未事則臨機之束手脊於死生而噤無一語也必矣元謨之勇大聲疾呼

漢通鑑論卷十五

毛

之勇也其謀難鳴而寤畫矣捫腹之謀也是以可於未事之先對人主而拄笏掀髯琅琅四筵之眾今亦不知其所陳者何如一出諸口一濡之筆而數十萬人之要領已塗郊原之草矣况又與江徐文墨之士相協而鳴也哉薛安都之攻關陝而勝也魯方平謂安都曰卿不進我斬卿我不進卿斬我流血凝川而不退兵是以勝武陵王駿之守彭城而固也張暢謂江夏王義恭曰若欲棄城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駿聽之誓與城存亡城是以全繇此觀之拓拔氏豈果有不可當之勢哉勇奮於生死之交謀決於安危之頃武帝之所以滅慕容俘姚泓罵姚興而興不

攸動奪拓拔嗣之城以濟師而嗣不敢退亦此而已矣皆元謨所引以自雄者而心妄度之目若見之口遂言之反請中而無一虛靜靈通之牖以受情勢之變而生其心則事與謀違倉皇失措晉寇以屠江淮不待智者而早已灼見之矣言兵者必死於兵聽言而用兵者必喪其國趙括之所以亡趙景延廣之所以亡晉一也最下而郭京申甫之妖誕興焉有國家者亟正以刑可也但廢不用猶且著為論說以惑後世而戕民於無已易曰弟子與尸坐而論兵者之謂也

漢通鑑論卷十五

夫

於崔浩以史被殺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為索虜用乃欲伸直筆於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浩死而後世之史益濺則浩存直筆於天壤亦未可沒也直道之行於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聖人之教也禮樂刑政之興廢荒隅盜賊之緣起皆於史乎微之即有不典而固可徵也若浩者仕於魏而為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繇來詳著其不可為君師之實與其乘間以入中國之禍始俾後之王者鑒而知懼以制之於早後世之士民知媿而不屑戴之為君則浩之為功於人極者亦偉矣浩雖殺魏收繼之李延壽繼之撰述雖濺而詰汾力微之葦迹猶有傳者皆浩之追敘僅存者也前乎此而劉石慕容苻

姚赫連之所自來佚矣後乎此而契丹女直蒙古之所自出泯矣劉石慕容苻姚赫連之佚也無史也契丹女直之泯也蒙古氏諱其類脫脫隱之也然猶千百而存一也宋濂中華之士與聞君子之教佐興王以復□□者也非有崔浩族誅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隱其惡揚其美其興也若列之漢唐宋開國之君而有餘休其亡也則若無罪於天下而不幸以亡也濂史成而天下之直道永絕於人心矣濂其能無媿於浩乎浩以赤族而不恤濂以曲徇虞集危素而為蒙古掩其□□使後王無所□□其□後人無所□□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後之作者雖欲

讀通鑑論卷十五

无

正之無徵而正之濂之罪延於終古矣

生人之大節至於不憚死而可無餘憾矣然士苟不憚死則於以自靖也何不可為而猶使人有餘憾焉是可惜也袁淑死於元凶之難從容就義以蹈白刃其視王僧綽與廢立之謀變而受其吏部尚書以迹露而被殺者遠矣雖然元凶劬之與君父有不兩立之勢也自其怨江徐而造巫蠱已然矣淑為其左衛率無能改其凶德辭宮僚而去之不可乎可弗死也及其日饗將士親行酒以奉之梟獍之謀決矣發其不軌而聞之於帝不可乎言以召禍於此而死焉可也伐國不問仁人其嚴氣有以警之也風稜峻

削獄立而為元凶所忌或殞其身可也何至露刃行逆之時元凶尚敢就謀成敗乎且其官衛率也將士之去也元凶不逞握符麾眾禽之以獻不濟而死焉可也何躊躇永夜而被其脅使登車而泯泯以受刃乎傷哉淑之能以死免於從逆而在苒以徒亡也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淑之於義曙矣而勇不足以堪之將無有掣其情而使無勇者存邪勇於定亂勇於討賊難矣勇於去官決於一念而唯己所欲為者也此之不決則死有餘憾為君子者可不決之於早哉養勇以處不測之險阻無他爵祿不繫其心則思過半矣

讀通鑑論卷十五

羊

晉宋以降國法圯大倫斃而廉恥喪非一日矣周札應王敦而與下壺桓彝同其贈恤王謐解天子璽綬以授元元死反歸而任三公天討不加而榮寵及之數叛數歸靦顏百年而六易其主無惑也如是宜速殲以亡而其君猶能傳及其世其士大夫猶能全其族者何也蓋君臣之道喪而父子之倫尚存也元凶為逆孝武起兵以致討元凶敗矣蕭斌解甲帶白幡來降逆濬就江夏王義恭以降而但問來無晚乎固自謂得視王謐斌猶可立人之朝濬猶可有其封爵也於是斬斌於軍門梟濬於大航法乃伸焉則人知覆載不容之罪無所逃於上刑於斯時也義憤所激

天良警之人理不絕於天下恃此也夫故延及齊梁而父子之倫獨重梁武於服除入見者無哀毀之容則終身坐廢區區孱弱之江左攤衣冠而抗方張之拓拔存一殺人理於所生而若或佑之於此可以知天可以知不學不慮之性矣蕭正德蕭綜捐父事賊而無有正天誅者然後江東瓦解以漸滅興亡之故繫於幾倫豈不重與

孝武帝
勢變情移而有无妄之災恬不知警違時任意則禍必及庸夫之恆態也惟然而巧者測之急改其常度以迎當時之意指乃至殘忍甚害為同類所飲恨而不顧以是為自

全之策幸而全也小人之尤也而究以得全者亦鮮矣孝武以藩王起兵而受臣民之推戴德望素為諸王所輕不自安也於是殺鑠誅義宜忍削本支以快其志江夏王義恭誘逆劾棄南岸單騎南奔上表勸進斬逆濬厥功大矣於是畏禍之及己也條奏裁損王侯九事以希合老武未言之隱削諸王以消疑忌夫義恭豈無葛藟之思利非在己而滅天性以任骨肉之怨者何也以為先自戕而人不得挾短長以議己全軀保祿位之術自託為丁矣或曰遇暴人丁險運不授異姓以制我之權而自任之則禍混於無形亦知時度勢者之不廢乎浸不若此而以篤懿

親固根本之言投於猜忌之衷無救於時而祇以自害奚可也曰君子之處此固有道矣物激矣而持之以定禹之所以抑洪水也勢危矣而居之以安孔子之所以屈匡圍也聖人豈有以異於人哉出乎聖即疾入乎狂義恭之狂也無以持物而自戕其居也君多忌而寡恩矣義宣等之不輯非必妄干天位而貪權勢以啟忤人之釁矣恭以有功居百僚之上誠危矣而遠嫌以消疑忌固無難也自謝不敏翩然而去之養疾邱園杜口朝政則於以自全焉有餘矣而何事導君以殘刻而已為不仁之備哉主自疑也吾自信也諸王自競也吾自靜也或有聞風而相效者

則宗族以保而帝亦且消其猜防骨肉之邪心其不然也為孝武猷殘忍之謀者豈伊無人而我處無咎之中不已裕乎唯其欲為功以固榮寵也而違心以行顛倒之政引君以益其惡斂眾怨以激其爭而後天理亡民變絕國亦以危矣身雖苟免其味息亦何異於禽獸哉其究也逃孝建大明之網羅翔翔百僚之上而終授首於子業狂者之自斃也未有免者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一念之貪天理之賊聖狂之界也
拓拔氏將立其子為太子則殺其母夷狄殘忍以滅大倫亦至此哉然其後卒以未殺之淫姬擅國而召亂以亡徒

以棟代天性而無救於亡何爲者邪且夫母后者豈特不可殺而亦不必過爲防者也周之過其闕也化始於關雎琴瑟鐘鼓唯是樂以友之而內治修國政不素彼爲聖王之化不可及矣雖不及此取供祭祀奉皇天先祖之伉儷而視之如仇讎是可忍也亦孰不可忍也將必如浮屠氏之盡棄家室而後可治也邪內教之修尙矣迪之以陰禮而可使見德統之以婦職而可使見功夫婦人亦猶是人也無所見其功德而後預外事以爲榮故先王勤飭以躬桑漬種之儀勸獎以亞獻饋饗之禮有餘榮焉雖樂於自見之哲婦亦不患其幽闕深宮如罔豚籠鳥之待飼而其

諸通鑑論卷十五

書

志圃矣其次則后族雖賢弗任也內豎之服勤於宮中者弗庸也大臣得箴其舉動嗣子不託以匡扶制之道亦豈無術而必以爲愚哉不然人主六御在握方將舉天下之智勇而馭之取草澤之雄夷狄之狡而制之匹夫亦有一匹偶而惴惴然唯恐戕我國家也不亦陋乎拓拔氏不足誅者也有天下者非猜而鉗之則昵而縱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非取法於齊家之聖化亦惆悵而不得其術也源賀請減過誤入死罪者充卒戍邊拓拔潛從之而獎賀曰一歲所活不少是也又曰增兵亦多則亂政也拓拔氏自此而衰矣兵者宗社生民所倚以爲存亡生死者也古

者寓兵於農兵亦農也王者莫重乎農則莫重乎兵於風石東山焉於雅有秋杜焉相與勞來而詠歌之如此乎其世也後世召募興而樸者耕耨以養兵強者戰守以衛農相爲匹而不相下坐食農人勤穫之粟而不以爲厲農其有功則立朝右與士伍而不以爲辱士抑如此乎其重之也乃使犯鈇鑕之刑爲生人斬不齒者苟全其命而以行伍爲四裔之徒則兵之賤也豈不得與徒隸等求其不厭苦而思脫決裂而自恣幸敗而潰散者幾何也兵賤則將亦賤矣授鉞而專征者一岸獄之長而已廉恥喪幽掠行叛離易於反掌辱人賤行者之固然又何怪焉夫兵惟

諸通鑑論卷十五

書

其精也不惟其多也士皆千金之士將專閭外之尊爲國干城一旅而敵百萬烏合之眾罪人無行苟免而無慙雖多何補哉若以矜全過誤而貸其命則有流放之辟在焉賀之說塗飾以爲兩得而不知其餒國之神氣以嚮於衰也後世免死充軍改流刑爲僉伍皆祖賀之術而建之爲法行之未久而武備墮盜賊夷裔橫行而無與守國夫亦見拓拔氏之坐制於六鎮而以亡也乎自魏晉以來至於宋大明之世而後權移於近臣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皆賜爵掌中書事前此者權歸大臣天子雖有所寵信而不能伸孝武以疑忌行獨制義恭等畏禍

以苟全於是而其法始變春秋之季世卿執國非其族屬則謂之嬖大夫以孔子之聖位至下大夫而止弗能為卿也魏晉以後流品重世族興而非門閥以進者謂之幸臣即人主之所委任弗能登之三事也乃以其時考之春秋篡弒相仍晉宋權臣繼攘上用一人而下遠之也若將汙己讎之也若不兩立人君孤立而興廢死生不能自保蓋嬖幸之名立以禁錮天子之左右流俗之裨政奪攘之禍媒也然而為人主所親幸者率多邪佞貪讒導君於惡而弄威福以讎姦利卒不能收一人之用可特為股肱者何也物之所貴因而自貴者道也物之所賤因而自賤者機

讀通鑑論卷十五

七

也豐年穀賤而多糶稗陂澤魚賤而多烹腐物論之所趨物情之所競而物理之所絀以良楛必然之勢也九品之外無清流世族之外無造士於是而不在此數者知不足以應當世之寵光積然自放而已其慧者又將旁出歧趨以冀非分之福澤故天子欲拔一士於流品之外而果無其人即有明辨之智幹理之才喻利焉耳稔惡焉耳於是而天下後世益信孤寒特起之士果為佞幸適以破國亡家而不可用亦惡知摧抑而使習於汙下者雖有才智不能自拔也故人主之好尚不能不隨風俗以移而聖王崛起移風易俗抑必甄陶漸漬之有日而不可且夕期其速

革孝武以近臣開大臣而終於亂非天子不可有特用之人其馴致之者無以豫養之也

一動而不可止者勢也太上以道處勢之先而消其妄靜而自正也其次坦然任之不得已而後應澄之於既波之後則亦可以不傾元凶造逆天下同離孝武援戈而起以臣子而恤君父之慘行戮兄弟而非忍夫孰謂其非正者然而諸王攤方州以自大義宣反於江州誕反於廣陵休茂反於襄陽乘之以動而不可止於是而孝武之疑忌深矣削之制之不遺餘力而終莫能戢嗣子雖不道而禍速發於同姓之操戈垂及明帝殺戮逞而劉宗遂亡波濤觸

讀通鑑論卷十五

三

乎崖石逆風而歎薄亦至此哉揆厥所絀不可謂非孝武之師先之也夫孝武之師動以正也乃一動而不可止卒以倡亂者豈謂其不宜縣逆劭之首於都市哉度之於先而與物相安以息爭也固有道矣義兵之至建業也劭將授首君父之怨釋臣子之職亦庶幾盡矣乃以次則非長也以望則不足以服人也於此頓兵於宮闕正告諸王曰吾之決於稱兵也以君父不忍言之慘古今不再見之禍也今元凶已伏誅矣孤豈忍有利天下之心以齒以德必有所歸社稷不可以無主吾將與諸王奉之使眾意他有所屬臣子之道盡雖不為天子而志已遂矣如臣民以功

而不我釋與抑引咎含哀不得已而受命推枕惕之忱厚
撫諸父昆弟以廣先君之愛則天下既服其仁而抑知大
位之不可以力爭也天下定矣乃聽義恭之諂元凶未斬
而先即位於新亭然則起兵也非果有割肝裂膽之痛而
幸兄弟之逆以獲大寶也波自我揚而欲遏之也得乎既
急於自立而莫能待矣則抑可自信曰均爲臣子而諸王
偃蹇於逆劭之世我既誅賊子而得之人情所歸非我貪
也有諒我者其知順逆者也不足慮也其橫逆而逞者狂
飄之拂水而已懷之以恩而尙不可革天下臣民自不迷
於嚮背夫孰與我爲敵者坦然無懼於彼而不軌者之意

東坡先生論卷十五

宋

亦消卽有妄動之發童而義誦援孤亦不崇朝而沮喪矣
乃孝武憤人也甫一踐阼而殺其弟鑠視諸父昆弟若人
可爲己之爲而削奪禁制以亟擊曳之夫而後告諸王以
不自保之情啟其親親徒樹荆棘於寸心以相捍禦非能
禦也教之而已矣及身三叛而嗣子速亡不亦宜乎嗚呼
以忠孝始以惡縮終懷惡縮於心啟戈矛於外惜哉孝武
有仁孝之資而自流於薄惡天子之位猶可獵也孝子之
實不可襲也反居中而不誠居之不安而卒於亂亂其可
止哉遏之乃以揚之得免於及身之戮幸矣
張岱歷事宋之諸王皆敗度之統緒也岱成其歡心免

於舊惡而自詡曰吾一心可事百君夫一心而可事百君
於仕爲巧宦於學爲鄉原斯言也以惑人心壞風俗君子
之所深惡也晉宋以降君屢易而臣之居位也自若佐命
於亂賊而不恥反歸於故主而不怍皆曰吾有所以事之
者也廉恥蕩而忠孝亡其術秘而不敢自暴岱乃昌言之
而以爲得計嗚呼至此極矣且夫事君之心其可一者忠
而已矣其他固有不容一者也岱曰明闇短長更是才用
之多少耳才可以隨方而詭合遇明與之明遇闇與之闇
假令桀爲傾宮將爲之飾土木紂爲炮烙將爲之蒸鑪炭
故有順而導之者有徐而導之者有正而折之者有曲

東坡先生論卷十五

宋

而匡之者心不容一也若逆天悖道之君自非受託孤之
寄任心膂之重義不可去必死以自靖者則亦引身以退
而必不可與同昏惡有百君而皆可事者乎則惡有一心
以事君而君可百者乎游其心以逢君無所往而不保其
祿位此心也胡廣孔光馮道之心也全軀保榮利而亂臣
賊子夷狄盜賊亦何不可事哉心者人之權衡也故有可
事有不可事書然若好色惡臭之不待圖惟也苟其有心
而不昧則宋之諸王無一可事者而百云乎哉女而倚門
也賈而居肆也皆一於利而無不可之心也故曰充岱之
說廉恥喪忠孝亡惑人心壞風俗至此極矣

郡縣之天下有利乎曰有莫利乎州郡之不得擅興軍也
郡縣之天下有善乎曰有莫善於長吏之不敢專殺也諸
侯之擅興以相侵伐三代之衰也密阮齊晉莫制之也三
代之盛王者禁之而後不能禁也若其專殺人也則禹湯
文武之未能禁也而郡縣之天下得矣人而相殺矣諸侯
殺之大夫殺之庶人之疆豪者殺之是鼃龜之相吞而鯨
鯢之相咬也夫禹湯文武豈慮之未周法之不足以立乎
自遠古以來各君其土各役其民若今化外土夷之長名
為天子之守臣而實自據為部落三王不能革以待後王
者也至於戰國流血成渠亦剝極而復之一機乎漢承秦

讀通鑑論卷十五

堯

以一天下而內而司隸外而刺守若嚴延年陳球之流亢
厲以嗜殺為風采其貪殘者無論也猶沿三代之敝而未
能革也宋孝武猜忌以臨下乃定非臨軍母得專殺非手
詔母得興軍之制法乃永利而極乎善不可以人廢者也
嗣是而毒劉之禍以滅焉至於唐宋非叛賊不敢稱兵有
司之酷者惟以鞭笞殺人而不敢用刀鋸然後生人之害
息而立人之道存不然□□□□遺黎其能勝千虎
萬狼之搏噬乎

前廢帝

沈慶之縛縶以入而收劉斌斥顏竣而決誅逆劭何其決

也及子業昏虐柳元景首倡廢立之謀而慶之發之蔡興
宗苦說以舉事沈文秀流涕以固請而慶之終執不從坐
待暴君之鳩又何濡輒不斷以自斃也嗚呼六代之臣能
自靖以不得罪於名教者慶之一人而已慶之曰但當盡
忠奉國始終以之又曰非僕所能行固當抱忠以沒耳斯
言也斯心也抱孤忠以質鬼神而無欺者也君而不道天
下固將叛之要亦無可如何者比干箕子豈不能剴紉之
首以奉微子哉而不爾者天下之惡無有踰於臣弑其君
者安社稷者亦以靖乃心耳如之何其干之如興宗之言
取青溪之鎧仗率攸之輩驅三吳勇士以入其能容子業

讀通鑑論卷十五

畢

使為昌邑王之從容以去乎宋之社稷且以之而傾而慶
之已允為戎首矣懼禍杜門安居而俟命嘖嘖之言豈知
慶之之心者哉死生命也國之存亡天也己與孝武艱難
同起嗣子敗類而違以其血染刀劔天良罔罔於心安能
阮佃夫壽寂之同為逆乎嗚呼董卓推陳留之刃司馬
曹芳之璽桓溫奪帝奔以與簡文劉裕弑安帝以立
皆假伊霍以為名而成其篡後此者道成之弑蒼梧
之戕東昏皆已弑而必篡者也慶之三朝宿將威望
用北扶孝武以誅元凶位三公而冠百辟將吏皆出
子業之游凶以解朝野之焚溺此乃乘時以收人

心而獵大位之一機也嚮令獨夫已殄眾望聿歸且有騎
虎不下之勢宋太祖所謂黃袍加身不緣汝者劉氏之宗
祏且移於沈而不可辭慶之慮此而忍以其身為莽操乎
進則帝矣退則死矣決之於心而安於抱忠以死故曰抱
孤志以質鬼神六代之臣慶之一人而已如曰愚以亡身
則箕子比干先慶之而愚矣

明帝

殺機動於內禍亂極於外宋之季世拓拔氏未有南侵之
謀也而淮西淮北席捲而收之辟安都一反面北嚮風靡
萍散而不可止謂明帝不從蔡興宗之言以重兵迎辟安

讀通鑑論卷十五

聖

都而使疑懼猶末論也帝與子勛爭立而盡殺孝武二十
八子是石虎之所以殲其種類者宋之不亡幸耳尚能撫
有淮甸哉二十八王非皆挾爭心者也以子勛故而遷忿
怒以殲之骨肉之恩斬絕不恤則夫淮汝州郡應子勛而
起者雖剖心瀝血以慰勞之固將懷芒刺於寤寐奚更待
重兵之見脅乎夫子業不道而孝武恩在人心人未忘也
子業死明帝與子勛兩俱有可立之勢而子勛兄弟為尤
正明帝據非所有逞其毒以殄懿親置養假子而必絕劉
氏之宗明於義者去之若汚審於害者逃之若鶩尚孰與
守國而不亟颺以飛邪孝武忌同姓亦至矣子業虐諸父

亦暗矣至於明帝而抑甚焉其後高湛陳情相踵以子其
意忍皆不能再世小人不知恩義而抑不知禍福將謂鬼
神之可欺也夫鬼神而可欺也哉

自宋以來貞人志士之言絕於天下夏侯詳者名不顯於
當時而能昌言以救劉勳之失殆魁然空谷之足音矣殷
災在壽陽長明帝之誅已欲降於拓拔氏詳曰今日之事
本效忠節何可北面左衽乎至哉言乎司馬楚之王琳而
如此不為千載之罪人矣以宋事言之子業之弑宵小挾
怨毒而弑之起明帝於囚繫之中而振之以立為賊所立
乘閒以竊位不能正其始矣子勛雖反乃以獨夫之將覆

讀通鑑論卷十五

聖

宗社而起未純乎不正也孝武以討賊而為神人主一子
不肖以次而仍立其子位固子勳之位也應子勳而起者
名亦近正志亦近義詳曰本效忠節皎皎初心豈自誣哉
夫既以名義為初心則於義也當審為先君爭嗣子之廢
與義也為□□爭人禽之存去亦義也兩者以義相衡而
並行不悖如其不可兩全矣則先君之義猶私也□□之
義人禽之界天下古今之公義也不以私害公不以小害
大則恥臣明帝而歸拓拔奚可哉嗚呼人莫急於自全其
初心而不可任者一往之意氣欲為君子勢屈而不遂其
志抑還問吾所自居者何等也情之所流氣之所激勢之

所迫倒行逆施則陷於大惡而不知而初心違矣故迫難
兩全之際捐小以全大乃與其初心小異而不傷於大同
故管仲事讎而夫子許之為仁以其知小大公私之辨也
使懷子糾之怨忿戾以去其故國北走戎南走楚必與桓
公為難而雪其悃悃之忿則抑匹夫匹婦之不若禽獸而
已矣君子之稱管仲曰徒義徙而不傷君子之素則合異
於同而無媿於天下詳曰本効忠節大正而固不昧其初
也

宋以金贖劉景於拓拔氏其情慝其志慳矣懷不肖之心
於隱微而千里之外見之人不可罔也如斯夫何言乎其

漢書卷十五

望

情慝也景之北奔畏孝武之疑忌而見殺也明帝既殺孝
武之子以洩其忿媚恐人懷孝武之恩而致怨於己故召
回景以暴孝武之過曰彼欲滅兄弟而我復之託於景以
揚孝武之惡懷慝而故為之名也何言乎其志慳也休仁
者亦其兄弟所與爭國而有功者也疑忌既深休仁自解
揚州牧以免禍而終不免於鳩禱與休祐休若無毫髮之
嫌而先後被殺所僅全者庸劣之休範耳景才非休範之
匹而又有拓拔氏之外援畏其在外且挾疆敵之勢以入
爭其養子姑召之歸使其反邪鳩殺之禍必不在休仁兄
弟之後欲加之罪而何患無辭乎故曰其志慳也於是而

魏人知之矣景亦知之矣亢兄弟之詞而無來歸之志魏
以全景而景以自全灼見其惡而遠之唯恐不夙人其可
以罔乎哉論者乃曰贖景義也亦嘗見明帝滅絕天性之
惡已著而不可揜者乎

佞佛者皆非所據而據心危而附之以安者也自古帝王
至於士庶其果服膺於釋氏之說而篤信者鮮矣其為教
也離人割欲內滅心而外絕物而佞佛者反是何為其篤
信之篡弒而居天子之尊□□而為□□之主德薄才非
自頌而不知富貴所從來懷慝負慙叨竊而覺夢魂之不
帖始或感冥報之我祐繼或冀獲鍊之無髮於是而佛氏

漢書卷十五

望

宿命之因緣懺除之功德足以慰藉而安之故□□之君
篡逆之主屈身降志糜國殃民以事土木之偶而士大夫
之微幸顯榮乃至庶民之姦富者亦惑溢分之榮靡所自
致而幸災眚之不及其有因而述其空寂之說者則以自
文其陋而已非果以般若涅槃為身心之利而思證入之
也於是而浮屠之為民害也
可止矣拓拔氏置僧祇佛
圖戶奪國之民而委賦役於
之農民其主倡之州鎮
因而效之徧天下以為民害
之伽藍記窮奢競靡
而拓拔氏以亡非所據而據
近浮屠氏其疾蒸矣
然則拓拔氏之誅沙門又何
於僊鬼事異而情

同皆懷款於人而微福於鬼夏書所謂巫風也

無可信之邊將者國必危揜敗以為功匿寇而不聞一危

也貪權固位懷憂疑以避害無寇而自張之以自重於外

二危也二者均足以危國而張虛寇以怙權者尤為烈焉

邊將之言曰無寇則朝廷輕我邊荒盜賊之言曰無我則

汝之為將也削奪誅殺隨之矣於是而挑寇也養寇也縱

寇也無所不至玩弄人君於股掌之上一恐喝而唯我所

欲嗚呼此固猜疑防制自以為智之主也而玩弄之如嬰

兒不亦傷乎宋明帝欲除蕭道成荀伯玉為之謀使輕騎

挑魏之游兵而遽以警聞繇是而道成終據兗州以立篡

讀通鑑論卷十五

異

弑之基故揜敗以為功匿警而不聞者視此而禍猶小也

擇人而任之既任而信之坦衷大度以臨之彼敢欺我哉

故莫愚於猜疑防制之主而闇者猶次也

趙武靈王授位於子而自稱主父廢長立少恐其不安於

位也拓拔因授位於子而自稱太上皇帝子幼而恐為人

所篡奪也宗愛弑兩君而濬幾不立乙渾專殺無君因幾

死其手故因年甫二十急欲樹因於大位以素統臣民而

己鎮撫之猶恐入心之貳也故先遜位於子推使羣臣爭

之而又陽怒以試之故子推之弟子雲力爭以為子推辭

而陸馥源賀高允皆犯顏以諫而不避其怒其怒也乃其

所深喜者也其退居而事佛老猶武靈之自將以征伐皆

託也不欲明示其授子之意旨而以此為辭也此二主者

皆州得而餘事功自喜豈憚勞而舍國政者乎因好黃老

而得老氏之術其欲遜位子推也老氏欲取固與之術也

其託於清謐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老氏守兌之術也

所欲立者非不正而詭道行之巧籠宗室大臣之心亦狡

矣哉而抑豈君人之道哉雖然其以傳位籠子推而制之

猶賢於宋明帝之賊殺兄弟以安其養子遠矣黃老之術

所緣賢於申韓也然而疑慮以鉗制天下則一也故曰黃

老之流為申韓機詐興而未流極於殘忍故君子重惡之

讀通鑑論卷十五

異

也夫古之明王豈不欲安其家嗣以負社稷乎唯豫教而

游之於大學一時之俊士皆有恩紀以相結而擇師保傳

以輔之學以成德以修而授益以固其事此哉或曰宋高

宗之內禪論者何以無譏也曰高宗以孝宗為太祖之裔

疏遠已甚不得不早正位以防爭而高宗年已及耄也唯

其時唯其人而已矣

有不待勸者士之學也農之耕也勸士以學士乃習為為

人之學為人而學學乃為道術之靈世道之患升俊有常

典養士有常法人主尊師問道以倡之士自勸矣若旦命

而夕飭之賞法行而教令繁徒有勸學之名而士日以偷

果有志於學者豈待勸哉宋立偽學之禁而士趨朱子之也如歸禁之不止何容勸邪雖然士無志於學勸之而不學弗能為益而猶無傷於士若農則無不志於得粟者矣其竄者既勸之而固不加勸而勸之也還以傷農方其恪共於耕之日士女營營匪朝伊夕從事於隴首而吏攤車騎喧應於中野以貳其心則民傷於是刻覈之吏搜剔墾萊以增益其賦苛求餘丁以增益其役而民愈傷夫古之省耕者君與民親而天子之圻諸侯之國提封既狹不容委之有司且君有公田自省其獲而以餘惠民也後世盡地以與民而但收其賦稅薄賦則可弗補助息訟輕徭

請進鑑論卷十五

七

則可弗省督胡為委貪廉不可信之有司以擾婦子於耕飽哉拓拔氏夷也聞中國有聖人之道焉取其易行者而行之於是奔走郡縣而名為勸農又勒取民牛力之有餘者以借情竄之罷民其撓亂紛紜以使民無備志也不知何若守令乃飾美增賦以邀賞天下之病尚忍言哉蒙古課民種桑而桑絲之稅加於不宜桑之士害極於四百餘年而不息讀古人書而不知通且識而夕行之以賊道而害及天下陋儒之妄非□□之□其孰聽之

後廢帝

紉之亡也正名之曰獨夫獨夫者有天下而國必亡身必

幾大分之尊不足以居之先王之澤不足以庇之況在下位而為獨夫未有能得人之天下者也劉休範以庸劣而免於伎主之殺乃乘君死國亂之際而求干天位張敬兒以一健卒入二萬人之中斬其首無衛之者此其為獨夫也矣疑而可為天子乎然且幾陷建業為天子甚哉晉宋之末天子之易為而人思為之其賤曾不如有道之世一命試為邑宰者何足謂為大寶哉草莽而已矣天子如草芥而人思為之為之不克而為獨夫以死者休範也為之克而終為天子者蕭道成也以小慧小才言之則道成之愈於休範也遠矣以君天下言之則休範道成一也皆獨

請進鑑論卷十五

宋

夫也道成弒君張敬兒取白帽加其首曰事須及熱為道成之腹心者敬兒之流一休範之許公與下文豪也褚淵雖貴而無稱於宋止此三數人而擬宋之宗社如一羽授之道成而道成居之以安嗚呼至於此而天下猶有貴賤之等差哉賢不肖尤非所論矣曹氏之篡也威服羣雄而有討董卓之義有迎駕於蒙塵之功焉劉宋之篡也滅鮮卑俘羌夷蕩妖賊夷桓元恭帝所被奪而不怨者也司馬氏姦矣而平遼東滅蜀漢四世而後得之道成者怯篋之盜媚一褚淵而已哀然正南面而立論者以罪褚淵未盡也淵一亡賴之鄙夫耳安能以天下與人哉微淵而道成

固足以篡無他唯天子之如草芥而人可爲之者也前有
道成後有霸先五代有石敬瑭劉知遠郭威而篡奪亦將
息矣未有天之所予人之所君而人思爲之者也君子於
此遠之唯恐不速陶景其知此矣唯可自怡悅不堪持
贈君目笑而心憐之已爾

邊外之輕於殺人其天性然也有時乎思所以生人而非
果有不忍人之心乃以生之之道殺之遂自信爲矜恤嗚
呼民之遇此也可悲也夫拓拔因重用大刑多令覆鞠以
自詫其矜恕而囚繫積年不爲決遣其言曰幽苦則思善
故智者以罔圖爲福堂哀哉民之瘠瘵死於犴獄者不知

讀通鑑論卷五

五

凡幾而猶謂之福堂邪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明慎矣速斷之而刑者刑免者免各得其所而無所連逮
卽或明慎未至而枉者固千百而什一也何也擇折獄之
吏申畫一之法除條例之繁嚴失人之罰枉者固千百而
什一矣夫人之情僞不可揜於初犯之日證佐未累其辭
尙直情窮色見猶可察也迨及已久取案牘而重複理之
移審於他署而互相異犯者之辨且屢屈屢伸而錯舛
益甚目眩心疑愈以亂矣不畱者取人之初心而驗其誠
也非今歲一官明歲一吏顛倒反覆之所能得其情也徒
以饑寒疾疫死之於叢棘之下不亦慘乎如是以爲矜恤

亦嗜殺之轉念而已矣若其罷門房之誅則得之矣乃門
房之誅所自來亦有繇也□□□王侯將相皆其
種類羣起於馳逐之中儻儻俟俟以爲羣友則一人富貴
而合族驕盈耕者不耕獵者不獵依倚勢門互相煽虐非
被誅者之陷及門房而門房之陷人於誅者多矣安與同
其噬搏危與其誅夷亦自取之矣前之立法者深惡夫
合族之濫集待食於將吏眾爲虐而一人獨嬰其禍弗與
懲之而門房之敗類橫逞益烈也罷其誅不禁其朋從之
惡拓拔氏之所以斂怨而終亡也

順帝

讀通鑑論卷五

五

國無人焉則必亡非生才之數於將亡之國獨儉也上多
猜則忠直果斷之士不達上多猜而忠直果斷者訕則士
相習於其靡雖有貞志發焉而不成宋自孝武迄於明帝
懷猜忌以待下四十餘載矣又有二暴爲之狠毒以閹之
人皆惴惴焉且夕之不保而其靡圖全之習已成其不肖
者靡而之於惡以載叛逆君父而不媿則褚淵之流是
已其賢者雖懷貞而固靡其敗也則不足立皎皎之節卽
使其成而抑無以收底定之功則袁粲劉秉是已粲與秉
孤立而思抗悍鷲多徒之蕭道成不愛死以報劉氏則固
無容深求者粲聞道成廢立之謀而不能抗辭以拒之秉

以軍旅一委道成授之以篡逆之柄且置勿論徒其決計以誅道成幸而克矣不知二子者何以處沈攸之而終延宋祚也蒼梧之昏虐安成之異悞皆道成所不以置謀目中者所與爭天下者攸之而已攸之又豈有劉氏之子孫在其意中乎攸之之欲為道成也非一日也兵已順流直下而道成授首於內則攸之歌舞而入挾重兵居大功握安成於股掌二子欲與異而固不能委社稷於攸之擲宗祏於道成有以異乎吾知二子者歧路倉皇欲如今日之捐生以報國不可得已此無他以剛決為嫌以深謀為諱自孝建以來士大夫醜成離容觀變之習蔡興宗已啟其

讀通鑑論卷十五

辛

源而流不可止也故興宗之死無可為宋惜者興宗存則為袁為劉否則為謝朓而已史稱蔡簡淡平素無經世材非無材也狎於全身避咎之術以逃猜主之鼎鑊氣已茶而不可復張宋末之人材大抵然也故以猜馭下者其下懾焉而旁流剛化為柔直化為曲密化為疏禍伏而不警禍發而無術為君子者無以救其亡而小人勿論已

讀通鑑論卷十五終

讀通鑑論卷十六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齊高帝凡莫位者未即位皆稱名已即位則稱帝也者以此有拓拔氏之稱魏姓注齊以存口口天下之治統於天子者也以天子下統乎天下則天下亂故封建之天下分其統於國郡縣之天下分其統於州日道日路日行省日布州牧刺史統其州者也州牧刺史或使司皆州之異名也州牧刺史統其州者也州牧刺史情唐日州郡守統其郡者也郡守統一郡而一郡亂故分其統於縣上統之則亂分統之則治者非但智之不及察才之不及理也民至卑矣其識知事力情偽至不齊矣居尊者下與治之衰而無威則民益亢而偷以威臨之則民恒懼而靡所騁故天子之令行於郡而郡亂州牧刺史之令行於縣郡守之令行於民而民亂疆者玩焉弱者震掉失守而因以死唯縣令之卑也而近於民可以達民之甘苦而悉其情偽唯郡守近於令可以察令之貪廉敏拙而督以成功唯州牧刺史不行於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於縣郡守之令不行於民此之謂一統上侵焉而下移則大亂之道也而暴君汚吏恆下求以迫應其所欲於是牧刺不能治守守不能治令

讀通鑑論卷十六

此之謂一統上侵焉而下移則大亂之道也而暴君汚吏恆下求以迫應其所欲於是牧刺不能治守守不能治令

令抑不能治民其尤亂者天子之令下與編氓相督責守
 令益曠姦民益逞懦民益困則國必亡故統者以緒相因
 而理之謂也非越數累而遙繫之也江左之有天下名為
 天子而其時之人已曰適如平世之揚州刺史而已雖然
 荆揚徐梁四州之土廣矣而又益之以交廣甯三州之地
 視商周之天下版圖不隘也而天子急奔其欲日遣臺使
 下郡縣以徵求於民則天子一縣令臺使一胥隸也乃既
 名為天子之使而有淫威則民之死於督迫者積矣實為
 天子之令而威已媮則民之無憚於上以亢守令者又多
 矣齊高立令羣臣言事而竟陵王首以為言知治道矣將
 亡之國必頻遣使以徵求於天下遣御史矣遣給諫矣且
 遣卿貳矣民愈怨事愈廢守令愈偷未有不亡者也畫尊
 卑而限之乃以聯四海而一之故春秋書武氏子家父毛
 伯之來求以著天王之不君而自絕其紐也
 義不可襲者也君子驗之於心小人驗之於天心所弗信
 君子弗為天所弗順小人無成徒曰義而遂執言以加人
 則義在外也故闕外義之邪說而亂以不生齊無寸功於
 天下乘昏虐而竊其國弑其君盡滅其族神人之所不容
 義之必討者也劉景以宋室懿親擁拓拔氏之眾三十萬
 以嚮壽陽流涕縱橫徧拜將士求洩其大難於義無不克

讀通鑑論卷十六

十一

者也而困於垣崇祖之孤軍狼狽而退再舉以嚮甬城周
 盤龍父子兩騎馳騁萬眾之中胸編旋師然則智力伸而
 義詘將天之重護蕭齊以佑亂賊挫忠孝哉蓋景者非可
 以義服人者也其奔也不仁其仕於拓拔氏也不正而其
 假於報讎以南侵也又豫為稱藩於魏之約以茂中夏之
 餘緒則其挾疆夷以逞也乘國之亡而遂其私也嗚呼景
 誠拊心而自問果閔宗國之亡祖考之不血食合族之殲
 死邪否也景方流涕之時不能自喻而天下又惡從而喻
 之然而天鑒之矣故憤盈以出而疲劫以歸夫奪之也若
 夫景之耽榮寵於索虜則千載以下可按迹以知心者也
 義不義決於心而即徵於外驗之天而益信豈可揜哉
 魏晉以降臣節靡士行喪據新君以戕舊君且比肩而夕
 北面居之宋疑而天下亦相與安之也久矣獨至於褚淵
 而人皆賤之弟紹祝其早死劉祥斥其障而沈文季責其
 不忠且其子賁以封爵為大辱而屏居不仕華歆王祥殷
 仲文王宏傅亮之流均為黨逆淵獨不齒何也此天理之
 權衡發見於人心者銖兩之差不昧也黨篡逆而叨佐命
 之賞者多矣有志同謀合而悅以服焉者有私恩固結而
 不解者有不用於時而奮起以取高位者其下則全軀保
 祿位被脅而詭隨者凡此以君子之道責之則無可容以

讀通鑑論卷十六

三

小人之情度之則猶相諒而淵皆不然淵者聯姻朱室明
 帝任之為冢宰者也其時齊高一巴陵王休若之偏裨耳
 淵不藉之以貴抑未嘗與協謀而相得恩所不加志所不
 合勢不相須權不相下乃其決於黨逆而終始成乎篡弑
 者無他己則不孝脫衰干進而忌袁粲之終喪欲奪粲以
 陷之死宋不亡齊不篡則粲不死遂以君授人而使加以
 刃遂傾其祚皆快意為之而不恤於是永為禽獸不足比
 數於人倫故閹門之內弟願其死子畏其汚子弟不願以
 為父兄而後雖流風積靡之世亦不足以容不然何獨於
 淵而苛責之邪褚賁之辭父爵疑非人子之道矣而屏居

南齊書卷十六

四

墓下終身不仕則先自靖而不傷父子相其之恩無他忘
 利祿而後可曲全於人倫之變也以名位持勢而繫其心
 者於君親何有哉張居正以冲主為辭楊隱自以滅賊自
 託幸而先填溝壑不及見國之亡爾不然權為褚淵必也
 絕其本根見棄於天人之賤之也夙矣不 惡已著見而
 後不容於天下也

武帝

范縝作神滅論以闢浮屠竟陵王子良餌之以中書郎使
 廢其論縝不屑賣論以取官可謂偉矣雖然其立言之不
 審求以規正子良而折浮屠之邪妄難矣子良翩翩之執

袴耳俯而自視非其祖父乘時而竊天位則參佐之才而
 已而爵王侯位三公驚喜而不知所從來雖欲不疑為夙
 世之福田而不可得而縝惡能以寥闊之論破之夫縝樹
 花齊發之論卑陋已甚而不自知其卑陋也子良乘篡逆
 之餘潤而位王侯見為齒梅而實糞溷縝修文行而為士
 流齒梅之資也而自以為糞溷以富貴貧賤而判清濁則
 已與子良驚寵辱而失據者同其情矣而惡足以破之夫
 以福報誘崇奉學佛之徒黠者且輕之矣謂形滅而神不
 滅學佛之徒慧者亦謂為常見而非之矣無見於道而但
 執其緒論以折之此以無制之孤軍撥蠶屯之寇盜未有

南齊書卷十六

五

不嗣者也子良奚以知神之不滅哉謂之不滅遂有說焉
 以成乎其不滅縝又奚以知神之必滅哉謂之滅遂有說
 焉以成乎其滅非有得於性命之原而體人道之極知則
 果知行則果行揭日月而無隱者詎足以及此浮游之論
 一彼一此與於不仁之甚而君子之道乃以充塞於天下
 後之儒者之於浮屠也或誠之或闢之兩皆無據而闢之
 者化為惑也不鮮韓愈氏不能保其正豈縝之所克任哉
 夫其辨焉而不勝爭焉而反屈者固有其本矣范縝以貧
 賤為糞溷韓愈以送窮為 惡歎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
 義而惡能立義浮屠之慧且目笑而賤之尤矣無制之

孤軍必為寇盜窩也

官無常祿賊則坐死日殺一人而貪彌甚有常祿矣賊乃坐死可無辭於枉矣乃抑曰私入而貪尤彌甚老氏曰民不畏死奈可以死威之誠哉是言也拓拔氏之末班祿也枉法十疋義賊二十疋坐死其既班祿也義賊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徒為殘虐之令而已夫吏豈能無義賊一疋者乎非於陵仲子之徒大賢以下未有免焉者也人皆遊於弄之殼中則將詭遁於法而上下相蒙以幸免其不免者則無交於權貴者也有忤於上官者也繩姦胥之過拂猾民之欲者也狎姦胥縱淫民媚上官事權貴則枉法干匹

讀通鑑論卷十六

六

而免矣反是不患其無義賊一疋之可搜摘者也於是乎日殺人而貪彌甚不知治道而刻嚴以任法其弊必若此而不爽故拓拔令羣臣曰審不勝貪心者辭位而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以言乎常法之設徒使人人自危而人人可以免脫其意深矣宏不悟焉死者積而貪不懲豈但下之流風不可止哉以殺之者導之也

拓拔氏之禁讖緯凡再六至太和九年詔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蓋邪說乘一時之淫氣氾濫既極必且消亡此其時也於是竝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而禁之卓哉為此議者

其以迪民於正而使審於吉凶也禮於卜筮者問之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又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眾殺蓋卜筮者君子之事非小人之事委巷之所不得與也君子之於卜筮兩疑於義而未決於所信問焉而以履信事逆於志已逆於物未能順也問焉而以思順得信而履思效於順則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此者豈委巷小人所知亦豈委巷小人所務知者哉其當嚴刑以禁之也非但姦宄之妄興以消其萌也即生人之日用亦不可以此亂之也死生人道之大者也仰而父母俯而妻子病而不忍其死則調持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凶也將遂置之而廢

讀通鑑論卷十六

七

藥食邪其吉也將迷慰焉而疏侍省邪委巷之人以此而妨孝慈以致之死追悔弗及矣婚姻人道之大者也族類必辨年齒必當才質必堪審酌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雖匪類而與合邪其凶也雖佳偶而與離邪委巷之人其以此亂配偶而或致獄訟追悔弗及矣抑如寇至而避之不容已者也避之必以其時而不可待避之必於其地而不可迷深思而謀之有識者雖不免焉鮮矣 從而卜筮之其吉也時地兩失必趨於陷阱邪其凶也 前得必背其坦途邪委巷之人以此而蹈凶危追悔弗及矣 繇此言之委巷之有卜筮豈但納天下於邪乎抑且陷民

於凶危咎悔之塗而愚民無識方且走之如鶩王者安全天下而迪之以貞故王制以為非殺莫能禁也且委巷卜筮之術背於經典者於古不知何若而以今例之則先次序位也世應游魂也竊卦氣於陳搏也師納甲於魏伯陽也參六神生克神煞於星家之墳說與巫覡之妖術也自焦京以來其誣久矣沿流不止為君子儒者不能自拔流俗之中以守先王之道亦且信其妄而墮之義文周孔之間辨其微言叛其大義徒以惑民而導之於險阻嗚呼拓拔氏夷也而知禁之為君子儒者文之以淫辭而尊之為天人之至教不謂之異端也奚可哉程子鄙康節之術而

不屑學康節之術委巷之師也

拓拔氏太和九年從李冲之請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此里長之名所自昉也冲蓋師周禮之遺制而設焉乃以周制考王畿為方千里為田九萬萬畝以古畝百步今畝二百四十步約之為田三萬七千萬有奇以今起科之中制準之為糧大約二百二十萬石視今吳縣長洲二邑之賦而不足則其為地也狹為民也寡矣周之侯國千八百視今州縣之數而尤儉也以甚狹之地任甚寡之民區別而屑分之也易且諸侯制賦治民之法固有用周制者如齊之軌里楚之牧隰不能强天下以同也

以治眾大之法治寡小則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眾大則濫而不行故周禮之制行之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未必效者多矣三長之立李冲非求以靖民以嚴民之隱冒爾拓拔氏之初制三五十家而制一宗生始為一戶略矣於是而多隱冒冲立繁密之法使民無所藏隱是數畧以盡魚之術商鞅之所以彊秦而塗炭其民者也且夫一切之法不可齊天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吾說也地有肥瘠民有滯頑而為之長者亦異矣民疲而瘠則五家之累滿於一家民悍而頑則是五家而置一豺虎以臨之也且所責於三長者獨以課賦賦役與抑以兼司其訟獄禁制

也兼司禁制則弱肉彊食相迫而無窮獨任賦役則李代

桃僵交傾而不給黠者因公私斂拙者奔走不遑民之困於斯極矣非商鞅其孰忍為此哉夫民無長則不可也隱冒無稽而非違莫詰也乃法不可不簡而任之也不可不輕此王道之所以易易也然則三五十家而立宗主未嘗不為已密而五家櫛比以立長其禍豈有涯乎民不可無長而置長也有道酌古今之變參事會之宜簡其數而網不密遞相代而互相制則疲羸者不困而彊豪者不橫若李冲之法免其賦役三載無過則升為黨長復其三夫而知姦民之恣肆無已矣要而論之天下之大田賦之多人

民之眾固不可以一切之法治之也有王者起酌腹裏邊方山澤肥瘠民人眾寡風俗滄頑因其故俗之便使民自陳之邑之賢士大夫酌之良有司裁之公卿決之天子制之可以行之數百年而不敝而不可合南北齊山澤均剛柔一利鈍一槩強天下以同而自謂均平蓋一切之法者大利於此則太害於彼者也如之何其可行也齊以民間穀帛至賤而官出錢糴買之亦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民之所為務本業以生積勤苦以獲為生理之必需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乎穀帛農夫終歲以耕紅女終宵而紡徧四海歷萬年唯此之是營也然而婚葬之用醫藥之需鹽茗之資親故鄉鄰之相為醕酢多有非穀帛之可孤行必需金錢以濟者乃握粟抱布罄經年之精髓適市而姦商雜技揮斥之如土芥故菽粟如水火而天下之不仁益甚孟子之言目擊齊梁之餓殍充塗仇殺相仍者言也非通論也乃當其貴不能使賤上禁之弗貴而積粟者閉糴則愈騰其貴當其賤不能使貴上禁之勿賤而壞金者不饑則愈益其賤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無已賤則官糴買之而貴官糴賣之此常平之法也而猶未盡也官糴官買何必凶年而糴賣乎以餉兵而供國用獨民本色之徵而折金錢以抵穀帛之賦則富室自開廩發

讀通鑑論卷十六

十一

筭以斂金錢而價自平矣故曰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乃若王者之節宣也有道則亦何至穀帛之視土芥哉金錢不斂於上而散布民間技巧不淫於市而游民急須衣食年雖豐桑蠶雖盛金錢賤而自為流通亦何待官之糴買而後使農夫紅女之不困邪故粟生金死而後民興於仁菽粟如水火何如金錢之如瓦礫哉拓拔宏詔羣臣言事李彪所言幾於治道君子所必取焉其善之尤者曰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容子弟被刑父兄無媿色宴安自若衣冠不變骨肉之恩豈當如此父兄有罪宜令子弟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以扶人倫於已墜動天性於已亡不已至乎夫父兄之引咎子弟之請罪文也若其孝慈惻怛之存亡未可知也役於其文亦惡足貴乎而非然也天下驚於文則反之於質以去其偽天下喪其質則導之於文以動其心故質以節文為欲為君子者言也文以存質所以閱質之亡而使質可立也天下之無道也質固澆矣而猶有存焉者動止色笑之閒對人而生其媿怍不知道者曰忠孝慈友之淺深厚薄稱其質而出之而何以文為則坦然行於忻戚之便安而後其質永喪而無餘今且使父兄被罪者肉袒於闕子弟坐刑者退省於官則雖不肖者亦願其父

讀通鑑論卷十六

十二

兄子弟之免而已可以即安此情一動而天性之孝慈相引而出小人之惡斂而君子之志舒此非救衰薄挽殘忍之上術與近世有南昌熊文舉者為吏部郎其父受賊於家貽書文舉為人求官選者得之其父逮問遺戍而文舉以不與知勾免泣事如故漸以遷官未三年而天下遂淪悲哉三綱絕人道蔑豈徒一家之有餘殃哉

正統之論始於五德五德者邪術之邪說以惑天下而誣古帝王以徵之秦漢因而襲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齒也漢以下其說雖未之能絕而爭辨五德者鮮唯正統則聚訟而不息拓拔宏欲自躋於帝王之列而高閭

讀通鑑論卷十六

主

欲承符秦之火德李彪欲承晉之水德勿論劉石慕容苻氏不可以德言司馬氏狐媚以篡而何德之稱焉夏尙元殷尙白周尙赤見於禮文者較然如衍之說元為水白為金赤為火於相生相勝豈有常法哉天下之勢一離一合一治一亂而已離而合之合者不繼離也亂而治之治者不繼亂也明於治亂合離之各有時則奚有於五德之相禪而取必於一統之相承哉夫上世不可考矣三代而下吾知秦隋之亂漢唐之治而已吾知六代五季之離唐宋之合而已治亂合離者天也合而治之者人也舍人而窺天舍君天下之道而論一姓之興亡於是而有正閏之辨

但以混一者為主故宋濂作史以元為正而亂口口皆可託也夫漢亡於獻帝唐亡於哀帝明矣延秀出之孤緒以蜀漢繫漢黜魏吳而使晉承之猶之可也然晉之篡立又奚愈於魏吳而可繼漢邪蕭管召夷以滅宗國竊據彈丸而欲存之為梁統蕭衍之逆且無以愈於陳霸先而況於管李存勗朱邪之部落李昇不知誰氏之子必欲伸其冒姓之妄於諸國之上以嗣唐統而授之宋則劉淵可以繼漢韓山童可以繼宋乎近世有李一合而一離一治而一亂於此可以知天道焉於此可以知人治焉過此而曰五德曰正統歸訟於廷舞文以相炫亦奚用此曉曉者為

讀通鑑論卷十六

主

篡逆之臣不足誅君子所惡者進逆臣而授以篡弒之資者也夫唯曹操劉裕自以其能迫奪其君操不待荀彧之子以柄而劉穆之傅亮因裕以取富貴非裕所藉以興也司馬懿之逆劉放孫資進而授之也放資之罪無所道矣然放資固天下之險人也亦無足誅也蕭道成之逆誰授之劉秉也蕭鸞之逆誰授之蕭子良也夫秉之忠子良之賢其於放資蕭鸞迥別矣而優柔惟怯修禮讓之虛文以成實禍於是而後為君子之所甚惡以二子者可以當君子之惡者也金日磾之讓霍光也曰臣胡人且使匈奴輕漢自揣審知光深而為國亦至矣然終日磾之世霍光不

敢受封上官桀不敢肆志則日磾固毅然以社稷爲己任而特避其名耳秉以宋之宗室子良以齊之懿親受託孤之重分位可以制百官品望可以服天下忠忱可以告君父而迂回退巽知姦賊之叵測而賓賓然修禮讓之文宗社之任在躬愴忘而不恤豈徒其果斷之不足哉蓋亦忠誠之未篤也是以君子惡之也易曰謙德之柄也君子以謙爲柄而銷天下之競豈失其柄以爲謙而召姦宄以得志乎秉終受刃而子良鬱鬱以亡亦自悔之弗及矣史稱子良仁厚不樂世務故以輔政推鸞誠不樂世務也山之椒水之涓獨寐寤歌胡爲乎立百僚之上而不早退也

鬱林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尚書刪自仲尼且不可盡信況後世之史哉鬱林王昭業之不足爲君固已然曰世祖積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暮歲而用盡則誣矣夷考暮歲之中未嘗有傾宮璇室裂繒繫蓮之事也徒以擲塗賭跳之戲遂蕩無窮之帑乎隋煬之侈極矣用之十三年而未竭鬱林居位幾何時而遽空其國邪當其初立王融先有廢立之謀矣蕭鸞排抑子良挾權輔政卽有篡奪之心矣引蕭衍同謀而徵隨王子隆於是而其謀益亟鬱林坐臥於刀鋸之上而愚不知耳鸞已弑主自立王晏徐孝嗣文

致鬱林之惡以掉鸞滔天之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乎史於宋主子業及昱皆備紀其惡窮極葳蕪不可以人理求者而言之已確豈盡然哉亂臣賊子弑君而篡其國詎可曰君有小過而我固不容則極乎醜詆而猶若不足固其所矣夫宋孝武之懲於逆劭也明帝之必欲立昱而固其位也齊武之明而儉也夫豈不知子孫之不肖而思有以正之乎大臣挾人人可爲主之心不以戴賊爲恥誰與進豫效之道於先獻箴規之言於後者待其不道暴其惡以弑之已耳此三數君者亦嘗逆師保之訓殺忠謀之臣否邪此可以知在廷之心矣人道絕廉恥喪公然計數其君之惡而加以已甚之辭曰此其宜乎弑而宜乎篡者也惡足信哉

人而不仁言動皆非人之所測天下而不仁嚮背皆任其意之所安不仁者非但殘忍忤害之謂也殘忍忤害者抑必先蒙昧其心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而後敢動於惡而無思雖然猶或有時焉遇大不忍之事若鬼神臨之而惻惻以不雷則人亡其仁而仁未遠去其心也唯夫爲善不力爲惡不力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優游澆灌而夷然自適者則果不仁也如死者之形存而哀樂不足以感矣此其爲術老聃楊朱莊周倡之而魏晉以來王衍謝鯤之徒

鼓其狂瀾以蕩忠孝之心棄善惡之辨謂名義皆前識也謂是非一天籟也於我何與焉漠然於身而喪我漠然於天下而喪耦其說行而天下遂成一刀刺不傷火焚不熱之習氣君可弑國可亡民可塗炭解散披離悠然自得盡天下以不仁禍均於洪水猛獸而抑甚焉蕭鸞之弑鬱林也謝淪與客圍碁局竟遂臥而不問虞仲聞變但曰王徐縛務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江敷則託疾吐噀而去謝朓出為吳興守致酒數斛與其弟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此數事者當時傳之以為高而立人之朝食人之祿國亡君弑若視黃雀之啄螳螂付之目笑非至不仁者其能若

讀通鑑論卷十六

七

此乎故刻薄殘忍者情之不戢禍及君親而清宵一念猶有媿悔之萌唯若淪淪數胙之流恬然自適生機斬而痛癢不知仁乃永不生於其心而後人理盡絕士大夫倡之天下效之以成乎不仁之天下追原禍始唯明末莊列守雌緣督之教是信以為仁之賊也君子惡而等之洪水惡此而已

明帝

人才之靡也至齊梁而已極非盡靡也尸大官執大政者靡於上焉耳明帝之凶悖高武之子孫殺戮殫盡而後止而大臣談笑於酒弈之間自若也乃晉安王子懋之死其

防閑陸超之董僧慧先與子懋謀舉兵者獨能不昧其初心僧慧則請大斂子懋而就死業已無殺之者而視子懋幼子訊父之書一慟而卒超之或勸其逃而曰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恩亦恐田橫之客笑人端坐以待囚而為門生所殺頭墮而身不僵夫二子者非但其慷慨以捐生也審於義以遲回瀕死而不易其度使當託孤寄命之任其不謂之社稷之臣與乃皆出自寒門身為武吏其視王謝徐江世胄華門清流言苑之選世且以為涇渭之殊而以較彼之轉面忘君安心助逆者果誰清而誰濁也故曰尸大官執大政者靡於上而下未盡然也永嘉之後風俗

讀通鑑論卷十六

七

替矣而晉初東渡有若郗鑿卞壺桓彝之流秉正而著立朝之節紀瞻祖逖陶侃溫嶠忘身以匡濟其艱危乃及謝傅薨王國寶用事以後在大位者若有衣鉢以相傳擅大位以為私門傳家之物君履易社屨屋而磐石之家自若於是苟保官位為令圖而視改姓易服為浮雲之聚散唯是寒門武吏無世業之可憑依得以孤致其惻隱羞惡之天良繇此言之爵祿者天子齊一人心移易風俗之大權在焉不可與下以固然而使據之以為己重其亦明矣世業者天子之守也非下之所得怙也閭井之子弟受一頃田於祖父而即以賦稅怨縣官亦何以異於此哉拓拔

宏曰君子之門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純篤云者豈不恤名義長保其富貴之家世而已乎

拓拔宏之偽也儒者之恥也夫宏之偽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欲遷維陽而以伐齊爲辭當時亦孰不知其偽者特未形之言勿敢與爭而已出其府藏金帛衣器以賜羣臣下逮於民行無故之賞以餌民而要譽得之者固不以爲德也皆欺人而適以自欺也猶未極形其偽也至於天不雨而三日不食將誰欺欺天乎人未有三日而可不食者況其在參養之子乎高處深宮其食也孰知之其不食也孰信之大官不進品物不具宦官宮妾之側孰禁之果不

讀通鑑論卷十六

末

食也歟哉而告人曰不食數日猶無所感將誰欺欺天乎宏之習於偽也如此固將曰聖王之所以聖吾知之矣五帝可六三王可四也自馮后死宏始親政以後五年之間作明堂正祀典定祀廟祀園丘迎春東郊定次五德朝日養老修舜禹周孔之祀耕藉田行三載考績之典禁胡服胡語親祠闕里求遺書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定族姓宴國老庶老聽羣臣終三年之喪小儒爭豔稱之以爲榮凡此者典謨之所不道孔孟之所不言立學終喪之外皆漢儒依託附會逐末舍本雜識緯巫覡之言塗飾耳目是爲拓拔宏所行之王道而已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豈

不辱名教而羞當世之士哉故曰儒者之恥也德立而後道隨之道立而後政隨之誠者德之本欺者誠之反也漢儒附經典以刻畫爲文章皆不誠之政也而曰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在是而已乃畢行之以欺天下後世者唯宏爾後之論者猶豔稱之以爲斯道之榮若漢唐宋之賢主俱所無逮者不恤一日之勞不吝金錢之費而已爲後世所欣慕則儒者將以其道博寵光而侈門庭乎故曰儒者之恥也雖然抑豈足爲君子儒之恥哉君子儒之以道佐人主也本之以德立之以誠視宏之所爲沐猴之冠優俳之戲而已矣備紀宏之偽政於史策所以示無本而效

讀通鑑論卷十六

末

漢儒附託之文具則亦索虜欺人之術也可以鑒矣王敬則之子幼隆以謝朓其姊婿也告以反謀而朓發之敬則敗死朓遷吏部則夫婦之恩絕其後始安王遙光要與同反復以告左興盛爲遙光所殺則保身之計亦迷故論者以咎朓之傾險雖然使朓從幼隆而秘其謀從遙光而受衛尉卿之命以爲內應於義既已不可而事敗駢誅又何足以爲全身之智乎嗚呼士之處亂世遇亂人也難矣若朓者非有位望之隆足爲重輕幹略之長可謀成敗者也徒以詞翰之美見推流輩而已而不軌以徼幸者必引與偕而不相釋夫朓亦豈幸有此哉無端苦以相加而

進有叛主之逆退有負親戚賣友朋之憾出下白何能救眇之詩曰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其可悲乎夫眇直未聞君子之教立身於寡過之地而已非懷情巨測陷人以自陷之僉人也而卒以不令而死夫君子之處此則有道矣可弗仕勿仕也仕可退無待而退也無可退焉靜而若愚簡而若蕩既已為文人矣山川雲物之外言不及於當世交不狎於亂人則莊周所謂才不才之閒者近之而益之以修潔持之以端嚴亂人曰此沈酣詞藝而木強不知道者未足與謀也則雖懷隱而欲相告至其前而默然已退榮不得而加辱不得而至福不得而及禍不得而延庶其免夫眇之不能及此也名敗而身隨之宜矣雖然又豈若范蠡王融祖珽與魏岐之狂悖猥鄙乎諺曰文人無行未可乘以加眇也

東晉侯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雄未能踐其言也若其言則固可深長思也冥冥者時也飛者道也鴻以飛為道不待其始飛也而所以處冥者得矣弋者之不篡非有篡之心限於冥而罷其機牙也苟有可篡則於冥而篡之也滋甚唯使弋者忘其篡之情而後鴻以安於雲遠其以銷弋者之情已久矣王敬則反欲劫何充為尚書令敬則長

史王弄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必不濟敬則乃止夫充何以得此於弄璋乎至何點而尤危矣崔慧景反逼點召之點弗能脫唯曰與談佛義不及軍事慧景敗東昏侯欲殺點蕭暢曰點若不誘賊其講未易可量東昏乃止點又何以得此於暢邪點與充之時冥矣上有亂君下有亂臣而二子若罔知也守其機之恆而已二子者學於浮屠氏者也而守其恆而自安於道且若此矣况君子之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者乎飛絕於地而非有擇地故二子迫處於吳越之間而未必浮海濱而居荒嶠飛無求於人而人自仰之故暢弄璋不必

與相知而曲為之護亂君亂臣弋之不可而弋之之志自消二子豈以飛為避弋之術哉自翔於雲路而弋固莫能篡也故飛者非怙之以不可篡也冥者非可乘以飛之機也天下無道吾有其道其所道而與天下無與然而道之不可廢也不息於冥亦不待冥而始決也持己自正修其業而人心自順生死禍福俟之天聽之世已何知焉是故揚雄氏之言可深長思也而非固為暗晦以圖全之陋術也愈於莊生曳塗之說遠矣

齊之逆非曹馬劉氏之比也東晉之虐非晉梧鬱林之比也故蕭衍雖篡而罪輕於道成乃自宋以來天下之滅裂

其矣一帝殂一嗣子立則必有權臣不旋踵而思廢之伺其失德則暴揚之以爲奪之名當廢之席未暖今將之械已成謝晦一啓戎心而接跡以興者不絕至於東昏立而無人不思攘臂以仍矣江祜也劉暉也蕭遙光也徐孝嗣也沈文季也陳顯達也崔慧景也張欣泰也死而不懲後起而益烈汲汲焉唯手刃其君以爲得志爾身爲大臣不定策於顧命之日不進諫於失德之始翹首以待其顛覆起而殺之嗚呼君臣道亡恬不知恤相習以成風尚至此極矣拓拔氏聞風而起元禧無故而乘其主之出獵遂欲舉兵以內亂自有天地以來人道之逆未有甚於此時

讀通鑑論卷十六

至

者也能挽其狂波而扶名義於已墜者願不偉與於是而蕭懿獨秉耿耿之忠白刃臨頭而不易其節弟衍說之而不聽張佖策說之而不聽徐曜甫說之而不聽禍將及矣曜甫知之勸其奔襄陽而奮然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可不謂皎皎炎天日在心而山嶽孤立者乎沈慶之不忍廢子業而死猶有低回之心焉懿則引領受刃以全大臣之節尤爲烈矣一人風之而天下之心亦動故自是以後自非決志篡奪不敢視嗣君如罔豚旋離立而旋執殺之懿之爲功於名教大矣哉煬之者謝晦撲之者懿也晦罪滔天而懿之功又豈可泯乎

孟景與劉裕同起盧循寇逼而景懼以死蕭穎胄與蕭衍同起蕭瑣兵逼江陵而穎胄懼以死庸人輕動而喪其神守裕與衍固不以其存亡爲輕重也乃景穎胄之無定情固矣假令不死而裕衍之勢成景穎胄其能終匡晉齊乎抑知己之非裕衍之敵而不爭乎景且爲劉毅穎胄且爲沈攸之也無疑則其死也又裕衍之幸也景死而劉毅無援穎胄死而衍安坐以有國天下稍甯免於兵爭者五十年康王也非衍志也穎胄挾以制衍也故於諸篡主唯衍差爲近正者有二穎胄恆怯欲請救於魏其時元英方欲

讀通鑑論卷十六

至

乘亂以襲襄陽幸其主不從耳而請援以挑之是授國於索虜也衍毅然曰丈夫舉事欲清天步豈容北面請救戎狄則其視劉文靜之引突厥以貽後患者爲正矣穎胄之立南康也果不忘蕭鸞之血祀乎抑道成立順帝蕭鸞立海陵之故智耳已正君臣之分而又奪而弑之則君臣之道遂淪喪而無餘衍之東下也東昏已死於張稷之手衍乃整勒部曲以入建康自以宣德太后令承制受百僚之敬而非受命於南康南康王至姑熟而衍已自立未嘗一日立於南康之廷非己立之未嘗臣之則視唐之奉代王而逼之禪也又有開矣故曰視諸篡者爲近正也藉令穎

胄不死必陽奉南康以與行爭而規滅行以自篡不勝則北引索虜以殘中國僅存之統王琳之禍穎胄先之矣故穎胄之死非徒行之幸抑天下之幸也乃若行之惡不可掩者則弒和帝是已行固欲置之南海而沈約以危詞動之然行以是惡約奪其權而加以惡諛則行且有自艾之心矣若穎胄之背頑而欲師道成鸞之故鞅死而其隱隱耳衍之所不屑也

讀通鑑論卷十六

讀

讀通鑑論卷十六終

讀通鑑論卷十七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議

梁武帝

齊梁之際天下始有志節之士馬仙琕之不降也何充何點之召而不赴也顏見遠之死也梁武能容之而諸君子者森森自立於人倫晉宋以來頑懦之風漸衰止矣非待梁武之獎勸之也夫齊之得國也不義之尤者東昏之淫虐亦殊絕而非他亡國之主所齒齊亦何能得此於天下士哉風教之興廢天下有道則上司之天下無道則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後風教永亡於天下大臣者風教之去爾所託也晉宋以降為大臣者怙其世族之榮以瓦全為善術而視天位之去來如浮雲之過目故晉之王謐宋之褚淵齊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託國者也乃取人之天下以與人恬不知恥而希佐命之功風教所移遞相師效以為固然而矜其通議故以陶潛之高尙而王宏不知自媿強與納交己不媿而天下孰與媿之則非凜秋霜懸白日以為心亦且徜徉而有餘地至於東昏之世尸大位秉大政傳此響君取國之衣者如江祐劉暄沈文季徐孝嗣之流皆已死矣東昏所任茹法珍梅蟲兒諸宵小又皆為人賤惡而不足以惑人其與梁武謀篡者則沈約

范雲於齊無肺附之寄而發跡於梁以乍起者也於是而授受之際所號為薦紳之領袖者皆不與焉則世局一遷而夫人不昧之天良乃以無所傳染而孤露梁氏享國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舊習祓除已盡而賢不肯皆得自如其志意不相謀也不相溷也就無道之世而言之亦靈雨之旬乍為開霽雖不保於崇朝之後而草木亦蒸蒸以嚮榮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黨錮興而漢社移白馬沈而唐宗斯世臣之重繫安危也繼治之世然也宿草不除新奠不發故宋齊鸞君取國之老姦絕而齊有自靖之臣世臣不足倚而亟用其新也繼亂之世然也若夫豪傑之士豈有位大權尊名高族盛者在其目中哉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陶令之風不能以感當時而可以與後世則又不可以世論者也

讀通鑑論卷十七

二

明篡而不與推戴之功子弟方且怪焉迫東昏虐殺而幸保其宗肫可以先見服其子弟及梁篡而肫猶遠引子弟又不能弗怪也已而梁位定梁政行粲然可觀則子弟觀望之心釋而競進之志不可遏肫不出而見絕於當世則閉門之內相迫以不容肫於此亦無可如何而忍恥包羞不憚以老牛為犧而全其舐犢之恩也是可悲也至尊者君而或能抗之矣至親者父而或且違之矣瑣瑣禽憤敗人之名節垂老而喪其本心亦可畏也夫悠悠天下孰有如王思遠之於兄晏勸其自裁而免於逆死者乎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父母之不諒可形之歌歎而子弟之相煎其威更踰於天白首扶筇唯其所遣一至此哉陶令之子不愛紙筆幸也而何歎焉

讀通鑑論卷十七

三

謝肫與何點何允同徵不赴而肫忽自至角巾白與拜謁以受司徒之命人知醜之亦知肫之不終其節者何以冒天下後世之譏而不恤邪肫於時老矣且受三事之命終不省錄職事當無所希冀之暮年而未嘗貪權利以自裕肫何昧於名實哉蓋有迫之者也孰迫之子弟之迫之也蓋謝氏於此歷三姓而皆為望族肫死而勢衰肫終隱而其族之氣談熄矣當鬱林且弑之日肫戒弟淪以勿與齊

子之厚也亂人，不死天下不置，怙惡相比，懷其私恩，則禍亂弗懲，豈區區較量於厚薄者乎？晉惠公殺里克，傳春秋者謂里克非惠公之所得殺，非也。亂臣賊子，天下無能正其罰，而假手於所援立之君，天道也。非人之所可用，其厚薄之私者也。梁武之於此，天牖之弗容自昧矣。沈約之於齊，仕未顯也，故其罪輕於王亮、亮大臣也，約雖抑而不廢，亮永廢而不庸，天理之差也。張稷逃於刑而死於叛民，惡尤烈於亮與約也，天之所罰，梁不逆焉，故得免於賈充謝晦之禍，若不能免，媿於己，因以恕人相勸，以惡而禍乃不訖，以之為厚，自賊而賊世，庸有救乎？

讀史通論卷十七

四

緹縈吉粉之事，人皆可為也，而無有再上漢闕之書，拋梁門之鼓者，曠千餘年，坐刑之子女亦無敢聞風而效之，何也不敢也，不敢者非畏也，父刑即不可免，弗聽而已矣，未敢有反加之刑者，亦未有許之請代而殺之者，本無足畏，故知不畏也不畏而不敢者，何也？誠也。平居無孺慕不舍之愛，父已陷乎罪，抑無驚哀交迫之實，當其搥鼓上書之日，而無決於必死之心，青天臨之，皎日照之，萬耳萬目交注射之，鬼神若在其上而鑒觀之，而敢飾說以欺天，欺鬼，欺人，欺己，以欺天子與法吏也，孰敢也？緹縈吉粉之敢焉者，誠也。天下後世之不敢效者，亦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人之

心也。天之道，其敢欺也乎哉？於是而知不敢之心，大矣。天有所不敢，故冬不雷而夏不雪，地有所不敢，故山不流而水不止。聖人有所不敢，故禹湯不以天下與人，孔子述而不作，人皆有所不敢之心，行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中，君子以立誠而居敬，昧其所不敢而效人之為，以欺天下則違天而人理絕，王莽自以為周公，曹丕自以為舜禹，敢也。揚雄以法言擬論語，王通以元經擬春秋，敢也。聞古有之不揣而倣之，愚夫愚婦所不自欺之心，僻而辨偽而堅者，無所憚而為之，皆自絕於天者也。然則有效緹縈吉粉之為者，明主執而誅之可也。

讀史通論卷十七

五

惟以勢利為心，則無所不至，故鄙夫而與事君，上以危國而下以亡身也。必矣。趙修得幸於元恪，甄琛王顯，諂附之高，肇忌修將發其姦，琛顯懼而背修，附肇助肇攻修，密加重刑殺修，以滅口險而很也。如是亦可畏哉。雖然無足怪也。鄙夫之情，所必至也。小人之與鄙夫，氣相翕而忘其相害，機相制而不畏其相傾，非異也。所異者，君子不審見其反面相攻而信以為悔過自新，撫而收之，則愚矣。過有可悔，有不可悔，沈溺佞幸，羶穢之中，與相膠漆，過之不可悔者也。而何為聽之易？曰：君子豹變，言豹文蔚，勿而不章，雖能變物而小人之所革者，徒面而已。中固未革，莫之變

也蔡京不旬日而盡改新法司馬公何爲而信之哉工於
而者忍於心疾叛其所與交狎者致之死亡而心不爲之
怵斯人也雖在脅從罔治之科而防之也必嚴故聖人之
待人恕矣而斥言其不可與事君絕之唯恐其不至也開
以悔過之科則鄙夫之悔也捷於桴鼓一無所不至之情
耳君子而爲其所罔哉

三代之教一出於天子所立之學宮而下無私學然其盛
也天子體道之精備道之廣自推其意以爲教而師儒皆
喻於道未嘗遠近小之規限天下之聰明以自畫於章程
之內其道略見於大學若是乎其淵深宏博而不以登天

讀通鑑論卷十七

六

爲疑也且自天子之子以降無異學公卿大夫士之子弟
自以族望而登於仕非以他日受祿歆之以利而使學故
學者亦無苟且徇時求合於章程以微名利則學雖統於
上而優游自得者無一切之法以行勸懲亦猶夫人之自
爲學焉而已也乃流及於三季之末文具存而精意日以
泯忘國家之教典抑且爲有志之士所鄙而私學興庠序
圯矣非但其法之弛也法存而以法限之記問之科條愈
密而愈偷也以三代之聖王不能持之於五世之後而況
後之有天下者道不本諸躬教不盡其才欲以齊天下之
英才而羈絡之不亦難乎乃或爲之說曰先王以學域天

下之耳目心思而使不過然則非以明民而以愚民學其
桎梏乎後世之學其始也爲桎梏而其後愈爲君子所不
忍言故自周衰而教移於下夫孔子豈爲下而倍尸天子
之道統乎教亡於天下聖人之所重憂不容不身任之亦
行天子之事作春秋而任知罪之意也教移於下至秦而
息之禁天下以學而速喪道以自亡然則後之有天下者
旣度德量力因時而知不足以化成天下則罔獎在下之
師儒使伸其教雖未足以幾敬敷五教典胄教樂之盛而
道得以不喪於世梁武帝旣置五經博士於國學且詔州
立學矣而不敢自信爲能培養天下之俊士一出於鄉國

讀通鑑論卷十七

七

之教也又選學士往雲門山就何允受業知教之下移而
不錮之於上亦賢矣哉三代以還道莫明於宋而源其所
始則孫明復胡安定實開其先至於程朱而大著朱子固
嘗推孫胡之功矣夫宋於國學郡縣之學未嘗不詳設而
加厲也而教之所自興必於孫胡道之所自明必於程朱
何也國家以學校爲取舍人才之徑士挾利達之心桎梏
於章程以應上之求則立志已荒而居業必陋天子雖欲
游學者之志於昭曠之原而莫絲固不如下之爲教爲學
也無進退榮辱之相禁制能使志清而氣亦昌也韓侂胄
張居正亟起而陞塞之嗚呼罪浮於桀紂矣或曰教出於

下無國家之法以糾正之則且流於異端而為人心之害是固然也即如何尤者儒而詭於浮屠氏者也然所惡於異端者為知有學而擇術不審者言耳若夫壞人心亂風俗醜盜賊篡弑危亡之禍者莫烈於俗儒俗儒者以干祿之鄙夫為師者也教以利學以利利乃沁入於人心而不知何者之為君父固異端之所不屑者也即如何尤者以浮屠亂道矣然王敬則欲召與同反而不敢召武帝徵與謀篡而終不就大節固不踰矣若彼守國家教術之章程極枯於仕進之捷徑者則從亂臣賊子而得顯榮亦曰吾之所學求利達者本無擇也誦詩讀書以徼當世之知而已矣則其清濁之相去不已天地懸隔哉故孟子之論楊墨曰歸斯受之歸而可受者所學非而為己之初心可使正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達師鄙夫而學鄙夫非放豚也乃柙虎也驅之而已矣又何受焉教移於下而異端興然逃而歸焉可俟也非後世學宮之教柙虎而傳之翼者比也上無禮下無學而後賊民興學之統在下久矣

弛鹽禁以任民之採徒利一方之豪民而不知廣國儲以寬農其為裨政也無疑甄琛姦人也元恪信之罷鹽禁而元颺邢辯之言不用夫琛之欺主而恪聽其欺固以琛為利民之大惠而捐己以從之也人君之大患莫甚於有惠

民之心而小人資之以行其姦私夫琛之言此非自欲乾沒則受富商豪民之賂而為之言爾於國損於民病矣恤哉嗚呼民之殄瘁也生於竊據之世為之主者惠民之心其發也鮮矣幸而一發焉天禍之也天禍之小人蔽之蔽焉而尼之不行雖有其心如無有也猶可言也蔽焉而借之以讎其姦私則惠民之心於以賊民也無可控告也上固曰吾以利民也其以我為非者必不知恩者也必撓上而使不得有為者也必懷私以牟利者也而小人之藏隱終不覺其為邪哀此下民其尚孰與控告哉不信仁賢而邪佞充位仁而祇以戕義而祇以賊毒流天下而自信為無過於是而民之死積而國之危亡日迫而不知太平之歌頌盈於耳而鴻鴈之哀鳴徧於郊其亡也不足恤也民亦何不幸而生斯世也

將不和則師必覆將豈易言和者哉武人之才不競則不足以爭勝有功而驕其氣銳也無功而枝其恥激也智者輕勇者而以為爪牙勇者藐智者而譏其嘯諾氣使之然也响响然易與而於物無爭抑不足稱武人之用矣韓信任為大將而羞伍樊噲關羽自命親臣而致忿黃忠不和也而導之以和非君與當國大臣善為調馭安能平其方剛之氣乎漢高能將將矣而不能戢韓信之驕無以得信

之情也武侯費詩能消關羽之戾能得羽之情也曹景宗
驍將也韋叔執白角如意乘板輿以麾軍夫二將之不相
若固宜其相輕矣武帝像敕景宗曰韋叔卿之鄉望宜善
敕之得將將之術矣叔以容景宗易敕景宗以下叔難
然而非然也叔能知景宗之驚而景宗不能知叔之愛景
宗之氣斂而何患叔之不善處景宗邪且其詔之曰韋叔
卿之鄉望動之以情折之以禮而未嘗有所抑揚焉觀以
景宗之下已而讓使先已告捷景宗乃以歡之不伐而變
虛雉以自抑如其不然叔愈下而景宗愈亢叔抑豈能終
為人屈乎武帝曰二將和師必濟自信其御之之道得也

讀通鑑論卷十七

十

鍾離之勝功侔肥水豈徒二將之能哉鍾離作鍾離係景宗
梁制尚書令史並以才地兼美之士為之善政也而亦不
可繼也何也掾史之任凡簿書期要豪毛委瑣一成差謬
積之久則脫漏大而下行於州郡吏民者爭訟不已其事
繁矣故修志行者不屑問焉刑名錢穀工役物料之紛亂
無賞罰以督其後則不肯者縱以行私賢者抑忽而廢事
若必嚴以賞罰則以細故而傷清流之品行人士終厭棄
而不肯為六肩為之者必其冒昧而不惜廉隅者也則其
勢抑必於令史之下別委簿書之職於胥役而令史但統
其綱是以今之部郎仍置吏書以司案籍則令史虛懸而

權仍下替蓋自有職官以來皆苦胥吏之姦詭而終莫之
能禁夫官則有去來矣而吏不易以乍此乍彼之儒生仰
行止於習熟之姦吏雖智者不能勝也於是而吏亦有三
載考成別遷曹署之例然而無補也官者唯朝廷所命不
私相授受者也吏雖易而私相授受者無從禁止且其繁
細之章程必熟嘗而始悉故其練達者欲弗久留其司而
不得易之而欲禁其授受也抑必不能則其玩長上吏
國殃民如尸就之在腹殺之攻之而相續者不息此有職
官以來不可革之害又將奚以治之耶夫姦吏亦有畏焉
詞責非所畏也清察非所畏也誅殺猶非所畏也而其畏

讀通鑑論卷十七

十一

於法之簡法簡而民之避之者易見其違之者亦易見上
之察之也亦易矣即有疏漏可容侵罔者亦纖微耳不足
為國民之大害也唯制法者以其偶至之聰明察絲忽之
利病而求其允協則吏益爭以繁密詰曲術其慎而讎其
姦雖有明察之上官且為所惑蔽而昏窳者勿論矣夫法
者本簡者也一部之大綱數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綱數條
而已矣析大綱以為細碎之科條連章屢牘援彼證此眩
於目而熒於心則吏之依附以藏隱者萬端詭出而不可
致詰惟簡也劃然立不可亂之法於此則姦與無姦如白
黑之粲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無所用其授受之密傳而

遠郊農圃之子苟知書數皆可抱案以事官士人且絃誦而暮簿領自可授以新而習如其故雖開有疏脫而受其愚蔽不亦鮮乎則梁以士流充令史之選治其末而不理其本乍一清明而後必淆亂故曰不可繼也語曰有治人無治法人不可必得者也人乃以開治而法則以制亂安能於令史之中求治人乎簡為法而無啓以亂源人可為令史也奚必士哉

聖王之教絕續之際大矣哉醜疵之小大姑勿苛求焉存同異於兩間而使人猶知有則功不可沒已其疵也後之人必有正之者矣故君子弗患乎人之議己而患其無可

續通鑑論卷十七

七

議也周公而後至漢曹褒始有禮書又問四姓至齊伏曼容始請修之梁武帝乃敕何佟之伏暉終其事天監十一年而五禮成其後嗣之者唯唐開元也宋於儒者之道上追東魯而典禮之修下無以繼梁唐是可惜也朱子有志而未逮焉益力求大醜而畏小疵慎而蔥道乃息於天下矣夫以彘倫攸敬之張孚敬而小有釐定抑可矯歷代之邪誣而反之於正若懼其未盡物理而貽後人之墮發則又何所俟而始可愜其心乎有其作之不思其無繼之者秦滅先王之典漢承之而多固陋之儀然叔孫通之苟簡人見而知之固不足以惑天下於無窮也若叔孫通不存

其髣髴則永肇矣曹褒之作亦猶是也要其不醜亦豈能為道病哉至於梁而人知其謬伏曼容諸儒弗難革也如封禪之說成於方士而諸儒如許愨者正名其為緯書之邪妄辨金泥玉簡之誣闢鄭元升中之誤繇此推之梁之五禮其賢於漢也多矣然非有漢之疵則亦無據以成梁之醜故忠其絕也非患其疵也疵可正而絕則不復興也夫禮之為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綏也仁義之以為體孝弟之以為用者也五倫之所經緯人禽之所分辨治亂之所司賢不肖之所裁者也舍此而道無所麗矣故夷狄蔑之盜賊惡之佛老樂之其絕可懼也

續通鑑論卷十七

七

有能為功於此者褒其功略其疵可也伏曼容諸子之功偉矣梁武帝不聽尚書庶務權輿欲罷修明之議固君子之所重嘉而嗣者其誰邪
與人同逆而旋背之小人之恆也利其同逆而親任之比於匪人必受其傷則晉於賈充宋於謝晦是已己謀逆而人成之因殺其人以揜己之惡其惡愈大楊廣殺張衡朱溫殺氏叔琮而死亡旋踵天理之不可誣也使司馬昭殺賈充以謝天下天下其可謝而天其弗亟絕之邪己謀逆而人成之事成而惡其人心之不昧者也存人心於百一者惡其人則抑且自惡坐惡其影夢惡其魂乃於同逆者

含惡怒之情而抑有所禁而不能發心難自誣無可如何而聽其自斃則梁武之於沈約張稷是已沈約非齊之大臣梁武辟之始與國政惡固輕於賞充謝晦矣然和帝方嗣位於上流梁武猶有所疑而約違勅之以速奪其位梁武欲置和帝於南海而約勸梁以決於弑蓋帝猶有憚於大逆之情而約決任天下之惡以成之是有人心所必憤者也若張稷者自以己私與王珍國推刃其君固梁武之所幸而實非為梁武而弑若趙穿之於趙盾賈充之於司馬昭也故此二逆者梁武深惡之而果其所宜惡者也雖然梁武抑豈能伸罪以致討於約與稷哉徒惡之而已惡之深因以自惡也於惡之深知其自惡也置稷於青翼而弗任約以秉均抑安能違其不可違此之秉彜乎不殺稷而稷失志以死於叛民不殺約而約喪魄以死於斷舌之夢帝語及稷而怒形於色約死而加以惡讎推斯情也帝之自疚自報於獨知之隱雖履天子之貴若無尺地可以自容也可知矣然而終不能殺稷與約者則稷與約之罪固為差矣已有惡而不能伸討於人矣已有惡而殺助逆之人然後人理承絕於心均之為惡而未可以一槩論察其心斯得之矣

雖水以灌人之國邑未聞其能勝者也幸而自敗不幸而

即以自亡自亡者智伯敗者梁武也智伯曰吾今而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前乎智伯者未之有也而趙卒不亡智自亡耳後乎智伯者梁人十餘萬漂入於海而壽陽如故宋太祖引汾水以灌太原而劉氏終未有損天下後世至不仁者或以此謀獻之嗜殺之君其亦知所鑒乎人有相殺之具而天不廢之天有殺物之用人不得而用之虎豹犀象天之所產於人為害者也紂用之王莽用之而皆以速亡彼其以勢用而不可以情使能激之以勢而不能感其情以為我用一發而不聽人之收自且無如之何而可使如我之志以效功乎水無擇潭獸無擇噬以其無擇也

故禹與周公抑之驅之為功烈矣從而狎之因而自斃惡孰甚焉且夫人之相殺一與一相當而已曲直因乎理強弱因乎勢殺戮雖多固一與一相當也阻滔天之漫不擇順逆而逞其欲以使殲焉方謂我能殺彼而彼不能加我也然而還自殺矣志慳而行逆豈有生理哉或曰以水灌城而城不壞退水而城必圯後世必有行是謀者引師退水以進攻彼城圯而我無漂溺之憂乃軍行泥淖之中樵蘇無備以攻必死之敵城雖圯終不能入而先為敵禽矣殘忍之謀愈變而愈左勿惑其說尚自免於敗亡乎

債帥橫於邊而軍心離賊吏橫於邊而民心離外有寇則

速叛外無寇則必反邊任之重中主具臣必輕之袁翻李崇愛六鎮之反請重將領守令之選匪特驗於拓拔氏亦萬世之永鑒已均是將領也而在邊之將貪殘騷閩者甚於腹裏均是守令也而在邊之守令汚墨冒昧者甚於內地天將領或挾虜寇以恣其所為猶有辭也守令之理民也無以異而貪虐甚焉無他才望有餘之士據善地以易妻成勞則清華之擢必其所捷得而在邊者途窮望盡姑偷利以俟歸休也於是而邊方郡邑永為下劣之選才望之士且恥為之亦惡望其有可任之人乎且也大帥近而或挫於武人矣監軍出而或辱於中涓矣芻糧序而或疲

續通鑑論卷十七

六

於支給矣重臣臨而或瘁於將迎矣非夫塗窮望盡不獲已而姑受一命者固不屑為也人士之習見既然司銓者遂因之以為除授之高下於是沿邊之守令莫非士流不齒之材其氣荼其情偷苟且狼戾至於人之所不忍為而為之不恥及邊民之憔悴極反叛起然後思矯其弊重選人才以收拾之禍已發而非旦夕可挽矣唯開國之始無長慮以持其終愈流愈下而極重難回也故袁翻李崇危言之而不能動當事之心至於破六韓拔陵胡琛莫折大提稱戈競起而後追用崇言改鎮為州徒以殘危之地強才臣而致之死地何嗟及矣大河以北人狎於荆胡五嶺

以南民習於寇攘無人以治之而中華愈蹙但此荆揚徐豫之士曩封其垤雀安於堂不亦悲乎

武帝之始崇學校定雅樂斥封禪修五禮六經之教蔚然興焉雖疵而未醇華而未實固東漢以下未有之盛也天監十六年乃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沈溺於浮屠氏之教以迄於亡而不悟蓋其時帝已將老矣疇昔之所希冀而圖謀者皆已遂矣更無餘願而但思以自處帝固起自儒生與聞名義非曹孟德司馬仲達之以雄豪自命者也尤非劉裕蕭道成之發跡兵間茫然於名教者也既嘗求之於聖人之教而思有以異於彼乃聖人之教非不獎人以

續通鑑論卷十七

七

悔過自新之路而於亂臣賊子則雖有豐功偉績終不能蓋其大惡登進於君子之途帝於是徬徨疚媿知古今無可自容之餘地而心滋戚矣浮屠氏以空為道者也有心亡罪滅之說焉有事事無礙之教焉五無聞者其所謂大惡也而或歸諸宿業之相報或許其懺悔之皆除但與販依則覆載不容之大逆一念而隨皆消隕帝於是欣然而得其願曰唯浮屠之許我以善而我可善於其中也斷內而已絕肉而已捐金粟以營塔廟而已夫我皆優為之越三界出九地翛然於善惡之外弒君篡國瀝起幻滅而何傷哉則終身沈迷而不反夫誰使之反邪不然佞佛者皆

愚或失志之人而帝固非其倫也嗚呼浮屠之亂天下而徧四海垂千年趨之如狂者唯其納天下之垢汙而速予之以聖也苟非無疾於屋漏者誰能受君子之典型而不舍以就哉哉淫坊酒肆佛皆在焉惡已貫盈一念消之而無餘媿備之駁者竊附之以奔走天下曰無善無惡良知也善惡本皆無而孰酒漁色罔利遂名者皆逍遙徜徉自命為聖人之徒亦此物此志焉耳

元魏神龜二年其吏部尙書崔亮始立停年格以銓除蓋卽今之所謂資也當時譏其不問賢愚而選舉多失夫其時淫后亂於宮闈疆臣恣於政府賄賂章廉恥喪吏道雜

讀通鑑論卷十七

六

而姦邪逞用人之失豈亮立法之不善專戶其咎哉停年之格雖曰不揀然必歷年無過而後可以年計亦未爲大失也國家有用人之典有察吏之典不可兼任於一人明矣吏部司進者也防其陵躐而已競躁者不先濡滯者不後銓選之公能守此足矣以冢宰一人而欲知四海之賢不肖雖周公之聖弗能也將以貌言書判而高下之乎貌言書判末矣將以毀譽而進退之乎毀譽不可任者也以一一人之耳目受天下之賢愚錯亂遺忘明者弗免偶然一譽偶然一毀謹識之而他又營之將何據哉唯夫挾私罔利者則以不測之恩威離其舍偽而藉口拔尤侈非常之

漢鑿公而慎者弗敢也故吏部唯操成法以爽恬抑躁而不任喜怒以事已行私則公道行而士氣靜守此焉足矣若夫大賢至不肖之舉不崇朝懲弗姑待自有執憲之司徵事探言以申激揚之典固非吏部之所能兼也考無過以積年升除惟其成法察賢姦而薦劾清議自有特操並行不悖而吏道自清停年之格何損於治理而必欲以非常之典待尋常守職之士乎或曰周官黜陟專任冢宰非與曰此泥古而不審以其時者也周之冢宰所治者王畿千里儉於今之一省會也其政績易考其品行易知豈所論於郡縣之天下一吏部而進退九州盈萬之官乎停年

讀通鑑論卷十七

九

以除吏非一除而不可復退也有糾察者隨其後也責吏部者以公而已矣明非所可責也莫折念生反於秦州元志亟攻之李苗上書請勒大將堅壁勿戰謂賊猖狂非有素蓄勢在疾攻遲之則人情離沮此萬世之長策也天下方置而寇忽起勿論其爲夷狄爲盜賊皆一時僥倖之氣皆不畏死者也譬如勇戾之夫忿起而求人與鬪行數里而不見與鬪者則氣衰而思遁矣故乍起之兵所畏者莫甚於曠日而不見敵其資糧幾何也其器械幾何也其所得而擄掠者幾何也稱兵已久而不能殺吾一卒則所以搖惑人心而人從之者又幾何也

乃當事者輕與急爭也其不肖之情有二一則畏怯而居
中持議者唯恐其深入則必從與人以前禦而冀緩其憂
一則乘時微利而攤兵柄者欲詫其勇輕用人以試而幸
其有功且不但此也司農憚於支給郡邑苦於輸將頑民
吝其芻粟不恤國之安危唯思速竟其事於是而寇之志
得突冒突以一逞乘敗而進兵其兵也食其食也地其地
也氣益銳人益附遂成乎不可撲滅之勢然後驕懦之帥
反之以不戰坐視其日強而國因以亡嗚呼以天下敵一
隅以百年之積四海之輓敵野掠坐以困之未有不日消
月萎而成擒者六鎮豈能如魏何哉魏自亡耳疆弱眾寡

讀通鑑論卷十七

主

虛實之數較然也疆可以壓弱眾可以制寡實可以困虛
而亟起以授之掠奪惴惴然驚悻悻然起敗軍殺將破國
亡君患者之情形古今如一悲夫

人士之大禍三皆自取之也博士以神僂欺羸政而謗之
元魏之臣阿淫虐之女主而又背之唐臣不恤社稷陰陽
其意於汴晉惡朱全忠而又迎之故坑於咸陽戮於河陰
沈於白馬皆自取之也君子有必去以全身非但全其生
之謂也全其不辱之身也拓拔氏以偽飾之詩書禮樂誘
天下之士而翕然從之且不徒當世之士為所欺也千載
而下論史者猶稱道之而弗絕然有信道之君子知德而

不可以偽欺則抑豈可欺邪而鄙夫無識席晏安規榮利
滔滔不反至於一淫媚之私君而屏息其廷懷祿不舍
則相率以冥行蹈凶危而不惜其習已浸淫膠固而不解
欲弗羣趨於死地其可得乎河陰之血已塗郊原可為寒
心甚矣爾朱榮奉子攸入雒而山偉子然一人趨蹌而拜
赦吾不知偉之不怖而欣然以來者何心也蓋不忍捐其
散騎常侍而已則二千餘人賓賓秩秩奉法駕以迎子攸
於河陰者皆山偉也廉恥喪而禍福迷二千餘人豈有一
人焉戴髮含齒血在皮中者乎如其道則日游於兵刃之
下而有餘裕喪其恥則相忘於處堂之嬉白刃已加其脛

讀通鑑論卷十七

主

而赴之如歸挾詩書禮樂之迹而怙之聞聲望影而就之
道之賊也德之棄也蛾螳之智死之徒也自取之也

姦雄之相制也互乘其機而以相害然而有近正者焉亦
非徒託於名以相矯而居勝也儀度其心固有正者存焉
見為可據而挾之以為得也乃其機則險矣險則雖有正
焉而固姦雄之為也特其禍天下者則差焉耳爾朱榮挾
兵肆虐狂暴而不足以有為高歡賀拔岳皆事之而歡與
岳之意中固無榮也榮拘子攸於幕下高歡遽勸榮稱帝
歡豈欲榮之晏居天位而已微佐命之功以分寵祿乎榮
稱帝而速其亡歡之幸也乃榮恍惚不自支而悔曰唯當

以死謝朝廷賀拔岳勸榮殺歡岳豈果欲榮之忠魏以保榮之身名乎知歡之納榮於死地而已藉以興歡興而已且為歡下殺歡而榮在岳之股掌也歡之權力不如榮岳之詐力不如歡榮敗而歡可逞歡死而岳可維相忌相乘以相制亦險矣哉此機一動而彼機應之叢毒矢利刃於一堂目瞬心生鉞鋒相射莊生曰其發也如機括此之謂也然而岳之言為近正矣為魏謀為榮謀執大義以誅歡則他日之叛爾朱兆陷維陽走元修之禍亦息岳即為歡如歡之狡悍以虔劉天下於無窮也何也岳之心猶有正存也

讀通鑑論卷十七

三

張駿傷中厚一不復而曰先老消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嗚呼豈徒士民之生長於邊遠之地者不知有中國之君哉江左君臣自忘之自習而自安之固不知中原為誰氏之士而畫河山以不相及之量矣拓拔氏封劉景為宋王蕭贊為齊王以為宋齊之主使自爭也梁亦以元顥為魏王而使之爭拓拔氏遣將出兵助劉景蕭寶寅以南侵梁亦使陳慶之奉元顥而北伐相襲也相報也以維陽為拓拔氏固有之維陽唯其子孫應受之而我不能有也嗚呼梁之喪心失才至此哉六鎮亂冀并離皆為賊藪胡后弑主爾朱榮沈其君分崩離析可乘而取也

梁之時也下廣陵克渦陽鄧青南荆南嚮而歸己元悅元或幸似相率而來奔梁之勢也時可乘勢可振即未能盡復中原而維陽為中國之敵都桓溫劉裕兩經收復曾莫之念而委諸元顥聽其自王授高歡以納叛之詞忘晉室淪沒之恨恬然為之漫不知恥凌令顥之終有中原也非梁假之羽翼以授之神州也哉維陽已拔子攸已走馬佛念勸慶之殺顥以據維而慶之猶不能從則其髮髮以逃固喪心失志者之所必致也君忘其為□□之君臣忘其為□□之臣割棄山河恬奉□□類又何怪乎士民之視□□之主如寇賊而戴□族為君父乎至於此而江左之不

讀通鑑論卷十七

三

足自立決矣幸宇文高氏之互相吞齧而不暇南圖也不然豈待隋之橫江以濟而始亡邪宗國危而逡巡畏死以墮其忠孝是懦夫也而更有甚焉者慚不懲而乘之以微非望如蛾之自赴於火相逐而唯恐後也夫人不知義矣或知害矣心不能知目能見矣目勞於黑白耳能聞矣目見之耳聞之然且不知害焉貪夫之閱不畏死其將如之何哉爾朱榮之暴橫不擇而狂噬有目皆見有耳皆聞也立元子攸以為君而挾之犯關以榮之勢如彼而子攸其能自許為榮之君子乎然一身孤危無輔而爾朱天光一往告子攸遽欣然潛渡謂榮之且

以己為君也榮已日笑之矣然猶曰榮惡未著而不察也
榮伏誅而爾朱兆修怨於其主兆之凶橫又倍於榮矣子
攸廢死元熲以疏遠之族又欣然附兆以立立未數月兆
又廢之而元恭以陽瘖幸免之身衰裳而就之恐後高歡
之狡又倍於榮與兆者也歡起兵而元明以一郡守急起
而為歡之君立之數月元修已開斛斯椿變態百端何可
保也之語曾不懼而又起而奪明之位也五年之中子攸
也熲也恭也明也修也或死或幽或廢接跡相仍而前者
攸後者急趨焉元熲且倚梁七千之孤旅相謀相猜之陳
豎之高拱雒陽為兩月之天子卒以奔竄而死元氏之欲

讀通鑑論卷十七

七

為天子自信其能為天子信人之以己為天子者何其多
也嗚呼欲為天子者多而民必死欲為將相大臣者多而
君必危欲為士大夫者多而國必亂其亂也始於欲為士
大夫者之多也士大夫不厭其欲而求為將相大臣矣爵
祿賤廉恥墮其苟可為天子者皆欲為天子矣是以先王
慎之於士大夫之途而定民之志所以戢驕等猖狂之心
而全其軀命義之盡仁之至也
國無與立則禍亂之至無之焉而可雖有智者不能為之
謀也元修畏高歡之逼將奔長安就宇文泰以圖存裴俠
曰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王思政再問之而俠亦無

術以處雖知之又何裨焉高歡者爾朱榮之部曲也宇文
泰葛榮之部曲也拓拔氏有中原數世矣而其挾持天下
者唯秀容之裔夷六鎮之殘胡此外更無一人焉而其主
舍此而更將何依爾朱榮河陰之殺魏之人殫矣雖然彼
駢死於河陰者皆依違於淫后女主之側趨赴逆臣戎馬
之閒羶以迷心柔若無骨上不知有君國內不惜其身名
者也即令幸免而瓦全亦惡有一人焉可倚為社稷之衛
哉夫拓拔氏之無人也非但胡后之虐鄭儼徐紇之姦耗
士氣於淫昏也其歸來漸矣自遷雒以來塗飾虛偽始於
儒濫於釋皆所謂沐猴而冠者也廢天下於無實之文自

讀通鑑論卷十七

七

詫昇平之象疆宗大族以侈相尚而上莫之懲於是而精
悍之氣銷矣樸固之風斷矣內無可用之禁兵外無可依
之州鎮部落心離浮華氣長一旦羣雄揭竿而起出入於
無人之境唯其所欲為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哉此亦
一寇讎也彼亦一寇讎也舍此而又奚之也詩書禮樂之
化所以造士而養其忠孝為國之賴幹者也拓拔氏自以
為能用此矣乃不數十年之閒而君浮寄於無人之國明
堂辟離養老興學所為德成人造小子者安在哉沐猴之
冠冠傲而猴故猴矣且並失其為猴矣不亦可為大笑者
乎高歡宇文泰適還其為猴而跳梁莫制冠者欲復入於

猴羣而必為其所侮不足哀而抑可為之哀也故詩書禮樂於口類之廷者其國之妖也其迹似其理逆其文詭其說淫相帥以嬉不亡也奚待虞集危素祇益蒙古之亡而為儒者之恥姚樞許衡實先之矣雖然又惡足為儒者之恥哉君子之道六經語孟之所詳初不在文具之浮榮談說之瑣辯也

元修依宇文泰而居關中元善見依高歡而居鄴將以何者為正乎曰君子所辨為正不正者其義大以精而奚暇為修與善見辨定分邪拓拔氏以□而據□□等竊也不足辨一也修之在關中宇文泰之贊疣也善見之在鄴高

讀通鑑論卷十七

天

歡之贊疣也不足辨二也乃即置此而尤有大不足辨者焉就拓拔氏之緒而言之亦必其可為君者而後可嗣其世非但其才之有為與否也修之淫亂不齒於人類善見孱弱而其父直以躁薄為高歡所鄙等不可以為君而尤非此之謂也修之立豈其分之所當立者即令當立而豈如光武之起南陽晉元帝宋高宗之特為臣民所推戴者哉魏有君矣修微寵於高歡乘時以竊位燈也恭也明也皆修所嘗奉以為君者而皆弑之修亦元氏之賊而已矣修入關中未死也未廢也元竄固修之臣介高歡之怒而亟欲自立其子君存而自立其為篡賊也無辭是善見又

修之賊也兩俱為賊而君子屑為之辨哉凡亂臣之欲攘奪人國也其君以正而承大統則抑不敢蔑天理以妄干之其蔑理以妄干者則速以自滅王莽朱泚是已劉彧乘君弑而受命於賊蕭鸞與蕭衍比而弑其君皆賊也而後賊乘之以進繇此言之則漢獻帝之所以終見脅於權臣者董卓弑其君兄而已受之則亦賊之徒也故袁紹韓馥欲不以為君而曹操姑挾以為自篡之資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承平無事之日天子不能行之於匹夫而況權姦之在肘腋乎己為賊而欲弑人之非賊也不能賊者互相利而互相害者也修之於泰善見之於歡且不足辨其孰君

讀通鑑論卷十七

君

而孰臣况修與善見而屑為之軒輊哉假修以正而細善見者隋人得國於宇文宇文得國於修因推以為統而君子奚擇焉

梁武之始立也懲齊政之鄙固而崇虛文以靡天下之士尚寬弛以佚天下之民垂四十年而國政日以偷廢於時拓拔衰亂高歡宇文泰方爭鬪於其穴梁多收其不守之士不服之人高歡西掣而請和蓋中原大有可圖之機矣帝知其可圖亟思起而有事而吏治荒軍政地舉目無可其理之人才乃揀何敬容朱异薄領之才而授之以國敬容异之不可大受固也然舍之而又將誰託也徐勉周捨

稱賢矣以實求之一賜一咏自謂無損於物而不知其損之已深者也敬容勤於吏事而持荷作柱持荷作鏡之誦已繁興於下自非貪權嗜利之小人如異者誰甘犯當世之非笑而僕僕以爲國效功大弛之餘一張而百害交生則勉與捨養難不治而敬容昇取用刀鍼以傷其腠理交相殺人而用刀鍼者徒尸其咎也史稱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豈其然哉王導謝安勿論已王華王曇首謝安微夫豈無文義者而政理清嚴一時稱治度矯苛細之小人又何足以乘庸而攻之有解散紀綱以矜相度者而後刻覈者以興老莊之弊激爲申韓庸沓之傷反爲躁競勢也一柔一剛不適有恆而小狐濟矣思患而豫防之豈患至而急反之哉

梁分諸州爲五品以大小爲牧守高下之差而定升降之等立此法者朱异也然唐制州縣有畿赤望繁雄上中下之別垂及於今亦有腹邊衝疲繁簡調除之法皆祖此焉夫异之爲此未可以其人而盡非之也古者諸侯之國以提封之大小差五等之尊卑以疆域之遠近定五服之內外固不名之爲諸侯而一之矣州郡亦猶是也政有勞逸民有清澆賦役有多寡防禦有緩急而人才有長短惡容不爲之等邪顧其爲法爲治之求得其理也非爲人之求

遂其欲而設也大非以寵小非以辱也腹裏之安雖大而非安危之寄邊方之要雖小而固非非薄所堪大而繁者以任才臣而非以裕清流而使富小而簡者以養貞士而非以窮聖議者而使偷而不然者人競於饒而疲者以居孤陋無援之士則窮鄉下邑守令挾日暮途遠之心倒行逆施民重困而盜以興職此繇矣朱异之法以異國降人邊陲之地爲下州則亂政也以安富遂巧宦之欲而使頑懦之夫困邊民開邊釁日熾國而國因以危後世北鄙南荒寇亂不息莫不自守吏召之非分品之制不善而所以分之者逆其理也邊之重於腹也瘠之重於饒也拔邊瘠之任置之腹饒之上以勸能吏以賤貪風是在善通其法而已矣

武帝以元談相尙陶宏景作詩以致譏何敬容對客而與歎論者皆謂其不能諫止而託之空言非可以責一子也宏景身處事外可微言而不可切諫固已彼其沈溺已深敬容雖在位其能以口舌爭乎至謂二子舍浮屠而攻老莊則尤非也自晉以來支許生肇之徒皆以莊生之說緣飾浮屠則老莊浮屠說合於一久矣嘗覽昭明太子二諦義皆以王弼何晏之風旨詮浮屠之說空元之說息則浮屠不足以興陶何之論拔本之言也夫浮屠之禍人國豈

徒糜金錢營塔廟縱游惰逃賦役已乎其壞人心廢治理者正在疑莊疑釋虛誕無實之淫辭也蓋嘗論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莊也浮屠也申韓也三者之致禍異而相沿以生者其歸必合於一不相濟則禍猶淺而相沿則禍必烈莊生之教得其汜濫者則蕩而喪志何晏王衍之所以敗也節取其大略而不淫以息苛煩之天下則王道雖不足以興而猶足以小康則文景是已若張道陵寇謙之葉法善林靈素陶仲文之流則巫也巫而託於老莊非老莊也浮屠之修塔廟以事胡鬼設齋供以飼髡徒鳴鐘吹螺焚香唄呪亦巫風爾非其創以誣民充塞仁義者也浮屠之始入中國用誑愚氓者亦此而已矣故淺嘗其說而爲害亦小石虎之事圖澄姚興之奉摩什以及武帝之糜財力於同泰皆此而已害未及於人心而未大傷於國脈亦奚足爲深患乎其大者求深於其說而西夷之愚鄙猥而不逮自晉以後清談之士始附會之以老莊之微詞而陵蔑忠孝解散廉隅之說始熾然而與君子之道相抗唐宋以還李翱張九成之徒更誣聖人性天之旨使竄入以相亂夫其爲言以父母之愛爲貪癡之本障則既全乎梟獍之逆而小儒狂惑不知惡也樂舉吾道以殉之於是而以無善無惡銷人倫滅天理者謂之良知於是而以事事無

讀通鑑論卷十七

手

礙之邪行恣其奔欲無度者爲率性而雙空人法之聖證於是而以廉恥爲桎梏以君父爲洋梗無所不爲爲游戲可夷狄可盜賊隨類現身爲方便無一而不本於莊生之緒論無一而不印以浮屠之宗旨蕭氏父子所以相戕相噬而亡其家國者後世儒者沿染千年以芟夷人倫而召匪口嗚呼烈矣是正匡景敬容之所長太息者豈但飾金碧以營塔廟恣坐食以侈罷民爲國民之蝨膾矣哉夫二氏固與申韓爲對壘矣而人之有心猶水之易波激而豈有定哉心一失其大中至正之則則此倡而彼隨疾相報而以相濟佛老之於申韓猶鼙鼓之相應也應之以申韓而與治道彌相近矣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彊者寇民乃以殄而國乃以亡嗚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故朱弁以亡梁王安石張商英以亂宋何也虛寂之甚百爲必無以應用一委於一切之法督責天下以自逸而後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故張居正蹙天下於科條而王畿李贄之流益橫而無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則退而託於虛元以逃咎責法急而下怨其上則樂叛棄君親之說以自便而心亡罪滅抑可謂叛逆汨沒初不傷其本無一物之天真繇此言之禍至於申韓而發乃大源起於佛老而害必生而

讀通鑑論卷十七

手

浮薄之淫邪附莊生而始濫端木之法自虛元始區區巫
鬼侈靡之風不足誅也斯陶何二子所為舍浮屠而惡元
談本為不知本也

蘇綽之制治法非道也近乎道矣宇文泰命綽作大誥為
文章之式非載道之文也近乎文矣其近焉者異於道方
明而襲之以飾其邪偽也謂夫道晦已極將啟其晦不能
深造而乍與相即也天下將嚮於治近道者開之先此殆
天乎非其能近故曰近道天開之使以漸而造之故曰乍
與相即也治道自漢之亡而晦極矣非其政之無一當於
利病也謂夫言政而無一及於教也綽以六條飭官常首

讀通鑑論卷十七

七

之以清心次之以敷化非其果能也自治道亡無有以此
為天下告者而綽獨舉以為治之要領自是而後下有王
仲淹上有唐太宗皆沿之以起揭堯舜周孔之日月而與
天下言之綽實開之先矣文章之體自宋齊以來其濫極
矣人知其淫豔之可惡也而不知相率為偽之尤可惡也
南人倡之北人和之故魏收邢子才之徒與徐庾而相仿
佛懸一文章之影迹役其心以求合則弗論其為駢麗為
輕虛而皆為人相習於相擬無復有絲衷之言以自鳴其
心之所可相告者其貞也非貞也其淫也亦非淫也而心
喪久矣故弗獲已裁之以六經之文以變其習夫苟襲矣

則襲六經者亦未有以大愈於彼也而言有所止則浮蕩
無實之情抑亦為之小戢故自隋而之唐月露風雲未能
衰止而亦不絲衷無實不祥者蓋亦鮮矣則綽實開之先
宇文氏滅高齊而以行於山東隋平陳而以行於江左
唐因之而治術文章咸近於道生民之禍為之一息此天
欲啓晦而泰與綽開先之功亦不可誣也非其能為功也
天也嗚呼治道之裂壞於無法文章之敝壞於有法無法
者惟其私也有法者惟其偽也私與偽橫行而亂惡乎訖
胡元之末亂極矣而吳越之俊士先出其精神以蕩滌宋
末淫靡繁亂之文文章之繫亦大矣哉六代之敝敝於淫

讀通鑑論卷十七

七

曼淫曼者花鳥錦綺為政而人無心宋之敝亦敝於淫曼
淫曼者多其語助繁其呼應而人無氣無心而人尋於纂
就無氣而人尋於禽畜徐庾邢魏之流波綽挽之矣孰有
能挽蘇洵曾鞏之流以者乎侯之來哲
賀琛上書論事其他亦平耳最要者聽百司莫不奏事
使斗符詭進壞大體以竊威福此亡國敗家必然之券也
妄言干進者大端有二一則毛舉小務之興革也一則鉤
索臣下之織過也若此者名為利國而實以病國名為利
民而實以病民害莫烈焉法雖善久而必有罅漏矣就其
罅漏而彌縫之仍一備善之法也即聽其罅漏而失者小

全者大於國民未傷也妄言者指其罅漏以譏成法則必
誠裂成法而大反之歎之以斯須之小和亦洋洋乎其可
聽矣不知百弊乘之盡國殃民而壞風俗此流毒於天下
而失民心之券也賢者之周旋視履而無過者亦鮮矣剛
柔之偏倚博大謹嚴之異志皆有過也含廉之分判於雲
泥似必不相涉矣而欲求介士之纖微則非夷惠之清和
必有可求之瑕璽若天下者因其材養其恥勸進於善固
有所覆蓋而不章以全國體存士節非不審也乃小人月
伺其隙而糾之於細微言之者亦鑿鑿矣士且側足求全
而不逸於罪罟則人且塗飾細行以免咎曲徇宵小以求

讀通鑑論卷十七

五

容而鐫刻之怨獨歸於上此流毒於薦紳而失士心之券
也民心離士心不附上有餘怨下有溢怒國家必隨之以
傾故非舜之智不能取善於耕徒釣侶也非孔子之聖不
能擇善於同行之三人也是以垂纊塞耳垂旒蔽目心持
天下之大公外杜辯言之邪徑然後潤色先型甄別士品
民安於野吏勤於廷至治之臻豈其察小辨微之瑣瑣者
哉周德長而秦祚短非千秋之永鑒與武帝不納瑛之格
言而為之辭曰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乃二世之委趙高元
后之付王莽抑豈知秦法密而後趙高得志王莽秉國頌
功德者皆疏濫之吏民邪瑛言未冷榮社旋亡圖存保國

者尚以察察為戒哉

神智乘血氣以盛衰則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凡三變而易
其恆貞於性者正裕於學者正則藏之密植之固而血氣
自盛智不為蕩血氣自衰智不為耗衛武公之所以為睿
聖也梁武帝之初可謂智矣裴叔業要之北奔則知羣小
之害不及遠蕭穎胃欲請救於魏則知示弱戎狄之非策
蕭淵藻誣鄧元起之反則料其為誣救曹景宗下章劄則
知師和必克任將有功圖功有成雖非宋武之習兵而制
勝而其籌得喪也堅定而無回惑於事幾亦孔晰矣至其
受侯景之降居之內地蕭介危言而不聽未幾聽高澄之

讀通鑑論卷十七

五

給許以執景傳岐苦諫而不從旋以景為腹心旋以景為
寇讎旋推誠而信非所信旋背約而徒啟其疑茫乎如舟
行霧中而不知所屆截然而昔之審勢度情者明暗昏不
相及蓋帝於時年已八十有五矣血氣衰而智亦為之槁
也智者非血氣之有形者也年愈邁閱歷愈深情之順逆
勢之安危尤輕車熟路之易為馳也而帝奚以然也其智
資於巧以乘時變而非德之慧易為涸也且其中歲以後
薰染於浮屠之習蕩其思慮夫浮屠既已違於事理矣而
浮慧之流溢為機變無執也可無恆也無礙也可無不為
也恍惚而變遷以浪擲其宗社人民而無所顧恤斯豈徒

朱异謝舉之榮之哉抑非老至毫及之神智衰損之為也神不宅形而熟慮卻顧之心思蕩散而不為內主矣夫君子立本於仁義而充之以學年雖邁死則死矣智豈與之俱亡哉

父子兄弟之恩至於武帝之子孫而絕滅無餘矣唯蕭綜凶忍而疑於東昏之子其他皆非蠢目豺聲如商臣帝亦未有蔡景之慝所以然者豈非慈過而傷慈之致哉正德之逆也見帝而泣蕭綸之悖也語蕭確而亦泣繹也範也譽也督也雖無致死以救君父之心而皆援戈以起然而邊延坐視內自相圖骨肉相吞置帝之困餓幽辱而不相

讀通鑑論卷十七

孝

顧也且其人非無智可謀無勇可鼓而大器之篤孝以安死方等之忘身而自靖咸有古烈士之風焉敘之以禮誨之以道約之以法掖之以善皆王室之輔也抑豈若晉惠之愚劉劭之凶不可革易也乎慈而無節寵而無等尚婦寺之仁施禽犢之愛望恩無已則挾怨益深諸子之惡非武帝陷之而豈其不仁至此哉而不但此也人主之廢教於子者類皆縱之於淫聲美色狗馬馳逐之中而帝身既不然教且不爾是以諸子皆有文章名理之譽而固多智數然而所習而讀者宮體之淫詞所研諸慮者浮屠之邪說二者似無損於忠孝之大節而固不然也子不云巧言

鮮仁則言巧而仁忘仁忘而恩絕矣若浮屠者以緣生為種性自來自去於分段生死之中父母者貪欲癡愛之障也以眾生平等視之見其危亡悲愍而已過此又奚容捐自有之生緣以殉其難乎二者中於人心則雖禽响魚沫相合以相親而相離以相叛不保之於勢窮力蹙之日矣然則謂帝慈之已過者非果慈也視其子無殊於虎以大慈普攝投身飼之而已其學不仁其教無父雖得天下不能一旦居豈有爽與

簡文帝

至治之世無請託至亂之世無請託故囑託之禁雖設於

讀通鑑論卷十七

孝

律而不嚴以其非本治也漢靈帝立三互之法高洋賞房超格殺趙道德請託之使命守宰設楮以捶殺屬請之使蓋其時請託公行獄訟大亂有激而然也至亂之世守宰專利於己惡民之行賂屬請而不薦賄於己則假秉公守法以總貨賄於一門上既為之嚴禁矣雖致怨於人而可弗懼無有敢播舉其污者也劉季陵不與公府之事而陳蕃請之季陵正也蕃非正也然蕃且有辭於季陵矣其時請託盛行而季陵孤也至治之世在官有養廉之典退居有尸祝之尊賢士大夫亦何忍以身納於垢濁而亂世不能也於是而擅利淫刑之守亢厲以為能請託絕而賄賂



益濫況乎絕其所絕而不能絕其所不絕者哉任守宰而重其廉隅放行而俗美請託不足禁也禁之而民之枉也益甚靈帝之世是也若高洋樂殺人以逞威又無足論已唐之府兵言軍制者競稱其善蓋始於元魏大統十六年宇文泰創爲之其後籍民之有才力者爲兵免其身租庸調而關中之彊卒以東吞高氏南併江陵隋唐因之至天寶而始改人胥曰府兵改而邊將驕故安史亂河北終不能平而唐訖以亡而不知其不然也府兵不成乎其爲兵而徒以厲民曠騎雖改而莫能盡革其弊唐乃無兵而倚於邊將安史之亂府兵致之也豈府兵不改而安史不亂

讀通鑑論卷十七

天

安史亂而府兵能蕩平之也哉三代寓兵於農封建之天下相承然也周之初封建亦替矣然其存者猶千八百國也外無匈奴突厥契丹之侵偪兄弟甥舅之國以貪憤相攻而各相防爾然忿枝一逞則各驅其負耒之愿民以喋血於郊原悲夫三代之季民之瘵以死者非但今之比也禹湯文武之至仁僅能約之以禮而禁其暴亂而卒無如此闢農民以死之者何也上古相承之已久矣幸而聖王善爲之法以車戰而不以徒戰追奔斬馘不過數人故民之死也不積然而農民方務耕桑保婦子乃輟其田廬之計奔命於原野斷其館誼之良相習於競悍度劉之煖亂

之民之憔悴亦大可傷矣至於戰國一戰而斬首者至數十萬豈樂爲兵者哉皆南畝之農夫欲免而不得者也漢一天下分兵民爲兩途而寓兵於農之害乃息俗儒端居佔畢而談軍政者復欲踵而行之其不仁亦慘矣哉身幸爲士脫耒耜之勞不耕而食農人之食更欲驅之於白刃之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宇文泰之爲此也則有說也據關中一隅之區欲并天下乃與師以伐高洋不戰而退豈畏洋哉自顧寡弱而心早寒也南自雒陝西自平陽北極幽薊東漸青兗皆洋之有眾寡之形相去遠矣且梁氏方亂抑欲起而乘之以吞襄郢而北尚不支勢不足以

讀通鑑論卷十七

天

南及雖前乎此者屢以寡而勝眾而內顧終以自危故其所用者仍恃其舊所習用之兵而特欲多其數以張大其勢且關中北離靈夏西暨河湟南有武都仇池羌氏之地雖耕鑿之毗皆習戰鬪使充行伍力足而情非不甘秦可用權宜以規一時之利未盡失也若夫四海一戰爭休爲固本保邦之永計建威以銷夷狄盜賊之萌則用武用文剛柔異質農出粟以養兵兵用命以衛農固分途而各靖乃欲舉天下之民且稼穡而夕戈矛其始也愚民貪免賦免役之利蹶起而受命迨其後一著於籍欲脫而不能故唐之府兵業更爲曠騎矣乃讀杜甫石壕三別之詩流離



之老婦宛轉於縲紲垂死之病夫負戈而道仆民日蹙而兵日贏徒死其民而救如縲之宗社者朔方邊卒回紇援兵也然則所謂府兵者無益於國而徒以殃民審矣不能反三代封建之制幸而脫三代交爭之苦農可安農兵可安兵天別之以材人別之以習宰制天下者因時而利用國本堅而民生遂自有道矣佔畢小儒稱說寓兵於農而弗絕其愚以禍天下亦至此哉農之不可兵也厲農而祇以弱其國也兵之不可農也弱兵而祇以蕪其土也故衛所與屯之法銷天下之兵而中國弱以坐授洪圖於□□所繇來久矣且所謂屯田者鹵莽滅裂化肥壤為磽土天下皆是也可弗為永鑒乎

讀通鑑論卷十七

罕

魏晉以降廉恥喪而忠孝混夫豈無慷慨之士氣堪一奮者哉無以自持而固無以自繼則雖奮而終餒也持其廉恥以養其忠孝於不衰者自歸諸從容蹈義之君子非慷慨之能也於梁之亡而得二君子焉太子大器及吳興大守張暉是已吳興兵力寡弱而暉不閉於軍旅然矯舉自奮以弱抗彊豈不足以自暴其忠哉既無畏死之心自可與賊爭一旦之命而暉不為也慮夫為之而不繼則氣挫而志以搖也微幸於危勝詭敗之閒神無定守而不能保其必死之心知死矣知死之外無所容心矣整服安坐待

執而捐生已矣此暉之所守也侯景之不能容簡文與太子明矣太子可去而不去不忍離其父也於景之黨未嘗屈意而曰若必見殺雖百拜無益也神色怡然及於難而不改其度死生其命也忠孝其性也端凝尊重其道也既知必死則崛起於中若獻帝衣帶之語高貴鄉公援戈之舉夫豈不可而太子不為也既不欲為則養晦以冀免於凶逆以俟外援亦一道也而太子抑不為也臣子之道居身之節若是焉止矣過此則亂矣不欲自亂以喪己猶張暉也此太子之守也二子之守君子之守也樂天者也安土者也侯命者也求諸己而不願乎外者也嗚呼使太子

讀通鑑論卷十七

罕

早正乎位而得若暉者以為之輔朱异何能惑之侯景何能欺之高澄何能給之而武帝毫以荒簡文弱而忌同姓諸侯叛君親而戕骨肉太子難儲貳之虛名張暉守貧弱之僻郡居無可為之地雖有可君可相之道而無能為也天亡梁也無能為則不喪己而承為君子焉已耳君子者知之審而居之安也生死也成敗也居之安者所不為時勢亂也不亂而後可以安死可以安死而後可以貴生貴生而後可以善其敗善其敗而後可以圖其成故晉明帝可以折王敦謝安可以制桓溫氣先定神先凝也太子未履晉明之位張暉不秉謝安之權而梁亡必矣下此則武

陳湘東邵陵而已矣柳仲禮韋粲而已矣雖矯舉以興徒
其亡而何裨焉國無君子則無以立信夫

元帝

元帝思岳陽王營而欲滅之遂失襄陽襄陽失而江陵之
亡可俟矣及武陵王紀稱帝於成都復請於宇文泰使襲
紀而成都又入於周則江陵未有不亡者非宇文能取之
皆自亡也蜀亡江陵陷襄陽北折而為宇文之先驅江左
之能延數十年者幸也高齊未滅關中之勢未固宇文之
篡未成故猶幸而存也夫地利非有為者之所恃固已曹
操據兖州四戰之地而制羣雄李勢譙縱據蜀而江東不

讀通鑑論卷十七

聖

為動搖雖然得地利而人和地未可恃人不和以內潰
未有能保其地利者失地之利而後其亡也必也故非英
雄特起視天下無不可為者則地利亦其所必爭梁元殘
忍忿戾捐地利以授人而卒以自滅其明驗矣梁之不和
以內潰非武陵岳陽之罪也元帝一起而即殺其弟慥矣
殺其兄之子譽矣襲其兄綸矣殺其從孫棟矣武陵遣子
圓照入援聽其節度而阻之於白帝圓正合眾以受署而
因之岳陽起兵而盡力以 舍侯景之大讎而亟戕其
骨肉皆帝挾至不仁之情以激之使不相下也嗚呼帝即
不念一本之愛而安忍無親抑思夫二王者一處襄陽一

虛成都為江陵生死之所自操者乎故不仁者未有能保
其地利者也一念之乖而上流失咽吭奪困孤城以自斃
舉劉宏陶侃以來經營百年之要地委之鮮卑亦惜矣哉
江東四易主而不亡劉子業蕭寶卷之凶頑猶知地之不
可棄而帝棄之如贅疣至不仁之人至於棄地利而極矣
不恤己之死亡而奚有於兄弟邪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或問之荅曰讀書萬
卷猶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惡其不悔不仁而歸咎於讀
書者曰書何負於帝哉此非知讀書者之言也帝之自取
滅亡非讀書之故而抑未嘗非讀書之故也取帝之所誤

讀通鑑論卷十七

聖

著而觀之揆索駢麗攢集影迹以誇博記者非破萬卷而
不能於其時也君父懸命於逆賊宗社垂絲於割裂而晨
覽夕披疲役於此義不能振機不能乘則與六博投瓊耽
酒漁色也又何以異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則聖賢之訓典
足以錮志氣於尋行數墨之中得纖曲而忘大義迷影迹
而失微言且為大惑之資也况百家小道取青如白之區
區者乎嗚呼豈徒元帝之不仁而讀書止以尊淫哉宋末
胡元之世名為儒者與聞格物之正訓而不念格之也將
以何為數五經語孟文字之多少而總記之辨章句合離
呼應之形聲而比擬之飽食終日以役役於無益之較訂

而發為文章侈筋脈排偶以為工於身心何與邪於倫物何與邪於政教何與邪自以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為專而傲人之散自以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知哉其窮也以教而鑰人之子弟其達也以執而誤人之國家則亦與元帝之兵臨城下而講老子黃潛善之虜騎渡江而參圓悟者奚別哉抑與蕭寶卷陳叔寶之酣歌恆舞白刃垂頭而不覺者又奚別哉故程子斥謝上蔡之玩物喪志有所玩者未有不喪者也梁元隋煬陳後主宋徽宗皆讀書者也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讀書者也其迷均也或曰讀先聖先儒之書非雕蟲之

讀書論卷十七

雷

比固不失為君子也夫先聖先儒之書豈浮屠氏之言書寫讀誦而有功德者乎讀其書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為君子無怪乎為良知之說者起而斥之也乃為良知之說迷於其所謂良知以刻畫而髣髴者其害尤烈也夫讀書將以何為哉辨其大義以立修己治人之體也察其微言以善精義入神之用也乃讀書者有得於心而正之以書者鮮矣下此而如太子宏之讀春秋而不忍卒讀者鮮矣下此而如穆姜之於易能自反而知媿者鮮矣不規其大不研其精不審其時且有如漢儒之以公羊廢大倫王莽之以讖二名待匈奴王安石以國賦青苗者經且為

而史尤勿論已讀漢高之誅韓彭而亂萌消則殺親賢者益其枝毒讀光武之易太子而國本定則喪元長者救其偏私讀張良之辟穀以全身則鑪火彼家之術進讀丙吉之殺人而不問則怠荒廢事之陋成無高明之量以持其大體無斟酌之權以審於獨知則讀書萬卷止以導迷顧不如不學無術者之尚全其樸也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定而學乃益未聞無志而以學為志者也以學而游移其志異端邪說流俗之傳聞淫曼之小慧大以蝕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為至死而不悟者也惡得不歸咎於萬卷之涉獵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

讀書論卷十七

雷

敬帝 義以生勇勇以成義無勇者不可與立義猶無義者不可與語勇也王僧辯非不知義者元帝使之攻湖州殺蕭棟而不從身建平賊之大功受大任而鎮京邑可以有為之資也高洋遣邢子才帥一旅納蕭淵明使為梁主淵明非武帝之子孫而挾異類以闖入使其成也則蕭督附庸於宇文淵明述職於高氏中分梁國效臣妾於二虜此王僧辯肝腦塗地以報宗社而為中原留一綫之日也僧辯既遣裴之橫禦之於東關亦已知敬帝已正位為君而淵明

為賊矣乃之橫敗死遽屈節而迎淵明以入何其餒也夫高氏方與宇文爭存亡之命不能乘釁以窺梁明矣其以偏師奉淵明而入直戲焉耳邢子才雕蟲之士據長江而待其斃也有餘顧乃震掉失守廢君奉賊唯嶺志之是殉卒以此受大惡之誅授首於陳霸先為千古笑則何如仗節臨江以與高洋爭一旦之生死乎無勇之夫義不能固而身名俱毀不亦傷哉故未知義者可使之知也知有義而勇不足以決之然後明君不能為之鼓厲信友不能為之變掖陷於大惡以亡身故曰勇者天德也與仁智並峙而三也

讀通鑑論卷十七

梁

法先王者以道法其法有拂道者矣法其名並非其法矣道者因天法者因人名者因物道者生於心法者生於事名者生於言言者南北殊地古今殊時質文殊尚各以其言言道言法道法苟同言雖殊其歸一也法先王而法其名唯王莽宇文泰為然莽之愚劉歆導之泰之偽蘇綽導之自以為周官而周官矣則將使天下後世讓周官之無當於道而謂先王不足法者非無辭也名固道法之所不存者也泰自以為周公逆者喪心肆志之恆也綽以泰為周公諂者喪心失志之恆也李弼趙貴獨孤信于謹侯莫陳崇何人斯而與天地同時同其化理悲夫先王之道陵

夷亦至此哉高洋之篡也梁陳之偷也宇文氏乃得冠猴舞馬於關中而飾其羶穢以欺世非然則王莽之首朝於新莽秦其免乎以道法先王而略其法未足以治以法法先王而無其道適足以亂以名法先王而並失其法必足以亡秦之亡時不能亡之也至於隋革秦之妄因時以命官垂千餘年有損益而弗能改循實之效可睹矣周禮六官有精意焉知之者矣有於法而況名乎

讀通鑑論卷十七

梁

於魏使孔子之意而然也則為司寇攝相事之口必以誅三桓為政而何患乎陪臣執國命何憂乎庶人之議也故知胡氏之傳春秋宋人之私非聖人之旨也岳侯之死其說先中於庸主之心矣自晉東渡以來王敦始逆桓溫繼之代有權臣而司馬劉蕭之宗社以移其逆未成而稱兵搆亂者王恭殷仲堪劉毅沈攸之蕭穎胄皆憤起以與京邑相競然而兵屢亂國屢危而百姓猶能相保亂民無掠奪之惡羸弱無流離之苦則禍止於上而下之生遂不驚也非其世族與其大勳不秉朝權非秉朝權不生覬覦帥野非無桀鶩之雄摺伏下風而固不敢騁也至於侯景

之亂羊侃卒韋粲死柳仲禮無能而敗蕭氏子孫分典州
郡相尋自賊而梁無虎臣於是而陳霸先以吳下寒族嶺
表卑官糾合粵嶠之民起救國難王僧辯資之成功於是
而建業荆江北府三吳之牧守皆倒授其權於山谿峒壑
之家國無世族尊貴居中控外之大臣而崛起寒微如霸
先者駸駸為天子矣其次則分州典郡握符分關為重臣
矣然後權移於下窮鄉下邑之中有魁磊梟雄之士皆翹
然自命曰丈夫何所為而不可成哉故周迪留異熊曇朗
陳寶應禽臂以興乃至十姓百家稍有心機營力者皆嘯
聚其閭井之人乘農桑操耒鉏以互相掠奪於斯時也疆

讀通鑑論卷十七

吳

者自投於鋒刃弱者坐受其刀鈇而天下之亂極矣弗待
有建威銷萌衛社稷安生民之大臣如劉宏陶侃謝元檀
道濟沈慶之之流也即有王敦桓溫劉裕蕭道成之權姦
執魁柄以臨之亦安至是哉以在下之義而言之則寇賊
之擾為小而篡弒之逆為大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則一姓
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故明王之蒞臣民也定
封卑之秩敦忠禮之教不失君臣之義而未嘗斤斤然畏
專擅以削將相之權子孫賢何畏於彼哉其不肖也則甯
喪天下於廟堂而不忍使無知赤子竄竊弄兵以相存齒
也魯之末造三桓之子孫既弱陽虎公山不狃狂興而魯

國多盜孔子傷之矣徒以抑彊臣為春秋之大法乎故以
知胡氏之說宋人之陋習也

讀通鑑論卷十七

吳

讀通鑑論卷十七終

衡陽王夫之議

陳高祖

自曹魏以迄於宋皆名為禪而篡者也蓋嘗論之本以征
 誅取天下狃於習而假迹於篡者唐高祖也其名逆其情
 未詐君子惡其名而已以雄桀之才起而圖功其圖功也
 以觀得天下為心功既立而遂讓之曹魏劉宋也而劉宋
 之功偉於曹魏矣受推誠託孤之命遂啟逆心非不立功
 而功不在天下以威福動人而囚竊者司馬氏也無固獲
 之心天下亂而無紀一旦起而攘之者宋太祖也無功於

天下天下已亂見為可奪而奪之者梁武帝也既無功矣
 辨姦謀以從人於弑逆因而奪之者蕭齊也本賊也而名
 為禪者宋梁也若夫陳氏之篡梁功劣於曹劉而抑有功
 焉天下之亂已極可攘而攘之亦無固獲之心如是則不
 足以頡頏於劉宋而優於趙宋有討平侯景之義愈於曹
 馬者無素蓄之姦賢於梁武者無犯順之兵也是故其為
 君也雖微而其罪亦輕矣卻淵明而復辟於敬帝非果念
 武帝之子孫而固立之然當其時江左之不能自立甚矣
 蕭齊稱藩於宇文以殺叔父而保一隅以號為君淵明稱
 藩於高氏以蔑君之遺孫而擬虛號以為君皆非君也

文高氏守藩之臣也使淵明得立則舉江東以屬服於高
 洋尤慘也陳高非忠於蕭氏而保中國之遺民延數十年
 以待隋之一統則功亦偉矣哉夫陳高始起嶺表之日逮
 乎入討侯景之初固知其未有妄干天位之志也蕭氏子
 孫自相戕賊天下莫適為主而後思攘之其罪既輕雖無
 赫赫之功而功亦不可泯視隋之居中狐媚以奪宇文氏
 者遠矣若夫君子之有怒於隋者則以□□代□□得之
 不以其道而終不可名為篡也此陳隋之後天下所以定
 也惜乎唐之不正名為誅弑父虐民之獨夫而託之乎
 以自居乎篡也

君子之善善也豪毛必取唯其豪毛之果善也若夫赫赫
 著一善之名而實無非惡役於其名而取之則受國於非
 其道為愚而已矣陳氏篡梁王琳起兵至潁城以伐陳赫
 然討賊之義舉也自君子論之子之篡齊宣王與師伐
 之而孟子曰以燕伐燕若琳者豈但以陳伐陳哉琳起兵
 以救元帝於江陵正也蕭齊導宇文氏以戕元帝而毀其
 宗社警者琳之仇讎也而警不能獨成其惡元帝死於宇
 文氏之刃則宇文氏尤琳之不共戴天者也侯平不受琳
 之指麾琳遂奉表於高洋去□□惡已大矣猶曰高氏
 非吾讎也以妻子陷入於關中復奉表稱臣而西嚮身為

盟主二其德在苻婁子之私愛北面稽顙於殺吾君亡
 吾國之索虜鮮卑斯人也陳主所讎蓋視之不以爲人類
 者也而何能奉詞以討陳邪蕭督琳之讎也敬帝非琳之
 讎也元帝死亡敬帝以武帝之孫元帝之幼子立於建業
 琳既兩奉表於二虜復稱臣於敬帝以屬繫於梁梁徵之
 爲司空而不至何爲者也使琳果有匡復之心則身旣爲
 上流之盟主應司空之召入奉敬帝折陳氏之邪心夫豈
 不能既懷貳心親高齊而忘故國及陳之讎乃竊討賊之
 名以與陳氏爭倚高氏之援求蕭莊以借爲主一人之身
 倏彼倏此廉恥蕩然而尙可許爲討賊之師乎幸而陳氏
 勝矣陳而敗也高洋乘亂而取江東琳不能禁固琳之所
 不恤也假令蕭莊得入建業而君梁琳因起而奪之勢所
 必然抑琳志之固然者也無恆之小人旦夕莫測而許之
 以討賊之義乎卽後事而觀之陳遣謝哲往說而琳又還
 湘州陳高祖殂復背約而奉蕭莊屯溢城以稱帝大敗於
 侯瑱而奔齊之志決矣此琳始終變詐之情形也故曰非
 但以陳伐陳也嗚呼人至於無恆而極矣無恆者於善無
 恆也於惡亦無恆也於惡無恆而有時乎善其果善與猶
 不可據也況乎其徒以名邪爲君也忠而死爲父也孝而
 死非爲君父而忠孝也吾臣吾子不忍自廢者也豈忍以

忠臣孝子爲可獵取之浮名乎失身於異類則已無身矣
 無身而君誰之君父誰之父違及忠孝哉且若琳者則又
 失身於口類而亦無據也倏而禽倏而人妖魅而已矣今
 有妖魅於此衣冠粉澤而遂樂推之以爲人非至愚者不
 然然則假琳以梁臣之名而嘉予其伐陳之義又何以異
 於是人之別於禽獸恆而已矣君子之觀人察其初終以
 定其貞邪持論之恆也乍然見其鸞義之虛聲而矜異之
 待其惡已敗露而又貶之亦持論之無恆者也無恆則其
 違琳也不遠矣善善而無一定之衡可不鑒與
 被徵不屈名爲徵士名均也而實有辨守君臣之義遠簞
 逆之黨非無當世之心而潔己以自靖者管圍隴潛是也
 矯厲亢爽恥爲物下道非可隱而自旌其志嚴光周黨是
 也閒適自安蕭清自喜知不足以經世而怡然委順林逋
 魏野之類是也處有餘之地可以優游全身保名而得其
 所便則韋曾種放是也考其行論其世察其志辨其方則
 其高下可得而觀矣賢者孝寬之兄放者世衡師道之族
 也故二子者尤相肖其家赫然著顯名居厚實於天下而
 己得以高臥遯人主之尊獎則亦何求於一命之榮哉二
 子者尤相肖也此爲逍遙公豹林處士而已矣
 文帝

文帝既以從子繼高祖而立宇文氏遣高祖之子昌歸陳文帝與侯安都斃之於江帝之貪位安忍其惡無所逃矣所可重傷者昌之愚而為狡夷投之死地以亂陳也昌在關中高祖屢請之而宇文氏不遣持重質以脅陳高祖死乃亟遣之歸知其兄弟必爭則已乘之以收其利蕭紀爭而得巴蜀蕭警爭而得江陵其術兩離復以試之建業其情曉然易見而何昌之不覺也侯安都之戕賊行而昌死於道喪一亡公子耳宇文氏無一旅之援一使之逆於己無損也昌不死而陳有奉之者則必求援於己捲土而奉昌昌不能違不復有陳矣昌何利於此而徒為宇文氏張乎昌不聽而終老於關中雖居異域自以梁亡被虜非投身幽谷如劉景蕭寶寅之迷也仲離斷髮文身以全孝友而大周祚則委贖於宇文氏其又何傷晉文公謝秦伯得國於斯之命豈忘君晉哉秦奉己以入而已制於秦惠公之所以見獲於韓原文公不屑為也父死之謂何而忍利其國秦人之謀折矣故晉以晉而文公終以霸天命在己惡知其不為晉文其不然也以亡公子優游於南山渭水之間可以全身而不貽禍於宗國又何怨乎或曰此仁者之事非昌之所及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仁則入乎不仁危其國亡其身不仁不可與言而為人所顛倒一

開而已身死則為陳昌國危則為蕭警昌不仁而文帝安都而不仁應之昌先之矣國破君危志士奮興以圖匡復此決起一朝無暇豫計其始終者也豫計則不果矣雖然亦有不容不豫計者亂一起而不知所屆事會之變未可測矣所可豫計者己有其初心道有其大常也或死乎或弗死乎死有所為死生有所為生變雖生於始謀之外而心自依乎其初此之謂豫計志不定義不明以義始以亂終利害亂其中從違失其則則為王琳而已矣孫瑒之始與琳俱起本以蕭警引宇文攻元帝於江陵急於入援以拯元帝之危而存梁之宗社不及而江陵陷元帝死事雖不克而為者大讎者宇文氏也陳氏攀敬帝以立而又篡之則其意計不及忽然之變也於是而琳志亂矣外既偏而內復潰琳乃首施兩端編奉表於二夷觀望以拒陳遂受高齊驃騎之命終為口類矣而瑒異是宇文氏授瑒以刺史瑒誓死以拒守孤城而不降使城陷而死焉瑒得死所矣乃陳兵至周圍解兵力已疲民情已釋旁得四顧故國已亡而無可託足乃集將佐而告之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時事如此豈非天乎乃舉州以降陳非降也不降而無所歸也救江陵拒宇文者瑒之初心也陳之篡梁之亡非瑒始計所及

也場非敬帝之臣陳高有篡弒之逆而敵怨不在後嗣文帝非躬算之主不辱其身於加刃吾君之狡夷場可以無死而又為誰死邪若此者場不能豫計於先而抗字文以全郢城則其素所立之志終始初無異致場何病哉無他王琳雖名為義而圖功微幸之心勝則遇變而不知所擇瑒義在心而不僅以名事雖不濟而義終不墜也決死一旦而挾功利以為心物必敗之亦惡知變之所生而早計之哉

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類之已敗則雖非貪人相習於亂大風之隧當其隧者無不靡也貪人之所吹拂成乎風而類無不敗且不自知其為大惡捐名義以成乎亂賊而後人道絕矣華歆賈充劉穆之謝晦沈約褚淵崔季舒胥貪人也扶人為亂賊居篡弒之功而身受佐命之賞弗足責也王晞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高演報其翼戴之功使為侍郎苦辭不受知貪人之不保令終而靜退以全身非華歆輩之匹也乃首倡逆謀力為贊畫夜入帷幕忘生蹈險以奪高殷而弒之晞不自為榮膺也徒焦肺困心不恤族誅之禍唯恐演之不成乎篡何為者邪功成而不受賞安下位以終身使移此心以盡誠於君父而獎掖人於忠孝之途則於諸葛公桑株八百薄田十頃之節

又奚讓焉然而晞憐不畏疾以為亂賊之腹心者何也篡奪之風已成乎隧當其隧者靡焉習以為安而不知其動搖之失據也民彘泯矣天理絕矣百年之內江東河北視弒君父如獵麕鹿篡國如探螭蟬無有名此為賊而驚心動魄者晞固曰吾為其所應為而不受佐命之賞則道在是矣悲哉華歆輩之敗人類而人類無能更存也士不引千秋之公義以自擇所趨習染時風以為固然從後而觀之惡豈有瘳而一曲之操其能揜不赦之辜哉

以亂人為可畏者懦夫也以亂人為不可畏者妄人也莊周氏自謂工於處亂人矣一以為猛虎一以為嬰兒一以為羿之敵中而不可避也一以為大浸稽天而不可溺也懼夫聞之益喪其守妄人聞之益懼於凶則唯失己而謂輕重之在物也虞奇僑處閩海陳寶應連周迺留異以作亂寄著居士服屏居東山寺危言不屈寶應縱火焚寺以脅之威亦熖矣而寄愈危責寶應也愈厲如寄者豈不戒心於亂人之鋒刃而任氣以行邪乃終獄立千仞而不以寶應之凶悖為疑非妄以輕生狎暴人而姑試也求諸己者正而已矣浸令不然心非之抑詭隨之私議之而面諱之亟於求去而多方以避之放言毀度佯狂閔默以順之皆莊周所謂緣督之經也而早為亂人之所測祇以自辱

而無補於禍難妄之興懦之變也夫君子正己而已矣可
為者奚憚而不為可言者奚憚而不言亂人雖逆弔喪之
天良未盡絕於夢寐天可恃也即不可恃而死生有命何
所用吾術哉是以知虞寄之可為君子矣歐陽紇反於廣
州流寓人士惶駭失措而蕭引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
安坐耳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寄近寶應而危引遠紇而
安寄直己之道行引直己之志定其歸一也反是則韋思
相以畏蒞為赫連勃勃所惡而死趙崇以輕薄為朱溫所
怒而死呼康駭為山剛柔無據而可惟其處己者未正
也

為君子者也君子不可欺者也儒而受欺於人則不惟
無補於世教而其自立也亦與欺為徒因以欺人而自欺
也甚矣養老之典儒者重言之不審於何以養也則宇文
邕胡孫而優俳遂謂其可登簫韶之綴兆也漢儒飾文而
迷其本於是桓榮李躬受割牲躬饋之榮施今且未知明
帝之果可以養老而榮躬之果可為老更否邪雖然當東
漢之初天下可無拊瘠離散之苦而榮與躬非從弒父與
君之臣猶可尸此而無大慙也宇文氏日糜爛其民以與
高齊陳氏爭丁壯捐尸於中野農人沒命於輓運父老孤
孑無告者不知幾千萬而于謹以機詐傾危之士左袒宇

文護以弒其君乃覲然東面登降坐食於太學撥拾陳言
如樂人之致語遂施施然曰此文王敦孝尊賢之道也儒
者榮之稱說於來今為君子儒者其然乎文王之養老孟
子言之備矣非飾衣冠陳尊俎贊拜興於伯夷太公之前
也且其為伯夷太公而後為國老桓榮李躬何足以稱而
況于謹者固伯夷所與言而視如塗炭者乎先王之政紀
於尚書歌於雅頌論定於孔孟王者之所宜取法儒者之
所宜講習無得而或欺亦無得而自欺者也語雖畧而推
之也建天地考三王質鬼神俟後聖無不在矣漢儒之說
欲以崇道而但侈其榮利資資然夫我則不暇也

臨海王

觀於陳氏之代抑不知當世之無才何以至此極也僕
都周文育程靈洗戰而獲獲而囚囚而繫以長鎖鼠竊而
逃仍為大將而不慙其武人可知矣劉師知到仲舉奉詔
輔政忌安成王之逼上乃使殷不佞孤銜口敕入相府麾
王使退內不令太后幼主知外不與羣臣謀而不慮其拒
命五尺之童所不為者身為託孤大臣謀君國之安危而
漫同兒戲其為執政者又可知矣夫當世豈遂無才而至
此極者何也人主者以臭味養賢以精神感眾者也道以
導之德以得之道德者即其臭味導之得之者其精神也

陳高祖一偏裨之才耳任之為大將而固不勝者也而使為天子其僅足以致學勇無廉之武夫文墨不害之文吏非是臭味莫相親精神不相攝求其時而無其人僅一虞寄而出為藩王之記室天下之士相帥以趨於偷天生之人主不成之當世不尚之何怪其不碌碌哉故江東王氣之將盡也為之主者氣先疲也所志所好所惡不出於頽則人胥奔走於頽中夕陽之照晨星之光趨於盡而已矣

宣帝自太建十三年以前論高齊宇文周事皆附陳下自太建十三年隋文帝紀張開皇凡論隋事皆附陳下

小人之爭也至於利而止矣而更有甚焉者始見為利而爭之非必利也爭之以不相下氣競而不能止有國家者勢眾連兵暴骨如莽而不知匹夫匹婦計訟操戈兩敗交傷而不止乃不知因此而害不弭舍此而固有利也明於計者方爭之頃一念旁及而早知改圖矣晉悼公與楚爭鄭用兵十年連十二國之諸侯三分四軍以疲於道路僅服一鄭而中國之力已憊當其時若舍鄭而無可以制楚者乃服鄭而晉遂不競楚亦惡能制哉幸楚之不覺而亦相競於鄭耳使其舍鄭而他圖三川危天下裂矣夫晉與楚非擇利而趨也氣不相下捐軀命以求贏匹夫匹婦之

情也宇文氏與高齊相持於宜陽經年不解韋孝寬以宜陽一城不足損益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喪地欲罷宜陽之兵以防汾晉力窮於所爭之地而流念以劬營孝寬可謂智矣宇文護不能從斛律光果棄宜陽而築十三城於汾北之西境拓地五百里孝寬撤宜陽之兵以奔命而大敗於汾北定陽失楊敷擒而其所爭者亦敗悄悄忿戾之情亦惡足以逞哉孝寬之機甫動斛律光之情已移所爭者俄頃之聞耳迷於一往者固不覺也夫孝寬光皆趨利之徒也然於忿戾相乘之頃返念以自謀成敗思以免無益之死傷而不徒糜爛生靈於尺寸之土則又豈徒工

於計利哉利不可競也忿尤不可不戒也固執必勝以快其忿幸而敗不幸而亡兩俱迷則徒為斯人之困以自困將有窮起者坐而收之匹夫之乘潮競渡以身飽魚腹而不懲事有大於此者為千古笑不知不仁君子之所深惡也為五行之說者曰熒惑之精降為童謠言雖非實而固有指也熒惑者以熒熒之光熒熒之智惑人者也火之光熒熒而已燭之而輿撤其膏薪而息矣然當晦也則闔行者依之以求明故日月固不勝火大明有耀不足以熒熒矣故智者求明於日月而不求明於火惡其有燭之者也童

謠者熒熒而惑人者也是之謂熒惑之精非必天之星降
為童之謠也善通其義者可以垂鑒祖珽欲殺斛律光而
無其隙草率寬密為童謠以閒之而光坐誅夫天下之為
童謠者皆姦人之造也豈果禍福之幾鬼神早洩其秘於
童稚之口哉鸚鵡之謠師已造之為季氏解逐君之惡也
故童謠者必有造之之人即其果中於事理若河間姪女
千里草之屬亦時有志疾患而蕙弱畏禍師婦姑詛咒之
智喋喋於灶鑪之間而已若靈帝之國必亡董卓之身必
戮豈待童謠而知邪晉文公城濮之師勢不容於姑已
者也原田每每之誦惡知非楚人之反閒哉故曰先民有

言詢于芻蕘芻蕘可詢也出其所不意而對以公也民之
為言不可聽也為之成言必其熒熒而惑人者也祖珽
之姦高緯之愚李寬之詭一童謠而光以死高氏以亡可
畏也請上憲察下愈諂諛不行而童謠興惑乃益不可
解王洽李邦華以死甯於小豎之口可為痛哭者豈徒高
緯之愚乎崇禎己巳都城被圍兵部尚書王洽成敗李邦華
人容易殺李邦華軍政官忌之為童謠曰殺了王洽敵
問台使李邦華軍政官忌之為童謠曰殺了王洽敵
中國險巖倍於夷自宇文氏始突厥挾兩端以與宇文高
氏市宇文畏其為高氏用也歲給繒絮錦綵十萬以糜之
高氏亦畏其為宇文氏用而厚賂焉夫宇文與高於突厥

何中外高卑之有哉弱役於強屈者其常也而突厥固曰
宇文高氏中國之君也中國之奉我常也此驕夷狄之始
禍也宇文高氏陵削中國以奉於其類非其土非其民無
不可也而後世竊厥之君臣且曰宇文高氏中國之君也
不惜悉索之於民以奉突厥而國以安吾亦奚不可邪此
啟惰君陋臣之禍始也地之力民之勞男耕女織之所有
殫力以營之積日以成之委輸以將之奉之異域而民力
盡民怨深矣無財無以養兵無人無以守國坐困而待其
吞吸日銷月鏹而無如之何自亡而已矣而不但此也方
其未入中國之日已習知中國之富而使桑田久矣中國

既自亡而指之以入為主其主臣上下皆曰此時時之
原隰信天地之沃壤也肥甘之悅口輕煖之適體錦綵佳
麗之炫目繁聲冶奏之娛耳求焉而即得取焉而即盈昔
之天子奉我而如不及今為我之臣妾而何求不克邪故
淫虐婪取川吸舟吞而禹甸為荒郊周黎為道殣皆宇文
氏之毒延及千年而益烈悠悠蒼天其如此皮骨空存之
赤子何也所為推禍始而為之痛哭者也
度德量力相時以沮有為之氣君子弗取而當積衰已久
立本未堅求自保以徐圖有為也則度德量力相時之說
仲矣高緯不道亡在旦夕陳與接壤於淮右宣帝決策遣

吳明徹帥師北伐庸詎非所宜為非所可為者顧使陳深計而思其所竟雖必亡吳明徹能以積弱之孤軍搗鄴弁而滅之如宋武之於姚泓否邪用兵三年而不能越呂梁一步與高氏一彼一此交敵於兩淮徒為宇文氏掣高氏之肘而利其吞敵耳宇文之決於滅緯也韋孝寬固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取與陳氏共為犄角必當所嚮摧殄則其用陳而陳為所用可知矣巴蜀失江陵陷陳之大患在宇文而不在高氏為高氏犄角而拒宇文不可為而尚可為也為宇文犄角而滅高氏宇文無北顧之憂而地益廣兵益眾氣益張昔者齊為陳敵而今則陳受周

論衡卷十八

五

衝去狐狸而鄰豺虎則他日者既下巴荆以乘上流臨江介而搗建業旁無所撓而勢無不便是滅齊適以自滅不待智者而知也當斯時也天下之勢在宇文而不在高氏明矣陳所急者在江鄂庸蜀而不在淮右明矣即無能奮興以決鬪則襄抑惟固境輯民治兵積粟聽二虜之爭而我以暇豫圖久遠之計悉三吳湘廣之力尚可為也計不出此乘人之危收曠莽難守之地以自居功殆猶鼠也潛出而掠人之餘也高氏為己之捍衛而急撤之陳何恃以抗宇文哉高氏亡而明徹敗金人告宋曰吾亡而蒙古之禍移於宋其愚同其禍同也舍周無慮貪得以逞有可為

而不可為為其所不可為以自詫禍已及乃踟躕而自縮晚矣高氏不滅陳氏不亡叔寶雖不足以固存尚可俟他姓之興以延江左衣冠之統劉子業蕭寶卷不滅而叔寶滅乎

諒闇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古謂殷也周公定禮於此闕焉意者其不然邪故孔子但言古夫周公推至孝以立極豈三年之愛不逮古人哉時有易而道有訓也殷道立弟國恆有長君則冢宰雖非伊傅而不能擅命以亂天下周道立子而冲人踐阼冢宰持權則苟非其人固不可託也即其人可託矣而小子同未位以周公之忠也叔

論衡卷十八

七

流言且不可過非貪權罔恤之姦未有不懲周公之難而敢於自危以危天下者也故殷道至周而易道大易則一端不得以獨存時詘之矣若後世之天下尤非三代之比也三代有天下者名而已矣其實則亦一國也王畿千里政教號令所及今之一大省會耳諸侯固自為治也則其事簡諸侯受制於天子而無所詘於天子之大臣天子之卿視侯視云者仰而躋及之之謂也則其任輕諸侯入相自有宗社而不敢嘗試非諸侯而相則夾輔之公侯可入正之而相臣不敢自恣則其權分郡縣之天下統四海於一人總已則總天下矣其事繁其任重其權壹冢宰已總

天下之職官司農已總天下之田賦司馬已總天下之兵戎司寇已總天下之刑罰而又總而歸之一人此魏晉以降錄尚書事輔政之所以篡奪相仍也州牧郡守待命而不能仰詰四海無誰何者三年之內以收人心而移宗社後雖挽之禍已發於肘腋矣人子受先王之託而委之他人庸詎可以爲孝此後世之誦於時者尤非僅如周而已也夫法有常而人無常當周之季皇甫尹氏之流君親政而猶爲天下僂詎可不言而唯其所爲容容自保者且以謨國而召疑叛況其爲竇憲梁冀之跋扈者乎又況其爲司馬懿傅亮徐羨之楊堅也乎乃先王既使之在大臣之位矣欲別委而弗使之總已也不得陶侃且怨不徒祖約也敦熒在疚之孺子豈能求側陋之忠賢拔起而授之大任其不畀宗社生民於姦邪也鮮矣故匹夫不能逮天子之養天子不能盡庶民之哀情無已而量有涯雖聖人不能盡滿人子之心亦無如之何也故孟子詔滕文公行三年之喪而未有命戒者五月爾於此見周禮之既葬而親政也宇文邕之令曰衰麻之節若虛之禮遵前典申罔極軍國務重須自聽朝庶乎其情理之兩得與五服之內依禮百僚既葬而除亦稱其情也雖然此唯天子而不得不謂爾翟方進妄自尊以短喪李賢張居正怙權而喪其心

豈能託以爲辭哉

賊聖人之道以召異端之侮而堅其邪辟者小人儒也異端則既與我異爲端矣不相淆也然異端亦固有其端非沈溺於流俗之利欲而忘其君父以殉其邪者也若楊朱墨翟莊周列禦寇以及乎陸子靜王伯安苟自有其端則卑汙趨利譬不畏死而盡捐其惻隱羞惡之行固醉夢之餘念所不屆及者也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異義利而已矣小人之趨利而無恥君子之異端亦從乎君子之後而惡之不敢謂君子之惡非正也唯小人而託於儒因挾儒以利其小人然後異端者乃挾以譏吾道之非而曰爲小人資者儒也夫異端之始念未至於無父無君而君子窮其所歸斥爲禽獸乃小人冒儒者之迹挾詩書禮樂爲寵利之資則頑鄙殘忍公然忘君父而不恤以能於天下曰爲道備也其可賤而可惡又奚但異端之比哉故曰無爲小人儒小人儒者異端之所不屑爲也桓榮耀車服之榮以勸門人曰稽古之力君子賤之以其侈乎利而有禽心也況如熊安生者業以儒術爲高氏國子博士矣於高氏固有君臣之義也宇文滅齊鄴城方破安生遽令婦門語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悲夫其所事之君已走其所從班行以奉祀之宗社且毀且屋其同列之官

僚且死且竄其比閭連居之婦子且殺且俘漠然無一念之悲閔乞高氏之餘不足又顧而之宇文氏之墻間以是為儒之道也異端之徒稍知自好者鄙夷之如犬豕况君子之不絕小人於儒不正儒者之誼以使小人不致干君子之責也無他義利而已矣議者苛求於吳康齋陳公甫而引姚樞許衡於同類不亦慎乎

彌敵在前而以輕軍試之非徒敗也其國必亡故吳明徽一潰於彭城而江東有必亡之勢其幸而延之十年者宇文邕殂宇文贊無道楊氏謀篡而不暇及也不然亡之亟矣為兵家之言者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未然也誠知彼

讀史論卷十八

而知己則有不戰者矣吳明徽可以當宇文憲意孝實乎蕭摩訶任忠周羅喉可以當梁士彥王軌乎宣帝可以當宇文邕乎宇文氏其如高緯祖遜穆提獎之君臣可以姑試而幸獲乎己不自知之而又何以戰邪邪不可以戰而何以勝邪然則坐而待其相加與曰善為國者不師非不師而即善也為國善則可以不師也江東至是而無可取中原之勢矣固本靖民養兵擇將遲之數十年而不輕挑之以益其勢則尚可為也故孫綽王羲之之論在東晉之初則為自棄不陳之末造則善矣東晉雖草創人咸憤激以圖存有死之心則有生之氣也至於陳而江東之生氣

齊周之梁萎之侯景摧之蕭警王琳中起而滅裂之陳氏倫存而銷錄之劉宋吞廣固搗長安之鋒穎蕩盡無餘矣然使固本圖安而尚可為者以高緯之淫昏宇文邕遲之又久再進再退而始決陳能自立而不授以俘大將覆全軍之勢宇文君臣慎動者也且以苻堅拍拔佛狸為大戒而遽輕試席捲之雄心乎陳僅一蔡景歷而不能一潰而舉國之人皆靡引領以望北師之渡而已矣

讀史論卷十八

是也至於勸人以殺其兄弟子孫而甚矣仁絕於心心絕於天而後勸人以殺其兄弟子孫欺其人之終遂不復而後敢勸人以殺其天性之親不然雖懷怙忌而挾私怨不忍也抑不敢也鄭譯初用而導宇文贊殺其叔父則於滅宇文以戴楊堅也何靳而不為而堅知之矣摘其不孝之罪不比數之於人類而後譯之惡窮宇文贊之不肖也宇文孝伯對其君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愛遂爾結舌孝伯之可託也宇文邕之不可導以不慈也於斯言驗之矣晁錯忠於袁盎而居心之厚薄則不若盎也不順於父而父亟去之其於父子可知矣故求可託之臣求之於根本之地而思過半矣

宇文邕之政洋洋簡冊若駕漢文景明章而上之乃其沒

世山二年而楊氏取其國若撥贊雖無道然其修怨以濫殺唯宇文孝伯王軌而止其他則固未嘗人立於鼎鑊之上也淫昏雖汰在位兩浹歲而已豈果有德在人心詎一日而遽忘之乃其大臣如韋孝寬楊惠李德林高穎李穆皆能有以自立者翕然奉楊氏而願爲之效死堅雖有后父之親未嘗久執國柄如王莽之小惠徧施也抑未有大功於宇文如劉裕之再造晉室滅虜破賊也且未嘗如蕭道成僅存於誅殺之餘人代爲不平而思逞也堅女雖尸位中官而失寵天元不能如元后之以國母久秉朝權也然而人之去宇文也如恐不速豈骨未冷而宗社已移則

讀通鑑論卷十八

三

其爲君也可知矣德無以及人而徒假先王之令名以欺天下天下其可欺乎史之侈談之也記其迹也論史者之鑿稱之也爲小人儒者希冀榮寵而相效以襲先王之糟粕震矜之以藻悅其門庭也故拓拔宏宇文豈幾於聖而禹湯文武之道愈墜於阱而不能自拔試思之惡有盛德如斯不三歲而爲權姦所奪臣民崩角以恐後者乎尉遲迥可以爲宇文氏之忠臣乎宇文闡稱帝已二年矣父死而止乎其位楊氏雖逼關未有失德也迥乃奉趙王招之少子以起兵曹操所不敢奉劉虞以叛獻帝者而迥爲之不思迥之志可知矣迥可爲忠臣則劉裕之討劉毅

蕭道成之拒沈攸之使其敗而死也亦晉宋仗節死義之臣乎楊堅無功而欲奪人之國於是乎有兵可擢者皆欲爲堅之爲迥亦一堅也司馬消難亦一迥也王謙亦一消難也志相若事相競則以勢之強弱謀之工拙所與之多寡分勝敗矣勝者幸也敗者其常也抑此而伸彼君子而受姦雄之罔矣君子不逆詐而未嘗不先覺以情度之以理衡之而已矣王凌諸葛誕不保其不爲司馬懿況迥輩之紆紆者乎宇文氏之亡虜運之衰已訖也楊堅無德以堪而迥謙消難愈不可以君天下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三方滅而楊氏興民之小康豈迥之所能競乎自此以後北朝事歸隋論

讀通鑑論卷十八

幸

高穎南侵而陳宣帝殂陳請和於隋高穎以不伐喪班師陳之愚而必亡隋之智而克陳皆於此徵之矣陳隋疆弱不相敵明矣宣帝殂叔陵狂逞嗣子傷內不靖而未遑外禦權下隋以紆難何言愚也弱者示人以弱則受陵乘也無已高穎之兵固不足畏者也隋主初篡而位未固以司馬消難之在陳有戒心焉穎之南侵聊以禦陳非能有啟疆之志也既分兵以南侵千金公主高寶璠又挾沙鉢略以入寇隋固急欲轍南軍而防北塞陳於此正可晏坐以全力固封守待其疲敝而空返乃憊怯柔巽暴其虛枋惶遽之情實使隋得志以班師而測其不自振之隱使洋洋

而盜名以去故愚甚也頌不伐喪義也而何但言智也奪人之國而無欺欺人之孤而不恤以女事人而因獲其宗社不以爲恥隋之君臣豈能守規規之義閔人之喪而不伐也哉乘喪而急攻之固敗道也非勝術也陳雖弱江東之立國久矣非其可以必得未易傾也庸人之情當危而懼稍定而忘君薨嗣子初立內難方作而疆敵歷境君臣皆惴惴焉外雖請和而內固不自甯也知其且亡而迫於不容已則人有致死之心以爭存亡於一決類以偏師深入攫必死之怨憤而吾軍欺其衰弱挾驕以徼幸猝與困獸相當於其內地未有不敗者也幸而請和之使至矣假

通鑑論卷十八

不伐喪之美名以市陳實收全師不敗之功以養威而後時故情智甚也不伐喪矣許之和矣陳之廷愚者曰隋有仁義之心不吾并也黠者曰隋有隙而不能乘無能爲也於是而君驕臣息解散其憂懼枵然以自卽於安信使往來禮文相匹糜其主於結綺臨春賦詩行樂之中則席捲而收之也易於拾芥善勝敵者不乘其憂危而乘其已定之情已衰之氣隋之智非陳之所能測也自弛於十年而國必亡姑待之十年而必舉其國一智一愚一興一亡於此決矣故善謀國者不憂其所憂而憂其所不憂不震掉失守於一朝不席安自弛於彌日孰得而乘之哉而庸人

不能也庸人之愚智人之資嚮令陳人請和之使不出高頌且進退無據而茶然以返隋氣挫而陳可以不亡夫豈陋君具臣之所及哉

後主

大臣不言而疏遠之小臣諫其國必亡小臣者權不足以相正情不足以相接驟而有言言之婉則置之若無言之激則必逢其怒大臣雖營救而不能免能免矣且以爲爲幸而言爲徒設況大臣之媚忌以相排也乎大臣者苟非窮凶極悖之主不能輕殺也故言可激也苟非菽麥不辨之主從容乘膺以入故言可婉也大臣秉正於上而小臣

通鑑論卷十八

亦恃之以敢言然後可切言之以曲成大臣之婉論交相須也而所恃者終大臣也大臣不言小臣乃起而有言觸昏昏者之怒以益其惡未有不亡矣夫大臣既導君以必亡矣則爲小臣者將何如而可哉去而已矣陳後主國垂危而縱欲以敗度傅縡章華危言而見殺陳之亡遲之十年而猶晚而二子者亦捨身飼虎之仁君子所弗尚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說經者謂洩冶失語歇之節不如高哀之全身非也微者名姓不登於春秋曰殺其大夫而著其名洩冶貴大夫也諫而死允矣高哀名姓登於史策亦貴大夫也而去之失臣節矣縡與華非洩冶比也胡爲

其以身試醒人之暴怒邪其情忿其言訐唯恐刃之不加於項而無救於陳之亡何爲也哉誠不忍故國之淪沒而恥爲隋屈山之涯水之涘庸詎無潔身之所而必於刑人之市以置此父母之遺體乎於是而江總之邪益成於是而施文慶沈客卿之勢益張於是而盈廷之口益箝於是而隋人問罪之名益正故陳必亡者也殺二子而東速也

名教之於人甚矣國雖破君雖降而下猶以降爲恥不能死而不以死爲憂行其志以免於慙名教未亡於心也陳

亡袁憲侍後主而不忍去許善心奉使未返而衰服以臨周羅喉大臨三日而後放兵散仗陳叔慎置酒長歎而謝其伏而流涕任瓌勸王勇求陳後立之不聽而棄官以隱於仗節死義未能決也而皆有可勸者焉慕容紹高氏之滅未有此也其或攤兵而起則皆挾雄心以徼利者爾晉南渡而衣冠移於江左賢不肖之不齊而風範廉隅養其恥心者非慕容篡主之能銷鑠也諸子之不死隋不殺之耳皆無自免於死之道也無求免於死之道而不死不死不足以爲其節累且陳氏之爲君微矣其得國也不以義非有不可解君臣之分也所不忍亡者永嘉以來中原

士大夫之故國先代僅存之文物不忍淪沒於一旦也雖然陳不能守而隋得之固愈於五胡之種多矣諸子者視家鉉翁謝枋得而尤可不死然而毅然以名教自盡也不尤賢乎

讀通鑑論卷十八終

讀通鑑論卷十九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議

隋文帝

聖人之道有大義有微言故有宋諸先生推極於天而實之以性發之心得嚴以躬修非故取其顯者而微之卑者而高之也自漢之興天子之教人士之習亦既知尊孔子而師六經矣然薄取其形迹之言而忘其所本則雖取法以為言行而正以成乎鄉原若蘇威趙普之流是已蘇威曰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世趙普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而威之柔以喪節普之險以教倫不自知也

不自媿也以全軀保妻子之術為立身揚名之至德以篡弒奪攘之謀為內聖外王之大道竊其形似而自以為是歎其榮寵者眾皆悅也挾聖言以欺天下而自欺其心闕然求媚於亂賊而取容導其君以欺孤寡戕骨肉而無忌嗚呼微有宋諸先生洗心藏密即人事以推本於天反求於性以正大經立大本則聖人之言無忌憚之小人竊之以徼幸於富貴利達豈非聖人之大憾哉普之於論語以奪人為節用以小惠為愛人如斯而已外此無一似也威則督民誦五教而謂先王移風易俗之道畢於此矣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託於道所以賊德也正人心閑先聖之道

根極於性命而嚴辨其誠偽非宋諸先生之極微言以立大義論語孝經為鄙夫之先資而已矣

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人也即天也天視自我民視者也民有流俗之淫與偷而相沿者矣人也非天也其相沿也不可卒革然而未有能行之千年而不易者也天不可知知之以理流俗相沿必至於亂拂於理則違於天必革之而後安即數革之而非以立異也若夫無必然之理非治亂之司人之所習而安焉則民視即天視矣雖聖人弗與易矣而必為一理以奪之此漢儒之所以繼曲塗飾而徒云云也改正朔易服色漢儒以三代王者奉天之精意在

此而豈其然哉正朔之必改非示不相沿之說也麻雖精而行之數百年則必差夏商之季上敖下荒不能釐正差舛已甚故商周之興懲其差舛而改法亦猶漢以來至於今麻凡十餘改而始適於時不容不改者也若夫服色則世益降物益備期於協民瞻視天下安之而止矣彼三王者何事汲汲於此與前王相競相壓於染繪之間哉小戴氏之記禮雜矣未見易書詩春秋儀禮周官之斤斤於此也其曰夏尚元殷尚白周尚赤吾未知其果否也莫尊於冕服而周之冕服上元而下纁何以不赤也牲之必騂也純而易求耳非有他也夫服色者取象於天而天之五色

以時變無非正矣取法於地而地之五色以土分無非正矣自非龐奇豔靡足以淫人者皆人用之不可廢理無定焉惡從知之其行之千餘年而不易者民視之不疑即可知其為天視矣開皇元年隋主服黃定黃為上服之尊建為永制以義類求之明而不炫韜而不幽居青赤白黑之間而不過尊之以為事天臨民之服可矣迄於今莫之能易人也即天也於是而知漢儒之比擬形似徒為云云者以理律天而不知在天者之即為理以天制人而不知人之所同然者即為天凡此類易書詩春秋周官儀禮之所不著孔孟之所不言詘之斯允矣

今之律其大畧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澤遠矣千餘年開非無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法定故也古肉刑之不復用漢文之仁也然漢之刑多為之制故五胡以來獸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慘至於拓拔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磔絞斬梟磔又有門房之誅焉皆漢法之不定啟之也政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絞曰斬改鞭為杖改杖為笞非謀反大逆無族刑垂至於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若於絞斬之外加以凌遲則政之所除女直蒙古之所設也夫刑極於死而止矣其不得不有死刑者以止惡以懲惡不得已而用也大惡者不殺而不止故殺之以絕其

惡大惡者相襲而無所懲故殺此以戒其餘先王之於此也以生道殺人也非以惡惡之甚而欲快其怒也極於死而止矣梟之磔之輶之於死者又何恤焉徒以逞其扼腕齧齧之忿而怖人已耳司刑者快之其仇讎快之於死者何加焉徒使罪人之子孫或有能知仁孝者無以自容於天地之間一怒之伸慘至於斯無裨於風化而祇令腥聞上徹於天裴政之澤斬而後世之怒淫不亦憚乎隋一天下編索虜鮮卑之虐以啟唐二百餘年承平之運非苟而已也蓋有人焉足以與於先王之德政而惜其不能大用也

周制六卿各司其典而統於天子無復制於其上者然而後世不能矣周禮曰惟王建國言國也非言天下也諸侯之國唯命之也聽於宗伯討之也聽於司馬序之也聽於司儀行人若治教政刑雖頒典自王而諸侯自行於國內不仰決於六官如是則子聖之王畿政亦簡矣其實不逾今一布政使之所理也郡縣之天下攬九州於一握卑冗府史之考課升斗銖銖之金粟窮鄉下邑之獄訟東西萬里之邊防四瀆萬川之捭拽其繁不可勝紀總聽於六官之長而分任之於郡署其或修或廢乃至因緣以隲私者無與舉要以省其成則散漫委弛而不可致詰故六卿之

上必有佐天子以總理之者而後政以緒而漸底於成此
秦以下相臣之設不容已也乃相臣以一人而代天子則
權下擅而事亦冗而不給於治多置相而互相委則責不
專而同異競起以相撓於是而隋文之立法為得矣左右
僕射皆相也使分判六部以各治三官夫然則天子統二
僕射二僕射統六卿六卿統庶司仍周官分建之制而以
兩省分宰相之功殆所謂有條而不紊者乎繇小而之大
繇眾而之寡繇繁而之簡揆之法象亦太極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八卦以盡天下之至蹟而曲成乎羣靈者也法者
非必治治者其人也然法之不善雖得其人而無適守抑

論衡卷十九

五

未繇以得理況乎未得其人邪以法天紀以盡人能以居
要而治詳以統同而辨異郡縣之天下建國命官隋其獨
得矣乎不可以文帝非聖作之主而廢之也
關河以轉漕置倉以遞運二者孰利事固有因時因地而
各宜不能守一說以為獨得者然其大槩則亦有一定之
得失焉其迹甚便其事若簡其效若速一登之舟旋運而
至不更勞焉此轉漕之見為利者也然而其運之也必為
之期而勞甚矣開有啟閉以爭水之盈虛一勞也時有旱
澇以爭天之燥溼二勞也水有淤通以勤人之濬治三勞
也時有凍泆以待天之寒溫四勞也役水次之夫奪行旅

論衡卷十九

本

之舟以濟淺五勞也而又重以涉險飄沈重貽補運之害
特其一委之庸人偷以為安而見為利耳夫無漸可循
而致之一塗以幾速效政之莫裨也歲月皆吾之歲月紆
徐之則千鈞之重分為百而輕甚矣置倉遞運者通一歲
以輸一歲之儲合數歲以終一歲之事源源相因不見有
轉輸之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在民者易登於倉在倉者
不覺而已致於內無期會促迫之苦而可養失業之民廣
馬牛之畜雖無近功而可經久以行遠其視強水之不足
開漕渠以圖小利得失昭然矣隋沿河置倉避其險取其
夷唐仍之宋又仍之至政和而始廢其利之可久見矣取
簡便而勞於漕輓者胡元之亂政也況乎大河之狂瀾方
憂其氾濫而更為導以迂曲淫漫病徐兗二州之土乎隋
無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
及唐宋益隋亡而法不亡也若置倉遞運之類是已
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義倉是也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始
請立之家出粟麥一石儲之當社凶年散之使其行之而
善足以賑之也抑一鄉一社有君子長者德望足以服鄉
人而行之十姓百家焉可矣不然令之嚴而祇以病民令
之不嚴不三歲而廢矣且即有君子長者主其事行乎一
鄉亦及身而止耳惡有一鄉之事數十年之規而可通之

天下爲一代之法也哉行之善而猶不足以賑荒者假使社有百家歲儲一石三年而遇水旱曾三百石之足以濟百家乎倘水旱在三年之外粟且腐壞蟲蝕而不可食也且儲粟以一石爲率將限之邪抑貧富之有差邪有差而人詭於貧誰尸其富家限之則歲計不足而違計他年均之爲農而有餘以資義倉其勤者也及其受粟而多取之者其惰者也非果有君子長者以仁厚化其鄉而惰者亦勤於耕以廉於取則徒取之彼以與此而誰其甘之不應抑將刑罰以督之井里不隔而計訟興何義之有而情愈不節之罷民且恃之以益其驕怠況乎人視爲不得已而

東於法以應令穰

七

東於法以應令穰賑溼腐雜投而速臺僅以博好義之虛名抑何爲者邪況行之久而長吏玩爲故常不復稽察里胥之乾沒無與爲治民大病而勾免不能抑其必致之勢矣夫王者之愛養天下如天而可以止矣寬其役薄其賦不幸而罹乎水旱則蠲征以蘇之開糶以濟之而防之平日者抑商賈禁貨備懲游惰修陂池治隄防雖有水旱而民之死者亦僅矣賦輕役簡務農重穀而猶有流離嗷殍者此其人自絕於天亦無如之何而何事損勤苦之民使不軌之徒懸望以增其敖慢哉故文王發政施仁所先者鰥寡孤獨所發者公家之廩非取之於民而以飽不勤

不節之惰農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捐己以惠民且不知養民之大經况強以義脅民而攘之爲己惠乎夫義倉者一鄉之善士當上失其道橫征困民之世行之十姓百家以苟全一隅者可也爲人上者而行之其視梁惠王之盡心奚愈哉

立教之道忠孝至矣雖有無道之主未有不以之教其臣子者而從違異趣夫亦反其本而已矣以言教者進人于而戒之曰爾勿不孝進人臣而戒之曰爾勿不忠舌敝穎篋而聽之者藐藐悖逆猶相尋也弗足怪也教不可以言言者也樊忠孝而進之抑不忠不孝而絕之不納叛人不

禮逆于不懷其惠不歆其利伸大義以昭示天下之臣子

八

如是者殆其好也非其令也宜可以正於家施於國推於天下而消其悖逆矣然而隋文帝於陳郢州之叛而請降則拒而弗納突厥莫何可汗生擒阿波歸命於隋請其死生高顛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存養之以示寬大帝則從之而禁勿殺吐谷渾妻子叛其主請降帝則曰背夫叛父不可收納夫帝之欲并陳而服二虜其情也抑且顧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捐可乘之利而拒之已峻以是風示臣子俾咸順於君父而蠲其乖悖夫豈不能然制於悍妻惑於逆子使之兄弟相殘終以梟獍之刃加於其躬一室之

內戈矛逞而天性蔑四海之稱兵不旋踵而譙起此又何也繇此而知忠孝者非可立以為教而教人者也以言教者不足道固已徒以行事立標準者亦迹而已矣夫忠孝者生於人之心者也唯心可以相感而身居君父之重則唯在我之好惡為可以起人心之惻隱羞惡而遏其狂戾之情文帝以機變算人之國所好者爭奪所惡者馴謹也制之於外示彝倫之則伏之於內任喜怒之私其拒叛臣絕逆子也一挾名教以制人者也幽曖之地鬼神瞰之而妻子尤熟嘗之好惡之私始於拂性而任情既且違情而殉物悍妻逆子或餌之或裔之顛倒於無據之胸則雖曰

論衡卷十九

九

行飭正人倫之事而或持之或誘之終以怨毒而賊害之無他心之相召好惡之相激也嗚呼方欲以綱常施正於裔夷而濺血之禍起於骨肉心之幾亦嚴矣哉好惡之情亦危矣哉故藏身之恕防情之辟立教之本近取之而已敢不足治刑賞不足勸懲況欲以空言為求亡子之鼓乎周禮鄉則比閭族黨遂則鄰里鄩鄙各有長司其教令未詳其使何人為之也就農民而為之則比戶之中樸野之氓非所任也其黠而可為者又足為民害者也且比鄰之長雖微而列於六官之屬則既列於君子而別於野人矣舍其耒耜而即與於班聯不已媿乎意者士之未執贄以

見君而小試之於其鄉凡飲射賓興所進於君之士皆此屬也固不耕而有祿食士也非民也唯然則可士可大夫而登進之塗遠則當其居鄉而任鄉之教固自愛而不敢淫泆於其鄉庶幾不為民病而教化可資以興然周禮但記其職名而所從授者無得而考焉則郡縣之天下其不可附託以立鄉官也利害炳然豈待再計而決哉成周之治履中蹈和以調生民之性情垂為大經大法以正天下之綱紀者固不可以意言求合也故曰人也非政也但據缺畧散見之文強郡縣之天下銖索以肖之王莽之所以亂天下也而蘇威效之令五百家而置鄉正百家而置里

論衡卷十九

十

長以治其辭訟是散千萬虎狼於天下以攫貧弱之民也李德林爭之而威挾周禮以鉗清議之口民之膏血殫於威佔畢之中矣悲夫封建之天下分而簡簡可治之以密郡縣之天下合而繁繁必御之以簡春秋之世萬國併五霸興而夫子許行簡者以南面況合中夏於一王而欲十姓百家置聽訟之長以燭亂之哉周之衰也諸侯僭而多其吏以漁民而自尊最爾之鄒有司之死者三十三人未死者不知凡幾皆鄉里之猾上慢而殘下者也一國之提封抵今一縣耳卿大夫士之食祿者以百計今一縣而百其吏祿入已竭民之產矣卿一行而五百人從今丞尉一

出而役民者五百其徭役已竭民之力矣仁君廉吏且足以死民於賦役汙暴者又奚若也況使鄉里之豪測畜藏以側目挾恩怨以逞私攤子弟姻亞以橫行則孤寒撲拙者之供其刀俎又奚若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君子所師於三代者道也非法也竊其一端之文具以殃民是亦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

聲音之動治亂之徵樂記言之而萬寶常以驗隋之必亡顧其說非可一言竟也有聲動而導人心之貞淫者有心動而為樂之正變者其感應之幾相為循環而各有其先後謂聲動而心隨之則正樂急矣謂心動而樂隨之則樂

讀通鑑論卷十九

十一

固不能自正而待其人矣倘於無道之世按韶夏之音而奏之遂足以救其亡乎不可得也雖然未有無道之世不崇淫聲侈哀響而能以韶夏之音為樂者於是而知志氣之交相助而天人之互為功矣且以寶常之言直斥何安之樂為亡國之音隋文何以不悅終廢寶常而謂何安之樂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則盛世之音必不諧於衰世之耳其諧不諧者天也非人也乃唯帝任詐以取天下呢悍妻御逆子任其好惡於非僻則心流於邪而耳從心爾然則治心而後可以審音心者其本也音者其末與乃何安衰亂惰淫之樂作遂益以導煬帝邪淫無厭之心而終亡

其國則樂之不正流禍無涯樂又本而非末矣古先王之作樂也必在盛德大業既成之後以志之貞音斟酌於聲容之雅正而不先之於樂知本也然必斟酌於聲容之雅正以成一代之樂傳之子孫而上無淫慝之君流之天下而下無乖戾之俗則德立功成而必正樂亦知本也嗚呼自秦廢先王之典而樂亂自契丹女直蒙古入中國毀棄法物而樂永亡唯聲音之自然者流露於人心耳手口之間時亦先兆其治亂興亡之理於是樂唯天動以感人而人不能以樂治心召和平之氣凡先王所以治聖人所以教俱無可為功於天下固有心者所當憾於無窮也天不

讀通鑑論卷十九

十一

喪道又惡知無聖人者興無師而得天之聰明以復移風易俗之大用乎古之教士也以樂今之教士也以文文有詠歎淫泆以宣道蘊而動物者樂之類也蘇洵氏始為虞禱極楷之文其子淫蕩以和之而□□遂淪於□亦志氣相召之幾也取士者有權士之以教以學也有經舍其大經矜其小辨激清繁繞引哀怨以趨儉薄亦惡知其所底止哉

以德化民至矣哉化者天事也天自有其理氣行乎其不容已物自順乎其則而不知聖人之德非以取則於天也自修其不容已而人見為德人亦非能取則於聖人也各

以其才之大小純駁行乎其不容已而已化矣故至矣尙矣絕乎人而天矣謂其以德化者人推本而為之言也非聖人以之如以薪煬火以勺斟水執此而取彼之謂也夫以德而求化民則不如以政而治民矣政者所以治也立政之志本期乎治以是而治之持券取償而得其固然也則猶誠也持德而以之化民則以化民故而飾德其德偽矣挾一言一行之德乎道而取償於民頑者侮之黠者亦飾偽以應之上下相蒙以偽君子之所甚賤亂敗之及一發而不可收也夫為政者廉以潔己慈以愛民盡其在己者而已至於心行之則尤無與於民而自行其不容已

豈持德以取民之憤哉自漢興黃卓魯之見褒於人者假德教以與民相市民之偽者應之之曰此德化之效也東漢之末矯飾之士不絕於國然時有向吏寵不及偽人茶然而返耳至隋而偽說以干文帝帝利其說以詭治定功以偽而辛公義劉曠詭激飾詐之為絕然也利公義則露坐獄中以聽訟訟者繫獄則曠則稱說義理曉諭訟者而不決其是非遂以獄無訟之虛名遷美官而傳於史冊嗚呼當是時

也君臣相戕父子夷兄弟相殘將相相傾其上若此則閭巷之民相戕相仇相噬相齧不知其何若而公義與曠取美譽弋大官而止後無聞焉無訟者孔子之所未遑德化者周公之所不敢居區區一俗吏以掉舌於公庭暴形於寢處遂勝其任而愉快乎何易繇言而重為偽人之欺邪夫德者自得也政者自正也尙政者不足於德尙德者不廢其政行乎其不容已而民之化也俟其誠之至而動也上下相蒙以偽姦險戕奪若火伏油中得水而燄不可撲隋之亡也非一旦一夕之致也其所云德化者一廉恥蕩然之為也

漢書卷九十九

史部

天下分爭之餘兵戈乍息則人民之生必蕃此天地之生理屈者極伸者必驟往來之數不爽之幾也當其未定人習於亂而偷以生以人之不足食地之有餘民之不勤於自養也且習以為常迨其亂定而生齒蕃後生者且無以圖存於斯時而為之君者將如之何蕃庶而無以綏之則亂然則人民之乍然而蕃育也抑有天下者之憂也雖然王者又豈能他為之賜哉抑豈容作聰明制法令以為之所哉唯輕徭薄賦擇良有司以與之休息漸久而自得其生以相忘而輯甯兩五代南北之戰爭民之存者僅矣周滅齊而河北定隋滅陳而天下一於是而戶口歲增京輔

三河地少人眾且無以自給隋乃遣使均田以謂各得有其田以贍生也唯然而民困愈亟矣人則未不自謀其生者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為謀之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後生計愈蹙故勿憂人之無以自給也藉其終不可給抑必將改圖而求所以生其依戀先疇而不舍則固無自斃之理矣上唯無以奪其治生之力寬之於公而天地之大山澤之富有餘力以營之而無不可以養人今隋之所謂戶口歲增者豈徒民之自增邪蓋上精察於其數以斂賦役者之增之也人方驟蕃地未盡辟效職力於爲工爲賈以易布粟園林畜牧以廣生殖者未遑而亟登之版

讀通鑑論卷十九

十一

籍則衣食不充非民之數盈地之力歟而實籍其戶口者之無餘而役其戶口者不酌其已盈而減其賦也乃徭之人之田以與人使相傾相怨以成乎大亂哉故不十年而盜賊競起以亡隋民之不輯也久矣考其時北築長城東巡秦嶽作仁壽宮而丁夫死者萬計別宮十二相因營造則其搜剔丁壯以供土木也不待煬帝之驕淫而民已無餘地以求生矣乃姑爲均田以塞其口免之口故曰唯然而民困愈亟也夫王者之有其土若無其土也而後疆圉以不荒有其民若無其民也而後御眾而不亂夫豈忠京輔三河地少而人貧哉邈禹之多男子也各授以業而宗

以盛不奪此子之餘以給彼子也寬之恤之使自贍之數十年而生類亦有序而不憂人滿漢文景得此道也故天下安而漢祚以長隋之速亡也不亦宜乎均田令行狹鄉十畝而籍一戶其虐民可知矣則爲均田之說者王者所必誅而不赦明矣

開皇十四年詔給公卿以下職田其時天下已定民各守其先疇不知何所得田以給之史無所考大抵其爲亂政無疑矣先是官置公解錢貸民收息誠裨政也於是蘇孝慈請禁止之給地以營農意且謂此三代之法可行無弊者而豈其然哉三代之國幅員之狹直今一縣耳什者不

讀通鑑論卷十九

十一

出於百里之中而卿大夫之子恆爲士故有世祿者有世田即其所世營之業也名爲卿大夫實則今鄉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疇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故官不侵民民不欺官而田亦不至於什萊郡縣之天下四海九州之人以錯相爲吏官無定分職無常守升降中外南北月易而歲不同給以田而使營農將人給賤無孳子奪無恆而且不勝給矣將因職而給之耕而彼獲者矣而且官不習於田一授其權於胥於阡陌務漁獵而不恤其荒瘠閱數十年而農非其農田非其田徒取沃土而滅裂之不足以養士而徒

重困乎民也故職田者三代以下必不可行之法也故公
 廩錢以收息所以毀官箴而殃民在所必禁者君子與小
 人義利之疆畛不可亂耳力耕者亦皇皇求利之事也故
 夫子斥樊遲為小人而孟子以不耕而食為不素餐之大
 有天下者總制郡縣之賦稅領以司農而給百官之祿入
 俸逸獲而不與民爭盈縮所以靖小人而進君子於正道
 之不易者也祿入豐而士大夫無求於民猶恐其不廉也
 乃導之以與發禱之夫爭升斗於秉穗乎蘇孝慈者知公
 廩錢之非道胡不請厚其祿以止其貪而非三代之時循
 三代之跡以徒亂天下為邪隋文帝鑄銖之主也以為是

讀通鑑論卷十九

七

於國無損而可以益吏且可竊師古之美名遂敢然從之
 溯古之士且以為允後世有官田有學田有藩王勳戚之
 莊田皆沿此以貽害於天下創制宜民者盡舉以授民而
 作賦庶有瘳乎
 文帝畜疑御下芟夷有功於己者不遺餘力矣鄭譯盧賁
 柳裘或黜或死防其以戴己者戴人固也其戮力以混一
 天下者若史萬歲王世積虞慶則誣訐一加而斧鑕旋及
 至於賀若弼高顯李德林倚為心膂不在楊素之下而弼
 下吏幾死顯名德林終廢徒於楊素投膠漆之分舉天
 下以託之何坦然無疑而盡易其猜防之毒也乃素卒比

附逆廣以推刃於帝夫豈天奪其衷與不然何疑其所可
 不疑信其所必不可信如斯之甚也隋之諸臣唯素之不
 可託也為最非但顯弼德林之不肩與伍即以視劉昉鄭
 譯猶有懸絕之分何也素者天下古今之至不仁者也其
 用兵也求人而殺之以立威使數百人犯大敵不勝而俱
 斬之自有兵以來唯尉繚言之唯素行之蓋無他智畧唯
 忍於自殺其人而已矣其營仁壽宮也丁夫死者萬計皆
 以殺人而速奏其成曠古以來唯以殺人為事者更無其
 匹嗚呼人之不仁至於此極而猶知有君之不可弑乎猶
 知子之不可弑父而已弗與其謀乎文帝之項領日懸於

讀通鑑論卷十九

末

素之鋒刃而不知豈徒素之狐媚以結獨孤后而為之覆
 翼乎抑帝慘毒之性臭味與諧而相得也故曰君不仁則
 不保其國臣不仁則不保其身不仁者樂與不仁者狎而
 信之篤雖天子不保其四體素之族至其子而乃亦猶晚
 矣故惻隱之心存亡生死之幾也夫人性之弗醜習之不
 順惻隱之心不足以發唯好惡之不迷不樂與不仁者處
 而利賴之惡其可損禍其可輕乎
 太子勇耽聲色狎羣小而逆廣立平陳之功且矯飾恭儉
 以徼上寵釣下譽聲施爛然文帝廢勇而立廣雖偏聽悍
 妻致他日有獨孤誤我之歎然當廣惡未著勇德有愆之

日參互相觀亦未見廢立之非社稷計也而奚以辨之哉
廣之所以惑獨孤者曰阿廢大孝耳婦人喜囁嚅洎沫之
愛無足怪者帝固熟察人情者而何亦惜焉天下有孝於
父母而忍賊害其兄弟者乎勇雖不德然知廣之陷己終
未嘗求廣之過暴之父母之前廣則伏地流涕曰不知何
罪失愛東宮勇無言而廣亟於譖勇猶自處於厚而廣之
不仁不可檢矣故人之甚不仁也易見也父子兄弟之不
若夫人所無可如何者也非其懿親與其執友則雖禍且
相及而固不可許之相告使觸其怒以傷天性之恩即其
懿親與其執友不容不告而必謀其曲全之術若直許其

讀通鑑論卷十九

十九

陰私以激吾之譴責則必其人天性固絕於己而忿戾以
求快其私者也夫人且然而況同生兄弟均爲父母之子
而浸潤膚受交致以激吾之怒尙可信爲大孝而可以生
死存亡託之者乎勇於見廢之日再拜泣下舞蹈而出終
不訟廣之見誣而擿其隱隱然則使勇嗣立隋尙可以不
亡藉令不然亦何至逞梟獍之凶如廣之酷邪故勇與廣
之賢不肖未易辨也而廣訴勇勇不訴廣其仁心之僅存
與其斷滅則灼然易知也天下未有忍奪其兄之孝子古
今無一不誣毀我子弟勸令殺戮屏棄而爲可託之人兩言
而決之月餘矣

傳曰儉德之其也侈惡之大也所謂德之其者謂其斂耳
目口體之淫縱以範其心於正也非謂吝於財而積之爲
利也所謂惡之大者謂其蕩心志以外熒導天下於淫曼
也非謂不畱有餘以自貧也儉於德曰儉儉於財曰吝儉
吝二者迹同而實異不可不察也吝於財而文之曰儉是
謂貪人諺曰大儉之後必生奢男貪吝之報也若果節耳
目定心志以恭敬自持勿敢放逸則言有物行有恆卽不
能必子之賢亦何至疾相反而激以成侈哉隋文帝之儉
非儉也吝也不其其德而徒厚其財也富有四海求盈不
厭侈其多藏重毒天下爲惡之大而已矣奚以明其然邪

讀通鑑論卷十九

十九

仁壽宮成賞封德彝而擢爲內史耳目之欲力制而不能
制也盜邊糧者升以上皆斬積聚之貪誇富彊而唯恐不
豐也宋武藏農服以示子孫齊高欲黃金與土同價皆此
而已矣是下邑窮鄉銖積絲粟以豪於閭井者之情而奚
足爲儉哉視金粟也愈重則積金粟也愈豐取之於人也
愈工而愈不憂其匱而後不肖之子孫無求弗獲而以爲
天下之可以遂吾志欲者莫財若也太子勇之飾物玩耽
聲色逆廣之離宮別館塗金堆碧龍舟錦纜翦采鋪池裂
繒衣樹皆取之有餘而倉粟陳紅以資李密之狼戾一皆
文帝心計之所聚而以豐盈自侈者也祇速其亡又何怪

乎若夫賢者之儉豈肆然哉視金玉若塵土錦綺若草芥耳且不淫心志不惑滄然與之相忘而以金粟給小人之欲君臣父子相競於義以賤利其必不以爲誨奢之媒審矣夫唯大吝之後乃生奢男豈儉之謂哉

文帝之察也尉臧有楊素之姦而信之篤宮闈有逆廣之凶而愛之專卒以殺身而亡國無他以塗飾虛偽籠天下情以移志以遷而好惡皆失其本心樂與僞人相取狎焉而不自知也王伽者天下古今之僞人也罷遣防送之卒縱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與約期至京而曰如致前御當爲汝受死參等皆如期而至夫參等身蹈重法固桀敖不

讀通鑑論卷十九

王

軌之徒也伽何恃而以死嘗試其誠僞前乎此者未聞伽有盛德至行足以孚豚魚也一旦而以父母之身與罪人市豈其愚至此哉且李參等已至京而待配於有司矣孰使帝聞之而驚喜則伽與參等探知帝之好虛僞以飾太平而相約以成詭異之行標榜自銜於帝之左右俾得上聞帝果爲之下詔曰官盡如王伽刑措其何遠哉伽乃擢爲繼令矣參等乃予宴而赦矣帝已爲伽持券而取償而帝不知也非不知也知之而固喜其飾平康以昭吾治功之盛而欺天下也是其爲情與王劭上靈感志而焚香歌誦以宣示之無以異唯然故楊素僞忠而帝且曰吾有忠

臣逆廣僞孝而帝且曰吾有孝子情與之相得心與之相習不復知此外之有心理亦將曰文王之孝亦廣周公之忠亦素而已矣孔子之緩來動和亦伽而已矣古今惡有聖賢哉飾以爲之而即可傳之萬世則懷姦畜逆者方伏刃以擬其項領固迷而不覺始以欺人終於自罔身弑國亡若蹈火之必灼狎水之必溺也豈有爽哉夫聖人者同於人者也爲創見之事舉世驚之必有僞焉秉正者所弗惑也若伽者固不容於堯舜之世唯不容焉斯以爲堯舜之智與

楊帝凡六代不肖之主皆仍其帝稱篇內焉楊帝曰

讀通鑑論卷十九

王

牛宏周劉炫以周禮士多府史少而事治後世令史多而事不濟炫甚以古之文案簡而今繁事煩政弊爲其所絀此得其一於末而失其一於本也文繁而覆治重疊追證荒遠於是乎吏求免纖芥之失而朦朧游移上下相蔽不可致詰此治道之所以敝教令之所以不行民入之所以重困姦頑之所以不戢者而非府史之勢也苟求無賴而粗修文具一老吏任之而有餘矣乃府史之所以冗多而不理者權移賄行而役重民之貪頑求利與竄名避役者趨於府史胥役之一途則固有目不識文案身不親長

官各纂入其中而未嘗分理事之勞事惡得而理也周禮之所以可為萬世法者其所任於府者謹其蓋藏所任於史者供其策寫而法紀典籍一委之士士多而府史固可少也士既以學為業以仕為道則苟分任於六官之屬者皆習於吏事而嫻於典故政令雖繁無難給也周之所以久安長治而政不裨官不疵民不病者皆緣於此士則既知學矣學則與聞乎道矣進而為命士進而為大夫皆其所固能致者則名節重而官坊立雖有不肖能喪其廉隅而不能忘情於進取則吏道不汙而冒法以讎姦者十不得一且夫國家之政雖填委充積其實數大端而已銓選

漢通鑑論卷十九

王

者治亂之司也兵戎者存亡之紐也錢穀者國計之本也賦役者生民之命也禮制者人神之紀也刑名者威福之權也大者舉其要小者綜其詳而莫不繫於宗社生民綱紀風俗之大其纖微曲折皆瀉澆仁暴之機也而以委之刀筆之猥流謀盡於私而智窮於大則便給於一時而遺禍於久遠雖有直剛明哲之大臣未能勝也如唐滑渙一堂後小吏耳鄭餘慶一片其姦而旋即罷相其可畏而不可挽也如此乃舉國家之事不屬之名義自持之清流而委之鄙賤乾沒之宵小豈非千金之堤潰於蠅壤哉參佐清談而濁流操柄愈免小失而愈曠大憂然後知周禮之

法卓然非後世所及炫儒者也何不嚶於先王立教之本而長言之以垂為永鑒區區以文之繁簡為言九州混一之世文法何易言簡也

人自才自旌以智先人功亦立名亦著所行亦不大違於正而及其成局已終歲時已過則猥末踟躕名節不立而抑不保其身則漢朱雋皇甫嵩隋之高潁賀若弼是已嗚呼士苟無卓然自立之志以輔其氣而祿位子孫交集而繁之則雖以偽與嵩秉正以匡亂者尚困於董卓而不能立義以捐生况類與弼乎當其盛也智足以見事幾才足以濟險阻年力方強物望方起又遇可與有為之主推獎

漢通鑑論卷十九

王

以盡其用則億而中為而成心無顧懼而目空天下可為也則為也於是而功名赫然表見於當世曾不知其時遷世易智盡才枯而富貴已盈子孫相累暗為銷謝茶然一翁媪之姝暖則誅夷已及既不能奮起以蹈仁復不能引身而避禍昔之所為英豪自命者安往哉此志士之所深悲而君子則早知其衰氣先乘莫能自勝也楊廣之弑君父殺兄弟驕淫無度其不可輔而不相容塗之人知之矣類之料敵也目懸於千里而心喻若咫尺彌輕楊素韓擒虎而自詡以大將夫豈不能知此而遂無以慮此者乃不能知也不能慮也嗚呼於李懿何稠佞幸之側以訐廣之

尖其所指摘而重歎之者又非廣之大惡必致敗亡者也
微激樂而已厚遇啟民可汗而已舍其大計其小進不能
孖其忠憤退不能守以緘默駢首以就狂夫之刃悲哉曾
頰與弼之錚錚而僅與王冑薛道衡雕蟲之腐士同膏鈇
鏹乎其愚不可警其懦不可扶還令頰與弼自問於十年
之前而豈屑爾哉高堂曲榭金玉執綺者妻弱子繫累相
毀銷耗其丈夫之氣則雖有憂世之心徒嗚嗚噴噴於匪
人之側禍之已及則瘖死屠門如在胎之羔犢矣故曰血
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之剛足以犯難而立功者豈足恃
哉倘與嵩扶義以行且不能保於既衰之後況二子之區

清通鑑論卷十九

王

區者乎衰矣而不替其盈唯方剛而豫謹其度制其心於
田廬妻子之中身輕而志不靡則迨其老也伏櫪不忘千
里之心以嘖嘖垂光於白日而亦奚至此哉君子者非以
英豪自見者也然於道義名節之中自居於大矣年彌逝
而氣彌昌非頰與弼之所與也然觀於頰與弼而益知所
戒已

高麗弱國也隋文攻之而不克逆廣復攻之而大敗其後
唐太宗征之而喪師廣雖不道來護兒宇文述雖非制勝
之將而北摧突厥吐谷渾之疆南渡海俘殺流求則空國
大舉以加高麗亦有摧枯拉朽之勢焉況唐太宗以英武

之委席全盛之天下節制興兵以加鼓爾之小邦然而終
不可勝者非隋唐之不克而麗人之守固也隋方滅陳高
麗聞之而懼九年而隋文始伐之二十二年而廣復伐之
則前此者皆固結人心擇將練兵積芻糧修械具之日也
故不可克也何以知其然邪陳非高麗之與國恃之以相
援而固圍者乃聞陳亡而懼懼於九年之前機發於九年
之後效著於二十三年之餘而施及於五十餘年之久其
君臣之懼以終始則能抗疆大以保邦也不亦宜乎易曰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孰繫之能懼之心繫之也夫既有其
國即有其民山川城郭米粟甲兵皆可給也尊俎之謀臣

清通鑑論卷十九

王

折衝之勇士役意以求激獎以進抑不患其無才不知懼
者莫與繫之耳蜀漢亡而孫皓不懼高緯亡而叔寶不懼
孟景亡而李煜不懼迨及兵之已加則惴惴然而莫知所
應旁皇四顧無所謂苞桑矣朽索枯椿雖繫之其將何濟
焉雖然懼者自懼也非懼人也智者警於心以自強愚者
奪其魄以自亂突厥之震懼而降服爭媚以交攻抑不加
其無懼也譙周畏魏而撓姜維之守蜀漢以亡亦懼者也
宋高畏女直而忍稱臣之辱大讎不雪亦懼者也懼而忘
其苞桑與不懼者均聞麗人之已事尚知媿夫
秦與隋虐民已亟怨深盜起天下鼎沸而以亡國同也然

而有異焉者胡亥高居逸樂於咸陽銷兵孤處而陳勝吳廣起於江淮關中懸遠弗能急為控制迨其開關出擊而六國之兵已集勢不便也隋方有事於高麗九軍之眾一百一十三萬人連營漸進首尾千餘里會於涿郡而王薄擁眾於長山劉霸道集黨於平原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羣起於漳南清河之間去涿數百里耳平蕪相屬曾無險隘之隔此諸豪者不顧百萬之師逼臨眉睫而糾烏合之眾昇立於其旌麾相耀金鼓相聞之地則為寇於秦也易而於隋也難夫豈隋末諸豪之勇絕倫而智不測乎追觀其後亦如斯而已而隋卒無如之何聽其自起自滅旋滅

讀通鑑論卷十九

十一

旋起以自斃於江都且逆廣非胡亥匹也少長兵間小有才而戰屢克使與羣雄角逐於中原未必其劣於羣雄也則隋末之起兵者尤難也然而羣雄之得逞志以無難者無他上察察以自聳下師師以自容所急在遠而舍其近睨盜賊為疥癬而自倚其彊若是者乘其所忽而回翔其間進可以微功退固有餘地以自藏而又何憚焉虎之猛也而制於蝟即且之毒也而困於蝟其所輕也故楊元感李密以公侯之裔世領樞機門生將吏半於朝右金錢衣幣富將敵國而兵起兩月旋就誅夷唯隋之忌之也夙而防之也深一聞其反全力以爭生死而山東諸寇起自草

葉不在獨夫心目之中夫且日以元感之勢傾天下而可如韓盧之搏兔此區區者其如子何哉故羣雄敗可以自存而連兵不解卒無如之何也高穎賀若弼而既誅夷矣正逆廣驕語太平鞭笞六寓之日也羣雄不於此而興尙奚待哉於是而王薄等之起兵二年矣僅有一張須陁者與戰而勝逆廣君臣直視不足畏而姑聽之然則諸起兵者無漢高項羽耳藉有之豈待唐公徐起太原而後商辛自殛於牧野哉至不仁而斂天下之怨非所據而踞天位之尊起而撲之勿以前起者之敗亡疑其彊不可拔也楊元感死而隋旋以亡大有為者知此而已

讀通鑑論卷十九

十一

聖人之大寶曰位非但承天以理民之謂也天下之民非恃此而無以生聖人之所甚貴者民之生也故曰大寶也秦之亂天下蠶起三國之亂羣雄相角而殺戮之慘不劇掠奪之害不滋唯王莽之世隋氏之亡民自相殺而不已王莽之末赤眉尤來銅馬諸賊徧於東方延於西隴北極趙魏南迤江淮而無有覬覦天步僭名號以自雄者赤眉將敗乃擁劉盆子以盜名而盆子不自以為君賊眾亦不以盆子為君也大業之亂自王薄張金稱起於淄濟竇建德劉元進朱燮管崇杜伏威劉苗王王德仁孟讓王須拔魏刀兒李子通翟讓龔騰相仍凡六年矣無有以帝王自

號其尤妖狂者則有知世郎歷山飛漫天王迦樓羅王之號非徒無定天下之心而抑無草竊割據之志非徒不為四海所推奉而抑不欲為其類之雄長於是而淫掠屠割舉山東河北淮左關右之民互相吞齧而愿弱者縮伏以枕藉流血於郊原其慘也較王莽之末而加甚焉至大業十二年而後林士宏始稱帝於江南竇建德李密踵之自命為王公署官僚置守令雖胥盜也民且依之以延喘息而拊采既剝萌蘖稍息唐乃起而收之人始知得主之為安而天下以漸而定矣夫盜也而稱帝王悖亂之尤名實之舛甚矣然而虛擲其名尚不如其無名也既曰帝矣

漢通鑑論卷十九

十九

曰王矣為之副者曰將相矣曰牧守矣即殘忍顛越鄙穢足爭訕笑然且曰此吾民也固不如公然以蛇豕自居唯其突而唯其螫也故位也者名也雖聖人有元后父母之實而天下之尊之以位者亦名而已君天下而天下保之君天下而思保其天下盜竊者聞風而強效焉則名位之以敵束暴人之虔剝而翁合離散之餘民者又豈不重哉實也者保也人之所自保也天下有道保以其德天下無道保以其名故陳勝起而六王立漢室淪而孫曹僭稱且為之衰滅人不可一日而無君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偽者愈於無況崛起於厭亂之餘以又安四海者哉

忌天下之強而獎之以弱則以自弱而喪其天下趙宋是已然弱者暴之反也故外侮不可禦而內不失民也忌天下之賢而驕之不肖於是而毒流天下則身戮國亡不能一朝居矣逆廣之殺高穎賀若弼也畏其賢也薛道衡王肅祖君彥一詞章吟詠之長耳且或死或廢而無以自容非以天子而求勝於一夫也謂賢者之可軋己以奪己而不肖者人望所不歸無如己何也故虞世基字文苑裴矩高德儒之猥賤則委之腹心而不疑乃至王世充之凶頑亦任之以土地甲兵之重無他以其耽淫嗜利為物之所甚賤而無與戴之者也唐高祖以才望見忌幾於見殺乃

漢通鑑論卷十九

十九

縱酒納賄託於行行則重任之使守太原以為崛起之資夫人君即昧於賢不肖之分為小人之所撓亂抑必偽為節制之容飾以貞廉之迹而後可以欺昏昏者以讎其姦未有以縱酒納賄而推誠委之者此豈徒逆廣之迷亂哉自隋文以來欲銷天下之才智毀天下之廉隅利百姓之怨大臣以偷固其位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嗚呼為人君者唯恐人之修潔自好竭才以用擇其不肖而後任之則生民之荼毒尚忍言乎以字文化及之愚劣可推刃以相鬪夫豈待賢於己者而後可以亡己哉祇以賊天下使父子離而為塗殍故天下之惡莫有甚於惡天下之賢而喜

其不肯者也天子以之不保天下士庶人以之不保其身

斬宗滅祀鬼禍不解者皆此念爲之也可不畏哉

語曰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之所以貴者不可不務
白也迷其所以貴而挾之以爲貴則違天殃人而禍必及
身所以貴者何也人待之以生也匹夫匹婦以之生而天
子以生天下之人故貴若其不以生天下之人而奚貴焉
積則不可以約爲藏藏則易以腐敗而不可久不能如珠
玉之蠶千金於一匱數百年而緘之如新也故聚之則不
如珠玉遠矣散之則以生天下而貴莫甚焉傳曰財聚則
民散財散則民聚謂五穀也若夫錢布金銀之聚散猶非

讀通鑑論卷十九

五

民之甚急者也聚錢布金銀於上者其民貧其國危聚五
穀於上者其民死其國速亡天之生之也不擇地而散而
斂之以聚是違天也人之需之也不終日以俟而積之以
久是殃民也故天下之惡至於聚穀以居利而極矣爲國
計者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此謂諸侯有百里之封當
水旱而告糴於鄰國一或不應而民以餒死故導民以益
藏使各處有餘以待匱也四海一玉舟車銜尾以相濟而
斂民之粟積之窖窮鬱爲麴塵化爲蛾螿使三旬九食者
茹草木而咽糠粃視高廩大庾以餒死非至不仁其忍爲
此哉隋之毒民亟矣而其殃民以取滅亡者僅以兩都六

軍宮官匠胥之仰給爲數十年之計置雒口興雒回雒黎

陽永豐諸倉斂天下之口食貯之無用之地於是粟窮於
比屋一遇凶年則流亡殍死而盜以之亟起雖死而不恤
旋撲旋興不亡隋而不止其究也所斂而積者祇爲李密
聚眾唐公得民之資不亦愚乎隋之富漢唐之盛未之逮
也逆廣北出塞以驕突厥東渡海以征高麗離宮徧於天
下錦綺珠玉狼戾充溢給其窮者尙有贏餘以供李密唐
公之搗散皆文帝周於攘聚之所積也粟者財之本也粟
聚則財無不聚召者誨淫皆此粟爲之也貴五穀者如是
以爲貴則何如無貴之爲愈哉天子有四海之賦可不憂

讀通鑑論卷十九

五

六軍之匱庶人有百畝之田可不憂八口之飢耕耨腹者
之饑食奪勤耕者之生計居賤糴貴徒以長子弟之驕者
召怨家之盼望何如珠玉者非人之所待以生而思奪之
者之鮮也上好之下必甚焉粟朽於倉人殍於道黎民逞
貧民斃爭奪興盜賊起有國破國有家亡家愚昏不知猶
託之曰莫貴於五穀悲夫
隋之得天下也逆而楊廣之逆滿甚李氏雖爲之臣然其
先世與楊氏並肩於宇文之廷迫於勢而臣隋非其所樂
推之主也則遞相爲王懲其不道而代興亦奚不可且唐
公幸全於猜忌而出守太原以避禍未嘗身執朝權狐媚

以欺孤寡如司馬之於魏蕭氏之於宋也奉詞伐罪誅獨夫以正大位天下孰得而議其不臣然其始起猶託備突厥以募兵誣王威高君雅以反而殺之不能揭日月而行弔伐何也自曹氏篡漢以來天下不知篡之為非而以有所接受為得上習為之下習聞之若非託伊霍之權不足以興兵非竊舜禹之名不足以據位故以唐高父子伐暴君平寇亂之本懷而不能舍此以拔起嗚呼機發於人而風成於世氣之動志一動而不可止也如此夫自成湯以征誅有天下而垂其緒於漢之滅秦自曹丕偽受禪以篡天下而垂及於宋之奪周成湯秉大正而懼後世之口實以其動之相仍不已也而漢果起匹夫而為天子若夫曹丕之篡則王莽先之矣莽速敗而機動不止者六百餘年天下之勢一離一合則三國之割裂始之亦垂及於五代之瓜分而後止金元之人口也沙陀及振泉雞先之也不一再傳之割據耳乃互五百餘年而不息愈趨愈下又惡知其所終哉夫乘唐高之勢秉唐高之義以行伐暴救民之事唐高父子固有其心矣而終莫能更絃改轍也數未極也非聖人之興則俟之天運之復王莽沙陀之區區者乃以移數百年之氣運而流不可止自非聖人崛起以至仁大義立千年之人極而足以制其狂流哉

唐起兵而用突厥故其後世師之用回紇以誅安史用沙陀以破黃巢而石敬瑭資契丹以篡奪制燕雲輸歲幣亟病中國而自絕其充乃至宋人資女直以滅遼資蒙古以滅金卒盡淪中原於夷狄禍相蔓延不可復止夫唐高祖則已早知之矣既已知之而不能不用突厥者防突厥為劉武周用以襲己於項背可與劉文靜言者也假突厥之名以恐喝河東關中而遙以震驚李密則未可與劉文靜言者也乃所資於突厥者數百人而曰無所用多則已灼見非我族類者之不可使入隴中國以戕民而毀中外之防故康鞘利僅以五百人至而高祖喜其破長安下河東上隴以擊薛仁果出關以平王世充皆不用也則高祖豈疏於謀而不憂後患者然而機一發而不可止則大有為於天下者一動一靜之際不容不謹有如是哉勿恃勢之盛而可不畏也勿恃謀已密而可不虞也勿恃用之者淺而禍不足以深也矢之發也脫於殼者毫末而相去以尋丈三峽之漩投以勺米而不忘則大舟沈焉事會之變不可知而不可狎固若此也能用突厥者高祖耳不能用者相習而用之無其慎重而貪其成功又惡容辭千古禍媒之罪乎若夫唐之用突厥而終未嘗用者則固難一二與庸人言也

言生乎心者也成乎言而還生其心繇心而生言心之不
貞發於言而漸洩矣其害淺繇言而成事繇事而心益以
移則言爲貞邪之始幾而必成乎事必蕩其心其害深故
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卒然言之以爲可爲而爲之未
不害於政者也故君子之正天下恆使之有所敬忌而不
敢言小人之無忌憚也卒然言之而禍不可戢也李密之
與唐公皆隋氏之世臣也逆廣雖不道俱嘗北面事之未
嘗如嵇紹之於晉有父母之讎也逆廣不可以君天下密
欲奪之唐公欲奪之一也唐公起明知揜耳盜鈴之不足
以欺天下而必令曰犯七廟及代王宗室者夷三族密則

讀通鑑論卷十九

手

任祖君彥怨對之私昌言之曰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
咸陽於是而唐公得挾義以折之曰所不忍言未敢聞命
嗚呼密與唐之興喪自此決矣夫唐豈不以逆廣爲紂而
晚代王侑爲懷聖面縛之子嬰乎然令其遽出諸口而有
所不能也其不能者何也不敢與不忍也非畏逆廣與微
弱之代王也自畏其心之鬼神也故人至於言之不怍而
後人無可如何矣人無可如何而鬼神之弗赦必矣故聖
人欲正人心而亟正者人之言心含之口不能言之則害
止於心心含之口遂言之則害著於外心未必信之口遽
言之則還以增益其未至之惡而心與事猖狂而無所訖

止言之有怍而心有所忌事有所止則事雖不順鬼神且
諒其不敢不忍之猶存而尙或祐之心叛於理言叛於心
可言則言以搖動天下於蔑彝倫逞志欲之大惡然後惡
滿於天下而天之殛之也不爽故唐之報密而折之也非
果有不忘隋之忱悃也挈不敢不忍以告天下而還自警
其心卒以保全楊氏之族而竇之其事有天下而李密授
首於函谷言不可違天不可欺不亦信夫
徐洪客者不知其爲何許人卽其言而察之大要一險賊
無忌之游士史稱莫知所之蓋亦自此而死耳非能蠖屈
鴻飛於圖功微利之世者也其上書李密曰米盡人散以

讀通鑑論卷十九

手

後事驗之人服其明矣乃曰直嚮江都執取獨夫密爲隋
氏世臣假合趨江都執楊廣又將何以處之哉項羽楚之
世族秦其讎也而殺子嬰掘驪山之墓則天下叛之楊廣
儼然君天下者十三載密以親臣子弟侍於仗下一旦屠
割之如雞豚以密之恨於是乎固有躊躇而不敢遽者故
殪商辛執子嬰乃祖君彥怨對之調言非密之所能任也
天下之大難以身犯之者死業已爲人君而斬刈之者凶
業已爲人臣而直前執殺其君者必殲其類夫密亦知搗
江都殺楊廣徒受天下之指數而非可得志也洪客險賊
而不恤名義之小人惡足以知此乎或曰楊廣之逆均於

劉劭非但紂匹也執殺之也何傷曰密之起也乘其亂而思奪之乎抑憤其覆載不容之罪為文帝討賊子如沈慶之之援文而起乎此密所不能自誣其心而可假以為名者也或曰慕容超姚泓亦嘗君其國矣宋武直前破其國而俘斬之都市又何也曰宋武未嘗臣彼而鮮卑與羌不可以君道予之者也徐魏公之縱安懼拘此義而不知通而豈以例隋氏哉懸紂首於太白未知其果否也邴有之而三代諸侯之於天子不純乎臣非後世之比也君彥忿展以言之洪客遂欲猖狂而決行之自絕於天竄死草間而無以表見宜矣或乃躋之魯仲連之高誼不已過與

讀通鑑論卷十九

李

擇君而後仕仕而君不可事則去之君子之守固然也失身於不道之君而不能去則抑無可避之名義矣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之不得為死義以其從君於邪也苟不從君於邪則其死也不可更責以失身故宋瑒宋閔皆失德之君而無傷乎孔父仇牧之義當凶逆滔天君父橫尸之日而尚可引咎歸君以自貸其死乎楊廣之不道而見弑於宇文化及許善心張琮抗賊以死當斯時也雖欲不死而不得也麥孟才沈光討賊而見擒麾下千人無一降者李襲志保始安聞弑哭臨堅守而不降於蕭銑豈隋氏之能得人心而顛異於宋齊以來王謚褚淵恬不知媿

之習者何也十三載居位之天子人雖不道名義攸存四海一王人無貳心苟知自念不忍目擊此流血宮庭之大變也唐高祖聞變而痛哭豈楊廣之澤足以感之而又豈高祖之偽哀以欺世乎臣主之義生於人心於此見矣故莊周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子惡其賊人性之義有以夫

讀通鑑論卷十九

李

讀通鑑論卷十九終

衡陽王夫之譏

唐高祖

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聖人知天而盡人之理詩書所載有不可得而詳者千世而下亦無從而知其深矣乃自後世觀之承天之祐受人之歸一六寓而定數百年之基者必有適當其可之幾蓋亦可以知天可以知人焉得天之時則不逆應人以其時則志定時者聖人之所不能違也唐之取天下遲回以起若不足以爭天下之先而天時人事適與之應以底於成高祖意念之深誠不可

讀通鑑論卷下

及也天之理不易知矣人之心不易信矣而失之者恆以躁揚廣之播虐甚矣而唐為其世臣受爵祿於其廷非若湯之嗣契周之嗣稷建國於唐虞之世元德顯功自有社稷而非純乎為夏商之臣也則隋雖不道唐未可執言以相詰天有綱則理不可踰人可有辭則心不易服也故楊廣甚高祖而屢欲殺之高祖處至危之地視天下之分崩有可乘之機以遠禍而徼福然且斂意卑伏而不遽起天下怨隋之虐王薄一呼而翟讓孟海公竇建德李密林士宏徐圓朗蕭銑張金稱劉元進管崇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朱粲羣起以亡隋唐且安於臣服為之守太原禦突厥而

弗動至於楊廣棄兩都以流蕩於江都李密已入維郭環海無尺寸之圃土於斯時也白骨邱積於郊原孤寡流離於林谷天下之毒痛又不在獨夫而在羣盜矣唐之為餘民爭生死以規取天下者奪之於羣盜非奪之於隋也隋已亡於羣盜唐自關中而外皆取隋已失之宇也然而高祖猶慎之又慎遲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陰結豪傑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於有為而高祖堅忍自持姑且聽之而以靜鎮之也不貪天方動之幾不乘人妄動之氣則天與人交應之而不違故高祖以五月起十一月而入長安立代王侑其明年二月而宇文文化及遂弑楊廣於江都

讀通鑑論卷下

廣已弑代王不足以興越王侗見逼於王世充旦夕待弑隋已無君關東無尺寸之土為隋所有於是高祖名正義順蕩夷羣雄以拯百姓於凶危而人得主以甯其婦子則其視楊元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順逆之分相去懸絕矣故解楊廣之虐政者羣盜也而益之深熱救羣盜之殺掠者唐也而予以宴安惟唐俟之俟之至於時至事起而猶若不得已而應則叛主之名可辭而聞江都之弑涕泗交流保全代王錄用隋氏宗支君子亦信其非欺人謂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養之深為能順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

有以折孽雄之躁安綏民志於來蘇故能折箠以御梟尤
而擊國於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嗚呼天子之尊
非可志為擬也四海之大非可氣為壓也相時之所疾苦
審己之非橫逆然後可徐起以與天下休息即毒羅臨戎
而神人罔為怨恫降李密為世克斬建德俘蕭銑皆義所
可為仁所必勝也天下不歸唐而尚誰歸哉慎於舉事而
所爭者羣盜也非隋也非惡已熾而將熾之楊廣也毒方
興而不戢之偽主也有唐三百載之祚高祖一念之慎為
之則湯武必行法以俟命其靜審天人之幾者亦可髮鬚
遇之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

三

李密以殺翟讓故諸將危疑一敗於邙山而邴元貞單雄
信亟叛之密欲守太行阻大河以圖進取而諸將不從及
相帥以降唐則欣然與俱而密遂以亡項羽殺宋義更始
殺伯升皆終於敗其轍一也然則令項羽殺漢王於鴻門
犯天下之忌愈不能以久延而昧者猶稱范增為奇計鄙
夫之陋惡足以知成敗之大綱哉夫馭物而能釋其疑忌
者雖未能昭大信於天下而必信之於己信於己者謂之
有恆有恆者歷乎勝敗而不亂己有以自立則無懼於物
而疑忌之情可以不深李密者乘人以鬪其捷而無能自
固者也密隋之世臣也無大怨於隋而已抑無可恃之勢

無故而畜亂志以干楊元感元感敗亡命而依翟讓隋有
恨於密密固無恨於隋而檄數其君之罪斥之如僕隸且
既已欲殖商辛執子嬰矣則與隋不兩立而君臣之義永
絕乃字文化及弒立而趨黎陽以逼之於河上密懼雒陽
之議其後又幸蓋琮之招己奉表降隋以緩須臾之困而
受太尉尚書令之命夫煬帝密之所欲殖之於牧野者也
而責化及曰世受隋恩反行弒逆越王侗密之所欲執之
於咸陽者也而北面稱臣受其爵命則諸將視之如犬豕
而知其不足有為尚誰為之致死以冀其得天下哉其降
隋也非元文都之愚未有信之者也其降唐也唐固不信

讀通鑑論卷二十

四

其果降也反而自問唐公見推之語而不慙念起念滅而
莫知所據匹夫無志為三軍之帥而可奪其何以自立乎
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咎可補也凶可貞也人皆可承
以羞而死亡不可逸矣故諸將之亟於背密而樂於歸唐
也羞其所為而莫之與也密死而不能拚其羞豈有他哉
無恆而已矣
制天下有權權者輕重適如其分之準也非詭重為輕詭
輕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予之以重適如其
數輕也而予之以輕適如其數持其平而不憂其忒權之
所審物莫能越也李密棄土釋兵攤二萬人以降唐密之

亂天下也有必誅之罪而解甲以降殺之則已重矣北有建德東有世充密獨開關來歸為天下倡當重獎之以勸天下者也而本為隋之亂臣天下之殘賊厚待之則又已重矣六之狙詐樂禍而驕雖降唐而無固志緩之須臾則跳梁終逞宜乎厚防以制其姦不可遽抑而激之怨而叛援孤力窮智屈疑之重則又本輕視為輕而又若重審其所適然之數者權也高祖授之以光祿卿一開先之文吏而司進食之喪事使故臣節於殿陛一若不知其狡黠凶狠者然此之謂能持權以制天下者也非故揚之非故抑之適如其稽顙歸命之情形而澹然待之若進若退之

閒嗚呼此大有為者之所以不可及也於是而密無可恃之恩抑無可訟言之怨無所讎惡無所施不得已而孤騎叛逃一有司之禽捕而足矣使其志峻而終順與則飽之以祿安之以位一如景劉繼元之在宋而不至如黥布彭越之殖醢以傷恩也密之不然自趨於死而抑無怨矣於是而知天下之至狠者無狠也至詐者無詐也量各有所止機各有所息以固然者待之而適如其分則於道不失而險阻自消天下定於一心之平道本易也而非大有為者不足以與於斯徐世勣始終一狡賊而已矣其自言曰少為亡賴賊習一

讀通鑑論卷二

十一

讀通鑑論卷二

十一

定而不可移者也夫為盜賊而能雄長於其類者抑必有似信似義者焉又非假冒之而欺人亡實也相取以氣相感以私亦將守之生死而不貳如螢之光非自外生而當得則燿當盡則隱故以其似信似義者予之以義之能執信之能篤而重任之則一無足據而適以長亂其習氣之所守者在是適如其量而止過此則顛越而不可致詰其似信似義者亦非偽也愈真而愈不足任也世勣受李密之命守黎陽魏徵安集山東勸之降唐而世勣籍戶口士馬之數啟密使獻之己不特修降表高祖稱之曰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遂寵任之以授之於太宗而終受託孤之命世勣之於此亦豈盡出於偽以欺高祖而邀其寵遇乎其所以及是其所守在是蓋嘗聞有信義而服膺焉以為是可以卓然自命為豪傑也故以坦然行之而果為高祖之所矜獎若其天性之殘忍僅與盜賊相孚而智困於擇君心迷於循理可以稱英君之任使不可以折閣主之非僻則祇以錚錚於羣盜之中而遠許之以純臣高祖太宗知人之鑒窮於此矣夫不見其降於實建德質其父而使為將遂棄父而欲襲曹且以歸唐乎故其為信義也盜賊之信義也察於利以動任於氣以逞戕性賊恩亦一往而不恤違信其為純臣而任以安定國家之大鮮不覆矣

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惟君子而後可以履信而守義非小人之所能與殆魚躍之不可出沼鳥步之不可越域也矣

拔魏徵於李密脫杜淹蘇世長陸德明於王世充簡岑文本於蕭銑凡唐初直諫多聞之士皆自僭偽中被濯而出者也封德彝宇文士及裴矩不伏同昏之誅而猶蒙寵任蓋新造之國培養無漸漬之功而隋末風教陵夷時無巖穴知名之士可登進之以為楨幹朝儀邦典與四方之物宜不能不待訪於亡國之臣流品難以遠清且因仍以任使唐治之不古在此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側者亦此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

七

乃何獨至於蘇威而亟絕之蓋蘇威者必不可容於清明之世苟非斥正其為匪人則風教蔑廉恥喪上下亂而天下之禍不可息也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見者亦以平四海正風俗為己功天下翕然仰之以為從違隋可亡而威不可殺故宇文士及王世充李密皆倚威以收人望威亦倚其望以翺翔凶豎之庖俎鋒鏑雨集膏血川流而威自若也是則兵不足以為疆險不足以為固天子之位不足以為尊而無有如威之重者亦何憚而不學威迂行腐步昇岸以逍遙邪媚於當世慎藏於六藝也似正隨時遷流也似忠以老倨驕而

肆志也似剛殺之無名遠之不得天下且以為道之莫尚者而導世以偷汗為彝倫之大賊是可容也孰不可容也明王之所必誅勿赦者唐姑拒之而弗使即刑其猶姑息憐老仁過而柔乎若德彝士及裴矩之流天下知賤惡之矣雖復用之不足以感人心而壞風化殺之可也赦之而器使之亦詎不可哉

薛仁果蕭銑寶建德或降或殺而皆斬唯王世充赦而徙蜀此不可解之惑也唐高君臣當大法可伸之日而執生殺之權夫豈茫焉而罔正如此世充隋之大臣也導其主以荒淫立越王而執奪之其當辜也固也乃世充力守東

讀通鑑論卷二十

八

都百戰以扞李密而其篡也在煬帝已弑之後使幸而成焉亦無以異於陳霸先而唐立代王旋奪其位有諸已者不可非諸人唐固不能正名以行辟也且取世充與仁果建德蕭銑較世充者操懿以後之積習也建德仁果以匹夫銑以縣令忽乘喪亂遂欲竊聖人之大寶以自居則張角黃巢之等匹尤不可長之亂而無可原之情矣春秋於里克甯喜弑其君而其伏誅也書曰殺其大夫齊豹殺公兒陽虎竊玉弓未有弑逆之大惡也而書曰盜貴近之臣或以親或以舊或以才為國之柱石先有成勞於國而人心歸之然後萌不軌之心以動於惡欲效之者固未易也

且人主與之相適賢姦易辨而可防之於早也辨之弗明防之不夙漸釀堅冰之至人主亦與有罪焉若夫疏遠小臣如蕭銑亡賴細民如建德如仁杲始於掠奪攫窮民而噬之烏合勢成遂敢妄窺天位則四海之廣梟桀欲博之徒苟可爲而無不可爲人君居高而莫察有司拘法而難誅決起一旦而毒流天下則雖人主之失道有以致之而燈穴一穿金隄不保祁寒暑雨之怨咨皆可爲糞粗棘矜之口實及其潰敗乞降猶可以降王之禮恣其徜徉則人何憚而不殺越平人以希富貴況當初定之天下眾志未聞此撲而彼興豈有艾乎自東漢以後權臣之篡者成而

爲曹魏六朝未成而敗爲王敦桓溫劉毅沈攸之蕭穎胄王僧辯倓成而速敗爲桓元侯景乃及隋之亡而天下之勢易矣人皆可帝戶皆可王是匹夫狂起之初機也唐及早懲之正草澤稱尊之大罰然且有黃巢之禍延於朱溫而唐以亡使弗懲焉則暗主相承政刑無紀閭井之匹夫幾人帝而幾人王生民之流血終無已日矣若權臣受將相之託爲功於國而逼奪孤幼則不待正鈇鉞於世充而無有繼之者高祖相世運之遷大權之移禍萌之變而世充誅三僭其亦審矣而豈賢賢以張弛乎已天下之亂者義也而義固隨時以制宜者也世充可誅也建德銑仁

果尤不可貸者也非昧於治亂之幾者可執一切之義以論得失也

言有不可以人廢者封德彝之策突厥是已突厥雖眾十五萬寇并州鄭元璿欲與和德彝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並著斯言也知兵籌國相時之善術也唐之不能與突厥爭始於劉文靜之失策召之入而爲之屈權一失而弗能速挽矣中國初定而突厥席安名有可挾機有可乘唐安能遽與突厥爭勝哉然當百戰之餘人猶習戰故屢挫於劉黑闥而無胸縮之心則與戰而勝可決也所難者銳氣盡於一戰而繼此則疲耳奮

起以亟爭而藏拙於不再速與戰而速與和則李神符蕭顓之功必成而鄭元璿之說必離矣夫□□者不戰而未可與和者也犬繫項而後馴蛇去齒而後柔者也以戰先之所以和也以和糜之所以戰也惜乎唐之能用戰以和而不用和以戰耳知此則秦檜之謀與岳飛可相輔以制女直而激爲兩不相協以偏重於和飛亦過矣抗必不可和之說而和者之言益固然後墮其所以戰而一恃於和宋乃以不振而迄於亡非飛之戰檜亦安能和也然則有檜之和亦何妨於飛之戰哉戰與和兩用則成偏用則敗此中國制夷之上算也夫□□者詐之而不爲不信乘之

而不為不義者也期於遠其害而已矣

唐初定官制三公總大政於上六省典機務於中九寺分庶政於下其後沿革不一而建國之規模於此始基之矣一代興立一代之制或相師或相駁乃其大要分與合而已周建六官純乎分也秦統以一相一尉而合漢承之而始任丞相後任大將軍專合於一而分職者咸聽命焉唐初之制三公六省與九寺之數相匹所重在合而所輕在分於九寺之上制之以六省六省之上洩之以三公統攝之者層疊相仍而分治者奉行而已長短以時移得失各有居也然而唐多能臣前有漢後有宋皆所不逮則勸獎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十一

人才以詳治理唐之斟酌於周者非不審也國家之務要不出於周之六官分其事而各專其職所以求詳於名實也因名責實因實課功無所諉而各效其當為此綜核之要術也然而有未盡善者存焉官各有司司各有典典各有常而王之聽治綜其實副其名求無過而止因循相襲以例為師苟求無失而敬天勤民對時育物揚清激濁移風善俗之精意無與消息以變通之實可稽也不必其順乎理名可副也不必其協於實於是而任國家之大政者且如府史之飾文具以求免譴相為緣飾以報最於一人之聽覩而人亦不樂盡其才故周制使冢宰統六典以合

治之而冢宰既有分司又兼五典則大略不失亦不能於文具之外斟酌人情物理天時事變之宜與賢不肖操心同異之隱以求詳於法外自非周公之才亦盡詰坐嚙而已於是而知唐初之制未嘗不善也六省者皆非有執守者也而周知九寺之司三公者雖各有統也而兼領六省之治九寺各以其職循官守副期會依成法以奉行而得失之衡短長之度彼此相參以互濟與夫清濁異心忠佞異志略形迹以求真實之利病則既以六省秉道而酌之又有三公持綱而定之互相融會以求實濟於宗社生民之遠圖豈循名按實緣飾故例以苟免於廢弛之誅者所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十一

能允協於宗社生民之大計哉故責名實於分者詳於法而略於理重辨定於合者法或略而理必詳不責人以守法拘文之故轍而才可盡能會通於度彼參此之得失而智日生於是乎人勸於天下之務而恥為塗飾以下委於諳習法律之胥史致令天下成一木偶衣冠官廚酒食之吏治則唐之多能臣也其初制固善也夫郡縣之天下其治九州也天子者一人也出納無諷議之廣折中無論道之司以一人之耳目心思臨六典分司之煩冗即有為之代理者一二相臣而止幾何不以拘文塞責養天下於瘵痺而大姦巨猾之胥史得以其文亡害者制宗社生民之

命乎國家之事如指臂之無分體也夫人之才如兩目之互用交相映而合爲一見也取一體而分責之無所合以相濟將司農不知司馬之緩急司馬不知司農之有無競於廷而償於邊所必然者刑與禮爭而教與撫字與催科異而政亂事無以成民無以靖是猶鼻不擇味口不擇香背攤重續而不恤胸之寒雖有長才徒爲太息固將翱翔於文酒琴弈之中而不肖者持祿容身不復知有清議賢愚無別誰復戮力以勤王事哉是故三公六省無專職而盡聞國政以佐天子之不逮國多才臣而雖危不亡唐之所以立國二百餘年有失國之君而國終存高祖之立法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七

持之也後世合六官而聞政者臺省也乃職在糾參則議論失平而無先事之裁審聯六官而佐治者寺監也乃仰承六官則任愈析而專一職之節文故言愈繁而才愈困聖古酌今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其務非循名責實泥已迹者之所與知久矣

租庸調之法拓拔氏始之至唐初而定戶賦田百畝所輸之租粟二石其輕莫以過也調隨土宜庸役兩旬不役則輸絹六丈重之於調庸而輕之於粟三代以下郡縣之天下取民之制酌情度理適用宜民斯爲較得矣地之有稼穡也天地所以給斯人之養者也人之戴君而胥匡以生

也與其害協其居坊其疆以淫撫其弱以萎君子既勞心以治人則有力可勞者當爲之効也地產之有餘者桑麻金錫茶漆竹木棧葦之屬人不必待以生而或不勞而多獲以資人君爲國立國經理綢繆之用固當卽取於民以用者也酌之情度之理租不可不輕而庸調無嫌於重豈非君以養民民以奉公之大義乎故曰明君貴五穀穀者民生死之大司也貧斂以聚之上紅朽盈而多黎不耕之人下及於犬馬則賤矣開民之利勸之以耕使裕於養而流通其餘以供日用之需所以貴之也示民以不愛其力以事上而重愛其粟雖君上而不輕與則貴之也至矣故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七

惟重之於庸而輕之於租民乃知耕之爲利雖不耕而不容偷竄以免役於是天下無閒田而田無鹵莽耕亦征也不耕亦征也其不勸於耕者鮮矣且按唐開元戶數凡九百六十一萬九千有奇戶租二石爲租千九百二十三萬有奇以萬麻清丈所定夏秋稅糧二千六百六十三萬有奇較之其差無幾也田百畝而租二石幾百畝取一矣而可給二百二十萬人之食以饋兵而不止三年之餘一粟之取也薄而庸調之取絹綿土物也廣則官吏胥役百工之給皆以庸調之所輸給之使求粟以贖其俯仰皆出貨賄以離糶於農民而耕者鹽酪醫藥昏喪之用粟不死而

貨賄不騰調庸之職貢一定於戶口而不移勿問田之有無而責之不貸則逐末者無所逃於溥天率土之下以嫁苦於農人徭不因田而始有租以薄取而易輸汗吏猾胥無可求多於阡陌則人抑視田為有利無害之資自不折入於彊豪以役耕夫而恣取其半以此計之唐之民固中天以後樂利之民也此法廢而後民不適有生田盡入於彊豪而不可止矣役其人不私其土天之制也用其有餘之力不奪其勤耕之獲道之中也效其土物之貢不斂其待命之粟情之順也耕者無虐取之憂不耕者無幸逃之利義之正也若夫三代之制田稅十一而二十取一孟子

讀通鑑論卷二十

五

斥之為小貉何也三代沿上古之封建小國而君多聘享征伐一取之田蓋積數千年之困敝而暴君橫取無異於今川廣之土司吸斂其部民使鵠面鳩形衣百結而食草木三代聖王無能疾出其民於水火為擗節焉以漸蘇其生命十一者先王不得已之為也且天子之畿東西南北之相距五百里而已舟車之輓運旬日而往還侯國百里之封居五十里之中可旦輸而夕返今合四海以供一王而饋饗周於遠塞使輸十一於京邊萬里之勞民之死者十九而誰以驅命殉一頃之荒瘠乎弗獲已而折色輕齋之制以稍寬之乃粟之貴賤無恆而定之以一切之準墨

吏抑盡廢木邑於就近支銷而厚取其值且使賤糶以應非時之誅求自非姦詭豪彊未有敢名田為己有者若且不察而十一征之誰為此至不仁之言曰中正之制以勸絕生民之命乎乃若唐之庸重矣以後世困農而恣游民之逋役則重也以較三代則尤輕古者七十二井而出長穀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九百畝而一人為兵畝百步耳九百畝今之四百畝而不足也以中則準之凡糧二十石有奇而出一兵無歲不征無年不戰死傷道殞復補伍於一井之中唐府兵之未盡革也求兵於免租免庸之夫且讀杜甫無家垂老新婚三別之詩千古猶為墮淚則三代之

讀通鑑論卷二十

六

民其死亡流離於鋒矢之下亦慘矣哉抑且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狩觀會盟聘問逆女會葬乃至遊觀畋獵皆奔走千百之耕夫於道路暑暍凍瘃飢渴勞敝而死者不知凡幾而築城穿池營宮室築苑圃之役不與焉其視一歲之庸一戶數口而折絹六丈者利害奚若也論者不體三代聖王因時補救不得已之心而猶曰十一取民寓兵於農之可行於今也不智而不仁學焉而不思亦忍矣哉後王古以宥民唐室租庸調畫一仁民之法即有損益無可士各仕於其國諸侯私其土私其人既禁士之外徙

而羈旅之臣新君有其情不固之疑三代聖王欲易之而不能也乃其爲卿大夫者類以族升則役於相習之名分而民帖然以受治農之子恆爲農雖有雋才缺望之情不生賞罰施於比鄰而恩怨不起乃逮周之季世祿之家迭相盛衰於是陳鮑高國欒卻趙范且疑忌積而起尋戈矛兄弟姻亞互修怨於顧盼之間而喋血覆宗亦久倫之大數矣法與情不兩立亦不可偏廢者也閭井相比婚媾相連一旦乘權居位而逮繫之鞭笞之甚且按法以誅戮之僭焉不恤曰吾以奉國法也則是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恩義皆可假君臣之分諒以摧抑之而五倫還自相賊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

七

於是乎仁心恃喪而民競於權勢以相離散非小禍也若欲曲全恩義而執法以伸私則法抑亂而依倚以殃民者不可勝詰然則除諸侯私土私人之弊政於九州混一之後典鄉郡刺鄉州守鄉邑其必不可明矣張鎮周舒州人也爲其州都督召親故酣飲十日貽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得與故人歡飲明日都督治百姓耳此何異優人登場森然君臣父子之相臨而歌舞既闕相聚而食相狎而笑邪惻隱不行而羞惡之心亦漸滅盡矣故官於其鄉無一而可者也君欲任賢以治民也奚必其鄉欲爲民以擇吏也奚必其鄉之人士出身事主而效於民也又豈易地

之無以自效君不爲士謀安士抑不自謀其安致法與情之兩掣甚矣其昧於理也韓魏公以守鄉郡而養老亦朱買臣衣繡之榮耳況如鎮周之加刑罰於父老子弟而僭莫之恤乎

謂高祖之立建成爲得適長之禮者非也立子以適長此嗣有天下太子諸王皆生長深宮天顯之序不可以寵嬖亂也初有天下而創制自己以賢以功爲天下得人作君師以佑下民不可以守法之例例之矣抑謂高祖安置建成而立世民者抑非也睿宗舍宋王成器而立隆基討賊后以靖國家隆基自冒險爲之事成乃奉睿宗以正位

讀通鑑論卷二十

本

睿宗初不與聞而況宋王則宋王固辭而睿宗決策可也太原之起雖緣秦王而建成分將以嚮長安功雖不逮固協謀而戮力與之矣同事而年抑長且建成亦錚錚自立非若隋太子勇之失德章聞也高祖又惡得而廢之故高祖之處此難矣非直難也誠無以處之智者不能爲之辯勇者不能爲之決也君子且無以處此而奚翅高祖處此而無難者其唯聖人乎泰伯之成其至德者豈徒其仁孝之得於天者厚乎太王姜女以仁敬孝慈敦彝倫修內教於宮中者其養之也久矣詩之頌王季也曰則友其兄王季固不以得國而易其兄弟之歡也王季無得國之心而

秦伯可成其三讓之美一門之內人修君子長者之行而靜以聽夫天命故王季得國猶未得也秦伯辭國猶未辭也內教修而禮讓興讓者得仁而受者無疑於失義邠人之稱太王曰仁人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唐高祖之守太原縱酒納賄以白蕞宮人私侍而嘗試生死以殉其嗜欲則秦王矯舉以奮興一唯其才之可以大有為而馳騁俠烈之氣蕩其天性固無名義之可繫其心建成尤劣焉而

讀通鑑論卷二十

九

私人目不覩慈懿之士耳不聞孝友之言導以爭信而亟奪其惻隱高祖若木偶之尸位於上而無可如何誠哉其無可如何也源之不清其流孰能澄汰哉後世之不足以法三代者此也非井田封建飾文具以強民之謂也王之所以王霸之所以霸聖之所以聖賊之所以賊反身而誠不言而喻保爾子孫爾爾邦家豈他求之哉自非聖人未有能免於禍亂者立適之法與賢之權皆足以召亂況井田封建之畫地為守者乎

魏徵王珪必死於建成之難乎曰未見其可也事太宗而効忠焉有以異於管仲之相桓公平曰有異焉而未為殊

異也傳曰食焉不辟其難非至論也君子之身天植之親生之生死者名義之所維性情之所主而僅以殉食乎君臣之義生於性者也性不隨物以遷君一而已猶父之不可有二也管仲齊之臣齊侯其君也徵珪唐之臣高祖其君也仲之事子糾齊侯命之徵珪之事太子高祖命之天之所秩性之所安義之所承君一而已即以食論仲食齊侯之食徵珪食高祖之食子糾建成弗與焉而況君子之死必不以殉食乎故無知者齊襄之賊管仲不共戴天之讎也使唐高而蒙篡弒之禍徵珪有死有亡而必不可一日立於其廷子糾建成君臣之分未定奚足為之死邪為

讀通鑑論卷二十

十

之死是一日而有二君矣胥為君之子也或廢或立君主之當國之大臣引經衷道以裁之為宮僚者不得以所事者為適王而隨之以爭建成以長世民以功兩俱有可立之道君命我以事彼則事彼而已矣君命我以事此則事此而已矣高祖初未嘗以苟息之任任徵與珪使以死拒世民也則建成死高祖立世民為太子非敵國也非君讎也改而事之無傷乎義無損乎仁奚為其不可哉然則徵珪之有異於管仲者何也襄公弒糾與小白出亡於外入而討賊不幸而兄弟爭仲之所不謀也子糾敗仲囚於魯桓公釋之而使相仲未嘗就公求免以自試也建成世民

之舍壽以爭久矣知其必有蹀血宮門之慘不能弭止其
愿抑不能辭宮僚以去之欲微幸以觀變二子之志儵矣
太子死遽即秦王而請見尤義之所不許也斯則其不得
與管仲均者也夫魏徵起於羣盜之中幸自拔以歸唐功
名之士耳介於石不終日而後可以知幾亦惡足以及此
哉

太宗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夫人即喪心失志
迷惑之尤者長短虛實大小有無清濁得失明暗皎然分
畫於前知則知之能則能之眇者窮於視跛者困於趨惡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主

得誣其心之所未喻而謂多聞善慮者之不若己哉然則
謂人不己若者抑實有不己若者在也太宗曰煬帝文辭
奧博是堯舜非桀紂行事何其相反魏徵曰恃其雋才驕
矜自困以至覆亡然則煬帝之奧博固有高出於羣臣之
上者不己若誠不若己矣而人言又惡足以警之哉夫人
主之怙過也有以高居自逸而拒諫者矣有以憑勢凌人
而拒諫者矣然忠直之士卓然不撓雖斥竄誅夷而不恤
以言黜而暴君不能奪其理則身雖詘而道固伸也且恃
位而驕恃威而橫浮氣外張而中藏惡縮迨乎虛憍稍息
追憶前非固將曰是吾所不知不能而終不可誣者也則

諫者之言或悔而見庸矣唯夫多聞廣識而給於辯者知
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則言者不憚其威而憚其小有才
之辯慧言之大則以為誇也言之切則以為隘也察情審
理擬議窮年而彼已一覽而見謂無餘引古證今依類長
言而時或旁徵之有誤則自非明燭天日斷若雷霆者恆
惴惴焉恐言出而反為所折抱忠而前括囊而退者十且
八九矣且夫堯舜之是彼且是之矣吾惡得以堯舜進之
桀紂之非彼且非之矣吾惡得以桀紂戒之彼固曰使我
而為人臣以稱說干人主吾之琅琅鑿鑿以敷陳者更辯
於此也彼誠不我若而愛我若父責我若子為笑而已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主

天下雖大賢人君子雖眾誰肯以強智多聞見屈於我而
不捫舌以自免於辱乎故人不己若危亡之媒也謂人不
己若而其危亡必矣太宗君臣之知此也是以興也不然
太宗之才當時之臣無有能相項背者唯子言而莫違亦
何所不可乎嗚呼豈徒人主哉士而賢智多聞當世固出
其下則欲以取擇善之益也難矣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
於寡顏子之所以大也雖然人知其能與多矣問之雖勤
且欲告而中訥則問為虛設而祇益其驕惟若無若虛之
情發於不容已而問必以誠然後人相忘於寡與不能以
昌言而不怯太宗之問孔穎達也幾知學矣乃固以多能

不能推極隱微以格君心太宗之驕所繇未戢也

宗室人才之盛未有如唐者也天子之保全支庶而無猜無戕亦未有如唐者也蓋太宗之所以處之者得其理矣高祖欲彊宗室以鎮天下三從昆弟之屬皆封王爵使循是而不改則貴而驕富而溢邪佞之士利賴之而導以放恣欲彊之適以貽其災而必至於弱晉宋之所以自相戕滅而終於孤立也太宗從封德彝之言而曰天子養百姓豈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以公天下者即以安本支而勸進其賢能德彝佞人也於此而幾乎道矣為天子之懿

讀通鑑論卷二十

五

親妾媵廣生養遂不患其不蕃衍也遠於十姓百家雞犬雖刀之鄙猥不患其無可造之材也而彊慧者得勢而狂愚樸者溫飽而自廢於是乎非若劉漢司馬倫之自斲以亡則菽麥不分如園豚之待飼而已矣夫節其位祿之數登之仕進之塗既免於稿頂無聞之憂抑獎之於德業文章更治武略之美使與天下之英賢彙進而無所崇替固將蒸蒸勸進而為多士之領袖以藩衛天家故唐宗室之英相者將者牧方州守望郡者臻臻竝起而恥以紈袴白居亦無有夢天吹日覬大寶而干甸師之辟者施及於今隴西之族猶盛焉不亦休乎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愛之

欲其富也富貴者其可以非所宜而長有之乎制之有等授之有道而後欲貴者之果能貴欲富者之果能富也義之至仁之盡也大公行而私恩亦遂矣然則周道親親而文昭武穆施及邢茅蔣胙與畢召之裔皆分茅土豈非道與曰此武王周公定天下之微權而千古之未喻者也古之天下人自為君君自為國百里而外若異域焉治異政教異尚刑異法賦斂惟其輕重人民唯其刑殺好則相昵惡則相攻萬其國者萬其心而生民之困極矣堯舜禹湯弗能易也至殷之末殆窮則必變之時而猶未可驟革於一朝故周大封同姓而益展其疆域割天下之半而歸之

讀通鑑論卷二十

五

姬氏之子孫則漸有合一之勢而後世郡縣一王亦緣此以漸統壹於大同然後風教日趨於畫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故孔孟之言治詳矣未嘗一以上古萬國之制欲行於周末則亦灼見武王周公綏靖天下之大權而知邱民之欲在此而不在彼以一姓分天下之半而天下之瓦合萍散者漸就於合故孟子曰定於一大封同姓者未可卽一而漸一之也春秋之戰亟矣而晉魯衛蔡曹滕之自相攻也鮮卽相攻而無掬指舟中焚芟侵海之虐當其時異姓庶姓猶錯立於外而同姓者不能絕援以自戕此周之所以親親而親親者非徒親也實以一姓之興定一王

之禮制廣施於四海而漸革其封殖自私戕民構亂之荼毒也至於漢六國廢韓彭誅而欲以周道行之則七國衝山淮南之禍骨肉喋血而不容已然則人主即欲建本支以鎮天下亦無如節其位祿獎其仕進公其黜陟之足以育才勸善而祐子孫之令祚以鞏固維城奚必侈子以棧樞之參養假借以優俳之袞黼使之或債而狂或茸而萎哉鄧禹享大國之封且使諸子各分一藝以自立曾有天下者以公天下為道將使人競於誇修而授子孫以沈溺之具亦仁過而流於不仁矣是故親親之殺與尊賢互用而相成唯唐為得之宜其宗室之多才獨盛於今古也

論通鑑論卷十一

十一

太宗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故當時言無不盡而治得其理然則以是為盡聽言行政之理乎抑有未盡然者治惟其人不惟其法以王珪魏徵為諫議大夫房元齡杜如晦為宰相而太宗之明足以折中羣論而從違不爽則可矣必恃此以立為永制又奚可乎命官圖治之道莫大乎官各明其守而政各任於其人庶務分治於六官其屬詳其目其長持其綱皆有成憲之可準也或舉或廢或倚法而挾姦私或因時而為斟酌各以其所效之成能為得失然而有待於天子宰相之裁成者則太宗之制令五品以上更宿內省以待訪問固善術也下有利病得達於上而

論通鑑論卷十一

十一

上言其勤怠公私以制其欺若夫小有過誤則包含教戒而俟其改如使諫官毛舉細過以相糾則大體失而爭黨起於細微亂世之所以言愈勢而事愈圯也宰相者外統六官內匡君德而持可久可大之衡以貞常而馭變者也君心之所自正國體之所自立國本之所自固民生之所自安非因通於四海萬民數百年之規而不役於一時之利病者不足以勝其任故古者三公論道所論者道耳不能與任氣敢言之士爭一言一事之可否而論道於君抑不在摘人間細政繩舉動之小愆發深宮之纖過以與君競徒自燦而與天子不親故與諫官同者未必是而其異者未必非也詭隨諫官而避其彈射則可以應一事而不可以規大全逆折諫官而伸其獨見則幾事不密而失其正色立朝之度若夫宰相而果懷私以病國固諫官所必抗正以爭而非可使與辯訟於一堂競偶然而得失者也夫諫官職在諫矣諫者諫君者也微聲逐色獎諛斥忠好利喜功狎小人耽逸豫一有其幾而必犯顏以諍大臣不道設國妨賢導主賊民而君偏任之則直糾之而無隱若夫羣執事之修墜則六官之長覈其成執憲之臣督其失宰相與天子總大綱以裁其正初不藉諫官之毛舉驚擊搜剔苛求以矜辨察老成熱慮之訐謔非繁稱曲說矯

舉異同於俄頃者所可詫風裁以決定者也故天子誠廣
聽以求治則宰相有坐論之時羣臣有待問之時諫官有
請對之時而不可有聚訟一堂道謀築舍之時官各有其
守政各任其人分理而兼聽之惟上之虛衷以廣益豈立
一成法以啟爭端可為不易之經乎

旱飢而赦以是仁民非所以仁之也太宗曰赦者小人之
幸君子之不幸亦既知之矣而貞觀二年以旱赦天下信
道不篤知不可而復為非君師之道矣夫赦亦有時焉而
可者夷狄盜賊僭據上國蚩蚩之氓脅從以徼幸上不能
固保其民使羣陷於逆則盪滌而矜全之可耳旱飢之民

讀通鑑論卷二十

毛

流離道殣者類不能為姦惡而姦惡之徒雖旱飢而固不
至於餒瘠者也如曰衣食不足而非僻以起則夫犯者在
未飢以前固非為飢所迫而奚所恤哉省囚繫以疏冤滯
宥過誤以恤蠢愚止訟獄以專農務則君上應行之政無
歲不宐而不待旱飢至於旱飢之歲豪民擅粟以掠市子
女游民結黨以憑要糴貸甚且競起為盜以攘殺愚懦非
法不懲非刑不戢而更縱不軌之徒使無所創艾以橫行
郊邑又豈非凶年之大蠹哉蠲逋欠減租庸所以救荒也
困於徵輸者樸民也蠲免與赦罪竝行於一紙則等樸民
於姦宄名不正實不符亦重辱吾衽席之赤子矣不雜赦

罪之合於蠲租之詔尤人君扶正人心之大權而時君不
察曰以此答上天好生之心天其樂佑此頑民以賊凋零
之子遺乎體天心以達民隱非市恩之俗吏所得與焉久
矣

唐制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陳所見謂之五花判事而宰
相審之此會議之始也敕旨既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
之則抄參封駁之始也夫六官之長貳各帥其屬庀其事
以待軍國之用乃非體國如家者則各炫所長匿所短互
相推移而避其咎使無總攝而通計之者將飾文具以應
而不恤國事之疏以傾也此不可聽庶司之汎應而無與

讀通鑑論卷二十

天

折中之者也統之以宰相而推諉自私之弊去矣然宰相
之賢者且慮有未至而見有或偏不肖者之專私無論也
先以中舍之雜判盡羣謀以迪其未達而公論以伸則益
以集而權弗能亂其失者庶乎鮮矣猶且於既審之餘有
給事之駁正以隨其後於是而宰相之違以塞而人主之
愆以繩斯治道之至密而恃以得理者也雖然雜判者陳
於其先也駁正者施於其後也中舍之議已集宰相之審
已定始起而駁之自非公忠無我之大臣純白知通之給
諫參差相左而給事與宰相爭權則議論多朋黨與而國
是以亂然則駁正之制當設於雜判陳而宰相方審敕旨

未下之際以酌至當之宜是非未著而從違皆易斯羣臣之能盡而宰相之體不傷唯公議已允而宰相中變以舞法者然後給事封還而駁正之不尤可達人情定國是而全和衷之美乎太宗謂王珪曰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或護己短遂成怨隙蓋慮此矣立法欲其徹乎賢不肖而俱可守法不精研而望人之能舍己從人也亦不可得之數已中舍各抒所見而給事折之以從違宰相持衡而斷之天子裁成以行之合人心於協一而官省息交競之情事理得執中之用酌古鑒今斯可久之良法與近世會議徧及九卿而唐之雜判專於中舍其得失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五

也孰愈夫九卿各有典司者也既與其屬參議其所修之職以待舉行固有一成之見而執為不可易者假有大兵大役司馬司空務求其功之成而司農務求其用之省則其不相異同競矣唐宋之給舍皆歷中外通眾理而待枚卜之選者也兼知盈詘成敗之數以酌時之所可行則彼此不相妨而以相濟維判而駁正之足矣何用詢及專司之官以生齟齬哉如有議成敕下而九卿不可奉行者自可復陳利病以更為酌改無容於廟議未審之前豫為異論以相掣國事之所緣定惟其綱紀立以一人心而已會議者大臣免咎之陋術其何利之有焉至於登進大

臣參酌大法裁定大禮則惟天子之乾斷與宰相之贊襄而參以給舍之清議六官各守其典章而不可有越位侵官之妄如使采紛呶之說以模稜而求兩可則大臣偷羣臣競朋黨與機密洩其弊可勝言哉不周知天下之務不足以決一事之成宰相給舍無所偏私以周知為道者也不消弭人情之競不可以定國事之衡雜判駁正慎之於前而盡一必行於後議論雖詳而不至於爭競者也太宗曰或成怨隙或避私怨順一人之情為兆民之患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斯言避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五

武王其相去無幾矣乃其數舞倫焉至德雜用賢姦從欲規利終無以自克而成乎大疵讀史者鑒之可以知治可以知德可以知學矣氣者發以嗔物而斂以自攝其心者也聞見之善啟其聰明而隨氣以發斂其發也洩其藏以加於物故言者所以正人而非以正己也己有餘而不忍物之不足則出其聰明以迪天下之昏翳而矯之以正子不忍於父臣不忍於君士不忍於友聖人君子道不行而不忍於天下後世於是而言之功大矣若夫受天命作君師臣民之責服於躬載於一心則斂氣以攝聰明而持天下於心以建中和之極故曰湯武身之也身正而天下正

不以言也故仲虺之誥仲虺言之也咸有一德伊尹言之也旅葵召公言之也無逸周公言之也而湯武無言以自鳴其道而詔羣臣推而上之大禹臯陶益稷各盡言以進堯舜而堯舜執中之訓迨及倦勤遜位之日道不在己而後以詔舜禹然則堯舜惟不忍於後世禹臯益稷伊萊周召惟不忍於君而不容已於言下此者雖躬行未逮而進忠於上亦不必以言過其行責之其忠也即其行也今太宗之言非堯舜湯武之言而伊萊周召之言也任堯舜湯武之任而奪伊萊周召之言以為己言則下且何言之可進而聞善之路窮蓋太宗者聰明溢於聞見而氣不守中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主

以動而見長者也其外侈其中枵其氣散其神替其精竭其心馳迫乎彝倫之攸斲至德之已虧倭幸外熒利欲內迫而固無以自守及其衰年而益以汜濫所必然矣嗚呼豈徒帝王為然哉自修之士有見而亟言之德不崇心不精王通之所以不得為真儒也況揚雄韓愈之利欲熏心者乎故魯論之言言也曰慎曰後從曰訥曰訥曰恥曰作聖狂之辨辨於筆舌可畏也哉
夷狄之勢一盛一衰必然之數也當其衰而幸之忘其且盛而無以禦之故禍發而不可止夫既有其上則必有其人以居之居之者必自求君長以相保相保有餘而必盛

未有數千里之土曠之百年而無人保之者也已盛者而已衰矣其後之能復盛者鮮矣而地已曠人必依之有異族有異類而無異土衰者已衰不足慮也繼之以人依其土而有之則族殊類異而其偪處我邊徼也同突厥之盛至頡利而衰既分為二不能相比於是乎突厥以亡迄於五代而遂絕夫豈特夷狄為然哉五帝三王之明德漢唐宋之混一今其子孫僅存者不再興而君天下者不一姓況恃疆不逞之部落乎夫其人衰矣亡矣其土則猶故也天不能不為之生種姓地不能不為之長水草後起者不能戢止其戎心曾無慮此而可以其一族之衰為中國幸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主

邪其族衰其地無主則必更有他族乘虛而潛滋暗長於灑莽之中故唐自貞觀以後突厥之禍漸息矣而吐蕃之害方興繼之以契丹皆突厥兩部之域也頡利禽而御樓受俘君臣交慶其果以是為中國永安之祚哉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太宗命李大亮安撫之貯糧積口以賑之未嘗非策也而大亮之不奉行也何居施之以德者制之以威也已衰者存之不足為憂存已衰者則方興者不能乘無主以擅其地則前患息而後憂可弭盛衰之形我得而知而無潛滋暗長之禍雖暫勞暫費而以視摩財毒眾以守邊割地納賄以丐免其利害奚若邪株守安內之說為

許謨豈久遠之大計哉

魏徵之折封德彝曰若謂古人簡樸漸至澆謬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偉哉其為通論已立說者之患莫大乎忿疾一時之流俗激而為不必然之慮以鄙夷天地之生人而自任以矯異於是刻覈寡恩成乎心而刑名之術利用以損天地之和荀卿性惡之說一傳而為李斯職此故也且夫樂道古而為過情之美稱者以其上之仁而羨其下之順以賢者匡正之德而被不肖者以循厚之名使能揆之以理察之以情取僅見之傳聞而設身易地以求其實則堯舜以前夏商之季其民之循澆貞淫剛柔愚明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堯

之固然亦無不有躬閱者矣唯其澆而不循淫而不貞柔而疲剛而悍愚而頑明而詐也是以堯舜之德湯武之功以於變而移易之者大造於舜倫輔相乎天地若其編氓之皆善邪則帝王之功德亦微矣唐虞以前無得而詳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昏姻未別喪祭未修狃狃獠獠人之異於禽獸無幾也故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之明倫察物存唐虞之民所去也同氣之中而有象況天下乎若夫三代之季尤歷歷可徵焉當紂之世朝歌之沈酗南國之淫奔亦孔醜矣數紂之罪曰為逋逃萃淵藪皆臣叛其君子叛其父之梟與豺也至於春秋之世弑君

者三十三又者三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殺姻黨

相滅無國無風而無之蒸報無忌積貨無厭日盛於朝野孔子成春秋而亂賊始懼刪詩書定禮樂而道術始明然則治唐虞三代之民難而治後世之民易亦較然矣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謬象鯨共躩飛廉惡來楚商臣蔡般許止齊慶封魯僑如晉智伯豈秦漢以下之民乎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之民無以異於三代之始帝王經理之餘孔子垂訓之後民固不乏敗類而視唐虞三代帝王初興政教未孚之日其愈也多矣戰國之末諸侯狂逞辯士邪誣民不知有天性之安而趨於澆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堯

非民之固然也秦政不知而疾之如寇乃益以增民之離叛五胡之後元高宇文騭戾相踵以導民於澆非民之固然也隋文不知而防之若讎乃益以增民之陷溺逆廣嗣之宜淫長佞而後民爭為盜唐初略定夙習未除又豈民之固然哉倫已明禮已定法已正之餘民且願得一日之平康以復其性情之便固非唐虞以前茹毛飲血茫然於人道者比也以太宗為君魏徵為相聊修仁義之文而天下已帖然受治施及四夷解辯歸誠不待堯舜湯武也垂之十餘世而雖亂不亡事半功倍孰謂後世之天下難與言仁義哉邵子分古今為道德功力之四會帝王何促而

請說何長爾之後又將奚若邪泥古過高而非薄方今以
塵牛人之性其說行而刑名威力之術進矣君子奚取焉
腥風扇民氣傷民心之待治也尤急起而為之如暑之望
浴也尤易於隋唐之際哉

太宗曰未能受諫安能諫人此知本之論也夫唯窮凶之
主淫虐無擇則雖以虛衷樂善之君子陳大公無我之言
而亦祇以危身非此者君之拒諫而遠君子洵失德矣諫
者亦惡能自反而無咎哉凡能極言以諫者大抵其氣勝
者也自信其是而矜物以莫及物莫能移者也其氣勝則
其情浮自矜而物莫能移則其理窒上以事君下以泣眾

論通鑑論卷二十

美

中以交於僚友可其所可而否其所否堅於獨行而不樂
物之我違唯如是也乃以輕寵辱忘死生而言之無忌其
賢者有察理未精達情未適之過而執之也堅其次則氣
動而不收言發而不止攻異己而不遺餘力以墮於媚悅
而傷物已甚則人主且窺其中藏謂是嚙嚙者之但求利
己也其言不可奪而心固不為之感奚望轉石移山於片
語乎惟虛則公公則直惟明則誠誠則動能自受諫者所
以虛其心而廣其明也諫者之能此者鮮矣事上接下其
理一也君不受諫則令焉而臣民不從臣不受諫則言焉
而天子不信位不可恃氣不可任辯不可倚理不可挾平

情好善坦衷遜志者早有以動人主之敬愛而消僚友之
疾忌舉而周公忠而孔明用此道也婁直子智持一理以
與當守爭得失自非舜禹以芻蕘之道待之其不以啟朋
黨而壞國是也難矣哉

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亦易見也所以格之
者大理民彝之顯道人皆與知亦易能也然而斷之於大
人之獨得而諫諍之臣不足與焉於魏徵馬周見之矣君
心無過而過在事則德不足而言有當下逮於工瞽而言
無不效若夫心則與心相取者也心之有非必厚自匿而
求以勝物進言者其言是也其人非也其人雖無大非而

論通鑑論卷二十

美

心不能自信於是則匿非求勝者將曰旁觀而言之吾亦
能為此言試以此言於汝汝固不受也言還其言而心仍
其心交相謫而祇益其怨惡如能隱忍以弗怨惡足矣奚
望格哉唐太宗不恤高祖之溫清視膳處之卑湫之大安
宮而自如九成宮以避暑嫁其女長樂公主敕資送倍於
長公主此豈事之失哉其情不知恤者仁孝忘於心也馬
周言之魏徵言之皆開陳天理民彝之顯教以思動其惻
悌也乃周言不聽決駕以行於徵之言則入謀之長孫皇
后而後勉從使后而如獨孤武韋也徵死矣人自有父子
人自有兄弟一念之微忽焉不覺直辭以啟之以自親其

難知而難從者乎而二子者君所信受者也卒不能
得此於君則其故可思矣徵之起也於羣盜之中事李密
而去之事臨太子而去之周則挾策干主餘於才而未聞
其修能之自潔者也以此而欲警人子之心於不容已之
魏疾奚可得哉夫大人者苟以其言格君心之隱慝賢主
之中主媿之庸主弗敢侮之何至以太宗之可與言而
斥為田舍翁邪不幸而遇暴主以殺身亦比干之自靖自
獻於先王而非滕口說以聽凶人之玩弄豈易言哉大人
者正己而物正己之正非一旦一夕之功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

五

言治者而亟言權非權也上下相制以機械互相操持而
交讎其欺也以儀秦之狙詐行帝王之大法亂奚得而弭
人心風俗奚得而不壞哉王伽之詐也與李參朋姦而徵
隋文之賞唐太宗師之以縱囚三百九十八而三百九十
人咸師參之智如期就死嗚呼人理亡矣好生惡死人之
情也苟有可以得生者無不用也守確確之信以死殉之
志士且躊躇而未決况已蹈大辟之戮民乎太宗之世天
下大定道有使州有刺史縣有令尉法令密而廬井定民
什伍以相保宗族親戚比閭而處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
以走粵囚之縱者雖欲遁逸抑誰為之淵藪者太宗持其
必來之數以為權囚亦操其必赦之心以為券縱而來歸

遂以侈其恩信之相孚夫誰欺欺天乎夫三百九十八之
中非無至愚者不足以測太宗必赦之情而徼幸以逃且
當縱遣之時為此駭異之舉太宗以從諫聞亦未聞法吏
據法以廷爭則必太宗陰授其來歸則赦之旨於有司使
密諭所縱之囚交相隱以相飾傳之天下與來世或驚為
盛治或詫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機械所籠致而
如拾者也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爭誇者必其詐也
王道平平言僻而行詭者不容於堯舜之世蘇洵氏樂道
之曰帝王之權惡烈於洪水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

五

傳曰為人君而不知春秋之義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
不知春秋之義何義也適庶明長幼序尊卑別刑賞定重
農抑末進賢遠姦貴義賤利端本清源自治而物正之義
也知此則讒賊不足以逞而違此者之為讒賊不待臆發
而如觀火舍是乃求之告訐以知之告讒告賊而不知告
者之為讒賊也宜其迷惑失守延讒賊於肘腋而以自危
亡也人主明其義於上以進退大臣大臣奉此義以正朝
廷朝廷飭此義以正郡邑牧之有守令覈之有觀察採訪
之使裁之有執憲之大臣苟義明而法正姦頑不軌者惡
足以恣行而無忌即有之亦隱伏於須臾而終必敗奚事
告訐乎告訐與則賞罰之權全移於健訟之匹夫而上何

貴者何貴有執憲之臣哉且夫為人告訐者洵不道矣而愚樸柔懦之民能奮起以與姦頑爭死命者百不得一也非夫險詖無憚之徒惡有暇日以察人之隱慝而持短長操必勝之術以與官吏豪蕩角逐忘尊卑輕禍福背親戚叛朋友吏得脅其長官奴隸制其主伯正春秋之義所斥為讒賊必杜絕其萌孽者也知其害而早絕之則讒無不見賊無不知昭昭然揭日月以與天下相守於法紀吞舟漏網之姦其得容於政簡刑清之日者蓋亦寡矣太宗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上封事者許人細事當以讒人罪之而其時吏不殃民民不犯上難矣哉

讀通鑑論卷二十

堯

銀之為用自宋以上用飾器服與黃金珠玉等而未得與錢布粟帛通用於民間權萬紀請采銀宣饒而太宗斥之亦猶罷采珠以懲侈耳後世官賦民用以銀為主錢布粟帛皆受重輕之命於銀夫銀藏畜不蝕鍊鑠不減藏之約而齋之也易人習於便利知千百年之無以能易之矣則發山采礦無大損於民而厚利存焉庸詎不可哉然而大害存焉者非庸人之所知也奚以明其然邪銀之為物也固不若銅鐵為械器之必需而上類黃金下同鉛錫亡足貴尊尊之以為錢布粟帛之母而持其輕重之權益出於一時之制上下競奔走以趨之殆於愚天下之人而盡之

也故其物愈多而天下愈貧也采之自上而禁下之采則上積其盈以籠致耕夫紅女之絲粟而財亟聚於上民日貧餒而不自知既以殫民之畜積矣且大利之孔未可以刑法禁塞之也嚴禁民采則刑殺日繁而終不可戢若其不禁而任民之自采乎則貪情之民皆舍其穡事以徼幸於詭獲而田之汗萊也積且聚游民於山谷而唯力是視以取盈則爭殺興而亂必起一旦山竭澤枯游民不能解散而亂必成即幸不亂也耕者桑者戮力所獲養游民以博無用之物銀日益而絲粟日銷國不危民不死其奚待焉自非參百年之終始以究利病者奚足以察此哉嗚呼

讀通鑑論卷二十

堯

自銀之用流行於天下役粟帛而操錢之重輕也天下之害不可訖矣錢較粟帛而齋之輕矣藏之約矣銀較錢而更輕更約矣吏之貪墨者暮夜之投歸裝之載珠寶非易致之物則銀其最便也不然汎舟駟車銜尾載道雖不恤廉隅者不敢也民之為盜也不能負石粟持百緡即以錢而力盡於十緡矣穴而入篋而胠者其利薄其刑重非至亡賴者不為銀則十餘人而可挾萬金以去近自成化以來大河南北單騎一矢劫商旅者俄頃而獲千緡之值是銀之流行汗吏箕斂大盜晝攫之尤利也為毒於天下豈不烈哉無已杜塞其采鍊之源而聽其暗耗廣治鑄以漸

奪其權而租稅之入以本色爲主遠不能致而後參之以錢行之百年使銀日賤而賤均鉛錫將耕桑廣殖墨吏有所止而盜賊可以戢尙有瘡乎天地之產難得而不易買遷者以安民於所止而裕之也帝王之政繁重而不取便安者以息民之儉而節其溢也且斷諸山夕燬諸冶徑寸而足數十人之衣食姦者逞愿者削召攘奪而棄本務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走死天下者唯銀也采礦之禁惡可不嚴哉權萬紀之削奪有餘辜矣

貞觀十年定府兵之制大約與秦隋銷兵宋罷方鎮之意略同府兵者猶之乎無兵也而特勞天下之農民於番上

讀通鑑論卷二十

聖

之中是以不三十年武氏以一婦人輕移唐祚於宮闈李敬業死而天下靡然順之無有敢伸義問者非必無忠憤之思與力不能也唐之亂亟矣未有三十年而無大亂者非能如漢宋守成之代晏安長久也非元宗罷府兵改軍制則安史懷恩朱泚河北西川淮蔡之讜起唐久爲秦隋惡能待懿僖之昏亂黃巢起而始亡哉府軍之制散處天下不論其風氣之柔剛任爲兵與否也多者千二百人少者百人星列碁布於隴畝乃至白首而不知有行陳季冬習戰呼號周折一優人之戲而已三百人之團正五十人之隊正十人之火長編定而代襲之無問其堪爲統率否

讀通鑑論卷二十

聖

也凡可噓者兵械甲裝無事則輸之庫征行而後給之刃鏃不淬矢屈不繁晴燥不潤雨溽不暴甲齧胃穿刀利弓解典守之吏取其而止倉卒授之而不程以其力莫能詰也甲與身不相稱攻與守不相宜使操不適用之頑金衣不蔽身之腐革甚則刻撓竹以爲戈矛漆敗紙以爲盾櫓其不覆軍陷邑者幾何也狎爲故事而應以虛文徒疲敝其民於道路一月而更而無適守者無固志名爲有兵六百三十四府而實無一卒之可憑故安史一攤番兵以渡河而兩都瓦解蓋天寶初改府兵易曠騎而因循舊習未能調積玩之弊以更張也後世論者泥古而不知通猶曰

兵制莫善於唐則何如秦隋之盡銷弭而猶不驅農民以淪死地乎詳考府兵之制知其爲戲也太宗之以弱天下者也欲弱天下以自弱則師唐法焉可爾
太宗以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爲諸州刺史子孫世襲而無忌等不願受封足以達人情矣夫人之情俾其子孫世有其土世役其民席富貴於無窮豈有不欲者哉知其適以殄絕其苗裔而禍天下苟非至愚未有不視爲陷阱者也周之大封同姓與功臣也聖如周公賢如呂召而固不辭其餘非不知居內之安而無不利有其國以傳之奔世何至於無忌等之以免受茅土爲幸乎時爲之則人安之

時所不可為非貪叨無已懷姦欲叛者固永終知敵而不願也馬周曰孩童副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則不忍毒害見存之百姓甯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稍有識者固聞之而寒心也故夫子之論治參魯論而居其一而不及於封建作春秋明王道而邾邾之受爵不登於策城衛遷杞皆不序其功然則當春秋之世固不可復行者矣況後世乎柳宗元之論出泥古者猶競起而與爭勿庸爭也試使之行焉而自信以必行否也太宗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而公薄之豈強公以茅土邪強人而授之國為天下噉而已矣惡足辯

禮通鑑論卷二十

聖

貞觀改服制嫂叔夫之兄弟之妻皆相為服變周制也古之不相為服者禮傳言之詳矣嫂不可以母道屬弟之妻不可以婦道屬所以定昭穆之分也嫂叔生而不通周死而不為服所以厚男女之別也唐推兄之敬而從兄以服嫂推弟之愛而從弟以服其妻所以廣昆弟之恩也周謹乎禮之微唐察乎情之至皆道也而周之義精矣雖然抑有說焉禮以定萬世之經則必推之天下而可行盡乎事之變而得其中者也有人於此少而失其父母抑無慈母乳母之養而嫂養之長而為之有室則恩與義兩不得而忘也生藉之以生死則愬然而視若行道之人心固有所

不安矣在禮舅之妻從母之夫無服者也而或曰同爨總鞠我之恩而不如同爨乎其不忍不為服必也有人於此少孤而兄養之已而為之納婦自納采以至於請期稱主人者皆兄也既娶而兄猶為家政之主未異宮而兄死其婦視夫之兄有君道焉且兄而居長則固小宗之宗子也合小宗之男女為之服而弟之妻獨否一家之所統尊顧可傲岸若密客乎繼父無服者也同居而為之成室家立親廟則服莽夫之兄可為小宗而成其家室以視繼父之同居而異姓者奚若抑義之不得不為服者也禮有之子思之哭嫂也為位而哭不容已於哭也可為之哭則可為

禮通鑑論卷二十

聖

之服君子惡夫涕之無從而服之不亦可乎上古之世男女之別未正昭穆之序未審故周公嚴之於此而辨之精後世男女正而恩禮睽兄弟之離類起於室家之猜怨則使相為服以獎友睦之誼亦各因其時而已禮曰時為大古王相承所損益可知也聖人許時王以損益則貞觀之改周制可無疑已
自言兵者有使貪之說而天下之亂遂不可弭岑文本引黃石公之言以請釋侯君集私高昌珍寶之罪用此說也乃阿史那社爾以降虜而獨能不受君集之貽邊外之法嚴於中國中國安能不為邊外屈哉敗其軍拔其城滅其

國而貪其所獲武人之恆也然而君以之怒其臣臣以之
叛其君主帥以之惡其偏裨偏裨以之愬其主帥兵以之
戀剽獲而無戰心民以之受掠奪而爭反畔功已成亂已
定不旋踵而大潰古今以此而喪師失地致寇亡國者不
一也貪人敗類而可使司三軍之命以戡亂亂民而定國
乎漢高之於項羽非其偏裨也其於懷王君臣之分未定
也而封府庫以待諸侯樊噲屠狗者能明此義乃以平項
羽之怒而解鴻門之厄項羽不知終以取怨於天下誨盜
而人思奪之大易豈欺我哉唐下侯君集於獄宋徵王全
斌而使之待罪法所必飭也終釋君集而薄罰全斌示不

讀通鑑論卷二十

聖

與爭利也兩得之矣故言兵者之言皆亂人之言爾岑文
本惡足以知此哉

太宗詔諸州有犯十惡罪者勿劾刺史則前此固有劾之
之法而戴州所部有犯者御史以劾刺史賈崇亦循例以
劾之也此法不知所由叻意者蘇威當隋之世假儒術飾
治具以欺世其創之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久者
周失道而後魯失之魯君失而後卿大夫無不失也上者
端本清源歸責於天子之辭也民有大逆君踰月而後舉
爵自艾而已治之不隆教之不美天子不自惡惡而以移
罪於刺史乎民犯大逆而劾及刺史於是互相掩蔽縱梟

竟以脫於網罟天下之亂風俗之壞乃如河決魚爛而不
可止隋末寇盜徧天下而煬帝罔聞刃加於頸向不知爲
誰氏之賊皆蘇威之流置苛細之法自詡王道而以塗飾
耳目增長讒賊者致之也懲貪而責保薦之主戕盜而嚴
漏捕之誅詳刑而究初案之枉皆教之以掩蔽而縱姦以
賊民之法也必欲責之上以矜民之散亦自天子之自爲
修省而已下者其何責焉

讀通鑑論卷二十

聖

小道邪說誠世誣民而持是非以與之辯未有能息者也
而反使多其游詞以益天下之惑是與非奚準乎理也事
也情也理則有似是之理事則有偶然之事情則末俗庸
人之情易以欲動沈溺不能自拔者也以理折之彼且援
天以相抗天無言不能自辯其不然以事徵之彼有適與
相合者而彼挾之以爲不爽之驗以情奪之彼之言情者
在富貴利達偷生避死之中爲庸人固有之情而惻隱羞
惡之情不足以相勝故孟子之辯楊墨從其本而正其罪
曰無父無君示必誅而不赦也若其索隱於心性穿鑿於
事理者不辯也君子之大義微言簡而文溫而理固不敵
其淫詞之曼衍也太宗命呂才刊定陰陽雜書欲以折其
妄而納民於正然而妄終不折民終不信流及於今日以
增益且託爲呂才之所定以疑民者折之於末而不拔其

本宜其橫流之不止矣夫此鄙猥不經之說何足定哉定之而孰必信之乍信之而孰與守之且託於所定以亂人道之大經如近世擇婚以年命而使配耦非其類者僉曰才所定也闕官乃以贅敬授民時之簡末嗚呼禍亦烈哉夫才所據理微事緣情以折妄者宅經也葬法也祿命也三者之不可以妖妄測陰陽而賊民用蔑彝倫背天理干王制不待智者而洞若觀火先王慮愚民之受罔而迷也為著於禮經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刑當其辜勿與辯也然且貪懦之俗微幸鋒端之窳苟延蟪蛄之生日嚮術人而謀行止忘親蔑性暴骨如莽而不歧爭奪競訟以

漢書卷二十

卷二十

求得為君師者尙取其言而刪定之不亦慎乎夫王者正天下之大經以務民義在國則前朝後市在野則相流泉度夕陽以利民用而宅經廢矣賢者貴善人富有罪者必誅詭遇幸逃之塗塞而祿命窮矣慎終追遠導民以養生送死之至性限以時授以制則葬法詘矣然而有挾術以鬻利者殺其首竄其從焚其書而藏之者必誅不赦以剛斷裁之數十年而可定舍此不圖屑屑然與較是非於疑信之間咸其輔頰舌以與匪人爭其以感天下亦已末矣呂才之定適以長亂言雖辯誰令聽之立子以適而適長者不肖必不足以承社稷以此而變故

起於宮闈兵刃加於骨肉此人主之所甚難而雖有社稷之臣不能任其議也魏王泰投太宗之懷曰臣今口始得為陛下子遂遂良即以此折泰之姦偉矣而唐幾亡於高宗遂良致命以自靖弗能靖國焉故曰人主之甚難而社稷臣不能任其議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聖人躬非常之舉非後世所可學也舜立而丹朱安虞賓之位魏王不竄能帖然於高宗之世哉太宗能保高宗之容承乾與泰而不能必泰安於藩服以承事高宗則抑情伸法以制泰事有弗獲已者自投於牀抽刀欲刎嗚呼英武如太宗而軟歇以求死也亦可悲矣哉或曰立適長而不能賢擇

漢書卷二十

卷二十

人以輔之勿憂矣似也太宗之世忠直老臣無有過魏徵者固以師保之任任之矣乃徵嘗為建成之宮僚效既可觀徵以正月卒而承乾以四月反徵即不死固無能改於其德大難興徵為袁淑而已乾干承基之流於徵何憚焉教者君父之反身也非可僅責之師保也光武廢東海立明帝而漢道昌東海亦保其福祿不待竄也光武之為君父者無媿也太宗蹠兄弟之血於宮門早教孫以升木竄逐其所寵愛以徇長孫無忌之請知高宗之不能克家而姑授之置吳王恪之賢以陷之死夫亦反身不令故無以救其終也漢文守藩代北際內亂而無窺覷之心迎立已

定猶三讓焉然有司請建太子猶遲久而不定誠慎之也
非敢執嫡長以輕天位況太宗之有惠德也乎

長孫無忌曰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此佞者之辯也太宗
不能折之遽立治而不改唐幾以亡仁恕者君德之極致
以取天下而有餘況守文乎無忌惡知仁恕哉不明不可
以為仁不忠不可以為恕仁者愛之理也而其發於情也
易以動故在下位而易動於利在上位而易動於欲君子
之仁廓然曙於情之貞淫而虛以順萬物之理與義相扶
而還以相濟故仁陰德也而其用陽若遇物而即發其不
忍之情則與喞喞呶呶者相取而萬物之死生有所不恤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梁

陰德易以陰用而用以陰乃仁之賊此高宗之仁也恕者
推己以及人仁之歸也以己之欲推之於物難之難者也
難之難者以其所推者己之欲也故君子之恕推其所不
欲以勿施於人而不推其欲以必施以所欲者非從心而
不踰矩未可推也然而不欲者亦難言矣奪己之聲色臭
味而使不集於康固人之所不欲也以此而不欲奪人則
屈己之道屈天下之情以求免於人之快悒皆可曰恕而
以縱女子小人僉壬讒佞者彌甚忠也者發己自盡之謂
盡己之所可為盡己之所宜為盡己之所不為而弗為而
後可以其不欲者推於物而勿施不然人且呼籲以請涕

泣以干陳其媒狎之私以匍伏而待命女子小人僉壬讒
佞未能得志之日方挾此術以怵我而已於義利理欲之
情未定則見為不可拂而徇之以恣其姦邪皆曰是不可
欲者勿施焉恕也故仁恕者君子之大德非中人以下所
能居之不疑者也高宗竟以此而不庇其妻子不保其世
臣殃及子孫嗣延宗社長孫無忌惡足以知仁恕哉挾仁
恕之名以欺太宗而太宗受其罔故曰佞者之辯也太宗
明有所困忠有所詘遂無以折佞人之口而使讎其邪此
三代以下學不明德不修所以縣絕於聖王之理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平

畏人知也有不敢著不忍著之心則猶天良之未盡亡也
抑不著而使天下疑則使天下猶疑於大惡之不可決為
而名教抑以未燔無所畏無所捍而後惡流於天下延及
後世而心喪以無餘太宗親執弓以射殺其兄疾呼以加
刃其弟斯時也窮凶極慘而人之心無毫髮之存者也史
臣修高祖實錄語多微隱若有怵惕不爾之情焉夫人皆
有之心也且以示後世與宋太宗燭下斧影之事同其傳
疑則人固謂天倫之不可戕也而太宗命直書其事無畏
於天無憚於人而不捍乃以自信其大惡之可以昭示萬
世而無慮顧且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

魯誰欺乎周公之誅管蔡周公不奪管蔡之封也季友鳩叔牙季友不攘叔牙之位也建成元吉與己爭立而未嘗有劉劭之逆貽唐室以危亡而殺之以圖存安忍無親古人豈其口實哉且周公之不得已而致天討也鳴鴉之怨東山之悲有微辭有隱痛歸於尚奄而不著二叔誅竄之迹東人之頌公者亦曰四國是皇不曰二叔是誅也過成於不忍疑事迫於不獲已志窘於不能遂言詘於不忍明天下後世勿得援以自文其惡觀過而知仁公之所以無慙於夙夜也若夫過之不可掩而君子謂其如日月之食者則惟以聽天下後世之公論而固非己自快言之以

獎天下於戕恩况太宗之以奪大位為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至於自救直書而太宗不可復列於人類矣既大書特書以昭未而無忌矣天子之不仁者曰吾以天下故殺兄弟也卿大夫之不仁者亦曰吾以家故殺兄弟也士庶人亦曰吾以身故殺兄弟也身與家之視天下也孰親則兄弟援戈予以起爭田廬絲粟之計而強有力者得志焉亦將張膽瞋目以正告人曰吾亦行周公季友之道也蛇相吞蛙相啖皆聖賢之徒何憚而弗為哉史者垂於來今以作則者也導天下以不仁而太宗之不仁篋以加矣萬世之下豈無君子哉無厭然之心惻隱羞惡兩俱灰燼

功利殺奪橫行於人類乃至求一揜惡飾偽之小人而不易得也悲夫

附之攻高麗而不克也君非其君將非其將士卒怨於下盜賊亂於內固其宜矣唐太宗百戰以蕩羣雄李世勣程名振張亮皆戰將也天下抑非楊廣狼戾以疲敝之天下太宗自信其必克人且屬目以待成功乃其難也無異於隋於是而知王者行師之大略矣太宗自克白巖將舍安市不攻徑取建安策之善者也而世勣不從高延壽高惠真請拔烏骨城收其資糧鼓行以攻平壤而長孫無忌不可乃以困於安市城下而狼狽班師夫世勣無忌豈不知

困守堅城之無益而阻撓奇計太宗自策既審且喜聞二高之言而終聽二將以遷延何也唯天子親將勝敗所繫者重世勣無忌不敢以萬乘嘗試太宗亦自顧而不能忘豫且之戒也嚮令命將以行則韓信之度井陘劉裕之入河渭出險而收功即令功墮師撓固無繫於安危之大數世勣無忌亦何憚而次且哉存堅不自將以犯晉則不大潰以啟鮮卑之速叛竇建德不自將以救維則不被高而兩敗以俱亡完顏亮不自將以窺江則不挫於采石而國內立君以行弒佛狸之威折於盱眙石重貴之身禽於契丹區區盜賊遠方之主且輕動而召危亡況六宇維繫於

一人而輕試於小夷乎怯而無功世勦無忌尚老成持重之謀也不然土木之禍天維傾折悔將奚及邪王欽若詆寇準以孤注欽若誠姦準亦幸矣鼓一往之氣以天子渡河爲準之壯猷幾何而不誤來世哉春秋書從王伐鄭諱其敗以譏之射肩而後王室不可復興桓王自貽之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

劉洎之殺請褚公譖之者其爲許敬宗之浮誣固已乃使褚公果以洎之言白於太宗亦詎不可哉太宗征高麗畱守西京者房元齡也受命輔太子於定州者高士廉張行成高季輔馬周而洎以新進與焉非固爲宗臣負伊周之

讀通鑑論卷二十

書

獨任也兵凶戰危太宗春秋已高安危未決也太子柔弱固有威福下移之防洎於受命之日遽亢爽無忌而大言曰大臣有罪臣謹卽行誅然則不幸而太宗不返嗣君在矣同齡之項領且懸於洎之鋒刃而況士廉以下乎又況其餘之未嘗受命者乎人臣而欲擅權以移國者必立威以奪天子罕奪宋公之柄用是術也而曹操之殺孔融司馬懿之殺曹爽王敦之殺周顛戴淵無所乘承猶無擇噬矧洎已先言於當寧挾旣請之旨復何所忌以戢其專殺乎魏王泰未死吳王恪物望所歸洎執生殺之權以誅異己欺太子之柔唯其志以逞何求而不得然則伊霍之事

洎卽不言抑必有其情焉且又惡知洎之狂悖不果有是言哉或曰洎謹卽行誅之對剛而戇耳非能有不軌之情也曰所惡於彊臣者唯其很耳戇者很之徒也無所忌而所之心乃可無所忌而矢諸口遂以無所忌而見之事司馬師高澄朱溫李茂貞唯其言之無忌者有以震懾乎人心而天下且詭之曰此英雄之無隱也當其曰謹卽行誅目無天子心無大臣百世而下猶不測其威之所底止而可留之以貽異輒之冲人乎使褚公果勸太宗以殺洎亦忠臣之效也或曰唐處方與之勢而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以開國元臣匡扶王室洎雖狂無能爲也曰人之可

讀通鑑論卷二十

書

信以無妄動者唯其慎以言慮以動而已不可言而言之則亦不可爲而爲之朱泚孤軍無助而走德宗苗傅劉正彥處張浚韓世忠之間而廢宋高皆愚戇而不恤禍福者也藉曰洎爲文吏兵柄不屬焉范園王融亦非有兵之可恃又孰能保洎之無他乎使伏其事非過計而淫刑審矣星占術測亂之所自生也史言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誰爲此祕記者其繇來不可考也太白之光羣星莫及南北之道去日近而日奪其光去日遠則日不能奪而晝見五緯之出入闕家所能算測而南北發斂歸法略而古今無考使有精於步測者亦常耳而太史守

其則說曰女主昌與所謂祕記者相合太宗不能以理折之而橫殺李君羨以應之李涇風又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以決其必然武氏之篡奪實斯言教之也凡篡奪之禍類乘乎國之將危而先得其兵柄起而立功以拯亂然且遲回疑畏而不敢驟抑有弭幹機智之士若荀攸郝慮劉穆之傅亮李振敬翔之流贊其逆謀而多畜虎狼之將佐為之爪牙然後動於惡而人莫能禦今武氏以一淫媼處於深宮左右皆傅粉塗朱猥媵之賤士三思懿宗承嗣輩固耽酒嗜色之紈袴一彊項之邑令可鞭笞而殺之庸豎也乃以炎炎方輿之社稷淫風一拂天下歸心藏頭咋舌

讀通鑑論卷二十

書

於枷梏薰灼之下莫之敢抗武氏何以得此於臣民哉天下固曰前聖之祕記然也上天之垂象然也先知如涇風者已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涇風曰當王天下武氏曰吾當王也涇風曰殺唐子孫殆盡武氏曰吾當殺也嗚呼搖四海之人心傾方輿之宗社使李氏宗支駢首以受刃涇風一言之毒滔天罔極矣甚哉太宗之不明也正妖言之辟執涇風而誅之焚祕記斥太史之妄武氏惡足以感天下而成乎篡哉有天下而不誅逐術士敬授民時以定民志則必召禍亂於無窮人有生則必有死國有興則必有亡雖百世可知也惡用此嚵嚵者為

以利為恩者見利而無不可為故子之能孝者必其不以親之田廬為恩者也臣之能忠者必其不以君之爵祿為恩者也友之能信者必其不以友之車裘為恩者也懷利以孝於親忠於君信於友利盡而去之若馳利在他人則棄君親背然諾不旋踵矣此必然之券也故慈父不以利畜其子明君不以利餌其臣貞士不以利結其友太宗遷李世勣為益州都督而敕高宗曰汝與之無恩我死汝用為僕射以親任之是已明知世勣之唯利是視一奪子之爵而相形以成恩怨其為無賴之小人灼然見矣而委之以相柔弱之詞君不亦愚乎長孫無忌之勳戚可依也褚遂良之忠貞可託也世勣何能為者高祖不察而許為純臣太宗不決而託以國政利在高宗則為高宗用利在武氏則為武氏用唯世勣之視利以為歸而操利以籠之早已為世勣所窺見以益歆於利家事一言而社稷傾於武氏所必然矣若謂其才智有餘任之以邊陲可矣錮之於益州唐惡從而亂哉

讀通鑑論卷二十

書

讀通鑑論卷二十終

明衡陽王夫之讀

高宗

房遺愛狂騷與婦人謀逆以自斃而荆王元景吳王恪駢首就戮李道宗亦坐流以死嗚呼元景之長而有功恪之至親而賢道宗之同姓而為元勳使其存也武氏尙未能以一婦人而制唐之命也夫長孫無忌之決於誅殺固非挾私以爭權益亦衛高宗而使安其位爾乃衛高宗而不恤唐之宗社則私於其出無忌之惡也原其所自失其太宗之自貽乎承乾廢魏王繼太宗既知恪之可以守國也

則如光武之立明帝自決於衷而不當與無忌謀如以高宗為嫡子而分不可紊則抑自決於衷而尤不當與無忌謀疑而未決則在廷自有可參大議之臣如德宗之於李泌宋仁宗之於韓琦資其識以成其斷唯無忌者高宗之舅也而可與辨高宗與恪之廢立乎乃告無忌曰雉奴而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事既不果無忌所早作夜思以忘恪畏恪之怨己而欲勦絕其命者終不忘矣唐無親賢而已以先后已謝之威靈不能敵房帷之親必亡者皆其所憎焉不願者矣太宗一言之失問而不保其愛子不承其宗祧易曰君不密則失臣

豈徒君臣父不密且失其子矣無忌怙外戚以為掣固之圖太宗不察焉顧謂無忌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愈發其隱而無忌之志愈熾矣房元齡褚遂良之贊立高宗義之正也太宗之疑於立恪道之權也無忌之因請立高宗情之私也挾私而終之以戕殺無忌之惡稔而太宗不灼見而早防之不保其子不亦宜乎或曰褚公受顧命輔國政不能止無忌之姦且道宗之竄公實與謀豈亦挾私以翦宗子乎夫房遺愛已探無忌之意旨誣恪以求自免言已出而若有微褚公未易任其無患恪且死罵無忌而不及公則謂公之陷道宗者亦許敬宗之誣史無與正之與

劉文成公自言疾惡太甚不可為相相者賢不肖之所取我以操治亂之樞機者也好善不篤惡惡不嚴奚可哉劉公之言何以云邪今釋其語而思之太甚云者非不能姑縱之謂也謂夫惡之而不如其罪之應得不待其惡之已著而摘發之已亟也形於色發於言無所函藏而早自知其不容一斥為快而不慮其僨輿以旁出也如是以贊人主賞罰之權而君志未定必致反激以生大亂趙高邑為總憲欲按崔呈秀之貪而考覈未速順恨先形乃使投權奄以殺善類古今之如此者多矣然後知劉公之自明知而審幾定也長孫無忌之惡李義府正矣既熟察其凶險

之情則不立輕示以機而使之自危乃不待其罪之著見而無可逃而遽欲誦之於蜀微抑不能迅發以決行而使得展轉以圖微幸於是義府之姦迫以求仲用王德儉之謀請立武氏一旦超擢相位而無忌不能不坐受其窮然則為相臣者不能平情以審法持法以立斷徒挾惡惡之心大聲疾呼頰頰奮袂與小人爭邪正以自禍而禍國也有餘好惡賞罰治亂之樞機持之一念豈易易哉韓魏公之處任守忠也其氣不迫而後其斷不疑留之從容而決之俄頃故守忠弗能激出以反嘆申屠嘉一失之鄧通再失之鼂錯皆疾惡甚而無持重之斷以一洩而易窮也劉

續通鑑卷二十一

十一

公之言為萬世大臣之心法允矣

至弱之主必有暴怒至暗之主必有微明使弱以暗者必無偶見之明無恆之怒則巨姦猶不測其所終而未敢凌乘以逞明乍啟而可蔽怒忽動而旋移然後伎倆畢見可迫駕其上而無所復忌君子之欲輔之以有為也難矣而抑有道焉苟知其明之不審而怒之易移則豫防其明與威之不可繼而因閒抵隙徐以養之使積之厚而發之以舒庶乎其有濟矣即其不濟而在我有餘地以待他日之改圖在彼無增長之威以成不可拔之勢故惟慎重以持權者能事昏主宰亂朝而消其險阻斯大臣之所以不易

得也高宗以厭禱故怒武氏而欲廢之使其廢也社稷之禍也雖然廢后大事也惡有倏然怒之倏然言之而即倏然廢之者乎倏然言之即可倏然廢之則其人雖不廢亦無能害於國凶於家矣悍狡如武氏而可以偶然之忿黜之須臾乎懦夫之懦也惟其忿怒偶發而悻悻不能俄頃待也暴雨之盈溝澮操舟而汎之以指江海上官儀之不審思亦甚矣哉使於此持重以處而漸導以機從容謂帝曰后之不可為天下母臣等固知之而未敢言也今幸上知之矣而固未可輕也姑寬之以觀其驕漸疏之以觀其怨斟酌於心而正告羣臣悔前此之過然後正祖宗之家

續通鑑卷二十一

十一

法與天下共黜之臣且達上意於公忠體國之大臣咸使昌言以昭天下之公論今未可以一紙詔書快須臾之怒也如此則高宗之志可漸以定武氏之惡可察而著忠直之言可牖而納佞幸之黨可次而解而懦夫易消之怒以無所發而蘊於中武氏之涕泣無所施而危樸自阻其終廢也社稷以固即不終廢也亦何至反激其搏噬劫羣臣以使風靡哉上官儀之不及此也識不充守不固躁率而幸成於一朝喪身殃國儀欲辭其咎而不能矣雖然論者曰彼昏不知不可與言儀之不智以亡身與京房等則非也身為大臣有宗社之責焉緘口求容鄙夫而已矣儀忠

而愚者也未可以苛求也

張公藝以百忍字獻高宗論者謂其無當於高宗之失而增其柔懦亦惡知忍之為道乎書曰必有忍乃克有濟忍者至剛之用以自強而持天下者也忍可以觀物情之變忍可以挫姦邪之機忍可以持刑賞之公忍可以畜德威之固夫高宗乍然一怒聽宦者之辭而立命上官儀草詔以廢武氏是惟無激激之而不揣以憤興不忍於先則無恆於後所以終脅於悍婦者正此也夫能忍者豈桎梏其羞惡是非之心以使不行哉不任耳而以心殉之而已矣任耳而以心殉之者如急水之觸礙沸膏之蘸水譖愬甫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五

及而顏頰耳熱若高天厚地之無以自容正哲婦姦人所乘之以制其命者也故王后仇儷之恩太子賢太子忠毛襄之愛長孫無忌消陽之情聞譖即疑而死亡旋及一激即不能容他日悔之而弗能自艾不忍於耳即不忍於心高宗之絕其天良惡豈在忍哉公藝之忍而保九世之宗唯聞言不信而制以心也威行其中矣不然子孫僕妾嗜背憎以激人於不可忍日盈於耳尺布斗粟可操戈戟

而能飭九世以齊壹乎
內後外三代之法也諸侯各君其國勢且仇
選優於五服天子得人以治內而莫敢

不正端本之道也郡縣之天下以四海為家奚有於遠近哉畿輔之內與腹裏尚文之郡邑去朝廷也近吏之賢不肖易以上聞且其人民近天子之光而畏法深名教興而風俗雅雖中材泚之亦足以其逸志而安其恆度至於荒遠雜夷之地其民狃於陋陋曠戾而詩書禮樂之文非所喻也其吏欺其愚而漁獵民固不知有天子而唯知有長吏則貪暴之吏唯其所為而清議不及乃民夷積怨一激以興揭竿曰死而禍延於天下如是則輕邊徼長吏之選就近補調使充員數善不加擢惡不降罰俾其貪叨恣日暮塗窮之倒逆離叛相尋兵戈不戢內治雖修其能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六

邊制之哉前之定天下者芟菁棘夷谿嗣威服而恩撫之建郡縣以用夏變夷推行風教力甚勤心甚盛也乃割棄不理授之卑茸狼戾之有司以毆之於亂漚天之下特有此繭城之區宇是亦可為長太息矣故與其重內也不如其重外也內雖不綦乎重而必不輕也外不重則永輕之矣唐初桂廣等府官之注擬一聽之都督而朝廷不問治之大累也邊徼之稍習文法者居其土知其利則貪為之而不羨內遷中州好名干進之士惡其陋而患其絕望於清華則鄙夷之而不屑為儀鳳元年始遣五品以上同御史往邊州注擬庶得之矣猶未列於吏部之選也後世統

於吏部以聽廷除尤為近理然而縣缺以處劣選且就地授人而雖有廉聲不得與內擢之列吏偷不警夷怨不綏民勞不復迫其叛亂乃勤兵以斬刈之亦慘矣哉千年之積弊明君良相弗能革也可勝悼哉八閩東粵昔者亦荒陋之區也重守令之選而賢才往牧今已化為文教之邦何獨邕桂滇黔隋文邛雅之不可使為善地乎不勤兵而服遠不勞中國而化夷俗何所嫌而弗為也人士厭薄之私心假重內輕外之說以文之明主之所弗徇而尚奚疑焉

賑飢遺使民有迎候之勞如劉思立所言者未盡然也所遺得人則民不勞矣若其不可者飢非一邑而生死之命縣於旦夕施之不急則未能速編而餓者已死矣施之急則甫下車而即發金粟唯近郭之人得輸分以露濡而遠郊不至且府史里胥無籍之游民未嘗飢而冒受大臣奉使尊高不與民親安能知疾苦之為何人而以有限之金粟專肉白骨邪此徒費國而無救於民之大病也且不特此也飢民者不可聚者也餌之以升斗錙銖而羣聚於都邑以待使者樸拙之民力羸而恤其婦子餒死而不願離家以待命豪捷輕獩之徒則如跋扈之魚聞水聲而鼓鬣棄其采椽栢捕禽魚可以得生之計而希求自至之口

續通鑑卷二十一

七

續通鑑卷二十一

八

實固未能厭其欲而使有終年之飽也趨使者於城郭聚而不散失業以相嗜沓掠奪興以成乎大亂所必然已夫亦患無良有司耳有良有司者就其地悉其人行野而進其紳士與其耆老周知有無之數而即以予之旦給夕歸仍不廢其桑麻耕種采山漁澤之本計則惠皆實而民莫其姑仁民已亂之道交得而亡虞也故救荒之道獨租稅止訟獄禁掠奪通糴運其先務也開倉廩以賑之弗獲已之術也兩欲行之則莫如命使巡行察有司之廉能為最亟守令者代天子以養民者也民且流亡不任之而誰任乎授慈廉者以便立之權而急逐貪昏赦惰之吏天子不勞而民以蘇舍是無策矣

李世勣之安忍無親也置父於黃建德之刃下而不恤強其婿杜懷恭與征高麗而欲殺之以立法付諸于於其弟而使怒則擄殺之顧於其姊病為之齋粥煖燂而曰姊老勣亦老雖欲為姊煖粥其可得乎雖然天性之言讀之者猶堪流涕繇此言之則世勣上陷其父於死而下欲殺其子與婿非果天理民彝之絕於心也天下輕率謀之士躁動而忘其天性之安然其於不容已之慈愛是惟弗發發則無所掩遏而可遂其情唯夫沈鷲果決者非自拔於功利之陷溺則得喪一繫其心而期於必得心方成而目

已怒淚未收而兵已操梟獍之雄心不可復戢彼固自詭
爲一世之雄也而豈其然哉蓋無所不至之鄙夫而已剛
則不恤其君親柔則盡捐其廉恥明知之而必忍之雖聖
人亦無如之何也有時而似忠貞矣有時而似孝友矣非
徒似也利之所在則抑無所吝而用其精也世勸之於
單雄信割肉可也爲姊而燎鬚何所吝邪利無可趨害無
可避亦何爲而不直達其惻隱之心以發爲仁者之言哉
籍甲兵戶口上李密而使獻知高祖之不以爲己罪也太
宗問以建成元吉之事而不荅事未可知姑爲兩試抑知
太宗之不以此爲嫌也年愈老智愈狷高宗尙以羣臣不
諫而曰所爲盡善無得而諫知高宗之不以己爲佞也則
以黨義府敬宗贊立武氏人自亡其社稷己自保其爵祿
惻隱羞惡是非之心非不炯然內動而力制之以護其私
安忍者自忍其心於人何所不忍乎故一念之仁不足特
也正惡其有一念之仁而矯拂之也夫且曰吾豈不知忠
孝哉至於此而不吝不置忠孝於膜外也爲鄙夫爲盜賊
爲篡弑之大逆皆此而已矣

魏元同上言欲復周漢之法命內自三公省寺外而府州
各辟召僚屬而不專任銓除於吏部其言辯矣實則不可
行也一代之治各因其時建一代之規模以相扶而成治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九

故三王相襲小有損益而大略皆同未有慕古人一事之
當獨舉一事雜古於今之中足以成章者也王安石惟不
知此故偏舉周禮一節雜之宋法之中而天下大亂周之
所以諸侯大夫各命其臣者封建相沿民道而聽於世族
不可得而驟合併以歸天子也故孔子之聖天子不得登
庸求路之賢魯衛之君不能託國三代之末流亦病矣漢
制三公州郡各辟掾曹時舉孝廉以貢於上辟召一聽之
長官朝廷不置冢宰益去三代未遠人猶習於其故而刺
史太守行法於所部刑殺軍旅賦役祀典皆得以專制則
勢不得復爲建屬吏以掣之其治也刑賞之施於三公州
郡者法嚴明而誣上行私者不敢逞迨其亂也三公州郡
任非其人而以愛憎黜陟其屬吏於是背公死黨之習成
民之利病不得上聞誅殺橫行民胥怨激而盜賊盜起則
法散而必更不可復矣漢之掾吏視其長官猶君也難而
爲之死死而爲之服衰各媚其主而不知有天子然則使
爲公做處父之據成不墮視明之射王中肩皆可自命爲
忠而無忌大倫不明倒行逆施何所不可哉且其貢於天
子者一唯長吏之而恩而天子無以知其賢姦抑無考覈
之成憲以衡其愚哲三公之辟召則唯采取名譽於州郡
於是虛譽日張雌黃在口故處士之權日重朋黨興而成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十

乎大亂故曹孟德懲其敝而改之總其任於吏部此窮則必變之一大機會也既變矣未有可使復弱者矣法無有不得者也亦無有不失者也先王不恃其法而恃其知人安民之精意若法則因時而參之禮樂刑政均四海齊萬民通百為者以一成純而互相裁制舉其百廢其一而百者皆病廢其百舉其一而一可行乎浮慕前人之得來糶之於時政之中而自矜復古何其窒也魏晉以下三公牧守不能操生殺兵農之權教化不專司於己而士自以其學業邀天子之知乃復使之待辟於省寺府州之眾吏取舍生乎恩怨奔競盛於私門於此不儼自媒於彼廉恥

喪朋黨立國不能一日靖矣唐之亂也藩鎮各樹私人以爲爪牙或使登朝以爲內應於是敬翔李振起而亡唐他如羅隱杜荀鶴韋莊孫光憲之流皆效命四方而不爲唐用分崩瓦解社稷以傾亦後事之明驗矣夫吏部以一人而周知士之賢否誠所不能如元同之慮者然士之於於選舉也當其初進亦既有諸科以試之矣君子不絕於於早而士之才能亦以歷事而增長貪廉仁暴亦以東於法而磨礪以勸於善其有壞法亂紀蠹政虐民者則固有持憲之臣操準繩以議其後若夫偏材之士有長此短彼之疑則因事旁求初不禁大臣之薦舉然則吏部總括登

進之法固魏晉以下人心事會之趨而行之千年不可更易者也讀古人之書以揣當世之務得其精意而無法不可用矣於此而見此之長焉於彼而見彼之得焉一事之效一時之宜一言之傳偏據之而曰三代之隆兩漢之盛恃此也以固守而行之者王安石以假竊而行之者王莽而已何易繇言哉知人安民帝王之大法也知之求其審也安之求其適也所以知所以安非一切之法竄亂於時政變遷之中王不成王霸不成霸而可不儼亂者也庸醫雜表裏兼溫涼以飲人彊者篤弱者死不亦傷乎

中宗 附於內

中宗嗣位兩月失德未著而武氏與裴炎取廢而幽之三葉全盛之天子如振虛器於井甕之閒任其所置百官尸位噤無敢言者武氏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國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大臣秉道而天子以不傾即其懷姦而猶依天子以自固唯其任重而望隆交深而位定休戚相倚而情不容不固也而高宗之世大異於是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尚書令僕左右相侍中同平章事皆輔相之任爲國心膂者也而乍進乍退尸其位者四十三人進不知其所自退不知其所亡無有一人爲高宗所篤信而固任者大臣之賤於此極矣長孫無忌褚遂良于志剛高季輔張

行成太宗所任以輔己者也貶死黜廢不能以一日安矣
保祿位以令終唯懷姦之李勣耳自是而外若韓瑗來濟
社正倫劉仁軌上官儀劉祥道較無覆餗之傷而斥罪旋
加幸免者亦託於守邊以免禍若其他竊位懷祿之宵小
勿論李義府許敬宗之爲通國所指數卽若宇文節柳奭
崔敦禮辛茂將許圍師寶德元樂彥璋孫處約姜恪閻立
本陸敦信楊宏武戴至德李安期張文瓘趙仁本郝處俊
來恆薛元超高智周張大安崔知溫王德真郭待舉岑長
倩魏元同者皆節不足以守筦庫才不足以理下邑或循
次而升或一言而合或趨歧徑而詭遇競相踵以贊天工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幸

至其顧命託孤委畀九鼎者則裴炎劉景先郭正一二三
無賴之徒也嗚呼惡有任輔弼大臣如此之輕而國可不
亡者乎夫高宗柔儒之主也柔者易以合然而難以離也
乃合之易而離之亦易者何也惟其疑而已矣疑者己心
之所自迷人情之所自解者也剛而責物已甚也則疑柔
而自信無據也則疑兩者異趣同歸以召敗亡一也剛不
以決邪正而以行猜校柔不以安善類而以聽讒諛猜校
生於心讒諛興於外於是乎人皆可相人皆不可相也人
皆可斥而可誅也爲大臣者視黃閣爲傳舍悠悠於來去
而陌路其君親不亦宜乎孟子曰王無親臣矣無親臣則

不可以爲父母裴炎片語之失意而廢中宗如捫蝨於禩
巾復奚恤哉夫相代天工天之所畀人之所歸也天下不
能知其姓字遊臣不屑奉爲蒼龜豔妻宵小怙長存之勢
以役驟進驟退之鄙夫談笑而移宗社一多疑之所必致
也齊梁亂源可以知所繇來矣

伸天下之大義而執言者非其人適以墮義而義遂不可
復伸齊桓公不責楚之僭王自反其不足以伸大義爾爾
然而若有所俟雖無可俟楚終惴惴然疑且有責之者天
下亦因焉然幾有責之者故曹檜之大夫猶敢秉公論以
諷吟而楚終不敢滅宗周遷九鼎義以不襲而未遽墮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高

夫齊桓方伯也固執言伸義之人也奚爲不可然而不可
者內省其情求以雄長諸侯而霸之非果恤宗周欲以復
宗周之緒也非其情則非其人矣自問而知之天下皆知
之亂賊亦具知之其情不至其人不足畏乃徒號於天下
曰吾以伸大義也天下弗與亂賊弗憚孤起無援終以喪
敗則亂賊之箴益炎而天下之勢一撲而不可復張義之
不可襲取而必本於夫人之心亦嚴矣哉李敬業起兵討
武氏所與其事者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而
非果以中宗之廢爲動眾之忱也敬業以功臣之裔世載
其姦寇覲開隙朝權不屬懷忿以起觀其取潤州向金陵

以定霸基而應王氣不軌之情天地鬼神昭鑒而不可欺徒建鼓以號於天下曰吾為霍子孟桓君山之歌哭也內挾代唐之私外假存唐之迹義可取也則宵人之巧譎但能淋漓慷慨為忠憤之言而即佑於天助於人天其夢夢人其胥有耳而無心乎於是兵敗身死而嗣是以後四海兆人之眾無有一夫焉為唐悲宗社之淪沒皆曰義不可伸賊不可討天移唐祚抑將如之何哉大義之墮墮於敬業之一檄也無情之文巧言破義貞人之淚為姦人之誹笑而日月昏霾妖狐晝嘯復誰與禁之哉故敬業之敗武氏之資也敬業之起賓王之檄必敗之符也忠臣孝子以無私之志伸不容己之義雖敗雖殲不患無繼我以興者唯孤情之在兩閒君蒿細縷百劫百折流血成川積骸如莽而不能奪也羣不逞之徒託義以求盈而後義絕於人心悲夫

自霍光行非常之事而司馬懿桓溫謝晦傅亮徐羨之託以讎其私裴炎贊武氏廢中宗立豫王亦其故智也不然惡有嗣位兩月失德未彭片言之妄而為之臣者遽更置之如僕隸之任使乎炎之不自揣也不知其權與姦出武氏之下倍蓰而無算且謂豫王立而已居震世之功其欲僅如霍氏之乘權與懿溫之圖篡也皆不可知然時可為

則進而窺天位時未可抑足以壓天下而永其富貴豈意一為武氏用而豫王淨寄宮中承嗣三思先己而為捷足也哉其請反政豫王也懿溫之心天下後世有目有心者知之而豈武氏之不覺邪家無飯石之儲似清請反政於豫王似忠從子伯先忘死以訟冤似義以此而挾滔天之膽解天子之璽紱以更換一人則其似是而非者視王莽之恭儉誠無以過而武氏非元后已非武氏之姻族妄生非分之想則白晝攫金見金而不見人其愚亦甚矣自炎姦不讎而授首於都市而後權姦之詐窮後世佐命之姦無有敢藉口伊霍以狂逞者劉季述苗傅劉正彥以內豎武夫驟試之而旋就誅夷不足以動天下矣炎之誅死天其假手武氏以正綱常於萬世與

將各有其軍而國彌將各有其軍而國亂唐之季世外夷之禍淺國屢破君屢奔而不亡然天下分裂以終於五代皆此繇也將各有其軍於是監軍設焉中人監軍唐之大蠹也其始以御史監之較中人為愈矣然即以御史監軍而軍不敗者亦鮮矣既命將以將兵而必使御史監之者亦勢之不容已也將各有其軍而驕悍以僭叛者勿論已即其不然朝廷之意指不行於疆場而養寇以席權恩縮以失機遷延以糜餽情事之所必有而為國之大患天子

大臣不能坐受其困則委之監軍以決行上意故曰不容已也然而其軍必敗未有爽焉者矣監軍者而與將合則何取於監軍而資將以口實曰夫監軍者目擊心知而信以為必然矣監軍者而與將異於是將不能自審其進止以聽之與兵不習於敵不審之人傳有之曰將得其人而使剛愎不仁者參焉則收監軍者非必剛愎不仁也而御史者以風裁無憚於大吏持文法以責功效者也責功效者必勇於進則剛持文法而無所憚則復居朝端習清晏而不與士卒之甘苦相喻則不仁業任之以剛愎不仁之任雖柔和之士亦變其素尚而勉為決裂且柔和之士固

不樂受監軍之任其樂任者必其喜功好競以嘗試為能者也且夫朝廷之使監軍其必有所屬意矣天子有欲速之心宰相有分功之志計臣恤饋餉之難近寇之薦紳冀驅逐之速將雖無養寇畏敵之情而在廷固疑其前卻操此為慮則自非少年輕銳挾智自矜以傲忽元戎者固莫之使也無敢死之心無必勝之謀無矜全三軍之生死以固邦本之情抑無軍覆受誅之法以隨其後如是而不撓將以取敗也必不得矣乃其設之之繇則惟將各有其軍而天子大臣不能固信之也唐初府兵方建軍政一統於天子授鉞而軍非其軍振旅而眾非其眾故雖武氏之猜

疑而任將以勿貳李孝逸程務挺以分崗立效之元戎殺之流之而不放拒命則亦無所用監軍為矣非武氏之能將將也府兵定軍政一而指臂之形勢成也然其始府兵初建於用武之餘而兵固競則將可無兵而唯上之使一再傳而府兵之死者死老者老矣按籍求兵而弱不堪用矣勢必改為召募不得不投將以軍矣故監軍復設而中人任之庸主枝臣所不容己之亂政也夫任將以軍而精於擇將慎於持權天子之明威行於萬里而不假新進喜功之徒撓長子之權夫乃謂之將將唯西漢為能然豈武氏所可逮哉

涉大難圖大功因時以濟存社稷於已亡而無決裂之傷論者曰非委曲以用機權者不克而非然也亦唯持太正以自處於不撓而已矣以機權制物者物亦以機權應之君子固不如姦人之險詐而君子先傾以正自處立於不可撓之地而天時人事自與之相應故所謂社稷臣者無他唯正而已矣孔融之不能折曹操以全漢者抗慨英多而湯軼於準繩者不少操有以制持之也周顛戴淵濟謀匡主而死於王敦幾以亡晉夫亦自有咎焉憤而或激智而或詭兩者病均而智之流於詭者其敗尤甚雖有奇姦巨惡殺人如莽之氣箴而至於山喬嶽峙守塞不變之前

則氣為之斂而情為之折嗚呼斯狄梁公之所以不可及也或曰公之所以得武氏之心而唯言是聽樹虎臣於左右而武氏不疑此必有巽入之深機以得當於武氏而後使為己用考公之生平豈其然乎當高宗時方為大理丞高宗欲殺盜伐昭陵柏者公持法以抗爭上怒洊加而終不移及酷吏橫行之際為南州刺史以寬仁獲百姓之心再刺豫州按越王貞之獄密奏保全坐斬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餘口免之此豈嘗有姑尚委隨而與世推移以求曲濟之心乎其尤赫然與日月爭光者莫若安撫江南而焚淫祠一千七百餘所是舉也疑夫輕率任氣者亦

漢通鑑論卷二十一

左

能為之而固不能也鬼神者即人心而在者也一往而悍然以興氣雖盛心之惴惴者若或掣之昧昧之士民競起而撓之非心服於道而天下共服其心者未有不踟躕而前卻者也故曰赫然與日月爭光者也繇此思之唯以道為心以心為守坦然無所疑慮其視妖淫凶狠之武氏猶夫人也不見可憂不見可懼請復廬陵而樹張東之等於津要武氏灼見其情而自不能違豈有他哉無不正之言無不正之行無不正之志而已矣或曰公苟特立自正無所用其機權則胡不潔身不仕卓然而無能洩辱乃姑事之而後圖之則抑權也而非正也曰武氏無終篡之理唐

無可止之勢天下憤憤弗之察耳三思承嗣以無賴小人淫昏醉夢而結市井椎埋之黨遂擊狂吠庸人視之如推車於太行之險大人君子視之一葦可杭之淺者也秉正治之而有餘何為棄可為之時任其熖亂以待南陽再起始泉王莽於漸臺而貽中原之流血乎天下無正人而後有妖亂叢孤山獠足以惑人之視聽武氏亦猶是而已範我馳驅無求不獲公亦坦然行之而何機權之足云

漢通鑑論卷二十一

左

饒富以敗竊掠之心故周公拒越裳之貢而曰德不及焉不享其貢謂德能及者分吾利以資之使受吾豢養而父老子弟樂效役使以不忍叛也不然貪其利而彼且以利為餌惑吾臣民之志則猝起而天下且利賴之以不與爭且其垂涎吾錦綺珍華而不得遂者畜毒已深發而不可遏也契丹女直皆始以貢來而終相侵滅其必然者一也貪不毛之士而以闢土服遠為功名於是度越絕險踰沙磧梯崇山芟幽箐以徼奇捷不幸而敗則尾之以入幸而勝而饋餽相尋舟車相接拔木夷險梁水凌冰使為坦道為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推此言之我能往寇固能來審

矣故光武閉關而河湟鞏固天地設險以限華夷人力不通數百里而如隔世目阻心灰戎心之所自戢也中國之形勢東有巨海西有崇山之險不敵海之十一也然胡元泛舟以征倭委數萬生靈於海島而示以巨浪之可凌然後倭即乘仍以犯中國垂至於嘉靖而東南之害為曠古所未有巨海且然況山之蹠實以行相躡以進者乎剗夷天險以啟匪類之橫行其必然者又一也二者善同而出於貪君佞臣不知厭足之心一而已矣吐蕃之為唐患禍止於臨洮則專力以捍之也猶易武氏欲發梁鳳巴夔自雅州開道以擊之陳子昂曰亂邊羌開隘道使收奔亡

武氏以嗜殺之淫姬而得人之盛如此高宗承貞觀之餘

幸

之眾為鄉導以攻蜀是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其言偉矣事雖暫止而此議既出邊臣潛用之以微功嚴武章卓雖小勝而終貽大害明而熟於計者見終始之全局洞禍福之先後可為永鑒然而後世君臣猶不悟焉天維□地□坼有自來矣

陳子昂以詩名於唐非但文士之選也使得明君以盡其才駕馬周而頡頏姚崇以為大臣可矣其論開道擊吐蕃既經國之遠猷且當武氏戕殺諸王凶威方烈之日請撫慰宗室各使自安搜其虺怒而不畏抑陳酷吏濫殺之惡求為伸理言天下之不敢言而賊臣凶黨弗能加害固

有以服其心而奪其魄者豈冒昧無擇而以身試虎吻哉故曰以為大臣任社稷而可也載觀武氏之世人不保其首領宗族者蔑不及皮也而子昂與蘇安恆未做則韋安石皆犯羣凶持正論而不撓李昭德魏元忠李日知雖貶貶而終不與傅游藝王慶之侯思止來俊臣等同受顯戮絲是言之則武氏雖懷滔天之惡抑何嘗不可秉正以抑其妄哉而高宗方沒中宗初立之際舉國之臣縮項容頭以樂推武氏廢奪其君無異議者獨令有子昂等林立於廷裴炎傅游藝其能讎姦慝以移九鼎乎夫人才之盈虛視上之好惡無以作之其氣必萎無以榮之其體必戾乃

武氏以嗜殺之淫姬而得人之盛如此高宗承貞觀之餘

幸

澤有永徽之初治而流俗風靡不能得一骨鯁之士何也善善而不用惡惡而不去目塞而聞耳塞而聾其足以挫生人之氣更甚於誅殺也人之有心獎之而勸故盛世之廷多正士激之而亦起故大亂之世有忠臣廢城石以養難而後成一痿痺之風俗則高宗之柔闇以壞人心毒天下劇於武氏之淫虐不亦宜乎滅唐者文宗也滅宋者理宗也唐之復興於開元尚太宗未斬之澤與不然何以堪高宗三十餘年噫噫之陰邪策貢士於殿廷自武氏始既試之南宮又試之殿廷任大

臣以選士不推誠以信而以臨軒易其甲乙終未見殿廷之得士優於南宮徒以市恩遇於士而離大臣之心故至於宋而富鄭公欲請罷之其說是已雖然勿謂貢士之策異於漢武之策周賢良也貢士之取舍人才進退之大辨輕於其始則不得復重之於後天子以天之職求天之才而登進之使委之有司弗躬親以蒞之則玩人而以褻天其弊也士愈輕而貢舉愈濫又奚可哉有道於此付試事於南宮而所拔者賦其文以獻之上上與大臣公閱而定其甲乙庶乎不疑不藝得進賢之中道惜乎富公之言不及此也士之應科而來者實愚雜而人數尤故授之所詞

以汰其不經不達之冒昧而天子親定其甲乙則以崇文重爵敬天秩獎人才而示不敢輕此亦易知易行之道而自武氏以來迄千餘年議選舉者言滿公車而計不及此者後世人主之心無以大異於武氏也夫武氏以婦人而竊天下唯恐士心之不戴已而奪有司之權需私惠於士使感已而忘君父固懷姦負慝者之固然也後世人主承天命繼先猷作君作師無待私恩以固結而與大臣爭延攬以籠絡天下顧使心膂猜疑互相委卸不亦諄乎天子而欲收貢士為私人何怪乎舉主門生懷私以相市也此朋黨之所以興而以人事主之誼所繇替也

王莽之後合天下士民頌功德勸成篡奪者再見於武氏傳游藝一授顯秩而上表請改唐為周者六萬人功若漢唐德若湯武未聞有此也孟子曰得乎邱民為天子其三代之餘風教尚存人心猶樸而直道不枉之世乎若後世教衰行薄私利乘權無不可爵餌之士無不可利國之民邱民亦惡足恃哉盜賊可君君之矣婦人可君君之矣夷狄可君君之矣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後世庶人之議大亂之歸也且與之食而且謳歌之夕奪之衣而夕詛咒之恩不必深怨不在大激之則以興盡迷其故利在目曉而禍在信宿則見利而忘禍陽制其欲而陰圖其安

則奔欲而棄安費墻得妻而謂他人為父母滑民受賄而訟廉吏之貪污上無與懲之益進而聽之不肖者利其易惑而蠱之邱民之違天常拂至性也無所不至而可云得之為天子哉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上天下澤而民志定澤者下流之委也天固無待於其推崇也斯則萬世不易之大經也
逸民之名君子所甚珍也商周歷年千歲而魯論授以其名者七人則固與湯武頡頏為不世出之英流風善世立清和之極非其人豈勝任哉辭祿歸老保身家要美名席田園之樂遂許之為逸民則莽可為周公操可為文王朱

泚黃身遂無道之君可爲湯武矣武攸緒者武氏之族依
逆后而起無功可錄竊將軍之號冒安平王茅土之封與
攸賢等乘武氏之篡讎袞冕而南面稱孤凡六年矣唐之
子孫殺者囚者殆無遺類而攸緒兄弟以皇族自居不知
此六年之內何面目以尸居於百僚之上而猶自矜曰恬
澹寡欲將誰欺乎官扈衛而位侯王雖極天下之多欲者
亦厭足矣猶曰寡欲將必爲天子而後爲多欲邪蓋至是
而武氏之勢已浸衰矣三思承嗣淫昏而非懿操之才武
氏知天下之必歸於唐而意已革雖年而中宗召返東都
矣攸緒畏禍之且及引身以避禍席安榮尊富於嵩山之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下免脫祿產之誅禍則與諸武共之禍則全身以避眾就
小人而論之三思承嗣之愚猶可哀矜而攸緒之狡尤甚
矣哉使三思承嗣而爲曹丕司馬炎也攸緒儼然以懿親
保其社稷其肯就峯陰溪側冬茅椒而夏石室乎予之以
隱逸之名名何賤也以法論之免其殊死可爾流放之刑
不可曲爲貸也

知人之哲其難久矣狄公之知張柬之敬暉付以唐之宗
社何以知其勝任哉夫人所就之業視其器之所堪器之
所堪視其量之所函量之所函視其志之所持志不能持
者雖志於善而易以動志易動則纖芥之得失可否一觸

其情而氣以勃興議以之而不及遠才以之而不及大苟
有可見其功名即規以爲量事溢於量則張皇而畏縮若
此者授之以大而枵然不給所必然矣夫以宗社之流亡
而女主宣淫姦邪窺伺嗣君幽暗刑殺橫流天下延頸企
踵以望光復此亦最易動之情矣則欲立拔起之功以反
陰繼之日月似非銳於進取者不能狄公公門多士而欲
得此義奮欲興之人夫豈難哉然前此者李敬業路賁王
以此致敗徒以增逆鋒而沮壯夫之氣其成敗已可觀矣
故雖有慷慨英多捐生效節之情公弗與也張柬之爲蜀
州刺史奏罷姚州之戍瀘南諸鎮一切廢省禁南夷之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來敬暉爲衡州刺史突厥起兵欲取河東諸州發民修城
暉不欲舍收穫而事城郭罷使歸田公於此乃有以得二
公之器量而知其可以大任焉持之不發者藏之已固也
居之以重者發之不輕也發之以密者出之不測也不爲
無益之功名者不避難成之險阻也故武氏任之而不疑
羣姦疑之而不敢動臣民胥信其舉事之必克而樂附以
有成善觀人而任之者於此求之而失者鮮矣

讀文王世子之篇而知古者天子諸侯之元子日侍於寢
門而損益衣食皆親執其事無異於庶人之父子天性之
恩既不以尊位而隔孝養之禮抑且以居高而倡乃當大

位危疑矣邪窺伺之日受顧命傳大寶亦相與面投於社
席之側德不偷而道立道不失而禍亦消皇哉弗可及已
後世子道之衰豈盡其子之不仁哉君父先有以致之也
宮嬪多嬖寵盛年已逾邁而少艾盈前於是不肖者以猜
妒懷疑卽其賢者亦以嫌疑爲禮太子出別宮而朝見自
度侍立有時間安有節或經旬累月而不得至君父之前
雖折毛裏之恩虛擲尊嚴之制戕性敦倫莫之能改故其
爲害也父子不親而讒間起嬖寵怙權而宦寺張素政之
於扶蘇晉惠之於太子適隋高之於太子勇坐困於姦賊
召之不爲召誣之不能白殺之不能知而禍亂極矣道二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仁與不仁而已矣絕父之慈禁子之孝尙安足與問禍福
乎無已則如崔神慶之請於武氏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
召者降手敕玉契以防姦慝此三代以下仁衰恩薄必不
可廢之典也神慶之言此者慮諸武之假旨以召太子而
害之也其人雖不肖其言之爲功亦偉矣不然夜半一人
傳呼而太子蹈白刃以瘖死何從而知其真偽哉後世人
君處疏睽疑貳之勢防姦杜禍建爲永制可也
罪者因其惡而爲之等也而惡與罪亦有異焉故先王之
制刑惡與罪有不相值者其惡甚而不可以當辜其未甚
而不可以曲宥酌之理參之分垂諸萬世而可守非悄悄

疾惡遂可置大法以快人情也武氏之惡浮於韋氏多矣
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萬世聞其腥聞而無不思
按劔以起韋氏之惡未如是之甚也然以罪言則不可以
韋氏之罪加之武氏法者非以快人之怒平人之憤釋人
之怨遂人惡惡之情者也所以敘彝倫正名分定民志息
禍亂爲萬世法者也故唯弑父與君之賊自其子之外人
皆得而殺之苟其爲梟獍矣則雖他惡無聞人無餘怨而
必不可貸元宗起而斬韋氏於宮中允矣凡唐室之臣民
嘗以母后事韋氏者無不可手刃以誅之若武氏則雖毒
流天下熾殺唐宗惡已極神人之怨已盈而唐氏之臣曾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改面奉之爲君者不可操刃以相嚮況中宗其子而張柬
之其相乎無已則錮中宗於房州廢豫王爲皇嗣之日猶
可誅也中宗歸而受皇太子之封矣東之奉太子以誅幸
臣非可殺武氏之日矣遷之別宮俟其自斃行法如是焉
可耳許東之以殺武氏曰北面而夕操戈奉其子以殺其
母而曰法所宜伸也亂臣賊子因緣以起何患無言之可
執而更執與致詰乎惡武氏者責東之之不行誅求快惡
惡之心而不恤法之伸詘又何取焉唯加以則天皇帝之
稱而使三思等仍竊祿位則失刑矣文姜非躬弑而但與
聞哀姜與弑而所弑者其子春秋不奪夫人之稱許齊桓

之討哀姜而不使魯人伸法則中宗君臣不得加刃於武

氏明矣以上皆武氏時事

武氏遷於上陽宮姚元之涕泗嗚咽以是出爲亳州刺史張柬之敬暉惡足以察元之之智術哉武氏廢二張誅而諸武安於磐石中宗淫昏得之性成疾疾而不悟其不能長此清晏也眾人不知而智者先見之矣元之之智垂死而可以制張說方在圖功濟險之日百憂千慮周覽微察早知五王之命懸於諸武之手固不欲以身試其戈矛以一涕謝諸武而遠引以出故其後五王駢戮而元之安或持正以居功或用智以祈免忠直之士不屑智士之爲而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光

通識之士不佞姪直之節其不相爲謀也久矣或曰蔡邕一歎而受刑元之弗慮智亦疏矣曰邕不與誅卓之謀而元之贊興復之計五王雖怒不得以邕之罪罪元之元之何憚焉邕受董卓之辟於髡鉗之申而王允不因卓而顯元之雖見庸於武氏東之固武氏之相也元之無憚而稱武氏曰舊君武氏豈但元之之舊君乎不得執以爲辭苛責以蔡邕之罪元之所熟審而無嫌者也夫其詭於自全而貞槩不立誠不足爲忠矣而五王際國步之傾危誅二豎子廢一老嫗謀定崇朝事成指顧非有補天浴日之艱難乃得意以居環列相位裂土稱王鳴豫以翺翔心忘惜

但則以視大臣孫臏引咎之忱陰雨苞桑之計道亦褊矣廢其母立其子姦人未弼宗社飄搖不可涕也亦未可笑也又惡知元之之涕非以悲五王之終窮而唐社之未有爾日也與

吹公之與張柬之皆有古大臣之貞焉故志相輸信相孚也中宗初復薛季昶曰產祿猶在草根復生而柬之不誅諸武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以斯言體斯心念深禮謙海一己之功名正一王之綱紀端人正士所繇異於功名之士遠矣中宗之不可與有爲而不知揣非闇也趙汝愚曰社稷有靈當無此患人臣爲其所可爲而謹守臣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手

節不與天子爭威福之柄知此而已其不濟與社稷之不幸也榮辱生死又何恤焉且使中宗之淫昏不如是之甚乎春秋已富曾正位於受終之日矣乃既斬二張復誅諸武王鉄在手唯己所爲無所待命懷貞事主者自愧惕而不敢爾固非薛季昶以利害居心者所能知也劉幽求曰三思尚在公等終無葬地成何等事而早以葬地繫其心乎絳侯之盡誅諸呂文帝尚在藩服而闕無君非中宗不違咫尺之比也然絳侯且不免對吏之辱而幾不保中宗而果有爲也東之不待天子之命廣行誅戮又足以保其勳名乎乃其淫昏如彼矣其後三思伏誅且割太子首以

獻宗廟宗楚客復起而亂唐相王茂不為則諸武雖誅未見五王得免於走狗之烹也均之不免而秉臣節以蒙大難不尤無疚於心與論者惜季景幽求之言不用而嘔東之之愚其愚不可及也豫謀禍福者不足以見貞士之心久矣唐多能臣而鮮端士於東之有取焉所以與狄公有芥珀之投也

李日知魏元忠唐休璟韋安石當武氏之世折酷吏之威斥宣淫之魂制凶豎之頑懷興復之志張摧伐之功皆自命為偉人而為天下所屬望者也及其暮年潦倒於韋氏淫昏之世與宵小旅進旅退尸三事之位濡需於養始

東坡志林卷二十一

五

無異於鄙夫嗚呼士之欲保名義於桑榆誠如是之不易乎義者無往而不與人並立者也且取之而義立於旦矣夕取之而義立於夕矣天下服之而色亦樂以自見夫然則可辱可窮可死而無所息故曰性未變義無不勉焉若夫立乎險阻之餘回念疇昔而復自歎其昔之危也則百鍊之剛必有繞指之柔相為終始者矣武氏之殺人亟矣殺愈慘而人愈激激以為義非必出於偽而義終不固迨乎武氏已老殺心已滅韋氏繼起柔姦不酷激之也不甚而義之不固者潛消暗蝕以即於亡於是後起之英已笑其衰頹顧夷然曰此吾少壯之所嘗為而今不爾者也則

一芥然以退而不可復興矣故君子養之以靜持之以堅審於大小輕重之宜而參終始於一念無激也斯無隨也知柔知剛百夫之望夫乃謂之精義以利用而志不渝也唐自顯慶迄乎景龍五十有五年朝廷之亂極矣豔妻接跡昏主死亡而不悟變倖之宜淫酷吏之恣殺古今所未有也取唐之懿備宋之徽欽而絜之十不敵一焉然而彼連亡而此猶安者其故何也人之邪正不兩立政之善惡不並行純則治雜則亂所固然矣雖然尤惡其相激相反而交為已甚也已甚者小人之伎毒也進而陷君子以反其類於是而國為之空國既空矣乃取君子之政無論宗

東坡志林卷二十一

五

社生民存亡死生之所繫抑非必其心之所不欲而槩反之以洩其忿怒推以及於言語文字之不合者皆架以為罪而坐之死亡天下乃箝口絕筆以成乎同惡相扇之勢此唐朱之所以亡與漢末黨錮之禍若出一轍也武章之世自長孫無忌褚遂良以忠蒙誅夷之禍亦僭矣然殺是人則禍盡於其人為其所汲引與所同事者安處無驚也則苟不力觸姦邪之樊怒而猶綽乎其有以自居若夫貞觀永徽之善政雖不能釐定而修明之初不聽姦邪之變易武章所自為異議以亂典常疊眾志者喪祭之虛文選舉之冒濫而已邊疆之守賦役之制猶是太宗之遺教也

殺君子而不蔓引其類故斬艾雖憐而陳子昂蘇安恆李
邕宋務光蘇良嗣之流猶得抒悃昌言而無所誦乃至守
正不阿效忠不貳如狄仁傑宋璟李日知徐有功李昭德
皆列上位而時伸其志其宣力中外者則劉仁軌裴行儉
王方翼吉瓊唐休璟郭元振姚元之張仁愿悉無所掣曳
以立功名乃至楊元愷張說劉幽求諸人同事俱起而被
害者不相及姦邪雖執大權終不礙賢臣登進之路驅天
下以一於淫慘則亂自亂也亡自可不亡也或摧之或扶
之兩不相揜而天下猶席以安也未小人之毒不可撲
莫甚於與君子爭名君子之自貽以感者莫甚於與小人
競氣武章太平淫虐方逞之日小人利得其欲而自安於
小人君子自靖其誠而不待抑小人求伸其君子故小人
之毒淺而君子之志平水火不爭其毒不烈所固然矣夫
名者君子之寶也氣者小人之恃以凌物者也君子惜名
已甚而氣乘之小人於是恥榮名之去己而亦飾說以干
譽然後公忠正直之號皆小人之所弋獲一旦得志以逞
則盡取君子題以姦黨而誅殛之空其祿位招致私人而
朝廷倏易其故及其敗露直道乍伸義激氣矜者抑用其
術以剷絕敗類數十年之中起伏相互風靜而波猶不戢
君無適信吏無適守民無適從乃至取邊疆安危之機小

民膏血之資且此夕彼以各快其施如痰瘧之炎抱火而
寒履冰也嗚呼鍛鍊者屢反其針椎療病者疾易其扼附
其不折以亡也豈可幸哉甚矣使氣而矜名者之害烈也
宋仁宗賢主也呂夷簡夏竦非大姦也相激以爭而石介
以詩受劾相之僂流波所蕩百年不息無罪可加而蘇軾
以文詞取禍有罪可討而蔡確亦以歌謗論刑免役非殃
民之神政而司馬公必速改於一朝雖州非宗社之急圖
而李文饒堅持其論見雖曰之乍升亦且以效怨而妨
國家之大計況小人進唯人是言唯政是亂者又遑
恤傾危之且夕乎唐武宣宋神宗之可與有為也顧不
如高宗之 閣中家之狂惑觀其朝之之人與邦國之政
而可知矣國無黨禍而不亡為人君者弭之於其履美特
禍發而無以救其孳
臨滿王之許以不取相王濛傑之議有圖合於君子之
道者此類是也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勿敢專焉正也
信諸心者非逆於理戒乎事者不疚於心則君父雖加以
尤而不避唯豪傑以心為師而斷之於事夫君子之靖乃
心以制義者亦如此而已矣推而至於聖人舜之不告而
娶亦如此而已矣理者生於人之心者也心有不合於理
而理無不歸於心故豪傑而不可為聖賢者有矣未有無

豪傑之識而可為聖賢者也臨淄王曰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亦未有以信其必然也然以相王之溫厚柔巽全身於刑殺橫行之日則亦可冀其或然耳且微臨淄之舉事王亦岌岌矣宗楚客葉靜能日謀殺王奉韋氏以奪唐祀韋氏不誅王固不能再全於凶姬之手臨淄不忍言耳實則謂事不成而王危不舉事而王亦危以必危之勢求全王而使嗣大統勢不兩立徒畏王之優柔而撓成算告則兵不得起謂無告也以安社稷以討亂賊以救王於顛危在此舉矣崔日用業以宗楚客害王之謀告而猶需遲不決乎故臨淄之不告孝子之道也即一事一念而言之

大舜之不告而娶奚必遠哉是以知臨淄之可與大有為也生於葦亂之世馳逐於聲色狗馬之中而所與遊者王琚之流故終於濁亂而虧其天彝亦不幸而不奉教於君子乎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終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衡陽王夫之譏

船山遺書二十四

睿宗

國無正論不可以立睿宗表章死於武韋之禍者太子重俊與焉韋湊斥之為亂賊請奪其節愍之謚論之正者也重俊之惡非但崩瞞之比也或曰韋氏不誅而中宗弑禍深於南子三思逸產祿之誅而亂天下惡劇於宋朝重俊誅之視崩瞞為愈矣曰非然也君子之惡惡也誅其意而議刑也必以其已成之罪而不可先其未事早施以重辟三思謀篡於武氏之世既不成矣韋氏之行弑在重俊死

後之二年當其時篡弑未形而億其必然以稱兵嚮闕欲加刃於君母其可乎且夫重俊之起非果憂社稷之危為君父除伏莽之賊也韋氏以非其所出而惡之三思崇訓逢其惡而欲廢之重俊不平而快一朝之忿恐不得立而持兵脅君父以爭之據鞍不下目無君父更何有於嫡母充其惡之所至去商臣劉劭也無幾非但如崩瞞之惡醜聲而逆行也則重俊之惡浮於崩瞞奚容以韋氏三思之罪為之末滅哉韋氏淫縱以蠱上三思崇訓懷逆以思逞其已露也人得而誅之非但臨淄王也其未露也唐有社稷之臣廢韋氏誅諸武法之所得行也而獨重俊則不可

申生自靖而不得謫爲孝重俊何節之可稱而奚足愍乎
夫韋氏三思之謀危宗社重俊與兵之名也苟有其名于
得以犯父而殺母亂臣賊子誰則無名而大逆安所哉乎
章湊之論所以大正人紀而杜亂萌也惜乎睿宗之知而
不能決也

奪情之言揚於廷人子之心喪於室矣蠅蚋不噉生而曠
死有以召之也而况紛呶自辯以與公論相仇史嵩之李
賢張居正楊嗣昌之惡滔天而無可追矣唐欲奪蘇頌之
情李日知衛睿宗之命至頌家諭之日知見其哀毀不敢
發言人子於此豈更有言之可出諸口乎耳聞命而心裂

目對客而神傷人且自歎曰斯言也胡爲而至於我之
君不我諫我之爲臣可知矣友不我恤我之爲子可知矣
我誠禽獸也乎而忍使吾親有禽獸之子乎至於敦趣不
已而待我之固辭罪已通於天矣又從而爲之辭以冀苟
爾則犬豕不食其餘弗問人也夫人之惡有待吹求而始
顯者有不待吹求而無不著者奪情之惡一言以折之一
峯念菴幼元之參劾其猶贊辭乎子曰女安則爲之奚足
辯哉喪親若蘇頌者可矣

太平公主謀危太子宋璟姚元之請令於東都安置睿宗
曰朕唯一妹豈可遠置東都悲哉其言之乎自武氏之殄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十一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十一

唐宗慘殺其子而不恤於是高宗之子姓上及於兄弟
夷裔盡所僅存者三人而已父闇而不能庇其生母憐而
不難置之死又繼以韋氏宗楚客之淫凶睿宗之與公主
其不與中宗同受刃者幸也原隰之哀伊誰相惜凋殘已
盡僅保二人詩不云乎將恐將懼惟吾與汝况其在同氣
之親乎故姚宋之言社稷之計也睿宗之盡然傷心亦詎
可決於一旦哉公主之習於悍戾也耳習於牝雞之晨目
習於傾城之哲貞士且不保其貞而况婦人其蔑視宮闈
操廢置之權朝章家法亦未可遽責以順者雖然豈遂無
以處之哉公主之忘太子也尙含惡怒而未發實懷貞以
道州長史遠起不軌之心導其邪而爲之結黨俄而遷侍
中矣同三品矣爲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矣於是崔湜蕭
至忠岑羲競起比附以取相李日知韋安石袁老庸皆而
無能正劉幽求孤立以爭而流竄及之於斯時也姚宋位
大臣繫物望得與睿宗之密勿夫豈不可早聲懷貞之惡
以弭混義至忠之姦而黨援未削遂欲取睿宗患難倚存
之一妹正國法以摺斥之睿宗之心賊而羣姦之計得矣
無懷貞混義至忠則公主之惡不足以發徒遠公主而羣
姦在位翟非方涉蒲州召命旋還京邸其必然之勢矣睿
宗之不忍於公主者性之正也情之不容已也患難與儲

義之不可忘也若懷貞輩之於唐九牛之一毛耳無德望之繫人心無勳勞之在社稷流放鼠殛且命下而夕伏辜一白簡之勞而已姚宋何憚而不為乎卒使睿宗不能保其恩元宗不能全其孝公主不能免於死羣姦惡已盈而始就誅唐之社稷又岌岌矣姚宋不能辭其咎矣唐初之習氣士大夫過惜其類而相容忍姦竄竝列而不相妨置得罪於天子而不結怨於僚友以宋璟之剛弗能免也元之之智以圖全又何望焉

按察使之設自景雲二年始觀李景伯盧備之言則所遣者御史也時議分天下為十道道遣一使按察又分二十

四都督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嗣以景伯備上言生殺之柄任太重用非其人為害不小而罷之罷之誠是也而景伯備謂御史秩卑望重森矣自禁則有未當者何也官之得人與不與不繫乎秩之崇卑也唐之刺史漢之太守也守郡而兼刺察之任其權重矣任重秩尊而使卑秩者臨其上以制之則爵輕爵輕則不足以立事而規避以免責刺史懷規避之心則下吏侮之豪民脅之而刑政不修新進之士識不足以持大體而樂毛擊以詭風裁賢者任私意而虧國計民生深遠之永圖不肖者貪權利而無持綱挈領匡扶之至意秩卑者望奚重哉徒獎浮薄以灰牧

守之心故景伯備之言非治理之經也命卿貳以行但任以糾察而不授以生殺兵戎財賦之權又何任太重而專私為害之憂乎按察使之設後世踵之而其法有二一專官也一特遣也專官者任之久而官於其地其利也久任則足以深究民情博考吏治不以偶爾風聞瞥然乍見之得失而急施獎抑其害也與郡邑習處而相狎不肖之吏可徐圖訢合以避糾劾特遣者出使有時復命有程閒行亟返不與吏親事止參糾他無適寧使畢仍復其官其利也職有專司威有獨伸無狎習比昵之交無調停遷就之弊其害也風土未諳利病不親據乍然之聞見定臧否於

一朝賢者任氣而不肖者行私此二者利害各半而收其利免其害則無如特遣而緩之以期任之大臣而不以為升遷之秩則代天子以時巡而民不勞代諸侯之述職而事不廢因時制宜慎擇人而飭法以簡斯為得中之道乎若夫過任都督使之崎重則天下且不知有朝廷而唯知有都督節度分疆而唐室以裂行省制命而元政不綱皆此弊也則景伯備之請罷之誠定論也

元宗
言治道者至於法而難言之矣有宋諸大儒疾敗類之貪殘念民生之困瘁率尚威嚴糾度吏治其持論既然而臨

官取吏亦以扶貧弱鋤豪猾爲己任甚則醉飽之愆簾幃之失書筵之餽無所不用其舉劾用快輿論之心雖然以儒者而暗用申韓之術將仁恕寬平之言堯禹湯文孔孟其有獎亂之過與仁而弱寬而縱崇情以散法養姦以病民誠過矣然使其過也果善於國果賊於民則先王既著之於經後世抑守之以律違經破法視於眾而自矜陰德則誠過矣欲謝其過抑豈毛舉彘人於隱曲聽情民無已之怨讟信士大夫不平之指撻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六

所諱也乃若君子之言曰寬曰簡曰不忍人曰哀矜而勿喜自與老氏之旨趣相似而固不同科如之何以羞惡是非之激發妨其惻隱邪絕人之腰領死者不可復生矣輕人之釁逐棄者不可復收矣壞人之名節辱者不可復榮矣唯夫大無道者怙終放恣自趨死而非我殺之自賤辱而非我辱之無所容其飲恤耳苟其不然於法之中字櫛而句比之於法之外言吹而行索之酒漿婢妾之失陷以終身當世之有全人者其能幾也惡非眾惡害未及人咎其已往億其將來其人雖受罰而不服公議亦或然而或否欲堅持以必行而抑自誦矣徒爲繁密之深文終以沮

撓而不決一往惡惡之銳氣亦何濟於懲姦而祇以辱朝廷蓋當世之士邪夫曰寬曰不忍曰哀矜皆帝王用法之精意然疑於縱弛藏姦而不可專用以要言之唯簡其至矣乎八口之家不簡則婦子喧爭十姓之閭不簡則胥役旁午君天下子萬民而與臣民治勃谿之怨其亦陋矣簡者寬仁之本也敬以行簡者居正之原也敬者君子之自治不以微疵累大德簡者臨民之上理不以苛細起紛爭禮不下於庶人不可以君子之修論小人之刑辟刑不上於大夫不可以胥隸之禁責君子以遠巡早塞其嚴刻之源在朔法者之善爲斟酌而已元宗初親政晉陵尉楊相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七

如上言曰法貴簡而能禁刑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慝斯言也不倚於老氏抑不流於申韓洵知治道之言乎後世之爲君子者十九而爲申韓鑒於此而其失不可揜已夫苟欲自全其志行以效於國則樂黨淫朋以敗官常也必其所不欲爲乃立身無玷而於邪佞終不得而遠究以比匪受傷勢成於無可如何而正志不伸修名有累者抑何多也張九齡抱忠清以終始負乎爲一代泰山喬嶽之風標爲李林甫所側目而遊冥寥以消烟弋觀其始進奏記於姚崇可以得其行已待物之大端矣其言曰君侯登

進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至哉其言之乎夫以鴻才偉望一旦受天子之知爰立三事隆隆炎炎熏蒸海內物望之歸如夏雲之轟興春流之奔湊所不待言矣於斯時也有所求而進者進矣無所求而進者進矣有所求而進者志在求而無難窺見其隱也無所求而進者徐而察之果無所求也是其為樂我之善玉我於成以共宣力於國家者乎於是樂與之偕而因以自失夫惡知無所求而進者為熏蒸之氣所鼓動不特我不知其何求使彼自問亦不知其何以芸芸而不自釋也無他淺中者其量之止此而弱植者自無以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本

立待人而起者也俄而勢在於此則集於此矣俄而勢在於彼則移於彼矣害不及而避其故也如驚鷗不及而奔其新也如醉君子小人一伸一屈數之常也言為之易其臧否色為之易其擊笑趾為之易其高下則凡可以抑方屈而揚方興者無所不用與斯人居而上不病吾君下不病吾民中不貽他日之恥辱者鮮矣故天下之可賊可惡君子遠之必夙者惟此隨風以驅隨波以逝中淺而不知事會之無恆植弱而不守中心之所執者也生於教衰行薄之日履物望攸歸之位習尚已然弗能遽易惟有杜門卻迹爾使怨謗勿與周旋以自立風軌而已耳天下方觀

而言兵天下初定而言禮時急於用而言財乃至教興道顯而相倣以談性學皆中之淺植之弱足以玷君子之修名而或一違時則反唇相詆而不遺餘力者也乍與周旋容其旅進一為其所顛倒欲不病於而國累於而身敗於而名也其可得乎司馬溫公失之於蔡京唯察此之未精耳九齡唯早睹於此也故清節不染於濁流高蹈不傷於鉗網其詩曰弋者何所慕無可慕也鴻飛之冥冥所以翔雲遠而為羽儀於天下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九

其後如陸贄杜黃裳裴度立言立功赫奕垂於沒世而爾靜淡泊固非其志行之所及也唯開元之世以清貞為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勁盧懷慎清而慎張九齡清而和遠聲色絕貨利卓然立於有唐三百餘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恥天下乃藉以安開元之盛漢宋莫及焉不然則議論雖難法制雖詳而永徽以後奢淫貪縱之風不能革也抑大臣而以清節著聞者類多刻覈而難乎其下掣曳才臣以不得有為亦非國民之利也漢宋之世多有之矣孤清而不足以容物執競而不足以集事其於才臣如水火之相息而密雲屯結之不能雨也乃三子之清又異於是勁者自矜慎者自持和者不流而固不爭也故虛與姚崇

操行異而體國同懷慎益不欲以孤介自旌而礙崇之設
施九齡超然於毀譽之外與李林甫偕而不自失終不與
競也唯然而才臣不以己爲嫌已必不替才臣以自矜其
素履故其清也異於漢宋猶急之流置國計民生於度外
而但爭涇渭於苞苴竿牘之間也嗚呼偉矣楊震也包拯
也魯宗道也軒輓海瑞也使處姚崇張說源乾曜裴耀卿
之間能勿金躍於治冰結於胸否邪治無與襄功無與立
徒激朋黨以啟人主之厭憎又何賴焉夫三子之能清而
不激以永保其身廣益於國者抑有道矣士之始進也自
非猥鄙性成樂附腥羶者則一時名之所歸望之所集爭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十一

託其門庭以自處於清流之選其志皆若可嘉其氣皆若
可用也而懷清之大臣遂欣受之以爲臭味於是乎和平
之度未損於中而激揚之情遂移於眾競相獎而交相持
則雖有邊圉安危之大計黎民生死之遠圖宗社興衰之
永慮皆不勝其激昂之眾志而但分流品爲畛域以槩爲
廢置夫豈抱清貞者始念之若斯哉唱和迭增勢已成而
弗能挽也於是而知三子者之器量遠矣其身不辱其志
不泯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但以率其固然之儉德而不
以此欲召天下奉名節爲標榜士固無得而附焉不矜也
亦不黨也不黨則不爭矣嗚呼士起田間食淡衣纊固其

所素然矣若其爲世祿之子則抑有舊德之可食而無交
謫之憂讀先聖之書登四民之上則不屑以身心陷錐刀
癘藏之中豈其爲特行哉無損於物而固無所益亦惡足
以傲岸予雄而建鼓以求清流之譽聞乎天下之事自與
天下共之智者資其謀勇者資其斷藝者資其材彼不可
驕我以多才我亦不可驕彼以獨行上效於君下逮於物
持其正而不厲致其慎而不浮養其和而不戾天下乃賴
有清貞之大臣礪礪者又何賴焉故君子秉素志以立朝
學三子焉斯可矣有伯夷之廉而驕且吝亦人道之憂也
姦人被發而誣發姦者以罪其罪不貫兩俱有姦而因人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十一

之發還相爲發則後發者之罪姑置勿論而先發之姦罪
在不貫誠彼之有姦也奚不早聲其罪以論奏之而待己
隱己彰乃相反嗟乎京兆尹崔日知貪墨不法御史李傑
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勿論傑罪之有無也傑不可以日知
之言而坐日知不可以許傑而寬元宗納楊瑒之言釋傑
而鼠日知允矣雖然有說焉御史京兆尹皆法吏也尹之
貪暴御史之所必糾御史汰縱於鞬轂尹亦習知而執官
守以論劾之假令傑敗官箴藏姦允以下撓尹權知日知
之必撓己愆而先撻拾其過以鉗制之將亦唯傑之撓擊
而捫日知之舌乎則楊瑒所云糾彈之司姦人得而恐噤

則御史臺可廢者亦偏護臺臣之黨而非持平之論也夫日知之罪不可以構傑而滅固也而傑罪之有無抑不可以不察傑果無罪則日知既以貪暴抵法而益之以誣賢之惡加等之刑不但貶為丞而足蔽其辜若傑而有罪也亦不可以糾日知故而榮不加察今場不辨傑罪之有無但以護臺臣而護傑且當開元之始羣賢皆有以自見而傑無聞焉傑之為傑亦可知矣場為御史臺存綱紀而不為朝廷別賢姦非平允之論也天子虛衷以詳刑則姦人自無所藏姦士人正己以匡世則小人自弗能置隊又非可以禁恐喝斥反構一切之法彈壓天下者也

通鑑卷二十一

君與臣為謔則朝無章朝無章則邪佞玩而巧讎其惡故聞以道裁物者矣其次則以法禁下矣道不可投法無所飭君諱其臣而以資淺人之慶快慶快者淺人也乘之以交謔者姦人也道法之君子知其不足以君天下而奚快焉鄭銑郭僊舟投賦獻詩述游僊之旨以媒上聽按法而鼠竊之或姑貸而斥罷之允矣堂堂為天下君弗能秉道以飭法懲姦止邪乃度之為道士聊與之謔以供淺人之一笑然則貪人聚斂而賜之金粟淫人勸羨而昇以少艾乎日銑與僊舟奉勅而為道士矣惡知其不栩栩然集徒於建樓觀采鉛汞以鳴得意而獵厚利哉元宗之為此聊

以諂也小人得天子之謔而以謔為榮無知者競榮之未敢言而張果葉法善邢和璞輻輳於天子之廷非此致之哉君可以謔其臣臣抑可謔其君交相謔則上無章而下無忌蕭瑀大臣也太宗聽其出家亦謔也此唐之所以無政也論者快之謂足以懲姦而警俗國憲官箴法律刑紀皆可不用而以謔懲姦天下其誰警哉淺人之所快君子之所羞稱久矣

通鑑卷二十一

若遇猜忍之君則里克甯喜之服刑亦其自取而不可但咎其君之刻薄明乎此君知所以待有功之臣臣知所以立節而全身矣此篇疑有脫誤經國之遠圖存乎通識通識者通乎事之所繇始弊之所繇生害之所繇去利之所繇成可以廣惠可以制宐可以止姦可以裕國而咸無不允於是乎而有獨斷有通識而成其獨斷一旦毅然行之大駭乎流俗而庸主具臣規目前之損益者則固莫測其為而見為重有損如宋景發大府粟及府縣粟十萬石糶之敵民開惡錢送少府銷毀是已散粟於民而取其值疑不足以為仁之惠君與民市疑

不足以爲義之宜以粟易錢而銷毀之使取值於民而無實於上疑其病國而使貧一旦爲之不可測而可駭庸主其臣聞言而縮舌固其所必然矣以實求之夫豈然哉取值不有而散十萬之粟於待食之人不費之惠也下積惡錢將隨敝壞上有餘粟將成紅朽而兩易之制事之宜也乃若大利於國者則尤非淺見編衷之所易知也惡錢之公行於天下姦民與國爭利而國恆不勝惡錢充斥則官鑄不行人情趨輕而厭重國錢之不能勝私鑄久矣惡錢散積於人間無所消歸而欲人決棄之也雖曰刑人而不可止發粟以收惡錢者使人不喪其利而樂出之也銷毀

雖多未盡而民見上捐十萬粟之值付之一炬則知終歸

南

混滅而不肯藏不數年間不待棄捐而自不知其何往矣惡錢不行則國錢重國錢重則鼓鑄日興姦民不足逞而利權歸一行之十年其利百倍十萬粟之資暗償之而贏餘無算又豈非富國之永圖乎乃當其時愚者不測也吝者不決也非元宗之倚任姚崇蘇頌之協恭則環言出而訕笑隨之矣司國計而知大體者之難小人以環堵之識惜目睫之錙銖吝於出而急於納徒以削民斂怨暗耗本計於十年之後而吮之如蜜王安石之以病宋者此也不耕而思穫爲盜而已爲乞而已盜與乞其可與託國哉

黃帝正昏姻而父子定周禮父在爲母服齊以體黃帝之精義而正性以節情非聖人莫能制也武氏崇婦以亢夫而改爲斬衰於是三從之義毀而宮闈播醜禍及宗社開元七年勅五服並從禮傳乃士大夫議論紛起各從其意迷先聖之典逆時王之命褚無量歎曰俗情膚淺一察其制誰能正之傷哉言之而無能知也知之而無能信也信之而無能從也聖人不足以垂訓天子不能以行法天下之剛人心悖天理者莫甚於俗莫惡於膚淺而姦邪悖逆者不與焉有如是哉姦邪悖逆之壞法亂紀也其惡著其辨不能堅勢盡情窮及身而止無以亂天下後世也俗則

異是其始爲之倡者亦懷姦耳亦行邪耳亦悖王章逆天

本

理以逞其私耳乃相沿而成末流之汜濫則見以爲非而亦有其是也見以爲逆而亦有其順也其似是而順乎人情者何也人莫不有所溺而利以爲歸也夫人之用愛也易而用敬也難知情者眾而知性者少於養也見恩而於德見懼皆溺也而不但此也出而議禮於大庭入而謀可否於妻子於是而父之得與母同其尊親亦僅存之法紀使然耳不然仲母以抑父父齊而母斬又豈非其所可爲所忍爲者哉於是親繼父而薄繼母怙母黨以賊本支茫然幾不知爲誰氏之子何知仁義以享其利者爲有德猶

且自謝孝慈以倡率天下中國之不口人之不口也幾何哉天性者藏密者也非引聞見以歸心潛心以體性順性以窮理者不能喻也膚淺以交於人倫十姓百家浮動之志氣違天理而與姦邪悖逆者之情相合所必然已故曰惡莫大於俗俗莫偷於膚淺無量之歎垂之千年而帝王不能正士大夫不能行嗚呼人道之淪亡吾不知其所終已

論魯莊公者曰母不可制制其侍御之人以此而事不順之父母未盡善也以施之不令之兄弟則義正而恩全道莫尚焉舜使吏治象國而不得暴其民聖人亦如是而已

禮通鑑論卷二十一

末

不謂元宗之能及此也駙馬都尉裴虛己私從岐王遊挾圖讖坐流新州離其婚法嚴而無所貸於岐王則不以此懷疑而慰安之如故夫虛己挾邪說以私交而岐王容之王豈無罪乎而虛己之辟既伸則遊王門者咸知畏忌以生長深宮之帝子居宦官宮妾之間旦歌夕飲以戢其邪心固不待加威而自安矣服矣無左吳趙賢則淮南不能謀逆無宇文述楊素則楊廣不能奪嫡無張公謹尉遲敬德則太宗不能殺兄天下之亂釀成於微幸功名者之從與者類然也博望啟而戾太子之項縣於湖城天策開而隱太子之血流於元武事成則禍及於國不成則殃及於

身元宗日遊諸王於鬪雞吹笛之間而以雷震之威改施之挑激之小人諸王保其令祚王室無所震驚不亦休乎不能遠燭亂之姦繼乃摧殘其同氣睿宗所以縱實懷貞而僅存一妹終以傷心也周公以頑民授管叔固不如舜之與象以天子之吏治其國而永保其恩也故曰聖人倫之至也法其一端可以盡倫可以已亂堯舜之道人皆可學亦為之而已矣

漢之太守去古諸侯也無幾辟除賞罰兵刑賦役皆得以專制而縣令聽命如其臣故宣帝詔曰與我其天下者其二千石乎太守之權重則縣令之任輕故天子詳於二千

禮通鑑論卷二十二

十七

石之子奪而治道卑舉矣唐宋以降雖有府州以統縣有稟承稽核之任而誅賞廢置之權不得而專縣令皆可自行其意以令其民於是天下之治亂生民之生死惟縣令之仁暴貪廉是視而縣令之重也甚矣元宗敕在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誠重之也重之於舉之之始必將以保任分功罪其得也但得文飾治具之士愚弱免咎而無以利民其失也舉主畏連坐之罰而互相揜蔽以益其姦則保舉之法不足以肅官常澤民生固已申之若豈徒在選舉之日乎夫縣令之任重矣而其秩則卑故後世多以為筮仕之官才不才非有前效之可驗

欲先辨而使克副其職雖具知人之鑒者未易也然士當
初受一命初試一邑苟非繇胥史異途而升則其不畏清
議甘爲敗類以病國虐民者固鮮矣無以激之其濁不懲
無以揚之其清不展軋於上官其用不登責以奔趨其節
不立夫亦存乎上之所以用之者耳重憲紀以糾其不若
則有所戒也縣清要以待其拔擢則有所勸也成法之外
許以因地而便民則權可任也供頓驛遞之役委之簿尉
而弗效褻役之勞則節可殫也夫然則賢者志得而不才
者亦勉而自惜若其尤不肖者固比類相形愈尤易見持
法以議其後亦不患稂莠之難除矣何事於未試之前以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本

不可保之始終繩薦舉者而責以所難知哉開元之制乍
行之以昭示上意之所重可也據以爲法而弊卽在焉重
者用之重也非一選舉而可畢任賢養民之道也用之重
而治可幾矣

罷兵必有所歸兵罷而無所歸則爲盜爲亂張說平麟州
叛胡奏罷邊兵二十萬人而天下帖然蓋其所罷者府兵
也府兵故農人也歸而田其田廬其廬父子夫婦相保於
穹室粟薪之閒故帖然也於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下
而無救於國之危亂審矣說之言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
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夫民之任爲兵者必

佻宕不戢輕於死而憚於勞之徒然後貪醜酒椎牛之利
而可任之以效死夫府兵之初利租庸之免而自樂爲兵
或亦其材勇之可堪也迨其後著籍而不可委卸則視爲
不獲已之役而柔弱愿樸者皆垂涕就道以赴行伍若此
者其鈍懦之材旣任爲役而不任爲兵畏死而不憚勞則
樂爲役以避鋒鏑役之而無不受命驕貪之將領何所恤
而不役以營私邪團隊之長役之矣偏裨役之矣大將役
之矣行邊之大臣役之矣乃至執榜之子弟元戎之僕妾
役之矣幕府之墨客過從之游士彈筆擊筑六博投瓊調
鷹飼犬之徒皆得而役之爲兵者亦欣然願爲奴隸以偷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九

一日之生嗚呼府兵者惡得有兵哉舉百萬井疆耕耨之
丁壯爲奴隸而已矣縱遣歸田如奴隸之得爲良人而何
弗帖然邪無疆悍不受役之氣有偷安不恤役之情因其
有可役之資而幸收其效役之利行則役於邊臣居則役
於長吏一時不審役以終身先世不謀役及後裔天下之
苦兵也不待矢石相加骹骹不返而後怨毒填胸矣是張
說所奏罷之二十萬人無一人可供戰守之用徒苦此二
十萬之農民於奉拚除執虎子築毬場供負荷之下故軍
一罷而元宗知其勞民而弱國也而募兵分隸之議行漸
改爲長從漸改爲曠騎窮之必變尙可須臾待哉而論者

猶貞元宗張說之改制異於古法從事於君子之道以垂
法定制而保國安民者不立如此之鹵莽也所患者法弊
已極習相沿而難革雖與更張害猶相襲故自說罷邊兵
而邊空長從曠騎制未定而不收其用邊將承之畜私人
養番兵自立軍府以釀天寶之亂蓋自府兵調戍之日早
已睥睨天下之無兵而一旦撤歸芻糧贏餘唯其所為而
朝廷固莫之能詰也數十年府兵之流禍而改制之初受
之乃舉而歸過於召募胡不度人情循事理而充耳塞目
以任浮游之說輕談天下事邪

續通鑑卷二十二

十一

持太體務遠圖之大臣未有不雜公私以議國事者故伎
主姦臣倒持之以相撓而相脅元宗與宰相議廣州刺史
裴袖先之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
於君也且所以養廉恥也其言是矣充為存國體勸臣節
之訐謨矣既而又曰宰相時來則為之大臣皆可答辱行
及吾輩此與宋人勿使人主手滑之說同苟懷此心以倡
此說傳之上下垂之史策人主將曰士大夫自護其類以
抗上而避害蓋古今之通習其為存國體獎士節皆假為
之辭不可信也賈誼以不辱貴大臣諫文帝亦與說畧同
而諛以新進小臣非絳灌之伍自可昌言而無諱說懷行

及我輩之心與同官嗜吝以語則不可令人主聞而開後
世臣主猜防之釁念一移而言隨得咎過豈在大哉且夫
士之可殺不可辱者在己也非挾持以觀上之寬我於法
也居之以淡泊行之以簡靜絕賄賂之門飭子弟之汰謝
游客之邪息黨同之爭卓然於朝右而奚咎辱之足憂誠
有過也則引身以待罪言不庸也則辭祿以歸耕萬一遇
昏暴之主觸婦寺權姦之忌而辱在不免則如高忠憲
之池水明心全肢體以見先人於地下又其不幸固義命
之適然雖辱而榮者規規然計及他日之見及而制人主
以不我辱士大夫有門庭而君不能有其喜怒無怪乎暴

續通鑑卷二十二

十一

君之益其猜忌偏以其所不欲者加之也說自詡其識之
及遠而自君子觀之何以異於胥史之雄鉗制其長吏為
不可拔之根株也乎天下之公理以私亂之則公理奪矣
君臣之道喪唐宋之大臣自喪之也於是而廷杖詔獄之
禍燎原而不可撲矣
春秋紀晉盟諸侯於商任以網樂氏譏其不能撫有而又
重禁之於人國為己甚也封建之天下國各私其人去其
國則非其人於是而有封疆之界以域之而碩鼠之詩曰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亦挾去以抗其君上下交相疑試哀
世之風不可止矣天下而一王矣何郡何縣而非一王之

土爲守令者暫相事使而固非其民無非天子之民也
土或瘠而不給於養吏或虐而不恤其生政或不任其土
之肥瘠而一槩行之以困其瘠於是乎有去故土脫版籍
而之於他者要使耕者耕工者工買者買何損於大同之
世而目之曰逃人有司者之諛辭也惡足聽哉民不可使
有不服籍者也客勝而主疲不公也而新集之民不可驟
役者也生未定而力不堪也若夫檢括之而抑還故土九
苛政也民不得已而遠徙抑之使還致之死也開元十一
年敕州縣安集逃人得之矣特未問其所以安集之者奚
若也安集之法必令供所從來而除其故籍以免比閭宗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三

族之代輸然後因所業而徐定其賦役則四海之內均爲
王民實不損而逃人之名奚足以立乎然則邑有逃亡可
罪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地之肥瘠既其固然矣征徭之繁
簡所從來者非一日也轉徙多則相其陂池隄防之便而
化其土問其徭役墮積之微而平其政非守令之能專乃
撫治大臣所任也邑多新附之民可賞其守令乎曰未可
也守令之賢不肖能及於版籍之民而不能加之新附若
其以小惠誘人之來徙者又非法之所許也無曠土無曠
民解法禁以任所在而士者仕農者氓安集之令猶爲贅
設也乎

唐多才臣唯其知通也裴耀卿之於漕運非可爲萬世法
者乎鑿水以行舟莫如易舟以就水冒險以求便莫如因
時而避險徑行以求速莫如轉遞以相續江河各一其理
南北舟工各一其習水之漲落各一其時舟之大小各一
其制唯不知通也以一舟而歷數千里之曲折崖閣水深
而限之以少載灘危磧淺而強之以巨艘於是而有修開
之勞撥淺之擾守凍之需運決隄之阻困引洪流以蝕地
亂水性以逆天勢劫生民糜費國帑強遂其徑行直致之
拙算如近世漕渠歷江淮汶泗河濟漳沽曠日持久疲民
耗國其害不可勝言皆唯意是師而不達物理者也成天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三

下之務者因天之雨暘就地之險易任人之智力爲其所
可爲不強物以自任則以理繁難試艱危通盈虛督儉
禁盜侵無不勝也自宋以後議論衆多而不可用者唯欲
以一切之術求勝於天時人事物力而強以從己而已矣
唯唐有才臣方之後世何足述哉

帝王立法之精意寓於名實考其原本仁義以定民志興
民行進天下以協於極其用隱而化以神固不在封建井
田也井田封建因時而爲一切之法者也三代貢舉之法
不傳唯周制之散見者有大畧之可考任以其職正以其
名寓其納民於善之心使習之而相因以興行且以昭示

人君君師天下非徒會計民產以求利用故領之以司徒而冢宰宗伯不偏任焉其意深遠雖百世可師也夫貢舉者一事而兩道兼焉選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以修政而保國爾民此一道也別君子於小人榮之以爵養之以祿俾天下相勸於善而善者不抑不善者以校此又一道也兩俱道而勸民以善之意尤聖人之所汲汲焉人勸於善國以保民以爾民此本末之序也故冢宰者任治者也宗伯者任己登己進之賢才修其軌物者也而進賢之職一任之司徒徒之為言眾也合君子野人而皆其司司君子之教以立野人之則而天下萬有之眾庶皆仰沐風化以成

通鑑論卷二十二

通鑑

誠和徒豈易司者哉乃其鼓之舞之揚之抑之不待刑而民自戒不待禮而民自賓則唯操選舉之權以為之樞機一授之司徒而天下咸諭天子之心曰上之使牧我養我而疆理我者莫匪欲吾之善而咸若於君子之道也故選舉領於司徒其措意之深切而宏通誠萬世不易之至道與唐之舊制貢舉掌於考功是但為官擇人而非求賢於眾矣開元二十四年改以授禮部侍郎是以貢舉為緣飾文治之事而浮華升進民行不興矣風俗之陵夷暗移於上之所表著而不知名之所存實之所趨未有爽焉者也自貢舉不領於司徒而貢舉輕一人之子奪私而兆民之

公理廢矣自司徒不領貢舉而司徒輕但為天子頭會箕歛之俗吏而非承上天協君敝倫之天秩矣士競於浮華以棄其實行民迫於賦役以失其恆心一分職任事之闕猶名實質治亂之大司存焉良法改而精意亡孰復知先王仁義之大用其不苟也如此乎善師古者凡此類勿容忽焉不察也其他因時隨土以立一切之法者固可變通以行其化裁者也而又何成法之必做乎

通鑑論卷二十二

通鑑

李林甫之潛殺太子瑛及二王為壽王地也武惠妃薨壽王寵漸衰而林甫欲樹私恩怙權勢志終不移謀之愈很持之愈堅凡可以熒惑主聽曲成邪計者尤劇於惠妃未死之前以其為己死生禍福之樞機也可以得當者無所不用然而元宗終以忠王年長好學聞高力士乘間片言儲位遂定林甫莫能置一喙焉繇此觀之姦邪自謂得君劫廷臣以懼己其誇誕無實之伎倆槩可知矣非徒元宗中載未甚淫昏也即極闇懦之主一聽姦臣之然然否否而唯其牽曳亦情之必不能而勢之不可得者且姦臣狐媚以容身抑豈若董卓高澄威脅上以必徇亡志而俾君怨哉唯探其意之所欲為於前祕其事之所自成於後凡其君之用舍從違皆早測而知其必爾乃以號於眾子固未然而吾能使之然也恩者其恩威者其威羣

工百姓待命於勅旨既下之餘不得親承顧問則果信恩威之一出於姦臣而人主唯其牽曳乃以恐喝天下籠絡而使歸己雖有欲斥其姦者弗敢發也然則苟有忠智之士知其術之僅出乎此則以武氏之悍淫周來侯索之驟衛天憲諸武二張之密侍內廷而攻擊者弗傷按殺者無憚直言請斥遠之者反見任使況其亂非武氏之世猶可與言者乎特患無明理察情之士灼見而不惑耳豈果有不可拔之勢哉惡之恨之疑之畏之私議於下徒罹於禍以瘖死屠門姦邪之所以益逞忠貞之所以益替人君之所以益迷可勝悼哉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美

天寶元年置十節度使其九皆西北邊徼也唯河東一鎮治太原較居內地別有嶺南經畧長樂東萊東牟三守捉亦皆邊也而權抑輕若畿輔內地河維江淮汴蔡荆楚兗泗魏邢咸弛武備幸苟安而倚沿邊之節鎮以冀旦夕之無虞外疆中枵亂亡之勢成矣蓋自一行立兩戒之說分用文武之國於是居輕御重疆枝弱幹之術行而自詫其鞏固方元宗之世吐蕃突騎施奚契丹雖倔強不賓而亦屢挫衄以退本無可用防禦者無故而若大患之在邊委專征之權於邊將其失計固不待言矣即令外寇果疆侵陵相迫抑必內屯重旅以時應敵而不容棲重師於塞

上使玩寇失防一敗而無以為繼況周漢之亡雖先內潰覆車不遠豈盡緣四裔乎寇之起於內也非能亟聚數萬人以橫行天下其或爾者又皆烏合而弗難撲滅者也唯中原空其無人則旋滅旋起而無所彈壓撤邊兵以入討必重虐吾民而人心離叛偶一折喪乘勢以收潰卒席捲以行而邊兵皆為賊用然後鼓行而入無人之境更無有挾一矢以抗之者社稷邱墟在旦晚之間耳夫使祿山之亂兩河汝雜淮楚之閒有大臣屯重旅拊其入關之背而迫之以前卻兩難之勢賊其敢輕窺函谷哉封常清一身兩臂募市人於倉卒以授賊禽其為必敗無疑矣二顏之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老

起河北張許之守睢陽皆率市人以戰賊之所望而目美者也李郭雖出九門克捷而不救潼關之敗觀於此則慮其腹心以樹疆援於四末一朝瓦解大厦旋傾勢在必亡無可拯救必然之券矣且重兵之在邊也兵之彊弱朝廷不得而知也將之忠姦中樞不得而詰也兵唯知其將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將一失其所守而自放為游兵潰而散靡而降反戈而內訌豈徒祿山犯關天子奔蜀為然乎楊劉一潰而朱友貞匹馬無投恆州一劔而石重貴束身待縛神師道入援不振而宋徽父子憑孤城以就獲千古敗亡之一軌自夫戎遽起烽火無援其來久矣東漢黎陽

之也為有恃乃其亡也亦以邊疆腹弱而山東義旅不敵董卓之胡騎後之謀保天下者可弗鑿諸

唐政之不終者凡三貞觀也開元也元和也而天寶之與開元其治亂之相差為尤懸絕夫人之持志以務修能亦難乎其始耳血氣未定物誘易遷智未開守未固得失貞淫治亂之故未熟嘗而易生其驕惰及其年富力彊見聞益廣浮蕩之志氣已斂聲色之娛樂已厭而好修之成效有可居則靡而淫玩而弛縱而暴皆日損以嚮於善此中人之恆也太甲成王終為令主亦此而已矣唐之三君既能自克以圖治於氣盈血溢識淺情浮之日矣功已畧成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夫

效可自喜而躁烈之客氣且衰漁色耽遊之滋味已厭乃改而逆行若少年狂蕩之為者此又何也於是而知修德之與立功其分量之所至各有涯涘而原委相因也夫苟以修德為心與德者無盡之藏也未之見則一善成而已若有餘矣天下之可妨吾善者相引以遷而不自覺既見之矣既習之矣仁不熟不安於心義未精不利於用浩乎其無涯矣森乎其不可犯矣齷齪乎相引以深密若登高山愈陟而愈見其峻勿容自釋也故所患者始之不自振也繼之不自省也而不患其終之不自保也師保在前疑丞在後古人之遺文相督而不假一窺其精意欲從而未

繇則雖未日進於高明而可不失其故步奚憂末路之猖狂哉苟其以立功為心而不知德在己而不在事與則功者有盡之規也內賊未除除之而內見清矣外寇未戢戢之而外見雷矣百姓未富富之而人有其生矣法制未修修之而國有其典矣夫既內無肘腋之姦外無跳梁之敵野鮮流亡而朝有綱紀則過此以往復奚事哉志大而求盈則貧荒遠之功心滿而自得則偷晏安之樂所願者在是所行者及是所成者止是復奚事哉邪佞進女寵興酣歌恆舞而日與民同樂深居晏起而日無為自正進屠火積薪之說者無可見之微抱蟻穴金堤之慮者被苛求之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夫

實智淺者不可使深志小者不可使大度量有涯淫溢必汎溢必然之勢矣是以古之聖王後治而先學貴德而賤功望之天下者輕而責之身心者重故耄修益勤死而後已非以為天下也為己而已矣為己者功不欲居名不欲立以天子而無殊於巖穴之士志日專氣日斂欲日愴忘心日內守則但患其始之未正也師保任之也不患其終之不承也無可見之功勳則無告成之逸豫也唐以功立國而道德之旨自天子以至於學士大夫置不講焉三君之不終有以夫

大義不可易顯道不可謹苟且因仍無能改者不容終隱

於人心而不幸發自德薄望輕之口又或以纖曲邪妄之說附會之遂以不伸於天下君子之所重歎也商周之德萬世之所懷百王之所師也祚已訖而明禮不可廢子孫不可替大公之道也秦起西戎以詐力兼天下蔑先王之道法海內爭起不相統一殺掠相尋人民無主漢祖滅秦夷項解法網薄征徭以與天下更始畧德而論功不在湯武下矣漢祚既終曹魏以下二百餘年南有司馬劉蕭陳氏皆竊也北有五胡拓拔宇文皆夷也隋氏始以中原族姓一天下而天倫絕民害滋唐掃羣盜爲中國主滌積重之暴政予兆民以安嗣漢而興功亦與漢埒等矣天下之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手

生一治一亂帝王之興以治相繼矣必手相授受哉道相承也若其亂也則天下無君而治者原不繼亂故夏之末造有韋顧昆吾乘暴君而霸殷之將於崇密攘臂而爭周之已衰六國強秦陳涉項籍挾兵以逞漢之已亡曹吳司馬劉蕭陳楊五胡索虜宇文割裂僭號皆彗孛之光前不繼西沒之日後不啟東生之月者也若以一時僭割乘却自雄者可爲帝王授受之統系則三檠崇密可爲商周之所紹嗣矣而豈天之所許人之所懷哉王者褒崇先代隆其後裔使修事守待以賓客豈曰授我以天下而報其私乎德足以君天下功足以安黎民統一六寓治安百年復

有貴子孫相繼以飾治興禮樂敷教化存人道遠禽獸大造於天人者不可忘則與天下尊之而合乎人心之大順唐欲法古帝王之德意崇三恪之封自應以商周漢爲帝王相承而治之緒是不易之大義不誣之顯道也自武德至天寶百餘年矣議禮之臣無能昌言以釐正猶奉拓拔宇文偏隅之族楊氏悖亂之支爲元后父母之淵源何其陋也天寶九載乃求殷周漢後立爲三恪而廢拓拔宇文楊氏之封雖曰已晚堂堂乎舉久湮之墜典立百王之準則亦偉矣哉乃非天子所能念也非大臣所能正也非儒者所能議也而出於人微言輕之崔昌又以以土代火五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手

德推遷襲邪衍之邪說參之爲儒如衛包者抑以四星聚尾無稽之言爲徵不能闢元德顯功民心天理之秩序以播告來茲者爲永式主之者又李林甫也故林甫死楊國忠之黨又起而撓之後此弗能伸其義者聖帝明王之祀廢承絕於世不亦傷乎唐之既亡朱溫以盜朱邪臬捩雞以夷劉知遠郭威瑱瑊健兒瓜分海內而僅據中州稱帝稱王賤於丞尉至宋而後治教修明賢君相嗣以爲天下君師是於周漢與唐猶手授也自不能推原治統自躋休美而以姑息之恩徇崇柴氏名儒林立此議無聞大義隱顯道息垂及劉伯溫朱景濂不復知有乾坤之綱紀弗能

請求劉李趙氏之裔以作負于王家曾李林甫之弗若豈非千古之遺憾哉雖然人紀不容終絕王道不容永弛豪傑之士申其義明斷之主決於行夫豈難哉敬以俟之來哲

秀者必士樸者必農標而悍者必兵天與之才習成其性不可移也此之謂天秋此之謂人官帝王之所以分理人物而各安其所者此而已矣唐之府兵世著於伍垂及百年而違其材質強使即戎於是而中國無兵安祿山以蕃騎渡河入無人之境直叩潼關豈中原之民一皆脆弱無可奮臂以興邪顏魯公一振於平原旬日之間而得勇士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李

萬餘人於是虛全誠於饒陽李奐於河間李隨於博平而顏常山所收河北義旅凡二十餘萬張睢陽所糾合於雖邱者一日而得數千人皆喋血以與賊爭死命斯固三數公忠勇之所激而豈此數十萬比屋之民皆義憤填胸思拯國難者乎標輕驚悍之材誠思得當以自效不樂於負未披蓑留忘身以一逞其材質不任農而任兵性以成情以定也然則拘府兵之故紙疑曠騎為虛文困天下材勇於隴首蕩決游閒抑不收農民之利者多矣違其性棄其長強其短徒弱其兵復廢其農唐安得有兵與民哉唯其不能收天下之材勇以為國用故散在天下而天下皆得

以收之忠者以之效其忠邪者以之黨其邪各知有所募之主帥而順之與逆唯其馬首是瞻於是乎藩鎮之勢成而唐雖共主亦與碁立以相敵延及五代天下分崩互相吞 國幽燕叛逆之所倡抑河北山東義兵之所啟也若夫膏髓之封常清迫而募於兩都者則市井之罷民初不足為重輕者也民懲府兵之害聞召募出於朝廷則畏一登籍而貽子孫之禍固不如河北山東雖雖牧守之號召人樂於就而能得其死力也宰天下者因其可兵而兵之因其可農而農之民不困兵不枵材武之士不為將帥所私畜而天下永定因天也因人也王道之所以一用其自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李

然也李萼說顏魯公陳清河之富云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一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甲兵五十餘萬事一郡之積充物如此唐之富可知矣唐之取民田百畝而租二石庸調絹六丈綿四兩而止宇文融韋堅王鉷楊慎矜雖云聚斂未嘗有額外之征也取民之儉如此國儲之富如彼其君若臣又未嘗修蟋蟀葛屨之風方且以侈聞矣繇此觀之有天下者豈患無財乎憂貧者徒自憂而益其貧耳夫大損於民而大傷於國者莫甚於聚財於天子之藏而枵其外窘百官之用而削於民二者皆以訓盜也

盜國而民受其傷盜民而國爲之乏矣。罄天下之金粟錢貨於內帑置之無用之地積久而不可用愈積愈冗而數不可稽天子莫能問也。大臣莫能詰也則一聽之宦豎賊晚及主藏之姦胥日竊月匿以致於銷耗且復以有爲無欺嗣君之闇而更加賦以殫民之生計是盜國而民傷也。有司無可贖之用不得不爲因公之科斂以取足於民於是而蔽上以盜民者相習爲故且有司之科斂者一而姦吏猾胥以及十姓百家之魁長乘之而交相爲盜官盜一而其下之層疊以相剝者不但二也民乃急其私科緩其正稅逋欠頻仍以微幸於恩貸匿田脫戶弊百出以欺朝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書

廷而歲之所入十不得五是盜民而因以乏國也。唐散積於州天下皆內府可謂得理財之道矣已散之於天下而不繁之於一方則天子爲天下措當然之用而天下皆爲天子司不匱之藏有司雖不保其廉隅而無所藉口於經用之不賞與之胥猾吏相比以橫斂於貧民而民生遂矣。官守散而易稽不積無用以朽蠹不資中貴之隱竊而民之輸納有恆無事匿田脫戶縱姦欺以墮樸氓而虧正供則國計裕矣故天寶戶口之數古今莫匹兵興之初州縣財餘於用非地之加廣生之加蕃也非虐取於民儉吝於用也散則清聚則漏昭然易見之理自宋以來弗能察焉

富有四海而患貧未有不以貧亡者也

天子出奔以避寇自元宗始其後代德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雖亂而不亡平陽之青衣行酒五國之囚繫終身視此何如邪春秋傳曰國君死社稷正也國君者諸侯之謂也棄其國寓於他人之國不得立宗廟置社稷委天子之命絕先祖之祀於子孫之世不若死之愈矣諸侯之侯度固然非天子之謂也自宋李綱始倡誤國之說爲君子者喜其詞之正而不察春秋傳大義微言之旨欲陷天子於一城而棄天下乃以終滅其宗廟之血食甚矣持一切之論者義不精學不講見古人之似而迷其真以誤天下有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書

餘矣天下者天子之望也前之失道而致出奔誠不君矣而天下臣民固倚以爲重而視其存亡爲去就固守一城而或死或辱於寇賊之手於是乎寇賊之勢益張而天下臣民若喪其首而四支亟隨以仆以此爲正而不恤四海之淪胥則幽王之威宗周元帝之斬梁祀可許以不辱不偷之大節乎天子撫天下而爲主都京師者其擇便而安居者爾九州莫非其土率土莫非其人一邑未亡則猶奉宗祧於一邑臣民之望猶繫焉弗難改圖以光復也而以匹夫礮石之節輕一死以瓦解天下乎嗚呼非徒天子然也郡縣之天下守令爲天子牧民民其所司也土非其世

守也祿山之亂守州郡者如郭納達奚珣令狐潮之流望風納款乃至忠貞如顏杲卿袁履謙張巡者亦初受脅迫而始改圖困守孤城而不知變計幾陷於逆莫能瀚滌力不能如顏魯公之即可有為也則何如潔身以避之徐圖自效可也身居危困之外自有餘地以致身盡瘁而濡忍不決勢迫神昏自非與日月爭光之義烈良其限厲黑心亦危矣哉不保其終無玷也故守令無三軍之寄而以失城坐大辟非法也去亦死守亦死中人之情畏死其恆也迫之以必死則唯降而已矣是賊郡邑以從逆也故曰非法也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卷二十一終

讀通鑑論卷二十三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議

肅宗

肅宗自立於靈武律以君臣父子之大倫罪無可辭也裴冕杜鴻漸等之勸進名為社稷計實以居攤戴之功取卿相其心可誅也史稱顏魯公頒赦書於諸郡河南江淮知肅宗之立徇國之志益堅若以此舉為收拾人心之大計豈其然乎元宗之召亂也失德而固未嘗失道也淫荒積於宮闈用舍亂於朝右授賊以柄而保寇以滋敦倫傷教誠不足以任君師佑下民而誅殺不淫未嘗如漢桓靈之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擄掠宋哲微之竄逐也賦役不繁未嘗如秦之築長城治驪山隋之征高麗開汴渠也天不佑元宗而人不厭唐德祿山以凶淫狂暴之胡雜軍縛關得志而驕無終日之其勢無錙銖之惠以餌其民蟻結之春秋人知其速限豈待靈武之詔始足動天下以去逆效順哉雖然肅宗不立而天下抑有不可知者幸而不然人不知其變之必至耳國雖不固君雖不令未有一寇甫興而即滅者秦之無道陳涉不能代之以興況唐立國百年民無荼毒天寶之富庶甲乎古今豈易傾哉而有不可知者亂者所以召亂也止亂者尤亂之所自生也袁曹討董卓而漢亡於

袁曹劉裕誅桓元而晉亡於劉裕禍發而不戢惡知其極定之不早意外之變繼起而天下乃以分崩是則安史雖平唐尤岌岌也於稽其時元宗聞東京之陷既欲使太子監國矣其發馬嵬且宣傳位之旨矣乃未幾而以太子充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以分太子之權忽子忽奪疑天下而召紛爭所謂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在此矣盛王琦豐王珙皆隨駕在蜀吳王祗統王巨皆受專征之命承王璘之出江南業已抱異志而往是蕭梁皆內分爭之勢也河北雖雖之義旅周測所歸河西李嗣業且欲保境以觀安西李栖筠愈遠處而無適從李鄴雖心王室且敢兵入井陘求主未得而疑同羅叛歸結諸胡以內窺僕固玢敗而降之爲內導以擊河東朔方之肘此漢末荆益西晉河西之勢也使一路奮起討賊而諸方不受其統率則爭競以生又李克用朱全忠不相下之形也諸王各依一鎮以立諸鎮各挾之以爲名抑西晉八王之禍也居今驗古不憂安史之亡而亡安史者卽以亡唐託元宗二三不定之命割裂以雄長於其方太子雖有元帥之虛名亦惡能統一而使無參差乎元宗之猶豫不決者以天下授太子不盡皆楊氏銜土之罪也其父子之間離忌而足以召亂久矣肅宗亟立天下乃定歸於一西收涼隴北撫朔夏以

身當賊而功不分於他人諸王諸帥無可挾之勛名以嗣起爲亂天未厭唐啟裴杜之心使因私以濟公未嘗不爲唐幸也蓋肅宗亦未嘗不慮此矣而非冕鴻漸之所能及也肅宗自立之罪無可辭而猶可原也冕鴻漸敦大倫以微推戴之功唐雖繇之以安允爲名教之罪人惡在心奚容貸哉

李長源聞關至靈武肅宗命爲相而不受以白衣爲賓友疑乎其擢身高尚也而其後歷仕中外且終相德宗矣此論者所未測也抑而下之則譏其無定情始以賓友自尊而終喪其所守推而高之則謂其鄙肅宗之乘危自立素

大倫而恥與翼戴之列夫長源志深識遠其非始自尊而終耽寵祿也明甚若鄙肅宗之自立則胡爲冒險開行以參帷幄既與大謀又惡可辭推戴之辜邪夫長源之辭相乃唐室興亡之大機人心離合國紀張弛之所自決悠悠者惡足以知之元宗之幾喪邦也惟其以官酬功而使祿山懷不得宰相之忿離枝廷臣怨懟君父而逞其毒元宗出奔肅宗孤起於邊陲以待匡救於羣臣於斯時也人競乘時以希高位而不知所厭止者也凡天下一敗而不能復興之禍恆起於人覬貴寵而君輕爵位貴寵可覬則賢不肖無別而賢者不爲盡節爵位既輕則勸與威無以相

繼而窮於勤者怨乃以生長源知亂之必生於此也宗知其才欲官之而早已不受抑知必反此而後可以立功也故肅宗與商報功之典而曰以官賞功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莫若疏爵土使比小郡而不可輕予以宰相之名唯然猶恐同功共事之人侈望之積習不化故己以東宮之友倚任之重聯鑣對榻之隆而居然一布衣也則人不以官位為貴而貴有功不以虛名為榮而榮有實天寶濫竽之傲政人恥而不居而更始羊頭關內高緯鷹犬儀同敗亡之覆軌不復蹈焉嗚呼此長源返極重之勢塞潰敗之源默挽人心扶危定傾之大用以身為鵠而收復

續通鑑論卷二十三

四

之功所自基也深矣遠矣知之者鮮矣以示人臣遇難致身非貪榮利之大節以戒人主邂逅相賞遽假威福之淫施不但如留侯智以全身之比也其後充幕僚刺外州而不嫌屈馴至德宗之世始以四朝元老任台鼎之崇進有漸也士君子登用之正當如此爾昭然著見而人不測乃疑其詭秘無恆也吳聘君一出山而即求枚卜視此能勿慙乎

劍門棧道之險所可資以贖軍者唯江淮故琦請督租庸自漢水達洋州以輸於扶風一時不獲已之計也乃自是以後人視江淮為腴土劉晏因之輦東南以供西北東南之民力殫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紓嗚呼朝廷既以為外府垂腴采頤之官吏亦視以為殖場耕夫紅女有宵匪旦以應密署之誅求乃至衣被之靡麗口實之珍奇苛細煩勞以聽貪人之侈濫匪舌是出不敢告勞亦將孰與念之哉自漢以上吳越楚閩皆荒服也自晉東遷而江淮之力始盡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後自朱溫以迄宋初江南割據而河雒關中未嘗不足以立國九州之廣豈必江濱海澨之可漁獵乎祖第五琦劉晏之術者因其人情廉隅畏鞭笞易於弋取而見為無盡之藏竭三吳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之三吳之人不給餽粥之食抑待哺於上游而上游無三年之積一罹水旱死徙相望乃西北蒙坐食之休而民抑不為之加富者豈徒天道之虧盈哉坐食而驕驕而佚月倍三釜之餐土無再易之力陂堰不修桑蠶不事舉先王盡力溝洫之良田聽命於旱蝗而不思捍救仍飢相迫則夫削妻骸弟烹兄肉其殍者彎弓馳馬以殺奪行旅而猶睥睨東南始勞人之采稻剝蟹也誰使之然非偏困東南以驕西北者縱之而誰咎邪驕之使橫佚

續通鑑論卷二十三

五

之使情貪欲可遂則笑傲以忘所自來供億不違則忤忿而狂興以逞其野人惡舌嗜隱以脅羸懦之馴民其士大夫氣涌騰張恫喝以凌衣冠之雅士於是國家無事則依中涓附戚里而不惜廉隅天下有虞則降盜賊戴□□而不知君父何一而非坐食東南者之教猱豢虎以使農非農士非士日漸月靡俾波逝而無回瀾哉冀土者唐堯勤儉之餘澤也三河者商家六百載奠安之樂土也長安者周漢之所久安而長治也生於此遂教於此敷一移其儲侍之權於江介而中原幾為無實之士第五琦不得已而偶用之害遂延於千載秉國之均不平謂何非均平方正

續通鑑論卷二十三

六

之君子以大公宰六合未易以齊五方而綏四海邵康節猶抑南以伸北亦不審民情天化之變矣

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乃可以為天子之大臣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九四捍禦之功不如上九之豫防足以傾否九五之不亡上九繫之也李長源當之矣其與肅宗議功臣之賞勿以官而以封邑故賊平而無挾功以逼上之大臣此之謂保邦於未危不然則如劉裕之誅桓元李克用之驅黃巢社稷隨之以傾矣其諫肅宗以元帥授廣平勿授建甯也故國儲定而人心一全二王兄弟之恩息骨肉猜疑之釁此之謂制治於未亂不然則且如太宗宮

門流血之慘元宗太平構禍之危家國交受其傷矣太原之起秦王謀定而乃以告韋氏之誅臨淄不告相王而行非適非長而獨建大功變起宮庭高祖睿宗亦無如之何也非君父之舍適長而授庶少以權也使肅宗以元帥授建甯則業受命於己矣是他日之爭端肅宗自啟之也乃肅宗之欲命建甯非有私寵之情以建甯英果之姿成功較易則為當日平賊計者固得命帥之宜廷臣自以為允乃長源於圖功之始豫計未有之隙早塗墜以泯其迹決之一言而亂萌永塞所貴於天子之有大臣者唯此而已矣事已外禍已生始持正以爭於後則雖以身殉國家不

續通鑑論卷二十三

七

蒙其佑奚足賴哉且夫逆賊有必亡之勢諸將有克敵之能廣平雖才讓建甯亦非深宮禁養無所識知者也假元子之寵靈為將士先自可制賊之死命無待建甯而始勝其任長源知之審矣廣平為帥兩京旋復亦非拘名義以曠大功知深慮遠與道相扶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也故曰必如是而後可以為天子大臣也

借援夷狄導之以蹂中國因使乘以□□其為失策無疑也然而有異焉者情事殊而禍之淺深亦別焉唐高祖知突厥之不可用特以孤梁師都劉武周之黨不得已從劉文靜之策而所借者僅五百騎未嘗假以破敵也故乍屈

而終仲渭上之役太宗能以數騎卻之突厥知我之強而無可挾以逞也故其禍尤輕石敬瑭妄干大位甘心臣虜以逞其欲破滅後唐者皆契丹之力也受其冊命為附庸之天子與宋之借金亡遼借元亡金胥仰鼻息於匪類以分其濡沫則彼已操我之存亡生死而唯其吞吸者也故其禍尤重肅宗用朔方之眾以討賊收京乃唯恐不勝使僕固懷恩請援回紇因脅西域城郭諸國徵兵入助而原野為之蹂踐讀杜甫擬絕天驕花門蕭瑟之詩其亂大防而虐生民禍亦棘矣嗣是而連吐蕃以入寇天子為之出奔害幾不救然收京之役回紇無血戰之功一皆郭汾陽

唐通鑑卷二十三

八

之獨力唐固未嘗全恃回紇屈身割地以待命也則愈於敬瑭遠矣有自立者存也夷考其時西京被陷而祿山畱雖不敢入關孫孝哲安守忠李歸仁張通儒田乾真之流日夜縱酒宣淫而無戰志搜索民財人皆怨憤圍首以望王師薛景僊破賊於扶風京西之威已振畿內豪傑殺賊應官兵者四起肅宗既擢朔方之眾兼收河西安西之旅以臨之潰之賊復何所藉於回紇而後敢東嚮哉此其故有二皆情勢之窮慮不能及於遠大也其一自天寶以來邊兵外彊所可與幽燕河北並峙者唯王忠嗣之在朔方耳元宗自削其輔奪忠嗣而廢之奉忠嗣之餘威收拾西

睡者哥舒翰也翰為祿山屈而稱病閒居朔方之勢已不振既且盡撤之以守潼關而陷沒於賊郭李雖分節鉞兵備已得同羅叛歸又扼項背以掣東下之肘故郭李志雖名雖盛而軍孤且弱不足壓賊勢於未以陳濤之敗繼以清渠不得專咎房瑄而謂汾陽之所嚮無前也推其致弱之繇元宗失計於前肅宗不能遽振於後積弱乍興不得不資回紇以壯士氣而奪賊膽其勢然也其一肅宗已至鳳翔請軍大集李泌欲分安西西域之兵並塞以取幽燕使其計行則終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禍永消而肅宗不從慈用回紇疾收長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其言

唐通鑑卷二十三

九

曰切於晨昏之戀不能久待徒飾說耳南內幽居父幾死於宦豎之手猶曰功在社稷晨昏之語將誰欺乎蓋其時上皇在蜀人心猶戴故君諸王分節制之命元宗且無固志永王璘已有琅邪東渡之雄心矣肅宗若無疾復西京之大勳孤處西隅與天下縣隔海岱江淮荆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賊之功區區適長之名未足以彈壓天下也故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紇縱其蹂踐但使奏效崇朝奚遑他恤哉決遣燉煌王以為質而受辱於虜帳其情然也乃以勢言之朔方之軍雖弱賊亦散處而勢分統諸軍嚮長安者凡十五萬回紇六千耳卒

之力戰以破賊者非回紇也固愈於石敬瑭之全恃契丹
童貫孟珙之僅隨虜後也故回紇弗敢睥睨而乘之以奪
中國唯其情之已私則奉回紇以制人與高祖之假突厥
而實不用者殊是以原野受其荼毒而僕固懷恩且挾之
以入爲寇難非汾陽威信之能服疆夷唐亦殆矣故用
者未有免於禍者用之有重輕而禍有深淺耳推其本原
劉文靜實爲厲階僅免於危亡且爲愚夫取滅之嚆矢不
亦悲乎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但言敬也則以臣之事君者事
父焉可矣乃抑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愛同於母奚

讀通鑑論卷二十三

徒道之必盡抑亦志之必從飲食男女非所得閒也豈容
以事君者事父乎責難於君敬之大者也責善賊恩傷愛
之尤者也至於此則以臣之事君者事父陷於不孝以傷
天性辱死及身而不足以贖其愆矣均一事也君父有過
臣諫之則納者十之三四也雖不納而不施以刑殺者十
之五六也遇暴君而見戮見殺十之一二耳抑雖死而終
不失其忠子則不然子諫而父納自非至仁大聖百不得
一焉況乎寵妾媚子君所溺愛位相逼勢相妨情相奪豈
人子所能施其桟括乎申生以君安驪姬之故不忍辯而
死君德失宗社危而以不忍君失其寵嬖之情任其煽惑

瘖死無言臣而若此則非臣也臣以責難爲敬者也子之
事父愛敬並行而敬絲愛起牀第之歡私昵之癖父安而
不得不安之忍以臣道自居哉非徒禍之及己而陷父以
不慈也言焉而未有聽焉者也爭焉而未有能勝者也徒
爲無益以召死亡庸詎非一朝之忿乎肅宗方在軍中而
張良娣以護庇見嬖黨於李輔國以亂政李長源惡之建
南王倓亦惡之嗚呼良娣雖不可容豈倓之所得惡者邪
長源秉臣道之正以匡君倓違子道之常以逆父故肅宗
雖或良娣輔國雖伏機械以求害長源而終保全恩禮悠
然以去於倓則發蒙振落瘖之死而肅宗不生槐木之悲

讀通鑑論卷二十三

其道異其情殊其得失不同而其禍福亦別豈有爽與小
弁之怨所以不害乎爲君子者幽于無忠直拂弼之臣而
平王之傳亦徒訟己誣不斥褒姒之惡也當此之時肅宗
任長源以腹心長源業不恤良娣之怨以與爭成敗則倓
授規正之責於長源而可平情以靜聽乃欲殺良娣以爲
長源效不已傾乎相激一陷父以殺子之大惡自貽之矣
所惜者長源於倓投分不淺而不能固諫倓以安人子之
職倓死乃追悔而力止廣平之忿怒至於他日涕泣以訟
倓之寃亦已晚矣豈倓之剛愎不可與深言邪不然則長
源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閒功屢著矣而徒於倓失之抑又

何也

肅宗表請上皇自求還東宮修人子之職雖其飾詞亦子道之常耳而李長源料元宗之嗚然果徬徨不進得羣臣就養之表而後欣然就道抑何至於此哉言之必如其事也事之必如其心也君子之以立誠而動物無有不然者也然有時乎以交天下之人猶出之以遜讓飾之以文詞抑以昭離容謙挹之度而遠直情徑行草野倨侮之惡君臣朋友賓主之間蓋亦擇其可用而用之矣獨至於父子之際固無所容此也幼而哺以乳未嘗讓乳也長而食以食未嘗讓食也壯而授以室未嘗讓室也天性自然之愛

讀通鑑論卷二十三

主

不忍欺也可欲者欲之可得者得之以誠請以誠受天子雖尊天下雖大亦將徹之卮酒豆肉而已矣父猶父也子猶子也奪之非怨予之非恩父母而賓客之豈復有人之心哉肅宗自立於靈武其不道固矣天下不可欺而尤不可自欺其心以上欺其父偽為辭讓以告天下人亦孰與諒之乃於拜表奉迎之日悲歡交集之頃為飾說以告父此何心邪賊未破京未收寸功不見於社稷則居大位而徒已破賊收京飲至論功正南面之尊乃曰退就東宮以於已稱上皇之老父乎肅宗之為此也探元宗失之情而制之也若曰吾非不欲避位而天命已去

人心已解父且不能含羞拂眾以復食大寶折服其不平之氣而使箝口戢志以無敢復他也嗚呼天理滅人心絕矣元宗固曰彼已自立而復為此辭者不以父待我而以相敵之情相制心叵測矣司馬懿稱病以謝曹爽唐高祖輸款以推李密其後竟如之何也尚能忘憂以安寢食哉不孝之大者莫甚於匿情以相脅故自立之罪可原而請就東宮之惡不可追非鄴侯之善處則南宮禁錮不待他日且使自斃於成都惡尤烈於衛軻矣羣臣表至元宗乃曰今日為天子父乃貴所以明其不復願為天子而自保其餘年也悲哉

讀通鑑論卷二十三

主

張巡捐生殉國血戰以保障江淮其忠烈功績固出顏杲卿李澄之上尤非張介然之流所可企望賊平廷議褒錄議者以食人而欲誦之國家崇節報功自有恆典誦之者非也議者為已苛矣雖然其食人也不謂之不仁也不可李翰為之辯曰捐數百人以全天下損者不恤其死則可矣使之致死則可矣殺之嚙之齧而吞之豈損之謂乎夫人之不忍食人也不待求之理而始知其不可也固聞言而心悸遙想而神驚矣於此而忍焉則必非人而後可巡抑幸而城陷身死與所食者而俱亡耳如使食人之後救且至城且全論功行賞尊位重祿不得而辭紫衣金佩赫

奔顯榮於斯時也念齧筋噬骨之慘又將何地以自容哉
守孤城絕外救糧盡而餒君子於此唯一死而志事畢矣
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所自致者至於死而蔑以加矣過此
者則愆尤之府矣適以賊仁戕義而已矣無論城之存亡
也無論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漢末餓賊起
而禍始萌隋末朱粲起而禍乃烈然事出盜賊有人心者
皆惡之而不忍效忠臣烈士亦馴習以爲故常則後世之
貪功幸賞者且以爲師而惡流萬世哀哉若張巡者唐室
之所可褒而君子之所不忍言也李翰逞游辭以導狂瀾
吾滋懼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三

南

史思明降而復叛肅宗使烏承恩陰圖之而給阿史那承
慶鐵券以離其黨事覺而速其反謀之不減祇以速亂雖
然亂自速耳即弗然而思明豈悔過自新終於臣服者哉
張鎬之策李光弼之請非過計也安慶緒欲圖思明耿仁
智烏承恩乘其危疑而誘之以降於時慶緒孤保鄴城不
亡如綏思明既其圖已抑料其必亡姑爲自全之計持
兩端以觀費其不可恃也亦較著矣慶緒之心既非不可
解之仇無難數易而唐室君臣復東京而志已滿回紇歸
子儀弱威力不足以及河朔明矣思明何所憚復何所歆
而已張之爪距弭耳受桎乎曠歲無北伐之師思明日已

無唐矣不反何待焉討賊易平亂難誘賊降已易受賊之
降難能受降者必其力足以殲賊而姑容其歸順者也威
不足制德不足懷賊以降餌己己以受降餌賊方降之日
卽其養餘力以決起於一旦者也非高位厚祿溫言重賜
之所能撫也非輸粟輦金安插屯聚之所能戢也非深謀
秘計分兵散黨之所能制也誠視吾所以致其降者何如
耳重兵以臨之屢挫而奪其魄如諸葛公之於孟獲岳鵬
舉之於羣盜而後可開以自新之路而不萌反復之心故
肅宗之失在不聽郭侯之策竝塞以攻幽燕使諸賊失可
據之穴魂銷於奔竄而後受其歸命之忱薄錄其將解散

讀通鑑論卷二十三

五

其兵乃可以受降而永綏其亂失此不圖遽欲挽狂瀾以
歸壑庸可得哉郭侯去國兵無謀主郭李之威盡於一戰
思明再叛河北終不歸唐非但烏承恩之謀淺李光弼之
計左也梁武之威不足以壓侯景唐肅之威不足以制思
明養寇與激亂均爲失策張鎬雖能先知亦將如之何也
嚮令承恩之計行與承慶共斬思明而承慶承恩又一思
明矣數叛之人不保其繼愈疑愈紛愈防愈潰河決而塞
之難潰而斂之其亡速矣
將與兵必相得也兵不宐其將非弱則江唐節度使死因
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之亦未爲過也其事自肅宗以平盧

授侯希逸始於是唐權下移終其世於亂而國以亡蓋人君之心有可洞然昭示使天下共見者雖雄猜如曹孟德而亦無所隱有藏之密慮之熟決於一旦而天下莫測者雖孔子之墮邱費亦未嘗示人以欲墮之志非疑於人信之在己者深也唐之中葉節度使各有其兵而非天子所能左右其勢成矣察三軍之志立其所願戴者使軍效於將將效於國亦不容已之勢也非可以漢高且馳入營奪韓信張耳之軍行焉者也惟然而此意可使將與兵知之乎軍有帥有偏裨帥死而偏裨之可任與否非不可以豫知者也其為忠為逆為智為愚為寬為嚴天子與大臣辨

廣通鑑卷三十三

宋

之審而慮之早則帥一死而赫然以軍中所欲奉之主授以節鉞而不待其陳請則帥既感其特恩兵亦服其夙斷既憚其明見萬里之威復懷其實獲我心之德雖有桀鶩敢生攜貳乎天下止此數鎮鎮之偏裨止此數人天子大臣曾不察其可否而待迫以詢之羣小邪劉後主之闇也猶能使李福問帥於諸葛方病之日若祭遵來歙死於倉卒而兵柄有歸尤先事以防不測其計定矣惡有縣三軍之任搖搖不知所付帥死而後就軍中以謀用舍哉又況所遣者奄人賄賂行威權替李懷玉得逞其姦而唐無天子養亂以垂亡寄生之君尸祿之相不足與有為久矣將

有材而不能知軍有情而不能得浸使不問軍中自為予奪其召亂尤速也操大權者非一旦之能也

安史之滅自滅也互相殺而四賊夷唐不能俘馘之也前之復兩京後之收東都皆乘其敝而資回紇之力李郭亦因時以取大勳非有血戰之殊勞焉以戰功論李光弼奮其智勇克敵制勝之功視郭為多郭則一敗於清渠再潰於相州功尤詘焉然而為唐社稷之臣天下倚以重輕後世無得而議者又豈徒徼虛譽乎任天下之重者莫大乎平其情以聽物之順逆而不挾意以自居於勝此唯古之知道者能之故詩稱周公之德曰赤烏几几言其志定而

廣通鑑卷三十三

宋

於土皆安也夫有攬天下於己之心其心危有疑天下而不自任之心其心誠心者藏於中而不可揜者也藏於中而固不可揜故天下皆見之而思與敦疑與信報之以不爽汾陽以翹關負米起家而暗與道合其得於天者三代以下莫與之倫矣能任也則不能讓所謂豪傑之上也韓信馬援是已能讓也則不能任所謂保身之哲也張子房李長源是已汾陽於位之崇替權之去留上之疑信讓倖之起滅乃至功之成與不成俱至則受之受則任之而無所容心於其閒情至平矣而天下不能測其所為山有陂陀則測其峯之起伏水有灘碕則測其波之回旋平平蕩

蕩無高無下無曲無奇而物惡從測之哉天下既共見之而終莫測之大哉平情之爲用也四海在其度中賢不肖萬殊之情歸其範圍矣相州師潰汾陽之威名既損魚朝恩之譖行肅宗奪其兵柄授李光弼數年之內光弼以元帥難重兵戮力中原若將駕汾陽而上之也乃許叔冀叛於汴州劉展反於江淮段子璋反於梓州楚州殺李藏用河東殺鄧景山行營殺李國貞荔非元禮內亂遽起此撲彼興迨乎寶應元年汾陽受王爵知諸道行營而天下帖然內旣寵而外自戢史朝義釜魚之游不能以終日弗待血戰之功也嗚呼是豈光弼智勇之所能及漢魏以下將

讀通鑑論卷十三

六

相大臣之能得於天下者乎董卓不足以亡漢亡漢者關東也桓元不足以亡晉亡晉者北府也黃巢不足以亡唐亡唐者汴晉也然則安史非唐之憂而乘時以蠶起者鹿不知死於誰手汾陽一出而天下熄其建威也不過斬王元振四十餘人而已天下莫敢復亂唯其平情以聽權勢之去來可爲則爲不可爲則止坦然無我之大用人以意揣之而不能得其要領又孰知其因其心而因物以受寵辱之固然者乎僕固懷恩亂人也張用濟欲逐光弼而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公兵引咎以安眾心何其似君子之言也非公安士敦仁不舍凡凡之度

讀通鑑論卷十三

六

淪決於羣心懷恩詎足以及此哉人臣之義憂國如家性之節也社稷之任任己而不可辭道之任也篤忠貞者汲汲以謀濟而勢拙力沮則必有不平之情此意一發於中必動於外天下乃爭鶩於功名而忘其忠順姦人乘之亂因以起唯竝取立功匡主之情夷然任之而無取必於物之念以與天下相見於冰融風霽之字可爲者無不爲焉則雖有桀鷔不軌之徒亦氣折心灰而不敢動不言之言無功之功回紇稱之曰大人允矣其爲大人矣以光弼之忠勇不下於公而天下不蒙其祐兩將相衡度量較然矣孤臣孽子慙疾而憤興雖然亦存乎其人爾抱僮僕不平之姿者安樂易以驕變危乃以惕則晉重耳越句踐是已其不然者氣折則神益昏心危則志益弱使駕輕車騁康莊猶免於折軸輪載也中宗幽辱於房州因與韋氏唾以自安而制於韋氏身爲戮國幾喪固無足道矣肅宗之明能任李泌其斷能倚廣平雖不廢寵樂而無淫荒之癖是殆可與有爲者其在東宮爲李林甫楊國忠所離閉不廢而死者幸耳靈武草創履行閉者數年賊逼於外援孤於內亦可謂與憂患相終始險阻備嘗者也而旣歸西京討賊之功方將就緒茶然委順制於悍妻迫於家奴使難兵劫父囚處別宮唯其所爲莫之能禁乃至蒙面喪心慙

李輔國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天倫泯絕若此之酷
者豈其果有梟獍之心乎畏輔國之難六軍禍將及己而
姑以自全耳黜蕭華相元載罷子儀乃至聞李唐之諫泣
然流涕而不敢修寢門之節與冥頑不慧之米光同其陷
溺豈非憂患深而鋒稜細以至於斯哉其任輔國也徇良
弟也其嬖良娣也亦非徒悅色也當在靈武時生子三日
而起縫戰士之衣畏刺客而寢於外以身當之患難之下
啣沫相保惻然之心一動而沈酣不能自拔縱遣驕橫莫
能復制日銷月靡志不守而神不興不復有生人之氣岌
岌自保之不遑於是而泯忘其天性所必然矣鄉使以元

通鑑卷二十三

子

子之尊早受冊立無姦臣之搖動無巨寇之摧殘嗣天位
撫金甌則固可與守文而豈其喪心失志之爾爾邪嗚呼
豈獨天子為然乎上起孤寒之族際荒亂之世與炎寒之
流俗相周旋凍餒飄搖激而特起念平生之坎坷懷恩怨
以不忘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一飯千金睚
眦必報蘇秦劉穆之元載身陷大惡為千古慘皆疾疾之
深反激而愈增其狂戾也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處
約而能不以女子小人醉飽金錢為恩怨者鮮矣此亂世
所以多敗德也

代宗唐世宗言世宗近人
欲以加景皇帝其不學如此

代宗聽程元振之譖流來瑒殺之而藩鎮皆懷叛志僕固
懷恩以是樹四降賊於河北養亂以自固終始為唐巨患
其上嘗自訟指瑒之死為口實用拒入朝之命夫來瑒之
誅豈其無辜而僅以請託不從致元振之怨乎瑒之誅亦
法之所不貸者也其鎮襄陽也以李輔國之私人奪韋倫
而得之引降賊張維瑾等為爪牙收人心以據大鎮召赴
京師而不至徙鎮淮西而不行縱兵擊裴茂禽送京師脅
朝廷以行辟唐藩鎮之抗不受代國不軌者蓋自瑒始殺
瑒而藩鎮怨縱瑒而藩鎮抑驕兩俱致亂之道殺之而咎
其刻不殺則必聽之而抑咎其偷已成之咎怨之所歸不

通鑑卷二十三

子

知反此而咎又將在彼矣肅宗以來驕縱養癰勢將必潰
飭法以誅瑒固非淫刑以召叛也瑒不死僕固懷恩裕整
之欲又豈易厭乎乃若代宗之所以不克懲亂而反以致
亂者殺之非所以殺也刑者帝王所以懲天下之不恪也
刑濫於不當刑人固自危而猶不敢欺且冀其偶失而終
能不濫則疑怨不深唯刑施於所當刑而不以其道天下
乃測其刑之已窮而怨其以機相陷也乃始挾毒以相報
當來瑒襄陽跋扈之日唐不倚之以討賊瑒固無恃以脅
唐藩鎮林立勢不相下瑒即叛祇以速亡則使正名聲罪
以致天誅夫豈有大害於社稷哉而惴惴然將迎之不遑

殺裴茂以媚之虛相位以餌之魚脫於淵然後假通賊之誣辭加以不當辜之辟藩鎮之怨非徒怨也固將曰瑱擁兵不入唐固無如瑱何唯偏強者可以免禍而瑱自投其罔吾知戒矣爾賊以爲援抗命而不朝鷹隼揚於寥天豈增弋之能加哉蘇峻曰吾甯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辱主庸臣之伎倆在姦雄心目之中以怨爲名而非怨則持魁柄以相制而相持也藉令當瑱違命之日下尺一之詔責以不可賞之法使束身歸闕則姑貸其死而貶之不則舉六師以急清內賊則河北羣醜且震動以弭其邪心況方在立功反謀未決之懷恩哉

以文取士而得真才以行取士而得篤行則行愈於文多矣以文取士而得偽飾之文以行取士而得偽飾之行則偽行之以害人心壞風俗傷政理者倍於偽飾之文支離浮曼而害止於言也且設科以取士則必授之以式矣文者言治而要之事言道而要之理卽下至駢偶聲韻之文亦必裁之以章程可式者也行而務爲之成法則孝何據以爲孝之程廉何據以爲廉之則邪不問其心而但求之外非臬鏡皆可云孝非盜賊皆可云廉不可式者也極其弊委之守令而奔走於守令之門臨以刺史而奔走於刺史之門以聲譽相獎以攀援相競乃至以賄賂相要父母

爲羔鴈廉恥爲優俳其不奉天下以狂趨者能幾也鄉舉里選三代之法也而殷之大國方百里周之大國五百里而止其小者五十里耳卽其地選其人官其土君大夫世與相狎而賢姦易辨猶今置鄉耆於一村一社而已則公議固不容掩也乃以四海之遼絕刺史守令三載之乍臨求知巖穴之行履責以知人之哲而升朝以任天下之大何易易邪又況曲士之垂腴而干請賊吏之嚮民以微利者哉漢之舉孝廉舉其爲吏於州郡者也既爲吏而與一鄉之政能否可知其大凡矣而清濁異流臭味異合請託易集黨比相怙孝者固非孝廉者固非廉也漢末之得士

槩可見矣况使求升朝而理易地而官者於未登仕籍之處士乎楊綰懲進士之亡實欲復孝廉之舉終不可行論者惜之惜之者未嘗體人情揆事理周世變究終始浮慕古昔而徒以空言屠勝者也綰未幾而奏罷孝弟力田科以無實狀多僥倖故廢之綰亦自知其前之失言矣然則行不足以取真士而以文取者可得士乎夫非謂文之可以得士也設取士之科者止以別君子野人而止耳雖有知人之哲不能於始進而早辨其賢姦也故三代之法觀之於飲觀之於射觀其比禮比樂內正外直之度拜起揖讓之容而已醇醇行而合語觀其稱古昔道先王而已觀

之於此而君子野人之辨可十九得也過此以往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皆論定後官之餘乃以察其賢不肖而進退之然則立法以取士試之以策問試之以詩賦試之以經義亦飲射之遺意而變通之豈則於此而遠得真士哉習文教而與聞乎德言之緒論為野人之所不勝既錄乎君子之途則可望以循此而上達耳長之以政而智愚勤惰忠佞貪廉自有秉憲者執法以議其後其可縣行設為標格使之儻偽以藏姦乎若夫學校之設清士類於始進不當專求之文而必考其關門之素履正士習育賢才嚴不淑之懲又不待登進之日也然而方在子矜之列修子弟之敬愛絕公門之請謁亦士之常耳或既貴而喪其所守詎可遽以此為賢而授之大官大邑乎以行按不肖之罰而以文求君子之度流品清而偽行抑不敢冒斯其於取士之法殆庶幾與

盈唐之廷而發程元振之姦者太常博士柳伋也唐可謂廷無人矣抑考古今巨姦之在君側大臣諫官緘默取容小臣寒士起而擊去之若此類者不一夫人君亦何賴有心膂股肱之臣哉誠足悲已乃其閉抑有辨焉如其姦邪得勢執閹主之權生殺在手士大夫與爭而不勝因起大獄空君子之羣誅戮流竄流血廷檻車載道而綸扉卿

要偏私人故姦已露勢將傾而無有能詰者於是一介之士迎其機而孤起以攻之此固無容深怪已程元振得權以來所譖而誅者來瑄瑒固有所誅之罪也所忌而逐者裴冕猶得刺州以去未有大傷也李峴與相不協柳伋之事峴且與謀未嘗先發制峴而安位自若省寺臺端類非蘇元振以升而害亦不及士大夫固優游羣處於朝右誰禁之使熿而讓搏擊之舉於一博士乎通國痿痺無生人之氣何其甚也宋之諫臣遷謫接踵於嶺南而諫者日進唐無貶竊之禍而大姦根據莫之敢搖無他上委靡而下儉容相養以成塞耳蔽目之天下士氣不伸抑無有激之者也進無聽從之益以仰庇宗社退無誅逐之禍以俯著直聲雖欲扼腕昌言一蟻吟而豈泣耳無敢乎視科謬劾姦為迂闊之圖人棄廉隅而保容容之禍也是以薰蕕並御之朝廷不如水火交爭之士氣也

繼重兵居高位立大功而終叛類皆有激之者唯僕固裏思不然來瑄雖誅然無功於唐而據邑者君上下之猜嫌久矣非彭韓在漢蘇祖在晉比也雖誅十瑒懷恩自可坦然無危疑也代宗推心以任懷恩至於已叛猶眷眷不忘養其母鞠其女且曰朕負懷恩程元振魚朝恩雖不可久恃而方倚懷恩以沮汾陽抑不如楊國忠之於祿山矣懷

恩不叛優游王爵於朔方何嫌何懼不席富貴以終身
邛河北初平大功已集薛嵩等迎拜馬首乞隨行開正其
策勳鳴豫之日矣遽起異心養寇樹援爲叛逆之地辛雲
京閉城自衛豈過計哉駱奉仙雖爲雲京行說以發其反
謀亦非縣坐以本無之志而陷以醜菹辛雲京李抱玉先
事之知耳非激之也然而冒昧以逞決志不回此何心哉
傳曰狼子野心洵懷恩之謂與乃若唐之召叛也其失在
過任懷恩耳許回紇之昏而以懷恩之女妻之使結戎狄
以爲援有藉而得起一失也命雖王爲元帥進收東京不
置帥副而以懷恩領諸營節度爲雖王副二失也奪汾陽

唐通鑑論卷二十三

夫

兵柄以朔方授懷恩三失也功已立權已張位已極人臣
而逼上內有河北之援外結回紇之好睥睨天下莫已若
也汾陽亦不得不解元帥之任以授之汾陽且爲之屈懷
恩目中不復有唐矣鷹飽則雖豈待激之而後叛哉雲京
不發其姦懷恩之逆特遲耳禍速則其根本未固河北四
鎮初分土得兵尙未有生聚固結之資以攤懷恩而蠶起
使其羽翼已成羣凶翕聚幸而爲祿山不幸而爲石敬瑭
矣唐之不亡其餘凡幾也夫人之所受如其器而正溢於
器則汎濫不可復收竝其器而亦傾懷恩可使爲偏裨聽
汾陽之頤指者也故當李光弼入軍之日而能止軍中之

亂過此則溢矣雖自速其亡亦所不恤也叛之速而禍止
於太原與奉天河北不與俱起猶雲京抱王之功也借曰
勿激則其反也在程元振既誅之後徒委罪於元振豈定
論乎以大任委人不揆其器未有不亂者也

廣德二年戶部奏戶口之數二百九十餘萬較天寶戶九
百六萬九千有奇僅存者三之一也而猶不足叛賊之所
殺掠蕩夷之所蹂踐亂軍之所撲刷死絕逃亡而民日以
耗固也然天地之生盈而必消消而抑長民之自惜其生
驚竄甫定必即謀田廬育婦子筋骸以習苦而強婚嫁以
殺禮而易亦何至凋零之速是哉蓋國家所以安集其人

唐通鑑論卷二十三

夫

民而足其賦役者恃夫法之不亂政之不苛行吏無所容
其姦猾胥無所肆其僞耳喪亂猝興而典籍亂軍徭數動
而遷徙雜役繁賦重有司以消耗薄徵輸不及之責而利
報逃亡單丁疲戶徵幸告絕而黠民乘之以眾爲寡以燕
爲菜墮賦於僻遠恩橫之鄉席腴產長子孫者公爲籍外
之游民墨吏鬻版籍得資市脫漏乃使奉公畏法之愚民
代表人以任國計戶日減科斂不得不日增昔以三而供
太平之常賦今以一而應軍興之求索故其後兩稅行而
稅外之苛徵又起杜甫所爲哀寡婦誅求之盡者良有以
也民之重困豈徒掠殺流亡之慘哉第五琦元載之貨斂

愈酷疲民之詭漏愈滋官胥之欺誑愈劇此二百九十餘
萬者猶弗能盡隱而聊以塞上之揆求者也以此知廣德
之凋殘上損國而下病民誠有以致之蓋亂世必然之覆
軌矣賦輕役簡官有箴民有恥雖兵戈之餘十年而可復
其故亦何至相差之邈絕乎

讀古人書不揆其實欲以制法則殃民者亦攀援附託以
起非但耕戰刑名之邪說足以禍天下也三代取民之法
皆曰什一當其時必有以處之者民乃不困其約略可考
者則有中地下地一易再易田萊相參之法名為什一非
什一也以國之經費言之天下既自上古以來封建相沿

續通鑑論卷二十三

宋

而各君其國以與天子相頡頏以孟子所言率今一小縣
而有五世之廟路寢三門之制百官有司則以周初千八
百國計之以次國二卿為準南不盡楚塞西不踰河隴東
不有吳越中原侯甸未訖六州而為卿者已三千六百人
人食一千六百之粟而大夫士府史胥徒坐食無算今天
下十不得一也幣帛饗飧見於聘禮者如此其繁比年三
年數舉而徧於友邦皆民之晝耕夕織勤苦而僅獲者也
後世而幸免此矣則無三王寬恤之仁而欲十取其一以
供貪君之慢藏哀哉苟有惻隱之心者誰忍言此哉然而
第五琦竊其語以橫徵欲詰其非則且曰此禹湯文武裁

中正之法以仁天下而孟子謂異於路道者也胡不可行
也乃代宗行之三年而民皆流亡卒不可行而止以此推
之後世無識之士欲撓亂成法謂三代之制一一可行之
今適足以賊民病國為天下僂類此者眾矣不體三代聖
人之心違其時變而徒言法古者皆第五琦之徒也惡逾
於商鞅矣何也彼猶可鉗束其民而民從之此則且令行
而夕哭於野無有能從之者也三十取一民猶不適有生
況什一乎

續通鑑論卷二十三

宋

然後能取威制勝保國全民不戰而屈人之道咸裕於中
而得其理繇其功之已成觀其所以成功若有天幸乃其
決計必行之際甚凶甚危而泰然不疑若不曙於禍福生
死以徼幸皆人之所不測也不測之則疑其智之度越而
善操利鈍之樞夫豈然哉知死為其道而處之也不惑耳
回紇要郭汾陽相見汾陽知戰之必敗而唯以身往赴之
之一策可以抑鋒止銳而全宗社於斯時也固不謂往之
必死也亦不謂往之必不死也雖死而無所恤焉而已故
藥葛羅情窮而辭屈歸於其不畏死之氣則未知殺公以
後勝敗奚若而心已折氣已餒矣決於死則情志定情志

定則神氣平而條理現免肯投鎗之際一從容就義者大雅之風裁也處死之道致一而已致一則神全神全則埋裕理處其至裕而事必應乎其心凡人之情局於目前而迷於四際者固不足以測之遂相與詫之曰其不可測也有若是哉不則其有天幸乎夫惡知所守之約為恐懼疑惑之所不得乘哉其謂子晞曰戰則父子俱死不然則身死而家全聊以慰晞而已非公之本志也告藥葛羅曰挺身聽汝殺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亦示以不可勝耳非挾將士之報讎死戰足以懼回紇也公之心則惟極致於死而固無必生之計也爾

漢書卷之三十三

平

代宗委權以驕藩鎮而天下瓦解其柔弱寬縱也人具知之抑豈知其失也非徒柔弱不自振之過哉惟握深險之機以與天下相制而一人之機固不足以敵天下也代宗之機得之於老氏老氏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至險之機也而代宗以之固為寬弱以極悍戾者之驕縱驕縱已極人神共憤而因加之殺戮也不難將自以為善制姦惡而必死於其手乃天下習知其術而受其與不聽其取乘弱制之以不復剛終處於無何而權以倒持安足以馳騁哉自傲而已矣李輔國惡已極而殺矣程元振惡已極而流矣魚朝恩惡已極

而誅之俄頃矣假手元載以殺朝恩復縱元載以極其惡而載又族矣當其姑為隱忍則輔國繇三公而王唯其志也程元振位驃騎激怒羣情挫抑汾陽唯其志也魚朝恩總禁兵判國學隸視宰相發汾陽之墓鉗制朝政唯其志也然猶曰宦官已掌禁軍有不測之防弗能驟計也元載以一書生貪猥無狀自可折箠以鞭笞之者乃顏真卿為之坐貶楊綰為之左遷李少良為之杖死且寄鄴侯於江外一唯其荼毒而莫之禁其處心積慮欲甘心於載者已非旦夕且必俟其惡盈而後極使害已播於天下乃以快刑殺於俄頃凡誅四肘腋之臣皆以老氏之深機圖之而

漢書卷之三十三

平

藉口以號於天下曰吾非忍殺之也彼自殺而我因之也亦險矣哉夫四姦者依附左右弗難制者也不若是而誅極之也有餘即若是而誅極之也亦弗能抗也故代宗得以用其機而終投其阱乃怙此以為脅持天下之具餌藩鎮而徐圖之則愚甚矣來瑱不臣已著舉天下以討一隅易矣而餌之以宰相誣之以通賊然後殺之僕固懷恩已反勢且潰敗而猶為哀矜之說以恤之於是梟雄之帥皆測其險詐即乘其假借之衝淫威既得而不復可制故懷恩受罰元帥而後叛出承嗣受平章事而終不入朝李靈曜崔旰朱希彩李正己李寶臣皆姑受其牢籠而終逸於

柙阱一人之險何足以勝天下哉。竟縱之而莫之能收，故曰其愚尤甚也。元載死，晉陽而任之意，且與深謀制羣雄而快其夙恨，縮早卒乃戢意而廢然返耳。藉其不然，誅夷行於一方，則四方愈為搖動，然而無慮也。元載殺朝恩而帷蓋之恩不保，縮雖忠亦必慮及於此，以自處於不才之散木，挾詐之主，未有敢與深謀者也。信乎老氏翁張取與之術，適以自敵。孰謂漢文兒杖賜吳之智為能制吳之死命乎？帝王之誅賞奉天無私，猶寒暑之不相貸也。邪說興，誠行違寶，此以為術而天下之亂日生，可勿戒與？李長源當肅宗之世，深觸張良、李輔國之怒，拂衣而歸。

漢通鑑論卷二十三

李

衡山何其快也！其於元載也未嘗斥其惡以糾責之，徒以賢姦不可並處而去之，則引身歸嶽，不猶便乎？乃置身參佐，託魏少遊以自全，又何屈也！夫豈慈畏無端而不能自持也哉？達人之通識，度己度人，因時以保明哲之身，而養國家和平之福，非一槩之說所可執為得失也。長源之於肅宗在東宮，則定布衣之交；在靈武，則冒難首至，參大議於孤危，坐寢與偕，成收復之元功。其交固矣，良娣輔國雖惡其斥己而所欲者，但令長源一日不居左側，弗為己難，則意得而無餘恨於此，而翩然已逝，全終始之交，綽有餘裕矣。其於代宗也，雖與謀元帥有翼戴之功，而其早不待

青宮其後不參帷帟，交未固也。復東京，拒吐蕃，返陝州，之駕誅殛三閣，以清宮禁，又未有功也。代宗以畜疑之主，離合不可終憑。元載雖見忌於君，而旁無相逼以升之朝士，唯長源以宗臣人參謀訪，唯恐亂己而代之，且載文辯足，以濟姦朋黨樂為效命，眾忌交集，深謀不測，抑非如婦人奄豎褊衷陋識一去而遂釋然也。載與長源立於兩不相下之勢，而禍機所發不可預防。响嘯煙雲，祝融冰雪，其能覆陰幽人使之安枕哉！且夫山亦未易居也，其唯發光未試，混迹漁樵者，則或名姓上達於天子，而鋒稜未著在廷，忘猜妒之心，乃可怡情物外，世屢變而不驚，其不然者，名

漢通鑑論卷二十三

李

之所趨，世之所待，功之已盛，地之已危，即欲抗志煙霄，杜口時事，而講說吟咏，以迨琴酒，奔畫之流，聞風而輻輳，乃有徧遊戎幙，拓落不偶之士，爭其長短，以恣其雌黃，甚且挾占卑卜氣讖緯之小技者，亦浪迹溪山，而附高人以自重。絕之則怨生，而謗起，納之則禍發，而蔓延。孰謂山之匪水之淡，非風波萬疊，殺人族人之險阻哉！如稗說所傳，嬖殘十年宰相之說，已足深元載之媚嫉，而可坐以結納妖人之大法，則衡山一片地，正元載橫施網罟之機也。自非有所託於外援，優游軍府，而屈志下僚，示以不相涉，勢其能免乎代宗慮此已熟，而長源何勿俛首以從也？夫

長源非無意於當世之務明矣相唐以定天下者其志也固且誅逐元載而戴之以匡王國者也進退之閒豈容不審而但以冥飛之鴻矯志林泉也哉

辨姦者辨於其人而已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大曆之季年河北降賊之抗衡久矣田承嗣連昏帝女致位元宰一再召而必不踰魏博一畦步李正己李寶臣黨叛而自相襲奪不復知唐之有天下也乃盧龍強悍可憑凶逆成習而朱泚一授節鉞隨遣朱滔入衛繼且自請釋鎮歸朝病而有與尸赴闕之語代宗於此雖欲不驚喜失措隆禮以待之廁之汾陽之列使冠百僚

讀通鑑論卷二十三

唐

不能也桀驁者如彼而抒忠者如此其誠也雖然亦思其何爲而然哉德有以懷之與威有以震之與處置之宜有以服其心與三自反求而皆無其具則意者其人之忠貞素篤超然於羣類之中而可信以無疑邪乃泚之非其人也明甚矣託胎於亂賊之中熏染於悍戾之俗而狡凶尤甚假手於李懷瑗殺朱希彩而使其弟治盡三軍以戴己柔媚藏姦乘閒而竊節鎮既有明驗矣飾忠歸順遂倚爲心膂之大臣嗚呼何其愚也田承嗣李正己株守一隅阻兵抗命雖可負固以予雄終非良久之謀也而泚尤岌岌驟竊幽燕眾志未戢而李寶臣有首邱之志日思攘臂輕

讀通鑑論卷二十三

唐

兵入其郭弗能遏也於是張皇四顧視朝廷爲藏身之窟使朱滔倚內援以安枕於北平己乃居不世之功狎天子大臣而伺其閒隙以逞狂圖自疆藩割據以來人所未及謀者泚竊得之以饒幸代宗不能知汾陽不能制常袞崔祐甫之禍淺莫能致詰而泚果能優游殿廊以觀變亦孩矣哉代宗崩汾陽總己德宗初政未有釁也是以遲久而始發不然泚豈能鬱鬱久居此哉若此者一望而知之而唐之君臣固夢夢也夫豈姦之難辨哉問泚之何以得帥盧龍而能不爲之寒心乎非但如安祿山之初起非有猾逆之易窺者也然則如之何於其入而待之以禮榮之以秩而不授以政使受統於汾陽而汾陽得以制之豈徒泚之惡不足以違乎河北諸逆知天子之不輕於噉笑而意亦消沮矣得失之機昏昭之別判於持重審固者之心非庸主具臣浪爲驚喜者之所能與也

法未足以治天下而天下分崩離析之際則非法不足以定之故孟子言仁天下而歸之法爲七國分爭十二失守不定之天下而言也有法不可施之日而後法亦無能以行則孔北海欲復王畿千里之制徒爲空言而身以喪國終以亡若其猶可治也法可施而惡容不亟建乎唐自天寶以後天下分裂而無紀至於大曆亂少息而泚散尤甚

雖然可為之幾正在是矣逆臣之逆橫已極矣唯意所為而不能以非法之法亂法也邪臣之邪貪已極矣唯利是崇然其亂法者莫能改法也故楊綰一相三月之間而天下為之震動恪共以從又綰於是得立法之本而行之有序綰不死知其可以定天下矣河北之逆末也西川嶺南之亂尤末也鳳翔涇原汴宋河陽之擾起猶非本也三豎亂於前元載亂於後朝廷無法而天下從風綰清修自飭立法於身而增百官之奉以養官無罷團練守捉以肅軍政禁諸使之擅召刺史以孤悖逆之黨定諸州兵數以散聚眾之謀行之朝廷可行而行矣行之內地可行而行矣

續通鑑論卷二十三

表

且姑置抗拒之逆藩於不論使其允行之十年之後內隔而外患亦無藉以生天下將秩秩然兵有制吏有守則據土叛君者明其為化外之跡而不敢以中逆貌順覬朝廷之寵命河北梗化之凶豎不斂手而聽命者未之有也夫代宗非果無能為者一受制於李輔國而二豎因之元載乘之懷情以待得綰以相而志將伸綰雖卒常袞不足以勝任而代宗又崩矣唐之不振良可悼已然建中之初天下姑安者猶綰之餘休也法先自治以治人先治近以及遠綰清慎自持汾陽且為之悚惕孰敢不服哉法猶可行治猶可定天奪綰而代宗終為寄生之君過此無可為矣

續通鑑論卷二十三終

續通鑑論卷二十三

表

衡陽王夫之誤

德宗

驟為震世之行者其善必不終震世之善驟為之而不疑非其心之能然聞人之言善者亟信之也聞人之言善而信以為必行則使聞人之言不善者抑不審之於心而亟從之聞人不善之言而信則人之言善者無不可疑也交相疑信而善者恆不敵不善者之巧給矣望其善之能有終邪且夫事之利病豈其有常人之賢不肖豈易以一槩論哉胥一善而或為之而效或為之而不效義難精也亟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於信者期其必效矣期之太過不遂其望而或至於驟功遂以疑善之不足為也胥為君子而或不爽其名或大爽於其名志難知也亟於信者期君子之必善矣期之太過不慰其所求而或至於敗行遂以疑君子之不可用也若此者欲其善之終也必不可得矣夫明主之從善而進賢寬之以取效之塗而忍其一時之利鈍諒小人之必不仁而知君子之有不仁者但黜其人而不累於其類然後其決於善也以從容而收效決於用賢也以闕略而得人無心宰之於心百折迂回詳察乎理之必有與事之或然而忘以永貞非從人聞善而遽希驟獲之功也唐德宗

之初政舉天寶以來之亂政疾改於旬月之中斥遠宦寺閑制武人憚簡賢才以在位其為善也如日不足察常衮之私速奪其相位以授所斥責之崔祐甫因以震動中外藩鎮有聰明英武之言吐蕃有德洽中國之譽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姦臣聽讒賊而海內鼎沸幾亡其國人徒知其初吉終亂之善不長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有之道聽而襲取之迫乎物情之變固不可期效迫而不副其所期則懲往而急於改圖必然之勢也罷轉運鹽鐵使而省職廢命黜陟使巡天下而洪經綸激田悅之軍使之痛哭任文臣以分治而薛邕以文雅舊臣盜隱官物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巨萬張涉以舊學師友坐贓放黜所欲行者齟齬所相信者二三猶豫於善敗臧否之無據姦佞起而熒之無惑乎年病忌內蠱而外離也嚮令德宗於踐阼之始曲體事幾之得失而權其利害之重輕深察天人之情才而別其名實之同異析理於心窮心於理鄭重研精不務皎皎之美名以需效於歲月則一事之失不以沮眾事一人之過不以疑眾人其失也正其所以得也其可疑也正以無不可信也堯不以共驩而防舜禹周公不以管蔡而廢親親焉良時唯身喻之而已躁人浮慕令名奚足以及宗之初政可以決其不克有終也

法為賢者設乎誠賢者雖不授之以法而可矣故先王之制法所以沮不肖者之姦私而賢者亦循之以寡過唐既於牧守之外置諸道諸使使自擇任察吏於是其未亂也人樹黨以營私其亂也聚徒以抗命沈既濟上選舉議猶欲令州府辟用僚佐而不任宰相吏部兵部之銓除且曰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辟吏之法何其不恤當時之大害至此極也自天寶兵興以後迄於宋初天下浮薄之士置身私門背公死黨以逆命謀篡割據分爭者誰邪既齊以為善政而論者獎之為三代之遺法甚矣其貽禍之無窮矣夫環天下之賢不肖待銓除於吏部

續通論卷二十四

三

不足以辨不齊之材品此誠有未允者而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操黜陟之權於一人者天子憲天以立極猶萬彙之榮枯統於真宰也分進退之衡使宰相部臣司其進牧守使臣糾其退者各有所司而不相侵猶春夏之司生冬之司殺互成歲功也牧守既臨下以考功罪矣又使人祿人之權焉則誣上行私政散人流而不可止唐百副將聽諸使之自擇其歲福下移之害既可睹以反者幽燕部曲也黨劉展以反者江淮親以抗命者王武俊也導李惟岳以自立者以首亂者王侑也奉四叛以稱王者李子

干也自非端士必懷祿以為恩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違問忠孝哉故自出承嗣薛嵩李正己李希烈以洎乎李克用朱溫王建楊行密皆有盡心推戴之士以相煽而起朝廷孤立無與為謀唐之亡亡於人之散明矣抑令天下無數牧守無妄動之心而互相輔倚以貪縱虐民蕩佚法制亦孰與禁之而國民之交病不可詰矣既濟倡為邪說以破一王之法制意者其為藩鎮之內援以禁天子不得有一士之用乎不然何大綱已失必取其細目而裂之也其曰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不軌之情已不可揜矣

續通論卷二十四

四

不欲以其死累天下者君子之義也不忍於送死之大事而不以天下故儉其親者人子之心也兩者並行而各盡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豈必唯父命之是從哉況乎有固吝之心而託之遺命以自飾也秦釋天下之力以役驪山窮奢戕民洵無道矣乃欲之者嬴政之自縱其惡非胡亥之矯父命以崇侈虐民也且秦之毒民而以自亡豈但驪山之戢禮弓出於漢儒之雜記有非聖人之言者矣其藏也欲人之弗見之也封樹云乎哉夫人不愧於人死天下知其死葬天下知其葬懷其思者而歎聞其風者望阡而愴想即其不然亦相忘於

林巒之下何所抱恨何所含羞而託鼠穴以深匿欲人之弗知之邪如其負大惡施大怨死而人且甘心焉則不封不樹哀然平土而操斲以椽之猶易易也故以知檀弓之言非夫子之言也會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士庶人有財而得爲皆可致而無弗致也況四海兆民之元后父終母亡終古止此一事而爲天下者乎喪禮之見於士喪者且如彼其慎以周矣遣車抗木茵襲明器空中人之產士貧且賤猶且必供以此推而上之至於天子率萬國以送其親而迪民以歸厚不可過也而矧可不及邪遺命雖嚴在先君以自章其儉德惟不脔削斯民致之死亡

續通鑑論卷二十四

五

而已善承先志矣若挾此爲辭吝財力以違可致之心薄道取法於墨者充塞仁義其視委壑而聽狐蠅之噉食也無幾非不仁者孰忍此哉唐德宗葬代宗於元陵詔從優厚而令狐峒曰遺詔務從儉薄不當失顧命之意不仁哉其言之乎爲人子者當親存之日無言不順無志不養沒而無遺訓之不奉姑置此言焉可也他不具遵而唯薄葬之言爲必從將誰欺也邪說誣民若此類者殆仁人之所必誅勿赦者與

政莫善於簡簡則易從抑唯上不憚其詳而後下可簡也始之立法者悉取上下相需大小常變之條緒而詳之乃

以定爲畫一而示民以簡則允易從矣若其後法倣而上令無恆民以大困乃苟且以救一時之弊舍其本而卽其末流之弊政約略而簡之苟且之政上與民亦暫便之矣上利其取給之能捷下利其期會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胥豪民之假借民雖殫力以應而亦幸免於紛擾於是天下翕然奉之而刑法者遂自謂立法之善又惡知後之汎濫而愈趨於苛刻哉蓋後世賦役虐民之禍楊炎兩稅實爲之作俑矣夫炎亦思唐初租庸調之成法亦豈繁苛以困民於旬輸月送乎自天寶喪亂以後兵興不已地割民凋乃取僅存之田土戶口於租庸調之外橫加賦斂因事

續通鑑論卷二十四

六

取辦而無恆乃至升斗錙銖皆洒派於民而暴吏乘之以科斂實皆國計軍需在租庸調立法之初已詳計而無不可給者也舉天下之田畝戶口以應軍國之用而積餘者尙不可以數計量其入以爲出固不待因出而求入也因出以求入吏之姦民之困遂浸淫而無所止然一時喪亂之權計有司亦乘時以破法而不敢以爲一定之規民雖勞且引領以望事之漸平而輸正供者猶止於其數也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於是而權以應迫者皆以爲經當其時吏不能日進猾胥豪民而蹤指之猾胥豪民不能日取下戶樸民而苛責之膏血耗而夢

寢粗安故民亦甚便也非時非法之筭徵併於上而操全數以待用官亦甚利也乃業已為定制矣則兵息事已圖用已清而已成之規不可復改人但知兩稅之為正供而不復知租庸調之中自餘經費而此為法外之征矣既有盈餘又止以供暴君之侈汙吏之貪更不能留以待非常之用他日者變故與國用迫則又曰此兩稅者正供也非以應非常之需者也而橫征又起矣以此思之則又何如因事加科旬輸月送之無恆上猶曰此一時不獲已之圖不可久者也民猶知租庸調之為正供而外之苛征事已用饒可以疾苦上聞邀求蠲貸者也唯據亂法以為法則

廣通鑑論卷二十四

七

其亂不已嗚呼苟且以圖一時之便利則其禍生民亦至此哉兩稅之法行之數百年至宋而於庸外加役焉役既重派於民而作輟猶無定也至成化中而朱都御史英者又為一條鞭之法於夏秋稅糧之外取濫派之雜徭編於正供箕斂益精而漏卮愈潰迨乎兵興用棘則就條鞭之中裁減以輸京邊而地方之經費不給又取之民而莫能禁制英且以法簡易從居德於天下夫孰知其為楊炎之續以貽害於無窮乎夫立法之簡者唯明君哲相察民力之所堪與國計之必畜早有以會其總於上而瓜分縷別舉有司之所待用者統受於司農以天下之富自足以給

天下之需而不使羣司分索於縣則簡之道得矣政已敝民已疲乃取非常之法不恤其本而橫互以立制其定也乃以亂也其簡也乃以繁也民咸死於苛且便利之一心矣取於簡哉楊炎以病民而利國朱英以利民而害民後之效之者則以戕民蠹國而自專其利簡其可易言乎災不足誅君子甚為英惜焉

言治道者諱言財利斥劉晏為小人晏之不得為君子也自有在以理財而斥之則僂驕浮薄之言非君子之正論也夫所惡於聚財者以其殃民也使國無恆畜而事起倉卒危亡待命不能坐受其斃抑必橫取無藝以迫民於死

廣通鑑論卷二十四

八

其殃民又孰甚焉故所惡於聚財之臣者唯其殃民也如不殃民而能應變以濟國用民無橫取無藝之苦詎非為功於天下哉晏之理財於兵興之日非宇文融王鉷元載之額外苛求以困農也察諸道之豐凶豐則貴糴凶則賤糶使自有餘息以供國而又以蠲免救助濟民之餒瘠其所取盈者姦商豪民之居贏與墨吏之妄濫而已仁民也非以殃民也權鹽之利得之姦商非得之食鹽之民也漕運之羨得之徒勞之費非得之輸輓之民也上不在官下不在民晏乃居中而使租庸不加軍食以足晏死兩年而括富商增稅錢減陌錢稅開架重剝餘民之政與晏為小

人同被其害君子抑考當日戶口虛盈之數而屢試
安民之心不可沒矣兵興以來戶不過二百萬屢任財賦
之季年增戶百萬非屢所統者不增夫豈屢有術以餌之
使鄰民以歸己邪戶口之耗非果盡死亡也貪汙之吏舉
百費而一責之農民猾胥持權以私利爲登耗民不任其
誅求賄吏而自詭於逃亡死絕猾胥鬻天子之民以充囊
橐偷竄之守令亦以戶少易徵免於催科不足之罰而善
隱者長子孫濠阡陌微徭不及以爲法外之民其著籍而
重受荼毒皆窮鄉愿樸者爾戶日耗賦必日增僅存之士
著日斃於杖箠囚繫之下此其所以增者百一而減者十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九

三也屢唯通有無收鹽利清輓兌以給軍用而常賦有經
以不濫目所任以理租庸者一皆官箴在念之文士而吏
不得以持權則彼民也既優游於奉公之不擾自不樂受
猾胥之脅索抑安居晏寢無漏逃受戮之隱憂有田而租
有口而庸調何憚而不爲版籍之良民以康乃身心邪然
則非屢所統而戶不增者非不增也增於吏而不增於國
也屢得其樂於附籍之本情以杜姦胥之詭使樂輸者無
中侵之傷故民心得而戶口實仁人君子所以體民而生
聚者亦此而已豈乞靈於造物而使無天札遺呼於胡越
而使受戎索哉然則屢之於財賦君子之用心也不可以

他行之取責之也

無利於國無補於民聽姦人之挾持爲立法禁以驅役天
下而桎梏之是謂裨政能知此者可與定國家之大計矣
劉晏凡軍國之用未嘗有按求苛斂於民而以權鹽爲主
鹽之爲利其來舊矣而法愈繁則財愈絀民愈苦於淡食
私販者遂爲亂階無他聽姦商之邪說以擅利於己而眾
害叢集矣官權之不能官賣之也官賣之而有抑配有此
較有增價有解耗殃民已亟則私販雖死而不懲必也官
於出鹽之鄉收積以鬻於商而商之姦不讎矣統此食鹽
之地統此歲辦之鹽期於官無留鹽商無守支民無缺乏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十

踊貴而止耳官總而計之自竈丁牢盆薪芻糧值之外計
所得者若干足以裕國用而止耳一入商人之舟車其之
束之西或貴或賤可勿問也而姦商乃脅官以限地界地
界限則姦商可以唯意低昂居盈待乏而過索於民民苦
其貴而破界以市於他境官抑受商之餌爲之禁制徽纆
日繫於廷掠奪日喧於野民乃激而走挺於是結旅操兵
相抗相殺而盜賊以起元末泰州之禍亦孔烈矣若此者
於國無錙銖之利君與有司受姦商之羈索以毒民而激
之亂制法之愚莫甚於此而相沿不革何也朝廷欲鹽之
速離不得其術而墨吏貪姦商之賄爲施網罟以恣其射

德宗不許李惟岳之嗣位而亂起延及數年身幾危國幾亡天下鼎沸是豈可謂德宗之宜聽其嗣使假我之爵位據我之土地甲兵以抗我哉而不許之則又兵連禍結而不得論者至此而議已窮謂不先其本而急圖其末是已顧處此迫不及待之勢許不許兩言而判徒迫咎於既往而無以應倉卒是亦應棄土節之言耳粵自田承嗣等勢窮而降罪可誅功無可錄授以土地甲兵者僕固懷恩姦矯上命而擅予之也起家無賴之健兒為賊已蹙偷竊土壤乃欲效古諸侯之世及延其福祚其愚而狂以自取滅亡也本可折筆以收之者也寶臣先死惟岳首為難端聞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十一

德宗不許李惟岳之嗣位而亂起延及數年身幾危國幾亡天下鼎沸是豈可謂德宗之宜聽其嗣使假我之爵位據我之土地甲兵以抗我哉而不許之則又兵連禍結而不得論者至此而議已窮謂不先其本而急圖其末是已顧處此迫不及待之勢許不許兩言而判徒迫咎於既往而無以應倉卒是亦應棄土節之言耳粵自田承嗣等勢窮而降罪可誅功無可錄授以土地甲兵者僕固懷恩姦矯上命而擅予之也起家無賴之健兒為賊已蹙偷竊土壤乃欲效古諸侯之世及延其福祚其愚而狂以自取滅亡也本可折筆以收之者也寶臣先死惟岳首為難端聞

弱無能而張孝忠王武俊又與離心而伏戈相擬則首抑之以懲李正己田悅梁崇義於未發也誠不可不決之一且者矣不許而四凶表裏以佐亂離之必潰養之奚可哉曾未逾年而田悅大勅李納勢賊惟岳之首縣於北闕天下亦且定矣悅與納株守一軍無難坐待其斃然則惟岳之叛不足以為唐社稷病而德宗之不許事雖勞而固有功矣天下復亂固非不許惟岳之所致也謂殺劉晏而羣叛懷疑以競起者非也晏自不當殺耳不殺晏而河北能戡志以聽命乎誰其信之不殺來瑒而僕固懷恩固反不殺劉晏而河北固叛賊指為名以激眾怨耳實則了不相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十一

及之勢也抑欲天子不敢殺一人以媚天下而取容乎惟岳既誅成德已平而處置朱滔王武俊者乖方以致亂則滅之雖然滔武俊之志猶之乎承嗣寶臣也平一賊而進一賊又豈易言哉嗚呼蓋至是而所以處此者誠難論者設身處此又將何以處之與且德宗之初政猶勵精以求治虛杞初升其姦未逞固本治內即不逮漢光武唐太宗之威德亦可無咎於天下以此言之癩久必潰河壅必決代宗以來養成大患授之德宗誠有無可如何者固非天數之必然亦人事漸清之下游成乎難挽豈一事之失宜所粹致哉乃若德宗之不能定亂而反益亂者則有在

焉當時所謂狂逞以思亂者數人耳又皆統袴子弟與夫偏裨小將無能爲者也若環海內外戴九葉天子以不忘且英明之譽早播於遠近賊之宗黨如田庭玠邵眞谷從政李洎田昂劉怱下至幽燕數萬之眾無欲叛者德宗誠知天下之不足深憂則羣逆之黨固可靜待其消而德宗不能也周視天下自朝廷以至於四方無一非可疑者樹欲靜而撼之波欲澄而拍之疥癬在四末而鍼石施於膏肓可談笑以收功必震驚以召侮愈疑愈起愈起愈疑乃至空腹心之衛以爭勝於東方憂已深慮已亟禍愈速而敗愈烈梁州之奔斯致之有繇而非无妄之災矣蓋河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李

北之勢不能不亂者代宗積壤之下游也而於德宗則爲偶起之波濤事窮而變變則有通之幾焉田承嗣李寶臣李正己朱希彩之毒大潰而且竭矣其潰也正其所以痊也嗚呼能知苟安之必爲後患禍發之可待消亡守順逆之經居高乘權因窮變通久之時無震動懋悚之惑而後天下靜於一人之心一發不效惴惴焉迫爲改圖載鬼一車而孤張不說庸人之識量所爲自貽伊感者唯此而已矣

劉盆子請降光武曰待以不死耳大哉言乎理正而法明量宏而志定無苟且求安之情則威信伸而亂賊之膽已

戢天下之膽也必矣詩云我徂惟求定定者非一日之定也志惟求定未定而不以爲憂將定而不以爲喜所以求之者持之心者定也史朝義窮蹙東走官軍追敗之於衛州而薛嵩李寶臣降再敗於莫州窮蹙無歸而田承嗣降獨與賊百騎北奔塞外而李懷僊殺之以降馬燧李抱眞李成大敗田悅於臨洛梁崇義俘斬於襄陽李惟岳援孤將潰而張孝忠降馬燧等大破田悅於洹水朱滔張孝忠攻拔東鹿惟岳燒營以遁而王武俊殺惟岳以降凡此皆梟雄狡獪爲賊爪牙以成其亂者火燭水平則賣主以圖僥倖使卽不降而欲燼之灰欲澄之浪終不足以復興且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西

其反面無親且君夕虜憎焉絕其不忍之心者尤爲亂人非一挫可消其狂獪以視赤眉盆子其惡尤甚而既俯首待命則制之也尤便待以不死而薄給以散秩微祿置之四裔則禍於此而訖矣官軍將士血戰以摧彊寇功未及錄而窮乃投懷之驚獸寵以節鉞授以土疆義士心灰狂徒得志無惑乎效忠者鮮而犯順者日滋也語有之曰受降難於受敵而非此之謂也兩國相距勢均力均乍然投分誠僞難知則信難矣以天下之全力奉天子之威討逆臣而蹙之死地得生爲幸雖僞何爲操生死榮辱之權於吾腕掌夫何難哉夫光武初定雒陽寇盜林立統孤軍以

過歸寇之術則誠難耳而一言折益子之觀觀易且如彼
 況胡義惟岳林之浮談已滅天下更無餘燭乎惡已消
 天而戮其身固非不仁也且使以不死待之而劉盆子終
 老於漢固可貸其生命則其為恩也亦厚矣非若白起項
 羽坑殺之慘也乃唐之君臣迫於亂之苟定一聞瓦解驚
 喜失措納蠶蠶於懷中其愚也足以亡國不亡者幸爾朱
 溫叛黃巢以歸而終篡唐郭藥師叛契丹以來而終滅宋
 代德之世唐猶強盛是以得免於亡然其浸以亂而終亡
 於降賊於此始之矣寵薛嵩等以分土者僕固懷恩之姦
 也君與大臣聽之者其偷也孝忠武俊則德宗自假之威
 而又猜忌以裁抑之馬燧等不能與賊爭功尚何能奪其
 寵命哉

續通鑑論卷二十四

五

君闇相佞天下有亂人而無姦雄則亂必起民受其毒而
 國固可不亡君闇相姦有姦雄以芟夷亂人而後國之亡
 也不可復支漢唐之亡皆姦相移政而姦雄假名義以中
 立伺天下之亂不輕動而持其後是以其亡決矣田悅李
 納李惟岳朱滔皆狂騃躁妄自取誅夷者也雖相煽以起
 其能如唐何邪又況李希烈朱泚之狂愚已甚者乎希烈
 之鎮淮甯獵得旌節非能如河北之久從安史荼養梟雄
 修城繕備之已夙崇義肥弱無難平者幸而有功固不

足以子雄淮甯處四戰之地東有曹王舉西有哥舒曜北
 有馬燧李抱真張孝忠李懷光雲屯之旅希烈憚無所畏
 據彈丸之地橫鞭其中而稱帝擬之袁術而又非其時也
 朱泚兵權已解與朱滔縣絕一方旁無可恃之黨乘無主
 之亂兵一旦而遽登天位保長安片土為燕雀之堂以視
 桓元百不及一也此二豎者自畫而攫市金直不足以當
 姦雄之一笑自非李元平源休張光晟輩之慙不畏死誰
 則從之盧杞邪矣而挾偏私以自怙然未嘗如郝慮崔允
 之與賊交謀也以此言之德宗能持以鄭重而不括民財
 空扈衛以爭旦夕之功於外此豎子者惡足以逞哉夫羣

續通鑑論卷二十四

夫

賊之中狡黠而知忤者王武俊耳擒惟岳反朱滔皆其籌
 利害之已夙而能留餘地以自處者也天子不恃以為依
 宰相不結以為黨抑有李晟馬燧力敵勢均而懷忠正以
 扼之故其技止此而不足以逞其邪心不然進而倚之以
 立功則桓元平而劉裕篡黃巢賊而朱溫逆不知武俊之
 所止矣夫戡亂之主拯危之將相慮患不可不密也尤不
 可無鎮定之量以謹持其所不必防李抱真得武俊之要
 領而示之以誠李晟蔑視懷光之反而安據渭橋不為妄
 動皆能忍暴集之奔湍堅以俟其歸壑者也有臣如此賊
 不足平矣德宗之召亂也視希烈之惡已重而捐社稷之

衛爲孤注以與爭也田悅李維武俊皆降而希烈稱帝奄
奄日就於斃何足以煩空國之師乎可以知已亂之大略
矣

人而不仁所最惡聞者忠孝之言而孝爲甚君子率其性
之誠然而與言則必逢其怒加以以歔歔垂涕行道酸心
之語而怒愈不可撓矣陳天彝之言於至不仁者之前勿
論其怒與否也不可與言而與言先失言矣顏魯公謂盧
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其面血公忍不相
容乎近世高邑趙家宰以魏廣微叔事逆奄而歎曰崑溟
無子魯公陷死於賊中家宰沒身於遠戍取禍之繇皆君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七

子之過也雖爲小人而猶知有父猶知其父之忠清而恥
貽之辱則與父所同志者雖異趣殊情而必不忍相伎害
此不待人言而自動於心蓋惜亡之餘夜氣猶存不能混
沒者也既不自知矣知之而且以其父爲戒矣則忠臣孝
子固其不必有怨而挾蠱以唯恐不傷者也蔡京小人耳
使京而爲君子蔡攸豈但執手診視迫其病免已乎故夫
子之責宰予待其出而斥其不仁弗與盡言也使以三年
之懷面折其逆心震喪其具而彼且躋於高陵與於不仁
之甚矣君子於此知其人理之已盡置之而勿與言也漢
然若蠶蠶之過前不問其誰氏之子也權在則誅殛之權

不在則遠引以避之如二胡之於秦檜斯得矣庶奔魏允
成之生豺虺腹悲焉可也

樊系受朱泚之僞命爲譏冊文乃仰藥而死其愚甚其汙
不可浼自度必死而死於名節已虧之後人所怪也嗚呼
人之能不爲系者蓋亦鮮矣以爲從賊譏冊法所不赦光
復之後必罹刑戮懼而死者未盡然也待至光復氣法之
日止於死耳螻蛄之春秋且苟延以姑待亦庸人所必不
能引決者則系之死實以自願懷慙天彝之未盡忘者也
乃既慙而有死之心矣而必自玷以兩虧者其故有三苟
非持志秉義以作其氣三者之情中人以下之所恆有而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六

何怪於系焉懷疑而有所待一也氣不勝而受熏灼以不
自持二也妻子相榮而不能制三也泚之僭逆出於倉卒
所與爲黨者姚令言一軍耳在廷之臣固有勸泚迎駕者
不徒段司農也系於此不慮泚之必逆而姑俟之一旦僞
命見加冊文見委驚惶而迫無以應退而後念名義之已
虧而憤以死也此無他其立朝之日茫然於貞邪之辨故
識不早而造次多疑也迨乎僞命及身冊文相責斯時也
令言之威已張源休蔣鑣張光晟李忠臣實繁有徒出入
烜赫於系左右誇之以榮飾之以禍揮霍談笑天日爲迷
系於此時心知其逆而氣爲所奪口喏目眩不能與之爭

賊中矣段司農劉海賓擊賊而死一時百僚震懼固可想見而婦人孺子牽裾垂涕相勸以瓦全固有不忍見聞者系濡遲顧恤以讓冊保全其家以一死自謝其咎蓋無如此响响囁囁者何也嗚呼至於此而中人以下之能引決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九

者百不得一矣捐身以全家有時焉或可也郭汾陽之斥郭晞而自入回紇軍中是也捐名義以全妻子則無有可焉者也身全節全而妻子勿恤顧其所全之大小以為擇義之精而要失為志士身死節喪而唯妻子之是徇則生人之理亡矣此亦有故素所表正於家者無本則狎昵嚙呢敗亂人之志氣以相牽曳也夫若是豈易言哉怪系之所為者吾且恐其不能為系即偷免於他日亦幸而為王維鄭虔以貽辱於萬世已耳段司農自結髮從軍以來其光昭之大節在軍中而軍中重在朝廷而朝廷重夫豈一旦一夕之能然哉

竊反之感入主也類以聲色狗馬嬉遊相導而擊曳之以從其所欲不則結宮闈之寵宦寺之援為內主以移君之志唯虛杞不然盡惑之具一無所進婦寺之交一無所附孤恃其機巧辯言以與物相枝距而德宗眷倚如此其篤至於保朱泚以百口而泚旋反命靈武鹽夏渭北援兵勿出乾陵而諸軍潰敗拒李懷光之入見而懷光速叛言發禍隨捷如桴鼓而事愈敗德宗之聽之也愈堅及乎公論不容弗獲已以謫之而猶依依然其不忍舍杞何以得此於德宗邪德宗謂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者亦以其無勸淫尋侈之事無宦官宮妾之援也夫杞豈不欲為此哉德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十

宗之於嗜欲也輕而宮中無韋后楊妃之寵禁門無元振朝恩之權也德宗之所以求治而反亂求親賢而反保姦者無他好與人相違而已樂違人者決於從人一有所從雷霆不能震魁斗不能移矣杞知此而言無不與人相違也其保朱泚也非與泚有香火而為賊間也眾言泚反則曰不反而已矣其令援軍勿出乾陵也非於諸將有隙而陷之死地也渾瑊言漢谷之危則曰不危而已矣故顏魯公涕泣言情而益其怒李揆以天子所恤而必驅之行人所謂然則必否之人所謂非則必是之於是德宗周爰四顧求一力矯眾論如杞者而不可得志相孚也氣相協也

孰有能開之者蓋德宗亦猶杞而已已偏任之眾力攻之
眾愈攻之已益任之其終不以杞為邪者抑豈別有所
私於杞哉嚮令舉朝譽杞而杞不足以容矣故姦邪必有
黨而杞無黨也挾持以固寵於上者正以孤立無援信為
忠貞之負絕耳夫人之惡未有甚於力與人相拂者也王
安石學博思深持己之清尤非杞所可望其肩背乃可人
之否否人之可上不畏天下不畏人取全盛之天下而毀
裂之可畏哉孤行己意者之惡滔天而不戢也繇以姦直
而必殛夫豈有貪憚媿媿之為乎

德宗之初天下鼎沸河北連兵以叛李希烈橫互於中朱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五

泚內逼天子臣於襄漢李楚琳復斷其右臂韓滉收拾江
東以觀成敗其有必亡之勢者十九矣李晟馬燧以孤軍
援之非能操全勝之勢而罪己之詔一下天下翕然想望
清謐陸敬輿之移主心以作士氣存國脈者功固偉矣然
所以言出而效隨者繇來有二不然則漢之將亡亦有忠
靖之臣宋之將亡亦下哀痛之詔而何以訖於不救邪其
一則德宗之為君也躁愎猜忌以離臣工之心而固無奢
淫慘虐之暴行以失其民故亂者自亂德宗固居然四海
之瞻依也倉皇北出而段司農追韓退以返得安驅以入
奉天趙昇鸞劫駕之謀尤亟矣渾瑊一洩其謀復得徐行

以人梁州天下知吾君之尚在故罪己詔下咸趨首以望
蕩平河北羣逆亦知唐室之必興而有所歸命皆乘輿無
恙足以維繫之也嚮令帝之出也不速或為逆賊所劫則
如梁氏父子死於侯景之手而梁速燔或為逆賊所劫則
如漢獻困於董卓辱於李傕郭汜而漢遂夷唐於是時無
宗藩之可倚如瑒邪之在江東無儲貳之可扶如肅宗之
在靈武故輿將何託以效忠天下無主可依則戴賊以安
亦必然之勢矣唯唐之君臣不倡死社稷之邪說沮捲土
重來之計故維繫人心者亦不僅在慷慨淋漓之一詔也
其一則感德宗以致亂者盧杞也敬輿與杞忠佞不兩立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五

而其奔赴行在也與杞同至當是時敬輿所欲除帝根本
之蠹以滌舊惡者莫杞若也杞所深知危言切論雖未斥
訟其姦而必將逐己者唯敬輿也顏真卿李揆崔圍杞皆
先發而制之矣唯敬輿以患難同奔之侶迫不及排而氣
餒丰采直辭正色非杞之可投閒以相攻乃猶不僅此也
凡姦臣知不容於正士而反噬無已雖見進逐猶將儻起
者唯其有黨也故蔡京誤國已有明徵而靖康之初小人
猶沮抑君子以不得伸其忠悃杞則執拗專橫之性不與
人相親而唯與人相忤恃君之寵如山嶽而視百僚如培
塿雖引裴延齡白志貞以與同汚而未嘗以天子之爵祿

市恩餌眾故微輿一受上知把旋放監而在廷在外舉的
敬輿以求安無有暗護把以且博與者德宗偏聽之往
一移而中外翕然不然宋室垂亡而王煥陳安中之黨猶
沮文信國之謀吾未見敬輿之得行其志以歷數德宗之
失暢言之而無所撓也是故天下無君則後立之君必不
固小人有黨則君子之志必不行非此二者則人心不搖
廷議不亂內靖而外不離叛寇之起縱如亂絲亦有緒而
無難理矣人臣而知則勿為李綱之被辭陷其主以寒天
下之心人君而知則勿任結黨之小人塞君子以效忠之
路存亡之樞決於毫髮蓋可忽乎哉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書

詩云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輯云者合
集事理之始終序次應違之本末無有偏伸無有偏屈詳
析而得其要歸也如是則物無不以類辨事無不以緒成
而智愚賢不肖之情皆沁入而相感故曰民之洽也懌云
者推於其心之所以然極於其事之所必至宛轉以赴其
曲開朗以啟其迷雖錮蔽之已深而善入其中則自悅雖
危言以相戒而令其易改則自從如是則君與臣不相抗
智與愚不相拒意消氣靜樂受以無疑故曰民之莫也如
是者無他道焉辭不以意與意不以氣激盡其心以達人
之心誠而已矣故易曰修辭立其誠誠立而後辭可修抑

而固本洽也辭之為用大矣哉今有說於此其為理之必
然明矣見為是而毅然決之曰是其所以是者未之詳也
其疑於非而必是者未之辨也則人亦挾其所是者以相
抗矣見為非而憤然斥之曰非其所以非者未能隨也其
疑於是而固非者莫能詰也則人亦報我以非而相折矣
是與非立於未事之先未有定也觀於已事之後而非者
非是者亦難全其是也恃氣以言之一言以斷之無體驗
成熟之質而出之也厲父不能得之於子師不能得之於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書

弟子而況君臣之際乎故修辭而足以感人之誠者古今
不易得也非隆敬輿其能與於斯哉今取其上言於德宗
者而熟釋之推之使遠引之使近達之以其情導之以其
緒曲折以盡其波瀾而徑捷以御之坦道擴其所憂暢其
所鬱排石之以盡其變翕合之以歸於一合乎往古之經
而於今元協究極於中藏之密而於事皆徵其於辭也無
閒然矣貞元以後焚亂之宇宙孤危之社稷渙散之人心
疆悍之戾氣消融蕩滌而唐室為之再安皆敬輿悟主之
功也故曰辭之為用大矣哉前乎此者董仲舒正而浮賈
說奇而加魏徵切而俗莫能匹也後乎此者蘇軾辯而詭

真德秀詳而迂莫能及也不主故常而不流不修藻采而不鄙六經邈矣扈言口進欲以辭立誠而匡主安民撥亂反正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亂與治相承恆百餘年而始定而樞機之發繫於一言曰利而已盜賊之與夷狄亦何以異於人哉志於利而以動人者唯利也唐自安史以後稱亂者相繼而起至於德宗之世而人亦厭之矣故田悅李惟岳朱滔李懷光之叛將吏士卒皆有不願從逆之情抗凶豎而思受王命然而卒為所驅使者以利陷之而眾暫食其餌也田緒殺田悅慮將士之不容乃登城大呼許緡錢千萬而三軍屏息以聽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美

李懷光欲奔據河東眾皆不順而許以東方諸縣聽其俘掠於是席捲渡河嗣是以後凡據軍府結眾心以擅命者皆用此術而蠱眾以逞志嗚呼此以利質片時之歡者豈足以窺非望而成乎割據哉以此為藏身之固利盡人離旋以自滅蓋亦盜賊之算而已矣老子曰樂與餌過客止夫君子豈不知人情之且然哉乃得天下而不為身可死國可亡而必不以此訢合於愚賤之心者則所以定天下之志而安其位也以利動天下而天下動動而不可復止有涯之金粟不足以填無涯之谿壑故唐之亂也無已期利在此而此為主矣利在彼而彼為主矣鬻權賣爵之柄

天子操之且足以亂庶人操之則立乎其土者之岌岌何如也天子聽命於藩鎮藩鎮聽命於將士迄於五代天子且以賄得延及宋而未息郊祀無名之賞幾空帑藏舉天下以出沒生死於錢刀嗚呼利之亡國敗家也盜賊一倡其術而無不效之尤也則亂何繇已也而其愚已甚矣盜賊散利以餌人夷狄聚利以制人皆利乘權以制生人之命也誰生厲階意者其天乎抑亦宇文融王鉷楊慎矜楊炎之徒導其源邪是故先王賤利以納民於名義節其情正其性非計近功者所能測而孟子三斤梁王杜篡弒奪攘之萌其功信不在禹下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美

漢有推恩之詔則賜民爵不知當時天下何以位置此盈廷盈野之有爵者也或者承三代之餘方五十里之小國卿大夫士亦林立於比閭之中民之無爵者遂不得比數於人類漢亦聊以此謝其缺望邪無祿之爵無位之官浮寄於君子野人之閒而天下不亂者未之有也德宗蒙塵梁漢國儲已空賞無可行以爵代賞陸敬輿曰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夫爵而僅以佐利之窮名而詭於虛以誘人之悅天子尚誰與守官而民志亦奚以定乎且夫唐之所以自喪其柄而亂生不已者何邪輕虛名以召實禍也一降賊而平章矣御史大夫矣其去天子直尋丈之閒

耳李惟岳之求節鉞德宗固曰賊本無資假我位號以聚眾耳是明知爵命之適以長亂矣時勢窮不得已而又用之則人主之能操魁柄以制四方者誠難矣哉獻瓜果之民賜以試官敬輿以為不可誠不可矣要其實豈但獻瓜果者乎奏小功小效於軍中而驟予以崇階使與功臣能更相齒以進下傲上賤妨貴以一日之微勞掩生平之大節甚則伶人厮養陵乘清流橫闊之閒又惡足以勸忠而激士氣哉敬輿此論猶爭於其末而遺其本也賊以利陷我以名餌術相若矣利實名虛勢不敵矣夫亦恃唐祚未窮而朱滔李懷光皆猥陋人無固志耳不然是術也允

足以亡矣慎重其賞則一縑亦足以明恩一級固足以昭貴如其汜濫無紀人亦何用此告身以博酒食邪故當多事之秋倍重名器之予非吝也祿以隨爵位以隨官則效節戮力以拔自寒微登於顯秩者無近功而有大利固無患人之不勸也德宗始於吝而終於濫中無主而一發遂不能收敬輿欲挽之而不能邪抑其謀之未足以及此邪爵冗名賤欲望天下之安必不可得之數也
奚以知其為大智哉為人所欺者是已奚以知其能大治哉不愛人之亂我者是已故堯任伯鯨而聖不可知子產信校人而智不可及蓋其審乎理亂安危得失之大綱求

成吾事求濟吾功求全吾德焉而止其他是非利害百說雖進於前且姑聽之必不可者我既不為之移矣彼小人之情何愚而不知者焉有躁而不審者焉有隨時傾動而無適守者焉有規小利而覬幸得之者焉凡此皆不足以撓我之大猷傷我之經德無論其得與不得情一涯而善敗亦小欣然笑聽以徐俟其所終即令其姦私儲而事有妨要亦於我無傷而惡用窮之哉所欺者小竊吾之窟濡而止校人之詐僅食一魚也所欺者大自有法以議其後禹不能為鯀庇也持大法捐小利以聽小人之或微薄福而或即大刑志不撓神不驚吾之所以救幾於理亂安

危得失者如日月之中天不驅雲以自照也智者知此而其智大矣以治天下罔不治矣德宗言自山北來者張皇賊勢頗似窺規陸敬輿曰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智哉言乎夫張皇者之情大要可見矣愚而驚躁而懼隨時傾動而道聽塗說其言不足信其情可矜也吾之疆弱在人耳目之間何必窺規而始悉吾所欲為者大義在討賊而無所隱進止之機在俄頃而必不輕示初至之人即使其為窺規邪亦何足以為吾之大患且將情窮迹露自趣於死而奚容早為防制哉敬輿之說非徒為闕略之語以誇識量也取天下之情偽而極之誠無所用其彌縫之精核矣

名者實之所自薄也故好名爲士之大戒抑聞之曰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斯亦非無謂之言蓋爲人君取士勸獎天下於君子之途而言也士以誠自盡而遠乎名則念深而義固上以誠責下而忌其名則情睽而恥刃故名者亦人治之大者也因義而立謂之名義有節而不可踰謂之名節人君之求於士者節義而已名固有相因而起者矣舉達比皆名之可慕者也惟所好在名則非必舉達而必爲舉達之言彼固不足爲舉達而君可與於堯舜矣非必達比而必爲達比之言彼固不足爲達比而君可免於桀紂矣夫道君以侈引君以貪長君之暴增君之淫肆害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表

君子而固結小人取怨兆民而邀歡戚宦亦何求而不得所不得者名耳則好名者所畏忌而不欲以身試者也於名而不好則好必有所移榮寵其好矣利祿其好矣全身保妻子其好矣人君而惡好名將謂此此何有屋蔽蔽有穀享厚實之小人爲誠樸無飾而登進之乎夫所言非道不足以爲名君未有過不足以爲名時未有危不足以爲名取善言而效之乘君瑕而攻之知時危而先言之既而其言驗矣天下相與傳誦之然後忠直先識之名歸焉夫士苟非自好之有素憂國之有誠但以名之所在不恤惡怒不避罪罟而力爭於廷誠爲臣之末節而君子之所恥

爲然其益於人主也則亦大矣忠信誠懇端靜和平格心非而略人政以遠名而崇實者聞世而一遇如有其人固宅揆亮工託孤寄命之選也諫省部寺以降有官守言職者豈必盡得此而庸之乎則汲汲焉求好名之士唯恐不得而加之罪名曰沽直好名安得此亡國之語哉德宗惡姜公輔之諫謂其指朕過以求名誠指過以求名何惜不予之名而因自懲其過乎陸敬輿曰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所以平懷諫者之浮氣也實不盡然也予士以名則上收其實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表

敬輿以爲慶快其識卓矣借兵於夷以平寇賊闖入而掠我人民乘閒而窺我社稷二者之害易知也愚者且爲之辭曰掠奪雖弗能禁然忍小害以除大患亦一時之權計也若夫乘閒吞滅之害則或輕信其不然而究亦未必盡然愚暗者且以香火要之矣故二者之害易知而愚者猶有辭以爭若夫其徒勞而祇以弛我三軍之氣驕我將帥之心旋以僨敗則情勢之必然不必其滅我掠我而禍在眉睫猶弗見也古今之以此致覆軍殺將失地之害者不一矣豈難知哉夫我有危亡之憂而借人之力以相援形衛且不能得之於齊桓而況夷乎兩軍相當鋒矢相及一

死一生以力相敵以智相距以氣相凌將不能自保兵不能求全天下之至凶至危者也豈有人焉唯他人之是恤而君忘其敗將忘其死以致命於原野哉孫臏之為趙敗魏自欲報魏也項羽之為趙破秦自欲滅秦也不然則君欲之而將不欲將即欲之三軍之士必嗤其強以肝腦殉人而固不聽也故吳結蜀以為援蜀待吳以交起而俱滅於魏諸葛誕王凌毋邱儉倚吳而斃於孤城竇建德不揣以奔赴王世充之難軍心不固而身為俘虜恃人與為人所恃者之成敗槩可見矣兩軍相距乞援於外而外亟應之者大抵師鄧析教訟之智兩敵恆輕而已居其重其所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三

援者特未定也此以情告彼亦以情告此以利餌彼亦以利餌兩情俱可得兩利俱可收相其勝者而畸與之夫豈有抑彼伸此之情哉敵兵旁睨於勝者居功於敗者亦可無怨翱翔於其間得厚實以旋歸弱者之敗自不謬也藉令無為之援者無所恃以生玩敵之心而量力以自奮亦何至狂起無擇以覆師失地於一朝哉故凡待援於人者類為人所持以自斃况夷狄之唯利是趨不可以理感情合者乎宇文高氏之用突厥也交受其制而不得其一矢之力其明驗已回紇之為唐討安史也安慶緒史懷義之愚不能反用回紇以敵唐也德宗乃欲效之以用吐蕃朱

泚狡而據充盈之府庫我能與爭媚狡夷使必親我乎吐蕃去軍心固將任專大功必成敬輿知之審矣古人成敗之已迹著於史冊愚若王□□者尙弗之省而以爲秘計天奪妄人之魄以禍人國亦至此哉

德宗以進取規畫謀之陸敬輿而敬輿無所條奏唯戒德宗之中制俾將帥之智勇得伸以集大功其言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上掣其肘下不死綏至哉言乎要非敬輿之初說也古者命將推轂之言曰闔以外將軍制之非帝王制勝之定法乎而後世人主遙制進止之機以取覆敗則唯其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三

中無持守而辯言亂政之妄人惑之斯惑也惑之者多端而莫甚於宦寺宦寺者庸劣而氣浮以肥甘純繡與輕佻之武人臭味相得故輒敢以知兵自命其欲進也如游魚其欲退也如驚鹿大言炎炎危言惻惻足以動人主之聽人主習聞之因以自詫曰吾亦知兵矣此禍本也既已於船鈴之猥說略有所聞矣又以孤立於上兵授於人而生其猜防弗能自決也進喋喋乞乞之士肩肩以商之慎重而樸誠者弗能合也於是有所離帖括乍讀孫吳者即以

其章句聲韻之小慧為尊俎折衝之奇謀見荷戈者而即信為兵也見一呼一號一蹶一擊者而即詡為勇也圖畫

之山川管窺之元象古人偶一試用之機巧而實為神秘
以其雕蟲之才矢穀之口言之而成章推之而成理乃以
請元戎宿將之怯而寡謀也競起攘袂而爭之猜闖之君
一入其彀中遂以非斥名帥而亟用其說以遙相迫責軍
已覆國已危彼瑣瑣云云之子功罪未及悠然事外彼固
以人國為嬉者而奈何授之以嬉也庸主陋相以寡識而
多疑者古今相襲而不悟嗚呼亦可為大哀也已一彼一
此者死生之命也一進一退者反覆之機也一屈一伸者
相乘之氣也運以心營以目度以勢乘以時矢石雹集金
鼓震耳之下蹀血以趨而無容出諸口者此豈揮筆攤爐
於高軒邃室者所得與哉以敬輿之博識鴻才豈不可出
詩語以贊李晟渾瑊之不逮而杜口忘言唯教其君以專
任而曰面書生不及敬輿之百一乃敢以談兵惑主聽勿
誅焉足矣而可合操三軍之生死宗社之存亡哉宦寺居
中辯言日進亡國之左券未有幸免者也

修守禦營田牧屹為重鎮安史之亂從朔方以收兩京於
唐重矣代德之際河隴陷沒李元忠郭昕閉境拒守而吐
蕃之勢不張其東侵也有所掣之而不敢深入是吐蕃必爭
之地也於唐為重矣惟二鎮屹立扼吐蕃之背以護蕭關
故吐蕃不得於北轉而南嚮松維黎雅時受其衝突乃河
洮平衍馳驟易而防禦難蜀西叢山脊嶂騎隊不舒扼其
從入之路以囚之於山甚易易也故嚴武章昂捍之而有
餘使割安西北庭以昇吐蕃則戎馬安驅於原洮而又得
東方懷歸怨棄之士卒為鄉導以深入禍豈小哉拓土非
道也棄土亦非道也棄土而授之勁敵尤非道也鄴侯決
策而吐蕃不能為中國之大患且無轉輸戍守爭戰之勞
胡為其棄之邪永樂謀國之臣無有如鄴侯者以小信小
惠割版圖以貽覆亡之禍觀於此而可為痛哭也

陸敬輿自奉天得主以來事無不言言無有不盡而德
宗之不從者十不一二也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徵鄴侯自
杭赴闕受散騎之命日直西 迄乎登庸逮貞元五年凡
六載而敬輿寂無建白唯鄴 出使陝虢敬輿一謀罷淮
西之兵及鄴侯卒敬輿相舉 吏減運米廣和繩止密封
卻饋贈定宣武敬輿復媿媿長言之李進而陸默李退而
陸語是必有故焉參觀求之可以知世可以知人可以知

治理與臣道矣夫郭侯豈妨賢而塞言路者哉敬與之所
陳又豈郭侯之所非而疑不見庸以中止者哉益敬與所
欲言者郭侯早已言之而郭侯或不得於君者敬與終不
能得也德宗之倚敬與也重而猜伎自賢之情暫伏而終
不可遏勢變身危無容不聽耳而敬與盡其所欲言一如
魏徵之於太宗者以爭之德宗不平之隱特折抑而未著
故一歸闕而急召郭侯者固不欲以相位授敬與也郭侯
以三世元老定危亡而調護元良德望既重其識量因遠
達於世變審於君心之偏蔽有微言有大義有曲中之權
若此者皆敬與之所未逮也小人以氣制君子以心相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二十四

服使敬與於郭侯當國之日而嘖嘖多言非敬與矣故昔
之犯顏危諫以與德宗相矯拂者時無郭侯也夫豈樂以
狂直自炫而必與世相違哉論者或加郭侯以詭秘之譏
處人天倫斃斂之介謀國於傾危不定之時而奮激盡言
於猜主之前以博人之一快大臣坐論格心之道固不然
也使郭侯而果挾詭秘之術則敬與何為心折以忘言邪
郭侯卒而敬與又不容已於廷爭其勢既然而其性情才學
抑然無有居中之元老主持而靜鎮之如冬日乍暄草木
有怒生之芽雖冰雪摧殘所弗恤也則又敬與之窮也
天子禁衛之兵得其人而任之以處多虞之世四末雖敗

可以不亡唐自肅代以來倚神策一軍以彊其幹及德宗
亟討河泮李晟將之而北白志貞募市井之人以冒名而
無實於是姚令言一呼天子單騎而走中先寢也及李懷
光平李晟移鎮鳳翔神策一軍仍歸禁衛於斯時也任之
得人與不得安危存亡之大機會也德宗四顧無所倚任
而任之中官終唐之世宦寺挾之以逞其逆節而迄於亡
德宗初任中官之日郭侯敬與無一言及之何其置大
計於緘默也所以然者自李晟而外亦無可託之人也禁
兵操於宦寺而天子危於內禁兵授之帥臣而天子危於
外外之危篡奪因之宋太祖驟起於一旦而郭柴之祀忽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二十四

諸此李陸二公所不能保也屢移鎮而更求一如晟者不
易得也即有一如晟者而抑難乎其為繼蓋當日所可任
者唯郭侯耳郭侯任之則且求能為天子羽翼終無逆志
者以繼之法制立而忠勤徧喻於吏士雖有不順者弗能
越也如是乃可保之數十年而居重取輕之勢以成然而
郭侯不可以自言也敬與亦不能以此為郭侯請也德宗
之欲任寶文場王希遷也固曰猶之乎吾自操之也漢靈
帝之任蹇碩亦豈不曰猶吾自將之也乎君畜疑自用則
忠臣心知其禍而無為之謀李陸二公救其眉睫之失足
矣惡能取百年之遠猷為之辰告哉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可謂天下之至愚矣夫其所以不知者何也暗前而欲察見其讒後而欲知其賊也可見者既見而知之矣未可見者惡從而知之必將樂聞密告之語以摘發於所未形此勿論密告者之即為讒賊也即非讒而不為賊而人之情偽亦灼然易見矣當反側未安之際人懷危疑未定之情苟非昏溺豈遠安心坦志以盡忘物變之不可測哉惟其然也明者持之以靜乃使迹逆而心順者憂危而失措者有過而思改者為惡而未定者皆得以久處徐思而定其妄慮然而終不悛焉則其惡必大著不待摘發而無可隱如是則讒賊果讒賊

請通鑑論卷二十四

七

也在前在後而無不周知也斯乃謂之大智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勳據陝州要求旌節東與李希烈相應鄴侯單騎入其軍中於時寶佐有請屏人白事者鄴侯拒之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不願聞也夫抱暉之逆既著矣必有與為死黨者亦無容疑矣或有陰謀乘間以作亂者亦其恆矣要可一言以蔽之曰技止此耳河東之軍屯於安邑馬燧以元戎偕行威足以相制鄴侯之慮此也周持此也定屏人以白者即使果懷忠以思效亦不過如此而已惡用知哉拒之勿聽則挾私而謗毀者道聽而張皇者淺中而過慮者言雖未出其懷來已瞭然於心目之間

若更汲汲然求取而知之耳目熒而心志亂讒賊交進復奚從而辨之哉天下之變多端矣而無不止於其數狐吾知其赤烏吾知其黑虎吾知其搏蛇吾知其螫蛙吾知其鳴隨吾知其瘖涇吾知其清渭吾知其濁冬吾知其必霜夏吾知其必雷故程子之答邵堯夫曰吾知雷之從起處起也天地之變可坐而定況區區讒賊之情態乎獻密言以效小忠者即非讒賊亦讒賊之所乘也況乎不保其不為讒賊也知此者可以全恩可以立義可以得恩可以已亂夫是之謂大智

請通鑑論卷二十四

八

祿山思明父子旋自相殺而朝義死於李懷僊出悅死於田緒李惟岳死於王武俊朱泚死於韓夏李懷光死於牛勣李希烈死於陳僊奇而李懷僊旋死於朱希彩陳僊奇旋死於吳少誠惡相帥機相伺逆相報所固然也殺機之動天下相殺於無已惑不畏死者難兵以自危莫能自免習氣之熏蒸天地之和氣銷燦無餘推原禍始其咎將誰歸邪習氣之所繇成人君之刑賞為之也安史之迭為梟獍夷狄之天性則然無足怪者夫亦自行吾天誅焉可矣史朝義孤豚受困有必死之勢李懷僊與同逆而北面臣之一旦反面而殺之以為功此豈可假以旌節躋之將相之列者高帝斬丁公光武誅彭寵之奴豈不念於我有

功哉名義之所在人之所自定雖均為賊而亦有人
之天下之兵力以蹙垂亡之寇豈待於彼之自
以殺其主而後亂可訖乎降可受也殺主以降不可
偏裨不可以殺主帥則主帥不可以叛天子之義明矣幸
而成則北而難戴以為君及其敗則刺其首以博祿位而
祿位隨之韓夏陳僊奇惡得而不效尤以微幸乎朱希彩
吳少誠又何憚而不疾為反戈邪一人偷於上四海淫於
下我不知當此之時天下之彝倫崩裂父子婦姑兄弟之
間若何也史特未言之耳幽燕則朱滔朱泚迭為戎首淮
西則少誠少陽踵以怙亂而唐受其敗者數十年而不定

通鑑論卷二十四

堯

代宗毀坊表於前而德宗弗能改也惡積而不可復揜矣
陸敬輿之籌國本理原情度時定法可謂無遺矣其有失
者則李懷光既誅之後慮有請乘勝討淮西者豫諫德宗
罷諸道之兵也諸道罷兵八閱月而陳僊奇斬李希烈以
降一如敬輿之算而何以言失邪乃參終始以觀之則淮
西十餘年勤天下之兵血戰以爭暴骨如莽者皆於此失
其樞機也安危禍福之幾莫不循理以為本李懷光赴援
奉天而朱泚遁盧杞激之而始有叛心雖叛而引兵歸河
東猶曰俟明春平賊據守一隅未敢旁掠州縣僭稱大號
也所惡於懷光者殺孔巢父而已抑巢父輕躁之自取也

德宗欲赦之蓋有自反怨物之心焉李晟馬燧李泌堅持
以為不可斯亦過矣若希烈者勝孤弱狂愚之梁崇義既
無人功於唐室且當討崇義之日廷臣爭其不可任而德
宗推誠以任之賊平賞渥唐無毫髮之負遽乘危以反僭
大號以與天子競存亡力弱於祿山而惡相敵矣此而可
忍萬世之綱紀裂矣何居乎敬輿之欲止其討也乘河中
已下之勢河北三帥斂手歸命蹙已窮之寇易於拉朽乃
吝一舉之勞而曰不有人禍必有鬼誅為天下君而坐待
鬼誅則亦惡用天子為也俟人禍之加則陳僊奇因以反
戈而吳少誠踵之淮西數十年不戢之焚皆自此啟之矣

通鑑論卷二十四

罕

原情定罪而罪有等差飭法明倫而法有輕重委之鬼誅
則神所弗佑待之人禍則眾難方與懷光可赦希烈必不
可容法之所垂情之所衷道之所定抑即勢之所審而四
海之輿瞻將來之事變皆於此焉決也故敬輿之於此失
矣隨命李晟渾瑊馬燧一將臨之而淮蔡蕩平天下清晏
吳少誠三世之禍不足以興而淄青平盧魏博之逆志亦
消矣失之垂成良可惜哉
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三代以下名臣正士志不行而道窮
者皆在此也君以之而不信民以之而不服小人以之反
持以相抗而上下交受其誦歐陽永叔以困於問帷之議

而商穀之挫於南唐尤無足怪也張延賞姦佞小人煽亂天下吐蕃劫盟之役幾危社稷廷臣莫能斥其姦而李晟抗表以論劾之正也晟之告李叔度曰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爲臣推此心也其力攻延賞之志雖然可正告於君父而在廷將繼之以助正抑姦者不患其孤鳴矣乃德宗疑其抱夙忿以沮成功終任延賞聽之以受欺於吐蕃晟雖痛哭陳言莫能救也平涼既敗渾瑊幾死延賞之罪已不可撿然且保祿位以終而譴訶不及無他成都營妓之事延賞早有以持晟之長短而上下皆惑也晟之論延賞也且忘其有營妓之事卽不忘而豈得以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聖

繼芥之嫌置相臣之賢姦與邊疆之安危於不較哉而君與廷臣既挾此爲成心以至史官推原覺郟亦謂自營妓而開晟之心終不自於天下唯其始不謹而微不慎也飲食醉飽琴書弈博之微皆有終身臧否天下應違之辨存焉故昔人以在官抄書亦爲罪過而不可不慎觀於李晟可以鑒矣

亂國之財賦下措克於民而上不在官民乃殄國乃益貧民罔不怨天子聞之赫然以怒皆所必然而無不快其發覺者然因此而句勘之以盡納於上則害愈浸淫而民之死也益劇矣是所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假公

科斂者正以不發覺而猶有所止耳發覺矣上顧因之而收其利既無以大服其心而唯思巧爲撝飾以自免上抑謂民之可多取而必應也據所句勘於墨吏者歲以爲常則正賦之外抑有句勘之贏餘列於正供名爲句勘實加無藝之征耳且上唯利其所獲而不抵科斂者於法則句勘之外又有橫征而誰能禁之民之無知始見墨吏之囊畢輸之內帑未嘗不慶快焉孰知昔之剝牀以辨者後且及膚乎故用之一時而小利行之數世而殃民之酷殆不忍言李長源以此足防秋之國用欲辭聚斂虐民之罪不可得已誠惡墨吏之橫征恤民困而念國之匱也句勘得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聖

實以抵來歲之賦可以紓一時之急而民亦蘇矣民知稅有定額而吏亦戢矣斯則句勘之善政與小弁所以爲君子之詩者太子欲廢未廢之際其傅陳匡救之術於幽王也故其所以處父子君臣之際曲盡調停之理而奪其迷惑浸淫之幾鄴侯用之以全德宗之恩而食其宗社故小弁爲君子之詩其利溥也其詩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但言究則聽讒而惑者固自以爲究矣乃其彌究而彌惑者惟其不舒也淺人之情動於狂而不可挽無他聞言而卽喜聞言而卽怒耳以其躁氣與讒人之深機而相觸究之迫則雖有至仁大孝之隱皆弗能自達

侯曰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用此詩也氣平而議人之機斂抱忠欲言者敢於進矣故問一日而德宗亦信也其詩又曰君子無易繇言耳屬于垣易言者不必信之於心也心非必惑而偶觸於讒言以有喜怒過情之辭亦將曰吾為君父之尊言即失而無大過也乃一出而入信以為固然矣匪直懷姦者幸有聞之可乘即觀望而無定情者亦謂君子之喜在此而怒在彼即此以迎合之而將得其心在旁在側者見為不足憚而言之也無擇惡知一入於其耳以生其心伏莽之戎怙此言以為依據而旋相搆扇於無已哉惟慎於口而人不得窺其際則讒人之氣愈

論通鑑論卷十四

聖

斂而抱忠欲言者敢於進矣鄴侯曰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衷於左右用此詩也故德宗流涕曰太子仁孝實無他也小弁垂訓於千載之上而鄴侯以收曲全慈孝安定國家之至仁大孝於千載之下故曰小弁君子之詩也自非幽王之喪心矢志循其道而無不可動詩之為教至矣哉知用君子之道者君子也鄴侯之為君子儒於斯見矣君相可以造命鄴侯之言大矣進君相而與天爭權異乎古之言侯命者矣乃唯能造命者而後可以侯命能受命者而後可以造命推致其極又豈徒君相為然哉天之命

有理而無心者也有人於此而壽矣有人於此而夭矣天何所須其人之久存而壽之何所患其人之妨己而夭之其或壽或夭不可知者所謂命也而非天必欲壽之必欲夭之屑屑然以至高大明之真宰與人爭蟻蛄之春秋也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寒而病暑而病飢而病飽而病違生之理淺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見為不可知信為莫之致而束手以待之曰天之命也是誠天命之也理不可違與天之殺相當與天之生相背自然其不可移矣天何心哉

論通鑑論卷十四

聖

夫國家之治亂存亡亦如此而已矣而君相之權藉大故治亂存亡之數亦大實則與上庶之窮通生死其量適止於是者一也舉而委之於天若天之有私焉若天之纖細而為蟻蛄爭春秋焉嗚呼何其不自揣度而謂天之有意於己也故鄴侯之言非大也非與天爭權自知其藐然不足以為當天之喜怒而天固無喜怒惟循理以畏天則命在己矣雖然其言有病唯君相可以造命豈非君相而無與於命乎修身以侯命慎動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禍福之大小則視乎權藉之重輕而已矣陸敬輿之在翰林言無不從及其爰立從違相半其從也

皆有弗獲之色焉何也大權者人主之所慎予小人之所爭伎君子之所慎慮者也敬輿之忠直明達允為社稷之臣而鄴侯將卒不急引以自代蓋鄴侯知此位之不易居為德宗謀為敬輿謀固未可遽揭與也宰相之重仕宦之止境也苟資望之可為皆垂涎而思得董晉寶參留晉卿所不敢相排以相奪者徒鄴侯耳非能忘情而甘出其下也鄴侯以三朝元老立翼戴之功而白衣歸山屈身參佐無求登台輔之心其大服不肖者之心夙矣肅宗欲相之而李輔國忌焉則去代宗欲相之而元載忌焉則去君翰忱以延佇己養重以徘徊乃以大得志於多猜之主宵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聖

小盈廷而俛首以聽命敬輿豈其等倫哉自扈從以來無日不在君側無事不參大議雖未授白麻而鄴侯既卒其必相也無疑矣嗚呼欲相未相之際姦窺邪伺攢萬矢以射一鵠亦危矣哉鄴侯之不薦以自代全敬輿即以肅德宗法家拂士於他日而敬輿不知也今為敬輿計鄴侯在位國政有託而敬輿忘言未可以去乎董晉寶參受平章之命未可以去乎參以貪敗物望益歸於己未可以去乎參死參黨疑參之譖未可以去乎與伎陋之趙憬同升未可以去乎沾沾然若畱身於巖廊以待杖卜之來則倒授指摘於人而敬輿之危益岌岌矣及既相也裴延齡

對度支苦諫而不從吳通騰謗書於中外姜公輔以洩語坐貶賈耽盧邁相繼而登三事及是而引身已晚矣然且徘徊不決坐待貶斥幾以不保其膠領以自全也不定以靖國也尤不可矣何也已被罪而忠直之黨危邪佞之志得禍必中於國家也宰相者位亞於人主而權重於百僚者也君子欲盡忠以衛社稷奚必得此而後道可行乎至於相而適人開政之道誦矣欲為繩愆糾謬之臣則不如以筆簡侍帷帟之可自盡也鄴侯知之敬輿弗知也二賢識量之優劣於此辨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宋

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酌一時之緩急權其重輕信得之矣然未可為立國之令圖也豐凶者不定之數田畝所出則有定之獲也豐而餘凶而不足通十年之算豐而有餘凶而猶無不足則遠方之租米畢令輕濟京邊之庸調悉使納米可也如其不然則豐年之所偶餘畱之民開以待凶歲使無頓竭之憂奈何乍見其豐遽糴之以空在民之藏乎為國用計者耕九餘三恆使有餘以待凶歲如其儲備有限吏祿軍食豐僅給而凶則乏又值京邊餘而價賤則抑以錢絹代給使吏與軍自糴於民猶之可爾何也自糴則食有節而支不糜民尚不至

既若官與和籍就令無抑買拍民之弊而必求如額
坐食者之狼戾與窖藏之紅朽不復念此粟者他日小
炊煙履絕求粒米而無從者邪況乎立國有經恆畜
以待水旱則江淮薦飢自可取足太倉捐歲運以蘇民
事儉民之積以虛根本哉敬輿所陳令江淮斗米折錢
十計其所贏餘錢十萬四千緡一時行之覺為公私之
利而國無常守之經官操商販之計空內地之積奪凶歲
之儲使牟利之臣因得營私以殃民其失也大矣以要言
之京邊之盈餘不可聚於上而急食之也此不易之定論
也

東漢論卷十四

聖

陸敬輿請罷關東諸道防秋戍卒令供衣糧募戍卒願
及蕃漢子弟廣開屯田官為收糴自戰自耕於其所守之
地此亦以明府兵番戍之徒勞而自弱不如召募之得也
論者於敬輿所陳則疑其說而惜德宗之不從乃於府兵
則贊其得三代之良法而謂不可易貪為議論不審事理
自相齟齬罔天下後世以伸其無據之談如此者亦奚必
他為之辯哉即其說以破之而足矣夫折中至當之理存
其兩是而後可定其一得守其一得而後不惑於兩是誠
不易也就今日而必法堯舜也即有娓娓長言為委曲因
時之論者不可聽也誠不容不易也則三代之所仁今日

之所暴三代之所利今日之所害必因時而取宜於民
雖有抗古道以相難者不足聽也言府兵則府兵善言
衣糧以召募則召募善心無衡而聽之耳耳無準而聽
上之迹與唇端之辯受奪於強辭而傲岸以持己之是
其言而白謂允慨於天下嗚呼小言破道曲說傷理眾訟
於廷文傳於後一人之筆舌且此夕彼其以萬世之國計
民生戲邪不然奚為此喋喋哉持其前後彼此之論以相
參則其無自無心如籬竹得風之鳴技自窮矣
自米粟外民所輸者本色折色奚便國之利不宜計也而
必計利利民者非一切之法所可據為典要唯其時而

東漢論卷十四

聖

已唐之初制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緡布其後兩稅法行
緡布改令納錢陸敬輿上言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
請令仍輸本色其常理以言之宜無以易也揣事理以言
之則有未允者焉緡布之精粗至不齊矣不求其精
則民俗之偷也且以行濫之物輸官而吏以包容受賂既
損國計導民姦而取有用之絲枲為速敝之絹布滅裂物
產於民亦病矣如必求其精且良與而精粗者無定之數
也聖吏猾胥操權以苛責為索賄之媒民困不可言矣錢
則奢足而無可挾之辭矣以絹布綿纒而易錢愚氓雖受
欺於姦賈而無恐喝之威則其受抑者無幾雖勞而無大

損也此折錢之一便也樹桑者先王之政後世益之以麻
泉吉貝今稱然而不能所在而皆植也桑泉之土取給也
易而不產之鄉轉買以充供既以其所產者易錢復以錢
而易絹繒布三變而後得之又必求中度者以受商
之騰踊愚氓之困費十而不能得五也錢財流通於四海
而無不可得此又一利也丁田雖有定也而析戶分產嗚
嗚不能濟一勢之所必然也絹繒布必中度以資用單
丁寡產尺寸銖兩之分不可以登於府庫必計值以求附
於豪右不仁之里不睦之家挾持以虐孤寒無所控也錢
則自一錢以上皆可自輸之官此又一利也絲泉者皆用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其新者也民儲積以待非時之求而江鄉雨溼山谷煙蒸
色黯非鮮則吏不收而民苦於重辦吏既受而轉輸之役
者民也舟車在道霧雨之所濡濡稍不謹而成駭散則上
重責而又苦於追償其支給也非能旋收而旋散之也有
積之數十年而朽於藏者矣以給吏士不堪衣被則怨起
於下是竭小民機杼之勞委之於糞土矣錢則在民在官
以收以放雖百年而不改其恆此又一利也積此數利民
雖一勞而承逸上有支給而下有實利金錢流行之世所
不能悉使折輸者米粟而已然而民且困焉況欲使之輸
中度之絲麻果遞運之勞以徒供朽壤乎唐初去古未遠

銀不登於川鑄錢尚少故悉徵本色可也敬輿之言借舊
制之慳順愚民不可慮始之情耳金錢大行於上下固無
如折色之利民而無病於國也故論治者貴於知通也
陸敬輿論稅限迫促之言曰蠶事方興已輸繅稅農功未
畢遽斂穀租上責既嚴吏威愈促急賣而耗其半直求假
而費其倍償悲哉亂世之民患哉亂世之君也民之可悲
者聶夷中之詩盡之矣其甚者不待二月而始賣新絲五
月而始糶新穀也君之愚也促之甚則民益貧民益貧則
稅益通耕桑之獲止有此數促之速盡後雖死於桁楊而
必無以繼流亡日苦起為盜賊而後下蠲逋之令計其所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得減於緩徵者十之三四矣何其愚也迫促之令君惜而
不知計民憫而不敢違墨吏得此以張其威徵猾胥得此
以肆其罔毒積金屯粟之豪民得此以持貧民之生死而
奪其田廬子女亂世之上下胥以迫促為便而國日蠹民
日死夫誰念之孟子曰用其一緩其二緩之為利溥矣哉
所謂緩者非竟置之謂也通數百年而計之緩者數月
而已紕邪臣急功之謀斥帑臣吝發之說燭計臣卸責之
私姑忍之少待之留一春夏之間俟之秋冬而明歲之春
夏裕矣源源相繼實亦未嘗有緩也統計之於累歲之餘
初何有濡遲之憂哉國家當急遽之時自有不急之費取

此而姑忍之少待之可省以應急需者不患乏也而奈何
速責之千里之遙轉輸之不逮事者也緩者驕帥姦臣望
吏猾胥豪民之大不便而人君深長之益也愚者自不知
耳君愚而百姓之可悲無所控告矣

德宗始召叛臣之亂中徇藩鎮之惡終授宦豎之權樹小
人之黨其不君也足以亡而不亡者幸也乃夷考其行非
有徵聲逐色沈溺不反之失也非有淫刑濫殺暴怒不戢
之惡也抑非有聞善不知遇事不察之暗也疑其可進中
主而上之以守成而保其福祚然而卒為後世危亡之鑒
者論者以為好疑之過是已雖然好疑者其咎之流也非

論通鑑論卷二十四

聖

其源也窮本探源則好諛而已矣故陸敬輿欲釋其疑而
不足以奪其心而使之悛蓋其厚有所疑者唯其深有所
信也非無所信而一用其疑也於盧杞則信於裴延齡則
信於竇文場霍仙鳴則信於韋渠牟則信於裴延齡則
不釋死而猶追念之推心置腹羣言交擊而愛之益堅且
不僅是也陸贄之始李泌之終亦未嘗不唯言是聽而無
有二三也然則豈好疑為其不可解之惑哉敬輿之在奉
天也有排難之顯功言無不中則秉義雖直處時雖危而
志得神怡發之於辭氣顏色也必溫和而浹洽故罪己之
詔雖暴揚其過而不以為悔若長源則宛曲從容之度足

以同儕其驕氣而使其意也消盧杞諸姦豈有別於
當故無宮壺之援無中涓之助唯面柔口澤探意旨而不
相違拂耳是故德宗之得失恆視所信而分專有所信則
大有所疑嗚呼千古庸人膏肓不起之病非以失所信而
致然哉有大信者必有厚疑有厚疑者必有偏信或信或
疑賢姦俱不可恃唯善諛者能取其深信而天下皆疑矣
夫人之多所疑也皆生於不足智不足則疑人之己誑力
不足則疑人之己凌先自疑而旁皇無據四顧不知可信
之人於是諛者起而乘之諒其所易為測其所易知淺為
嘗而輕為辨則不足者亦優為之而揜其所短固將曰非

論通鑑論卷二十四

聖

與我合者言我所不知不能以相欺彼即亦一道與固非
我之攸行且惡知其非矯誣以奪人於所不逮而離其異
志乎直者之疑愈厚則諛者之信愈堅於是偏信而無往
不疑乃以多疑召天下之離叛故曰疑者其弊之流也信
者其失之源也道處於至足者知從我者之非誠而違我
者之必有道也故堯無疑於羣臣之薦鯀而鯀不足以病
堯下此者皆有不足也知不足而不欲揜則諛我者之情
窮矣流俗之言苟且之計惡足以進於前哉此中材救過
之善術也能知此則天下皆與善之人而奚疑乎天下皆
與善之人而又奚有所偏信乎故德宗之失失於信也好

諛而信之雖聖哲痛哭而不救其敗村之惡無他好諛而信飛廉惡來者深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七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終

讀通鑑論 卷二五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順宗

王伾王叔文以邪名古今二韓劉柳皆一時之選章執誼具有清望一為所引不可復列於士類惡聲一播史氏極其貶誚若將與趙高宇文化及同其凶逆者乎心以考其所為亦何至此哉自其執政以後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貶李實召陸贄陽城以范希朝韓泰奪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亂政以快人心清國紀亦云善矣順宗抱篤疾以不定之國儲嗣立諸人以意扶持而冀求安定亦人臣之可為者也所未審者不能自量其非社稷之器而仕宦之情窮耳初未有移易天位之姦也於時宦官秉德宗之危病方議易儲以危社稷順宗瘖而不理非有夾輔之者則順宗危而憲宗抑且不免代王言頌大政以止一時之邪謀而行乎不得已亦權也憲宗儲位之定雖出於鄭綱而亦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諸內豎修得兵之怨以為誅逐諸人之地則章執誼之驚王叔文之變色雖有自私之情亦未嘗別有推奉思搖國本如謝晦傅亮之為也乃史氏指斥其惡言若不勝實覈其詞則不過曰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側然自得屏人竊語莫測所為而已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七

二二七

觀其初終亦何不可測之有哉所可惜者器小而易盈氣浮而不守事本可共圖而故出之以密謀本無他奇而故居之以險膠漆以固其類允傲以待異已得志自矜身危不惜以要言之不可大受而已矣因是而激盈廷之怨寡不敵眾謗毀騰於天下遂若有包藏禍心為神人所共怒者要亦何至此哉任叔文誠小人也而執誼等不得二人不足以自結於上任叔文不得於牛昭容李忠言不足以達於篤疾之順宗嗚呼漢唐以後能無 援而致人主之信從者鮮矣司馬溫公之正而所資以行志者太后楊大洪之剛而所用以衛主者王安益以處積亂之朝廷欲有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

二

所為弗獲已而就其可與言者為納約之牖也叔文任之就誅八司馬之遠竄事所自發亦以宦官俱文珍等怨范希朝韓泰之奪其兵柄忿懣急洩而大獄疾興諸人既蒙不赦之罪神策監軍復歸內豎唐安得有斥逐遠佞之法哉宦官之爭權而迭相勝負耳杜黃裳袁滋不任為主也故執誼等有可黜之罪而遽謂為千古之敗類則亦誣矣繇此以觀士之欲有為當世者可不慎哉天下之事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與天下共之其或幾介危疑事須密斷者則緘之於心而制之以獨若驟得可危之機震驚相耀以光大之舉動為詭秘之聲容附耳躡足晝呼夜集排擊

言效眾怨自謝為憂國如家乃不知旁觀側目者且加以不可居之大惡事既祕言不能詳欲置辯而未從身受天下之惡自戕而已矣易曰不出戶庭无咎慎之於心也不出門庭則凶矣門內之密謀門外之所疑為叵測者也流俗之所謂深人君子之所謂淺夫也讀柳宗元謫後之書匪舌是出其愚亦可哀也已

憲宗

禮何為而作也所以極人情之至而曲盡之也古禮之佚不傳者多矣見於三禮者唯喪禮為畧備達於古今無不可繇也然而猶有闕焉時之所不然事之所未有情之所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

三

不生禮之所未及也於是而後儒折中論定之道有可參酌以極得其中則遭亂失其父母尋求不得生死莫能知而為之追服是已禮文之未及此也有故古者分土建侯好問不絕偶為仇敵而禮之往來不廢聲問相逮無有阻也故諸侯失國而為寓公大夫去國而有羈祿即其為行人而見執臨戰伐而見俘其生其死必相聞矣則生而造告以吉凶死而得奔喪還葬奚有尋求不得而待追服者哉王莽之世盜賊並起永嘉而後胡漢分割於是而貴賤均於俘囚老弱隨其轉徙千里無人音問既絕轉掠不定踪跡莫稽乃有父子殊天終相睽隔母妻漂散不審存亡

者嗚呼生不得聚死不得知疏衰者非人子之可用報親者而倘不克盡三年之哀慕亦慘矣哉晉庾蔚之等始建請尋求三年之外除中壽八十而服之此亦以禮定情之極致周公復起不能易也德宗母沈太后因亂陷賊不知所在德宗即位尋求數十年不得迨德宗之葬禮官乃申蔚之之議以德宗啟殯日發沈后之喪因此而耐廟之禮行焉夫蔚之限尋求以三年俟發喪於中壽而德宗終身不廢尋求者以德宗已正位臨民為宗社主不容因母而廢大政即位尋求兩不相礙也而士大夫既含重哀必廢婚宦盡心力為尋求地期以三年則人子之志伸而生人之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

四

之理亦無崩壞之憂矣晉宋以來有因此而永絕婚宦者其志可尚而其道不可常殆亦賢者之過蔚之裁之以中不亦禮與不官則祭祀不修不婚則繼嗣不立抑非所以廣孝也且夫尋求不得而生死固無據焉銜恤靡至一以喪禮居之萬一親幸而存豈非之生而致之死乎即位而尋求臨朝不廢之典宜於天子限求以三年權停婚宦宜於士夫酌中壽之年以服喪生存之望可絕以啟殯之日而為忌人子之道以終變而不失其常補古禮之未有合先聖之入經此其選已

杜黃裳

請討劉闢武元衡之請徵李錡李絳之策王承

宗田與不待加兵而自服皆時為之也知時者可與謀國矣自僕固懷恩以河北委降賊而僭亂不可復制者安史之誅非唐師武臣力制其死命而殲之賊自敗亡而坐收之也幽燕河濟賊所糾合之蕃兵突騎皆生存而梟雄之心未艾田承嗣薛嵩朱希彩之流狼子野心習於戰鬥於反覆於斯時也雖李郭固無如之何而下此者尤非其敵也代宗驕之德宗挑之俱取敗辱雖有黃裳元衡之能斷李絳之善謀我知其未易為等度也至於元和而天下之勢變矣嚮所與安史同逆矯厲自雄者死亡盡矣嗣其僭逆者皆統袴驕恣弋色耽酒之豎子也其偏裨則習於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

五

叛合心離志怠各圖富貴之庸夫也其士卒則坐糜粟帛飲博遊宕之罷民也而狎於兩代之縱弛不量力而輕於言叛乃至割關以白面書生李錡以貴游公子苟得尺寸之士而妄尋干戈此其望風而仆應手而糜者可坐策之而必於有功韋丹李吉甫且知西川之必下以勸興師況黃裳元衡之心社稷而謀者乎故德宗奮而啟禍憲宗斷而有功事同而效異也夫既知其可以討矣則亦知其可以不戰而屈之矣姑試其威於西川而西川定再試其威於鎮海而鎮海平河北豢養之子弟固不測朝廷之重輕而苟求席安以自保眾心俱弛羣力不張於斯時也

唐雖不自信其有必勝之能而魏博成德非王武俊田悅之舊彼自知之亦可眾量之矣吉甫日擊杜武之成績欲效之以微功於河北是又蹈德宗之覆轍也李絳之洞若觀火又豈有絕人之智計哉故代宗之弛而失御憲宗之寬而能安亦事同而效異也所以異者無他惟其時也時者方弱而可以疆方疆而必有弱者也見其疆之已極而先自震驚遂胸縮以絕進取之望見其勢之方弱而遽自跳踉因興不揣之師此庸人所以屢趨而屢蹶也焚林之火達於山椒則將燔撲之易滅而不敢撲待之可熄而不能待亦惡知盈虛之理數以御時變乎劉淵石虎符堅耶

通鑑論卷二十五

六

律德光完顏亮天亡之在眉睫矣不知乘時者猶以為莫可如何而以前日之覆敗為懲悲夫

制科取士唐之得元白宋之得二蘇皆可謂得人之盛矣積居易見知於裴中立軾轍見重於司馬君實皆正人君子所嘉與也觀其應制之策與登科以後慷慨陳言持國是規君過述民情達時變洋洋乎其為昌言也而抑引古昔稱先王無悖於往聖之旨則推重於有道之士而為世所矜尚宜矣推此志也以登三事任密勿匡主而庇民有餘裕焉乃此數子者既獲大用而下躁譎張彙引匪人以與君子相持而害中於國雖表馬乘均以臨之弗能創艾

也然則制科求士於言將不足采而可以辯言亂政之責斥之乎夫此數子者非其言之有過善觀人者不待其敗德之已章而早已信其然矣奚以明其然也此數子者類皆酒肉以溺其志嬉遊以蕩其情服飾玩好書畫以喪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則不足以厭其所欲而精魄既搖廉恥遂泯方且號於人以為清流之津逕而輕薄淫泆之士樂依之以標榜為名士如此而能自樹立以為君之心膺國之植幹民之蔭藉者萬不得一文章之用以顯道義之殊塗宣生人之情理簡則難喻重則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務推盪宛折暢快宣通而後可以上動君聽下感民悅

通鑑論卷二十五

七

於是游逸其心於四維上下古今巨細隨觸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為當世之所不能舍則蘇軾所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者是也始則尊其心以達其言既則即其言以生其心而淫泆浮曼矜誇傲辟之氣日引月趨以入於酒肉嬉遊服飾玩好書畫之中而必爭名競利以求快其欲此數子者皆以此為尚者也而抑博覽六籍詭遇先聖之緒說以濟其辯則規君過陳民情策國事皆其所可沈酣以入痛快以出堂堂乎言之若伊訓說命七月東山之可與頡頏矣則正人君子安得不斂衽以汲引為同心而流傳簡冊淺學之士能勿奉為師表乎乃有道者沈潛

以推致其隱則立心之無恆用情之不正皆可即其述古
昔稱先王之中察見其諛淫況其濫於浮屠侈於游冶者
尤不待終篇而知其為羊羶蟻智之妄人哉若其淋漓傾
倒各靡所之問陳論劾之章若將忘辱忘死觸忌諱犯眾
怨以為宗社生民計者固可取為人主之龜鑑而不得斥
之為非則唯上之所以求之者以直言敢諫設科則以應
知遇取名位者在此惑足以及瞻足以勝固無難伸眉引
吭以言之無作而可取者不乏也是故明主之求言大臣
之廣益無擇於人也言而可聽者樂取其言以釋吾回而
增吾美也若其用人也則不以言也言而可聽必考其用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

八

心之貞淫躬行之儉侈而後授以大任也書曰敷奏以言
言無不盡若其黜陟則必明試以功而後定子曰君子不
以言舉人誠千古片言之居要矣然則策賢良以問政明
王廣聽大智之道也設制科以取士唯其言以登用之則
國是亂佞人進治道之大蠹也制科而得才士如元白二
蘇而止元白二蘇長於策問奏疏而止不恣其辨以終為
君子傷節宣之權人主大臣司之可弗慎與
廟謨已審采諍臣之弼正以決行止其於治也有失焉鮮
矣廟謨無據倚羣臣之道謀以相爭辯其於亂也幸免焉
鮮矣何也質質然於得失之宜之林一事而無以自主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

九

天子有耳而無心大臣辭諂而避罪新進之士氣
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苟可言焉則言之不
亦學語而言之勿論其挾私也即其無私而讀古人數策
之書輒欲引據憑藉寐偶然之慧見為實然聽則士末俗
之言妄為歆動念生平身受之累推為利害琅琅然挾持
以為口實理亦近是情亦近是以與深謀熟慮相齟齬言
出氣盈不任受詰於是而誤國殃民終無可救也以憲宗
之時事言之一藩鎮之逆也言討者竝欲加兵於歸命之
魏博言撫者遂欲屈志於窮凶之淮蔡彼以為飭法之王
章此以為懷柔之文德彼以此為養寇而失權此以彼為
生事而釀禍河漢無涯之口窮年靡定究將誰與適從哉
謀之已煩傳之將徧一端未建四海喧騰藉士遊人測眾
論之歸以揣摩而希附會姦胥猾吏探在廷之蹤指以豫
為辭就左掣右牽百無一就迨其論定而弊已叢生況乎
多事之秋疆藩盜賊間謀伏於輦下機密播於崇朝授以
倒持之樞而危亡必矣唐制詔令已下有不便者諫官上
封事 正改行駁之於後以兼聽得中而不議之於先以
宣其 亂道斯定矣元稹甫受拾遺之命輒欲使諫官各
獻其 復正牙奏事及庶司巡對唯欲奪宰相之權樹己
之威 而已諫官者諫上之失也議方未定天子大臣未

有失也 則所諫也論道者三公之職辰告者卿士之司糾
謬者諫 官之責各循其分而上下志通大猷允定積小人
惡足以 此此哉

樞密之 自自憲宗以任宦官劉光琦始釋其名思其義責
以其職 止以其功軍之生死國之安危毫釐千里之差九
地九天 之畧皆繫焉三代而後天子與夷狄盜賊爭存亡
非復古 者大司馬掌九伐之法鳴鐘擊鼓馳文告以先之
整步伐 以泄之所能已天下之亂也則此職之設有其舉
之不可 廢已所宜致慎而杜旁落之害者但在得其人耳
惟若憲 宗委之宦官則吐突承璀王守澄資以擅廢立而

請通鑑論卷二十五

十

血流宮禁乃因此而謂分宰相之權奪兵部之職所宜廢
也豈非 因噎廢食而不憂其餒乎五代分中書樞密為二
府雖狃 於戰爭而款重戎事然準漢大將軍丞相之分職
固三代 以後保國之善術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祀既
宗伯之 所司矣而禮部之外必設大常蓋以禮部統邦禮
職既繁 委分心力以事神則恪恭不摯專責之大常而郊
廟之事 乃虔以此例戎其可使宰相方總百揆而兼任之
乎抑可 使兵部統銓敍功罪稽核門廕制卒伍之踐更清
四海之 郵傳覆屯田之租入督戎器之造作百端交集宵
日不遑 乃欲舉三軍生死之命使乘暇而謀之其不以闕

與寇也 不亦難乎兵部所掌者兵籍之常也樞密所領者
戰守之變也進止奇正陰陽互用存亡之大決於呼吸經
畫之密審於始終文字不得而傳語言不得而洩上承人
主帷帟之謀遙領主帥死生之命大矣哉專其事而恐不
勝乃以 委諸守章程而綜眾務者乎樞密一官必舉而不
可廢審 矣時或宇內方靈兵戈不試則縣其職以令宰相
兼之可 耳而官屬必備儲才必夙一旦有疆場之事則因
可任之 人授以固存之位與天子定謀於尊俎至其為謀
之得失 有宰相以參酌於前有諫官以持議於後亦不患
其擅國 柄而誤封疆矣漢舉朝政盡委之大將軍而丞相

請通鑑論卷二十五

十一

聽命五 代使樞密察宰相固款重而貽權姦之禍唐宋之
失在任 劉光琦童貫蓋所任非人而非其設官之咎若周
官大司 馬總戎政攝祀事兼任征伐則唯封建之天下無
夷狄盜 賊之防則可耳後世固不得而效也
牛僧孺 李宗閔皇甫湜皆以直言極諫而居顯要當其極
陳時政 之得失無所避忌致觸李吉甫之怒上累楊於陵
韋貫之 以坐貶而三人不遷豈不人擬為屈賈代之悲憤
望其大 用以濟時艱乎乃其後竟如之何也故標直言極
諫之名 以設科試士不足以得忠直之效而登進浮薄激
成朋黨 撓亂國政皆緣此而興漢唐之末造蔡邕髡鉗劉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
事而織悉言之槩在廷之人而溥徧刺之馳驚曼延藻軌
文華取悅天下而與大臣爭用舍之權者也非浮薄之士
孰任此為截截之漏言哉夫唯言是求無所擇而但獎其
競抑又委取舍於考官則檢人辨士揣摩主司之好惡以
悉其排擊若將忘禍福以抒忠實則迎合希求為登科之
捷徑端人正士固恥為之牛僧孺等之允為姦邪不待覆
斬折穀而有識者信之早矣夫李吉甫之為邪佞也楊於
陵章貫之身為大臣不能以去留爭其進退既與比肩事
主而假手舉人以詆斥之則其懷護以持兩端亦可見矣
於陵貫之以舉人為搖擠之媒僧孺宗閔以考官為與援

之託則使擊去吉甫而於陵貫之之為吉甫可知也若僧
孺宗閔湜之竝不能為吉甫則驗之他日亦既章章矣何
也上之所以求諫者不以其道則下之應之也言直而心
固曲也無人不可諫而何待於所舉之人何諫不可納何
必問之考官之選以道格君者匪搏擊之是快以理正事
者非泛指而無擇朝而漸摩夕而涵濡何患忠言之不日
徹於耳乃市納諫之名招如護之口以侈多士之美哉三
代之隆無此也漢唐之盛無此也此科設而爭辨與抑揚
迭用以激成朋黨其究也鬻直者為枉之魁徒以氣餒鋒
鋌鼓動天下而成不可撲之勢僧孺等用而唐乃大亂以
訖於亡有識者於其始進決之矣

歲豐穀熟而減其價則糶者麀集穀日外出而無以待荒
歲凶穀乏而減其價則販者杜足穀日內竭而不救其死
乃減價者小民之所樂聞而吏可以要民之譽者也故俗
吏樂為之夫亦念聞減價而謹呼者何民乎必其逐末游
食不務稼穡不知畜聚之民也若此者古謂之罷民罰出
夫布而實之鬪土者也男勤於耕女勤於織滄池時修獲
藏必慎者歲雖凶不致於餒即為百工負販以自養而量
腹以食執勞不倦無飲博歌等晝眠晨坐驕佚之習歲雖
凶不致於餒即甚乏矣而采藪於山澤質備於富室亦亟

自計其入口之餉粥而必不闕然於河濱路隅望價之減以號呼動眾然若彼者實繁有徒一唱百和猝起哀鳴真官之減價乃不念價即減而既減之金錢顧其業而何有也

民也者徇其狂妄而以拒商販於千里之外居盈之豪民也特人之死命以坐收踴貴之利罷民既自斃而官又與之以趨於斃嗚呼俗吏得美名而饑民填溝壑亦慘矣

矣盧坦為宣歙觀察使歲飢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持不可而商販輻輳民賴以生知治道者之設施固俗吏之所疑也俗吏者知徇罷民而已故罷士不可徇之以謀道罷民不可徇之以謀生罷士憚登天之難而欲廢繩墨以可企及則必陷於愚陋罷民恤斯須之苦而欲忘長慮以競目前則必陷於死亡君子之弗徇之尸其怨而不恤誠有其大不忍者矣

憲憲志平僭亂李絳請釋王承宗於恆冀而困吳少誠於申蔡題已有攻堅而瑕自破者有攻瑕而堅漸夷者存乎其間而已矣當是時國家積弱而藩鎮怙疆河北其輪困盤錯以折斧斤者也攻其瑕而國威伸瑕者破而逆氣折故西川江淮叛而速平唯其瑕也然而堅者自若則以申蔡逼近東都中天下而持南北之吭河北以窺朝廷之能否故用兵之所宜先者莫急於淮蔡吳少誠處四戰之地

旁無應援李師道殫力以為之謀為盜而已弗能出一卒以助其逆彼瑕易脆而國威可伸申蔡平而河北震驚不於此而攻瑕將安攻乎若當時之最宜緩而不可急攻者莫恆冀若矣王武俊首聽李抱真之約發憤討逆功固可念也而南有魏博以為之障北有幽燕以為之援東有淄青以為之牽然之首尾吐突承璫不揣而加兵徒以資盧從史之逆自取之也

自申蔡而外所可申討者唯淄青耳淄青者南接淮海而西與燕魏相縣千里勢不足以相救故劉裕之滅慕容超也一入大峴而直搗其郭窮海必亡之勢也李納無尺寸之功有邱山之惡而師道繼之以鼠竊之小醜力不足以大逞但恃穿窬之徒以脅宰相駭中外焚帑藏犯陵廟宵起晝伏幸免於天誅堂堂正正以九伐之法臨之如山壓卵莫之能禦矣舍此不圖而遽求多於難拔之恆冀不亦愚乎詩不云乎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池者無源之水也故頻竭而中隨之藩鎮之逆池水之溢耳元和之世盜者將涸竭其頻而池自無餘憲宗持疑不決廟議亂於中涓故歷年久而後平賊雖平而國亦憊矣揣摩情勢游移捭闔之士其術得讎而天下之亂不可止戰國之分爭垂數百年而不定暴骨連野人之死者十九皆此等心機所動掩天下而徇己說者成之也至於唐之

李世而游士之口復騰河北兵連宇內騷擾一言倡中狂
天捐久長之利害而一意徇之險矣哉若譚忠之爲田季
安劉濟謀者是已於斯時也爲季安謀萬全者豈有他哉
陳王承宗之逆而必敗淮蔡淄青之自速其亡使二鎮合
兵蹙承宗使就縛歸命改鎮修職則季安濟長保其富貴
而承宗既禽淮蔡不敢窮兵以抗命淄青不敢仗盜以黨
姦天下亦蒙其安平之福矣其後田畝正一逼鄆州而李
師道旋授首於劉悟其明效矣而譚忠持兩端之策揣朝
廷之舉動姑順天子之命實保承宗之姦以上免朝廷之
怒下結叛逆之心自謂謀之已工而昧於久長之計者驚

讀通鑑論卷十五

去

其揣度之中無定之衷固不勝其如簧之舌於是取堂邑
以市交收饒陽東鹿以謝咎二鎮固可處堂而嬉也而天
下之禍乃以此而深使微忠也則二鎮順而歸命一言而
決耳逆而助賊亦一言而決耳離已潰收之而固無難也
故曰忠之爲謀險矣哉故士之傾危而禍及天下者莫甚
於善揣中外之情形而持之不失李巨川之亡唐張元吳
吳之亂宋皆此也杜荀鶴韋莊之流始於容身終於俸利
然技止於雕蟲猶不尸爲戎首而兀兀欲走一書生揣岳
秦之蠶言如持券以終陷東京而不復當國者之御此曹
也難矣獎之則羣起而撓國是抑之則反而事寇讎惟

當禍亂繁興之日庠序仍修貢舉不輟使有坦道之可遵
而旁蹊庶其可塞乎將帥不得薦募士督府不得用參謀
亦拔本塞源之一道也

李吉甫之專恣憲宗覺之而拜李絳同平章事以相參酌
自謂得馭之道矣乃使交相持以啟朋黨之爭則上失
綱而下生亂其必然也絳貞而吉甫邪弗待辨也雖然謂
絳爲得大臣之道又豈能勝其任哉秦誓曰唯截截善諂
言言者小人之所長也非君子之所可競也小人者不畏
咎於人不懷慚於己君以爲是滔滔日進而益騁君以爲
非詆訶面承而更端以進無媿咎之容若君子則言既不

讀通鑑論卷十五

去

聽恥於申說矣瑣瑣向口之窮乎君子而以言與小人角
長短未有貞勝者也易曰咸其輔頰舌應非不以正也然
相激而愈支於以感上下之心難矣夫大臣者衷之以心
裁之以道持之以權邦之榮懷與其机棹繫焉者也不得
已而有言言出而小人無所施其唇舌乃可定眾論之歸
而扶危定傾於未兆若其一再言之君已見庸而眾驚莫
止者必君志之未定而終且受訓則所謂不可則止者矣
夫吉甫豈安於受挫不思變計者乎言出而絳必折之憲
宗且伸絳而抑之矣然而屢進不已躑躅爭鳴者何也彼
誠有所恃也恃憲宗之好諛在心乍拂而終俞絳之相尙

以口言多而必顯也如是而可以辯論之長與爭消長哉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各得其朋以相牴牾而寧瀾成
矣此大臣之道所不欲以身任天下之紛紜者也絳而知
此則當命相之口審吉甫之植根深固不可卒拔辭平章
不受使人主知貞邪之不可並立而反求其故吉甫可逐
也即受之而姑舍他務專力昌言斥吉甫之姦必不與同
謀國事聽則留否則去不但無自辱之憾且正邪區分可
俟小人之僭軫折軸而徐伸其正論於國亦非小補也不
此之務屈身以與同居論道之席一盈一虛待下風者隨
之而草偃朋黨交持禍延宗社絳能辭遇雨之濡哉嗚呼

諸通鑑論卷二十五

太

言固未有方也論固未有定也失其大正則正邪之遷流
未有據也吉甫絳君子小人之辨分矣他日德裕欲辨父
之惡以修怨而牛僧孺李宗閔李逢吉元稹之徒愈趨以
與德裕爭勝則君子之名實又歸於李氏一波而萬波隨
不知所屆要皆口舌文字之爭勝負於天下而國之安危
俗之貞淫洶混而無據言之得失可為善惡之衡乎盡臣
道者不可不知正君道者尤不可不知也
魏博田季安死其子擅立李吉甫請討之而李絳請俟其
變籌之堂上而遙制千里度之未事而驗之果然不兩月
而田與果請命奉貢效其忠貞一如絳言不差毫髮古今

謀臣策士徵驗疾速未有如此之不爽者也河朔自薛嵩
田承嗣以來世情其逆非但其帥之稔惡相仍也下而偏
裨又下而士卒皆利於負固阻兵甘心以攜貳於天子故
帥死兵亂殺奪其子雖戴偏裨者不一而終無有恃朝廷
為與援者絳即知田懷諫之必見奪於人亦惡知其不若
朱希彩吳少陽之相踵以抗王命哉而堅持坐待之說不
畏事機之變咎將歸己無所顧畏者豈果有前知不爽之
神智抑微天幸而適如其謀邪言而允中固有絳來絳秘
不言而無從致詰耳田與之得軍心為季安所忌久矣與
季安不兩立而特請於季安特其死以蹶起奄有魏博謀

諸通鑑論卷二十五

九

之夙矣欲定交於鄰鎮以成其竊據乃四顧而無有可託
之疆援念唯歸命朝廷為足以自固乃欲自達於天子而
盈廷道謀將機洩而禍且至知唯李絳之可因效恂也信
使密通以俟時相應舉國不知而絳之要言已定非一日
矣絳言諸將怨怒必有所歸而不斥言與者為與秘之耳
逐懷諫而有魏博絳與有謀焉請命修貢皆絳之成謀也
絳自策之自言之何憂乎事之不然哉能致之者絳之忠
也能持之者絳之斷也能密之者絳之深也要非以智揣
度幸獲如神之驗也故大臣之以身任國事也必熟識天
下之情形接納邊臣之心腹與四方有肺腑之交密計潛

始而獲其財乃可以招撫服遠或撫或勦而罔不如意夫以一人之憂為憂以天下之安危為安危者豈孤立廷端已往之書聽築室之謀恃其忠智而無僨事之虞哉大臣之謀國也既如此矣則天子命相倚之以決大疑定大事亦必有道矣殿閣之文臣既清孤遠物而與天下素不相接部寺之能臣錢穀刑名雜冗而於機事有所未遑危疑無定之衷竭智以謀愈詳而愈左故人主之命相必使人參坐議出接四方如陸贄李絳之任學士也早有以延攬方鎮而得其要領天下亦知主眷之歸物望之集可與為因依而聽其頤指無患乎事機之多變而周章以失據矣不能知人而厚防之嚴宰執招權之罰禁邊臣近侍之交以漠不相知之介士取萬里之情形日削日離待盡而已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

五

唐置神策軍於京西京北雖以備禦吐蕃然曾倚此軍削平叛寇則資以建國威捍非常實天子之爪牙也德憲以來權歸中涓與西北節鎮虜至莫能奔命李絳所為欲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聽號召以擊虜之猝至不致待請中尉遲延莫救也憲宗聞絳之言欣然欲從而終於不果識者固知其必不果也唐於是時吐蕃之禍緩矣所甚患者內地諸節度分攤疆兵畫地自怙而天子無一爪牙之

士於此而欲奪之中涓之手授之節鎮中涓激天子以孤危辭直而天子信之又將何以折之邪是軍也昔嘗以授之白志貞矣朱泚之亂其解而散外臣之無功而不足倚有明驗也故付之於宦官亦無可委任而姑使其聽命宮廷耳如復分割隸於節鎮則徒為藩鎮益兵而天子仍無一卒之可使有若朱泚者猝起於肘腋勿論其能相抗制也即欲出奔而踉蹌道路將一車匹馬而行乎絳不慮此欲削中涓之兵柄而強人主以孤立操必不可行之策徒令增疑何其疏也絳誠慮之深策之審則當抗言中涓攬兵之非宜取神策一軍隸之兵部簡選而練習之猝有邊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

五

警馳遣文武大臣將之以策應外有寇則疾應外內有亂則疾應內與節鎮相為呼應而功罪均之如此則天子有軍應援有責而中涓之權亦奪矣柰之何舍內廷之憂而顧外鎮之患乎如曰待邊將之奏報而後遣救無以防虜寇之馳突則偵探不密奏報不夙邊鎮之罪也非神策之需遲而不及事也唐室之患不在吐蕃而在藩鎮已昭然矣如之何其弗思

人臣以社稷為己任而引賢才以共事不避親戚不避知舊不避門生故吏唯其才而薦身任疑謗而不恤忠臣之效也周公遭二叔之流言既出居東而所汲引在位者

皆摧殘不安於位公身之不恤而為之哀吟曰既取我子勿毀我室小人動搖君子取其為國所樹之人指之以朋黨毀之以私親誠可為盡然傷心者矣雖然公以叔父受託孤之任撫新造之國收初定之人心以衛社稷故必近取休戚相倚者以自輔固未可槩為人臣法也立賢而先親知非無說以處此矣狎習已夙則其性情易見而賢否易知非遙采聲聞者之比也且吾權藉既尊風尚既正屬在肺腑者苟非甚不肖若李虞李仲言之於李紳亦將習見正人習聞正論順風而偃樂出於清忠之塗則就親知而拔用之非無得也然而有大患者苟其端亮忠直憂國

讀通鑑論卷十五

五

如家也則其議論風旨恆毅然外見而人得測其喜怒從違之所嚮於是所與親知者熟嘗其肯綮以相迎合亦習為亢爽之容高深之說以白旌而求讎如牛僧孺元稹李宗閔劉栖楚之流危言碎首亦何遠出賈誼朱雲之下杜欽谷亦徒觀其表見且可以欺後世而有餘蘇舜欽石延年黃庭堅秦觀游大人之門固宜受特達之知遇杜祁公司馬溫公所不能卻也而後竟如之何也未遇則飾貌以相依已讎則操戈以入室凶終之禍成乎比匪不亦傷乎憲宗詰宰相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此必有先人之言誣絳以受私者絳曰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言之誠是憲宗

弗能奪也而李吉甫因之指斥善類為朋黨以利己爭者即在於此非盡吉甫之誣也使牛僧孺李宗閔元稹劉栖楚之徒早為絳之親故而備聞其抗慨之論絳能勿引與桐升乎而傾危論亂之禍始將誰歸邪自非周公以至聖有知人之哲以叔父居攝政之尊則未可亟引親知開小人姻亞靡仕之端沈乎人主方疑同官方忌為嫌疑之引避者乎進以樹特立之操退以養和平之福大臣之常度也絳雖忠未講於此上不能靖國而下以危身抑有以致之矣

讀通鑑論卷十五

五

吳元濟之狂睨豎子耳中立於淮泗之間僅據三州不協之眾延晨露之命所恃者王承宗既不能出一步以隔官軍之後李師道獨以狗盜之姦刺宰相焚陵邑脅朝廷以招撫而莫救元濟之危非能如嚮者河北連衡之不易撲也而唐舉十六道之兵四面攻之四年而後克何其憊邪論者責分兵如連雞參差不齊以致師老而無功似矣然使專任一將四鄰諸道旁觀坐聽其成敗則勢益孤而覆敗尤速則專任固不如分任審矣乃詳取其始末而究之元濟豈有滔天之逆志如安史哉待救而得有其旌節耳王承宗李師道亦猶是也兵力不足以抗衡唯恃要結間貳以求得其欲師道遣三數匹夫入京邸殺宰相燬陵寢

焚而聚挾火懷刃而大索不獲者爲之淵藪者誰也非大
臣受三寇之金錢以相阿庇而詎能爾邪則其行賂諸鎮
觀望不前示難攻以脅天子之受降槩可知已外則韓宏
之阻李光顏內則韋貫之錢徽蕭俛李逢吉等之阻裴度
皆醉飽於三寇之苞苴而爲之唇舌者也故蔡州一空城
元濟一獨夫李愬一夕而縛之如雞鷩其易也如此而環
攻四年其難也如彼唐安得有將相哉皆元濟豢飼之鷹
犬而已僅裴武兩相立於百僚之上爲疑謗之招弗能勝
也其遲久而後克不亦宜乎故國家當寇難相臨之日才
臣有不足任之才勇將有不可鼓之勇邊外盜賊所以盛

讀通鑑論卷十五

語

天下者皆豆區之惠而人爲之風靡非有清貞之大臣前
不肩千金後不恤猛虎則天子終無可寄之心膂諸葛公
曰唯澹泊可以明志人君尙知所託國哉
德宗令廷臣相過從者金吾伺察以聞愚矣哉夫苟納賄
營私則公庭可以密語暮夜可以叩戶姻族游客可以居
閒乃至黃冠緇流優俳僕隸一言片紙而可通奚必過從
哉裴晉公同平章事以平寇須參眾議請罷其禁於私第
見客憲宗許之則豈徒收集思之益以周知闈外之情形
而洞開重門陰懸無所容其詭秘杜私門絕倖竇之善術
真尙於此也然而慮此也亦難矣懲猜防之失則以延訪

爲公戒築室之謀則又以慎交爲正兩者因其時而已李
太初羣言雜陳而漠然不應匱蒙天下之譏怨自以不用
游談之士爲報國蓋截截諷言非執中有權者未易使之
日進於前也嘗覽元白諸人之詩莫不依附晉公以自檢
善類乃至歸休綠野猶假風韻以相激揚然則當日私第
之所接納其能益於公以益於國者蓋亦夥矣以要言之
人君不可禁大臣之交游而大臣固當自重其嚙笑論辨
也文章也韻度也下至於琴尊書畫山川玩好鑿賞之長
也皆勞視聽玩時日以妨遠畧而僉人可託以求難者也
若夫一邑一鄉之利害此長彼短之策畧危言之而欲亟

讀通鑑論卷十五

語

行之祇以病國殃民而開無窮之害延訪者可移好士樂
善之虛名爲宵人讎利達乎周公下士至矣而七月東山
惟與農夫戍卒咏室家田廬之憂樂何有於指天畫地之
翻鈐月露風雲之情態哉故延訪之公必以慎聽之正持
之勿徒矜虛名而損實事也
憲宗之用裴公也深而信之也淺所倚以謀社稷之大計
協心合德而不貳者獨准蔡一役而已然當其時已與李
逢吉王涯旅進而無別及乎淮蔡既平公居首輔而宦官
承寵爲館驛使賜六軍辟仗使印公不能以一言規正皇
甫縛程昇以聚斂與公分論道之席公力爭而以朋黨見

疑汝龍首池起承輝殿張奉國李文悅白公諫止而二人
坐貶凡此數者有一焉即宜拂衣以去乃層縶相違公終
柄遲於朝右夫豈貪榮寵以苟容哉蓋亦有其故矣公聞
閣以延士而一時抱負之士皆依公以利見公去則不足
以留必羣起而為公謀曰公不可去也委任重而受知深
志雖不伸自可因事納忠以大造於家國公姑隱忍以鎮
朝廷使吾黨得竭股肱之力以持危而爭勝此言曰進公
且不能違而假仰以息其浩然之志所必然矣故公俛仰
中外歷事暗主狎邇宵人乍屈乍伸終留不去皆附公之
末光者相從也與以羈遲也公之浮沉前卻不謂無補於昏

讀通鑑論卷十五

五

亂則從與者之言亦未為無當矣乃通數代之治亂而計
之則所補者小所傷者大起水火之爭釀國家之禍公未
及謀也為公謀者其志其量其識皆不足以及此而公大
臣之道以誦矣國家之患莫大乎君子以若進若退之身
與小人迭為衰王而祇以堅小人之惡何也君子之道不
可則去耳小人乃不以君子為憂而聚族以謀攻擊則忌
媚之惡所逞者即自起於其朋儕而同歸於消滅鄴侯一
歸衡山而張良弟李輔國之首交隕於白刃唯君子終留
於位附君子者猶森森嶽嶽持清議於廷間且動暗主之
心而有所匡正小人乃自危而益固其黨以爭死命抑且

結宮禁挾外援以制人主而其勢乃成乎不可拔秦之拔
茅以彙也否亦拔茅以彙也而君子之彙終誦於羣策羣
力之險毒故劉向不去而王氏益張李膺再起而宦官益
肆司馬溫公入相而熙豐之黨益猖大臣之道不可則止
非徒以保身為哲也實以靜制天下之動而使小人之自
敝也彼附末光者躍冶爭鳴特為宗主以立一切之功名
而足聽哉是晉公之不去公之衰也唐之病也朋黨之禍
所以迄於唐亡而後止也惟澹泊可以明志惟愛身乃以
體國惟獨立不受人之推戴乃可為眾正之依歸惜乎公
之未曙於此也而後知鄴侯之不可及矣

讀通鑑論卷十五

五

韓愈之諫佛骨古今以為闕異端之昌言豈其然哉衛道
者衛道而止衛道而止者道之所在言之所及道之所否
言之所慎也道之所在義而已矣道之所否利而已矣是
非者義之衡也禍福者利之歸也君子之衛道莫大乎衛
其不謀禍福以明義之貞也今夫佛氏之說浩漫無涯纖
微曲盡而惑焉者非能盡其說也精於其說者歸於適意
自逸所謂大自在者是也則固偷窳而樂放其心者之自
以為福者也其愚者或微壽祿子孫於弋獲或觀富貴利
樂於他生唯挾貪求幸免之心淫泆全起以望不然之得
夫若是者豈可復以禍福之說與之爭衡而思以易天下

故愈之言曰漢明以後亂亡相繼連祚不長梁武捨身還
賊俄死若以推究人心貞邪之致世教隆替之源固未嘗
非無父無君之教流禍所及然前有暴秦之速滅哀平之
早折則盡舉而歸罪於浮屠又何以服曉曉之口哉愚者
方沈酣於禍福而又以禍福之說鼓動以啟爭一彼一此
莫非貪生畏死避害就利之情競相求勝是惡人之焚林
而使之縱火於室也適以自焚而已矣夫君子之道所以
合天德順人心而非異端之所可與者森森鼎鼎卓立於
禍福之外比干之死不信文王之壽考陳蔡之厄不慕甥
館之牛羊故曰無求生以害仁於是帝王奉之以敷教於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

末

天下台智愚賢不肖納之於軌物唯曰義所當然不得不
然也飢寒可矣勞役可矣禰放可矣囚繫可矣刀鋸可矣
而食仁義之澤以奠國裕民於樂利者一俟其自然而無
所期必若愚者之不悟亦君子之無可如何而道立於己
感通自神俟之從容不憂暗主庸臣曲士罷民之不潛消
其妄愈矣足以知此哉所奉者義也所志者利也所言者
不出其貪生求福之心量口辨筆鋒順此以遷流使琅琅
足動庸人之欣賞愈之技止此耳惡足以衛道哉若曰深
言之而憲宗不察且姑以此怖之是謫也欺也謂吾君之
不能也為賊而已矣

憲宗之崩見弒已明而史氏以疑傳之莫能申畫一之法
謂內侍陳宏志為戎首者非無據矣而流觀終始則宏志
特推刃之賊而汚瀦之首辟不僅在宏志也繇前事而觀
之郭氏受冊先皇為廣陵王妃伉儷已定憲宗立羣臣屢
請正位中宮而憲宗不從已而與吐突承璀謀廢穆宗立
澧王恠事雖未行而郭妃母子亦岌岌矣穆宗憂而謀於
郭釗釗曰侯之則今將之志藏之久矣繇後事而觀之陳
宏志者非能執中外之權如吐突承璀王守澄之殺生在
握也憲宗雖服藥躁怒而固為英主不至如敬宗之狂蕩
昏虐也承璀倚憲宗以執大命而志在澧王宏志以公曆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

末

乍起而行弒正承璀執言討賊攤立澧王一機會而奈何
聽其凶逆莫為防制如謂承璀力所不逮則王守澄當因
之以誅宏志而分罪於承璀以夷滅之其辭尤順今皆不
然在宮在官相率以隱俯首結舌任宏志之優游則豈宏
志之能得此於盈廷乎帝弒未幾而郭氏皇太后之命行
矣穆宗非能孝者而奉之極其尊養郭氏雖飾賢聲以自
暴而侈靡遊佚固一不軌之婦人其去武韋無幾也憲宗
未殯承璀殺矣澧王亦相繼而含冤以死矣穆宗母子雖
帝后之尊恬然而不復問舉朝卿士默塞而不敢言裴度
雖出鎮河東固尸元老之望韓愈柳公權崔羣皆有清血

之與而欲笑以視先君之受刃區區一掃除之宏志安能
得此於天下則上下保姦之情形又不可揜矣考諸碑官
之傳記宣宗既立迫憲宗之讎郭氏迫欲陞樓弒逆之積
暴露於論定之後則憲宗之賊非郭氏穆宗而誰哉贊之
所自生則惟承瓘或主以易儲故激而生變郭氏所云侯
之者正俟此一日也穆宗以適長嗣統逆出秘密故大臣
不敢言史臣不敢述而苟且塗飾不唯郭氏道韋后之誅
穆宗逃劉劭之戮陳宏志抑以逸罰為千秋之疑案嗚呼
唐至是猶謂國之有人乎而裴度張宏靖柳公權韓愈之
為人臣亦可知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

手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終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船山道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穆宗

元和十四年李師道授首平盧平其明年王承宗死承元
歸命請別除帥成德平又明年劉總盡納其土地士馬送
遣部將於京師為僧以去盧龍平田宏正徙鎮成德張宏
靖出帥盧龍自肅代以來河北割據跋扈之風消盡無餘
唐於斯時可謂曠世澄清之會矣乃未三載而朱克融囚
張宏靖以起王庭湊殺田宏正以據成德亂更酷於前代
終唐之世訖不能平穆宗荒宴以忘天下而君非君崔植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杜元穎閭淺不知遠畧而相非相張宏靖驕貴不接政事
而帥非帥求以救甯天下也誠不可得雖然亦何至如此
之亟哉田宏正之輪忱於王室非忠貞之果擊也畏眾之
不服而倚朝廷以自固也劉悟之殺李師道師道欲殺悟
而悟先發制之也王承元之斬李寂等而移鎮義成懲師
道之死而懼也劉總之棄官以去見淄青魏博之瓦解黨
援既孤而抱弒父與兄之巨慝不自保也是憲宗之世河
北之漸嚮於平者皆其帥之私心違眾以逃內叛外孤之
害而非其偏裨士卒之所願欲則暫見為定而實則墜滔
天之水以數尺之堤耳王遂一入沂州而王弁即反王承

元欲去積而諸將號哭撫斯勢也雖英君若相不可以且
善哉其凶頑豈徒駕馭之非人以激成倉卒之禍乎嗚呼
天地有遷流之運風俗有難反之機非大有為者化行海
寓若舜之分北三苗而洞庭彭蠡之狂波永息則必待天
地之有悔心而正人之氣倍勝於邪慝以力爭其勝豈易
言哉河北者自黃帝誅蚩尤以來堯舜禹敷文教以薰陶
之遂為諸夏之冠冕垂之數千年而遺風泯矣永嘉之亂
司馬氏不能撫有委之羯胡者百餘年至唐而稍戢乃未
久而元宗失御進軋犖山之凶狡使為收帥淫威以脅之
私恩以啗之披堅執銳競強爭勝以習之怒馬重裘割生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二

飲渾以改易其嗜欲而熒眩其耳目於是乎人之不獸也
無幾故田承嗣薛嵩李寶臣之流非有雄武機巧之足以
抗天下而唐之君臣目睨之而不能動搖其毫髮非諸叛
臣之能也河北之驕兵悍民氣箠已成而不可撲也師道
死惡足以懲之去正承元之順命惡足以化之其復起而
樂為盜賊必然之勢也垂及於石敬瑭而引契丹以入欣
奉之為君親金元相襲凶悍相師日月不耀凡數百年而
數千里之區士民無清醒之氣凡背君父戴夷盜結宮闈
事奄宦爭權利誇武競者皆其相尚以雄恬不知恥之習
也天氣昌則可以移人人氣盛亦可以熏天胎之乳之食

其食衣其衣少與之嬉長與之伍雖有和粹文雅之姿亦
久而與化未甯釋而即尋戈經方橫而遽躍馬欲濞除以
更新使知有君親以效順也難矣自開元以後河北人材
如李太初劉器之司馬君實者蓋晨星之一見爾而類皆
遊宦四方不思矜式其鄉里邵康節猶以南人為相為亂
階其亦誣矣雖然無往不復之幾必將變也薛河東趙高
邑魏南樂三數君子者以清剛啟正學其有開必先之兆
乎非章志貞教之大儒一振起之洗滌其居食衣履嗾笑
動止之故態而欲格其心未有勝焉者也論世者屬目而
俟之久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三

貢舉者議論之叢也小人欲排異己求可攻之瑕而不得
則必於此焉摘之以激天下之公怒而脅人主以必不能
容李德裕修其父之夙怨元稹佐之以擊李宗閔楊汝士
長慶元年進士榜發而攻訐以逞於是朋黨爭衡國是大
亂迄於唐亡而後已近者温體仁之逐錢謙益奪其枚卜
廷訟自爭邊疆不恤以底於淪胥蓋一轍也貢舉之於天
下羣人士而趨之者也其不讎者皆能多其口說以動眾
者也抑他日之可在位以持彈射之權公卿貪勢位暱子
孫私姻亞莫此著明而其犯羣怒也為烈故張居正之子
首臚傳王錫爵之子冠省試搖羣心起議論國以不靖禍

德裕自以門廕起家遠嫌疑而名位亦仲既有
怒其知貢舉榜發而有相將白日上青天
之譽治 而有八百孤寒齊下淚思持此以摘發

姦私而快其誅鉏何求而不克乎幸而德裕之於唐功過
相半也使德裕而為溫體仁之姦唐亡於其手而厥且欣
戴焉又孰懲哉夫翹舉曖昧以報夙怨者誠小人之術矣
然所以致此者其情固私其事固鄙苟知義之所不許亦
何為而授人以口實乎夫以賄相援者勿論已以知交言
知其人之才而有薦賢之任揚之王庭固無吝也如其不
能則亦相愛以道使知命而待時耳如行能心迹他無足

請通鑑論卷二十六

四

取僅以文筆之長乍然相賞不保眾論之諧又奚足汲汲
為之謀利達哉以子弟言其才足用也門廕有可進之資
而何須貢舉既以文就有司之試則才而見抑自有司之
過而於己何尤然而相承不舍關節公行雖才望之大臣
他端不杜而於此荏苒無慙士習不端成千餘年之惡俗
伊可歎也內不勝婦人孺子之嘯呢外不勝姻亞門生之
治比恤暮年之炎冷念身後之榮枯一中其隱微而情不
能禁賢者不免勿問壟斷之賤丈夫矣宗閔之於瑒蘇巢
汝士之於弟殷士罔也鄭覃行說無大疵而底其弟朗李
紳以賢見忌而有所請託乃至裴中立以耆德元勳何患

其子不與清華之選而使其子讓膺冒昧之榮尤可惜也
習尚之移人特立不染者伊何人邪有之則允為豪傑之
士矣

朱克融首亂囚張宏清而授以盧龍史憲誠晉忠孝之田
布以死而授以魏博王庭湊殺推誠平賊之田宏正而授
以成德唐之不足以興而迤邐以亡在此矣河北之亂始
於僕固懷恩之割地以授降賊成於崔植杜元穎王播之
因亂以獎叛人懷恩之姦植播元穎之陋固無足責者郭
汾陽位兼中外裴中立身任安危而坐視失圖莫能匡救
抑又何也夫汾陽固有不力力爭者矣前乎河北之降汾

請通鑑論卷二十六

五

陽以朔方孤旅崛起勤王威望未能大著也清渠之敗相
州之潰亦稍挫矣宦官忌公奪其兵柄以授其偏裨一出
而復東京敵朝義方且擁掄公以功不若人使公於此持
議以與懷恩相抵牾吝吝予降賊以節鉞既嫌於忌懷恩
而毀其方畧且使懷恩翦朔方之將士謂公歷己以緇三
軍之勞績他日者懷恩叛而朔方之眾惡能戴公如父母
以效於國乎公戢意以靜持之知不可挽則姑聽之而有
餘地以圖他日之蕩平公之慮深而志謹國危君竄而社
稷終賴以安非淺衷之所易測也若中立以元臣受專征
之命而元稹魏因簡居中掣之中立抗辨以爭而不能奪

一第... 6

其寵任其受三叛之歸錫以方鎮非徒庇三叛也不欲公復收前日淮蔡之功名而解其兵柄也則中立豈容伸其遠慮哉三叛受封而公罷為東京留守不恤唐室之安危唯表公之是圖植之志也植元穎輩且無能為異同況中立可自與爭得失乎用兵危事也內有攜貳之宰執而危乃滋甚使中立力爭弗與決志以進討敗者十九矣徒殺士卒虛帑藏討之不克而復封之身為戮而國愈蹙此一往自任之淺圖而中立其肯身執其咎乎雖然君如此其皆也相如此其劣也聾者不可使聰盲者不可使馴如中立者可以去乎而豈其未也中立之兼將相也與汾陽異汾陽將而相者也其相寵之也去就不關其名節畱身於浮沈之閒以為他日社稷之寄將臣之道也中立相而將者也其將假以束鉞為三軍之重而固非將也畱身於浮沈之閒則道以身輕而不足為宗社生民之衛李逢吉元稹乃至無賴之鄭注皆可頡頏以為伍身即畱而固不足建他日補天鎮海之功多言數窮以激小人而堅護其惡豈徒無補而害且因之益滋矣元稹魏瓘簡用而三叛罷征三叛割據而元稹復相沃膏救火火乃愈熾斯君子所重為中立惜也汾陽默而唐安中立屈而唐亂時各有權道各有分人各有司故二公者地異而不可並論者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六

君子小人忍辱忍伸迭相衰王其亂也更甚於小人之營據而不可磨何也君子體國固自有其規模小人持權亦自有其技術小人驟進深忌君子固樂翹小過而盡反其道君子復升深惡小人抑疾惡已甚而縶細其謀夫既執國政而行其所欲為矣疆場之或戰或守寇盜之或剿或撫征徭之或罷或興禮制銓除之或隆或替邊臣受而行之將士部寺受而行之庶司郡邑受而行之百姓其善者固樂從之矣小人之稗政亦既不得已而奉行之財已費力已勞習之已成因之免害乃忽於此焉忽於彼焉將無定畧官無定守士無定習民無定從姦人緣之以持兩端愿民因之而無準則豈特小人之病國殃民已亟矣哉君子之以搖蕩天下之視聽而俾蹙蹙靡騁者亦不保其不尊以亂也機事之洩姦弊之興窮民之左右救過而不遑士大夫之疑殆而交相譖訟然而政不亂民不窮封疆不僨國不危亡者未之有也夫小人之能固君寵結眾心幸成勞以侈功績者亦嘗取天下之大畧而籌之有鉗制之術而下不敢違有從欲之餌而或享其利有揣摩之機而邊外盜賊亦可相持以苟安未幾而盡易之汲汲焉唯恐其復進不循其序而操之已蹙乃易之未久而小人果復起矣取已洩之機已亂之緒而再用之外之必訐內之必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七

困者小人交受其咎非但小人之亂之也穆宗在位四年其以君子則裴度也李紳也韓愈也欲為君子而不馴者李德裕也以小人則李逢吉也元稹也牛僧孺也王播也李宗閔也庸靡不能自固而居其閒以浮沈尸大位者崔植也杜元穎也雖無大過而不克有為者蕭俛也鄭覃也或正或邪或才或碌無所擇而皆執國政俄而此庸矣俄而又黜矣俄而此退矣俄而又進矣一言之忤合一事之得失搖搖靡定而宦豎與人主爭權諫官與將相爭勢在賢貳去邪疑害不可言也並其任小人者亦使小人無自固之地一謀不遂一語未終早已退而憂危求閃爍自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八

全之術嗚呼晴雨無恆而稻麥腐於隴首稊連雜進而血氣耗於臆中不知其時之人心國事且改夕更以快一彼一此之志欲吏乘之以藏姦民且疲於奔命邊遠盜賊得閒而乘之者奚若也唐之不即傾覆也亦幸矣哉李林甫之姦也非楊國忠大反之而猶可不亂靖康賢姦爭勝而國以速亡極亂之國有治人有治人而益亂靖亂者自有道焉非相反之謂也

敬宗

君父之志未定姦邪之機方張嗣子幼冲或掖之以踐阼不以戴己者為恩搖己者為怨而過用其刑賞非德若舜

焉有天下而不與者不能一飯之德猶求報之貢舉之制皆事之中人之情君子不禁可謂之私亦可謂之厚也反此者廓然大公天下一人而已叔孫暉子不賞私勞復絕之行也抑豈牛讒賊公憤所歸雖欲賞之而眾必爭故以此而責人主合同異泯恩怨於參大議之大臣也誠難乃以此而釀賞重罰失政理而亂國是則大臣之受之者實任其咎循天理飭王章以清眾志非翼戴大臣之責而誰責哉翼戴者可以居功矣則異議者惡得而無罪知異議之必按是非為功罪而非異議之即罪則翼戴者之不可以援立為功審矣今夫薦賢才以在位拔寒素而躋榮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九

意甚盛也然苟為靖其之君子則必曰吾以事君也而不敢尸其報以牟利況夫天子者天之所命也天下臣民所欲得以為父母者也竊天之權斂臣民之志欲而曰我自立之我可以受翼戴之賞自以為功而求天子之弗我功也不可得也自以為功天子功之則不與其議而疑於異己者惡得而免於罪乎始之者大臣也迨其濫觴而宦官宮妾進矣援一人而立為天子小人之奇貨也於是孫程王守澄仇士良乘隙而傲之於是而賈充傅亮因而專之於是而華歆郗慮王謐柳璨不難移人之宗社以賢己之寵榮篡奪相仍皆貪功者之一念為之也而徒以咎人主

之賞私勞無大公之德哉穆宗保王守澄之逆而厚賜神策軍士敬宗聽李逢吉之譖而竄李紳其相襲以亂刑賞非一日之故矣於是而知金日磾之不以託孤受爵卓哉其不可及也周勃居功相漢而致袁盎驕主之譖楊廷和居功受爵而貽門生天子之譴英主覺之於事後而不能慎之於當時勃與廷和自任已堅氣欲上奪其君有不能遽抑者在也識卑器小忠貞不篤以天子為墨莊自貽凶危而害流後世三代以下無大臣究其情實一鄙夫而已矣居密勿之地與從滕之謀國本不定竭忠貞以立正議事定國安引身而去以杜絕私勞之賞則傾危之禍其尚息乎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十一

小人之情愈趨而下小人之偽愈變而升故徵事考言以知人於早未易易也讀遺文觀已迹以論昔人之賢姦亦未易易也古今所謂小人者導君以微聲逐色躡貨淫刑其恆也持祿容身希旨獻諛而不敢觸犯人主乖忤宦妾其恆也生事徵功措克興利以召天下之怨其恆也乃自元和以來至穆敬之世所為小人者術益進而竊忠貞正大之迹以制天下而不得以為非後世誦其奏議且將有味乎其言而想望其風采嗚呼至此而小人之姦可勝詰哉李吉甫之始執政也以推薦賢才致天下之譽上國計

簿以人主知財之難而思節省尤大臣之要術也其他則媚疾導諛心違其言不可勝道矣元稹李宗閔起而策詰吉甫之姦推與援之託堂堂侃侃罷黜不以為憂充斯志也何有於崔潭峻魏因簡王守澄之刑餘又何有於李逢吉王播之貪鄙言之也不忤尤不懼也一旦改面而事佞倖以傍趨有倍徙於吉甫諸人之為者觀其始進覽其遺文亦惡知其滅裂之至於此哉若夫劉栖楚者則尤異矣敬宗晏朝百官幾至僵仆栖楚危言以諫至於以首觸地流血被面而不退迹其風采均等朱雲固李渤之所不逮也王播賂王守澄求領鹽鐵復與獨孤朗等延英抗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十一

論尤不畏疆禦姦備國之丰標也而栖楚之為栖楚何如邪姦諂之尤而冒剛方之迹有如此夫然其所建白猶一時一事以氣矜勝耳至於牛僧孺而所託愈難測矣韓因薦賄中外咸食其餌而僧孺拒之其律已也君子之守也悉怛謀據地以降李德裕力請受納而僧孺堅持信義其持議也君子之正也則且許以果為君子而與於帝王之文德以無忝於大臣固無多讓而僧孺之為僧孺又何如邪結李宗閔為七黨傾異已壞國事姑自成削以建門庭而離其險毒又天穆敬二帝雖曰淫昏而是非之心未能全泯故此

百亢厲自節而搗無誅殛之憂唯

是曰忠直正大之迹欺天下以自容於公論蓋自唐中葉以後韓愈氏依傍六經之說以建立標幟則非假聖賢之形似不足以鼓吹後起之人才為之羽翼因時所尚憑其浮動之氣小辨之才而栖楚且為忠慤之領袖僧孺且為道義之儀刑小人之竊也至於此而窮工極變上欺人主下欺上民延及後世猶使儒者史臣以周公不享越裳春秋不登叛人之義濫許僧孺而栖楚叩頭流血之姦無有能摘發之者嗚呼小人之惡滔天尚誰與懲之哉孔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小人之仁正其不仁之甚者辨者不可不審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主

文宗

唐自元和以後國之無人久矣王守澄陳固志推刃天子無有敢斥言之者縱橫兩代至文宗之季年而後以他罪誅之則劉克明何憚而不滅燭以弒少年之天子邪克明滔天之罪發之者王守澄等四宦豎也斬之者神策飛龍宦豎所將之兵也路隋以學士而為逆賊草制羣處厚俸仰而推討賊之功於江王如是尙可謂唐之有人乎孫明復之治春秋曰稱國以弒者國之人皆不赦也胡氏譏其已酷非也所謂國之人者非下逮於庶人亦其當國之臣允膺在官在官之辟者也然則憲敬二君之弒唐之大臣

所可這不赦之誅者誰也韓固張固靖李逢吉王播皇甫鏘章處厚賢不肖無得而免焉而李絳裴度忠貞為國至所歸亦何面目立新主之廷焉當其時宦豎之勢張矣然未至如漢末諸奄斬艾忠良空天下之羣而無遺也且未如肅代之世程元振魚朝恩殺來填如圍豚奪郭子儀之權位如奪嬰兒之弄具也劉蕡一摠其忠憤抗言不忌雖不擢第而抑無蔡邕髡鉗張儉亡命之禍則唐室諸臣亦何憚而不孤鳴其公憤嗚呼國之無人至於此極而抑何以致此哉國家之大患人臣之巨慝莫甚於自相朋比操進退升沈於同類之盈虛而天子特為其酬恩報怨假手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主

以快志之人所謂正人者唯以異己相傾之徒為雌雄不並立之敵其邪者則以持法相抑之士為生死不戴天之讎而非天子莫能代之以行其志非左右持權之宦豎莫能助己以快其欲藉令當憲宗之弒而建討賊之旌則豈徒固志哉守澄其渠帥也匪徒守澄郭后其內賊也匪徒郭后穆宗其戎首也推究至極不容中已而守澄尸威福之柄兩立於邪正之交以持衡而顛倒之郭后挾國母之尊穆宗固世適之重天位既登動搖不可則發義問者此黨之人而彼黨即乘瑕而進功墮名敗身不保而禍延同類於是素有忠直之望者亦惴惴然惜門戶以圖伸而依

附之士咸歸指們古以相勸止低回一其慷慨全消方且
尊太后肆大赦以拚其惡而飾之因循安位以求遂其汲
引同業拒絕異己之情為君子者固曰吾以是為善類地
也而況匪人之比哉宦豎乃以知外庭之情志視君父之
死如越人之肥瘠閉戶自保而不與為安敬宗雖無劉
子業蕭寶卷之凶淫一失其意而刃刺其胸何不可使路
隋韋處厚泚筆弄舌以文其大惡乎嗚呼盈廷若是而按
孫氏春秋之法非誣也李絳裴度雖云賢者其能逃於法
外哉李長源歸卧衡山而李輔國不敢竟其惡郭汾陽罷
兵開處而魚朝恩不敢肆其毒君子不浮沈於爵祿權勢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南

之中亂臣賊子自有所畏忌而思戢元和以降所號為大
臣者皆往苒於不進不退之交而白刃兩加於天子之腹
唐之無人厥有繇矣文宗進李訓鄭注而謀誅內賊非盡
不明也人皆知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無可託也
朋黨興而人心國是如亂絲之不可理將孰從而正之哉
邪正無定從離合無恆勢欲為伸其是誦其非盡一是非
以正人之趨嚮智弗能知勇弗能斷故文宗曰除河北賊
易去朝廷朋黨難亦非盡暗弱之說也李宗閔牛僧孺攻
李吉甫正也李德裕修其父之怨而與相排擯私也乃宗
閔與元稹落拓江湖而投附宦官以進則邪移於宗閔稹

而德裕晚節功高志滿二子者有黨猶之異矣李逢吉
之惡夫人而惡之德裕不與協比正也而忽引所深惡之
牛僧孺於端揆以抑逢吉而睦於僧孺無定情矣德裕惡
宗閔許貢舉之私以抑之累及裴度度不以為嫌而力薦
德裕入相度之公也李宗閔與度均為被訐之人乃背度
而相傾陷其端不可詰矣宗閔與稹始皆以直言進既皆
與正人忤而一爭進取則稹合於德裕以沮宗閔兩俱邪
而情固不可測矣楊汝士之汙濁固已德裕以私怨蔓延
而許之使貶俾與裴度李紳同條受謗汝士之為貞邪不
決矣白居易故為度客而以浮華與元稹為膠漆之交稹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五

之傾度居易不免焉而德裕亟引其從弟敏中抑又何也
李訓鄭注欲逐德裕而薦宗閔以復相乃未幾陷楊虞卿
而竄宗閔於明州何其速也聚散生於俄頃褒貶變於睚
眦是或合或離或正或邪亦惡從而辨之哉上無折中之
宸斷下無臧否之定評顛倒天下以胥迷亂智者不能知
果者不能決也揆厥所繇則自李絳恃其忠直而不知大
臣之體與小人比肩事主而相角以言口給之士聞風爭
起弄其輔頰議論輿而毛舉起權勢移而嚮背乖負買焉
馳逐於一起一伏之中驚波反濺罔知所屆國家至此其
將何以立綱紀而保宗祚哉唐宋以還敗亡一軌人君尸

居太息而末可如何嗚呼亂之初生自所謂君子者開之不但在嚙齧之小人也呂吉甫章惇之害未去而首擊伊川者司馬公之門人蘇軾蘇轍也奄黨之禍未除而特引既大鍼以傾眾正者溫體仁所擊之錢謙益也當王介甫惡二蘇之日體仁陷謙益之時豈料其速變之如斯哉烈火焚原而東西不知所極公忠體國之大臣慮之已早鎮靜慎默以贊天子之獨斷而人心戢風俗醇苟非其人弗能與於斯也

文宗恥為弑君之宦豎所立惡其專橫而畏其害己也旦夕思討之四顧而求託其腹心乃擢宋申錫為相謀之不

宋史論卷二十六

去

克申錫以死禍及懿親而更倚李訓鄭注王涯舒元與以致甘露之變申錫之淺躁物望不歸訓注則無賴小人緣宦豎以進傾危顯者可畏而不可狎涯元與又貪濁之鄙夫也文宗即不足與於知人之哲亦何顛越乃爾哉於其時非無動望赫奕之元臣如裴中立英果能斷之偉人如李文饒而清謹自持如韋處厚鄭覃者猶不致危身以債國文宗俱未進與密謀以籌善敗獨決意以託匪人夫亦有故存焉唐之諸臣皆知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者也寵以崇階付以大政方且自詫曰此吾黨之爭勝有力而移上意以從己其心固漠然不與天子相親恃其朋類爭衡

之戰勝耳故以裴中立之譽望崇隆為四朝之元老而陳宏志之弑杜口包羞若李文饒則假宦豎王踐言以內召而李宗閔元稹牛僧孺之恃陰腐為奧援者又勿論也外有不相下之仇敵則內不可更有相忤之中人爭衡於一進一退之間則不能復問大貞大邪之辨文宗蓋流覽躊躇知其無可與謀也而宋申錫以輕狃不審去就之庶尹為兩黨所不推舒元與王涯賈餗則首鼠兩端持祿免咎者也訓注之邪上知之矣乃其不擇而擊之力一試之德裕再試之宗閔兩黨皆其所搏噬庶謂其無所固執而可借為爪牙者耳悲夫自長慶以來所敢以一言觸宦豎者

宋史論卷二十六

去

獨一劉從諫而已而固防其且為董卓也則文宗不以委之申錫訓注而誰倚乎藉令謀之中立而中立未必應也謀之文饒而文饒固不從也謀之處厚覃而處厚覃且戰栗以退也謀之宗閔僧孺而比於宦官以反噬也故文宗交不敢信而託之匪人無他環唐之廷大小臣工賢不肖者皆知有門戶而忘其上之有天子者也弑兩君殺三相裴中立且自逍遙於綠野而況他人乎

牛李維州之辨伸牛以誦李者始於司馬溫公公之為此說也懲熙豐之執政用兵生事敝中國而啟邊釁故崇獎處鐔之說以戒時君夫古今異時瀰弱異勢戰守異宜利

害異趣據一時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
溫公以之矣乃所取於牛僧孺之言抑德裕者曰誠信也
誠揭誠信以爲標幟則謀臣不能折貞士不能違可以懾
服天下之口而莫能辯雖然豈其然哉夫誠信者中國邦
交之守也□□既踰防而爲□□之禍矣殄之而不爲不
仁奪之而不爲不義掩之而不爲不信使恤彼相欺之香
火而養患以危我社稷掠我人民毀裂我□□也則太
王當終北面於獯鬻文王可永奉幣於昆夷而石敬瑭桑
維翰湯思退史彌遠允爲君子矣突厥回紇唐曲意以下
之者皆有功於唐舍其暫時之惡而以信緩之猶之可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木

然而且有不必然者其順逆無恆馭之有制終不可以邦
交之道信其感孚也況乎吐蕃者爲唐之封豕長蛇無尺
寸之效有邱山之怨偶一修好約能戍兵而於此言誠信
乎僧孺曰徒棄誠信匹夫之所不爲其所謂誠信者蓋亦
匹夫之諒而已矣其以利害言之而曰彼若來責養馬蔚
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緩回中不三日至咸陽橋是其張皇
虜勢以相恐喝也與張儀誇秦以脅韓楚之游辭同爲干
秋所切齒而言之不忌小人之橫亦至此哉夫吐蕃自憲
宗以後非復昔之吐蕃久矣元和十四年率十五萬眾圍
靈州刺史李文悅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光

擊之大敗而退其明年復寇涇州李光顏鼓厲神策一軍
往救懼而速退長慶元年特遣論訥羅以來求盟非意義
也弱喪失魄畏唐而求安也其主彝泰多病而偷安不數
年繼以荒淫殘虐之達磨天變於上人叛於下寢衰寢微
而論恐熱婢婢交相攻以迄於亡安得如僧孺之言扣咸
陽橋深入送死而無擇哉斂手頰頰取悉怛謀獻之使磔
於境上以寒嚮化之心幸吐蕃之弱也浸使其疆目無唐
而鏃刃之下豈復有唐乎僧孺又曰吐蕃四面萬里失一
維州未損其勢則其欺彌甚矣吐蕃之疆以其盡有北境
也於憲宗之世全力南徙以西番重山深谷地險而腴據
爲狐兔之窟於是而始衰沙陀黠戛斯回紇侵有其故疆
矣故韋皋一振於西川而隴右之患以息其南則南詔方
與爲難而碣門黎雅之閒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制其咽
吭則潰散臣服不勞而奏功西可以收岷洮南可以制南
詔北可以捍黠戛斯回紇之東侵而唐無西顧之憂其在
吐蕃則大害之所逼也而豈無關於損益哉夫之狄聚則
而散則順事理之必然者也拒歸順者以堅其黨故婢
我國無主則歸大唐然與論恐熱百戰而終不歸者
一謀之慘知唐之不足與也以是爲誠信將誰欺乎
果崇信以服遠審勢以圖覆乎事成於德裕而

欲敗之耳小人必快其私怨而國家之大利夷夏之大防皆不勝其恫疑之邪說文宗弗悟而從之他日追悔而弗及溫公抑遷許之曰僧孺所言者義也使然則周公之兼夷狄孔子之作春秋必非義而後可矣

李宗閔欲逐鄭覃而李德裕亟薦之文宗自內宣出除覃為御史大夫宗閔曰事皆宜出安用中書其妨賢之情固不可揜然以官守言則職之所宜爭以國事言則內降糾封之弊所宜早杜其漸也崔渾峻以八年天子聽其行事折之詎足以服宗閔哉鄭覃經術議論果勝大任人主進一善士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制下中書孰敢違者假令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李

宗閔抗命而中沮即可按蔽賢之辟施以斥逐乃若有所重畏而偷發於其所不及覺以與宰相爭勝負之機其陋有如此者宗閔得持國憲官常以忿懟於下以此而求折朋黨之危機宜其難矣故司馬溫公曰明不能燭彊不能斷使朝廷有黨人主當以自咎其說慙矣乃又曰不當以罪羣臣則於君子立身事上正己勿求之道未撈於理而獎輕假敢怨尤激紛爭之害不可復弭元祐紹聖之際猶猶如也卒以滅裂國事取全盛之末而亡之一言之失差以千里可不慎哉黜陟之權人主之所以靖國也格心之道大臣之所以自齊也退之節語默之宜君子之所以

立身也居其位安其職盡其誠而不踰其度故人主不待於賢姦之辨而用舍不決使小人與君子交持於廷議宰相之所深憂然小人者豈能矯君心之必不然者而脅上以從已哉則格心者本也適人者末也但令崇奢佞鬼耽酒漁色牟利殃民狎宦豎通女謁之害一一禁括於宮庭之嗜好則事之可否理之得失人之貞邪無所蔽窒而小人自不足以羣聚而爭勝若其格心之道已盡而君昏不知容小人之相牴牾則引身以退杜口忘言用養國家之福而禍不自我而興故孔子去魯不爭季孫之權孟子去齊不折王囂之倭在國則忘身去國則忘世身之安也天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李

下之禍也如或不得於君不容於小人乞身事外猶且紛紜接納進人士而與結他日之援為憂國計與適以激國事之非為進賢計與適以貽賢者之傷氣盈技癢憤懣欲舒且與浮薄之士流連於山川詩酒之中播歌謠以洩憤疾抑或生而有再用之情沒而有子孫之計樹人自輔悅己者容乃使詭譎之夫依附以希他日之進黨禍乃成交爭並峙立身之不慎也事上之不誠也素位不安害延於國為人臣而若此咎亦奚辭乃曰不當以罪羣臣不已過與即其在位之日道在匡君而人才之進退國有常典官有定司固非好惡欲伸唯己所任一大臣進而望風飾行

以求當於端揆者千百其羣也言論相符行止相應者不
使退就衝勃奚必利民而衛國特以競勝於異己耳苟可
以取盈然且破法而為非常之舉汲引而懷取必之心則
唯以所好者之升沈為憂喜而君父生民或忘之矣賢之
夙夜詎可云精白乃心乎夫德裕之視宗閔其得失迴矣
而內不能卻崔潭峻王踐言之與援外不能忘牛僧孺楊
廣卿之私怨則使文宗推心德裕使汲引其所好者置於
要地而宗閔不敢或違也終不可得其後武宗亦既獨任
之矣未久而白敏中令狐綯復起以盡反其局豈非德裕
乘權之日恃主知之深厚聚朋好以充廷而不得志者如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三

伏火石中得水而爆烈哉夫元祐亦猶是也皆為君子者
進則响响退猶躍躍導人心於器訟而不可遏也以宰相
之進退歸人主以卿尹之黜陟歸所司正己盡誠可則行
否則止絕新進之攀附聽天命之廢興雖有小人何所乘
以自立為黨其不然也而曰不可以責羣臣也無惑乎溫
公之門有蘇軾諸人之尋戈矛於不已也

杜牧憤河朔三鎮之跋扈傷府兵之廢敗而建議欲追復
之徒為卮言貽後世以聽熒耳牧知藩鎮之疆在府兵既
廢之後而不知惟府兵之積弱是以蕃兵重邊州驕欺唐
之無兵以馴致於桀驁而不可復詰也且當元和之世豈

獨河北之抗命設澤潞山南無非攤強兵以傲岸者而欲
取區區聽命之州郡勞其農而兵之故其兵而農之則國
愈無兵民愈困亂將愈起甚矣空言無實徒以熒慕古者
之聽而流溺於來今未有已也府兵之害反激而為藩鎮
勢所必然兩所必趨已論之詳矣乃若杜牧所言有可取
而唐之藩鎮尚可支百年者則十六衛是已十六衛以畜
養戎臣其用者以待命益分合之勢兩得之矣分之為
十六則其權不專不致如晉宋以後方州撫領攤兵而篡
逆莫制也統之以十六則其綱不弛不致如宋之廂軍解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三

散弱靡以成乎積衰也夫邊不能無兵邊兵不可以更戍
而無固心必矣兵之為用有戰兵焉有守兵焉守兵者欲
其久住而衛家即以衛國者也而守之數不欲其多千人
乘城十萬之帥不能卒拔而少則無糧薪不給之憂戰兵
者欲其過在而用其新氣者也一戰之勇功賞速效虜退
歸休抑可無長征怨望之情然則十六衛之與邊兵互設
以待而十六衛之帥唯天子使以帥其屬而戰焉若夫寇
盜有竊發之心逆臣萌不軌之志則十六衛中天下以林
立而誰敢恣意以逞在圖乎唯是十六衛之兵必召募挑

選於訓練而不可散之田畝則三代以下必然之理勢
不可以寓兵於農之陳言坐受其弊者也就其地食其食
無千里飛輓之勞就其近屬其衛無居中遙制之病衛率
巡之所司練之有司供億之皆甚便也此則唐初之善制
不必府兵而可行之後世者也以杜牧之時尤可決行於
一朝非若府兵之久敝而不可再興者何也河朔之叛臣
不可遽奪而內地猶可為也且自憲宗以來淄青淮蔡西
川淮南賊平之日兵不可散固可移矣成德盧龍魏博歸
命之日兵不能罷亦可調矣以恩恤之以威臨之仍使為
兵而稍移易之固皆不安南畝習於戎行者又何難於措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孟

置之有哉朝無人焉慮不及此而後天下終不可得而平
牧固不足以及此而漫無憂國之心者又勿論已
甘露之變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文宗不得與知而李石
鄭覃於其時受宰相之命二子病矣君子之進退必以其
正其以身任國家之大政也必以其可為之時血濺於獨
柳之下而麻宣於殿陛之間二子者譽望素隆而何為其
然邪曰此未可以為二子病也夫二子於此雖欲辭相而
義之所不許也梅福之棄官申屠蟠之辭召位未高君未
知有我且時已敝極而無可為也留正出國門而宋幾危
陳宜中奔占城而未遂亡偷免於危殆以倡人心之離散

無生人之氣矣夫二子者唐之大臣而為文宗所矜重者
也天子不勝於官豎兵刃交加於黼屨掠奪縱橫於內省
三相四繫以磔徇天子之僅保其首領者一聞耳二李之
黨分析以去裴中立以四朝元老俯首含羞二子不出而
薄收其潰敗之局以全天子安社稷將付之誰氏而可哉
幸而二李之黨與官豎之未相結納而訓始事官豎
中叛之故仇士良輩無心腹之大臣引與同惡特循資望
而授政柄於二子是以匪人不進誅殺止於數人而不濫
及使二子者畏避而引去宵人乘隙投中尉之門以驟起
而執政其禍更當何如邪夫二子之受相位而不辭非乘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孟

閒以希榮蓋誅夷在指顧之間而有所不避也六巡邊使
疾驅入京聲言盡殺朝士以恐喝搢紳李石安坐省署以
弭其暴橫於斯時也石固以腰領妻孥為社稷爭存亡為
衣冠爭生死可不謂忠誠篤排居易俟命之君子乎江西
湖南欲為宰相召募為卒而石不許刺客橫行刃及馬尾
固石所豫知而聽之者也薛元賞之能行法於神策軍將
恃有石也宋申錫之枉得以復伸覃為之也止滔天之水
者因其潰濫而徐理之卒之仇士良之威不敢逞文宗得
以令終而武宗能弭其亂自登子始基之矣峻峻磴磴之
節惡足為二子責邪唐無靜正誠篤之大臣李石其庶幾

乎其其次矣

聽言以用人不惑於小人而能散朋黨以靖國蓋亦難矣雖然無難也有人於此而或為之言曰是能陳善道糾過失以匡君德者也是能決大疑定大計以固國本者也是能禁姦邪裁佞倖以清國紀者也是能紓民力節浮費以裕國用者也是能建國威思遠畧以靖邊疆者也是如此則聽之而試之察之驗其前之所已效審其才之所可至而任之也可以不疑假不如其言而覆按之遠斥之未晚也有人於此而或為之言曰是久抑而宜伸者也是資望已及當獲大用而或沮之者也是其應得之位祿與某某等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美

而獨未簡拔者也是嘗蒙恩知遇而落拓不偶為人所重惜者也如此則挾進退以為恩怨視榮寵為己應得以與物競而相獎於富貴利達以恤私而不知有君父者矣不待辨而知其為朋黨之姦小人之要結矣楊嗣復託宦官諷文宗以召用李宗閔而文宗欲量移之計其為辭不遇曰是固陛下宰輔流落可矜而已矣抑不過曰是蓋李德裕之以朋黨相抑李訓鄭注之以邪佞相陷而已矣夫德裕之所逐固無可辭於小人而訓注之所排豈必定為君子抑問其昔居輔弼之任所建立者奚若耳若夫無益於國而徒尸顯秩則已槩可知矣其黨固不能為之辭而但

以曾充宰相遂不可使失寵祿將天子以天位任賢才使修天職而止於庸者伸之邑鬱欲得者憐而授之是三公論道之尊僅如黃葉以止兒啼矣嗣復曰事貴得中洵如其言亦以平二李之不平使無偏重而已其以平其不平者各厭其富貴利達之欲而已天子無進賢退不肖之權但為羣臣謀爵祿之去留以消怨忌是尙得謂天下之有天子乎況其所謂得中者祇以漸引小人而撓善類邪宋徽宗標建中之號而姦邪遂逞無他其所謂中者夫人欲富貴利達兩相敵而中分之謂也上無綱下無恥習以成風為君子者亦曰是久處田閒宜為汲引者也朋黨惡得而禁士習惡得而端國是惡得而定乎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美

武宗
嗚呼士生無道之世而欲自拔於流俗蓋亦難矣文宗憑凡之際李珣等扳敬宗子成美而立之仇士良廢成美立武宗武宗立珣與楊嗣復以是竄逐於是而李宗閔之黨不容於朝政柄之歸必於李德裕此屈伸之勢所必然者也德裕即無內援而舍我其誰固非一樞密楊欽義之能引己也然德裕終以淮南賂遺騰交通之名於天下後世而黨人且據以為口實雖欲辭託身宦豎之醜而不可得前此者崔潭峻王踐言皆能白德裕之直然則德裕之於

中人不能自立功表以不受磷緇亦已久矣夫考德裕之相也首請政事皆出中書伏士良挾定策之功而不能不引身謝病以去唐自肅宗以來內豎之不得專政者僅見於白昌德裕之翼贊密勿曲施銜勒者不為無力夫豈樂以其身受中人之援引者乎然而唐之積敝已成乎極重難反之勢在內則中書與樞密相表裏也在外則節使與監軍相呼吸也拒之而常在其左側小不忍而旋受其大屈踐言與於維州之謀潭峻藉宣鄭覃之命德裕固曰吾不為宦者用而我用宦者也楊欽義之內召無所屈節而以寶玩厭其欲德裕固曰此以待小人而使忘機非辱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无

吾行吾志何恤於磽嶮皎皎之嫌疑乎然而以視君子立身之大防則終玷矣生斯世也士君子之防君且毀之不可急挽也則抱有為之志欲抒於國者誠難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哉滋己無可羨之賞謀國無偏私之黨以君命而接之以禮秉素志而持之以正進不觸其深忌退不取其歡心俟時以得君而無求成求可之躁願庶其免乎乃德裕功名之士也固不足以此也德裕之材當德裕之世勿容深責焉可矣

老氏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女子小人滔天之惡所挾以為藏身之固者也唐之宦官其勢十倍於漢

宋李輔國驅四十年御世之天子如蓬草之其後宗廟焉敬宗死焉太子永死焉絳王恪安王溶王成美死焉三宰相一節度合九族而死焉庖人之於雞鶩唯其操鸞刀而割之也文宗垂涕而歎自比於周赧漢獻而以為不如鬱鬱飲醇酒以成疾而崩其凶悍之鋒不可嚮邇也如此以為神策六軍在其指掌故莫之能制是已而未盡然也當其時節鎮林立大臣分圖合天下之全力以視六軍參養之罷民豈不相敵而奚惴惴焉及觀仇士良之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閒日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更及他事然後知其所以歐中材之主入於其阱而不得出者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无

唯以至柔之道縻繫之因而馳騁之蔑不勝矣夫耳目之欲筋骸之逸狎而安之順而受之亦曰此人主之所應得道待之所宜供者耳於國無損於事非專即不以為彼功而抑非可為彼罪也乃當其驕橫著見人主亦含忿不堪而思窮滌俄而退息於深宮則娛樂迭進而氣不覺其漸平矣稍定焉而媼媼姬姬百出以相靡竟不知夙忿之何以遽銷也氣一往而衰安望其復振哉凡變童稚女清歌妙舞捐煩解憤者皆其戈矛鳩毒之機也正人端士沮喪而不得以時進獻其忱則皆廢然返日出而與吾謀屏除者入而且與之歡笑吾惡能勝彼哉徒自誅夷貶竄而弗

能搖動之也未有不緘口息機聽其孤危而莫恤者也則
臣非其臣兵非其兵狎媚且進而白刃夕張莫能測焉至
柔之馳騁至剛綽乎其有餘矣然則羣奄之勢重邱山而
武逆相尋也豈恃神策之孤軍哉恃此而已矣漢宋之閭
主受制於家奴者皆此而唐之立國家法不修淫聲曼色
自太宗以來漫焉進御而無防閑之教故其禍為尤酷焉
口鼻非藉之不安臭味肢體非藉之不宜清暎煩勞苑結
非藉之不能穆耳而愉心林池魚鳥書畫琴弈張弧怒馬
各有所嗜而皆能為奪情息怒之媒機械之張烈於彊秦
密於曹操彼以剛爭此以柔制雖欲如周赧漢獻而不能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三

果不如矣人主而能知此則勿曰宦官之惡不可撓也以
一念之無欲塞滔天之橫流有餘裕矣然而知之者鮮能
之者尤百不得一也是以難也

河北三鎮之不暇也豈其富彊足以抗天下不可制哉唐
無以制之耳盧龍之亂陳行泰張絳相繼繼兵以脅節鉞
張仲武起而討之問其所有士卒幾何合軍士土團千餘
人而已問其兵食所出則仰給於媯州以北而已卒如仲
武之料幽州下叛人得然則唐果制勝得理以天下之力
舉三鎮如拾芥耳而終困於不能者廟謨不定諸帥離心
且逆黨私人奔走京國賄賂行於廷臣皆為張皇誠恐以

勤姑息豈不輯亂其成謀也君暗臣偷視最爾之效也
莫之能勝而曰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惡是何言也對
稹阻兵擅立李德裕決策討之是已而復曰但得鎮魏不
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何其視鎮魏之太重也張仲武既以
盧龍歸命拊鎮魏之背矣何因敬王元逵非有田承嗣王
武俊之梟桀即令納稹賂以陰相脅齒而朝廷宜昭義問
以臨之又豈敢北不畏盧龍之乘其後南不畏宣武之逼
其前西不畏河中之制其腋顯相抗拒以黨逆而蹶與哉
戰即不力亦持兩端以視勢所趨耳然則劉稹既滅移因
敬元逵於他鎮不敢違也召因敬元逵以赴關不敢拒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三

彼雖驕蹇而昏瞶抑且念昔之負固以長子孫者不死於
天誅則死於帳下何如束身歸闕席富貴而保後昆部曲
雖或囂張帥心弛而氣亦頽矣威可服也恩可懷也張仲
武之令圖可羨劉稹之狂謀可鑒也區區數州之士兩豎
子尸居其上而曰終難化也德裕之於此惜矣乃遣重臣
輪輜於二鎮曰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
事則既明輪左券授以不拔之勢儼若敵國此言出後其
可追哉澤潞王士也其人王人也鎮魏亦非北胡南蠻自
為君長之國也鎮魏可澤潞奚其不可又何以折劉稹而
服澤潞之心乎夫鎮魏西扼壺關東連曹鄴南一涉河

而卽汴宋中原之堂奧也橫骨頤中而欲食之下咽也必不可得唐之所以一亂而不可再興皆此等成之也德裕苟且以成一時之功曾不恤禍結兵連之無日習之難化豈在河朔哉在朝廷耳武宗聽之詔二鎮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言不順事不成嗚呼唐終不可為矣

楊弁稱亂河東逐李石結劉稹而其所恃者納賄於中使馬元實元實歸大言於廷曰弁有十五里光明甲以恐喝朝廷徵求節餞李德裕折之而後沮以此推之凡唐之藩鎮類以數州之士一族之眾抗天下之威而朝廷僂俛以從其欲非兵力之果強也皆賄也非李德裕折元實之姦

漢通鑑論卷二十六

三

則弁之納賄亦弁而不著史氏亦無從記之矣賄行於中涓而天子懾賄行於宰相而百官不能爭賄行於省寺臺諫而天子宰相亦不能勝前此之討淮蔡討平盧廷議紛然唯恐兵之不罷者此也德宗窺見其情厚疑羣臣孤憤興兵而中外坐視其敗者亦此也唐之亂賄賂充塞於天下為之耳凡三百餘年自盧懷慎張九齡裴休而外唐之能節簞篋以自立於金帛之外者無有雖賢者固不能保其潔清特以未敗露而不章實固不可問也藩鎮之叛時若敵國相若仇讎且唯以金錢買中外之心而天子不能自固況州郡羣有司之廢置哉蓋唐自立國以來競為

奢侈以衣裘僕馬亭榭歌舞相尚而形之歌詩論記者誇大言之而不以為忤韓愈氏自詡以知堯舜孔孟之傳者而戚戚送窮淫詞不忌則人心士氣榮可知矣迨及白馬之禍凡錦衣珂馬傳觴挾妓之習燿焉銷盡繼以五代之周殘延及有宋癘風已息故雖有病國之臣不但王介甫之清介自矜務遠金銀之氣卽如王欽若丁謂呂夷甫章惇邢恕之姦亦終不若李林甫元載王涯之狼藉且不若姚崇張說韋臯李德裕之豪華其或毒民而病國者又但以名位爭衡而非寵賂官邪之害此風氣之一變也乃唐之率天下以奔欲崇貨而遲久不亡者何也朝士以賄而

漢通鑑論卷二十六

三

容姦逆臣亦以賄而自固志氣俱偷其欲易厭故稱兵犯順者皆護其金穴以自封而無問鼎登天之志其尤幸者回紇吐蕃唯以侵掠為志浸淫久而自敝亦無劉淵石勒之雄心斯以幸存而已矣使如宋也三虜迭乘以壓境豈能待一遷再遷三遷而後亡哉賄賂之敗人國家如鳩之必死未有能生之者也
殺降者不仁受其降而殺之不信古有其言誠仁人君子之言也雖然言各有所指道各有所宜不揆其時不察其故不審諸順逆之大義不度諸好惡之公心而唯格言之是據則仁人君子之言皆成乎蔽仁蔽而愚信蔽而賊不

可不辨也所謂殺降不仁而無信者為兩國交爭戰敗而
倒戈與夫夷狄盜賊之脅從而自拔者言也或黨惡之志
固不堅或求生之外無餘志則亦生全之或且錄用之而
獨忿怒以予維新斯允為敦仁而崇信矣劉稹之叛郭誼
為之謀主及夫四面合圍三州已下稹守孤城而日蹙誼
與于協說稹束身歸朝稹既從之欲降矣誼乘其懈殺之
以白為功武宗與李德裕決計誅之夫豈非允賊人心之
公惡者以行大法而司馬溫公譏其失信其信也非其所
以蔽而愚且賊者乎亂人者不殄絕之則亂終不已者也
懷以仁而即乘吾仁以相犯結以信而即怙吾信以相欺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書

者也而唐藩鎮之亂率因此而滋自祿山為逆以來攤戴
之者豈果僥倖其主之成大業而已為鄧禹之效尺寸哉
人挾好亂之心而嗾其主帥以為逆魁以弋利於己故李
寶臣薛嵩田承嗣首自反噬而果獲分土攤尊之厚利蓋
當勸亂之日已挾自私之計上脅朝廷下睨其主流血干
里主族亦赤無非可罔利之左券而朝廷果以姑息而厚
酬之位兼將相澤及子孫人亦何憚而不日導人以叛逆
哉寶主之腰領以求榮主族夷而已詭元功計當日之為
藩鎮者側目而寒心自非狂駭如劉稹者未有不以殺王
協郭誼為大快者類年身膏原野之鬼與痛哭郊原之寡

妻孤子固且不想稹而怨協誼故二賊伏誅而後武宣之
世藩鎮無叛者既有以大服其心而裨將幕僚知無他日
幸免僥功之轉計則意亦戢而不敢導其主以狂信殺一
二人而全天下仁也殺無恆之人以行法信也高帝斬丁
公而今古稱其義況躬為逆首者乎且劉稹既從誼協之
謀以欲降矣誼可容稹獨不可降乎殺降者誼也殺誼者
所以殺殺降者也而何尤焉唯項羽施之於敵國之赤子
李廣施之於解縣之荒服則誠惡矣未可以為反覆傾危
之亂人引以求曲宥也施大仁惇大信各有其時各有其
情各有其理以一言蔽千古不齊之事變適以自蔽而已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書

君子所弗尚也

宦者監軍政於外而封疆危宦者統禁兵於內而天子危
監軍之危封疆李德裕言之至悉矣乃天子之危非宦者
之統禁兵遽能脅之而死生廢立之也天子之兵散布於
天下將皆其臣卒皆其民也其在內而為禁兵如唐神策
軍者但百之一耳又非百戰立功能為天下雄者也宦者
雖握固之以為己有而勢不能與天下爭衡脅君自恣乃
至弑刃橫加豈能無畏於四方之問罪乎其無所憚而血
濺宮庭居功定策者實恃有在外監軍之使深結將帥而
制其榮辱生死之命指麾吏士而市以吻嚙冥犒之恩也

故王守澄陳宏志楊承和躬行大逆不畏天下有問罪之師乃至四朝元老分符持節之裴中立亦視君父之死噤口而不敢誰何獨一劉從諫執言相加而懷來又不可問無他諸帥之兵皆宦者之爪牙舉天下而在其掣肘雖仗義欲鳴而力窮於寡助也於是而知德裕之為社稷謀至深遠矣其以出征屢敗為言者指其著見之害以折之使不敢爭耳顯糾其沮撓軍事之失而不揭其攬權得眾之禍使無所激以相抵牾則潛伏之大隱暗消於忘言矣此德裕之所以善於安主而防姦也然抑豈徒其立言之善哉仇士良忌之而不能傷乃乞身以去救監軍不得預軍務選牙隊而楊欽義劉行深欣然唯命而不敢爭極重之弊反之一朝如此其易者蓋實有以制之也唐之相臣能大有為者狄仁傑而外德裕而已武宗不天德裕不竄唐其可以復興乎

漢通鑑論卷二十六

天

後世有天下者欲禁浮屠之教以除世蠹也良難會昌五年詔毀寺及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可謂令之必行矣然不數年而浮屠轉盛於是所謂黃巢者出而教外別傳之邪說充塞於天下禁之乃以激之而使與故曰難也武宗聽道士趙歸真之說而闢佛以邪止邪非貞勝之道固也未幾而武宗崩李德裕逐宣宗

忌武宗君相而悉反其政浮屠因緣以復進其勢為之也雖然假令武宗永世德裕安位而行志又豈可以舉千年之積害一旦去之而消滅無餘哉何也以一日矯千年之弊以一君一相敵羣天下狂惑氾濫之情而欲剷除之無道是鯨之陸洪水以止其橫流卒不能勝者也夫羣天下積千年而奔趨如鶩自有原委亦自有消歸故天下之僧寺蘭若欲毀之則一旦毀之此其無難者也勒二十餘萬僧尼使之歸俗將奚歸哉人之為僧尼者類皆孤露惰游無賴之罷民也如使有俗之可歸而晏然為匹夫匹婦以田爾田廬爾廬尙雷幹止也則固十九而不為僧尼矣一

漢通鑑論卷二十六

七

且歷之使無所往而得措其身則合數十萬伏莽之戎黠者很者陰聚於宵旦憤懣圖惟謀歧塗以旁出若河之決也得蠶穴以通而奔流千里安可復遏哉故浮屠之教至大中以後乃益為幽眇閃爍之論弔詭險崎之行以聳動生人而莫測其首尾以相詫而翕從之皆其擯逐無聊之日潛身幽谷思以爭勝而求伸者也夫欲禁浮屠氏者亦何用深治之哉自有生民以來有四民則有巫巫之為術不一要皆巫也先王不能使無也浮屠之以扇動天下者生死禍福之報應而已則亦巫之幻出者而已若其黠者雜莊列之說竊心性之旨以與君子之道相競而見道未

審者感之然亦千不得一也故取浮屠之說與君子之道較黑白而衰王固不能保於末俗取浮屠與巫者等而以巫道處之則天下固多信巫而不信浮屠者其勝負相敵也浮屠而既巫矣人之信之也猶巫則萬室之邑其為巫者比幾而人無愛戴巫如父母者且猶然編戶征徭之民也如此則浮屠燔矣故寺院不容不亟毀也范金冶銅之像不容不亟銷也田園之稅丁口之徭不容不視齊民也無廣廈長寮以容之無不稅之田以祭之無不徭之政以逸之無金碧丹漆以豔其目無鐘磬鈴鐸以淫其耳黯淡蕭條而又驗其老幼使供役於郡邑則不待勒以歸俗而僧猶巫也巫猶人也進無所安退思自便必將自求田廬自畜妻子以借於良民數十年之中不見其消而自無幾矣卽有存者亦猶巫之雜處弗能為民大病者也禁其為僧尼則傲岸而不聽含怨以圖興弗禁其僧而僧視耕夫之賦役弗禁其尼而尼視織女之縷征無所利而徒苦其身以茹草而獨宿未有不翻然思悔者徒眾不依而為幽眇之說弔詭之行者亦自顧而少味先王之不禁天下之巫而不殊於四民之外以此而已然則有天下而欲禁浮屠以一道德同風俗者亦何難之有哉特未之思耳

宣宗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美

宣宗初識李德裕於奉冊之頃卽曰每顧我使我手無所措浙夫宣宗非虜主德裕非有跋扈之氣發於聲色如馬勃之起家戎伍梁冀之世習驕倨者豈果見之而怵然哉有先入之言使之猜忌者在也武宗疾篤旬日不能言而詔從中出廢皇子而立宣宗宣宗以非次拔起忽受大位豈旦夕之謀哉宦官貪其有不慧之迹而豫與定謀竊竊然相嚙啖於祕密之地必將曰太尉若知事必不成故其立也惴惴乎唯恐德裕之異己如小兒之竊餌見厨婦而不甯也語曰盜憎主人其得志而欲誅逐之必矣此抑有故德裕當武宗之日得君而行志裁損內豎之權自監軍始監軍失權而中尉不保神策之軍於時宦官與德裕有不兩立之勢德裕為之有序無可執以相撓而上得武宗之信任下有楊欽義劉行深之內應故含怨毒也深而不敢發迨乎武宗疾篤不能言之日正其河決癘潰可乘以快志之時也不廢皇子立宣宗則德裕不可去不誅宣宗以德裕威稜之可畏則宣宗之去德裕也不決其君惴惴然如捍大敵之不能姑待而後德裕必不能容蓋德裕之所能控御以從己者楊欽義劉行深而已二人者其能敵官中無算之貂璫乎皇太叔之詔一下德裕無可措其手足待放而已矣唐之亡亡於宦官自此決矣或者謂德裕事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美

英勵之君相得甚歡而不能於彌留之際請憑玉几受顧命以定承嗣使姦人得擅廢立之權非大臣衛國之誼是已然有說焉武宗春秋方富雖有疾而非必不可起之危候方將大有所為而不得遽謀身後迨及疾之已篤昏不能言雖欲扣閣請見而誰與傳宣以求必得哉所可惜者先君之骨未寒太尉之逐已亟環唐之廷無有一人焉昌言以伸其忠勳者豈徒無為之援哉白敏中之徒且攘臂而奪相位崔楊牛李抑引領以望內遷而鄭肅李回莫能禦也意者德裕之自矜已甚孤傲而不廣引賢者以其協匡贊邪抑自朋黨與唐之士風披靡於榮辱進退之間而無賢可薦邪二者皆國家危亂之券也必居一於此宜乎唐之不復興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皇

宣宗初立以早故命大臣疏理繫囚而馬植亟以刻覈之言進請官典犯賊及殺人者不聽疏理夫二者之不可遽釋是已而並不聽其疏理唯法吏之文置之辟而莫辯宣宗用申韓之術東濕天下以失人心植實首導之矣唐自高宗以後非弑械起於宮闈則叛臣訐於肘腋自開元二十餘年粗安而外皆亂日也而不足以亡者人心固依戀而不忍離雖役繁賦重死亡相接抑且戴弁葉之天子於不忘無他自太宗以寬容撫士庶吞舟漏網則游鱗各吻

沫於浦嶼卽有弱肉強食之害而民不怨其上也羅希夷吉温以至窮凶如侯索周來抑但施慘毒於朝士而以反叛為名未嘗取吏民瑣細之愆苛求而矜其聰斷馬植之徒導主以淵魚之察而後太宗之遺澤斬矣植之言曰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亦近乎情理之說也乃上方下寬恤之政用若天災而遽以綜覈虔矯之令參之則有司相勸以武健持法律以核吏民廣逮繫以成鍛鍊有故入而無矜疑士怨於官民愁於野胥史操生死以取貨賄可勝言哉夫申韓之以其術破壞先王之道者豈不以為情理之宜誅有罪以恤無辜乎而一倚於法天下皆重足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皇

而立君子之惡其賊天下而殄人國脈者正以其近於情理易以惑人也以賊吏論古今無道之世人士相習於貪叨而其得免於逮問者蓋亦鮮矣夫苟舍廉恥以縱衆頤則白晝攫金而不見人豈罪罟之所能禁乎無道以止之於未淫則察之愈密誅之愈亟賚緣附託行賄以祈免之塗愈開賄不給而虐取於民者愈劇究其抵法而無為矜宥者一皆拙於交游吝於薦賄豁望易厭之細人而已以法懲貪貪乃益滋而上徒以召百官之怨讟下益以甚窮民之賸削法之不可恃也明矣以殺人論人卽不伏歐刀於市亦未有樂於殺人者也已論如法而苟全於疏理之

下雖不死而生理亦無幾矣若其忿懣發於睚眦則當揮
拳操刃之下惡氣薰心固且自忘其死抑豈暇念他日之
抵法而知懲若云死者含冤則天地之生業已殺一人矣
而又殺一人以益之奚補哉且一人抵坐而證佐之株連
寡妻孤子之流離於寺署者凡幾也故貪吏伏法殺人者
死法也法立於畫一而張弛之機操於君與大臣之心君
子之道所為迥異於申韓之刻薄者不欲求快於一時之
心也心苟快而天地和平之氣已不足以存俗吏惡知此
哉綜覈行而上下相督還相蔽也炫明者瞶聰者聾唐
宰咨保之福澤宣宗君臣銷鑠之而無餘馬植實首導之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聖

苛刻一行而莫之知止天下粗定而卒召吏民之叛以亡
固不如婦者之姑息亂而可存也

知人之難久矣而抑有其可知者君子持之以為衡而失
亦鮮矣人之為不肖也其貪婪賊害淫溺憤亂得之氣質
者什不得一類皆與不肖者而隨之以流因以氾濫而
不可止故君子之觀人於早也持其所習者以為衡視其
師友視其交游視其習尚未嘗無失而失者終鮮拔駢角
於犁牛之中非聖哲弗能也李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既
為學士遂乘武宣改政之初奪德裕之相竭力排之盡反
其政以陷德裕於貶死而亂唐室夫敏中之不可引而使

在石壁堂再計而決者哉德裕之初引敏中也以武宗
聞白居易之名欲召用之居易老而德裕以敏中進然則
知敏中者以居易用敏中猶其用居易也居易以文章小
技而為嬉遊放蕩徵聲逐色之倡當時則裴中立悅其浮
華而樂與之嬉至宋則蘇氏之徒喜其縱逸於閑檢之外
而推尚之居易之名遂喧騰於天下後世乃襲其八則元
稹之死友也稹聞謫九江而垂死驚坐胡為其然哉以蕩
閑踰檢相暱於聲色而為輕浮俗豔之詞以蠱人於淫縱
當其時如杜牧者已深惡而欲按以法矣稹嘗身奄宦排
抑正人以便河北終叛而為唐之戎首居易護為死黨不
得則託於醉吟以洩其青衫之淚敏中為其從弟與居與
遊因之而受君相之知夢寢之所席而安者居易耳若此
而欲引為同心以匡君而衛社稷所謂放虎自衛者也而
德裕胡弗之知也使武宗欲用居易之日正色而對曰此
浮薄儂巧之小人耽酒嗜色以淫詞壞風教者陛下惡用
此為則國是定矣李沆剴健之所以允為大臣也而德裕
不能其尚有兩端之私與不然則己習未端心無定衡之
可持而易以亂也先儒謂蘇軾得用引秦觀之徒以居要
地其害更甚於王安石唯其習尚之淫也舍是而欲鑒別
人才以靖國家培善類未有能免於咎者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聖

周墀為相韋澳謂之曰願相公無權傷哉斯言所以懲李相朱崖之禍而歎宣宗之不可與有為也宰相無權則天下無綱天下無綱而不亂者未之或有權者天子之大用也而提權以為天下重輕則唯慎於論相而進退之相得其人則宰相之權即天子之權挈大綱以振天下易矣宰相無權人才不繇以進國事不適為主奚用宰相哉奉行條例畫教以行莫違其式而已宰相以條例行之部寺部寺以條例行之鎮道鎮道以條例行之郡邑郡邑以條例行之編氓苟且塗飾以應條例而封疆之安危羣有司之賢不肖百姓之生死利病交相委也抑互相容以儆其姦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器

也於是兵竄於邊政弛於廷姦匿於側民困於野莫任其咎咎亦弗及焉宰相不得以治百官百官不得以治其屬民之愁苦者無與伸驕悖者無與禁而天子方自以為聰明徧察細大成受成焉夫天子亦惡能及此哉摘語言文字之失按故事從違之迹而已矣不則寄耳目於宵小以摘發杯酒尺帛之愆而已矣天下惡能不亂哉上攬權則下避權而權歸於宵小天子為宵小行喜怒而臣民率無以自容其後令狐綯用一刺史而宣宗曰宰相可謂有權其奪天下之權使散寄而無歸固不可與有為也韋澳見之審矣無權則焉用相哉弗問賢不肖也但可奉行條例

皆可相與其親府史皆往也又奚以異周墀又何用相為生斯世也過斯主也不能褻裳以去而猶食白麻之糜焉亦不可謂有恥矣

德宣二宗皆懷疑以御下者也而有異故其致禍亦有殊焉德宗疑其大而畧其小故於安危大計不信忠諫之言姦邪得乘之而亂遂起然畧於細小之過忘人於偶然之失則人尚得以自容於虛杞之姦傾聽之於陸贄之忠亦傾聽之故其臣無塗飾耳目坐釀禍原之習其敗亂終可拯也宣宗則恃機警之耳目聞一言而即挾為成心見一動而即生其轉念賢與姦俱岌岌不能自保唯蔽以所不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聖

見不聞而上蓋國下殃民微幸免於譏誅則無所復忌雖有若陸贄之忠者在其左右一節稍疏羣疑交起莫敢自獻其相忱其以召亂也緩而一敗則不可復救矣馬植之貶以服中涓之帶也蕭鄴之命相旨已宣而中止以王歸長之覆奏也崔慎絲之罷以微露建儲之請也李燧之鎮嶺南旌節及門而返以蕭傲之一言也李遠之不用以長日暮局之一詩也李行言以樵夫片語而典州李君爽以佛祠數老而遷擢舉進退刑賞之大權唯視人罄欬笑語流目舉踵之間而好惡旋移是非交亂荆棘生於方寸忤害集於俄頃自非白敏中令狐綯之戀寵喜榮誰敢以身

試其善惡而為之用乎天下師師交相飾以避過則朝廷
列士偶之衣冠州郡恣穿盜之長吏養姦匿慝窮民其奚
恃以存哉嗚呼懷疑以察纖芥之短長上下離心而國不
亡者未之有也其待懿宗而禍始發猶幸也又惡足以比
德宗哉甫至動也火至明也以灼灼之明為非常之動其
象為豐豐其部日中見斗以星之明亂日之明則窺其戶
而無人易之垂訓顯矣哉

古今之亡國者有二軌焉姦臣篡之夷狄奪之也而禍各
有所自生夷狄之奪晉宋是已君昏將懦兵弱而無紀則
民雖帖然固安乃至忠憤思起為之效命而外逼已危不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栗

能支也姦臣之篡則不能猝起而遽攘之也必編民積怨
盜賊繁興而後姦臣挾平寇之功以鉅服天下而奉己為
主漢唐是也張角起而漢裂黃巢起而唐傾而漢則有公
孫舉張嬰以先之唐則有鷄山妖賊浙東裘甫以先之一
動而敢再動而驚三動而如火之燎原不可撲矣唐之立
國至宣宗二百餘年天下之亂屢矣而民無有起而為盜
者大中六年鷄山賊乃掠蓬果三川言辭悖慢民心之離
於是始矣崔鉉之言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當是時
也外無吐蕃回紇之侵陵內無河北淮蔡澤潞之叛亂民
無供億軍儲括兵遠戍之苦宣宗抑無宮室游觀縱欲歛

怨之失天下亦無水旱蟲螟千里赤地之災則問民之何
以迫於飢寒而遽走險以自求斬艾乎然則所以致之者
非有司之虐害而誰耶李行言李君爽以得民而優擢宜
足以風厲廉隅而坊止貪濁矣然而固不能也君愈疑臣
愈詐治象愈飾姦蔽愈滋小節愈嚴大貪愈縱天子以綜
覈御大臣大臣以綜覈御有司有司以綜覈御百姓而弄
法飾非者驕以玩樸愿自保者懼於凶民安得不飢寒而
攘臂以起哉小說載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
溫公亟取之登之於策若有餘美焉自知治者觀之則皆
亡國之符也小昭而大聳官欺而民蔽智攫而愚危含怨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筆

不能言而蹶興不可制一寇初起翦滅之一寇踵起又翦
滅之至再至三而不可勝滅亂人轉徙於四方消歸無地
雖微懿宗之淫昏天下波搖而必不能定宣宗役耳目懷
戈矛入黠吏之四驅民以凍餒其已久矣至是而唐立國
之元氣已盡人垂死而六脈齊張此其候矣
韋澳者以藏身自固為道者也異於貪進病國微幸危身
之鄙夫遠矣而不足以謀國宣宗屏左右與商處置宦官
之法而澳曰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擇其中有
識者與之謀此其為術也甚陋澳之識豈不足以知此之
非策而云爾者不敢身任其事以自全而已矣太和之變

所以主辱而臣死者李訓鄭注本無藉小人舒元與賈餗皆貪庸為朝野所側目與宦官以機械相傾而不勝其宜也而豈宦官之終不可受治於外廷哉舍外廷而以宦官治宦官程元振嘗誅李輔國矣王守澄嘗誅陳瓘志矣是以毒攻毒之說前毒去而後毒更烈也蓋宦官之亂國而務君也與外廷之小人異小人誅則其黨亦離能誅小人者即不必為君子而亦懲小人之禍以反其為者也若宦官則自為一類而與外廷爭盈虛衰王之數其自為黨也一而已矣勿論進而與謀謀之必洩祇以成乎禍亂即令并心盡力為我驅除而誅彼者即欲行彼之事天子恃之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吳

外廷拱手而聽之後起之禍倍溢於前又將何所藉以芟夷之哉故曰其術陋矣夫天子而果欲斷以行法誅不順之奄孽正綱維以自振也豈患無其術哉外廷非盡無人也即如李文饒者優游諷議而解諸道監軍之兵柄則使制此刑餘也優有餘裕而推抑之以嚮於死充位之大臣則為白敏中為令狐綯懷祿固寵之鄙夫既陰結內援而不敢任誅鋤之事使其任之又舒元與王涯賈餗之續耳蓋其炫小明而矜小斷以纖芥之嫌疑為轉眄之刑賞其以為慎名器者匹夫之吝也其以為察吏治者老婦之聰也佞人亟進而端士離心故僅一守正之韋澳而唯計全

身於事外即使推誠待下拔功業已著才望可委之大臣修法紀以飭中外乃下明詔申太宗之禁制廢中尉之官以神策之軍授司馬革樞密之職以機要之務歸中書奪其所本無而授以掃除之常職是天子大臣所可昭昭然揭日月以行者廷臣莫敢異議百姓莫不欣悅藩鎮莫不欽仰一二懷姦之奄豎何所挾以相抗亦奚用屏人私語若大敵之對壘力不能支思乘瑕而攻劫之乎或曰習已成則其黨已固奪之遽則其怨必深環左右者皆其徒也伏弑械以求逞宣宗所重慮者未為過也夫惡唯隱而益深故孔子成春秋而亂賊懼發其所匿而正名之則惡洩而不能再興矣夫憲宗敬宗之不保其軀命豈嘗斥而奪之使激而成之乎憲宗之弑陳瓘志雖伏辜而未正其惡敬宗之弑劉克明雖授首而未誅其黨內外交相匿而後伏莽之戎有所怙以相脅宣宗於此正告中外詰先君之賊申污瀆之討宣發其惡顯然於天下之耳目則使有今將之心抑知其無所匿藏而逃不赦之辟又孰敢睥睨君父以逞其狂圖哉太和君臣唯不知此是以伏兵殿幄反受大逆之名三相駢死於獨柳非外廷與謀而事機必敗也乃宣宗之為君也以非次為宦官所扳立反以貽怨於社稷之臣故懷私恩忍重辱隱而不能發露耳是以韋澳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吳

遷延自免而不能為之謀知其荏苒者之有所繫也

國無可用之人則必亡國之無人非但其君不欲用之抑欲用之而固無人也錚錚表見者非迂不適用則小有才而不足任大如是者不得謂之有人夫其時豈天地之吝於生才以亡人之國乎秉道行義德足以回天者開世而一出亦安能必其有或賢智之士宅心無邪而樂為君用則亦足以匡亂救亡功成事定而可卓然為命世之英此則在乎風尚之所移耳故國之無人惟賢智之士不為國用恬然退處以為高以倡天下置君父於罔恤於是乎國乃終以無人夫一二賢智之士不為國用而無損於當世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平

似未足以空人之國使忘君父也乃唯賢智之士立身無瑕為謀多臧天下且屬望之而以不為國用為道其究也置其身於是非休咎之外天下具服其卓識而推以為高於是知有其身以求免於履凶蹈危者皆慕其風以為藏身之固則宗社安危生死一付之迂愚巧黠之人而自好者智止於自全賢止於不辱志不廣學不博氣不昌乃使數十年內盡士類皆成乎痿痺渾渙之習自非懷祿微幸依附亂賊而不慙者皆不可與有言不可與有為之人也於是乎天下果於無人而狐狸晝噪沐猴衣錦尚誰與治之哉宣宗之世上方津津然自以為治也而韋澳謂其甥

柳玘曰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皆吾曹貪名位所致耳是其為言夫非賢智者之言乎於是上欲以澳判戶部且將相之而浩然乞出鎮以引去蓋澳之不為唐用非一日矣周墀入相問以所可為則曰願相公無權宣宗屏人語以將除宦官則曰外廷不可與謀其視國家之治亂如越人之肥瘠而以自保其身者始終一術也蓋於時賢智之士周覽而俯計焉擇術以自處焉視朝廷如燎原之火不可嚮邇非令狐綯之流容容以微厚福者無不戒心於謀國矣此習一倡故唯張道古孟昭圖之愚忠以自危魏謩馬植之名高而實拙姑試其身於險而罔濟其不爾者率以全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聖

身遠害為風軌故鄭遨司空圖營林泉以自逸而梁震孫光憲羅隱周庠韋莊之流寄身偏霸以謀安其於憂世愛君之道夢寐不及而談笑不涉天下惡得有人哉宣宗之世唐事猶可為也而何以人心之遽爾也宣宗甫踐阼而功著封疆謀匡宮府之李文饒貶死於萬里之外其所進而與圖政者又於一言一笑一衣一履之間苛責其應違士即忘身以殉國亦何樂乎受不令之名以褻辱哉人君一念之煩苛而四海之心瓦解則求如李長源陸敬輿履艱危受譏謗以自靖者必不可得非唯不得賢智之士固且以為戒也不亡何待焉

安史作逆以後河北亂淄青亂朔方亂汴宋亂山南亂涇
原亂淮西亂河東亂澤潞亂而唐終不傾者東南為之根
本也唐立國於西北而植根本於東南第五琦劉晏韓滉
皆藉是以紓天子之憂以撫西北之士馬而定其傾東南
之民自六代以來習尚柔和而人能勸於耕織勤儉足以
自給而給公故不輕萌猖狂之志永王璘劉展一妄動而
即平無與助之者也劉展既誅席安已久竭力以供西北
而不敢告勞至於宣宗之季年而後亂作大中九年浙東
軍亂逐李訥越三年而嶺南亂矣湖南逐韓宗矣江西逐
鄭憲矣宣州逐鄭薰矣不謀而合並起於一時其稱亂者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聖

皆游惰之兵非兩河健戰之雄所逐者皆觀察使奉朝命
以牧軍民非割據擅命之雄倚牙兵以自立倡偏裨以犯
上非所據而人思奪之者也蓋於是而唐之所以致此者
可知矣在昔之日軍興旁午供億繁難而不叛大中之世
四海粗安賦役有經而速反豈宣宗之刑民而無醉飽者
使然哉觀察使慢上殘下迫民於死地民乃視之如仇讎
不問而知李訥輩之自取之也雖然又豈非宣宗之縱蠹
賊以害良稼哉觀乎張潛之言曰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
非賦斂過差及減削衣糧則羨餘奏於代移之際者何從
而致蓋進奉者兵民之所繇困而即其所繇叛也及懿宗

之初始禁州縣稅外科率而薛調上言所在羣盜半是逃
戶故軍亂方興民亦相尋而為盜裘甫之聚眾旬日而得
三萬皆當年晝耕夜織供縣官之箕斂者也貨積於上而
怨流於下民之瓦解非一日矣王仙芝黃巢一呼而天下
鼎沸有司之敗人國家不已酷乎夫宣宗之於吏治亦勤
用其心矣徒厚疑其臣而教貪自己令狐綯父子贖貨於
上省寺相師而流及郡縣塗飾耳目者愈密破法以殃民
也愈無所忌唐之亡宣宗亡之豈待狡童繼起始沈溺而
莫挽哉於是藩鎮之禍且將息矣河北諸帥皆庸豎爾是
弗難羈勒馭者彼昏不知惴惴然防之而視東南為噉膚
不知痛癢血不知號之圈豚池鷺也人莫蹟於山而蹟於
堙豈不信夫民者兵之命也安者危之府也察者昏之積
也弱者彊之徒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聖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終

衡陽王夫之議

懿宗

王式之平裘甫康承訓之平龐勛史據私家之文張大其功詳著其畧嗚呼是亦吹劍首者之一快而已矣但以一時苟且收拾之近效言之則童貫之勦方臘且非無可紀之績也至於朱儁皇甫嵩之平黃巾則尤赫然矣乃皆不旋踵而大亂作國隨以亡燭火之溫不能禦冰雪久矣飢寒之民猝起弄兵志不固力不堅大舉天下之兵以臨之其必克者勢也所難者盡取而斬艾之則降不可殺即盡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取而斬艾之而其潰逃以免者猶眾也既不得為良民而抑習於掠奪則狂心不可卒戢夫何能使之洗心浣慮以服勤於田畝哉況有司之暴虐不革復起而擾之則乍息之火得風而燎原未可以賊首既俘信煙波之永息也靖康之世京東之賊亦遽起矣宗汝霖收之而帖然者使自效於行伍而拔用其梟雄俾仍合其部曲也汝霖卒賊且復潰矣重起而收之者韓岳也咸有所歸而不復雜之耕桑市肆之中使鞅掌而思浮動故宋以庸王式乃於裘甫之既擒不復問數萬之頑民消歸何處爪牙乍斂而睥睨於人間則後日之從龐勛以亂徐州隨王仙芝黃巢以起

曹濮者皆脫網之魚游沙汀而鼓浪式曰非吾事也甫一擒而策勦飲至可以鳴濊於當時書功於竹帛矣夫亂軍叛民與藩鎮異藩鎮之反雖舉軍同逆而必倚節度使以起伏渠帥既誅新帥撫之三軍仍安其故籍而不失其舊故裴中立曰蔡人亦吾人也殺之則靖矣亂民者雖有渠帥而非其夙奉之君長人自為亂渠帥自誅眾志自競非有以統攝之而必更端以起當斯時也非分別其疆弱之異質或使之歸耕或使之充伍又得良將吏以安存之則愈散而禍愈滋以式為將以白敏中之徒為相居中而御之何功之足紀哉徒以長亂而已矣又況康承訓之進沙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陀以亡唐邪

古之稱民者曰民暑上與民相依以立同氣同倫而共此區夏者也乃畏之如暑也哉言此者以責上之善調其情而平其險阻也唐至懿宗之世民果暑矣裘甫方誠而懷州之民攘袂張拳以逐其刺史陝州繼起逐觀察使崔龜光州繼起逐刺史李弱翁狂起而犯上者皆即其民也觀察刺史而見逐於民其為不肖固無可解者雖然貪暴之吏何代蔑有一勝違其情而違起逐之上且無如之何天下惡得而不亡夫民既如此矣欲執民而治其逐上之罪是不矜其窮迫而激之亂也欲誅觀察刺史以撫民而民

之不道又惡可長哉小失豪民之意猜猜而起脅天子以爲之快志抑不大亂不已然則反此而欲靖之也無術則抑追諸其所繇來而知畏民之特者調制其性情於早不可唯意以亂法也人君所恃以飭吏治恤民隱者法而已矣法者天子操之持憲大臣裁之分理之牧帥奉若而守之牧帥聽於大臣大臣聽於天子綱也天子咨之大臣大臣任之牧帥紀也天子之職唯慎選大臣而與之簡擇牧帥既得其人而任以郡邑之治矣則刑賞予奪一聽大臣所訪於牧帥者實考其淑慝功罪而決行之於是乎民有受墨吏之荼毒者昂首以待當亡之斧鉞卽其疏脫而怨忿未舒亦俯首以俟後吏之矜蘇而大臣牧帥既得其人天子又推心而任之則墨吏之能疏脫以使民含怨者蓋亦鮮矣而宣宗之爲君也不然其用大臣也取其飾貌以求容者而已其任牧帥也取其拔擢自我無所推引者而已至於州縣之長皆自我用焉而抑不能周知其人則微行竊聽以里巷之謠詠爲朝章李行言李君爽之得遷惡知非賄姦民以爲之媒介哉乃決於信而謂廷臣之公論舉不如塗人之片唾也於是刑賞予奪之權一聽之里巷之民而大臣牧帥皆尸位於中無所獻替民乃曰此衷然而爲吾之長吏者榮辱生死皆操之我天子而既許我矣

其點者得自達於天子則許奏而忿以洩姦亦以讎其甚者不能自達則聚眾號呼逐之而已曰天子而既許我以子奪長吏矣孰能禁我哉不曰天子固愛我卽稱兵犯上而不忍加罰於我則曰天子固畏我卽稱兵犯上而不敢加刑於我長是不懲又何有於天子哉緩鉏棘矜以攻城掠野無不可者民非本善上使之善既善孰能反之蕩平哉裴甫方平龐勛旋起皆自然不可中止之勢也山崩河決周道荆榛豈但如善哉宣宗導之橫流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懿宗又以昏頑濟之禍發遲久而愈不可息民氣之不可使不靜非法而無以靜之非知治道者且以快一時之人心爲美談是古今之大惑也

龐勛之亂崔彥曾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阻戍而起蓋至是而唐之所以立國者根本盡矣夫財上不在國下不在民爲有國者之大蠹而唐養天下之力以固國者正善於用此其賦入之富有自軍府以至於州縣皆有豐厚之積存於其帑而節度觀察刺史縣令皆得司其出納之權故一有意外之變有司得以旋給而聚人以固其封守乃至內而朝廷亂作外而寇盜充斥則隨所取道因便以輸者舟車銜尾而相繼而不但此也官用所資不費以妄支之罪則公私酬贈宴犒輿服儻從沛然一取之公帑軍吏不

待削軍餼以致軍懟守令不致剝農民以召民怨故唐無
孤清之介吏而抑無婪縱之貪人官箴不玷官秩不鐫則
大利存焉雖貪鄙之夫亦以久於敷歷爲嗜欲之谿壑而
白晝攫金穢奪不恤之情不起觀於李萼所稱清河一郡
之富及劉晏韓滉咄嗟而辦大兵大役之需者可知已自
德宗以還代有進奉而州郡之積始虧然但佞臣逢欲以
邀歡天子爲宮中之侈費未嘗據以爲法斂積內帑特以
富國也宣宗非有奢侈之欲而操綜覈之術欲盡擡天下
之利權以歸於己白敏中令狐綯之徒以斗筲之器逢君
之欲交贊之曰業已徵之於民而不歸之於上非陳朽於
四方則侵漁於下吏盡輦而輸於天府者其宜也於是搜
括無餘州郡皆如懸磬而自詡爲得策曰吾不加斂於民
而財已充盈於內帑矣亂乃起而不可遏矣唯其積之已
盈也故以流豔懿宗之耳目而長其侈心一女子子之死
而費軍興數十萬人之資帛腐於笥粟陳於廩錢苔於砌
狡童何知媚子因而自潤狂蕩之情泰然自得復安知天
下之空虛哉一旦變起徵發繁難有司據空帑而無可如
何請之於上而主暗臣姦固不應也號呼已亟而或應之
奏報彌旬矣廷議又彌旬矣支放轉輸又彌旬矣兵楊羸
而不振賊乘敵以急攻輦運未集孤城已潰徒遲回道路

爲賊掠奪卽捐鉅萬何當一錢之用哉且當官而徒守空
囊也公私之費未能免也貪欲之情未可責中人之能室
也必將減額以剝其軍溢額以奪其民此防一潰泛濫無
涯田野之雞豚不給追胥之酒食寡妻弱子痛哭郊原而
貪人之谿壑固未厭也揭竿而起且以延旦夕之生命而
以敵繡敗甲茹艸噉飢之疲卒禦之有不倒戈而同逆者
乎官貧而民益貧兵亂而民胥亂徒聚天下之財於京邸
一朝失守祇爲盜資綜覈之政攬利權以歸一敗亡合輒
今古同悲然後知唐初之積富於軍府州縣者誠官天府
地四海爲家之至術也故曰財散則民聚散者非但百姓
之各有之也抑使郡邑之各有之也財聚則民散聚者既
不使之在民又不使之給用積之於一帑而以有用者爲
無用也散則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聚則廢萬事之用
而任天下之危貪吝之說一中於君相之心委生人之太
計爲腐艸塊石以侈富傳及子孫而驕淫奢溢爲天下僇
不亦傷乎故有家者惡其察雞豚也有國者惡其商聚斂
也庶人盡力以畜財國粟而朽蠹之則殃必及身皆命而
土壤之則子孫必絕以有用爲無用人怨之府天之所怒
也況有天下者乎
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亂不可止自康承訓奏使朱邪赤

心率沙陀三部落討屢助始滅唐者朱溫也而非溫之能滅唐也溫自起為賊迄於背黃巢而降之日未嘗有窺天之志也僖昭以為之君時溥高駢以為之將張濬崔胤為奧援於內而李克用李茂貞王行瑜各挾逐鹿之心溫乃內動於惡而無所忌若沙陀者介吐蕃回紇之衰自雄於塞上固將繼二虜而與中國為敵者也羽翼未成而陽受羈縻與劉淵之在河西也無以異因其未叛聊使僞居沙微絕其窺覲目不知中國之廣狹心不喻唐室之疆弱則自以為僅可算立於邊陲而忘情於中夏則唐之不振雖有朱溫輩之梟逆且將與朱批同其銷歸唐即不足以自

存尚可苟延以俟命世之英以代興而中原之禍不極承訓乃揖而進之使馳騁於河淮江海之間與中國之兵相參而較勇怯平賊之功獨居最焉禍其有能戢之者乎麗助擁數萬之眾橫行殫天下之師武臣力莫能挫抑而沙陀以千騎馳突其間如雄靡艸周將睥睨而笑曰是區區者而唐且無如之何吾介馬奔之而遽成齋粉則唐之為唐可知矣舉江淮沂泗千里之郊堅城深池曾不足以禦藐爾之龐助而待命於我則唐之唯我所為而弗難下也又可知矣澤潞淄青所稱東西之藩屏也坐擁旌旄據千里之疆統甲兵以自固坐視逆寇之披猖曾莫肯以一矢

相加而徒仰待於我則中國之眾叛孤立弗為捍衛也又可知矣振旅而歸分茅與野吾亦何求而不得哉國昌老而克用與日已無唐固將奮袂而起國是可取而代也沙陀可以主中國則契丹女直蒙古之疆倍於沙陀者愈無不可也而口延於無口矣乃論者曰克用父子盡忠於唐以賜姓而收為宗支又何陋邪然則承訓召寇以入為滅唐之戎首罪其可追乎朱溫甫滅沙陀旋竊石敬瑭劉知遠皆其部落延至於郭威而口口始有得口之望禍亦烈矣哉夫承訓之力即不足以敵龐助而河北諸帥自張仲武王元逵何敬宏歸命以來皆有效順之成勞無抗衡之

異志則胡不請移鎮魏滑青之兵下兗南出曹宋拊助之背承訓從汝毫以搗其膺少需日月游魚之釜可坐待其焦也而承訓貪功亟進當國大臣又茸鄙無謀以聽之燭火入積薪之下沃之以膏待其燄發而始悔莫能及也故唐之滅非朱溫滅之沙陀滅之也非沙陀之能滅之也唐自滅也而承訓其禍原矣穆宗敬宗之無道也諫之者極言其失雖不能行未嘗不以為允而矜全之也至於懿宗私路嚴而流陳蟠與于愛州同昌公主死欲族醫官而貶溫璋為振州司馬使仰藥以死且奇恨於劉瞻而再貶之傳及僖宗侯昌業孟昭圖

張道古皆死焉溫璋臨仰藥而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
嗚呼生不逢時而林泉可以養志上有耽欲無人理之君
下有贖貨無人心之相以項領試之憤不自惜將弗過乎
故傳春秋者以洩治不去而諫死爲不合於默語死生之
道則此數子者其不免於譏矣抑考春秋書殺大夫洩治
於前而記陳平國身弑國亡於後比事以觀則聖人以大
洩治之死爲陳存亡之本固未嘗以責備賢者之例責治
也夫人臣之諫君有愛君無已而諫者有自伸其道自不
忍違其心而諫者君而可諫與或有所不審而違於國存
之理或不戒而心佚於道以成乎非僻爲臣者不忍其誤
入於邪而必繫括之以歸於正則微言亟進不避惡怒而
必爭君爲重也而身輕矣君而不可諫矣乃吾性之清不
能受物之濁吾學之正不能同世之邪生而爲士仕其義
矣出而事君忠其節矣立於人之廷與鄙夫旅進視其淫
昏而固若汗濺之加於其身有言不可隱也有心不可昧
也所學不可忘也以畏禍爲情而有懷不吐笑當世之迷
而全身以去則七尺之軀無以答上天生我之恩無以酬
父母內顧此心無可容其汶沔者憤盈以出而不能緘等
死耳何必三日不汗之可忍而此不可忍也則危言切論
之死而無憾者心爲重也而身尤輕矣韓偓司空圖處無

可救藥之時也君卽唯我之是聽而我固無如之何也去
之可也蟠變諸人君聽我而亂猶可治也亡猶可存也望
望然而去之匪君是愛固不可以爲心矣夫洩治當春秋
之世大夫於諸侯不純乎爲臣故禮有不用而去之去猶
可也四海一王寤宇士大夫其戴一主不能南走粵北走
胡而卽其宇內之林泉以偷生而坐視其敗斯亦不成其
丈夫矣傳春秋者謂非貴戚之卿則去亦據侯國之有世
臣者言耳後世同姓之支庶食祿而不與國政天子所倚
爲心膂股肱者皆艸茅之玉也將誰護而可哉故諸君子
之或竄或死而不去以全身也不繫乎君之可諫與否也

僖宗

君暴而天下尙有生也君貪而天下尙有財也有司違詔
令以橫征蠲免之稅而後民乃無可免之死國家重斂以
毒民而民知毒矣乃且畏督責避筆楚食淡茹艸暑而披
裘以負薪寒而衣葛以履霜薄昏葬之情竭耕織之力以
冀免於罪罟猶可逃也旣頒明詔予之蠲免矣於是而心
乃釋然謂有僅存之力可以飽一食而營一衣而不知有
司積累以督責其後者之尤迫也夫乃無可以應而伐木
撤屋鬻妻賣子終不給而死於徽纆之下是蠲免之令墜
民於死之阱也僖宗元年關東旱饑有司徵已蠲之稅倍

急慮措痛哭陳之救已允停重徵而有司之追呼自如是
縱千百暴君貪主於天下而一邑之長皆天子也民其能
不死國其能不亂乎夫以天子而制有司甚易也乃一墨
敕下吏敢於上方王命以下賊民而不忘者何恃而然也
上崇侈而天下相習以奢郡邑之長所入凡幾而食窮水
陸衣盡錦綺馬飾錢珂妾被珠翠食客盈門外姻屬倚若
一有不備而憔悴不足以生上吏經過之饜餽賓客之贈
賄促之於外豔妻逆子驕僕汰妻謫之於內出門入室無
往非脅之以剽奪中人以下且視死易而無以應此之尤
難尙何知有天子之詔而小民之怨謫勿論已懿僖之世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十一

相習於淫靡上行之下師師以效之率土之有司胥然誅
不勝誅而無可如何者一也盡天下之吏咸習於多以貪
矣前者覆車後者知戒抑豈無自艾以奉法而生不忍斯
民之心者乃自令狐綯路巖韋保衡執政以來唯貨是崇
而假刑殺以立威莫之敢抗宰相索之諸道諸道索之州
縣州縣不索之窮民而誰索哉執此以塞上官之口而仰
違詔旨不得不為之護蔽下虐窮民不得不為之鉗服天
子孤鳴徒勞筆舌而已此其竟不能行者二也即以情理
而論出身事主寓家於千里內外耕桑之計已輟仰事俯
畜冠昏喪祭姻亞歲時之酬酢亦猶夫人也又加以不時

經過之貴顯晨夕相借之上官卮酒盤飧一縑一箠無可
經之人理既不可做岸自矜而大遠乎人情又況學校橋
梁舟車廨舍之修建愈不可置之罔聞駟遞戍屯轉漕之
需且相迫而固其官守夫豈能捐家以代用哉特朝廷之
制儲有餘以待之耳乃自宣懿以來括羨餘以充進奉銖
算尺量盡輦而歸之內府需者仍前而給之無策唯取已
蠲之稅以償之而貪人因求盈以自潤雖下蠲除之令竟
無處置之方姑以虛文塞言路之口而天子固有偷心終
不能禁之懲之俾民受其實者三也懿僖之世三者備矣
虛攜雖痛哭流涕以言之抑孰令聽之哉天子不為有司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十二

坊而有司無坊天子不為有司計而有司自為天子害之
積也亂之有源也非一天子暴且貪之故也是以唐民迫
於必死而揭竿以起也
秦銷天下之兵而盜起唐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而
盜益橫故古王者之訓曰觀文匿武明著其迹曰觀善藏
其用曰匿其觀之也非能取五禮之精微大喻於天下也
宜昭其迹勒為可興而不可廢之典以徐引之而動其心
其匿之也非能取五兵之為人用者遽使銷亡也聽民置
之可用不可用之閒以自為之而知非上之所亟也夫銷
之則無可藏也無可藏非匿也令民置之則觀之矣雖觀

之而固不為我川也非上能匿亦非上能覩也是以其速
亂以亡均也秦併天下於一己而信為無用武之日唐見
裴甫龐勛王仙芝之接跡以起而遽驚為不可戢之亂庸
人無舒徐之識有所見而暴喜有所見而暴懼事異情同
其速以亂亡均也秦銷兵而民操獲鉏棘矜以起後世知
鑒之笑之而效之者鮮唐今天下鄉村各置刀兵以導人
於亂其為亂政有著見之禍矣而後世言禦盜之術以鄉
團保甲為善策相師於不已匪徒庸主具臣恃為不得已
之計述古昔稱先王者亦津津焉嗚呼無識而言政理盈
於古今亦至是乎馴良之民授之兵而不敢持以嚮人使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十一

之置兵徒苦之而已有司督之猾胥里魁督之小則罰大
則刑輟衣食之資棄耕耘之日以求免於誅責究則閉目
搖手雖有盜入其室劫其父縛其子而莫敢誰何鄉鄰又
勿問也其為強悍勝兵之民與則藉之以弄兵而爭習技
擊以相尋於私鬪豪右之長又為之渠帥以號召奪樸民
抗官吏大盜至則統眾以應之鄧茂七之首亂於閩者其
明驗已受命於天以為之君弗能緩民使弗盜也奉命於
君以為之長弗能衛民使盜賊也資民之食以為將為兵
盜起殃民弗能捕馘使民安也乃取廛居井牧之編氓操
凶器以與不逞之徒爭生死民何利乎有君君何取於有

吏國何務於有兵哉君不君吏不吏兵不兵一瓦解競疆
不羣起而逐中原之鹿尙奚待哉故言鄉團保甲者皆唐
僖宗韋保衡之徒也

陰符經術人之書也然其測物理之幾以明吉凶之故使
知思患豫防之道則君子有取焉其言曰火生於木禍發
必尅謂夫禍發於有本資之起者還以自賊而不可復撲
也盈天地之間皆火也而必得木以為其所生之本故發
而相害者果也古今亡國之禍唯秦暴殄六國而天下怨
蒙古入主中原而民不從則艸澤之崛起者足以相代而
不必有所資自非然也亡漢者黃巾而黃巾不能有漢亡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十四

隋者羣盜而羣盜不能有隋亡唐者黃巢而黃巢不能有
唐其為火也非不烈也而為雷龍之光火井之燄乍爾熾
然而因易熾也唯沙陀則能亡唐而有之者也禍發之必
尅也發而尅矣不可復撲垂之數傳而餘燄猶存朱邪亡
矣邈佶烈石敬瑭劉知遠皆其部落也垂及於宋太宗之
世而後劉鈞之餘燄熄焉禍之必尅豈不信夫如黃巢者
何足為深慮哉裴甫馘矣龐勛斬矣王仙芝死於曾元裕
之刃黃巢亦終懸首於闕下矣浮動之害氣已洩而還自
燼奚能必尅也沙陀據雲中廝塞之險名為唐之外臣薄
效爪牙之力而畜眾繕備秣馬練士收餘蕃結韃靼聚謀

臣糾猛將以伺中國之閒為日久矣介黃巢之亂聚族而謀李盡忠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所其商攬戴者與劉宣等之推戴劉淵也若出一轍於是而奪唐之志或伏或興或挫或揚或姑為順或明為逆三世一心羣力並聚盤踞雲中南據太原以為根本雖欲拔之而必不勝矣劉淵之在離石西河也余朱榮之在六鎮秀容也唐高祖之在晉陽汾陽也皆此地也外有北狄之援內有士馬之資而處於中國邊鄙之鄉當國者置之度外而不問其疆弱逆順之情勢歲而積之月而漸之狎而親之進而用之虛吾藏以實之偶一為功而無識之士大夫稱說而震矜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五

之使之睥睨四顧熟嘗吾之肯綮幸一旦之有變人方競逐於四戰之地而已徐徐以起是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者也然且合中外之早作夜思竭四海疲九州之力以與無根之寇爭生死而亟求其安夫惡知拊背乘吾危以起者火已得風而薪必盡也不資火以生而旋以自焚豈有爽哉李克用殺段文楚以據大同唐不知戒他日寇急又延之以入而沙陀之禍幾百年而始滅悲夫無忘家為國忘死為君之忠無敦信及豚魚執義格鬼神之節而揮霍踴躍任慧力以收效於一時者皆所謂小有才也小有才者匹夫之智勇而已小效著聞而授之以大

任於危亂之日古今之以此亡其國者不一而高駢其著也唐自宣宗以後委任非人以啟亂而致亡也亦不一而任高駢於淮南兼領鹽鐵轉運加諸道行營都統其尤也使駢而無才可試無功可錄則雖暗主庸相偶一任之而不堅而駢在天平以威名著矣在嶺南破安南矣在西川拒羣蠻矣計當日受命專征之將相如曾元裕王鐸者聲望皆不能與之相侔以迹求之鄭畋且弗若也而唐之分崩滅裂以趨於灰燼者實駢為之何以明其然也王仙芝黃巢雖橫行天下流寇之雄耳北自濮曹南迄嶺海屠戮數千里而無尺地一民為其所據即至入關犯闕走天子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末

僭大號而自關以東自邠岐以西北自劍閣以南皆非巢有將西收秦隴而縱酒漁色於孤城誠所謂游釜之魚也使駢收拾江淮趨河雒掘其東奔之路巢且困死於駢之掌上而何藉乎逆覺懷姦之朱溫畜志窺天之李克用乎唐可不亡矣即不然而若劉宏之在荊州又不然若韓混之在江東息民訓士時芻粟以供匱乏則溫與克用且仰哺於駢而可制其生死二凶亦不敢遽逞其欲唐亦可不亡矣而一矢不加於汴蔡粒粟不出於河淮夫駢固非有溫與克用乘時擅竊之成謀也貴已極富已淫匹夫之情欲已得情欲得而才亦窮矣駢之所統天下之便勢也

有三吳之財賦有淮徐之勁卒而繇後以觀若錢鏐楊行密王潮者皆可與共功名者也駢忠貞不足以動人淡泊不足以明志優瘁無聊化爲妖幻閉於閨中邑邑以死回視昔之懸軍渡海深入蠻中者今安在哉受制妖人門無唯類一日而爲天下嗤笑繇是觀之才之不足任也審矣但言才則與志浮沈與情張弛一匹夫而已矣童貫亦有平方臘之功而使當女直熊文燦亦有定海寇之效而使撫流賊乃至朱儁皇甫嵩之蕩除黃巾而束縛於董卓亂國之朝廷所倚賴亂世之人心所屬望皆其不可與有爲者也然後知狄公之能存唐唯有保全流人焚毀淫祠之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七

大節汾陽之靖亂唯其有聞亂卽起被謗不貳之精忠大人君子德物於中而後才以不窮富貴不淫衰老不怯偶然奮起之小績遽委以大猷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此之謂已

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荆門追而殲之也無難卽不能殲亟躡其後巢亦不敢輕入兩都而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甯則棄之遂逸賊而任其馳突使陸梁於江外此古今武人養寇以脅上之通弊也國亡而身家亦隕皆所弗恤武人之愚武人之悍不可殫已乃考唐之於功臣也未嘗有醢誅之禍而酬之也厚列土封

王澤及子孫汾陽臨淮西平赫然於朝右懿僖無道抑未嘗輕加罪於效績之臣康承訓之貶固有逆撓之實非厚誣之也朱邪赤心辛讜皆毅然節鉞矣巨容所云負人者姦人之游辭耳豈果負之哉則巨容負國之罪無可逃於天憲矣雖然抑豈非爲之君者弗能持正以正人有以致之乎人君操刑賞以御下非但其權也所以昭大義於天下而使奉若天理也天下莫喻乎義則上以勸賞刑威悚動其心而使行其不容已故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巨容曰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是以官賞誘將士於未有勳勞之日使喻於利而欲動之寇賊方起爵賞先行君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六

臣之義上先自替以市下唯天下有亂不必有功而可以徽非分之寵榮賊一日未平則可脅一日之富貴惡望其知有君臣之義手足頭目之相衛者乎巨容之情非以防他日之見薄也實以要此日之見重也如使寇難方興之日進武臣而責以職分之所當爲假之事權而不輕進其爵位大正於上以正人心獎之以善制之以理而官賞之行必待有功之日則義立於上皎如日星膏血塗於荒郊而亦知爲義命之不容已及其策勳拜命則居之也安而受之也榮雖桀驁之武人其敢有越志哉宋太祖以河東未平不行使相之賞而曹彬不曰國家負人誠行以服之

者也

取亡唐之賊加之李克用非深文也克用父子潰敗奔韃
韃語韃韃曰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赦吾罪與
公輩南嚮共立大功誰能老死沙漠論者謂以此慰安韃
韃而自全者非也克用之持天下也固而知必入其掌中
揣之深謀之定而言之決也故其後所言皆驗而卒以此
陵唐室終為己有夫豈姑以此慰韃韃之心哉當李琢李
可舉討之之日國昌已老克用之力未固黃巢尚在江淮
之間唐室尚圍合西北之全力以攻新造之一隅不敵也
克用知所可用者從未挫於中國之韃韃也故不難舍兩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十九

鎮以去而北收韃韃以為己資又遣李友金偽背己以降
而為之內謀其布腹心之黨於忻代雲中以結人心者秘
密而周悉可舉琢一勝而幸其逃弗能問也赫連鐸乃欲
賂韃韃以取之為其所笑而已及巢已陷京李友金募雜
胡三萬睥睨偃蹇陽不聽命而曰若奏天子赦吾兄罪召
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既得召命克用果以韃韃
萬人疾驅而入士卒皆為用命則內外合謀玩唐於股掌
卒如其意豈一朝一夕之能得此哉外有韃韃內有友金
雖逃奔愈於固守以抗爭也多矣此克用之險狡人莫能
其藏者也嗚呼使當日者唐室文武將吏能合困黃巢

於長安而熾夷之則克用之謀奪矣唐以存而沙陀之禍
息矣然而克用料之而必中國之而必成者何也沙陀自
隨康承訓立功於徐泗之日已目空中國之無人不能如
黃巢何而必資於己也姦人持天下之短長以玩而收之
至克用而極非劉淵石勒之能及也所據者一隅而睨九
州如樂中之果餌視盈廷之將吏如痿痺之病夫黃巢朱
溫皆其借以驅人歸己之鷓鴣是之謂狼子野心封豕之
方伏長蛇之方螫者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二十

不可謂非忠之至以文吏率數千人拒尚讓五萬之眾敗
之於龍尾陂傳檄天下諸道爭應貢獻蜀中者不絕不可
謂非勇之甚抑不可謂非智之尤然而一嚮長安旋即潰
敗鳳翔內亂孤城不保諸鎮寒心賊益鞏固卒使王鐸假
手於反覆橫逆之朱溫包藏異志之李克用交起滅賊因
以亡唐而收忠勤之成效亦毀則唯不明於用兵之畧也
郭汾陽之收西京李西平之擒朱泚也奮臂以前氣可吞
賊而避回鄭重合兵四集旁收其枝蔓乃進而拔其根本
夫豈怯懦而忘君父之急慮士民之望乎賊之初終強弱
洞然於心目之間如果之在枝待其熟而撲之易落而有

餘甘斯以定紛亂而措宗社於磐石所謂用兵之畧也善制勝者審之明持之固智無所矜勇無所恃靜如山而後動如水不可禦矣而敗異是唐因夫龍尾陂之捷尚讓恃勝而驕故因夫得施其智惡足恃為常勝哉賊之據長安也方五月其獷悍之氣未衰其剽掠之毒未徧其荒淫之欲未逞其睽離之心未生收新集之孤旅王處存王重榮之眾方鳩高駢擁兵而觀望王鐸遲鈍而不前乃欲遽入長安博爪牙方張之驚獸宜其難矣且黃巢之易使坐斃也非祿山朱泚之比也祿山植根於幽燕者已固將士皆其部曲結之深謀之協矣而自燕徂秦收地二千餘里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二十一

逐在皆布置軍糧以相給祿山且在東都為長安之外援而不自試於羅網朔方孤起東北無援以寡敵眾以五圍十猶似乎宜急攻而不宜圍守以待其困朱泚雖乍起為逆而朱滔在盧龍以為之外援李納王武俊與為唇齒李希烈又梗汴蔡以斷東南之策應泚雖孤守一城固未困也則李西平以一旅孤懸疑持久而生意外之變若黃巢則陷廣州旋棄之矣蹂湖湘旋棄之矣渡江淮旋棄之矣申蔡汴宋無尺地為其土無一民為其人無粒粟為其饋餼所倚為爪牙者朱溫尚讓皆非素所統御同為羣盜偶相推奉爾而以官軍計之王鐸擁全師於山南未嘗挫劔

固可以過賊之逸突藉令收戢其怒張之氣按兵而逼其西處存重榮增兵以壓其北檄鐸自商維扼同華以絕其歸路縈之維之蹙之凌之思唐之民守壁塢以絕其芻粟夫黃巢者走天子據宮闕僭大號有府庫寔然南面而賊之量已盈矣淫縱之餘加以震盪眾叛羣離求為脫鉤之魚萬不得矣朱溫即降而魄落情窮但祈免死貸其命而授以散秩且弭耳而聽命沙陀後至知中國之有人亦得赦前愆復徵邊鎮之為厚幸何敢自營四海竊賜姓以觀代興乎斯時也誠唐室存亡之大樞而敗未能及此也深可惜也古今文臣授鉞而墮功者有通病焉非怯懦也怯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二十二

懦者固藏身於紳笏而不在疆場之事矣其憂國之心切而憤將士之不效死也為憤已夙一旦握符奮起矜小勝而驚喜逾量不度彼己而目無勅敵聽慷慨之言而輕用其人冒昧以進一潰而志氣以頽外侮方興內叛將作士民失望而離心姦雄乘入而鬪捷乃以自悼其失圖而歎持重者之不可及則志氣愈沮而無能為矣易折者武士之雄心難降者文人之躁志志節可矜尚不免於債敗況其忠貞果毅之不如敗者乎用兵之畧存亡之介也豈易言哉豈易言哉朱溫夜襲李克用其凶狡固不待論雖然克用溫之曲直

亦奚足論哉蓋克用溫自決雌雄以逐唐已失之鹿而不
兩立猶之乎袁紹曹操之爭奪漢沈攸之蕭道成之爭奪
宋也故曰其曲直不足論也當是時黃巢雖敗而僖宗之
不能復與王鐸輩之不能存唐也已全墮溫與克用心目
之中溫目無唐之君臣克用之目更無溫又豈復有唐之
君臣乎使克用不得脫於溫之鋒刃則溫之篡也必速然
而篡之速則其敗也可立待也為賊初降無功可紀未得
一見天子受朝廷之命但仰濡沫於王鐸一旦而襲殺援
己之功臣早已負不直於天下而為眾所指攻即逼天子
而奪之亦黃巢之續不旋踵而亡唐尚可存也且沙陀之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十一

眾為克用效命也久矣存勗嗣源俱年少而有雄才溫亦
奚足以逞哉藉此以正溫之罪奮起而誅權藉未成之姦
而唐亡一賊矣克用死而唐固亡一賊矣唯其襲殺之不
克也遲溫之篡以養其姦挫克用之逆而歸謀自固是以
唐再世而後亡一亡而不可復若考二人之曲直亦惡足
論哉無克用而溫之篡也不必成成溫之篡者僖宗之昏
昭宗之躁自延而進之張濬崔胤之徒又多方以構成之
抑且指沙陀以為兵端而唐君臣不愜於沙陀者假手於
溫以成其惡不然則溫且不能為董卓而其乞降之初志
固望為田承嗣李寶臣而志已得矣無溫而克用之為劉

淵必也首發難於大同其志不吞唐而不已從韃靼以來
歸一矢未加於賊早已矯偽詔齊帥臣掠太原陷忻代自
立根本及其歸鎮也乘孟方立之內亂奪取潞州歲出兵
爭山東而三州皆為俘掠野絕稼穡使不思朱溫之險悍
則回戈內嚮僖宗之青衣行酒於其庭旦暮事也溫賊耳
狡詐而無定情呂布之儔也克用以小忠小信布私恩而
虛名而養叵測之威卒使其部落四姓代興以口族而主
中夏流毒數世豈易制哉豈易制哉要此二賊之狂異皆
王鐸無討賊之力委身而假借之及其相攻坐視而不能
制則鐸延寇之罪又出康承訓之上使二賊者視唐為虛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十四

懸之器相競以奪其曲其直又孰從而辨之乎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不善之分歧不一矣
而彝倫為其綱彝倫攸敘雖有不善者寡矣彝倫攸敘其
於善也絕矣君臣者彝倫之大者也君非民罔與立民非
君罔克行匡以生名與義相維利與害相因情自相依於
不容已而如之何其教之君惟縱欲則忘其民民惟趨利
則忘其君欲不可遏私利之情不自禁於是乎君忘其民
而艸芥之民忘其君而寇讎之夫乃殃不知其所自生而
若有鬼神焉趨之而使赴於禍君之身弑國亡子孫為戮
非必民之戕之也自有戕之者矣民之血膏原野虺暴風

日者非必君之勦絕之也自有勦絕之者矣故曰百殃百
云者天下皆能戕之勦絕之而靡所止也唐自宣宗以小
察而忘天下之大恤懿憊以淫虐繼之民怨盜起而亡唐
者非叛民也逆臣也奔竄幽辱未酬其怨而昭宗死於朱
全忠之手十六院之宗子駢首而受疆臣之刃高祖太宗
之血食一旦而斬君不仁以召百殃既已酷矣而豈徒其
君之酷哉李克用自潞州爭山東而三州之民俘掠殆盡
稼穡絕於南畝秦宗權寇掠焚殺北至滑衛西及關輔東
盡青齊南屆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煙火車載鹽屍以供餼
糧孫儒攻陷東都環城寂無雞犬楊行密攻秦彥畢師鐸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王

於揚州人以董泥為餅充食掠人殺其肉而賣之流血滿
市李罕之領河陽節度以寇鈔為事懷孟晉絳數百里閒
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孫儒引兵去揚州悉焚
廬舍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朱溫攻時溥徐
泗濠三州之民不得耕穫死者十六七若此者凡數十年
殃之及乎百姓者極乎不忍見不忍言之慘夫豈僅君之
不善受罰於天哉不善在君而殃集於君殺其身赤其族
滅其宗祀足相報也天豈無道而移禍於民哉則民之不
善自貽以至於此極而非直君之罪矣天子失道以來民
之苦其上者進奉也復追調稅也額外科率也權鹽稅茶

也民輒疾首以呼延頸以望曰惡得天誅奄至易吾共主
殺此有司以舒吾怨也及乎喪亂已酷屠割如雞豚野死
如蛙蚓驚竄如麀鹿餒瘠如鳩鴿子視父之剖胸裂肺而
不敢哭夫視妻之強擄去室而不敢顧千里無一粟之藏
十年無一薦之寢使追念昔者稅斂取盈桁楊乍繫之苦
其甘苦何如邪則將視暗君墨吏之世如唐虞三代而不
可復得矣乃一觸其私利之心遽以不能畜厚居盈為大
怨詛君上之速亡競戴賊而為主舉天下信信蕩蕩而相
怨一方忘乎上之有君也忘乎先世以來延吾生以至今
者君也忘乎偷一日之安而尙田爾田廬爾廬者君也其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王

天性中之分誼泯滅無餘而成乎至不仁之習也久矣積
不善而殃自集之天理周流以類應者不測達人洞若觀
火而怙惡者不能知一旦沓至如山之隕如水之決欲避
而無門故曰百殃也夫民之愚風矣移之以使作善者君
也則君固不得辭其咎矣而匡維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
理於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責乎從君於昏以虐民者勿論
已翹然自好者以詆訐為直以歌謠諷刺為文章之樂事
言出而遞相流傳盡斯民之忿懣以詛呪其君父於是乎
乖戾之氣充塞乎兩閒以干天和而獎逆叛曾不知莠言
自口而彝倫攸斃橫口流血百年而不息固其所必然乎

古之君子遇無道之君去國出奔不說人以無罪故三代立國千年而無屠割赤地之慘作善之祥豈徒在一人哉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因時之論也當其時文武之澤已斬天下忘周而不以為君周亦忘天下而不自任為君則君子雖欲自我君之而不能若夫六王者非篡逆之臣則介在戎狄無異於酋帥殺人盈野以求君天下而建社稷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故輕也君與社稷輕而天所生之人不可以無與立命則苟有知貴重其民者君子不得復以君臣之義責之而許之以為民主可也黃巢既滅之後僖宗樂禍以逞志首挑釁於河東朱溫賊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王

也李克用狄也起而交爭高駢時溥陳敬瑄各極用其虐秦宗權孫儒李罕之畢師鐸秦彥之流殺人如將不及當是時人各自以為君而天下無君民之屠剝橫尸者動逾千里馴樸孤弱之民僅延兩閒之生氣也無幾而王潮約軍於閩海秋毫無犯王建從其母諫之說養士愛民於西蜀張全義招懷流散於東都躬勸農桑楊行密定揚州葦米賑饑成汭撫集凋殘於荆南通商勸農此數子者君子酌天地之心順民物之欲子之焉可矣存其美畧其隱不得以拘致主帥之罪罪王潮不得以黨賊之罪罪全義不得以僭號之罪罪王建不得以爭奪之罪罪行密不得以

逐帥自立之罪罪成汭而其忘唐之尚有天子莫之恤而擅地自專者槩可勿論也非王潮不能全閩海之一隅非王建不能保兩川於已亂非全義不能救孫儒刃下之餘民非行密不能甦高駢虐用之子黎且其各守一方而不妄觀中原以糜爛其民與暴人爭衰王以視朱溫李克用之竭民肝腦以自為君而建社稷仁不仁之相去豈不遠哉嗚呼至是而民為重矣非倚之以安君而衛社稷之謂也視其血染溪流膏塗原艸者雖欲不重之而有人心者固不忍也君怙惡以殃民賊乘時而行其殘忍民自不靖而旋以自戕三者皆禍之府也而民為可矜也何也屠刈流離之民固非盡怨上行私延首待亂之民也天且啟數子之心救十一於千百而亦可以為民之主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王

昭宗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妖孽者非但艸木禽蟲之怪也亡國之臣允當之矣唐之亂以亡也宰執大臣實為禍本大中以來白敏中令狐綯始禍者也繼之以路巖韋保衡之貪叨無厭而已極然其為人鄙夫耳未足以為妖孽也艸木之妖亦炫其華禽蟲之孽亦矜其異未嘗一出而即害於人及其後也艸木之妖還以自萎禽蟲之孽還以自斃無救於己而徒以亂天下人而如斯其中不可測其得失不

可致詰竭慧盡力冒險忘身薨薨熒熒唯以亡國敗家爲見長之地身爲戮族爲夷皆其所弗慮也斯則爲妖孽而已矣張濟崔昭緯崔允孔緯李谿是已而蕭邁杜讓能心知不可備勉而從之波靡亦妖風所襲失其精魄者也華歆郁慮之亡漢以建魏也劉穆之傅亮之亡晉以建宋也皆有爲爲之也而此數人者未嘗有夾輔朱溫以篡唐之定計當張濟勸州牧以輸糧孔緯捐病妻而赴闕不謂有效忠於國之勞而不得其激昭宗以挑釁於晉召禍於汴也抑非有亡唐以成他人篡奪之心不知其何所挾持而唯恐兵之不起亂之不滋宗社之不危生民之不死宗社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手

危生民死則身戮族夷亦其所甘心而快志者非妖孽而何爲狂迷之如此哉進而詳覈其心有小慧而欲試耳有小才而思讎耳貪一日宰輔之權使克用溫之或畏己或親己以聳動天下而已耳桃李不藥而乍榮於冬鷹鷹無擇而遊於市使天下知己之能爲禍福於亂世則死固不憂嗚呼人之如斯晉而與謀國國欲不亡必不可得矣僖宗未自蜀歸之日天下尙可爲也鄭畋卽未能定亂而慷慨忠憤爲天下人望之歸受將相而不辭誠有弗容辭者非技癢熱中而貪高位也僖昭之際豈復得爲朝廷哉河東叛朱邪攘臂而仍之岐邠構難於肘腋關以東朱溫時

溥孫儒高駢李罕之朱瑾戰壘相望天子孤守一城不能當一縣令卽爲宰相如鄙夫之志欲安富尊榮者何有於是稍有知者非誓以一死報宗廟則必視爲荆棘狂狴而不能一朝居豈忍效濟昭緯允緯谿之奔驚如狂哉蕭邁杜讓能且以端人自命夫亦念何忠之可效何功之可成而營營汲汲於平章之虛號何爲者也非愚也狂也是亦桃李之榮於冬鷹鷹之遊於市也妖風方熇盪之扇之相逐而流自好者不免焉亦可悲矣生斯時也鄭遨尙矣陳搏託遊僊以自逸其亦可矣司空圖韓偓進不能自靖而退以免於汙辱其尙爽乎又其下者梁震羅隱孫光憲之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手

寓食於偏方而不爲亂首更不能然則周庠嚴可求韋莊小效於割據之主猶知延禍之非而苟免於天人之怨怒若張濟之流竊術主之名貪晨霜之勢含毒起穢以速君之死亡而血流於天下嗚呼至此極矣故曰妖也劉巨容能燒藥爲黃金田令孜求方不與而見殺非巨容之吝於與也其術甚陋不可以告人也術之甚陋者蓋卽今市井小人以汞與銅爲屢金銀欺不識者以讎其姦而已矣天下豈有能燒藥爲金者哉土之可爲甃也木之可爲炭也米之可釀爲酒鉛之可煉爲粉也天下別無甃炭酒粉而待人以成之若夫金則既有之矣生於礦中者自

有其質煉於火汰於沙者自有其方成乎形質者自有其物煮桔梗以甘香之味似葢而固非葢煉硝石為輕白之狀似礪而固非礪市井小人之術欲以欺人則必秘之而不告人以方告人以方則姦窮不離而有識者且唾其面矣是以方士秘之以死護之繇其秘可以知其姦可以知其陋矣夫其姦以藏陋者為術甚易而理固無難辨也自漢武帝惑於方士而天下惑之劉子政以儒者而淫焉施及後世天子以服食喪身匹夫以燒丹破產畏死而得天貪富而得貧則何如市井小人公然為偽雖伏罪而不至於死亡哉且夫金銀之貴非固然之貴也求其實則與銅

鉛鐵錫也無以異以為器而利用則均而尤劣也故古者

統謂之五金後世以其約而易齋也遂以與百物為子母

而持以求償流俗尚之王者因之成一時之利用惡知千百世而下無代之以流通而夷於塊石者乎本不足貴而豈有神異之術化他物以成之者然則銅鉛鐵錫遠於塊石抑將有藥術焉可化而成哉甚矣貪而愚者之不可瘳也劉巨容可自致於高位而能奮勇以破黃巢然且身死而族滅蓋為偽金以欺天下鬼神之所弗赦也要其術則市井小人為鍛工者之陋技而已矣
曹操袁紹皆漢賊也朱溫李克用皆唐賊也其爭欲篡奪

之心兩不相下之勢一轍也乃曹操挾天子為名以攻袁紹而勝張濟奉天子倚朱溫攻克用而敗蓋獻帝之在許也四方無一旅之可指使一唯操之是聽故操無所掣而得行其意昭宗猶有河朔三鎮及昭義之軍與韓建之眾濟持兩端忌溫而撓之且恐昭義為溫所得爭先輕進是以溫志不決而獨受敵以潰繇此言之則漢處必不能存之勢而唐猶可存謀國非人以致傾覆所謂匪降自天也藉令得賢主良相懷輯未叛之藩鎮收拾禁旅居關中以靜持之斥汴晉之姦交絕其奏許聽其自相搏噬乘其敵而折之二寇之氣憤張而必竭不難制也而昭宗君臣非

其人也是以速亡乃繇溫克用而言之溫豈能為曹操乎

操假名義以行而務植根於深固溫則賊耳凶狡以逞利

人之鬪乘之以竊利力不足以勝天下而挑天下以敵乃以自雄其與張濟合謀而攻克用也朝廷方倚河朔以搗晉陽之東北而溫攻魏博以幸其疲而收利益其許昭宗以討克用有兩利之術焉不必其亡克用也克用而敗邪是張濟為我滅一巨敵也克用既亡已乃服羅宏信於魏博收張全義於東都掘唐而困之關中北無晉陽之難專力以起亡唐此一利也克用而勝邪克用且負抗拒王師之辜於天下而已可因之以餌唐而折入於己且克用勝

唐已殘而不復能振是克用爲我效驅除之力也曹操務定天下之亂而居功於己以收之溫則務構天下之亂而已乘其紛以制之利天下之亂者未有能成者也是以溫能滅唐僅有中原之一綫而速亡於李存勗之手藉令溫乘張濬之謀舉全力以攻克用克用平而河北三鎮固不能與爭持定難之大功以挾天子令諸侯同華西川孰能與競徐起而收曹操劉裕之成局溫之於天下可八九得也夫溫於時不臣之惡未著所負不義之名於天下者獨悖援己之惠於克用耳克用於溫有恩而於唐則固賊也凶狡不知名義抑無尺寸定亂之功霸業終以不成徒逞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五

梟獍之心以食君父故曰溫賊也非曹操所屑與後先者也國雖將亡猶有圖存之道臣雖甚逆猶有居勝之術兩俱不能而後使沙陀四姓交亂中國者數十年而契丹乘之意者其天乎

所謂智士者非乘人而鬪其捷以倖勝之謂也周知於得失成敗之理而避人之所競棄人之所取以立本而徐收安定之功也李左車欲扼韓信於險一戰之克耳非必能全趙也未足稱智也而說韓信以不戰而收河北民以甯軍以全保勝而服未平之寇則真大智之用也信能聽之以成功功歸信矣於西川淮南得兩智士焉王先成說王

宗侃以招安而下彭州高勗說楊行密通商鄰道選守令課農桑而保淮南智矣哉非祇以成王建割據之資贊行密定霸之業也而救民於鋒刃之下以還定而安集之仁亦溥矣蓋所謂智者非挾機取捷之術而是是非非之準也挾機取捷以讎術於亂世一言而死者積矣害且伏於利之中矣是是非非者所以推行其惻隱之大用平英雄之氣順眾庶之欲功不速利不小而益无方者也此兩者固相妨矣小智之所爭大智之所不屑也天下方紜紜以起利害生於俄頃雖有英傑之姿目眩心熒貪逐於利害之小數而忘其大智者立於事外以統舉而周知之辨仁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五

暴之大司惡鬪背之殊致見穴中之角逐皆鷄鬪螻爭之末技乃以游於象外而得其國中苟非其人則且笑以爲迂拙之圖而孰令聽之王建楊行密之決從二子也亦不可謂非智也何也智者之言愚者之所笑也

據地以拒敵畫疆以自守閉米粟絲枲布帛鹽茶於境不令外鬻者自困之術也而抑有害機伏焉夫可以出市於人者必其餘於己者也此之有餘則彼固有所不足矣而彼抑有其有餘又此之所不足也天下交相灌輸而後生人之用全立國之備裕金錢者尤百貨之母國之貧富所司也物滯於內則金錢拒於外國用不贍而耕桑織紉採

山煮海之成勞委積於無用民日以貧民貧而賦稅不給盜賊內起雖有有餘者不適於用其困也必也如其日閉關以拒敵於枵乏言之似是而適足為笑耳凡諸物產之為人所待命以必求其相通者莫米粟若矣閉糶則敵可餒此尤說之可據者而抑豈其然哉苟迫於饑饉而金錢可支也則踰絕險以至者重利存焉豈至懷金以坐斃哉即有餒而道殣者抑其老弱耳國固未嘗乏可用之丁壯也夫差許越糶而越滅之夫差之驕悖宰割之姦邪自足以亡國而豈許糶之故乎晉惠公背秦施而閉糶兵敗身俘國幾以亡勦絕生人之命以災而徼勝天之所怒人

漢書卷二十七

平

之所怨三軍萬姓皆致死於我而吾國之民抑以徒朽其耕穫之資不獲贏餘之利怨亦歸焉欲不敗亡不可得已米粟者彼己死生之命勝敗之司也其閉之也而害且若此又況其他餘於己而待憐之貨得以轉易衣被器械養生送死之具者為立國之資而金錢去彼即此尤百為之所必需以裕國而富民舉在是乎且不徒此也禁之者法之可及者也不可禁者法之所不可及者也禁之於關渡之間則其讎之也愈利皇皇求利之民四出而趨荒險之徑以私相買雖日殺人而固不可止彊豪貴要於此府利焉則環吾之封域無非敵人來往之衝舉吾之人民無非

敵人結納之黨關入已成乎熟徑姦民外告以腹心閒謀交午於國中而莫之能禦夫且日吾禁之已嚴可無慮也不亦愚哉夫唯通市以無所隱而視敵國之民猶吾民也敵國之財皆吾財也既得其歡心抑濟吾之匱乏金錢內集民給而賦稅以充耕者勸耕織者勤織山海藪澤之產皆金粟也本固邦固洞然以虛實示人而姦究之徑亦塞利於國惠於民擇術之智仁亦存焉善謀國者何憚而不為也高勗勸楊行密悉我所有鄰道所無者相與貿易以給軍用遵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垂至於李氏有國而江淮之民富庶甲天下文教興焉田頌

漢書卷二十七

平

稱之曰賢者之言其利溥不洵然與藩鎮交橫於外則任親軍以制之乃李茂貞以親軍跋扈尤甚於藩鎮昭宗疑目四注無可任之人乃出曹誠等於外而令諸王統兵以宿衛蓋不得已之極思耳然亦未嘗非計也南陽諸劉卒滅王莽矣琅邪渡江晉以延矣康王南避宋以支矣劉焉劉表不救漢亡而高帝之祀後曹氏而斬者猶豫州也故詩曰宗子維城豈虛也哉乃昭宗聚羣宗子使領親兵而任之卒以陷之死地至於哭呼宅家而莫之能救宗子盡而身隨以弑國隨以亡豈天厭李氏而不足以動天下之心乎朱邪存勗以異類徐知誥以不

知誰氏之子孫冒宗支而號召以興然則李氏之裔僅有存者人心未盡忘唐也而駢死凶刃至於卒斬則昭宗實使之然而非宗子之不可任也任之已晚而抑非其地也樹宗子於四方各有所據以立基而即用其人人皆爲用也則成敗不可知抑此仆而彼起劉虔死於燕劉琮降於楚而先主可興於蜀南陽王敗死於隴右而元帝可興於吳昭宗不早圖此而待分崩孤立之日合聚諸王於孤城離烏合之罷民號令不出於國門以與封豕長蛇爭生死一敗而殲焉李氏安得有餘燼哉蓋至是而欲眾建之方兩以與王室相維繫也難矣僖宗之自蜀返也天下雖已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李

割裂而山南劍南河西嶺南猶王土也西川雖爲逆奄之黨而車駕甫旋人猶知有天子於斯時也擇諸王之賢者分領節鎮收士民練甲兵以爲屏翰尙莫之能禦也至於昭宗之世王建據西川矣王潮據劍南矣劉隱據嶺南矣成汭周岳鄧處訥先後分有荆南及湖南矣河西爲那岐所阻不能達矣卽欲散置諸王爲牧守以聞李氏子孫不絕之系不可得矣不予之以兵則落拓民間而降於編氓予之以兵則召禍不敵而闔室芟夷時非可爲地無足恃其不如賜姓之夷族冒宗之庶姓猶堪以虛號託天潢而自帝自王也必矣讀史者所爲覽存勗知諾之稱唐而重

爲李氏悲也

兩國相距而介其閒者輸敵情以相告唯智者爲能拒之聞於計者倚之爲耳目則大害伏於左側而不知夫於我無大德於彼無大讎而蹈危機以與人勝敗安危之大故不應其洩而禍必及己也此則何心不待再計知其動於利而已矣利者無往而不得者也姦人窺之而知其微因而持之而得其妙利在此則輸彼之情以與此利在彼則輸此之情以與彼反掌之閒而已而不但然也方其輸彼情於我卽可得我情而輸於彼必其輸我之情於彼而後得彼之情以輸於我操之縱之陽之陰之可以立小信可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美

以詫先幾浮弋而獲以僥功誇大其辭容易其談以誘引微示以利而導敵以實其言於彼無怨於此無罪悠然於凶危之地而無所忌畏如是者得利於我而卽得利於彼一挑一引迷亂人之大計以迄於危敗乃其利則已兩得之矣此不待再計而知者也言兵者曰知彼知己恃吾之知而已其大勢如此其要歸如此耳惡用此嚙嚼耳語乍驚乍喜者哉是以智者堅拒之而不使亂我之耳目自非懷忠感德得當而爲內應者與夫粹至不期問而答者勿容聽也此兩敵相距勿貳爾心之樞要也而中國之用夷也爲尤甚焉與爲難者一夷也介於其側伏而未動者又

一夷也則且兩持其命而盡我以效順之忱實欲傾我而姑與我通以市利於彼則輸彼浮薄之情以堅吾之信我進則老之我守則誘之我大敗而不能責彼之相誤至愚者能為秘密之機而自矜外助卒之小以殘我邊疆大則害及宗社古今之庸主閭臣墮其阱中者敗亡相積而傾覆之後徒增追論之痛哭使能早卻其游詞而絕之豈至是哉於是而王建之識不可及矣黎雅三部淺蠻歲賜帛帛使覘南詔蠻反取賂南詔謂我虛實建絕其賜而斬部將之與蠻交通者自此羣蠻戢服而終五代以迄宋南詔不入心擾皆建之善謀善斷以空亂源也嗚呼豈徒守邊

論通鑑論卷二十七

五

禦夷阻關拒敵者之宜然哉君有不聽令之臣父有不若訓之子上有交相構之友順則綏之逆則折之存乎情與理而已宵小居中乘吾惡怒以居閒而發其隱隱以相告者皆樂人之禍以取利者也且此暮彼遞相誦扇固無恆也以此而賊恩釀禍如陳侯溺之於公子招隋文帝之於楊素身死其手而猶以為忠者古今相積不可勝道則拒塞游說以一軍心豈徒將兵者之宜然而瑱續以塞耳目又豈徒為君父者之當慎哉

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威服天下自桓文始曹操襲其迹因以篡漢二袁呂布劉表不能與之爭此姦雄已試之成效

後起者所必襲也乃克用連兵入寇朱溫方構難徐鄆而不問王行瑜韓建李茂貞劫逐天子朱溫坐視而不恤李克用既討平之乃聽蓋寓之言不入見而還鎮李茂貞犯順昭宗如華州困於韓建全忠在汴扣關以奔駕也甚易而方南與楊行密爭不一問也及劉季述以無援之宦豎廢天子幽之崔允召溫以入而尙遲回不進讓復辟之功於孫德昭克用則方治城自保而念不及此何此二凶者置天子於三數叛人之手不居之以為奇貨而善謀如蓋寓亦不能師荀彧之智以成其主之篡奪豈其智之未逮而力之不能也與天下之理順逆而已順者理之經也逆

論通鑑論卷二十七

四

者雖逆而亦有逆之理焉沂危灘而上者楫折牽絕而可濟以其所沿之流猶是順流之津也夫桓文之津豈溫與克用之所可問哉桓文定王嗣反王駕北討戎南服楚通諸侯之貢於周京故召王受錫而諸侯斂衽誠有以服天下之心固非溫克用之所可企及已即若曹操奮起以討董卓幾捐生於滎陽袁紹韓馥欲帝劉虞而堅於西嚮退居許下未嘗敢以一言忤天子也獻帝為李郭諸賊所逼露處曹陽然一夫耳漢室羣臣救死不遑而奚問天子董承楊奉微弱而徒然驕蹇操以禮奉迎使即一日之安雖心懷逆節而所循之迹固臣主之名義是逆而依理之

順以行以其初未有逆也李克用以異類而懷野心父子承恩分受節鉞忽動劉淵之逆志起而據雲中以反既敗而走結韃靼以窺中國幸黃巢之亂以闖入寸效未展先掠河東黃巢困蹙已極薄收收復之績結王重榮以荆長安之背流矢及於御座公爲國賊而莫之忌其偶勝岐邪斬行瑜也天下固知其非爲國討賊而祇以自雄也乃欲襲天子制雄藩立敗之術耳蓋寓知而止之克用其非曹操矣朱溫則盜耳王鐸無識而假之以權擅無絲髮之功於唐室若令遽起乘危握天子於天下羣起而攻之曾王行瑜韓建之不若也故溫自知其不可而李振敬翔亦不以此爲之謀假義者必有在己之義可託身爲叛賊之魁負大不義於海內而奚託哉故唯坐待人之亡唐而後奪之其志決也以勢言之溫與克用所亟爭者河北也河北歸汴則扼晉之吭河北歸晉則壓汴之脊劉仁恭王鎔羅宏信李罕之朱瑄朱瑾橫互於其間溫屢敗矣克用則危矣藉合竭全力以入關中而空其巢穴溫入長安則克用會河東以率河北渡河以搗汴而溫坐斃克用入長安則溫率雜蔡山南以扣關而燕趙魏潞搗太原以拔其本根而克用立亡義不可假名無可尸而抑失形勢以自傾故皆知其不可且畜力以求功

於河北據孤危之天子於狡豎奄人之手使促之以亡而後收之是以劉季述之逆溫且遲回不進朱溫之篡弑李克用不與縞素之師溫利克用之逆克用亦利溫之弑其情皆穿箭也豈徒不能託迹桓文哉曹操之所爲抑其不能以身任之者也故崔充已爲內主李振諫使人討溫尙聊遣蔣元暉因充以謀而自引兵嚮河中置長安於緩圍如此其不速也然且篡唐而僅得天下八九之一不十年而速亡不能如曹操則固不能如其雄峙三分而傳之數世也至仁大義者起則假仁假義者不足以動天下商奄之所以速滅也無至仁大義之主則假仁義者猶足以鉗制天下袁紹之所以不能勝曹氏也至於欲假仁義而必不得然後允爲賊而不足與於雄傑之數視其所自起與其所已爲者而已以曹操擬桓文杜衡之於細辛也以朱溫李克用擬曹操瓦礫之於砥硠也此其不可強而同者也李克用按兵自保大治晉陽城塹劉延業諫其不當損威望而敢寇心克用賞以金帛而修城之役不爲之輟夫自處於不亡之勢以待天下之變克用之處心擇術以此爲謀久矣其明年朱溫果陷澤沁路遠直抵晉陽城下攻不能克而返克用知溫之志固思滅己而後篡唐抑知溫之

所急者在篡唐固不能持久以敵我也城堅不可拔而溫且折矣李茂貞之劫駕溫篡之資也溫挾主以東而篡之克用之資也幸之以為資而克用之為謀也尤固身既數為叛逆不能假存唐之名以利於篡威望未張又不能口篡唐之名以召天下之兵遲回斂翼置天下於不問以聽其陸沈而可謝咎以持溫之短長克用之狡也然至是而克用為稍循於理矣修守備休士卒以自彊而納李襲吉之言訓兵勸農以立開國建家之本則不但李茂貞韓建輩之所弗逮朱溫亦遠出其下矣訓兵務農者圖王之資也修城治墮者保國之本也劉延業惡足以知之而曰宜揚兵以嚴四境枵於內而張於外亡而已矣然而克用之賞延業者何也其自保以觀變之心不可令部曲知之知之則眾志偷矣延業能為誇大之言以作將士之氣故賞之以勸厲士心此克用之所以狡也已不然而怒之已所然而喜之則庸人之所以危亡也

王搏之為相也以明達有度量見稱於時觀其進言於昭宗者亦正大明愷而有條理似有陸敬輿之風焉嗚呼唐於是時敬輿在亦必不欲居密勿以任安危不能也故不欲也而況於搏乎德宗多猜而信讒矣然遇事能思不至如昭宗之輕躁以無恆也德宗之廷姦佞充斥矣然心存

固寵如盧杞裴延齡耳不至如張潛崔昭緯崔允之外結彊藩以鸞國也德宗之側宦豎持權矣然惡正導欲如霍仙鳴竇文場耳不至如劉季述韓全誨之握人主死生於其掌也德宗之叛臣交起縱橫矣然蹶起無根如朱泚李希烈耳不至如朱溫李克用之植根深固必於篡奪也而德宗抑有李晟渾瑊馬燧之赤心為用故李懷光雖叛不敢逼上而屏跡於河中而昭宗則無人不劫而劫之曾無一旅之可依也夫時異而勢殊既如此矣然則敬輿而處昭宗之世君篤信之且不能救唐之亡況搏之於敬輿其賢愚之相去本非等倫不可以言之近似而許之也乎敬輿之為學士筦中制也一言出一策行中外翕然以聽盧杞之姦莫之掣曳豈徒其言之得哉有以大服其心者在也搏之筮仕不知幾何時而一旦躋公輔之列天下初不知有其人則素所樹立者可知德不如也則威不如矣敬輿於扶危定傾之計規畫萬全上自君心下達民隱錢穀兵刑用人行法皆委悉其條理取德宗之天下巨細表裏一一分析而經理之而搏則唯一計之得耳其曰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是已顧問多難何恃以漸平則道亦窮矣才不如也則權不如矣敬輿之得君也至矣然逐盧杞吳通元而敬輿仍守學士之職匪直讓鄴侯於首揆已也

並竇參董晉而不欲躡居其上搏德威不立才望不著一且而立於百僚之上於時天子雖弱而宰相猶持天下之權逆臣且仰其進止固有恩怨交加安危繫命之鉅責焉不揣而遽任之與頑鄙無藉之李谿朱朴旅進而不愆是亦冒昧榮名不恤死辱者耳以視敬輿之栖遲內制不易爰立者何如節不如也節不如而以任扶危定傾之大計負且乘致寇至盜思奪之凶其可免乎人臣當危亂之日欲捐軀以報主援亡國而存之抑必謹其進退之節不苟於名位而後其得也可以厭服姦邪之心即其不然身死國亡而皎然暴其志行於天下今置身其列疑目而視之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居此位者非崔允之逆則朱朴輩之蠅營狗苟者而屑與之並立於台座哉且即其言而論之以止昭宗之躁率置宦寺於綏圖昭宗弗聽或於崔允以召禍乃伸其先見之明耳然合如搏之言養宦官之姦姑任其惡又將何所底止邪激李克用之反者田令孜也成韓建之惡肆囚主之凶者劉季述也通李茂貞以劫駕者韓全誨也至此時而宦官與外鎮逆臣合而相尋於禍亂唐不亡宦官不自趨於殺盡而不止安得有外難平而以道消息之日乎其言似也而又驗雖然抑豈有可採之實哉

唐之將亡無一以身殉國之士其韓偓乎偓之貶也昭宗

垂涕而遣之偓對曰臣得貶死爲幸不忍見篡弑之辱斯聞者酸心見者裂肝之日也而偓不仰藥絕吭以死於君側則偓疑不得爲捐生取義之忠矣然而未可以責偓也君尚在國尙未亡無死之地而時方貶竄於此而死焉則是以貶故死也匹夫匹婦之婢婢者矣偓去國而君弑未幾而國亡偓之存亡無所考見而不聞絕粒赴淵以與國俱逝此則可以死矣建文諸臣所以爭光日月也而偓不逮乃以義審之偓抑可以無死也僞命不及非龔勝不食之時而謝枋得賣卜之日也湮沒鬱抑以終身則較家鉉翁之談經河上爲尤遂志耳紂亡而箕子且存是亦一道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也人臣當危亡之日介生死之交有死之道焉有死之機焉蹈死之道而死者正也蹈死之道而或死者時之不偶也蹈死之機而死者下愚而已矣昭宗反辟劉季述伏誅之謀偓與贊焉蹈死之道一也王搏請勿聽崔允之謀殺宦官以賈禍允怒而誣殺之偓爲昭宗謀亦云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此曹不可盡誅以起禍其忤允也與搏同蹈死之道二也韋貽範求宦官與李茂貞起復入相命偓制偓堅持不帥中使曰學士勿以死爲戲茂貞曰學士不肯帥制與反何異蹈死之道三也從昭宗於播遷幽辱之中白刃之不加頸者一縷耳而守正不撓季述不能

殺崔允不能殺茂貞不能殺非僱可取必於凶人之見免也偶然而得之也乃僱之終不蹈死之機則愛其生以愛其死固有超然於禍福之表者也姚洎之將入相也謀於僱而僱告以不就為人謀者如是則自為之堅貞可知矣蘇檢欲引為相而怒曰君奈何以此相汚昭宗欲相之則薦趙崇王贊以自代其時之宰相皆沐晉邪岐之私人樹以為內主者也權雖倒持於逆藩而唐室一即一離之機猶操於宰相口其位則已入其設中而姦貪之小人趨入於阱中猶見榮焉此所謂死之機也僱惟堅持必不為相之節抑知雖相而無救唐亡祇以自危之理且知雖不為

續通鑑論卷二十七

史部

相而可以盡忠唯不為相而後可盡忠於主之勢故晉人不疑其黨於人不疑其黨岐宦官不疑其附崔允允不疑其附宦官立於四虛無倚之地以衛孤弱之天子而盡其所可為疑忌淺怨毒不生雖茂貞且媿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而惡亦息矣此其可生可死可抗羣凶而終不蹈死之機者也無死之機是以不死履死之道是以不辱若僱者其以處危亡之世誠可以自靖焉矣其告昭宗曰萬國皆屬耳目不可以機數欺之推誠直致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奉以立身也亦此道也夫宰相數易則人皆相人皆可相則人皆可為天子之漸

也宰相之於天子廉陛相躡者也下廉夷而上陛亦陵唐高宗用此術也以輕於命相故一婦人談笑而滅其宗祀替其冢嗣裴炎傅遊藝夷之武三思承嗣因而陵之相因之勢也高宗承全盛之宇戴太宗之澤而不保其子況昭宗當僖宗喪敗之餘疆臣逆奄交起相乘之世乎自龍紀元年至唐亡天祐三年凡十九歲而張濟孔緯劉崇望崔昭緯徐彥若鄭延昌杜讓能韋昭度崔允鄭瑒李谿陸希聲王搏孫僱陸辰朱朴崔遠裴贊王溥裴樞盧光啟韋貽範蘇檢獨孤損柳璨張文蔚楊涉或起或廢者二十七人疆臣奄之奄人制之而朝廷不能操黜陟之權固矣抑昭

續通鑑論卷二十七

史部

宗輕率無恆任情以為喜怒聞一言之得而肝膽旋傾幸一事之成而營魂不定乃至登進可驚可愕之人為天下所嘲笑猶自矜特達之知餽覆無餘而猶不知悔其識闇而自用以一往之情為愛憎自取滅亡固千古必然之債軌也抑就諸人言之人之樂居尊位者上之以行其道次之以成其名其下則榮利之饜足耳當高宗之世天下方雷而宰相尊名之所歸利之所擅貿貿然羣起而相凌奪以覲得鄙夫之情類然無足怪者自僖宗以來天子屢披荆榛兩都鞠為茂艸國門之外號令不行雖有三台之號會無一席之安計其恫喝塗人而招納賄賂者曾不足當

李林甫令狐綯之儼從不安而危不富而貧其尊也藩鎮視之如衙官其榮也奄宦得加以呵訾一日有變則天子以其頸血而謝人或殺或族或斥遠方而斃於道路此諸人者稍有識焉何樂以身試沸膏之鼎而思露其滴漚乎故蘇檢欲經營韓偓人相而偓怒曰以此相污誠哉其污也而一時風會所淫如飲菘若之酒奔馳恐後而莫之能止前者殊死後者彈冠人之無良亦至是哉嗚呼士貴有以自立耳無以自立而奇身於炎寒之世局當塾教之始則以利名為鵠矣當賓興之日則以仕宦為津矣一涉仕宦之途進而不知所終退而無以自處則紫閣黃扉火城

漢通鑑論卷二十七

早

堂食人擬為生人之止境而自此以外前有往古後有來今上有高天下有厚地仰有君父俯有黎民明有名教幽有鬼神凡民有口妻子有顏平且雞鳴有不可自味之惻隱羞惡皆學所不及心所不辨耳聞之而但為聲響目見之而但為文章漠不相關若海外三山之不我即也嗚呼士若此而猶不以宰相為人生不易得之境鼎烹且俟之崇朝鼎食且饒於此日其能戒心哉志如韓偓者凡幾人也世亂君昏正其達志之日又何怪焉世教衰民不興行天下如狂而國以亡君以屠生民以殄是以先王敦廉恥尚忠孝後利先義以養士於難進易退之中誠慮周而道

定也

昭宗為朱溫所劫遷流離道左發聞使求救於李克用王建楊行密是垂死之哀鳴不擇而發惟足悲悼而已夫三鎮者其可以抗朱溫過其篡弑之惡而責以君臣之大義者乎使三鎮猶然唐之臣子而兵力足以勝溫也則溫亦不敢遽圖凶逆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之無成溫稔知之故遲回而待之今日則熟審彼己之形勢目中已無三鎮知唯予志而莫違矣克用而可抗溫邪豈一日忘溫者昭宗嘗和解之而不聽而況有言之可執卷甲疾趨豈待聞詔之求援乎克用於時方修城塹保太原澤潞邢洛之不遑

漢通鑑論卷二十七

早

惟其必不能贖太行以嚮汴維明矣王建北倚劍閣東扼蜀唐乘人之所不爭據險以自存身未習百戰之勞而所用者兩川之士著不能出穴以鬪者如之何其能與彊暴之朱溫爭生死也楊行密雖嘗挫溫矣而舟楫之利失水則困故僅可以保江淮而不能與騎步爭逐於平野新得朱瑾突鄆之餘眾騎兵稍振而瑾又溫所魚肉之殘耳且使出汝亳而西討錢鏐乘其東陲馬殷乘其南界田頌之徒又從中而訐進不利而退失守為溫之擒而已是三鎮之力不足以進取為昭宗而興師也明矣抑以君臣之義責望三鎮夫三鎮又何足以言哉克用之恩奪唐其與朱

溫先後之聞耳委唐之亡於溫以嫁不道之辜而已徐起以收之克用之懷挾久矣浸令其力可任假密詔以興師勝溫而挾天子亦溫之於茂貞也況乎其處心積慮之固不然也王建得蜀而早有公孫述劉備李特之全局在其意中羈縻於唐不敢先發以招天下之彈射耳其逼顧彥暉逐韋昭度而走之逆節已著昔固嘗託勤王之名而陽出兵以掠地非李茂貞阻之則乘長安之虛而收洮鞏臨秦鳳以稱西帝豈復於唐有原本之恩以效桓文之勳乎克用狄也王建奄宦之私人也不足援名教以望之所固然矣然昭宗哀憐而號呼猶有說也沙陀承恩三世李國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辛

昌起騎將而分節鉞克用通逃朔漠救其族誅之辜而賜以國姓王建隨駕奔蜀負璽以從艱難與共之君臣親若父子則克用建自逆而唐固篤恩義以為之君當危急之秋迫而呼之非過望也若夫楊行密者於昭宗何有哉高駢據千里之輿壤一矢不加於賊而坐擁富貴土芥其人民使無所控告畢師鐸秦彥孫儒競起爭奪血流盈壑彌望蒿萊唐弗能問也行密足未嘗履王都目未嘗見宮闕起於卒伍無尺寸之詔可銜削平之而撫僅存之生齒是紳澤崛起無異於陳勝項梁之於秦也霸局已成唐不能禁授以爵命而姑為維繫其君臣之義蓋已淺矣天下已

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力捍凶鋒保江淮之片土抗志崛起獨能不附逆賊甘奉正朔如王師範羅紹威韓建之所為亦可謂之丈夫矣唐一日未亡行密一日不稱王而帝制賞罰之事聽命於朝循分自揣安於其位而特不肩臣服於逆賊之廷亦可謂之不妄矣唐何德以及行密而望其為郭子儀李晟之精忠以抵觸凶人爭一綬之存亡哉如曰溥天率土義不可逃也湯武且有斬德矣項羽不弑懷王漢高豈終北面行密保境息民以待時變唐可再興則為寶融唐不可興則為尉佗而但不為梟獍之爪牙斯已足矣既不可以君臣之義苛求其效死而昭宗又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辛

矣望其援已哉故三鎮者無一可倚者也昭宗先無自固之道禍至而周章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勢之所必然者也層門之悲號不如其痛矣

昭宣帝

羸政坑儒未坑儒也所坑者皆非儒也朱溫殺清流沈之河未殺清流也所殺者非清流也信為儒則羸政固不能坑之矣信為清流則朱溫固不能殺之矣溫誠誅鋤善類不遺餘力而士大夫無可逃之毅中邪乃於韓偓弗能殺也於司空圖弗能殺也於鄭畋亦弗能殺也又下而為梁震羅隱之流且弗能殺也凡此見殺者豈以身殉國而與

唐借亡者乎抑求生於暴人之手而不得其術者耳天下不知其誰氏之土天子不知有幾日之生情逆而恣嗜休者腥臊之臭味逼人無賴而充班行者醉夢之眉目疑鬼猶且施施然我冠子佩且聯綴以充庭夕從容而退食若此之流謂之清也則誰復為濁流邪朱溫為之主李振為之輔必殺矣明天子在上賢執法在列亦未可貴而弗誅也游於濁而自炫其清斯所謂靜言庸違者四裔之投其可有乎而歐陽永叔謂裴樞等惜一太常卿不與伶人使其不死必不以國與人過矣晉宋齊梁之護門第唐人之護流品其席榮據要之習氣耳門第流品橫互其肺腸而怙眾以喧嗽仰不知有君父俯不知有廉隅皆此念為之也王謐解璽紱以授桓元不欲自失其華族耳樞等不死勸進朱溫者豈待張文蔚楊涉哉但使不失其清流之品序則人人可奉之為天子矣忠孝之存去名位之重輕則清濁之大界也非永叔之所知也

強國非安天下之道而取天下之疆摧殘之芟夷之以使之弱則天下之亂益無已故養天下之力於不試不見其疆而自不可弱者王道也國方弱而張之相獎以武健而制之以其方使聽命者霸功也因其疆而疆之莫之能戢而啟其驕亂之所自生也畏其民之疆而摧之夷之乃至

強國之以使弱則既以自弱而還以召亂無疆搆弱人皆亂則天下瓦解而遂起以相殘禍之最烈者也戰國之亂也天下以亂亂政其疆而思弱之既弱六國之眾並弱其關內之民銷其兵刃疲以力役疆者處劉殆盡而殺鉏棘矜之徒以起椎埋黥配之夫尸王號而長吏民天下無可畏而皆可畏矣民乃爭趨於死而莫之救矣唐之亂藩鎮之疆為之也藩鎮之疆始於河北而魏博為尤魏博者天下疆悍之區也自光武用河北之兵以平寇亂遂屯兵黎陽定為永制而東漢以疆故其民習於疆而以弱為恥天下資之以備患垂及於唐上未加以訓練而號桀之習未嘗替也外亦何嘗為天下患哉安史之平代宗不能撫有田承嗣起而收之以自雄為藩鎮之戎首幽燕滄冀兗鄆淄青之不逞皆恃魏博之疆扼大河以互塞河南而障蔽之田興一受命而河北瓦解其為天下重久矣廣明以後黃巢橫行天下而不敢側目河朔恃此也汴晉交吞以窺唐室而王鎔劉仁恭既不敢南嚮以爭天下抑不至屈於汴晉而為其僕隸恃此也羅紹威以狂騃豎子聽朱溫之盪一夕而坑殺牙兵八千家於是而魏博為天下天下蔑不弱也嗚呼豈徒紹威之自貽幽辱危亡也哉天下之一治一亂也其亂則上激下之怒而下以驕驕亂

債張無問疆弱也疆者力足以逞而怨憤淺弱者怨毒深
 藻聚萍散不慮死亡以姑嘗試其請張而遂起以不可遏
 詩云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唯無拳勇者之亂亂不可弭也
 有疆者以制其左右則猶有憚焉天下胥弱而驕固不可
 戢也無藉以興旋滅而旋起既無所憚何人不可踔躍以
 為難哉故自魏博牙兵之殲也而朱溫之計得於是一時
 割據之雄相獎以為得計日取天下智計勇猛之將吏軍
 卒而殺之唯恐疆者之不盡也故迨乎溫存勗交爭之世
 而天下皆弱蹶然而起者猝然而仆不能一朝自固也胥
 天下而皆弱矣勿待疆者之驕而弱者無不驕也於是而
 割天下而裂之苟有十姓百家可持白梃張空拳者皆棄
 耒耜以誼呼高季興孟知祥王延政董昌劉勰鍾傳馬希
 萼雷滿張文表危全諷之瑣瑣者剪婦人之衣繡以為韎
 韜伐空山之曲木以為戈矛或以自帝或以自王或以自
 霸而石敬瑭羸病之懦夫劉知遠單寒之孤雛且喪然宅
 生中以稱元后嗚呼勿論其不足以君也抑勿論其不足
 以霸也即與羣盜齒曾不足與張角齊萬年方臘爭雄長
 皆無憚而自詫為劉項孫曹也風淫艸靡乃進契丹而為
 君父弱天下者之召亂於無已固如是夫赴赴武夫公侯
 干城文王之仁也且求武夫於中林中達之下曾是撫有

果殺疆禦之眾而可屠割俾盡以敢不量力者之驕悖乎
 紹威之愚朱溫之慘不足誅也天有大亂之數疆者先殲
 焉匪寇匪讎殺之若將不及亦衰氣之使然與
 昭宗雖暗不足以圖存而無淫虐之隱足以亡國朱溫起
 於羣盜凶狡如蛇虺無尺寸之功於唐而奪其三百年磐
 石之社稷乃盈天下世胄之子薦紳之士建牙分閫之帥
 無有一人感愴悲憤不忍戴賊以為君者而獨得之丁會
 會之帥澤潞也溫脅昭宗授之旌節則固溫之私人而於
 昭宗無恩禮之手倚為腹心者也帥昭義者六年溫拔潞
 州而授之乃聞昭宗凶問帥將吏縞素流涕幸李嗣昭之
 來攻而降河東曰雖受梁王舉拔之恩誠不忍見其所為
 蓋漢宋之亡忠節不勝書而唐之亡也唯此一士耳或曰
 克用亦唐賊也去溫而即克用奚愈焉曰會於此時無可
 歸矣以獨力而思討賊昭宣帝刀俎之餘肉無能輔矣保
 境以自固汴晉夾焉而必不可以終日則兵民且殲於凶
 人之刃乃在溫篡弑未成之日則克用之去溫也無幾在
 溫弑主之後則克用猶未有此滔天之逆而相依以自全
 焉可矣不北而以推戴弑君之賊為佐命之勳臣而身亦
 可以無辱矣項羽殺韓王而張良歸漢韓王不死於項羽
 漢抑豈能分天下以王韓者歸其為我報君父之讎者則

雖不能存我故國而志亦可以伸況乎篡弑之賊覆載不容之大憝雖有其心未有其事君子可許其改而弗亟絕之則克用可歸會亦舍此而奚歸乎知有君而為之哀知其賊而不為之臣天下無君而聊以謝黨逆之罪志士忠臣之處此亦如是而已唐之亡盈天下而唯一士也會奚讓焉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二十七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五代合稱五代者其所建之國號皆不足稱也朱溫盜也夷郭威攘竊無名故稱名周主榮始不與謀篡逆受命為天子稱五代者宋人之辭也夫何足以稱代哉代者相承而相

易之謂統相承道相繼創制顯庸相易故湯武革命統一天下因其禮而損益之謂之三代朱溫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郭威之瑣瑣竊據唐之京邑而遂謂之代乎郭威非夷非盜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業無聞乘人孤寡奪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其穴以昇立以視陳霸先之能平寇亂猶奴隸耳若夫朱溫盜也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則沙陀犬羊之長也溫可代唐則侯景可代梁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華之主則劉聰石虎可代晉也且此五人者何嘗得有天下哉當朱溫之時李克用既與敵立李茂貞劉仁恭王鎔羅紹威亦擁土而不相下其他楊行密徐知誥王建孟知祥錢鏐馬殷劉隱王潮高季興先後並峙帝制自為分土而守雖或用其正朔究未嘗奉冠帶祠春秋一日奔走於汴淮也若云汴淮為王者宅中出始之正則舜禹受禪不仍陶唐之室湯武革命不履夏商之都而待健姚興拓拔瑊

奄有漢晉之故宮將以何者為正乎倘據張文蔚等所撰之玉冊而即許朱溫以代唐則尤獎天下之逆而蔑神器矣且夫相代而王天下者必其能君天下而天下君之即以盡君道也未能而志亦存焉秦隋之不道也抑嘗立法創制思以督天下而從其法令悖亂雖多而因時救弊者亦有取焉下至王莽之狂愚然且取海宇而區畫之早作夜思汲汲於生民之故今石敬瑭劉知遠苟竊一時之尊偷延旦夕之命者固不足論李克用父子歸韃靼以後朱溫帥宣武以來覬覦天步已非一日而君臣抵掌促膝密謀不輟者曾有一念及於生民之利害立國之規模否也

東通鑑論卷下

二

所竭智盡力以圖度者唯相搏相噬毒民爭地以逞其志欲其臣若傲翔李振周德威張憲之流亦唯是含毒畜爪以相攫故溫一篡唐存勗一滅溫而淫虐猥賤不復有生人之理迫脅臣民止供其無厭之求制度設施因唐末之裨政而益以藩鎮之狂為則與劉守光孟知祥劉龔土延政馬希範董昌志相若也惡相均也紕紕者皆帝皆王而何取於五人私之以稱代邪初無君天下之志天下亦無君之之心燎原之火旋起旋灰代也云乎哉必不得已於斯時也而欲推一人以為之主其楊行密徐溫王建李昇錢鏐王潮之猶愈乎尚有長人之心而人或依之以偷安

也周自威烈王以後七國交爭十二侯畫地以待盡報王納土朝秦天下後世固不以秦代周而名之曰戰國然則天祐以後建隆以前謂之戰國焉允矣何取於偏據速亡之盜夷而推崇為其主乎□□不可無君猶人不可無父也孤子未能克家固無父矣不得晉悍僕疆鄰而名之曰父是以有無父之子有無君之臣民人之彝倫天之顯道不可誣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為所自受因而溯之許朱溫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名不可以假人天下裂而不可合夷盜竊而不可縱奪其國號該之以五代聊以著宋人之濫焉云爾

東通鑑論卷下

三

夷狄以劫殺為長技中國之御之也以信義雖然豈易言哉獲天之祐得人之助為天下君道周仁至萬方保之建不試之威足以服遠於是奮赫然之怒俘係而殄滅之弗能拒也乃可修信義以綏之任其來去而與相忘弗能背也李克用之在河東奚足以及此哉沙陀之與契丹猶磨之於鹿也捷足者先耳阿保機背七部更代之約而踞漢城克用父子受大同之命而窺唐室其以變詐凶狡相向又相若也素所懷挾者無以相踰而克用為李可舉所挫授命韃靼素為殊族所輕威固不足以相制阿保機帥三十萬之眾以來寇目中已無克用克用與之連和力屈而

求安耳克用短長之命阿保機操之而東有劉仁恭與爲父子南有朱溫遙相結納三雄角立阿保機持左右手之權以收其壟斷之利以其狡毒不難滅同類世好之七部而何有於沙陀之杯酒當是時朱溫疆而克用弱助溫以夾攻克用滅之也易助克用以遠攻溫勝之也難克用乃欲以信結之約與滅溫直一晒而已契丹於時未可得志於河東姑許之而弗難旋背之克用乃曰失信夷狄自亡之道拒謀臣之策不擒之於酣飲之下何其愚也阿保機初併七部眾心未固德光孤雛耳突欲闖弱而莫能爲主阿保機死則七部各懷其故主分析以去而契丹之勢衰

李從珂石重貴之敗亡不速趙宋無窮之禍亦以早捐豈非中華之一大幸與以克用之機變雄桀而持老生之常談假帝王之大義以成乎三百餘年中原之毒螫意者其天邪不然何其愚也以帝王之惇信義也三苗來格矣舜必分北之昆夷可事矣文王必拒駢之東夷既服矣周公必兼并之未嘗恃矜矜以姑縱也晉文公棄楚之小惠敗之於城濮而春秋大之宗周以安宋鄭以全所繇異於宋襄遠矣故曰□□者欺之而不爲不信殺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者也以一夫擒之而有餘舉天下之全力經營二百餘年而終不克無可歸咎而不容已於重情

故曰意者其天也不然克用之狡豈守老生之談附帝王之義者哉

士之不幸生亂世之末流依於非所據之地以保其身直道不可伸也而固有不可屈者存不可伸者出而謀人之得失也必不可屈者退而自循其所守也於唐之亡得三士焉羅隱之於錢鏐梁震之於高季昌馮涓之於王建皆幾於道矣胥唐士也則皆唐之愛養而矜重者也故國舊君燬滅而無可致其忠孝乃置身於割據之雄亦惡能不屈哉意其俯仰從容於幕帟者色笑語言必有爲修士所不屑者矣以此全身安土求不食賊粟而踐其穢朝已

耳至於爲唐士以閱唐亡則幽貞之志無不可伸者鏐建季昌亦且媿服而不以爲侮士苟有志亦孰能奪之哉馮涓尙矣爲建參佐抗建稱帝之妄曰朝興則未爽臣節賊在則不同爲惡迪建以正而以自守其正也建不從而杜門不出建弗能屈焉則其素所樹立有以服建者深矣梁震無能規正季昌使拒賊而自立非震之計不及此也季昌介羣雄之間形勢不便而寡弱固無能爲也震居其國自全焉足矣以前進士終老於土州季昌屈而已自伸祇恤其躬而不暇及人是亦一道也羅隱之說錢鏐討朱溫也曰縱無成功退保杭越可自爲東帝隱非欲帝鏐也動

鏐以可欲冀雪昭哀之怨而正君臣之義也其曰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蓋偉哉其言乎正名溫之為賊不已賢於後世史官之以梁代唐而名之曰帝曰上乎隱固詎諸之士而危言正色千古為昭鏐雖不用隱已伸矣唐之重進士也貴於宰輔李巨川李振之流皆以不第而生其怨毒涓既起家幕佐隱與震皆以不第無聊依身藩鎮而皎皎之節炎炎之言下視天祐末年自詫清流之姦輔猶豚鷄然一列為士名義屬焉受祿與否何較哉天秩之倫性植之正周旋曲折隱忍以全生而耿耿清宵者不昧也唐之亡三士而已公卿大夫惡足齒乎司馬子長有言伯夷雖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六

得孔子而名益著三子者降志辱身非可望伯夷之清塵者也而能自標舉於濁亂之世不易得也後世無稱焉宋人責人無已而幽光拚可勝歎哉

極乎凶頑不逞之徒皆可守吾正而御之以不迫然則孔北海抗曹操而不勝亦其恢廓不拘之有以致之況裴樞趙崇輩之以輕薄犯朱溫哉張顥徐溫公遣牙兵攻其主而殺之庭列白刃集將吏而脅以奉己其暴橫不在曹操朱溫下也嚴可求以幕僚文筆之士從容而進折張顥吼怒之氣使之柔以悅從顯之凶威不知何以遽若春冰之消釋唯其羈勒而莫之能違勿謂淮南小國也楊渥非天

子也張顥無董卓蕭道成之位尊權重也白刃當前一叱而腰領已絕奚必卓道成而後能殺人哉可求所秉者正所忘者死夷然委命而不見有可懼者即不見有可爭其視顥猶螻蟻耳不觸之不避之徐用其割制而怒張之氣自消朱瑾曰瑾橫戈衝犯大敵今乃知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無他瑾雖勇於殺人而不能無畏死之心憤然一往理不及而莫持其終也嗚呼亂世豈乏人傑哉可求當之矣神閒則智不窮志正則神不迫卒使楊隆漢不喪其世家乃至感刺客而斂刃以退漢唐之將亡而得若人焉郝慮柳璨無所施其蓋裁操溫之醜亦將撲矣唐不能用可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七

求可求不為唐用而小試之淮南僅為霸府之砥柱則何也朝廷多嗜沓浮薄之士沮賢才而不達而割據偏安之小國無之也

高郁說馬殷置回圖務運茶于河南北賣之于梁易緡續戰馬而國以富此後世茶馬之始也古無茶稅有之自唐德宗始文宗時王涯敗矯改其政而罷之然則茶稅非古宜罷之乎非也古之所無後不得而增增則病民者謂古所可有而不有者也古不可以有而今可有之則通古人之意而推以立法矣病哉茶者古所無也無茶而何稅也周禮僅有六飲之制孟子亦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而已

至漢王褒僮約始有武都買茶之文亦僅產於蜀唯蜀飲之也六代始行於江南而河北猶斥之曰酪奴唐乃徧天下以爲濟渴之用而不能隨地而有唯蜀楚閩粵依山之民畦種而厚得其利其利也有十倍於耕桑之所獲者矣古之取民也耕者十一漆林之稅則二十而五以漆林者非飢寒待命之需也均爲王民不耕不桑而逸獲不賞之利則天下將舍耕桑而競於場圃故厚征之以抑末務濟國用而寬吾南畝之氓則使古而有茶其必厚征之以視漆林明矣府其利於僅有之鄉而天下日輦金錢絲粟以歸之不稼不穡之家其豪者籠山包阜而享封君之奉乃

漢通鑑論卷二十八

八

天下固無茶而民無凍餒之傷非有大利於民而何恤其病誠病矣廢茶畦而不采弗能稅也雖稅之而種者不休采者不輟何病之有哉卽其病也亦病夫射利之黠民而非病吾且耕夕織救死不贍之民也則推漆林之法重稅而以易緡馬於不產之鄉使三代王者生飲茶之世未有於此而沾沾以市恩也故善法三代者法所有者問其所以有而或可革也法所無者問其何以無而或可興也跬遵而步效之黠民乃驕樸民乃困治之者適以亂之寬其所不可寬者不恤其所可恤惡足以與於先王之道乎汴晉雌雄之勢決於河北故李克用坐視朱溫之吞唐而

莫之能問以河北未收畏其乘己也朱溫下兗鄆以西臨趙魏勢亦便矣乃河北者自天寶以後僭強自立不可以勇力機謀猝起而收之者也魏博爲河北疆悍之最羅紹威愚騃而內猜欲自戕其心脅溫於斯時撫魏博而綏之發紹威之狂謀順眾志而逐之擇軍中所悅服者授以節鉞則帥與兵交感以樂爲用以此北臨鎮定乘劉仁恭父子之亂蕩平幽燕則克用坐困於河東卽得不亡爲盧芳而已矣而溫固賊也殘殺之心聞屠戮而心喜烏合之眾忌勝己而唯恐其不亡八千家數萬人之命黃口不免於是而鎮定幽燕人憂駢死而怨溫徹骨矣石公立曰三尺

漢通鑑論卷二十八

九

童子知其爲人王鎔雖愚通國之人無有不爭死命者羅紹威且悔而離心王處直不待謀而自合西迎克用下井陘以撫趙魏而偽梁之亡必矣弱魏博以失輔者溫自取之也激鎮定以離心者溫自取之也魏博弱而鎮定無所憚者溫自取之也隔劉守光於冀北使驕悍而折入於晉者溫自取之也禍莫大於樂殺人危莫甚於殺疆以自弱而盜以此爲術惡足以容身於天地之間哉溫之亡不待羣難之還相翦滅也惜乎無命世之英起而收之也不仁者不可與言非徒謂其無益也言之無益國亡家敗而吾之辯說自伸於天下後世雖弗能救禍亦不因我而

烈則君子固有不忍緘默者而不仁者不但然也心之至不仁也如膏之沸於鑊也嘆之以水而欲乃益騰唯天下之至愚者聞古人敢諫之風挾在己偶然之得起而強與之爭試身於沸鑊焚及其躬而欲延於室則亦可哀也已若孫鶴之諫劉守光是已守光囚父殺兄據彈丸之地而欲折李存勗南面稱帝與朱溫爭長不仁而至此極也尙可與言哉孫鶴懷小惠而犯其必斬之令屢進危言寸斬而死鶴斬而守光之改元受冊也愈堅鶴之愚實釀之矣羅隱之諫錢鏐鏐雖不從而益重隱惟其為鏐也馮涓之諫王建建雖不從而涓可引去惟其為建也鏐與建猶可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十一

與言言之無益而二子之義自伸鏐與建猶足以保疆土而貽子孫夫亦視其心之仁尙有存焉者否耳至不仁者置之不論之科尙懷疑畏觸其怒張之氣必至橫流戈矛乘一旦之可施死亡在眉睫而不恤是以箕子佯狂伯夷遠避不欲自我而益紂之惡也況鶴與守光無君臣之大義而以腰領試暴人之白刃乎且夫羅隱馮涓之說以義言之也鶴之說以勢言之也以義言言雖不聽而義不可屈且生其內媿之心以勢言則彼暴人者方與天下爭勢而折之曰汝不如也則暴人益憤矣匹夫搏拳相控告以不敵而必忘其死守光有土可據有兵可恃且為天子而

夕死鶴惡能諒以不能諫鶴小人也不知義而偷安以微幸之智也徒殺其身激守光而族滅之與不仁者相繼投以肺腸則亦不仁而已矣故曰不仁者不可與言戒君子之夙遠之以勿助其惡也

張承業請李存勗遣使賀劉守光之稱帝以驕之唐高祖驕李密之故智也密終降而授首守光終虜而伏誅所謂獸之搏也必蹲其足禽之擊也必戢其翼權謀之險術王者所弗尙也存勗聞守光之自尊欲伐之矣然則伐之為正乎可伐之罪在彼已極執言申討師則有名矣而徒恃其名以責人之逆反之於己既無天與人歸之實亦無撥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十二

亂安民之志且於固本自彊之術未有得也憑氣而爭奚必勝之在己哉王者以義興師而四方攸服非徒以其名也唐高初定長安殘隋未翦怒李密之妄而挑之密且扼關以困己而內受劉武周薛舉之逼則唐高之事敗矣李存勗孤處河東鎮定之交未固朱溫之勢方張空國以與狂駭之豎子爭虛名於幽薊鎮定疑而河中起搗其虛則存勗之亡必矣繇是言之推尊以驕之非義之所許憤怒而攻之抑為謀之不臧使王者而處此將如之何哉王者正己而不求於人者也被枵然自大者何足比數乎脆弱者必折暴興者必萎冥行者必墮天怒人怨者必見絕於

天人知之既審視之如蟻動之蟲無待吾之爭而抑無容
駟之也其來也以非禮加我而未甚也姑應之以禮而告
之以正可也其以非禮加我而不可忍也閉關以絕其使
命而已欲犯我而我無敢擊之端欲狎我而我居是非之
外乘義以自彊固本以待時飭邊陲之守杜小利之爭凝
靜不撓而飄風疾雨坐視其消散或人亡之而為我驅除
或惡已窮而徐申吾天討則兩者之失亡而貞勝之理得
矣天下莫敢不服後世無得而訛矣張承業何足以及此
哉克用父子之終以詐力窮而不能混一區宇國祚不延
與假義挑兵者均之失也莊生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十一

止水勇而悻怒智而詐諛皆流水之波也稍靜以止而得
失昭然豈難知哉唐高姑以一紙報李密差賢於存勗之
往賀雖非王者之道而猶足以興毫釐之差亦相懸絕矣
李存勗據河東與朱溫爭天下亦已久矣所任者皆搏擊
之雄無有人焉贊其大計為立國之規者也其畧用士人
參帷幕者自馮道始沙陀之不示四易姓而天下終裂於
此可知已劉守光之凶虐爛之必死其攻易定犯彊晉道
諫之而繫獄然免於刀鋸逸出而西奔者何也孫鶴之流
力爭得失是以滅身道之諫之也其辭必遜且脂韋之性
素為守光所狎而左右皆人固與無猜是以全也守光囚

父殺兄而道不言其有言也皆舍大以規小留餘地以自
全而聊以避絨默之咎者也豈徒於守光為然哉其更事
數姓也李存勗之滅梁而驕狎倡優吝糧賜也而道不言
忌郭崇韜激蜀兵以復反而道不言李從珂挑石敬瑭以
速禍而道不言石重貴不量力固本以亟與虜爭而道不
言劉承祐狎羣小殺大臣而道不言數十年民之憔悴於
虐政流離死亡以瀕盡而道不言其或言也則摘小疵以
示直聽則居功不聽而終免於斥逐視人國之存亡若浮
雲之聚散真所謂譏諂面諛之臣也劉守光不能殺而誰
能殺之邪克用父子經營天下數十年僅得一士焉則道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十一

也其所議之帷帟而施之天下者槩可知矣嗚呼人知道
之墮節以臣人不知其挾小慧以媚主國未亡而道已離
其賣主之術非一日矣此數主者顛倒背亂於舖展道且
尸位而待焉不知其何以導諛也然而不傳者摘小過以
炫直自飾而蔽姦世固未易察也
篡弒以叨天位操懿以下亦多有之若夫惡極於無可加
而勢亦易於剝絕無有如朱溫者時無人焉亟起而伸天
討誠可歎也其弒兩君也公然為之而無所掎飾其篡大
位也咆哮急得而並廢虛文其禽獸行徧諸子婦也而以
此為子奪其嗜殺也一言一笑而流血成渠尔朱榮高洋

安祿山之所不為者溫皆為之而無忌乃以勢言之而抑
不足以雄也西挫於李茂貞東折於楊行密王建在蜀視
之蔑如也羅紹威馬殷錢鏐高季昌雖暫爾屈從而一兵
尺土粒米寸絲不為之用其地則西不至邠岐東不逾許
蔡南不過宛鄆北不越宋衛自長安達宛鄆橫亘一綫界
破天中而四旁夾之者皆擁堅城率勁卒以相臨其將帥
則楊師厚劉勣王彥章之流皆血勇小慧而不知用兵之
界其輔佐則李振敬翔出賊殺入諂諛而不知建國之方
乃至以口腹而任段凝為心膂授之兵柄使抗大敵而不
恤敗亡取其君臣而統論之貪食漁色樂殺蔑倫一盜而

東通鑑論卷二十八

十四

已矣而既篡以後日老以昏亦祿山在東都黃巢踞長安
之勢也於是時也矯起而撲滅之不再舉而功已就矣所
難者猶未有內讞之可乘耳未幾而朱友珪梟獍之刃已
刺元惡之腹兄弟尋兵國內大亂則乘而薄之尤易於反
掌然而終無其人焉故曰誠可歎也李存勗方有事於幽
燕而不遑速進天討之稽有自來矣蓋存勗一將帥之才
耳乎一海寓之畧討逆誅暴之義非其所可勝任也使能
滅朱溫父子定汴雒劉守光瑣瑣狂夫坐窮於絕塞將焉
往哉因吾力以與守光爭勝負朱友貞乃復以寬綏收離
散之眾相持於河上梁雖滅而存勗之精華已竭矣嗚呼

楊行密不死於朱溫淫昏之前可與有為者其在淮南乎
乘彼自亡之機掩孤雛於宛雒存勗弗能抗也行密死楊
渥弒隆演寄立人上徐溫挾內奪之心不能出唯毫以行
天討尚誰望哉行密者尚知安民固本任將錄賢非存勗
之僅以斬將舉旗為能者也故天祐以後天下無君必欲
與之淮南而已然而終弗能焉故曰誠可歎也

東通鑑論卷二十八

十五

者也萬刃林立而所當者一二人其他皆疏隔而不相及
者也故抑必以謀勝之而不易以勇相禦謀則退而揣之
者盡人可測也合千萬人一得之慮晝忖而夕度之制之
一朝而非一朝之積也一人有涯之機智應無涯之事變
而欲以勝千萬人之忖度乎夫惟明於大計者其所熟審
而見為然之理勢皆可與人共知之而無所匿持之甚堅
處之甚靜小利不爭小害不避時或乘人之瑕而因機以
發其謀雖奇人且玩之而不覺事竟功成而人乃知其不
可測也此之謂善謀若夫機變捷巧自恃其智而以善謀
名矣日一瞬而人疑之手一指而人猜之知其靜者非靜

而動者非動也於是此謀方起人之測之也已先既已測之無難相迎而相距猶且自神其術曰吾謀不可測也其不敗也鮮矣劉鄩與晉兵相距於魏鄩乘虛潛去以襲晉奇謀也然使鄩素以持重行師御堂堂正正之眾無設詐出沒之智名則晉人抑且與相忘偶一用謀而晉陽且入其敵中矣乃鄩固以謀自恃而人以善謀之名歸之也存勗曰吾聞劉鄩一步百計嗚呼斯名也而詎可當哉語亦人窺之默亦人窺之進亦人窺之退亦人窺之無所不用其窺雖有九地九天之變計無不在人心目中矣無不見制於人而適足以制人乎是以小勇者大勇之所不用小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其

智者大智之所不事固吾本養吾氣立於不可勝之地彼且自授我以勝而我不勞王者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唯此也故牧誓之戒眾也唯申以步伐之法作其赴桓之氣而謀不與焉夫豈但用兵為然哉兵險道也而猶然況乎君子之守身涉世以出門而交天下其可使人稱之曰此智士也乎

夷狄之疆也以其法制之疏畧居處衣食之粗獷養其驕悍之氣弗改其俗而大利存焉然而中國亦因之以免於害一旦革而以中國之道參之則彼之利害相半矣其利者可漸以雄長於中國而其害也彼亦自此而弱矣故曰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自安其逐水艸習射獵忘君臣畧昏宦馳突無恆之素而中國莫能制之乃不知有城郭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賦稅之可納昏姻仕進之可榮則且視中國為不可安之叢棘而中國之人被掠以役於彼者亦怨苦而不為之用兩相忘也交相利也此順天之紀因人之情各安其所之道也中行衍說匈奴不貴漢之綰帛而匈奴益彊然其入寇之害亦自此殺矣單于雖有不逞之志而中國之玉帛子女既為其俗之所不貴城郭宮室既為其居之所不安則其名王大人至於部眾咸無所歆羨而必不效死以為單于用匈奴自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其

疆而漢亦以安此相忘之利也曹操遷匈奴餘眾於河西婚宦寢食居處變其俗而雜用中國之法於是乎啟懷愍之禍然而劉石慕容苻姚赫連之族亦如朝菌之榮未久而萎其俗易其利失其本先弱也韓延徽為劉守光所遣入契丹拘留不返因教以建牙築城立市墾田分族類辨昏姻稱帝改元契丹以是威服小夷而契丹之俗變矣阿保機之悍亦自此而柔矣若石敬瑭延而進之莫能如中國何也雜華夷而兩用之其害天下也乃烈中國有明君良將則夷以之衰無人焉則導之以中國之可欲而人思掠奪則中國以亡延徽雖曰我在此契丹不南牧然其以

貽毒中國者不如中行行之疆甸奴即以安漢也女直之
陷汴張殺郭藥師之使之也蒙古之滅宋呂文煥劉整之
使之也阿骨打鐵木真疆悍可息也宋之叛臣以朝章國
憲之輝煌赫奕者使之健羨則彼且忘其所恃奔欲以交
靡亂人之害亦酷矣哉又況許衡虞集以聖人之道為沐
猴之冠而道喪於天下尤可哀也夫尤可哀也夫

劉巖曰中國紛紛孰為天子此唐亡以後五十餘年之定
案也巖既已知之矣而又擁海隅一曲之地自號為帝趙
光裔楊洞潛李殷衡之瑣瑣者冒宰輔之榮名鄭彛曰歐
後鄭五為宰相時事可知矣而終就之然後乞身而去則

亦歸田之相矣自知之自哂之復自蹈之苟微一日之淨
榮為天下僇為天下笑而已矣嗚呼人可不自念也哉於
人則智自知則愚事先則明臨事而暗隨世以遷流則必
與世而同其敗人可不自念也哉勿論世也且先問諸己
勿徒問之己也必有以異乎世桀紂方繼世以守禹湯之
明祀而湯武之革命不疑周敬王方正位於成周齊晉且
賁其號令而孔子作春秋操南面命討之權夫豈問世哉
若其不可則孫權勸進而曹操猶知笑之唐高祖推戴李
密而為光祿卿以死皆夫人之炯鑒也無德而欲為君無
道而欲為師無勇而欲為將帥無學而欲為文人曰天下

紛紛皆已然矣吾亦為之詎不可哉始而慙繼而疑未幾
而且自信無患乎無人之相誘以相推也鑒於流水者固
無定影也童子見伎人之上竿而效之或悲之或笑之雖
有愛之者莫能禁也悲夫

湯纘禹服武反商政王道以相師而底於成夫湯豈但師
禹武豈但師湯哉必師禹者其祇台必師湯者其聖敬也
德不可降也若夫立法創制之善者夏殷之嗣王不必其
賢於我而可師者皆師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尚書錄
秦穆之誓春秋序齊桓之績以為一得之賢可以為萬世
法也必規規然守一先生之言步之趨之外此者皆曰不

足法也何其好善之量不宏擇善之情不篤也唐始置樞
密使以司戎事而以宦官為之遂覆天下夫以軍政任刑
人誠足以喪邦而樞密之官有專司固法之不可廢者也
王建制據西川卑卑不足與於王霸之列而因唐之制置
樞密使以授土人則兵權有所統軍機有所裁人主大臣
折衝於尊俎酌唐之得失以歸於正王者復起不能易也
於是一時僭偽之主多效之而宋因之建其允為王者師
矣兵戎者國之大事汎然而寄之六卿一官之長執其常
不恤其變變已極猶恐不守其常文書期會煩苛瑣屑以
決呼吸之安危兵無異於無兵掌征伐者無異於未嘗掌

矣屬吏各持異議胥史亦握樞機奏報會議喧騰於廷聞
謀已輸於寇於是天子有所欲爲而不敢洩者不得不寄
之奄人故曰無異於無兵無異於無掌征伐者也宋設樞
密使而不救其弱喪者童貫等擅之耳高宗以後懲貫之
失官雖設而權不歸藉令建炎之世有專任恢復之事者
爲韓岳之宗主而張俊劉光世之儔莫敢不聽命焉秦檜
湯思退惡得持異議以沮之哉宋季之虛設猶不設也自
是以還竟廢之而以委之次登八座株守其職之尙書與
新進無識之職方將無曰此唐之敝政王建之陋術不足
取法而吾所師者周官之王道也以之箝天下言治者之

南通鑑論卷二十八

主

口則足矣弱中國孤天子皆所弗恤石敬瑭廢之而速亡
於契丹庸徒愈乎

宋齊邱請徐知誥除輸錢代折之法令丁稅悉輸穀帛絲
是江淮曠土益闢國民兩富其故何也楊氏之有國也西
北不臨淮東不過常州南不過宣州皆水國也時無冬夏
日無晝夜舟楫可通無澁旬在道之久無越山關水之難
則所輸粟帛無駝儼紅朽之患民固無推較經時之費無
耗蠹暗道之害惡得而不利也地無幾稅亦有漕上之受
而藏之也亦不致歷年未放淹滯陳腐之傷上亦惡得而
不利也且於時天下割裂封疆各守戰爭日尋商賈不通

民有有餘之粟帛無可買遷以易金錢江淮之間無銅鉛
之產以供鼓鑄而必待錢於異國粟帛滯而錢窮取其有
餘不責其不足耕夫紅女得粒米寸絲而可應追呼非四
海一家商賈通而金錢易得之比也是以齊邱言之知誥
行之因其時就其地以撫其人民而國民交利豈虛也哉
惟然而不可以爲古今天下之通法亦較然矣轉輸於數
千里之外越崇山踰絕險堰涸水犯狂濤一石之費動踰
數倍漂流溼壤重責追償山積藪藏不堪衣食謂齊邱知
誥爲良法而師之民以死國以貧豈有爽乎舟行而汲者
以孟軻水林居而樵者以手折薪市廛而欲效之其愚也

南通鑑論卷二十八

主

不待晒也十畝之農計粒而炊乃不餒嘗蔬之子以糞肥
錢乃不失陶猗而欲師之其窮也可立待也聞古人一得
之長據陳言而信爲良法若此類者眾矣困天下以自困
不足與有言久矣

徐溫大破錢鏐知誥請乘勝東取蘇州溫念離亂久而民
困因鏐之懼敢兵息民使兩地各安其業而曰豈不樂哉
藹然仁者之言乎自廣明喪亂以來能念此者誰邪而不
謂溫以武人之能爾也均與人爲倫則不忍人之死人之
同心也而習氣能奪之天方降割於民於是數不仁之人
倡之而鼓動天下以胥流於殘忍非必有利存焉害且隨

之如影響而汶汶逐逐唯殺是甘羣起以相為流轉乃習氣者無根株者也有一人焉一念之明一言之中一事之順幸而有其成效則相因以動而惻隱羞惡之天良復伸於天下隨其力之大小心之醇疵以為其感動之遠近苟被其澤無不見功於當時延及於數世則楊行密是已當行密之時朱溫秦宗權李罕之高駢之流凶風交扇於海內乘權者既忘民之死民亦自忘其死乘權者既以殺人為樂民亦以相殺為樂剽奪爭劫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若不容已者莫能解也行密起於卒伍亦力戰以有江淮乃忽退而自念為固本保邦之謀屢勝朱溫顧且畫地自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王

全而不急與虎狼爭食於是江淮之寡妻弱子幸保其腰領以授之徐溫溫乃以知全民之為利而欲動以生其不忍昧之心蓋自是江淮之謀臣戰士乘暴興之氣河決火延以逾人肝腦於原野者皆廢然返矣故撫有江淮至於李煜而幾為樂土溫之所謂樂者人咸喻焉而保其樂溫且幾於仁者要皆行密息浮情斂狂氣於習氣熾然之中所培植而生起者也則行密之為功於亂世亦大矣哉嗚呼習氣之動也得意則驕以益盈失勢則激而妄逞仰不見有天府不見有地外不知有人內不知有己易曰迷復凶唯其迷是以不復有能復者然後知其迷也十年不克

七日而反存乎一人一念而已矣當乾坤流血之日而溫有是言以留東南千里之生命於二十餘年雖一隅也其所施及者廣矣極亂之世獨立以導天下於惻隱羞惡之中勿憂其孤也將有繼起而成之者故行密之後必有徐溫此天地之心也不可息焉者也

巖下吏之貪而不問上官法益峻貪益甚政益亂民益死國乃以亡羣有司眾矣人望以廉必不可得者也中人可以自全不肖有所憚而不敢皆視上官而已上官之虐取也不即施於百姓必假手下吏以為之漁獵下吏因之以讎其箕斂然其所得於上奉之餘者亦僅矣而百姓之怨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王

毒詛呪乃至叩關號愬者唯知有下吏而不知賊害之所自生下吏既與上官為鷹犬復代上官受縲繼法之不均情之不忍矣將責上官以嚴科下吏之貪可使無所容其私乎此尤必不可者也胥為貪而狡者得上官之心其虐取也尤劇其餽獻也彌豐唯瑣瑣筆豆之鬪吏吝纖芥以封殖參効在前而不恤顧其為蠹於民者亦無幾也且有慎守官廉偶一不檢而無從置辯者矣故下吏之貪非人主所得而治也且非居中秉憲者之所容糾也唯嚴之於上官而已矣嚴之於上官而貪息於守令下逮於簿尉胥隸皆喙息而不敢逞君無苛核之過民無訟上之愆豈必

炫明察以照窮簷哉吏安職業民無怨尤而天下已平矣
下吏散於郡邑如彼其遼闊也此受誅而彼固不戢巧者
逃焉幸者免焉上官則九州之大十數人而已司憲者弗
難知也居中司憲者二三人而已天子弗難知也顧佐潔
身於臺端而天下無貪吏握風紀之樞以移易清濁之風
者止在一人慎之於選任之日獎之以君子之道奚必察
於偏方下邑而待小民之訐訟其長上乎楊廷式按縣令
之受賂請先械繫張崇而曰崇取民財轉獻都統歸責於
徐知誥也可謂知治本矣

張承業之忠忠於沙陀耳或曰唐之遺忠豈定論哉李存

勗得傳國寶將稱帝承業亟諫止之欲其滅朱氏求唐後
復立之削平吳蜀則天下自歸雖高祖太宗復生不敢復
居其上以立萬世之基此其以曹操劉裕處首而而使長
有天下也明甚豈果有存唐復辟之心乎使能求唐後以
立邪則朱溫篡奪之日可早立以收人心承業際不一語
而必待朱氏既滅之後此則何心惡莫大於弑君而篡國
次之篡者北面稱臣而又攘奪之之謂也若夫故主已亡
乘天下無君以自立則抑可從未滅矣使沙陀滅逆賊定
天下而退守臣服洵忠臣之效也沙陀即不能然而承業
以此爲志功雖不就自不損其孤忠乃承業不然陽奉李

氏爲沙陀欺天下之囚藉令果如其言朱氏滅吳蜀平建
不世之功擁震主之威然後脅贊疵之君奉神器以歸己
爲之君者柔懦而安於亡則如晉恭帝之欣然執筆而終
不免於鴆如其挾不平以圖存則成濟之刃且割其胸存
勗之果成乎篡弑而李氏之子以頸血易一日之袞冕不
已慘乎蹂躪人之意計偷求一旦之尊榮姦人之權謀敢竊
欺天之名義承業奄人耳盡心於沙陀而欲欺天下無足
怪者君子固不可罔也存勗不從其策猶得免於篡弑之
元惡而李氏之苗裔不致如元魏宇文之赤族飾虛名以
伏隱隱猶且謂承業之忠於唐也導天下以僞而賊仁義

必斯言也夫

朱溫滅後五姓之主中土者皆旋奪於握兵之臣即不能
奪而稱兵以思奪者此撲而彼興無他唯無相而已無相
者非必其時之無人也抑非偏任武人而相不能操國柄
也藉令有其人欲授之國柄固將不能何也崛起之日初
不與聞大計一旦稱帝姑且求一二人以具員而置之百
僚之上如仗象然誰從而聽之哉李存勗之欲爲帝久矣
日率將士以與朱氏爭存亡而內所任者故奄張承業外
則姑以馮道司筆墨而已未嘗一日運目遊心於天下士
求一可任者與定大謀經畫天下之治理至於梁勢將傾

取爭勦進之日乃就四鎮判官求一二人以為相大謀非所與聞大任非所夙擬其主雖聞名而非所矜式其將相雖覲面而不與周旋一旦加以枚卜之虛名使處百僚之上彼挾百戰之功匡扶以起者固曰何從有此忽起在位之人居晉上邪彼固藉我以取富貴而惡能不唯我是從乎漢高相蕭何乃至此諸將之功為狗而不怒者實有大服其心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豆盧革盧程依戎幕以起家惡足勝其任哉名之曰相實均於無相樞密得操其行止藩鎮直視為衙官天子孤立心膂無託奪之也如吹檣弗復有難焉者矣天下可無相也則亦可無君也相輕於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三

鴻毛則君不能重於泰山也故胡氏曰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大有為者求之夙任之重得一二人而子孫黎民世食其福矣

君臣父子人之大倫也世衰道喪之日有無君臣而猶有父子者未有無父子而得有君臣者也自朱溫以至柴氏七姓十五人據中土而稱帝天下後世因而帝之乃當時之臣民固不傾心奉之以為君劫於其威而姑號之曰天子君臣之倫至此而滅裂盡矣尤可憫者併其父子而亂之漫取一人而子之遂謂之子漫推一鬼而祖考之遂謂之祖考於是神怒於上人迷於下父子之恩以名相假以

利相蒙其與禽獸之取散也奚別如是而猶望天下之有君臣也必不可得之數矣沙陀夷酋耳唐蔑天逆理而賜之姓遂假以競於朱溫曰吾李氏子也存勗稱帝仍號曰唐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雜朱邪執宜朱邪赤心之中而祖之唐之祖宗能不恫怨於幽平嗣是而徐知誥者不知為誰氏之子乃自撰五世名諱選吳王恪而祖之嗚呼蔑論隴西之苗裔猶散處於人閒天之弗祐亡則亡耳絕則絕耳何忍取夷狄盜賊之子而以為子孫哉所謂辱甚於死亡也後世史官猶從而獎之曰此唐也可以紹李氏之統者也天理無餘人心盡極至此而人不足以存矣詩不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三

云平謂他人父終莫我顧逆風所煽號為天子者且然又何怪乎賈謐秦燔之燼亂天常也

李存勗不可以為天子然固將帥之才也知用兵之畧矣得英主而御之與韓信齒奚以明其然邪麀之走也捷於虎卒為虎獲者數反顧也規規恃其穴以為所據其偶敗也急奔而護其穴其勝也復慮人之乘己而內焚於是內未潰而外失可乘之機敵且蹙之使自斃於穴中未有不敗者也存勗知此矣自克用以來太原其根本也則澤潞其喉吭也太行之險一失則井陘之道且危存勗殫全力以圖東方澶鄆懸隔千里之外閒以趙魏潞州叛澤州陷

太原內燬而東出之師若脊斷而不能舉於斯時也不知
兵者必且舍澶鄆以旋師而西顧乃一受其掣而踉蹌以
返王彥章之流躡其跡而乘之太原其委命之墟矣而存
搆之計此決矣李繼韜之內叛視若疥癬澤州之失唯惜
裴約而東若資流急攻楊劉疾趨汴維一戰而朱氏以亡
其神矣哉太原自克用修繕城隍以來非旦夕可拔者大
兵集於東方繼韜雖狡梁人雖鷙必不敢遽爾合圍不憂
歸師之夾逼敵見吾視澤潞之亂若罔聞則益不測吾之
所為膽先自破沮其乘虛之計而河上之師終恃此以為
據我之令圖則慮我之情緩而相防之計疏此一舉而襲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三六

梁都夷友貞平河南規恢之大畧也微韓信孰足以及此
謂存勗為將帥之才非虛加之矣納其身於內而外日陵
乘而不能禦投其身於外則內雖未固而自可無虞大畧
可以不傾則姑置之而縱橫游行無不可以自得此處身
之善地即安心之妙術也嗚呼知此者鮮矣項羽急返西
楚而漢追之唐置太原聽劉武周梁師都之侵犯以亟攻
東都而三寇皆夷得失之機決於此耳庸人怙其所已得
志士忘其所已能志量之不齊善敗之所自殊也知此者
可與立功可與定亂可與進善可與廣業明此者哲昧此
者愚豈徒用兵為然哉

成而不傾敗而不亡存乎其量之所持而已智非所及也
量者心之體智者心之用用者用其體體不定則用不足
以行體不定而用或有所當惟其機也機者發而可中而
不足以持久雖成必敗苟敗必亡故曰非智所及也項羽
李存勗戰而必勝犯大敵而不撓非徒其勇也知機之捷
亦智矣然而卒以傾亡者豈智之遠窮乎智則未有不窮
者也項羽不足以持敗一摧於垓下遂憤恚失守而自刎
量不足以勝之也藉令戢悻悻之怒渡江東以為後圖韓
彭英布非不可移易而必忠於漢者收餘眾聞羣雄更起
而角死力漢亦疲矣而羽不能者量止於一勝之威敗出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三九

於意外而弗能自固也羽可以居勝而不可以持敗故敗
則必亡存勗可以忍敗而不足以處勝故勝則必傾一也
李嗣源定入汴之策既滅朱友貞一入汴而以頭觸嗣源
曰天下與爾共之卒為嗣源所迫身死國亡量不足以受
之也藉令忍沾沾之喜以從容論功而行賞人且喻於君
臣之義雖有大勳亦分誼所當盡嗣源雖挾不軌之心無
有為之效命者自斂雄心以俯聽而存勗不能者量盡於
爭戰之中勝出於意外而弗能自抑也漢高一敗於彭城
再敗於滎陽跳身孤走而神不為怵故項羽終屈其難折
之鋒宋祖端居汴京曹彬為下南收六十餘年割據不

服數千里之疆土而不輕授以使相故功臣終安臣節而天下定成大業者在量而不在智明矣量者定體於恆者也體定於百年之長慮而後機不失於俄頃之利鈍憂喜變遷須臾不制轉念知非而勢已成乎莫挽唯定體之不立故也敗則唯死而已勝則驕淫侈靡無所訖止羽存焉之以傾敗終也決於此耳生之與死成之與敗皆理勢之必有相為圓轉而不可測者也既以身任天下則死之與敗非意外之凶危生之與成抑固然之籌畫生而知其或死則死而知其固可以生敗而知有可成則成而抑思其且可以敗生死生成敗成流轉於時勢而皆有量以受之如丸善走不能踰越於盤中其不動也如山其決機也如水此所謂守氣也氣守而心不動乃以得百里之地而觀諸侯有天下傳世長久而不危豈徒介然之勇再鼓而衰不足恃哉智足以制勝而俄頃之間大憂大喜之所乘聲音笑貌傳其搖蕩無主之衷傾敗即成乎莫挽豪傑之與凡民其大辨也在此夫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終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衡陽王夫之議

五代中

伐蜀之役郭崇韜諫止段凝為帥議正而事允矣其復止李嗣源之行則崇韜之自滅與滅唐也皆在於此崇韜請遣繼岌固知繼岌之不可獨任而必需己副之名為繼岌實自將也崇韜之辭鎮汴州也曰臣富貴已極至此而又貪平蜀之功利豈冒昧不止哉蓋以伐蜀為自全之計而反以此自滅者何也位尊權重其主已疑內有豔妻外多宵小稍稍裁正眾方側目故憂內之不可久居而欲息肩

於閩外上挾冢嗣下結眾將相倚以安冀可遠讒人之怨以自立於不拔之地可謂謀之已工矣乃不知讒佞交加之日顧離人主左右握重兵據腴土成大功媚忌益深在廷者又以睽離不親心皆解散固將益附姦邪而聽其嗾噬況乎奄有王建畜積之藏多受降將邀歡之賄躡鍾會之已迹而益以貪則必罹衛瑾之網羅而弗能辯誅死在眉睫而不悟其工也正其愚矣李嗣源有河上先歸之弊載入汴決策之功假之以兵資之以蜀則且為王建而為朱耶氏樹一勁敵於西方故崇韜身任之以抑嗣源損其威望而使易制俾存勗無西鄉之憂其為存勗謀也亦可

謂工矣而不知謀一隅以叛易以守難若欲窺秦隴出
劔關以爭衡於中國則諸葛且不能得志故曹丕曰因亮
于山嗣源即懷異志惡能度越重險以犯順何似擅河朔
之富強拊汴雒之項背建瓴南下勢無與過邪畏虎豹之
在山林乃驅之以居園垣之右便其噬攫而崇韜不知也
朱邪氏之寇深於腹心矣繼岌欲使立功以定儲者也而
殺崇韜者繼岌董璋孟知祥所倚以鎮撫諸將而定蜀者
也而亂蜀者璋與知祥扞忠而逢怒推信而召逆自後觀
之其愚甚矣乃一皆崇韜之夜思早作自謂十全之遠慮
也繇此思之退而全身進而已亂豈智計之能勝任哉抑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二

疆止逆弭妬消嫌之術豈有他焉勿尸功勿府利靖諸己
以立於危亂之中則猜主佞臣與震主之權皆翕伏於鎮
定之下崇韜固不足以與於斯也禍不速於反掌足爲永
鑒已

受命專征伐人之國而滅之大功之所歸尤大利之所集
也既已據土而有國其畜積必饒既已有國而又亡之其
贖貨而寶珠玉也必多藏以召奪且其權貴納款欲免誅
夷而微新寵其薦賄也必輦載以湊大帥之門其爲大利
之所集也必矣大功不可居而非不可居也曹彬與平西
蜀獨下江南而任兼將相世享榮名大功灼然在己而豈

容逖避所以自免於危者利耳且夫功成而上爲主忌下
召人疑者唯恐其得眾而足以興也十夫之聚必以豚酒
鹽民歸己必以私恩籠絡智謀勇力之夫必以餽贈兵甲
芻糧之費必以家藏藉令功成歸第之日車還甲散行囊
蕭然遊士無所覲而不躡其門百姓與相忘而不欲其惠
應門皆樸樵之人宴會無珠璣之客則雖猜主佞臣亦諒
其不足有爲而坦然信之左右佞幸亦知其無可求索而
恩怨兩消雖有震主之功名亦何不道然於曠夷之宇哉
諸葛公曰淡泊可以明志故薄田株桑所以踐其言而允
保忠勳之譽豈虛也哉夫郭崇韜者惡足以知此乎其主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三

既已忌之矣哲婦壬人又爭變黑白以將置之死而滅蜀
之日貨寶妓樂充物其庭以此而欲求免於死也必不可
得之數也嗚呼豈徒爲人臣者受命專征以亡國之貨寶
喪其身哉人主之不以此而貽子孫黎民之害者蓋亦鮮
矣漢高帝之入關也秦併六國舉九州數百年之貨寶填
交於咸陽古今之大利亦古今之至危不可居者也樊噲
一武夫耳知其不可據而斥之如糞土帝聽其言爲封府
庫非但當時消項羽之惡怒遠害於鴻門也且自羽焚宮
以後秦之所積蕩然四散而關中無鈎金尺帛之畱然而
既有天下古今稱富者莫漢若也唐起太原而東都之藏

已糜於李密王世充之手江都之積又盡於宇文化及之徒蕩然一虛枵之天下唐得之而海內之富上埒於漢宋則坐攤郭氏世積之資獲孟昶李煜劉鋹之積受錢俶空國之獻其所得非漢唐之比也乃不數傳而子孫汲汲以憂貧進王安石呂惠卿以奪民之錙銖而不救其亡合而觀之則貧者富而富者貧審矣所以然者何也天子以天下為藏者也知天下之皆其藏則無待於盈餘而不憂其不足從容調劑於上下虛盈之中恆見有餘而用以舒而自裕開創之主既挾勝國之財為其私橐愚昧之子孫規規然曰此吾之所世守也以天子而僅有此則天下皆非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四

其天下而任之貪竄之臣貪者竊而竄者廢國乃果貧則虐取於民而民乃不免於死侈者既輕於縱欲吝者益競於厚藏侈猶可言也至於吝而極矣朽敝於泥土之中乾沒於戚宦之手猶且羨前人之富而思付益之卒有水旱良填溝壑或遇寇亂勢窮輸輓乃更竊竊然唯恐所司望吾私積而蔽護益堅若田野多藏之鄙夫畏人之求貸而蹙額以告匪惡知有天下之為天子哉守其先世之寶藏以為保家之懦夫而已匹夫而懷是心且足以亡家而喪其軀命況天子乎漢唐之富富以其無也宋之貧貧以其有也國亡身戮更留此以為後起敗亡之媒哀哉武王散

鹿臺鉅橋之積非徒以仁民也不使腐穢之藏教子孫以侈吝也李存勗之為君郭崇韜之為將斗筲耳以利相怨而交齧以亡又何足算哉

有一言可以致福有一言可以召禍聽其言知其所言吉凶之幾決矣言固有飾為之者焉從容擬議而撰之以言行固不踐心固不存又有甚者假義以讎利假仁以讎忍是非不生於心吉凶固不應也至於危困交於身眾論搖於外生死存亡取舍趨避間不容髮之際於此而有言則其心無他而言非偽飾此則吉凶之幾所自決也李嗣源當郭崇韜李存父李繼麟駢首夷族之日朱守殷戒以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五

震主之勳勸為遠禍之策而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委之於命耳斯言也可以全身可以致福終以奄有朱邪氏之國不亦宜乎奚以知其言之從心而非中懷毒螫姑為委命之說以欺世邪李存勗耽樂昏昧伶人操生死之柄功臣之危且不保夕於斯時也嗣源非聞於術者而思惟之路已絕曠然遠念惟有委命之一道可以自安郭崇韜任氣於先而營私於後禍已見矣固有以知其無可奈何之下唯宅心鎮定以不紛也奚以知其行之能踐也委身昏亂之廷死亡在旦夕終不求脫身歸鎮攤兵而待亂受命討鄴乃從容以去唯無求去之心故廷

臣得以推殺存昂釋其猜疑而晏然以行也則當其正告守殷之日嗣源之心無疑無隱昭然揭以示人消无妄之災獲隕天之福皆非以意計幸得而終始所守者委命之一言也充斯言也即許以知道焉可矣故其得國以後舉動多中於理而焚香告天求中國之生聖人蓋亦知天之所佑必不在乘虛據位之□□廓然曙於天命之常而目睫之紛紜不為目眩而心熒也君子於僭偽之主有取焉者唯嗣源乎符堅拓拔宏偽飾以誣天而罔人其善也皆其惡也何足論哉夫不知命而飾為之說曰吾知命也有之矣不信有命而飾為之說曰吾委命也未之有也若嗣

源者信之真故言之決也

李嗣源之不欲犯順以攘國非偽也朱守殷勸其歸鎮而不從趙在禮帥諸將迎奉而泣辭之皆死生之際也乃置身於宵小之中而不懼跳出以集兵雪恥而不違固可信其立志之無他矣然而終不免於逼君篡國之逆者為諸將所迫而石敬瑭其魁也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能免者此言出而嗣源窮矣既不能保其腰領與妻子而抑受從逆之罪以伏法名實交喪取生平而盡棄之天高地厚嗣源無餘地以自容敬瑭所為持其肯綮要以必從者機深而言厲嗣源惡得而不從邪惟其然而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六

漢之味於事幾以失斷亦愚矣敬瑭之強使舉兵也豈果盡忠效死戴主帥以定大業哉自唐亡以來天下之稱帝稱王者如春雨之蒸菌不擇地而發雖名天子實亦唐之節度使焉耳李存勗滅梁而奄有之地差大於羣雄而視劉巖錢鏐在延翰也亦無以異主無恆尊臣無恆卑民亦初無恆可奪也則無不可奪也以存勗之百戰成功如此其炎炎也不數年而已燔則嗣源一旦捲甲犯主以橫有其國又豈有長存之理其旋起而可旋滅人皆知之而敬瑭料之熟矣嗣源不反存勗雖亡烏必止於他人之屋敬瑭輩部曲偏裨望淺力微安能遽為弋獲乎康義誠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七

李紹虔王建立李紹英咸有此心而敬瑭以子壻之親握牙之重固將曰嗣源之後舍我其誰邪蓋亦如史憲誠朱希彩朱滔之相因以奪節鉞耳嗣源亦微測之故祝天求生聖主以絕此凌奪之逆自知其國不可承而敬瑭決策犯順之邪心必不能保之身後願低回顧盼無以自主在苒而從之識者固憐其柔以愚也夫嗣源之處此一言而決耳斬石敬瑭以息浮議悉力以攻趙在禮而平之待繼岌之歸而定其儲位則亂亦自此而息若存勗忌深而猶不免則嗣源固曰無負於天地委之於命又何憂懼之有哉唐之亂甚而必亡也朱溫竭其姦謀十餘年而後篡朱

溫之虐也存勛血戰幾死幾生而後滅之乍然蹶興不折一矢不需旬月而即帝於中土自嗣源始敬瑭知遠郭威皆旦北而而夕黼辰如優俳之冠冕以成昏靈之日月嗣源首受其惡以成敬瑭之姦嗚呼惟其愚也辭大惡而不得矣

李嗣源即位之初詔諸使貢奉毋得斂於百姓禁刺史以下不得貢奉然則自此以前諸使立貢奉之名以虐取於民下至守令亦可以財賄交於人主久矣進奉始自唐德宗至宣宗以後而愈濫其始官有餘財小人不知散於州府之固為天子有而以之獻諛庸主懲於播遷之貧而恃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八

為非常之備因而不拒日加甚焉及乎官不給而索之民責有涯而取無藝龐勛之亂起於軍府之虛黃巢之亂起於搃斂之急垂至唐亡天下裂民力盡而不能反則其俛首剗肉以充獻納益不知其流禍之何若矣乃其率天下以無忌憚蔑上下之等視天子若亭長三老之待食於雞豚則置之廢之奉之奪之易於反掌者亦緣此為致禍之源何也天子者以絕乎臣民而尊者也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刺史以下微賤之吏得以錙銖上交於殿陛則所謂天子者亦下吏交遊之儕伍耳置之廢之奉之奪之又何忌乎或曰三代之王天下也方五十里之小國亦得以幣玉

上享於王四海交媚於一人一人未嘗輕也進奉何病哉曰即此而推之三代之法不可挾以為名治後世之天下非一端而止矣古之諸侯雖至小弱然皆上古以來世有其土不以天子之革命為廢興非大無道弗能滅也新王受命雖有特建之國亦必視此而不容獨異故天子者亦諸侯之長耳列國取民之制各從其舊而不盡奉新王之法其與諸侯以兄弟甥舅相往來頡頏上下法不能伸故唯恃禮以綏之使其賓服大要視今安南緬甸之稱臣奉貢而已使享使聘以財相接亦王者因時服遠之權宜非可必行於萬世者也天下而既一王矣上以祿養下而下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九

弗能養上揆之於理亦法天之顯道也天養萬物而物莫能致其養以道相臨而交以絕交絕而後法伸法伸而後道建清虛在上萬彙咸受其裁成使三代王者處後世之天下憲天出治亦如此而已何事齟齬然受下邑小臣之壺觴箚筍哉且天下之賦稅皆天子之有矣不欲私之而以祿賜均之於百官既已予之則不可奪之以歸己於是而廉隅飭焉風教行焉推此而定上下之章以內臨外以尊臨卑以長臨屬司憲者秉法以糾百職百職弗敢廢也奉使巡宣者銜命以行郡邑郡邑弗敢黷也君子之廉以獎而小民之生以遂故為之禁制以厚其坊督撫監察郡

守不敢奉其壺殮方面監司邑令不敢呈其竿牘以法相
裁以義相制以廉相帥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君子
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矣而何得藉口三代之
貢享上交以訓貪而啟漁民之禍哉但三代之衰也天子
求金車而中肩之難作大國索裘馬而鞭尸之怨深禹湯
文武承上古之流不能遽革其流弊亦可見矣繼此而興
者塞源唯恐不嚴耳遠古之窮乃可以御今酌道之宜乃
可以制禮故曰所損益可知也使古有之今遂行之因流
溢而莫之止則唐宋之進奉何以遽召敗亡而嗣源之禁
其上下不交之否道乎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十一

李嗣源召術者周元豹趙鳳諫止之曰術者妄言殺人滅
族多矣偉哉不易之論也殺人滅族者就謀逆不成者而
言鳳有所諱而偏舉之耳謀而成則李存勗斃於一矢焚
於樂器以亡國矣謀而成至於亡人之國不成則以自滅
其族固多有之然天下之欲圖神器者無幾而時之可乘
力之可亂者尤不數有則術者之害疑於未列若不必嚴
斥而厚禁之也雖然奚必如元豹之許嗣源以貴不可言
導以反逆而後為天下禍哉舉古今盡天下通士庶苟信
術者無不受其陷溺而蔑天理裂人倫趨利而得害國安
而得危無有不然者也故王制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

殺夫術者志盡於衣食非有大慝焉而使服上刑不已過
與乃觀其惑民之流害所極而後知先王之法以正人心
維風教齊民以禮而全其恩義誠至矣哉星相也葬法也
壬遁時日也火珠林觀梅河雒之數兆也醫之以受愚人
之濡沫乃使婚者失其配偶居者去其樂土死者暴其骷
骼兄弟相疑以相害鄰里相軋以相吞獄訟繁興殺傷相
踵生人之禍至此而極非殺之何足以當其辜哉然則殺
人滅族之禍非徒圖謀不軌者為然身以之殺族以之滅
而不知者多矣身幸不殺族幸不滅而冒昧以趨於禽行
則盡古今天下之愚者胥然也善推趙鳳之言以極其情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十二

事之必然術者之可畏有如是哉解縉庖西封事請廢大
統廩建除宜忌之文以絕術者之源誠卓論也鳳與縉非
能知道者而秉正以拒邪守先王之典訓賢於蔡西山遠
矣

王環為馬殷攻高季興大敗之薄江陵城斂兵而退謂荆
南為四戰之地宜存季興以為楚扞蔽策之善者也季興
雖存不能復為殷患而委靡以苟存於吳蜀汴雒之交以
閒隔長沙而不受兵故殷得以保其疆土雖然藉此而圖
固本自彊之術息民訓兵以待天下之變則雖大有為焉
可矣無以善其後而徒幸兵之不我及以安旦夕則所謂

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也殷之陋也非環之失計也天下當戰爭不定之世所甚患者受天下之衝以犯天下之難力未完業不及遠驟得勝而扼吭挾脊以召敵之攻其敗也可立而待而愚者幸之以居功越之與楚不相及也句踐滅吳而後越受楚兵以亡契丹滅而女直之禍中於汴女直滅而蒙古之禍中於杭皆弱不自量撒藩籬而欣幸以召攻者夫豈但弱者為然哉齊桓公而知要衝之地不可爭也姑置江黃為不侵不叛之國以隔楚則陳蔡鄭許可以安於北嚮急收江黃授楚以兵端而二國滅於是楚一伸臂而旋及於泗上無所礙矣疆弱之積非一旦之復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主

偶然之勝非持久之術故曰地有所不爭非散地之謂也散地者敵視之如贅疣而我收其實利得之也可以厚吾力而不犯敵之全力以相逼唯夫南北之襟喉東西之腰領忽為我有而天下震驚得則可興失則必危興者百一而危者十九竭吾財殫吾力以保之一仆而瓦解策士無識乃曰此要地也所必爭者也不揣而聽之致死以爭之可為寒心矣善用王環之謀以養吾全力使疆敵相忘而可大得志於天下惜乎馬殷之不足以及此也為怯而已矣雖然猶可以不亡待之再世也唐亡以後不知始於何日禁民造麴官造賣之以收息既

自號為帝王而所行若此陋無以加矣又其甚者禁民鑄鐵官鑄農器強市於民則尤不仁之甚者也雖然猶未甚也李嗣源天成三年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又三年聽民鑄農器於夏秋稅二畝收農具三錢自謂寬政而不知其賊民之益甚也造麴者非必有田有田者方待麴於人而不知造無端而代鬻麴者以輸稅其稅之也何名至於鑄農器者不耕而獲農人之粟哀此貧農輟餐稅衣以博一器而又為治人代稅二者橫征而後農民之苦日積而月深矣作此偏者其情易知也居於上而號為帝王則民皆惟吾所取而無不可得也而工賈善為規避則取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主

之也勞心力而不能必得唯農民者越陌度阡而不知所往舍稼穡而無以為生人雖逃而田不移田即蕪而額固存宗族里井苟在籍者皆可責以代輸而無可避奚暇問名之所宜實之所允哉簡易便捷懸桁楊以擬其項背取盈焉而已矣造麴鑄器者居贏以宴處而經年不見麴稱貸以買器者俯首而唯其箕斂嗚呼是尚有所控告乎乃為之說曰畝五錢耳二畝三錢耳無大損於民而合以成多哀哉日益之歲增之不見多而已積矣至不仁者自矜其得利之易合併以責之田畝此法一立相仍者繫積而不已明主弗能察也惠主弗能獨也延及數百年而戶口

鹽紗桑絲錢息車船木竹之稅一洒散之於田畝瘠不能
言瘞不能去坐受工賈山澤之征習焉而莫測其所以皆
自嗣源始之孰謂嗣源爲有仁心而幾於小康乎

不能謀身而與之謀國其愚不可殫不能謀國而許之以
安民則論史者之耳食而塗說者也李嗣源胡人之錚錚
者耳其篡奪也年已老矣驕奢淫泆之事以血氣衰而且
息於是或一言焉有恤民之辭閒一念焉有蘇民之志乃
其所託國者則安重誨也夫重誨之姦與忠勿論而舉生
殺予奪一任其喜怒脅持其主以鉗制羣僚激董璋孟知
祥而唯恐不爲禍先其主厭之而不戢上下胥切齒怨之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西

而不憂碎首橫尸而不知禍之所自發其謀身之愚也如
此而嗣源所與託國者則重誨也流血濺於宮庭攘奪懸
於眉睫如是而欲求斯民一日之安其可得乎當其時天
地閉龍蛇爭固乏賢矣然文臣則如任圜之盡力以憂公
張文寶之秉禮以重國趙遠之見禍於幾先武臣則如康
福之外遷而宣力姚洪之抗節以致命善用之皆可以任
大而重誨媚疾以聞之嗣源弗能用也孫晟韓熙載且南
走吳以思反嗟夫豈無人哉以權謀與同起者親之以羸
猶與相叶者狎之故久知重誨之惡而復與相持泣下
詹之智得國而已窮响响之仁呢愛而難割乃至從煤血

重誨之刃爲從珂乞命於重誨而幽辱無聊血充之不保
尙能推惻隱之心以施於邦國乎且非徒重誨也重誨誅
而范延光趙延壽踵之而進姦頑且出重誨右矣而後國
以必亡民之死者不知其幾千萬矣尙曰可以安民也哉
嗚呼民之有生也恃上之不絕其生也上能保民之生也
必先知自保其生也忘其身之死亡則無復念人宗社之
存亡任一往之氣乘須臾之權何不可爲也愚者日與之
居臭味相移則念偶動於慈柔而輒爲中沮己在陷溺之
中何暇援人之溺也風愆稍艾虐政稍蘇暫覺其有小康
之德而身死國亂孽子悍婿信爭於中而契丹乘之以入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五

皆自重誨敗之嗣源召之一言一事之惠澤杯水之於車
薪孰能許之以仁邪
仁者有生之類所必函也生者上天之仁所自榮也故曰
本立而道生仁動於天厚植於心以保其天性之親於是
而仁民愛物之德流行於天下人道之生也於是而傳世
永久之福垂及於百世天道之生也於吳越錢氏有足深
取者錢鏐與董昌爲流匹起羣盜之中其毆人爭戰戕民
逞志屈志逆賊受其僞冊與高季興馬殷劉巖王延政孟
知祥互有長短而無以大異則燭火之光宜其速燼耳而
延及宋世受爵王延保世滋永垂及於今猶爲華族子姓

蕃衍徧於江東夫亦何道而致然哉仁莫大於親親非其私之之謂也平夷其心視天下之生皆與同條共貫亦奚必我父兄子弟之必為加厚哉此固不可深求於物理而但還驗其心之所存與所必發者而已均之為人而必親其親者誰使之然也謂之天而未嘗詔之謂之道而道亦待聞於講習辯說之餘矣若其倏然而興怵然而覺惻然而不能忘者非他所謂仁也人之所自生生於此念而習焉不察耳釋氏斥之為貪愛之根乃以賊人而絕其類韓愈氏曰博愛之謂仁言博也則亦逐流而失其源也博則其愛也弛矣有人於此可生也亦可殺也見為可生而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六

生之也快見為可殺而殺之也亦快即見為不可殺而卒不能不殺也則亦置之矣至於父子兄弟即不容已於殺而必戚然以終身如其見為可生則必不如他人之唯力是視盡吾道而付之無可奈何者以此思之仁天下也有窮而父子兄弟之仁則不以窮而妨其愛也唯不仁者舍其約以務於博即有愛焉亦散漫以施而自矜其惠之博如其窮矣則視父子兄弟亦博愛中之一二人而已置之可也殺之又奚不可哉故與人爭名名不兩歸而殺心起與人爭利利不兩得而殺心起乃至與人爭國爭天下勢不兩立而殺心愈熾嗚呼漢文帝之賢也且以尺布斗粟

致不容之怨況下此者於是而曹丕劉彧高湛陳蒨自不欲全其本支而本支亦如其意焉以斬天道之不忒仁不仁一念之報焉耳朱友珪李從珂僭主中國為不仁之倡而徐知誥馬殷之子孫相效以自殄其族夫此數不仁者抑豈無愛以及人哉愛之無擇而窮矣視其屬毛離裏者皆與天下之人物無以異無妨於己則生之有礙於己則殺之墨釋之邪韓愈氏之陋實中於不肖者之心以為天理之賊不可瘞也而錢元瓘獨全友愛以待兄弟錢鏐初喪位方未定而元瓘與兄弟同幄行喪無所猜忌陸仁章以禮法裁之乃不得已而獨居一幄其於元瓘也相讓以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七

誠相對而泣蓋有澹忘富貴專致惻怛者焉故仁風扇而天性行施及於庶人廢兄立己眾將不利於其兄而匿倣以死保之優游得以令終自古被廢之主昌邑而後未有能如是者孝友傳家延於奔世亦盛矣哉推其源流皆元瓘一念之仁為之也此一念者愛之所凝至約而無所窮也非墨釋之所與知也
天人之際難言矣儀備謠言日月震電百川山豕之變詩詳舉而深憂之日食地震雪雹星孛石隕鶴飛之異春秋備紀而不遺皆以納人君於憂懼也乃其弊也或失之誣或失之鬼其誣也則如劉子政父子分析五行以配五事

區分而鑿證之變復不惟其德而唯其占有所倚而多所
貸寬猛徇其臆說而政愈淫其鬼也依附經義以亂祀典
如董仲舒土龍祈雨之術徒以喪天而導淫祀長巫風敗
風教則懼以增迷人事廢而天固不可格也夫為誣為鬼
既以資有識者之非笑於是如康澄者乃為之說曰陰陽
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譌言山崩川涸蠱賊傷稼不足懼也
王安石之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亦此而已矣夫人主立
臣民之上生殺在己取與在己興革在己而或益之以慧
力則才益其驕或相習於昏虐則淫蕩其性所資以息其
教辟而納於繁括者唯懼之一念耳故明主之於天下無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六

不懼也況災異有凋傷之實譌言乃播亂之媒饑饉繫生
民之命而可云不足懼乎民情何以定而譌言永息餓殍
何以甦而饑饉不傷三辰失軌川決山崩當其下者沴氣
足以戕生凶徵足以召亂何以鎮撫而不逢其害豈徒懼
而已哉又豈如五行志之隨徵修復自詡以調變而安其
心春秋繁露之媒用術法苟求營禱而亡其實哉夫仲舒
子政惟不知懼而已謂天地鬼神之可以意為迎合而懼
心忘矣誠知懼者即澄所謂畏賢人之隱畏民業之荒畏
上下之相蒙畏廉恥墮而毀譽亂忠言不進諂諛日聞者
也唯其懼之在彼而後畏之在此天人之應非一與一相

符而可以意計揣度者也一懼而天在人之中萬理皆緣
此順矣澄何足以與於此哉王安石之學外申韓而內佛
老亦宜其憤焉而為此無忌憚之言也孔子曰畏天命詩
春秋見諸行事非意計之能量久矣

銀夏之亂終宋之世勤天下之力困於一隅而女直乘之
以入其禍自李彝超之拒命始彝超之地無幾亦未能有
戰勝攻取之威力也而負嶠以抗天下挾何術以自固而
能然乎天下而已裂矣苟非有道之主德威足以服遠則
有無可如何之人操甚卑甚陋之術而智勇交受其制高
季興以無賴名而孤立羣雄之中處四戰之地據土不亡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九

者兩世彝超亦用此也而地在絕徼為中國之所不爭土
馬尤疆焉欲殄滅之其可得乎中國之亂也十餘年而八
姓十三君倏興倏廢彝超父子無所歸命亦無所抗衡東
與契丹為鄰又委順以為之間諜不但此也中國有反叛
之臣無論其成與不成皆挾可左可右之勢而利其賂遺
薄侵邊鄙而不深入以犯難討之則城守堅而不下撫之
則陽受命而不來如是者雖大定之世未易治也而況中
國無君之天下尤得以日積月累而滋大乎是與荆南高
氏彷彿略同而情勢異中國之雄桀鄙夷而嫺笑之乃不
知其竊笑羣雄者之尤甚也夫其為術抑有可以自立之

道焉季興以盜掠諸國之貢享而得貨彝超以兩取叛臣之賄賂而收利其以繕城郭修甲兵養士卒者皆取給於他國無名之餽遺而不盡苦剝其民則民得以有其生而兵不匱君子以大義裁之則曰此盜術也然當生民流亡憔悴之日僭竊以主中國者方日括民財以養驕卒以媚點虜用逞其不戢之凶威至於釜餽皆彊奪以充賞而季興肆超奪彼不道之餘以蘇境內之民則亦苟焉自全之便術也惡亦淺矣季興所處必爭之地耳不然與彝超均漸漬以歲月雖宋全盛之天下得韓范以為將相亦豈立而不可下矣彝超斂兵聚利為謀已深李嗣源位未固勢

續通鑑論卷二十九

三

未張遽欲挑之其將能乎徒以益其疆固而為百餘年之大患已耳制無賴者非大有為之君未易易也李從珂之入篡也馮道遠命速具勸進文書虛導欲俟太后命而道曰事當務實此一語也道終身覆載不容之惡盡之矣實者何也禽心獸行之所據也甘食悅色生人之情生人之利用皆實也無食而終兄臂無妻而樓處子務實而不為虛名所礙耳故義者人心之制而曰名義節者天理之閑而曰名節教者聖人率性以盡人之性而曰名教名之為用大矣哉幸我以心安而食稻衣錦則允為不仁子路以正名為迂而陷於不義夫二子者亦務實而以

名為綏者也一言之失見絕於聖人推至其極曾元務實以復進養親而不可與事親賢者一務實而固陋偷薄賊天理滅風教況當此國危君困之際邀榮畏死不恤君父之死亡而曰此實也無事更為之名也其惡豈有所艾哉夫所謂實者理之不容已內外交盡而無餘憾之謂也有其實斯有其名矣若虛導者心搖而無所執理不順而無能守然幸有此一念之差惡不敢以人臣司天子之廢立故欲調停掩飾以稍益其惡而示天下以君之不可自我而予奪則亦實之僅存者耳道乃併此而去之不滅盡其實而止嗚呼豈徒道之終身迷而不復哉此言出而天

續通鑑論卷二十九

三

下顧錙銖之利求俄頃之安蒙面喪心上不知有君內不知有親公然以其貪猥亡賴趨利耽欲之情正告天下而不泚其頰願欣然自得曰吾不為虛名所誤也親死而委之大壑曰吾本無葬親之實心勿冒孝名也穴牆而盜鄰粟曰吾本有得粟之實情勿冒廉名也則人類胥為禽獸尚何嫌乎但務實而不知有名者犬豕之食穢以得飽也麋鹿之聚麀以得子也道之惡浮於紂禍烈於跖矣道死而撻之者起顧未有窮其立念之差於務實之一言者於是李贄之徒推獎以大臣之名而世教愈亂亦僭矣哉節之初九曰不出戶庭无咎而夫子贄之曰幾事不密則

嘗成乃所謂密者難言之矣緘之於心杜之於口籌慮既
審擇老成能斷之士而決之一言而定矣不審於此囁囁
嚅嚅兩三促膝屏人竊語夜以繼日而但不令人知其所
言者何事則戈矛叢於牆陰猜防徧於宇內何成之有哉
速敗而已矣宋文帝以君臣私語徹旦不休而逆子推刃
李從珂屏侍臣於便殿與馮贇盧文紀等密談而敬瑭速
反皆自謂密而以召禍者也夫子固曰亂之所繇生則言
語以爲階竊竊然密談盡日而已者非言語乎使其言
之於大廷而眾聞之也其機亦止此而已終日言而人不
知其何所云也然後雖一欬一笑人皆見爲深機是以兩
人閉戶下帷婦姑附耳之智敵羣策羣力之交加其不相
敵久矣今日言之他日更言之所圖度者未見之施行則
姦雄抑窺其言愈多而心愈惑無能爲也必矣故密者緘
之於心杜之於口審慮而決以一言必不以竊竊之談相
繁聒者也石敬瑭之必反也可撫而服之一言而畢耳可
討而定之一言而畢耳以廓達無猜撫敬瑭而敬瑭無辭
以起釁以乘順攻逆討敬瑭而敬瑭亦無挾以爭若疑若
信若勇若怯計其所密謀者皆迂疏纖曲以茅縛虎以油
試火之術耳而後從珂之死亡終不可救宋昌拒周勃之
請閉而中外帖然斯則善於用密者與

續通鑑論卷二十九

三

劉知遠之智過於石敬瑭也遠甚拒段希堯趙瑩移鎮之
謀而亟勸敬瑭以反其情可知也當其時所謂天子者苟
有萬人之眾萬金之畜一旦蹶起而卽衰然南面一李希
烈朱泚之幸成者而已范延光趙延壽張敬達之流智力
皆出知遠下而知遠方爲敬瑭之偏裨勢不足以特與敬
瑭反而後知遠以開國元功居諸帥之右晚敬瑭之篡而
卽晚其必亡中州不歸己而奚歸邪嗚呼人之以機相制
陰陽取與伏於促膝之中效死宣力皆以自居勝地而愚
者不悟偷得一日之尊榮以亡其族亦可惑矣哉知遠之
於敬瑭楊郭威之於知遠一也楊郭貪居於內自速其
禍耳敬瑭不知倚知遠爲腹心愚已甚也知遠知郭與威
之將效己而不早爲之防事勢已然未可急圖也知遠早
殂不及施蒞醢之謀耳使天假以年郭威之誅豈待郭允
明哉然而樹劉崇於晉陽以延其血食則知遠之智果遠
過於敬瑭矣稱臣納土於契丹知遠固爭不可亦自爲計
也故繕城治兵屹立晉陽以觀變而徐收之李存勗之後
其能圖度大謀以自立者唯知遠耳而終不能永其祚者
雖割據叨幸之天子亦不可以智力取也
謀國而貽天下之大患斯爲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禍
在一時之天下則一時之罪人盧杞是也禍及一代則一

續通鑑論卷二十九

三

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禍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自生民以來唯桑維翰當之劉知遠決策以勸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險恃士馬之彊而知李從珂之淺軼無難摧拉其計定矣而維翰急請屈節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膽虛遽從其策稱臣割地授子奪之權於夷狄知遠爭之而不勝於是而生民之肝腦五帝三王之禮樂驅以入於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禍無窮人胥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維翰尸之也夫維翰起家文墨為敬瑭書記固唐教養之士人也何讎於李氏而必欲滅之何德於敬瑭而必欲戴之為天子敬瑭而死於從珂之手維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手

翰自有餘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已抑不能為知遠而相因以起其為喜禍之姦人姑不足責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劉知遠輩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羣言決意以戴族為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終始重貴之廷唯以曲媚契丹為一定不遷之策使重貴廢天下以奉契丹民財竭民心解帝昺匡山之禍習為固然毀之大為患不惟重貴縲繫客死穹廬而已也論者乃以亡國之罪歸景延廣不亦誣乎延廣之不勝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謀強可用為咎亦僅傾桌振雞激幸之宗社非有損於堯封禹甸之中原也義問已昭雖敗猶榮石氏之存亡

惡足論哉正名義於者延廣也事雖逆而名正者安重榮也存以授於宋者劉知遠也於當日之儔輩而有取焉則此三人可錄也自有生民以來覆載不容之罪維翰當之胡文定傳春秋而亟稱其功殆為秦檜之嚆矢與

貴奚有定哉當世之所不能有而有之者安富尊榮則貴也太上以行其道其次以席其安其下以遂其欲至於遂欲而已賤矣然利在其身施及其子孫猶得以有其榮利猶流俗之貴也無此數者當時恥與為徒後世相傳為笑身危而如臥於棘叢子孫轉眄求為庶人而不可得則亦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手

無可欲之甚者然且耽耽逐逐以求得之其狂愚不可藥已至貴者天子也其次則宰相也朱友貞李從珂石敬瑭劉知遠皆自曰吾天子也悲夫一日立乎其位而萬矢交集於夢寐十年之內幸鬼禍之先及者速病以死全其腰領而子姓畢血他人之刃其未即死者非焚則滅一如狂狴之戮民待秋冬而伏法耳刑賞不得以自主聲色不得以自娛血充不得以相保賤莫賤於此焉而設深機冒鋒刃以求一日之高居稱朕襲優俳之袞冕抑無其纏頭酒之利賴夫亦何樂乎此邪於是既號為天子矣因而有相焉其宰相者其天子之宰相也利祿在須臾辱戮在

周馳亦優俳之台輔而已矣馮道盧文紀姚顛李愚劉昫趙鼎和凝馮玉之流皆是也尸祿已久磐固自如其君見爲舊臣而不能廢其僚友方畏時艱而不與爭庸人忘死忘辱乘氣進之偶及遂亦欣然自任曰吾宰相也無不可供人姍笑也雖然猶未甚也桑維翰一節度使之掌書記耳其去公輔之崇既懸絕矣必不可得而倒行逆施者無所不至力勸石敬瑭割地稱臣受契丹之冊命迫故主以焚死鬪遺民使暴骨導胡騎打草穀城野爲墟收被殺之遺骸至二十餘萬皆維翰一念之惡而滔天至此無他求爲相而已耶律德光果告敬瑭曰維翰效忠於汝宜以爲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五

相而居然相矣人恫於明鬼哭於幽後世有識者推禍始而懷餘怒卽在當日者劉知遠杜重威景延廣亦交詆其非楊光遠且欲甘心焉茶毒已盈卒縊殺於張彥澤之半組計其微契丹之寵自號爲相之日求一日之甘食一夕之安寢也而不可得而徒以殘戮數十萬之生靈毀裂數千年之□□以博德光之一語旦書記而夕平章何爲者邪夫維翰以文翰起家成進士卽不能如梁震羅隱之保身而不辱自可持祿容身坐待遷除如和凝李崧之幸致三事乃魂馳而不收氣盈而忘死以驟獵不可據之浮榮其實不如盛世之令錄參佐也而塗炭九州□□千載如

此其酷焉悲夫天之生維翰也使其狂獠之至於斯千秋之戾氣集於一人將誰怨而可哉乞者乞人之播非是不能飽盜者穴人之室非是不能獲維翰不相自可圖溫飽以終身維翰卽相亦不敵李林甫盧杞之掾史卽以流俗言之亦甚可賤而不足貴明矣處大亂之世君非君相非相攬鏡自窺夢回自念乞邪盜邪君邪相邪貴邪賤邪徒以殃萬民禍百世胡迷而不覺邪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

五

讀通鑑論卷三十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五代下

白石敬瑭稱
義之年起

契丹之於石敬瑭為勞亦僅矣解晉陽之圍敗張敬達者敬達師老而無能如晉陽何也敬瑭南嚮而耶律德光歸河南內潰張彥澤迎敬瑭以入初未嘗資契丹之力戰勝以滅李氏而有之且德光幾舍敬瑭而立趙德鈞其待敬瑭之情亦不固矣曾不如突厥之於唐也乃敬瑭堅拒眾議唯桑維翰之是聽以君父戴之而為之辭曰信義也嗚呼敬瑭豈知人聞之有信義者哉古今逆臣攘奪人國者

讀通鑑論卷三十

十

類有偉伐以立威而後人畏以服從而不敢動無大功而篡者唯蕭道成蕭衍與敬瑭而已然道成衍遇淫昏之主臣民不保其死於是因眾怨以興而為節儉寬容之飾行以結納中外之心天下且屬心焉李從珂無劉子業蕭寶卷之淫虐敬瑭一庸駑之武人杳不知治理為何物資婦勢以得節鉞其據一隅以反也自唐季以來如梁崇義劉稹之徒無成而縣首闕下者非一矣敬瑭幸得不伏其辜耳在位八年固無一言之幾道一政之宜民其識量之不足以及服人自知之桑維翰亦稔知之即與之四海一王之天下亦不能一朝居而況此岌岌搖搖不固不令之字僅

守國門以垂旒乘輅哉故甫篡位而范延光張從賓符彥饒李金全安從進安重榮譚起以爭楊光遠張彥澤殺人於前而不能詰劉知遠且挾密謀以俟時而動敬瑭益惴惴焉臥叢棘之上不能自信為天子也德不可恃恃其功功不可恃恃其權權不可恃恃其力俱無可恃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謂為天子者唯契丹之虛聲以恐喝臣民而已故三鎮繼起張皇欲竄而劉知遠曰外結彊虜鼠輩何能為則契丹以外敬瑭無可依以立命也可知矣張從賓將逼汴州從官洵懼而桑維翰神色自若夫豈有謝傅圍碁之雅量哉心目之間有一契丹隱護其脰領耳而藉

讀通鑑論卷三十

十一

口曰信義將誰欺乎惟其無以自主而一倚於契丹故人即持其長短以制之趙延壽杜重威皆效之而國以亡血刃以斬則維翰之謀適以促其絕滅而已矣敬瑭之竊位號也與張邦昌劉豫也正等又出於安祿山黃巢之下宋人獎之以紹正統無惑乎秦檜之稱臣構而不作也禮曰刑不上大夫古之大夫方五十里之國有三人焉次國倍之大國四之周千八百國計為大夫者萬人以上蓋視漢之亭長今之倉巡驛遞耳而不以刑辱之則所以養廉隅而厚君子小人之別至矣天下惡得而不勸於善邪刑者非大辟之謂也罪在可殺則三公不貸其死而況大

夫唯是官刑則墨之刑不使夷於小人褫衣而殘肢體耳漢以杖代肉刑則杖之爲刑亦重矣哉匍伏之肉袒之隸卒之賤凌蹴而箠之於斯時也煩冤汚辱之下豈復有君子哉王景之僭號於閩也淫虐不擬於人類其臣黃諷諫妻子以進諫不恤死也至於景欲杖之則毅然曰直諫被杖臣不受也景不能屈黜之爲民充諷之志豈黜是恤哉觸暴人而死則死而已矣而必不受者辱也於此而知後世北寺之獄殘掠狼藉廷杖之辱號呼市朝非徒三代以下虐政相沿爲人君者毀裂綱常之大惡而其臣惜一死以俯受或且以自旌忠直他日復列清班爲冠冕之望者

讀通鑑論卷三十

三

亦惡得而謝其咎與士可殺不可辱非直爲君言抑爲士言也高忠憲公於緹騎之逮投池而死曰辱大臣卽以辱國趨矣立坊表以正君臣之義慎遺體以順生死之常蔑以尙矣其次則屏居山谷終身不復立於人之廷可也士大夫而能然有王者起必革此弊政而明盤水加劍之禮人道尙足以存乎

劉知遠之圖度深密也石敬瑭其几俎間物耳惡足以測之哉始而決勸敬瑭以反爲己先驅也三鎮兵起敬瑭問計而曰陛下撫將相以恩臣戢士卒以威蓋子罕專宋之故智也自唐以來人主之速趨於亡者皆以姑息養彊臣

讀通鑑論卷三十

四

而倒授之生殺之柄非其主剛嚴過甚而激之使叛也今欲使敬瑭以响沫之仁假借將相則當時所宜推心信任恣其凌轢而不問者莫知遠若矣恩偏加於將相而可獨致猜防於知遠乎柔而召侮躁人先凌之以亂其心志故安重榮之流急起以疲敬瑭之力知遠乃乘其後席卷而收之已耳威移於己則三軍所畏服者知有知遠而忘有敬瑭戢兵以衛民則百姓所仰戴者不感敬瑭而唯感知遠兵從令而民歸心故可以安坐晉陽而俟契丹之倦歸以受人之推戴此知遠之成算使敬瑭入其中而不覺者也藉令石重貴而不爲契丹之俘虜邪亦拱手而授之知遠爾傲岸不受平章之命重爲其主之疑怒而趙瑩爲之拜請戚其恩撫大臣之言也敬瑭忍怒而使和凝就第勸諭假借之恩寵者已素而威不足以張也范延光楊光遠張彥澤驕橫以速石氏之亡知遠收之也不待勞矣契丹中起而亂之故知遠之得之也難當桑維翰獻割地稱臣之計知遠已早慮之矣慮己之難乎其奪之豎子之手也而卒能自保以逐夷而少息其民故自朱溫以來許其有志略而幾於豪傑者唯知遠近之矣

石氏之世君非君將非將內叛數起外夷日逼地蹙民窮其可揜取之也八九得也江南李氏之臣爭勸李昇出兵

以收中原而昇曰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彼民安吾民亦安其言仁者之言其心量力度德保國之心也蓋楊行密徐溫息兵固國之圖昇能守之矣興衰之數不前則卻進而不能乘人者退且為人所乘圖安退處相習於偷則弱之所自積也李氏惟不能因石氏之亂而收中原江淮之氣日弛故宋興而國遂亡此蓋理勢之固然者而揆之以道則固不然若使天下而為李氏所固有則先祖所授中葉而失之因可收復之機乘之以完故土雖勞民以求得弗能恤也世守重也非然則爭天下而殄瘁其民仁人之所惡矣徐知誥自誣為吳王恪之裔雖蒙李姓未知

讀通鑑論卷二十

五

為誰氏之子因徐溫而有江淮割據立國義在長民而已長民者固以保民為道者也社稷輕而民為重域外之爭奪尤非其所亟矣以匹夫奄有數千里之疆居臣民之上揣分自全不亦量極於此乎苟為善後世子孫以大有為於天下者天也如其弱不足立而浸以亡者亦天也非可以力爭者也李昇於是而幾於道矣當其時石敬瑭雖不競而李氏諸臣求可為劉知遠安重榮之敵者亦無其人陳慶之乘拓拔之亂以入雒陽而髡髮以逃吳明徹乘高齊之亡以拔淮北而隻輪不返皆前事之師也即令幸勝石氏而北受契丹之勅敵東啟吳越之乘虛南召馬氏之

爭起外成無已之爭內有空虛之害江淮亘立於中以攬眾怒危亡在旦夕之間而誇功生事者誰執其咎乎故曰量力度德自保之令圖也其仁民也雖不保其果有根心之惻悻而民受其賜以延生理待宋之興全父老長子孫受昇平之樂不可謂非仁者之澤矣詩不云乎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人之情也勞不可堪也死愈不忍言也楊行密徐溫李昇子民以小康可不謂賢哉高季興之猥也天下笑其無賴而視王曦劉勳之賊殺其民以自尊愈矣況江南之貧殘黎使安枕於大亂之世數十年民不知兵也乎江南李氏按行民田之肥瘠以定稅凡調兵與役非常事

讀通鑑論卷二十

六

而猝求於民者皆以稅錢為率宋平江南承用其法延及於今一用此式故南方之賦役所以獨重此春秋所謂用田賦也古者以九賦作民奉國農一而已其他皆以人為率夫家之征無職事者不得而逸馬牛車器一取之商賈役則非士及在官者無不役也是先王大公至正重本足民之大法萬世不可易者是故民樂有其恆產而勤於耕苟非力不任耕世習工賈者皆悉安於南畝無棄土無游民不俾黠巧情淫者舍其先疇以避征徭而坐食耕夫之粟民食足而習馴無或凍餒流離起為巨寇財足用器足修兵足使而夷狄不能為患其天下利亦溥矣哉

今變法而一以田稅爲率已稅矣又從而賦之非時不可測度之勞皆積墮於農而計田之肥瘠以爲輕重則有田不如無田而良田不如瘠土也是勸民以棄恆產而利其業蕪也民惡得而不貧惡得而不墮惡得而不姦國惡得而不弱盜賊惡得而不起戎狄惡得而不侵哉故自宋以後卽其全盛不能當漢唐之十一本計失而天下瘠也夫有民不役而役以田則等於無民據按行之肥磽爲不易之輕重則肥其田者禍之所集而肥者必磽有稅有役則加於無已而無稅則坐食游閒之福民何樂而爲奉上急公之民悖道拂經之政且有甚於商鞅者乃相承六百年

讀通鑑論卷三十

七

而不革無他君偷吏竄據地圖稅籍而易於考索若以人爲登耗則必時加清理以調其損益非盡心於國計民生者不能也簡便之法易以取給而苟且以自恣不知天子之允爲元后父母命官分職以其天職將何爲邪王者起而釐正之莫急於此矣
景延廣抗不稱臣挑契丹之怒而石晉以亡古今歸罪焉流俗之論無當於是非若此類者衆矣石氏之亡不亡奚足爲有無哉卽以石氏論稱臣稱男責賂無厭醜詬相仍名爲天子賤同僕隸雖得不亡也奚益重斂中國之所有以邀一日之歡軍儲不給而軍怨於伍流離載道而民怨

於郊將吏灰心莫爲捍衛更延之數年不南走吳楚以息庸則北走契丹以幸利一夫揭竿而四方瓦解石氏又惡保其不亡乎石氏之亡桑維翰實亡之而奈何使延廣代任其咎也稱臣割地輸幣之議維翰主之敬瑄從之二人以往唯依阿苟容之馮道安彥威而已劉知遠已異議於早吳王權或死或貶而不甘爲之屈安重榮則不難割敬瑄之首剖心瀝血以謝萬世者也延廣與知遠對掌馬步爲親軍之帥知遠懷異心以幸其敗而不力爭延廣扶辱主以恥其亡而獨奮起延廣之忠憤雖敗猶榮而可重咎之以折□□生人之氣邪夫契丹豈真不可敵而以鴻

讀通鑑論卷三十

八

毛試爐火哉敬瑄所倚以滅李氏者徒晉陽解圍一戰耳又張敬達已老之師也遇險而懼不敢渡河而返從珂自潰非胡騎之果能馳突也楊光遠誘之趙延壽導之而中國水旱非常上下疲於歲幣乃敢舉兵南嚮然且偉王敗而太原之兵遁石重貴自將以救賊城而瀕殺過半慟哭而逃高行周拒之於澶洲而一戰不勝收軍北去安審琦救皇甫遇慕容彥超於榆林店而自驚以潰陽城之戰符彥卿一呼以起傾國之衆潰如山崩棄其奚車乘駝亟走當是時也中國之勢亦張矣述律有蹉跌何及之懼氣亦磨矣而延廣罷去畱守西京悲憤無聊唯自縱酒桑維翰

固爭於重貴復奉表稱臣以示弱然後孫方簡一叛大舉入寇而重貴為俘繇此觀之契丹何遽不可拒延廣何咎而繼翰之貽害於中國促亡於石氏其可以一時苟且之人情頌其須臾之安而貫其滔天之罪哉韓侂胄挾鷹犬之功殺忠貞逐善類惡誠大矣而北伐非其罪也成敗天也得失人也或成而敗或敗而成視其志力而已宋即北伐而小挫自可更圖後效乃以挑釁渝盟為侂胄之罪然後人心靡國勢頽至於亡而不復振故延廣逐而石氏之亡決侂胄誅而趙宋之衰成身為大帥知有戰而不知有降其官守也延廣蒙譏則岳鵬舉之殺其秦檜再造之功

讀史論卷二十一

九

乎石敬瑭起而為天子於是人皆可為而人思為之石敬瑭受契丹之冊命為天子於是人皆以天子為唯契丹之命而求立於契丹趙延壽楊光遠杜重威皆敬瑭之教也欲為天子而思反敬瑭之為拒契丹以滅石氏者安重榮耳雖兵敗身死蒙叛臣之號而以視延壽輩之腥污猶有生人之氣矣劉知遠持重以待變尤非可與敬瑭輩等倫者也今日責知遠之攤兵晉陽不以一矢救重貴之危而知遠無辭雖然豈盡然哉李守貞杜重威張彥澤兵力之彊與不相上下而交懷懷害之心柔維翰居中持柄怙契丹

以制藩帥石重貴輕躁以畜厚疑前卻無恆力趨於敗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徒以身殉俱碎而已若夫君臣之義固有不必要深求以責知遠者當日之君臣非君臣也知遠之器識愈於敬瑭遠矣為其偏裨以權勢而屈居其下相與為賊以奪李從珂之宗社一彼一此哀王相乘豈嘗受顧命輔重貴以保固石氏之邦家乎敬瑭不推心以託知遠亦不引以自任也久矣則護河東片土休兵息民免於打草殺之掠殺而待契丹之退收拾殘疆慰安殺戮之餘民知遠之於天下也不可謂無功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之惡已播而不可揜柔維翰媚虜以虔劉天下而自殺其軀

讀史論卷二十一

十

於是人喻於從夷之凶危而重貴已俘國中無主始徐起而撫之知遠之成謀決矣擯契丹以全□□而授之郭氏契丹弗敢陵也蓋自朱溫以來差可許以長人者唯知遠耳嗣子雖失而猶延河東數十年之祀亦其宜矣然而不足以延者知遠亦沙陀也於時□維□紀未全□也固不可以為□□主也兵聚而散之平天下者之難也漢光武撫千餘萬之降賊使各安於井牧遐哉自武王戢干橐矢之後未有能然者矣無仁慈之吏以撫之無寬緩之政以綏之無文教之興以侈之則夫習於僑悍狂於坐食者使之耕耘不耐獲

之勞使之工賈不屑錙銖之獲朶頤肥甘流連飲博之性
夢寐寄於行閒小有騷動觸其雄心卽如蠶蝗之蔽日無
有能禦之者矣河北自天寶以來民怙亂而不安於田廬
久矣魏博之牙兵已殲不能懲也石晉置天威軍而不可
用遂罷之乃雖不可用而躍冶之情仍其土習則一動而
復興罷之亦問其何所消歸邪而抑不爲之處置無賴子
弟業已稔習自雄於鄉里無有餘地可置此身能合而不
能離爲盜而已矣梁頤起於相王瓊起於瀘其起也契丹
掠殺之虐激之卽無契丹之掠殺亦安保其爲井牧之馴
民乎敬瑭父子之爲君虛中國以媚虜縱驕帥以稱兵而

讀通鑑論卷二十

十一

草澤之姦能朝耕而暮織乎民不富不足以容游惰之民
國無教不足以化犷戾之俗自非光武則姑聽其著伍以
待其氣之漸馴而後使自厭戎行以思返乃可得而徐爲
之所劉知遠安集民之保山谷者定其志氣以漸思本計
自是以後盜乃漸息集之也故賢於散之也

得國而速亡未有如沙陀劉氏者也反者一起兵未血刃
眾卽潰君卽死國卽亡易如吹稿亦未有如沙陀劉氏者
也其後宋奪柴氏而尤易亦迹此而爲之耳劉氏之代石
晉也以視陳霸先而尤正蕭石郭皆懷篡奪之謀興叛
主之甲知遠雖不救重貴之亡而不臣之迹未著重貴已

見俘於契丹石氏無三尺之苗裔可以輔立者中原無主
兆人樂推而始稱大號以收兩都逐胡騎然且出兵山左
思奪重貴不克而始還若是者宐其可以代興而永其祚
然而不能者其故有二詩曰宗子維城大宗維翰先王親
親以篤天倫而枝幹相扶之道卽在焉易曰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先王尊賢以共天職而心膂相依之道卽在焉漢
唐之興其親也不能如周召之一心而分土爲侯王者固
不可拔也其賢也不能如伊呂之一德而居中爲宰輔者
固不可亂也劉氏起於沙陀以孤族而暴興永祚之外僅
一劉崇父子而威望不能與郭威楊邠史宏肇相頡頏舉

讀通鑑論卷二十

十二

國之人知孤雛一禽而其宗燔矣郭氏亦猶是也柴氏雖
有宗黨然不能正名爲皇族亦一夫而已矣一旦攤他姓
以代之孰相難者而又何勞再舉乎親不可恃天也則庶
幾恃有賢輔以左右之耳知遠之命相竟求之於軍幕執
筆之客佐天下賤之惡之狎而蔑之倏起旋滅無爲太息
者尤無足怪矣故劉氏之亡亡於蘇禹珪蘇逢吉之爲相
王章之爲三司使也是郭威楊邠史宏肇所睥睨叱咤而
使濡毫待命如胥史者也四年而劉氏之廟蕩爲寒灰尙
誰拯哉天之下民所仰者君也君之下民所仰者相也君
非君則天不能息其亂相非相則君不能保其國開國承

家小人亟用人之所鄙天之所棄不能一朝居矣二蘇從
蔣中賤士躡輔弼之榮即求如敬翔任圜和凝而不可得
乃欲伸弱主以折彊臣其待四年而亡猶晚矣郭氏之相
雖德不稱位而范質李穀之視二蘇則雲泥也是以後亡
而承祐既滅劉崇猶能保一隅之祀者數十年愈於郭柴
之頓斬則同姓存亡之故也親賢之得失國祚之短長豈
不一如符券與

李業郭允明導其主以殺大臣而劉氏速亡人心未固主
勢不張而輕用不測之威翦推戴之臣楊邠史宏肇王章
雖死郭威攬重兵據雄藩恩結將吏權操威福遂欲以一

讀通鑑論卷三十

李

紙殺之其以國戲也愚不可詰矣雖然劉氏之存亡惡足
繫天下之治亂哉楊邠等就誅而天下始有可安之勢則
此舉也論世者之所快也自唐以來彊臣擅兵以思篡奪
者相沿成習無有甞歲久矣朱溫李克用先後以得中原
而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踵之以興蓋其間效之蹶起或
謀而不成或幾成而敗者鋒刃相仍民以荼毒也不可勝
紀當其使為偏裨與贊逆謀也已伏自竊之心延及於石
劉之代而無人不思為天子矣安重榮安從進楊光遠杜
重威張彥澤李守貞雖先後受首而主臣喋血以競雄
敗則族勝則帝皆微幸於不可知之數幸而伏誅國亦因

是而卒斬流血成川民財括盡以僅夷一叛臣而叛者又
起彼固曰與我並肩而起者資我以興惡能執法以操我
生死之柄況其熒熒孺子而敢儼然帝制秉鈇鉞以臨我
乎自楊邠等以羽翼劉氏之宿將威振朝廷權行疆內而
一旦伏尸闕下如圈豚之就烹於是而所謂功臣者始知
人主自有其魁柄不待戰爭而可刈權姦若當門之草故
郭氏之興王峻侯益之流不敢復萌跋扈之心而李穀范
質魏仁浦乃得以文臣銜天憲制閫帥之榮辱生死柴氏
承之樊愛能等疾趨赴市伏死歐刀而人不驚為勦舉邠
章宏肇之誅實倡其始也有邠章宏肇之誅而後樊愛能

讀通鑑論卷三十

李

等之辟伸於俄頃而眾心允服有愛能等之戮而後石守
信輩以得釋兵保祿位為幸宋之中外載雷者三百載嗚
呼業允明之不量而亟殺權臣也殆天牖之以靖百年飛
揚盤踞之惡習乎抑事會已極無往不復自然之數也郭
威以一頭子黜王守恩用白文珂而盈廷不致致詰楊邠
史宏肇斥其主以禁聲而曰有臣等在此而不誅劉氏其
足以存乎劉氏即存天下之分崩狂競以日尋鋒刃也雷
可小息乎邠章宏肇死於是風氣以移內難不生而國有
餘力然後吳蜀楚粵可次第而平故此舉也天下漸寧之
始也劉承祐之死生國之存亡不足論也

耳目口體之各有所適而求得之者所謂欲也君子節之
眾人任之任之而不知節足以累德而損於物雖然其有
所適而求得之量以任之而取足則亦屬厭而止而德不
至於凶物不蒙其害君子節情正性之功未可樂責之夫
人也況乎崇高富貴者可以適其耳目口體之需不待損
於物而給且以是別尊卑之等而承天之祐則如其量而
適焉於德亦未有瑕也天下有大惡焉舉世貿貿然趨之
古今相徂而不知其所以然則溢乎耳目口體所適之量
而隨流俗以貴重之所謂寶器者是已耳目口體不相為
代者也羣趨於目而口失其味體失其安愚矣羣趨於耳

讀通鑑論卷三十

五

而目亦不能為政則其愚愈不可言也寶之為寶口何所
甘體何所便哉即以悅目而非固悅之也唯天下之不多
有偶一有之而或詫為奇於是騰之天下傳之後世而曰
此寶也因而有細人者出摘其奇瑰以為之名愚者歆其
名任耳役目口四體以徇傳聞之說震驚而豔稱之曰此
寶也是舉五官百骸心腎肺腸一任之耳而不自知其所
以貴之重之思得而藏之之故嗚呼其愚甚矣傳曰匹夫
無罪懷璧其罪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何也愚已甚
耳目口四肢不足以持權則匹夫糜可衣可食之腴產以
求易之或且競之於人而戕天倫凌孤寡皆其所不恤崇

高富貴者則虛府庫急稅斂奪軍儲以資采覓流連把玩
危亡不繫其心殃必及身非虛語也乃試思之聲音可以
穆耳乎采色可以娛目乎味可適口而把玩之下四體以
安乎于闐之玉馳人於萬里合浦之珠殺人於重淵商周
之鼎彝毀人之邱墓豈徒累德以黷淫哉其貽害於人也
亦已酷矣從吠聲之口蕩亡藉之心以禍天下而旋殃其
身愚者之不可致詰至此而極矣郭氏始建國取宮中寶
器悉毀之盡萬億之值碎之為泥沙不知者且惜之抑知
其本與泥沙也無以異不啻之於兩閒以啟天下之愚亦
快矣哉夫豈徒寶器為然乎書取其合六書之法形聲不

讀通鑑論卷三十

六

舛而已盡取其盡山川動植之形宮室器服之制知所考
做而已典籍取其無關無諷俾讀者不疑其解而已晉人
之字宋元之畫澄心堂之典籍盡取而焚之亦正人心端
好尚之良法也

閉難以殺鄰國之民至不仁也徒殺鄰民而朽吾民之粟
以趨於貧至不智也李氏淮南飢周通糶以濟之二者之
惡去矣其後復大旱民度淮爭糶李氏遂築倉多糶以供
軍周乃詔舟車運載者勿于夫禁舟車而但通負擔則所
及者近而力弱不任負者死相積矣郭氏方有吞併江淮
之計不欲資敵糧以困之自謂得算而不知此斗筭之智

徒損吾仁而無益也早飢即至於懸磔豈有餓死之兵哉
所餓死者民耳立國則必有積儲矣即不給而民之僅存
者嚴刑迫之無求不得也又不給而坐食於民或縱之掠
奪而不禁也則使其主多糴以為軍食亦以紓民之死爾
禁舟車之運勿使糶充軍食者亦適以重困其民也豈果
於救民者之所忍為乎即以制勝之策言之兩敵相壓豐
凶各異所隔者一衣帶水耳淮南之民強欲糴者轉鬪而
北不可禁禦飢瘠瀕死餓飽食之鄉欲與爭一旦之命死
且不恤弱瘠無制之民且如此矣如使兵食不繼彼且令
於眾曰誓死一戰則禾粟被野者唯吾是飽而兵之舊臂

續通鑑論卷三十

七

以呼爭先而進以自救死亡復何易捍哉無德於民不足
以興積怨於兵則足以亡晉惠公閉關而秦師致死身為
俘囚大有為者不與人爭一飢一飽之利鈍也故唯深研
於人情物理之數者而後可與盡智之用全仁之施郭氏
固不足以及此為德不永而功亦不集唯保天下者可以
有天下區區之算奚當哉
法不可以治天下者也而至於無法則民無以有其生而
上無以有其民故天下之將治也則先有制法之主以使
民知上有天子下有吏而已亦有守以謀其生其始制法
也不能皆善後世仍之且以病民而啟亂然亦當草創之

際或矯枉太甚或因陋就簡粗立之以俟後起者之裁成
故秦法之毒民不一矣而乘六國紛然不定之餘為之開
先以使民知有法然後漢人寬大之政可因之以除繁去
苛而整齊宇內五胡蕩然茂紀宇文氏始立法繼以蘇綽
之緣飾唐乃因之為損益亦猶是也自唐宣宗以後懿僖
之無道也逆臣盜賊紛紜割據天子救死不遑大臣立身
不固天下之無法至於郭氏稱周幾百年矣唐之善政無
一存者其下流之蠹政則相沿而日以增益所謂天子者
疆則得之弱則失之所謂宰相者治亂非所任存亡非所
恤其令於民也桎梏之以從令漁獵之以供軍如此則安

續通鑑論卷三十

末

望其有暇心以問法紀哉叛臣而天子矣武人而平章矣
幕客而宰相矣則其所為庶司百尹郡邑長吏者舉可知
也其薄涉文墨者則亦如和凝之以淫詞小藻取譽花間
而已及郭氏之有國也始有制法之令焉然後為之君者
可曰吾以治民為司者也為之民者亦曰上有以治我非
徒竭我之財輕我之生以為之爭天下者也夫郭氏之法
固不可以與於治者多矣其寬盜一錢以上之死也罷營
用賦賦民而使均於民賦也除朱溫所給民牛之租也皆
除民之大蠹而蘇之亦救時之善術矣若其給省耗於運
夫則運者甦而輸者之苦未蠲也禁民之越訴而弗能簡

良守令以牧民則姦民乍戢而州縣之墨吏逞民弗能控告也訟牒不能自書必書所倩代書者姓名以懲教訟而訟魁持利害以脅人取賄姦民益恣而弱民無能控告也其除賣牛皮者之稅令田十頃稅一皮徒寬屠賈而移害於農加無名之征也凡此皆以利民而病之國治而亂之法之所立弊之所生矣蓋其為救時之善術者去苛虐之政而未別立一法故善也其因陋就簡而生弊者則皆制一法以飾前法故弊也法之不足以治天下不徒在此而若此者為尤雖然以視蕩然無法之天下則已異矣君猶知有民而思治之則雖不中而不遠民猶知有法而遵之

讀通鑑論卷三十

九

則雖蒙其害而相習以安蓋郭氏懲武人幕客之樵蘇其民而任其荒蕪標措克之成格以虐用之於無涯於是范質李穀王溥諸人進而王峻以翼戴之元功不能安於相位故有革故取新之機焉樞密不能操宰相之進止宰相不復倚藩鎮以從違君為民之君相為君之相庶幾乎天職之共焉爾是而王朴實儼得以修其文教而宋乃因之以定一代之規故曰天下將治先有制法之主雖不善賢於無法也漢承秦之法而損益之故不能師三代唐承拓拔宇文之法而損益之故不能及兩漢宋承郭氏柴氏之法而損益之故不能踰盛唐不善之法立民之習之已久

亦弗獲已壹志以從之矣損其惡益之以善而天下遂聞唯夫天下方亂而未已承先代末流之稗政以益趨於下而盡喪其善者浸淫相襲使矜矜刀筆之夫播惡於高位而無為之裁革者於是雖有哲后而難乎其頓改害即可除而利不可卒興此湯武之繼桀紂與高皇帝之繼胡元所以難也有法以立政無患其疵常極重難反之政令移風俗而整飭之以康兆民豈易言哉上無其主則必下有其學至正之末劉宋諸公修明於野以操旋轉之樞待時而行之其功豈淺渺乎

讀通鑑論卷三十

十

士一也而天子因授以天下為尤重異姓者不得為後大法存焉春秋莒人後鄆而書之曰滅至嚴矣乃事有至變者焉則郭氏是已郭威起於卒伍旁無支庶年老無子更無可立之羣從柴氏之子既其內姻從之鞠養而抑賢能可以託國求同姓之支子必不可得舍郭榮亦將孰託哉既立宗廟以天子之禮祀其先神雖不歆非類而豈自我餒之乎故立異姓以為後未可為郭氏責也或曰威無同姓可立之後知榮之賢引而置之將相之位以國禪之而不改其族姓做堯舜之道不亦美乎舜宗堯而祖文祖祀亦可弗絕也曰時則上古人則聖人在位者則臯夔稷契

而後舜禹之受禪天下歸心焉乃欲使篡奪之君擾亂之世瀰藩睥睨以思弋獲之大位取一大賢以下之少年違委以受終庸詎得哉舜穆四門敘百揆雷雨弗迷而共驩猶信於廷三苗猶叛於外若禹平水土定九州大勳著於天人羣后之傾心久矣舜抑承堯之已蹟而踵行之而榮惡足以勝之自朱李以來位將相而狂爭者非一人也郭氏之興榮無尺寸之功環四方而昇立者皆履虎啞人之武人榮雖賢不知其賢也孤雛視之而已俄而將相矣俄而天子矣爭奪者攘臂而仍之不能一朝居也徒為子噲子之而敢言堯舜乎所難處者榮既嗣立而無以處柴守

讀通鑑論卷三十

主

禮耳論者乃欲別為郭氏立後而尊守禮為太上皇則何其不審而易於言也郭氏無可立之後明矣將誰立邪榮之得國實以養子受世適之命郭氏之恩何遠忍忘身非漢高自我而有天下則不得加皇號於私親禮之所不許者宋英宗且不得加於漢王而況守禮乎然則將如之何守禮之為光祿卿先朝之命也迎養宮中正名之曰所生父其沒也葬以卿祭以天子其服視同姓之為人後者為之其則庶乎變而不失其常矣外繼竄宗之法不可執也為天子而旁無可立之支庶古今僅一郭氏道窮則變變乃通也

與人俱起血戰以戴己為君功成位定而挾勳勞以相抗亦武人之恆也即慮其相仍以攘臂自可以禮裁之以道制之使自戢志以體居遽加猜忤而誅夷之刻薄寡恩且抱疾於天漢高帝之所以不得與於純王之道也郭氏因羣力以奪劉氏之國而王殷無罪受誅王峻貶竄而死其事與高帝同而時則異未可以醢菹韓彭之歷責郭氏也自唐天寶以來上懷私恩而姑息下挾私勞以驕橫攤之而興之日早已伏奪之之心位樞密任節鎮者人無不以天子為可弋獲之飛蟲敗者成者乍成而旋敗者相踵以興無成而兵戈得息乃至延契丹以蹂中國□□裂生

讀通鑑論卷三十

主

民之血塗草野極矣李嗣源之於存勗也石敬瑭之於嗣源也郭威之於劉知遠也皆自以為功而相師以起者也究不能安於其位以貽後昆而徒辱中原之神臯天闕為巨此夕彼之殪場其他速敗而自滅其族者更僕而不勝數至於郭氏有國幸而存者鮮矣高行周卒慕容彥超滅王峻輩擅國之兵奪民之財其以亂天下也無疑郭氏雖不可以行天誅而天誅不容緩矣亂人之未絕其亂不衰決意行法於廷而不勞爭戰事會已及變極而復尙奚容其遲疑乎般峻誅而後樊愛能何徽可伏法於牙門武行德李繼勳可就貶於國法乃以施於有宋而石守信高懷

德之流斂手以就臣服天誅也王章也國之所以立民之所藉以生也故曰不可以醢趙韓彭之罪罪之也百年以來飛揚跋扈之氣習爲之漸息一人死則萬人得以保其生王殷王峻俛首受誅不亦快與

國家有利國便民之政而遣專使以行使非其人則國與民交受其病弗如其已之也使者難其人而不容已則弗如卽責之所司而飭以違令之大法固愈於專使之病國與民遠矣夫國家之置守令何爲者也豈徒以催科迫民而箕斂之乎豈徒以守因陋就簡之陳格而聽其日卽於廢弛乎豈徒以聽民之訟斂鈞金束矢之入以爲訟府而

讀通鑑論卷三十

三

啟民於爭乎下有疾苦而不能達則爲達之以不沮於上聞上有德意而不能宣則爲宣之以不窮於下逮於是有所言便宜以拯民而益國者參廷議而決其可行矣卽以屬之守令使進其邑之士大夫與其耆老按行閱視條奏其方略而卽責之以行苟其玩上旨以違民心專改革而違國憲則有誅殛貶穢之法以隨其後賢者勸不肖者懲萬不可舉也夫既有悉治理以上言者媿媿而盡其利病貪猾暴虐之吏固無可容其欺蔽卽有老病疲茸怠而坐弛之守令監司得持課程以督其不逮監司朋比飾說以罔上司憲之臣得持公議以糾其不若廷臣清監司無枉

守令不敢失墜有言者必有行者取之建官分職之司而已足夫何阻隔不宜之足慮哉若夫言利病者徒取給於筆舌而固不可行則守令得詳悉以上請而仍享無事之清晏矣用專使督行而有不得其人之憂哉明君之治擇守令而已守令不易知擇司銓司憲者而已司銓司憲者日在天子之左右其賢易辨也而抑得賢宰相以持衡於上指臂相使綱維相挈守令之得失無不可通於密勿則天子有德意而疾通於海內何扞格之有乎此之不謹而恃專使以行上意是臂不能使指而強以繩曳之也一委之專使則守令監司皆仰其利國利民之責行之不順國

讀通鑑論卷三十

三

病民勞而不任其咎卽有賢者亦以掣曳而廢其職況不肖者之徒張威福迫促煩苛以苟且報奉行之績乎江南李氏聽刺史田敬洙之請修水利於楚州溉田以實邊而馮延巳使李德明任其事因緣侵擾興力役奪民田而塘竟不成巡撫諸州以問民疾苦而使馮延巳以淺劣輕狂任之反爲民害徐鉉徐鉉論列其委任之失願得貶竄夫豈特二馮之邪佞不可任哉使守令牧民而別遣使以興事未有可焉者也

周主威疾篤遺命鑿唐十八陵發掘之禍令嗣主以紙衣瓦棺斂己自謂達於厚葬之非而善全其遺體矣其得國

也不以正既無以求福於天其在位也雖賢於亂君而固無德於天下以大服於人惴惴然朽骨之是憂而教其臣子使不能盡一日之心力以效於君親其智也正其愚也尤可哂者令刻石陵前以紙衣瓦棺正告天下後世吾惡知其非厚葬而故以欺天下邪則亂兵盜賊欲發掘者抑必疑其欺已愈疑而愈思發之漢文令薄葬而霸陵之發寶玉充焉言其可信人其以言相信邪陵墓之發自嬴政始驪山之藏非直厚葬已也金銀寶玉鼎彝鏡劍玉以為匣承以為池皆非生平待養之資而藏之百年愈為珍貴者是以招寇若夫古之慎終厚葬以盡人子之心者斂穢

讀通鑑論卷三十一

五

之衣無算遣車明器祭器柳衣茵罽贈帛見於士喪禮者如彼其備等而上之至於天子所以用其材而極孝養必具之物者禮雖無考而萃萬國之力以葬一人其厚可知也然皆先骨而朽出於藏而不適於用則人子之忱以舒而終鮮發掘之患先王之慮之也周取義也正而廣仁孝以盡臣子之情也至不可過也抑不可及也周主威不學無術奚足以知此哉墨氏無父夷人道於禽獸唯薄葬為其惡之大者藉口安親而以濟其吝物寡恩之惡禽道也為君父者以遺命倡之亦不仁矣高平之戰決志親行羣臣皆欲止之馮道持之尤堅乃至

面折之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夫謂其君為不能為堯舜者賊其君者也唐太宗一躬帥六師之能而大聲疾呼絕其君以攀躋之路小人之無忌憚也一至此哉道之心路人知之矣周主之青樊愛能等曰欲賣朕與劉崇道之心亦此而已習於朱友貞李從珂之胸縮困潰而亡己不難袖勸進之表以迎新君而已愈重寶之而得利又何恤焉周主憚於其虛名而不能即斬道以徇然不旋踵而道死矣道不死恐不能免於英君之窺遂也若夫高平之戰則治亂之樞機豈但劉郭之興亡乎郭氏奪人之國失之而非其固有劉氏與報讎之師得之而非其不義乃其

讀通鑑論卷三十一

五

繫天下治亂之樞機者何也朱友貞李存勗李從珂石重貴劉承祐之亡皆非外寇之亡之也驕帥挾不定之心利人之亡而因讎其不軌之志其戰不力一敗而潰反戈內嚮燈故主以迎仇讎因以居功擅兵攤土尸位將相立不拔之基以圖度非分獎愛能等猶是心也馮道亦猶是心也況周主者尤非郭氏之苗裔未有大功於國王峻葦忌而思奪之夙矣峻雖死其懷峻之邪心者實繁有徒使此一役也不以身先而坐守汴都仰諸軍以禦患小戰不勝崩潰而南郭從謙朱守殷之於李存勗康義誠之於李從厚趙德鈞之於李從珂杜重威張彥澤之於石重貴侯益

劉銖之於劉承祐皆秉鉞而出倒戈而反寇未入而孤立之君禮周主亦如是而已矣且不徒長逆臣之惡以習亂於不已也劉崇方挾契丹以入周師潰周國亡草穀之毒再試而黎民無子遺德光且留不去而中國無天子劉崇者又豈能保其不為劉豫而靖康汴梁祥興海上之禍在此役矣夫馮道亦逆知有此而固不以動其心不失其為瀛王者而抑又何求哉唯周主決志親征而後已潰之右軍不足以搖眾志潰掠之逃將不足以劫宮闕身立血戰之功而樊愛能等七十人之伏辜無敢為之請命於是主乃成乎其為主臣乃成乎其為臣契丹不戰而奔中國乃

讀通鑑論卷三十一

毛

成乎其為中國周主之為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為生民請命而得焉者也何遽不能為唐太宗而豈馮道之老姦所可測哉

盜非可一時猝捕而弭者也故漢武帝分遺繡衣持節逐捕而盜愈甚蓋亦思盜之所以能為盜者乎以為條聚條散出鬼入魅者從其為盜之頃見其如此耳其必有居也必與民而雜處其劫奪而衣食之也必有所資於市易其日遊行而無忌也必與其鄉之人而相往來其不能以盜自居必有託以自名也必附於農工商賈技術之流而曰所業在是故鄉之人知其盜也郡邑之胥吏莫不知其盜

也所不知者朝廷猝遣之使行芒芒原野之中閱穰穰羣居之眾盡智殫威祇以累疑似之民而終不知盜之所在耳使臣逐捕之則守令坐委之曰天子之使如此其嚴威無可如何而何易責之我邪則盜益游行自得而罔所忌畏以秦皇漢武之威大索天下而一夫不可獲況使臣哉盜者天子之所不能治而守令任治之守令之所不能知而胥役知之胥役之所不盡知而鄉里知之鄉里有所畏而不與為難胥役有所利而為之藏姦乃鄉里者守令之教化可行而胥役者守令之法紀可飭者也盜亦其民胥役亦其胥役舍此勿責而欲使使者以偶見之旌旄馳虛

讀通鑑論卷三十一

毛

聲而早使之規避則徒為民擾而盜不戢其自貽之矣周主知其然罷巡檢使臣專委節鎮州縣誠治盜之要術也王朴畫平一天下之策先下江南收嶺南次巴蜀次幽燕而後及於河東其後宋平諸國次第略同而先蜀後江南晚收河東而置幽燕於不復與朴說異折中理勢以為定論互有得失而朴之失小宋之失大也以勢言之先江南而後蜀非策也江南雖下巫峽夔門之險水陸兩困仰而攻之雖克而兵之死傷也必甚故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必先舉巴蜀順流以擊吳之腰脊兵不勞而迅若疾風之掃葉得勢故也以道言之江南雖云割據而自楊氏徐氏

以來以休兵息民其國土不隨羣雄力競以爭中夏李璟父子未有善政而無殃兆民絕羣倫淫虐之巨慝嚴可求李建勳皆賢者也先後輔相之馮延巳輩雖佞而惡不大播於百姓生聚完文教興猶然彼都人士之餘風也孟知祥據土以叛君阻兵而無保民之志至於景嶠淫侈肆縱嬖倖以虐民也殆無人理則興問罪之師以拯民於水火固不容旦夕緩也嶺南劉氏積惡三世民怨已盈殆倍於孟景而縣隔嶺嶠江南未平姑俟諸其後則勢之弗容迫圖者耳先吳後蜀理勢之兩誦者也此宋之用兵賢於王朴之策也若夫河東之與幽燕則朴之策善矣劉知遠

讀通鑑論卷三十

五

之自立也在契丹橫行之日中土無君而為之主以拒悍夷於華夏不為無功劉崇父子量力自守苟延血食志既可矜郭氏既奪其國而又欲殄滅其宗祀則天理之絕已盡撫心自問不可以遽加之兵固矣雖在宋世猶有可憫者存也契丹乘石敬瑭之逆闖入塞內據十六州以滅裂我□□天下之大防義之所不容墮者莫此為甚驅之以復吾禹甸乃可以為天下君以理言之急幽燕而緩河東必矣即以勢言契丹之據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廬帳為便安視幽燕為贅土未嘗厚食其利而欲之也而唐之遺民猶有存者思華風厭獯俗如吳蠻王權之不忍

陷身汗葢者固吞聲翹首以望王師則取之也易遲之又久而契丹已戀為膏腴據為世守故老已亡人習於夷且不知身為誰氏之餘民畫地以為契丹效死是急攻則易而緩圖則難也幽燕舉則河東失左臂之援入飛狐天井而夾攻之師無俟於再舉又勢之所必然者王朴之謀理勢均得乎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宋祖有志焉而不能追惟王朴之偉論遂紕曹翰之成謀以力做於河東置幽燕於膜外則趙普之邪說盡之也普薊人也有鄉人為之居間以受契丹之餌而偷為其姻亞鄉鄰免兵戈之警席□□以胸睡姦謀進而貽禍無窮惜哉其不過周主使不得試樊愛能之歐刀也

讀通鑑論卷三十

三

一日而欲挽數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羣天下之陷溺難矣哉楊墨之賊道也興於春秋之世至孟子而僅及百年且為之徒者唯彊力慧辨之士能習之者亦寡矣士或淫而民罔無有信從之者韓愈氏曰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抑亦易為廓如矣浮屠之入中國至唐宋之際幾千年矣信從之者自天子達於比戶貧寡之民老稚婦女皆翕然焉拓拔氏宇文氏唐武宗凡三禁之威令已迫天下顧為之怨憤不旋踵而復張無惑乎愚者之言曰是聖教之不可蔑者也周主榮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而存寺尚

二千有奇僧尼猶六萬說者或病其不力為剷除乃不知周主之漸而殺其滔天之勢也為得其理使有繼起者踵而行之數十年而其邪必衰止固非嚴刑酷令憑一朝之怒所可勝者也浮屠之惑天下也有三士之慧而失教者聞有性命之說心儀其必有可以測知而不知所從浮屠以浮動乍靜之罔光示之遂若有所依據而名利之勞役已疲從之以乍息其心旌若勞極而蔭於林因謂為吾宅也熟寐而不知其倚於荆棘也然而如此者十不得一其次則畏死患貧負疚逃刑之頑夫或覲其即得或望之身後自無道以致禍無力以求安而徼幸於不然之域遂竭

讀通鑑論卷二十

十一

心力資財以販賣之又其下則自炫於塔廟形像之輝煌耳淫於鐘磬鼓鉦之鞀鞀心侈於千人之聚百人之集焚香稽首之殷勤貿貿然而樂為其徒者盡天下而皆然非知有所謂浮屠之法也知寺院僧尼而已而避役之罷民逃伍之潰卒叛逸之賊獲營生不給求偶不得無藉之情氓利其徒眾之繁有可以抗旬索匿姓名仰食而偷生若此者其勢殺其額有限其為之師者遠戾寒涼而不振則翕然夸耀之情移蕭散以幾於衰滅然後寬徭省罰以安小人明道正誼以教君子百年之內可使萍散而冰消也急誅之而激以興緩圖之而燄以燬此制勝之善術禹之

所以抑洪水者唯其漸而已矣拓拔宇文固不足以此唐武之後繼以宣宗抑流急必逆之勢然也周主行裁損之法得之矣而宗社旋移宋太宗天倫既數懷疚不甯冀獲庇覆於心忘罪滅之邪說是以法立未久旋復囂張嗚呼道喪不復抑生人之不幸與而導以猖狂者李遵勗楊億之為世教蠹賊亦不可勝誅也趙抃張九成皆清節之士也而以身導其狂流於是而終不可遏豈周主除邪不盡之過乎

周主立二稅徵限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八月兩稅既行無有便於此矣急於此則民病易知也緩於此則民亦病未

讀通鑑論卷二十

十一

易知也夫惟富人之求而無不給也則急之與緩勿擇也貧民者歲之所獲僅此而已矣急之則稱貸而倍償困也獲之有量而須用者無方乘其方有之日使以其應輸者輸官則所餘為私家之養者或足或乏皆可經度以節一歲之用六月而蠶織成矣十月而禾黍登矣而上無期以限之愚民忘他日之催科婦子豔絲粟之有羨游食之工買鄉鄰之隙會一糜其贏餘室已如縣而徵求始迫於是移來歲未款倍息以代而求免於桁楊上且曰吾已緩之也應民之頑也乃不知緩之正所以迫之也哉情不可不計也時不可不知也役車其休之後子

以從容謀生之計而暇豫以圖方春于和之勞民不能自度上為度之而當其緩也不容急當其急也不容緩憂民之憂者不可不察也以六月徵者期成於八月以十月徵者期盡於一冬力可供則必之以速完貧不可支則蠲除於限未嚴豪民坑上之罰開貧寡自全之路一歲舉一歲之徵民習而安焉王者復起不能易也

文信公奉使不屈從容就死推忠貞者莫之能踰也求其先信國而興者顏魯公而外孫晟其無媿焉信國以儒臣起義事中國之共主敗而不撓亡而不屈而晟捐其故國自北徂南投身危邦事割據之主則出身次第不若信公

讀通鑑論卷三十

美

之大正江南非四海北人之元后而為之效死蓋亦褊矣而未可以此短晟也晟雖非江南之人士然其南奔也石劉二氏以沙陀部落而僭大號且進契丹以入踐中原君劣臣離上下蕩然無紀雖云故土固志節之士所不忍一日居也江南承天下無君之乏保境息民頗知文教士不幸生於其世無可致身之地則擇地而蹈能用我者為盡臣節委誠以舍命初非叛故主附新君僅酬國士之知者此亦奚足以此病晟哉乃若晟之奉表於周請奉正朔與信公之所請於蒙古也其事略同而折中於義則晟愈焉江南之與周齒也小役大弱役強役焉而可保其宗社則

宗社重矣宋之於蒙古□□之大辨也屈志以祈請雖幸而存為□□之附庸生不如其死存不如其亡而宗社抑輕矣然則信公之為趙氏宗社謀也則忠而為自謀其所以效忠者則失也海上扁舟猶存中華之一綫等死耳擇死所而死之固不如張陸之徑行以自遂矣晟之屈己以請命志士之所弗堪固勞臣之所必效幸得當而延李氏昭矣此晟之死視信公為尤正焉若其堅貞之操從容之度前有魯公後有信公鷹行而翔於天步均也又何多讓與

讀通鑑論卷三十

善

讀通鑑論相之說非也天子之職擇相而已矣百為之得失百尹之貞邪莫不以擇相為之本為天下之元后父母僅此二三密勿之大臣為宗社生民效其敬慎不知自擇而委之前在此位者以舉所知而任之不知天之與以天下而天下載之以為大君何為者邪既云令宰相舉所知矣是信其有知人之明靖國之忠也又責以保任而舉非其人責其舉者是何其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邪保任之法用之於庶官且徒滋比阿覆蔽之姦况舉天下以授之調變而但恃緣坐舉主之峻法乎又况人不易知不保其往乃以追責者舊歸田之故老借使王安石蒙壞法之譴文

路公且被穢奪秦檜正誤國之刑胡文定與坐戮尸乎儼
又云姑試以本官權知政事察其職業之堪否而後實授
則尤謬甚以此法試始進之士使宰一邑司一職者子產
猶曰美錦不以學製與天子坐而論道爲天下臣民所倚
賴之一二人乃使循職業以課能否而用舍之知有恥者
亦不願立於其廷況其以道事君進退在己而不以天子
之喜怒爲進退者哉此法行則惟兢兢患失之鄙夫忍隱
以守章程充於廉陛而已夫人臣出身事主而至於相非
一日之遽得之也人君登進草萊之士而至於相非一日
驟予之也或自牧守或自卿貳或自詞臣業已爲羣情所
歆厭而數蒙人主之顧問兵農禮樂皆足以見其才出處
取與皆足以徵其守議論設施皆足以測其量薦拔論劾
皆足以試其交而待諸已入綸扉將宣麻敷之日始以職
業考其優劣而進退之乎甚矣儼之罔於君人之道也苟
細以褻天職猜疑以解士心長君之偷勸臣之黨而能尊
主庇民未之有也漠然不相信之人一人譽之卽引而置
之百僚之上與謀宗社生民之大使其欲實授而飾迹以
求榮天下其得有心膂之臣乎蓋自唐昭宗處傾危之世
廉恥道喪植幹已虧而昭宗躁競獎浮薄之風故張洎朱
朴之流卒然拔起以尸政府而所謂宰相者賤矣儼習於

讀通鑑論卷二十

三

陋俗之汜濫固將曰此朝廷執筆以守典章之掾史耳姑
試之而以程限黜陟之奚不可哉洵如其言天下惡得而
定邪
周主南伐江南勞師三載躬親三駕履行陣冒矢石數十
戰以極兵力必得江北而後止江北既獻無難席捲以渡
江而修好休兵饋還俘置之若忘嗚呼此其所以明於
定紛亂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蓋周主之志不在江南
而在契丹也當時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於契丹也石敬
瑭割地以使爲主於塞內南向而俯臨中夏有建瓴之勢
爲叛臣降將導以竊中國之政令而民且奉之爲主德光
死兀欲逆律交相戕賊至是而其勢亦衰矣是可乘之機
也然其控弦馳馬獷悍之力猶未易折筆以驅之出塞且
自朱溫以來所號爲中國主者僅橫亘一綫於離豫兗青
之中地狹力微不足以逞志而立國之形犬牙互入未能
截然有其四封以保其內而應乎外則不收淮南江北之
地中國不成其中國守不固兵不彊食不裕強起而問燕
雲之故壤石重貴之覆軌念之而寒心矣然而契丹不北
走十六州不南歸天下終不可得而甯而欲勤外略必靖
內訌乃孟氏之在蜀劉氏之在粵注虐已甚下之也易而
要不足以厚吾力張吾威也唯江南之立國也固矣楊徐

讀通鑑論卷二十

三

李閔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謀不改李璟雖庸人心向固求以勝之也較難唯其難也是以勝其兵而足以取威得其眾而足以效用有其土而足以阜財受其降而足以息亂且使兵習於戰以屢勝而張其勢將試於敵以功罪而擇其才割地畫江無南顧之憂粵人且遙為效順於是踰年而自將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於天下而中國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其略則實足以一天下而紹漢唐者也王朴先蜀粵而後幽燕之策非也屢試而驕以疲矣威方張而未竭周主亟用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調通鑑論卷三十

三

古樂之亡自暴秦始其後大亂相尋王莽赤眉五胡安史黃巢之亂遺器焚毀不可復見者多矣至於柴氏之世僅有存者又皆漢以後之各以意彷彿效為者於是周主樂銳意修復以屬之王朴朴之說非必合於古也而指歸之要庶幾得之矣至宋而胡安定范蜀公馬溫公之聚訟又興蔡西山撥拾而著之篇持之確析之精雖然未見其見諸行事者可以用之也孔子曰大樂必簡律呂之制所以括兩閒繁有之聲而歸之於簡也朴之言曰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朴之所謂八十四調者其歸十二調而已計其鴻細長短高

下清濁之數從長九寸徑三分之律就中而損之旋相生以相益而已極乎繁密九九之數盡於八十一過此則目不能察手不能循耳不能審心不能知虛立至密至曠之差等亦將焉用之也蔡氏黃鐘之數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推而施之大鐘大鎛且有不能以度量權衡分析之者而小者勿論矣盡其數於九九八十一而止升降損益其精極矣取其能合之調為十二均足矣故王朴律準從九寸而下次第施柱以備十二律未為疏也然自唐以降能用此者猶鮮過此以推之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密夫誰能用之哉大樂必簡繁則必亂況乎其徒繁而

調通鑑論卷三十

三

無實邪夫兩閒之聲而欲極其至曠之變則抑豈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已乎今以人聲驗之舉一時四海之人其唇舌齟齬齒鼻舉相似也引氣發聲其用均也乃其人之眾為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不知凡幾也雖甚肖者隔垣而可別乍相逼以相聆似矣而父母妻子則辨之也無有同者是知天下之聲無涯無算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該之謂之至密而固不能盡其萬一則其為法也抑隘甚矣天地之生聲也色也臭也味也質也性也才也若有定也實至無定也若有涯也實至無涯也唯夫人之所為以範圍天地之化而用之者則雖至聖至神

研幾精義之極至而皆如其量聖者之作明者之述就其量之大端約而略之使相叶以成用則大中至和厚生利用正德之道全矣其有殘缺不修紛雜相間以成乎亂者皆卽此至簡之法不能盡合耳故古之作樂者以八聲之無涯也則以八音節之而使合於有限之音抑以八音之無準也則以十二律節之而合於有限之律朴之衍爲七調合爲十二均數可循度可測響可別自得而見之耳得而審之心得而知之物可使從心以製音可使大概而分其不細也乃以不淫人之心志也過此以往奚所用哉嗚呼王朴極其思慮裁以大綱樂可自是而興矣至靖康之

讀通鑑論卷三十

五

變法器復亡淫聲胡樂燻亂天下之耳且不知古樂之爲何等也有制作之聖建中和之極者出焉將奚所取正哉如朴之說固可采也九寸之黃鐘以絜黍得其度數有一定之則矣而上下損益盡之十二變而止而用黃鐘以成眾樂也不限於九寸因而高之因而下之皆可叶乎黃鐘之律則九其九而黃鐘之繁變皆在焉則十一律七調十二均之繁變皆在焉巧足以制其器明足以察其微聰足以清其紀心足以窮其理約舉之而義自囿古樂亦豈終不可復哉若苛細煩密之說有名有數而不能有實祇以笑人之心志而使不敢言樂京房以下之所以爲樂之贅

既也折中以成必簡之元聲尙以俟之來哲

讀通鑑論卷三十

四

讀通鑑論卷末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敘論一

論之不及正統者何也曰正統之說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漢之亡曹氏司馬氏乘之以竊天下而為之名曰禪於是為之說曰必有所承以為統而後可以為天子義不相授受而強相綴繫以揜篡奪之迹抑假鄒衍丑德之邪說與劉歆麻家之緒論文其說辭要豈事理之實然哉統之為言合而併之之謂也因而續之之謂也而天下之不合與不續也多矣蓋嘗上推數千年中國之治亂以迄於今凡

讀通鑑論卷末

三變矣當其未變固不知後之變也奚若雖聖人弗能知也商周以上有不可考者而據三代以言之其時萬國各有其君而天子特為之長王畿之外刑賞不聽命賦稅不上供天下雖合而固未合也王者以義正名而合之此一變也而湯之代夏武之代殷未嘗一日無共主焉及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各據所屬之從諸侯以分裂天下至戰國而疆秦六國交相為從衡赧王朝秦而天下並無共主之號豈復有所謂統哉此一合一離之始也漢亡而蜀漢魏吳三分晉東渡而十六國與拓拔高氏宇文裂土以自唐亡而汴晉江南吳越蜀粵楚閩荆南河東各帝制以

自崇土其土民其民或迹示臣屬而終不相維繫也無所統也六國離而秦苟合以及漢三國離而晉乍合之非固合也五胡起南北離而隋苟合之以及唐五代離而宋乃合之此一合一離之局一變也至於宋亡以迄於今則當其治也則中國有共主當其亂也中國竝無一隅分據之主蓋所謂統者絕而不續此又一變也夫統者合而不離續而不絕之謂也離矣而惡乎統之絕矣而固不相承以為統崛起以一中夏者奚用承彼不連之系乎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當其治無不正者以相干而何有於正當其亂既不正矣而又孰為正有離有絕固無統也而又何正不

讀通鑑論卷末

正邪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惟為其臣子者必私其君父則宗社已亡而必不忍戴異姓異族以為君若夫立乎百世以後持百世以上大公之論則五帝三王之大德天命已改不能強繫之以存故杞不足以延夏宋不足以延商夫豈忘禹湯之大澤哉非五子不能為夏而歌雒汭非箕子不能為商而吟麥秀也故昭烈亦自君其國於蜀可為漢之餘裔而擬諸光武為九州兆姓之大君不亦誣乎充其義類將欲使漢至今存而後快則又何以處三王之明德降苗裔於編氓邪蜀漢正矣已亡而統在晉晉自篡魏豈承漢而興者唐承隋而隋抑

何承承之陳則隋不因滅陳而始為君承之宇文氏則天下之□□已□何統之足云乎無所承無所統正不正存乎其人而已矣正不正人也一治一亂天也猶日之有晝夜月之有朔望望晦也非其臣子以德之順逆定天命之去留而詹詹然為已亡無道之國延消謝之運何為者邪宋亡而天下無統又奚說焉近世有李榮者以宇文氏所臣屬之蕭歸為篡弑之蕭衍延苟全之祀而使之統陳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勗不知所出之徐知誥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統分據之天下父子君臣之倫大紊而自矜為義有識者一快而已若鄒衍五德之說尤妖妄而不經君子關之斷斷如也

讀通鑑論卷末

三

敘論二

天下有大公至正之是非焉匹夫匹婦之與知聖人莫能違也然而君子之是非終不與匹夫匹婦爭鳴以口說為名教故其是非一出而天下莫敢不服流俗之相沿也習非為是雖覆載不容之惡而視之若常非秉明赫之威以正之則惡不知懲善亦猶是也流俗之所非而大美存焉事迹之所闕而天良在焉非秉日月之明以顯之則善不加勸故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而豈灌灌諄諄取匹夫匹婦已有定論之褒貶變衍長言以求快俗流之心目

哉莊生曰春秋經世之書聖人議而不辯若華督宋萬楚商臣蔡般當春秋之世習為故常而不討乃大書曰弑其君然止此而已弗俟辯也以此義推之若王莽曹操朱溫輩之為大惡也昭然見於史策匹夫匹婦得以詬厲之於千載之下而又何俟論史者之喋喋哉今有人於此殺人而就服刑於司寇矣而旁觀者又大聲疾呼以號於人曰此宜殺者非匹夫匹婦之褊躁執暇而為此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惟其片言而折不待繁言而彼詐遁之游辭不能復逞使聖人取中肩之逆稱王之僭申明不已而自謂窮亂賊之姦彼姦逆者且笑曰是匹夫匹婦之巷

讀通鑑論卷末

四

讓也而又奚畏焉蕭曹房杜之治也劉向朱雲李固杜喬張九齡陸贄之貞也孔融王經段秀實之烈也反此而為權姦為宦寺為外戚為佞倖為培克之惡以敗亡人國家也漢文景光武唐太宗之安定天下也其後世之驕奢淫泆自貽敗亡也漢高之興項羽之亡八王之亂李郭之功史已詳紀之匹夫匹婦聞而與知之極詞以贊而不為加益聞者不足以與極詞以貶而不為加損聞者不足以戒唯匹夫匹婦悻悻之怒沾沾之喜繁詞累說自鳴其達於古者樂得而稱述之曾君子誘掖人之善而示以從入之止人之惡而窮其陷溺之實屢侈一時之快論與道

聽塗說者同其紛囁乎故編中於大美大惡昭然耳目前
有定論者皆略而不贅推其所以然之繇辨其不盡然之
實均於善而醇疵分均於惡而輕重別因其時度其勢察
其心窮其效所繇與胡致堂諸子之有以異也

敘論三

論史者有二弊焉放於道而非道之中依於法而非法之
審喪其所不待喪而君子不以為榮貶其所不勝貶而姦
邪願以為笑此既淺中無當之失矣乃其為弊尚無傷於
教無賊於民也抑有纖曲鬼瑣之說出焉謀向其詐諫向
其譎微功而行險干譽而違道獎詭隨為中庸誇偷生為

東坡雜論卷末

五

明哲以挑達搖人之精爽而使浮以機巧裂人之名義而
使枉此其於世教與民生也災愈於洪水惡烈於猛獸矣
蓋嘗論之史之為書見諸行事之徵也則必推之而可行
戰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為便進諫而君聽以從無取
於似仁似義之浮談祇以致悔吝而無成者也則智有所
尚謀有所詳人情有所必近時勢有所必因以成與得為
期而敗與失為戒所固然矣然因是而卑汚之說進焉以
其纖曲之小慧樂與跳盪游移陰匿鈎距之術而相取以
其躁動之客氣迫與輕挑忮忿武健馳突之能而相依以
其婦姑之小慈易與狐媚貓馴泆忍柔異之情而相昵聞

其說者震其奇詭歆其纖利驚其決裂利其响嘖而人心
以熾風俗以淫彝倫以敦廉恥以墜若近世李贄鍾惺之
流導天下於邪淫以醜□□□之□豈非逾於洪水烈
於猛獸者乎溯其所繇則司馬遷班固喜為恢奇震耀之
言實有以導之矣讀項羽之破王離則鬚眉皆奮而殺機
動龐田延年之責霍光則膽魄皆張而戾氣生與市僧里
魁同慕汲黯包拯之絞急則和平之道喪與詞人游客共
歎蘇軾蘇轍之浮夸則惇篤之心離諫而尚譎則俳優且
賢於伊訓謀而尚詐則甘誓不齒於孫吳高允翟黑子之
言祇以獎老姦之小信李克用三垂岡之欺抑以侈盜賊

東坡雜論卷末

六

之雄心甚至推胡廣之貪庸以抑忠直而愜鄙夫之志伸
馮道之逆竊以進夷盜而順無賴之欲輕薄之夫妄以為
慷慨悲歌之助雕蟲之子喜以為放言飾說之資若此之
流允為殘賊此編所述不敢姑容刻志兢兢求安於心求
順於理求適於用願惟不逮用自慙慙而志則已嚴竊有
以異於彼也

敘論四

治道之極致上稽尚書折以孔子之言而蔑以尚矣其樞
則君心之敬肆也其戒則怠荒刻覈不及者倦過者欲速
其大用賢而興教也其施及於民仁愛而錫以極也

以治唐虞以治三代以治秦漢而下迄至於今無不可以此理推而行也以理銓選以均賦役以詰戎兵以飭刑罰以定典刑無不待此以得其宜也至於設爲規畫措之科條尙書不言孔子不言豈遺其實而弗求詳哉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後日者君子不以垂法故封建井田朝會征伐建官頒祿之制尙書不言孔子不言豈德不如舜禹孔子者而敢以記誦所得者斷萬世之大經乎夏書之有禹貢實也而系之以禹則夏后一代之法固不行於商周周書之有周官實也而系之以周則成周一

讀通鑑論卷末

七

代之規初不上因於商夏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何以足何以信豈靳言哉言所以足而卽啟不足之階言所以信而且致不信之咎也孟子之言異是何也戰國者古今一大變革之會也侯王分土各自爲政而皆以放恣漁獵之情聽耕戰刑名殃民之說與尙書孔子之言背道而馳勿暇論其存主之敬怠仁暴而所行者一令出而生民卽趨入於死亡三王之遺澤存十一於千百而可以稍蘇則抑不能預謀漢唐已後之天下勢異局遷而通變以使民不倦者奚若蓋救焚拯溺一時之所迫於是徒善不足爲政之說而未成乎郡縣之天下猶有可遵先王之理

勢所繇與尙書孔子之言異也豈非以參萬世而咸可率繇也編中所論推本得失之原勉自竭以求合於聖治之本而就事論法因其時而酌其宜卽一代而各有弛張均一事而互有伸縮當爲無定之言不敢執一以賊道有自相踈齟者矣無強天下以必從其獨見者也若井田封建鄉舉里選寓兵於農舍笞杖而行肉刑諸法先儒有欲必行之者矣襲周官之名迹而適以成乎狄道者宇文氏也據禹貢以導河而適以益其潰決者李仲昌也盡破天下之成規駭萬物而從其記誦之所得浸使爲之吾惡知其所終哉

讀通鑑論卷末

八

旨深哉司馬氏之名是編也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爲力行求治之資也覽往代之治而快然覽往代之亂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則稱說其美知其有以召亂而亂則詬厲其惡言已終卷已掩好惡之情已竭積然若忘臨事而仍用其故心聞見雖多辨證雖詳亦程子所謂玩物喪志也夫治之所資法之所著也善於彼者未必其善於此也君以柔嘉爲則而漢元帝失制以釀亂臣以懲直爲忠而劉桢楚碎首以藏姦攘夷復中原大義也而梁武以收含怒殺將帥危道也而周主以興無不可爲治之資者無不可爲亂之媒然則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

矣以心馭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設身於古之時勢爲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爲爲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爲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卽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爲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鑑者能別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視者可就正焉顧衣冠之整瞻視之尊鑑豈能爲功於我哉故論鑑者於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於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

讀通鑑論卷末

九

何以救失乃可爲治之資而不僅如鑑之徒懸於室無與炤之者也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引而伸之是以有論浚而求之是以有論博而證之是以有論協而一之是以有論以資人之通是以有論道無方以位物於有方成事之有體鑑之者明通之也廣資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應而不窮抑豈曰此所論者立一成之例而終古不易也哉

讀通鑑論卷末終

王船山先生

宋論十五卷

道炎二十有
七車丁未首
夏聽雨軒刊

宋論目錄

第一卷

太祖

第二卷

太宗

第三卷

真宗

第四卷

仁宗

第五卷

英宗

第六卷

神宗

第七卷

哲宗

第八卷

徽宗

第九卷

欽宗

第十卷

高宗

第十一卷

宋論目錄

藏書

宋

書

孝宗

第十二卷

光宗

第十三卷

甯宗

第十四卷

理宗

第十五卷

度宗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宋論目錄

二

宋論卷一

明衡陽王夫之譟

太祖

船山史論

宋興統一天下民用甯政用乂文教用興益于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難諶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無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無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勤也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漢唐是已詩曰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綏萬邦功足以勘大亂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畢矣乃若宋非鑒觀于下見可授而授之者也何也趙氏起家什伍

宋論卷一

一

兩世為裨將與亂世相浮沈姓字且不聞于人間況能以惠澤下流繫邱民之企慕其事柴氏也西征河東北拒契丹未嘗有一矢之勳滌關之捷無當安危酬以節鎮而已逾其分以德之無積也如彼而功之僅成也如此微論漢唐底定之鴻烈即以曹操之掃黃巾誅董卓出獻帝于阡危夷二袁之僭逆劉裕之俘姚泓馮慕容超誅桓元走死盧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亂卒控扶以起弋獲大寶終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嗚呼天之所以曲佑下民于無可付託之中而行其權于受命之後天自謀也非人之所得而豫諶也而天之命之也亦勞矣商周之德漢唐之功宜為天下君者皆在未有天下之前因

而授之而天之佑之也逸宋無積累之仁無撥亂之績乃載攷其臨御之方則固宜爲天下君矣而凡所降德于民以靖禍亂一在既有天下之後是則宋之君天下也皆天所旦夕陟降于宋祖之心而啟迪之者也故曰命不易也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甘盤而文教興染掠殺之餘風而寬仁布是豈所望于兵權乍擁守一長莫著之都檢點哉啟之牖之鼓之舞之俾其耳目心思之牖如披雲霧而見青霄者孰爲爲之邪非殷勤佑啟于形聲之表者日勤上帝之提撕而遽能然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于天之佑可以見天心于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底

宋論卷一

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惟其懼也懼者惻怛不容自甯之心勃然而猝興恍然而不昧乃上天不測之神震動于幽隱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然而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唯上哲乎得之也順居之也安而懼不忘乾龍之惕也湯文之所以履天祐人助之時而懼以終始也下此則得之順矣居之安矣人樂推之而已可不疑反身自攷而信其無歉於是晏然忘懼而天不生于其心乃宋祖則幸非其人矣以親則非李嗣源之爲養子石敬瑭之爲愛壻也以位則非如石劉郭氏之秉鉞專征據巖邑而統重兵也以權則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內無贊成之謀外無捍禦之勞如嗣源敬瑭知遠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奪也推

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儔侶也統而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與共理者且秦暮楚之宰輔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敵國也一旦岌岌然立于其上而有不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勳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思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啟以來百年鷲陵噬搏之氣寢衰浸微以消釋于無形盛矣哉天之以可懼懼宋而日夕迫動其不康之情者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帝之所出而天之所以首物者此而已矣然則宋既受命之餘天且若發重蒙若啟甲折縈回于宋祖之心不自謀而天豈易易哉雖然

宋論卷一

彼亦有以勝之矣無赫奕之功而不自廢也無積累之仁而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戰戰栗栗持志于中而不自溢則當世無商周漢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鄭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爲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韓通足爲周之忠臣乎吾不敢信也袁紹曹操之討董卓劉裕之誅桓元使其不勝而身死無容不許之以忠吾恐許通以忠者亦猶是而已矣藉通躍馬而起閉關而守禁兵內附都人協心宋祖且爲曹瑛而通爲司馬懿喧呼萬歲者崇朝瓦解于是眾望丕屬幼君託命魁柄在握物莫與爭會附青雲之眾已望絕于冲人黃袍猝加欲辭不得通于此時能如周公之進誅管蔡退務明農終始不渝以

扶周社乎則許之以忠而固不敢信也然則通之以死抗
宋祖者其挾爭心以逐柴氏之鹿乎抑不敢誣也何也宋
祖之起非有移山徙海之勢蘊崇已久而不可回通與分
掌禁兵互相忘而不相忌故一旦變起奮臂以呼而莫之
應非若劉裕之于劉毅蕭道成之于沈攸之一彼一此睨
神器而爭先獲各有徒眾以待決于一朝者也無其勢者
無其志無其志者不料其終何得重誣之曰通懷代周之
謀而忌宋祖乎夫通之賀死以爭者亦人之常情而特不
可為慈怯波流者道耳與人同其事而旋相背與人分相
齒而忽相臨懷非常之情而不相告處不相下之勢而遽
視之若無有心者不能不憤有氣者不能不盈死等耳亦

宋論卷一

四

惡能且頡頏而夕北面舍孤弱而即豪強乎故曰賀死以
爭亦人之常情而勿庸逆料其終也嗚呼積亂之世君非
天授之主國無永存之基人不知忠而忠豈易言哉人之
能免于無恆者斯亦可矣馮道趙鳳范質陶穀之流初所
驅使者已而址肩矣繼所址肩者已而頰首矣終所頰首
者因以稽顙稱臣駿奔鶴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
面目何以自相對也則如通者猶有生人之氣存焉與之
有恆也可矣若遽許之曰周之忠臣也則又何易易邪
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
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
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諸已而已矣

而求諸人名愈正義愈伸令愈繁刑將愈起如彼者不謂
之涼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輿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
謂善而督民從之取所謂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諸人也
馭儒之所務申韓之傲帚也夫善治者已居厚而民勸矣
讒頑者無可逞矣已居約而民裕矣貪冒者不得黷矣以
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
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捐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發戢
其吝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
善聽其自取而不與爭治德蕪于已不期盛而積于無形
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求之已者其道恆簡求之人者
其道恆煩煩者政之所繇察刑之所繇密而後世儒者恆

宋論卷一

五

挾此以為治術不亦傷乎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政刑
煩而民之恥心蕩然故曰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文王之治
岐者五五者皆厚責之上而薄責之吏民者也五者之外
有利焉不汲汲以興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
督人之為之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故文王之仁
如天之覆下土而不憂萬物之違逆夫治國亂國平國三
時也山國土國澤國三地也原民頑民庸民三材也積三
三而九等以差其為利為害為善為不善也等以殊而巧
歷不能窮其數為人上者必欲窮之而先喪德于已矣言
之娓娓皆道也行之逐逐皆法也以是為王政而俗之偷
吏之冒民之死者益積無他求之人而已矣宋有求已之

道三焉。軼漢唐而幾于商周。傳世百年。歷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爲之也。逮慶厯而議論始興。逮熙寧而法制始密。舍已以求人而後太祖之德意漸以泯。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生死之機。風俗淳澆之原。至簡也。知其簡。可以爲天下王。儒之馭者。濫于申韓。惡足以與于斯。

自太祖勤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碎。張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危亡。皆保首領于貶所。語曰。周之士貴。士自貴也。宋之初興。豈有自貴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賤者。感其護惜之情乎。夷考自唐僖懿以後。迄于宋初。人士之以名誼自靖者。張道古孟昭圖而止。其辭榮引去。自愛其身者。韓偓司空圖而

宋論卷一

六

止高蹈不出。終老巖穴者。鄭遨陳搏而止。若夫辱人賤行之尤者。背公死黨。鬻宗社則。崔胤張濟李磻張文蔚。倡之于前。而馮道趙鳳李昊陶穀之流。視改而易。主爲固然。以成其風。尙其他如和凝馮延巳韓熙載之儔。沈酗倡俳之中。雖無巨慝。固宜以禽魚畜玩。而無庸深惜者也。士之賤于此而極。則因其賤而賤之。未爲不愜也。惡其賤而激之。使貴必有所懲。而後知改抑御世之權也。然而太祖之于此。意念深矣。昔者周衰。處士橫議。協侯王取寵。利而六國以亡。秦惡其爲。而坑儒師。吏以重抑之。漢之末造。士相標榜。驚擊異己。以與上爭權。而漢以熾曹孟德惡其熾。而任崔炎毛玠督責吏治。以重抑之。然秦以賈怨于天下。二

世而滅。孟德死。司馬氏不勝羣情。務爲寬縱。而裴王之流。倡任誕。以大反曹氏之爲。而中夏淪沒。繇此觀之。因其賤而賤之。懲其不貴而矯之者。未有能勝者也。激之也。甚則怨結而禍深。抑之也。未甚則乍伏而終起。故占之王者。聞其養士也。未聞其治士也。聰明才幹之所集。溢而成乎。非僻扶進而導之。以興斯興矣。豈能舍此而求椎魯獷悍之醜夷。以與共天下哉。其在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飛者不虞其颺。擊也。躍者不虞其縱。壑也。涵泳于天淵之中。而相期以百年之效。豈周士之能自貴哉。文王貴之也。老氏之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近道之言也。民不畏死。而自有畏者。竝生竝育於天地。獨

宋論卷一

七

以敗類累人。至之矜全。雖甚。冥頑能弗內媿于心。況乎業已爲士。聰明才幹。不後于人。詩書之氣耳。已習聞目。已習見。安能一旦而棄若委土哉。夫太祖亦猶是武人之雄也。其爲之贊理者。非有伊傅之志。學脾睨士氣之淫邪。而不生傲慢。庶幾乎天之貯空霄。以翔鳶淵之涵止水。以游魚者矣。可不謂天啟其聰。與道合揆者乎。而宋之士大夫。高過于漢唐者。且倍蓰。而無算。誠有以致之也。因其善而善之。因其不善而不善之。以治一家不足。而況天下乎。河決于東。遏而回之于西。未有能勝者也。以吏道名法。虔矯天下。士而求快匹夫。姘姘之情。惡足以測有德者之藏哉。語有之曰。得士者昌。得云者非。上心自得之。以爲己德也。

下得士而貢之于上固上之得也下得士而自用之以效于國亦上之得也故人君之病莫大乎與臣爭士與臣爭士而臣亦與君爭士臣爭士而士亦與士爭其類天下之心乃離散而不可收書曰受有億兆人離心離德非徒與紂離也人自相離而紂愈為獨夫也人主而下有大臣有師儒有長吏皆士之所自以成者也人主之職簡大臣而在巖穴者以長吏為所因入學校者以師儒為所因升朝廷者以大臣為所因如網在綱以羣效于國不背其大臣而國是定不背其師儒而學術醇不背其長吏而行誼修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羣相燕也合天下賢智之心於一軌

宋論卷一

八

而天子之於士無不得矣和氣翔洽充盈朝野寢榮寢昌昌莫盛焉得士者昌此之謂也大臣不以薦士為德而士一失矣師儒不以教士為恩而士再失矣長吏不以舉士為榮而士蔑不失矣乃為之語曰拜爵公門受恩私室非法也下泮渙而不相親上專私而不能廣億兆其人而億兆其心心離而德離鮮不亡矣故人主之病莫甚于與下爭士也自唐以來進士皆為知舉門生終其身為恩故此非唐始然也漢之孝廉于所舉之公卿州將皆生不敢與齒而死服三年之喪亦人情耳持名法以繩人者謂之曰不復知有人主人主聞之憤恚不平曰彼得士而我失之矣繇是而猜妒刻覈之邪說師申韓以束縛縉紳解散士

心使相攜貳趨邪徑騰口說以要人主懷姦擅命之夫自矜孤立而搖蕩國是大臣不自信師儒不相親長吏不能撫于是乎綱斷紐絕而獨夫之勢成故曰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朋友不信上亦惡得而獲之哉少陵長賤妨貴疏間親不肖毀賢胥曰吾知有天子而已豈知天子哉知爵祿而已矣夫士之懷知己也非徒其名利也言可以伸志可以成氣以類而相孚業以摩而相益易曰拔茅茹以其彙拔不以其彙而獨莖之草不足以葺大廈久矣大臣心腹也師儒耳目也長吏臂指也以心應耳目之聰明以耳目應臂指之動作合而為一人之身而眾用該焉其互相離者不仁者也不仁者瘞以死如之何君臣爭士而靳

宋論卷一

九

為已得也太祖之欲得士也已迫因下第舉人槌鼓言屈引進士而試之殿廷不許稱門生于私門賴終宋之世不再舉耳守此以為法將與孤秦等察察之明惛惛之忿响响之恩以撫萬方以育多士豈有幸哉豈有幸哉太祖數微行或以不虞為戒而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英雄欺人為大言耳其微行也以己之幸獲虞人之相效察羣情以思豫制私利之禍衷猜防之小智宋德之所以衰也野史載其乘輦以出流矢忽中輦板上見之乃大言曰射死我未便到汝流矢者即其使人為之也則微行之頗左右密護之術必已周矣而諫者曰萬一不虞徒貽之笑而已凡人主之好微行也有三此其一也其下則狂瀆嬉

遊如劉子業諸君耳其次則苛察以爲能而或稱其念在國民以伺官箴之汙潔民生之苦樂國事之廢舉者也若此者其求治彌亟其近道彌似其自信彌堅而小則以亂大則以亡迄乎亂與亡而不悔其失亦愚矣哉何也兩足之所至兩目之所覘兩耳之所聞斤斤之明詹詹之智以與天下鬪捷未有能勝者也且夫人主而微行自以爲密而豈不能密邪則未離乎禁闈期已洩于近侍形一涉乎通達影已徹乎窮巷此之伺彼也有涯而彼之伺此也無朕于是懷私挾後者飾慧爲樸行諂以慝醜正而相訐黨姦而相獎面受其欺背貶其笑激怒沽恩而國是不可復詰矣卽令其免乎此也一事之得不足以蓋小人一行之

宋論卷一

十

疵不足以貶君子一人之恩怨不足以定仁暴一方之利病不足以概海隅而徬得之小民者無稽無詢溢美溢惡遂信爲無心之詞自矜其察微之睿以定絀陟以衡興革以用刑賞以權取與而羣臣莫敢爭焉此尤不待姦人之詭道相要而坐受其蠶小之以亂大之以亡振古如斯而自用者不察良足悲已夫欲成天下之務必詳其理欲通天下之志必達其情然而人主之所用必聰明者固有方也以求俊父冢宰公而側陋舉矣以察官邪憲臣廉而貪墨屏矣以平獄訟廷尉慎而誣罔消矣以處危疑相臣忠而國本固矣故人主之所用智以辨臧否者不出三數人而天下皆服其容光之照自朝廷而之藩牧自藩牧而之

宋論 卷一

郡邑自郡邑而之鄉保聽鄉保之情者邑令也聽邑令之治者郡守也聽郡守之政者藩牧也因是而達之廷臣以周知天下之故遺其小利懲其大害通其所窮疏其所壅于是而匹夫匹婦私語之情天子垂旒纒而坐照之以無遺天下之足皆吾足也天下之目皆吾目也天下之耳皆吾耳也能欺其獨知而不能掩其衆著明主之術恃此而已矣愚氓一往之情辭不肩聽也而況宵人之投隙以售姦者哉古之聖王詢芻蕘問工瞽建鞀鼓以達臣民之隱者爲已救過也非以察人也微行者反是察愈密聽愈惑自貽敗亡而不悟故曰良足悲已故微行者有三而皆君道之所惡若宋祖者卽不微行亦豈有攘臂相仍以奪其

宋論卷一

十一

所奪于人者乎則亦均之乎愚而已矣

劉禪孫皓之容于晉非晉之厚也誠有以致之也劉先主以漢主之裔保蜀土奉宗祧任賢圖治民用久安尙矣孫文臺奮身郡將討董卓復雒京父子三世退保吳楚民不受兵者百餘季天之所佑人之所懷司馬氏弗能重違而絕其世有不可絕者在也禪雖聞皓雖虐非稱兵首難燔亂天紀者降爲臣僕足償其愆而惡容殄滅乎李煜孟昶劉鋹以降王而享國封受賓格之禮非其所應得者也宋之厚也迹其先世無積累之功無鞏固之守存乎蓬艾之間偷以自王不足以當白馬之淫威久矣其降爲皂隸可無餘憾而優渥之禮加乎其身故曰宋之厚也雖然責蜀

三五七

粵江左之亢僭爭衡不夙奉正朔于汴雒而以俘虜之刑處之則又不可臣服者必有所服也歸命者必有所歸也有君而後有臣猶有父而後有子也唐亡以來天下之無君久矣朱溫賊也李存勗石敬瑭沙陀之部夷也劉知遠郭威乘人之燧乍踞其位猶螢之耀于夜也剖方州而稱帝僅得其十之二三特以汴雒之墟為唐故宮之址乘虛襲處而無識者遂題之以正統如是而欲雄桀足恃者納士稱臣以戴為共主天其許之而人其順之乎故徐溫孟知祥劉巖之與朱李石劉相為等夷而非賊非夷較猶愈焉則其後嗣之守土不臣勢窮而後納款固君子所矜而弗容苛責者也若夫因亂竊立窮蹙而俘宜膺王者之誅

宋論卷一

三

則抑必首亂以劫奪而非有再造之志者耳項羽雖負罪有十而誅秦猶因義憤故漢高封魯公以厚葬之而不掄其功王莽之亂人心思漢諸劉鶻起而隗囂公孫述張步董憲之流傲擾天紀以殃求莫之民楊廣凶淫民雖靡止而竇建德蕭銑徐圓朗乘之以掠殺既困之民劉武周梁師都薛杲倚戎狄以戕諸夏王世充受隋寵命狐媚而售其攘奪凡此者皆首禍于天下無已亂之情而利于亂者也故雖或降附而稟街之懸印民咸快其與蜀粵江南不可同日而語王者上溯天心下軫民志操不爽之權衡以行誅賞差等之殊不容紊也徐溫佐楊行密以御畢師鐸秦宗權之毒而江淮安江淮之亂非楊徐始之也劉巖坐

擁百粵閉關自擅而不毒民以與吳楚爭強孟知祥即不據蜀疆石劉惴惴以偷立契丹外徧諸鎮內証救死不遑固無能越劍閣以綏兩川也則此三方者未嘗得罪于天人嗣子保其遺業嬰城以守眾潰而後降苟非殘忍甚害以為心亦惡能以竇建德蕭銑之誅違理而逞其淫刑乎天之所怒者首亂者也人之所怨者強爭者也仁有不可施義有不可襲必如宋祖之優處降王而後可曰忠厚口給以禦人不能折也衡之以理度之以勢即其禦我者以相詰而固無難折夫口給者豈其信為果然哉懷不可言之隱相誘以相劫而有口給之才以濟其邪說于是坐受其窮唯明王周知得失禍福之原秉無私以照情偽之

宋論卷一

三

始終則不待詰而其辨窮矣曹翰獻取幽州之策太祖謀之趙普普曰翰取之誰能守之太祖曰即使翰守之普曰翰死誰守之而帝之辨遂窮是其為言也如春冰之脆不待鑿而自破而胡為受普之禦也取之與守其難易較然矣勞佚饑飽之勢既殊而攻者處可進可退之地人無固志守則生死之爭也能奪之于強夷之手而畏其不保乎因其城壘用其人民收其芻糧則蟻附者不能爭我于散地況幽州者負西山帶盧溝沓障重崖以東迤于海其視瀛莫河朔之曠野千里可恣騎兵之馳突者奚若得幽州則河朔之守撤不得幽州則趙魏之野莫非邊徼能守趙魏而不能守幽州乎憂曹翰死而無能守幽州者則姑置

之徒不憂守趙魏之無人抑將盡取大河南北而授之契丹也與翰死而不能更得翰則幽州之取愈亟矣所患者幽州不易得耳既已得之而使翰經理守之之事則雖不如翰者倚其所繕之營堡食其所儲之米粟用其所備之甲兵自可百季而屹然以山立繇漢以來踞燕山以扼北邊豈人皆如翰而短垣卒不可踰又何憂翰之不再得哉慮之遠者亦知其所可知而已呂后問漢高以社稷之臣至于一再則曰非汝所知非獨呂后之不知漢高亦不知也所可知者育材有素揀選有方委任之以誠篤馭之以禮則雖百季以後之千城皆早卜其勳名之不爽何事于曹翰督力方剛之日而憂其難繼哉逆料後之無良將而

宋論卷一

五

斬復其故宇抑將料子孫之無令人而早舉中夏投之戎敵以免爭戰之勞與故普之說口誠給也以其矛攻其盾破之折之不待踟躕而春冰立泮然而以太祖之明終屈于其邪說也則抑有故矣謂誰能守者非謂才不足以守也謂翰死無能如翰者非謂世無如翰之才者也普于翰有重疑矣而太祖曰無可疑也普則曰舍翰而誰可弗疑也幽燕者土馬之淵藪也天寶以來范陽首亂而平盧魏博成德相踵以叛不懲其失舉以授之亢衡強夷之武人使肘河朔以瞰中原則趙氏之宗祚危矣嗚呼此其不言之隱局奔坼嘶于閨闈而甘于肺腑者也不亦可爲大哀者乎夫直北塞垣之地阻兵而稱亂者誠有之矣漢則盧

結陳豨彭寵盧芳唐則始于安祿山終于劉守恭父子然方躍以起旋仆以滅亡漢唐者豈在是哉且其擁兵自保而北邊關入之禍消雖倔強不戢猶爲我吠犬以護門庭也迨及朱溫屠魏博李存勗滅劉守光而後契丹之突騎長驅于河汴而莫之能遏御得其道則雖有桀驁之夫而無難芟刈即其不然割據稱雄者猶且離且合自守其疆域以爲吾藩籬此之不審小不忍而甯擲之敵人以自貽憑陵之禍四顧懷疑密謀而安于棄割弗能告人曰吾之憂在此也則口給之言入乎耳而警于心普曰翰未可信也繼翰者愈可疑也則畫河自守輒易及而馬腹無憂耳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貽六百季衣冠之禍唯此而已矣

宋論卷一

五

乃若普者則又不僅是以慕容之雄膺元勳之寵睥睨將士奄處其上而固無以服其心也陳橋之起石守信等尸之而普弗與下江南收西川乎兩粵曹彬潘美等任之而普弗與則當時推誠戮力之功臣皆晚普而憤其軋已普固有不與並立之勢而日思虧替之以自安所深結主知以使倚爲社稷臣者豈計安天下以安趙氏哉唯折抑武臣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故其受吳越之金而太祖曰彼以爲天下事盡繇書生也則太祖亦窺見其情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惟然而太祖之任普也亦過矣不仁者不可與託國則他日之甚害其子弟以固寵祿亦何不可忍也誠欲崇文治以消桀驁與則若光武之進

伏湛卓茂以敦樸純雅之風抑干戈之氣自足以靖方夏而化強悍若湛茂等者皆忠厚之心而無陰鷲錯伏之小知者也故功臣退處而世效其貞當宋之初豈無其人而奚必此懷藁倚門投身戎幕之策士乎弗獲已而竇儀呂餘慶之猶在也其愈于普也多矣險詖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綱維嗚呼是可為天下萬世痛哭無已者也

曹翰之策取幽州勿慮其不可守也正惟欲取之而不克何以明其然也兵者非可乍用而勝者也非可于小康之世眾志情歸而能當夫敵者也宋承五代之餘人厭干戈梟雄之氣衰矣江南蜀粵之君臣弄文墨恣嬉遊其甚者

宋論卷一

未

淫虐逞而人心解體兵之所至隨風而靡宋于是乘之以有功彼未嘗誓死以守此未嘗喋血以爭如項羽公孫述竇建德薛舉之幾勝幾負而始克者也乃天下已收其八九而將卒之情胥泮渙矣以此而驟與強夷相競始易視之中輕嘗之卒且以一衄而形神交餒故太宗之大舉北伐驚潰披離而死傷過半孰是曹翰之奮獨力以前而可保堅城之遽下邪雖然抑豈無以處此哉漢高帝嘗用子白登矣至武帝而幕南可無王庭唐高祖嘗稱臣于突厥矣至太宗而單騎可使卻走夫漢與唐未嘗不偃戈息馬以靖天下也未嘗不制功臣使蹲伏而不敢窺天位也特不如趙普者惴惴畏人之有功而折抑解散之以偷安

貴則遲之又久而後起者藉焉何憂天下之無英傑以供驅使哉句踐一隅之君耳生聚之教訓之卒以沼吳惟長頸烏喙之難與共功而范蠡去文種誅以終滅于楚一得一失之幾決于君相之疑信非繇天下之強弱其當審矣以普忤害之小慧而宋奉之為家法上下師師壹于猜忌狄青王德用且如芒刺之在背唯恐不除焉故秦檜相而叩馬之書生知岳侯之不足畏則趙普相而曹翰之策不足以成功必也翰之以取幽州自任也翰回未之思也

宋論卷一

未

豚而有燔肉元酒而有三酒太羹而有和羹不廢其朔質也而將其敬不從其情則文也不違其時文也而致其愛不斲乎美則質也兼敦而互成仁人孝子之以事鬼神者乃盡之祭用邊豆周制也夏殷以上固有不可盡攷者矣不可攷者無自而倣為之則以古之所可攷者為朔祭之用邊豆劔俎敦彝倣周制而備其器所以從朔而將其敬非謂必是而後為鬼神之所歆也尊其祖而不敢褻文治也而質為之訓矣太祖欲撤之而用當時之器過矣過則自不能晏然于其心而必為之怵惕故未幾而復用之然而其始之欲用當時之器以順情而致養亦未甚拂乎道也歉然不愜而用祖考之所常御恍然中變而存古人之

所敬陳皆心也非資聞見以倣古徇流俗以從時也愛不
忍忘而敬不敢弛質不忍斬而文不敢替故兩存之于其
必兩存者可以察仁孝之動以天者矣雖然其未研諸虛
而精其義也古者天子諸侯之事其先歲有禘時有享月
有薦薦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祭以等降祭以文昭敬位
未尊而敬不得伸薦以質盡愛苟其親者而愛皆可致夫
祭必有尸有尸而有獻斯有酢有酢斯有酬有酬斯有釋
周洽彌綸極乎文而不欲其相瀆故尊彝設元酒陳血芻
燔牲升首太羹具振古如斯而邊豆鉶俎敦彝皆法古以
重用其文而後尊之也至尊之也至而後敬無不伸若夫
薦則不必其然者矣薦非不敬而主乎愛主乎愛則順

宋論卷一

六

乎其時而以利得其情古之薦者所陳之器所獻之味無
攷焉意者唯其時而不必于古與其器習用而安之其味
數嘗而甘之仁人孝子弗忍絕也則于薦設之焉可矣且
夫邊豆俎鉶亦非隆古之器矣和羹燔炙亦非隆古之食
矣古今相酌而古不廢今于祭且然而況薦乎漢唐以下
所謂祭者皆薦也未有舍今以從古者也唯不敢不以從
朔之心雷十一于千百則邊豆相仍用志追崇之盛而古
器與今器雜陳古味與今味互進酌其不相拂者各以其
候而遞用之極致其敬愛必有當也而太祖未之講耳卒
然而撤之卒然而復之義不精而典禮不定過矣然而其
易之之情復之之心則固誠有于甲櫜然而不容抑者存

也有王者起推此心以求合精于義而質文交盡存乎其
人焉非可以意之偶發而廢興之也

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責官廉開寶之制可謂善矣雖然
有說語云為官擇人不為人建官此殿名實求速效之說
也非所以獎人材厚風俗勸進天下于君子之道也郡縣
之天下其為州者數百為縣者千餘久者六載速者三載
士人之任長吏者視此而曰他則委瑣之簿尉雜流兼進
者也以千餘縣歲進一人十季而溢于萬將何以置此萬
人邪且夫歲進一人之不足以盡天下之才也必矣古之
建國也其子男之國擬封之壤抵今縣之一二鄉耳而一
卿三大夫九上士二十七中士八十一下士食祿于國為

宋論卷一

九

君子而殊于野人者且如此進而公侯又進而天子之廷
凡其受田祿而世登流品者不可以紀故其詩云濟濟多
士文王以甯以文王之德且非是而無以甯也育人材以
體天成物而天下以靖故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
下定民志民志于民而安于利士志于士而安于義勿抑
其長勿汙其秀乃以長養善氣禮樂興風俗美三代之所
以敦厚宏雅迎天地之清淑者豈在循名責實苟求速效
之間哉士之有志猶農之有力也農以力為賢力即不動
而非無其力士以志為尚志即不果而非無其志士之知
有善猶工賈之知有利也工賈或感于善而既已知利必
挾希望之情士或感于利而既已知善必忌不肖之名為

人上者因天之材循人之性利導之者順屈抑之者逆學
而得祿者分之宜也菟而必伸者人之同情也今使爲士
者限于登進之途雖受一命抑使遷延坳坎白首而無除
授之實則士且爲困窮之淵數則志之未果者求爲農而
力不任且疾趨工賈以不恤舊德之淪亡其黠者弄唇舌
舞文墨銜淫巧導訟訐以搖蕩天下而爲生民之大害然
後從而禁之亂且自此而興矣是故先王建國星羅棋布
而觀之于射進之于飲一鄉一遂皆有賓興之典試于司
馬而授之以事豈其人之果賢于後世哉所以誘掖而王
之成者其道得也夫論者但以吏多而擾民爲憂耳吏之
能擾民者賦稅也獄訟也工役也雖衰世之政三者之外

宋論卷一

三

無事焉抑攷周官六典任此以督民者十不二三而興學
校典禮樂治賓旅泣祀事候災祥疋器服者事各一司司
各數吏咸以上贊邦治下修邦事勸相之以馴雅之業而
使向于文明固不能以其喜怒濫施于卑賤貪叨獵取于
貧民弱族也則吏雖繁而治固不勞又何十羊九牧橫加
鞭撻之足憂哉任之以其道也興之以其賢也馭之以其
禮也紕之陟之以其行也而賦稅獄訟工役之屬無冗員
無兼任擇其人而任之以專則吏治之清豈猶有慮而必
芟之夷之若芒刺在體之必不能容也乃若無道之世吝
于俸而裁官以擅利舉天下之大不能養千百有司而金
蝕于府帛腐于筒粟朽于筭以多藏而厚亡天所不佑人

而得祿者分之宜也菟而必伸者人之同情也今使爲士
者限于登進之途雖受一命抑使遷延坳坎白首而無除
授之實則士且爲困窮之淵數則志之未果者求爲農而
力不任且疾趨工賈以不恤舊德之淪亡其黠者弄唇舌
舞文墨銜淫巧導訟訐以搖蕩天下而爲生民之大害然
後從而禁之亂且自此而興矣是故先王建國星羅棋布
而觀之于射進之于飲一鄉一遂皆有賓興之典試于司
馬而授之以事豈其人之果賢于後世哉所以誘掖而王
之成者其道得也夫論者但以吏多而擾民爲憂耳吏之
能擾民者賦稅也獄訟也工役也雖衰世之政三者之外

宋論卷一

三

之以振豈有素積以買死士哉非但拔起之英徒手號召
百戰而得天下也蓋兵者用其一旦之氣也用其相習而
不駭爲非常之情也用其進而利坐而不足以享之勢也
恃財積而求士以養之在上者奮怒之情已奄久而不相
爲繼在下者農安于畝工安于肆商安于旅強智之士亦
既清心趨于儒素之爲在伍者既久以虛名食薄糈而苦
于役應募者又皆市井慵惰之夫無所歸而寄命以餬口
國家畜積豐盈人思獵得片言之合一技之長飾智勇以
前而坐邀溫飽目睨朝廷如委棄之餘食唯所砥礪而誰
憂其墮一日之功未奏則一日之坐食有名稱不給而潰
敗相尋以起夫安所得士而養之哉錙銖斂之日崩月圯

以盡之以是圖功貽敗而已矣且夫深智沈勇決于有爲者非可望于中材以下之子孫也吾之積之將以有爲也而後之人不能知吾之所爲而但守吾之所積以爲祖德其席豐而奢汰者勿論矣馴謹之主以守藏爲成憲靡封豨蔽數無可稽猶貴填入者無已姦人乘之竊歸私室而不見其虛變亂狎生猶將死護其藏曾不敢損其有餘以救禍迫其亡徒贈寇讐未有能藉一錢之用以收人心而極危敗者財之累于斯酷矣豈非教積者之作法于涼哉天下之財自足以應天下之用緩不見其有餘死不見其不足此有故存焉財盈則人之望之也賒財則人之諒之也定見有餘者常畏其盡見不足者自別爲圖利在我

宋論卷一

三

則我有所戀而敵有所貪利不在我則求利于敵而敵無所觀向令宋祖乘立國之初兵狃于戰而幸于獲能捐疑忌委腹心于虎臣以致死于契丹燕雲可圖也不此之務而竊竊然積金帛于帑散戰士于郊曰吾以待財之充盈而後求猛士以收百季已冷之疆上不亦迷乎翁媪之智畜金帛以與子而使訟于鄰爲達者笑奈何創業垂統思大有爲者而是之學也

宋初定開寶通禮書佚不傳大抵自唐開元禮而上至于周禮皆有所損益矣婦服舅姑斬衰三季則乾德三季從大理寺尹拙等奏也本生父母得受封贈則淳化四季允李昉之請贈其所生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太夫人始而

道宗去歲五年遂令所後父母亡得封木生父母遂爲定制斯二者皆變古制而得失可攷焉禮有不可變者有可變者不可變者先王亦既斟酌情理知後之無異於今而制爲萬世法變之者非大倫之正也可變者在先王之世尊尊親親各異其道一王制制義通於一必如是而後可行時已變則道隨而易守而不變則於情理未之協也人之大倫五唯君臣父子夫婦極恩義之至而服斬兄弟則止于期矣朋友則心喪而止矣其他皆君臣父子夫婦之推也舅姑雖尊緣夫婦而推非倫之正也婦人不貳斬既嫁從夫者陰陽合而地在中均之于一體而其哀創也深夫死從子其義雖同而庶子不爲其長子斬庶子之

宋論卷一

三

妻亦如之則非適長之不斬不視從夫而重雖夫歿無異一姓之中無二斬也是則仇夫于父而妻道盡矣推而之于舅姑不容不降也異姓合而有賓主之道焉故婦初執笄以見舅姑拜而舅姑答之生替其拜歿而服期君子不以尊臨人而廢禮所以昭人倫之辨也今之夫婦猶古之天婦也則自唐以上至于成周道立于不易情止于自靖而奚容變焉若尹拙之言曰夫居苦塊婦被羅綺夫婦齊體哀樂宜同其言陋矣哀樂者發乎情依乎性者也人各自致而奚以同于夫哉婦之于夫其視子之于父也奚苦父斬子期亦云哀樂異致非父子之道乎子之居喪也非見母不入于內則婦之得見于夫者無幾雖不哀麻自有

質素祭不行而無饋遺亞獻盛飾之服苟為禮法之宗亦何至被羅綺以與衰麻相間乎婦有父母之喪夫不舉樂于其側緣情居約哀者哀而哀已節者固不以樂節之亦無俟強與固哀而為不及情之貳斬矣自宋失之而相沿迄今以瀆典禮此不可變者變而失其正也若夫為人後者以所後之父母為父母而不得厚其私親周禮也非周之盡一天下萬世子不可變者也夫周則有厚道矣天子諸侯則有世守卿大夫則有世祿仰承天職上事宗廟者相承也抑有百世之宗五世之宗以合族而勗家政故嗣國嗣位之適子與其宗子而未育子則必豫擇其昭穆之等親且賢者以建為嗣大位姦窺危病邪伺不豫則爭亂

宋論卷一

語

繇此而作漢之桓靈唐之武宣聽廢置于婦寺之手其炯鑒已立後以承統而道壹于所尊不得以親間之示所重也後世自天子而外貴賤無恆奮身自致廟祧不立宗子不尊所謂為人後者以私愛置以利賴于未嘗見貴游之子出後于寒門素封之支承嗣于窶室又況節滅于莒賈篡于韓之瀆倫敗化者相仍以亂則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割其天性之恩以希非望之獲何有于尊親而執古以律今使推恩斬于罔極不亦悖乎若李昉者吾不知其何以出後于人而致青雲依白日語人世之通顯或懷响吻之惠忘覆載之恩曾不念位晉三公之身為誰氏之身也其忽也乎哉非以世祿而受乎若非以宗祧故而為養于前

之失也補過未晚也且夫古非盡人而有為之後者也禮有無後之祭焉苟非宗子與有世祿廟祀不因已而存亡從子可資以繼祖則子之有無天也人不可以其偽于天而強為駢拇枝指者也僧立後者非法覬覦以忘親為人後者非人古所不敢不忍者也奚容假古禮以薄于所生也哉今之後非古之後也李昉之請天禋之制變之正也是故因亦一道也革亦一道也其通也時也萬古不易者時之貞也其塞也時也古今殊異者時之順也考三王俟百世精義以中權存乎道而已矣

宋論卷一

語

所授而固不能為後之更授何人者謀也故堯以天下授舜不謀舜之授禹也舜以天下授禹不謀禹之授啟也授禹而與賢之德不衰授啟而與子之法永定舜禹自因其時行其志而上協帝心下順民志堯舜豈能豫必之哉吳壽夢為四世之謀而僚死于光宋穆公為三世之謀而與夷死于馮雜公私以行其意欲及亂之生隱作于骨肉而不可止宋太祖懲柴氏之託神器于冲人而傳之太宗可也乃欲使再傳廷美三傳德昭卒使相賊而夫倫滅裂豈不愚乎我以授之太宗我所知也太宗之授廷美廷美之授德昭非我所能知也臣民之不輸心于太宗之子而奉廷美德昭非我所能知也堯舜不能必之于舜禹而已欲

恃趙普之一人以必之于再傳之後乎變不可知者天之數也各有所懷而不可以強者人之情也以人而取必于天以一人而取必于無定之臣民則天人無權而唯己之意欲聖人之不爲此也所以奉天而順人也且使太宗而能舍其子以傳之弟與從子也不待吾之鄭重也如其不能則骨已朽言已寒與聞願命之趙普且笑我爲誤而況拜爵銜恩于太宗之廷者乎以己意期人雖公而私觀之不達雖智而愚乃以不保其子弟不亦悲乎

三代以下稱治者三文景之治再傳而止貞觀之治及于而亂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甯而後法以教民以不康繇此言之宋其裕矣夫非其子孫之克

宋論卷一

三

紹多士之贊襄也卽其子孫之令抑家法爲之繁括卽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爲之薰陶也嗚呼自漢光武以外爰求令德非宋太祖其誰爲迺出者乎民之恃上以休養者慈也儉也簡也三者于道貴矣而刻意以爲之者其美不終非其道力之不堅而不足以終也其操心之始無根而聊資以用懷來之不淑不能久揜也文景之修此三者無餘力矣乃其慈也畜刑殺于心而姑忍之其儉也志存厚實而勤用之其簡也以相天下之動而徐制其後也老氏之術所持天下之柄者在此而天人不愛其欺故王道至漢而闕學術之不貞者爲之也唐太宗之慈與儉非有異心也而無固志故不爲已甚之行以售其中懷之秘

近矣然而事因迹隨言異衷藏蒙恩者幸承其惠偏枯者仍罹其傷若于簡則非其所前聞矣繁爲口說而辨給奪人多其設施而吏民滋擾夫惟挾恢張喜事之情則慈窮而忿起儉困而驕生惡能凝靜以與人休息乎是三君者有老氏處錚之術以亘于中既機深而事必詭有伯者假仁之美以著于外和德薄而道必窮及身不償猶其才足以待之不能復望之後嗣固其宜矣宗祖則二者之患亡矣起行間陟大位儻術尙淺異學不亂其心怵于天命之不恆感于民勞之已極其所爲崇柴氏禮降王行賑貸禁淫刑增俸祿尙儒素者一監于毒民侮士之習行其心之所不安漸損漸除而蘇其喘息抑未嘗汲汲然求利以興

宋論卷一

三

求病以去賢愚氓之愉快于一朝以不恤其久遠無機也無襲也視力之可行者從容利導而不尸自堯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責于人故察其言無唐太宗之喋喋于仁義也攷其事無文景之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也而天下紛紛之情優游而就緒瓦解之勢漸次以卽安無他其有善也皆因心者也惟心之緒引之而愈長惟心之忱出之而不妄是以垂及百季而餘芳未歇無他心之所居者本無紛岐而行之自簡也簡以行慈則慈不爲沽恩之惠簡以行儉則儉不爲貪吝之謀無所師故小疵不損其大醇無所做故達情而不求詳于文具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或以文景當之者非也老氏之

亥流非君子之所願見也太祖其庶幾矣雖然尤有其立
本者有焉忍老薄于所厚則慈亦非慈侈者必奪于人則
儉亦非儉文帝之枝淮南景帝之削吳楚太宗之手刃兄
弟也本已削而枝葉之榮皆浮榮矣宋祖受太后之命知
其弟不容其子而趙普密譜之言且不忍著聞而亟滅其
迹是不以天位之去留子孫之禍福斷其惻怛之心而不
為之制廓然委之于天人以順母而愛弟蹈仁者之愚而
固不悔漢唐之主所安忍懷慙而不能自戢者太祖以一
心涵之而垣遂以無憂惟其然也不忍之心所以句萌甲
拆而枝葉向榮矣不忍于人之死則慈不忍于物之殄則
儉不忍于吏民之勞則簡斯其慈儉以簡也皆惟心之所

宋論卷一

元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重刊

宋論卷一終

宋論卷二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撰

太宗

錢氏之歸宋與賣融之歸漢彷彿略同宋之待之也視光
武之待融固相若也而宋加厚矣融之初起與光武比肩
事主從更始以謀復漢室非有乘時徼幸之心也更始既
敗獨保西陲而見推為盟主亦聊以固圍而待漢之再興
其既得通光武也絕隗囂而助攻囂之師囂亡隴土歸漢
融無私焉則奉版圖以入朝因而禮之寵以上公錫以茅
土適足以相酬而未有溢也而錢氏異矣乘唐亂以起于
草澤心固董昌之心也要唐命以擅有東土情亦楊行密

宋論卷二

一

之情也徒以西有強吳與爭而恐不敵故假拜表以彈壓
眾心何嘗有共主在其意中哉唐亡而朱溫篡則又北面
事賊假溫之力以掣吳之右臂自王自霸鯨食山海而富
無與匹及宋之興雖曰奉朔亦聊以事朱李石劉者事宋
觀望其興衰而無固志宋之攻江南也名為助宋而投間
抵巇坐收常州為已有僭偽向盡乃始執玉以入庭戀國
主之尊猶不自釋也太宗踵立中原大定始捲土以來歸
宋之得之豈錢氏之能授宋也哉若然則宋之加厚于錢
氏也不已過乎夫置人之情偽以審已之得失則予奪正
絜已之愉佛以諒人之從違則恩怨平斯二者君子之道
也而宋其庶矣錢氏雖僻處一隅非宋敵也而以視江南

粵蜀亦足以頡頏而未見其誦至無荒淫之愆下無離叛之慝畫疆自守稟岸有餘使不量力而閉關以謝宋則必勤師遠出爭戰經時而後下之使然則白骨橫野流離載道吳越之死者積而中國亦已疲矣且夫錢俶者非崛起卒伍自我得而自我失者也仰事其先則宗廟之血食久矣俯臨其下受祿而立庭眾矣一旦削南面之尊就班聯之次委故宮于茂草撤祖廟之椽桷夫豈不有痛心于此者則遲回依戀不忍遽束手而降附人各有情誰能即決于俄頃不得已而始率宗族子孫以思媚于一王因以保先王愍畱之赤子俾安于隴畝而無暴骨之傷則不忍苛責以顯比之不夙也道宜然也而宋能折節以勤恩禮力

宋論卷二

脩長者之行固非驕倨自大者所能知久矣有可責而弗責也可弗厚而必厚矣故曰君子之道而宋其庶矣休養兩浙之全力以爲高宗立國之基夫誠有以貽之也不仁之人不可以託國悟而弗終託之則禍以訖不悟而深信雖悟而終託之亂必自此而興明察有餘而弗悟者不鮮固有甚難知者在也有人于此與之謀而當與之決而斷與之言而能不泄察之于危疑之際而能不移若此者予之以仁而不得斥之以不仁而亦不得故難知也雖然自有不難知者在矣處人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而投獻承旨以勸之相枝相戕者則雖甚利于我而情不可測蓋未有仁未絕于心而忍教人以枝害其天倫者也持此以

爲券而仁不仁之判若水與火之不相容故弗難知也張子房李長源之智也求之于忠謹而幾失之而于漢高帝唐肅宗德宗父子猜嫌之下若痛楚之在肺肝曲爲引譬深爲護持以全其天性之恩則求之于忠謹而不得者求之于仁而仁亦至矣乃漢唐之主弗託以國也使懷憂疑以去若夫舉宗勅民社委之以身後長久之圖則往往任之不仁者而不疑于是而楊素徐世勣趙普之姦售焉此三人者謀焉而當決焉而斷與之言而不泄處危疑而不移者也而其殘忍以陷我于戕賊則獨任之而不恤嗚呼天下豈有勸人殺其妻子兄弟而可託以社稷者乎楊元感之反非元感之狂也素之志也素不死楊廣在其目中

宋論卷二

而隋之鹿素得之矣徐敬業之起兵非義師也世勣之殺王后立武氏欲以武氏亂唐而奪其踐田之牛也敬業之力不足以勝武氏耳世勣不死縱武氏而後操之中宗之愚且爲司馬德宗而唐移于徐氏矣夫趙普亦猶是也所與太祖誓而藏之金匱者曰立長君防僭奪也廷美德昭死矣太宗一旦不保而普存魏爾之孤生死于普之股掌然則所云防僭奪者特以太祖死德昭雖弱而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已慝必不可伸姑投太宗以俟其身後之沖人而操縱唯已故曰普之情一素于楊廣世勣于武氏之情非苛摘之也試取普之終始而衡之其子子房長源也奚若而于素世勣其異者又幾何也導人以戕殺其天

倫者爲何等事而敢于人主之前無憚于心無疑于口非
至不仁者誰敢爲之而誰忍爲之乎太宗覺之矣酬賞雖
隆而終寄腹心于崛起之李昉呂端罷普以使死于牖下
故宗社以安太祖未悟也發吳越之寶金受雷德驥之面
懇亦既備察其姦猶且曰此忠我者仁足以託惡知其睨
德昭而推忍之心早伏于譖毀太宗不聽之日邪雖然無
難知也凡普之進謀于太祖者皆以鉗網太祖之故舊元
勳而斂權于已也不仁之不可揜已久矣

觀于趙普盧多遜進退之際可以知普之終始矣普在河
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臣實預聞皇太后顧
命豈有間然太祖得表手封而藏之宮中夫所謂輕議者

宋論卷二

四

議于太祖之前也議與不議太祖自知普何庸表訴苟無
影迹太祖抑可宣諸中外奚必密緘以俟他日然則欲益
彌章之心見矣傳弟者非太祖之本志受太后之命而不
敢違耳迨及暮年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且患其備
而知德昭之不保普探志以獻謀其事甚秘盧多遜窺見
以撻發之太祖不忍于弟以遵母志弗獲已而出普于河
陽交相覆蔽以消他口之釁隙則普當太祖時以毀秦王
者毀太宗其術一也太宗受其面欺信藏表之言以爲戴
已曾不念立廷美者亦太后之顧命也普豈獨不預聞而
導太宗以置之死又何心邪普之言曰太祖已經一誤普
之情見矣普于太祖非淺也知其誤而何弗勸之改圖則

當日陳不誤之謀于太祖而不見聽小人雖譎不期而自
發其隱惡能揜哉太宗亦漸知之矣崇以虛榮而不委之
以機要故宋琪以兩全爲普幸普亦殆矣特其賜廟命以
臨太宗而又曲成其賊害則心知多遜前此之譖非普所
大無而弗能施以鉄鎖也杜后之命非正也盧多遜守太
后之命始之欲全太宗于太祖之世繼之欲全秦王于太
宗之世則非不正也太后之命雖不正而疑如一生戈矛
必起天倫爲重大位爲輕愛子之私不敵奉母之志多遜
之視普其立心遠矣夫普則誠所謂鄙夫者耳子曰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患失而無不可爲者誠爲所及志之所執
習之所安性之所成以是爲利用安身之至要而天下之

宋論卷二

五

道無出于此切切然患之若疾疢之加乎身而不能自己
且校苟其所結之友即以患失爲待友之信則友暱之苟
其所奉之君即以患失爲事君之忠而君寵之爲友患失
而阿附朋黨傾危善類以爲友固其榮利爲君患失而密
謀行險戕害天倫以爲君遂其邪心夫推其所患以與君
友同患君與友固且懷之以沒世惡知迷以導迷既陷于
大惡而不能自拔且患之情既切則進而患得者無涯
揚素徐世勳之陰謀不訖于子孫之援戈以起而不已皆
鄙夫之所必至者乎唐亡以後鄙以成姦之習氣熏灼天
下而不可浣普以幕客之雄沈溺尤至而機械愈深雖見
疑于英察之主而終受玉封與馮道等尚非太祖亟進儒

臣以蕩滌其痼疾宋且與五季同其速亡周世宗之英斷
豈出太宗下哉然一傳而遽斬者鄙夫充位爲之也故曰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不可與友以事君則君不可使之
事已所固然矣

不教之兵可使戰乎曰不可日教其兵可使戰乎曰固不
可也世所謂教戰者張其旗幟奏其鈺鼓喧其呼噪進之
止之回之旋之擊之刺之避之就之而無一生一死相薄
相通之情形警其耳目震其心神則教之者戲之也日教
之者日戲之也教之精者精于戲者也勅敵在前目熒魄
蕩而盡忘之矣卽不忘之而抑無所用之是故日教其兵
者不可使戰也雖然抑豈可使不教之兵以戰哉夫教戰

宋論卷二

六

之道無他以戰教之而已矣古之教戰也教之于四時之
田禽如其敵也獲禽如其殺敵也驅逆如其挑戰也獲而
獻禽如其計功以受賞也趨利而惟恐失洞中貫腦而惟
恐斃之不速衆爭追逐而惟恐其後于人操必殺之心而
如不兩立以此而教行乎戰之事矣然而古之用兵者鄰
國友邦之爭怒盡而止非夷狄盜賊之致死于我而不可
與之俱生以禽視敵而足以戰矣夫人與人同類則不容
視其死如戮禽而不動其心敵與我爭命則不如人可殺
禽而禽不能制人之死命以此爲教施之後世猶之乎其
有戲之心但習其馳射進止之節而不能鼓臨事之勇于
戰固未有當也況舍此而言教戰黷武也黷之以戲而已

矣夫營壘有制部隊有法開合有勢伏見有機爲將者務
知之而氣不屬焉則嫻習以熟而生死成敗之介乎前且
心目交策而盡失其素況乎三軍之士鼓之左而左鼓之
右而右唯將是聽而惡用知兵法之宜然哉所恃以可生
可死而不可敗者氣而已矣氣者非可教而使振者也是
故教戰者唯數試之戰而後氣以不駭而昌日習之日教
之狎而玩之則其敗愈速是故不得百戰之士而用之則
莫若用其新昔者漢之擊匈奴也其去高帝之時未及百
季凡與高帝百戰以定天下者雖已略盡而子孫以功世
徹侯皆以兵爲世業習非不夙而耐金之令削奪無餘武
帝所遣度絕幕斬名王橫馳塞北者衛青霍去病李廣程
不識蘇建公孫敖之流皆拔起寒微目未親孫吳之書耳
未聞金鼓之節乃以用其方新之氣而威行乎朔漠其材
官健兒以及數十萬之衆天子未聞新臨大閱將吏未暇
日教止齊令頒于臨戎之日馳突于危險之地卽此以教
之而已足于用故教戰者舍以戰教而教不如其無教教
者戲而已矣雖然抑有說焉有數戰而不可使戰者屢試
之弱敵幸而克捷遂欲用之于勁敵也則宋之用曹彬潘
美以爭幽州是已此數將者皆爲宋削平割據以統一天
下者也然而其效可睹矣劉鋹之虐也孟景之荒也李煜
之靡也狃于乍安而盡弛其備兵一臨之而如春冰之頓
釋河東差可自固而太祖狙于堅城之下太宗復親御六

宋論卷二

七

軍躬冒矢石而僅克之則諸將之能概可已幸人之弱
成其平國之功整行長驅臥鼓偃旗而敵已潰未嘗有飛
矢流于目睫白刃接于肘腋凶危不測之憂也方且以仁
厚清廉雍容退讓釋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傾妒迨雍熙
之世而益老矣畏以勳名見忌而思保富貴于暮季之情
益篤矣乃使質首于積強之契丹岐溝之死傷過半豈旌
麾不耀雲日部伍不綴星辰以致敵之薄人于無法哉怙
其勝小敵者以敵大敵突騎一衝為生平所未見而所習
者不與之相應不燿何待焉張齊賢曰擇卒不如擇將諸
將之不足以一戰也夫人而知之矣夫宋豈無果毅跣跣
之材大可分閫而小堪奮擊者乎疑忌深而士不敢以才

宋論卷二

自見恟恟秩秩苟免彈射之風氣已成舍此一二宿將而
固無人矣岐溝一蹶終宋不振吾未知其教之與否藉其
教之亦士戲于伍將戲于幕王戲于國相率以嬉而已嗚
呼斯其所以為弱宋也歟
數變之言志士恥言之英主惡聞之其佞口而無所擇也
已賤者也且詭隨而無定操也不令者也其反激以相顯
倒也懷姦者也張齊賢不失為伉直之臣太宗非聽熒之
主宜其免焉乃當瓦橋戰後議者欲速取幽燕齊賢力陳
其不可越六年齊賢與王顯固任樞密而曹彬潘美等大
舉北伐取岐溝之敗帝謂齊賢曰卿等視朕今後作如此
事否而齊賢媿咎不違則岐溝之役齊賢贊成之何前

後之相蓋戾邪齊賢不以反覆為恥太宗不以反覆加誅
夫豈其憤憤之至斯哉乃取齊賢前日之言而覆理之則
齊賢之志未嘗須臾忘幽燕者也其云擇卒不如擇將任
力不如任人擇將而任之豈徒以守內地而為偷安之計
耶而太宗卒不能庸其于將也無所擇醇謹自持之曹彬
已耳胸縮不前之潘美已耳因仍而委之無所擇也其于
人也不欲任曹彬之謙謹而不居功以避權也潘美之陷
楊業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將避權而與士卒不親將避功
而敗可無咎勝乃自危質士卒之死以自全而無有不敗
者矣雖有都部署之名而知上之任之也無固志弗獲已
而姑試焉齊賢亦知其不可而姑聽焉于是而齊賢久蘊

宋論卷二

之情不容不降志以相從矣夫齊賢既知其不可而不以
去就爭之何也嗚呼舍此而宋之事無可為矣契丹之得
十六州也得其地得其人矣得其地則繕城郭列堡戍修
巖險知宋有欲爭之情益傲而日趨于鞏固得其人則愈
久而其心愈不回也當石晉割地之初朔北之士民必有
恥左衽以悲思者至岐溝敗績之歲凡五十季故老之存
者百不得一仕者食其祿耕者習其事浮靡之夫且狎其
嗜好而與之俱流過此無收復之望則其人且視中夏為
絕域衣冠為桎梏禮樂為贅疣而力為夷爭其勝且唯恐
一朝內附不能與關南之吏民爭榮辱則智者為謀勇者
為戰而終無可復之期矣故有志之士急爭其時猶恐其

已暮何忍可言姑俟哉且夫志于有爲者豈固其所不諱也漢高之夷項羽武帝之攘匈奴光武之破赤眉郭子儀之平安史皆屢敗之餘氣不爲茶而懲其所失卒收戡定之功彬美旣劔而後齊賢有代州之捷尹繼倫有徐何之勝將非無可擇人非無可任耶律隆緒屢勝之驕兵非無可挫用兵者勝亦不可恃也敗亦不可沮也贊成北伐何足以爲齊賢病哉而奚庸諫止焉惟是太宗悔非所悔宋琪王禹偁相與以成乎怯懦齊賢子是亦無如此虛榜之君與大臣何徒有孤出以當一面少寄其磊砢之壯志而已故知齊賢之始終以收復爲心而非游移數變無有定情者也太宗亦深知其有憂國之忱持不自勝其疑忌消沮之私豈聽熒乎繇其言察其情君子是以重爲齊賢悲也

宋論卷二

太宗修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至數千卷命江南西蜀諸降臣分纂述之任論者曰太宗疑其懷故國蓄異志而姑以是縻之錄其長柔其志銷其歲月以終老于柔翰而無他嗚呼忤人之善而爲之辭以撻之以細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奚足信哉楊業太原之降將也父子握兵死士爲用威震于契丹謗書迭至且任以邊圉而亡猜張洎徐鉉句中正之流浮華一夫自詡不爲之用縱之壑而不足以游夫人而知之矣李煜降而不能有他曹彬諒之而任其歸邸已灰之燼不可復炊二三弄穎之士固不屑爲之重

防也張洎之視諸人智計較爲敏給亦任之政柄與參生論其儘可知已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乃其所以必授纂修之事于諸降臣者有故自唐亂以來朱溫凶戾殄殺清流杜荀鶴一受其接納而震標幾死陷其域中者人以文藻風流爲大戒豈復有掠猛虎而矜雅步者乎李存勗石敬瑭皆沙陀之孽劉知遠郭威一執帚之傭也猶悍相沿弓刀互競王章以毛錐司權算且不免噪啄于羣梟六籍百家不待焚坑而中原無愁遺矣抑且契丹內蹂千里爲墟救死不遑誰暇閱遺文之廢墜周世宗稍欲拂試而張之而故老已凋新知不啟王樸竇儀起自燕趙簡質有餘而講習不夙隔幕望日固北方

宋論卷二

學士之恆也唯彼江東西蜀者保國數十季畫疆自守兵革不興水浹山椒勝絨無損故人土得以其從容之歲月咀文苑之英華則欲求抑雅之儒以采羣言之勝舍此二方之士無有能任之者太宗可謂善取材矣先武之興道藝也雅樂儀文得之公孫述也拓拔氏之飾文教也傳經定制得之河西也四戰之地不足以留文治則偏方晏處者存焉蒙古決裂天維而兩浙三吳文章盛于晚季劉宋章陶藉之以開一代之治非姚樞許衡之得有傳人也繇此言之士生禮崩樂壞之世而處僻遠之鄉珍重遺文以須求舊之代不于其身必于其徒非有爽也坐銷歲月于幽憂困苑之下者殆所謂自棄者與道勝者道行而志已

得文成者文著而心以亨矣必任三事位徹侯而後足以榮與漢興功臣名多湮沒而申培伏勝遺澤施于萬季然則以纂述爲東縛英才之微纏者細人之陋也以沮喪君子而有餘疾已

人之可信者不貪不可居之名言之可信者不傳不可爲之事微生之直仲子之廉君子察其不諱室達之詩漂杵之書君子辨其不實人惡其飾言飾行以亂德也言惡其溢美溢惡以亂道也君子之以敦實行傳信史正人心厚風俗者誠而已矣江州陳兢九世同居而太宗歲賜以粟蓋聞唐張公藝之風而上下相蒙以矜治化也九世同居天下亦多有之矣其宅地廣其田牧使其習業同未可遽

宋論卷二

三

爲孝慈友愛人皆順以和也公藝之告高宗也曰忍夫忍必有不可忍者矣則父子之許語婦姑之勃谿兄弟之交誼以至于數倫傷化者皆有之公藝悉忍而弗較以消其獄訟讐殺之大惡而已使其皆孝慈友愛以無尤也則何忍之有邪故公藝之言猶不敢增飾虛美以惑人爲可信也傳陳兢之家者曰長幼七百日人無間言已溢美而非其實矣又口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不食其誠至此而兢敢居之爲美人且傳之爲異史且載之爲真率天下以僞君子之所惡夫亂德之言者非此言哉人而至于百則台食之頃一有不至非按而數之且不及察矣犬而至百盈涌而前一犬不至卽智如神禹未有能一覽

而知者奚況犬乎計其家七百日之無間言爲誇誕之說亦如此而已矣堯舜之有朱均文王之有鮮度天不能私其美于聖人之家子之賢不肖天也天之化未有能齊者也何獨于陳氏之家使皆醇謹以若于長者之訓耶而曰自陳崇以至于兢教之有方飭之有道家訓立而人皆勸則堯之子子既自以則天之德立範于上而又使事舜于畎畝以薰陶其氣質陳氏之德十百于堯其教也十百于舜庶乎可矣不然慧者愚者強者柔者靜者躁者咸使整齊專壹而無朱均鮮度之梗化于中陳氏何德以堪此取堯舜猶病之美誇鄉原非刺之無兢之僞史之誣豈待辨而明哉且以陳氏之族如彼其善矣又何賜粟以後九世

宋論卷二

三

之餘寂寂無足紀數而七百日敦仁崇讓之子弟曾無一人能樹立于宋世哉當唐末以後之喪亂江州爲吳楚交爭之衝陳氏所居僻遠于兵火因相保以全其家分數差明而無訟獄讐殺之讐陳氏遂栩栩然以自矜有司乃栩栩然以誇異太宗且栩栩然以飾爲時雍之化相率爲僞而犬亦被以榮名史氏傳其不足信者而世信之妄人售而爲父兄者恤虛名以瀆倫紀君子所以爲世道憂也夫君子之齊家以化及天下也不爲不可成不居不可久責備賢者而善養不才立異以使之同昭辨以使之壹賢者易以篤其恩不肖無以增其慝是以命土而上父子異宮不欲其相黷也五世而降功總以絕不欲其強飾也立庭

之訓止于詩禮儀飲之成禁于朝廷三十授田而田廬分處八口以外而譏寒自贍無相雜也則無相競也使九世可以同居族以睦而分以明則先王胡不立此以爲制而文昭武穆必使有國有家各賜族以使自爲紀哉化不可驟情不可強天不可必人不可不豫爲之防故傷行僞言不宣上以誠教下以誠應同入之道類族辨物而于宗則咨家人之義嘻嘻失節而威如以孚垂世立教仁之至義之盡矣倣詭之行矜夸之說榮惑之下飾大美以芻名利天性受誣而人紀以亡讀史者又何豔焉

三代而下遂其至性貞其大節過而不失其中幽光內韞垂五十餘季人無得而稱者其楚王元佐乎元佐太宗之

宋論卷二

五

元子也太宗遂其傳子之志則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杜后之命曰太祖傳二弟而旋授德昭即令太宗恤遺命全秦王而授之位秦王立其猶從母命也德昭雖死而惟吉存使其不然則秦王且私授其子此吳光與僚先後得國之勢也元佐其猶夷昧餘祭之子位不得而及焉必矣太宗挾傳子之私忌秦王而致之死豈憂已位之不固哉爲元佐計欲坐收而奄有之亦故曰如太宗之志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于是而元佐景然發其天性之惻悱以質鬼神以對天下必欲曲全叔父以免君父子不仁憤太宗之不聽也激烈佯狂縱火焚宮示不可以君天下進則有九五之尊退則膺庶人之罰萬一父怒不測而死及之亦且

甘之如飴嗚呼是豈三代以下教衰俗圯之得再見者哉廢爲庶人而元佐之心得矣得其心者得其仁也是伯夷泰伯之所以弁髦人爵寢處天彝而保此心以復于禮者也東海王彊之安于廢父不欲畀以天下也宋王成器之屈于元宗弟有社稷之元功已不得而居其上也父志存焉人心歸焉不敢與爭而僅以自保其王爵議者猶且獎之元佐以逸獲之天下脫屣而求愜其孤心豈彼所能企及哉乃廷無公論之臣史無闡幽之筆且以建儲稱寇準之忠擁戴詭呂端之節實錄所紀又爲燕不得與及李后王繼恩謀立之說曲毀其至德故司馬氏曰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著世無君子信流俗傾妒之口揜潛德而曲

宋論卷二

五

誣之後世之史不如其無史也多矣太宗怒欲安置之于均州百官諫而止者杜其志之正而理之伸也真宗立復楚王之封加天策將軍之號待以殊禮者知其棄萬乘以全至性而李后之謀必其所不就也太宗媿之真宗安之而不能動廷臣國史之心流俗之迷而不覺有如是夫或曰泰伯不欲有天下逃之句吳而元佐終受王封何也曰周未有天下而句吳爲殷之蠻服古有公子去國而爲羈之禮則有餘地以聽泰伯之徜徉宋則一統六寓而元佐爲適焉若其終受王封也藉令秦王立惟吉繼而太宗既君天下致年康則其元子固當爲王者元佐之應得也不爲天子而德已至奚婢婢然致怒天倫效陳仲子之爲

哉乃于是而見宋之無人也德昭之死廷美之竄大亂之
道太宗之巨慝也立其廷者以剛直稱則賈伊姚坦以昌
言稱則田錫張齊賢以方正稱則李昉呂端皆所謂賢臣
也而頰首結舌聽其安忍戕性以行私無敢一念開國之
先皇者僅一盧多遜衛太宗于前護秦王于後無忘金匱
之言而趙普之邪說一張附致深文以竄死昏霾掩日月
之光僅露孤光于元佐有心者自知擇焉奚必孔子而後
可致伯夷于青雲存乎人心之不死者而已矣

宋論卷二

去

合欲之所自興亦天也匪徒小人之所依抑君子之所不
能去也然而相得者期于得而止其合也既合而固可無
求匪徒崇高富貴者之易于屬狀也貧窶之子可致而致
焉者也故夫人之所嗜亦大略可睹矣居海國者不嗜麋
麋處山國者不嗜鮫蛤未聞其名則固不慕也未盡其致
則固不耽也然則世之有所嗜好而沈迷不反者皆著見
于外而物得乘之以相惑耳繇是而銷日糜月濫喜狂怒
廢事喪德壯天物耗財用導淫過宵小抵于敗國亡家
而不悟豈果其嗜好之不可遏哉羣然取一物而貴之則
貴矣羣然取一物而安之則安矣有所貴而忘其賤有所
安而忘其本不足以安時過事已而不知當日之酷好者

何心若是者吾又惡知其何以然哉衛懿公之于鶴也唐
元宗之于羯鼓也宋徽宗之于花石也達者視之皆無殊
于瓦缶之與塊土凡蟲也而與之相守以不離求其故而
不得設身而代為之思蓋觸目喜新偶動于中而著見于
外窺之者曲以相成習聞數見浮言胥動隨以流而不可
止耳口之欲止于味而山珍海錯者非以味也以其名也
體之欲止于適而衣珠玉者非以適也以其名也一夫偶
以奇而炫之無識者相因而和之精而益求其精備而益
求其備乃至胡椒之八百斛楊梅仁之十石不知何所當
于嗜欲而必汲汲以求者如此嗚呼以口還口而味亦漸
矣以目還目而色亦漸矣以耳還耳而聲亦漸矣以體還

宋論卷二

去

體而衣被器用游觀之所需者亦漸矣過此則皆流俗浮
游之言轉相傳述溢于其分而勞形怵神殫民殄物役役
以奔走至死而不釋嗚呼是其愚也吾且惡知其何以然
哉故君子之不欲不爽于理者無他耳目口體止于其分
不示人以殊異之情則人言之沓至稗官之妄迷導諛者
之將近鬻技者之蠱惑舉不以易吾耳目口體之素然則
澹然無欲者非無欲也欲止于其所欲而不以流俗之欲
為欲也夫流俗之欲而蕩其心夫人之所不能免也奚以
治之其惟有以鎮之乎太宗曰朕無他好唯喜讀書所以
鎮之也鎮之者息其紛紜抑其競躁專凝其視聽而不遷
古今成敗得失之故迭至而相警以域其聰明其神閒其

氣肅其幾不可已其得不能忘如是而流俗之相染者不
得拒而自不相親以是而形見于外天下之飾美以進者
相獎以道藝其人非必賢其所習者抑不詭于正矣其學
非必醇其所尚者固不損于物矣因而精之因而備之而
道存焉故太宗之擇術善矣宋儒先以格物窮理爲身心
意知之所自正亦此道焉耳雖然但言讀書而猶有所患
所患者以流俗之情臨簡編而簡編之爲流俗用者不鮮
也故蕭繹揚廣陳叔寶琴煜以此而益長其滔淫豈徒人
至然哉凡爲學者皆不可不戒也夫苟以流俗之心而讀
書則讀書亦嗜好而已其銷日糜月廢事喪德也無以愈
死是者其淫有三不知戒而蹈之者眾故不可不戒也物

宋論卷二

六

求其名形求其似誇新競麗耽僻摘險以侈其博如是者
謂之色淫師鯁儒之章程殉小生之矩步析音韻以求工
設機局以相應曳聲引氣意短言長如是者謂之聲淫讀
可喜之言而如中酒讀可怒之事而如探戈嬉笑以諧心
怒罵以快意逞其氣以擊節于豪宕之篇馳其志以適情
于閒逸之語心與俱流情將日蕩如是者謂之志淫此三
淫者非所讀之書能病之也風雅兼貞淫之什春秋有逆
亂之書遠流俗審是非甯靜以鎮耳目之浮明則道貞于
一軒輅之語里巷之謠無不可益也非是而涉獵六籍且
有導人以迷者况史冊有繁言百家有瑣說乎班固之核
也蔡邕之典也段成式陸佃之博也蘇軾曾鞏之辨也以

是而獵采名戈物望又奚異于爛羊之關內侯圍基之宣
城守宣淫之控鶴監乎無他以讀書爲嗜好則適以導人
于欲也惟無欲而後可以讀書故曰太宗之言殆知道者
之言也

論治者僉言久任爲州縣長吏言之耳夫豈徒牧民者之
使習而安哉州縣之吏去天子遠賢不肖易以相欺久任
得人則民安其治久任失人則民之欲去之也不能以旦
夕待而壅于上聞故人牧民之任得失之數猶相半也至
于大臣而久任決矣國家之政見爲利而亟興之則姦因
以售見爲害而亟除之則眾疑于歸故大臣之道徐以相
事會之宜靜以需眾志之定恆若有所俟而不遽乃以熟

宋論卷二

九

嘗其條理而建不可拔之基志有所憤不敢怒張也學有
所得不敢姑試也受政之初人望未歸得君之始上情未
獲則抑養以沖和待以審固泊乎若無所營淵乎若不可
測而後斟酌飽滿以爲社稷生民謝無疆之恤期月三年
之神化固未可爲大賢以下幾幸也乃秉政未久而已離
乎位矣欲行者未之能行欲已者未之能已授之他人而
局又爲之一變勿論其君子小人之迭進而黃穉竊嘉穀
之膏雨也均爲小人而遞相傾者機械後起而益深均爲
君子而所學異者議論相雜而不調以兩不相謀之善敗
共圖一事之始終條緒判于咫尺尋而得失差以千里求如
曹參之繼蕭何守畫一之法以善初終者百不得一也且

惟蕭何之相漢與高帝相為終始緒已成而後洞然于參
之心日無所容其異同向令何任未及而參代亦惡能成
其所未就以秦治定之功況其本異以相攻彼抑而此揚
者乎夫爰立作相者非驟起衡茅初登仕版者也抑非久
歷外任不接風采者也既異乎守令之遼闊而不深知則
不可決之于早既任之而固可勿疑奚待歷事已還而
始謀其進退故善用大臣者必使久于其任而後國是以
不迷君心以不眩宋自雍熙以後為平章為參知為密院
總百揆掌六師者七登七隆如拙基之置子顛倒而屢遷
夷攷其人若宋琪李昉李穆張齊賢李至王沔陳恕張士
遜寇準呂端柴禹錫蘇易簡向敏中張洎李昌齡者雖其

宋論卷二

辛

間不乏僥倖之士而可盡所長以圖治安者亦多有之十
餘季間進之退之席不暇暖而復搖蕩其且前且卻之心
志未伸行未果謀未定而位已離矣則求國有定命之計
謨人有適從之法守其可得與以此立法子孫奉為成憲
人士視為故事其容容者既以傳舍視黃扉浮沈于一日
之榮寵欲有為者亦操不能久待之心志氣憤盈乘時以
求勝乃至一陟一遷舉朝視為絀陟之期天子為改紀元
之號緒日以紛論日以起罷訟盈廷而國隨以斃垂法不
賊非旦夕之故矣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無他忌大臣
之持權而顛倒在握行不測之威福以圖回天位耳自趙
普之謀行于武人而人主之猜心一動之士亦供

其忌玩故非徒王德用狄青之小有成勞而防之若敵國
也且以寇準起家文墨始列侍從而狂人一呼萬歲議者
交彈天子震動曾不念準非操懿之姦抑亦無其權藉而
張皇怵惕若履虎之啞人其愚亦可嗤也其自取孤危尤
可哀也至若蔡京秦檜賈似道之誤國以淪亡則又一受
其靈惑以終身屹峙若山莫能搖其一指立法愈密姦佞
之術愈巧太宗顛倒其大臣之權術又奚能取必于闇主
徒以掣體國之才臣使不能畢效其所長嗚呼是不可為
永鑒也歎

宋論卷二

辛

衛侈宮室立百官益以驕奢其用不貲戶口農田之箕斂
史不詳其虐取者矣若概可知其谿壑之難填矣然而固
不給也于是而海國之鹽山國之茶皆官權賣又不足則
權酒稅農器之令察及毫毛迨宋之初未能除也皆仍僭
偽之陋也然就此數者論之唯農器之稅為虐已甚稅興
而價必涌貴貧民不贍則器不利而土荒民之貧日以酷
矣權酒者官吏降為當舖之備保辱人賤行之尤也而抑
有可通之理焉唯海之有鹽山之有茶農人不得而有也
貧民不得而擅其利也棄耒耜以營牢盆舍原隰而趨岡
阜富民大賈操利柄以制耕夫之仰給而軍國之盈虛香
不與之相與則逐末者日益富力田者日益貧匪獨不肉

抑國計民生之交感矣故古者漆林之稅二十而五車乘
牛馬稅之于商先王之以敦本裕民而持輕重之衡以低
昂淳黠者道莫隆焉則斯二者多取之以寬農田之稅仁
之術義之正也雖偏方之主立爲程法其迹若苛而有王
者起又惡得而廢焉若夫酒則尤有道存焉古之爲酒者
以療疾以養老以將敬于賓祭而過飲之禁自禹以來垂
戒亟焉天子所不敢耽聖人所不敢旨則愚賤貧寒之子
不敢恣其所欲素封紆袴之豪不得聽其所嗜故周官有
萍氏之譏惡人之易得而飲也商賈買販之不可缺也民
非是無以通有無而贍生理雖過徼民利而民亦待命焉
若夫酒則藉其無之而民生自遂且能永無之而民氣尤
醇乃其流既久而不可以乍絕則重稅之而酷者不得利
焉稅重價增而貧者不得飲焉豈非厚民生正風俗者之
所大快哉然則稅之已重而不爲民病者莫酒若也惟酒
雖等而稅酒則正又何疑乎百家之市無懸帘則日暮無
猜爭之狂子三時之暇無巷飲則長夏無稱貸之窮民又
何病焉淳化五季罷官賣而使輸課折衷之允得者也新
法行而官賣復行乃至以歌雜誘人之沈酒惡足以體太
宗之至意乎稅不一而莫先于酒其次茶也又其次鹽也
三者之輕重準諸道而可得其乎唯農器之稅至景德六
季而後罷太宗于此疏矣
古有云受降如受敵非但行陳之間詐降以誘我而覆我

宋論卷二

三

也果于降而無以馭之示以瑕而使乘激其怨而使憤益
其驕而使玩其禍皆深于受敵受敵而不競一敗而止屢
敗而猶足以振患在外也受降而無以馭之則患在內而
無以解梁之于侯景身斃國傾朱异受之也唐之于河北
兵連禍結僕固懷恩受之也或激之或驕之禍一發而不
知所以防而不僅此也無以激之而無以綏之猶激也無
以驕之而無以服之猶驕也則宋之于李繼捧是已李氏
自唐以來世有銀夏阻于一方無可歸之至衣被器具之
需仰給于中國者不瞻翹首以望內集者固其情也及是
河東之十三季矣僅隔一水而卽宋疆僭偽削平風聲遠
訖捲土而來披襟而受之易易也而正未易也銀夏之在
西陲士馬精強風俗犷戾十九同于外夷固非錢氏蹙處
海濱文弱不振之比也則受之也豈得以受錢氏者受之
乎太上之受遠人也以德其次以恩其次以賂又其次以
威惟德與威非一旦之積也宋之德而既涼矣其恩則响
响之仁不足以撫驕子其威則瓦橋關之圍莫州之敗岐
溝之郟天子親將傾國大舉而死傷過半亟議寢兵李氏
入而深測之矣三者無得而待焉則受之之路不容不審
也繼捧旣移鎮彰德而四州易帥矣帥之者誰使而可邪
使能擇虎臣以鎮撫鼓厲其吏士而重用之旣可以斷契
丹之右臂而久任之部曲尙武之邊民各得效其材勇以
圖功名繼遷雖逃無能關入而搖蕩之四州安矣乃安無

宋論卷二

三

可遣之師而託非其人非無可遣也夙將如曹彬而弭德超得行其離間血戰如楊業而潘美等得誘以叛離固不欲付馬肥上勇鹽池沃壤于矯矯之臣也夫既不能介矣則繼捧雖奉版以請吏而以恩懷之使仍擁定難之節無失其世守薄收其貢稅漸設其僉判以待其定而後易制之且勿使整居內地窺我設施以相玩而啟戎心不猶愈乎且夫欲降者繼捧與其二三僚幕而已其從之以入者偏強之心未嘗一日而去於其懷故繼遷之走旋起收之而樂爲之用還繼捧于故鎮則部落民庶既得內附之利而無吏治之擾繼遷無以蠱眾心而囂張漸革無難折筮而收之矣是策也唯乘其初附而銷萌于未亂則得也迨

宋論卷二

五

繼遷復振之後守臣殲疆土失趙普乃用之以縱繼捧而使歸則中國已在其目中徒以長寇而示弱則繼捧北附于契丹繼遷且僞降以緩敵卒至帝制自雄虔劉西土掣中國以納賂于北敵而日就亡削謀之不臧禍亦烈矣乃當日者處堂之君相栩栩然曰天下已定百季割據之遠人懷音歸我披襟以受之無難也不已妄乎無其德不建其威恃其恩不知其略有隕自天之福非其人不可承也是故東漢之絕西域宣德之斬交趾誠有戒心焉保天下以無虞者惟不可動以小利而思其永斯以得懷遠招攜之道固非宋之能勝任也爲君子儒者亟于言治而師申商之說束縛斯民而困若

之乃自詫曰此先王經理天下大公至正之道也漢唐皆有之而宋爲甚陳靖請簡責京東西荒地及逃民產籍募民耕作度田均稅遂授京西勸農使陳恕等知其不可行奏罷之而黜靖知陳州論者猶惜靖說之不行爲恕等咎嗚呼非申商之徒以生事殃民爲治術者孰忍以靖之言爲必可行乎聖三不作而橫議興取詩書周禮之文斷章以飾申商之刻覈爲君子儒者汨沒不悟哀我人斯死于口給亦慘矣哉今始勿論其言且問其人靖太常博士也非經國之大臣無田賦之官守出位以陳利害者何心及授以陳州之民社則尸位以終于民無循良之績于國無匡濟之能斯其人概可知矣故夫天下無事而出位以陳

宋論卷二

五

利國便民之說者其人皆概可知也必其欲持當國大臣之長短思以勝之而進其黨者也不則其有所忮忌于故家大族而傾之也不則以己之貧嫉人之富思假例以奪人者也不則迎君與大臣之意旨希得當以要寵利者也即不然抑偶覩一鄉一邑之敝動其褊衷不知天下之不盡然而思概爲改作者也如是者覽其章奏若有愛民憂國之忱進而與之言不無指天畫地之略及授以政則面牆而一無能爲是其爲浮薄僥倖之匹夫也逆風而聞其羶而皮相者樂與之親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誠畏之也乃若其言則苟實求諸事理而其姦立見唯夫國君貪大臣無老成之識于是而其言乃售今取靖言而按

之所謂荒地者非荒地也所謂逃民產籍者非逃民也自
汴泗交兵迄于契丹之打草穀京東西之凋殘劇矣張全
義成河之僅為拊循周世宗以來之乍獲休息乃有生還
之游子僑寓之羈人越陌度阡薄耕以幸利而聊為棲息
當陳靖陳言之曰宋有天下三十二季耳兵火之餘版籍
錯亂荒萊與熟地固無可稽逃亡與歸鄉抑無可據則荒
者或耕逃者或復幸有脫漏以慰鴻雁之哀嗚百季大定
以還自可度地度人以使服賦率靖固知其非荒非逃而
假為募民之說俾寸土一民詞窮而盡斂之是役一興姦
民之訐發酷吏之追償無所底止民生蹙而國本戕非陳
恕等力持以息其毒人之死於靖言者不知幾何矣唐之

宋論卷二

美

為此者字文融也而唐以亂宋之季世為此者賈似道也
而宋以亡託井地之制于周宜假經界之說于孟子師李
惺之故智而文之曰利民襲王莽之狂愚而自矜其復古
賊臣之賊也而為君子儒者曾以其說之不行為惆悵乎
夫三代之制見于典籍者既已略矣若其畫地域民而俾
任士作貢者則有以也古之人民去茹毛飲血者未遠也
聖人教之以耕而民皆擇地而治唯力是營其耕其蕪任
其去就田無定主而國無恆賦且九州之土析為萬國迨
周併省猶千有八百諸侯自擅其土以取其民輕重法殊
民不堪命故三代之王者不容不畫井分疆定取民之則
使不得損益焉民不自為經界而上代為之非此則擇肥

壤棄瘠原爭亂且日以興蕪萊且日以廣故屈天子之尊
下為編氓作主伯之計誠有不得已也夫豈以限萬世而
使必服其征哉乃其所謂再易者非必再易也一易者非
必一易也其萊田非必萊也存其名不覈其實勤者不禁
其廣耕而田賦正如其素故自上農以至下農其獲五等
豈百畝之所獲勤惰如是其差乎萊地之耕否使然耳及
漢以後天下統于一王上無分土踰額之征下有世業相
因之士民自有其經界而無煩上之區分至于兵火之餘
脫鋒刃而務舊畝者或弱民有田而不敢自列于戶或丁
壯有力而不但自墾其田夫亦患田之不辟而民之不勤
百姓不足而國亦貧耳無與限之弗勞募也名為募而實

宋論卷二

美

為綜察以與歸飛之雁爭稻梁不已慘乎夫如靖者流妒
匹夫匹婦之偷得一飽而為富有四海之天子益錙銖升
斗之利孟子曰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于上刑非若此儔其
孰膺明王之鉄鉞邪不勸而自勸者農也勸農者厲農者
也頭會箕斂而文之曰勸夫申商亦何嘗不曰吾以利民
哉而儒者誣先王易簡之德以申商之織密當之晉陳靖
以與周公齒道之不明莫斯為甚矣

善化賀長齡

同校刊

安化羅繞典

清泉後學楊湖重刊

宋論卷二終

無邀榮之志身先作範以遠於飾文行干爵祿之惡習相與悠然於富貴不淫貧賤不誦之中將使揣摩功利之俗學媿悔而思附於青雲較彼掄才司訓之職官以詩書懸利達之標導人弋獲者其於聖王淑世之大用得失相差不已遠乎然則以書院為可毀不得與琳宮梵宇之莊嚴而並峙以講學為必禁不得與丹竈利竿之幻術而偕行非如賢病國之小人誰忍為此戕賊仁義之峻法哉宋分教於下而道以大明自真宗昉視梁何允鍾山之教加隆焉其功偉矣考古今之時推鄒魯之始達聖王之志立後代之經以推佞舌憂世者之責也可弗詳與

漢武帝之告匈奴曰南越王頭已懸闕下單于能戰可來而匈奴遠遁是道也齊桓公用之踰卑耳伐山戎為燕辟地然後南次偃亭而楚人服罪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非不戰也戰下成於彼而威自伸於此也中國之自尋兵也則夷狄必乘之以訐非徒晉之八王爭而劉石起即漢唐之始漢夷秦項而冒頓益驕唐平僭偽而突厥方騁何也鬪不出於其穴知其力之已疲也若夫胥為夷狄矣強弱之情勢雖遠絕而不相知抑以其意揣而類推之謂獷戾馳突無制之勇風飄雨驟而不可禦者彼猶我也中國能以其長破其阻殲其眾得其君長郡縣其部落則我亦猶彼而何弗揣揣焉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非奪之於方戰之謂也奪之於未戰之前不戰而屈即戰而已先餒其師

宋論卷三

三

原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敗可八九得矣李繼遷死德明嗣立曹瑋上言國危子弱願假精兵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一時也固宋室興替之大機而庸主具臣畏蒞偷安猥云德致拒瑋之謀降詔招撫悲夫宋之自折入於西北爲千古憾雖有虎臣其將如之何哉瑋之爲將非徒言無勇徒勇無謀稽其後效槩可觀矣世爲勛臣未抑待以肺腑睥睨孤豚游其几俎誠假以精兵推心授鉞四州斗絕一隅孺子植根未固功之夙成在瑋心目間亦在天下後世心目間也德明知其不敵且斂手歸朝而聽我之建置西陲以掣契丹之右臂百季逋寇平以一朝威震賀蘭而聲馳朔漠固將曰今之中國非昔之中國也耶律隆緒其敢輕舉以嚮瀛州

宋論卷三

四

脅盟要賂乎善用兵者欲其攻瑕也而又不欲攻其已瑕者也舍瑕而攻堅則挫於堅而瑕者亦玩怯於堅而攻其已瑕則勝之不足爲武而堅者諒其無能夫唯處於瑕不瑕之間而乘瑕以破其堅則足以震勦寇之心而制之以氣李繼遷之強狡固契丹之所憚也而暴死之頃弱子撫不輯之衆人心離而無爲之効死以爲堅而有瑕可攻以爲瑕而人知其堅不知其瑕則功一就而震疊迄於遐荒其必然之勢矣且不但此也宋之所以召侮於契丹者氣先藉也昔之收巴蜀入兩粵下江南皆以衆凌寡乘其瓦解而坐獲之一試之白草荒原控騎鳴鏑之地邊聲一起而氣已先奪夫河西亦塞外矣引置之凶危之地而捷報

以可就之功則將視朔漠之驕子亦猶是可走可馘之虜氣已先增十倍而又得李氏數世之積以使趨利而爭進且以土爲吾土人爲吾人土馬爲吾土馬使若瑋者撫而厲之疲一羣以嚮雲中則幽燕在其股掌南取甘涼內撤延環之守關中固而汴維得西面之屏藩何至澶州之警一聞盈廷項縮遽欲走金陵走巴蜀爲他日海門竄死之嗚矢哉瑋謀不行德明之詔命一頒而契丹大舉之師踰季卽至其應如響而宋窮矣况德明不翦延及元昊葭爾小醜亢爲敵國兵歟將死趣奉金繒禍迄於亡而不已一機之失追救未繇嗚呼謀國如斯孰謂宋有人邪周瑩王繼英之尸位中樞不足責也張齊賢李沆之咎又奚辭哉

宋論卷三

五

沆之言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此士變內甯外患之邪說也沆者守一代柱石之臣也而何是之述焉凡上書陳利弊以要主聽希行之者其情不一其不足聽則均也其一大姦挾傾軛之心已不言以避指摘而募事外之人許時政之失以影射執政激天子以廢置掣任事者之肘而使去因以得遂大姦之所懷其一懷私之士或欲辟旁門以倖進或欲破成法以牟利其所欲者小其言之大而借相類之理以成一致之言雜引先王之正訓詭附於道而不授人以攻擊其一小有才而見訕其牙慧筆鋒以正不足以妄有餘非爲炎炎妮妮之談不足以表異徵幸其言之庸而身因以顯此三者皆懷慝之姦諛君

相以從已而行其勢持者也非此則又有開君之求言也
亟相之好士也甚蹇蹕而興本無定慮搜索故紙旁問塗
人以成其說叩其中懷亦未嘗信爲可行而姑試言之以
耀人之耳目非此則又有始出田野薄游都邑受一命而
登仕籍見進言者之聳動當時而不安於緘默晨搗夕摩
索一二事以爲立說之資而撥拾迂遠之陳言以充幅亦
且栩栩然曰吾亦爲社稷計靈長爲生民極水火者也以
自炫而已矣非此則抑有誦一先生之言益以六經之緒
說附以歷代之因革時已異而守其故株道已殊而尋其
蠹迹從不知國之所恃賴民之所便安而但任其聞見之
私以爭得失而田賦兵戎刑名官守泥其所不通以病國

宋論卷三

六

壽民而不恤非此則有身之所受一事之甘苦目之所睹
一邑之利病感激於衡茅而求伸於言路其言失也亦果
有失也其言得也亦果有得也而得以一方者失於天下
得以一時者失於百季小利易以生愚氓之喜隱憂實以
怵君子之心若此者心可信也理可持也而如其聽之則
元氣以傷大法以地敝且無窮而況挾前數者之心以誣
上行私以播惡下土者乎故上書陳利害者無一言之冠
聽者也李文靖自言曰居位無補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
報罷可以報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此可以當之矣道
者安民以定國至正之經也秉道以宅心而識乃宏識惟
其宏而志以定志定而斷以成斷成而氣以靜氣靜而量

乃可酌受天下而不迫天下皆困受於識量之中無不可
受也而終不爲之搖也大矣哉一人之識四海之藏非有
道者孰能不驚於所創聞而生其疑慮哉夫天下有其大
同而抑有其各異非可以一說竟也久矣其大同者好生
而惡死也好利而惡害也好逸而惡勞也各守其大經不
能無死者而生者衆矣不能無害者而利者長矣不能無
勞者而逸者達矣天有異時地有異利人有異才物有異
用前之作者歷千祀通九州而各效其所宜天下雖亂終
亦莫能越也此之所謂傷者彼之所自全此之所謂善者
彼之所自敗雖仁如舜智如禹不能不有所缺略以吾人
之指摘識足以及此矣則創制聽之前王修舉聽之百執

宋論卷三

七

斟酌聽之長吏從違聽之編氓而天下各就其紀故陳言
者之至乎吾前知其所自起知其所自淫知其善而不足
以爲善知其果善而不能出吾之圍中蟬噪而知其爲夏
蛩吟而知其爲秋時至則鳴氣衰則息安能舉宗社生民
以隨之震動而士自修其素業民自安其先疇兵自衛其
職守賢者之志不紛不肖之姦不售容光普照萬物自獻
其妍媸識之所周道以之定故曰天下之動貞於一者也
文靖之及此迴出於姚元之陸敬輿司馬君實之表遠矣
前乎此者丙吉後乎此者劉健殆庶幾焉其他雖有煌煌
之績皆道之所不許也以安社稷不足而況大人之正物
者乎有姚元之則有張說有陸敬輿則有盧杞有司馬君

實則有王安石好言而秀言興好聽而訟言競惟文靖當國之下匪徒梅詢曾致堯之屏息也王欽若列侍從而不敢售其姦張齊賢寇準之伉直而消其激烈所以護國家之元氣者至矣文靖沒宋乃多故筆舌爭雄而郊原之婦子不能甯處於泉園瓜圃之下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者不易攀也景者無有岐也道之所以覆冒萬物而為之宗也豈易及哉豈易及哉

澶州之役寇乎仲折陳堯叟王欽若避寇之策力勸真宗渡河決戰而日與楊大季飲博歌呼於帳中故王欽若之譖之曰準以陛下為孤注其言亦非無因之誣也王從珂自將以禦契丹於懷州大敗以歸而自焚石重貴自將以

宋論卷三

追契丹於相州諸將爭叛而見俘於虜皆孤注也而真宗之渡河類之且契丹之兵勢方張而欲謹自如會無戒懼則其保天子之南歸而一兵不損寸土不失似有天幸焉非孤注者之快於一擲乎則欽若之譖宜其行矣嗚呼盈宋之庭瑋瑋自命者充於班序會無一人能知準之所恃而驚魂喪魄始撓其謀終始其功高瓊楊億以外皆巾幗耳後之論者曰準以靜鎮之也生死存亡決於俄頃天子臨不測之淵而徒以靜鎮處之乎則論者亦馮拯王欽若之流匹特見事成而不容已於贊美豈知準者哉無所見而徒矜靜鎮則景延廣十萬橫磨之驕語且以速敗而效之者誤人家國必此言矣夫靜鎮者必有所以鎮而後能

靜也謝安圍碁賭墅而挫苻堅於淝水非但恃謝元北之兵也慕容垂朱序張天錫之撐持實久矣夫平仲所恃者奚在哉按事之始終以察勢之虛實則洞若觀火矣愚者自不察耳觀其形勢固非小有所得而遽餌耳以退也乃增十萬之賂遂無一矢之加歷之數十季而無南牧之馬豈蕭撻粟之偶中流矢曹利用之口給辨言遂足城其戎心哉兵甫一動而議和之使先至利用甫歸而議和之使復來則其且前且卻倘佯無關志者槩可知也契丹之滅王重珂也石敬瑭為之內主其滅石重貴也杜威趙延壽為之內主契丹不能無內應而殘中國其來舊矣此固之可惜者也且今之契丹非昔之契丹矣隆緒席十六州

宋論卷三

之安而內淫於華俗國人得志於衣錦食梁而其習於恬嬉至是而習戰之將如休哥輩者亦已腐朽其入寇也聞李繼遷以葭爾之小醜陷朔方脅朝廷而羈縻弗絕及其身死子弱國如浮梗而尚無能致討且不惜鉅餉以餌之使安宋之君臣可以虛聲恐喝而坐致其金縷姑以是脅之而無俟於戰也則挾一索賂之心以求能如其願而固將引去虜主之情將士之志三軍之氣胥此焉耳矣故其攻也不力其戰也不怒關南之土亦可得則得不得則已之本情兵一動而使頻來和之也易而攻之也抑無難乎仲知之深持之定特兵謀尚密不欲昌言於眾以啟曉曉之辨論耳使乘其不欲戰之情而亟攻之因其利我之和

而反制之霄我薄人必勝之道也平仲曰可保百季無事非虛語也此外之可恃者可恃之情形如彼其昭著六軍之士歡呼震野皆已灼見亡疑唯欽若堯叟馮之拯流聞邊情而不警耳閱奏報而不留於目挾彫虫之技傲於將吏而不使盡言修鵠立之容迨退食而安於薛夢羽書洵至驚於迅雷金鼓乍聞若如黑霧則明白顯易之機在指掌之間而莫之能喻已而虜兵忽退和議無備且不知當日之何以得此於契丹則其云孤注者雖傾妒之口抑心所未喻而億其必然也故體國之大臣臨邊疆之多故有密用焉而後可以靜鎮密者鎮也非徒其藏而不洩也得將吏之心而熟審其奏報儲偵謀之使而曲證其初終

宋論卷三

十

詳於往事而知成敗之繇察其食離而知強弱之數故蹲伏匿於遐荒而防其馳突飛竊交於左右而視若螭蟻無須臾之去於心者無俄頃之眩於目其密也斯以暇也其疎也斯以奮起而無所備也謝安石之稱詩曰許謨定命遠猶辰告命定於夙而時以告猷斯遠矣夫豈易言靜鎮哉

王旦受美珠之賜而俛仰以從真宗之偽妄以為災於貨而喪其守非知且者不足以服且也人主欲有所為而厚賄其臣以求遂則事必無中止之勢不得則必不能安於其位及身之退而小人益肆國益危且居元輔之位繫國之安危而王欽若丁謂陳彭奉之徒側目其去以執宗之

魁柄則其遲回隱忍而導諛者固有不得已於斯者矣真宗之夙有侈心也李文靖知之久矣澶州和議甫成而畢士安散兵歸農罷方鎮招流亡飾治平之象弛不虞之防啟其驕心勸之夸誕非徒欽若輩之導以恬嬉也欽若曰唯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言誠誕矣然而契丹愚昧惑於襍祥以戢其戎心者抑數十季則且知其不可而固有不能遏抑者也欽若謂之姦且知之矣陳彭奉上文字且瞑目不視矣欽若之相且沮之十季矣奉天書而悒悒死且自媿激而欲披緇矣然而終不能已於順非從欲之惡者於此而知大臣之不易於任也使且而為孫奭則亦可以天豈有書對也使且而為周起則亦可以母恃告

宋論卷三

十一

成諫也即使且已處外而為張詠亦可以乞斬丁謂爭也且使且仍參政而為王曾猶可以辭會慶宮使自異也今既委國而任之我外有狡虜內有羣姦大柄在握君心未脈可以安上靖邦息民弭患而憤起一朝重違上旨虛位以快小人之速進為國計者亦難言之故曰大臣不易任也雖然且之處此也自有道焉且皆失之則徬徨而出於苟且之塗弗能自拔其必然矣澶州受盟納賄之恥微欽若言君與大臣豈能無媿於心恬然以為幸者畢士安慈畏之流耳且既受心膂之託所用雪恥而建威者豈患無術哉任曹瑋於西陲乘李德明之弱而削平之以斷契丹之右臂而使曹瑋威可決策行也兵初解而猶可挑成初

撤而猶可借擇將帥以練士馬慎守令以實嚴巨生聚教訓舉天下之全力以固河北而臨幽燕可漸次興也能然則有以啟真宗憤恥自強之心作朝氣以圖桑榆之效無用假鬼神以雪前羞而欽若不能逞其邪矣如其才不逮則其初膺爰立之命不可不慎也且之登庸以寇準之罷相也欽若不能與同朝則且亦不可與欽若並用乃欽若告且以祥瑞之說且無以處之而欽若早料其宜無不可則且自信以能持欽若而早已爲欽若所持夫其爲欽若持而料其不能爲異者何也相位故也使且於相位之日力爭寇準之去而不肯代其位則欽若之姦不摧而自折真宗之惑不辨而自釋亦奚至孤立羣姦之上下交脅

宋論卷三

主

以阿從哉進退之際道之枉直存焉且於此一失而欲挽之於終難矣既乏匡濟之洪猷以伸國威而定主志抑不審正邪之消長以慎始進而遠佞人雖有扶抑之微權而不容不諛要而言之視相已重而不知其重不在位而在所以立乎其位者也宋之盛也其大臣之表見者風采煥然施於後世繁有人矣而責以大臣之道咸有歉焉非其是非之不明也非其效忠之不摯也非其學術之不正也非其操行之不潔也而恒若有一物焉繫於心而不能舍故小人起從而蠱之已從而玩之終從而制之人主亦陽敬禮而陰菲薄之無他名位而已矣夫君子樂則行方行而憂憂即違也憂則違方違而樂樂又可行也內審諸已

而道足以居才足以勝然後任之也無所辭外度諸人而賢以能升茲以夙退然後受之也無所讓以此求之張齊賢寇準王曾文彥博富弼杜衍諸賢能超然高出於升沈興廢之間者皆有憾也而且適遇真宗眷注之深則望愈隆權愈重所欲爲者甚殷所可爲者甚賸於是而濡輪曳尾以求濟而不遂其天懷以抱媿於葢棺皆此爲之矣嗚呼世教之衰以成乎習俗之陋也童而習之期其至而不能必得天子而下宰相而已植根於肺腑盤結而不可卸且之幼也其父祐植三槐於庭固已以是爲人生之止境而更何望焉後世之人材所繇與古異也不亦宜乎宋初吏治疏守令優閒宰執罷政出典州郡者唯何敏中

宋論卷三

幸

勤於吏事寇準張齊賢非無綜核之才也而倜儻任情日事遊宴故韓琦出守鄉郡以畫錦名其堂是以剖符爲休老之地而不以民瘼國計課其幹理也且非徒大臣之出鎮爲然矣遺事所紀者西川遊宴之盛殆無虛月率吏民以嬉而太守有遊頭之號其他建亭臺邀賓客攜屬吏以登臨玩賞車騎絡繹歌吹喧闐見於詩歌者不一計其供張尊俎之費取給於公帑者一皆民力之所奉也而獄訟征徭且無暇以修職守導吏民以相習於逸豫不憂風俗之日偷宜其爲治道之蝨也滋甚然而歷五朝百餘年間民以恬愉法以畫一士大夫廉隅以修葺葦草澤無揭竿之起迄乎熙甯以後亟求治而督責之令行然後海內騷

然盜夷交起繇此思之人君撫有四海通天下之志以使
各得者非一切名利之說所可勝任審矣子曰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也張弛之用敬與簡之並行不悖者也故言治
者之大病莫甚於以申韓之慘覈竄入於聖王居敬之道
而不知其病天下也如握苗而求其長也夫儉勤與敬治
道之美者也恃二者以恣行其志而無以持其一往之意
氣則胥為天下賊儉之過也則吝吝則動於利以不知厭
足而必貪勤之亟也必煩煩則責於人以速如已志而必
暴儉勤者美行也貪暴者大惡也而傲之流也相乘以生
夫申韓亦豈以貪暴為法哉用其一往之意氣以極乎儉
與勤之數而不知節耳若夫敬者持於主心之謂也於其

宋論卷三

西

弛不敢不張以作天下之氣於其張不敢不弛以養天下
之力謹握其樞機而重用天下不敢以已情之弛而弛天
下也不敢以已氣之張而張天下也故敬在主心而天下
咸食其和夫天有肅則必有溫矣夫物有華而後有實矣
上不敢違天之化下不敢傷物之理則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固非外儒術而內申韓者之所能與也以已之所能為
而責人為之且以已之所不欲為強忍為之而以責人於
是抑將以已之所固不能為而徒責人以必為如是者其
心恣肆而持一敬之名以鞭笞天下之不敬則疾入於甲
韓而為天下賊也甚矣夫先王之以凝命守邦而緩天下
也其道協於張弛之宜固非後世之所能及而得其意以

通古今之變則去道也猶近此宋初之治所以天下安之
而禍亂不作者也三代之治其詳不可聞矣觀於聘燕之
禮其用財也如此其費而不吝飲射烝蜡之制其游民也
如此其裕而不煩天子無狗馬聲色玩好之耽而不以宵
旦不遑者督其臣民長吏無因公科斂取貨鬻獄之惡而
不以寢處不甯者督其兆庶故皇華以勞文吏四牡以綏
武臣杖杜以慰戍卒卷阿以答燕游東山詠結縢之歡芟
芎喜春遊之樂皆聖王敬以承天而下宜乎人者其弛也
正天子之張於密勿以善調其節者也宋初之御天下也
君未能盡敬之理而謹守先型無失德矣臣未能體敬之
誠而謹持名節無官邪矣於是而催科不促獄訟不繁工

宋論卷三

五

役不損爭許不興禾黍既登風日和美率其士民游泳天
物之休賜則民氣以靜民志以平里巷佻達之子弟消其
鬻凌之戾氣於恬愉之下而不皇皇然逐錐刀於無厭懷
利以事其父兄斯亦平情之善術也奚用矯情於所不堪
惜財於所有餘使臣民迫束紛紜激起而相攘敘哉易曰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不言利者利之所以美
也內申韓而外儒術名為以義正物而實道之以利也區
區以糜財為患者守瓶之智治一邑而不足況天下乎夫
財之所大患者聚耳天子聚之於上百官聚之於下豪民
聚之於野聚之之實斂人有用之金粟置之無用之窖藏
聚之之心物處於有餘而恒見其不足聚之之傲輦之以

入者不知止而竊之以出者無所稽聚之之變以吝陋激其子孫而使席豐盈以益為奢侈聚之之法措克之僉人日進其術而蹈刑之窮民日極於死於是而八口無宿春而民多窮瘠饋餽無趨事而國必危亡然且曰君臣上下如此其儉以勤而猶無可如何也嗚呼勞形怵心以使金死於藏粟腐於庾與耳目口體爭銖兩以怨咨操是心也其足以為民上而使其赤子自得於高天廣野之中乎夫官資於民而還用之於其地則猶然民之得也貢稅之入既以參兵而衛民敬祀而佑民養賢而勸民餘於此者為酒醴豆邊特賜之需而用之於燕遊皆田牧市井之民還得之也通而計之其納其出總不出於其域有寬之名而

宋論卷三

六

未嘗不惠較之囊括於無用之地者利病奚若邪子曰奢則不孫惡其不孫非惡其不畜也傳曰儉德之共也儉以恭已非儉以守財也不節不宣侈多藏以取利不儉莫大於是而又窮日殫夕汲汲於簿書期會以毛舉纖微之功過使人重足以立而自詫曰勤是其為術也始於晏嬰成於墨翟淫於申韓大亂於暴秦儒之駁者師焉熙豐以降施及五百季而天下日趨於澆刻宋初之風邈矣不可追矣而況采薇天保雅歌鳴瑟之休風乎宋之以隱士徵者四陳搏种放魏野林逋夫隱非漫言者考其時察其所以安於隱則其志行可知也以其行求其志以其志定其品則其勝劣固可知也搏之初非隱者也

唐末喪亂僭偽相仍搏棄進士舉結豪俠子弟意欲有為其思復唐祚與自欲爭衡也兩不可知大要不甘為盜竊之朱溫沙陀之部族屈而思誅逐之力不贍志不遂退而隱伏乃測天地之機為養生之術以畱目而見澄清之日迨宋初而其術成矣中國有天子而志抑慰矣閒心雲住其情既定未有能移之者而天子大臣又以處軒轅集者待搏則不知搏也彌甚但謂其所得於化機之一端傳之李挺之穆伯長以及邵氏雖倚於數未足以窮神化於易簡而歸諸仁義則抑與莊周互有得失而不可廢也搏之所用以隱者在此使其用也非不能有為於世而季已垂百志不存焉孰得而強之哉若种放則風斯下矣東封西

宋論卷三

七

祀躡屩以隨車塵獻笑益工醜顏益厚則其始授徒山中高談名理者其懷來固可知已世為邊將不能執于戈以衛封疆而託術於斯以招名譽起家闕抑不患名不聞於黼座詎諱交加植根自固惡足比數於士林邪魏野林逋之視此則超然矣名已達於明主而交遊不結軫於公卿迹已遠於市朝而諷咏且不忘於規諫質其義也而安以無求樂其情也而順以自適教不欲施非吝於正人也以求已也書不欲著非怠於考道也以避名也若是者以隱始以隱終志之所存行則赴之而隱以成與搏異尚而非放之所可頡頏久矣乃以其時考之則於二子有憾焉子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云有道者豈時雍之代無待於

我但求明主之知以自榮哉苟非無道義不可辱固將因時之知我不知而進退也今二子者當真宗之世君無敗德相不嫉賢召命已臻受祿不誣而長守荒山驕稱巢許不已過乎前乎此者鄭雲叟也後乎此者蘇雲卿呂微之也皆槍攘之世道在全身而二子非其時也乃以實考之抑有不足為二子病者真宗召命下徵之時宋有天下方五十季而二子老矣江南乎太原下之去此也三十二季爾則二子志學之始固猶在割據分爭之日也懲無定之興亡惡亂人之去就所決計以自命者行吟坐嘯於山椒耿介之志一定而所學者不及於他迨天下之既乎二子之隱局已就有司知而欽之朝士聞而揚之天子加禮而

宋論卷三

六

願見之皆曰此隱君子也夫志以隱立行以隱成以隱而見知因隱而受爵則其仕也以隱而仕是其隱也以仕而隱隱且為梯榮致顯之捷徑士苟有志孰能不恥哉伊呂之能無嫌於此者其道大其時危溝中之民翹首以待其浣滌故莘野渭濱非為卷婁集羶之地若二子之時宋無待於二子也二子之才充其所能為不能軼向敏中孫奭馬知節李迪而上之也一旦晉立於大廷無所益於邱山終身退處於巖穴無所損於培塿則以隱姑清時之祿而卒受虛聲之誚二子之所不忍為念之熟矣豈然表異以媿夫術孤清而微榮寵者抑豈非裨益風教以效於天下與來世哉君臣之義高尚之節皆君子之所重也而要視

其志之所存志於仕則識質策名而不以為辱志於隱則安中重幣而不足為榮苟非辱身賤行之偽士孰屑以高節之名動當世而希君相之知乎嗣是而後陳烈以迂鄙為天下笑邵康節志大而好游於公卿之間固不如周子之不卑小官伊川之不辭騰召為直伸其志而無枉於道也存乎其心之所可安者而已矣

寇平仲求教於張乖崖乖崖曰霍光傳不可不讀平仲讀之至不學無術而悟曰張公謂我夫豈知其悟也正其迷也故善聽言者之難善讀書者之尤難也久矣班史云學吾未知其奚以學也其云術吾未知其術何若也統言學則醇疵該矣統言術則貞邪疑矣若夫乖崖之教平仲也

宋論卷三

九

其云術者貞也則其云學者亦非有疵也奚以知其然邪乖崖且死以尸諫乞斬丁謂頭置國門罷官觀以紓民命此乖崖之術夫豈操剛為柔矯直為曲以希世免禍而懲榮之詭術哉術之為言路也路者道也記曰審端徑術徑與術則有辨夾路之私而取便者曰徑其共絲而正大者曰術操剛為柔矯直為曲首徑也非術也平仲不審乎此乃懲剛直之取禍而屈撓以祈合於人主之意欲於是而任朱能以偽造天書進而生平之玷不可磨矣抑亦徒為妖人大逆之媒而已且受不道之誅謫死瘴癘之鄉則其懲霍光之失者禍與光等而汙辱甚焉術不如其無術故曰其悟也正其迷也夫人之為心至無定矣無學以定之

則惑於多岐而趨蹊徑以迷康莊固將以蹊徑爲康莊而樂蹈之故君子不敢輕言術而以學正其所趨霍光之無術非無張禹孔光之術也其不學非不如張禹孔光之學也浸令霍光挾震主之威而藏身於張禹孔光之術則抑且爲僞爲恭謹之王莽不待其子而身已厲漸臺之天誅非唯乖崖不欲平仲之爲此卽班史亦豈欲霍光之若彼哉學也者所以擇術也術也者所以行學也君子正其學於先乃以慎其術於後大學之道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天下正身者剛而不可撓直而不可枉言有物而不妄行有恒而不遷忠信守死以不移驕泰不期而自遠光能以是爲術則雖有芒刺之君無所施其疑忌雖有悍妻驕子

宋論卷三

手

不敢肆其凶逆而永保令名於奕世矣夫光立非常之功居危疑之地惟學可以消其釁況平仲之起家儒素進退惟君無偏上之嫌者乎伊尹之學存乎伊訓傳說之學存乎說命周公之學存乎無逸召公之學存乎旅獒張禹孔光掇拾舊聞資其柔佞以正若以邪若此善讀書者其何擇焉平仲怏怏於用舍一不得當利方爲圓揚塵自蔽與王欽若丁謂爲水火而效其尤夫且曰吾受教於張公而知術矣惜哉其不得爲君子而自貽蠶蝨之災故曰其悟也正其迷也君子之學於道也未嘗以術爲諱審之端之而已矣得失者義利之大辨審之也毫髮不可以差貞淫者忠佞之大司端之以跬步不可以亂祿不可懷權不

可怕君惡不可以逢流俗不可以徇妖妄不可姑爲嘗試宵小不可暫進與試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行之家而家訓修行之天下而天下之風俗正行之險阻而險阻平可榮可悴可生可死而心恒泰然君子之以學定其心而術以不窮者此而已矣乖崖之言術者此也則意班史之言術者亦應未遠於此也平仲所習聞於當世之學者楊儵劉筠彼所謂浮華之士也則固不足以知學者之術矣惡足以免於茲哉

宋論卷三

手

小人不容於君子黜之竄之誅之以大快於人心而要必當於其罪罪以正名名以定法法以稱情情得法伸姦以永懲天下咸服而小人亦服於其罪而莫能怨君子非求免怨於小人也而怨以其理則君子固任其愆且使情不得而怨以其理者勿恤則深文枝害之門啟而小人操此術以致難於君子也靡所不至遂以召羅織於無窮故君子之治小人也至於當其罪而止而權術有所不用不得則姑舍而待其自斃苟已無愆得失治亂聽之於理數不得而無自失不治而不釀亂足以自請而已矣正大持理法之衡刑賞盡忠厚之致不可不慎也王曾宋之君子也丁謂之爲小人天下允之禹世允之者也真宗崩嗣君始立曾與謂分執政柄兩不相容謂之怨毒滿天下公惡徧朝廷必不容於執政者可計日待也卽旦夕不可使尸輔弼之權號於王庭而決去之亦豈息無辭曾欲去之誘

謂兩身密陳其惡於沖主權也亦權之不詭於正者也乃以山陵改作石穴水出而為之辭曰謂欲葬真宗於絕地使無後嗣致雷允恭於大辟而竄謂於海外嗚呼此小人陷君子之術而奈何其效之邪舍其與淫祀營土木陷寇準擅除授毒民病國如賢黨姦之大罪使不得昭著於兩觀而以誕妄亡實之疑案殺不當殺者以致謂於羽山之極則孰得曰曾所為者君子之道哉移山陵於水石之穴以為宜子孫者司天監刑中相之言也信而從之者雷允恭也謂無能為異而聽之庸人之恒態也苟當其罪以斷斯獄中和以邪說竄允恭以黨邪逐謂猶得未滅而不宜以此譴大臣曾乃為之辭曰包藏禍心移皇陵於絕地其

宋論卷三

三

不謂之深文以陷人也奚辭夫穿地而得水石謂非習其術者而惡能知之石藏於土水隱於泉習其術者自謂知之以術巧惑人實固不能知也浸使中和允恭告曾於石未露水未湧之時而為之名曰宜子孫曾能折以下有水石而回拒之乎真宗既不葬於此矣仁宗無子繼有天不者非真宗之裔又豈曾仍用舊穴之罪乎中和以為宜子孫妄也曾曰絕地亦妄也兩妄交爭而曾偶勝中和允恭且銜冤於地下勿論謂矣天下之惡謂怨謂而欲其竄死也久矣一聞抵法而中外交快乃謂姦邪病國之辜不昭著於天下以儆官邪則君子不以為快乘母后之怒以非其罪而死謂於窮髮瘡癘之鄉君子且為謂悲矣謂以是

而竄死謂之榮也而曾何幸焉嗚呼宋之以不道無將陷人於罪罟者自謂陷寇準始急絕其流猶恐不息曾以是相報而益長滔天之浸嗣是而後章惇蘇軾黨人交相指摘文字之疵誣為大逆同文館之獄與而毒流士類者不知紀極君非襁褓之子臣非擁兵擅土之雄父子兄弟世相及而位早定環九州以共戴一王宗社固若盤石孰為無將孰為不道藉懷不逞之心抑又何求而以此為名交相傾於不赦之羅網曾欲誅逐小人而計出於此操心之險貽害之深誰得謂宋之有社稷臣哉其君子氣而已矣其小人毒而已矣氣之與毒相去幾何一君子小人之相去亦尋丈之間而已矣天下後世之欲為君子者尚於此焉

宋論卷三

三

戒之哉

善化賀長 同校刊
安化羅維典
清泉後學湯 重刊

宋論卷三終

宋論卷四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撰

仁宗

曹魏嚴母后臨朝之禁君子深有取焉以為萬世法唐不
監而召武韋之禍元宗既靖內難而後為之衰止不期宋
之方盛而急裂其防也仁宗立劉后以小有才而垂簾聽
政乃至服袞冕以廟見亂男女之別而尋宗廟方其始仁
宗已十有四歲迄劉后之殂又十季矣既非幼稚抑匪闇
昏海內無虞國有成憲大臣充位庶尹多才惡用牝雞始
知晨暮哉其後英宗之立季三十矣而曹后挾養之恩
持經季之政蓋前之轍迹已深後之覆車弗恤其勢然也

宋論卷四

宣仁以神宗母越兩代而執天下之柄速除新法取快人
心堯舜之稱喧騰今古而他日者以挾女主制沖人之口
實援小人而反噬元祐諸公亦何樂有此而況母政子政
之說不倫不典拂陰陽內外之大經非有道者所宜出諸
口哉夫漢唐女主之禍有繇來矣宮闈之寵深外戚之權
重極重難返之勢不能逆挽於一朝故雖骨骸大臣如陳
蕃者不能不假手以行其志至於宋而非其倫矣然而劉
后無可奉之遺命而持魁柄迄於老死而後釋執假之權
則丁謂之姦實成之也謂以邪佞逢君而怨盈朝野及此
而事將變矣結雷允恭以奉后而覬延其生命則當國大
臣秉正以肅清內外在此時矣王曾執政繫天下之望者

宋論卷四

不輕會無定命之謨倡眾正以立綱紀仍假手乞靈於簾
內以竄謂而求快於須臾劉后又已制國之命而威伸中
外曾且無如之何然則終始十季成三世垂簾之陋激君
才小人相攻不下之勢亦曾尸其咎而誰委哉曹后之賊
也先君慎擇付託之嗣子幾為廬陵房州之續則劉后之
選宰相者逐天子之竿也微韓公伸任守忠之法而危詞
以急撤其簾浸使如曾宋其殆矣韓公一秉道而革兩朝
之敝後起之英守成憲以正朝廷夫豈非易易者而元祐
謂公無懷私之惡有憂國之心顧且踵曾之失仍謂之姦
何授宰相之權於管珣用制同異之見於沖人以不正而
欺人使正不已情乎夫昔之人有用此者謝安是也安圖
再造之功於外而折桓氏之權於內苦勢已重不欲獨任
權柄以召中外之疑貽桓氏以口實抑恐羣從子弟握兵
柄泊方州倚勛望以自崇蹈敦溫之覆軌故奉女主以示
有所稟而自保其臣節元祐諸公夫豈當此時值此勢不
得已而姑出於是哉所欲為者除新法也所欲去者章惇
蔡確邪慝之鄙夫也進賢遠姦除裨政修舊章大臣之道
大臣之所得為也奉嗣君以為之而無可避之權建瓶之
勢令下如流何求不得而假靈寵於宮闈以求快於一朝
日開罅隙以召人之攻乎易動而難靜者人心也攻擊有
名而亂靡有定之禍自此始矣用是術者自王曾之逐丁
謂倡之韓公矯而正之而不能保其不亂邪一中於人心

而賢者或焉理之不順勢不足以有行而世變亟矣夫夫
母后以制冲人逆道也躬爲天子矣欲使爲善豈必不能
乃視若贅疣別擁一母后之尊臨其上以相箝束行一政
曰太后之憂民也用一人曰太后之任賢也非甚盛德孰
能忍此卽其盛德亦未聞天子之孝唯母命而莫之違也
且以仁宗居心之厚而全劉氏之恩於終始其於政事無
大變矣而劉后方殂呂夷簡張者等大臣之罷者七人王
德用章德象俱以不阿附故而受顯擢則元祐諸公推崇
高后以改法除姦而求其志道之伸保百季之長治也必
不可得矣太后固曰官家別用一番人而諸公不悟肝豫
以鳴會莫恤後災之殆甚何爲者也王曾幸而免此者仁

宋論卷四

三

宗居心之厚而范希文以君子之道立心陳揜小故以全
大德之言能持其平也觀於此而韓范以外可謂宋之有
大臣乎不可拂者大經也不可違者常道也男正位乎外
女正位乎內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婦道之身也雖有庸主
猶賢哲婦功不求苟成事不求姑可包魚雖美義不及賓
此義一差千塗皆謬可不慎與
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問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
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夷攷
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
者非有著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
煩乃命其臣下之煩言以啟上之佚志則自仁宗開之而

朝不能靖民不能莫在仁宗之時而已然矣國家當創業
之始繇亂而治則必有所興革以爲一代之規其所興革
不足以爲規一代之者則必速亡非然則畧而不詳因陋而
不文保弱而不競者皆有深意存焉君德民心時會之所
澹適可至於既至於是而亦足以持國於不衰乃傳之
數世而弊且生矣弊之所生皆依法而起則歸咎於法也
不患無辭其爲弊也吏玩而不理士靡而亡實民驕而不
以兵弛而不振非其破法而行私抑治法而巧匿其姦也
有志者憤之而求治之情迫動於上言治之術競起於下
聽其言推其心皆當時所可厭苦之情事而釐正之於旦
夕有餘快焉雖然抑豈必歸咎於法而別求治理哉吏玩

宋論卷四

四

而不理任廉肅之大臣以飭仕階而得矣士靡而亡實崇
醇雅之師儒以興正學而得矣民驕而不均豪民日競罷
民日瘠人事盈虛之必有也寬其征徭疲者蘇而競者無
所容其指畫矣兵弛而不振籍有而伍無伍有而戰無戰
爭人息之必然也無薦賄之將無私殺之兵委任專而弛
者且勸以強勁矣若是者仕得其人而法無不可用若十
一千百之挂漏創法者固爾有餘以養天下而平其情匹
夫匹婦祁寒暑雨之怨咨猶有姦民爲鼠爲雀之啄齧惡
足壞綱紀而傷教化有天下者無容心焉可矣宋自建隆
開國至仁宗親政之季七十餘歲矣太祖太宗之法倣且
乘之而生者自然之數也夫豈唯宋祖無文武之至德議

道之公輔無周召之宏猷乎卽以成周治教之隆至於穆昭之世蚩蠹亦生於簡策固不足以爲文武周召病也法之必做矣非鼎革之時愈改之則做愈叢生苟循其故常吏雖貪冒無改法之可乘不能託名除分以巧爲吹索士雖浮靡無意指之可窺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詭遇民雖強可凌弱無以啟之則無訐訟之興以兩俱受斃俾富者貧而貧者死兵雖名在實亡無以亂之則無游惰之民以梟張而起進則爲兵而退則爲盜唯求治者汲汲而憂之言治者嘖嘖而爭之誦一先生之言古今異勢而欲施之當時且其所施者抑非先王之精意見一鄉保之利風土殊理而欲行之九州且其所行者抑非一邑之樂從神宗

宋論卷四

五

君臣所夜思畫作聚訟盈廷飛符徧野以使下無法守開章悖蔡京燼亂以亡之漸者其風已自仁宗始矣前乎此者真宗雖有淫祀驕奢之失王欽若丁謂雖有貪權惑主之惡而李太初慎持之於前王子明謹守之於後迨乎天聖明道之間老成凋謝已向盡矣僅一直方簡重之李迪起自遷謫而任之不專至若王曾等者非名節之不矜也非勤勞之不夙也以術間道以氣矜剛而仁宗當受諫之美名慕恤下之仁聞欣然舉國以無擇於聽迨及季季天章開條陳進惟日不給以取綱維而移易之吏無恒守士無恒學民無恒邊兵無恒調所賴有進言者無堅僻之心而持之不固不然其爲害於天下豈待熙豐哉知治道者

不能不爲仁宗惜矣夫秉慈儉之德而抑有清剛之多士贊理於下使能見小害而不激見小利而不歆見小才而無取見小過而無苛則姦無所熒邪無能間修明成憲休養士民於以坐致昇平綽有餘裕奈之何強飲疥癬之疾以五毒之劑而傷其肺腑哉故仁宗之所就者槩可見矣迹其謀國則屢敗於西而元昊張啟侮於北而歲幣增迹其造士則聞風而起者蘇氏父子掉儀秦之舌揣摩而前者王安石之徒習申商之術後此之撓亂天下者皆此日之競進於大廷故曰神宗之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皆仁宗啟之也夫言治者皆曰先王矣而先王者何世之先王也孔子曰吾從周非文武之道隆於禹湯也文武之

宋論卷四

六

法民所世守而安焉者也孟子曰遵先王之法周未亡王者未作井田學校所宜遵者周之舊也官習於廷士習於學民習於野善者其所夙尚失者其所可安利者其所允宜害者其所能勝慎求治人而政無不舉孔孟之言治者此而已矣嘖嘖之言以先王爲口實如莊周之稱泰氏許行之道神農曾是之從亦異於孔子矣故知治者深爲仁宗惜也

仁宗有大德於天下垂及今而民受其賜抑有大做政以病民者二百季其餘波之害延於今而未已蓋其求治之心已亟但知之而卽爲之是故利無待而興害不擇而起其有大德於天下者航海買早稻萬石於占城分授民種

是也其種之也早正與江南梅雨而相當可以及時而畢
樹藝之功其熟也早與深秋霜燥而相違可弗費水而避
亢旱之害其種之也田不必腴而種不費可以多種而無
瘠蕪之田皆其施德之普也昔者周有天下既祀后稷以
配天爲一代之祖又祀之於稷以配社享萬世之報然則
有明王起飭正祀典以酬功德奉仁宗以代周棄而享祀
千秋其宜也惜乎無與表章者史亦略記其事而不揄揚
其美則後王之過也若其傲之病天下者則聽西川轉運
使薛田張若谷之言置交子務是也交子變而爲會子會
子變而爲鈔其實皆敝紙而已矣古之稅於民也米粟也
布縷也天子之畿相距止於五百里莫大諸侯無三百里

宋論卷四

七

之疆域則粟米雖重而輸之也不勞古之爲市者民用有
涯則所爲者簡田宅有制不容兼并則所齎以易者輕故
粟米布帛械器相通有無而授受亦易至於後世民用日
繁商賈奔利於數千里之外而四海一王輸於國餉於邊
者亦數千里而遙轉輓之勞無能勝也而且粟米耗於升
龠布帛裂於寸尺作僞者湮溼以敗可食之稻麥靡薄以
費可衣之絲枲故民之所趨國之所制以金以錢爲百物
之母而權其子事雖異古而聖王復起不能易矣乃其所
以可爲百物之母者固有實也金銀銅鉛者產於山而山
不盡有成於煉而煉無固獲造於鑄而鑄非獨力之所能
成薄貨之所能作者也其得之也難而用之也不徹輸之

也輕而藏之也不厲蓋是數物者非寶也而有可寶之道
焉故天下利用之王者弗能違也唯然而可以經久行遠
者亦止此而已矣交子之制何爲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
矣造之皆可成矣用之數則速裂矣藏之久則改制矣以
方尺之紙被以錢布之名輕重惟其所命而無等則官以
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於無實之虛名而導天下以
作僞終宋之世迄於元延及洪永之初籠百物以府利於
上或廢或興或兌或改千金之貨一旦而均於糞土以顛
倒愚民於術中君天下者而思爲此亦不仁之甚矣夫民
不可以久欺也故宣德以來不復能行於天下然而餘害
迄今而未已則傷詔祿之典而重刑辟之條無明王作而

宋論卷四

八

孰與更始其害治亦非小矣鈔之始制也號之曰千錢則
千錢矣已而民遞輕之而所值遞減乃至千餘錢而尚不
售然而千錢之名固有也俸有折鈔以代米乃至一石而
所折者數錢律有估物以定贓乃至數金而科罪以滿貫
俸日益薄而吏毀其廉贓日益重而民極於死僅一鈔之
名成而害且積而不去況實用以代金錢其賊民如彼乎
益之以私造之易殊死之刑日聞於司寇以誘民於阱而
殺之仁宗作偏之愆不能辭矣是故君天下者一舉事而
大利大害皆施及無窮不可不審也聽言輕則從善如流
而從惡亦如流行法決則善之所及者遠而惡之所被者
亦長矣以仁如彼以不仁如此仁宗兩任之圖治者其何

擇焉舜之大智也從善若決江河而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以其大智成其至仁治道盡此矣

大臣進位宰執而條列時政以陳言自呂夷簡始其後韓范富馬諸君子出統六師入參三事皆於受事之初例有條奏聞之曰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言有枝葉以此知諸公失大臣之道而明道以後人才之寢降風尚之寢卑前此者石李向王之風軌不可復追矣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以言者始進之士非言無以達其忱上之庸之非言無以知其志故觀其引伸知其所學觀其蘊藉知其所養非必言之可行而聽之行也後世策問賢良科舉取士其法循此而抑可以得人然而不能無不得之人矣

宋論卷四

九

至於既簡在位或賢或否則以功而明試之非以言者之始測於影響而下亦僅此以爲自效之資也且夫藉言以爲羔鴈者亦挾長求進之士爾其畜德抱道具公輔之器者猶不屑此而況大任在躬天職與共神而明之默而成之者非筆舌之所能宣而喋喋多言以揜力行不逮之愆尤乎卽以敷奏言之射策之士諫議之官言不容已也而抑各有其畔不可越也將以匡君之過與則卽以一德之涼推其所失而導之以改無事掇拾天德王道盡其口耳之所記誦者罄之於一牘也非是者爲鬻才之曲士將以指政之非與則卽一事之失極其害之所至而陳其所宜無事旁推廣引汎及他端之未善以責效於一朝也非是

者爲亂政之辨言將以摘所用之非人與則卽以一人之罪狀明列其不容無事抑此伸彼濫及盈廷以唯吾所欲廢置也非是者爲死黨之儉人將以論封疆之大害與則卽以一計之乖張專指而徵其必債無事臚列兵法畫地指天以遙制生殺之樞機也非是者爲首禍之狂夫且夫一言出而且俟君之行此一言也則事不冗而力以暇而有餘一言出而君既行此一言矣則意相得而後可因而復進故志行而言非虛設行與不行皆未可必之於君心姑且言出如哇而唯恐不充於幅誠何爲者況乎一人之識以察一理尙慮其義不精而害且伏於其隱乃擲管經營旁按雜引舉君德民情兵農禮樂水火工虞無涯之

宋論卷四

十

得失窮盡之於數尺之章疏才之果勝與念之果周與發果以誠而行果無不得與問之心而固不能自信按之他日而已知其不然徒爾洋洋娓娓建瓶傾水而出之不少待焉不忤之口莫知其咎亦孔之醜矣則在懷才初進之士與職司言責之臣猶不可不慎也而得君已深歷任已夙居密勿以靜鎮四海者尤勿論矣明道以後宰執諸公皆代天工以臨羣動者也天下之事唯君與我坐而論之事至而行之可興則興之已耳可革則革之已耳惟道之從惟志之伸定命以伸告不崇朝而徧天下將何求而不得奚待煩言以聳眾聽如其微言而不悟直言而不從欲行而中沮欲止而旁出則有引身以退免疾惡於寸心而

不待暴白以號於人曰吾已縷悉言之而上不我庸也此
宰執大臣所以靖邦紀而息囂訟之樞要也在昔李太初
王子明以實心體國奠七十餘季社稷生民於阜安者一
變而為尚口紛呶之朝廷搖四海於三寸之管誰尸其咎
豈非倡之者在堂皇和之者盡士類其所繇來者漸乎宰
執有條奏矣侍從有條奏矣庶僚有條奏矣有司有條奏
矣乃至草茅之士有喙斯鳴無不可有條奏矣何怪乎王
安石之以萬言聳人主俾從己以顛倒國是而遠處蜀山
聞風躍起之蘇洵且以權謀憐險之術習淫遁之文章售
其尉繚孫贖之詭遇簧鼓當事而榮後世之耳目哉姚元
之之以十事要元宗也在未相之先謂不可行而已不敢

宋論卷四

十一

相也是亦慎進之一術也既已為相則唯其行之而無復
言矣陸敬輿之詳於論事也一事竟而又及一事因時之
迫以答上問而非闊達迂疏以侈文章之富也宰執之道
司聽言以待黜陟耳息浮言以正人心耳言出而行澆言
長而忠薄言之不已而國事不可為矣讀者惑焉詎為盛
美違山十里螻蛄猶聞東宋人章奏於高閣學術治道庶
有瘥焉俗論不然宜中國之日疲以感也
仁宗之生以大中祥符三季歲在庚申及嘉祐二季乙酉
二十有六季擬之於古未逮乎壯有室之齒也曹后之立
未及期月則皇子之生非所絕望乃育英宗於宮中使后
拊鞠之嗚呼念宗社之重而忘私是豈非能為人之所不

能是為萬世法者哉三王以後與子之法立苟為適長道
不得而廢焉漢明雖賢光武猶謂失德習惠雖闇武帝不
任其廢故三代有豫教之法盡人之所可為而賢不肖治
亂安危舉而聽之於天亦且無如之何矣乃無子而嗣未
有定以及乎危病之際姦人婦寺挾私意以援立庶支市
德居功而倒持魁柄漢唐之禍率繇此而與其近正者則
辨昭穆審親疏弟與從子以序而登斯亦可以止爭而靖
國矣而於帝王慎重天位之道固未協也夫唯適長之不
容變置為百王之成憲而賢不肖非所謀耳無子而授之
同產之弟與從子之長古未有法道無可執則天既授我
以選賢而建之權如之何不自化裁可諉諸後以任臣僚

宋論卷四

十一

之板立邪英宗方四歲而鞠之宮中察其情志審其器量
遠其外誘習其家法而抑受恩勤之德於中宮他日曰宮
中嘗養二子小者近不慧大者可也帝之留心於國本非
一日矣范富包文司馬雖心是其請且不欲授以授立之
權獨託腹心於韓公然抑聞命而始請其名前此者亦未
敢有所擬也則熟籌密運於一人之心又豈姦邪之得窺
何哉在禮有之曰為人後者為之子非盡人無子而必為
立後也自大夫以上有世祿食采邑建祖廟者達乎天子
苟無子而必有後則三代之興雖無子而固有子豫立之
典雖不見於史策而以為後之文推之則苟有有世守無
無子者必有子而與子之法固不以無出而廢也抑在禮

有之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菽水非菽而加以菽之謂也若以親疏序及而所立者從子之長則所生父母雖降而固有叔父之親不必加隆而固服菽則功總以降之族子但使溫恭之度形於早歲皆擇養而豫教之無問親疏亦明矣漢唐之君輕宗社而怙其專私未有能者仁宗慮之早而斷之決以定百王之大法於是高宗有所稟承遠立太祖之裔孫而本支不敢妄爭臣民欣爲推戴兩宮全其慈孝社稷賴以小康皆仁宗之貽謀爲之先導也雖然義隱於三代而法沮於漢唐仁宗剏起而決策以至正之舉而有非常之疑故任守忠惑曹后以起釁而仁宗亡慮也有韓公在制守忠之死命而曹后黜於其義也高宗無

宋論卷四

七

可恃之大臣矣於是而內禪以定其位然則心苟無私變通在我居天位之尊承皇天之命仰先祖之靈奉名義之正無志不可行無謀不可定何畏乎命異何憂乎事變哉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於熙豐交爭於元祐紹聖而禍烈於徽宗之世其始則景祐諸公開之也國家剛方挺直之正氣與敦龐篤厚之醇風竝行而不相悖害大臣任之而非但大臣任之也人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聽以不輕動於人言則雖有小人不傷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國是貞矣而豈凌息矣前乎景祐者非無丁謂王欽若之姦佞也而王旦沮欽若之登庸馬知

節執欽若之匿奏張詠且死請戮尸以買丁謂之頭李迪其然而斥丁謂之姦王曾且獨任竄謂之舉而不勞廷臣之交擊故欽若謂非無邪黨亦以訐訟不行而但偷容容之爾胡旦翟馬周梅詢曾致堯之徒或乍張而終替或胸縮而不前蓋大臣以國之治亂人之貞邪引爲已任而不附情於且吐且茹之交授發姦摘伏之權於銳起多言之士故剛而不撓抑重而不輕唯其自任者決也而天子亦不矜好問好察之名聞人言而輕爲喜怒則雖有繁興之眾論靜以聽君相之從違自非田錫孫奭任諫諍之職者皆無能騁其辨也好善則進之惡惡則去之任於已以持天下之平者大臣之道也引之不喜激之不怒居乎靜以

宋論卷四

八

聽天下之公者天子之道也而仁宗之世交失之矣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寬柔也寬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寬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至於前而有所稱說容之矣未遽以爲是未遽以爲非也容之容之而言者至則辨言者且將怒其所必怒而終不能容夫苟樂求人言而利用其臧否則君子小人莫能自必而特以議論之短長爲興廢於是而小人之黨競起爭鳴而自附於君子之華士抑綽約振迅飾其文辭以爲制勝之具言滿天下蔚然可觀相傳爲不諱之朝故當時士民與後世之間其風者所甚欽仰於仁宗皆仁宗之失也於是而宋興以來敦龐篤厚之風蕩然不足存矣抑攷當時

之大臣則者舊已凋所僅存者呂夷簡爾夷簡固以訕之不怒逐之不恥為上下交順之術而其心之不可問者多矣其繼起當國能守正而無傾險者文彥博矣而亦利用夷簡之術以自挫其剛方之氣乃恐其志不足以行則旁求助於才辯有餘之士羣起以折異已而得伸韓富范馬諸公雖以天下為己任而不能自超出於此術之士於是石介蘇舜欽之流矯起於庶僚而王素唐介蔡襄余靖一唱百和唯力是視抑此伸彼唯勝是求天子無一定之衡大臣無久安之計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諸膝旋墜諸淵以成波流無定之字熙豐以後紛呶噂沓之習已早見於此而君猶自信曰吾能廣聽大臣且自矜曰吾能有容

宋論卷四

士

士競習於浮言揣摩當世之務希合風尚之歸以顛倒於其筆舌取先聖之格言前王之大法屈抑以供其證佐童而習之出而試之持之終身傳之後進而王安石蘇軾以小有才而為之領袖皆仁宗君相所側席以求參成其毛羽者也乃至呂惠卿鄧綰邢恕沈括陸佃張耒秦觀曾鞏李廌之流分朋相角以下逮於蔡京父子而後覆敗之局終焉嗚呼凡此訾訾捷捷者皆李沆王旦所視為士偶任其擲棄山隅而不使司禍福者也而仁宗之世亟導以興其剛方也非氣之正也其敦篤也非識之定也置神器於八達之衢過者得許其長短而移易之日刑月儆以底於敗亡天下後世猶獎其君德之宏人才之盛則知道者之

帝知治者之無人抑今古之有同悲矣按仁宗之世所聚訟不已者呂夷簡夏竦之進退而已此二子者豈有丁謂王欽若盡國殃民已著而不可揜之惡哉夷簡之罪莫大於贊成廢后而傷天子之頰固不可以為天下母亦非甚害於大倫竦之罪莫大於重誣石介而介之始進而被黜以爭錄五代之後亦宋忠厚之澤過而無傷於教化矜氣以爭細之亦非已甚而范余歐尹遽羣起以去國為高投滴水於沸油發而莫之能過然則呂夏固不足以禍宋而張逐虎之綱叫呼以爭死命於麀兔何為者邪天子不慎於聽言而無恒鑒大臣不自秉國成而獎浮薄一彼此以氣勢為榮枯斯其以為宋之季世而已矣讀其書言

宋論卷四

夫

不可勝求也聞其名美不可勝傳也即而察之外疆而中枯靜而診之脈浮而筋緩起伏相代得失相參契丹脅之而竭力以奉金縉元昊乘之而兵將血於原野當時之效亦可睹矣奚問後世哉
言者人得進諫於君而諫無專官不欲天下之以言為尚也聖王樂聞天下之言而惡天下之以言為尚上下交責於已而不攻人以求勝治之所以定功之所以成俗之所以淳亂之所以訖也諫之有專官自蕭梁始而唐因之諫有專官則以言為職矣以言為職則以言為尚矣以言為職欲無言而不可以言為尚求所以言者但可言而即言之於是進不揆於理退不信於心利其所病病其所利賢

其所不肖不肖其所賢時之所趨避之所動聞見之所到
曲折以漸乎工矯揉以成其是科條繁而搏擊鷲枝葉盛
而蔓延張唯其所尚以稱其職無不可言也易曰亂之所
繇生則言語以為階職此謂矣乃唐之有專官也隸於門
下省則與宰相為僚屬而聽治於宰相法猶善也所以然
者天子之職論相而已矣論定而後相之既相而必任之
不能其官而唯天子進退之舍是而天子無以治天下夫
天子無以博察乎人之賢姦而悉乎民之隱志唯此一二
輔弼之臣寄以子孫黎民者為其所謹司然而弗能審焉
則天子無以為天下君若夫必置諫官以贊其不逮者有
故大臣者一諫而善道之再諫而昌言之三諫而危言之

宋論卷四

七

然而終不庸焉則引身以退大臣之道也故唯宗社安危
賢姦用舍生民生死之大司宰相執之以弼正天子之愆
而自度其去就若夫天子一言之不合一動之不臧好尚
之不端喜怒之不節見端於微未形於大宰相屑屑然以
力爭爭而不從不從而不去則辱其身不從而急去則遺
其君故宰相必漸於其小而以對駁爭論之權授之諫官
而後宰相得以持其大而為進退之大經故唐之制猶善
也宰相之用舍聽之天子諫官之予奪聽之宰相天子之
得失則舉而聽之諫官環相為治而言乃為功諫官者以
繩糾天子而非以繩糾宰相者也天子之職止此一二日
侍密勿心替之大臣弗能決擇而委之諫官則天子曠矣

天子曠而繁言與如是而不亂者未之或有仁宗詔宰相
勿得進用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曰使宰相
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嗚呼宋以言語沓興而
取索於廷民勞於野境感於疆日削以亡自此始矣且夫
宰相之非其人有自來矣上之所優禮而信從者必其所
喜者也下之詭遇而獲上之寵任者必上之所歆者也上
喜察察之明則苛煩者相矣上喜响响之恩則柔茸者相
矣上貪黷武之功則生事者相矣上利錙銖之獲則括克
者相矣上耽宴安之逸則擅權者相矣上逐聲色之欲則
導淫者相矣上惑佛老之教則妖妄者相矣上寄耳目於
宦寺則結奄豎者相矣上委國政於妃嬪則交宮禁者相

宋論卷四

八

矣天下不患無君子而不能獲上於所不好天下不能無
小人而不能惑上於無所迷故諫官以其犯顏無諱之危
言繩之於早糾之於微則木不腐而蠹不生形不污而影
不黯宰相之可否入明鑑之中莫能隱蔽又豈待諫官之
毛舉細過以加其上而使不足以有為乎是道也自天子
以至於修士未有不以此為聽言之經者也言之當也在
攻其過而詔以其所不知然而有辨矣或聽言而悟或聽
言而迷剛愎以自用則禍至而不知無主而聽熒則賢生
於不審故曰樂聞天下之言而惡天下之以言為尚道之
迹相背而實相成者唯君子能辨之有言於此攻已之失
而盡其辭君子之所樂也言雖不當抑必有當焉者矣即

無所當而不欲拒之以止人之忠告也有言於此攻人之失而發其隱君子之所惡也言雖非私必有私者伏矣即果無私而不欲行之以啟人之訐謗也故君子之聽言止以自攻豈徒天子之於宰相為然邪百執之得失有司之功罪司憲者治之矣天子以含宏之德臨其上育其才而進之以所未逮人乃以自勤於修為而樂效其職而越位以持人之短長者矯舉纖芥摘發暮夜以敗人之名節而使自棄固明主之所必遠抑豈徒天子之聽諫官為然邪庶士之族亦有親疏閭里之交亦有比耦其離其合自以其倫而為厚薄而浮薄之士喜談滅否者攻其所不見述其所未聞以使猜疑固修士之所必絕且豈徒攻人之過

宋論卷四

九

以相排陷者為然邪朝則有章家則有法先王之精意不可以小利疑其不宜先正之格言不可以私心度其未至而積引繁雜瑣陳利害快愚賤之鄙心以要譽乘時勢之偶然以改圖一人之識而欲盡天下之理一端之得而欲強百致之齊憑臆見以虧短成法倚古語以譏駁時宜言不如其心心不如其理窮工極變以盡人心而亂常道尤有道者之所必絕而不使敢干夫君子所樂聽人言者嗜欲之不戢器識之不宏學問之不勉好尚之不前喜怒之不節動止之不莊出話之不正勿憚我之威勿疑我之拒勿薄我為不足言勿恕我以姑有待如石攻玉必致其精如繩裁木必壹於正則薰沐以求之拜稽以受之而唯恐

其易盡如其剛直之氣不以加我而以加人則小臣僕妾且將不可以一言入而刑賞及之況僅此一二坐論之元臣而授榮辱之大權於悠悠之心口哉自仁宗之為此制也宰執與臺諫分為敵壘以交戰於廷臺諫持宰執之短長以擊擊為風采因之廷叱大臣以辱朝廷而大臣乃不惜廉恥交彈而不退其甚者有所排擊以建其所欲進而巨姦且託臺諫以登庸害乃伏於台輔宰執亦持臺諫之短長植根於內庭而假主威以快其報復於是或竄或死乃至褫衣受杖辱當世之士而好名者且以體膚之傷毀為榮其甚者佈私人假中旨以居掖垣而自相攻擊害又中於言路季世之天下言愈長爭愈甚官邪愈侈民害愈

宋論卷四

十

深封疆愈危則唯政府諫垣不相下之勢激之也仁宗作法之涼延及五百季而不思求如唐之諫官宰相同寮而不憂其容隱者且不可得況古之無人不可諫用匡君德而不以尚口為習俗者養敦龐剛正之元氣以靖邦家其得失豈尋丈之間哉自仁宗之為此制也呂夷簡即以逐孔道輔等十人而余沔旬日再竄廷臣水火之爭迄於微歛無日無人不爭為鼎沸論史者猶以為善政則甚矣一曲之士不足與言治道也元昊之必反弗待其後事而知之今立於五百季之餘不揣而信其必然況當日乎粵自繼遷之死子弱國危弗能制其死命漫曰以恩致之實則輸錦綺以獻笑丐其不相

凌暴而已於昇而西陲擗備將帥戢身戍兵束伍者垂三十季而吳始反計德明之世無亡矢折鏃之患據鹽池苑馬之資藉中國金縉之利休養其人以募岸於河山險固之地雖微元昊且將鷹飽而飛况吳以雄狡之才中國久在其目中而欲使弭目以馴於桀也庸可得乎於是而宋所以應之者固宜其茫然也种氏以外無一人之可將中樞之地無一策之可籌僅一王德用之擁虛名而以貌類藝祖宅枕乾岡之邪說搖動之而不安於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氣任以專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為也韓范二公憂國有情謀國有志而韜鈴之說未嫻將士之情未浹縱之而弛操之而煩慎則失

宋論卷四

王

時勇則失算吟希文將軍白髮之歌知其有弗獲已之情四顧無人而不能不以身任是豈足與狡詐凶橫之元昊爭生死者哉其所用以直前者劉平后元孫任福聞其輕脆之夫也則吳之不能東取環延南收秦隴以席捲關中者幸其無劉淵石勒之才也故韓范二公之任此良難矣三十季間執國柄以贊廟謨者誰邪李沆四方艱難之說無可告語而僅以屬之王旦旦亦弗能效也曹瑋憂元昊之狀貌非常不得昌言而僅以語之王醜醜固弗能信也君飾太平以驕虜臣立異同以爭口舌將畏猜嫌而思屏息兵從放而取行枚率不練之疲民馭無謀之蹇帥出入於夏竦一訟之間呂夷簡復以疲瘵任心膂而可舌

其上才即倍蓰亦二公亦弗能振宿萎之枝而使翹然以起則不能得志於一戰而俛首以利終無足隆者乃以其昭度其勢要其後於宋之得免於危亡也二公謀異而范公之策愈矣任福之全軍覆沒也范公過信吳之可撫而障其術中也韓公力主進兵會討策吳之詐而自戒嚴以行邊則失在范而韓策為長然范之決於議撫者度彼度此得下策以自全者也古今有定勢焉弱者不可驟勝而強強者可徐俟其弱故有不必危亡之勢而自貽以危亡者以不可張之弱嘗試而爭乍張之強也夫前之自萎以積弱而養吳之強者已如彼矣然彼雖強而未嘗無所憚也以一隅而敵天下則貧富不相若以孤軍而亢天下則

宋論卷四

王

眾寡不相若而患未起而人利於安存則撼我也難內治猶修而人不思外附則誘我也無術固本自強以待其猶足恃也而無識者蹶然而起以希非望之功驅積衰之眾糜無盡之時投進有可前退有可却之散地挑進則利卻則死之狡寇姑以薄侵其邊疆而墮其陷阱一嘗之而敗矣彼氣增而我氣折矣再嘗之三嘗之而無不敗矣彼氣彌增而我氣折盡以無餘矣彼固未能如是其勇我以勇貽之也我且未必如是其怯自教吾人以怯也前之有所憚者無可憚矣有所疑者無可疑矣則雖有勇將勁兵以繼其後彼且無所懼奮死以相搏而勢終不敵元魏之於六鎮契丹之於女直女直之於蒙古皆是也不然以士

地甲兵芻糧之富率有餘之眾衡久立之國家以捍乍興
之小醜奚其不敵而瓦解以亡哉使如韓公徇夏竦之策
併數路之兵同出一道用爭勝負人懷異心而投之虜穴
彼盡銳以攻其瑕一將轔而全軍駭潰內地更無堅守有
餘之兵豈徒廊延涇原之不可保哉關中糜爛而汴雒之
憂亦棘矣范公之鎮延州也興營田通斥候修堡砦神世
衡城青澗以相策應緩夏竦之師期按兵不動以觀其釁
使得如公者以終其所為財可充兵可用術可釋俟之俟
之元吳死諒祚弱無難折鋒以收為外臣即未能然而不
驅嘗試之兵送腰領以增其驕悍金城屹立士氣猶存元
吳雖強卒不能渡河而有尺土此范公之畧所繇愈於韓

宋論卷四

三

公者遠也。可移者石也。不可移者山也。無土以障之則河
不決無水以濺之則油不炎使漢高以武帝之兵臨冒頓
則漢必危則使楊錡王化貞以范公之策保瀋遼則國必
不斃是道也持於積弱之餘而以救其失者也急庸人之
所緩者建威之宏畧緩庸人之所急者定傾之成算無事
而嬉於堂間變而聞於市今古敗亡之券可不鑒諸
人之不能有全才也惟其才之有所獨優也才之所規遂
成乎量才所獨優而規之以為量則量窮於所規規之內
有餘而規之外不足嗚呼夫孰知不足者之能止於其分
而無損於道有餘者未盈於所規之外治之而實以紛之
也觀於韓范二公可見矣韓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

所不能任為人之所不敢為故秉正以臨險阻危疑之地
必乎其無所疑確乎其不可拔也而於纖悉之條理無曲
體求詳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節直以伊周自任而無所
讓至於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變動之機宜則有疏焉者
矣乃以其長用之於短其經理陝西也亟謀會師進討而
不知固守以待時多刺陝西義勇而不恤無實而有害皆
用其長而謂焉者也若法度典禮銓除田賦皆其所短者
而唯其短也是以無所興革而不啟更張之擾而范公異
是以天下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則憂之亟故人之貞邪
法之疏密窮簷之疾苦寒士之升沈風俗之淳薄一繫於
其心是以內行修謹友愛施於宗族仁厚式於鄉閭唯恐

宋論卷四

三

有傷於物而惡人之傷而物也獨切故以之驅我無激功
之計而致謹於繕修自固之中策唯其短也而善用之乃
以終保西陲而困元昊於一隅若其執國柄以總庶務則
好善惡惡之性不能以纖芥容而亟謹更張裁倖濫覈攷
課抑詞賦興策問替任子綜覈名實繁立科條一皆其以
心計之有餘樂用之而不倦唯其長也而亟用之乃使百
季安靜之天下人挾懷來以求試熙豐紹聖之紛紜皆自
此而啟曾不知行邊靜鎮之賴以安也繇是觀之二公者
皆善用其短而不善用其長故天下之不以用所長而成
乎悔吝者周公而後僅見其人也夫才之所優而學亦樂
赴乎其途才既優之學且資之善怒亦因之而不可遺喜

心既行而物之不傷者鮮矣才注於斯學效於斯喜怒循斯以發量之所規不能度越乎斯而欲以此槩及乎規之所不至則何如不足其所不足者上怵心於天時下增疑於物理謹以待物之至而治之以時使可受益於天人而量固未嘗不宏遠也才之英發者擴而充一而時履於危危而有所懲則止故韓公之於西夏主戰而不終其制義勇也已做而終改若其折母后定儲位黜姦奄匡幼主無所三思以行其道則正以不勞形怵心於細故而全其大項而道之憂之已急慮之已審乃使纖曲脂躁之士得依附以責其術固自天下已任之口極其量而不得有餘矣苟爲君子則必知所敬矣才所不足敬自至焉才所有

宋論卷四

五

餘不覺其敬之弛也惟其敬也是以簡也才所有餘者欲簡而不能才所不足者欲簡而不得簡之必敬敬則不容不簡以此而論二公韓之傲於所長者僅也而范公已甚矣天章開開之後宋亂之始也范公縝密之才好善惡惡之量爲之也是以慎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慎用也科舉試士之法有三詩賦也策問也經義也宋皆用之並相褒貶而以時興廢夫此三者略而言之經義尚矣策問者有所利用於天下者也詩賦者無所利用於天下者也則策問之賢於詩賦宜其遠矣乃若精而求之要歸而究之推以古先聖王涵泳之仁濯磨之義則抑有說焉經義之制自唐明經科之帖經始帖經者徒取其記誦則其待

士者已末矣引而伸之使演其精意而著爲道義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於此乎取之抑使天下之士成童以後日紬繹於先聖之遺書以馱馱於道腴而匡其不軌故曰道義尚矣然而不保其不做者習之斯玩之玩之斯侮之以仁義中正之格言爲弋利掠名之捷徑而支離者旁出於邪疲茸者偷安於鄙彫繪者巧亂其真拘攣者法傷其氣皆所謂侮聖人之言者也則明經而經以晦尊經而經以襲末流之所必趨糾之以法而法愈以錮人之心是其爲做也已做而後知之未做之前做伏而不覺故君子不能豫度士風之日偷而廢之於先而做之顯著於初者莫詩賦若也道所不謀唯求工於音響治所勿問祇巧繪

宋論卷四

五

其鶯花其爲無所利用於天下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能言之則固不得與策問爭長矣策問之興自漢策賢良始董仲舒天人之對歷數千年而見爲不刊嗣起者競起以陳當世之務爲得爲失爲利爲病爲正爲邪爲安爲危人百其言言百其指以爭效之於天子天子所求於士以共理天下者正在於斯以視取青妃白之章不亦遠乎然爲此說者抑未體乎先王陶淑之深心以養士習定國是知永終之做而調之於且者也天先王之造士豈不欲人杼其規畫以贊政紀哉漢之始策賢良也服官之後品行已徵成績已著三公二千石共保其爲醇篤之儒而後策之始進之固不以此爲干祿之徑而自獻以言夫亦有

深意存矣道莫亂於多岐政莫紊於爭訟士莫惡於揣摩天下之形勢而思以售其所欲為夫苟以策問進之則士皆於策問習之陳言不適於時則倚先聖以護其廷邪說不準於理則援往事以文其悖見未越乎閭門而妄計九州之盈誦身未試乎壁壘而輒爭一綫之安危於是詭遇之小夫心胥史之心學幕賓之學依附公門以察其條教窺探時局以肆其褒譏人希范蔡之相傾俗競儀秦之互辨而淳龐簡靜之休風斬焉盡矣其用也究以無裨於用也其利也乃以成其害也言詭於下聽熒於上而民不偷國不仆者未之有也且夫詩賦則亦有所自來矣先王之教士而升以政也規之使圓削之使方繁之使必正束之使必馴無言而非可用無動而非可法俾皆莊肅如神乾惕如戰勤敏如疾風纖密如絲雨以與天下相臨而宏濟艱難哉然而先王無事此也幼而舞勺矣已而舞象矣已而安絃操縵矣及其成也賓之於飲觀之於射旅之於語泮渙夷猶若將遠於事情而不循乎匡直之教夫豈無道而處此以為人之樂於為善而足以長人者唯其清和之志氣而已矣不使察乎天下之利則不導以自利之私不使揣於天下之變則不動其機變之巧不使訐夫天下之惡則無餘慝之伏於心不使測夫天下之情則無私情之吝於已盪而滌之不以鄙陋愁其心深而游之不以紛拏鼓其氣養其未有用之心為有用之圖則用之也大矜其

宋論卷四

天

無可尚之志為所尚之道則其所尚也貞詠歌愾歎於人情物態之中揮斥流俗以游神於清虛和暢之宇其賢者進於道而以容四海宥萬民而有餘裕不肖者亦斂輯其喬野驚擾之情而不操人世之短長以生事而賊民蓋詩賦者此意猶存焉雖或沈溺於風雲月露之間茫然於治理而豈掉片舌舞寸管以倒是非亂綱紀貽宗社生民之害於無已哉繇此言之詩賦之視經義弗若也而賢於策問多矣范希文奮起以改舊制於是而浮薄之士爭起而習為揣摩蘇洵以孫吳逞王安石以申商賄皆持之以進而為之和者實繁有徒以裂宋之綱維而速墜希文之過不可辭矣若乃執政之黨人摘策問之短為之辭曰詩賦聲病易攷策論汗漫難知此則卑陋已極適足資希文之一笑而已

宋論卷四

天

徒竊也証之於直以毀傷人之素履言一發而無可避無可辨也若是者於草爲莖於蟲爲蟻於鳥爲鵬於獸爲狐風一倡而所號爲君子者亦用其術以加之小人而不知其不可爲也則其爲妖也不可辭矣凡爲此言者其大端有四曰謀爲逆叛曰詛呪誹謗曰內行不修曰暗通賄賂嗚呼使節不疑陳平不遇明主則廢錮終身狄仁傑非有天幸則族滅久矣不幸而爲其所惑也君以殺其體國之臣父以殺其克家之子史氏且存其說以汗君子於蓋棺之後自春秋以來歷漢唐而不絕猶妖鳥鬻狐之不絕于林莽也而宋爲甚王拱辰之以陷蘇舜欽搖杜衍也丁謂之以陷寇準也夏竦之以陷石介及富弼也蔣之奇之以

宋論卷四

元

陷歐陽修也章惇蘇軾之以互相陷也莫非妖也加之以無將之辟則曰密謀而人不覺汗之以惟薄之愆則曰匿醜而跡不宣誼之以誹謗則文字皆索廢之資計之以關通則禮際亦行私之迹辱之以賊私則酒漿亦暮夜之投人所不能言者言之矣人所不敢言者言之矣人所不忍言者言之矣於國計無與也於官箴無與也於民瘼無與也於吏治無與也大則施以覆載之不容細亦彼以面目之有礙傾耳以聽道路之言而藏身託於風聞之誤事已白而自謂責備之嚴事無微而猶矜誅意之效無所觸而與是怪鳥之啼於坐隅也隨其影而射是鬻龜之藏於深淵也雖有曲謹之士無得而防雖有善辨之口無從而折

昏蠹起而冒目不辨疲厲興而沿染無方亦且終無如之何矣嗚呼苟有明君亦豈必其難辨哉天下方定大位有歸懷逆何望也君不殺諫臣士不惜直言誹謗何爲也既以登朝誰能拒戚畹近信而弗與接也時方暇豫誰能謝燕遊歡笑而無所費也至於宗族有讒人而小缺在寢門則問言起婢妾有怨望而嫌疑在欵笑則醜詆宣明主相信以素履相知以大節度以勢之所屈揆以理之所無則密陳之而知其非忠斥言之而知其非直而相質許而知君子之自愛且代爲之慙而恥與之爭若大人之爲賢爲姦當其舉之於鄉升之於朝進而與之謀國獨契之知眾論之定已非一日何待怨隙開而攻擊逼乃俟宵人之吹

宋論卷四

三

索而始知哉而優柔之主無救日之弓以射妖鳥則和顏以聽使盡其詞辱朝廷羞當世之士既已成乎風氣於是自命爲君子人者亦倒用其術以相禁制妖氣所薰無物不靡豈徒政之所出亂哉人心波沸而正直忠厚之風漸焉斯亦有心者所可爲之痛哭矣王曾舍丁謂之大罪而以山陵水石詐其有不軌之心唐介所稱真御史也張詠佐之進用除擬出自中書責文彥博自有國體乃以燧籠鋪進奉貴妃詆訶之於大廷曾言既用謂雖死而罪不罪介賤雖行彥博亦緣之而罷相然則仁宗所終始樂聞者以曖昧之罪加人而曾與介身爲君子亦利用妖人之術行等蠶以快其心風氣狂興莫之能止乃至勒爲成書如

碧雲駁諸錄流傳後世為怪誕之嚆矢是非之外有毀譽法紀之外有刑賞中於人主之心則淫刑以逞中於士大夫之心則機日張風俗之惡一邑一鄉之中狂瀾亦日興而不已有憂世之心者且勿以姦佞為防而急正妖言之辟庶有瘳與

傳曰一薰一蕕十季其尚有臭猶臭也間之以薰則臭有所止息而何以臭之十季邪知此者而後可與言治仁宗自明道三季劉后殂始親政訖乎帝崩三十季兩府大臣四十餘人夷放其人韓富范杜諸公之大節炳然者若而人矣抑若呂夷簡夏竦陳執中高若訥清議所交謫者抑繁有徒他如晏殊宋庠王黼丁度之浮沈而無定守者抑

宋論卷四

三

與焉其進也不固進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終退也俄而又進矣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過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計偶乖而即斥之且諸人者皆有所懷來持以為用一得位而即圖嘗試而所與倡和以伸其所為者勃然蹶起乘所宗主者之大用以急行其術計此三十季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吏無適守民無適從天下之若鶩若鶩延頸舉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數進而數退者或賢或佞固不可保矣則政之所繇亂民之所繇傷非但小人之亟代君子君子之澤不及下逮也以君子亟代君子其同也則何取乎代之其異也則亦旦之令不保於夕也

日以君子而亟代小人吏民既已受小人之虐而降心茹荼以從之從之已夙亦不得已而安之而代之者又急反焉則前勞費而後效亦不易收且抑不敢信以為可久而志愈感力愈調矣況以小人而亟代小人小人者各有其私以相傾而相制者也則且託於鋤姦革倣之大名以搖天下為害之實相若也而名與法則紛糾雜出而不可紀進者退矣已而退者又進矣輸忠者無可釋之憂疑懷姦者挾危機以觀望自非清剛獨立之端士且游移以冀兩容雖以利病昭著之謀猷亦乍行而無成績害者害而利者亦害邪者邪而貞者不能固保其貞舉慕之不定也築室之不成也以求社稷生民之安平鞏固於百季也其可得乎夫天子之無定志也既若此矣持之以靜正養之以和平肅之以從容者固將望之有學有守之宰執與憂國如家之諫臣深知夫善政雖行而不能永也危言雖聽而不能終也無亦奉祖宗之成憲以折其狂興息搏擊之鋒鏃以杜其反噬猶庶乎其有定也而為大臣者庸未煖於紫禁劔已及於寢門議磨勘矣覈任子矣改科舉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當以為厚幸言路之臣若蔡襄唐介孔道輔者積發於顏髮豎於額以與當路爭衡於筆干知不足以相勝也而特以求伸於眉睫至浮薄之士心未喻君子之深衷而聞風以遙和身未試小人之沮害而望影以爭攻一波乍興萬波隨涌黨邪醜正之

宋論卷四

三

徒亦相師以相報天子且厭聞之而姦邪亦不以彈劾爲恥於是祖宗朝敦龐鎮靜之風日陵月替而天下不可爲矣人知熙豐以後議論繁興毒痛四海激盜賊召遼敵亦惡知濫觴之始早在仁宗之世乎伊尹之訓曰咸有一德一者慎擇之先而謹曰之於後也三心載甯而綱紀定法守專廷有親臣野無橫議天下永綏外侮不得而乘焉嗚呼三代以下能以此旨治者鮮矣宜其舉四海而淪胥之也

元昊死諒祚初立議者請餌其三將破分其勢可以得志程琳白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立說之非人皆知之誠哉其不可與謀也春秋重伐喪之既予士句之還彼有取

宋論卷四

三

爾矣鄰國友邦偶相失以相齋兵臨服罪同好如初則乖約肆淫大傷人子之心信不仁矣元昊者淪於夷之叛臣爲我讎賊者也死亦不足恤也喪亦不足矜也如其可削乎以休息吾民鞏固吾圉惡容小不忍以亂大謀哉故琳說之非不可託春秋之義爲之解也雖然宋至此而欲乘喪以圖諒祚談何容易乎昔者繼遷死德明弱曹瑋欲得精兵存孤雛郡邑其地庸算無成而元昊嗣之以逞今元昊死爲披分其國之說亦師瑋之智而奚謂其未可邪夫所謂理勢者豈有定理而形迹相若其勢均哉度之日度之彼智者不能遠勇者不能競惟其時而已繼遷雖悍不內附收眾侵邊宋弗能討而撫之然猶定難一節使耳德

明嗣立需宋之寵命以雄長其部落君臣之分尚在則予奪之政猶行力詘歸以自有餘地以相待弗能爲寶融也猶不害爲田興勿庸死於我而服之也易元昊已儼然帝制矣宋之待之者名之曰夏國則固不能以臣禮畜而視爲友邦矣建郊廟立宮闕豈有一旦芟夷俯首而從臣列則諒祚雖辱處於無可卻步之勢其以死爭存亡者必也且不徒諒祚已也當德明之始爲之部曲者亦節鎮之偏裨幕府之參佐也元昊僭而百官設中國叛人如張元鞏者業已將相自居東身歸闕不誅不廢而抑不能與徐鉉楊業同升顯列則人懷有死無降之志以爲諒祚效其情其勢豈可且暮亟摧者哉繼遷之叛也雖嘗誘殺邊臣

宋論卷四

三

襲據銀州而宋不能懲然未嘗一與交兵受其挫窘張彼勢而自見其弱也及元昊之世宋一敗於延州而劉平石元孫駢首受刃再敗於好水川而任福全軍覆沒韓范王龐分招討之任僅保殘疆無能報也則中國落膽於西人狡虜益增其壯氣元昊死而餘威固在度之彼勢旣然矣且宋當德明之世去平江南下西蜀破太原也未久兵猶習戰而曹瑋以知兵世將奮志請纓繼其後效固知其足恃也及仁宗之季其夙將死亡殆盡廂禁之兵僅存名籍王德用狄青且顛倒於廷臣之筆舌乃欲以機巧離其部曲率屢敗疲民以求逞未有不自貽僇仆者矣度之已者又然也今非昔之時而勢可知已勢不相若而安危

存亡之理亦昭然其不昧矣抑以天下之大勢言之宋從曹瑋之謀而克也則咸建而可折契丹之氣亦唯昔為然而今不可狃也當彼之時宋與契丹猶相角而不相下則宋苟平西夏契丹且避其鋒及澶州之役一興而宋亟薦賄矣劉六符片舌恐喝而益幣稱納矣契丹之得志於宋不待夏人之援而盡宋之力以爭夏則鵠蚌之時契丹且坐乘其傲即如議者之志三大將離叛以捲土來歸一剛孤懸契丹順右臂而收之一劉裕之俘姚泓徒為赫連效驅除耳關隴且岌岌矣奚能終有河西以臨朔漠哉宋於此時急在北而不在西明矣歲幣日增力窮坐困舍契丹以不慮而外徼幸於斗絕之西匪勝不足以立威敗則益

宋論卷四

增召傷瘠牛償於豚上其如猛虎何邪況乎利誘三將之策尤童昏之智祇為夏人玩弄以相傾覆也乎以此思之程琳之說非也而有不能訟言以示弱者故假於伐喪之義以止妄人之辨琳或有深心焉未可知也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德明方弱之日也去而不可追者亦時也元昊初喪之日也齊桓暉亭之次宋襄用之而兵敗身傷劉裕北伐之功與明徹效之而師殲國感時以審勢因勢而求合於理豈可以概論哉

功名之際難言之已勉論小人也為君子者道相謀志相叶好惡相若進退相待無不可視人若己者而於此有不能忘者焉非其寵祿之謂也出而思有為於當世得君而

事之才可以勝志可以伸心可以無媿大功可以成大名可以立而不得與焉退處於無能有為之地則惛惛之情一動而不可按抑於是而於友不純乎信於君不純乎忠於氣不純乎和於品不純乎正皆功名之念為之也故君子貴道德而賤功名然後坦然以交於上下而永保其貞嗚呼難言之矣韓富二公之相為輔車也舊矣富任中樞而韓出安撫不以為嫌也富方升而望不為貶夫豈待是以收厚實哉富亦辭榮有素非有懷祿固寵之情也然而捏目空花青霄為障幾成張耳陳餘之晚節無他功不自已成名不自己立懷忠愛以求伸不克遂其匡扶社稷之夙志以正告天下後世鬱悒周章成乎福衷而不自釋也

宋論卷四

故曰功名之際難言之也是以君子以道義自靖其心而賤功名為末節誠有以也或且以致疑於韓公曰大功之所就大名之所居君子於此有讓道焉則前之定議於齊勿者胡不待富於服闋之後後之仇爭於簾前者胡不暫富於請外之時幸得同心之侶與協恭以允濟而消疑忌於未形韓公有餘歎焉之說也其於君子之道名取而不以誠者也夫苟兼拓達光大之衷則宗社之事苟有任之者奚必在我韓公固不以狹小之量擬富之必出於此而天位去留之際國家禍福之機當問不容髮之時如其惟謙讓之文遲回而姑待避怨憎之迹作意以周旋則事機一失變故叢生庸人誤國以全身胥此道耳而公豈屑為

之哉且夫英宗之嗣所欲決策者仁宗之獨斷耳英宗育於宮中二十八季矣而皇子之名未正仁宗報罷而韓亟引退深相信也乃其後富有憾於韓韓公死而不弔隙未之釁生死不忘豈韓有以致之哉仁宗之建儲也范蜀公諍言於廷諫官交起以應之而富公居中力勸其成韓公尚未與也已而韓公入相富自以母喪去位於是韓公面對不恤惡怒迫請英宗之名起復之苦塊之中正名皇子韓公固獨任焉而富不與逾季而仁宗崩英宗立宦官構曹后以思廢立於是危言以鎮壓曹后調和兩宮宗社無動搖之釁韓公亦獨任焉而富不與曹后無歸政之志韓公厲聲迫請撤簾於衣裾尚見之餘韓公又獨任之而富

宋論卷四

七

不與於是而富快快求罷出守揚州嫌卻自此開矣及乎英宗早折韓公受憑几之命請力疾書名以定神宗而折太后舊窠求免之邪心富既出守韓公自獨任之富固不得而與也凡此數不得與者自後而言富以含愠去而自不欲君其任自前而言富以子道在而固不得與於聞乃持此以開隙於趨向同歸之益友富於是乎不得允為君子矣夫此二公者或收功於西陲或著節於北使出入兩府通顯已極人望咸歸君心式重與乎定策而位不加崇局外置之遲回而審可否者已熟然而廷臣爭請牘滿公車未能決之一朝者有間之者也曹后之情任守忠輩宵人之計已岌岌矣則斯舉也獨任之則濟分任之則疑韓

公他日或告以蹉跌而身不保公歎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以此為心忘其身矣而何有於人功可分名可讓而死不可要人而與共專死也非專功也何容輕議哉夫富公固非有異志者而觀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發視國書以免呂夷簡之陷則奮不顧身以強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姦邪者誠非富之所能與使必相待而相讓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決也且從容審量而授我疑也仰質皇天昭對皇祖拊省夢魂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後世可為則為之可言則言之曰耳賓賓然以功為不可獨成名為不可獨尸期遠怨於朋友而坐失事機為社稷臣者豈若夫國家之不幸也

宋論卷四

美

多矣伊尹遷桐葉朱不與周公破斧君嗾弗聞富懷不平之心自媿於君子而韓公何恨焉夫韓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未喻也

善化賀長齡

同校刊

安化羅繞典

清泉後學楊重刊

宋論卷四終

宋論卷五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撰

英宗

集思廣益而功不必自己立大臣之道也而抑有不盡然者非光大宅心而忠忱不渝者其孰能知之夫博訪於前以盡人之才分功於後以獎人之善是道也則亦惟其當而已矣用人則采公論而後斷之以其真其合者則曰此眾之所允愜者也行政則訪羣議而後析之以其理其得者則曰此眾之所襄成者也此其所當者也若夫宗社之所以安大臣之所以定姦邪窺伺於旁主心疑貳於上事機決於俄頃禍福分於毫釐則疏遠之臣民既非其所深

宋論卷五

喻即同朝共事無敢立異而願贊其成者或才有餘而志不定或志可任而才不能勝徒取其志則清謹自矜之士臨之而難折羣疑抑取其才則妄興微利之人乘之而持魁柄如是者離人而任獨非為擅也知之已明審之已定握之於幽微之存主而其發也如江河之決不求助於細流是道也伊周之所以靖商周慎守其獨知而表行无管夫孰得而與之哉三代以還能此者唯韓魏公而已矣霍光之敢於易位也張安世田延季之共成之也所以然者光於大臣之道未純而神志不足以充也且其居功受賞之情不忘於事後則固斷之以獨而不可也而韓公超然遠矣人主長矣而母后之簾不撤宵小持其長短謗譖

繁興以蔽女主而英宗之操縱在其掌中於斯時也非獨張昇曾公亮趙概之不能分任其死生即文富二公直方剛大之氣至此而不充故決取何日之言如震雷之迅發而叱殿司以速撤但以孤忠託先君之靈爽而不假片言之贊助其坐政事堂召任守忠斥其惡而速驅以就竄必不以告趙槩而制之以勿敢異同嗚呼以如此事而咨謀於庶尹會議於堂皇騰書於章奏求其事之不償也幾何哉劉瑾一導淫之小豎耳非有熒惑官闈動搖神器之危機也韓文倡之李夢陽成之九卿隨聲而和之劉謝后中而應之李東陽王鏊俛仰其間亦非素結瑾以徼榮者而參差巨柄竟以空朝廷而長宵人之氣況守忠所挾者垂

宋論卷五

簾之母后所欲動搖者入繼之嗣君則天位危而顧命大臣之竄死在俄頃間此何如事而呼將伯之助以召不測之憂哉韓公之獨任於己也其志之真盟於夢寐其道之正積於生平其情之定忘乎生死其力之大發以精神功何必不自已成名何必不自己立而初無居功立名之心可揭日月以告之天下易曰或從王事知知光大也知光大者之獨行而無所恤乃可以從王事臣道之極致也文富諸君子且不難推而置之局外而況他有所倚哉趙汝愚之未能此也非韓侂胄不足以立功而事權失矣雖有朱子不能善其後也夫韓公之怛然無懼而以爲己任非一日也其請皇嗣也仁宗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斯言

也在仁宗爲偶然之語而使顧瞻愿謹者聞之必震慄失守而不敢爭公且急請其名以宣示中外視神器之所歸如獻醜之爵唯所應得者而揖讓以將之此豈文富諸公所能任而內無可援引之后如無可居間之宦寺則卽有姦邪亦不能挾以爲名而相侵害爲仁繇已豈襲義者之所可與於斯乎無樂取人善之虛衷不足以經庶務無獨行其志之定識不足以任大謀剛愎自用者及其臨事而待命於人斗筭之器所受盡而資於瓶盎必然之勢也漢王典禮之議古今之公論集焉夫粗而論之亦易辨矣精而論之言必有所衷道必有所察彙倫不容以毫髮差名義不可以形勢襲未易易也如苟古有可引而引之言

宋論卷五

三

有可以奪彼而抗言之則匪徒其邪也其正者亦以數天理而傷教本豈易易哉人之有倫也有同焉者有異焉者同焉者理之在天下者也異焉者理在夫人之心者也胥天下而親其親長其長一也統之於一其義昭明歷古今統上下而不容異無所異則無所容其辨矣乃人各親其親非以天下之所必親而親之人各長其長非以天下之所必長而長之則名同而實異道同而德異義理同而性情異執彼以概此辨愈繁而心愈離非精義以悅心者弗能與於斯故曰未易易也以漢宣之於史皇孫光武之於南頓府君例英宗之於濮王者非也漢宣雖繼孝昭以立而孝昭不以宣帝爲子宣帝亦未嘗以孝昭爲父非若英

宗早有于宮中業已正皇子之名也光武上繼元帝序七廟之昭穆而已光武之生不逮元帝遭國中圯奮起庶宗自百戰以復漢社稷其不父元帝而必父南頓尤烈於漢宣故必正名南頓府君曰皇考親奉祀焉不可委之伯叔之子而自忘其所生也則固與英宗無中興之功烈而仁宗實爲其禍異矣故以二帝擬英宗而等仁宗於孝昭孝元不協於仁宗之心不協於仁宗之心則英宗之心亦不協此溫公欲以厚仁宗而不知適以薄故曰非也若夫歐陽永叔緣爲其父母之文以正濮王皇考之稱其不中於禮夫人而知之而未知其所以非也爲其父母服期此大夫以降世祿之家爲人後者得伸於其所生爾天子絕期

宋論卷五

四

不得於此而復制期服蓋天子者皇天上帝明禋之所主七廟先皇禘祫之所依天下生民元后父母之所託故於伯叔父之應服期者生而臣之沒而從爲諸侯錫衰之禮尊伸而親屈是以絕期而出後於天子則先皇委莫大之任於其躬可以奪其所目生之恩德固與世祿之子僅保其三世之祀者殊也則使英宗立而後濮王薨不得爲之服不得爲之服則父母之稱不足以立矣而時無能以此折承叔者非也溫公曰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者亦非也濮王之始歸節度使而封郡王繇郡王而贈濮王皆以英宗故而受殊禮則仁宗之爲英宗報本地也久矣益其封贈不爲加榮卽如其前

不為有闕子不得以其愈加之於所生而馭以爵祿固心
之所有憚而實心之所弗忍者也則封贈之說不可行矣
以所生言之則父也以族屬言之則猶之乎凡為伯父者
之為皇伯也固為伯父不待立名實非伯父名非繇我而
為之名曰皇伯固不如無為之名而心可以安故溫公之
說亦曲就而非正也至若王珪之言曰陛下所以負展端
冕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此言何為而至於人子之耳哉
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傳之子孫為德而不可忘則是以
富貴故而父非其父以富貴所不在故而父其父見利
忘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泯矣孝子於此將有懷慙自
痛追悔出繼之非做履天下脫之而逃耳以小人之心議

宋論卷五

五

天倫之大沒天地祖宗之重任懷樂其身庇其子孫之私
恩珪乃昌言此不道之說於廷而當時猶以為允世教之
衰非徒小人之亂之矣夫漢王既不可稱考抑不可稱伯
此中書所為駁珪等議而議以當稱何親珪等窮矣苟據
典禮以求其允愜自可不窮漢王已薨書召弗及矣若祭
則天子於伯叔無喪畢致祭之禮漢王自有子孫世其爵
延其祀俾奕世勿絕則所以報本者已遂而歲時修舉自
屬漢國之小宗天子弗與焉天子弗與則稱謂可絕又何
必致疑於名之何稱而徒滋聚訟哉然而英宗有難處者
於此君子之守道也不昧其初漢王之薨英宗嘗執三季
之喪矣未為天子而父之已為天子而不父則始末不相

應而前之衰戚以大位而改其素安能不耿耿焉此則仁
宗之過也業已方四歲而育之宮中者二十五季知之非
不深矣漢王超進大國之封為英宗故立之非不決矣而
不早正皇子之名別為漢王立後以定其世系仁宗一猶
豫而授英宗以兩不自勝之情故以韓公之秉正而俛仰
以從歐陽之議實有其難處者存也處乎難處而容以率
然之心議之乎求盡人倫之至者研義以極其精乃能存
仁以無所憾孤持一義不研諸慮以悅諸心其不勝於邪
說也必矣況如王珪之以人欲滅天理者乎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宋論卷五

六

清泉後學楊湘重刊

宋論卷六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譏

神宗

言有大而無實無實者不祥之言也明主知之知其拓落而以是相震則一聞其說而屏退之惟恐不速唯智小而圖大志陋而欲飾其短者樂引取之以箝天下之口而遂其非不然望而知其為妄人豈難辨哉王安石之入對首以大言震神宗帝曰唐太宗何如則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又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彼魏徵諸葛亮者何足道哉嗚呼使安石以此對颺于堯舜之廷則靖言庸違之誅膺之久矣抑誠為堯舜則安石

宋論卷六

固氣沮舌蹙而不敢以此對也夫使堯舜而生漢唐之後邪則有稱孔明治蜀貞觀開唐之政於前者堯舜固且揖而進之以畢其說不鄙為不足道而遠斥之何以知其然也舜于耕稼陶漁之日得一善則沛然從之豈耕稼陶漁之侶所言善言所行善行能軼太宗葛魏之上乎大其心以函天下者不見天下之小藏於密以察天下者不見天下之疏方步而言趨方趨而言走方走而言飛步趨猶相近也飛則固非可欲而得者矣故學者之言學治者之言治奉堯舜以為鎮壓人心之標的我察其情與細黃之流推高其祖以樹宗風者無以異韓愈氏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相續不斷以至于孟子愈果灼見其

所傳者何道邪抑僅高舉之以誇其所從來邪愈以俗儒之詞章安石以申商之名法無不可曰堯舜在是吾甚為言堯舜者危也夫堯舜之學與堯舜之治同條而共貫者也安石亦知之乎堯舜之治堯舜之道為之堯舜之道堯舜之德為之二典具存孔孟之所稱述者不一定以何者為堯舜之治法哉命岳牧放四凶敬郊禋觀羣后皆百王之常法惟以允恭克讓之心致其精一以行之遂與天同其蕩蕩故堯曰無名舜曰無為非無可名而不為其為也求一名以為獨至之美求一為以為一成之例不可得也今夫唐太宗之于堯舜其相去之遠夫人而信之矣而非出號令頒科條之大有異也藉令堯舜而舉唐太宗所

宋論卷六

行之善政允矣其為堯舜抑令唐太宗而倣堯舜所行之成績允矣其僅為唐太宗而止則法堯舜者之不以法法明矣德協于一載于王心人皆可為堯舜者此也道貞乎勝有其天綱湯武不師堯舜之已迹無所傳而先後一揆者此也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與不宜因乎德之所慎舍道與德而言法韓愈之所云傳王安石之所云至簡至易至要者此也臯夔稷契以其恭讓之心事堯舜上畏天命下畏民譬匹夫匹婦有一善而不敢驕以所不屑唐虞之所以時雍也顧乃取前人經營圖度之苦心以撥亂扶危者而凌躐之枵然曰堯舜之道至易而無難且夕致也商鞅之以脅秦孝公者亦嘗用此術矣小人而無忌憚夫亦

何所不可哉揚堯舜以震其君而誘之以易揭堯舜以震
廷臣而示之以不可攻言愈高者趨愈下情愈虛者氣愈
驕言及此而韓富司馬諸公亦且未如之何矣曹丕曰吾
舜禹也則舜禹矣源休曰吾蕭何也則蕭何矣姦人非妄
不足以利其姦妄人非姦無因而生其妄妄人與而不祥
之禍延于天下一言而已蔽其生平矣奚待其潰隄決岸
而始知其不可遏哉

君子之道有必不爲無必爲小人之道有必爲無必不爲
執此以察其所守觀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必
不爲者斷之自我求諸己者也雖或誘之而爲之者必其
不能自固而躬冒其爲焉不然熒我者雖眾弗能驅我于

宋論卷六

三

叢棘之中也必爲者強物從我求諸人者也爲之雖我而
天下無獨成之事必物之從而後所爲以成非假權勢以
迫人之應則銳于欲爲勢沮而中止未有可必于成也以
此思之居心之邪正制行之得失及物之利害其樞機在
求人求己之間而君子小人相背以馳明矣夫君子亦有
所必爲者矣子之事父也臣之事君也進之必以禮也得
之必以義也然君子之事父不敢任孝而祈免乎不孝事
君不敢任忠而祈免乎不忠進以禮者但無非禮之進而
非必進得以義者但無非義之得而非必得則抑但有所
必不爲而無必爲者矣況乎任人家國之政以聽萬民之
治古今之變遷不一九州之風土不齊人情之好惡不同

君民之疑信不定讀一先生之言暮夜得之雞鳴不安枕
而揣度之一旦執政柄而遽欲行之從我者愛而加之膝
違我者怒而墜諸淵以迫脅天下而期收功於旦夕察其
中懷豈無故而以一人犯兆民之指摘乎必有不可問者
存矣夫既有所必爲矣則所迫以求者人而所憚然忘者
已矣故其始亦勉自鈐束而有所不欲爲及其欲有爲也
爲之而成或爲之而不成則喜怒橫行而乘權以逞於是
大不韙之事其夙昔之所不忍與其所不屑者苟可以濟
其所爲而無不用於是而其獲疚於天人者昭著而莫能
拚夫苟以求已求人必爲必不爲之衡而定其起嚮則豈
待決裂已極而始知哉故王安石之允爲小人無可辭也

宋論卷六

四

安石之所必爲者以桑宏羊劉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
法堯舜之道則固自以爲是斥之爲非而不服若夫必不
可爲者即令其反己自攻固莫之能遁也夫君子有其必
不可爲者以去就要君也起大獄以報睚眦之怨也尋老
成而獎游士也喜諂諛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誹謗也
毀先聖之遺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產兄弟而授人之排
之也子死魄喪而捨宅爲寺以丐福於浮屠也若此者皆
君子所固窮瀕死而不爲者也乃安石則皆爲之矣抑
豈不知其爲惡而冥行以蹈汚塗哉有所必爲骨強肉憤
氣溢神馳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則荆棘生於腹心怨毒興
於骨肉迨及一蹶而萎縮以沈淪其必然者矣夫君子相

天之化而不能違者天之時任民之憂而不能拂者民之氣思而得之學而知其未可也學而得之誠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猶以爲疑則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如是而猶不足以行反已自責而盡其誠之至誠至矣然且不見獲于上不見信于友不見德于民則奉身以退而自樂其天唯是學而趨入于異端行而沈沒於好利興羅織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則弗待遲回而必不以自喪其名節無他求之已者嚴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勝也唯然則決安石之爲小人非苛責之矣或曰安石而爲小人何以處夫黷貨擅權導淫迷亂之蔡京賈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亂昏荒之主而不能

宋論卷六

五

亂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驅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禍乃益烈譏議之辨硜硜之行足道哉

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于是而王安石乘之以進帝初泣政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志定久矣國家之事相仍者之必相變也勢也大張之餘必仍之以弛大弛之餘必仍之以張善治者酌之于未變之前不極其數持之于必變之日不毀其度不善治者反此而大張大弛相乘以勝則國乃速做夫神宗固承大弛而勢且求張之日也仁宗在位四十三季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具也解散以休息之則極乎弛之數而承其後者難矣歲輸

五十萬于契丹而頰首自名曰納以友邦之禮禮元昊父子而輸緡帛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執大臣侍從臺諫胥在廷在野賓賓嘖嘖以爭辨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設而不可犯國既以是弱矣抑幸無耶律德光李繼遷驚悍之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處聲恐喝而魄已喪使疾起而捲河朔以嚮汴維其不爲石重貴者何恃哉于是而神宗若處梓棘之臺盡然不容已于傷心奮起而思有以張之固仁宗大弛之反授之以決裂之資然而弗能昌言于眾以啟勁敵之心但曰養兵備邊待廷臣之默喻宰執大臣惡容不與其焦勞而思所以善處之者乎夫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爲慮而不知患在不貧

宋論卷六

六

故以召安石聚斂之謀而做天下然而無容怪也凡流俗之說言強國者皆不出于聚財之計太祖亦嘗爲此言矣飽不宿則軍易潰賞不重則功不興器仗甲冑牛馬舟車糗糲芻藁椎牛醢酒不庀不腆則進不速而守不固夫孰謂其不然者要豈有國者之憂哉漢高起于亭長無僭石之儲秦據六國之資斂九州之賦于閔中而不能與爭一戰之生死且以爲興亡之大數置勿論也劉裕承桓元播亂盧循內訌之餘以三吳一隅之物力俘姚泓縛慕容超拓拔氏束手視其去來而莫之敢較唐積長安之金帛米粟安祿山擁之而肅宗以朔方斥鹵之鄉崛起東嚮驅之速遁德宗匹馬而入梁州礪礪之士困朱泚而誅夷之則

不待積財已豐然後可強兵而挫寇亦較然矣若夫仁宗之過于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密勿大臣如其有定識與正告神宗曰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財西北之事無不可爲也仁宗之休養四十季正畱有餘聽之人心以待後起之用而國家所以屈于小醜者未得人耳河北之能固圍以待用者誰恃而可也綏延之能建威以制寇者誰恃而可也守先皇之成憲而益之殷憂待之十季而二虜已在吾指掌則神宗不言之隱早授以宅心定志之宏圖而戢其求盈無已之妄安石揣摩雖工惡能攻無瑕之玉哉夫宋之所以財窮于薦賄國危于坐困者無他無人而已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河北之守自畢士安撤備以後置

宋論卷六

七

之若遺西事一興韓范二公小爲補葺輒貢心膽寒裂之謠張皇自炫二公雖可分閫固不能出張子房李長源之上藉使子房執桴鼓以敵秦項長源佩囊韉以決安史勢固不能而其爲彭韓李郭者何人宋固不謀也懷黃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僅一王德用狄青而猜防百至夫豈無可恃之才哉使韓岳劉吳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間無以自振黃天蕩朱僊鎮藕塘和尚原之績豈獲一展其超雄邪唯不知此而早以財匱自沮乃奪窮民之銖累止以供無益之狼戾而畜其所餘以待徽宗之奢縱若其所恃以挑敵者王韶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又其下者宦者李憲已耳以兵爲戲而以財爲彈鵠之珠

當國大臣無能以定命之訐謔爲神宗辰告徒欲摧抑其有爲之志宜神宗之厭薄已亟固必曰贊仁宗四十餘季養癰之患者皆此儔也言之徒長祇益其驕而已嗚呼宋自神宗而事已難爲矣仁宗之弛已久仍其弛而固不可張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漸張之猶可爲也過此而愈難矣安石用而宋做安石不用而宋亦做神宗急進富公與謀而無以對也宋之日做以卽於亡也可於此而決之矣

王安石之未試其虐也司馬君實於其新參大政而曰眾喜得人明道亦與之交好而不絕迨其後悔前之不悟而已晚矣知人其難洵哉其難已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宋論卷六

八

夫知言者豈知其人之言哉言飾於外志藏於中言發於先行成於後知其中乃以驗其外攷其成乃以印其先外易辨而中不可測後易覈而先不能期然則知言者非知其人之所言可知已商鞅初見孝公而言三王則固三王之言矣王莽進漢宮而言周公則固周公之言矣而天下或爲其所欺者知鞅莽之言而不知三王與周公之言也知言者因古人之言見古人之心尙論古人之世分析古人精意之歸詳說羣言之異同而會其統宗深造微言之委曲而審其旨趣然後知言與古合者不必其不離矣言與古離者不必其不合矣非大明終始以立本而趣時不足以及于斯矣立聖人之言于此以求似無不可似也爲

老氏之言者曰虛靜虛靜亦聖人之德也爲釋氏之言者曰慈閔慈閔亦聖人之仁也爲申韓管商之言者曰足兵食正刑賞二者亦聖人之用也匿其所師之邪慝而附以君子之治教奚辨哉揣時君之所志希當世之所求以獵取彝訓而跡亦可以相冒當其崇異端尙權術也則弁髦聖人以恣其云爲及乎君子在廷法言羣進則抑摭拾堯舜周公之影似招搖以自詭於正夫帝王經世之典與貪功謀利之邪說相辨者在幾微則苟色莊以出之而不易其懷來之所挾言無大異於聖人之言而君子亦爲之動無或乎溫公明道之樂進安石而與之言也夫知言豈易易哉言期于理而已耳理期于天而已耳故程子之言曰

宋論卷六

九

聖人本天異端本心雖然是說也以折浮屠惟心之論非極致之言也天有成象春其春秋其秋人其人物其物秩然名定而無所推移此其所昭示而可言者也若其密運而曲成知大始而含至仁天奚在乎乎人之心而已故聖人見天於心而後以其所見之天爲神化之主知言者務知其所以言之密藏而非徒以言也如其有一定之是非而不待求之于心則惻怛不生于中言仁者即仁矣羞惡不警于志言義者即義矣飾其言于仁義之圃而外以毒天下所以毀廉隅皆隱伏于內而仁義之言抑可不察安石之所能使明道不斥絕而與之交者此也當其時秀慧之士或相獎以寵榮或相溺于詩酒而有人焉言不及

于戲渝行不急于進取則奉天則以鑒之而不見其過將以爲合于聖人之言而未知聖人之言初不僅在于此乃推而進之謂是殆可與共學者與實則絲言之隱與聖人傳心之大義微言相背以馳尤甚于戲渝詭遇之徒何則彼可裁之以正而此不可也若溫公則愈失之矣其於道也正其於德也疏矣聖人之言言德也非言道也而公所篤信者道其言道也尤非言法也而公所確持者法且其憂世也甚而求治也急則凡持之有故引之有微善談當世之利病者皆嘉學之而以爲不謬于聖人之言于明道肅然敬之矣于安石竦然慕之矣乃至于蕩閑敗度之蘇氏亦翕然推之矣侈口安危則信其愛國極陳利病則許

宋論卷六

十

以憂民博徵之史則喜其言之有餘雜引于經則羨其學之有本道廣而不精存誠而不知閑邪於以求知人之明不爲邪慝之所欺必不可得之數矣凡彼之言皆聖人之所嘗言者不可一槩折也惟于聖人之言洗心藏密以察其精義則天之時物之變極乎深而研以其幾然後知堯舜周孔之治教初無一成之軌則使人揭之以號于天下此之謂知言而人乃可得而知固非溫公之所能及也窮理而後詭于理者遠盡性而後淫于性者詘至于命而後與時偕行之化不以一曲而徹道之大全知言者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謂也明道早失之而終得之溫公則一失已彰而又再失焉悔之于安石敗露之餘而又與蘇氏爲

緣無他在知其人之言而不知古今先哲之言也

熙豐新法害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輸手實市易皆未久而漸罷哲徽之季姦臣進紹述之說亦弗能強天下以必行至于後世人知其為虐無復有言之者矣其元祐廢之不能廢迄至于今有名實相仍行之不革者經義也保甲也有名異而實同者免役也保馬也數者之中保馬之害為最烈保馬者與民以值使買馬給以牧地而課其孳生以輸之官洪武以後固舉此政于淮北山東而廢牧苑愚民貪母馬之小利于目前幸牧地之免征于後世貿貿然而任之迫其子孫貧弱種馬死牧地徙間歲納馬馬不能良則折價以輸一馬之值至二十五金積於闔寺而國

宋論卷六

十一

無一馬戶有此役則貧餓流亡求免而不得皆保馬倡之也夫馬非其地弗良非其人弗能牧也水旱則困于芻粟寒暑則死于疾疫惟官有牧苑而羣聚以恣其游息官有牧人而因時以蠲其疾官有牧資而水旱不窮于飼則一虛一盈孳產自倍自成周以迄于唐皆此制也漢唐車騎之盛用捍邊陲而不憂其匱奈何以誘愚民而使陷於死亡哉行此法者曾不念此為王安石之虐政徒以殃民而無益于國馬相踵以行禍延無已故曰害最烈也保甲之法其名美矣好古之士樂稱說之飾文具以塞責之俗吏亟舉行之以為可使民之親睦而勸于善邪則非片紙尺木之能使然矣以為團聚而人皆兵可以禦敵邪則寇警

一聞而擄家星散非什保之所能制矣以為互相覺察而致無所容邪則方未為盜誰能詰之既已為盜乃分罪于鄰右民皆重足以立矣以為家有器仗盜起而相援以擒殺之邪則人持數尺之仗蝕鏹之鐵為他人以與盜爭生死誰有為之責其不援而加以刑賊吏猾胥且乘之以索賄而民尤無告矣如必責以器仗之精部隊之整拳勇者賞之豪桀者長之始勸以梟雄終任以嘯聚當熙豐之世乘以為盜者不一而禍危昭著者則鄧茂七之起殺掠徧於閩中實此致之也溺古不通之士無導民之化理固國之洪猷實此以為三代之遺美不已愚乎免役之愈于差役也當溫公之時朝士已羣爭之不但安石之黨也民甯

宋論卷六

十二

受免役之苛索而終不願差役者率天下通古今而無異情驅遲鈍之農人奔走于不習知之政令未受役而先已魂迷既受役而弗辭家破輸錢畢事酌水亦甘不復怨村柚之空于室矣故免役之害日增而民重困者有自來也自宇文氏定租庸調之三法以徵之民也租以田庸以夫庸者民之應役于官而出財以輸官為雇役之稍食也庸有征而役免矣承平久而官務簡則庸恒有餘而郡庫之積以豐見于李華所論清河之積財其徵也及楊炎行兩稅之法概取之而斂所餘財歸之內帑於是庸之名隱而雇役無餘資五代僭偽之國地狹兵興兩稅悉充軍用于是而復取民於輸庸之外此重征之一也安石唯務聚財

復行雇役之法取其餘羨以供國計而庸之外又征庸矣然民若于役乃至破產而不償責抑不復念兩稅之已輸庸當復納錢以脫差役之苦絲是而或免或差皆瑣屑以責之民民雖疲於應命然止于所應派之役而已朱英不審而立一條鞭之法一切以輸之官聽官之自為支給民乍脫于煩苛而欣然以應乃行之漸久以軍興設裁減之例截取編徭于條鞭之內以供邊用日減日削所存不給有司抑有不容已之務酷吏又以意為差遣則條鞭之外役又興焉于是免役之外凡三徵其役繁以加之田賦而游惰之民免焉至于亂政已亟則又有均差之賦而四征之是安石之立法已不念兩稅之已有雇費而溫公之主

宋論卷六

差役抑不知本已有役不宜重差之也此歷代之積敝已極然而民之願雇而不願差者則脂竭髓乾而固不悔也若夫經義取士則自隋進士科設以來此為正矣納士于聖人之教童而習之窮季而究之涵泳其中而引伸之則耳目不淫而漸移其不若之氣習以視取青如自役心于浮華蕩治之中者貞淫之相去遠矣然而士不益端學不益醇道不益明則上之求之也亡實而下之習之也不令也六經語孟之文有大義焉如天之位于上地之位于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韞于山珠之函于淵不可淺而獲也極之于小而食息步趨之節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擴之于大經邦制遠之猷引伸之而各盡其用也

研之於經保合變化之真實體之而以立其誠也所貴乎經義者類其所藏達其所推辨其所異于異端會其所同于百言論其所行于當人之心而驗其所能于可為之事斯焉當矣乃司試者無實學而于祿者有鄙心于是而王幣錢福之徒起而為苟成利試之法法非義也而害義滋甚矣大義有所自止而引之使長微言有所必宣而抑之使隱配之以比偶之詞絡之以呼應之響竊詞賦之陋格以成窮理體道之文而使困于其中始為經義者以革詞賦之卑陋繼乃以詞賦卑陋之成局為經義則侮聖人之言者白首經營傾動天下而于道一無所觀如是者凡屢變矣而因其變以變之徒爭肥瘠勁弱于鏡影之中而心

宋論卷六

之不靈已瀕乎死風愈降士愈偷人爭一牘如兔園之冊復安知先聖之為此言者將以何為邪是精義之納天下于弊醫者自成法始而潰決無涯豈安石之為此不善哉合此數者觀之可知作法之難矣夫安石之以成憲為流俗而亟改之者遠奉堯舜近據周官固以脅天下曰此聖人之教也夫學聖人者得其精意而古今故以一揆矣詩云思無疆思馬斯臧此固自牧畜之證而保馬可廢矣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不責民以弭盜之證也而保甲徒勞矣周官行于千里之畿而胥盈于千徒溢于萬皆食于公田則此民不充役之驗也則差役之虐政捐而免役之誅求亦止矣記曰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則經

義者允為良法也而曰順者明不敢逆也為瑣瑣之法以侮聖言者逆也細其逆而士可得而造存乎其人而已矣誠得聖人之精意以行之而天下大治自立辟以擾多辟之民豈學古之有咎哉

老氏之言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言兵者師之為亂而已矣王韶請擊西羌收河湟以圖夏王安石稱為奇策而聽之誠奇矣惟其奇也是以進無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禍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濟之可以暫試不可以常用可以脫險不可以制勝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禦強敵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後可奇也舍正用奇而恃奇以為萬全之策此古今書地指天之

宋論卷六

五

妄人誤人家國者所以積也論者皆咎陳餘之不用李左車也使餘用左車之策韓信抑豈輕入其阱中者前車偶涉伏起受挫信亦自有以制之以漢之強信之勇加脆弱之孤趙井陘小蹶四面環攻餘固無術以繼其後惡足以救其亡哉一彼一此一死一生視其力而已矣唯在兩軍相持而不犯不須臾之頃姑試其奇發于其所不及防而震撓之可矣然而其不可震撓者固自若也議之于朝廷傳之于天下明示以奇而延之歲月以一試欲劔首者之一映而已矣夏未嘗恃西羌以為援西羌未嘗導夏以東侵河湟之于朔方不相及也拓拔赫連端視劉裕之拔姚泓而不為之動知裕之道為已滅泓也則使宋莫盡羣羌

全有河湟之上什羣孤絲固不能守祇為夏效驅除其能乘風席捲進叩諒祚之壘乎其能大舉以西征與擇大將整六師厭諒祚之疆以討僭逆之罪而諒祚據賀蘭以自保于是遣偏師掠西羌以潰其腹心是或一策也收蜀者棧道劔門夾攻之術也然而西羌各保其穴固且阻頓而不能前令一矢不及于銀夏而遠涉沙磧河洮之險薄試之于羌一勝一負一叛一服且不能制羌之死命夏人睥睨而笑之然且栩栩自矜曰此奇策也安石之愚不可殫矣在昔繼遷死德明弱僮從曹瑋之請捕滅之可以震讐契丹者彼一時也席太宗全盛之餘外無澶州納賂之辱宋無所屈于契丹內無軍士名散居歸農之令兵雖力

宋論卷六

六

未有餘而尚未自形其不足且繼遷內祖稱臣與契丹為胥齒則威伸于德明而契丹自震固必然之勢也抑謂兵不可狃于不戰而以征夏之役使習勇而不倦亦其時風將猶存部曲尙整有可用之資勿以不用慮之也今抑非其時矣弛不虞之防狎安居之樂者凡數十季徒以羣羌散弱乘俞龍琦內附之隙徼幸以圖功然且謀之五季而始城武勝七季而始降末征操彈雀之弓欲射猛虎惡足以自強而使彼畏我以不相侵于未征之降未幾而虜懦之乘常且憑凌而劫宋之死者六十萬人其于正也無毫髮之可恃而孤持一奇以相當且其奇者又非奇也然而不敗者宋之有也是故奇者舉非奇也用兵者正而已矣

不以猜疑任將帥不以議論爲謀審不以文法責進止時
勿糧精甲仗汰老弱同甘苦習擊刺嚴營陳堂堂正正以
臨之攻其所必救搏其所必爭誠有餘也而後臨機不決
間出奇兵以迅薄之而收速效故奇者將帥應變之權也
非朝廷先事之算也趙充國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此之
謂也老氏者持機械變詐以徼幸之祖也師之者速斃而
已矣

國民之交傲也自苛政始苛政興足以病國虐民而尙未
足以亡政雖苛猶然政也上不任其君縱欲以殄物下不
恣其吏私法以戕人民怨漸平而亦相習以苟安矣唯是
苛政之興衆論不許而主張之者理不勝而求贏於勢急

宋論卷六

引與己同者以爲援羣小乃起而應之竭其虔矯之才巧
點之慧以爲之効於是汎濫波騰以導諛宣淫蠱其君以
毒天下而善類壹空莫之能挽民乃益怨憤乃倏生敗亡
沓至而不可禦嗚呼使以蔡京王黼童貫朱勳之所爲俾
王安石見之亦應爲之髮指而羣姦尸祝安石奉爲宗主
彈壓天下者抑安石之所不願受然而盈廷皆安石之仇
讐則呼將伯之助于呂惠卿蔡確章惇諸姦以引凶人之
旅進固勢出于弗能自己而聊以爲緣也勢漸迤者趨愈
下志蕩於始而乞正于末者未之有也是故苛政之足以
敗亡非徒政也與小人爲類而害乃因緣以蔓廷倡之者
初所不謀固後所必至也夫欲使天下之無小人小人之

必不列于在位雖堯舜不能其治也則惟君子勝也君子
勝而非無小人其亂也則惟小人勝也小人勝而固有君
子其亡也則惟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無
君子而亡必矣故苛政之興君子必力與之爭而爭之之
權抑必有所歸而不可以泛權之所歸者德望兼隆之大
臣是已大臣不能持之于上乃以委之于羣工于是而爭
者競起矣其所爭者正也乃以正而爭者成乎風尚而以
爭爲正越職弗問矣雷同弗問矣以能言爲長以貶削爲
樂以罷問爲樂任意以盡言而唯恐不給乃揆其所言非
能弗相刺謬也非能弗相勸襲也非能無已甚之辭未然而
斥其然也非能無蔓延之語不然而強謂然也擣舉及

宋論卷六

於纖微之過訐譏及於風影之傳以激天子之厭惡以授
羣小之反攻且躍起而自矜爲君子而君子小人遂雜糅
而莫能致詰如攻安石者無人不欲言無言不可出豈其
論之各協于至正心之各發於至誠乎乃至懷私不逞之
唐坳反覆無恒之陳舜俞亦大聲疾呼咨嗟涕洟而惟舌
是出於是人皆乞罷而空宋庭以授之小人迨乎蔡京王
黼輩興而言者寂然矣通國無君子何怪乎通國之皆小
人哉乃其在當日也非無社稷之臣德重望隆足以匡主
而倚國是若韓富文呂諸公者居輔弼之任而持之不堅
斷之不力如先世李太初之拒梅詢曾致堯王子明之抑
王欽若陳彭季誠皆有所不足力皆有所不逮而以潔身

引退倒授其權於新進之庶僚人已輕而言抑瑣不足贊人主之聽祇以益安石之橫且徒使才氣有裨之士挫折沈淪不為國用而驅天下干祿者懲其覆軌望風遙附以羣陷於邪諸公過矣而韓公尤有貴焉躬任兩朝定策之重折母后之垂簾斥權奄以獨斷德威樹立巨絕古今神宗有營利之心安石挾申商之術發乎微已成乎著正其恩怨死生獨任而不可委者曾公亮王陶之瑣瑣者何當榮辱而引身遽退虛端揆以待安石之縱橫哉韓公尤過矣雖然抑非公之過也望之已隆權之已重專政之嫌先起於嗣君之肺腑則功有不敢居位有不敢安權有不敢執身有不可辱公亦未如之何也夫秉正以拒邪而使猝

宋論卷六

元

起爭鳴之安石不得逞者公之責也斥曾公亮之效於韓公之忠以覺悟神宗安韓公者文富二公之責也乃文之以柔居大位無獨立之操富抑以顧命不與懷同堂之忌明韓公之遠引而隱忍忘言及安石之狂興而姑為緩頰下與小臣固爭緒論不得則乞身休老而自詡不污亦將何以質先皇而謝當世之士民乎韓公一去而無可為矣白日隱而繁星熒燐彼之光固不能與妖孛競耀也夫神宗有以燕雲定銀夏之情起仁宗之積弛宋猶未做非不可圖也和平中正之中自有固本折衝之道而籌之不素問之莫能酬荅然且懷私以聽韓公之謝政安得謂宋有人哉無大臣而小臣互解小臣無可效之忠而宵小高張

皆事理之必然者司馬范呂諸公強挽已發之矢而還入於穀宜其難已然則宋之亡也非法也人也無人者無大臣也李太初王子明而存焉豈至此乎

論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廢言是者有功而功不必如其所期非者無功而功固已施於世人不可以廢言而顧可以廢功乎論者不平其情於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謂之非凡功皆謂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後世無能易猶且摘之曰此邪人之以亂天下者此之謂不思其反以責小人小人惡得而服

宋論卷六

元

之已庇其身天下後世已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人之訶誚而訶誚之小人之不服非無其理也而又惡能抑之章惇之邪灼然無待辨者其請經制湖北蠻夷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賞宜為天下所公非亦灼然無待辨者然而澧沅辰靖之間蠻不內擾而安化靖州等州縣迄今為文治之邑與湖湘諸郡縣齒則其功又豈可沒乎惇之事不終而麻陽以西沅淑以南苗寇不戢至今為梗近蠻之民驅命妻子牛馬粟麥莫能自保則惇之為功為罪昭然不昧胡為樂稱人之惡而曾不反思邪乃若以大義論之則其為功不備此而已也語曰王者不治夷狄謂沙漠而北河洮而西日南而南遼海而東天有殊氣地

有殊理人有殊質物有殊產各生其所生養其所養其君長部落其部落彼無我侵我無彼虞各安其紀而不相澆耳若夫九州之內負山阻壑之族其中爲夏者其外爲夷其外爲夏者其中又爲夷互相襟帶而隔之絕之使胸腋肘臂相亢悖而不相知非無可治而非不當治也然且不治則又奚貴乎君天下者哉君天下者仁天下者也仁天下者莫大乎別人於禽獸而使貴其生苗夷部落之魁自君於其地者皆導其人以駢戾淫虐沈溺於禽獸而括削誅殺無問於親疏仁人固弗忍也則誅其長平其地受成賦於國滌其腥穢被以衣冠漸之摩之俾詩書禮樂之澤興焉於是而忠孝廉節文章政事之良材乘和氣以生夫豈非仁天下者之大願哉以中夏之治夷而不可行之九州之外者天也其不可不行之九州之內者人也惟然而取蠻夷之土分立郡縣其功溥其德正其仁大矣且夫九州以內之有夷非夷也古之建侯也萬國皆冠帶之國也三代之季暴君代作天下分崩於是而山之陬水之濱其君長負固岸立而不與於朝會因異服異制以趨苟簡至春秋時莒杞皆神明之裔爲周之藩臣而自瀕於夷則濫甲之狄淮浦之夷陸渾之戎民皆中國之民君皆諸侯之君世降道衰陷於非類耳昭蘇而繫被之罔有待也是以其國旣滅歸於侯服永爲文教之邦而彝倫攸叙故春秋特書以大其功豈云王者不治而任其爲梗於中區

宋論卷六

三

乎永嘉之後義陽有蠻夷號仇池有戎名迨及蕩平皆與汴雒豐鎬無異矣然則長沅澧靖之山谷負險阻兵者豈獨非漢唐政教敷施之善地與出之泥滓登之雲達雖有誅戮仁人之所不諱而勞我士馬費我芻糧皆以保艾我與相接壤之婦子勞之一朝逸之永世卽有怨否可弗避也君天下者所宜修之天職也夫章惇之立心逢君生事以邀功誠不足以及此而旣成乎事因有其功旣有其功終不可以爲罪迨於今日其所建之州縣存者猶在目也其沿之以設若城步天柱諸邑之暴布者抑在目也而其未獲平定爲苗夷之穴以侵陵我郡邑者亦可觀也孰安孰危孰治孰亂孰得孰失徵諸事問諸心奚容揜哉概之以小人而功亦罪是亦非自怡爲清議弗能奪也雖然固有不信於心者存矣

宋論卷六

三

善化賀長齡

同校刊

安化羅繞興

同校刊

宋論卷六終

宋論卷七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譏

哲宗

極重之勢其末必輕輕則反之也易此勢之必然者也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順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與天爭久幾天未然而爭之其害易見天將然而猶與之爭其害難知爭天以求盈雖理之所可而必過乎其數過乎理之數則又處於極重之勢而漸以嚮輕君子審乎重以嚮輕者之必漸以消也為天下樂循之以不言而辨不動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巖然以永定而不可復亂夫天之將然矣而猶作氣以憤興若且夕之不容待何為者邪古之人知此也故審於生民塗炭之極察其數之將消居貞以俟徐起而順眾志以圖成湯之革夏武周之勝殷率此道也况其非革命改制之時乎漢武帝銳意有為而繁苛之政興開邊牟利淫刑崇侈進羣小以荼苦其民勢甚盛而不可撲也然而溢於其量者中必餒馳於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浹於四海者心必怵而不安故其末季罷兵息役弛刑緩征不待人言之游至而心已移矣圖已改矣其未能盡革以復文景之治者霍光輔

宋論卷七

一

孝昭起而承之因其漸衰之勢待其自不可行而報罷於是而武帝之虐劉天下者日消月沈不知其去而自已無他唯持之以心應之以理一順民志而天下不見德大臣

不居功順天以承祐承天之祐者自無不利也攷神宗之初終蓋類是矣當其始也開邊之志聚財之情如停水於厓土之隄而待決也王安石乘之以進三司條例使一設而震動天下以從其所欲於是而兩朝願命之老且引退而不能盡言通國敢言之士但一鳴而即逢貶竄羣小揣意指而進者喧不可息也此勢之極重者也然而固且輕矣安石之所執以必為者為之而無效矣河不可疏而淤而不登矣田不可方而故籍難廢矣青苗之收息無幾而逆欠積矣保馬之孳息不蕃而苑牧廢矣民怨於下士怨於廷而徹乎上聽矣高適裕之敗死尸盈野棄甲齊山而天子且為之痛哭矣安石則不肖之子撓之於內反面之

宋論卷七

二

黨訟之於廷神宗亦不復以心膂相信鄧綰呂嘉問且嬰顯罰王安禮糾兄之過而亟進升庸手實方田自安石初者皆自神宗而報罷矣使神宗有漢武之季其崩不速則輪臺之詔必自己先之弗待廷臣之亟諫蓋否極而傾天之所必動無待人也幾已見矣勢已移矣則哲宗立眾正升因其欲燬之餘燄撤薪以息之者乎其情澄其慮抑其怒張之氣以泄之其不可行者已昭然其不可行無所利者已昭然其有害能而弗為之修弛而弗為之督三季之中如秋葉之叶向於凋坐而待其隕矣而諸君子積怒氣以雖之弗能須臾忍也會霍光之弗若奚論古先聖哲之萌元氣而養天下於和平哉牛之鬪虎已斃而鬪之不已

牛乃力盡而死安石既退呂惠卿與離叛而兩窮呂中公
司馬溫公以洎孫固吳充漸起而居政地彼蔡確章惇王
珪曾布之流無安石博聞強識之學食淡衣麤之節豈元
祐諸公之勁敵哉操之已蹙者畏之已甚疾之已亟者疑
之已深授之以不兩立之權而欲自居於畸重則昔之重
在彼者輕而今之重在諸公者能長保其重哉天方授我
而我不知力與天爭而天且去之矣夫豈有蒼蒼不可問
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勢之順而已矣此之不察乃
曰天祚社稷必無此慮天非不祚宋也謀國者失之於天
而欲強之於人以居功而樹德者爲之也

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

宋論卷七

三

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財而虐民
之政可得而獨大哉言乎通於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爲之
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爲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
病有三一曰惜民而廢實二曰防蔽而啟愚三曰術疏而
不逮天子不言有無大臣不問錢穀名之甚美者也大臣
自惜其清名而又爲天子惜於是諱言會計而一委之有
司是未察其立說之義而蒙之以爲名也不言有無者非
禁使勿知之謂也不於有而言無以求其溢不於無而計
有以妄爲經營知其所入度其所出富有海內不當言無
也不問錢穀者非聽上之糜之任下之隱之而徒以自標
高致也出入有恒舉其大要業已喻於心而不屑屑然問

其銖累也若乃竇竇然若將洗已而去之此浮薄子弟之
所尙而可以爲天子可以爲大臣乎自矜高潔之名而忘
立國之本此之謂惜名而廢實習以爲尙而賢者誤以爲
道之所存其惑久矣爲弼成君德之說者曰天子不可使
知國之富也知之則侈心生於是而幸邊功營土木耽玩
好濫賜予之情不可抑止李林甫丁謂之導君以驕奢唯
便知富而已禁使勿知而常懷不足之心則不期儉而自
儉之說也尤其大謬不然者天子而欲宜欲以尚侈乎豈
憂財之不足而爲之衰止哉高緯孟景劉銀僅有一隅物
力凡幾而窮奢以逞漢文惜露臺之費非憂漢之貧也奄
有九州之貢稅即不詳知其數計可以恣一人之揮斥者

宋論卷七

四

雖至愚暗不慮其無餘唐元宋真既有汰心侵令日告虛
枵抑且橫征別出夫曠眉坐歎而相戒以貧鄙野小人施
之狂子弟而徒貽其笑欲止天子之奢而勿使知富則將
使其君如土木偶人唯人提掇而後可乎爲新法者本以
北失燕雲西防銀夏爲憂則亦立國之本圖固不當以守
財坐嘆導其君以抱壁立枯也此防蔽者之迂疏爲謀已
下也乃若術疏而不逮則雖博練如溫公吾不能信其不
然矣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數畜積之實者有故方在
青宮之日既無以此爲其所宜聞而詳告者矣迨其嗣立
耽宴樂而念不及之者勿論已即在厲精之主總其要不
能察其詳抑以此爲有代我以來告者而弗容亟問也若

大臣則亦昔之經生學以應人主之求者耳乃其章之所習長之所游政暇公餘之所涉獵即不以宴遊聲色蕩其心而所聞所知者概可見矣下者詞章也進而上焉議論也又進而上焉天人性命之旨也即及於天下之務亦上推往古數千季興廢得失之數而當世出納之經制積聚之盈歉未有過而問者故億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億其無而不知其未嘗無也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知其入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知其散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幾何也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幾何也雖以溫公經濟之實學上溯威烈下迄柴民井井條條一者目擊而身與之然至於此則有茫然若羣川之赴海徒見其東

宋論卷七

五

流而不知歸墟者何天之池矣則雖欲臚列租稅之所登度支之所餘內府之所藏州郡之所積計其多寡而度以應人主有為之需固有莫捫朕舌而終以吃吶者則學之不適於用而一聽小人之妄為意計也其能免乎夫王安石之唯不知此也故妄億國帑之虛而以桑孔之術動人主於所不察元祐諸公欲誦其邪而憮然者亦安石耳則相惻相值勿問貞邪而各以時競何異兩盲之相觸於道其交誼也必矣夫唯大臣之不以此為務而俾天子之卒迷也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守之者胥隸也掌之者奄宦也腐之者暗室也籍之者蠹紙也湮沈而不可問盜竊而不專詰嗚呼此皆蒞屋小民粟粟而穫之絲絲而織之銖

銖而經營之以效立國久長之計使獲免於夷狄盜賊之摧殘者而君臣上下交置之若有若無之中與糞土均其委棄智者所不能自已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天子大臣非山椒水澗攜杖觀雲之畸士而曰此非所宜知也則孔子曰足食足兵其為俗吏之嚆矢與丁謂上會計錄以後至熙寧元季六十季矣中歷仁宗四十三季之節儉民無流亡國之所積可知也青苗均輸農田水利之所獲一部婁之於泰山諸君子不能舉此以勝安石之黨且舌橋而不能下徒以氣矜奚益哉

宋論卷七

六

易曰天下之動貞勝者也貞勝者勝以貞也天下有大貞三諸夏內而夷狄外也君子進而小人退也男位乎外而女位乎內也各以其類為辨而相為治則居正以治彼之不正而爭勝矣若其所治者貞而所以治者非貞也資於不正以求物之正蕭望之之於恭顯劉琨之於聰勸陳蕃之於宦寺不勝而禍不旋踵小勝而大不勝終以裁及其身禍延於國故君子與其不貞而勝也甯不勝而必固保其貞元祐諸公時此以成紹聖以後之禍善類空國事亂宗社亦繇以傾亦慘矣哉新法之為民病甚矣諸公願民之歛息起而改之不謂其非貞也即於改父之非孝而奉祖宗之成憲以正先君之闕失亦不可謂非孝之貞也乃改之者諸公不自任其責嗣君不與聞其謀舉而仰聽於太后於是盈廷之士僉曰后堯舜也普天之下胥曰后

堯舜也乃至傳之史冊而後世道聽之說猶曰后堯舜也取后而躋之堯舜曰后堯舜矣其可抑堯舜而匹之后曰堯舜后邪故曰擬人必於其倫倫者不相奪也諸公躋后而堯舜之羣小抑后而呂武之以倫求之呂武雖不肖猶其等倫而堯舜懸絕焉則呂武之說足以爭勝而亡忌倫也者類也天之生是使別也草與木並植而芝蘭之芳不可以爲梁棟鳥與獸並育而翟雉之美不可以駕戎車天子與后敵尊而母后之賢不可以制道法非是者自喪其貞而欲以勝物匪徒小人之反噬有辭也天所弗佑祖宗之靈所弗憑依天下臣民亦懷疑而其情不固不貞者之不勝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哲宗之立雖僅丈齡乃迫高

宋論卷七

七

后之殂又七季矣后一日不亡帝一日不得親政則此七季者月之朗於夜非日之昱於晝也且晝雖陰而以炤物其能俾人洞見者視月遠矣天子雖幼而以涖眾其能俾人信從者視后多矣而不但此也位尊權重可以睢其所爲然且憚於惡而強爲善者自非上哲亦惟其名而已夫爲惡而惡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無所憚而有委罪之路爲善而善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不能強而徒挾不平之情實則資己之權藉以爲之名則去之嚴父不能得之於子而爲人臣者欲以得之君不已悖乎新法之敝神宗之暮季亦自知之矣水樂之敗悔不用王安禮之言王安石死魄喪其志已衰王雱呂惠卿自相齟齬而神宗

已厭之矣鄧綰呂嘉問穢迹彰明而見絀矣蒲宗孟詆司馬君實而見訶矣孫固呂公著漸進而登兩府矣則使當國者述神宗之志以遺詔行之蠲青苗之逋欠弛俟馬之孽生緩保甲之練習以次而待哲宗於識知之後告以民生之艱苦示以租法之寬宏次第而除之使四海慕新主之仁而不掠美以歸北維之曠曙夫豈不可必得者計不出此擁女主以行其志后一日不死天子一日隅坐畫諾如秉筆之內豎奉教而行即以韓維蘇軾劉摯朱光庭輩處此其能頹首以聽焉否邪故人謂溫公守貞有道而未通乎變者非也溫公之所不足者正未能貞也貞之大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彝倫也事之綱紀也以陰禦陽

宋論卷七

八

以女制男何殊乎以夷狄令中國以小人治君子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當坤之初陰無失德非有堅冰之禍而發端之始與乾相革則所乘不正而在希微之間而詭於其塗不可以復喧和高朗之宇固無待血戰而始知其害也溫公胡不聞焉嗚呼國之將亂也黃髮蒼臣老死而無與繼者神宗之季季韓富二公先後而逝文潞公雖存季已遲暮且仁彙以召物議眾望所不歸也使有秉國鈞者如韓公於英仁二廟嗣立之初持德威以翼戴當元祐三四季間撤太后之簾以興革之權進退之柄歸之天子則羣小無言可執無隙可乘而國定矣溫公權藉既輕道亦遜焉徒待愚抵浮動之氣遷客躍起之情迫於有爲而無

暇擇焉其能濟乎權輕者非勢之勝也道遜者非理之貞也捷反捷覆捷與捷廢天下皆喪其貞則女貞之夫先之也故曰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

置一說之短長以通觀一時之措施則其治亂安危可未成而決其必然於先曠千載而信其所以然於後無有爽也哲宗在位十有四季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季哲宗親政以還凡六季紹聖改元而後其進小人復苛政爲天下病者勿論矣元祐之政抑有難於覆理者焉紹聖之所爲反元祐而實效之也則元祐之所爲矯熙豐而抑未嘗不效之且啟紹聖而使可效者也嗚呼宋之不亂以危亡者幾何哉天子進士以圖吾國君子出身以圖吾君豈偕朝廷

宋論卷七

九

爲定流品分清濁之場哉必將有其事矣事者國事也其本君德也其大用治教政刑也其急圖邊疆也其施於民者視其所勤而休養之視其所廢而修明之拯其天災懲其吏虐以實措之安也其登進夫士者養其恬靜之心用其方新之氣拔之衡茅而相勸以君子之實也豈徒紹聖哉元祐諸公之能此者幾何邪所能卓然出其獨至之忱超出於紛紜爭論之外而以入告者劉器之諫覓乳媪而已伊川請就崇政延和講讀勿以暑廢而已范淳夫勸帝以好學而已自是而外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寥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其進用者洵非不肖者矣乃一唯熙豐所貶斥之人皇皇然力爲起用若將不及豈新

進之士遂無一人可推轂以大任之樹百季之屏翰者而徒爲嶺海遷客伸久鬱之氣遂可無曠天工乎其恤民也安石之新法在所必革矣頻年豈無水旱而拯救不行四海豈無冤民而清問不及督行新法之外豈無漁民之罟吏而按劾不施觸忤安石之餘豈無行惠之循良而拔尤不速西陲之覆敗孔棘不聞擇一將以捍其侵陵契丹之歲幣屢增不聞建一謀以杜其欺侮夫如是則宋安得有天下哉一元祐諸公揚眉舒憤之區宇而已矣馬呂兩公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洩而無餘一時夔屈求仲之放臣拂抵於蠻煙瘴雨之中情憤自得出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內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

宋論卷七

十

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祈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強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羣起以奉二公爲宗主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且目眩耳煢以爲唯罷此政絀此黨召還此人復行此法則社稷生民鞏固無疆之術不越乎此嗚呼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膂之託對皇天質先祖慰四海之孤悻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吾誠養君德於正則邪自不得而窺吾誠修政事以實則妄自無從而進吾誠慎簡干城之將以固吾圉則微功生事之說自息吾誠釐剔中飽之弊以裕吾用則拮克毒民之計自消吾誠育士以醇靜之風拔賢於難進之侶爲國家儲才於百季則姦佞之覬覦自戢而善類之濯磨自宏曾不

出此而夜以繼日如追亡子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興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然則使元祐諸公處仁英之世遂將一無所言一無所行優游而聊以卒歲乎未見其有所謂理也氣而已矣氣一動而不可止於是呂范不協於黃扉維蜀朔黨不協於羣署一人竄立於上百尹類從於下尙惡得謂元祐之猶有君宋之猶有國也而紹聖諸姦駕駟馬騁康莊以進莫之能禦矣反其所爲者固師其所爲也是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季中無一日而不爲亂媒無一日而不爲危亡地不徒紹聖爲然矣當其時耶律之臣主亦昏淫而不自保元昊之子孫亦偷安而

宋論卷七

七

不足逞藉其不然靖康之禍不能待之他日也而契丹衰夏人弱正漢宜北折匈奴之時會乃恣通國之精神敝之於一彼一此之短長而弗能自振嗚呼豈徒宋之存亡哉無窮之禍自此貽之矣立乎今日以覆攷哲宗之代之所爲其言洋溢於史冊以實求之無一足當人心者苟明於得失之理安能與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稱慶快邪夫君子之自立也有節而應天下也有道心之無私不待物之不我辱而後榮爲之有實不待法之無所敝而後治故入其朝觀其所爲讀其書觀其所成聚天下之聰明才力以奉一人而理萬物不期正而無不正然後其興也必也此則君子以自靖而靖天下者也豈徒伊呂哉兩漢之盛唐宋

之初無有不然者夫誰如哲宗在御之世賢賢終日而不知將以何爲也

善化賀長齡

同校刊

安化羅繞典

清泉後學楊澗重刊

宋論卷七

七

宋論卷七終

宋論卷八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撰

徽宗

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觀韓忠彥為之而非韓忠彥之能為之也未幾而向后殂任伯雨范純禮江公望陳瓘以次廢細曾布專蔡京進忠彥且不能安其位而罷矣銳起疾為而不能期月守理亂之樞存乎向后之存沒忠彥其能得之於徽宗乎循已覆之軌者傾仗非其所仗者躓以仁宗之慈厚居心而無旁窺懷妬之小人然且劉后殂而張者夏竦不能復立於廷王德用章德象以與劉后異而急庸若高后晨隕羣姦夕進攻擊元祐不遺餘力前事之明鑒

宋論卷八

固忠彥等所在日方新者仍擁一母后以取必於盛季佻達之天子仗者非所仗也則邢恕章惇蔡卞雖已竄死豈無繼者禍烈於紹聖而貞士播棄終身以恣嗜沓之狂夫動搖社稷後車之覆甚於前車亦酷矣哉忠彥雖為世臣而德望非溫公之匹任伯雨諸人亦無元祐羣賢之夙望一激不振士氣全積舉天下以冥行而趨於泥淖極乎靖康無一可用之材舉國而授之它人無足怪者將雪之候先有微溫其溫也豈暄和之氣哉於是而諸君子之處此也未易易矣太后不可恃也忠彥斯不可恃之李清臣蔣之奇之雜進愈不可恃也曾布之與忠彥互相持於政府彌不可恃也然而溫詔之頒起用之亟固自朝廷發矣范

忠宣口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賁伊川曰首被大恩不供職何以仰承德意蘇子瞻海外初還欣然就道夫固有不可忍於君臣之際者知其不可恃而猶欣躍以從亦君子宅心之厚與雖然酌之以道規之以遠持之以貞而善調元氣以使無傷固有道焉天下有道道在天下則身從天下以從道天下無道道在其身則以道愛身而即為天下愛道以道愛身者喜怒不輕動於心語默不輕加於物而進退之不輕尤其必慎者也執之仇仇而知仇仇者之必不我力不可得而執也愛而加膝念加膝者之無難投淵不以身試淵也夫且使昏庸之主知我之不以訢訢而動弗得以我為賴寵夫且使邪佞之黨見我之遲遲以進弗得

宋論卷八

疑我之力爭夫且使天下之士惜其名節念榮寵之非榮而不辱身以輕試夫且使四海之民知世之方屯隱忍以茹荼苦而不早計昇平以觸苛虐以重其災故范淳夫勸蜀公之不赴而尹和靖疑伊川之易就非獨為二公愛其身也為天下愛道而道尚存乎天下也以愛君之切而不忍逆君之命以憂國之至而迫欲為國宣力以恤民之篤而輒思為民請命則小人之占風而趨待隙而鑽者固將曰彼猶我也一虛一實迭相衰王而凶威可試不遺餘力以將采而盡劉之昏庸之主亦將曰此呼而可來者靡而可去天下安得有君子哉唯予言而莫違否則竄之誅之永錮而無遺種亦不患國之無人也後生者不得與於直

道之伸亦將曰先生長者亦嘗亟於進矣則弗待君之果明臣之果直未進而獲進焉無不可也奚必與世龃齟哉於是而小人有可藉之口庸主有輕士之情人士無固窮之節朝為無人之朝野為無人之野則大觀以後迄於靖康醉夢傾積無有止訖終無一人焉能挽海宇之狂趨以救死亡不亦痛與宋之不靖也自景祐而一變矣熙寧而再變元祐而三變紹聖而四變至是而五變矣國之靡定不待智者而知也乃數十季來小人迭進而公忠剛直之臣項背相依然求其立難進易退之節足以起天子之敬畏立士類之坊表者無其人焉騏驥與駑駘爭駕明星與螢火爭光道已既身已蝶世安得而不波流國安得而不

宋論卷八

三

瓦解哉韓忠彥孤立以戴女主而望起兩世之傾危諸君子何其易動而難靜也伊川貶而尹和靖張思叔諸學者皆懼僞學之禁韓侂胄之惡自此倡之則非禍中於國家而且害延於學術矣建中靖國之初政有議者所為寒心也奚粲然可觀之有政之善者一再傳而做生其不善者亦可知矣政之善者期以利民而其做也必至於厲民立法之始上昭明之下敬守之國受其益人受其賜已而奉行者非人假其所寬以便其弛假其所嚴以售其苛則做生於其間而民且困矣政之不善者厲民以利國而其既也國無所利因以生害而民之厲亦漸以輕立法之始刻意而行之令必其行

禁必其止怨怒積於下而不敢違已而亦成故事矣牧守令長之賢者可與士民通議委曲以苟如其期會而止而不必盡如其法若其不肖者則雖下不恤民窮上亦不畏國法但假之以濟其私而塗飾以應上亦苟且塞責而無行之之志則其為虐於天下者亦漸解散而不盡如其初則害亦自此而殺矣故即有不善之政亦不能操之數十季而民無隙之可避繇此言之不善之政未能以久賊天下而唯以不善故為君子所爭乃進小人以成其事則小人乘之以播惡而其禍乃延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則亂天下者非亂法亂之亂人亂之也蔡京介童貫以進與鄧洵武溫益諸姦勦紹述之邪說推崇王安石復行新法乃攷

宋論卷八

四

京之所行亦何嘗盡取安石諸法督責吏民以必行哉安石之畫謀夜思技求衆論以曲成其申商桑孔之術者京皆故紙視之名存而實亡者十之八九矣則京之所為固非安石之所為也天下之苦京者非其苦安石者也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禍唯其雜引呂惠卿鄧綰章惇曾布之羣小以援賊賢罔上之秘計於京則安石之所以貽敗亡於宋者此爾載攷熙豐之時青苗保甲保馬市易之法束溼亟行民乃毀室鬻子殘支體徙四方而號號徧野藉令迨乎宣政無所寬弛則天下之氓死者過半揭竿起者不減秦隋之季乃紹聖踵行又二十餘季而不聞天下之怨毒倍於前日方臘之反敗之者朱勔花石之擾非

新法迫之也此抑可以知政無善惡俱不足以持久倚法以求羸徒為聚訟而已矣神宗之求治也迫安石之欲售其邪僻之術也堅交相驚而益之以戾氣力持其是以與君子爭無從欲偷安之志以緩之故行之決而督之嚴吏無所容其曲折民無所用其推移則如烈火之初炎而無幸存之宿艸及哲宗而以怠心行之及徽宗而抑以侈心行之矣則吏民但可有盈餘以應誅求飾文具以免勘督者自相遁於下而巧避之且如保甲之法固可以一紙報成功青苗之息固可洒派於戶口土田醉夢之君狹邪之相苟足其欲而以號於人曰神宗之所為吾皆為之矣而民之害亦至此而稍紓矣繇此言之政無善惡統不足以

宋論卷八

五

持久吏自有其相沿之習民自有其圖全之計士大夫冒謹以爭訟於庭而不足里胥牖戶協比以遁於法而有餘故周公制六官敘六典纖悉周詳規天下於指掌勒為成書而終不以之治周非不可行也行之而或遁之或乘之德不永而敝且長也人主而為國計無疆之休任賢而已矣大臣而為君建有道之長進賢而已矣所舉賢而以類升者即不如前人之懿德而沿流風以自淑必不為姦賊者也所舉不肖而以類升者豈徒相效以邪哉趨而愈下流而愈淫即求前人之不墜而不可得嗚呼安石豈意其支流之有蔡京哉而京則曰吾安石之嫡系也諸君子又從而目之曰京所法者安石也京之惡乃益以昌矣故善

治天下者章民者志也貞民者教也樹之百季者人也知善政之不足恃則非革命之始無庸創立己法知惡政之不可久則雖苛煩之法自可調之使馴讀一先生之言欲變易天下而從已吾未見其愈於安石也徒為蔡京之口實而已靖康之禍自童貫始狡夷不可信而信之叛臣不可庸而庸之道志於必亡之契丹而授國於方張之女直其後理宗復尋其覆軌以訖其大命垂至於後猶有持以夷攻夷之說取敗亡者此其自蹈於凶危之阱昭然人所共喻矣而宋之一失再失以隕命者不在此藉令徽宗聽高麗之言從鄭居中宋昭之諫斥童貫王黼之姦拒馬植張穀之請不以一矢加邊而且輸金粟起援兵以衛契

宋論卷八

六

丹能必耶律淳之不走死乎能必左企弓之固守燕山而不下乎能使女直不壓河北而與我相迫乎能止女直之不馳突渡河而嚮汴乎夫然則通女直之與不通等也援之與夾攻等也童貫與受其敗而宋之危亡非但貫之失算也輟夾攻之計以援遼遼存而為我捍女直此一說也宋豈能援契丹而存之者以瓦解垂亡之契丹一攻之而童貫敗於白溝矣再攻之而劉廷慶郭藥師取於燕山矣攻之弗能攻也則援之固弗能援也不可以敵燭火將熄之蕭幹而可以拒燎原方熾之粘沒喝乎拒契丹而勿援拒女直而勿夾攻則不導女直以窺中國之短長守舊疆以靜鎮之此一說也近之矣乃使女直滅遼有十六州

之地南臨趙魏以方新不可遏之銳氣睥睨河朔之朕土遣一使以索歲幣應之不速而激其忿怒應之速而增其狎侮抑能止鋒輯銳畫燕自守而不以吞契丹者能我乎然則夾攻也援遼也靜鎮也三者俱無以自全蓋宋至是而求免於女直也難矣自澶州講和而後畢士安撤河北之防名爲休養而實以啟真宗粉飾太平之佚志興封祀營土木者十八載仁宗以柔道爲保邦之計劉六符一至而增歲幣如不遑坐銷歲月於議論之中者又四十三季神宗有自強之志而爲迂謬之妄圖內敝其民於措克而遠試不教之兵於熙河契丹一索地界則割土以畀之而含情姑待究無能一展折衝之實算元祐以還一彼一此

宋論卷八

七

聚訟盈廷置北鄙於膜外者又二十餘季間無可任之將任無可戰之兵城堡湮積戍卒離散徽宗抑以嬉遊敗度忘日月之屢遷凡如是者幾百季矣則攻無可攻援無可援鎮無可鎮請罷夾擊之師者罷之而已抑將何以爲旣罷之後畫一鞏固之謀邪故曰童貫悞之非徒童貫悞之也雖然宋卽此時抑豈果無可藉以自振者乎以財賦言徽宗雖侈未至如揚廣之用若泥沙也盡天下之所輸以捍蔽一方者自有餘力以兵力言他日兩河之衆村爲屯里爲砦者至於飄泊江南猶堪厚用周世宗以數州之土乘擾亂之餘臨陣一麾而強敵立摧亦非教練十季而後用之也以將相言宗汝霖固陶侃之流匹也張孝純張叔

夜劉子羽張浚趙鼎俱已在位而才志可徵劉張韓岳或已試戎行或崛起草澤而勇畧已著用之斯效求之斯至非無才也有財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無他唯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無往而不亡矣不知猶可言也不任不可言也是豈徒徽宗之闇蔡京之姦敗壞於一旦哉自趙普獻猜防之謀立國百餘季君臣上下惴惴然唯以屈抑英傑爲苞桑之上術則分閫臨戎者固以容身爲厚福而畏建功以助禍故平方臘取熙河非童貫以奄宦無猜不敢尸戰勝之功嘵嘵者滿堂也而窺其戶久矣闕其無人矣雖微童貫挑女直以進之其能免乎漢用南單于攻北單于而匈奴之禍訖閉關謝絕西域而河西之守固惟其爲漢也唐有算閫有政夾攻可也援遼可也靜鎮尤共無不可也惟其人而已矣

宋論卷八

八

姦人得君久持其權而以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貽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濟君之妄圖下足以彈壓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脅持人主而終不敢輕李林甫盧杞秦檜皆是也進用之始卽有以聳動其君而視爲社稷之臣旣用之則信嚮而尊禮之權勢已歸君雖疑而不能動搖之以使退故高宗置刀韞中以防秦檜而推崇之益隆盧杞貶而德宗念之不哀李林甫非楊國忠之懷恨以相反示宗終莫之輕也而其時盈廷之士無敢昌言其惡微詞譏諷而禍不旋踵矣而蔡京異是徽宗之相京

也雖嘗賜坐而命之曰卿何以教之亦戲也實則以弄臣畜之而已京之為其所欲為也雖奉王安石以為宗主持紹述之說以大殘善類而熙豐之法非果於為也實則以弄臣自處而已其始進也因與童貫遊玩詩書畫奇巧以進而託之紹述以便登揆席其云紹述者戲也所師安石以周官飾說者但唯王不會之一言所以利用夫戲也愛寵既深狂嫖無度見安妃之畫像形之於詩縱稚子之牽衣著之於表父子相仍迭為狎客乃至君以司馬光諫臣臣以仁宗諫君則皆灼然知其為俳優之長與黃翻綽敬新磨等帝亦豈曰此可為吾任社稷者京攸父子亦豈曰吾為帝腹心哉惟帝之待之也媿而京攸父子之自處也

宋論卷八

九

賤故星變而一絀矣日中有黑子而再絀矣子用而父以病免不得世執朝權矣在大位者侯蒙陳顯斥之為蝨賊而猶優游以去冗散之臣如方軫草澤之士如陳朝陳正彙訶之如犬豕而猶不陷于刑未嘗有蟻固不可搖之勢也徽宗亦屢欲別用人代之矣而趙挺之何執中張商英之瑣瑣者又皆懷私幸進而無能效其尺寸是以寵日以固位日以崇而耆老不死以久為賊於天下計自其進用以迄乎南竄之日君亦戲也臣亦戲也嗣之者攸也條也偕之者王黼也朱勔也李邦彥也莫非戲也花鳥圖畫鏡鼎竹石步虛受錄倡門酒肆固戲也開熙河攻交趾延女直滅契丹策勳飲至獻俘肆赦亦莫非戲也如是而欲緩

收亡之禍庸可得乎故有李林甫不足以斬肅宗之祚有盧杞不足以陷德宗於亡有秦檜不足以破高宗之國京無彼三姦之驚悍而禍乃最焉彼之為惡者猶有所為以箝服天下而此之為戲者一無所為也彼之得君者君不知其姦而姦必有所飾此之交相戲者君賤之而不能舍之則無所忌以無不可為也即無女直而他日起於草澤王善李成楊么之徒一呼而聚者百餘萬北據太行南蹂江介足以亡宋而有餘矣攫狡強銳起之天驕尙延宋祚於江左幸也雖然惟其戲也含垢忍恥以偷嬉宴則其施毒於士民者亦淺固有可以不亡者存焉京季八十而與子孫竄死於南荒不得視林甫杞檜之保軀命於牖下也

宋論卷八

十

足以當之矣楊龜山應詔而出論者病之亦何足以病龜山哉君子之出處惟其道而已矣召之者以道應之者以道道無不可君子之所可也徽宗固君也進賢者君之道也蔡京固相也薦賢者相之道也相薦之天子召之為士者無所庸其引避天下雖無道而以道相求出而志不行言不庸然後引身而退未失也龜山何病哉當其時民病亟矣改組一政而緩民之死即吾仁也國危迫矣匡贊一謀而救國之危即吾義也民即不能緩其死而吾緩之之道不靳於言國即不能救其危而救之之方不隱於心則存乎在我者自盡而不以事之從違為憂君子之用心自有弗容已者

徽宗雖闇而猶吾君蔡京雖姦而猶吾君之相相薦以禮
相召以義奚容逆億其不可與有爲而棄之病龜山者將
勿隘乎雖然試設身以處處龜山之世當重和之朝廷而
與當時在位之人相周旋固有大難堪者不知龜山之何
以處此也易於良之三日良其限列其資薦熏心曷厲乎
厲以其熏也士孤陽於四陰之中上無與應熏之者莫非
陰濁也故危也孔子之道大矣非可凌躐而企及者然而
其出也以徭靈公之荒淫而固有遺瑗史魚在也則立乎
其廷周回四顧而可與爲緣者不乏則羣小之熏不能亂
君子之臭味故季斯公山弗擾佛肝皆可褰裳以涉而女
樂一歸則疾舍宗國而不爲忍何也姦邪者君子之所可

宋論卷八

十一

施其繁括而同昏之朝腥聞煇然環至以相熏則欲姑與
之處而無以自置其身孔子且然況不能爲孔子者乎龜
山方出之時何時耶徽宗如彼矣蔡京如彼矣蔡攸王黼
童貫梁師成之徒又如彼矣而一時人士相趨以成乎風
尙者章醜也花鳥也竹石也鐘鼎也圖畫也清歌妙舞狹
邪治遊終日疲役而不知倦觀乎靖康禍起虜蹂都城天
子號號萬民震慄而抄剝金帛之役洪芻王及之輩皆一
時自標文雅之士劫宮娥以並坐歌謔酣飲而不以死爲
憂則當時豈復有姦邪哉聚鳥獸於君門相爲踴躍而已
龜山以嚴氣正性之儒者孤立於其間槐棘之下誰與語
者待漏之署誰與立者歲時往還之酬答誰氏之門可以

報謁梓棘及膚叢錐刺目彼則無惡而我能自適乎莊生
曰攫而後甯亦必有以甯也亦必相攫而後相拒以甯也
不能攫我而祇以氣相熏華厲而已矣奚甯哉念及此則
龜山之出誠不如其弗出矣於是而尹和靖之堅不欲留
尙矣良之上曰敦良吉超出羣陰之上與三異志而時止
則止非道之必然心之不得不然也道生於心心之所安
道之所在故於亂世之末流擇出處之正者衡道以心而
不以心做道無異熏其心而心泰矣尙奚疑乎

宋論卷八

十二

不忍視君之瑣尾民之流離欲因仍而補救之其說足以
聳動天下乃弗能救也而祇甚其危亡則唯惜傾而斲於
傾者使之然也宋至徽宗之季李必亡之勢不可止矣匪
徒女直之強不可禦也匪徒童貫之借金亡遼之非策也
尤匪徒王黼受張穀之降以挑發虜也君不似乎人之君
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治遊之浪子擁離散之人
心以當大變無一而非必亡之勢於是而宇文虛中進罪
已之言吳敏李綱定內禪之策不可謂非消否之道也乃
汴都破二帝俘愈不可挽矣內禪者死守之謀也死守則
必有死守之具矣任唐算者唯綱綱之外無人矣任戒閫
者唯神師道師道之外無人矣盡綱之謀竭師道之勇可

以任此乎朱子固已論之曰不足恃也且微徒網與師道也嬰孤城席懈散之勢一日未亡一日有處堂之計人心不震規畫不新雖諸葛孔明不能止荊州之潰雖郭子儀不能已陝州之奔何也勢已傾者不傾而否亦不傾也亂起於外者制之以中亂集於中者制之以外處於有餘之地而後可以自立可以自立而後可以禦人先王衆建諸侯以爲藩屏時巡其守王迹以通五服四方皆天子之外舍也故幽王死於宗周而襄王存於汜水春秋記之曰天王出居於鄭居者其所宜居也舉天下而皆其所居則皆其所自立矣皆其所居而拘攣於不可久居者以自困則有餘之地皆非其地有餘之人皆非其人畏傾而傾必及

宋論卷八

三

之否豈有自消之理哉徽宗南奔以避寇勢迫而不容弗避避之尙未足以亡也以勢言之頭不剝者命不傾以理言之死社稷者諸侯之道也非天子之道也諸侯棄其國而無國天子棄都城而固天下未喪其世守也故未大失也其成乎必亡者內禪而委位於欽宗也委位於欽宗則徽宗非天下之君矣本不可以爲人之君而又委位以自失其柄爲蕭然休老之人則處有餘之地而非其地撫有餘之人而非其人權藉之所歸據之以抗強虜者猶然了處危城之嗣主是出奔猶未失而內禪之失不可救矣唐元宗走蜀而太子北走朔方猶太子也元宗猶隱繫東南人心而人知有主太子雖立而置身於外以收西北之

心故可捲土重來以收京闕欽宗受內禪之命是天子固在汴京走而東者已非天子也盈廷之士類皆讒賊之餘嬰城之衆徒戀身家之計綱以此曲徇其意擁欽宗以遲回於棧豆爲之名曰效死弗去肩貨賄以惜遷徙之愚氓羣起譁呼以偷一日之安懷愍之覆轍惜莫之懲以冥行而蹈之不亦悲乎綱令內禪不行徽宗卽出人知吾君之尙在不無奮死之心帝持大柄以旁招尙據河山之富厚小抱頭以駭散不牽築室之謀太子受鉞以撫軍自效廣平之續揆其時勢較康王之飄泊濟州者尙相什百也惟綱昧此惜此四面受敵之孤城仍此議論猥繁之朝廷率此姦邪怙黨之僉壬殉此膽戀穠華之婦稚虜兵年退歌

宋論卷八

四

舞仍前夫且曰微綱之使有君而有國也安得此晏處之休哉是真已潰之宗祊而甯我婦子也功施不朽矣盤庚曰胥動以浮言非此謂與徽宗以脫履自恣之身飄然而去翩然而歸既不能如德宗之在奉天欽宗以脆弱苟延之命有召不應有令不行抑不能如肅宗之在靈武都城官吏軍民以浮華安佚之累倏然而憂俄然而喜終不能如期方邠甯之軍憤起反攻以圖再造禍在轉盼而猶爲全盛之圖綱何未之思也其在當日者城連萬雉闕啟于門雖大方甯市屢未改不忍棄之一朝而思奉一人以固守夫豈非憂國恤民之至意而目前之殷盛一俄頃之浮榮轉盼之凋殘成灰飛之幻夢卒使兩君俘六宮虜金帛

括盡凍餓空城曾不得逸出以謀生而上下交絕其大命
如是而以爲不忍其忍也不已慘乎故所咎於綱者有所
惜而忘所大惜也邪說行狂夫逞敷天之痛網其罪之魁
與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纘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

澗重刊

宋論卷八

五

宋論卷九

明衡陽王夫之譔

欽宗

扶危定傾有道於其危而扶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
定之不可得而正也傾危者事勢之委也末也所以致傾
危者本也循其所以危反之而可以安矯其所以傾持之
而可以正故扶危定傾者其道必出於此雖然本之與末
有發端而漸啟者有切近而相因者則正本之圖有疏有
親有緩有急必審其時而善持之不然則窮源其本而不
足以救其末無益也發端而漸啟者其始之微未至於此
相沿以變而並失其舊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於此圖之

宋論卷九

十

而已得傾危之本若其始之所啟雖害繇此以漸興而時
移勢易無所復用其匡正其本也而固非其本矣今夫河
之爲患遏之於末流不得也神禹爲之疏之循其本矣然
賊始者壺口也而冀州平滸其橫流於中州者則抑以抵
柱以東出山而溢於滎滎者爲衆流之本若其發源崑崙
在酉極之表者豈非河之大源哉而於彼窮之終不能已
充豫之汜濫故言治河者未有欲窮之於其源者也靖康
之禍則王安石變法以進小人實爲其本而蔡京之進自
以書畫玩好介童貫投徽宗之好因獵大位引羣小道君
於迷而召外侮其以紹述爲名奉安石爲宗主繪形館閣
配食孔廟者皆假之以彈壓衆正售其佞倖之私而已矣

船山史論

夫安石之脩申商之術以漁獵天下者固期以利國而居功非懷私而陷主於淫惑此其不可誣者也安石之志豈京之志京之政抑豈安石之政哉故當靖康之初欲靖內以禦外追其禍本則蔡京王黼童貫朱勔亂於朝開釁於邊允當之矣李邦彥白時中李稅唐恪之流尸位政府主張割地罷入衛之兵撤大河之防者皆京貫輩同氣相求因緣以進者也出身狹邪共習嬉淫志茶氣枵抱頭畏影而祈以苟安豈復知有安石之所云云者師京貫之術以處凶危技盡於請和以恣旦夕之佚樂而已京貫等雖漸伏其罪而所彙引之宵人方興未殄則當日所用為國除姦者唯昌言京貫之為禍本以斥其黨類則國本正而可

宋論卷九

進羣賢以決扶危定傾之大計唯此而可以為知本矣骨已冷黨已散法已不行事勢已不相謀之安石其為得為失徐俟之安平之後而追正之未為晚也舍當前腹心之蠱究已往萌蘖之生龜山崔鷗等從而和之有似幸國之危以快其不平之積者而政本之地叢立者皆疲茸淫蕩之織人願弗問也則彼且可挾安石以自旌曰吾固臨川氏之徒也彈射我者元祐之苗裔求伸其屈者非有憂國之忱者也熒主聽結朋黨固寵利壞國事惡能復禁哉楊國忠受戮於馬嵬而唐再造無庸究李林甫之姦也辨學術正人心善風俗定綱紀前不能伸於建中靖國之初而事已大敗乃洩其久蘊之忿怒所本者非本矣遂絕而不

相及泮渙而不相濟何為者邪迨及建炎之後安石之說不待攻擊而自銷亡亦足以知安石之不足攻而非靖康之急務矣竭忠盡力直糾京貫之黨斥其和議之非以爭存亡於廟算言不溢而事不分此之謂知本

女直脅宋以割三鎮割兩河宋廷之臣爭論不決於其爭論而知宋之必亡也抑以知宋亡而貽中國之禍於無已也李邦彥聶昌唐恪之徒固請割地以緩須臾之死者勿論已徐處仁吳敏以洎李伯紀楊中立之堅持不割之策義正矣雖然抑有能得女直之情而自善其不割之計者乎不得其情雖為之計無補也况乎其無能為保固三鎮兩河之計也脅人以割地者契丹之脅石晉也秦人之脅

宋論卷九

三晉也皆未能得而須其自割也契丹脅石晉於求緩之日地猶王從珂之地而兩非所有秦人之脅三晉三晉雖弱抑嬰城固守必覆軍殺將曠日持久而後得之故脅其割而後得不勞而女直之勢異是自敗盟南侵以來馳突於無人之境至一城則一城潰一城潰則一路莫不潰矣欲三鎮即可得三鎮欲兩河即可得兩河何為噉噉然競使命之唇舌而莫能使其必從邪嗚呼當時議者盈廷曾無一人焉察及於此中國之無人久矣禍乃延及無窮而不可遏矣遼之既滅女直之志已得未嘗有全舉中國之成心也宋人召之挑之自撤其防以進之於是而欲逞志於宋乃且無定情焉而教之以脅脅賂者郭藥師也藥

師者亦習乎契丹之所以加宋者而欲效之女直求地耳求賂耳求爲之屈耳是故終女直之世止於此三者而大河以南國破君俘城空千里且舉以授之張邦昌劉豫而不欲自有夫豈貪之有所止而戢自焚之兵哉永嘉以來南北分而夷夏各以江淮爲守沿而習之局定於此志亦僅存乎此也汴京破而立張邦昌劉豫者修石晉之故事也和議成而畫淮以守者循拓拔氏之已迹也蓋自苻堅潰敗以後王猛之言永爲定鑿故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敢渡正統之名天式臨之天塹之設地固限之雖甚鴟張罔有越志然則宋持其不敢擅有中夏之情苟須地必待我之割之也則固有以處此矣不割三鎮必有以守三鎮不

宋論卷九

四

割兩河必有以守兩河欲守三鎮兩河必固守大河以爲之根本欲守大河必備芻糧繕城堡集秦隴吳蜀三楚之力以衛京邑此之不謀但曰祖宗之疆土不可與人卽不與之不能禁其不取空談無實坐廢遷延而三鎮兩河不待割而非已有矣輕騎馳突於汴京而宗祧永喪矣疆土任人之吐茹而何割與不割之有哉然而女直之所欲者且自三鎮而止彼且曰天以中原授中原之主吾不得而力爭故撻懶兀术人異其志金山之匹馬且以得返爲幸完顏亮馬一南牧而羣下叛離以致之死然則處當日之情形勿問三鎮也勿問兩河也抑可弗問汴京之守與不守也名號存呼召集親統六師以與相頡頏充彼之欲得

河北而其願已畢氣已折力已疲且安坐而飽飫以嬉遊天下事尙可徐圖其大定卽令不克亦豈授女直以意想不及之弋獲而無所訖止乎意想不及之獲可以獲矣立邦昌而邦昌不能有立劉豫而劉豫不能有大河以南人無主而戴之以爲君則江淮以南何不可戴之以爲君蒙古氏乃以知天之無有定情地之無有定域而惟力是視可有者無不可有矣嗚呼不測其不敢深求之情弱者靡強者豈縱使汎濶而流及於廣遠天且無如人何而萬古之網維以裂故曰中國之無人非一晨一夕之故也謝安石之知及此矣故以一旅充百萬之衆而下懾自立也有本則持重以待之而其鋒自折氣矜取勝茫然於彼己之

宋論卷九

五

情僞徒爲大言以聳衆聽流俗驚爲偉人而不知其無當於有無之數也是可爲大哀也矣上與下交爭者其國必傾惟大臣能得之於上而不使與下爭惟君子能輯之於下而不使與上爭聽其爭而不能止者其臣也以身爲爭之衡而上下交因之以爭者自居於有爲有守而實以貽上下之裁衰亂之世恒多有之是至之歸也而有道者弗取焉凡爭之興皆有名可據有可循而上不見信下不相從乃相持而不相下迫乎爭意短而言長言順而氣烈氣之已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皆所不謀而憤興於不自己故盤庚之誥曰勿胥動以浮言言勿問是非一浮而是者已非有道者甚畏天下

之有此而豈其以身爲之的乎氣之浮也必乘乎權而後其動也無所復憚上之權以一人而爭天下以其崇高也下之權以匹夫而爭天子以其衆多也權者勢之所乘發以氣乘以勢雖當乎理而亦爲亂倡故曰其國必傾漢唐之季其傾也皆然而宋爲甚上之爭下也斥之誅之竄之禁之乃至刊之於籍勒之於石以大聲疾呼而告天下自熙甯以後一邪一正皆歸於此而王安石司馬光實以身受其衝於是而下之爭起矣登屋援樹喧呼以爭命相之權者其流風所鼓乃至萬衆奔號感君門而爲李綱嗚其不平上旣違之下乃憤之下且競之上愈疑之交相持而利害生死俱所不恤夫新法之病民迫欲司馬之相以蠲

宋論卷九

六

除之者曾清理之正也然而朝廷之用舍國政之興革豈此喧呶一往之氣所可取必者哉至若綱之得衆心者唯請內禪守京都保市廛廬舍之鮮幸偷朝菌蟪蛄之宴樂而仙日者括金帛掠子女百萬生齒荒離於雨雪洊至之下死者過半則固不如早捐其總於貸賄之情遠避凶危以保妻子尙可生生自庸也而婦人稚子感綱之德交質於室以動蚩蚩之衆攘臂而前蔑君民之禮踐蹂宮門國其尙可以安存乎且夫司馬之不得行其志者正以此也故哲宗親政之後天子厚其疑忌以爲是率亂民而脅上以相己者固已目無君上則勤名黨碑之首盡反元祐之爲以恣章惇蔡京之姦皆此致之若綱識雖不足忠則有

仲之所取必者也豈有人方求為天子而助逆者又進騎
 虎之說以怵之可以筆舌力爭奪其尊富哉故曰死地也
 稍一避回而姑為隱忍矣以死為心以成敗委命以綱常
 名義自任而不求助於人則亦何不可揭日月以行而言
 猶嚙嗚乎子曰却無道危行言孫無道者君不明而猶故
 國之君俗不美而猶中國之俗非國破君辱逆臣竊位之
 謂也言孫者道不可亟明則以微言待後志不可急白則
 以謙讓自居非談笑以道君父之危緩頰而免亂賊之怒
 也當仲之世操仲之志以為仲之所得為豈謂此哉且仲
 之言亦未嘗不孫也其中狀於邦昌也仍以臺官上申宰
 相之禮其進說也仍期以定策立元輔之功則以視段秀
 實之笏擊朱此也猶從容而不迫非仲之氣芥於秀實也
 彼已成乎不可挽之勢而此則有可轉之機也然使邦昌
 怙惡而不從羣姦交懟其異已則仲亦與秀實同捐其肝
 腦其危也孫也而其孫也未嘗不危也仲於是合乎剛柔
 之節矣夫人之於義也豈患不知哉患無其志耳抑徒患
 其志之不存哉患其氣之不充耳邦昌之不可帶也天子
 之不可聽女直立也為宋之臣民不可戴邦昌為君也夫
 人而知之夫人而亦有其心矣若有所覆而不得露若有
 所掣而不得仔若有所隔而不得吐皆氣不勝也故持其
 志者以氣配義而志乃伸

宋論卷九

九

善化賀長齡
 同校刊
 安化羅縉典
 清泉後學楊
 相重刊

宋論卷九

宋論卷九終

宋論卷十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譏

高宗

充武跳身河北僅有漁陽一旅而平定天下者收羣盜之用也故有銅馬帝之號焉宗汝霖之守東京以抗女直用此術也汝霖之史冊充武所受羣盜之降幾二十萬王莽之季盜雖起亦不應如彼其多蓋降而或復叛歸於他盜已而復降至於三四以有此數不然則建武之初斥土未廣何所得粟以飼此眾邪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眾二百餘萬其聚而有此眾者亦非盡慄悍質死之壯夫也徽宗之世河北之盜已興迨及靖康女直破汴京而不有張邦

宋論卷十

昌偪大號而不尸高宗遠處淮左而不能令郡邑無吏吏無法遊奕之虜騎往來蹂踐民莫能自保其命豪強者聚眾皆處而農人無可耕之士市肆無可居之屋則相率依之而掠太行之麓以延旦夕之命室無終歲之計甕無宿春之糧鳥獸聚而飛蟲遊勿問強弱合而有此數也聞汝霖受雷守之命依以自活為之美名曰忠義以撫之抑豈誠為忠義者哉故汝霖之用之也欲其急也充武之用羣盜惟知此也故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來者受之去者不追迨其有可歸農之日則自散歸其田里是以天下既定此千餘萬者不知其何往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者乘其方新之氣也來者受之去者不追可不重

勞音河內宛雒之民竭貲力以養之也汝霖之在當日蓋東京尚有積粟可支二百萬人一二歲之食過此而固不能矣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迄於病卒者僅一季而迫於有為屢請高宗歸汴以大舉渡河知其乍用而可因糧於敵不可久處而變生於內也姦邪中沮志不遂而鬱邑以隕命渡河之呼豈徒慟大計之不成抑且慮此二百餘萬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汝霖卒而復散為盜流入江湘閩粵轉掠數千里不待女直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爛非韓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無食不可以有兵無土不可以得食不進不可以有土得食足而興兵者處全盛之宇捍方之寇如趙充國之策羌是也不可以用烏合之眾搜方

宋論卷十

張之虜保已破之國審矣念吾之且必窮知也不久聚憂內之必生變更無餘法以處此唯速用其方新之氣而已急用而捷所殺者敵也急進而不利所殺者盜也鼓之舞之使無倒戈內向者則存乎主帥之恩威夫此二百餘萬之盜固皆有山砦可為退處之穴而收吾簡練之禁旅進可為之援退亦不恣其反噬然此要非久留聚處耗吾芻粟擾吾農人以生其狎侮之所能勝是則汪黃內蠱高宗中餒曠口遷延遲回汴土即令汝霖不沒而事亦漸難矣羣盜之流入內地者韓岳竭力以交夷之穢殺過半弱者抑散而備食於四方然後收其僅存之可用者以為吾用非盡此食甚之鴟可帥之以所嚮無前也故汝霖亦知

獨力任此之不足也亟請高宗返駕京闕以彈壓羣衆且可帶輪東南之粟帛調發入援之兵卒而爲可繼之圖若孤恃汝霖之志義則無劉裕匡復之盛望以警羣雄抑無郭子儀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仰給不貲徒貽怨玩劉越石之困於段匹碑者其前鑒也上無君內無相始而盛者漸以衰悲憤中來坐視其敗雖欲不悒悒以自隕天季其可得乎故謂汝霖不死憑恃此衆可席捲燕雲者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馭之必有其權養之必有其具然後此二百餘萬烏合之旅可收其利而不達其害非光武之聰明神武而欲馴擾不軌之徒以與虎狼爭生死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宋論卷十

三

高宗之畏女直也竄身而不恥屈膝而無慚直不可謂有生人之氣矣乃攷其言動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晉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餒也李綱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澤之忠非不知任也韓世忠岳飛之功非不知賞也吳敏李稅耿南仲李邦彥主和以誤欽宗之罪非不知貶也而忘親釋怨包羞喪節乃至陳東歐陽澈拂衆怒而駢誅於市視李綱如仇讐以釋女直之恨是豈汪黃二監子之能取必於高宗哉且高宗亦終見其姦而斥之矣抑主張屈辱者非但汪黃也張浚趙鼎力主戰者而首施兩端前卻無定抑不敢昌言和議之非則自李綱宗澤而外能以遲寇求和爲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以時勢度之於斯

時也誠有旦夕不保之勢遲回蕙畏固有不足深責者焉苟非漢光武之識量足以屢敗而不撓則外競者中必枵况其不足以競者乎高宗爲質於虜廷熏灼於慄悍凶疾之氣俯身自顧固非其敵已而追帝者濱海而至明州追隆祐太后者薄嶺而至阜口去之不速則相胥爲浮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懼無聊中人之恒也亢言者惡足以振之哉靖康之禍與永嘉等而勢則殊矣懷愍雖俘晉元猶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晉惠之末五胡爭起亂雖已極而爭起者非一則互相禁制而滅晉之情不果女直則勢統於一唯其志之欲爲而無所顧也以內言之江南之勢荆湘爲其上游襄漢爲其右臂晉則劉宏夙受方

宋論卷十

四

州之任財賦兵戎聽其節制而無所掣曳顧陸周賀諸大族自孫氏以來世繫三吳之望一歸琅琊而衆志交孚王氏合族擁衆借來以相扶掖宋則雖有廣土而無綏輯之人數轉運使在官如寄優游愒民不與親而無一兵之可集一粟之可支高宗盱衡四顧一二議論之臣相與周旋之外奚恃而可謀一夕之安瑣瑣一苗劉之懷忿遽奪其位而幽之蕭寺劉光世韓世忠翺翔江上亦落拓而不效頭目之捍自非命世之英則孑然孤處雖懷悲憤抑且誰爲續命之絲假使晉元處此其能臨江踞坐弗憂繫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飄搖而無壯志諸臣高論而無持操所必然矣於是而知國之一敗而不可支者惟其孤也有

蕭何在關中而漢高泗水之敗得有所歸有寇恂在河內而鄴禹長安之敗散而復合崛起者且如是矣若夫唐室履覆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財賦儲之裕而任之人者勿猜非一朝一夕之積矣宋則奄有九土北控狡夷西禦叛寇而州無綏撫之臣郡無捷衡之長軍衛為罪人之桔租庸歸內帑之藏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滿而颺去一旦故國傾覆身無所繫丁江介規海澨以容身陳東歐陽澈慷慨而談其能保九子僅存之一縷不隨二帝以囚死於燕山乎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言其必有依也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外已久枯而中存之勺水一涸而無餘也宋自置通判於諸州以奪州鎮之權大

宋論卷十

五

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則為左遷富庶之江南無人也巖險之巴蜀無人也扼要之荆襄無人也樞要之淮徐無人也義冠長佩容與於天下賢者建宮墻以論道其次飾亭榭以治遊其下瘠民財以自潤天子且安之曰是雖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則求如晉元以庸懦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於左袵不亦難乎故以走為安以求和為幸亦未可遽責高宗於一旦也乃其後猶足以支者則自張浚宣撫川陝而奉便宜之詔始宋乃西望而猶有可倚之形且掣肘之防漸疏則任事之心咸振張韓岳劉諸將競起以盪乎羣盜收為部曲宋乃於是而有兵不繫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劉其枝者不槁其本故

垂及秦檜緣削之餘而逆亮臨江高宗不為駭走且下親征之詔則使前此者有威望之重臣鎮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氣沮神銷之至於如斯也首其謀者唯恐天下之不弱繼其後者私幸靡散之無愛國已威寇已深而尸位之臣爭戰爭和威中相訟無一人焉懲諸路勤王之潰散敗覆轍以樹援於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以天子而爭州郡之權以全盛而成貧寡之勢以垂危而不求輔車之援稍自樹立而秦檜又以是惑高宗矣和議再成依然一畢土安之策也岳飛誅死韓世忠罷繼起無人聞帥聽短長於文吏依然一趙普之心也於是舉中原以授蒙古猶撥之矣豈真天驕之不可嚮邇哉有可藉

宋論卷十

六

之屏藩高宗猶足嗣唐肅之平安史無猜忌之家法高宗猶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壞千萬世中夏之大閑者趙普也以太祖之明而浸潤之言已沁入於肺腑況後之養深宮以渺躬滋四海者乎光武不師高帝之誅夷上哲能之非可期於中材以下也言有綱道有宗綱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萬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綱而萬目張循之而可以盡致推之而可以知通傳之天下後世而莫能掩其瑕壘然而抑必有其立誠者而後不僅以善言著也且抑必聽言者之知循知推而見之行事者確也抑亦必其勢不迫而可以徐引其緒事不疑而可以弗患其迷也如是則今日言之

今日行之而效捷於影響乃天下之尚言也不如是以言者多矣疏庸之士剽竊正論亦得相冒以自附於君子之言宗不足以爲萬殊之宗綱不足以爲萬目之綱尋之不得其首究之不得其尾汎然而廣列之若可以施行而莫知其所措天下有樂道之者而娶爲盤悅之華亦奚用此喋喋者爲哉高宗南渡李伯紀之進宮數矣其言皆無可非也顧其爲綱宗者報君父之讐也復祖宗之字也又進而加詳焉遠小人親君子也議巡幸決戰守也擇將帥簡兵卒也撫河北鎮荆襄也如綱之言循之推之以建中興之業允矣其無瑕璽矣故天下後世無有得議其非者而咎高宗之不用雖然以實求之而奚足以當綱宗哉足以

宋論卷十

七

立綱宗而非其誠則綱宗者虛設之綱宗固無當也君父之痛土宇之感誠不容已者然其容已與不容已繫乎嗣君之志而已有其志不待言也無其志言無益也有其志而不知所以爲之弗示以方固弗能獎也故此二言者人皆可言人皆可信而究止於空言也進而加詳則固願終其說以導之而出於迷塗天下後世之所樂聽或亦高宗之所欲聞乎其云親君子遠小人尙矣苟非清狂不慧者孰以爲不然乃君子小人有定名而無定指者也以小人爲君子而君子矣以君子爲小人而小人矣故諸葛出師表必目列其人以當之今不直簡賢而求其進斥姦而請其退則奚以知汪伯彥黃潛善之非君子而趙鼎胡寅之

非小人邪議巡幸決戰守急矣而行伍之憑藉孰爲干城強敵之爭趨何從控禦芻糧何恃以不匱器仗何取以求精豈天子匹馬以前疲卒扶羸以進遂足定百季之鼎成三捷之功乎擇將帥簡兵卒尤其要者抑就泣戎行而數奔者擇之邪無亦求之偏裨求之卒伍求之草澤而擇之邪天子自擇之邪綱可代爲之擇邪天子自擇之則亦非不有所任用矣綱可代擇之則胡不心維口誦於坐論之下如趙普之爲太祖謀者而但虛懸一擇之之號以聽人之詭遇乎驚奔之餘兵卒之不足久矣集之必有其方部之伍之必有其制教之練之督之綏之必有其將河北之南來閩海楚蜀之新募必有其可使戰可使守之勢合其

宋論卷十

八

散而使壹振其弱而使強必有其道綱誠以一身任安危之寄則躬任之默識之日積月累以幾於成尤非大聲疾呼懸一榜下一令之所能勝也則尤不可以空言效也惟河北鎮襄鄧誠形勢之不容緩矣河北之待撫豈徒號於上曰吾不割也衆志遂以成城乎其吏民爲朝廷守者孰可任也孰未可任而急須別揀將帥以任之也張所傳亮固未足以勝任卽令任之而所以安所亮而使盡其力者何術也襄鄧之財賦兵戎其可因仍者何若其所補葺者何從專任而無旁撓者何道凡此皆就事而謀之因勢而圖之非可一言而據爲不拔之策國政在握成敗在於目睫迫與天子謀之進羣策以酌之固有密藏於夙夜而研

幾於俄頃者豈建鼓而亡子可追哉乃綱但琅琅乎其言之矣一言而氣已竭矣則汪黃之黨且笑之曰是老生之常談謂飢當食而為無米之炊者也惡足以拯吾君於危殆而措之安哉於斯時也二帝俘矣兩宮陷矣自河朔以徂江淮數千里城空野蕪飄搖徐充之郊內顧而零丁才處綱以一身繫九鼎之重則宜以一言而析衆論之歸猶且組練篇章指未可遽行之規畫以祈免乎瑕墨夫豈賈董際漢盛時高論以立名名之日則言之善者不如其無言也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於亡者始終一綱宗之言坐銷歲月而已繼綱而獻策者楊冲立胡敬仲猶是也後乎此而陳言者劉共父真西山猶是也乃前乎此而倡之

宋論卷十

九

者景祐以來呂范諸公以洎王介甫之邪僻蘇子瞻之縱橫無非是也以擬諸道皆提其宗以考諸治皆挈其綱孰得指其瑕墨者而求其言之即可行行之即可效者萬不得一焉故曰其言之不忤則為之也難不忤者可正告於天下後世而不違於綱宗之大正者也叩其所以為之而不得則難矣夫言也而僅以祈免於忤也與哉陸敬輿以奏議輔德宗而及奉天之駕一議為一事而已非建立綱宗統萬殊萬目於數紙之中也斯則誠為善言者乎屈身逆亂之廷隱忍以圖存社稷人臣之極致也而抑視乎其所處矣測其有可圖之幾以待天下之變姑且就之兩處於有餘之地以存其身與其祿位而遽許之為行權

以濟險則名義之途寬而忠孝之防禦君子所必嚴為之辨者也其所處者可以置吾身身雖危猶安也安其身而動動而利可以出君父於險動而不利不喪其身之所守則生死成敗皆可以自靖如是者尚矣其次則身非可安而無可安之土乃以身試不蠲而思以濟其志志之得則可以大有為於天下志之不得猶不以身為罪因而毀分義之防故陳平周勃俛仰於呂后之側非徒志在安劉也惠帝崩後宮之子猶高帝之苗裔可以為君者依之以待呂氏之變而伸其誅鋤固未嘗一日辱其身於異姓也王導之於蘇峻王坦之謝安之於桓温忍其熏灼陽與相親賊未篡吾君尚在弗容立異以激禍之成峻誅温死而其

宋論卷十

十

志仲峻不誅温不死晉社已移終弗能救而後死之未晚也蘇武節之謂不足以為之病矣狄仁傑之仕於偽周也庶已改君已囚無可仕矣而仁傑當高宗之世未與大臣之列則舍武氏不仕而更無可執國柄進忠賢以為興復之基灼知其逆而投身以入不恤垢辱以與從逆之臣齒非但一死之不惜操心愈隱懷貞愈烈尤非夫人之所可託者也審此則呂好問朱勝非無所逃其同逆之辜不能為之揜覆矣好問自中丞遷少宰參國政久矣張邦昌受虜冊以篡大位此何時也馬伸等犯死以爭而好問無言趙鼎胡寅潔身以逃而好問不出邦昌舞蹈以受冕旒好問從容而充陪列已知衆志之不歸乃問邦昌曰真欲立

邪否耶邦昌遠有不敢當之對則亦探邦昌不決之情而姑爲變計然則高宗不繫人望于濟州通國且戴邦昌以爲主好問受僞命之已久又奚以自拔於逆廷哉夫好問之心固非若吳弁英儔之誇佐命也亦非決志不汚如洪皓之誓死以不從劉豫也懣處於進可宋退可邦昌之歧途以因風而草偃則寡人迥昂書於高宗亦游移兩全之巧無往而不足以自容及王賓撻發已窮猶曰世被國恩受賢者之責將誰欺邪且使於邦昌無真立之問於高宗無尺帛之書米遂終無如邦昌何哉密奏不足爲有無嗣君非因其議戴唯此七尺之軀一汗而終不可浣好問曰閉門潔身實不爲難潔身而身存之非難潔身而身死之

宋論卷十

十一

豈易乎果其爲段司農不辱之身則又能閉門而全其軀命邪以此質之好問之論定矣若夫朱勝非者尤不足齒於士類者也苗劉二健卒耳權藉不重黨類不滋逆謀不夙所欲逞志者王淵康履而止浸淫及上遂敢廢人主而幽之蕭寺勝非躬秉大政繫百僚之望使有不可奪之節正色立朝夫二賊者詎敢爾哉乃內禪之舉勝非且尸陪列之長爲下改元之詔德不重才不贍志不固賊之藐之也久故其脅之也輕而勝非之從也易乃使其禍不懲則宋之危也亦亟矣夫二賊所挾持以逞者其心可洞見也女直臨江而思渡江東之不保在且夕矣二賊豈有爲宋守吳會之心乎始立嬰兒以待變女直至則弑高宗執子

專以納降女直不至則徐攬衆權要九錫而規篡籍令三方之義師不星馳而至賊勢已成虜兵且進勝非其能事從中起梟賊首以復辟乎如其能之則他日之自辨曰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固可解也而悲憤始於張浚成謀定於呂頤浩奮勇決於韓世忠勝非何與焉其志欲圖者果何圖也察所懷來一馮道范質之心而已勝非之生無豪毛之益也如其死也則以明夫苗劉之爲賊而激忠義之人心以起誠重於泰山矣無靖康之禍有所奉之君名義自己而立衡存亡卽於已而取決事易於邦昌挾女直之勢而抑無好問通間道之書事定之餘優游以去而貶竄不加焉宋安得復有王章哉士所出身以事者君也所

宋論卷十

十一

以事君者身也身之已辱功且不足以蓋之而況其不足以言功也身之所履因乎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因乎時之所處有以處身而心乃裕有以處心而事乃貞大白不淄有其大白者存也屈以求伸有其必伸者在也功名授之事外之人節義存乎當局之正好問死不患擁戴康王之無將相勝非死不患革除明受之無義師王蠋捐軀齊復振翟義夷族而漢復興死且非徒死而無益也然而非果於義者之所期也立身則有本末矣立朝則有風裁矣立志則有表影矣安能一日緩頰於亂賊之前以觀望其情而徐圖轉計哉留餘地以待他日之辨辨則辨矣吾不知其故口之際何以自捫其心也

兀朮渡江而南席卷吳會造高宗於四明東迤海濱其別將追隆祐太后南至於虔州之早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懷袖當是時也江南糜爛宋無一城之可恃韓岳浮寄於散地而莫能自堅此苻堅所幾幸而不得拓拔佛狸所遷延而禪進者也舉天下而全有之奚待蒙古於他日哉然而兀朮急於渡河而歸高宗且可畫淮而守此可以知國家安危之機非一朝一夕之故宋女直之不能久處江東也若有所怵惕而夢寢不安非其欲之有所厭也非其力之不足恃也攻有餘而守不足者無與故也杜充之降疑有與矣而充不足以當有無之數了然自以其身降而號令不能及眾則女直之不能憑藉以有江淮深

宋論卷十

幸

知之矣深入國境而能因而據之者必有擁眾降附代為招集之人故劉整呂文煥降於蒙古而後宋不能免於土崩地非其地也人非其人也風土之剛柔山川之險易人心之嚮背乍履其地而無以相知安能孤軍懸處設守令索芻糧以無憂其困師行千里而不見敵者心必危鳥合以附而無任其安輯者信之必不固則兀朮之方勝而懼得地而不敢有所必然矣夫宋之得此於天下雖無片土之安而將帥牧守相持以不為女直用固有以致之也其於士大夫也亦幾失其心矣然而誅夷不加也輒首愈不敢施也祖宗之家法定姦邪雖遲而天子不為之移則姦邪亦知所禁而弗能播其凶德其于武臣也猜防之而不

使展其勇略是以弱也然而有功而未嘗故挫抑之有過而未嘗深求之危因而未嘗割棄之敗衄而未嘗按誅之待之也既使有餘而馭之也亦有其制不使之擅部曲而聽其去來不使之幸寇存以脇吾權寵不縱之于先而操之于後則怨不深不操之已窮而縱之使傲則情不悖故武人猶思媚于君而邦曲不從逆以靡天下之大勢十已去其八九而士心協民志定軍情猶固宋之所以立國百餘年如一日而瀕危不改其恆也至于史嵩之賈似道起盡毀祖宗之法理宗汶弱而莫能問士心始離民心始散將帥擅兵存亡自主而上不與謀然後望風瓦解蒙古安驅以入晏坐以撫拾天下如一羽而無所疑不然劉呂

宋論卷十

幸

雖降安能舉我所豢養之吏士直前相搏而樂附狡夷如其父兄也哉斬刈亟則小人易激鞭笞用則君子亦離部曲眾而封賞早則去來自恣孤旅危而應援絕則反噬必深上與下泮渙而不相知敵乃坐收之而反為吾腹心之患宋之亂政至蔡京當國童貫臨戎而極矣而凡數者之病猶未劇也是以高宗跳身航海而終不亡也人之為言也質質而思之繇繇而弗絕天可指地可畫聖人可唯其攀引六經可唯其據拾而以成乎其說遠道之宜而以為德大害于天下而以為利探其所終必不能如其言以行而輒欲行之時而有違情以體物因勢以衡理者玉持于上必不聽之以行乃以號于天下曰吾說之不

行世衰道降無英君哲相志帝王之盛治者使然也于是而有傳于世乃使殃民病國之邪臣竊其說以文其惡則民之憔悴國之敗亡舉絲乎此要其徒以賊民而無能利國則亦終莫能如其說以行也祇爲亂而已矣當建炎之三年宋之不亡如縲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嚮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有林勳者勅爲成書請行十一之稅一夫限田五十畝十六夫爲井井賦二兵一馬絲麻之稅又出其外膏澤微一官以去嗚呼爲勳下祿之資則得矣其言之足以殺天下而亡人之國亦慘矣時亦知其不可而弗行而言之媿媿附古道以罔天下或猶稱道之弗絕垂至于賈似道而立限以奪民田爲公田行經界以盡地力而

宋論卷十

五

增正賦怨讎交起宋社以墟蓋亦自此故之也古之言十者曰中正之賦而孟子曰輕之者務道也漢乃改之爲三十而一然則漢其務乎何以一人陶濟萬室之邑歷千季而不憂其匱也夫以天下而奉一人禮際祿廩宮室車服之費則已約矣非百里一邦制度繁殷之比也而不但此也古者建國分土民各輸于其都自遠郊而外道里之遠者卽在王畿亦五百里而近莫大諸侯不過二百餘里而已而大夫之有采地者卽其都邑以出納惟然則名十一而實亦十一已耳自漢合四海以貢天府郡縣去天子之畿有逾于五千里者矣其以輸塞下養兵衛民者又過于是逆流而漕車與驢馬任輦以行其費不貲使必盈十

一以盈太倉三倍而不足以充故合計民之所輸者三十一而實且溢于十一矣且欲立取民之制求盈于十一民之膏脂盡于此而尙足以生乎今使勳計其畝田令輸十一于京邊勳其能之而無怨邪抑徒爲此不仁之言以導君子貪暴邪況乎古之十一者有田有萊有一易再易之差則亦名十而實二十漢之更制乃以革李悝之虐而通周制之窮百王之大法也其何容輕議哉至欲于一井四百五十畝之中賦二兵一馬以充戎行不知勳之將以何爲也將以戰與則歐愿懦之農人以與閔不畏死之盜賊樂殺無厭之外吏買驅命于隳血屠肝之地一兵死而更責一兵不殺盡農人而不止無詠夷之峻法以督之則聞

宋論卷十

六

金鼓而駭潰國疾以亡將以戍與則荷戈而趨數千里之絕塞饑寒冰雪僅存者其餘幾何抑且重爲徵發而南畝之餘以耕者又幾何也三代之兵所戍者百里之疆場也所戰者仁相怨而終相好之友邦也所乎勝負者車中之甲士也追奔不窮日俘誅不盡人乃欲以行之後世流血成渠之天下雖微仁人亦不禁爲之慟哭矣若馬則國有坵牧而益以商賈之征固未嘗責農人供戎車之用勳欲更取盈焉商鞅李悝所不忍爲而欲爲之亦可謂覆載不容之凶人矣夫勳固曰此先王之法也從而稱之者亦曰此先王之制也建一先王以爲號而脇持天下之口誠莫有能非之者而度以先王之時推以先王之心其忍此乎

抑使劫自行之而保民之不揭竿以起乎且使行之于勳
之田廬而勳不棄產以逃乎夫亦捫心而自問乎奉一古
人殘缺之書掠其迹以偽言而亂天下者非徒勳也莊周
之言泰氏也許行之言神農也墨翟之言大禹也乃至御
女燒丹之言黃帝也篡國之大惡而言舜禹也犯闕之巨
盜而言湯武也皆有古之可為稱說者也古先聖王之仁
育而義正者精意存乎象外微言善其變通研諸慮悅諸
心徵之民而無怨于民質之鬼神而無恟于鬼神思之慎
而言之訥惡容此吮筆濡墨求充其幅者為哉前乎勳而
為王安石亦周官也後乎勳而為賈似道亦經界也安石
急試其術而宋以亂似道力行其法而宋亡勳惟在建炎

宋論卷十

七

驚鼠不遑之日故人知其不可行而始置之陳亮猶曰攷
古驗今無以加也嗚呼安得此不仁之言而稱之也哉
紹興諸大帥所用之兵皆羣盜之降者也高宗渡江以後
弱甚矣張峻岳飛受招討之命韓劉繼之于是而范汝為
邵清曹成楊么之眾皆降而充伍乃以復振走劉豫敗女
直風聞驚鼠之情因以有定蓋羣盜者耐寒暑撻鋒鏑習
之而不驚甲仗具部隊分仍之而無待故足用也不然舉
江南廂軍配囚脆弱之眾惡足以當巨寇哉乃攷之古今
用羣盜者大利大害之司也受其歸者有權收其用者有
制光武收銅馬而帝曹操兼黃巾而強唐昭用朱温而亡
理宗撫李全而削盜固未可輕用也以弱而受強則實欺

其主以強而受強則相角以機以強而受弱則威生其信
無故而來歸者詐也挫于彼而歸于此者弗能為助者也
以名相服而無其實者乍合而終離也故欲撫羣盜者必
先之以勦而羣盜之欲降也抑先戰勝而後從雖已為我
之部曲猶以強弱與我爭主客之權唐何挾以受朱温宋
何恃以受李全温與全且睥睨我而倒持其制鞫鞮自得
復將誰與禁之唯紹興諸帥之知此也風馳雨驟而急與
之爭一敗之再敗之無不可敗之盜而後無不可受羣盜
豈徒畏我哉抑信其可恃為吾主而可無切折死亡之憂
矣此其受之之權也若夫所以用之者尤有可用不可用
之辨焉均為盜而既為之長矣固褻然自大而以為我有

宋論卷十

六

此眾也受命歸降而又崇其秩以統其眾則雖有居其上
以控制之者尊而不親而不能固保其尊其來也因之而
來則其去也因之而去其順也因之而順則其逆也因之
而逆天子且擁虛名元戎徒為旒綴夫且肉袒而市我于
敵夫且懷姦而代我以興矧望其策心戮力以死相報乎
故盜可用而渠帥不可用也乃竟有固不可用者即其戢
志無他而必不可圖功蓋其初起也皆比閭之儔伍無權
藉以相事使而尋推一人以為長此一人者何以能折眾
傲之眾使不離哉固有工于為盜之術而眾乃弭耳以聽
其為術也非有規恢天下之略也抑非智勇過人而戰無
不勝也不以敗為憂不以走為恥不以且此夕彼為疑進

之務有所齒獲以飽眾退之知不可敵而急去以全其軍
得地而無固守之情以善其規避一戰而不求再戰以節
其勞疲志在偷以求全其部曲而不期乎功之必成于是
倘伴不幸之地憑恃山川之險以免其人于屠戮之苦而
有旁掠之利于是貿貿而起者樂推奉而戴之爲尊夫如
是欲使之爭封疆于尺寸貿貿身首以立功未有能勝者也
敗亦走勝亦走無所不走者無所不掠甚則坐視國家之
傾危而乘之收利或叛或篡皆其習氣之無恆熟用之而
不恤者也威不足以聳之恩不足以懷之非徒唐昭宗理
之無以馭之也則光武亦奚能洗滌其頑詭使媚已以其
死生哉故光武于赤眉之帥誦以鐵中錚錚唯待以不死

宋論卷十

九

曹操收黃巾之眾終不任以一將之功而朱温李全仍擁
部曲爲巨鎮進則敗而退則逆爲盜魁者習與性成終
不能悛也紹興諸帥用羣盜而廢其長張用曹成黃佐僅
得生全范汝爲楊么皆從斬馘李成劉忠甯使之北降劉
豫而不加收錄則根既拔者枝自靡垢已滌者色以新人
皆吾人也用唯吾用也指背相使之形成以搏擲有餘力
矣宋之撫有江淮貽數世之安在此也盪滌盡則民力裕
戰勝頻則士氣張大謗誅則叛逆警部曲眾則分應周控
制專則進退決故以走劉豫挫兀朮而得志于淮汴垂及
異日完顏亮猶不能以一葦杭江而逞皆諸帥決于滅賊
之功也非高宗之志變秦檜之姦售宋其興矣

上有不能言之隱下有不能變之習賢者且奉之以爲道
之綱姦人遂乘之以售其悖害之術迨乎害之已著且莫
知敵之所自而但曰知人其難故賢爲姦惑而庸主具臣
勿論也夫豈然哉嘗讀胡氏春秋傳而有憾焉是書也著
攘夷尊周之大義入告高宗出傳天下以正人心而雪靖
康之恥起建炎之衰誠當時之龜鑑矣顧抑思之夷不攘
則王不可得而尊王之尊非唯諾超伏之能尊夷之攘非
一身兩臂之可攘師之武臣之力上所知上所任者也而
胡氏之說經也于公子翬之伐鄭公子慶父之伐於餘立
兩發兵權不可假人之說不幸而鬻與慶父終于弒逆其
說伸焉而攷古驗今人君馭將之道夫豈然哉前之允侯

宋論卷十

十

之于夏方叔召虎南仲之于周後之周亞夫趙充國之于
漢郭子儀李光弼之于唐抑豈履霜弗戒而必于今將也
乎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自出者命自上行之謂也故
易曰在師中王三錫命錫命者王在師中者長子在其中
任其事而以疑忌置之三軍之外恩不浹威不伸乍然使
之俄然奪之爲弟子而已弟子者卑而無權之謂也將而
無權與尸之凶未有免焉者也唯胡氏之言如此故與秦
檜賢姦迥異而以志合相獎非知人之明不至也其所執
以爲道者非也然此非胡氏專家之說也宋之君臣上下
奉此以爲藏身之固也久矣石守信高懷德之解兵也曹
翰之不使取幽州也王德用狄青之屢蒙按劾也皆立勇

臨之心而不惜長城之壞天子含為隱慮文臣守為朝章
 胡氏沿染餘風沁入心腎得一秦檜而喜其有同情焉嗚
 呼夫豈知疑在岳韓而信在滔天之秦檜其子弟欲為之
 盜愆徒觸怒以亂死而終莫能挽哉檜之自虜歸也自謂
 有兩言可以聳動天下兩言者以河北人歸女直河南人
 歸劉豫也是其為說狂駭而必不可行匪直資千秋之笑
 罵高宗亦怒而榜其罪于朝堂然而胡氏以管仲荀彧期
 之高宗終委國而聽之雖不知人甯至于夫檜所欲遣
 歸女直劉豫者非汎謂淪處江東之士民也凡扈從南來
 宿衛之旅不能與敵疆高宗懲苗劉之難心惴惴焉檜

宋論卷十

三

以為盡遣北歸則枝弱者幹自強而芒刺之憂以釋蓋亦
 與胡氏春秋之旨相符特其姦計未周發言太驟故高宗
 亦為之愕異而韓岳之勳名尚淺高宗亦在疑忌相參之
 際故不即以爲宜而胡氏促膝密議深相契合者猶未可
 卽喻之高宗也已而羣盜平矣諸帥之軍益振矣屢挫女
 直之功日奏矣三軍之歸嚮已深萬姓之憑依已審士大
 夫之歌咏已喧河北之企望已至高宗之忌之也始甚檜
 抑術愈工志愈慘以為歐之北而不可者無如殺之罷之
 權乃盡削而事易成故和議不成則岳飛之獄不可起韓
 世忠之兵不可奪劉光世張俊不戢翼而效媚以自全高
 宗之爲計也以解兵權而急于和而檜之爲計也則以欲

堅和議而必解諸將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在廷之臣且
 以為子輩慶父之禍可永杜于百季嗚呼亦孰知檜之別
 有肺腸脾睨宗社使不死烏可制哉

高宗決策選太祖後立以為嗣道之公也義之正也保固
 宗祧之大計也而其議發于上虞丞婁寅亮疏賤小臣言
 出而天子之位定大臣無與者宋之無人久矣寅亮之言
 定一代之綱常協千秋之公論誠偉矣哉願其爲人前此
 無學術之表見後此無德業之傳聞固非議定于誠以天
 下爲己任者也高宗于此猶在盛季度以恆情必逢惡怒
 越位危言曾不憂及罪罟夫寅亮何以任此而無疑哉蓋
 高宗之畜此志久矣其告范宗尹者明矣故溢傳于外寅

宋論卷十

三

亮與聞而深信之以爲先發夫人之所未發者功可必名
 可成有榮而無辱也是謀也宗尹聞之中外傳之寅亮處
 下位而深知之在位大臣充耳結舌曾無有能贊一言者
 故曰宋無人也夫宗尹誠不足道矣張德遠新平內難任
 授分陝趙惟重系屬本支尊參坐論君有志而不能知君
 有美而不能成君有宗社生民之令圖而不能決所謂焉
 用彼相者責矣辭哉故高宗之任二相也不專謀和與戰
 也不定以其無憂國之忱也乃使自虜來歸之秦檜一旦
 躡級其上而執誅賞之大權誠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
 也治末者先自本治外者先自內匡君之失者必獎其善
 欲行其志者必有以大服君民上下之心當其時雪二帝

之恥復祖宗之地正夷夏之防誠切圖矣而抑猶其末也
闡太祖之幽蓋太宗之愆立義自己以感天人之丕應付
界得人以垂統緒于靈長者本也故張子房當艸昧之初
而亟垂家法李長源當擾亂之世而決定嫌疑然後天子
知有憂國如家之忠愛而在旁之浸潤不入宵人知我有
贊定大策之元功而國史之流丸自止自宮中以迄四海
咸知國家之祚允方新而謀自我成道惟君建則傾心壹
志以待我之敷施身居百僚之長日與密勿之謀曾此弗
圖而藉手望輕志未之小臣進而與天子商天位之簡界
是猶足推誠委國爭存亡勝敗于強敵者乎張德遠之不
及此猶有說也皇子勇之速斃有物議焉不敢稱立嗣子

宋論卷十

三

高宗之前有所避也趙惟重何爲者而亦憤然弗問耶高
宗之世將不乏人而相爲虛設久矣其賢者皆矜氣近名
一往而無淵停嶽立之宏猷者也高宗幾信幾疑而不見
其可恃故汪黃秦湯術雖陋志雖邪而猶傾心吐意以違
衆直行敢于自任無遲回濡待之情是以去此取彼而從
之若崩藉令得韓范以爲肺腑之臣則引社稷之存亡于
一身生死以之而密謀皆夙夫豈姦回之能遽奪哉濟濟
盈廷而不能爲寅亮之言其爲上所輕而斥之鼠之不伸
其志非其自處者之自致乎

自宋以來州縣之庭立戒石銘蜀孟景之詞也黃庭堅書
之高宗命刻石焉讀者僉曰勵有司之廉隅恤生民之疾

苦仁者之言也嗚呼儒者不明申韓雜進夷人道之大經
蔑君子之風操導臣民以喪其忠厚和平之性使懷利以
相接而交怨一方者皆此言也孟景僭偽亡國之主無擇
而言之可矣君天下者人心風化之宗也而可揭此以正
告天下乎夫謂吏之虐取于民者皆其膏脂謂夫因公而
科斂者也峻罰其錢金者也納賄而驚獄者也市賈而無
值者也若夫俸祿之頒惟王所詔吏不自取也先王所制
例非特創也小人耕而以其有餘養君子君子治而受其
食以勤民事取之有經班之有等民不怨于輸將上不勤
于督責天尊地卑而其義定典敘禮秩而其分明若曰是
民之膏脂也則天子受萬方之貢賦愈不忍言矣率此言

宋論卷十

四

也必天下之無吏而後可也抑將必天下之無君而後無
不可矣是之謂夷人道之大經也君子之道以無傷于物
者自旌其志苟非人所樂與者一介不取弗待于人之敵
之也如其所受之祿斥言之曰此民之膏脂矣惡有君子
而食人之膏脂者乎上旣酬而升之揖而進之寄之以民
社而謂之曰吾取民之膏脂以奉汝辱人賤行至于此極
欲望其戒飭自矜以全素履其將能乎是以謂毀君子之
風操也易動而難靜者民之氣也得利爲恩失利則怨者
民之情也故先王懼其懷私挾怨之習不可滌除而政之
所揚抑言之所勸戒務有以養之而使泳游于雍和敬遜
之休風以復其忠順之天彝故合之于飲烝觀之于鄉射

運之于大蜡勞之于工作敘之以禮裁之以讓遠之于利
禁之于爭俾怨讎不生而民志允定今乃揭而示之曰凡
吏之受祿于國者皆爾小民之膏脂也于是乍得其歡心
而疾視其長上其情一啟其氣一奔則將視父母之食于
其子者亦其子之膏脂趨利棄義互相怨怒而人道夷于
禽獸矣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期天下而人猶自棄則克
己自責以動之于不言之化今置其土木狗馬聲色宴遊
之糜民財者曾不自省而以升斗之頒指為股削倡其民
以葛陵詭詐之口實使賊其天良是之謂導臣民以喪其
忠厚和平之性也迪君子以仁民者教之有術也進賢士
以綏民者選之有方也飾吏治以勿虐民者馭之有法也

宋論卷十

表

仁不能教義不能擇法不能整乃假禍福以恐喝之曰上
天難欺無可如何而恃鬼神之幽鑒唯孟景以不道之身
御交亂之眾故不得已而姑為詛咒為人君者而焉事此
乎王者之道無不敬而已敬天而念天之所鑒者唯子一
人而已非羣工庶尹之得分其責也敬民而念民有秉彝
之性不以懷利事其長上務獎之以坦然于好義也敬臣
而念吾之率民以養賢者禮必其至物必其備辭必其順
而與共盡天職勤民事也天子敬臣民臣民相胥以敬天
子而吏敬其民以不侮民敬其吏以不驕無不敬者無不
和則雖有墨吏猶恥譏非雖有頑民猶安井牧畏清議也
甚于鬼神賤貨財也甚于鞭撻以寬大之心出忠厚之語

平萬族之情定上下之紀夫豈不急刻峭之夫所得與也
君子出其言不善而千里違之詛怨之言何為在父母斯
民者之庭哉

盡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韓劉錡二吳可以復汴
京收陝右乎曰可也由是而渡河以進得則復石晉所割
之地驅女直于塞外不得亦據三關東有滄瀛西有太原
仍北宋之故宇乎曰不能也凡得失之數度之于彼必察
其情度之于此必審其勢非但其力之強弱也情有所必
爭力雖弱未可奪也強者勿論已勢有所不便力雖強未
可恃也弱者勿論已以河南陝右言之女直之初起也積
怨于契丹而求洩既勝以還亦思奪其所有之燕雲而止

宋論卷十

表

及得燕而俯視河朔得雲而下窺汾晉皆伸臂而可收也
遂有吞并關南之志乃起海上捲朔莫南掩燕南直數千
里斗絕而難于遙制故乘虛襲取三河兩鎮而所欲已厭
矣汴維關陝宋不能守勢可坐擁神皋而去之若驚不欲
自有以授之叛臣則中原之土非其必爭之地明矣朱僊
一敗捲甲思奔非但其力之不足也情不屬也而宋自敗
羣盜以後諸帥憤盈東西夾進東清淮泗略梁宋有席捲
之機西扼秦鳳指長安有建瓴之勢岳侯從中而銳進交
相輔而不慮其孤走兀朮收京闕畫河以守新復之疆沛
然無不足者故可必也以河北燕南言之女直自敗盟而
後力未能得而脇割于眾以其為燕之外護也以其為芻

種金帛之所取給也以其士馬之可撫有而彌強也郭藥師一啟戎心而女直垂涎以歆其利久矣爲必爭之地矣軍雖屢折而風將未凋餘威尙振使宋渡河而北則悉率海上之梟決死以相枝相河阻其歸敵摧其進求軍之不覆沒者十不得一也宋之諸將位相亞權相埒力相等功亦相次岳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爲元戎者以張俊之故爲主將從中而沮之也韓劉二吳抑豈折節而安受其指麾則雁行以進糜駭而奔功不任受咎亦無歸故五國會從之師師于函關山東討卓之兵阻于充豫九節度北伐之軍潰于河南其不如劉裕孤軍直進擒姚泓俘慕容超者合離定于內而成敗券于外未有爽焉者也乃欲合我

宋論卷十

卷

不戢攫彼必爭當百戰之騎虜扼其吭而勿憂其反噬乎若此則雖高宗無疑畏之私秦檜無腹心之慮張俊劉光世無從旁之撓且將憂爲吳明徹淮北之績退且河南之不保而遙指黃龍期飲策勳之爵亦徒有此言而必不能後幸者也是故易言鬼方之伐憂其難爲繼也春秋許陘亭之次謂其可以止也自趙普沮曹翰之策而燕雲不可問矣自徽宗激郭藥師之叛而河北不可問矣任諸帥閭外之權斥姦人乞和之說棄其所不爭攻其所不可禦東收徐兗西收關隴以環拱汴雒而固存之支之百季以待興王之起不使完顏氏歸死于蔡州以導蒙古之毒流四海猶有冀也然抑止此而已矣如曰因朱僊之捷乘勝渡

河復漢唐之區宇不數季而九有廓清見彈而求鴉炙不亦誕乎

相臣而立武功周公而後吾未見其人也帥臣而求令譽吾未知吉甫之果能稱焉否也帥臣之得令譽也有三嚴軍令以禁掠奪爲軼語以慰編氓則民之譽歸之修謙讓以謹交際習文詞以相酬和則士之譽歸之與廷議而持公論屏姦邪以交君子則公卿百僚之譽歸之岳侯之死天下後世胥爲扼腕而稱道之弗絕者良繇是也唯然而君子惜之惜其處功名之際進無以效成勞于國而退不自保其身遇秦檜之姦而不免卽不遇秦檜之姦而抑難乎其免矣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謂名之不

宋論卷十

卷

可亟居功之不可乍獲也況帥臣者統大眾持大權立大功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計則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尤非易易矣身不安則志不宵交不定則權不重志不宵權不重則力不足以宣而撓之者起撓之者起則欲忘身以救君父之危而不能畢遂其事非但身試不測之淵而逢其沈溺也君非大有爲之君則才不足以相勝不足以相勝則恆疑其不足以相統當世材勇之衆歸其握歷數戰不折之威又爲敵憚則天下且忘臨其上者之有天子而唯震于其名其勢旣如此矣而在廷在野又以恤民下士之大美競相推誦猶不審而修儒者之容以藝文抒其悲壯于是浮華之士聞聲而附詩歌詠歎洋溢中外流風

所被里巷亦競起而播為歌謠且為庸主宵人之所側目矣乃君之有得失也人之有賢姦也庶算之有進止也廷臣無匡救之力引已為援已復以身任之至忌益深姦人之媚疾益亟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于國者未之有也故漢之功臣發縱指示一聽之蕭張絳灌無文不與隨陸爭春華之美郭子儀身任安危知李泌崔祐甫之賢而不與細交以結君子之好知元載魚朝恩之惡而不相攻訐以朋茲佞之機李光弼改紀其軍政而不競其長僕固懷恩固屬其部曲而甘與為伍乃以廢斥之餘一旦躍起而卒吐蕃之難以是動而動固不利也以是求而求無不得也岳侯誠有身任天下之志以奠趙氏之宗祊而胡不講

宋論卷十

完

斗此耶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來已夙矣高宗之見廢于苗劉而益疑其情易見矣張浚之禍而無定情已見乎辭矣張俊劉光世之以故帥先達不能相下其隙已成矣秦檜之險不可以言語爭名義折其勢已堅矣而且明張紀律柔聲下氣以來牛酒之歡迎而且綴采敷文網羅文士以與張九成等相為浹洽而且內與諫臣迭相揚詡以辨和議之非而且崖岸自矜標剛正之目以與姦臣成不招下之勢而且譏評張俊歷詆羣將以折張俊之辨合宰執憂諫館閣守令之美而皆引之于身以受羣言之贊頌軍歸之民歸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歸之其定交盛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已

危如是而欲全其社稷之身以衛社稷也庸可得乎嗚呼得失成敗之樞屈伸之間而已屈于此者伸于彼無兩得之數亦無不反之勢也故文武異用而後協于一當屈而屈者于伸而伸非迫求而皆得也故進退無恒而後善其用岳侯受禍之時身猶未老使其發光斂采力謝眾美之名知難勇退不爭旦夕之功秦檜之死固可待也完顏亮之背盟猶可及也高宗君臣固將舉社稷以唯吾是聽則壯志伸矣韓劉錡二吳不懲風波之獄而畜其餘威以待承女直內亂以躡歸師大河以南無難席捲即不能犁庭掃穴以靖中原亦何至日做月削以迄于亡哉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于譽岳侯者之適以

宋論卷十

三

殺岳侯也悠悠之歌誦毒于謗訕可畏矣夫知畏之則所以弭之者亦必有其道矣岳鵬舉鄆城之捷大行義社兩河豪傑衛相晉汾皆期日與兵以會北討秦檜矯詔班師而事不成然則檜不中沮碎此競起之眾可以長驅河朔乎曰所可望者鵬舉屢勝之兵及劉錡韓世忠二吳之相為犄角耳若所謂豪傑義社者固無能為也奚以明其然邪義兵之興始于翟義嗣其後者為徐敬業其志可嘉而其成敗固可觀矣故定大略戡大難推大敵成大功者無所恃于此焉夫恃人者無之而可恃也久矣所恃者強于己乎則是己固弱也已弱而恃人矜矜然目有所望而其志不堅弱者為至強者為

宿敵且攻其弱而正潰強者失主而駭散以失其強莫能
救已也所恃者弱于已乎則弱固不可恃也已不弱而猶
資弱以自輔弱者不能勝敵敵一當之而靡則勢且先挫
而三軍之氣爲之餒敵人之氣以勝而益爲之增已雖強
氣不勝而必傾矣定大略戡大難推大敵成大功者力足
以相格智足以相乘氣足以相震一與一相當有死無生
有前無卻上不恃天時下不恃地利而後可以決勝于白
刃之下復奚恃而可哉況乎義兵者尤其不足恃者也義
軍之興也痛故國之淪亡悲衣冠之滅裂念生民之塗炭
惻怛發中而不惜九族之肝腦者數人而已有聞義之名
而羨之以起者焉有希功之成而幾幸其得者焉其次則

宋論卷十

三

有好動之民喜于有事而踴躍以興者焉其次則有微幸
掠獲而乘之以規利者焉又其次則有弱不能自主爲眾
所迫不能自己者焉又其次則佃客廝養聽命于王伯弗
能自免焉其名曰萬而實不得半也即其實有萬而可戰
者不得千也可戰者千而能不大勝則前小挫則卻者不
得百也無軍令以整齊之則遊奕無恆無芻糧以饋給之
則掠奪不禁遊奕無恆則敵來而不覺掠奪不禁則民怨
而反戈故以王莽武氏之易誅而崔徐旋起而旋仆况女
直之駭反馳突而不易當者乎梁興渡河率之而有垣曲
沁水之捷者非其果足以勝也義軍之號皆稱岳氏梁興
往而爲之聲援女直不辨其非真而爲之震動垣曲沁水

之守抑河北初降之餘燼非海上驚擊之雄也是以往而
得志浸令一試再試情形盡見女直且出銳師以搗之則
糜爛無餘所必然矣一方旣燔而勃然以興者皆莽然以
返屢前屢挫則吾三軍之氣亦沮喪而失所憑依當日之
未至于此也班師故也今試設身而審女直與宋彼已之
情形其空涌而前翻飛而散不炯然在心目之間乎義社
特大軍以成故鵬舉一班師而數十萬人不知何往大軍
恃義社以進止則義社一敗而大軍不足以孤存兩相
恃則兩相失女直以專壹之兵直前而無待左披右靡又
惡足以當之夫用眾不如用獨久矣故謝安石力卻桓沖
入援之兵而勝苻堅兼帥鮮卑氏羌河西之衆而亡揭竿

宋論卷十

三

以爲幟揮鉏以爲兵野食鷄棲以爲屯聚此羣羊距虎之
形也而安可恃也宗汝霖之田羣盜猶之可也已爲盜則
不畏死者也因爲盜則自我泅淶之其不任爲兵者可泅
也爲盜而有渠帥則因可使就吾東伍也去家爲盜則無
身家之累不以敗爲憂故諸帥收之于江南而藉其用若
義社則旣以義爲名矣汰之不忍其無歸帥之不能以行
法這退唯其意而我不任爲之主則馭之也難矣馭之且
難而況可恃之乎宋之將亡也江湖閩廣之間起者眾矣
而終不救礪門之禍文信國無可恃而後恃之不得已之
極思非有可恃者之所宜恃也
勢無所藉幾無所乘一念粹興圖度天下而期必于爲天

子者自古迄今未之或有帝王之興也無心于祿而天命自歸先儒之言詳矣非虛加之也帝堯之世岳牧盈廷九男非皆敗類耕稼陶漁者而謂帝將禪我乎武王養晦幸已耄矣使大命未就而崩非不壽也沖人方弱保國不遑而況及天下然且俟之十三季而後秉鉞以麾假之年而贊其精魄天也非武王之可必也故聖王無取天下之心而乘時以御因之而已聖人且不可必而況下此者乎一介之士策名于當時者或為偏裨或為文吏目之所規心之所成雖拓落而不可涯也而其大概可知也生死屈伸榮辱貴賤且乘于不測之數志所至者望之而不能必至志所去者若始試之而漸進焉非其所期也使方小得志

宋論卷十

三

之日遽蹶蹕以蹶起曰吾將奄有方國南面以馭四海之英尤使俯首而稱臣妾非狂人其執念及此藉其有此必蹶然一起而疾就誅夷故以知亂臣賊子之成乎篡奪者亦初無此固獲之情也曹操之自言死而題征西將軍之墓豈盡欺人哉喬元未嘗期以天子而操感其知已則出身仕漢之初無窺奪劉宗之志明矣知此則人主之馭臣防其所不必防而不防其所防者非明于豫防之道者也秦檜專政之暮季大起刑獄將盡殺張趙胡洪諸公逮及宗室當斯時也諸公竄處遐方不得復進一議論和議之非于檜無忤也和已成諸將之兵已解檜總百揆膺世祿其所欲者無不遂也檜死而高宗忽釋趙汾召還遷客則

檜之深基諸公非必逢君也檜之誅逐異已不欲憚留一人者豈僅快一時之忿忮哉徧置其黨于要津而不使宋有一親臣之可倚骨鯁已空發蒙振落者疾起而收之檜之厚植其勢者勢無不成也高宗之季已耄矣普安拔自疏遠未正嫡嗣之名一旦宮車晏駕檜猶不死則將按非所立之沖幼暫立之旋起奪之外有女直以為援引內有羣姦以為佐命趙氏宗祏且在其心目之中易於撥弄檜之志豈待吹求而始見哉乃當靖康之季始立臺端與馬伸等共請女直立趙後未嘗念及此也及其自虜來歸受撻懶旨力主和議亦祇求和成而居功受賞已也即至逢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師諸將之兵獨立百僚之上猶未

宋論卷十

三

能遽取必于邪逆之成也而已而諸賢竄矣岳侯死矣韓世忠謝事閉居劉錡二異議手聽命張俊總領諸軍之願不遂而亦廢處矣所欲為者無不可為所不可致者無不致也周回四顧知天下之無能如已何高宗亦惴惴然不知所以馭已然後睥睨神器而以誅逐先試其凶威勢之所激鼠將變虎亦奚待操心已久而後成乎大惡哉故易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致者初非所至而漸以成乎至也嗚呼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鑿陳橋之已事懲五代之前車有功者必抑有權者必奪即至高宗微弱已極猶畏其臣之彊盛橫加錫削乃檜以文墨起家孤身遠至自可信其無他而讎從中決成巨浸以滔天成乎

蕭衍楊堅之勢高宗藏刃韉中思與爭死而莫能自振固
非前此所能逆睹則欲辨霜冰于早亦奚辨而可哉夫霜
冰也而陰森慘冽之氣一夕流空則愴然怵栗之情自
感人之志氣欲辨之亦何難辨之有乎不可辨者志也所
可辨者人也志無定者也志于正者勢溢而志或以淫志
于邪者力窮而志因以詘人有定者也賢者之志雖已移
而必有所憚不敢為姦人之志雖未萌而必有所恃以操
其利故察之于始檜非有操懿之心勿容苛論也考之于
其所行不難為石敬瑭劉豫之為者豈有察之而不易知
者乎其被囚而北也與何栗孫傳司馬樸同繫而獨不見
殺其羈于女直也與洪皓朱弁同畱而不與同拘其脫身

宋論卷十

十一

以返也保有其妻孥而盡室以安歸則其狎凶狠之驕虜
使帖然聽己之倘佯者可畏也張浚趙鼎李綱胡寅皆高
宗患難之君臣屢退屢進而莫能相捨朝野兵民眾望所
歸而共倚其成檜一得志而屏息竄迹莫敢與爭者可畏
也岳侯所收羣盜力戰中原將士樂為之死而削之斥之
囚之殺之曾莫有敢為之鳴控者可畏也韓世忠撫數萬
之眾脫高宗于幽繫上得君心下孚羣望而獨于檜不能
一詞相拒俯首解兵苟以自全者可畏也張俊位望最隆
與檜合謀夷岳氏之族思得其兵而檜轉盼相違奪兵去
位曾不能以夙約責檜而帖耳伏從尤可畏也挾此數可
畏之才欲為則為之為之前成而又進為之力甚驚機甚

巧其銳往而無定情也甚狡其執持扼要而操以必得也
甚堅則不必久懷篡奪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復何所戢
而中止乎主和議者前有汪黃後有湯史而人敢與爭者
有可爭之勢也君不固信者無可信之術也故旋用旋絀
而終不勝公論之歸檜獨盡箝天下之口盡反數十季之
為狡夷且入其牢籠六軍皆安其解散爪牙角距豈一旦
之能快搏噬哉當其時觀其面目觀其設施聞其言說苟
有庸心于鑒微知著者奚問其志哉即其人而知之有餘
矣堅冰者非霜志也勢也或馴致之或不終致之存乎辨
之者爾弗庸猜防也弗庸禁制也尤弗進而問其心也固
已辨矣胡康侯之為檜欺也據目前之志志馴致之變宜

宋論卷十

十一

其惑已
以勢震人者其傾必速震之而不震者其守必堅其間必
有非望之禍與之相乘非望之福與之相就非一幸而一
不幸也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致也楚虔之于乾谿夫差
之于黃池苻堅之于淝水完顏之于瓜步傾之速也有合
符焉其恃威以震人者均故其速傾均也是以羊祜得西
陵而固守高頴聞陳喪而班師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渡周
世宗得淮南而許和誠知夫極盛于外者中且枵而難必
起自固其本而後可徐圖于後也知此則人震已以不可
禦之勢而凝立以待其自斃者固必有道矣德不足以綏
義不足以正名無可執覺無可乘竭已之威力以加于人

是浮動之氣也氣者一浮而無乎不動者也合數十萬人而動其浮氣則一夫蹶起而九軍之情皆蕩況乎不恤其內之已空而淫于外授人以餘地使無憚以生其心有不可坐而待其斃者乎且其極乎盛以相震者數十萬人也其士卒則強與弱之相間也其將領則忠與姦之相雜也拊循不能周而怨起于內也遷延以相待而進無所決也功成而無所專歸則欲進而情已漫也奔北而無能盡詰則雖退而罪可避也部分進而不相知聞則無望其相援也簇進而壅于道路則名眾而實亦寡也交相倚而恃人則自固之謀必速也本以相震而非以生死相質則不受其震而必自沮喪也如是則以我孤立之軍敵彼雲集之

宋論卷十

七

旅制在我而不在彼明矣故謝安談笑而待捷書虞允文乍至而決進戰非幸也實有其可以相禦之理也然則晉鄭銳起而嚮楚虔當無楚矣趙軼厥興而薄夫差當無吳矣然而不能者為其所震而不知其不足震也若夫公子比之入句踐之興慕容垂之叛完顏雍之篡豈可幾幸其必然哉而一往之氣不恤其歸必得之情不防其失則不可幾幸者固可期也是故居整以御散用獨以制眾散者必潰眾者必離處靜以待動奮弱以抗強動者必折強者必摧無他虛與實之分禍與福之組也君子觀于此而知所以自求知所以應天下矣見可憂者非憂也見可懼者非懼也所憂者無可憂之形所懼者無可懼之迹也姤之

危也位于羸豕剝之孤也終以得廬守其大常以御其至變貞勝者勝之以貞而已

榮悴之際難言之已貧賤者悴且益難勝也崇高者榮愈不能割也故代謝之悲天子與匹夫均而加甚焉太宗冊立愛子猶不憚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我何地高宗之于孝宗未有毛裏之恩也乃季方盛而且育之宮中天下粗定而亟建為家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內禪迨其退養德壽歲時歡宴如周密所記者和氣翔洽溢于色笑翛然無累忘其固有天下之榮得不謂高人一等乎人之于得失也甚于生死一介之士身首可捐而不能忘情于百金之產苟能夷然澹定以處得失而無稍忮之心是必其有定力

宋論卷十

八

者也則以起任天下之艱危瞻懷君父之隱痛復何所顧惜而不可遂志孤行以立大節物固莫禦也然而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稱臣于驕虜而無媿怍之色虐殺功臣遂其猜妨而無不忍之心倚任姦人盡逐忠難之親臣而無寬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樂恣滯殘疆恥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繇此言之恬淡于名利之途者其未足以與于道不僅尋丈之間也人之欲有所為者其志持之已盈其氣張之已甚操必得之情則必假乎權勢而不能自釋人之欲有所止者其志甫萌而即自疑其氣方動而遽求靜恒留餘地以藏身則必惜其精力而不能自堅二者

之患皆本原于居心之量而或踰其度或阻其幾不能據中道以自成要以遠于道之所宜而墮其大業皆志氣之一張一弛者爲之也夫苟弛其志氣以求安于分量之所謂勝則于立功立名之事固將顧爲顧外之圖而不欲與天人爭其貞勝故嚴光周黨林逋魏野之流使出而任天下之重非徒其無以濟天下也吾恐其于忠孝之誼且有所推委而不能自靖者多也誠一弛而不欲固張則且重抑其情而所以自保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已與物往來之衝有相爲前卻之幾焉已進而加乎物則物且退縮而聽其所御御之者有得有失而皆不能不受其御也已退而忘乎物則物且環至而反以相臨臨已者有順

宋論卷十

堯

有逆而要不能勝其臨也夫苟不勝其臨矣力不可以相禦與則柔巽卑屈以漸求免于害者無所復容力可以相禦與則畏之甚疑之甚忍于怯害以希自登故莊生之沈溺于逍遙也乃至以天下爲弊之毅中而無一名義之可恃以逃乎鋒鏑不獲已而有機可乘有威可假則淫刑以逞如鋒芒刺于衾簞以求一夕之安惟高宗之如是矣故于其力不可禦者稱臣可也受冊可也割地可也輸幣可也于其力可禦者可逐則逐之已耳可殺則殺之已耳迨及得孝宗而授之如脫桎梏而遊于閭風之圃不知有天子之尊不知有宗社之重不知有辱人賤行之可恥不知有不共戴天之不可忘蕭然自遂拊髀雀躍于無何有之

鄉是以爲愉快而已矣三代以下人君之能享壽考者莫高宗若也其志逸其氣柔其嗜欲淺而富貴之戕生者無所耽溺此抑其恬淡知足之自貽也然而積漸以糜天下之生氣舉皇帝王霸懋之宇宙而授之異族自此始矣故曰無欲然後可以誦王道知其說者非王道之僅以無欲得也退而不多取之利欲者進而必極其道義之力自非聖人則乘權處勢以免天下于凶危者尙矣是豈徒人主爲然哉雞鳴不起無所孳孳進不爲舜退不爲跖行吟坐嘯以求無所染迨其勢之已窮則將激入于跖之徒而不自戢所必然矣竄李綱斬陳東殺岳飛死李光趙鼎于瘴鄉其爲跖之徒也奚辭君子鑒之尙無以恬然自矜潔

宋論卷十

學

已哉

善化賀長齡 同校刊
安化羅繞典
清泉後學楊法重刊

宋論卷十終

宋論卷十一

明衡陽王夫之譏

船山史論

孝宗

漢之于匈奴也高帝圍回后嫂掠殺吏民烽火通于甘泉文帝顧若忘之而姑與款之垂及于景帝休養數十季人心固士馬充武帝承之乃始舉有餘之力拔將于寒微任其方新之氣以絕幕窮追而匈奴破敗以遼東晉之勢弱不能支祖逖死桓溫敗廷議不及中原者數十季謝安端默凝立聲色不顯密任謝元練北府之兵而苻堅百萬之師披靡以潰劉裕承之俘姚泓斬慕容超拓拔赫連無能與競使孝宗而知此亦何至苻離一敗委敵而不復振以

宋論卷十一

迄于宋之亡哉孝宗初立發志以圖興復怨不可且夕忘時不可遷延失誠哉其不容緩已顧當其時宋所憑藉為折衝者莫恃哉推折之餘凋零已盡唯張德遠之孤存耳孝宗專寄腹心于德遠固舍此而無適與謀也然而德遠之克勝其任未可輕許矣其為人也志大而量不宏氣勝而用不密量不宏用不密則天下交拂其志而氣以盛而易虧故自秦檜擅權以來唯盛氣以爭得失而不早自圖惟虜盟已敗檜姦已露之餘事權一旦歸我而何以操必勝之術兵孰老而孰壯將孰賢而孰姦芻糧何取而不窮馬飲何從而給用呼而即應者何以得吏士之心合而不乖者何以成同舟之濟某之不夙則臨事四索而傍徨信

之不堅則付託因人而即授乃自其一竄再竄顛倒于姦邪之手君情不獲羣望不歸觀望者徙倚而諒其志之難成媚嫉者側目而幸其功之不就當其飄搖遠徙禍切焚身避影銷聲于當世無周爰之諮訪雖曰老臣而拔起遷謫之中猶新進也一旦勃興與天子訂謀于內遂欲奮迅以希莫大之功率一往之情無可繼之略豈秉麾建旆大聲疾呼張復仇讐驅匪類之義聲遂足以亢百戰不摧之驕虜哉一敗而終不復興固其所必然者也夫孝宗而果為大有為之君德遠而果能立再造之功也則處此固有道矣完顏亮南犯而自殪矣完顏雍新撫其眾而不違遠圖未有尋盟索賂之使渡淮而南則固可急修內治擇帥

宋論卷十一

簡兵繕備積儲而從容以求必勝之術也湯思退可逐而未逐尹穉王之望可竄而未竄史浩可戒之以正而聽其浮沈虞允文陳康伯可引與同心而未遑信任朱元晦劉共父可使秉國成而尚淹冗散如其進賢遠姦成畫一之朝章則國是定而無伏莽之宵人乘小挫而進其邪說于是而廟議輯矣人心翕矣猶無事遠爾張皇迫于求獲也揚存中吳璘雖老猶可就訪所託之偏裨張韓劉岳部曲雖凋猶可求慣戰之材勇將未得人草澤不無英尤之士兵雖已弛淮襄川陝自多技擊之材罷湖山之游幸以鼓舞人心嚴漁侵之姦欺以廣儲芻粟繕淮泗襄漢之城堡進可戰而退可憑簡西南谿峒之蠻兵氣用新而力用壯

經營密定于深宴也信無積于閭外竭十季生聚教訓之勞收積漸觀豐乘時之效然後絕其信使責以駭奔彼且懷忿而起不戢之兵我固堅立以待狂興之蹟如是以圖之燕雲卽未可期而東收汴維西掃秦川可八九得矣此之明慮猝起德遠于播抑之餘積不平之志氣視舉朝如醉夢而已獨醒御衆議以憤興而激其如息孝宗企足而望澄渭德遠擢臂而爭且夕孤遺一軍迢遙而進橫擊率然之腰姑試拚蜂之釐李顯忠萬里初歸衆無與親邵廣淵百戰未經懷私求試則持離之潰虜不躡迹而相乘猶其幸也蕭思誥一潰而劫宋日削吳明徹一奔而陳氏族亡契丹之送死于女直女直之輿尸于蒙古皆是也宋之不亡其能幾乎人言和而我言戰義足以相勝名足以相

宋論卷十一

壓而強敵窺見其無成謀則氣益振異已者坐待其無成續而互相搖天下亦共望其有成功而終不可得史浩曰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未必非深識之言也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德遠雖沒未嘗不可有嗣以圖功者惜哉其一仆而終不能興矣情愈迫者從事愈舒志愈專者論謀愈廣名愈正者愈盡其實斷愈堅者愈周其慮大有爲之君相務此而已矣

孝宗奉養德壽宮極愛敬之忱俛高宗安老以終壽考三代以下帝王事其親者之所未有爲人後者爲之子道無以尙矣夷考嗣立以後多歷季所大典數行徒于所生父

母未聞有加崇之舉奉大義尊正統抑私恩矯定陶濮邸之失其可爲後世法乎夫議道以垂大法正大經者固未可一槩論也禮曰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服期統之曰所生父母則于所後者之族屬雖功絕以降迄于服絕之遠支而皆期也名之曰父母則尊之曰皇曰帝立廟以間所後者之祖考固不可也而竟沒其父母之實夷之所疏遠之族人抑不可也光武之于南頓無所加尊而不失其親親之報情伸而義無不正矣不可哉然而禮以義起而求遂其心之所安非一槩之論可執也則孝宗于此未可以英宗之例例之矣其于秀王偁無追崇之典可無遺憾也王珪之諫英宗曰陛下宮有四海傳之子孫誰所貽而忍

宋論卷十一

忘之卹哉其爲小人之言也仁宗以崇高富貴貽之已而爲父母漢王無崇高富貴貽之已而卽非父母然則利之所在父母歸之而人理猶矣而孝宗則異是太祖之得天下雖幸也而乎西蜀定兩粵下江南距北狄偃戈息民布寬政興文治以垂統于後固將夷漢庸而上之其曰傳長君以靖篡奪法雖未善而爲計亦長乃德昭不能保其躬命其子以圖練使降爲政屬是宋未亡而太祖之亡久矣幽明交恫者于茲六世爲其子孫者弗能興起而聊長其子孫是亦不容已于仁孝之心也然則自秀王偁以上至于德昭舍不敢言之恤以俟後之興者九原當無異心高宗嗣子雖天微宗八子雖絕而自真宗以下族屬不之賢

若乃創義以興復之而歸神器于德昭之裔是高宗首非徒允為孝宗之父實為太祖之雲孫者也秀王悅服而願以子孫為其子孫情之至即理之公矣孝宗壹盡其忱以致孝于高宗即以追孝于太祖則無所推崇于秀王也庸何傷知此者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斟酌典祀而無所遺憾于人心不然執一槩之說堅持一理以與天下爭則有隙以授邪說之岐而為所屈服故張璪桂萼相反相激而極乎汎濫故曰唯忠信可以行禮謂盡已以精義循物而無違其分也研諸內悅諸心準諸道稱諸時化而裁之存乎變而及其得也終合于古人之尺度而無銖銖之差夫古人之尺度固非執一槩之說所可取合也久矣今且有

宋論卷十一

五

說于此藩王之子人為天子之嗣迨及踐阼王猶未薨若僅高官大爵稱為伯叔則天子之制臣諸父將使三朝拜表北面稱臣如咸止蒙之說而豈人子之所忍為乎故執一槩之說未有不窮者也誠使有此而當國大臣早為之慮所不容事至周章而羣起以爭得失矣則唯有一道焉可以少安而諱之不容不豫也以先皇之遺詔冊王之自子嗣爵以守候度而迎王入養于宮中謝老安居無所人聞以終其壽其豈也堊以王祭以天子天子廢絕期之制而行期服于宮中以是為恩義兩全之大略變而能通心得而道可無違其庶幾乎雖然準諸大義順乎人子之心猶未可以此為不易之經也自非若孝宗之上繼太祖者

有父在國不當貪大寶而出繼天子也

人才之摧抑已極則天下無才流及于百季之餘非逢變革未有能興者也故邪臣之惡莫大于設刑網以摧士氣國乃漸積以亡迨其後摧折者之骨已朽矣毛擊鉗網之風亦漸不行矣後起者出而任當世之事宜可盡出其才建扶危定傾之休烈而熏灼之氣挫其初志偏側之形固其見聞則志淫者情為之靡而懷貞者德亦已孤情靡者相沿而濫德孤者別立一不可辱之崖宇退處以保其貞于是而先正光昭俊偉之遺風終不可復如是者其敝有三要以無裨于國者均也其下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皆見夫世之不可亢志以相撓也而求一深淵之區宇以利其

宋論卷十一

六

游泳正與邪迭相往復無定勢矣而正勝邪小人之蒙譴也淺邪勝正君子之受禍也深則趨彼避此以徼所行之利雖有才可試亦樂用之于詭隨而奚有于國事之平陂其次其志亦懷貞而不欲託足于邪途矣以為士自有者身利用之術進不貽君子之譏退不逢小人之怒可以處閒散可以試州郡可以履臺端可以位宰執不導淫以蠱上不生事以疲民不排擊以害忠良不氣矜以激水火無必進之情而進之也不辭無必退之心而退之也不吝故當世習與相安而德吉人之譽如是則才有所不盡效而抑不求助才以自輔其究也浸染以成風尚而不可問矣始以容容終以靡靡矣及其上則固允矣為秉正之君

子矣觀其所志與其所爲天下之所想望後世之所推崇伊傅之德業舍此而不能與焉故一時有志之士樂就之以立風軌然而終不能者則惟德之孤也天下無能與其德者而德孤矣視天下無能與其德者因舉天下置之德外而德愈孤矣其好善也篤而立善之塗已隘其惡惡也嚴而摘惡於隱已苛以義正名名正而忘求其實以言衛道言長而益啟其爭以視洗正舍宏廣大之道默以持之如淵涵慎以斷之如嶽立操扶陽抑陰之權密用而姦邪自斂受智名勇功之集挹取而左右皆宜其意似不欲然也而考其所成則固不能然也欲託以伊周者定之元功而未逮卽以挈韓琦李沆定國是濟危疑之大猷而亦有

宋論卷十一

七

所未逮乃此者使當休明之世無姦邪之餘威以激其堅忍無詭隨之積習以觸其惡怒無異端之競起以勞其瑣辨無庸懦之波流以待其氣矜則道以相挾而盛業以相贊而成其所就者豈但此哉故摧抑人才者雖不受其摧抑而終爲摧抑害乃彌亘百季而不息故曰邪臣之惡莫有大于此者也宋自王安石倡舜殛四凶之說以動神宗及執大政廣設祠祿用排異己其黨因之搏擊無已迄於蔡京秉國勒石題名錮及子孫而天下之士有可用者無不入于罪罟延及靖康女直長驅以入二帝就俘呼號出郭而宋齊愈洪芻之流非無小慧亦有時名或談笑而書逆臣之名或挾虜以亂宮嬪之列于是時也雖有憤恥自

強之主亦無如此痿痺不仁者之充塞何矣高宗越在江表上氣未復秦檜復起而重摧之趙張胡李幾不保其死羣情震攝靡所適從姦慝相沿取天下之士氣抑之割之者且將百季矣士生而聞其聲長而見其形泛泛者如彼以相搖蕩也岌岌者如此以相驚歎也則求其擴心振氣以冀出而規天下于方寸庸詎能乎故孝宗立奮志有爲而四顧以求人遠邪佞隆恩禮慎選而篤信之乃其所得者大槩可睹矣陳康伯葉喁陳俊卿虞允文皆不可謂非一時之選也內不失身上不誤國興可興之利而民亦不傷辨可辨之姦而主亦不惑會君之不迷幸敵之不競而國以小康至若周必大王十朋范成大楊萬里之流亦錚

宋論卷十一

八

錚表見則抑文雅雍容足以緣飾治平而止絜之往代其于王茂宏謝安石李長源陸敬輿匡濟之宏才固莫窺其津涘卽以視邵鑿之方嚴謝宏微之雅量崔祐甫之清執杜黃裳之通識亦未可與相項背也下此則葉適辛棄疾之以才自命有虛願而無定情愈不足言矣推而上之朱元晦張敬夫劉共父三君子者豈非曠代不易見之大賢哉乃懲姦邪之已淫故崖宇必崇而器使之途或隘鑿鑿風波之無定故潔身念切而任重之志不堅正執贊復宇之名持固本自強之道亦規恢之所及而言論之徒長其涉心藏密之神武若有不敢輕試者焉嗚呼能不爲亂世所焚而獨立不悶然且終爲亂世之餘風所窹而體道未宏

德之孤宋之積漸以亂德者孤之也不得不孤而終不能不自孤其德則天下更奚望焉即使孝宗三熏三沐進三君子于百僚之上亦不敢必其定命之訂謨廓清九有也藉其推抑之不深也則豈但三君子之足任大猷哉凡當日之能奉身事主而寡過者皆已豫求尊祖折衝之大用以斷免斯民于左衽惟樂以熏心之厲因其易歎之謀日削月衰坐待萬古之中原淪于異族追厥禍本王安石如才自用之惡均于率獸食人非但變法亂紀虐當世之生民已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如喬之屏于天也魚之躍于淵也各自得也壽考作人延及遐遠故周之衰也魯衛多君子之器齊有天下之才乃以維中夏攘四夷延文

宋論卷十一

武之澤于不墜世胄之子不染患失之風崛起之英不抱孤危之恤沈潛而能剛克不荏苒以忘憂強毅而能宏通不孤清以違眾言可昌而不表暴于外以淺其藏節可亢而不過于絕物以廢其用後世可無傳書天地且從其志氣作人者之用大矣不知出此而持申商之法以解散天下之心而挫其氣器然曰天下無才也然後天下果不能有才也斯可為痛哭者也
乾道元季和議再成宋與女直無兵革之爭者四十季論者謂二主皆以仁恕宅心而天下咸被其澤嗚呼此偷安之士難與慮如之民樂懷利以罷三軍而不恤無窮之禍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聽之哉宋之決于和

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來寔寢不忘者興復之舉豈忍以割地終之完顏雍雄心雖戢然抑豈有猷足之欲顧江左而不垂涎者故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姑以息民為名賢賢者從而信之交起而譽之不亦愚乎宋與女直相枕而亡其幾兆于此矣宋自秦檜持權摧折忠勇其僅免于死亡者循牆而走不敢有所激揚以俟國家他日干城之用諸帥老死而充將領者皆循文法避指摘之庸材其士卒則甲斷矛撓逍遙坐食抱子以嬉視荷戈守壘之勞如湯火之不可赴其士大夫則口雖競而心疲心雖憤而氣茶不肖者耽一日之清嬉賢者惜生平之進止苟求無過即自矜君子之徒談及封疆且視為前生之夢如是則

宋論卷十一

孝宗雖蹉跎以興疾呼心亟固無如此充耳無聞者向也故符離小劔本無大損于國威而生事勞民之怨謗已喧聲而起及其稍正敵禮略減歲幣下即以此獻諛上亦不容不以自安無可奈何而委之于命而一仆不能再起奄奄衰息無復生人之氣矣女直之初起也以海上之孤軍跳梁而不可禦駸驛而有中夏者恃其力之強也以力立國者興衰視乎其力至完顏亮之時梟雄之將敢死之兵或老或死而存者僅矣逆亮又以猜忌之威虐劉其前曲牽帥以南犯者皆疲背離心之下駟也故采石問渡虞允文以不教之兵折之而有餘完顏雍雖為眾所推實篡弒也乘機委順徇眾志以藏身而幸保其富貴夫豈能秉鉞

一麾操生死以制人使冒白刃以馳蕩平天下者眾膏曰
逆亮之毒我而藉爾以圖安也雍亦曰吾亦懲亮之佳兵
而安爾也遑問江左乎且以海濱穴處之眾浮寄于中華
衣錦含甘笙歌燕婉蕩其犢維之心雍方四顧徬徨無可
託以騁雄心而窺江海則延首以待王之望之來與宋共
謀姑息無可奈何之情猶之宋也講敵國之禮得四州之
地為幸多矣而抑又何求是則宋之為宋一女直也女直
之為女直一宋也相效以趨于銷鑠何賢乎而豈果有不
忍斯民之情使脫干戈以安衽席乎君為之名曰吾以息
民也下之貢諛者僉曰息民者大君之仁也質質之民徐
旦夕之安爭效其順曰吾君與當國者之能息我也汝欲
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窺之一息之餘波流日靡大不
可息之禍亘百餘季而不息自其所必致者奚待禍之已
烈而始知哉乃害已烈而論者猶不知其兆先于此矣則
甚矣古今之積惑不可瘳也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安
而忘戰其危可必況在危而以忘戰為安乎女直則去其
故穴盡部落以棲苴于客土耽鹵獲之樂解驕悍之氣據
廣斥之中原無江淮之米粟其危也如彼宋則冀代之土
馬不存河山之險阻已失撫文弱之江東居海陬之絕地
其危也又如此危之不懲亡將何恃繫之苞桑猶恐不固
而繫之春華浮豔之卉艸奚待有識而後為之寒心邪以
既衰之女直而宋且無如之何則強于女直者愈可知矣

宋論卷十一

十一

以積弱之宋而女直無如之何則苟非女直固將能如之
何也女直一傾而宋隨以潰奇渥温氏談笑而睥睨之俟
其羽翮之成而已羽翮成而復能以旦夕言哉使宋能深
入以伐女直則威伸于北方而踵起者亦有懼心宋不能
大逞志于女直而女直之兵不解則女直日習于戰而不
自弛其備即使女直能窺宋而犯江淮宋亦知警而謀自
壯之略尚不至蒙古之師一臨而疾入于海以亡故元朮
之南侵亟而岳韓劉吳之軍日增其壯迫之者激之成也
拓拔氏通好于齊梁宴坐雒陽緣飾文雅而六鎮寇起元
氏之族以赤騎之者陷之弱也乍然一息而國既危民且
終不保其生此有通識者之洞觀非流俗之所得與知也

宋論卷十一

十一

善化賀長齡 同校刊
安化羅繞典
清泉後學楊礪重刊

宋論卷十一終

宋論卷十二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譏

光宗

孝宗急傳位於其子何為者也春秋方盛國步未康廷無心膂之臣子有愚蒙之質而選以天下委之誠不知其何為者也以謂高宗崩哀慕切欲執三季之喪謝絕庶政日奉几筵曾是以為孝非其飾辭則愚甚矣古之宅憂於諒陰者總百官以听冢宰六官之常職無與聞耳至於宗社安危生民生死大臣進退之大政則天子固居大位操大權而不敢以先君之付畀委之人而孤致其哭踊且所聽之寧抑必綽有餘裕於負荷之親臣夫豈不欲專致其哀

宋論卷十二

哉盡道以盡孝初不相為妨也況乎高宗之恩均於生我者惟其以天下授已也則所以慰高宗於冥漠者亦唯以社稷有主為精爽之所憑依則孝宗之視天下也如視高宗亦殫心竭力以奠安天下而以報高宗者至矣若夫几筵之侍必躬必親則但不息心以燕處不分志於聲色罷昏祭之吉禮停慶賀之覃恩正自有餘日餘力以伸饋奠奚必塞耳閉目一不與物相接而後可終喪紀哉故以為哀之至而不能復居天位者吾未之能信也夫身未耄倦而遽傳位於子以自處於一人之上於古未之前開始之者趙主父繼之拓拔宏而已矣斯皆蔑禮敗度以襲大位者也若高宗之內禪也則又有說已未有嗣而孝宗以久

宋論卷十二

二

廢之宗支七世之疏屬拔之於幼冲膺元良之休命高宗季垂六十內禪時五為三代以後人君之所希有固無可顧命之宗臣一旦危病至而姦邪乘之不容不早防其變且於時女直寒盟兵爭復起衰季益餒抑無以支不固之封疆知孝宗之可與有為也用其方新之氣以振久弛之人情則及身之存授以神器亦道之權而不失其中也自非然者天子者既至尊而無尚矣積累而上之又有人焉以俯而相臨則天位不尊而事權相錯持兩端者得起而售其姦矣亦唯孝宗之猶堪負荷也故高宗得優游於琴書花鳥之側而國事一無所問則兩宮之歡無有從中間之非此而理亂安危不能盡釋諸懷抱小有箴砭遂授宵人以離間之隙基累者必傾棟隆者且撓大蓋之嗟焚如之咎必不能保其終矣又況光宗者愚頑之声音笑貌干載而下猶可想見其情形抑非有揚厲之姦可矯飾以欺其君父則其不可以高宗之付已者付光宗灼然易見而何造次之頃遽委神器於浮沈邪與子之法定於適長誠大常之經矣然而漢武舍燕王旦而立昭帝光武舍東海王疆而立明帝卒以允臧則變而能通未為失也晉武帝拒衛瓘之諫以立惠帝賈氏之惡以宣唐太宗徇長孫之請以立高宗武氏之禍以烈則守而不寢未為得也夫光宗之視晉惠差辨菽麥耳其於唐高猶在層累之下也孝宗即守成憲而不以意廢置乎則輔以正人導以正學懲

其宵小飭其宮闈迨及彌留之際簡德望之大臣受顧命而總百揆卽有雷允恭任守忠之內盡無難施竄竊之刑光宗雖闇亦何至滅絕天彝貽宗社以阡危之勢哉教之無方也輔之無人也俟之不待其時也昏懦之習不察也悍妻之煽無聞也俄而使參國政矣俄而使卽大位矣已已處於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之地乃惡李氏而有廢之之語瞞囁於閒宮以激其悖逆豈非教不肖者以冥行乎苑結而不永其天季亦自貽之矣高宗經營密勿者數十季裁之以道審之以宜舉以授之於己已乃無所圖維急遽以授不肖之子而坐視其敗孝宗之於孝也抑末矣汶汶無擇與其在位之用人行政殊不相肖繇今思之誠不測

宋論卷十二

三

其何心意者嗣位之初銳意有爲而功墮不就故不欲居此位也已久特以高宗在而不容釋甫在苦次迫欲脫屣憤恥之餘激爲鹵莽誠然則亦悻悻非君子之度矣在位二十七季民心未失國是未亂自可保遺緒以俟後人之興功不自我成而能得守所付與者卽其功也亦何用此卜躁爲也

朱子知潭州請行經界法有詔從之其爲法也均平詳審宜可以行之天下而皆準而卒不能行至賈似道乃竊其說以病民宋繇是亡而法終沮廢然則言之善者非行之善固如斯乎蓋嘗探其原而論之天下之理思而可得也思而不得學焉而愈可得也而有非思與學之所能得者

則治地之政是已今試取一法而思之無形而可使有形無迹而可使有迹張之使大研之使密委曲經營卽若有可繪可刊之圖了然於心目如是者自信以爲至矣乃夏端思之又有一成型者亦未嘗不至也則執其一以槩見於施行其不盡然者必多而執其信諸心者堅人固弗能辨也故思者利與害之交集也故曰殆也無已其學乎所學者古之人屢言之矣古人之所言者亦既有行之者矣然而言者非行也古人之行非我之行也我之行非天下之所行也五味無定適五色無定文五音無定和律呂在而師曠之調師延之靡也規矩在而公輸之巧拙工之撓也古之人教我以極深研幾之學而我淺嘗而驟用之舉

宋論卷十二

四

天下萬民之情皆以名相籠而驅入其中故曰罔也所以然者何也天下之思而可得學而可知者理也思而不能得學而不能知者物也今夫名利則有涯矣數則有量矣乃若其實則皆有類焉類之中又有類焉博而極之盡巧歷之終身而不能悉舉大木之葉其數億萬求一相肖而無毫髮之差者無有也而名惡足以限之必有窳焉虞之餘又有窳焉流而覽之一日夜之間而不知其故晴雨之候二端而止擬一必然而無意外之差者無有也而數惡足以期之夫物則名有情矣情者實也故曰先王以人情爲田人情者非一人之思所能皆慮非古人之可刻畫今人而使不出於其域者也乃極其所思守其所學以爲天

下之不越乎此求其推行而準焉不亦難乎今夫經界何爲者邪以爲清口分之相侵越者乎則民自有其經界矣而奚待於土先世之所遺鄉鄰之所識方耕而各有其埒方穫而各計其獲歲歲相承而惡乎亂若其積漸匿侵自不能理鄉鄰不能詰則以南北殊方乍來相泄之文吏唯辭是聽賭此山川相謬之廣甸亦惡能以一日之聰明折羣疑於不言之塊上乎徒益其爭而獄訟日繁智者不爲也以爲辨賦役之相詭射者乎詭射者人也非地也民卽甚姦不能沒其地而使之無形而地之有等等之以三等之以九亦至粗之率耳實則十百其等而不可殫今且畫地以責賦豪民自可詭於界之有經而圖其逸貧民乃以

宋論卷十二

五

困於所經之界而莫避其勞如之何執一推排之法而可使均邪故均者有不均也以不均而民更無所怨矣以爲自此而可限民之田使豪強之無兼并乎此尤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斃矣兼并者非豪民之能鉗束貧民而強奪之也賦重而無等役煩而無警有司之威不可嚮邇吏胥之姦不可致詰於是均一賦也豪民輸之而輕弱民輸之而重均一役也豪民應之而易弱民應之而難於是豪民無所畏於多有田而利有餘弱民苦於僅有之田而害不能去有司之鞭笞吏胥之挫辱迫於焚溺自棄輸其田於豪民而若代爲之受病雖有經界不能域之也夫豈必陞其溝洫夷其隄埒而後

疇有所歸哉誠使減賦而輕之節役而逸之禁長吏之淫刑懲猾胥里蠹之恫喝則貧富代謝之不常而無苦於有田之民則兼并者無可乘以恣其無厭之欲人可有田而田自均矣若其不然恃一旦之峻法奪彼與此而不恤其安疲懦之民且匿走空山而不願受無已則假立疆畛而兼并者自若徒資姍笑而已若夫後世爲經界之說者則以搜剔民之隱田而盡賦之於是逐畝推求而無尺寸之土不隸於縣官嗚呼是豈仁人君子所忍言乎三代之制有田有萊萊者非果萊也有一易有再易易者非果易也畱其有餘以勸勤者使竭力以耕盡地利而無憂賦稅耳今彼此相推而情形盡見塊泥珠粟無能脫也夫是之謂

宋論卷十二

六

箕斂也奚辭哉夫田爲姦隱不入賦額者誠有之矣婢妾田寵之姦不足爲富人病也況仁君之撫四海者乎抑有地本磽确而動民以有餘之力強加水耕火耕之功幸歲之穰而薄收者亦有溪江洲渚乍涌爲邱危岸穹崖將傾未圯目前之鱗次相仍他日之沈坩不保者亦有昔屬一家今分異主割畱橫巨於山隈水曲而不可分疆場者若此之類難以更僕而數必欲執一畫定之溝封使一步之土必有所歸以悉索而徵及毫末李悝之盡地力用此術也爲君子儒以仁義贊大君之德政其忍之乎是則經界之敝必流爲賈似道之殃民仁邪暴邪問之天下問之萬世必有審此者矣夫原本周官因仍孟子不可謂非學也

規畫形勢備畫委曲不可謂未思也乃抑思商周之天下
其於今者何如哉侯國之境土提封止於萬井王畿之鄉
遠采邑分授公卿長民之吏自鄩鄙之師至於鄉大夫皆
百里以內耳目相習土著之士爲利病周知無餘因仍
故址小有補苴而已定今則四海一王九州殊壤窮山紆
曲廣野浩漫天子無巡省之行司農總無涯之計郡邑之
長遷徙無恒乃欲懸一式以驅民必從賢智者力必不任
昏暴者幸以圖成在天則南北寒燠之異候在地則肥瘠
高下之異質在百穀則疏數穉壯之異種在疆界則陂陀
欹整之異形在人民則強弱勤惰之異質在民情則愿樸
詭譎之異情此之所謂利者於彼爲病此之所欲革者彼

宋論卷十二

七

之所因固有見爲甚利而民視之如荼棘見爲甚害而民
安之如衽席學不可知也思不可得也言之娓娓行之汲
汲執之愈堅所傷愈大以是爲仁其蔽也愚而害且無窮
久矣故善治地者因其地而治之一鄉之善政不可以行
之一邑一邑之善政不可以行之一州一州之善政不可
以行之四海約畧其凡無所大損於民而天下固已大均
矣均之者非齊之也設政以驅之齊民固不齊矣則必刑
以繼之而後可齊也政有成型而刑必濫申商之所以爲
天下賊唯此而已矣若天匹夫以錙銖之利設詐以逃惟
正之供則惟王者必世後仁之餘自輸枕以獻豈元后文
母所宜與爭論也哉以君子競小人之智以王章察聚斂

之謀以雞鳴夢覺所虛論之情形以閉戶讀書所乍窺之
經史東四海兆民而入於圖績之中言之誠是也行則非
所敢也雖然亡慮也言此者未有能行之者也

若拒諫以宣欲臣嫉賢而獻諛其於正諫之士名之曰沽
名夫亦念名之所自生乎名者義之所顯也天下後世公
是公非之衡也有名可沽則名在諫者矣自處於不可名
之隱而以名授諫者使可沽焉其爲無道之尤也奚辭故
沽名者使人君知有名而不可干者也君非無名而沽者
無可沽矣雖然人臣以此事君而國又奚賴哉君有巨慝
大臣任之大臣不能言而後諫臣任之諫臣不能言而後
羣工下至上民皆可奮起而言之若夫羣然競起合大小

宋論卷十二

八

臣民言之恐後則首其議者蓋亦誠出於不容已而相踵
相附未問從違喧爭不已則其間以沽名故喋喋相仍者
十有八九矣於是而激庸主姦臣以不相下言者且競以
削斥爲榮空國以去賢宗社於姦邪之掌徒自獎曰吾忠
而獲罪之正人也則沽名之咎又奚道邪且夫君之過不
至於戕天彝絕人望猶可流濯於他日則相激不下失猶
小也若夫天倫之叙數人禽之界存於一綫一陷於惡而
終無可逸是豈可雷同相競使處於無可解免之地者哉
予之事其親也仁之發也卽義之恒也然豈以爲義在當
孝而始孝乎其不孝者固非謂宜於不孝而孝非義也故
稱說孝道於孝子之前者皆無當於孝子之心稱說孝道

於不孝之前者亦無能動不孝之心無他可言者義之當然而惻怛內動細縊不解之忱固非言之所能及或其利欲榮之婦人宵小間之奪其心以背其初志皆藏於隱微非可以言言者也故舜之孝也至矣蔑以尚矣而其以人倫授邦教民者曰敬敷五教在寬上不可以法繩其下優而游之乘縉而導之去其榮之間之者以使其自顯其初心則知悔者若吾訓以漸啟仁愛之天懷怙惡者抑不相激以成人倫之大變寬之用大矣哉而能以此導人主以全恩李長源而外難其人矣長源始用之肅宗繼用之德宗皆以父處子者也涕泗長言密移其情於坐論而不洩獨任其調停之責而不待助於羣言其轉移人主之積怨猶

宋論卷十二

九

戮輕羽也乃至於肅宗事父之逆獨結舌而不言夫豈忘其爲巨慝而吝於規正哉力不與張良姊李輔國爭則言且不聽而激成乎不測之釁則弗如姑與含容猶使不孝者有所惜而消不軌之心長源之志苦矣而唐亦苟安矣嗚呼人君之忍絕其心公爲不孝以對天下而無怍者唯光宗獨耳豈光宗者曠古彌今人貌禽心之無偶者乎於是而箇正之咎不能逃矣叩關牽衣百僚庶士之喧爭無與引之而委大臣之責以倒授之乃使甯宗之立不正韓侂胄之姦得逞毒流土類禍貽邊疆其害豈淺鮮哉蓋開然羣起而爭者皆有名心非能以推已之孝成盡已之忠者也正之所自處者諫不從則去而已去者名之所歸也

君益彰其不孝之名而已得潔身之名以去天理民彝爭存亡於一聞而心膂大臣忍以覆載不容之名歸之君父乎若以去言則光宗之不足相與爲荃宰灼然易見者也知不可相而不去之於早其去也又且行且止反覆於郊關以搖眾志舉動之輕適足資姦邪之笑久矣夫光宗之惡非若劉劭之凶威不可嚮邇者也悍婦宵人噂沓而成否塞正爲大臣上被孝宗之知遇內有兩宮太后之倚任誠能忘生死以衛社稷而救人倫之數絕夫不有雷允恭任守忠之家法乎揚舜卿陳源抑非有李輔國魚朝恩擁兵怙黨之威得兩宮片紙竄逐在須臾之間爾而正不能如其不能則留身密語涕泣以道之從容以引之諱其大

宋論卷十二

十

惡於外而俾有可自新之路李氏雖悍而光宗易位不能從中以起則固未嘗不可銜勒使馴者而正又不能如其不能則始已唐肅之逆猜嫌之甚南內一遷幾有主父之危而朝廷不爲驚擾國方亂而不害其固存當是時也強敵無壓境之危宗室無窺覷之釁大臣無逼篡之謀草澤無弄兵之變靜正之朝野自可蒙安於無事正乃無故周章舍大臣之職分其責於百僚招引新進喜言之士下逮太學高談之子一鳴百和呼天籲地以與昏主妬后爭口舌之短長不勝則相率而奔如烈火之焚身須臾不緩此何爲者哉昏悖之主固將曰吾不孝之名大臣已加我矣羣臣已加我矣海內士民莫不加我矣無可謝於後世矣

而以身試危機就兩宮而見幽廢人且曰非吾之能事吾親也舉國之人以大義束我而使修寢門之節倚廬之文也惡不可浣而惡用浣爲彼分崩而去者自少味而反奚所恤而不任吾之高卧哉於斯時也張皇失據者若有大禍之在旦夕而不知其固無妨也疑愈深人心愈震而後易位之策突起以詭再造之功揆其所繇非正使然而孰使然乎人而與人爭名名得而實已虧矣大臣而與君爭名名在已而害在國矣况君子而與至不肖之人爭名爭其所不待爭而徒啟其爭爲愈陋乎一諫一去又惡足以增益固正君子之名哉故以正爲宗社計非也宗社尙未有危危之者正之倡衆以去國也以正爲大倫計九非也

宋論卷十二

十一

光宗之不孝光宗自致之正莫能救之甯宗之不孝背父以立則正實使之然也且使盈廷呼號奔散之後光宗懼而就苦次以執喪其於不孝之名十不能減其一二不孝之實百不能救其毫末正乃引以自居曰此吾帥眾以爭之力也則謂之曰沽名亦非求全之毀矣奚以知大臣之能盡其道哉不倚諫臣以興雷同之議則體國之誠至矣奚以知諫臣之能盡其職哉不引羣臣士庶以興沸騰之口則直道之行伸矣若固正諸人者任氣以趨名氣盈而易竭有權而不執有幾而不審進退無恒而召物之輕生死累悞而不任其害宜乎其爲庸主悍后奄人所目笑而不恤其去留者也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淵重刊

宋論卷十二終

宋論卷十二

十一



宋論卷十三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議

甯宗

趙忠定不行定策之賞致韓侂胄趙彥逾之怨竄死湖湘國乃危亂或謂金日磾不受擁立之封丙吉不言護養之勞此君子之高致不宜以望小人薄酬以厭二賢之欲國庶以靖嗚呼是豈足以知忠定之心哉忠定之言曰身為貴戚之卿侂胄為椒房之戚宣勞於國不宜膺賞此其可以言言者也乃若中心內蘊有必不可以策功賞者則不可以言言者也光宗雖云內禪其實廢也甯宗背其生父正其不孝之罪而急奪其位且以扶立者為有大勳勞而

宋論卷十三

一

報之天理民彝其尚有毫髮之存焉者乎甯宗以是感侂胄而重任之加以不貲之榮寵人知光宗之不孝而不知甯宗之不孝尤倍於光宗忠定其忍以此自待忍以此待其君乎甯宗之立忠定處於不得已之勢無可曲全而行非常之事揆其所自非事勢之必然罔正為之耳於斯時也廷臣空國而逃太學捲堂而噪都人失志而驚乃亦何嘗至此哉光宗絕父子之恩誠不足以為人君而以視唐元武之戈南宮之錮猶為未減以害言之唐且無宗社之憂而況於宋方其時外戚無呂武之謀支庶無七國八王之釁李氏雖逆而無外援楊舜卿陳源雖姦而無兵柄徒以舉國張皇遂若有不能終日之勢迫忠定以計出於此

而忠定之心滋戚矣所冀者甯宗而有人之心邪婉順以事父母而消其嫌隙抱媿以臨臣民而勤於補過塗飾以蓋君父之愆隆思以報孝宗之德則甯宗可無疚於天人忠定亦自安其夙夜此之不務施施然佩板已者以為德獎廢父者以為功若奪拱壁於盜賊之手而勒其勳勞於旂常以告天下則忠定之生不如其竄死宋室之安不如其瀕危矣何也無君有君而父子之倫必不可滅也桀無道而湯代以興猶曰慙德父為桀子為湯為之臣者居割正之功以徼榮利是可無慙則其違禽獸奚遠哉褚淵沈約之所不敢為而為君子者忍之邪夫忠定不欲以禽獸自處不敢以禽獸處君且不忍以禽獸處同事之勞人厚

宋論卷十三

二

之至也顧不能以此言告人者一出諸口而甯宗即無以自容也故曰心滋戚矣然則忠定之為相者何也曰相非賞功之官也忠定既決策造非常之舉扶危救敝惟其任而不可辭也光宗無釋位之心李后有驕橫之力嗣主童昏姦回充塞弗獲已而引大任於躬生死之不謀而又何多讓焉舍忠定而他求為者舊者則留正爾時艱則逃之江上事定則復立廷端其不足以規正宮闈警服羣小也久矣正而可任也亦何至倒行逆施以致有今日哉其復起也聊以備員而已矣然則其朱子乎忠定則已急引而晉之與其圖宗社矣資序未及而進以漸其常也賢者之所可受也拔之於儔伍躋之於上位唯英主之獨斷非大

臣之自我而專之抑賢者所必不受也升居館閣以俟歸已而與則亦唯已既相而後志可伸也利有所不微害有所不恤嫌有所不避怨有所不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何足以議忠定哉

小人蠱君以害善類所患無辭而爲之名曰朋黨則以鉏網天下而有餘漢唐以降人亡邦弊皆此之絲也而宋之季世則尤有異焉更名之曰道學道學者非惡聲也揭以爲名不足以爲罪乃知其不類之甚而又爲之名曰僞學言僞者非其本心也其同類之相誦以相誚者固曰道學不言僞也以道學爲名而殺士劉德秀京鏗何絃等成之韓侂胄刀之而實不自此始也高宗之世已有請禁程氏

宋論卷十三

三

學者迫及孝宗謝廓然以程氏與王安石並論請禁以其說取士自是而後浸淫以及於侂胄乃加以削奪蠱殛之法蓋數士年蘊隆必洩之毒非德秀等突起而遽能然也夫人各有心不相爲謀諸君子無傷於物而舉國之狂信如此波流所屆乃至近世江陵踵其戾氣奄黨襲其炎威也又如此察其所以蠱惑天下而售其惡者非強辨有力者莫能也則爲之倡者誰邪揆厥所繇而蘇軾兄弟之惡惡於向熈久矣君子之學其爲道也律已雖嚴不無利用安身之益蒞物雖正自有和平溫厚之休小人之傾妬亦但求異於國事之從違而無與於退居之語說亦何至標以爲名惑君臣朝野而共相排擯哉蓋君子之以正人心

端風尚有所必不爲者淫聲治色之必遠也苞苴賄賂之必拒也劇飲狂歌之必絕也詠諧調笑之必不屑也六博投瓊連流晝夜之必不容也緇黃遊客嬉談面諛之必不受也凡此者皆不肯者所恥而求以自恣者也徒以一廁

士流而名義相束君子又從而飭之苟踰其閑則進不能獲令譽於當官退抑不能以先生長者自居於士類狂心思逞不敢自遂引領而望曰誰能解我之桎梏以兩得於顯名厚實之通軌哉而軾兄弟乘此以興矣自其父洵以小有才而遊丹鉛之壘韓愈之章程即曰吾韓愈也竊孟子之枝葉即曰吾孟子也軾兄弟益之以汜記之博節之以巧慧之才浮游於六藝沈湎於異端倡爲之說曰率

宋論卷十三

四

吾性卽道也任吾情卽性也引秦觀李鴻無行之少季爲之羽翼雜淨屠黃冠近似之危言爲之談助左妖童右遊妓猖狂於花月之下而測大易之旨掠論語之膚以性命之影迹治道之偏端文其耽酒嗜色佚遊宴樂之私軒然曰此君子之直道而行者也彼言法言服法服行法行者皆僞也僞之名自此而生矣於是苟簡卑陋之士以爲房釋我之縛而遊於浩蕩之宇者欲以之遂而理卽以之得利以之享而名卽以之成唯人之意欲而出可爲賢臣處可爲師儒人皆仲尼而世皆樂利則寒裳以從若將不及一呼百集羣起以敗君子如仇讐斥道學如盜賊無所憚而不爲之故謝廓然之倡之也以程氏與王安石並論則其

所推戴者可知矣視伊川如安石者軾也廓然曰士當信
道自守以六經為學以孔孟為師夫軾亦竊六經而倚孔
孟為藏身之窟乃以進狹邪之狎客為入室之英選北里
之淫詞為傳心之典曰此誠也非是則偽也抑為鉤距之
深文詭浪之飛語搖闔君以逞其干矛流濫之極數百季
而不息軾兄弟之惡夫豈在共驪下哉姑不念其狐媚以
誘天下後世之悅己者乃至裁巾割肉東坡巾爭庖人縫
人之長孳人賤行之至此極乎眉山之學不熄君子之道
不伸禍訖於人倫敗貽於家國禁講說毀書院不旋踵而
中國淪亡人胥相食嗚呼誰與衛道而除邪慝火其書以
救僅存之人紀者不然亦將安所屆哉

宋論卷十三 五

孝宗升祔趙丞相議祧僖宣二祖毀其廟朱子力爭以為
非繇此觀之朱子之講祭法也不用漢儒之說刻畫周制
禁後王之損益多矣漢儒之言周制周固未盡然也說周
制者曰天子七廟太祖一也文武二世室三也自禰至高
祖四世而已遞祧遞祧高祖以上則撤榱桷更新之抑考
周公定禮之口武王已升祔矣上至太王四世已訖而云
上祀先公自組紺以上至於公劉則與壇墠無禱乃止去
禴為鬼之說顯相背戾故六經之文不言毀廟周公之遺
典孔孟之追述未有異也言毀廟者漢儒始之鄭元王肅
互相競諍或七或九或云藏之祖廟或云瘞之階間洵使
其然後王尚可損益况其不然何為安忍哉古之有天下

而事其先者必推其所自出立太祖之廟非漫然也古之
天子自諸侯而陟其上世以元德顯功既啟土受封而有
社稷之事矣則或守侯服或膺大位屈伸之間其為君一
也有天下而非驟享其榮失天下而不終絕其食則自太
祖以後世守其祀綿延不絕情以相引而升理以相沿而
格而間其中斷其續則四世之祖上承太祖所亦遼闊而
不相為紹巨塞陵蹶精氣不聯其所以事太祖者亦蒼茫
恍忽而不信之以心矣若曰繼世之君雖承大位而德不
足以享無涯之位則子孫之事其先唯所評隲而生我之
德不足以當一獻之恩固非人心之所忍自信也况乎近
者非無失德遠者或有累仁固未可芟夷先世之休光置

宋論卷十三 六

若行路矣且其言曰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禱而能庇
佑及我者必其精爽之在希微固存焉者也精爽未亡
待有禱而後詔之山川土木之神且將厭惡而況一本相
嗣子孫之於先祖乎又其說曰誠之所至祭乃可通五世
以上生不相及情不相慕雖仁人孝子居崇高之位度其
精意不能昭格無事以虛文為致孝此抑非也情文之互
相生起也久矣情生文者文為輕文生情者文為重思慕
篤而祭行焉情生文者也思慕易忘而因昭格之頃感其
洞洞屬屬之心以思成而不忍斲文生情者也故禘所自
出之帝祖其始封之君思慕不逮而洋洋如在者百世如
旦夕焉祭之為用大矣而惡可以情所不逮遂棄其文邪

且夫繼世之君非必有聿追之忱矣中材之主知有廟而不知有祖其在下愚則方在殯而情已睽其抑將並虞禘之祭問其情之奚若而後行乎天子之祀靡所不通名山大川百神之享身未履其域心未諳其實遙聞以耳因循以舊崇禋沈狸未嘗廢也奚徒其祖而以遠不相知澹忘若非有也三代以降與子法立親親之道尚於尊賢上以事其先祖下以傳其子孫仁至而義行焉一也自身以下傳之子傳之孫傳之曾元以放神器攸歸無所限止徒於其祖遠而斥之壇壝橫於四世以上太祖以下爲之割絕何其愛子孫者無已而敬祖考者易窮度及此能勿慘怛於中乎嗚呼一代之興傳至五世七世祚運已將衰矣百

宋論卷十三

七

季內外且有滅亡之憂一旦天不佑而人不歸宗廟鞠爲茂草子孫夷乎與卑陋紙杯漿無復有過陵園而洒涕者乃此國步尙康之日惜錙銖之牲帛憚一日之駿奔倡爲以義載恩之說登屋椽削棄主土壤不待仁人孝子而可爲寒心者矣漢儒之叢喙以爭言祧言毀奉一若信若疑之周制割人心不忍背之恩固君子所撫心推類而惡聞其說者也漢高之祀止於太上皇或其先世之弗傳也光武之親廟止於四世以其承漢之六宗也抑叔孫通曹褒保殘守陋不卽人心而以天下儉其親也惡足以爲萬世法哉四世以上相承而紹統者爲祖禰之所自出則親無與尙矣保世滋大以君萬邦則尊無與尙矣親至而不可

讓尊至而不可訕曾不得與井竈之神猶虎之彪歷百世而享一朝之報乎稽之聖訓未有明文周道親親其不然也必矣天子有祫諸侯有禘大夫士有饋食庶人有薦降殺因乎其分而積累弗絕者因乎其情則後世無毀廟而同堂異室以儉而可久順人情合天理聖人復起當無以易也朱子之欲復斯世於三代言之詳矣獨於祧廟之說因時而立義誠見其不忍祧也則後之言禮者又胡忍以喋喋辨言導人生以薄恩邪

宋論卷十三

八

優游林泉爲學者師而季通獨嬰重罰豈死退方且爲之罪名僞不足以盡之而斥之曰妖夫真與僞難誣者心而可倒者言也真者僞其所僞僞者僞其所真相報以相誣而名亦可立今所講者日用彝倫之事而題之曰妖雖佞人之口給其能無據而恣其狂詞哉蓋季通亦有以取之而朱子於此亦不能感矣侂胄之深怨朱子者以爭殯故宮故也當是時侂胄勤勞方著惡蹟未彰即欲防其姦而斥遠之亦無可施其憲典唯殯宮一議足以傾動官府置諸不赦之罪王孝先以加諸丁謂而俯首以死海濱者此而已矣今朱子之言曰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計侂胄之奪純與心與朱子不並立之勢成矣朱子既以此爲侂胄

罪而抑請廣詢術人以求吉地其所欲詢者誰也蔡神與以葬師為世業季通傳其家學而參之理數以精其說推崇邵氏以與濂維相抗是季通者儒之淫於小道而為術人之領袖者也殯宮之吉否朱子未能知之而季通自謂知之朱子即知而亦以季通之術知之然則其云術人者蓋有季通之徒挾術思售而季通隱主其取舍也禮曰假於時日卜筮以惑民者殺則挾指天畫地之說以撓仁人孝子之心者謂之曰妖亦奚不可哉此季通所以授小人以名而使戕士類誠有以致之故早自知其不免於禍誠哉其不可免也嗚呼學君子之學使小人得加以惡名而不能辭修邈世無問之德而情移於吉凶覆以與凶相觸

宋論卷十三

九

而危其身處亂世之末流正學衰邪說逞流俗之好尚易以移人苟欲立於無過之地履坦道以守貞者可獲其身心以殉游食者之言而自懼於咎哉夫道之與術其大辨嚴矣道者得失之衡也術者禍福之測也理者道之所守也數者術之所窺也大易即數以窮理而得失審小術託理以起數而禍福淫審於得失者喻義之君子淫於禍福者喻利之小人故葬也者藏也仁人孝子不忍暴其親之形體而藏之也慎知此而已矣而喻利之小人舍死者之安危就生人之利害則彝倫斁而天理滅矣今有人焉役其父母之手足飾其父母之色笑以取富貴則鮮不以為禽獸矣身已死骨已寒乃欲持此以求當於茫茫之上而

希福焉則是利其死以徼非望之獲為君子者何忍出於此邪且夫以禍福言而其說之妄亦易知矣自古有天下而祚永者莫周若也諸侯世其國大夫士世其祿傳家之永者亦莫周若也攷之於禮有墓大夫以司國君之墓有墓人以司卿大夫之墓正始祖之兆域於上而後世以昭穆序葬於東西非有擇於形勢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春秋雨不克葬日昃而葬非有擇於時日也而血食之長子孫之庶後世莫能及焉豈徒後世之士能以福澤被其尸而施及子孫乎祈天永命者德也保世滋大者業也內政修外侮禦而宗社必安君不漁色后不妬忌而子孫必眾推以及乎士庶厚以傳家勤以修業則

宋論卷十三

十

福澤自遠舍此不務而以所生之骨骸求大塊之榮施仁者所不容尤智者所不齒也小人之欲售其術也必詭於道以惑君子故為葬師之言者亦竊理與氣之迹似以藻悅之而君子坐受其罔乃亂道者道之所必窮故京房之諫邪佞非不正也而為倖臣所困郭璞之折篡逆非不義也而為權姦所殺妄言天者天所不覆妄言地者地所不載侮陰陽者陰陽之災必及之房與璞之窮自窮之也充其說以浸淫於後世於是而有委之野而不葬以罹水火之災者矣於是已有葬復遷割析之焚烈之以極乎慘毒者矣導天下以梟鏡之惡而以獲罪於天卒隕其世者接踵相繼夫君子方欲闢異端以開先聖之道奈之何尸瑣

陋之術曾不足以望異端之後塵者公言於朝廷姑試之
君父也以季通之好學深思也於以望道也近矣而其志
亂其學淫卒以危其身於桎梏爲君子者不以一眚喪其
大德可弗慎哉可弗慎哉

言期於相勝而已邪則言之非難也是之勝非直之勝曲
正之勝邪操常勝之勢揆之義而義存建以爲名而名正
何患乎其不勝哉故言之也無所復屈其或時不能用覆
以得禍而言傳於天下天下感之言傳於後世後世誦之
其殆貞勝者乎貞勝則無患其不勝矣雖然勝者勝彼者
也彼非而勝之則勝者是矣彼曲而勝之則勝者直矣彼
邪而勝之則勝者正矣是勝者僅以勝彼也非貞勝也且

宋論卷十三

主

夫立兩說而衡其得失有定者也就一事而計其初終有
恒者也然而固無定而無恒也特以庸主佞臣之所陷溺
而其爲失也天下交起而憎惡之已而又有不然者天下
又起而易其所憎惡故一事之兩端皆可執之以相勝然
則所以勝者之果爲定論乎定論者勝此而不倚於彼者
也定論者隨時處中而自求之道皆得也斯則貞勝者也
故言者以此而扶天下之危而定其傾皆確乎其有不拔
之守推而行之皆有不匱之業不僅以勝彼者取天下後
世之感誦而言皆物也故曰君子之言有物也物也者實
也言吾之是非以折彼之非言吾之直非以辨彼之曲言
吾之正非以爭彼之邪故曰許謨定命遠猶長告惟其有

定故隨時以告而猶皆以致遠斯以爲謨之訂者也宋自
南渡以後所爭者和與戰耳當秦檜之世言戰者以雪讐
復宇爲大義則以勝檜之邪也有餘當韓侂胄之世言和
守者以固本保邦爲本計則以勝侂胄之邪也有餘於是
而爲君子者不遺餘力而言之以是而忤權姦獲罪罟而
其理之居勝者煌煌奕奕莫有能揜之者矣乃誠如其言
細秦檜而授之以兵柄其遂能雪讐復宇邪抑否也斥侂
胄而授之以國政其果能固本保邦邪抑否也奚以知其
未之逮也其言也至於勝檜與侂胄而止而既勝之後芒
然未有勝之之實也執檜之說則可以勝侂胄矣檜未嘗
不以固本保邦求當於君也執侂胄之說則可以勝檜矣

宋論卷十三

主

侂胄未嘗不以雪讐復宇昌言於眾也反檜而得侂胄反
侂胄而又得史彌遠持之皆有故號之皆有名而按以其
實則皆義之所不許名之所不稱故檜死和議不終符離
之師先侂胄而沮敗侂胄誅兵已罷宋日以坐傲而訖於
亡無他操議者但目擊當國者之非遽欲思反而退求諸
已所以扶危定傾之實政足以勝彼而大服其心使無伺
我之無成以反相嗤笑者一無有也不世之功豈空言相
勝之可坐致乎侂胄倡北伐之謀而岳飛之恤典行秦檜
之惡論定彌遠修講好之說而趙汝愚之孤忠顯道學之
嚴禁弛是宜足以大快人心者而人心益其危懼徒相勝
者一洩而無餘天下亦何恃此清議哉嗚呼宋自仁宗以

後相勝之習愈趨而下因以相傾皆言者之氣矜為之也始以君子而求勝乎小人繼以小人而還傾君子繼以君子之徒自起相勝繼以小人之還自相勝而相傾至於小人之遞起相傾則竊名義以大相反戾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乃其所竊之名義固即前之君子所執以勝小人者也言何容易哉言而不自省於心為己之所有餘則是之與非曲之與直正之與邪其相去也不遠何也義在外則皆襲取以助氣之長者也故君子知為之難而言之必切豈懸一義以為標準使天下後世爭誦之遂足以扶三綱經百世無所疚於天人乎熟慮之於退思進斷之於宗勿舍之而固有所藏用之而實有所行持至是之術充至

宋論卷十三

三

直之用盡至正之經有弗言也言之斯可行之經之緯之幹之旋之道備於已功如其志則姦邪之異己者不能攻相傾者不能竊斯以為貞勝也矣

唐之中葉禍亂屢作而武宣之世猶自振起禦外侮修內政有可與之幾焉宋則南渡以後孝宗欲有為而不克嗣是日羸日茶以抵於亡非其主之狂惑如唐僖懿比也唯其當國大臣擅執魁柄者以姦相傾而還以相嗣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躡迹以相刺繇辨及膚而未嘗有一思效於國者間之也然而抑有辨焉春秋之法原情定罪以為差等同一惡而罪殊同一罪而法殊樂書荀偃不與公子歸生均服汗瀦之刑齊之滅紀晉之滅虞不與衛燬

滅邢等膺滅同姓之誅知此然後可以服小人心而元惡無所分咎抑君子以馭小人處置有方足以弭其惡而或收其用衡有定而權可移權不可移則衡弗能為準也夫然則取史彌遠而等之三凶未可也且取韓賈二豎而等之秦檜抑未可也秦檜者其機深其力驚其情不可測其願欲日進而無所訖止故以俘虜之餘而駕舊元臣之上以一人之力而折朝野眾論之公唯所誅艾藉其有子可授而天假以季江左之提封非宋有也此大憝元凶不可以是非槩論者也韓侂胄賈似道狹邪之小人耳託宮闈之寵乘間以竊權心計所營不出於納賄漁色驕蹇嬉遊之中上不知有國之瀕危下不知有身之不保其挑

宋論卷十三

南

釁開邊重斂虐民者皆非其本志獻諛之夫為之從與以分微幸之榮利彼亦憚焉罔覺姑且以之為戲則抑楊國忠王黼之儔而固不如檜之陰慘也然以之而亡人之國有餘矣夫彌遠則固不然者其一擅置君之柄以私怨絀濟王竑而立理宗非甯宗意也然甯宗亦有以致之而竑亦自有以取之也仁宗之立英宗也與韓魏公密謀之韓公且不敢誦言其名以須仁宗之獨斷高宗之立孝宗也以秦檜之挾權罔上而不能與聞其事甯宗則一任之彌遠而已無所可否虛懸儲位以聽彌遠之游移彌遠懷變易之心然且密屬余夫錫鄭清之以徐察其德性非若王莽梁冀貪立童昏以為竊國地固欲遠已之害而不忘

措國之安等爲支庶而理宗之靜固賢於竝之躁也是可
原也其一箇侂冑之首以媚女直損國威而弛邊防也然
誅止侂冑而不及將領密謀預備固未忘北顧之憂非若
秦檜之陷殺人宗族而盡解諸帥之兵大壞軍政粉飾治
平延及孝宗而終莫能振也其一進李知孝梁成大於臺
省以攻真魏而二公之進彌遠固推轂焉及濟邸難行二
公執清議以置彌遠於無可自全之地而激以反噬禍福
生死決於轉移之頃自非內省不疚者未有不決裂以逞
而非堅持一意與君子爲難無故而空人之國者也故彌
遠者自利之私與利國之情交榮於衷而利國者不如其
自利是以成乎其爲小人平情以品隲之其猶在呂夷簡

宋論卷十三

五

夏竦之間以主昏而得逞故惡甚於呂夏乃以視彼三凶
者不猶愈乎君子之道以人治人者也如其人以治之則
誅賞之法允如其人治之而受治則駕馭之道得不然任
一往之情見天下無不可殺之小人反激而成鼎沸之朝
廷此漢唐以來亂亡之階也而奚足尚哉故使明主秉鑒
於上大臣持正以贊之而酌罪以明刑則唯秦檜者當其
履霜而早謹堅冰之戒自虜來歸巧行反間其膺上刑不
宜在宋齊愈之下蓋其陰鷲之才抑之而彼自伸遠之而
彼自近嚴以制之而不敵其懷蠱之毒柔以化之而適入
其網阱之中則非服上刑莫之能戢若侂冑似道則世固
不乏其人矣不投以權則亦與姜特立張說均爲佞幸弗

能爲天下戎首也若彌遠則繁之使正導之使順損其威
福錄其勤勞邪心不侈而尺効可收固弗待於進逐而惡
不及於宗社馭之之術存乎其人而已矣秦檜擅而趙鼎
張浚不能退侂冑專而趙汝愚留正不能勝似道橫而通
國弗能詰君子之窮也當彌遠之世君子未窮而自趨於
窮亦可惜也夫亦可惜也夫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 湘重刊

宋論卷十三

五

卷十三終

宋論卷十四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譏

理宗

濟王竑之死真魏二公力訟其冤責史彌遠之妄殺理宗以全忠以正彝倫以扶風化建哉其言之也弗得而訾之矣雖然言之善者善以其時也二公之言此也不已晚乎潘王誅湖州平濟王之於此也危甚彌遠積恨而蓋之以懼理宗隱憂而厚用其疑夫誠欲全竑以敦厚道固當乘其未即殺竑之時廸天良以詔理宗明大義以告彌遠擇善地簡守令以護竑而俾遠於姦人則竑全而理宗免殘忍之愆如其不聽引身而退無可如何而聊以自靖君子之道如斯而已竑既殺矣復其王封厚其祭葬立嗣以世奉其祀皆名也塗飾之以掩前愆非果能小補於彝倫也而竑之受誣既白則彌遠擅殺宗親之罪不可遺彌遠之罪不赦則必追論其廢立之惡以爲潘王昭雪追論廢立之非則理宗不可無所受命聽彌遠之扳已而遂爲天下君引其端者必竟其緒以此而望之庸主與不令之臣其將能乎夫潘王之起其禍亦酷矣使李全如王之約舉兵內嚮則與何進之召董卓也奚殊宋之宗社不一旦而糜爛也幾何哉天下方岌岌焉而我咎既往以起風波言則善矣抑將何以保其終也夫以竑先之以避匿繼之以入告而討王謂其無心爭立而終可無他者非也李嗣源

宋論卷十四

爲亂兵劫以同反嗣源跳出會師以討反者亦未嘗遽與同謀不思自拔而其後竟如之何也竑之始亦與王有勿傷大后及官家之約矣李全不至閏然起者皆太湖漁人知事不成而後改圖入告以勢爲從違非以義爲逆順竑可弗殺而豈必其不可殺乎若夫廢立之故甯宗汝汝而委之彌遠當其時亦未有昌言爲竑定策者且竑之不足以爲人子即不足以爲人君西山亦既知之矣均之爲宗支也以族屬言則更有親焉者以長幼言則更有長焉者知其不可而更易之於未冊立之前非奪適亂宗道法之不可易者也均可繼而擇之也唯其人理宗無君人之才而猶有君人之度竑以庶支入嗣拒西山之諫而以口舌筆鋒睨彌遠而欲致之死其爲躁人也奚辭躁人而能不爽其七鬯者未之前聞孝宗之鈔志恢復爲皇子時非無其志秦檜乘權而緘默以處岳飛人見交相信愛抑視其死而不爭乃至李林甫之姦迫魯肅宗憂生不保形容槁悴如孕而欲墮之然不敢斥林甫之姦以恤投鼠之器爲人子之道然也梁昭明小有同異而懷鬱以死戾太子致恨江充而身膺國刑竑曾不察而忿戾形於聲色且以未受誓命之國儲延眚宮車之晏駕以逞志於君父之大臣見廢固其宜也潘王亂人耳名曰義舉何義哉四夫不逞挾賊與戎竑弗能遠則其死也較之子糾尤爲自取其視涪陵廢錮背約幽冥推忍同氣者不愈遲庭乎君子於

此姑置之可也彌遠病國之姦欲爲國而斥遠之也不患無名乃挾此爲名伸竝以抑彌遠則彌遠無所逃其死理宗亦不可居人上已論伸而國惡彰將孔子爲司寇掌國刑亦必追季氏逐君之惡俾定公不安其位而後變魯以至道哉言不可以無擇情不可以不平奉一義以赫赫炎炎而致人於無可容之地豈非君子之過與

自史彌遠矯韓侂胄之姦解道學之禁褒崇儒先而請謚請贈請封請錄子孫請授山長有請必得迄於蒙古渡江且少垂亡之日而不輟儒者之榮也嗚呼以此爲榮而教衰行薄使後世以儒爲羶而儒爲天下賤胥此啟之也夫君子之道異於異端者非徒以其言以其行也非徒以其

宋論卷十四

三

行以其心也心異端之所欲行異端之所尚以表章儒者之言而冀以動天下之利於爲儒則欲天下之弗賤之也不可不得已古之治教統於一君師皆天子之事也天子建極以爲立教之本而分授於司徒師保司成皆設官以任教非因其能教而寵之以官人習於善士習於學學成而習於教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爲無假於寵而抑豈人爵之所能寵哉周衰教弛而孔子不用於天下乃以其道與學者修明之不得已而行天子之事以紹帝王之統故上不待命於宗周下不假權於魯衛其沒也哀公以下大夫之禮諫之曰尼父而無諡子思自列於士而無世官非七十子之不能請而哀公缺於尊賢也君子之道行則以治邦

國不行則以教子弟以治邦國則受天位而治天職以教子弟則盡人道以正人倫其九重者莫大於義利之分受天位者利之所歸而實義之所允極乎崇高而非有所讓盡人道者義之所慎而必利之所遠世雖我貴而必有所不居崇廉恥謹取含導天下以遠於榮利俾人知雖在衡茅而分天降下民寵綏以善之重任斯孔子所以德逾堯舜而允配乎天也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學散而教淫於是

宋論卷十四

四

有異端者興若田駢惠施之流道不足以勝天下之賢智乃假借時君之推尚以誘人之師已故齊王欲以萬鍾養弟子而孟子斥爲蠶斷之賤夫退而著書以開來學其視世主之尊禮如塵垢之在體而浣濯之唯恐不夙存義利之大閑而後不辱君子之道嚴哉舜蹠之分其不容相涉久矣老子之學流而爲神仙其說妖其術鄙非得勢不行也故文成五利之於漢寇謙之之於拓拔氏趙歸真柳泌之於唐王老志林靈素之於宋錫以師號加以官爵沒而祀之而後天下之趨黃冠也如鷺浮屠之學流入中國其說繼其術悖非得勢不行也故佛圖澄之於石虎鳩摩羅什之於苻堅寶誌之於梁智顛之於隋乃至禪學興而五宗世繼擅名山之利者必倚詔命錫以金紫寵以師號沒而賜以塔廟加以美諡而後天下之趨緇流也如鷺素之何爲君子儒者一出登朝急陳其所師者推爲教主請於衰世之庸君姦相徼一命以爲輝光與緇黃爭美利而得

不謂之辱人賤行乎夫君子之道宏傳奕世非徒以迹美而名高也使後起之君相知之真行之力學其所學以飭正其身行其所行以治平其天下則曠百世以相承而君子之志得矣如其不能而徒尚以名則雖同堂而處百拜以求登之於公輔而視之無異於褐夫祿之以萬鍾而視之無殊於草芥則身沒以後片語之褒一官之命以廷叩鐘漢乎其不相應也為之徒者弗能推此志以尊其師而營營汲汲伏俟於輦轂奔走於權門迫其得之乃以驕語於僞伍身辱者自取之也辱其所師以辱道不已甚乎夫為此者之志大可見矣志之未壹也業之未崇也大義弗能服躬也微言弗能得意也委瑣因仍以相授受者非浸

宋論卷十四

五

淫於異教則自比於蒙師所恃以自旌於里塾曰吾理學之正傳推所淵源而天子尊之矣天下其何弗吾尚也非是則豐屋之下三歲而不覲一人其為儒也亦鮮味矣耀枯才之餘燄續白日之光輝故朱子沒而嗣其傳者無一人也是可為長太息者也理宗之為理也未矣則朱門之儒為山長者愈不足道矣宜其借光於史彌遠賈似道之寵煬也

會女直以滅契丹會蒙古以滅女直旋以自滅若合符券懸明鑑於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雖然設身以處之理宗之應此也亦難矣會女直以滅契丹非女直之為之也女直無藉援

於宋之情亦無遠思吞宋之志童貫聽趙良嗣間道以往約而後啟不戢之戎心使宋閉關以固守則女直不能測宋之短長以思凌奪且宋之於契丹也無君父之讐則援而存之以為外蔽亦一策也不此之慮而自挑之其咎無可委也會蒙古以滅女直則宋未有往迎之心而王檝自來其勢殊矣蒙古之蹂女直也聞之則震當之則糜左馳右突無不逞之願欲其將渡河而殄絕之豈待宋之夾攻而後可取必然且間道命使求之於宋者其志可知矣女直已歸其股掌而涎垂及宋殆以是探其情實使遲回於為訥為拒之兩途而自呈其善敗故曰宋之應此亦難矣藉不許其約而拒之與則必有拒之之辭矣有其辭抑必

宋論卷十四

六

有其踐之之實矣拒之而不以其理則辭先詘如其辭之不詘而無以踐之則為挑釁之媒而固於然不敢盡其辭將應之曰金吾與國也世與通好盟不可寒今窮而南依於我固不忍乘其危而規以為利如是以為辭而我詘矣君父囚死於彼宗社傾覆於彼陵寢發掘於彼而以迫脅要盟之約為信抑將誰欺明恃女直為外護以緩須臾之禍而陽託不忍乘危以誇志義怯懦之情不可揜而使其謀我之志盡堅則辭先詘而勢亦隨之以詘矣惟其不可故史嵩之亦無可如何甯蹈童貫敗亡之軌而不容已於夾攻之約昏庸之臣主勢所不能自免也誠欲拒之而善其辭必將應之曰金吾世讐也往者我有不令之臣聽其

詐誘資之兵力以滅遼謂舉燕雲以歸我遼命既刺猝起
敗盟乘我不備而傾我宗社吾之不與其戴天久矣徒以
挫折之後國本未固姑許之和以息吾民而用之今者生
聚於數十季之餘正思率悉師武臣力以洒前恥而天假
於彼驅之渡河使送死於汴蔡今河北之地彼且漸收之
以入版圖河南爲吾陵寢之土我固將起而收之俘守緒
而獻之祖廟定河北者在彼有餘力而可不須我也河南
者固在我運籌之中而抑可不重煩於彼吾視吾力以進
各以所得爲疆域待之金孽盡殄封畛相聯然後遣使修
好講睦鄰之盛事今方各有中原之事未遑將幣信使之
來欽挹嘉問敬聞命矣如是以答之則我義既伸彼姦亦

宋論卷十四

七

撓辭不誦矣而實不足以踐之狡焉思逞之猾虜豈可以
虛聲警服者哉志不定膽不充固陋焉不能出諸口也雖
然宋於此時誠欲踐此言抑豈無可恃之甚哉童貫之夾
攻契丹也與劉延慶蓄其關之將率坐食之軍小入則小
敗大人則大潰殘遼且競起而笑之禍已成勢已傾所仰
望以支危亡者又神師道之衰老無能者也及理宗之世
而勢屢變矣岳韓劉吳之威挫於秦檜而成閔邵秉淵王
權張子益習於巽懦故韓侂胄蹶起而旋仆乃至侂胄之
樂進武人而重獎之也於是而虔矯之才亦爲之磨厲孟
宗政趙方孟珙余玠彭大雅之流起而兵猶足爲兵將猶
足爲將戰猶有以戰守猶有以守勝猶非其徼幸敗猶足

以自持左支右拒於淮襄楚蜀之間不但以生割殘金而
且以亢衡蒙古垂至於將亡之際而西川之爭旋陷旋復
襄樊之守愈困愈堅呂文煥劉整反面倒戈而馳突無前
率先阿尤伯顏以進如使君非至閭相匪甚姦則盡東南
之力以撲滅分崩之女直而收汴淮固其可奏之功以視
昔之聞聲而慄望影而奔者強弱之相差亦遠矣誠奉直
詞以答蒙古奚患言之不踐徒資敵笑乎君國者理宗也
秉成者史嵩之也繼之者賈似道也通蒙古亦亡拒蒙古
亦亡無往而不亡則雖欲善爲辭以應之而固無可應不
得已而姑許之明懸一童貫王黼之昭鑿爲異日敗亡之
符券而有所不能避固其必然矣通而計之酌時勢而度

宋論卷十四

八

之固有可不亡之道而要非徒拒蒙古會師之約可以空
言爲宋救也空言者氣矜而不以實者也
嘗論之曰浮屠氏以生死爲大事生死者一屈一伸之數
天之化人無得而與焉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而可矣
惡足以當大事哉君子之大事在仕與隱仕隱者君子之
生死也方仕而隱伸而必屈也而唯已自屈物不能屈焉
方隱而仕伸其所屈也而唯已自伸物不能伸焉有可以
仕有不可不仕有可以隱有不可不隱持之以大貞而存
其義酌之以時宜而知其幾生以之生死以之死生不虛
而死不妄不輕以身試天下不輕以天下試其身終身守
之俄頃決之皆存乎一心故曰仕隱者君子之生死也君

子之道仕者其義也隱者其常也知仕則知隱矣故君子之仕其道非一而要皆以可於心者為可於道則一也天下待以定民待以安君待以正道誠在已時不可違此其不可不仕者也會兩生之德不足以勝之而高自驕語無謂也其次則天下已治安矣出而無以太異於出也而君以誠求賢以彙升治以贊襄而益盛則義在必仕而時順之雖可以隱弗隱也周黨嚴光魏野林逋之欲自逸者非也其次則治與亂介而國是未定賢與姦雜而流品未清君子急將伯之呼小人深側目之妬可弗仕也而自牖之約可納同聲之應不鮮志誠貞而憂患誠不能以中輟則出入於風波之中而猶可不為之憇退固志士之自命者

宋論卷十四

九

然也其下則君昏而不察相姦而不容懷悲憤以愍顛隳忤權臣而爭邪正於是斥之罷之竄之逐之乃至誣以罪罟羅以朋黨而伏尸於都市此誠不可仕矣而業已在位無可避之鈇鉞則逢比之遭烈未嘗不可追而勿為挾全軀保妻子之謀以引身佚處仕與死相因死不可畏仕亦不可為之中沮矣嗚呼小人之殺君子君子弗避焉者假以君之威靈誣以國之刑典既分義之不可逃而其死也昭昭然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則奚必死之愈於生哉凡小人之賊賢以亂國者類出於此唯理宗之世史嵩之當國其殺人獨異於是忌之也愈甚而讐之也愈隱議論弗爭也祿位弗奪也醜醉如相忘也冥笑如相好也投醪於

杯酒孟夔之中倉卒以死而片語不能自伸天子莫能測其械盈廷莫能訟其冤若此者猶與之共立於朝以相抵牾是抱蠅以寢而采蠶以茹也則誠所謂巖墻者矣焉有君子而隕其生於杯酒孟夔者乎需遲顧盼不勇退於崇朝不亦惑乎不可死則不可仕不可仕而不謀隱可不死而不貴生死有輕於鴻毛徐元杰劉漢弼杜範當之矣乃於時環顧在廷無有引身而去者則當時之人才亦大可見矣尚望其能扶人之社稷之亡而致之存哉嗚呼不可仕而猶可隱以視進不可仕退不可隱者又奚若邪嵩之殺士之日去宋之亡猶三十餘季則知命貴生以不自辱固有餘地以置此身若嵩之者不與爭權而毒亦釋矣過

宋論卷十四

十

此而愈難矣謝臯羽龔聖予鄭億翁汪水雲諸子者仕既無君隱亦無土欲求一曲之水一卷之山散髮行吟與中原遺黎較晴雨采橡枲而不可得然後君子之道果窮如之何可隱不隱而以死殉簪紱也哉不仁者不可與言不可與言而言失言不仁之尤冒不孝之惡為清議所攻猶多其口說以相拒惡至斯而極矣如是而可執名義以與之爭得失哉尸大臣之位徽起復之命以招言者之攻擊自史嵩之始而李賢張居正楊嗣昌仍之徐元杰亢論以強抑之而死於毒至不仁者為蛇蠍以螫人無足怪也然則羅彝正鄒爾瞻黃幼元之昌言名義娓娓而不窮不已贅乎夫子之斥宰予也曰女安則為

之弗與爭也但言安而其天良之剿絕不可復容於覆載
君子一字而烈於鉄鉞自此以外無足與不仁者辨矣先
王之使人子終喪而後從政豈以禁制之哉以仁人孝子
之道相期深愍而慰安之意良厚也以爲子之所致於親
者已窮矣但此三季之內可薄效其哭踊奠送之忱創鉅
痛深有毀瘠滅性之憂不忍復以國事相勞而重困之也
是上之所以待之者方舉而登之君子之堂而顧自滅裂
之以陷於禽獸之阱則惻隱之心亡而羞惡之心亦絕矣
夫至於羞惡之心絕則莠言自口誰捫其舌而立身揚名
移孝作忠之說皆惟其口給以與人相齟齬復何所忌而
尙可與之正言乎且夫庸主之徇其邪心而必欲逆眾論

宋論卷十四

十一

以起復之也豈果謂此一人者不可且夕不立於廷哉藉
其觸嚴寒犯炎暑五日不汗以死而社稷遂無所託邪蓋
不仁者之得此於庸主亦非易易也或側媚宮闈以傾主
志或結交宦寺以窺主心或援引邪朋以稱其才或簧鼓
吏民以頌其功當父母尙存之日早億其且死而爲不可
去之情形脅上以禍福留未了之殘局待已以始終汶汶
者遂入其囿而堅信之曰是誠不可使旦夕去我者也夫
然則其爲此也亦勞矣而起復在位之日靦顏以居百僚
之上氣必有所沮事必有所掣終不能昂首伸眉若前此
之得志而驕夫終喪之日短而仕進之日長亦何吝此三
季之姑退以需異日之復興然而決忍於禽獸之爲亦有

繇已持大權居大位與聞國之大計而進退綽然可因時
以任已志者惟君子能也否則居心以坦制行以恪無險
陂刻覈之政可寡過以免於彈劾者也且進之而夕可退
矣夕退之而且又可進矣任事數十年而決去一朝可矣
投閒已久而復起一朝可矣若夫不仁者褊妬以妨賢其
積怨者深也飾姦以罔上其匿情者多也擅權以遠眾其
欲相代以興者夥也所恃以箝盈廷之口揜不軌之情者
唯魁柄在握日得與宮廷相接納而欲指摘之者不得其
要領耳非無同惡之淫朋而兩姦相暱者必隱而相傾則
一離乎其位大則禍亟隨之小亦不能以更進故史嵩之
一退而徐元杰東大反其所爲不得已而以酖毒殺正士

宋論卷十四

十二

以自全也不然嵩之誤國之辜其不爲丁謂章惇之竄死
也幾何哉知小人之情出於此則知其滅絕天彝之繇實
爲國家之大蠹直揭其所以求容之隱勿但以求君子者
責之於仁孝姦無所容而惡亦戢矣賓賓然取仁人孝子
孺慕之哀天經地義人禽同異之理與之相折使得違違
心之邪說蒙面以相詰復惡從而禁之斬蛇者不責其大
之吞小也防其毒也馭梟者不責其子之食母也惡其妖
也爲毒爲妖足以當一死矣是故諸君子之以仁孝攻史
李張楊也褻道而失言不如其已之也
刑具之有木梏竹根箍頭拶指絞踈立枷匣牀諸酷具被
之者求死不得自唐武氏後無用此以毒民者宋之末季

有司始復用之流及於今法司郡邑下至丞尉皆以逞其
暴怒而血肉橫飛不但北寺緹帥為然也嗚呼宋以此故
屏於上天亟剿其命不得已授赤子於異姓而冀使息
虐亦慘矣哉宋之先世以寬仁立國故其得天下也不正
而保世滋大受天之祐不期後之酷烈至此也揆其所繇
自光宗以後君皆昏痿委國於權姦吏以賄升恣行其汗
暴雖理宗製疾痛猶已之刑箴降延及無辜之禁令而不
為之式遏祖宗矜恤之至意炳於日星數小人殄滅之而
有餘小人之害亦烈矣雖然端木清源以究其害之所自
與則不但自小人始也大臣之不法小臣之不廉若唐之
有章保衡路巖宋先世之有蔡京秦檜惡豈滅於史賈哉

宋論卷十四

三

而有司不為之加暴故知淫刑之害不但自小人始也異
端之言治與王者之道相背反者黃老也申韓也黃老之
做措禮樂擊刑政解紐決防以與天下相委隨使其民宕
佚而不得遊於仁義之圃然而師之為政者唯漢文景而
天下亦以小康其尤做者晉人反曹魏之苛核蕩盡廉隅
以召永嘉之禍乃王導謝安不懲其做而仍之以寬卒以
定江左二百餘季五姓之祚雖有苻堅拓拔宏之強莫之
能毀蓋亦庶幾有勝殘去殺之風焉若申韓則其賊仁義
也烈矣師之者嬴政也曹操也武曌也楊堅也其亡也忽
焉豈一天下而齊之以威民不畏死以死威之而民之不
畏也益滋則惟慘毒生心樂人之痛徹心睥而自矜其能

也以君子慎修畏咎之道責小人小人固不能喻以小人
愚情頑惡之禁禁君子君子亦所不防以闔房醉飽之愆
督人於名義而終陷於汚以博奕嬉遊之失束人於昏夜
而重困其情於是薄懲之而不知戒也則怒激於心忿然
曰此驕悍之民恃其罪之不至於死而必不我從則必使
之慘徹肌膚求死不得而後吾法可行焉其為說亦近似
乎治人之術也而宋之為君子者以其律已之嚴責愚賤
之不若隱中其邪顧且曰先工之勅法明刑以正風俗起
教化者必是而後不與黃老之解散網維者等於是狡
悍不輸情實之姦民屢懲不知悔改之罷民觸其憤懣而
以酷吏虐民之刑具施之痛苦亦其所宜也殛死亦其自

宋論卷十四

四

取也乃更渙然釋其情疾之心曰吾有以矯惡俗而沮之
矣夫惟為君子者不以刑為不得已之事而利用之則虐
風乘之以扇而酷吏益以此市威福而導天下以樂禍之
情懦民見豪民之罹此則快矣愚民見黠民之罹此則快
矣貧民見富民之罹此則快矣無藉之民見自矜之民罹
此則抑快矣民愚而相胥以快也乃反栩栩然自慰曰吾
之所為大快人心嗚呼人與人為倫而幸彼之裂肌肉折
筋骨以為快導天下以趨於殘忍快之快之而快人者行
將自及抑且有所當悲閱而快焉者浸淫及於父子兄弟
不知為政者期於舒一時愚賤之忿疾而使之快其率天
下以賊仁也不已甚乎毒具已陳亂法不禁則且使貪墨

者用之以責苞苴懷毒者用之以報睡眦則且使飲食之人用之以責廚傳淫酗之夫用之以逞酒狂避道不遑而尸陳於市屢雞犬不收而血流於婦稚爲君子者雖欲挽之而莫能孰知其自己先之哉帝王之不得已而用刑也罪之大者罪極於死不使之求死而不得也其次流之也有地釋之也有時其次杖之笞之也有數荆竹之長短大小也有度所以養君子之怒使有所止而不過意甚深也無所止而怒雖以理抑且以覆蔽其惻隱之心而傷天地之和審是則黃老之不尚刑者愈於申韓遠矣夫君子之惡惡已甚而敢淫刑之具豈自以爲申韓哉而一怒之不止或且爲申韓之所不爲故甚爲宋之君子惜而尤爲宋以後之愚民悲也

宋論卷十四

五

世降道衰有士氣之說焉詳爲倡之相率以趨而不知戒於天下無裨也於風俗無補也反激以啟禍於士或死或辱而辱且甚於死故以士氣鳴者士之莫裨也嘉穀以荒矣夫士有志有行有守修此三者而士道立焉以志帥氣則氣正以氣動志則志勵以行舒氣則氣達以氣鼓行則行躁以守植氣則氣剛以氣爲守則守實養氣者不守其約而亟以加物是助長也激天下之禍導風俗之澆而遺以自罹於死辱斯其爲氣也習氣而已矣且夫氣者人各有之具於當體之中以聽心之所使而不相爲貸不相爲

貸者已之氣不以人之動之而增人之氣亦非已氣之溢出以相鼓動而可伸者也所謂士氣者合眾人之氣以爲氣嗚呼豈有合眾氣以爲氣而得其理者哉今使合老少羸壯饑飽勞佚之數十百人以閔然與人相搏其不爲敵所撓敗者鮮矣故氣者用獨者也使士也以天下爲志以道義爲行以輕生死忘貧賤爲守於以憂君父之危傷彝倫之數恤生民之苦憤忠賢之誦而上犯其君下觸權姦之大臣以求直則一與一相當捐頂踵以爭得失雖起草茅於九閭越其畔矣而氣固盈也乃憂其獨之不足以勝貸於眾以襲義而矜其君是先餒也於已不足而資閔然之氣以與夫豈有九死不回之義哉以爲名高以爲勢盛

宋論卷十四

六

惟名與勢初無定在而強有力者得乘權以居勝地於是死與辱及其身而益彼之惡以爲天下害斯豈足爲士氣之浩然者乎宋之多有此也不審者以爲士氣之昌也不知其氣之已枵也當李伯紀之見廢而學宮之士閔然一起矣逮崇寧之復起閔然再起矣徐元杰劉漢弼以毒死而蔡德潤等閔然三起矣丁大全之逐董槐而陳宜中等閔然四起矣凡其所言皆憂國疾讒飭彝倫正風化者也理以御氣而氣固可伸乃以理御氣而氣配理亦從乎人之獨心而已已正而邪者屈已直而枉者伏乃凡此羣競而起者揣其志果皆憂國如家足以勝諸姦之誣上行私者乎稽其行果皆孝於而親信於而友足以勝諸姦之

汗辱風化者乎度其守果皆可貧可賤可窮可死而一介必嚴足以勝諸姦之貪叨無厭者乎倡之者或庶幾焉而剛風而起見影而馳如奔逐行隨隊者之不可保十且八九也諸姦且目笑而視之如飛鳥之集林庸主亦厭聽之如羣蛙之喧夜則弋獲國士之名自詡清流之黨浸令任之固不足以拯危之禍國家亦何賴有此士哉政之不綱也君之不德也姦之不戢而禍至之無日也無能拯救而徒大聲以號之怨詛下逮於編氓穢迹彰聞於強敵羣情搖動而墮其親上死長之情則國勢之衰風俗之薄實自此貽之矣輯輯翻翻游談之習勝物極必反裁必過身迨至蒙古八杭羣毆北徙瘞足墮指啼饑餓食於原

宋論卷十四

野曾無一人焉捐此螻蛄之生就孔子之堂擇乾淨土以爲死所則殞之浮氣空與山搖川決者今安往邪先王之造士也賓之於飲序之於射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其尊之也乞之而後言其觀之也旅而後語分之於黨塾州序以靜其志升之於司馬而即試以功其以立國體也即以敦士行也馴其氣而使安也即以專其氣而使昌也使之求諸已而無待於物也即以公諸天下而允協於眾也故雖有創世曩君姦人逆黨而不能加以非道之刑戮戰國之士氣張而來嬴政之坑東漢之士氣競而致奄人之害南宋之士氣而召蒙古之辱誠以先王之育士者待士士亦誠以先王之育士者自育豈至此哉詩云鸛飛戾天魚

躍于淵各安于其所而作人之化成魚亂於下鳥亂於上則網罟興焉氣機之發無中止之勢何輕言氣哉恃險亡道也棄險尤必亡之道也恃險而亡非險使之亡也任非其人行非其故民怨而非其民兵窳而非其兵積金粟而糜之非其金粟險無與守均於無險恃險之亡亦棄險亡之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故守國者不可以不知險知險者明乎險與非險之數非一山之峯粵一水之波濤足以爲險也有可據之險而居高積厚以下應乎廣衍之神皇如手足處末而衛其頭目夫是之謂真險善攻者期於爭此善守者亦守此而已矣江東自孫氏以來東晉南宋因之以立國者皆百餘季長淮大江爲其障

宋論卷十四

做天塹之號繇此而興而以實求之險固不在是也曹魏臨濡須而退石勒至壽春而返苻堅渡淝水而奔拓拔飲江水而止周世宗破滁陽而罷完顏亮窺采石而潰則既已全有長淮而分江之險乃至元尤直搗建康立馬金山東陷四明南馳豫章終以寢不安席遽求北走蓋一葦之可抗無重關之足扼江東之險不在此悠悠之帶水明矣險不在此則其立國而不可拔者固有在也昭烈有漢中而曹仁乃卻劉宏鎮襄漢而琅邪乃興桓溫縛李勢而氏羌不敢內犯張浚督荆襄二吳爭秦鞏而女直息其南窺其亡也秦滅巴蜀而裨關破鄢郢舉走楚於吳而楚以增魏滅蜀漢迫西陵王濬因以興師東指而孫氏以亡宇文

氏滅蕭紀下蕭歸而隋人南渡之師長驅無忌宋俘孟昶
下高季興而南唐之滅易於吹枯以是驗之江東之險在
楚之險在江與漢之上流恃大江者非所恃棄上流者
棄其所依得失之樞未有爽焉者也蓋吳越委也江漢之
上流源也以攻者言從源而輸於委順也不得其源而求
諸委逆也應援之相踵芻糧之相濟甲仗車牛之相捕順
以及之而軍無中匱之憂順而下攻易也逆而上退難也
知進之易於攻而退之難於卻則人有致死之心此橫江
而渡者之無成功而憑高以下者之得勝算也以守者言
擊其頭而手足應制其手足而頭不能援江與漢之上流
芻糧之所給也材勇之所生也故吳越雖已糜爛而巴蜀

宋論卷十四

九

湘粵可阻險以爭衡上游已就沈淪則吳會越閩先魂奪
而坐斃蘇峻據石頭而陶侃溫嶠率江湘之義旅揜取之
如籠鳥侯景陷臺城而王僧辨陳霸先以脆弱之粵人綱
舉之如游儻險在千里之外而機應於桴鼓之捷古今轍
迹無有不同焉者然則宋當理宗之世豈其必亡哉棄險
以自亡而賈似道之罪不可勝誅非但其納欵拖雷而背
之以召寇也以賄賂望闔帥以柔媚掌兵權以仇直爲仇
讐以愛憎爲刑賞於是余玠死而川蜀之危不支劉整叛
而川蜀之亡以必呂文煥之援絕而陽邏之渡不可復遏
迨及臨安已破江南瓦解揚州之守猶歸然而存江淮之
堅不足以固江東勢所不趨非存亡之紐明矣故知險者

知天下之大險也非一山一水在眉捷之間見爲可恃以
使人驕玩者也以南爲守而失漢中巴蜀以孤江湘以北
爲守而失朔方雲中以危河朔北倚南之資糧而徐泗無
街尾之運南恃北之捍蔽而相魏無屯練之兵雖英主不
能以撫中夏況中材而際運會之屯者乎故險者非可恃
也尤非可棄也此千秋之永鑒也

善化賀長齡

同校刊

安化羅繞典

清景後學楊湖重刊

宋論卷十四

九

宋論卷十四終

宋論卷十五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撰

度宗

宋道理宗之末造其亡必矣然使嗣立之主憤恥自強固結眾志即如劉繼元之乘城堅守屢攻而不下猶有待也抑不能然跳身而出收潰散之卒勉以忠義如符登之誓死以搏姚萇身雖死國雖亡猶足為中原存生人之氣而併一日之安富懷擁立之私恩委國以授之權姦至於降席稽顙恬不知忤而後趙氏之宗祊互解灰飛莫之能挽嗚呼迹其為君益周赧晉惠之流得死牖間猶為幸矣晉惠之立也議者猶咎武帝之託非其人以分則適以季則

宋論卷十五



長嗣國之常經在焉若非通識莫能易也而度宗異是理宗無子謀立之於吳潛潛曰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夫豈言之無擇而鹵贖者斯哉度宗之不任為君而足以亡宋者臣民具知之矣出自庶支名位未正非有不可廢者存也選於太祖之裔孫豈無餘者而必此是與則理宗晚多內寵宦寺內焚姦臣外擁度宗以柔選無骨貌似仁孝宵小以此惑上幸其得立而居門生天子之功也故吳潛以為不可者正似道之所深可一立乎位而屈膝無慚江萬里莫能按止果以遂小人之願欲其所以得立者可知已河山虛擲廟廊即墟豈似道之所置諸懷抱者乎則甚矣理宗之愚以召亡也夫選賢以建元良謀之大

臣以致慎也而決之於獨斷者大臣不敢尸焉故與聞定策以相翼戴雖優以恩禮而必不可懷之以為私恩非是則權柄下移而禍必中於家國故昭子不賞豎牛而叔孫氏以安漢文之於周勃漢宣之於霍光雖曰寡恩亦宰制網維之大義不可徇矣天子者極乎尊而無上者也有提之攜之以致之上者則德可市功可居而更跡其上故小人樂以其身任廢立之大權而貪立非才以唯已之志欲亂之所繇生莫可救藥必然之券也且夫拔起而登天位遺大投艱於眇躬亦甚難矣況在強寇壓境之日其難尤倍錦衣主食處堂之嬉亦奚足為惠而懷之即令膺祚以及子孫抑亦宗廟之靈先君之義天下臣民之所推戴豈

宋論卷十五



贊我立者之可鬻販以為厚德哉自甯宗委廢立於彌遠而理宗感之以為恩彌遠以享厚利姦人垂涎而思效之無足怪者吳潛曰臣無彌遠之才非無其才也無其市天位以擅大權之姦謀也夫彌遠避禍之情深於邀福雖懷私以廢濟王猶知密訪理宗之器識以冀得人故理宗雖闇早歲之設施猶有可觀者其隙既開其流愈下似道乃利建此行尸坐而之童昏無伏以聽已於是而一絲九鼎之殘疆唯其所棄擲而莫敢誰何要其禍之所自生則甯宗始之理宗成之非旦夕之效也夫以韓魏公之公忠而兩朝定策引退不遑豈可望之史賈之流者乎孝宗嗣而婁寅亮張燾之賞不行小人懷惠而天下隨傾亦烈矣故

上珪之言曰陛下有富貴傳子孫皆先帝之恩君子甚惡其言以有天下享崇高之奉而感之以爲恩此鄉里小生得一舉而感主者尊之爲師戴之如父寒乞之情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文信國之言曰父母病知不可起無不下藥之理悲哉身履其時爲其事同其無成而後知其言之切也今夫父母之病當其未篤則死妄之藥不敢輕試無所補而或有所傷甯勿藥也故春秋傳曰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言孝子之情不敢不慎也迨及革矣望其愈而終不可愈冀其生而不可得生於斯時也苟有以療之者不以藥之珍而

宋論卷十五

三

患貧也不以炮製之難而憚勞也不以迂而罔濟而忽之也不以緩而弗及而輟之也不以前之屢試無功而中沮也不以後之追悔太過而懷疑也其求之也瞿瞿乎其若貪也其營之也惘惘乎其若愚也夫豈不知有命自天之不可強哉欲已之而心不我許抑竭力殫心以爲其所能爲而已矣然而或爲之謀者驅雞封豕以媚山獫狁狐之神而乞命則孝子弗爲其弗爲也非有所吝也不敢以辱吾親不忍以辱吾親也夫忠臣於君國之危亡致命以與天爭與廢亦如是焉而已當德祐時蒙古兵壓臨安亡在旦夕求所以存宋者終無術矣誠不忍國亡師無能爲救則嬰城死守君臣畢命以詢社稷可也奉君出走收餘燼

以借一不勝則委骨於原隰可也死不我值求先君之遺裔聯草澤之英雄有一日之生盡一日之瘁則信國他日者亦屢用之矣乃倉卒之下聽女主乞活之謀銜稱臣納貢之命微封豕長蛇之恩以爲屬國於江介愛君而非所以愛存國而固不可存信國之忠洵忠而過矣曾元請及日以易簣而曾子斥之曰細入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云者姑貸須臾之安以求活鮒於露濡婦寺之忠孝也以堂堂十五葉中國之天子匍伏丐尺土於他族生不如死存不如亡久矣信國自處以君子而以細人之道愛其君乎且夫爲降附稱臣之說其愚甚矣卽令蒙古之許之與蕭歸臣於宇文以保一州而旋以滅亡錢俶臣於宋以免征

宋論卷十五

四

伐而終于納土朝菌之晦朔奚有于國祚之短長況乎徐鉉之辨言徒供媢笑嶽欽之歸命祇取俘囚已入成物而猶祝其勿吞詞愈哀志愈辱其亡愈可傷矣信國之爲比已搖惑於婦人之柔靡震動於通國之狂迷欲以曲遂其成仁取義之心而擇之不精執之不固故曰忠而過也或曰句踐之請命于吳也自請爲臣妻請爲妾而卒以沼吳信國之志其正斯乎而奚爲不可曰巽以行權者惟其理也屈而能伸者惟其勢也吳之與越以爵土言皆諸侯也以五服言皆蠻夷也以先世言一爲大伯之裔一爲大禹之胄也春秋之世友邦相伐力不敵而請降者多矣受其降者不得而臣之已而復與于會盟仍友邦也上有守府

之天子其以強大相役屬同是冠帶之倫而義可以相服
也故句踐即不沼吳而終不為吳之臣妾宋之於蒙古
豈其北哉宋之亡亡于屈而已漕淵一屈矣東京再屈矣
秦檜請和而三屈矣至于此而屈至于無可屈以哀鳴望
瓦全弗救于亡而徒為萬世羞時異而勢異勢異而理亦
異句踐之所為非宋所得假以揜其恥也故楊后之命可
以不受而後信國之忠純白而無疵擇義以行仁去其姑
息者而得矣

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
之天下而亡之也是豈徒微欽以降之多敗德蔡秦賈史
之挾姦私遂至於斯哉其所繇來者漸矣古之言治者曰

宋論卷十五

五

觀文匿武匿去者非其銷之之謂也藏之也固用之也密
不待觀而自成其用之謂也故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競競之不大棟折榱崩欲支之也難矣其競之也非必若
漢武隋煬窮兵遠塞而以自疲也一室之棟一二而已構
榱榱相倚以後而不任競之力故用之尊者物莫能勝
守之壹者寇莫能侵率萬人以相搏而其相敵也一與一
相當而羣無所也自迄海以西迄於夏朔自賀蘭以南垂
於洮岷其外之逐水草工騎射好戰樂殺以脾睨中土者
地猶是地人猶是族自古迄今豈有異哉三代之治千有
餘歲天子不以爲憂其制之道無所考矣自春秋以及
戰國中國自中爭戰而燕趙獨以二國之力控制北陲秦

人外應關東而以餘力獨捍西園東不貸力於齊南不藉
援於韓魏江淮以南則九耳不聞朔漠之有天驕也及秦
滅燕代併六合率天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始大漢竭力
以禦之而終莫之能抑至于靈獻之世中國復分而劉虞
公孫瓚袁紹不聞有北塞之憂曹操起而撫之鮮卑匈奴
皆內徙焉蜀吳不相聞也晉兼三國而五胡競起垂及於
唐突厥奚契丹相仍內擾及安史之亂河北叛臣各據數
州之士以亢天子而削雲之烽燧不聞者百季繇此言之
合天下以求競而不競控數州以匿武而競莫加焉則中
國所以衛此觀文之區者大略可知矣東漢之強不敵西
漢而無北顧之憂者有黎陽之屯在也天寶以後內亂方

宋論卷十五

六

興不敵開元以前而無山後之警者有魏博之牙兵在也
外重漁陽上郡雲中之守而黎陽承其後外建盧龍定難
振武之節而魏博輔其威以其地任其人以其人守其地
金粟自贖也士馬自簡也險隘自固也甲仗自營也無巡
邊之大使以督其簿責無遙制之廷臣以掣其進止雖寡
而眾矣雖弱而強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裔之
邊臣各自守而不待天子之守之也牽帥海內以守非所
自守之地則漫不關情而自怠奔走遠人以戰非所習戰
之方則其力先竭而必殫然而庸主具臣之謀固必出於
此者事已迫則不容不疲中國以爭難未形則唯恐將帥
之倚兵而侵上也嗚呼宋之所以裂天維傾地紀亂人羣

賄無窮之禍者此而已矣其得天下也不正而厚疑攘臂之仍其制天下也無權而深懷尾大之忌前之以趙普之佞逢其君猜妬之私繼之以畢士安之庸徇愚氓姑息之逸於是關南河北數千里闢其無人迫及就敵介馬而馳乃毆南方不教之兵震驚海內而與相枝距未戰而耳目先迷於嚮往一潰而奔保其鄉曲無可匿也斯亦無能競也而自軋轅迄夏后以力挽天綱者糜散於百季之內嗚呼天不可問誰爲爲之而令至此極乎嚮令宋當削乎僭偽之日宿重兵於河北擇人以任之君釋其猜嫌眾寬其指摘臨三關以扼契丹卽不能席捲燕雲而契丹已亡女直不能內蹂亦何至棄中州爲完顏歸死之穴而召蒙古

宋論卷十五

以臨淮泗哉入本自競無待吾之競之也不挫之而亦足以競矣均此同生並育於聲名文物之地以相爲主輔而視若芒刺之在背威之弗能也信之弗固也宰之弗法也棄其人曠其土以楨支字而棟之折也已久孰令未之失道若斯其愚邪天地之氣五百餘季而必復周亡而天下一宋興而割據絕後有起者鑒於斯以立國庶有待乎平其情公其志立其義以奠其維斯則繼軒轅大禹而允爲天地之肖子也夫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宋論卷十五終

清泉後學楊湖重刊



茗香堂史論四卷

茗香堂史論卷一

海鹽彭孫貽羿仁氏著

同里朱葵之栗山校正

史記

作史不可立高人見解有意為高則持論必苛每至厚誣於古人讀史不可為高人心眼不能高人則依文牽義往往見給於作者

作史當如布帛菽粟可施於日用始足為萬古之常經左氏公穀好為詭異之說以見奇史遷效之文章雖奇持議無當又其識趣卑陋津津利達不重行檢又遠遜公穀左

茗香堂史論卷一

碧琳環館叢書

國讀者不可不知

皇甫謐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戴記以太皞炎帝少昊黃帝顓頊為五帝子長以黃帝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謂少昊不在位不得稱帝皆屬烏有子虛夫少昊之為帝久矣依大戴皇甫之言自羲軒以下共八帝或以為皇或以為帝總無定稱小司馬三皇補穿鑿無當夫作史者以立天下之大經大法為千古治亂興亡之鑒戒斷自二帝可矣黃帝教能龍蛇獠虎與炎帝戰於阪泉此等不經何須記載

皇甫謐註黃帝有天下百年壽一百十歲則十一歲而

天子也亦是矯誣

栗山按羅泌路史蘇轍古史皆遠溯洪荒皆由此作俑小司馬謂子長論贊不能備論終始畧申梗概頗取一事一奇有所不取夫子長奇文不可拘以繩墨傳紀所不盡者論說摘取之參以己意特為波瀾正其絕佳處今觀索隱百三十篇贊真同嚼蠟直宜刪之何灾木也

大禹山行乘橈音喬今之履也上山前齒短下山後齒短晉人師其遺製耳

子長自三代秦本紀據拾尚書左國戰國百家舊文竄以己意其文去古甚遠筆力大不如至始皇本紀乃自出手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二碧琳瑯館叢書

筆筆端曲折莫不如意方為傑作

栗山按戰國時四公子傳皆佳不可一概抹殺

始皇本紀用賈生過秦論作結大是具眼小司馬益以己論謂賈生子長云子嬰中主可以保秦之非其論亦是但其文饒亮如人頭鬣鳴不威不伐惡等總不成語綴作末行豈非狗尾續貂耶

秦為勝國一統稱帝列于漢前可也項羽亡虜亦列本紀中酷無體裁矣

項羽本紀悲壯淋漓妙絕今古至兵敗身死益復從容盡

致文情組舞一唱三歎

高帝紀論無文理子長不知體要論三代亦多紕繆

留侯辟疆為相畫策拜諸呂為將幾亡劉氏誠因此時迎代王立之呂氏之亂必無論曰類以婦人封臨光侯此是武武嬰女主稱帝之作俑 高后贊禿不成章豈有缺文耶高帝封許負為鳴雌亭侯則婦人封侯不自類始高帝實作法于涼矣

三代十二諸侯六國世表古所未有子長創其體後之作史者多因之總不出其範圍 六國十二諸侯頭緒煩多以表貫通之編年為緯分國為經覽者不紛甚善也然當至秦滅六國亦稱帝之年止此後海內一家罔非帝制年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二碧琳瑯館叢書

表何為此真蛇足矣

五帝五德之說乃出漢儒矯誣非聖人之言也秦獻櫟陽雨金而以為金瑞文公得黑龍而以為水德即一國而諸儒之誕妄若此善乎管仲之巧說以止桓公也夷吾斯為千古八傑

封禪之說創自管仲此乃神道設教之始上稱黃帝總無可憑始皇行之何救于亡何漢武之蔽邪人主好遊行假此以愚黔首諸臣又設伎以逢之褚少孫補武帝紀割封禪一書以充之真所不解武帝雄才大畧遠勝始皇不可以此一事概之且封禪已有書即借本史分作本紀裂而

兩見真可怪也

封禪書傲詭怪幻河梁書悲壯奇崛

平準書歸重桑孔咸陽謂不加賦而用足誠能如此桑孔之才亦不易得史遷所謂賦者乃田賦也漢時甚寬于田賦軍旅頻興至于鬻爵賣官然田畝之稅如故故民不貧漢室平準之法乃是奪商賈之利權而時其委輸使豪滑無所揣其利此亦一時長策足佐兵食子長備言其利結以下式之言曰烹弘羊天乃雨何其妙也文外餘波唱嘆不足 今天下民生日促粟賤金貴利富民窮王公將軍攘民之利為市販私室益強國用益匱民生益困安得桑

茗香堂史論卷一

四碧琳瑯館叢書

孔百輩叅錯之大農水衡河漕間上佐輓輸下絕兼并哉禮樂律麻書皆褚少孫補禮樂二書全載戴記互相發明文亦突兀律書起處判不相蒙篇中兩太史公曰堆塚重沓豈非鶴脰蛇足 列國世家多載國策其錄左傳則大不如 越世家後載陶朱公作尾文外餘波也 列國名卿如子產范蠡皆三代人物過管晏蘇張十倍不為立傳何也 孔子列之世家比之諸侯可謂卓識陳涉亦名世家可謂不稱矣

粟山按孔子不以列世家而重其與陳涉輩同名知非真具卓識也

外戚世家褚先生文半於司馬令人厭觀

太史公文有所本者皆不大佳自創者乃佳世家自蕭相國以下乃激昂有致文章所以貴獨運也 平陽侯之為將以敢戰深入為先身被七十創戰功為諸將第一自右丞相出為齊相國今人則以為左遷參收拾雄心參猛畧而師事蓋公治本黃老一以清靜為務參之所以治國者亦即所以保身何其智也至于代蕭何為相謹守其律令與吏飲酒歌呼相和答帝陰使窟微諫而參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五碧琳瑯館叢書

管子入朝描寫明主賢臣相信相成情狀毛髮栩栩欲動真化工之筆矣 人知留侯辟穀游仙之為智而不知平陽飲酒學黃老之為智留侯立身平陽藏身藏身事中為尤難也以名將為賢相真是天生豪杰然亦從學問中來觀其師事蓋公不惑齊下諸儒大有卓見景帝好黃老其亦平陽開之也歟 四皓索隱注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惟綺里季并姓氏不載東園公有字而無名何也或曰綺里其姓季夏其字黃公乃另一人非夏黃公也

子房辟穀與鄭侯田宅自汗同意原非就慕之虛者是以
呂后強之而復食也招四皓一段淋漓生動千古而下可
悲可涕

陳平乃見幾遠害之士項羽欲誅之走歸漢舟人欲殺之
裸而免高帝欲斬樊噲囚而致之竟免曾呂后欲王諸呂
則順而從之以免禍呂頌讒之則日飲酒戲婦人以安其
身彼其去就若反掌趨時若轉圜身名俱全忌害不入真
一代之謀臣矣司馬遷論平謂本黃帝老子之術亦是洞
微之識也

粟山按曲逆一生所為實未離戰國說士習氣終非純臣

茗香堂史論卷一

六碧琳瑯館叢書

絳侯椎魯持重少文為將力戰先登固豪杰之概也其
微時乃織簞吹簫以餬口斯固織兒浪子之所習英雄困
頓中姑奴為之使人感慨出涕

平陽絳侯二人皆力戰破敵以見功傳中力敘之總束以
禽賊攻畧克獲之數二傳彷彿同也

粟山按此亦微文示識

亞夫守節不奪有大臣之風惜不遇高帝文帝英明之主
耳乃死于困辱惜哉細柳勞軍事讀之萬古凜凜有生氣
文帝真英主矣

樂孝王傳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嗣大臣及

袁盎等有所關說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如淳注枝閣
不得下張曼云整也蘇林訓格為爵與於義格旨不明夫格者
止也太后屈于大臣之陳義而止本自明白乃抵牾若此
褚先生補田儆治梁獄一段視漢書為尤詳宜作注本文下
中山靖王勝好內有子支屬百二十人明慶成王百子在
古已有之

褚氏補三王世家自去病之奏與答詔凡一再重述似今
文移案牘之體於古文史體甚乖直宜刪之

本紀世家列傳其例異其實同也帝稱紀侯王稱世家卿
大夫士稱傳子長列傳首伯夷自有意但其傳終篇反覆

茗香堂史論卷一

七碧琳瑯館叢書

自成議論畧涉伯夷此名伯夷論可耳以為傳不倫也
唐人升老子為列傳首大可笑在史前後有何高下乃取
古人所作移其序次則史遷書中其宜改者甚多矣老莊
方外乃冠史傳之首邪唐人誕妄不恥若此

管晏列傳不傳二子相業大綱夷吾止載管叔之交平仲
僅列越石之知寥寥數行其為論則云紀其軼事夫史者
所以昭萬世垂後業僅書軼事何也然則此書乃子長孤
憤自見之書耳初無意為國史也

太史公謂申韓之說皆原于道德而老子為深遠此是絕
頂識見子瞻闡發入微

孫吳傳田忌與諸公子馳逐重射馬不甚相遠孫子謂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孫子教以三駟之法忌一敗而再勝遂獲千金君第重射下索隱注第且也重射好射也太誤前逐重射下宜如此訓此直當訓以再射乃順訓作好射何義邪

仲尼弟子列傳如子貢游說等恐非實錄

吳起殺妻求將母死不歸天資谿刻人也當時人目之爲貪可謂刺心之論蓋起終身廉潔自守目之爲貪者則以奔競功名不本人情乃貪名之極者卒有殺身之禍以此等堅忍刻薄人作將相何事不可爲

茗香堂史論卷一

八

碧琳瑯館叢書

戰國策蘇秦歸里一段激昂感慨似漢文最佳者子長節錄之便覺平平無奇

太史公孟軻荀卿列傳中雜以淳于髡慎到三鄒子之徒直以說客目孟子也非衆人表章孟氏且泯泯百家中

栗山按尊孟子自昌黎始

孟嘗君非好士乃好名耳雞鳴狗盜之徒無不收之利其家以濟私圖未嘗有益於齊也奸人輕俠之魁盡歸之觀其過趙趙人聚而觀之以爲薛公必魁然者乃眇小丈夫耳此亦欣喜驚異之辭何至使客擊殺數百人滅其一邑田文之殘如此宜乎馮驩校券不能首肯也

四君當以信陵爲冠信陵君爲將每戰必却秦其才已過人交侯生毛公薛公皆最有識非泛然者乃見疑于魏飲酒近內以終誠大智人也

呂不韋祖黃歇故智弋取權位歇既滅宗不韋終亦不免若不韋者附秦紀可也不必立傳

曹沫非刺客乃知齊桓之不背盟故劫以要之列之刺客舛矣此爲可去專諸以後四人生氣勃然子長牢騷不平盡吐于此故文乃特妙

蒯通安期生皆以奇策干項羽與淮陰羽欲用之而皆不留漢高欲誅通而權說以免二人者豈非天下之奇士哉

茗香堂史論卷一

九

碧琳瑯館叢書

後人皆列之神仙傳中夫士不奇安能出世留侯尋倉海君赤松子要皆非凡人也

栗山按倉海君赤松子皆亦無是公烏有先生之類留侯假爲名目以欺世要非實有其人史公卽藉此作文

章叔蘭不可被古人瞞過

張倉傳著敘蒼忽插入周苛周昌任敖等復歸結於蒼古無此體本自一傳後人強分爲數段非也

張蒼申屠嘉兩丞相共一傳後人乃續以韋賢魏相邢吉黃霸章玄成匡衡等真可怪也漢相亦不止此宜刪去

酈食其傳前已言之矣復載陸賈朱建建事畢重述酈生

諷陳留一段前後不同一事兩載豈後人附會增益耶
婁敬所論皆關漢室大計都關中結和親使匈奴而知其
詐徒豪族以實關輔既弭其亂復得其利智畧宏遠不在
蕭曹張陳諸謀臣下

栗山按漢徙豪族實關輔而與金徙黃龍諸部實汴梁
而亡要在處置得宜耳

叔孫通所定乃朝儀耳魯兩生以為禮樂真腐物也叔孫
諛于秦而忠于漢豈忠佞之頓殊哉所遇之主異也至其
作原廟嘗櫻桃終是巧於逢主

季布樂布傳贊甚妙季布髡鉗為奴而不恥以為賢者誠

茗香堂史論卷一

十君 碧琳項館叢書

重其死樂布哭彭越越湯如歸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
一重一不重皆以為烈士抑揚甚佳

馬邑之謀漢廷失策甚矣中國布大信于天下堂堂天子
令詐降以誘虜使計得行不過斬首萬級無大損于單于
結怨既深屈又在我豈安邊之長計哉苟令婁敬季布當
此必能力折之惜乎韓安國輩鹿鹿首鼠也

扁鵲之術近於神人不能及倉公之論皆近代醫流可及
文亦遂不能奇

太史公匈奴傳在衛霍公孫主父之前南越東越朝鮮西
南夷在司馬相如傳前朝臣將相乃與外夷相錯可謂失

倫矣 南越傳贊論禿澀褻刺且俳有聲韻非太史筆也
朝鮮傳贊亦同
司馬相如傳載子虛上林諸賦為長文作俑自後班固效
之益復靡靡矣

循吏傳止列孫叔敖子產石奢公儀休古之循吏豈止此
數人且叔敖子產公儀又不止於循吏而已可謂不倫
甯成酷吏一見蹉跎遁跡歸里居積致產千金有陶朱之
高其知不可及矣

正義曰史記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歷律書三王
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皆褚少孫筆日者龜策言辭

茗香堂史論卷一

十一 碧琳項館叢書

最鄙非太史公意
貨殖刺客游俠三傳太史公最有意之文一部史記頰上
三毛也此等於史全無關涉而子長感慨作史之意皆於
無關涉處吐露發抒貨殖傳駁雜離奇無文法而有文法
真奇作也

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乃是作家治生絕妙方不
意史遷能言之

巴蜀多豪杰之士始皇獨封寡婦清而禮之蓋豪俠雄桀
之士猜主所深忌獨禮一富家媼為巴人表率欲巴蜀之
人皆務貨財聲色以自娛樂人主可以無西顧之憂此是

秦帝深心機變處

太史公自敘乃不佳其敘一百二十紀傳案兀無義雖時見離奇終非合作

茗香堂史論卷一

十三碧琳瑯館叢書

漢書

班固漢書豐縟密緻詳畧得宜以較史記極為精粹然為漢書易為史記難史記變編年為紀傳古無此體自遷創之為紀為世家為傳以經之為表為書以緯之漢書綜史記之成補子長之缺不能出範圍日後起者易為功持其短長擇其疵繆此易易也然班固之佳在於不別創條例即就史記之體以成一代之書至於霍光等傳其奇偉不在史遷下史漢文章也史記不全乎其為史漢書則真史也刻畫纖悉雖使邱明載筆不能過之

粟山按子長史記以奇逸勝孟堅漢書以宏瞻勝誠一時勁敵

茗香堂史論卷一

十三碧琳瑯館叢書

高帝紀詳於史記惠帝紀畧甚其事皆備呂后紀中

呂后尊高帝兄武哀侯為武哀王姊宣夫人為昭哀后兄為王可也姊之為后大不經 封宦者為列侯亦自呂后始也

漢自約法三章便以寬大開國凡秦法車裂腰斬等刑盡廢之至後黜彭淮陰等復有族誅之刑非三章初意也 景帝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用深合古五刑之意 班固武帝紀贊深得史臣之體武帝善政不絕書而神仙士亦窮兵厚斂諸事臚列並見全無貶辭而隱約自見真萬世紀載之龜鑑也

諸帝紀仿左傳編年體較史記為核此例一定萬世莫踰
諸侯王表比史記益詳而整厚亦雄傑可喜

漢官秩尊者極于二千石丞相止綠綬御史大夫青綬太
尉不言印綬後皆進為金章紫綬太守亦二千石視內三
公是以古多廉吏也

八表成于班昭之手大無倫理且以一婦人而欲表章千
古人物其志侈矣識乃卑卑若此且名為漢書而泛及五
帝三皇何也

史記好奇侈異其文魁瑋幻怪足悅視聽讀之增人胆氣
然誣妄寡識孟堅學極博筆極典律歷諸志無一篇不佳

茗香堂史論卷一

十四碧琳瑯館叢書

真可鼓吹六經羽翼百氏

禮樂志沉博絕麗部伍森嚴較之史記典核倍之

刑法志前半多言用兵似乎冗長可稍節也

食貨志要歸重農貴粟真是有本之文以視貨殖列傳識
力高百十倍

郊祀志備述漢武秦皇淫祀求仙之幻妄歸本于匡衡張
敞谷永之正論抑揚有法真布帛菽粟之文也

天文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高允嘗辨其非蓋夏至
日在東井水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氏房之間水星安
得在東井劉敞以為當是七月聚東井漢書之誤也劉之

論似是而非七月立秋日已在初星之度五星安得皆在
井乎

天文志前列星占皆出天官書後載占驗尚紀漢代休咎
可為萬世作史法劉知幾以為志無漢事何也

郊祀志王莽配社以高后莽之所以媚元后已萌亂漢之
幾矣古未有以母后配享上帝者即聖哲如慶節姜嫄有
城簡狄亦且非禮呂氏者漢之罪人幾移劉氏之祚配之
郊壇神且震怒其又享之乎卒之王氏篡漢竟為產祿之
所不敢為豈非妖孽先兆乎

地理志全載禹貢可謂知重條列既盡後復總敘發論生

茗香堂史論卷一

十五碧琳瑯館叢書

波班生才大往往於此等益見餘力如淮陰之兵多多益
善

溝洫志與河渠書筆力相亞括以賈讓治河三策大有本
領藝文志無所裁斷為諸志中最劣者矣

史記項羽傳奇絕千古班生稍節畧之生韻飛動處視史
記原本大不如

武臣本庸才用張耳陳餘計據趙自王趙人未嘗服也天
下未定乃令兒女子擁車騎豪游倨見大將卒為李良所
襲殺不亦宜乎

張耳陳餘以才器較之餘不如耳多矣餘之不能救鉅鹿

耳未可深責之也餘不能忍監門之笞豈能犯必死以當章邯哉耳之怨餘過矣迨耳從項羽定秦王常山餘乃襲常山取之餘報之已甚接人之有可謂不義卒爲韓信所擊滅餘可謂不知時勢身名俱敗自取滅亡班固曰二人爲勢利之交真是絕識令天下香火弟兄勿顯丈夫無復可以置喙

六國之後總無一人隨人奕置如木偶耳庶幾田橫尙有生氣周市不肯王魏請立魏咎使車五反卒立咎市可謂有烈丈夫之操

茗香堂史論卷一

十六 碧琳瑯館叢書

田氏之王三齊眞同奕置矣始田儋稱王章邯擊殺儋儋弟榮立儋子市爲齊王齊王聞儋敗死乃立田假爲齊王榮從項梁擊走章邯歸逐田假假走楚項羽既定三秦怨榮不肯發兵助楚攻秦乃徙市王卽墨別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安爲濟北王田市亡之卽墨榮追殺市并擊殺田安而田都亡走楚榮遂并王三齊迨榮敗走齊人殺榮榮弟橫立榮子廣爲王漢將韓信曹破齊虜田廣而橫自立爲王復爲灌嬰軍擊破走從彭越漢立韓信爲齊王而田橫乃走海島漢高召之橫卒與五百人俱死而田氏遂亡

韓信以亡虜兵敗降胡其子類當孫嬰歸漢封侯後益貴

盛公卿將相接踵蕭曹絳灌有不如大可異也

韓信行師必出萬全規廣武之策不用然後度井陘不專以奇勝者迨已破趙下令毋殺廣武君必生得之者予千金大有豪杰識量成安君空有時名有李左車而不能用於韓信宜矣班生謂餘稱儒者常號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彼其襲攻常山奪張耳之封義聲安在要其所謂儒固非儒而義亦非義足已自用良謀不行身首離異非不幸也若而人者雖爲信所生得必將縛而屠之與豚犢等蓋餘固反覆好亂之魁耳

茗香堂史論卷一

十七 碧琳瑯館叢書

張良傳酈生欲立六國後張良借箸籌之有八不可其六不可總是一意全撫尙書迂鈍可笑未後二不可乃是正意直須刪去前六段文乃明也

漢諸將皆非項羽敵也惟淮陰可當之當羽之強如彭越黥布之勇未嘗敢一當羽遇羽無不跳遁却走者惜不令淮陰一當之必有可觀信之戰未嘗一敗蓋必謀定而後戰羽之暗嗚叱咤信必有以制之使羽之勇無所施垓下之圍羽眾以散卽絳灌輩且能取之子房以爲漢王之將惟信可屬大事當一面真是具眼

子房傳較史記一無所增減千古奇人千古奇文真不可讀一辭者

漢功臣子弟皆庸才惟絳侯乃有子條侯有將相器識然幸遇文帝乃知之以屬景帝卒平七國文帝真聖主也

酈生陸生以游說立功致富貴惟叔孫通則逢主之欲巧取功名為千古巧宦之祖

蒯通天下辯士與安期生為友項羽終不能屈兩人可謂有識奇士與伍被江充息夫躬傾危讒佞亂人家國卒以殺身異矣

司馬遷善李陵因陵得罪故其傳李廣感慨廣之不得封侯而惜陵以無援降虜非陵初意班生恣因遷記倘亦有過其情者

茗香堂史論卷一 十八 碧琳瑯館叢書

漢書謂衛青之不敗有天幸又云去病出貴介不知恤士卒穿域蹋踰後車棄梁肉於二人皆有不滿恐非實錄夫二將所戰皆絕域青與士卒同甘苦得士心不斬蘇建知尊君之義武剛車為營前戰乃有制之師每出有功豈皆天幸乎去病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明先公後私之義何至不卹士卒暴棄狼戾乎此亦本史遷之憤激以右李氏也
賈生治安策董生天人策皆一代至文乃因其言皆許為王佐過矣賈生才士董生儒生賈生明治體救時之良相也董生繁露漸流識緯矣

司馬相如傳備載子虛大人諸賦遂成一卷班生遂為後世冗長者作俑

公孫弘起布衣數年至丞相能開東閣禮賢士真得相體情徒有好賢之名未聞有一薦拔至卿相者豈所見無一可用者邪弘蓋以此釣名非真好賢也

粟山按弘乃奸佞之尤于其傾汲黯可知非真好賢者矣張杜酷吏其子安世延年皆以忠厚開家慶流苗裔鯨之生禹自古有之君子所以重幹蠱也仲弓父賤行惡而子為賢者人固不可限也

茗香堂史論卷一 十九 碧琳瑯館叢書

漢書補傳張鷟與李廣利同傳所以著漢武喜功好大之圖也
陳湯傳敘其塞外行軍曲折深合左氏筆法結以訟功諸疏悲壯感慨千古而下使人扼腕子長捉筆無以過之班氏王貢兩龔鮑宣傳前作一小引以四皓子真君平為比擬此數人為不倫文亦不佳蓋孟堅長於典故其憑虛發論便少筆力王貢鮑宣人亦不同王貢雖稱直言言多含蓄故能保福祿於庸昏之世鮑宣龔勝抗直不屈風節凜凜勝不臣莽從容就死為漢季一人宣之死惜不揚眉吐氣而默默被收以盡也
章賢章立成父子俱為丞相賢碌碌未有建明史謂立成

3 文之下

文采過父持重守正不及焉賢之持重守正無一可見何也

太史公本縱橫闔捩以立言文筆特高見理則悖其敘高自標榜欲繼六經不自量矣孟堅爲之作傳畧而敘之可矣乃亦備錄如自敘何耶孟堅之尊遷所以自爲地也

霍光輕立昌邑乃其不學無術處不如陳平周勃多矣昌邑之得全乃張敞之一疏張敞明於經善能開悟英主不至加刃故君千古卓識人所不及

漢武功臣包括一卜式傳贊中可謂奇偉俊絕

淮南王安諫伐南越書輿輪而踰嶺轎音旗廟反竹輿也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二十碧琳瑯館叢書

卽今之肩輿其字已見于漢書久名曰輦矣殆江南方言也

公孫弘以盜賊多欲禁民挾弓矢吾丘壽王難之而後止

平津鄙儒不知大畧亦猶今之懲響馬而禁民間之畜馬

畏海寇而禁民舟之下海卒令劫賊愈多而民無以禦海

寇益橫而戈舡下瀨無人更習海也何異助寇攻民乎

王褒賢臣頌尙有諷譏之體宣帝謂文辭賢于倡優博奕

實爲至言後太子體不安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朝夕誦

讀奇文及所造作以娛太子疾平乃已太子喜褒所爲甘

泉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眞可代枚生七發也

粟山按韻事佳話唐人曾以此命題試士

朱雲折檻爲名高終能屏居不仕丞相薛宣欲留之不可得可謂高蹈矣

史記妙於頓挫激昂漢書妙於委曲詳瞻如霍光趙充國等傳繁瑣細碎乃一一條列整齊點綴生動于史記覺另開生面豈非化工之筆乎

今人以諂媚取容爲佞聖人則以強辯口給爲佞而曰屢憎于人夫以取憎爲佞而其佞也巧矣特此以論漢季孔光張禹阿諛保位其佞人所共知朱博之佞傅太后杜欽谷永之佞元皇后則以犯顏極諫博擊彈劾爲佞而其爲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二十碧琳瑯館叢書

佞也甯得罪於天子不敢得罪於貴戚外有直言敢諫之名而中藏擁戴比傅之實眞奸人之尤儒者之賊也班固

描寫逼真洞垣照胆之識子長便無此見解

楊僕杜延年皆無一酷烈實跡概之酷吏何哉

佞幸傳自鄧通始以士人而爲佞幸不亦羞朝廷而辱當

世之士哉韓嫣李延年石顯淳于長董賢輩或出于王孫

或生于戚里伶人宦官之徒又何責焉孔光一代儒宗聖

人之後身爲丞相乃拜謁却迎董賢不敢當鈞敵禮此則

佞人之尤矣

傅太后因子爲帝至稱太皇太后尊稱立廟于漢太宗之

制為失禮之大者王莽當國乃發冢取太后印綬開棺臭
達數十里丁姬之棺火起隧中延燒器物異矣傳太后以
當熊之脊以妬修卻殺馮婕妤于國邸何異呂后八蠹之
虐乎悖惡不道天乃假王莽報之然損于漢德不已多乎
元后之立漢室之所以興亡也苟使元后早世則丁傅之
時其夷滅王氏也久矣丁傅雖驕貴未至若莽之篡奪禍
福豈有定哉

栗山按此亦難必

漢之儒者拘于文義訓詁毫不知經之大義故于武帝之
封禪也則引經傳附會之于王莽之居攝也又假經傳作
符命以勸進之其所以亂天下移國祚者皆孔光杜欽谷
永楊雄劉歆輩積漸導諛成之也漢季儒者惟龔勝一人
而已

栗山按此輩皆僉王之尤目為儒者拘于文義誤矣

茗香堂史論卷一

玉碧琳瑯館叢書

後漢書

宋秘書丞余靖上言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翼作世
祖本紀及建武功臣傳後劉珍李充作建武以後至永初
間紀傳又令伏無忌黃景作諸王世子恩澤侯并單于西
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實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
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四十篇曰漢紀馬日磾蔡邕楊劇
盧植續為東觀漢紀吳武陵太守謝丞作漢書百二十篇
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紀百卷秘書丞司馬彪取眾
書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散騎常侍華嶠刪東觀紀為
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

茗香堂史論卷一

玉碧琳瑯館叢書

秘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宋宣城太守范曄集諸家作十
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范被誅至梁剡令劉
昭補成之唐韋懷太子賢招當時學者張太安等同注書
成上詔附秘閣

蔚宗自序謂班氏任情無例惟志可推博瞻可不及之整
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思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
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
愧過秦論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 又謂其贊自是
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 紀傳舉其大畧耳
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其標榜如此殊

不自量劉昭謂其思雜風塵心撓成敗又謂其解縛潤燥
瞻序例所論備精予奪誠爲篤論

英雄豪傑必有非常之論如沛公項羽慷慨大言便露本
色光武踪跡尤奇不可測量力田勤稼詣學受書大似田
舍翁村學究宜爲伯升所輕絳衣大冠何異黃巾赤眉之
跡身自騎牛殺新野尉始有馬如此軍容那能不令子弟
怖而自匿紀中點綴妙絕形容以見真人崛起總非恒理
可料也

光武起兵大敗於甄卓梁邱賜整兵復戰破斬卓賜敗而
不挫便見雄畧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二西碧琳琅館叢書

王莽兵圍昆陽驅虎豹犀象以助威此是泥古黃帝伐蚩
尤雕鸞鷹鷂爲旗志虎豹犀象爲兵陳也此等幻妄之言
莽信之以爲術權天下敗亡宜矣

粟山按王莽事事仿古已爲安石作俑

光武不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不與司徒官屬深
言引過自謝深沉機畧包舉更始君臣百千輩

粟山按光武枕席間時有泪痕尤見至性

光武爲更始司隸校尉復漢官威儀所至延見長吏下至
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除莽苛政帝王而能身兼
將相沛公所不及沛公無蕭何諸人便不成紀綱光武精

察事事能親裁其材過人遠矣

光武稱尊號創自馬武成於耿純名正言順無可復憾惟
援引圖讖爲千古所嗤光武畧受尙書終是于學未優耳

粟山按光武諸事突過高祖惟信圖讖廢郭后兩事爲
益白璧之瑕

光武始奉更始如沛公之義帝廢爲淮陽王勢不得不然
下令禁書更始者避殺主之惡也天乃假手赤眉爲帝除
驅豈非善成光武

光武破五校於滎陽蕭音許宜反卽戲陽也

光武幸春陵聞宗室諸母言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二五碧琳琅館叢書

行之南頓父老請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日復一日常恐
不任安敢遠期十年乎吏人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
大笑增復一歲讀此光霽靄然視高帝大風猛士慷慨傷
懷醇疵何啻千里

王莽好夸大至改匈奴爲恭奴建武之際都善車師王十
六國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
子謝而不居真能長駕遠馭

光武本紀末綜帝梗概意以足乃更申論無一別旨止述
術士怪異之言何其拖沓贊尤蛇足

漢室諸王墓皆曰陵如東平王陵東海恭王陵是也

宣帝令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命蕭望之等平其奏帝親臨決焉章帝亦令諸儒講五經同異乃作白虎通勝事一轍

章帝元和二年詔產子者勿算三歲懷妊者賜胎養穀三斛復其夫一歲著為令千古仁政也章帝盡孝母后一反明帝苛切制作禮樂儒術優于文景惜乎不永和帝幼冲母后稱制自此政在外戚以至于亡此東漢興衰之機也安帝為和帝後乃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孝德元妃為甘陵大費人尊稱皆無義據有定陶恭皇例何不相仿也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二七碧琳瑯館叢書

順帝時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注謂不祠北岳所致此豈召災弭災之本耶五行志復書狼殺童兒九十七人一書而所紀矛盾如此

桓帝時屢遣中常侍祠老子于苦縣此便為風角黃巾作俑

蔚宗比桓帝于幽厲太過桓帝信恃宦官太阿旁落周赧之流不至如厲之虐

洛下閔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章帝時距太初百餘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續項黃帝夏殷歷冬至日在建星建星斗也石氏星經亦然太初歷校之差五度章帝知其

疎令中郎將賈逵等攻之甘露中中丞耿壽昌造黃道銅儀永平中太史待詔張隆造四分歷亦復多失熹平中治歷郎梁國宗整上九道舊術令太子舍人馮恂增損之以考弦望差近猶復先後天十餘度 杜預謂劉子駿三統最為疎畧因為歷論咸甯中李修夏顯依論為術名乾度歷校四分歷為優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最疎也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二七碧琳瑯館叢書

光和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歷志云按何承天紀謂元和中穀城門候劉洪悟四分于天疎濶造乾象法又制疾徐歷以步月行于太初四分轉精密矣蔚宗不載其法又以劉洪為郎中何耶

光武立四親廟曰皇考皇祖考皇曾祖考皇高祖考廟名正禮合明初為德懿信熙清強立謚號非也

左氏多載梓慎禘龜諸人言論者謂失之誣天文志事事分配強加論證晉書效之抑為鄙矣

桓帝時童謡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賢豪及大姓賣客訣游平造為謂謡耳豈是詩妖初平元年霸橋災後三年童

卓誅附會無義

劉令劉昭於歷律志則右蔡邕五行志野王龍死占魏文代漢之誣大有識力

章帝元和元年八月晦日食史官不見他官見以聞當時不聞有昏迷天象之罰此後安帝至靈帝日食者十五皆史官不見郡國以聞習為故然并不書史官不見矣獻帝之時日食凡九并不書所食之次史官之失職久矣安得不亡

郡國志吳郡海鹽縣注縣之故治順帝時陷為湖今謂當湖即今之平湖乃古海鹽邑治也今海鹽邑治古之馬嘯

茗香堂史論卷一

三五 碧琳瑯館叢書

城也

郡國有鐵者必書想漢重鹽鉄之官耶然鹽茶物產皆不書獨書鉄何也

魚復在春秋為魚人在周初為庸國

漢官丞相九卿及外太守皆二千石東漢無丞相有三公與列卿牧守皆二千石及核其實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則歲祿二千一百石也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則歲祿一千六十石也二千石月俸百二十斛則歲祿七百石也視前漢之祿以薄且既名二千石而減之至半又皆半錢半穀名實不相副

輿服制乘輿據文書輈羽蓋華蚤據無音訓攷韻書與虞

同字彙作樞注與虞同鐘磬柷也車飾為柷櫜之形耳華蚤不言何狀 又大行喪車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白駱馬也黑樂灼其身為虎文既下梓宮馬斥賣此等馬誰當乘之 又車上輈皆有吉陽箭注亦不言何義

秦滅禮樂郊祀之服皆用衿玄東漢郊祀衣祭服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衿玄以从獨斷衿紺繒也吳都賦衿阜服也

王莽作剛卯東漢輿服志諸王公以下皆刻玉佩之文有六十六字尚仍莽制耶

茗香堂史論卷一

三五 碧琳瑯館叢書

光武兄弟借新市平林下江諸盜以起兵其中並無奇士既破阜賜尋邑兵威已立並無一篇聲罪致討之文隗囂起兵討莽文却磊落可誦囂客方望勸無應更始召囂不聽投書辭去請訪異人于龍池之山豈非子房流亞耶囂遁歸天水望不復再至尤為奇特高隴西豪俊十倍矣囂起兵以漢為名盟誓不肯漢漢已光復負固不下不自相戾耶蔚宗論囂能得士死若乘時際會足為西伯不可以成敗論之睡之不馴于斯可見
公孫稱帝西州志士勿死相繼人心不附可知積甲儲備思爭衡于天下乃造十層帛蘭舡以帛飾蘭櫓何用耶多

刻天下牧守印章器小易盈非大畧之士范曄謂其審廢
興異于泥首銜璧者流崇長僭亂躍冶不祥如此立言宜
其身滅族破

高密爲元功之首只是識度悠遠禮賢下士伐罪弔民有
良相之器披堅執銳用變出奇非其所長也寇恂文武兼
資知勇足備發策如蒼蔡無不中節經明行修可將可相
馮異有功不伐行師有紀善保功名寇鄧之流也朱祐爲
將尚儒術將兵多受降克定城邑不以首級爲功禁士卒
鹵畧有將相大度高密膠東之亞矣又建言人臣不宜封
王爵改諸王爲侯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帝皆從之有

茗香堂論史卷一

三 碧琳瑯館叢書

學有識真足貴尙

吳漢傳論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樸忠而見信夫
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樸者以不足取信
矣真是妙論

曹參周勃樊噲諸傳筆簡而有法各爲一樣蔚宗岑彭賈
復等傳平鋪直敘筆墨太繁無飛動之致視班生太弗如
蔚宗謂竇憲燕然之功過衛霍世無稱述之者以未路不
終也其見甚謬衛霍功名雖盛青能賢長揖之汲黯去病
辭賜第不爲家有大臣之度不第知兵而已史遷猶以不
敗天幸輕之憲非有雄才大畧因單于之弱邀功塞外以

賈死以太后之弟強兵猛將皆隸其幕倖而成功觀其奪
沁水公主田園刺殺都鄉侯暢尙書僕射鄧壽樂恢並以
忤意自殺朝臣震懾此豈善居功名者哉身名俱喪宜也
王良傳論魯人美季文汲黯譏公孫事實未殊而口舌別
議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行過乎儉然當世資其
清人君高其節豈非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
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蔚宗每取前人相形發
論大有佳思惜此偶俳優不若馬班雄健也

馮衍傳連綴二卷冗長無法此乃班固作俑也班固于楊
雄司馬相如等傳綴集詞賦全文後益濫觴矣

茗香堂史論卷一

三 碧琳瑯館叢書

王莽尚政禁隔平帝外家申屠剛上書援霍氏爲戒可謂
敢言又復說隗囂諫光武真不愧乃祖家風

光武拜鮑昱爲司隸校尉使封故降檄復遣小黃門問昱
有所怪否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名又當使司徒露布
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名也帝報曰吾令天下知忠臣之
子復爲司隸也帝真得勸忠之法然于鮑永罷遣兵衆幅
巾上謁奉使拜更始苟諫墓猶不平之非張湛之言永幾
得罪伉直之難容如此永父宣子昱三世皆以忠直聞永
有權畧父子皆不及之

汝南椽鄭敬與鄧曄爲友恐曄以直罹害招之同隱弋陽

山中憚辭而出敬隱處峨陂與同郡鄧敬折芟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盛酒言談彌日蓬廬華門琴書自娛讀之神往邳憚伉直乃于郭后之廢東海王之危疑婉言曲諫卒全父子夫婦兄弟之倫憚蓋能學問者子邳壽亦伉直敢言竇憲陷之論徙自殺不愧乃父

蘇竟楊厚郎顛襄楷等皆援引圖讖考論占驗雖意在規切然事同巫卜附之天文五行志中可也

廉范傳稱范世服其好義然倚竇憲以此爲譏范肯死不懼以立名節在蜀數年坐法免官卒于家則其不附憲可見其所謂依倚或以故交當時不諒云爾

茗香堂史論卷一

三玉碧琳瑯館叢書

司隸李嵩以舊隙濫考蘇謙致死僇尸修怨謙子不韋藏毋山中變名募客嵩爲大司農左校芻廩在寺北垣下不韋與從兄弟潛入廩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經月達焉寢室床下值嵩在廁殺其妾與小兒留書而去嵩大驚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出必壯士自衛不韋知嵩有備乃馳魏郡掘其父阜塚斷頭祭父墓又標於市曰李君遷父頭嵩匿不敢奏退歸里私掩塚捕不韋不得嘔血死不韋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十大夫多譏不韋賊枯骨不合古義惟任城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著論以爲賢于伍員人始重之郭有道持論多恕以不韋賢于伍員恐亦未

然伍員僇君尸以報父兄之怨似屬不經然平王實殺奢尙其怨似若有歸焉父阜已先物故非殺父之人濫及枯骨不又甚乎林宗不權輿情實而崇獎輕俠其論似乎失中不韋竟爲段熲所殺滅其門太尉功名甚盛所殺名賢甚多亦死陽球之手有天道焉

赤眉賊號也光武遣將有赤眉將軍何也

朱浮諫光武久吏治崇寬大三疏皆切時粹然明于諫主闡于自反激變彭寵陵轍同列卒以單詞賜死豈非陰刻所致乎

茗香堂史論卷一

三玉碧琳瑯館叢書

鄧太后貪立孩抱捨王子勝而立殤帝以勝爲平原王及殤帝崩太后以前卻捨平原立安帝司空周章謀誅隴立平原廢太后及帝事敗自殺蔚宗深論其非乃身謀亂逆被誅何也

梁冀兇禍皆責備于梁商探本之論也

鄭興上書光武謂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迫促故行疾也此以諷諫則可若謂日食宜在朔而反在晦爲月行之疾此乃大謬蓋歷法之差耳宜改正歷法

賈逵鄭元一代儒宗左氏之學幾立幾廢逵援圖讖以爭乃勝之左氏及尙書穀梁毛詩之行皆達之功然以詭遇

獲行蔚宗之譏可謂卓見

張楷儒者乃好道術作五里霧為賊引幾殺身孔子所謂攻乎異端非耶

司徒張遇征涼州賊張元被褐帶索要說遇請因羣公中

貴人祖餞即平樂觀執奄人誅之還兵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賊當不戰而解遇不能用逃去隱魯陽山中元可謂奇士矣

栗山按元言斷不可用徒生厲階耳

丁鴻陽極不獲封思以讓弟友鮑恢責之感悟涕泣就

國蔚宗泰伯仲夷叔齊無心有讓名斯為德為仁鄧彪劉愷

茗香堂史論卷一

三西碧琳瑯館叢書

讓弟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于義不已薄乎丁鴻

悟而從義與弟數子徇名者其論達微 鴻于白虎觀與

樓望成封桓桓賈逵等論五經同異鴻論難最明諸儒稱

之

班固典引謂封禪靡而不典美新典而不實夫楊雄美新

諛莽贊頌漢逆乃猶引之為比文人無識如此宜乎嗣宗

作九錫文昭明載之文選也

漢官儀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使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

從至正車門遣女侍史潔被服執香爐燒熏從入臺中給

使護衣服郎官乃有女使从入臺可謂曠典

栗山按此王道本人情也三代下觀之者罕矣

朱穆奏記梁冀有丁亥之歲龍戰之會明年黃龍二見沛

國冀無學術謂龍戰之言應遂悉用其言舉為侍御史形

容權貴不通文義刻劃如書

宋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曰貞宣先生乃穆卒蔡

邕與門人共述體行諡曰文忠先生漢室私諡始此苟爽

非之張璠論曰諡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顏閔至德不

聞有諡朱蔡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栗山按苟爽非之甚是

張禹傳民懷喜悅怨德美好莫不自歸焉怨德美好不成

茗香堂史論卷一

三西碧琳瑯館叢書

句

班定遠立功西域七十上書祈歸班昭復為上書始得召

還八月朝見九月物故可為歎息子勇威畧亞父真東漢

英傑也

河南吳雄家貧葬母擇人所不封土喪事趣辦不問時日

術者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子欣孫恭三世為廷尉下邳

趙興亦不邱忌諱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爵祿豐豐子峻

孫安世三世貴盛汝南陳伯敬矩步端坐叱狗馬終不言

死行路聞凶便留止還犯歸忌寄宿郵亭年老寢滯不過

孝廉坐墻亡吏太守殺之可謂千古鑑戒

潛夫論艱深與澁不若仲長統昌言之明暢統欲復肉刑
井田斛收一斛以富貴此爲掠貧弭亂之權九非先王什
一之制也肉刑不可用久矣姦偽之民卽大辟多犯之况
肉刑之輕者乎徒害無辜誤加良善已殘者不可復續酷
吏所利非良民之福也王莽行井田而亂統豈不聞耶若
謂商賈豪富之踰制不若重逐末之賦嚴踰制之罰躬儉
僕以先之稍限田以制之自足絕兼井而懲僭汰疏民困
而足國用何必復不可行之法乎

橋元屈姜岐爲功曹令督郵逼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
是何言與大尉一時之杰乃恃戾若此與蔚宗論大佳引

茗香堂史論卷一

三毛碧琳瓊館叢書

曹操祭大尉文爲結波瀾亦妙

馬融傳獨無贊疑有脫誤監本亦然

荀爽陳寶論其辭隱約旨趣深永然私臆揣之荀氏有文

若陳氏有長文爲魏佐命子弟居盛位結交豪俊善爲父

叔揚美藻飾是以多原心之論終不若叔度子龍康成林

宗輩超然不滓也

張平子于漢書王莽傳欲削其紀年止載僭迹紀年附于

元后傳正論可垂至謂更始之立人無異議光武曾爲之

將宜立更始紀于光武之前此乃好奇之過更始之立因

新市平林諸盜幟伯升威名貪于立儒何曾人無異議耶

及伯升被害蕭王見徵非敢弇馮異諸人光武一委兵權
束手就徵終爲伯升之續漢之爲漢未可知也故夫更始
旣非功之首幾爲罪之魁其去盆子子與幾何欲冠東漢
之首可乎若以光武曾爲之將則高帝曾北面義帝將列
義帝于漢書首乎

張衡蔡邕才器博識相同衡尤卓見力闢讖緯足破建武
以來誣妄又浮沈史官積歲不遷不以介意中官見忌詭
對而出以免禍其相河間嚴整見禮乞骸骨考終汗君之
朝可謂智已伯喈畏卓而曳裾因卓而見廖明哲無聞博
物何益王允濫刑妄殺良史宜其凶終矣 伯喈之悼董

茗香堂史論卷一

三毛碧琳瓊館叢書

卓與樂布之哭彭越有異乎曰不同彭越非有反狀也見

猜于雄主鷲后耳布聲義訟冤以折明主身名俱泰非不

幸也卓淫惡滔天弑君廢主汗辱宮帷莽操所不忍爲允

以義兵之社稷之福也伯喈忘君父之大仇懷徵辟之小

惠名之曰佞無乃非誣收而黜之可也僂之過矣

李固杜喬傳激揚隱約忠臣心事委曲如見慷慨有情范

滂傳論悲壯感慨可泣鬼神子伏其義而母勸其死壯矣

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激昂三反三復不厭

孔文舉高才正氣見忌曹操然其疎放已類晉人觀其禁

酒之書短已之譴虎賁之飲已是俳調放達無大臣之度

秘處路粹得引龍浪之言附會成罪禍及子女不已酷乎
粟山按文舉究係漢室忠臣不得以疎放疵之

吳祐拘孝子妻至獄使有子而後行刑仁人之心哉讀之
使人流涕

荀文若為操謀臣推一袁滅呂布却劉表操之伯業或實
成之知操不臣將有篡弑廢置之事自以家世忠義恐為
士所刺譏小示同異操弑伏后或不即言伴云已言獻納
女為后之謀豈漢忠臣乎操奸雄之尤知或之計出其右
積不能容或引決以自全宗族豈忠于漢而悖于操者哉
特其薦引諸人布列魏室感恩懷德曲為之原蔚宗云迹

茗香堂史論卷一

三六碧琳瑯館叢書

疑心一謬哉與孔融同傳不暝泉下矣

皇甫嵩傳嵩少有文武志介介字恐是畧字之訛畧誤為
界界又誤為介耳 漢陽令閻忠說嵩因平黃巾兵力掃
除宦官因以代漢此袁紹所以說何進刺通所以說韓信
也草莽之內智者所見畧同嵩守經不移屈身就徵以投
虎口與朱雋皆可稱純臣

漢末羣雄三分之外袁紹袁術呂布公孫瓚劉表劉焉當
以袁紹為最土地甲兵之強人才之眾次則劉表劉焉楚
蜀亦多才俊紹驕而自矜表闇而自守焉治世文吏皆無
遠圖卒以破滅袁術之粗率布瓚之暴猛不能用入亦不

能用于人止足殺身耳

劉寵盛德乃一子皆庸劣岱戰死小寇繇委棄方州見輕
豪傑宜矣

尹敏知識圖非聖人所作乃增益其文曰君無口為漢輔
光武知其詐而不誅蓋徒取通博耳其人之鄙有玷儒林
歐陽歙世傳伏生尚書位至司徒坐汝南贓罪千餘萬下
獄死所學何事耶

劉昆盛德長者以反風滅火虎子渡河為偶然可謂不伐
矣教授弟子木瓠為俎桑蒿為弓矢行射禮于野有司聚
觀為莽所收禮失求諸野古亦有之行于亂世焉能無罪

茗香堂史論卷一

三五碧琳瑯館叢書

恐亦當坐不學無術之病也

獨行傳雷義為守灌謁者注漢官儀謁者三十五人以郎
中秩滿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胡廣云園陵謁者灌拒
後遂稱焉馬融云灌者習也應奉謂灌嬰為大謁者後人
掌之以姓灌章諸家之訓皆牽強據漢官儀謁者乃給事
之初試者給事掌唾壺樽俎隨御之物則謁者之職同之
灌乃洒掃之義必主灌器以洒滌故名

范丹清矯慕梁伯鸞閔仲叔而鄙賈偉節郭林宗林宗為
一時風流嚮慕丹獨非之可謂特立不倚

向栩好讀老子被髮著絳綃頭不好語言喜長笑名弟子

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或入市乞食或邀乞兒共宿此乃
異端妄人何以舉賢良方正張角之亂初謂不須遣將但
詣河上北面誦孝經賊自消滅死于北寺獄宜哉
劉羽間關上計沿路收給士大夫死喪者車馬衣資俱盡
乃餓死可謂好名之過

栗山按以死易名即此一念已為古今所難

方術傳有日者挺專須與孤虛之術注云武王有須與一
卷言陰陽吉凶之成也風后有孤虛二十卷孤謂六甲孤
辰如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孤對孤為虛也須與義今多
不知之

茗香堂史論卷一

四十碧琳瑯館叢書

楊由傳有風吹削脯脯音孚廢反注古文借為肺字削
札也風角書庶人之風揚塵轉削然則削脯是一物是二
物耶據注兩字各一義然則風吹削脯何義耶意是割截
豬肺風吹颺去也由占以為當有獻木實者頃之五官椽
獻橘

樊英揚厚論大有意以為無用之用雖處士或盜虛聲而
朝廷不可廢禮賢之典其以激揚風俗扶植人心不為無
補若厭薄虛名而取刻深刑名之士未有不敗者大有卓
見

冷壽光魯女生唐虞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屈頸鶴息華佗

五禽之戲其義同也即今導引術耳

文姬隨節偷生不宜入列女傳內宜附伯喈傳末一則見
伯喈至行而失身于卓文姬多才而失身于胡兩兩相形
是一篇絕妙可悲可感文字

蔚宗謂循吏以下及六夷傳序論筆勢放縱不愧過秦論
今觀序論往往有意黨人序最佳而亦近于俳逸民傳序
亦佳東夷傳論大有見其餘僅鋪綴未見奇出

茗香堂史論卷一

四十碧琳瑯館叢書

三國志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譙周父喪使婢丸藥客見以為譏坐是沉滯張華愛其才除著作佐郎撰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時撰魏書見之便焚已書或曰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可覓千斛麥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亮誅謖壽父亦坐髡諸葛瞻嘗輕壽壽為亮傳請亮將畧非所長無應敵之才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三國史惟蜀為畧壽歸咎亮不設史官按壽本傳為觀閣

茗香堂史論卷一

四三碧琳瑯館叢書

合史觀閣之官即史官也無史官何以為有觀閣合史

粟山按妙論可謂以矛陷盾

吳嘗稱臣於魏亮每斥操為漢賊魏人是以深抑蜀吳中士大夫多臣於魏者故吳為稱詳蜀相諸葛蔣琬費禕董允子弟皆無在顯列者蜀事缺如宜矣

讀史漢心開目明讀三國志開卷使人憤悶欲絕史遷於漢事直書無隱班生稍隱約然褒貶不爽至於魏志全是粉飾以譽奸雄

曹操家世不詳所出吳人傳之謂夏侯氏子裴榮之注謂魏武於夏侯惇為從父然惇子懋尚清河公主則所云出

自夏侯亦妄言之耳壽云未審所出為正

裴松之楊紇異同攷折虛實可謂承祚之扁鵲三志之巨明

桓帝時黃星現楚宋之分遼東殷墟言五十歲後當有真人起梁沛其鋒不可當至是操大破紹遂無堅敵

田疇導魏武出盧龍經白檀柳城大破虜於白狼山斬蹋頓及名王以下降者二十萬口時大寒且旱軍乏食斷水殺馬數千為糧鑿地三十丈始得水兵亦危矣操厚賞前之諫征遼者可謂老謀長算

操自魏公十郡九錫之封赤綬遠遊冠儼然帝制又明年

茗香堂史論卷一

四三碧琳瑯館叢書

進爵為王矣又明年命設天子旌旗出入警蹕矣又命冕十有二旒矣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矣簪形已成猶復襲六經之文陳三讓之悃觀其為詞宣王命山甫泉益讓朱虎不是過也借六藝文奸言君子所以痛恨新莽之作俑也曹操一代奸雄亦何須此此不過在廷諸臣爭先逢長又從為之詞要豈能掩萬世之耳目哉

伏后之弒古今未有壽之書法強綴無義一則云伏后與父書再則云辭甚醜惡三則云發聞四則云后廢黜死君父也后母也母豈有罪之可坐一可異也明操之惡憂帝之危有何醜惡二可異也不曰事泄而曰發聞誰發之誰

聞之三可異也身實弒之而曰廢黜君黜后可也臣豈可黜后邪四可異也

魏武奇才不世出然無帝王之度者以事事皆用機變也其語袁紹吾用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不可者操豈有道者耶欺人之言耳唐太宗謂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許子將謂亂世之奸雄誠哉篤論矣

文帝紀大將軍夏侯惇薨王素服幸鄴城東門發喪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于宗廟之外哭于城門失其所也是時漢獻在御遠責曹丕以天子之禮不亦悖乎

茗香堂史論卷一

四西碧琳瑯館叢書

命皆以經營得之也且既襲虞夏之迹名受漢帝之禪乃封帝為山陽公在昔舜禹受終豈嘗削其帝號退就諸侯之國哉

粟山按三代以下王莽已居攝學周公魏丕以禪讓學舜禹借經訓以文篡奪之迹讀之曷深浩歎

兩漢詔誥皆出諸帝親裁簡易愷切朗如日月子桓諸詔膚殼典謹色取行違令人憤懣

粟山案兩漢詔誥忠厚質樸有三代遺意魏以後鮮及者魏明時有司奏武皇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文皇應天受命為魏高祖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

餘四廟親盡迭毀明帝於魏觀命非人使典午得以乘之真亡國之始基也惡得為不毀之祖自古未有及身自尊稱祖配天者有司貢諛庸主報可不顧見嗟末世賈誼於文帝時而曰顧成之廟稱為太宗在詛導主於善忠謹無諱魏臣便欲勒為典制厚顏何甚

魏明詔方邱配以舜妃伊氏地郊配以武宣后乃是效王莽以呂氏配郊壇也詩書所載甚明不此之效而亂賊是宗蓋曹氏事事效莽也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五西碧琳瑯館叢書

齊王芳時西城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官尙書云不寶遠物此何足貴而試之朝堂邪魏文典論辨火浣之必無刊石太學與石經並垂西域布至于是刊滅天下笑之

魚魚現於武庫屋上此或水鳥所銜人間往往有之何足紀
帝紀止載大綱陳壽撰曆必書如母邱儉之表劉整鄭像之詞靡不具載汗帝紀矣此當詳於本傳或附見于他傳始為得宜

魏自文帝以後青龍黃龍屢見井中原非佳兆高貴鄉公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高貴鄉公學博學善談論乃是書生耳不知權暑死成濟

之身哀哉公謂少康優於漢高其志可嘉少康遁迹民間智深勇沉始能克滅諸賊祚夏配天公何倉猝乎

粟山案公亦是魯昭一流人物然頗有英氣

成濟之弑直書高貴鄉公卒弑逆大惡也即為晉曲諱亦當微文存實何抹撥乃爾即然則皇太后詔大將軍奏歸罪成濟坐以大逆何說邪且天子而曰卒無其例晉臣何佞也

甄后母薨明帝為之服總記曰葢之喪達乎大夫况異姓之總乎魏既以帝制自居行此非禮何也

董卓召袁紹議廢立諸傳皆謂紹拒卓議而出奔陳壽獨

茗香堂史論卷一

四七碧琳瑯館叢書

謂詭對而出松之之注尤明壽於此大有斟酌卓遣執金吾胡母班齋詔喻紹紹乃囚詔使其悖如此已卜其無成矣

田豐沮授北方豪傑所佐非人謀皆不用一死紹手一為紹死死有輕於鴻毛者此類是也

烏丸觸擊率諸郡背袁向曹殺白馬為盟別駕韓珩慷慨不敵一坐失色觸曰夫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在一人可卒

珩志以厲事君變節之人尚知重義士可慨也術紹自相攻便是譚尚相爭之作偏袁氏世德而昌術紹

皆懷奸好亂心不在漢天奪其魄使骨肉相夷以滅也

粟山披袁氏四世三公皆有名譽至術紹而滅其族貽笑千古懷奸之報吁可畏哉

陳壽謂袁紹殺田豐甚於項羽背亞父喪其王業夫以項羽之暗啞雖用亞父不足有天下紹漢臣也其興義兵以匡漢為名乃兄弟不仁天下忠義孰肯歸心陳壽遽假以王業悖矣壽為魏晉文過引袁以分其責耳 滅洪傳全載其書無乃太繁 公孫度子曰康父子名若兄弟古人不拘如此公孫病陰消為闖人亦異疾矣

黑山賊張燕靈帝時拜平難中郎將魏時率眾詣鄴封安國亭侯傳及三世作賊而侯且世及自古已有之

茗香堂史論卷一

四七碧琳瑯館叢書

張魯守陽平夏侯惇許褚引軍還誤入賊營賊便退散曹公已走追而還之幸而獲定漢賊得天幸如此志云攻克文之也

荀彧荀攸與賈詡同傳原非失倫荀勗謂魏文用賈詡作三公孫權笑之裴松之以荀賈同評譏壽失倫荀氏奕世公卿子孫及門生故吏布列晉魏曲說以文荀氏賈詡姑臧疎遠後葉無聞是以輕之揆事度策荀賈何分輔翼篡代有何人品乃故為軒輊以為荀宜台司賈媿公輔非至公也陳壽之評諒矣

黃巾亂管寧邴原王烈避地遼東諸賢講論經籍歸者成

市惟烈混於商賈其識尤高寧原猶未韜迹徵辟踵至根
矩脂車魏空有媿阜帽多矣

華歆與邴管齊名作魏佐命以兵收伏后助人弑逆名士
固如此邪傳中多述其名德大節已虧矣夫何足取王
朗文士既不知兵與孫策戰可謂不智兵敗奔逃又復詣
策爲所詰責醜顏不恥名士之風掃地矣

魏武篡弑之謀實關於董昭

張楚爲隴西太守以恩德爲治諸葛亮出隴右楚據守全
城以功封侯魏文特引召見楚不學問贊謁失儀魏文笑
而勞勉楚好遊遊歌者琵琶箏簫擗投壺出必自隨如

茗香堂史論卷一

四九碧琳瓊館叢書

此等人治民有恩臨危能濟雖不學好遊何損

魏武圍鄴李孚爲袁尙自平原傳信達鄴直將三騎斫門
事杖三十枚繫馬邊著平上幘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
而南步步呵責隨輕重決罰遂歷魏武營前徑南過西折
當章門復收縛圍者開圍馳城下繼而入城上喜噪稱萬
歲太祖聞之笑曰此非徒入也方且復得出孚謂審配城
中穀少不如驅出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千人持白幡三
門並出降人人持火孚將所從着降人服隨出守圍間城
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遂從西北角突
圍去太祖聞孚已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孚胆識過人惜

不大用

楊沛歷守宰無餘財占夕陽亭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
妻子凍餒沛病亡無親故吏民爲之殯葬讀此令人嘆息
阮籍人以爲曠達魏文獨以爲至慎每與言止及玄遠未
曾評時事論人物魏文可謂元識

呂虔爲襄陽校尉部民吳母作亂虔誘執殺之攷字書吳
音景烟氣也又音桂乃姓也名姓俱奇他書毋多誤作毋
非也

茗香堂史論卷一

四九碧琳瓊館叢書

勅朝會如故日亦不蝕松之註晉永和中元旦日食王彪
之遺書殷浩謂劉劭所論之非荀彧從之之失宜依建元
中故事却元會浩從之貽以爲劭言未嘗非史官推步積
漸既差豈可預廢元會乎若太史得人考驗勿爽罷朝宜
也若事在疑信則元旦之禮揀日之儀是宜並陳日食在
朝會之前並朝會能之食在朝會之後畢朝會而罷燕享
脩揀日之儀可也姑日不食行禮如常嚴太史之罰劭之
論原爲太史失職而言非謂日食可不廢會也王彪之遺
浩書以日食爲合朔夫日與月會而成朔合朔非即日食
也晉人竟名日食爲合朔不明天象甚矣

關侯圍樊孫權襲之退走諸將欲追之趙儼謂權非求效者不若存羽以為權害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魏武聞羽走果勅諸將勿追之智者所見固同耳

或問盧欽徐邈當武帝時人以為通自涼州還京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瑛責清素之士皆變易車馬為名高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今靡奢相效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可謂妙論

管輅聰悟絕世不可以言傳不可以學得惜作傳者文筆不遒語多近俳注中所引尤為俳劣讀之滋悶

東胡傳景初二年封魏倭王賜絳地交龍錦五疋絳地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五子碧琳瑯館叢書

縹栗屬十張松之注地應作緋傳寫之誤按書縹乃厚繪即今之綾所稱實地綾機是也自魏以後稱地久矣如露地光明錦裁為負販褲之類非一不必盡典其云地乃錦之無文處如山川之有平地方言乃爾非緋字之訛也若以為誤則絳地縹栗屬毛褐之類亦可云緋邪錦之名地亦猶被之名池意各有寓

東夷傳末附紀臨兒國在天竺城中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今所稱悉達是也 車離國在天竺國東南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佗以戰豈長狄之種耶

三國不稱昭烈為漢別稱為蜀所以尊魏以及晉也自古

紀載僭王偽國皆不沒其國號別改地名春秋之書吳楚江黃尚書之紀微盧彭濮南北史之紀北朝十六國春秋之紀五胡皆因其稱而別之昭烈漢室之裔陳壽父母之邦獨創其名稱自為巴蜀豈足傳信來世厭服後葉乎

粟山案即此一端可見陳壽喪心病狂矣史才雖佳何補人品

先生自陽平南度定軍山夏侯淵來爭其地命黃忠乘高鼓噪攻之斬淵卻趙顯等按此戰淵被殺卻收其軍退此云并斬卻誤矣

章武元年立宗廟祭高皇帝以下松之注出自孝景世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五子碧琳瑯館叢書

數難明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恨載紀之缺按本紀已言祖雄父弘世佐州郡雄舉孝廉官至范令雄已為士大夫豈有不知其高曾者耶壽蜀人也令史已登仕版豈有不知其君所立親廟始於何帝邪且魏未嘗無史官操之自出止及曹騰而莫知自出獨罪蜀之無史何也

魏吳二國屢書祥瑞黃龍青龍麒麟白虎不一而足鼎分瓦裂何瑞之多乎惟先主終亮之世無祥瑞之紀惟亮既沒史官言景星見改元景耀君子以是知亮之秉國官無獻諛君臣協德不貴符瑞卓然絕識

先生願沛中而魏武云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可謂真

眼先主當食失箸也知操忌之已深

先主紀權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是時權都武昌先主與會富云至武昌可也何得直名為京此固吳志舊文之誤矣

陳壽謂先主機智權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夫魏武譬弈棋已得先着令人無可下手區區巴蜀成鼎足之勢亦可謂難矣惡得狹之哉

後主紀詳亡國時之醜與權降書亦全載之壽乃不為桑梓稍諱邪

孔明一生功烈定於隆中數言其心事見於出師二表至

茗香堂史論卷一

至三碧琳瑯館叢書

其識力學問備於正議一書拒華歆王朗陳群削號稱藩之議揭日月而行陳壽削之為魏諱也

諸葛算無遺策一失於帝任雲長以進討知其護前而不慮後無謀臣良將為之犄角致亡荊州再失於用馬謖為先鋒喪師街亭挫恢復之大計人謀之不盡邪抑天意也蜀志紀事太畧紀文太繁如法孝直之上書劉璋許文休之遺箋孟德徒費紙筆耳

賈禕蔣琬董允皆治世之良材非危邦之上佐魏延猛烈剛果壽亨之亞武侯既沒必不能為姜維王平下負其材器長驅不顧必有臨沮秭歸之失速蜀之亡耳延被誅而

蜀稍延天也

宗預字德懿何義也此可以為婦人稱耳

裴松之謂張昭勸權迎操為正夫操乃漢賊名為仗順心不在王室若吳蜀既實天下一統曹氏之篡不在黃初之歲矣鼎足之謀各為其主周瑜魯肅自是江東英雄

魯肅謂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大畧與武侯同意然其所謂鼎足者已審與巴蜀為三即先主方狼狽失次豈逆知其奄有巴蜀耶將亦吳人之附會也

粟山按肅所論與武侯隆中之對意見相同自是英雄

茗香堂史論卷一

至三碧琳瑯館叢書

巨眼不必擬也

太史慈徇義解紛有烈丈夫之風遠棄父母之邦依栖江南非其志也孟德遺以當歸而不之答曹氏非漢純臣不能為之下孫策慷慨可與有功為之宣力觀其臨歿而嘆丈夫帶七尺劍不能升天子之塔稍立功業今何以死乎然則子義心存王室亦未嘗自謂孫氏之私臣也

吳陸績臨卒自題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鬱林清操人所共知而不知績不忘於漢如靖節之自系於晉孔明之外一人而已

粟山按靖節不仕於宋績則仕吳矣惜哉

周劭誘曹休七歲並載無乃大兄

吳以軍旅多故立厲禁以斷奔喪士大夫數有犯者定為大辟由是乃止爾時士風猶厚今何須厲禁重辟營營奪情覲顏就列錦稻不疑矣

陳壽謂蜀無史官故獨見畧安樂間劣亡國之狀亦稀吳多史臣矣孫皓之暴眾惡皆歸史豈皆實錄耶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五孟碧琳琅館叢書

晉書

晉書七十卷唐太宗御撰作史大事非綜核古今博採同異不能成書身為天子欲與儒生爭工拙見獵生喜無帝王大度矣

晉書駢麗淫佚以視兩漢三國何啻奴隸

粟山案史有駢儷自此始

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一則失之繁一則失之畧然去史漢未遠猶稱良史晉書直以唐文之駢者作史斷千古史體之壞實作備於晉書

晉書事寡於兩漢文繁過之刪蕪練要可省其文十之四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五孟碧琳琅館叢書

晉之分崩離析不減春秋戰國戰爭興替錯亂無綱合覽者目眩尋者絲棼此時作史者須邱明之雄子長之儻晉為之綱羣雄為之緯然後條分縷析指掌可臚也晉書多載間文散語既無雄偉之勢復寡飛動之姿讀之覺形神蕭索

宣帝紀既稱仲達為帝復稱魏主為天子一國二主酷無鑿裁宜稱魏帝或魏某帝以別之

宣帝行諸葛壘歎天下奇才料其必死宜急追之乃經日始行復令二千人著軟材木屐前行蒺藜悉著木屐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岍始知亮死何懦邪仲達知亮兵行之

堅必有斷後退必無功而不迫無以解敵人之誚故遲遲其行以弭衆口耳

公孫淵稱公孫文懿劉淵稱元海石虎稱季龍皆舉其字淵虎皆唐諱也

遼東既克立標以別新舊殺男子十五以上七千人僞公卿以下二千餘人何其酷邪

仲達以久疾不任朝請魏主每親幸第以諮決焉又預爲終制作顧命三篇不臣之形逡巡已著狼顧之相自非純臣耳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五七 碧琳瑯館叢書

宣帝紀後論贊刻畫八徵惜文俳而繁冠以制曰大屬不經制者以施於臣下加於前代義例安在

紀曰臨文不諱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臣子之於君父不忍斥言其名故云諱若使晉臣作史稱諱可也以唐天子而作晉史直云名某可也史漢有其例矣何乃過爲卑諛若曰諱邪

粟山按當是誤承晉史舊文而未加刊正耳

古惟伊尹告太甲曰伊訓自茲以降未有臣下上書爲訓者景王紀於高貴鄉公之奏屢稱爲訓可謂取義不倫晉臣自夸其主之詞也太宗何乃因之不改

文王紀高貴鄉公奏及太后令皆簡勁於陳壽

晉武居喪既葬除服深衣練冠降服徹膳哀敬如喪有司奏進改服進膳不許禮終而服吉太后之喪亦如之可爲百世帝王法始罷吳魏奔喪之禁主孝非在置場皆得奔赴可謂能錫類矣

虜王戊奚軻來降王戊奚軻對戊已校尉

晉武論深切著明惜文太多耳全一人者德之輕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真名言也惠帝紀賈后廢太后於金墉城殺應作弒史臣贊掩替不成章亦無義例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五七 碧琳瑯館叢書

晉室之壞因於守成非人諸王弄兵削弱帝室戎狄以之生心撲滅不早遂成亂階懷愍雖無失德皆乏雄材苟使輔弼得人亦可驅策群力在帝左右無一英豪二胡之來如振槁不亦悲哉

王浚屢破賊苟晞亦梟果可用一人皆非純臣然亦賊所畏忌有功於晉皆死石勒手二帝之辱宜矣

干寶之論彷彿過秦於諸論爲傑出後段故實太多似不成章末簡忽接以贊疑有缺文否則禿不能篇矣

散騎常侍朱嵩尙書郎顧球卒元帝將爲舉哀有司奏非例帝遂舉哀此瑯琊之所以能得士

明帝單騎微行窺王敦營可謂白龍魚服非萬乘之略也

遺詔托輔內外諸臣無慚末命

穆帝時峻陽太陽二陵崩明年峻平崇陽二陵崩將天意

邪抑人工之不脩也古不脩墓於傳有之晉之臣子有慙

德矣

謝安謂簡文惠帝之流責備太過康樂比之赧獻可謂不

遜

諸王太子宜在皇后列傳之後不宜與諸傳錯綜自漢書

以下其舛相承無人釐正其體殊為未善

天官書史漢之論詳矣但紀本朝可也似不必汎論古今

以費卷帙然史漢天官天文諸書文雖瑰奇未見精妙晉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五九碧琳琅館叢書

書渾天諸論洞元極微

天文變異上及漢季蜀吳所以續范曄陳壽之缺

地理志自虞夏以及秦漢泛濫踰數千言何其辭費視班

范尤為濫矣

漢靈帝時會稽劉洪謂四分踈濶以斗分太多故也更為

乾象厯鄭元受其法魏黃初中高堂隆更有改革太史丞

韓翊以乾象減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厯小益斗分

太史令許芝謂劉洪月行術四十餘年後天一辰東萊徐

岳又於乾象厯小加消息 劉蜀仍用四分厯吳中書令

闕澤受乾象法於徐岳又加解注 晉武泰始中因魏景

初厯改名泰始厯以楊偉推五星尤踈闕元帝渡江仍用

乾象法

武帝時平侍中平原劉智以斗厯改憲名正厯當陽侯杜

預注春秋長厯說述劉子駿之踈咸寧中善筭者李脩卜

顯依論為乾度厯驗之殊勝泰始厯 今攷古今十厯以

驗春秋知三統之最踈也黃帝厯顓頊厯夏厯殷厯周厯

三統厯乾象厯泰始厯乾度厯今長厯穆帝時著作郎王

朔之造通厯 後奏姚興當孝武太元時天水姜岌造三

紀甲子元厯 按漢代已三改厯魏因乾象作景初厯

晉之泰始因之渡江以後仍用乾象厯云

茗香堂史論卷一

五九碧琳琅館叢書

摯虞郊祀議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新禮以五帝即上帝

除五帝惟祀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

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事掃地而祭繭栗陶匏

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成列禮同人理故

配以近考郊堂異體質文殊趣上古生為明王沒配五行

故太昊神農少昊顓頊黃帝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四

郊報之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前代相因莫之

或廢晉初異議惟祀天神宜明堂郊祀五帝如舊議此議

簡易明白萬世郊祀之準也

禮志異同頗有精義惜斷續零星不能包舉視史漢之整齊確闕不如矣

君臣之制晉最近古大臣宗戚之喪朝會徹樂有三代遺意故於五胡之亂士類相從渡江復支百年也

王昌陳洗妻喪紛如聚訟干寶張華荀勗之論爲正王愨期之議尤確

前漢阿子團扇懷儂諸歌皆無關於朝會燕享何須列樂志

惠帝時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固守而後救火是以累代寶器皆盡張華可謂有大臣之守

茗香堂史論卷一

李碧琳頤館叢書

惠帝納羊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后屢被廢辱人謂孽火之徵按吾邑張黃門請之雜記亦見衣中有火星星而墜黃門謂衣乃綾縉之屬瑩之以油積油生火不足爲怪晉時武庫火亦必積油所生羊后衣中之火當必類此然適當入宮之時見此宜非吉徵

烏杖柱掖稍施鐵住則植之以爲元帝建都江表之兆何其誣也

惠帝時人始結髮既成以纒急束其環名曰纒子紉永嘉時婦人束髮彌緩其紉之堅不能自立髮被於額目出而已按紉音既與結同俗作髻字書又作髻假髻也卽今婦

人之髻子晉時大夫亦束之觀圖畫古人可見

晉人屐齒皆達榻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議者謂卯謀也必有陰謀之禍

吳孫休許烏程人病因而差能以響言言於此而聞于彼聲之所往遠至數十里聽之其所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與對語不覺其聲之自遠至也其人亦不知所以

然鄰人有責息于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也急以異之此乃齊諧志怪之類何足紀耶

愍帝時新蔡吏任僑妻產二女心腹相合胷上臍下始分

茗香堂史論卷一

李碧琳頤館叢書

丙史呂會上言連理同類草木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蓋四海一心之瑞也時人哂之朝中有如此佞人以妖爲瑞大臣不奏誅之烏得不亡

司馬孚於晉受禪歔歔流涕于歿自題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何其與兄志趣各歧耶

王浚兵威既立漸次不臣爲石勒所賣而死掩其大惡否則稱尊自立必登叛亂之條其死不可謂非幸也石勒殺

王衍王浚千古快事非石勒有不能爲

劉寶崇讓論其意則美其文襍穢寬疲不須全載

王渾讓功紛紜傳中微一點綴末云渾所在著稱及登台

輔聲望日減其辭不盡當以平子輩一時虛名晉人多為之諱太宗止因晉史舊文耳

劉頌論疎皆切時弊文則弱甚

晉代實無人物開國之初羊祜杜預山濤等始為經濟之才張華裴頡樂廣名重一時不能保身焉能安國王戎王衍首唱風流阮氏世負曠達嵇康乃以殺身晉之不競諸賢罪也

謝鯤為謝氏風流之首能匡諫王敦而不懼庶有足稱

阮籍嵇康等傳史臣總為之論元言妙理綸合而出其體稍俳其詞太費非史筆耳

茗香堂史論卷一

空三碧琳瑯館叢書

江統徒戎論孫綽諫遷都是晉治亂所關不可以文字讀中堅積弩征虜揚威鎮軍等皆將軍名號也趙王倫傳秀發兵拒戰義師諸將皆去將軍名號止書中堅積弩等恐不成文以後皆然此非體也

西漢八王趙倫篡弒河間不臣皆為罪魁東海成都以義始以亂終功罪不足以相準惟長沙有功無罪橫被誅夷深足惜也

解系解結繆播繆允皆以忠義殺身乃與皇甫重張方李含索紉兇狡叛逆同傳雖事存勸戒而擬非其倫

苟晞智計雄傑一世之豪屢奉密詔致討強藩乃足已自

矜為石勒所執不能慷慨效死受署司馬月餘被殺不亦鄙哉

陶侃一代偉人徒以不受顧命勤王觀望不前見譏當代然其綜核名實纖悉不遺矯一代清言無用之弊遂為風流所嫉天門八翼之夢著其不臣無乃非實錄乎以侃忠勇諒不至此又謂富過天府侃竹頭木屑雖微必錄善於生聚謹于節用誠宜有之富國強兵真有用之材以此為譏宜顛沛不振

顧榮誅陳敏以定江東實渡江王業之本

周戴臨難不避無媿廊廟之望劉劭素負風裁苛于彈刻

茗香堂史論卷一

空三碧琳瑯館叢書

乃畏禍出奔一終羯胡一死竄迹不能挺身徇國真宵王也

桓振桓謙已從逆宜附桓玄傳後徐寧事已見桓彝傳乃諸桓既畢又載徐寧不其贅乎詳彙傳中本事下可也

簡文臨崩遺詔桓溫依周公居攝坦之入帝前

詔帝命坦之別為之坦之於此可謂社稷臣

郭璞葛洪宜列之方伎或文苑中不須特傳

殷浩尸棺糞土之言不若世說所紀為工

顧悅之蔡裔等皆宜即事稍詳其下不必另舉其名於傳末

一四九一〇 丹 寶 多 日 正 三 年 第 一 卷 二 十 四

東海王奕求令海鹽錢塘以水牛牽運稅作錢直帝初從之孔嚴諫乃止可爲海鹽故事誌所未載

嘗著論謂謝安勝王導今觀二人本傳導多闇劣安無失策安能以公誠服諸桓導乃不平於庾亮陰賊於周顛刀戴多所不和其量去安遠矣導於敦峻之亂不能爲主任國隱忍苟容安乃氣凌宣武談笑服之家國俱泰豈導所能及耶

栗山案王導碌碌首鼠而中多伎刻不足與安並論

許邁宜與郭璞葛洪同傳附逸少傳末爲贅人知逸少書翰之妙不知其有心經世非徒文士也蘭亭之敘晉墓之文不須全載此非文之絕佳者以書傳耳太宗寶其書并載其文失體要矣

茗香堂史論卷一

六西碧琳瑯館叢書

栗山按右軍人杰惜名以書掩

桓伊帝座箏歌胡床弄笛可謂風流調達乃忠誠王室經緯周詳千古八豪當不多見

劉遐之勇北方儼之關張遐妻邵續女也驍果有父風遐爲石虎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萬眾之中田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仗都盡防等乃敗遐妻子乃得還朝智勇俱備乃出婦人可謂奇杰

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蜀繼漢以晉承之削去魏統以著

篡代之實謂晉承漢非承魏宋儒尊昭烈而遺曹丕此論開平鑿齒可謂萬古卓識以晉承漢以一統耳丕昭之迹猶兄弟也馬之篡曹適見報施之巧稍快不平之人心猶愈乎山陽之潛弒云爾

康獻皇后臨朝袁喬遺書褚裒謂將軍之於國外姓之上皇也皇子近屬有揖讓之禮故友之好請于此辭論者以爲得體如此議論實開亂階太后垂簾不過代冲主攝君事耳豈謂女主卽君乎袁雖后父亦人臣也后雖袁女既攝君位不得因私戚而修敬于人臣異姓太上皇之稱何其悖與斯奸佞之尤史反稱之宜唐室有武曌之禍也

茗香堂史論卷一

六西碧琳瑯館叢書

北魏稱太后父爲太上君彼胡人猶不忍以皇目后父南朝可謂無人

至德之人每鮮權略庚亥因張宏肆掠率族姓保于禹山百姓未知戰守之事咸推袁爲主袁乃誓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隣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戮力同心共恤危難於是峻險厄杜谿徑修塢壁樹藩障攷庸計丈尺均樂逸通有無完器備量力任能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序賊至袁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宴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乃退如是者三觀袁所爲真有制之

師仁者之勇謂三代以後之無人乎

晉人尙老莊儒術缺然儒林一傳苟備篇目無灼然可垂者其所列可分載忠孝獨行中晉無儒也久矣

隱逸傳夏統至洛水賈充使作水戲初作鱸鰈躍後作鮪鮪引風波震駭雲霧杳冥又歌慕河女小海唱大風應至雲雨響集雷電晝冥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此乃仙釋之流邪恐亦有過其實者

郭文隱餘杭山中王導迎之隨使至置之西園朝臣共觀之頽然箕踞傍若無人導集眾賓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坐者鈞深味遠之言俱稱

茗香堂史論卷一

六 茗香堂史論卷一

未達來語天機鍾宏莫有窺其藩者楊軻常臥土室土床覆以布被保寢無茵賴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瞑目不答鋪發被露其形大笑之軻頽然無驚怒色人未量其淺深也此等人外耳目遺形骸萬物不足入其胸寧榮利足動哉

蘇峻傳峻既死匡術舉苑城降韓晃蘇逸并力攻術溫嶠等選銳攻賊營峻子碩率驍勇進戰嶠等於陣斬晃碩等奔張健於曲阿揚烈將軍王允之擊健大破之健與馬雄韓晃等俱走督護李閎追之及於山健等不敢下山惟晃帶兩步鞍箭據胡床射傷甚眾箭盡乃斬之健等遂降

其首前已稱臨陣斬晃矣又稱晃走及苦戰然則有兩晃耶前云斬晃者當有悞

劉淵以下諸紀名曰載紀以別于傳夫載即紀也其名無義例宜名曰外紀外夷而內夏春秋之義也外之者夷之也云紀者著其不臣也不亦善乎

石羯為上黨武鄉羯居北原山下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如人狀攷本草上黨人參天下第一則人參生于園中何足異乃紀之乎

苻洪自稱大單于乃改蒲為苻以應草付之文然則未改姓以前宜尚稱蒲洪乃冉閔說石虎遂稱苻洪驍果宜除之何也無乃非實耶

茗香堂史論卷一

七 茗香堂史論卷一

姚泓薄漢文之短喪欲追蹤於三代此諸夏之所難而于差有之可謂賢矣卒以仁弱見侮於劉裕為善而不蒙福宜乎僭亂頻仍

五胡莫虐於石氏勒虎皆得保首領假手冉閔始屠石宗可謂倖而得死苻堅似有道姚泓無失德皆死仇敵之手天道固無知耶篡弒相因亂臣賊子皆得籍口徐偃宋襄以肆其殘酷何所不極其至乎

載記史臣諸論無不破的惜其推砌比類不堪其多諸篇一律毫無變化有論而無文有詞而無筆大可惜耳終

茗香堂史論卷二

海鹽彭孫貽羿仁氏著

同里朱葵之粟山校正

宋書

宋書七十卷沈約自序云宋著作郎何承天撰宋書紀傳止於武帝志惟天文律歷此外並委奉朝請山謙之尋卒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元嘉諸名臣傳寶生被誅大明中命著作郎徐爰因何蘇所作自義熙訖大明續成一史其中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所作自永光至禪代缺而不續又事屬當時多非實錄今立新製桓元譙

茗香堂史論卷二

碧琳琅館叢書

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為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文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帝紀前云諱某已足其中凡言劉裕必缺其名書一諱字殊非史體本朝之臣執筆諱之可也以後代秉筆之人修前朝之史復何諱耶

城

粟山按稱京城嫌於混

高祖義兵至覆舟山東使丐士張旗山上為疑兵以乞丐

為兵深得淮陰驅市人遺意

徐道覆與盧循謀劉毅兵盛宜并力摧之根本既定不憂上面不平上面字今之俗語豈宜入文章隱侯云取三易故耶毋乃太俚

二劉既敗孟昶至仰藥自裁高祖謂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死衛社稷橫尸廟門迄遂其許國之志不能遠竄求活寄奴如此心胸宜其每戰必克

南塘破賊進高祖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寄奴受黃鉞餘固辭夫太尉中書監雖貴不過人臣之極黃鉞則人君所御辭人爵而受帝制寄奴不學不覺露覬覦神器之心

茗香堂史論卷二

碧琳琅館叢書

於慕容姚氏北魏必曰鮮卑氏羌又必曰偽某國國本朝之臣執筆尊主卑敵可也施于前代與國古無其例九錫等詔一準曹丕司馬昭殊可鄙笑寄奴英雄邁此形勢豈肯終為人下揖讓在所必然作史者舉其大畧去此膚貌可矣何必襲數見不鮮之文汗塗史冊

義

元凶弒逆文帝紀止云上崩于含章殿不言被弒非春秋文武二帝紀論稱元嘉之政罪其覺國敗軍譏孝武竭民自養紀中畧無指實竟同射覆帝紀雖綜大綱亦須稍載得失今止書銓除封拜郊祀出師諸條毫無一言及于帝

身荆公謂春秋為斷爛朝報此等本紀實似之

宋八帝而四被弑臣弑君子弑父千古之大惡本紀皆遷就其詞豈足傳信樹戒昔成濟推刃高貴鄉公典午假手族誅以掩大惡子業見弑明帝討賊無聞蒼梧斷元壽寂之楊玉夫等及蒙弑君之賞不亦滅倫悖經乎

隱侯文筆繁富紀事則蕭索無致論斷較可每恨其多晉宋以後官階繁復誥勅具文皆不宜全載

子業之猜蒼梧之暴則有之備諸無道眾惡皆歸以譽與者非盡實錄

子業紀先書太皇太后令雖仿高貴鄉公紀然太鵠突後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二 碧琳瑯館叢書

乃補列子業淫酗穢德先後無序較霍光昌邑王傳大不如

袁粲起義石頭不可曰反

沈約律歷志譏班固之妄以荀勗為袁勗謂杜夔所制律呂長於古尺四分有餘故致失韻著作郎劉恭積黍起度以鑄新律既成得古周玉律比之不差毫釐又漢世故鐘以律命不叩自應晉武謂勗與周漢器合乃施用之阮咸譏其太高非興國之音阮亡後掘地得古銅尺果長勗尺四分時人咸服其妙然則律之和否魏晉以來無一定之說約之譏固五十步笑百步耳

魏文時太史丞韓翊以乾象歷減斗分太多後當先天因

造黃初歷明帝時尚書郎楊偉復制景初歷施用至于晉宋何承天謂鄧平修舊制新劉洪始減四分楊偉斟酌兩端以立衷三人皆漢魏善歷者然洪之遲疾不可檢春秋

偉之五星大乖于後代洪用心尚疎偉拘于同出上元壬辰故也景初暑景用漢四分法漸就乖差推五星甚疎濶晉江左以來更用乾象五星法猶有前却元嘉中太子率

更令何承天造新法謂堯典星火正仲夏令季夏則火中星虛正仲秋今季秋則虛中二千七百餘年中星差二十

七八度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漢太初歷冬至在牽牛初

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今檢之冬至應在斗十七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天之南在斗十三四矣後

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半刻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

長短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悟而云自古及今諸歷未能並已之妙亦何以云臣更建元嘉歷以建寅月為歲首雨水為氣初以諸法閏餘一之歲為章首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奏依承天元嘉歷考楊偉景初歷凡月蝕圭測景初俱差悉如承天所上又承天法朔望及弦皆定大少餘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異散騎郎皮延宗難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

首值盈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爲新紀之首承天乃改新法依舊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太史上承天歷術合可施用元嘉詔可大明六年南徐州祖從事祖冲之奏承天法簡畧今已乖遠日月既差已覺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差兩宿節閏非正度數違天今創新曆改易之其一舊法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卻合周漢將來永用無差二二堯典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五十餘度之左漢用秦曆日冬至在牽牛六度漢武太初曆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五 碧琳瑯館叢書

冬至在牛初度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時姜岌以目未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度今參以中星冬至在斗十一未盈百歲未差二度度舊法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漸與歷舛僅合一時未能通遠今令冬至歲歲微差將來永久無煩屢改又設法其一子爲辰首位在正北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日辰甲子爲先歷法設元宜在此歲黃帝以來十一歷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上元之歲歷中衆條並應以此爲始景初歷但合朔氣而已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是

時上元歲在甲子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聚于虛度之初陰陽遲疾並自此始世祖下之有司使內外博議時人少解歷數竟無異同太子虎賁中郎將戴法興條議以爲冲之改歷不合古義冲之條答謂何承天歷前術乖遠臣所改定躔次上通曆管下合法與所議六條隨詰洗釋法興謂古歷冬至皆在建星冲之曰周漢之際疇人喪業圖緯實繁或借號帝王或假名賢聖以神其說桓譚知識記多虛杜預疑古歷舛錯黃帝歷有四法顛項夏殷歷並有二術詭異紛紜此古歷可疑之據一也夏歷七曜西行特違眾法劉向以爲後人所造可疑之據二也殷歷

茗香堂史論卷二

六 碧琳瑯館叢書

日法九百四十而乾造度云殷歷以八十一爲日法易緯非差殷歷必妄可疑之據三也顛項歷元乙卯命歷序云元在甲寅可疑之據四也春秋書日蝕有朔者二十六其所據歷非周則魯以周歷考之其朔失二十五魯歷考之又失十三二歷並乖必有一僞可疑之據五也古之六術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經三百年輒差一日占歷諫今朔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此推之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特遠皆春秋朔並先天此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可疑之據六也法興疑曰戰國史官喪紀漢初格候莫審後雜占知在南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古歷相符連

至景初毫無差忒冲之曰乙卯之曆秦代所用有效當時
漢武改創理無乖遠今議者不實見所非既非通談景初
之法五緯實錯二分異景尚不知革日度微差宜矣法與
議曰書紀星昴仲冬以月推四仲中星常在衛陽萬代不
易冲之以為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虛加度
分空撒天路冲之曰書以中星審分至據人君南面而言
法與謂四星皆在衛陽之位自在巳地進失向方退非始
見違訓詁情此則在矣法與議曰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
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冲之曰元和日度古歷在建
星臣法冬至亦在此宿了無顯證而貶臣麻垂差半次年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七 碧琳瑯館叢書

數之餘有十一月而議云九月涉數每乖請據效月食以
課疎密元嘉十二年及大明三年凡此四食臣纖毫不爽
而法與所據頓差十度違衝移宿顯然可觀豈得信古疑
今法與議曰在詩七月流火夏正建申之月也定之方中
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郊公火流暑長一尺五寸
楚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甚也冲之曰按此三條
皆謬詩稱流火暑舉西移之中以為驚寒之候流之為言
非始動也火星之中當在大暑之前豈鄰建中之限又謂
臣法楚宮之作在九月初按詩牋皆謂定之方中室壁昏
中形四方也中天之正當在室之八度臣歷推之立冬後

四日此度昏中乃自十月之初非寒露之日蓋以周世為
堯年度乖五十故致此謗法與議曰仲尼曰火伏而後蟄
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就如冲之所誤堯之開閉今
成建除今之壽星周之鶉尾東壁巳非元武軫星頓屬蒼
龍誣大背經乃至于此冲之曰辰極居中列曜貞觀非以
日之所在定其名號若圓儀辨方以日為主冬至所舍當
在元枵而今之南極乃處東維違體失中其義何附若南
北以冬夏稟稱則卯酉以生殺定位豈得春躔義方秋麗
仁域若此之反哉至于中星見伏每以審時者蓋以曆數
難詳而天驗易顯各據一代所合為簡易之政也月位稱

茗香堂史論卷二

八 碧琳瑯館叢書

建諫以氣之所本非謂斗杓所指近較漢時已差半次審
斗節時其效安在次隨方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厥體不
改至于壁非玄武軫屬蒼龍實效咸然元嘉歷法壽星之
初亦在翼限顯驗甚眾臣歷之良證非難者所宜列也法
與議曰日有緩急斗有濶狹古人立為中格年積十九常
有積閏冲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
於四分之科頓小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
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冲之曰按後漢書及乾象說四
分歷法立冬中影長一丈立春中影九尺六寸二氣去至
日數既同則中影應等而前長後短頓差四寸此歷影冬

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影日差九分半弱進退畧無盈縮
二氣各退二日十二刻則暑影立冬更短立春更長並差
二寸二氣中影俱長九尺八寸即立春立冬之正日也以
此推之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也臣測影歷紀躬辨分
寸量檢竟年測數減均同異歲相課則遠近應率竊謂至
密永爲定式尋古歷法並同四分四分之數久則後天三
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漢載四百食率在晦魏代以來遂革
斯法世莫之非誠有效也章歲十九其疎猶甚而云此法
自古數不可移則復欲施四分于當今理容然乎承天置
法復爲違謬二至差三日曾不覺其非橫爲臣歷爲失甚

茗香堂史論卷二 九 碧琳瑯館叢書

惑也法興始云窮識暑變可以刊舊復謂暑數盈虛不可
爲準互自違伐罔識所依按春秋以來千有餘載以食檢
朔曾無差失此日行有恆之明徵也法興議曰黃帝辛卯
日月不過顛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
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冲之苟存甲子可謂爲合
以求天也冲之曰元值始名體明理正古術詭謬事在前
牒若以歷合一時理無久用元在所會非有定歲今以效
明之夏殷以前載籍淪逸春秋漢史咸書日蝕正朔詳審
顯然可徵臣歷驗之數皆協同則千載無殊雖遠可知矣
疑其苟合將何從乎時法興爲世祖所寵既立異議論者

皆附之惟中書舍人巢尚之是冲之之術執據宜用時大
明八年也上欲用冲之新法須明年改元因此改歷未及
施用帝崩而止按冲之辨夏歷謂七曜皆西行特違眾法
明太祖常與侍臣辨尚書注日月五星右旋之非正與冲
之所執同自古論備者無如冲之之精當故節而備錄之
粟山按冲之所論端重歲差與今西法正合
禮志宜明一代之制上及古初下包漢晉前史以載莫不
申言之如車服衣冠漢書已詳所始亦必汎及沿革令人
目眩欲迷
樂志晉史以濫宋又甚焉

茗香堂史論卷二 十 碧琳瑯館叢書

天文志一卷惟後一卷爲宋永初三年六月月犯房占
日將相有憂元嘉三年司徒徐羨之伏誅夫將相有憂其
應豈在三年之後安知非應於北土乎梁武因長星入南
斗跌而下殿厭之聞魏主殂慚曰虜亦應天象耶建元中
歲星犯天闕庚翼與兄水書歲星犯天闕占曰關梁當澁
比來江東無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閉關頻年不通信
使此乃天公憤憤也然則天象所應豈必江東 少帝景
平正月乙卯有星孛于東壁南白色長二丈餘拂天苑二
十日滅二月太后蕭氏崩按康熙七年正月白氣如匹布
屬地起室壁分野之交掃天苑屏星光射參足每夕移指

東井日沒即見黃昏遂沒凡二十日考象緯書長星如一匹布又云長庚如匹布長竟天又一名蚩尤旗豈長星長庚之類耶拂天苑亦可異矣

子長紀封禪諷也隱侯符瑞豈非其佞乎歟宋室之瑞書于帝紀足矣別為書無乃蛇足二帝三皇事多荒誕別朝符瑞諸史已詳鳳麟白虎黃龍甘露醴泉嘉禾連理此不足紀

五行小序皆前史已言不須曼衍敘自三國無乃為贅晉史所紀妖祥又重載之徒費卷帙彌見不精盧健鬪嘆翁年老以為盧循王敦入犯之徵胡盧絕倒

茗香堂史論卷二

十一 碧琳琅館叢書

晉恭帝元熙元年建陽人本女形有陽道無頭正平此為二形人人間往往有之非為怪宋孝武大明中張暢為會稽守妾懷孕兒啼腹中俄暢死此病也非妖適會暢死耳荆州武甯人楊始妻于腹中生女兒此猶剖脅生不必釋迦亦往往有之非怪

虞十有二州禹貢九州武帝攘胡越置交趾朔方凡十三州三國魏得九州吳得荆揚交蜀得益吳分交為廣魏平分益為甯分幽為平凡二十州五胡之亂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江左僑置牧司多非舊土凡有

荆揚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有過半豫州止譙城宋世分揚州為南徐州徐州為南兗揚州之江西為豫州分雍為荆分荆湘為郢分荆為司分廣為越分青為冀分梁為南北秦魏既南侵青冀徐兗及豫州淮西並沒于是鍾離置徐州淮陰為北兗青冀二州治頓榆名號驟易境土屢分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不可殫計

百官志言宋甚畧泛及三代下至漢晉宜南史之不書宋書后妃傳列于本紀後列傳前乃是承三國志體深為得宜此後宜及諸王始有序然自漢書以下皆未及正之王弘傳多載讓爵舞婚之章何其繁費其議刑辟稍節為

茗香堂史論卷二

十二 碧琳琅館叢書

住弘褊狹有忤意輒加詈辱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每訶譴之然後施行若接遇驩忻必無所諧人問其故曰王爵既加又加撫勞與主分功若求者絕官又不微借顏色即成怨府問者悅服如茲措意亦非大公避怨避恩終是秉德未宏

晉宋文字日繁意趣則寡拜爵舞官全載誥策表牋至于累帙須盡刪之省文之半始覺明爽如謝晦之反討晦之檄目申之表連類而書何其筆費江夷謝方明不須為傳附江湛謝靈運傳足矣晉人以春秋為陽秋其義無取當以一人諱之而然宋人

往往因之改聖經之名大無理也

宋內外官惟尉一印其餘銓除皆別鑄新印孔琳之建言宜仍舊印未見從悖矣

張暢與魏尚書李孝恭交馬共談彭城下應答無滯可參春秋詞命之選沈約之贊暢謂虜兵深入非暢正言彭汴危矣仁者有勇非為臆說何其謬耶魏師飲馬江上已極兵力彭城堅壁二王在焉攻之未必得志故委而去豈因張長史哉比之羊杜謬矣

范春謂徐傳弒嗣君殺賢王有愧願託當以凶終謝晦被誅又奏原其婦女可云正直忠厚子晔不肖以反被誅遂

茗香堂史論卷二 十三碧琳瑯館叢書

至覆宗

隱侯論斷非不佳奈淫靡浮泛引譬必多讀之悶悶

沈攸之乃宋忠臣不可與臧質魯爽同傳

顏竣佐命討逆孝武病危諸將不得見竣出入卧內上所不能裁當機端決卒殪元凶視父延之沈涵經綸相百乃延之處凶主之側從容以免竣以怨誅殺身父子度量相越不亦遠乎延之每惡其權要可謂先見

王元謨鬪將耳不可而征其在豫州民訛言其欲反諸郡合兵討之元謨令內外晏然以解眾惑馳啟具陳本末可謂善處變宜其以功名終

廢帝不道柳元景位居上將不能速斷以安社稷禍發被誅弟叔仁戎服率左右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整朝服乘車應召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忠有餘志不足無愧社稷臣

沈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辭爵位以宅還官移居悉湖子孫親戚連居旋受顧命廢帝加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朝賀常乘豬鼻無幟車重者不過三五人騎馬行田園一人視馬而已垂月并遂無人遇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遊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乘此車欲安之乎並几杖固辭發元景廢主之謀帝滋凶虐誅

茗香堂史論卷二 十四碧琳瑯館叢書

何邁知慶之必諫閉清谿橋以絕之果往不得度乃還遣從子攸之齎藥賜慶之死慶之忠誠恬退何減子房不獲考終何也昔平陽侯功高位重乃學黃老日飲醇酒不事事非徒治國實以保身慶之八十之年從幸較獵據安凌厲不異少壯此伏波所以見疑光武也雖欲辭榮盛世焉能免禍暴君陳平信陵亦以縱酒避禍慶之乏此機智可為太息

粟山按慶之終是純臣

蕭思話遣建威將軍蕭承之以五百人進據礮頭攻楊難當承之乃齊高帝父宋書于蕭字下竟稱曰諱不讀南史

齊書則諱乃何人須別為之稱乃明

宋武北伐緣河南岸別遣丁昨以七百人車百乘于河北岸為却月陳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魏軍不解其意未動帝命朱超石齋大弩百張車益二十人設彭衙于轅上魏軍見營立四面進圍之長孫嵩以三萬騎肉薄攻營超石百弩俱發魏軍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齋大椎并稍千餘乃斷稍數尺以之一稍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蕭思話遣承之進軍岷公固楊難當遣其子和步騎萬餘跨漢結柴立浮橋攻承之合圍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用賊衣犀草戈矛莫能施承之截稍長數尺大斧椎之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五 碧琳瑯館叢書

一稍貫十餘賊賊不能當大敗燒柴走兩戰先後一轍

孝武十四王論言約義深如此筆力纔足貴尚

周朗上書請減宮中女隸令民早婚嫁以廣戶口寢北伐之舉內修戰守拒邊民之請師明于內治矣崇孝行敦喪制后妃先以節儉革僑置郡縣省幼冲藩員核釋流治淫武皆江左流倣人不敢言朗昌言無忌被罪以死宜宋之不競也約謂朗意在摛詞文實忤主詞之為累一至此乎是非大謬觀朗所言豈是浮藻

宗越善為營陳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人隨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可稱材士惜其盡力暴君與譚童同戮

循吏傳敘六戎薄伐乃是六師晉人為師馬諱故改之約已隔朝不須沿此又杜慧度交州朱載人朱載乃漢置縣字書音員不言其義當是古寫字

沈約自序乃泛及宗支聞人已載前冊無不備列後乃僅載上宋書表而已何名自敘敘中徐赤特俱作赤將不一而足以武帝紀及南史校之姑正其謬按南雍宋書馮宗伯開之所刊校正皆一時名士吾邑姚山人叔祥與焉其訛乃如此

茗香堂史論卷二

十六 碧琳瑯館叢書

南齊書

齊史江淹作十志沈約纂帝紀二十篇吳均亦嘗著齊春秋三十篇劉子玄稱其核實皆不傳于世蕭子顯自表梁武別為之晁氏譏其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曾氏譏其馳騁雕績而文益下可謂實錄子顯齊宗室而北面于梁故于齊之始基多溢美齊之末造多溢惡時尙瞿曇儒崇釋是非大謬于聖人不翅如二氏所譏已也萬歷庚辰國子祭酒張一桂序之如此大都貴釋輕儒梁陳二書皆然不第陳書也

高帝本紀序皇考承之勳伐太支蔓宜另為紀附首篇若

茗香堂史論卷二

十七碧琳瑯館叢書

蜀志劉二牧可也

魏熱南朝為烏夷南朝目魏為索虜各尊已而斥彼總非

史臣紀實之體

高帝本紀太祖軍容寡缺乃編椶皮為馬具裝折竹為寄

生夜舉火進軍寄生不知何物又按東昏紀馬被銀蓮葉

具裝鎧雜羽孔翠寄生乃知是馬飾也

高帝紀太祖既平休範分功袁粲等更日直入決事號為

四貴秦時有太后穰苴涇陽高陵稱為四貴至是乃復有

焉子顯此等文法真堪發笑

楊玉夫等首謀私蒼梧齊高祖當殺玉夫等以塞天下之

口乃封玉夫等二十五人爵邑天下未有以弒君蒙賞者齊祚不長于此可卜 宋主禪齊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如此人宜為齊祖所立以為今日地也

粟山按此與何不食肉糜及蝦蟆官私之言一例

史臣援太乙九宮為符命其文猥鄙不堪不憚遺笑千古齊武遺詔不得用寶物入梓官刀用鐵環者祭不用牲惟設茶飲干飴酒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制未山陵前朔望設菜食此雖矯世革俗未免太過然無媿漢文已 又禁公私皆不得出家為道及起立塔寺精舍並嚴斷之深

茗香堂史論卷二

十八碧琳瑯館叢書

揀當時崇尚佛老之敝可謂杰出千古

齊武命葦裳粲沈攸之亦是盛德事

禮志敘及戲馬倒馬亦太猥瑣樂及白紵豔詞此豈足云

禮樂哉祥瑞則白鳳白兔嘉禾連理此偶生之物不足為

奇不足紀

褚淵傳及褚澄及其醫術後忽為徐嗣言其治奇疾過于

澄文情跌宕有漆園龍門筆意

褚淵傳後特作論贊謂淵太始之初已致通顯數年之間

不患無位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固人主之所同謬世情

之過差也夫豫讓謂中行賈人畜我故眾人報之為純臣

者尚有厚誅焉淵受顧命之重當委寄之隆豈止一介之夫國士之遇哉賣國求榮究其實盛加于宋之令僕幾何哉觀焉就列陷袁粲以求生其罪在荀或華歆之右子顯為之文過飾非儉人執簡是非到置矣

柳世隆文武俱備忠孝無雙功名既立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豈非江左第一流人物乎世稱柳公雙璣為彈琴士品第一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褚彥回真不啻天壤之隔矣

沈攸之遺齊高帝書字字風霜言言愴惻又不啻李密駱賓王討楊慶檄也書中親過夙眷遇若代臣以世為代當

茗香堂史論卷二

十九 碧琳瑯館叢書

是唐臣追改之又齊梁以後每以夷齊為夷叔蓋北朝曰南為夷夷齊時諱言夷齊故改其稱梁隋相承故耳桓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不死海鷗羣翔登城彈之無不折翅而下飛衛之巧無以過之

粟山按此亦形容太過

周山圖傳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為縣死便發靈山圖啟武帝乞加封輔國將軍上笑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真英雄之言也

周盤龍有愛妾杜氏齊太祖送金釵鑷二十枚手勅曰餉周公阿杜此真得馭將之術

謝超宗鳳之子孝武賞之以為殊有鳳毛然輕薄無行不保軀命人多以此相擬何也

劉祥不滿褚淵撰述宋書隱刺禪代齊祖銜之坐以歷詆朝士輕議乘輿流竄海南以死史譏其文人不護細行恐非篤論乃阿時君旨耳

虞悺不預鬱林廢立固辭佐命引疾告歸可謂烈士子顯不能揚其大節況為論贊可謂無識

東陽太末徐伯珍兄弟四人白首相友時人號為四皓高逸傳載顧歡之辨佛老往復多端子顯益伸佛氏排抑

百家以阿時好已乖史臣垂鑒之義高逸傳多是學仙學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二十 碧琳瑯館叢書

佛之流此當別為方外傳何當概稱高士乎

劉瓛學行方嚴不媿儒者陸澄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雖家多文籍人所罕見亦奚用乎王儉目為書厨有以也

竟陵王子良忠孝仁讓尊賢好學議論時政多所裨益而廢帝猜忌特甚幸先令終不與十四王同誅豈非盛德之報乎

廬陵王子卿亦字雲長豈慕壽亭之為人耶

張思光雖風流譎詭而至性過人好義有為真可稱一代名士

周妻何肉周彥倫自云不能無累其勸何點菜食文雖當
今戒殺之篇多不及其工也何允斷肉食而猶欲食魚鰾
蚶蠣令門生議之老饕饕吻遺晒千古彥倫同傳不異老
子申韓也

王儉名重一時入其幕號芙蓉池然乏休休之量忌勝已
者不足云偉人

王晏小人之尤終不免高帝之誅所謂小人枉作小人也
王思遠先見其敗勸其先機引決及拜驃騎笑其初言思
遠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果及于難思遠以此得免遷
為侍中因免禍以致遷所謂君子落得君子也

茗香堂史論卷二

王碧琳現館叢書

徐孝嗣雅望非常賜藥容色不異飲至斗餘乃卒可謂有
量不能行伊霍之事以安社稷授柄領軍殺二帝子孫殆
盡豈社稷之臣哉

粟山按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真孝嗣之謂

褚淵沈文季俱善琵琶會豫章王北宅淵取樂器作明君
曲文季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寔解之
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不異曲終而止文季之
勁直季淵之雅度豫章之好賢皆一時之絕

王融謝朓同為一代才人融躁進功名躍冶求試朓流連
山水遇擢固辭其人之靜躁不同也融擁戴竟陵拒太孫

之仗竟陵退讓無心天位融遂被誅朓不與廢止之謀深
拒始安卒為瑤光所陷身蒙大戮名節無虧其人之忠奸
不同也兩人同傳子顯反右元長謂高帝不亡融必有功
疆場文人之孫吳何可為據無乃痴人說夢
孔稚圭有用之士論刑與兵皆鑿然有見人徒以北山移
文賞之豈識稚圭者

王負庶子以抗王師張沖盡節以死勤事一人忠悖異矣
子顯論斷以為致危之理異為亡之重一豈不謬哉

祖沖之論厯十有九歲為一章凡七閏今改為三百九十
一歲一百四十四閏則是一百七十五歲半得閏七十二

茗香堂史論卷二

王碧琳現館叢書

較堯之置閏為稍密何承天歲差之法以為得所未有而
沖之疏穢其略謂日月已差三度二至已乖一日五星至
差四旬留逆或移兩宿造曆請改之諸儒無以難宋孝武
崩不及行可惜也又憎為劉太祖改造姚興處指南車銅
機圓轉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又仿諸葛木牛流馬造器
施機不因風水不勞人力又造千里瓶日行百里真古今
至巧之士

梁書

唐姚思廉撰梁書駢偶多梁陳之遺無遷固雄健筆力

武帝本紀帝使張弘策陳計于兄懿曰雍州士馬呼吸數

萬獸眎其間以觀天下獸眎乃虎眎唐臣諱虎字也 紀

中參軍黃天獸亦當是天虎 陳獸牙劔獸牙皆是虎牙

武帝起兵機蒼古蔚森不下漢人手筆盡寓縣之竹未足

紀其過窮山澤之兇不能盡其罪李密討煬帝機本此機

中龍曠獸步亦是虎步所改本紀九錫文優孟衣冠殊足

噴飯

本紀屢書老人星見或一歲而春秋再見不下數十次何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三玉碧琳琅館叢書

不憚煩

栗山按老人星即壽星出丙入丁自有常度亦不足紀

梁大同元年詔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無賴子弟遇于禽

獸至於父母並皆不知多觸王憲致及老人者年禁執大

可傷愍自今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惟大逆不預今思

此詔可謂能錫類矣 又禁民間用九陌錢必須足陌此

弊梁陳時已有之何怪今之力五九折八折之紛紛也

史臣論贊武帝不及帝王大畧止稱其博學多能著述淵

富又佛經梵典儒家所斥而津津言之贊護凡猥如麤為

犧牲等皆不及焉何以名史

貞陽侯淵明作深明避唐諱也 梁書大都成于高祖時故

世民等字皆不諱

梁將復有朱買臣

魏立成總論深中蕭梁之病情其排偶拖沓無雄杰之氣

讀之衰颯悶人梁武治天下則不足而內行醇備至孝夫

植昭明之孝哀太子之不忍疑父同盡侯景之手比皆是士

君子所難能而出于帝王之家更足儀型千古

梁武父子之才華若不為天子亦是江左名家惜乎尊居

天位徒以召亂不足全身至且後佛成風而富貴不能自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三玉碧琳琅館叢書

栗山按宋徽宗坐不能為君之累梁武亦同病

曹景宗傳敘景宗僦豪厯厯如見 景宗常與少年數十

人澤中逐麋鹿無還騎趁鹿鹿馬相亂景宗於眾中則之

人皆懼中馬足鹿應並輒整案無還騎趁鹿文理不順以

無還為句既不明從無還騎為句又無謂此必有舛落不

若刪去五字文勢已足後人每不及古人敘事簡勁在此

景宗慶遠王茂三人傳贊亦佳

鄧元起母奉道家居不肯與子同行曰貧賤家兒忽得富

貴詎可久保我寧死不與汝同入禍敗可謂千古高談

曰僧珍不私親戚侍御鞠躬屏氣果食未常舉筋嘗因醉

後食一柑高祖笑謂大有所進人臣如此豈有懸彭不保之患

陳尚書姚察乃思廉父也梁書論斷多采之察往往破的但文沿靡儷耳

謝朓當齊受禪不肯解天子璽綬授齊不媿抗節之士奈何永明中復受義興太守之命後雖累徵不就爵位彌高豈非晚節不終乎

武本紀陳獸牙於陳伯之傳仍作子虎牙又諸列傳往往見虎字史臣何前後矛盾若此

武簡文元諸紀皆直書帝名乃于諸王往往稱諱此沿梁史舊文之誤世未有名其父而諱其子名其君而諱其臣者史臣疎漏若此

茗香堂史論卷二

王碧琳瑯館叢書

徐勳傳進五禮表係于典章不厭其詳至與子之書何須全載又復繼以答賓喻拖沓甚矣此體乃自班固作傳也

裴遠夏侯誦夏涇夔等傳忽廁一魚宏宏畧無佳事止有四盡之言宜附入貪酷吏傳可也置之此中不倫矣此等人何須爲立傳

顧協少時將聘舅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在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允嗣此乃偏僻之行不孝之大雖博極羣書亦何所用

何敬容傳朱雀門火高祖謂羣臣曰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並相顧未有答敬容曰陛下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此何異柏梁既灾建章遂營一樣佞人口吻何謂名言梁室崇佛老尙之獨勤勞在職先見其敗可謂高識以此見譏薄俗當亦有過其實者

賀珍封事愷切梁武大怒召主書口授勅責珍纍纍二千言智足拒諫言足飾非何怪朱異諛言得聞納叛亡國羊侃北方豪杰自拔南歸盡節臺城子鯤繼父之志圖景立功上雪國恥傳中敘侃雄豪奢侈令人艷羨眉舞色飛此猶汾陽功塞天地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也

茗香堂史論卷二

王碧琳瑯館叢書

許懋駁封禪議足破鄙儒曲說梁武通經術慨然信從後世真宗主旦等何梁武君臣之不若也

臧厥嚴酷少恩吏民小過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獸獸當是虎字

吳郡顧憲之臨終爲制以教其子曰莊周達生王孫矯俗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衣周于身示不違禮棺周于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漢明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况吾卑庸可不節衷吾意不須常施靈筵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權安小牀暫設几筵惟下素饌勿用牲牢烝嘗之祠

昔賤備物難辦多致疎怠祠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
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時果勿同于上世也亦令子孫四時
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
求備物哉讀此知昔賢固有先我而行其志者矣
海南諸國如扶南盤盞丹丹干隋利狼牙修婆利中天竺
師子等國皆奉佛聞梁武奉佛故絕海來朝宜詳紀之至
於林邑高句驪僅一通中國而已歷紀漢晉以來事無多
太煩 新羅不過通中國何須紀之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于七碧琳瑯館叢書

陳史

梁陳二史皆出姚察父子皆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亦多本
之世傳

陳書視梁九為疎畧止有紀傳而禮樂制度天文律歷皆
不及焉

周鐵虎本傳皆稱鏐虎而本紀中稱鐵武梁陳二史往往
類此

陳書夾字多作俠通用如韋載傳亦稱俠御將軍殊可笑
沈禮明退漢武通天臺文本不其佳但纏綿悽惻遂作古
今佳話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于七碧琳瑯館叢書

虞荔思弟感病陳文帝令荔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
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禁其
蔬食手賜魚肉文帝好賢之至令人感歎

陳梁二史俱成於隋世唐諱可無避也書成後唐世刊行
進御乃行改竄耳二十一史履行刊定不行改正亦是疎
忽

思廉為父姚察立傳是亦班馬自敘例也

徐世譜與侯景戰于赤亭湖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
益軍大敗景軍生擒景將任約梁陳二書每論水戰多云
道拍艦拍所云拍艦乃是發石撞竿之類水車即船上施

輪楊么之馳騁洞庭其遺制也吾友徐彬作舟師可廢論
曾作論辨之於此尤可徵也從來荆襄江上之戰捨舟何
以飛渡迨逐乎世譜善水戰高帝拒王琳水戰之具悉委
世譜世譜請解舊法隨機損益妙思出人誰謂舟師無用
乎

姚思廉於陳將之降隋者皆云隨例入關天背故向新此
爲何例乎深可嗤也

蕭摩訶降隋復從漢王諒反被誅任忠貞後主而先降敵
樊毅兄弟碌碌隨人乃以魯廣達之忠烈歿身者同傳舛
錯甚矣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三九碧琳瑯館叢書

陳武乘梁之亂弋取天位無長駕遠馭之才公卿將相皆
是戚里浙東江右嶺表閩南能雲朗周趙之徒分方各據
僅奉正朔號令所及止有江南而已巴蜀荆門張敵逼處
六朝小弱無過于陳陳武恭儉勤勞纔能保境後主荒湛
文酒群小用事機務壅遏隋師入關將士未知其亡不亦
宜乎苟使叔寶可望中材將相輯睦朝無佞幸以支疆隋
恐有未能何則楊堅之雄不下魏武關陝河洛之甲韓賈
楊素之才又不啻張遼樂進諸將而江南勢弱不及孫吳
雖使廟堂之上有周瑜魯肅輩謀之未必無事也

南史

唐學士李延壽撰南史八十卷延壽父大師嘗請宋魏諸
書以烏夷索虜相詆文不雅馴欲擬吳越春秋編年正之
未就而歿延年在東觀究習故事更爲南北史始宋永初
迄陳貞明合四代曰南史刪繁補漏過本書遠甚所載譌
識妖祥頗涉猥雜然宋書誕而多誣齊書續而益下梁陳
畧而不詳是編包齊括宋兼陳該梁信約顯之忠臣二姚
之益友也年少位下當時無稱劉知幾標剝百家此書未
嘗置喙永徽公主愛其書序而傳之延壽取法司馬遷顧
崇紀傳而畧表志不無遺憾司馬溫公謂陳壽以後無能
踰者誠篤論也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三九碧琳瑯館叢書

高祖本紀敘祥異贍于宋書敘孫恩戰不若宋書之詳京
邑蒜山之戰關白下存亡不宜畧之
宋書桓元將謀篡從兄謙屏人問高祖曰楚王勳德隆重
四海歸懷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爲何如高祖志欲圖元曰
楚王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
謙喜曰卿謂可當可耳十二月元篡位是元之篡裕且陰
從與之以爲異日立功地南史削之何耶 高祖家貧常
負刁達社錢三萬達執錄甚苦王謚造達見之密以錢代
還得釋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與相知惟謚交焉桓元

之奠謚手解安帝璽綬為佐命功臣眾謂謚宜誅高祖保
持之南史削去償錢等事惟云帝素德謚保持之事既深
晦不若原史之直筆感償錢細恩縱佐逆大惡南史諱之
舛矣

宋高祖命孫處襲番禺覆盧循巢穴宋書作孫季祖乃其
字也當以南史為正

九錫禪位策文魏書已相蹈襲宋齊梁陳展轉摹倣真足
嘔噦是書既合為一史宜加刪削乃全錄之何其灾木
零陵王殂下書曰宋志也筆亦微婉可思

子業欲掘景甯陵及納新蔡公主詐稱已死改姓謝氏禽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三 碧琳瑯館叢書

獸不如

隱侯諸帝論斷皆精切南史一仍之摘要合並以成文

明帝太始中詔定劫竊之刑遇赦黥兩頰劫字斷去脚兩
筋此亦古肉刑意也強賊斷其足筋使不能復為賊既全
其生復妨其亂可謂弭盜之良規

蕭氏攘奪篡弒皆不沒其實沈攸之袁粲舉兵直筆書之
賢于沈約遠矣

宗越為子業爪牙誅戮羣公被殺于孝武廢帝本紀訛作
宋越宋書亦然他傳往往訛宗作宋較者不知訂正閱者
幾疑宗越宋越為一人可歎也

李百藥論斷精鑿雖唐人手筆以視太宗晉書諸論繁簡
迥不相同往往微詞直筆洵哉良史之材

齊高帝紀符讖太多若張陵木簡李斯秦碑風角之魁暴
秦之佐其文豈為帝王瑞

齊武遺詔儉山陵之制祭勿用牲茶餅酒脯而已與高帝
遺詔異同可謂達識至命盡心禮拜供養顯陽玉像諸佛
便開臺城老公作法

齊武以暨陽寒人給事中綦母珍刻縣寒人馬澄侍皇太
孫以保傅之選乃不用名門令望而止用單寒宜太孫之
不敬憚矣又同時小史有姓皇名太子者武帝惡之命移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三 碧琳瑯館叢書

點于外作犬子何點以為不祥已而文惠太子薨太孫踐
祚終于被弒夫太子儲君乃敢以命名當罪父兄師傅命
名者以懲不敬可也

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城錢二千泰始軍役大起
受官萬計兵事急二十年來並不輸送不可勝計齊武卽
位蕩除逋城錢并申明舊制夫令僕之尊二千非所苦惜

非國體至於簿尉之卑軍功之賞或告身不抵一醉責輸
二緡不亦病乎蠲逋是申舊制非也宜別為之條耳

世祖適長天位次當世及何須廣引符瑞異錢北斗之形
太平百歲之字誠何足道

海陵紀引禪靈寺爲識天意若曰等句何其駭鄙鬪鑿飾
勸擾攘等語直當削之

齊和帝紀三月丙辰遜位四月辛酉禪詔至梁奉帝爲巴
陵王戊辰巴陵王殂梁武本紀乃稱己巳巴陵王殂於姑
孰一史之中何相乖迕

天監三年以扶南僑陳如闍邪跋摩爲扶南王以佛弟子
爲王名號表文皆同梵典當由人君溺信邊臣典屬國巧
加粉飾以夸遠邪梁武以下莫不奉佛乃四帝皆不獲令
終將天道無知抑有天下者經久自有大畧徒恃及物之
小惠妄冀非道之大榮未足綿祚弭禍也百藥之論當矣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三三碧琳瑯館叢書

梁武屢次捨身億萬取贖曾何功德陳文效之之作無碍
大會捨身太極殿前又何說也殿前而曰捨身不徒佞佛
乃給佛耳

粟山按捨而取贖不獨給佛且自給矣

陳帝紀皂莢巴馬子之謠鄙而俚視班馬且媿死

南史每紀北朝紀年於本年之末乃以成文大師編年之
志也然而非體

南史帝紀之後卽列后妃諸王爲傳首此乃宗魏收魏書
也

梁鄒后酷妬及終化爲龍入後宮通夢武帝或見形光照

灼帝于露井爲殿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釋氏化
蟒之說殆亦有端

粟山按此等不經之言筆之于史爲失體

梁元帝徐妃酷妬見帝一日每帝將至必先半面粧以俟
帝必大怒而出可謂悖矣又復淫亂無度可與鬱林何后
同臭萬年

粟山按宮幃瑣細之事亦非史體所宜

宋晉安王子勛之疾巫者請開昭太后陵毀其梓宮爲厭
勝明帝太始中有司奏暫出梓宮補葺毀壞考武作此凶
德祚安得昌又家法蕩然有所幸御或留止路太后房致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三三碧琳瑯館叢書

謗聲外流密取南郡王義宣女假姓殷氏爲殷淑儀廢帝
納文帝女新蔡公主於後宮殺一婢以代主歸喪何蕙此
等行事獸畜不如

粟山按家齊而石國治此等鳥獸舞之國欲其永胙艱

哉

孝武閨門無禮猜忌諸弟衡陽王義季縱飲帝書戒不爲
止以至於終可謂智者

粟山按此得信陵君之秘傳遠全身身值亂朝可以爲
法

劉穆之有宋元勳經綸無出其右然以微時困窮遂肆爲

豪汰其子豈反之僻至嗜痴無乃謀國有餘治家不足國史非家乘徐孝嗣齊之公輔不得附于羨之之傳

宋書趙倫之子伯符生子倩尙文帝女海鹽公主始興王濬通之情怒入宮詬罵詈手搏主絕帳帶文帝怒離昏南史削去始興事為伯符諱耶抑為主與濬諱邪義皆無取

王秀之為晉平太守期年請代曰此郡沃壤琛阜日至財生則禍逐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時謂王晉平恐富求歸秀父瓚之為五兵尙書未嘗一詣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朝隱恐富當時可謂巧于立言秀之遺令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足喪主不能消至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三五碧琳瑯館叢書

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貽嘗恨世人談笑喪柩之側多令婢媪代哭古人已有同懷

王僧虔傳論書法疊疊遂至累紙此何關人品列之藝苑可耳其戒子書云爾身已切豈復關我耶鬼惟知愛深松茂柏甯知子弟毀譽事真賢達之言令人太息

王志善藁隸徐希秀稱為書聖人知有草聖不知有書聖也志家居建康馬糞巷與父僧虔皆仁厚時人號馬糞諸王為長者烏衣猶自風流馬糞難于稱目然則人固不可不擇地

王偃尙宋武帝女榮男吳興公主常於深雪夜僕偃縛庭

樹噤凍之兄恢掛問詎主乃免如此貴戚殆絕人道宜明帝為江斲作護昏表虞通之為妬婦紀

王微為宋文人所載書牘皆非佳筆沈約之贊亦謬

王恭以王廙女為貞烈將軍以女人為官屬兵以清君側為名乃拜婦豎統戎宜乎敗也

沈攸之傳列其兩襦之密詔太后之手令以明匡復之非無因邊榮之言曰沈荊州舉義本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室忠臣天下尙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為賊此是千秋公論沈約宋書不載何耶

粟山按沈約首鼠兩端宋書中紕繆甚多不足信也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三五碧琳瑯館叢書

宗慤鄉人庾業豪侈膳必方丈而為慤設粟飯菜蔬謂客曰宗軍人申噉食慤致飽而退申乃執之義惠連詩聊用布親申意同宋書直曰噉噉食義尤明申字無乃太生

顏延之以疎狂見斥亦以此免褫戒子竣有先見之明然為寵妾排床墜致損又以哭妾殞身未得為達 竣因饑旱請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前此荒政恐有未聞

沈懷文三子淡深冲名譽各有優劣世號腰鼓兄弟

王景文風姿為一時所推袁粲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歎亦復可觀詔賜藥酒方與客棋讀詔還置局下爭劫

竟歛子納奩里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以墨
啟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仰飲而卒何
其從容宋史較此工拙頓懸南史所添皆頰上三毛也

王懌不辨菽粟無人與昏獯婢恭心侍之而生現現恭謹
老而不渝顏師伯女樂宴客傳酒行炙皆女伎現以男女
無親授每合置床上回面避之然後取坐上莫不拊手唾
笑現容色自若如此舉止當由父懌駭質未除

王銓王錫皆孝友時人謂之玉友金昆

王敬弘短少起坐端方桓元謂之彈棋發八勢左右嘗使

二老婦女戴五條辨著青紋袴襪飾以朱紛何其弔詭不

情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三五碧琳瑯館叢書

馬仙琿幼名仙婢以名不典乃以玉代女仙婢之名可與

馮婦徐夫人作類

褚賁以父淵附齊終身媿恨拜侍中常謝病上望之令讓

爵弟綦賁居墓下病篤子霽載以歸疾小間知之大怒不

復飲食內外閤悉釘塞之數日纔餘氣息謝綸候之排閤

不可開杵槌破乃入賁曰吾少無人間心但願啟手歸全

舊隴兒輩不才失吾素心以此為恨耳已而卒又彥回從

弟照聞淵拜司徒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

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有期

頤之壽讀此令人面熱齒冷彥回子弟如此何面目見之
名德不昌乃千古快心名言

栗山按此等子弟乃如芝蘭玉樹

褚澄不聞他善惟稱其醫術之妙當列方技中

蔡興宗正色昌言廢帝敬畏亦已難矣沈機先見料敵若

神屢說沈王諸公行伊霍之事事雖不行不蹈其禍至于

妻袁顛之子還子勛之喪犯人主所忌而不顧卒能以功

名終豈非盛德大度有以服人邪南史之筆視宋書蔡興

宗傳工拙相懸

蔡樽為吏部尚書帝嘗設大臣麪頻呼樽姓名不答食麪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三六碧琳瑯館叢書

如故帝改喚蔡尚書樽始執笏而應帝曰卿向何尊對曰

臣職在納言陛下不宜以名垂喚帝有慚色不第臣節之

正亦足見君量之宏

張思光傳忽及徐文伯文伯醫理入神足自為傳附以薛

伯宗徐熙秋夫嗣伯等可也載之此處為不倫嗣伯傳中

有病者呻吟笄屋笄音姐郭璞方言曰江東謂籬條直文

而麓者為笄斜文為籬或用蘆織今人所云蘆籬篾畧是

已

宋文帝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又

曰熙先有美才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憐才之念亦

自可人

劉湛小字猛虎文帝呼為劉斑君臣之間乃有此戲

南史為唐每并諱秉字劉秉祇稱彥節乃江秉之傳仍作

秉同一書而謹否互異亦警校之不精江總宜列伎倖江

謚之苛子介之酷俱不足傳

齊高帝華林宴集使朝臣各効其技藝王敬則脫朝服以

絳糾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

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名答此亦一

時口給耳絳灌起屠狗吹簫亦可帝前屠狗耶帝責其非

體亦非也淵之琵琶文季之子夜散兒之舞亦豈大臣之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三九碧琳瑯館叢書

道耶飲人狂藥豈可責其號呶

竟陵王子良置酒後園有晉謝太傅鳴琴在側柳文暢為

雅弄子良曰君巧越稽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夕

宋時嵇元榮羊蓋並擅琴云傳自戴安道暉嘗賦詩未就

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筋叩之暉驚其哀韻製為雅音後傳

擊琴始此

柳元景及弟子世隆慶遠先後皆拜侍中一門遞為三公

世隆及暉皆工卜筮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

三年邱山崩齊亦于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

齒展題簾濟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語黨曰汝當見我

不見也九年世隆卒十一年齊禪梁

竟陵王將朝見暉投壺梟不絕停輿久進見遂晚武帝遲

之以實對武帝使復為之賜絹二十四匹昔郭舍人投壺有

二十四梟文暢梟不絕豈其遺耶

柳慶元遠孫仲禮敬禮皆以勇力著稱仲禮降侯景復降

魏敬禮在襄陽恆畧賣人為百姓所苦襄陽有柳四郎歌

亦降景思圖之為景所殺墮其家聲

王融為豫章王崑銘曰半岳摧峯中河墜月高帝為之流

涕語故特工

江夏王寶元乘八擱輿手執絳麾幡入都擱全扛其猶今

茗香堂史論卷二

四十碧琳瑯館叢書

之八人肩輿耶

宋明帝謂李安民方面如田封侯相也今傳田字面為大

富相宋藝祖亦方面大耳則古說近之 庾夔貌豐美頤

頰開張人皆謂必為方伯伯夔富於財飲必列鼎魏克江

陵卒致餓死水軍都督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

終唐裴晉公騰蛇入口殆是虛語

南史中虎字或作武或作獸曹武傳則曰日本名虎頭齊帝

帝以虎頭名鄙改作武當亦是改作虎曹武乃曹虎耳

陸襄吳人為侍中臺城陷逃還吳侯景將宋子仙攻錢唐

海鹽人陸黯舉義襲殺吳郡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海

鹽白古乃有倡義者胡職方邑志為尤詳云

齊武帝於天泉池製鱖魚舟形狹而短今之舴艋耳

陸欽陸訐皆操履高潔遨遊山澤二人皆避世之宗然絕

棄婚宦似非中庸宜列隱逸傳中

梁武時猛獸入郭上不悅以問羣臣莫對王瑩飲板答曰

昔聞百獸率舞陛下膺圖受錄虎象來格帝大悅羣臣咸

服夫猛虎入郭豈為美事瑩之對何異仲文聖德深厚地

不能載乎時人以爲美談甚矣後代之貴佞也

粟山按此即梁武時侯景致亂之先徵也

總一王天虎梁書俱作天獸南史皆作天武一代著述何

茗香堂史論卷二

四王碧琳琅館叢書

乃參差

鄱陽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皇太子今本外戚在

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

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

在陳項傳上愚意甚嫌次第之無紀若此次第甚為有倫

何以改之

臨川王洛口棄軍武帝恕加貶削無政刑矣都下竊發每

以宏為名朱雀航刺客指云宏使僅以罪免又與永興公

主通陰謀弒逆許事捷立為后帝為三日齋主使二僮為

婢衣入侍聞帥疑之密告丁貴嬪懼上不信密使官帥圖

圖帥納與人八人纏以純綿立於幕下齋散主請問主升

堵而僮先趨帝後八人抱而禽之帝驚墜搜僅得刀辭稱

宏使帝殺二僮秘之以漆車載主出主悲死帝竟不臨之

宏獸畜之行梟獍之心帝固隱忍之豈安社稷定國家之

大計哉

粟山按此實家醜宜隱于國法則非

安成王秀少孤于始興王憺尤篤憺為荊州以奉中分秀

秀稱心受之不辭也分奉非難稱心不辭為難稱心二字

妙極耦具無猜形容

南浦侯推清敏好文侯景之亂守東府握節而死然歷任

茗香堂史論卷二

四王碧琳琅館叢書

淮南晉陵吳郡所臨必赤地千里吳人號早母此公想煢

惑司命耶

衡山侯恭語湘東曰人有不好懼與仰床上看屋梁著書

千秋萬歲誰傳此者不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

酣歌也帝子王孫乃能此言亦備

鄱陽王恢為益州成都去新城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

患之恢市馬千匹附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

驛馬名曰訂馬前此後此皆未聞

鍾離人顧思遠年百十二歲七娶十二子死亡畧盡小者

年六十餘無孫執父為卒伍廣陵侯亮為徐州見而異之

賜食兼人形有肉骨長寸載還都賜宅擢散騎郎名言往
事多異傳聞年百二十卒普通中穰城人二百四十歲不
穀食惟飲曾孫婦乳簡文賜以束帛荊州上津鄉張元始
百十六歲膂力過人九十七生子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
一時乃多此異人

讀魚弘傳止敘歷官貪縱未知史臣立傳何意及觀張惠
紹傳曰子登嗣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為驍
將然則魚弘以驍將乃傳也傳中一言不及止云累從征
討常為軍鋒而已可謂率畧

茗香堂史論卷二

四三 碧琳瑯館叢書

曹景宗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
弦作辟歷聲箭如餓鷹叫澤中逐麋渴食血如甘露漿覺
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亡死今作貴人閉車中如
三日新嬾邑邑使人氣盡讀之神旺

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營壘立辦以行三軍
真使行陣如山不可攻拔又嘗云慎防勇戰真名將之言
長沙宣武王羣車府忽于庫火油絡欲推主者樂藹曰晉
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久灰必然今庫若火非吏罪也檢
之果有積灰時稱博物晉書張華傳乃不見此言當別有
本

沈約傳上溯金天元冥已甚矯誣又自竹邑侯以下十餘

世代書爵里該以一言云約自序大畧如此凡三千餘言
約傳僅有其半乃是沈氏家譜非國史也又南史田子林
子已有尚傳一書而先後重沓如此

徐勉為吏部立選部為九品十八班即今之條例也作備
自勉始戒子私書甚佳惜太繁耳書中云瀆中並饒荷菝
菝羊捶切音委芡實雞頭也北人謂之菝

梁書不為王琳立傳南史補之豈非以琳終始為梁哉初
討侯景有功止以暴橫自肆本無大罪僧辯何得放誅之
及下廷尉元帝令張載黃羅漢宣諭琳軍陸納等不受命
囚羅漢抽戟之腸以繞馬足馬走腸盡氣絕復斃而斬之

茗香堂史論卷二

四四 碧琳瑯館叢書

殺天子使不可赦元帝鎖琳送軍中納等既降琳亦復位
不聞誅送首惡君臣俱失及琳為元帝發喪又奉表于齊
獻欵于魏稱臣于梁復拒敬帝之徵名為義舉何也直好
亂反覆耳非梁純臣也

陳諸王傳有馬客非一當是臺軍名如飛騎越騎等目
始興王叔陵發謝太傅墓棄其柩以葬生母彭貴人宣帝
不之禁叔陵被誅後主始發彭氏葬以還謝氏太傅身亡
二百年乃罹此厄

陳武既崩太子在北社稷為重君為輕使敵人不能挾質
以要我侯安都之擁立文帝是已衡陽既歸文帝不能復

高子臧之節謂天位不可復移崇以大藩誰曰不可安都陽迎沈之江慘矣衡陽入國致書文帝詞甚不遜殊非智者宜其殞身

栗山按于少保之棄天順立景泰亦與安都同意真善讀孟子者英宗歸而旋有奪門之事假令衡陽歸而不死國事未知何如惜安都不能善處之而竟冒不韙也孫瑒鎮郢州合十餘舡爲大舡中立亭池植荷芰辰美景賓佐並集泛長江而置酒可謂一時豪舉

宋明帝好食逐夷密漬之銀鉢一食數鉢食多胸腹飽脹氣將絕左右請飲酢酒數升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

茗香堂史論卷二 四五碧琳瑯館叢書

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效遂絕

粟山按逐夷未知何物吳地記閩閩逐東夷據沙州糧不得度禱而得魚食之美夷送欸王將魚腹腸肚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按此卽今之石首魚也

王洪軌爲青冀二州刺史州人以洪軌上谷人呼爲虜文使君言之落淚

孫謙歷二郡五縣所在廉潔夏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蚊人多異焉遺命薄葬輜床裝之以蔭第二子貞工巧織細縠裝輜以篋爲鈴佩雖素而華孝貴繼志哀戚之中何心工巧玉貞可謂不能善繼

伏曼容美風采宋明帝以方嵇叔夜使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爲尚書外兵郎與袁粲會談元理時以爲一臺二絕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所居新阪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又顧歡爲吳興鹽官人隱天台多道術弟子鮑靈綬門前有大松十圍上有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卽枯死山陰白石邨多邪病村人求哀歡規地作獄有頃狐狸齋書鹽官未嘗隸吳興乃吳郡之誤也海鹽收顧野王野王本傳止稱吳人未嘗稱寓鹽而硤石山有野王讀書臺橫山有顧氏故居何以稱也越傳稱新阪黃岡其在二海之界邪斯顧氏之先證矣

茗香堂史論卷二 四六碧琳瑯館叢書

鍾嶸詩品謂沈約五言最優于時謝朓未道江淹才盡故稱獨步故當詞密于范意凌于江南史謂嶸追夙憾以此報約若以詩論約較宣城文通大弗如嶸評未盡當于約故爲公論豈爲夙憾

河東關康之與臧榮緒俱隱京口時顏延之等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吧席松葉枕白石而臥了不相盼延之咨嗟不敢干而退讀此覺戴安道雷次宗爲煩

陳留蔡薈字休明清抗不與俗交李撝謂江斲曰古稱安

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如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栗山按夷白二字甚新

武安沈麟士隱居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聰明以災故鈔寫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靜默所致製黑蝶賦以見意若此者便是地行仙

南岳鄧先生陶通明皆仙釋之流庠誦精誦佛經感有異兆稱生淨域亦其類也不得以隱逸列之

栗山按此非史乘所宜言

扶風馬樞隱茅山其言曰貴爵祿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

茗香堂史論卷二

四七碧琳瑯館叢書

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東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亦各從其好也安理數言可謂新特

古以緇布爲冠子曰元冠不以帛冠之尙元久矣荆卿西行客皆白衣冠送之是亦往而不還之義同乎凶喪也詩

云旣見素冠兮當別有義晉人乃着白接離而六代之君著白紗帽諸王以下皆烏紗帽帽之尙白未知何義

梁會稽賀德基少游學都下衣資罄乏盛冬止服袂襦袴嘗于白馬寺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

巾以贈之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婦人乃著白綸巾當是裙襦類耳

劉勰一時名流乃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改名慧

地上有伎佛之君下則有毀形之士大可怪也

吳郡顧協臨沂顧協同在湘東邸府中構二協

烏程丘傑年十四遭喪不嘗熟食以其有味歲餘其母見夢曰死止分別耳何事乃茶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

有三丸藥可服之果得甌中有藥下蠟斗子數升丘氏世寶此甌云夫聖人以禮節情曾子純孝水漿不入七日而

已不忍性滅也五蔬之設以佐五穀謂其味勝宜棄勿嘗捨熟啖生何取乎菜非徒無益且以害生傑乃質美未學

天假其靈于母以牖其衷非母能靈也

茗香堂史論卷二

四八碧琳瑯館叢書

新蔡徐元妻許二十一喪夫立節婦人乃以行次稱故奇

蕭矯妻羊淑禱父喪輒哭嘔血母疾露禱忽見一人在

樹下自稱枯桑君曰今泄氣在亥求白石鎮西南若人無患言訖不見如言而疾愈

栗山按二十一恐是紀其喪夫之年

劉胤及濂有祥覽之孝乃以始安王瑤光黨見殺非孝也

趙拔扈因兄震動爲太守所殺亡命聚黨呪社樹仇可執斫處更生三宿三柝生十餘丈人以爲神遂至十餘萬攻

殺太守轉攻傍邑至成都戰敗乃降此乃寇賊耳當以此爲守令殘暴者戒何足列孝義中

朱百年隱會稽南山伐藥採茗爲業藥古樵字若杜若

東陽人李瞻起兵討侯景爲景所執出之市中斷其手足析心腹破出肝膽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其胆乃如升焉豈非烈丈夫

王偉助逆之首景敗後活草間抗辯王僧辯不挫似乎孔熙先一流人及囚江陵獻詩元帝希意不死愚矣釘舌割腸顏色自若仇家鬻肉俯而視之至骨方刑之世間自有此一種人嵇康琴真侯色不足多異元帝見湘東一目之文始怒致之極刑忘君親之大仇責詆譏之小惡又不足以蔽偉之辜也

茗香堂史論卷二

四九碧琳瑯館叢書

沈約爲宋書多言孝武明帝衰黷事梁武見之曰昔嘗逮事孝明當思諱惡之義於此多所省改梁武之代齊不剪其支庶故雖十四王被屠侯景手而梁之子孫自北及隋唐蟬綿不絕乃天道焉

粟山按在佞佛者則以爲佛佑矣

北史

魏自什翼犍始強并吞諸部然于夷俗未有名號至道武始稱代王改名曰魏羣下勸進稱號改元遂尊什翼犍爲高祖名爲高祖則以前無位號可知魏收作魏史追尊以前二十五世皆強曰爲帝矯誣已甚李百藥北史宜斷自什翼犍爲始畧序先世總以數言曰後皆追稱爲帝始合史臣之體乃因其妄託先聖之後而曰黃帝之系以土德王以土爲托謂君爲跋因姓托跋氏夫蠻夷戎狄安知行禪代之事樂師可謂夢嚙觀魏文立七廟而始於太祖則知以前諸帝之無稽矣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五十碧琳瑯館叢書

北史諸紀當如春秋國語之紀吳楚書其自尊之號以著十統之實南朝列國諸君隨例汎書不必因魏史舊文抑彼尊此他人則曰僭立在此則曰卽位所至則曰行幸來聘必曰朝貢全以帝王之統隆之也

昭武道武雄杰一時俱不免弑戮之禍戎狄無親以弑逆爲恒俗乃盜襲諸夏之尊稱可謂處非其據去劉聰石勒幾何哉

魏文脫去夷風嚮慕往哲衣冠制度駸駸盛時居喪三年力拒群臣遵行古典此則超出百川王卽漢唐宋諸君視之且有慚色

魏并吞中原威制西北國勢之強百倍江南然其亡也兆自充華臨朝稱制穉德彰聞自此權臣執柄遂分東西以至于亡

栗山按為唐武后作俑然一亡一否則以武后能知人善任也

胡充華迫奪嫡后出居金墉以至削髮為尼終于瑤光寺此即亂國專政張本

齊神武初事爾朱榮累遷第三鎮人酋長爾朱度律又加神武為第一鎮人酋長虜以酋長為尊稱尚是太古之俗後則并此諱之矣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五三 碧琳瑯館叢書

神武微時從爾朱榮依龐蒼鷹止團焦中團焦當是茹舍宋人以茹菴為團標即此

北史於魏史舊文宜稍加筆削乃永甯浮屠之災稱述符命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永甯見災魏不甯矣飛入東海勃海應矣此等語不惟矯誣亦甚穢鄙

魏明初立親賢則有清河王懌任城王澄耆舊則有于忠崔亮足以輔政乃羣臣奏請太后臨朝以至濁亂朝綱奸黨窺伺魏之瓦裂實此基之

靈太后被幽五年孝昌元年廢元義復行反政魏明本紀止書皇太后復臨朝攝政不及元義之處分可謂疎漏北

史刪魏史舊文稍覺潔淨然如此節目何可刪也孝昌二年閏月稅市人出入者人一錢如此將令市人絕迹何以為京師

李百藥論贊每不及魏收之簡故知人才之愈下也爾朱榮封敬帝兄為無上王便已可笑已即沈太后及幼

主殺王公卿士二千人遷帝便幕旋悔稽顙謝罪還御太極殿已又表請追謚無上王邵為皇帝餘諸王公以下各追贈官階如此乖張董卓侯景所不為豈能久執朝柄無禍乎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五三 碧琳瑯館叢書

爾朱天光世隆弒敬帝奉長廣王曄為主既而以曄疏屬後迎廣甯王恭曄已至邙南世隆復奉節閔帝行禪讓之禮弒君立君等于奕棋使人歎息

粟山按北魏時君臣道否不復知有綱常于此可見一斑

節閔手及爾朱可謂快事然無善後之策徒奮匹夫之勇禍不旋踵高歡梟雄機變百倍爾朱且有翊戴功罪狀未著出帝遽將討之可謂螳臂以當車轍海內分崩君臣大義久已掃地畏天順人乃可成事否則周文遵養庶保令終耳

北齊屢發冢婦以配軍甚至有夫者亦奪之真夷俗也

文宣因祈雨無效毀西門豹祠掘其冢毀祠甚矣掘冢尤可恨也

文宣大殺元氏無少長皆斬凡三千人暴酷如此

文宣追蠕蠕令都督高阿那肱率數千騎塞其走道時虜眾猶五萬人肱以兵少請益文宣更減其半騎那肱奮擊遂大破之虜主踰越若谷僅以身免此深得將將之法

孝昭寬仁大度有帝王之量思削平關右繼迹神武天不假年齊遂不振濟南之被弑或謂有天道焉文宣酷暴屠戮忠良宣淫近屬得保首領以沒幸矣欲子孫之延何可得也孝昭之短祚皆云文宣爲祟余謂文宣安能爲祟自得也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五三 碧琳瑯館叢書

是齊室之不長耳

人知行三年喪有北魏孝文而不知有北齊武帝武帝讀書好古悉毀佛道經像盡罷淫祀大有豪杰之見此人不死隋豈能竊國

太武保母竇氏文成乳母常氏並尊爲皇太后荒俗無人倫不知遺笑萬世

粟山按上師漢趙嬈下開明奉聖皆足爲人主殷鑒魏世子當立者母先賜死以防母后之亂而靈太后獨不死以至亂亡

魏穆帝倚盧欲立其少子比延乃令長子六修拜之六

修不從乃坐比延于已所乘步輦出遊六修以爲倚盧也謁伏道左及至乃是比延慙怒而去倚盧伐之六修拒戰殺比延倚盧微服人間賤婦人識之遂被弑此等舉動父不父子不子弟不弟宜其篡弑相尋也

華山王鷲潛通爾朱榮河陰殺戮朝士榮與鷲共登高塚觀之及兆之亂又陰通兆勸帝不爲備致倉皇出狩真乃國賊北史稱其木訥少言性方厚每直省閨暑月不解衣冠夫賣主通賊之人陰險踰鬼蜮而曰性方厚何厚之有彼于君父且弄之如木偶而修敬省闈何爲者執筆者徒識其小未嘗明于君父之大也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五四 碧琳瑯館叢書

艾陵伯萇性剛毅生平不笑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因別賜萇酒拜飲之帝曰聞公生平不笑今方隔別當爲朕一笑竟不可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人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之人見者無不扼腕大笑

道武悅賀夫人之色殺其夫而納之生元凶紹遂至大逆誰謂無天道耶

寶君弑昭成符堅伐之執寶君輾裂之長安此堅之所以定伯也

景明中洛陽縣獻白鼠尚書盧昶奏按瑞典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見因陳時政多所

勸誠詔書褒美此奏大快人今天下貪吏滿州郡宜乎白鼠之多也

魏臨淮王孝友上書曰古諸侯一娶九女士有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六人官一二品有四妾三四有二妾五六有二妾七八有一妾而聖朝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舉朝習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強自廣娶親知其相唾怪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則相勸以息特制夫為婦德以能妬為女工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妻妾之禮廢姦淫之兆興此臣之所以毒恨也請令王公一品備九女二品備七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五五 碧琅現館叢書

三品備五五六則一妻一妾限以一周悉充數若不充數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裔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大願也北魏妬風太甚又魏孝文帝嘗對羣臣曰宮闈妬忌王者有所不免何況臣下魏恢拓西北并吞氏羌莫強于天下乃畏婦之風上自帝王下及臣庶無不皆然此天地陰氣所感化為北朝耶隋文一統南北乃畏獨孤恐江南亦不免漸染畏內之教矣爾朱榮既大殺王公啟帝欲遷都晉陽都官尚書元譔爭之榮曰此何關君而固執若此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譔曰

天下事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相恐元譔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又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之其從弟世隆固諫乃止觀者莫不震悚譔色自若讀此凜凜千古猶有生氣北史乃謂譔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如此等人生死不能奪乃是社稷之臣而謂無他才識可謂瞽史

屈地侯羅結年一百七歲為侍中總三十六曹事精爽不衰太武甚信待之監後宮出入卧內因除長秋卿一百十歲詔聽歸老大 川東乃卒如此壽考豈非異人古之伊尹太公周召畢公皆年踰百歲尚為輔相若生古初何必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五六 碧琅現館叢書

滅之 奚牧道武舊人患難有功徒以通書姚興抗詞不遜道武戮之以謝秦過矣 和跋才辨為道武勳臣徒以淫奢蒙戮死非其罪英爽不昧能以陰霧迷太武于豺山祭之乃開則殺之濫枉可知賀狄干被留于秦因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道武于其歸也見其言語衣冠類中國忿而殺之若干者可謂不遇其時若在孝文之朝必首被登庸之選

崔浩測熒惑之入秦高允知五星聚東井之謬可精察天

天人之際

王猛諫符堅之伐晉崔浩止魏文之伐宋雖以天時人事之不齊江南才俊之難測要非本懷二子皆關洛名家不

遇中原英主不欲氏羌拓跋兼并南北耳

魏宋鴻貴為定州參軍疏凡不識律令聞律有梟首罪乃

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如此人令作參軍真是醉

夢世界

宋世良為清河太史盜賊屏迹天保大赦至郡無一囚率

羣吏拜表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

無復訴訟謂之神門讀之使人神往其境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五七碧琳瑯館叢書

李先子鳳探藍田玉椎七十枚為屑食之經年云有效驗

而不節酒色疾篤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絕自致于死非藥

故也然吾尸必有異勿速殮令後人知殮服之妙時七月

毒熱停尸四宿體色不變其妻以玉珠二枚含之口中口

閉謂曰君自言殮玉有神驗何不受含言訖齒啟納之因

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殮于棺堅直不傾委子咬事冠謙之

服食絕粒數十年年九十如童子坐脫而去咸以為尸

解

蕭寶寅在齊不能有所為奔亡赴魏忽為異圖稱號自立

豈非怪事恢以帝室之子自負英才乃梁武西來一籌莫

展魏之強盛百倍于梁羈旅亡命妻以公主無宗社之仇

遽為背德自取滅亡是則蕭鸞餘殃奪其神爽以即菹醢

云爾

北齊馮景裕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主者以聞赦

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經此等不宜載之史古德

尊宿皆以此經為偽僧行不許誦習彼教且非之百藥何

率爾也

粟山按此經至今崇奉足為大噱

高德政勸文宣為篡奪計太后屢止不聽終為文宣所

殺楊愔諸人俱不免誰曰天道無知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五八碧琳瑯館叢書

范陽盧曹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髀髀為馬阜脰骨長

丈六尺以為二稍神武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強舉之未幾

曹遇聲恟聲聞于外巫言海神為祟遂卒此之為骨不下

防風而云海神為厲海神乃有骨耶抑此巨人之有神也

隋王邵獻諫隋文屢稱符命至妄引易經隨卦以證之可

謂侮聖人之言列之佞幸可也

國史非家乘分隸各代不宜一姓共傳三國志孔明未嘗

與子瑜同傳歐陽五代史亦分朝立傳未嘗合一家為傳

也北史立傳往往如族譜異朝之臣合作一卷或相去百

年或遠隔數世竟以一家而比類之大失體裁矣况忠佞

同條賢奸合志徒取一姓不顧非倫豈良史善善惡惡之義乎

魏從事中郎郭景尚善事權貴世族號郭尖今以善錯競者為頭尖六朝已有此目

粟山按郭尖二字頗新

北朝詞章華而不實砌登堆塚連篇累牘令人厭觀宣武親政罷六輔張彝邢巒等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御史中尉甄珍彈之云非兇非虎率彼曠野詔書切責彝等北史擿此二語以為工耶是以彝等為孔子曰朝廷為陳蔡也浮詞害義之甚反摘舉之何文人之無眼若此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五十九碧琳瑯館叢書

祖挺傾危變詐亂臣之魁至于亡賴偷竊往往為士類所鄙賤恬不為恥文人罕有之奇矣熏目既盲復叅大政益設權譎勢傾人主被擠出刺徐州陳寇犯城挺不閉門令守陣皆下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不聞有聲賊無所聞見疑是空城不為警備至夜挺令大噪震天賊驚散走後復結陣向城挺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親臨戰陣賊謂挺盲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鳴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穆提婆憾挺欲令城陷知危不救挺且戰且守十餘日城以克全若挺固文武兼資見奇于目盲之後尤為超特此等人當何口品置之若令遷固操筆又不知若何奇絕

耳

粟山按兵不厭詐挺乃用其所畏挺非無長特用之者不得當耳

北朝英雄畢竟以高歡為首歡雄才大畧算無遺策機變類曹操坦懷似沛公英銳近孫策其稱雄一代者以不篡魏也歡有挾天子令諸侯之心初事爾朱榮知其畜不臣之志以計自跋不與同逆兆之入洛遣使招歡歡惡其伐君巧言避去兆幽孝莊歡聞大驚令孫騰密覘帝所在欲於路邀之明唱大義仍與兆書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于海內及兆弒逆自鄴進討削平亂賊磊磊落落真丈夫也晚出宇文黑獺為之敵手其才器亦亞于歡而不及歡者宇文有吞魏之心高氏無僭代之志也歡老泰方英銳僅堪敵手否則泰固當北面事之

茗香堂史論卷二

六十碧琳瑯館叢書

粟山按歡亦非能終守臣節者特其時未至故謬為尊奉待以觀變耳

斛斯椿初附爾朱榮榮敗棄之歸汝南王悅及兆入洛椿又附之見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說世隆以正道世隆欲害之天光救得免世隆與兆自相疑椿與勝和之兆執椿勝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神武師起椿乃謀誅爾朱氏將復圖歡從孝武入關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椿以

國難未平不與民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牛以享士及死
家無餘財如椿者雖離合反覆終歸於正可謂憂國奉公
智深勇沈之士北史謂其性巧佞蓋以其口舌機變屢脫
危險故耳此以免害豈其本懷世豈有巧佞之人而終奉
顛沛之主也

賀拔岳使馮景詣高歡歡請與岳監結為兄弟岳曰此奸
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人無私盟貽觀春秋桓文皆有私
盟共尊周室雖盟不為私歡之結歡于岳或其意不在魏
則誠然若岳能扶翼魏室結盟英杰共立忠勳則盟豈為
奸乎

茗香堂史論卷二

空碧琳琅館叢書

粟山按岳之言歡洞見肺腑岳自是正人豈屑與盟所
謂董猶不同器也

周文合蘇綽作大誥不意王莽之後更作續貂胡盧于識
者黑獺梟雄亦拾此酸腐邪乃見漢高之溺儒冠雖無聖
人之度自是帝王卓識

因唐諱並韓禽虎之名亦刪之直作韓禽可笑也

韓果勁勇翹捷北山胡畏之號為著翅人周文笑曰著翅
之名何減飛將

裴蘊酷吏殺人媚上至通顯司馬德戡謀逆與同黨謀入
西苑以救帝謀洩被害于化及能晚蓋者也麥鐵杖梟雄

健捷身為盜賊以勇見知為將戰死遼東子麥孟才復與
沈光謀殺化及為帝復仇同時被害世擅忠義沈光鐵杖
皆擅健勁凜凜生氣千古光號肉飛仙鐵杖同時有猛士
魚俱羅等屢立戰功煬帝以其相表異人日有重瞳因事
誅之

粟山案王冑薛道衡以文詞過人見誅况有異表者耶
魏孝文為馮熙服總又引白虎通云王所不臣者數有三
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今按禮經妻之喪達乎大夫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是則功總之服大夫已斷未有身為天子
而服外氏之喪者孝文不以聖經為斷而引漢儒曲說非

茗香堂史論卷二

空碧琳琅館叢書

矣 孔叢子語陳涉亦有外家不拜之說當同此類恐非
聖人之教也在禮於妻黨甚輕而聖人甚重君臣之禮焉
有后妃之父不拜天子之禮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覽古者
必衷于聖人之言始為無弊

靈太后為太上君胡國珍成服于九龍殿明帝為外祖服
小功九龍殿乃魏主寢殿太后成服于此大非禮明帝為
外戚服亦是孝文作備

武成后父胡長仁為尚書令鄺孝裕陸仁惠盧元亮每日
方駕都坐屏人私語私遊密處所在追尋時名三佞
北史外戚每人名下必增一傳字皆刪數傳合為一傳邪

夫外戚之足備鑒戒者傳之可也姚黃眉賀迷楊騰乙弗繪趙猛止寥寥官階數行亦名為傳何耶

蘄州平恒博通經籍三子皆不肖任其婚宦仕聘混濁墜其門風不知恒所業儒是何等也世豈有諸子皆均朱無一人可世其業者則知恒口耳之學非真儒也不能教子烏能迺來世乎

游雅陳奇論易不同迭相非刺雅遂陷奇大戮豈足為儒劉蘭每排公羊而非毀董仲舒有人叩門與蘭坐曰君自是學士何以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與君正之言絕而出蘭遂病卒此豈公羊董

茗香堂史論卷二

空齋琳瑯館叢書

子之靈邪何猖狹若是

陸令萱以叛人妻子配入掖庭倖充阿保乃敢兒畜天子弑君廢后賊殺親藩大臣罪在王聖趙嬖之上其子穆提婆寵倖弄權遂以亡國棄帝奔周宜顯戮以謝西人宇文泰反加爵賞謬矣

粟山按此時而論政刑則不特此一端可指矣

釋藏多梵僧曇無懺所譯乃北史沮渠蒙遜傳中云爾賓有沙門曇無懺能使鬼療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號之曰聖人曇無懺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受法太后召之

蒙遜不遺發露其事拷掠殺之其穢如此抑名偶同耶抑鳩摩羅什交接生子之類耶皆不可知姑誌于此李延壽自序作史始末乃泛及族之聞人無濫極矣國史非族譜敘及先世煩矣又拖沓若是以視子長自敘何啻千里

茗香堂史論卷二

空齋琳瑯館叢書

魏書

初魏史官鄧淵崔浩高允皆作編年遺落時事李彪崔光始分紀傳表志宣武時邢巒撰高祖起居注崔鴻王遵業補續下逮明帝溫子昇作莊帝紀魏末山偉諂附元天穆爾朱世隆與慕容更王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萬不存一齊文宣詔魏收修魏史一百二十卷頗為詳悉收所取史官欲不逮已皆不工纂述論撰出收一人悉焚崔李舊書黨齊毀魏褒貶肆情文宣命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者訟訴者百餘人評論始亦辯答後不能抗僕射楊愔高正德用事收皆為其家作傳二人黨助之抑塞詞范陽盧斐

茗香堂史論卷二

六五 碧琳瑯館叢書

頓上李庶太原王柔年坐謗史鞭配甲坊有致死者眾號穢史皇建中命收更加審核羣臣並攻其失武成敕收刊正收既招眾怨齊亡之歲發其冢棄骨于外隋文以收書不實命魏澹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以西魏為正東魏為偽義例簡要大矯收繪之失文帝善之煬帝以為猶未盡善勅楊素潘徽褚亮歐陽詢別修魏書未成而素卒唐高祖詔陳叔達等十七人分撰後魏北齊周隋梁陳六代史歷年不成太宗罷修魏書止撰五代史高宗時魏澹孫同州刺史克己續十志十五卷唐藝文志有張大素魏書一百卷裴安時元魏書二十卷今皆不傳惟

魏收書在言詞俚質取舍失衷其書亡逸不完無慮三十卷劉貞父序如此魏收輕薄本是詞流原非史筆文之蕪穢不足責其可恨者故用不如已者以專其事蓋焚崔李舊書以滅其迹欲以一人之私抑絕眾口之公屢經釐改至于易代往往不成遂合穢史得垂耳

三代去古未遠然不啻以上尚疑其誣魏本夷俗以部落之盛為尊稱斷自猗廬什翼犍可也上溯黃帝矯附拓跋追稱二十七帝又稱田祖六十七世至毛不言在何代荒忽不經力微詰汾之生又不足怪

茗香堂史論卷二

六五 碧琳瑯館叢書

粟山按此古今作史通病若非興王破除俗見則史臣安敢有異也

魏之先僻處北方荒魏晉之間始通中國其書南渡以後必云僭晉必書名書死書貢他史所無魏收小子敢爾無忌憚之尤尊魏者見北齊正統所承也

道武始用天子禮樂止用璽綬不御袞冕尚安夷俗也因天文之變多殺戮以應之不知修德彌災清河萬人之殺

音宜矣

道武明元皆以寒食散發動遂至失常晉人習尚北荒之人亦效之良足怪歎

太后尊保母竇氏為保太后已屬不經文成遂尊為皇

太后又悖甚矣

元魏謚號重昏既有成帝毛又有昭成帝既有莊帝又有孝莊既有明帝又有明元孝明又孝文平文獻文文帝至再至三當時史官何無學術乃爾

孝文詔沙門不得去寺浮遊行者仰以公文今公文仰字本此

孝文禁祭孔子不得巫覡倡優鼓舞狎止用酒脯今民間並無淫祀夫子者則宋儒推尊講貫之力為多

粟山案此實孝文卓識

顯文將南伐詔州郡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

茗香堂史論卷二

李碧琳瑣館叢書

備軍糧是每丁賦米五石也民何以堪

孝文永明十年始服袈裟築園丘備法服大駕十九年禁

不得以北俗語言於朝堂違者免官乃用夏變夷之始

宣武于式乾殿為諸僧朝臣請維摩詰經在南梁武惑溺

如同一轍

孝明既立二月庚辰尊高后為皇太后己亥尊胡充華為

皇太妃二月甲辰皇太后出俗為尼居金墉城八月尊皇

太妃為皇太后羣臣請太后臨朝稱制此元魏禍亂之始

也高陽任城二王秉政欲殺胡氏以正尊嫡是以太后太

妃異稱不知充華強悍豈能居人下遂有逼嫡為尼之舉

此時宜並尊二宮以弭其怨皆不與政以防其禍或免決裂乎要非人謀所及

粟山案二宮並尊則嫡庶之分不明就使並尊能保其不復逼嫡不臨朝乎正不得歸咎於高陽任城也

高太后崩於瑤光寺以尼禮葬於北邙夫長樂之尊忌其辱也沒則亟復后號營別兆可矣乃以亡嫡之尊被廢廢妾與南風之弑楊后凶逆先後同符明年改葬追謚文昭抑有不能掩眾口乎一武泰皇女生秘言皇子帝崩皇子即位既以女主攝萬幾又以女嬰作幼主萬古奇變爾朱之亂自招其厲也

茗香堂史論卷二

李碧琳瑣館叢書

粟山按胡俗之非往往由此

孝莊手刃爾朱大有英氣應變無方卒被龔弑擬之於昔

勝高貴之討司馬昭類之以事同子師之除董卓大功不

終身蒙弑逆千秋同慨

爾朱弑君立君同奔基高歡宇文相繼效尤數年之間君

無定位 河陰之役便有異圖其子繼之始有甚焉神武

義兵攻不滅之天光律度俘斬闕下稍為辱主吐氣

二廢帝出帝紀論曰廣陵廢於前中興廢於後平陽猜感

自絕宗廟普泰雅道居多永熙倍德為甚是俱滅亡天下

所棄歟其絕首標曰前廢帝廣陵王後廢帝安定王出處

平陽王乃後廢帝紀止稱魯郡王不言封安定王惟于出
帝紀云安定王自以疎屬遜位又云安定王即坐事死既
已尊之爲帝其紀載肆情疎謬若此普泰卽廣陵年號永
熙平陽年號中興安定年號或稱其王或稱其元有同射
覆豈直書之體歟

出帝既西又奉孝靜爲帝二帝同時在古未有若以權宜
遜尊出帝爲太上姑塞天下之口但當日羣臣無有言者
中原人事久陷夷俗無有申論於君臣之際者可歎也
高歡不受九錫大丞相天柱大將軍之封賜其識高於同
時梟雄一等

茗香堂史論卷二

李九碧琳琅館叢書

靜帝紀詔歸帝位於齊國卽曰遜於別宮是何書法 孝
靜遜位之際皆直書無隱不可謂黨齊毀魏也如拳歐帝
狗腳朕等黨齊者何不刪之要其受賄權豪之家抑揚恣
情爲穢耳毀則未也謂之黨齊佞魏也則信

平文帝崩桓帝后邢氏攝國事時人謂之女國平文帝體
律思帝之子也后性猛因帝得衆心恐不利于己子故害
之思帝不見紀中不知何帝之子魏初已有母后擅權之
事繼之而有文明太后甚之而爲靈太后實邢后作俑

彭城清河王傳詔旨對答詞太斐然華而不實

長孫子彥陞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鑿骨流血

數升言笑自若時謂亞於雪長
尉眷征蠕蠕出黑白兩漠之間大漠之中乃有黑白二漠
皆前人所未聞

尉聿爲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第一元義送白綾二千
令聿染拒之諷御史劾之徵驗無狀復任今天下稱染緋
者鎮江金陵爲上古乃出於涼州意所謂猩紅者耶

安同傳同父屈長子又名屈祖孫同名雖胡俗未必爾必
有一誤

于栗磾傳奚斤征虎牢栗磾攻德宗河南太守王涓之子
金墉不言晉而直舉晉主之名又不言姓既見疏繆彌表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七十碧琳琅館叢書

妄率

崔浩一代謀臣算無遺策卒以滅宗何哉蓋其足已自賢
排斥同類不能如諸葛之公忠不必謀自己出也李順旣
爲婚姻更相忌嫉涼州之役關順之謬可也發其受賂順
卒被誅其犯陰禍宜矣滅釋之教以奉天師道釋相去幾
何哉自附正論祇見其愚腐遷之史漢武廢其所紀況于
暴揚先世之惡乎浩旣殺身後之執簡者追帝諸曾于百
世之前大堪胡盧

刁雍自南而北羈旅進用所在經理悉心措置甚大真有
用

陸侯及馥與麗忠智傳家而獻以謀逆誅止及其身不為
孛戮蹶而復振有天幸焉

魏以數十萬家壓彭城之下問答為孝伯易為張暢難二
人條對未見北人之勝所載多勉強飲江之言南人以此
晉北何得文飾稱佳

高閭安邊策欲於六鎮築長城以拒敵計千里之地十萬
人修築一月可畢以理度之恐無此事徒滋擾害又請高
祖封禪無乃為佞傳亦繁冗可憎高閭初名驢崔浩奇而
改之良可笑

揚播楊椿楊津忠謹孝友不愧萬石門風闔門見害爾朱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七三 碧琳瑯館叢書

常疑天道無知致傳如私役兵人以營佛寺私開牧地數
百頃兄弟盡登台司高爵厚祿足以相贍乃無廉公之節
役官力以徼私福墾官地以富私家乃犯造物所忌耶

夏侯道遷志趣無常或南或北其人固無足取少而不願
娶婦逃入益州以軍功顯晚解兗州圍營園池畜伎妾歲
入三千不營生產慕孔北海為人風尚可喜長子决居喪
縱酒有阮籍之狂斥賣田園衣食不給弟妹饑寒嗜亦甚
矣將死之際夢父拄杖痕徧體乃卒 决與辛謙廣道

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恒曰人生何殊朝露坐上相看
先後之間耳有先亡者良辰美景靈前宴飲魂而有知庶

其饗此亡後上已諸人至靈前飲酌日晚天陰咸見决在
坐執杯獻酬但無語耳夫縱飲蕩體狂誕不羈乃於既亡
之後見形故友豪致不墜大是異人

李崇守壽春南人目之為臥虎

崔亮為吏部尚書為停年格不論賢愚止論資次魏之失
才自此而始即今截年選法也千古弊職沿踵至今

栗山按三代以下人心不古選舉之法在在弊生此雖
一時弊政然公正畫一在上者果能于其服官時澄清
釐剔何患無才此所以與制舉之法不廢江河萬古流
也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七三 碧琳瑯館叢書

崔光韶臨歿戒其子曰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
不同兒女官婚未嘗不先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楸亦可
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松材入土最易朽蠹即今羅松文
采燁然賈客每以欺愚者史冊載之足為明戒光韶風稜
有古人之節足于財而過吝衣敝食儉議者以為矯觀此
亦見一端既知松楸之非何不為弟易之古人多有改殮
改葬者光韶直是惜財耳自作松棺以謝弟何如為弟易
楸之兩安也

魏收謂崔鴻十六國春秋多有違繆太祖天興二年姚興
改號鴻書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

又載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鴻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讀者須詳之不可以穢史忽之也
奚康生梁武聞其引強至十餘石特作二大弓長八尺把圍尺二箭粗如長笛送康生卽集文武平射尙有餘力表送武庫爲相州以天旱鞭石虎畫像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像舌兩兒暴卒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爲祟康生真龔官不學

楊大眼妻潘善騎射大眼在軍攻蠻酋樊秀潘詣軍省之戎裝齊鏢戰場大眼目之爲潘將軍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有失行大眼妾女婿趙延寶言之大眼幽潘殺之後妻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三 碧琳瑯館叢書

元氏大眼卒潘所生三子旣生等開大眼棺射殺延寶挾大眼於馬上奔襄陽投蕭氏荆人畏其勇不敢逼

爾朱榮悖逆不臣然能驅策羣力子姪如兆世隆天光小不如指立加鞭杖奔命赴敵不敢借死其擒葛榮數十萬衆一朝而散隨宜安插無一亂者大有統御之才石虎流亞也濫殺朝臣繼又濫贈狂妄已極雖帝不誅必有取之以爲功者譬漢董卓梁侯景得志之日無一可觀宜爲梟逆之首而以賀拔勝侯莫陳悅蕭寶寅等反覆之人次第附之乃雜入諸傳方錄忠義又厠奸諛纔列名藩忽參梟惡酷無等倫

粟山接侯莫陳悅乃三字姓

宋翻爲河陰令舊有大枷號彌尾青吏請殺之翻令且置南墻下未幾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不獲命取尾青小駒旣免詎于世宗下河南尹推治詔詰故違朝旨作威買名翻對作者非臣留之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兇惡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魏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生員之名始此

劉歆之博通經傳每勸學者以德行爲先下帷針股止資博聞于立身無益真有道之言

牟祉不憚強禦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七 碧琳瑯館叢書

酈道元博學多聞然兄弟不睦時論薄之魏收列之酷吏惟云所至以威猛稱然無指責豈收忌才巧詆乎

馮亮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岩林甚得栖遊之適世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僧暹河南尹甄琛周視嵩高形勝造開居佛寺林泉旣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疾篤敕以輿馬送還山卒買山而隱昔人見譏一邱一壑何地無之乃勞天子鳩工縣官給力乎旣有岩栖之勝卒死輦轂之遊捷徑終南有岫林壑

內官不與外政魏之中官有爲方伯州牧亦有廉公清綏如趙黑孫小者終不可爲訓也宦官傳當載宗愛劉騰賈

案等以為戒更列稱賢如仇洛齊趙黑孫小等以為程可也至其族黨門廕子姪何用累累汗目

宦官符承祖知都曹事坐賍應死高祖以文明太后有許以不死之詔禁錮之授悖義將軍佞濁子將軍子爵既不

可蒙以悖義之名且已禁錮何須授爵
魏書務為夸大卑抑諸國劉聰冠以匈奴石勒標以羯胡猶之可也至赫連勃勃改其名為屈子而系以鐵弗氏慕容鹿別稱之為徒何符堅日光分為臨渭畧陽二氏晉為僭晉桓元與宋齊梁日為島夷張實李島之為私署涼州牧涼王巧為名曰何其費詞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七五 碧琳瑯館叢書

慕容盛能殺蘭汗為父復仇惜刑誅太峻闇為賊傷迎叔熙而屬之乃卒熙乃殺盛與寶諸子悖義已極符氏死斬衰食粥如喪所生被髮徒步送其葬奈何有此狂悖小兒魏收直以晉元為晉將牛金子譙國太妃夏侯氏字銅鑲與金通而生何其肆筆汗史冊篇中忽入禹貢揚州之域去洛二千七百里凡五百言泛及申公巫臣項羽無諸吳濞孫劉之割據貉子禽言等語怪誕舛駁不成文章 稱元帝號令不行政刑淫虐枉殺渣干伯血流上柱王敦宗族強盛迭為上下了無君臣之分恣為貶斥謝安謝立之破符堅止云擊大敗而還削去謝安盧循之犯建康劉裕

還軍破之亦削去裕破賊事止云徒步而還其如賢沒善如此梁武尤為極詆湘東以下削而不書慕容紹宗檄文夏衍全載煩簡折衷兩無所取

沮渠蒙遜妻武威公主公主無子有女以國甥得襲母爵為武威公主公主世家襲亦奇

楊大眼為名將而武都楊難當孫小眼襲仇池公當時大眼有名故名小眼以配之邪

吐谷渾上隴止抱罕甘松洮水南極白蘭西北號為阿柴虜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七六 碧琳瑯館叢書

慕容延遣使通於宋文帝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劍等物名為通貢實自夸大以表能滅諸國

伏連籌子奪日自號可汗號其妻為恪尊
若洛龐思吐谷渾作阿於歌徒何以兄為阿于也燕以此歌為鼓吹大曲

高昌赤石山北有貪汗山夏有積雪山名貪汗不知何取高昌出鹽其白如玉取之為枕以貢中國鹽質雖美豈堪作枕

火陽嶺桓誕字天生栢立子也立被誅誕年數歲深窺巒中長多智謀為羣蠻所歸擁沔北泚葉八萬餘落內屬桓

溫父子跋扈篡逆世濟其厲天乃不滅其種俾長蠻方

獠人依樓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蘭 忿怒相殺父子不相避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謝其母毋得狗謝不復嫌恨其為子母不若狗彘矣
慕利延從弟伏念長鴉鳩黎部大崇娥率萬二千落歸降鴉字秃髮烏孤八世祖匹孤生子壽闔母寢產于被中名名秃髮其俗呼被覆為秃髮其後以為氏

粟山家鴉字盲浮又音敷鴉鳩宿鳥也

焉者俗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多孔雀羣飛山谷人取畜而食之如雞鷄書稱孔雀性淫其俗淫者豈多食孔雀致之邪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七
碧琳瑯館叢書

粟山案管仲設女間三百實作法于涼安怪荒俗

諸獠傳云其諸頭王時節謁見刺史頭王二字甚怪而新悅般國有幻人割人喉服合斷擊人頭骨合陷血出數升至盈斗以草藥納口合嚙咽之須臾血止一月瘡復無癩痕取死囚試皆驗云中國名山皆有斯草乃受其術厚遇之夫破喉破腦無不立死焉能使之嚙咽形容之過理所必無

波斯國號王曰醫噴如曰防步率王諸子曰殺野俗以姊妹為妻妾昏合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為醜穢

月氏國人商于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于是採礦

山中于京師鑄之光澤美于西來者詔為行殿容百人光色映徹觀者駭為神工 小月氏國有佛圖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初建至武定八年已八百四十二年 乾離國有雀離浮圖高七十丈

蠕蠕初號柔然世祖以其無知類蟲故改名之此亦魏書之自夸非實也 蠕蠕無文字以羊屎紀兵數後乃刻木高車強人移于鹿渾海其地有狼山駭鬻水

天象志以善犯旄頭木星書見皆引為符瑞又或一事而既書之數年之前又列于本年之下重疊數見不恥矯誣魏天興初用楊偉景初歷世祖平涼州得趙歐玄始歷較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七
碧琳瑯館叢書

景初為密遂用之真君中崔浩為五寅元歷未行而浩誅神龜中祭酒崔光表延昌四年屯騎校尉張洪故太史令張明豫子盪寇將軍龍祥校書郎李業興三家並上新歷並集秘書同驗疎密立表侯景二年與前鎮東府長史祖瑩等研窮其事三人歷并駙馬都尉盧道虔太極採材軍主衛洪纘矜寇將軍太史令胡榮沙門統道榮融河南令樊仲遵鉅鹿人張僧豫所上合九家共成一歷元起壬子律始黃鍾攷占台今號為最密請名神龜歷肅宗改名正光歷其歷以龍祥業興為主孝靜時壬子歷氣朔稍違爰惑失次四星出伏亦非舛輿和元年齊獻武合業興改正

立元甲子歷成田曹參軍信都芳較之日今年歲星在營
室十一度新歷十二月二十日在營室十三度順疾今日
二十日鎮星在亢四度留新歷在角十一度太白在斗二
十一度逆行新歷在斗二十五度逆行晨見便為差舛業
與對曰歲星行天候八九年恒不及二度新歷加二度夕
伏晨見纖毫爽鎮星壬子元以來歲常不及故加五度
亦猶不及五度欲并加恐出沒頓校十日十度將來永用
不合處多太白之行頓遲頓疾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見東
方新舊二歷分寸不異行星三日頓較四度如此之事每
年必有至其伏見還依循法芳惟嫌十二月二十日星有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七九碧琳瑯館叢書

前却業興推步三十載與趙歐祖冲之何承天歷象參校
甲子元歷長於三歷一倍攷京洛以來四十餘載五星出
沒歲星鎮星太白星業與歷恒中及其差不過一二日一
兩度三歷之失動校十日十度災惑伏見無常祖冲之歷
多甲子歷十日六度何承天歷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
歷與壬子歷同不有增加辰星沒多見少月時與歷無異
天道高遠人目仰闕未能盡悉但取見伏大歸畧其小謬
歷便可行如芳所言信亦不謬鎮星前年十二月二十日
差五度今日差三度太白前差四度今日無差以此准之
將來永用大體無失歷術不可一月兩月之間能正是非

熒惑行天七百七十七日一遲一疾一逆一順一伏一見
七頭一終太白行天五百八十三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
歲星行天三百九十八日七頭一終鎮星行天三百七十
八日七頭一終辰星行天一百一十五日晨夕之法七頭
一終造歷者必須測知七頭然後造歷為近不得頭者其
歷甚踈積年久測術乃可觀若三四年造者初雖近天多
載恐失今甲子新歷潛攝積年雖有少差近天者多三星
行天其差為密獻武言之詔付施行拓跋據有中原文帝
雅意文物然歷法卒無善術壬子甲子總未合天崔浩高
允知而不為為而未竟惜哉

茗香堂史論卷二

八〇碧琳瑯館叢書

彗乃妖星魏乃祭之以祈福載在祀典用馬牛豕及女巫
皆是夷風未改
魏文謂禘祫之祭折衷王鄭二氏當矣至謂六宗之禮合
上帝與五帝而六穿鑿無稽五帝之說惟見戴記詩書不
載堯舜之世豈有之乎五行代禪亦是緯書曲說帝王有
天下豈係于此中書監高閭欲代秦為土德謂秦趙及燕
雖非明聖正號赤縣郊天祭地非若僭擬之屬遠如孫權
劉備近若劉裕道成事係蠻夷非關中夏何其愚繆以石
虎石勒之兇惡劉聰慕容苻堅之羌虜齒之五帝之列與
炎黃異項比德何其昏悖書之于史為萬世笑

刑罰志于定國為廷尉集諸法律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三千四百七十二條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後漢因之魏武撰甲子科條犯獄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明帝改士民罰金之助婦人加笞之制晉武以魏制峻密詔賈充集諸儒刪定名例為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餘條神麈中崔浩定律令分大辟為二科死斬死入絞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十四年以下腐刑女子沒官害其親者輶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殺羊抱犬沈諸淵諸州大辟先讞報乃施行關左懸登聞鼓有冤則搥鼓公車上其奏正光中合游

茗香堂史論卷二

全主碧琳瑯館叢書

雅胡方回改定律令凡三百九十一條門誅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條顯祖延興四年詔非大逆干紀者止及其身罷門房之誅高祖太和元年詔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絕其命不在裸形其參詳舊典司徒元不議大逆及賊各棄市祖斬盜及吏受賕各絞刑踏諸旬詔犯罪至死同入斬刑去衣裸體男女媾見豈齊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合具為之制太和之詔深得哀矜勿喜之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子四產共十六男亘古奇事

栗山按此校周八士學生更異

靈微志屢書好妨害稼此蟲江南未有又步屐蟲害粟花亦不知何形也

正始二年徐州鸞蟻噪人庭發者一百十餘人死者三十二人可謂奇灾

按瑞應圖王者慈孝天地則三足鳥至魏文至孝靜之末三足鳥凡三十八見何瑞應之多邪

沙門法果戒行精至太宗崇敬之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卒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法果每言太祖好道即是當今如來遂常致拜謂人曰能宏道者人主我非拜天子乃禮佛耳夫以沙門而拜人主以僧伽

茗香堂史論卷二

全主碧琳瑯館叢書

而贈將軍侯一則贖國典一則違僧律兩失之矣

魏書拾遺

李寶不足為傳陸侯源質大節可紀源懷何可源子恭輩不足辱史册多載不耻冗長

薛辨碌碌無足述慶之執狐事尤猥褻

鄭範亦庸庸陰毛拂蹠之夢史武之占事既不佳占亦誕

妄

韓務獻七寶象牙床帝却之宜載帝紀凡為人立傳止載

其長其短則見之他傳紀如止有短而無長不須為立

傳

朱修之既為亡虜還奔江南始終不為魏用何必載之毛

茗香堂史論卷二

八十四 碧琅琅館叢書

修之與崔浩論諸葛浩盛嘗亮宜在浩傳

羅結乙瓊伊薛野猪皆異材但載其子弟猥雜可惜

杜安祖救雉而見夢事同宏農之雀

杜淵諫伐江南魏主下詔反覆詰辨非人君之體

元魏人物高允第一

李孝伯傳與張暢語白賊黃巾等言皆是戲語殊傷國體

郭祚九等之議即今吏部條例也何足錄錄為庸人式

于忠魏之功臣其殺郭祚可謂無紀

北齊書

李百藥作北齊書後册為北史詳畧之分耳有通篇不改一字者

北史神武居龐蒼鷹團焦中每夜赤氣燭天北齊書蔡佛

傳則云止蒼鷹蝸牛廬中即一事而傳聞各異其名史臣

信手為之名多非其實

高季式在濟州夜飲忽憶李元忠開城乘驛持一壺酒往

光州勸元忠朝廷聞而容之司馬消難為子如子神武婿

勢盛當時退朝尋季式酣飲留宿且日門閉關齋不通消

難固請曰我為黃門郎當無不朝恭之理且已一宿不歸

茗香堂史論卷二

八十四 碧琅琅館叢書

家君必大怪今又留狂飲我得罪無辭君亦不免譴責季

式曰君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脇我耶高季

式死自有虛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許酒至不肯

飲季式曰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為我痛飲令左右取

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飲滿相勸消難不得

已笑而從之乃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不知

所在內外驚異消難出具言之文襄以白魏帝賜消難美

酒數石珍羞十輿合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燕集

其被優遇如此朝廷非是好賢直是畏神武耳以此媚其

壻讀此季式豪態如畫然如此惡勸亦難為客

高歡起兵東出李元忠乘露車濁酒素筆載以見歡因陳
奇策歡欣納之元忠居要地不以物務干懷聲酒自娛大
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挾彈携壺遇會飲酌蕭然自
得孫騰司馬子如常共詣之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
蕪曠謂二公曰何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呵妻出衣不曳地
二公相顧太息而去大餉米絹元忠受而散之磊落如此
千載奇人其胸次高曠名利不交于心宵結納英豪削除
凶逆爲神武第一謀臣雖斛斯椿等讒構當朝元忠脫然
疑忌之外其度量有以服之

崔瞻性簡傲在御史臺宅中送食備極珍羞獨殮自若有

茗香堂史論卷二

八五 碧琳瑯館叢書

一御史何東裴氏伺瞻食往造焉瞻不交言又不命七筋
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携七筋恣情飲噉瞻方謂裴
我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能不拘小節劉毅請食鵝炙
豈異于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同食觀此覺晉人風流尙
存于魏

鄭述祖女爲趙王淑妃述祖坐受王拜妃薨王娶鄭道蘊
女王坐受道蘊拜王謂道蘊曰鄭尙書風德如此又貴重
宿舊君不得譬之人知鄭尙書有鄭崇而不知有述祖
昔王猛謂苻堅江南正朔所在不宜伐之高歡亦謂江南
蕭衍士大夫謂是正符相承若不寬假士大夫必盡奔江

南督將威奔黑獺

陸注和蹤跡奇詭既稱居士而復受官爵與聞用兵標剝
以擒賊掘地而得營往往駭俗驚世至於奉佛修道猶有
越姬之幸御何也又與通明山中宰相異矣

茗香堂史論卷二

八六 碧琳瑯館叢書

周書

宋臣上校正周書表謂宇文變府軍足以有天下猶可言也至謂蘇綽之大詰足變一代之制作深可胡盧此何異莽之學周官宋人議論如此文章如彼宜其奄奄不振宋齊陳梁以下禪授一祖曹丕九錫禪冊陳陳相因如一手閉目倦觀周書于宇文禪代獨刪削之止云景子受魏禪一洗數百年蕪穢一快也詔詰爾雅古健無六朝風殊可喜也

周明帝遇毒彌留口授遺詔文詞典雅情思懇摯讀之可歌可涕成王顧命無以過之北狄之人乃有如許手口北

茗香堂史論卷二

八七碧琳瑯館叢書

朝文章原勝南士宜其有驢鳴狗吠之輕薄

周武帝英斷特達內誅權臣外鋤強敵沉幾迅疾用兵若神天假之年削平江南不煩再舉當是黑獺肖子即其強力學古不近聲色不尚華奢惡衣菲食以養戰士亦近代所未有也力行三年之喪追美魏文光照今古漢唐宋開國守成諸君亦未見其匹

周武有志稽古衣冠未備宣帝始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以朝可謂盛已乃未幾自稱天王禪位大子已屬不典又蹈亡齊之續令皇帝衍置左右皇后真足曠也天元皇后天太皇后天左天右諸稱紛紛不一真同

小兒妄自尊大令人絕倒

賀拔勝兄弟威名相亞初事爾朱便媿良禽擇木之義當榮舉兵向關執廢女主匡正朝廷似足義舉及河陰之役大殺朝臣志圖篡立直是賊耳勝岳宜翻然改圖又為謀主規殺高歡以強爾朱不亦悖哉夫歡雖志不下人猶不至如爾朱之悖惡助彼攻此失其衡矣

怡峯字景阜遼東人本姓默台避難改焉孤竹在遼東姓墨胎氏默台乃墨胎之訛也怡峯當是孤竹君系僻處荒落不識古先改姓從夷足見不學

王罷鎮華州修城未畢留梯在外高歡遣韓軌司馬子如

茗香堂史論卷二

八六碧琳瑯館叢書

宵濟襲之乘梯入罷未覺也聞閣下洶洶有聲即起袒跣露髻特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驚走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眾投城走遁罷強力剛勁忽視賊人乃至被襲幸而軌子如皆非其敵直以氣吞懾之若高敖曹等至此罷豈能以袒跣却之哉必為擒戮無疑矣宇文黑獺合顯加守備罷曰老罷當道臥貍子安得過宇文壯之神武至城下呼罷欲降之顯大呼曰此城是王罷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而去顯之氣懾強敵如此讀之儼有生氣可以增人膽識 神武不攻王罷大是高識神武極能驅策英豪知罷非可力服况以華州之險益之祇取

辱焉算之熟矣至城下呼之亦知罷之必不敢突犯也欲一識罷耳登城大呼神武已默喻其人矣曰不敢攻非深知神武者罷于權貴每不相假貸或至面相呼斥要其意氣凌人大有灌夫節槩而雄畧過之

宇文泰大宴將士于同州出錦扇雜繒命諸將擣捕取之物既盡泰解金帶令諸人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已徧莫有得者王思政以非相府舊人雖被委任每不自安次擲至思政歛容跪坐自陳曰羈旅之人蒙宰相國士之遇顧盡心効命報知已若此誠有實顧擲即為盧若內懷不盡神靈知之使不作也使當殺身以謝所奉一坐大驚即

茗香堂史論卷二

九十九碧琳瑯館叢書

拔佩刀橫膝上攬擣補拊牌擲之泰急起止之已為盧矣乃拜而受自此泰期奇轉深擣博戲具何物壯士斷頭誓心然千載下猶令毛髮栗豎

柳慶出後于第四叔及父喪議者不許為服慶泣而言曰禮者蓋緣人情若于出後之家更有首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囊逝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乘遠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由終喪嗚呼世衰禮薄今之為人後者原無情禮之限其為人後者總以得產見恩未常因禮致敬居喪止為具文奉養非出誠實至于本生之喪必借先儒不情之論以虧天性之恩以便私圖之計居官應舉卒哭

未離漠如歧路颯顏稻錦以為禮所固然若此之人豈肯不若乃借先王之禮以文其奸禮豈為若輩設哉雖服制有限不得申其至情亦當變食遷次降服之外同於心喪以畢三年晉人放達安石猶以期功不廢絲竹見譏清論今以所生之大故不得比於往昔之期功居之不疑世亦莫之非刺今古不同愈趨愈薄真可歎也

令狐德棻謂尉遲迥忠于周于翼李穆世受周恩為國肺腑力足以連衡西蜀反正宇文乃與委蛇保全富貴上愧社稷此等正論羽翼春秋無忝良史惜文滯不能暢其意不若班馬之軒敞耳

茗香堂史論卷二

九十九碧琳瑯館叢書

章孝寬立功邊陲勲名震耀已屬奇士其兄寬復抗志林泉不應徵辟名動九重光照山谷尤為卓絕兄弟出處不同奇偉一也然為逍遙公易為孝寬難無孝寬之門閥則逍遙之名不若此之彰史遷謂不附青雲焉施後世益信負臨革遺言儉殮薄葬斷牲殺敦蔬素斟酌情禮矯世淫靡于名教不無小助真曠遠達生之士

陸通吳人祖隨宋劉義真入關設于赫連氏父政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苦難忽泉出宅側而有魚時人名孝魚

趙剛說馮景昭率兵赴難復說李廣憐以荊州歸西忠義

果決與侯景相持河南屢破其軍高歡縱反間以疑于宇文氏剛力戰破敵流言不能入可謂西魏之良臣宇文受禪不盡其職乃沒惜哉其歿之不早也

深入敵境進師難退師尤難進防鈔絕退虞掩襲揚擲深入東魏敵兵既盛孤軍自拔為難詐為宇文泰書聲言遣軍四道並出令人漏言于遠近分遣土人義首四出鈔糧供軍費遂于夜中全軍拔還邵郡邙山之戰大軍不利擲自棺柏谷拔還侯景追之擲反兵而前十數里景懼引退乃得返旆此公真得用兵機要惜以輕敵致敗遂降于齊壯烈不終臨難苟免不足稱也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三碧琳瑯館叢書

思光海賦奇句實有超于元虛者齊史紀之可也劉璠雪賦其視謝莊不啻奴隸乃亦載之璠之大槩已可見令狐何無鑒裁也

高昌兼有夷夏文字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習讀之皆為胡語按高昌在漢為車師地中國聖人之書戎狄乃能誦習實破天荒在今當在甘肅肅州諸州乃西邊極遠塞不知尚有其教否邪

粟山按 本朝疆域日廓即今準回諸部咸受戎索車書混一遠至二萬里外豈第區區甘洮諸州咸訖聲教哉

隋書

諸史皆有序或書成奏進表惟隋書無之末後有記亦不言何人筆記云開皇仁壽時王劭著隋書八十卷編年紀傳無缺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請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十二月詔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修隋史數載不成正觀二年詔秘書監魏徵修隋史徵奏于中書省置秘書內省令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著作郎許恭宗撰隋史徵總知其事序論皆徵所作帝紀五列傳五十年正月徵上之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大史令李淳風著作郎章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修五代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三碧琳瑯館叢書

史志凡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五月太尉長孫無忌上之後編入隋書別行案徵本傳正觀七年為侍中十年史成加光祿大夫封鄭國公俄遜位拜特進今諸本並云特進經籍志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今紀傳題以徵志以無忌從象本李延壽傳正觀二年與顏師古同被勅修隋史其年以內憂去職今本並不載延壽等名天文律曆五行三志皆淳風作五行志序則褚遂良作元成乃諍臣原非史才諸序皆俳偶墮弱議論條例則純正李淳風雖精乾象亦無文筆五行志附會矯妄亦多有之蓋沿晉書體製也豈其條論亦出遂良褚登善一代直臣其論機祥亦近巫

史屈國之南史作鬼之董狐要非所長矣古史多出一人之手元成既為總裁紀傳志不出一人之筆體義雜而不純作備近代史院實始隋書唐賢不能無罪矣

栗山柔恭宗即敬宗避諱也

史官紀載易代之前盡是直書隋文父母止須稱父稱母不須曰皇考皇妣仍隋臣之製禮死曰考曰妣乃人子之稱所生非他人通謂也

隋書法多杜撰開皇三年二月壬申宴北道勳人是何書法

四年四月勅總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以上不得將之

茗香堂史論卷二

九古碧琳琅館叢書

官非朝廷教孝之義要當為之禁令不得干外政可也

十三年五月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隋文得國非正欲塞天下之口以掩篡弒之惡即秦焚書坑儒意

坑儒意

晉王屢書諱仍隋之舊未之改正當日撰史諸臣不知所請何事

文帝禁江南諸舟舡長三丈以上者皆括入官民間貿易

何以泛三江涉大河當令商賈不行何以為政

上性嚴重以下史臣之論已詳而盡又贅史臣曰一段屋下架屋矣

煬帝紀墳壘之處不能侵踐壘字無從攷其音訓

軍禮則陸璣嘉禮則司馬襲陳多因梁書後齊則陽休之元脩伯王晞熊安生周則蘇綽盧辨宇文弼隋文命牛弘辛彥之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

梁武講明禮樂然郊祀尚及天一太一又星中另祀軒轅太微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風伯司空雷電兩師皆不合於古義

何佟之議天橫題宜云皇天座地橫宜曰后土座字書橫徂官切叢木也又積竹杖又音續左傳昭元年注祭祭為營橫終之所云天橫地橫他書未見未知何制意是橫竹木為次於壇如今之席廠云爾

茗香堂史論卷二

九古碧琳琅館叢書

隋文祀昊天上帝配以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一百三十六座外官一百一十一座無乃太煩地祇配以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州咸州陽州為九州亦不典文帝既受禪人心未愜因多稱符瑞造作而進者不可勝記南郊之文極為臆述隋文梟雄陰鷲亦效王莽符命欺天偽定一時遺晒萬古

煬帝時議立七廟諸儒許善心褚亮議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合太祖而七鄭玄注周制也太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四也殷六廟契湯與二昭穆夏五廟禹與二昭穆而已玄謂天子惟立四親廟并始祖而五周以文武為受命之

之祖特立二祧為七廟王肅謂天子七廟通百代之言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降二為差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之祖并太祖為七周有文武姜嫄合十廟漢諸帝各立廟無迭毀元帝時匡衡始議以高祖為太祖而立四親廟劉歆以為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降殺以兩七者常數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班固稱諸儒之論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建高廟乃立南頓君以上四親廟就祖宗而為七魏初高堂隆為鄭學立四親廟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六世祖廟為六廟晉武亦立六廟宋武受禪亦止六廟不及為太祖姬周以下皆各立廟漢初因之光

茗香堂史論卷二

九玉碧琳瑯館叢書

武總立一堂羣主異室欲從省約自此因循不變請依古典建七廟屬有行役遂寢按七廟之說王肅為長康成謂止周制始弗深攷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初已有七廟之文故知王肅通百世之言為可信也殷六夏五鄭氏不知何據漢儒當焚書之後每穿鑿以附會已說後代紛紛惜無有引証于尚書足以破萬世之惑明康成周制之說之非也後齊後主躬事鼓舞以杞胡天後周亦有拜胡天制人有夷夏天豈有胡夏之分襲中原帝皇之號乃猶仍胡人妖祀之風知用夏變夷之難也

隋祀太山命道士女冠數十人壇中設醮總效漢武後周為鸞坊鸞宮鸞室廿七置先鸞壇于桑壇東絲襜襦繡衣黃履供鸞母使公卿以太牢祀黃帝軒轅氏為先鸞皇后親桑女尚書執筐女主衣執鈎鸞母在後皇后躬桑三條命婦以次就桑鞠衣五條展衣七條綠衣九條授鸞母後周皇母翠輅率三妃三代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丙子至蠶所以太牢一奠先蠶西陵氏隋依齊制梁嚴植之以七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武帝謂閏蓋餘月月節各有所附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為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為忌祥逢辰閏則宜取遠日

茗香堂史論卷二

九玉碧琳瑯館叢書

梁陳以前王公貴人之喪聽出凶門柏厯柏厯未詳儀制隋制轎車三品以朱絲絡網幘竿諸末垂六旒蘇又祭服諸齋官皆皂衣絳襪襪字攷字書未見不審何音既衣輻車又作祭服未詳何形飾後齊策秀才賢良皇帝坐朝堂秀才各以班草對有脫誤書濫孟浪者起立席後飲墨水脫容刀臨軒而士飲墨水鄰于戲侮脫刀免冠以謝斯為得體牟車一名輦小兒數人青布袴褶五辨髻引之名牟車小史梁貴賤通乘之名牟子 副輦加策謂之蓬輦始于梁武

隋制馬珂三品以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珂乃具飾色白故每比之珂月珂雪唐人詩每稱玉珂今稱九子七子直是今之馬鈴以銀錫飾之白如珂也

梁制元會黑介幘通天冠平冕俗所謂平天冠者也以冕加于通天冠之上前員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十有二旒齊眉平天冠之稱梁世已有之

梁武謂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此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此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為九章孔安國云華音花也則為花非疑如此解經不顧全文巧為牽綴以合時製若以一山攝三物華則花矣蟲則何物乎

茗香堂史論卷二

九七 碧琳瑯館叢書

且龍獨非蟲乎若以一藻可攝三物則宗彝黼黻上下割截四字作何解乎

皇帝臨臣之喪三品以上錫衰五等諸侯總衰四品以下疑衰此等綴服未詳其製

獬豸冠隋更施珠兩枝為豸角形無乃為戲

粟山按獬豸神羊也古稱神羊一角即以象形施珠兩枝亦屬非是

委貌冠未冠雙童髻其頂黑介幘國子太學四門生服之空頂黑介幘今小兒空頂帽是也

流外五品以下九品以上絳繡衣公服注繡即單衣之不

垂胡也袖狹形直如繡繡屬衣也宰夫所用絳繡公服類今箭衣

粟山按史記武帝幸平陽公主家董偃綠繡以庖人禮見與注所証恰合

惠文冠如酒注漢官儀曰惠蟬也細如蟬翼故名惠文天子笏曰璠以玉為之即今圭也

陳後主遣宮女造黃鸝留玉樹後庭花金釵兩鬢垂等曲歌詞綺艷男女倡和其音甚哀魏破慕容中山獲晉樂官皆委棄之天興初創上廟樂雜以籥邕迴歌

隋又以詐力奪周鼎本無功德乃欲襲帝王之聲容七年

茗香堂史論卷二

九六 碧琳瑯館叢書

樂不成欲罪牛弘等牛弘鄭譯蘇夔皆庸材取七聲於鳩茲蘇祇婆胡琵琶補為十二律以成旋宮之製舛矣何安耻不逮譯立議非旋宮之說沮壞之獨用黃鍾一宮隋文信其佞說雖歷代舊樂畢集不能定為雅聲雜用戎夷歌舞以饗郊廟狂子繼之淫哇益甚以底滅亡

粟山按隋樂工萬寶常聞樂聲而知隋之將亡大是知音惜當時無知之者卒以伶人終焉

律歷志五音用火尺則其事火重用金尺則兵用木尺則喪用水尺則天下和平用土尺則亂魏及周齊貪布帛長度故用土尺隋樂用水尺開皇初以此調律曰萬寶常所

造名水尺律卽後周鐵尺宋代人間所用傳入齊梁陳與晉後尺劉曜渾天尺近

宋元嘉何承天歷迄齊仍之梁天監中改用宋祖沖之甲子元歷陳亦無改齊文宣用宋景業歷西魏人關行李業與歷周武時甄鸞造甲寅元歷太象初馬顯上丙寅元歷開皇四年用張賓歷十七年改行張胄立歷 天監九年用祖沖之甲子元歷頒朔大同十年命沖之孫散騎侍郎暉更造新歷甲子爲元六百一十九爲章歲千五百三十六爲日法百八十二年冬至差一度月朔以遲疾定小餘有三大二小未及施用侯景亂遂寢陳氏仍用沖之歷

茗香堂史論卷二

九百零琳瑯館叢書

齊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依圖識造天寶歷至後主武平七年董峻鄭元偉非之曰景業移閏于天正退命于冬至交會際承二大之後三月之交妄減平分使已之所在差至八度節氣後天閏先一月妄設平分虛退冬至虛退則日數減于周年平分妄設故加時差于異日五星見伏有違二旬遲疾逆留或乖兩宿軌筭之術妄刻水旱上甲寅元歷並以六百五十七爲率二萬二千三百二十八爲節五千四百六十一爲斗分甲寅歲甲子日爲元紀又有廣平人劉孝孫張孟賓更制新法又有趙道嚴準日影之長短定日行之進退更造贏縮以求虧食之期劉孝

孫以百十九爲章八千四十七爲紀九百六十六爲歲餘甲子爲上元命日度起虛中張孟賓以六百十九爲章四萬八千九百爲紀九百四十八爲日法萬四千九百四十五爲斗分元紀共命法畧旨遠日月五星並從斗十一起盈縮轉度陰陽分至與刻漏相符日影俱合上拒春秋下盡天統日月虧食五星所在以二人法攷之無有不合其年與歷家預刻日食六月戊申朔劉孝孫言卯時張孟賓言申時鄭元偉董峻言辰時宋景業言巳時至日食乃於卯辰之間皆不能中爭論未定國亡 西魏入關尙行李業與正光歷周明帝武成元年詔露門學上明克讓採祖

茗香堂史論卷二

百零琳瑯館叢書

暉舊議爲麻周齊並時而歷差一日武帝時甄鸞造天寶歷上元甲寅至天和丙戌積八十七萬五千七百九十二算外章歲三百九十一節法二萬三千四百六十日法二十九萬一百六十朔餘十五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斗分五千七百三十一會餘九萬二千五百一十六厥餘二十六萬八百三十冬至斗十五度終於宣政元年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上丙寅元歷表奏周對前代歷變壬子元用甲寅高祖以爲未臻其妙勅顯等刊定更造上元丙寅至大象元年已亥積四萬一千五百四算上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節會法章歲四百八十八斗分三千一

百六十七部法一萬二千 九十二章中爲章會法日法
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歷餘二萬九千六百九十三會日
百七十三會餘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九冬至日在斗十二
度小周餘盈縮積其歷術別推入部會用陽率四百九十
九陰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餽轉分推步加減之乃
爲定蝕而加時之正其術施行隋高受禪道士張賓自言
洞曉星歷依何承天微加贈損四年二月撰成旣行劉孝
孫與冀州秀才劉焯並言其失凡六條其一云何承天不
知分閏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等不知度
數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連曜合璧七曜須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二巨碧琳瑯館叢書

同乃以五星別元其四云賓等惟知日氣餘分恰盡而爲
立元定法不須明有進退其六賓等惟識轉加大小餘二
十九以爲朔不解取日月合會准以爲定若乃驗影定氣
何氏所優賓等去之彌遠合朔順天何氏所劣賓等尋彼
迷踪失其菁華得其糠粃者也魏楊偉景初歷駁難前非
云加時後天食不若朔宋何承天著歷表云合朔月食不
在朔望亦非歷意遭皮延宗飾非致難事不得行後魏龍
宜弟脩延興歷云日食不在朔而習之不廢春秋書食乃
天之驗朔也此三人者前代善歷皆有其意未正其書今
孝孫法並按明文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一之

日也縱使頻月三大一小得天之統今法有三第一勘日
食証恆在朔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甲子元
歷推算符合不差春秋日食二十五二十七日日食有朔推
與元歷不差八食無朔左氏云不書朔史失之也公羊云
不言朔者食二日也穀梁云食晦也今以甲子元歷推算
皆是朔日邱明受經孔子於理尤詳公穀皆臆說也第二
勘度差變驗尙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堯時冬至日在危
宿昏時昴正午竹書紀年堯元年丙子今以甲子元歷推
算合堯時冬至之日昴星昏時正午漢書太初元年丁丑
落下閏定太初歷冬至之日日在牽牛初度今以甲子元

茗香堂史論卷二

二巨碧琳瑯館叢書

歷推算卽得斗未牛初晉初姜爰以月食驗於日度知冬
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元嘉十年癸酉何承天驗乾
度冬至日在斗十七度堯年漢 所在旣殊惟晉及宋未
改故知度有變差大隋甲辰之歲知冬至之日在斗十七
度第三勘氣影長驗春秋緯命序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
朔日冬至今以甲子元算推算得合不差宋元嘉十年何
承天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外考驗起元嘉十
三年畢元嘉二十年八年之中恒與影長之日差校三日
今以甲子元歷推算冬至之日恒與影長之日符合不差
于時張賓有寵劉暉附會會共短孝孫及焯焯以他事罷

斥賓死孝孫為掖縣丞委官入京又上前事為劉暉所詰
獲不行留孝孫直太史累年不調抱書與機勳哭闕下高
祖異焉以問祭酒何妥遣與賓歷比校短長信都人張胃
玄以算術直太史久未知名與孝孫共短賓歷十四年七
月參問日食楊素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五惟一晦一朔
依尅而食尚不得其時又不知所起胃玄所刻時起分數
合如符葬孝孫所尅驗亦過半高祖引見孝孫胃玄勞之
孝孫請斬劉暉高祖不憚而罷孝孫卒楊素牛弘惜之又
薦胃玄高祖令參定新術劉焯又增損孝孫法更名七曜
新術奏之與胃玄法頗相乖袁充與胃玄害之焯又罷十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一百四十四 碧琳瑯館叢書

七年胃玄歷成司歷劉宜駁胃玄謂命歷序及左傳勘春
秋三十七食命歷序合虛最多依左傳合者至少知傳為
錯胃玄信情置閏歷序及傳氣朔並差又測影極長為冬
至極短為夏至二至古史可勘者二十四其二十一日有
影二有至日無影見行歷合一十八差者六胃至歷合者
八差者一十六二差後二日一十四差後一日今十七年
張賓歷閏七月胃玄歷閏五月審至以定閏胃玄歷至既
不當置閏必乖見行歷四五月頻大胃玄歷九十月頻大
為胃玄朔弱頻大在後晨故朔日殘月晨見東方又頻年
日月食胃玄歷不能盡中迭相駁難踰時不決通事舍人

顏慈上書漢落下獄改顯項歷作太初歷云後八百歲
此歷差一日高祖欲神其事乃以胃玄歷付有司施行太
史令劉暉司歷郭習劉宜驍騎尉任悅四人並除名拜胃
玄員外散騎侍郎領太史令胃玄學祖沖之法兼傳其師
法尅食頗中開皇十七年所行歷冬至起虛五度後稍覺
其疎大業四年劉焯卒乃改法起虛七度諸法率有增損
開皇二十年袁克奏日長影短高祖以歷事付皇太子
遣更研詳太子徵天下歷算之王咸集劉焯復增修其書
名皇極歷駁正胃玄之短焯為太學博士負其精博志解
胃玄之印官不滿意稱疾歸仁壽四年焯言胃玄之誤于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一百四十五 碧琳瑯館叢書

皇太子一曰胃玄所上見行 日月交食星度見留雖未
盡善得其大較但因人成事非其實錄違舛甚眾二曰胃
玄望晦朔違古且疎氣節閏候乖天爽命時不從子牛
晨前別為後日日躔莫悟緩急月遠妄為兩種月度之轉
輒遺盈縮交會之際意造氣差七曜之行不循其道月星
之度行無出入應黃反赤當近更遠虧食乖准陰陽無法
去極晷漏應有而無食分先後彌為煩碎隨事糾駁凡五
百三十六條其三胃玄以開皇五年張賓歷行後即齋所
造歷擬上在鄉流布散寫甚多今所見行與焯前歷不異
與舊歷殊且孝孫因焯胃玄後附孝孫歷術之文又皆孝

孫所作則原本偷竊事甚分明恐胃玄推諱依前歷為駁
七十五條并前歷本俱上其四胃玄為史官自奏虧食多
與歷違今算其乖一十三事又前與劉暉較其疎密五十
四事云五十三條計後為歷應密於前見用推算更陳于
今今糾發並凡四十三條其五胃玄於歷未精然孝孫初
造皆有意徵天推步必出孝孫其六焯以開皇二年奉勅
修造自許精微秦漢以來無所與讓胃玄所違焯法皆合
胃玄所闕今則盡有請徵胃玄答驗長短焯又造歷象異
同名曰稽極大業元年下其書與胃玄參校胃玄難云焯
歷有歲率月率而立定期月有三大三小案歲率月率者

茗香堂史論卷二

夏瑛瑤瑗館叢書

平朔之章歲章月也以平朔之率而求定期值三小者似
減三五為十四值三大者增三五為十六也校其理實並
非十五之正故張衡何承天創有此意為難者執數以校
其率率皆自敗故不克成今焯為定期須除其平率然後
可互相駁難是非不決焯又罷四年太史奏日食無效帝
不焯欲行其歷袁充方幸於帝左右胃玄共排焯歷焯死
歷既不行然術士咸稱妙按以上麻法互有異同竟未歸
一此出李涪風筆故能淹貫如此

張衡靈憲中外之官常明者百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為
星二千五百微星之屬萬一千五百二十衡所鑄渾天儀

遇亂湮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吳太史合陳卓始列廿氏
石氏巫咸三家星經著于圖錄總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
百八十三星並二十八宿及輔官附生一百八十二星總
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今三家星經現存張
平子靈憲所載星僅存十之二二仰觀天象所云微星萬
一千五百之屬亦多未見豈西人仰觀器數不于時先已
有之故能矚見九重纖悉無隱邪

茗香堂史論卷二

夏瑛瑤瑗館叢書

周髀宣夜諸論總非至極既有渾儀度數天體已定豈在
多言天文泛引諸占考及五代當因他史未言以此補其
缺

和士開言于武成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亦
何異宜及少壯恣其歡樂一日可以當千年無為自勤約
也韓長鸞言於後主曰縱失何南猶得為龜茲國淮南今
沒何足多慮人生幾何時但為樂不須憂也二佞之言先
後一轍

地理志彷彿漢書雄闊可喜隋書中錚錚者視他文成翹
楚

蜀人尤足意錢之戲意錢字本此 緣章之人衣冠多有
數婦暴面市塵爭分銖以給其夫及舉孝廉雖有積年之
勤子女盈室猶見放逐以避後人俗呼爭訟而尚歌舞一

年蠶四五熟勤於紡績亦有夜浣紗而日成布者俗呼有雞鳴布今豫章刀訟之風大異古昔婦工之勤亦不如前今人紡木棉曰紗謂是今時俚諺隋書已有浣紗之目諸暨西施浣紗石當亦是隋唐人所目

經籍志有王喬鳥情占又鳥情逆占鳥情書禽雜語不一而足知葛盧公治非為虛語 伯樂相馬經宵戚王良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鵠經浮邱公相鶴書相鴨相雞相鷲經皆有日無書

玄成論高祖佐命元勳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叙實無聞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深文巧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一頁 碧琳瑯館叢書

詆致之刑辟高祖沈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良然良然

章孝康予子弟書孃春秋已高温靖宜奉木蘭歌不聞耶孃喚女聲呼母為孃隋時已然

趙王謀剪隋文以安帝室自是維藩之正李安與隋文徒有汲引之恩非有君臣之分乃發叔璋之謀卒被屠滅在璋不失為周室之忠臣在安實李氏之賊子

尉迴于沁水上流縱大棧焚橋高頰為木狗以禦之木狗不知何物

北魏設三省官為執政侍中尚書中書三省北齊增門下

集書為五省以太師太傅大保為三司其餘宰執遂有儀同三司之銜隋唐因之

隋文遣使突厥泄殺大義公主真是慘刻無餘地乞伏慧為荊州總管見以簞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百姓號曰西河公簞簞先代反音塞行基相間曰簞簞乃斷阻之義豈即合之魚斷邪

栗山按魚斷斷俗字應作椴

侯莫陳頴為桂州總管溪洞生越多來歸附今有生猯生黎生苗古乃有生越竟以越為蠻夷之名可謂新突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一頁 碧琳瑯館叢書

高祖以魏收褒貶失實平繪事不倫序詔魏澹別成魏史自道武以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禮諸

侯不生名諸侯不名况天子乎太子必書名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之禮也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

俱沒其諱竊謂非義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非當時異代遂為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

太子字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其二名器不及后稷追祀止及三王此前代龜鑑也平文以前部落之長耳太祖遠

追二十八帝須南董直筆正之反更飾非力微靈異尊為

始祖得宜平文昭成其業所始道武宗廟復存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之外未之敢聞其三南巢桀亡牧野紂滅幽王死驪山厲王奔彘未嘗隱諱勸善懲惡昭戒將來太武獻文前皆非命立紀不異天年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子賊臣何所懼哉今茲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邱明據實直書經下况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楚子問九鼎吳人徵百年無君之心實彰夫子皆書卒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生日聘使畧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今史諸國皆書曰卒其五紀傳出自尚書不學春秋范滂云春秋者

茗香堂史論卷二

夏 碧琳瑯館叢書

文既總畧好失事形擬作所以為短紀傳者史班所變事義悉周此焉為優故繼而述之觀陸所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矣馬遷創立紀傳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行述具在正書重敘繁文今所撰史可為勸誡者論其得失其無得失所不論也澹所著魏書大矯收繪之失按傳所著如此恨書不傳對穢史而益增 澹書太子書字良史當無其例不可不知 侯白通悅不持威儀悅同脫輕狡也

煬帝退朝便命柳詵入閣言宴終日帝與后妃對酒時逢與會輒命同榻若友朋猶恨不能夜召刻偶人施機能坐

起拜伏以像習月下對酒輒令官人置之于座酬酢為歡笑

元德太子全載虞世基哀册文雖駭麗亦贅世基文下中霜于玉除申霜二字尖新將寧甫寤甫寤未詳其義

粟山按寤穴也言始為卜葬穴也

權武果勁絕人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唐之柴紹可以配之武字武孌孌玩戲之意字以表德邊鄙之人不知文義以此為字所以歎歎

劉子詡傳承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恩議不解任子詡駁

茗香堂史論卷二

夏 碧琳瑯館叢書

日傳云繼母如母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一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毋毋服其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旁尊子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中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知繼母在父室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同之走路何服之有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繆且後人者為其父母期未分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以名重情因父親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

深攷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
始至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必漢未
上計京師吳魏隔絕於內國更娶生子昌必死後為東
不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議者不以為
非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以撫育始生服制則王昌
何去乎晉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
表聞伊辭曰伯生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尙
書彭禮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詔從
之然則心服不得緣恩而生也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
則恩由彼至服口已來則慈母如母何必待父命又云繼

茗香堂史論卷二

皇朝琳瑯館叢書

母慈母並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
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其之
上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又論云取子為後者
將以供祭祀承祧廟不得使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
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
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炫禮乘令使出後之子無情
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乎風化事奏竟從子詔議子詔之
論有補天倫後人多引古禮薄其本生經傳原不改父母
之稱宋儒執義甚辨然終于理未實遂以歐陽濮議為邪
說隋時已有本生解官心喪之令足以補六經之未詳敦

一本之天屬
董純傳東海賊彭孝才入沂水保五不及山沂水未審
何山是其舊也

趙才為右侯衛肅過奸非無所迴避塗遇公卿妻子有違
禁者輒醜言大罵時人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夫
公卿妻子違禁小者譏訶之大者按劾之可也何以醜詆
聞聞尚云守正嘗與宇文化及飲請勸其同逆楊士覽等
十八人酒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處作勿復餘處更為
諸人默然遂遇疾化及為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
平數日而卒才年已七十三臨難不能剛次轉展亂賊之

茗香堂史論卷二

皇朝琳瑯館叢書

手隱忍以死不亦鄙乎

裴政傳武職交番舍人趙元愷作解見帳庶子劉榮云但
爾口奏不須造帳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曰劉榮不聽造
帳以名籍為名帳帳簿之名始此

王劭附會符瑞奏有人于黃鳳泉得二白石大玉又理有
却非及一鳥為人面抱樸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小玉亦有
却非五岳及犀之象却非何物當是辟邪天祿之類

裴蘊虞世基之逢迎蒙蔽宇文愷何稠之淫巧蠱惑王劭
袁充之以星氣符瑞為附和皆當列之佞幸也

李密傳密分兵千餘于林間伏發須陀象潰遂斬須陀須

陀傳則稱密伏數千人林木間一稱千人一稱數千即一事而自相同異

百濟婦人辨髮垂後已出嫁分為兩道盤于頭上新羅婦人亦辨髮繞頭今時國粧隨時海外已有之

常駿使赤土國在林邑東南人海見綠魚羣飛水上女國有鳥卜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以人祭

疏勒國王字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則不育

洗夫人權畧既爾過人如集僚佐哭陳之亡囚孫暄劫其

返遛通賊皆有純臣風節宜其威服炎荒慶流奕世

閱隋列女傳不勝歎息隋德不長臣弑君子弑父拂天經

茗香堂史論卷二

一星碧琳瑯館叢書

悖人倫比比而是乃閨門之內若蘭陵南陽二宮主襄陽

華陽二妃鄭普果陸讓二母劉昶之女砥行礪節拔俗維

風豈天厭隋德貞良廉恥之防不樹于男子皆鍾于婦人

耶苟此數人皆為丈夫參於朝列必不為奸諂佞諛凶危

讒賊長君逢君以覆其國隋文曰哀門之女興門之男不

亦信哉

茗香堂史論卷之二終

茗香堂史論卷之三

海鹽彭孫貽羿仁

同里朱葵之粟山校正

唐書

唐書諸帝論斷甚佳謂靈武即位為非紫陽涑水咸本平此

一行論歷甚詳而核 五行志較前代矯誣甚為超出蓋

五經之理至宋而大明緯書之誣一洗矣

唐伏遠弩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學張弩二百三十步

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一碧琳瑯館叢書

步四發而二中宋時神臂弓亦弩也及三百步當是伏遠

弩遺制

唐太宗令決囚必三覆奏又令二日五覆奏決囚日尚食

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亦三覆奏其日蔬

食深得聖人哀矜勿喜之意然五奏法司不太煩乎三奏

足矣要令執法者無罪自然無冤

唐書於隱太子強為之辭宋臣因唐之舊存以傳疑非實

錄也 貽以為唐有天下創謀自太宗唐公柔懦無斷不

能效王季舍伯邑考立武王建成又無東海王彊宋王成

器之賢思拱手而有儲位太宗雄畧蓋世豈能抑首而居

庸主之下乎敬德英衛之徒於秦王有腹心生死之交欲其捨英主而事他人彼豪傑梟果之才勢必為亂唐祚未得安也高祖誠能喻太子以讓而錫之東藩優異其禮建秦王以儲副早禪天位蹀血禁門之事當不復生乃貪戀大寶不念創業之功不思兩全之道遂令同氣鸞弓遺譏萬世誠足歎矣

凌烟功臣段志立非第一流人物然其孫文昌成式或以豪俠顯或以文章傳人故不可以無後信哉

劉文靜首倡大議太宗因以起事其功不在蕭何下唐祖昏耄顧以與裴監有隙陷而殺之寂之才豈文靜比以官

茗香堂史論卷三

二碧琳瑯館叢書

女私侍之恩令居功臣之首

粟山按唐之有天下實發端於文靜高祖以武周虛無之事信讒行戮冤哉且其設施不在房杜之下未竟其用太宗登極後亦不一為表暴豈懼彰父愆耶此案千古夢夢思之扼腕

溫造劾李祐違詔獻馬人多稱其剛直不知其入興元軍斬亂兵之殺李絳者八百人一軍攝服不敢動其胆畧謀勇尤出人數倍

唐功臣多以字行房元齡名喬封德彝名倫尉遲敬德名恭秦叔寶名瓊殷開山名嶠亦一時風氣然耶任環字璋

一字字自項羽後亦少矣
李嗣真聞章懷太子制樂先占其敗又掘地得黃鐘大常樂以和又聞馬鳴謂其主必墜死聞佩聲知新婦之必離此可列之藝術傳附於溫大雅彥博傳末不倫矣

粟山案此與隋萬寶常知音一律

苑君璋知唐之必興不能棄武周以事唐武周死依突厥以拒命高滿政謂夷狄無禮豈可北面臣之不如盡殺虜眾以投唐不聽滿政降唐君璋引突厥殺滿政迨部曲離畔窮感請降賜以金券猶懷二三頡利召之遂執送元普受羊馬錦裘之賜聽郭子威之邪謀不從子孝政之忠諫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三碧琳瑯館叢書

反覆無定倖而降唐以歿其身君璋可謂用夷變夏鳩眼不化之人豈可與唐功臣齊列乎

杜淹在隋因蘇威以隱者詔得美官乃與韋福嗣共入太白山為不仕者隋文惡之謫戍江表乃仕王世充又欲仕隱太子乃傾危險破之士仕於貞觀以功名終幸矣

裴矩奸於隋而忠於唐封德彝則始終諧佞宇文士及弒逆同產知時不容托唐自安卒以佞自全此輩當別為佞幸傳可也乃與名臣錯綜乎

張玄素孫伏伽在隋皆為令史伏伽每不自諱玄素一遭太宗詢出身色若死灰其遜伏伽遠矣玄素能犯顏強諫

若此雖出令史何害蕭曹不為吏卒為漢功臣之首所以君子貴觀其大也

人第知婁師德寬厚長者不知其將畧深沈有趙充國之風拒吐蕃開營田積粟豐州數百萬無轉餉和糶之費入為宰相知賢薦士忸忌不行卒以功名終於告密之世其所處之難有百倍於汾陽者身兼將相富貴不危豈非一代之巨人歟宋子京論贊獨稱其勇以為勇於取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如此議論開前人所未發增幾許論世人心眼劉仁軌裴行儉皆起儒生懷將畧立功徼外功名相等行儉知人善任雅量藻鑑凡所賞拔皆為名將仁軌表袁嗣

茗香堂史論卷三

四碧琳瑯館叢書

宗知裴炎反狀不告武后詔拉殺之仁軌子卒為酷吏所殺行儉子光庭相繼為相以功名終天道豈曰無知

粟山按仁軌將畧卓絕一時其表陷袁嗣宗也武夫不學實患失之所致惜哉

裴炎表廢中宗卒成母后專制廢唐為周之禍一言喪邦此之謂矣然中宗無廬陵之幽則章后弄權不在天后之下無天后之才而有其亂亂雖不亡唐而亂天下也尤甚君子之責人也固當原其心又未可厚誅於炎也

粟山按裴炎終於伏誅武后已疑其心矣處人骨肉固若是乎

李昭德為洛橋累石代柱銳其前斷殺暴瀉勢水不能怒自是無患前斯當是橋柱向來水面今洛陽萬安橋亦同此制李渤隱廬山後徙少室屢徵不起韓愈移書責之乃起孤介特立屢以直言被斥自虔州徙江州後為桂管觀察使皆有利濟及民今江州廬山有李渤讀書堂直道高風凌厲百代如見其人

粟山按李渤竟為書法所掩

穆宗雖杖殺柳泌復惑於方士之言布衣張皋上書切諫帝善其言訪皋不獲真高人一等矣

宋祁傳贊鈞深挾隱筆亦挺勁絕人然頗嫌於碎僻要之

茗香堂史論卷三

五碧琳瑯館叢書

宋文之特立不倚者也

事有反覆不測者武士殘為有唐佐命勲臣乃生女子入宮滅唐子孫殆盡以武后熏灼之時乃有武攸緒思遠權勢隱居不仕不與三思承嗣延秀等同誅奇矣孫元衡儒術接迹而起為唐名臣天之報施固不爽耶

玄宗時紛紛議報引魏徵議增舅服為小功夫聖人制服重本支輕外姓故外姓之服不過總惟外祖以尊加從母以名加至小功魏徵欲變先王之禮以推隆母族已悖聖人別嫌明微之義玄宗引之以變禮宜乎再罹后妃之禍至於播遷也

郭震出入將相有大功於國身係西北之安危豈非社稷之臣歟玄宗講武驪山親御桴鼓元震引禮請止亦大臣之義也玄宗乃欲以軍容不肅坐纛下將斬之無故而殺大勳上佐自撤社稷之衛雖曰講武何益乎

栗山案玄宗此舉欲以樹威雖非本心已傷國體其後任用蕃將幾致喪邦即云文禍使然何前後如出兩人也和逢堯於武后時負鼎闕下願助天子和飪為有司所詰流莊州其人固非佳士乃舉進士攝鴻臚使突厥以辨折虜為唐奉使者首稱人固不可測歟

張曲江曾孫仲方傳李訓既誅羣臣謁宣政半扉啓傳召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六碧琳瑯館叢書

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關可字似訛又贖足旁午又仲方勢竿不能有所繩削皆艱澁不成語予京好用奇字然耶

栗山按此即劉幾天地輒萬物苗聖人出之流亞宜歐陽公以札闖洪禎相戲也

韓休風節矯矯韓滉更兼將相措刻以效忠然功名赫然威加鄰藩協奉帝室有大臣之節書畫皆絕人書亞張旭畫好韓幹可謂一代奇士清介自守所聚斂皆以紓國難觀過知仁斯之謂矣

元次山父延祖少孤不仕為春陵丞棄去問祿山反戒結

以世故多不得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次山春陵行感慨惻怛有自來矣

唐人小說於李泌陸贄多所訛短謂宣公下石竇參以至死宋子京獨判其誣謂參之貶帝意欲殺之贄以為太重乃貶驩州司馬宮侍謗不已竟賜死邕州直筆表微不第為賢者諱也吳通玄以宗室女為外婦帝怒其淫汙近屬詰之不敢答賜死長城驛如宣公才器焉能沮其不作相何憊人喜為異論也宋人議論每過迂然於大經大義多賴之發明不第此等事也

段司農顏魯公同傳甚佳論贄亦深切惜筆弱不及史公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七碧琳瑯館叢書

耳

平涼之盟李晟柳渾力爭不能止駱元光知虜有變請與渾瑊連屯城不從元密徙營次城屯既會元望雲物知不祥傳令部曲列陣以待會涇原節度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元軍相應虜劫盟瑊奔還元兵已成列觀兵亦起虜乃退元遣車重先行與瑊徐行振旅還虜不敢逼是役也非二軍城不免帝嘉之賜姓名李元諒人皆幸咸寧之得脫不知二師力也為將信不可無備

唐宰相正直剴切者惟陸宣公一人可以追配魏鄭公魏公遇太宗其言故盡行宣公遇德宗言不盡用其效不大

顯蓋為鄭公易為宣公難鄭公當開創初基欲英主之持
盈也易宣公當顛沛之日欲猜主之推誠也難子京辨其
謗申其功洞中古人之隱

一粟山按宣公出處尤高於鄭公一籌

章阜立功西南開拓萬里功名之盛諸葛之後未之有加
王叔文專政阜使劉闢私於叔文請盡領劍南否則將修
怨焉叔文怒欲斬之闢遁去阜遂上表請太子監國又暴
叔文之奸勸進太子大臣繼之太子受禪因投極奸黨阜
以強藩內制朝廷雖媿汾陽之忠謹然志清君側臣節未
虧韓弘養寇淮蔡之討不自從戎陰懷二三驚侮詔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八碧琳瑯館叢書

使齊蔡既平懼而入覲幸以功名終其於章阜功業大有
逕庭子京以阜弘陰隱誠言自解長沒天年恐非篤論阜
固未嘗有陰隱之跡也阜功大勢盛首擊權倖中朝忌之
國史所著恐非其實蓋子厚與叔文為石交昌黎輩又為
子厚之友執簡之臣偏護執柄有由來矣阜貴極人臣又
求兼領劍南欲何為乎闢之私情莫須有也
竇群母喪嚙一指置棺中廬墓終喪夫人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不敢毀傷刲股救親尚且有譏嚙指置棺益復無謂
人子養志顯揚為大孝若羣弔詭好名之甚者陰賊狠戾
卽此可卜

崔彥昭事母孝與王凝為外昆弟凝先貴顯而彥昭未仕
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嫂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憾之凝
為兵部侍郎彥昭作相母勅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
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泣且拜不敢言怨而凝竟免嗚呼
非特彥昭之孝其母亦善於教子矣今之士大夫同氣或
陰相擠况外兄弟之有怨者乎閱此三歎羨之敬之

元魯山母在未命娶母亡遂終身不娶人或以絕嗣議之
德秀曰兄子在先人未嘗之祀也初兄子喪母無貨得乳
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漣流能食乃止豈非至誠所格天亦
為之動即房次律謂一見紫芝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如此

茗香堂史論卷三

九碧琳瑯館叢書

人卽婚宦且不能攫其懷何况名利耶求之古人亦未有
二紫芝以未奉母命而不娶終非聖賢之大經亦可謂不
善體母志者其所云先人未嘗之祀則孝子之心千古如此
粟山按舜不告而娶孟子以為行權舜豈無弟象在耶
設紫芝之兄子竟不育抑再娶耶聽其絕祀耶此畸人一
節之行不可為訓

辛讜為雲京孫少耕力能止牛鬪折其角已乃從危亂中
破賊立功真豪傑也

田游巖自稱泉石膏肓烟霞錮疾然受崇文學士之命又
不能潔身引去以裴炎之死坐累放歸其退又不以道不

得為高蹈也武攸緒不以后族自累可謂見幾明哲之士
司馬承禎孫思邈宜列方術中

賀知章老乃乞閑知上好仙乃請為道士出家豈須奉旨
邪又乞剡川為放生池可謂老不知止戒之在得豈得列
於隱逸

唐初圖功臣於凌烟閣首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六人德宗
即位錄武德以來將相勲名特高者九十二人大中初詔
求李峴王珪戴胄馬周以下至李澄等三十七人畫像續
圖凌烟閣後增益至一百八十七人自房元齡至南霽雲
為第一等實威至姚閻為第二等其間忠臣義士及逍遙

茗香堂史論卷三

十一 碧琳瑯館叢書

公章嗣立無不在焉乃忠烈如顏魯公功名如郭汾陽顧
不及之不可解也

以盧奕忠義乃有子杞之奸邪杞之奸邪乃有子元輔之
清介人固不可測也士貴自立不可恃祖父之忠義門風
以自滿必須勉厲自樹乃克無忝家聲恃家聲以敗節者
比比也可不戒哉若先世獲罪更宜奮身特立以雪前人
之恥不可以先惡自墮厥志也

宋子京持論最為有意張巡傳載巡子去疾許遠不死一段
抑揚以盡疑而後入韓愈之文為定論深得作者之法蓋
欲以此塞萬世下好奇彈射者之口俾遠無遺議其有功

名教不淺云

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言施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
矣穿鑿好為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
求然後為得耶此最得帝王讀書法孔明畧識大意亦是
此意梁武魏文父子馳精浩博每與儒者爭長於治天下
之道則昧昧也讀書何益文宗亦其流也桓文謂簡文惠
帝之流清談差勝亦其類也

突厥既款獻牛羊各數千太宗却之令還所掠俘甚得帝
王之道宜其禽頡利臣突厥雄傑千古無兩

茗香堂史論卷三

十二 碧琳瑯館叢書

五代史

歐陽五代史文體省靜無一冗語洵良史也然筆力衰颯不能望唐人何況兩漢

廬陵帝朱温千古皆以為非廬陵引魯桓宣及鄭衛二君以為例似是而非魯鄭衛四君皆以公子弑逆雖犯大惡猶周公唐叔武公之後也其事比乎魯公子之爭立姬姓未斬也温起盜賊非羣公子之例矣弑昭哀二帝殺九王以斬李氏之祚其視莽操懿昭慘惡倍之較唐晉漢周諸君萬不及也聚麀宣淫禽獸不如乃帝之手哉曰不沒其實其實常為君矣夫温之篡唐以至友貞之見滅不過十

茗香堂史論卷三

十一 碧琳瑯館叢書

餘年耳河東趙魏浙西淮蜀割據自若也安在其為君乎繫之五代以著干統之實稍異其書法於四代以嚴亂賊之防不亦可乎無紫陽以正之何以明大綱而立人紀者也

梁本紀於濟陰之廢曰封唐王為濟陰王徐無黨注曰謂天子為唐王錄其本錄語如此廬陵大誤矣依春秋之法則當書曰奉唐帝為濟陰王今乃依亂賊之文貶天王之號於筆削之義乖矣 又於温之被弑書曰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崩書沒篡弑之實亦非春秋之義也按春秋之法宜書曰戊寅友珪弑帝弑父之賊亦不得書

爵也凡書反者皆係舉兵於內外乃滔然叛逆之稱也友珪弑父謀之寢室之中加以剽刃之慘與乎稱戈弄兵之輩廬陵之書亦鶻突不明

每書赦必曰德音此係臣下贊諛之辭非史臣紀實之體王彥章之死書爵以紀之嘉之也徐無黨注亦贖贖不明唐莊被弑於郭從謙辭同朱温例亦非也 劉知遠本沙陀種乃追尊漢高光為不祧主豈劉氏乃劉聰劉曜後邪本紀畧而不書無可稽攷 唐晉漢屢書民間一產三男子不係灾祥何關治亂書之本紀何不憚煩

茗香堂史論卷三

十二 碧琳瑯館叢書

家人傳后妃王子錯綜成文不若后妃合為一傳王子合為一傳俾五代之君孰得孰失燎若列眉也 廬陵之主漢議五代史已詳言之一則見於晉出帝本紀再則見於晉家人傳其言曰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為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期云議大禮者本此 唐臣李襲吉傳晉王使襲吉為書諭梁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

公僻處一隅士有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使傲翔答之不工龔吉書傳於世夫毒手尊拳數語何足云工而摘之誠足笑也

徐無黨注多矯誣如晉臣吳巒之死巒守東門方賊而左右報郃珂已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無黨注巒不能察珂之奸反委以兵是已又謂契丹入貝州又不能拒戰遽投井死死不足貴故不列於死事夫本傳已書巒守東門方戰而無黨乃謂又不拒戰夫死於戰死於井等死耳而謂不足貴何哉昌黎傳許遠謂與張巡同烈此是紀死事之準五代史之不書死事多矣寧止一吳巒哉

茗香堂史論卷三

十四碧琳瑯館叢書

分代立傳然須賢奸各自為類桑維翰與景延廣同傳二人正自相反猶以為契丹得失著戒可也若蘇逢吉之奸回乃冠之史弘肇之前楊邠聚斂臣而持已則儉劉錡剛暴而遇周祖不屈以死皆有一節之可取王章亦聚斂臣然皆興漢之佐宜以史弘肇為首而楊邠王章劉錡附之蘇逢吉怨史弘肇等之異已激李業等為誅侈功臣之謀卒召亂以亡國然則逢吉固禍首也宜以為魁而李業輩文進後贊郭允明附之則勸戒昭而賢奸判矣

死節傳三人皆終始無疵梁王彥章唐裴約南唐劉仁贍文亦連綿不斷中插裴約一段似通文又非過文頓挫殊

妙後段感慨抑揚尤為妙絕是一部五代史點睛處死事傳夏魯奇徐無黨注曰吳巒兵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故取舍異夫巒之不列於死節者以用郃珂之失也珂既任兵事引契丹入貝州城中已亂而謂兵猶可戰不亦謬哉

死事傳張敬達亦可謂表表無疵者食盡食馬楊光遠屢趣之降敬達曰諸公何相逼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契丹無黨注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已以降賊故不書死節傳錄其死者嘉其不屈然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為死節無黨之持論何其誣也敬達之言蓋

茗香堂史論卷三

十五碧琳瑯館叢書

亦怒而斥光遠云爾豈其身則捐生而諷人背主者乎將士皆已心變敬達豈能誅光遠耶光遠亦豈肯束手受誅乎書生不揆時地輕易責人如此廬陵分死節死事為一傳別自有意不可妄為穿鑿也

死事傳序曰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得十五人而戰沒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具有旨哉今按二人皆戰歿之士王清唐將也改事晉而戰歿於契丹彥超漢將也改事唐而戰歿於太原二將皆非純臣廬陵列之死事自云有旨其義殆難測矣豈非以石晉勾夷亂華二將皆能盡節於

中華之主故邪以爲識春秋之大義故節而取之

唐臣任圖張憲趙鳳皆卓然之士豆腐革盧程徒以門望皆奴才也反冠於首舛已

孫晟早年縱橫干進幾殺其身亡命奔吳見用李氏奉使於周至死不屈子卿文山無以遇之乃不登死節之傳似亦太苛

唐六臣傳裁斷甚佳張文蔚楊涉張策趙光逢皆醜護自修薛貽矩蘇循則奸佞無取然皆與於勸進禪授之班合爲唐六臣傳以爲萬古賣國求榮之鏡戒其意深其感切矣楊涉子疑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官至太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六碧琳瑯館叢書

子太保則又不止于馮道四姓十君矣前段始裴樞後段論朋黨榮回組舞大有妙裁恨筆弱未遑耳觀其持論迥出前此史臣之上

妙陀兵強於天下多以義兒有功虜虜義兒傳畧盡克用存歸用兵之槩是亦畫家寫生手也

伶官宦官一傳忽敘事忽立論波瀾開闔有龍門之遺廬陵得意文章也宦官傳敘張承業張居業方畢便入五代文章陋矣一段至可不戒哉幾五百言忽接昭宗信狎宦官散敘馬紹宏孟漢瓊諸事半持論半紀述至嗚呼以後總作論結無頭無尾如亂如整此莊生筆法也

温韜傳詳載唐昭陵厚葬制度之闕麗以爲後世戒後述

周太祖瓦棺紙衣之遺詔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告後其意深矣又葬平生所服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京師

其一澶州又葬劍甲各二其一河中其一大名此魏武疑冢之意也其藏衣冠劍甲未必真器甲其藏遺骨未必真遺骨也此英雄深慮其葬必甚闕不明書於實錄

朱宣朱瑾兄弟起鹽盜與朱温俱破黃巢秦宗權已而宣爲温所滅瑾走依楊行密梁攻淮南瑾擊殺龐師古行密死徐氏專政瑾復擊殺徐知訓以安吳惜隆演駑劣不能用以誅徐氏遂爲徐温所害投尸雷塘江淮之人憚其神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七碧琳瑯館叢書

明温亦懼其精爽收骨立祠瑾誠烈丈夫哉

李振爲李抱真孫爲唐金吾將軍使浙不行以策干梁祖得爲郵節度副使爲温畫策出昭宗降師範一至京師必多貶斥人目之爲鴟梟又建策投裴樞於濁流弒昭宗於椒蘭此乃賊温羽翼之首也乃不收之梁臣傳而置之雜傳亦是失於裁制

馮道事四姓十君蓋自唐莊明愍出四帝晉二帝漢二帝周二帝乃卒在四朝十君耳若論其姓唐四君二姓晉漢四君兩姓周二君兩姓十君共七姓當云事七姓十君可也書此以發後人一笑

宋史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本紀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曰天文五行律歷地理河渠禮樂儀衛輿服選舉職官食貨兵刑法藝文表三十二曰宰輔宗室世系列傳二百五十五后妃宗室公主名臣循吏道學儒林文苑忠義孝義隱逸卓行列女方技外戚宦者佞幸姦臣叛臣世家周二世外國蠻夷總裁者右丞相脫脫史官則泰不華汪澤民貢師道李齊余闕賈魯張翥危素等二十三人筆不出一人紀不出一手最為冗濫禮樂儀衛輿服食貨尤為猥蕪河渠律歷究無成說今繼不能別行修纂當照本文刪去一半使

茗香堂史論卷三

十九碧琳瑯館叢書

簡明可誦而名臣奸臣各以世次類從相判俾南北興亡治亂之故一目瞭然斯為善矣

太祖本紀建隆二年十月丙午葬明憲皇太后於安陵乾德二年三月册上明憲皇太后諡曰昭憲皇后賀氏曰孝惠王氏曰孝明四月乙卯葬昭憲皇太后孝明皇后於安陵前已書葬此又更書必有一悞又與孝明同葬安陵婦姑同兆信不合禮

太祖以天下予太宗可謂至公太宗殺其子及弟楚王元佐亦從廢斥父子兄弟蓋多慚德要其禍不首於趙普實杜太后一言誤之也夫陳橋擁戴其謀發於太宗成於趙

普猶乎李唐基業實本太宗必不能俯首而事建成也明矣太后誠推明翼戴之首謀以弟及為末命太祖且敬聽終優德昭廷美以大藩豈有異日之紛紛乎故吾謂六月四日之事肇始於唐高豈容再誤之禍實開於杜后

粟山按太宗賦性伎刻無趙普再誤之言亦不傳弟以及姪即無杜后金匱之書亦必自取觀其太子廟見因民呼為少年天子心滋不懌父子尚然何況餘人然則燭影斧聲之案傳信非傳疑也高宗南渡之後有天下者卒歸太祖裔孫天道循環吁可畏哉

大中祥符二年詔韶州罷獻頰婆果此果產於北宋時乃

茗香堂史論卷三

十九碧琳瑯館叢書

貢自炎方今古地產不同邪

賜杭州草澤林逋粟帛草澤是何書法宜曰隱士林逋

真宗紀恩殿九天司命天尊降此等書之何異漢武之

誕

真宗贊謂宋諸臣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進神道設教之言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消其覬覦王欽若丁謂之徒以是媚主希寵王旦冠準不免焉豈嘗念及此乎是亦強為之詞耳

仁宗時皇太后服衮衣儀天冠饗太廟太妃亞獻皇后終獻宋家法極嚴幾為莊獻所亂是時廷臣無一言賴宋亦

乞罷撰紀微示諱惡之義稍足愧之

仁宗為宋諸帝第一廢后一事不能無玷猶之光武事事寡過廢后遂成慙德二帝之賢先後一轍故知全德為難也

五代史書赦必曰降德音蓋宋史官筆習以為常臨文宜直書無事文飾宋史往往仍此失

二府一為中書政事堂有同平章事參知政事一為樞密院有正使副使有同知樞密知樞密使宰執極尊者兼之其次兩省則中書門下

仁宗天質純粹好學博聞乃追冊溫成製樂享廟其失非

茗香堂史論卷三

王碧琳琅館叢書

細

仁宗以富弼母喪罷大宴君臣恩禮實絕今古

仁宗贊二十四年吏治若媮情而任事殘刻之人刑

罰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

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

上下惻怛忠厚有以培三百餘年之基子孫矯其所為驟

至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無愧焉其言最為精切

亦是千古明言

宋赦最多往往及常赦所不原者雖意近仁厚長惡惠奸

非政之善與其多赦不若慎刑罰嚴失入使刑無濫斯善

矣元祐中斷大辟二千九百一十五人何其多辟

孤寡不穀人君之稱宋諸帝往往受羣臣尊號當禮樂大明之世有此不經陋典賢哲如林無一人匡正何也

今貢舉三場元祐中進士試四場

元祐中以張誠一穿父墓取犀帶責授左武衛將軍提舉亳州明道宮發父冢者罰僅爾亦是失刑

米脂若本夏人地元符元年始城之遂為米脂盜亡明張本

寧宗開禧元年初置激浦水軍

孝宗生秀州青杉插官舍宋時杉青插乃有官舍今不可

茗香堂史論卷三

王碧琳琅館叢書

攷

孝宗時屢書五星皆見隆興十三年七月己未五星皆伏

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皆會于軫人有以七政皆會為奇

者夫五星之會本非奇若會於朔日日躔之度則七政自

然皆會

宋太祖至仁宗四傳而享國百年邵雍謂前代所無高宗

至寧宗亦四傳而享國九十八年史臣謂亦前代不偶

粟山按 本朝自順治至嘉慶五傳而享國一百七十

六年尤為亘古罕聞

孝宗理宗皆以宗人子繼統寧宗屢生皇子不肖嘉定十

四年立皇子竑八月辛卯遂有文武官毋得歸宗之令
史彌遠背君命私廢立亂常干紀直與梁冀楊素等理宗
徒顧私恩不復正其罪羣臣亦無復敢言其事真千古缺
典也

宋之禪代者四欽宗受命於患難之中寧宗攝立於危疑
之際欽宗不能用李綱種師道等而亡寧宗用韓侂胄史
彌遠而削雖付托無慚而克戡有忝以視孝宗之養志克
家大有逕庭 以孝宗之孝乃有此不孝之兒可謂天道
無知 光宗惟用婦言遂陷大逆與唐肅宗無二張后李
后妬與不孝略同

茗香堂史論卷三

王碧琳琅館叢書

趙范言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鑑帝
問趙葵金事亦言兵力未瞻姑從和議俟根本既立雪二
帝之恥以復中原一趙老謀長算天方授元即不合未勢
足亡金金亡則宋必為之續報先世之怨不可謂非特乘
國者無遠猷橫挑強寇憚王弄兵戰士解體其亡可翹足而待
史嵩之露布告金亡詔遣郭春汎掃諸陵以完顏守緒骨
告太廟亦是一時快事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命有司
審述以聞則可笑此事有何可審
理宗時有宗室趙與憲知臨安府元兵攻嘉定州馬堃禦
之簾字堃字不知何音

粟山按簾古壽字堃古坤字

理宗優柔奸臣相繼秉政臺諫皆儉邪江萬里董槐稍自
立乃排擊去之余玠有功於蜀籍其家錮其子孫勞神知
氣安得不危

理度二宗不言壽史臣之漏也 元臣謂理宗表章理學
首斥安石從祀九儒後世得以復古帝王之治實自帝世
始具言至公

宋季邊釁已開急在兵食而諸臣往往爭道學論天人其
言非不明且正然於功罪無分措置失所寄安危於宵壬
棄智勇於敵國諸賢殆未之講也豹養內虎傷外雖身心

茗香堂史論卷三

王碧琳琅館叢書

無病何益乎

宋亡諸將皆降惟孫虎臣兵敗自殺可與張世傑輩爭烈
宋史屢書流星自某星急流至濁沒所云濁乃天漢白光
厚處也名之為濁殆是不知天象其字義亦無典

馬融云璣衡者即今渾儀也宋王蕃云天梁地平以定天
體四游以綴赤道此即璣也望筭橫簫以窺七曜之行知
其繩次所謂衡也六合三辰四游儀李淳風所作黃道儀
一行所增也張衡祖洛下閎耿壽昌法別為渾象實密空
以漏水轉之以合璿璣所加星度則渾象別為一器李淳
風梁合璣始與渾儀並用

太平興國中巴人張思訓作渾天儀起樓丈餘機隱於內
規天矩地下設地輪地足又爲橫輪側輪斜輪中關天柱
直神左搖鈴右叩鐘中擊鼓以定刻數晝夜周而復始木
爲十二神自執辰牌至時循環而出隨刻數定晝夜長短
上有天頂天條布三百六十五度爲日月五星紫微宮列
宿斗建寅黃赤道以日行度定寒暑進退開元遺法運轉
以水至冬凝凍遲滯遂爲踈畧寒暑無準今以水銀代之
則無差失并著日月象皆取仰視按舊法日月晝夜行度
皆人所運行新制成於自然尤爲精妙

熙寧中沈括上渾儀浮漏景表二儀渾儀議云漢以前爲

茗香堂史論卷三

五五碧琳瑯館叢書

麻者必有璣衡自驗其後璣衡不爲曆用一行大衍曆始
用渾儀故其術比諸家所得爲多璣璣玉衡康成粗記其
說洛下閎製圓儀賈逵加黃道其詳皆不存張衡爲銅儀
渾象非古璣衡也孫吳時王蕃陸續皆爲儀舊以二分爲
一度張衡改爲四分椎重難運蕃以三分爲度周丈有九
寸五分寸之三劉曜時南陽孔定爲銅儀有雙規橫規特
規游規窺管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爲鐵儀與定法大同惟
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銀錯星度小變舊法李
淳風爲圓儀三重一行以爲難用率府兵曹梁合瓚以木
爲游儀因淳風法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

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銅儀多用斛蘭晁崇法皇
祐中改鑄用合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得失古今象數
不合者才有二事其一謂中國居地東南當西北望極又
天傾西北極星不得居中古之候天者自安南至浚儀
六千里北極之差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不直人
上也然東西南北數千里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
半則知天極當北無疑矣此施四海而同者極星之果中
果非中無足論直當據建邦之地裁以爲法可也其二紘
乎以象地體渾儀置崇臺之上下瞰日月則紘不與地際
相當渾儀有實數有準數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準者以此

茗香堂史論卷三

五五碧琳瑯館叢書

準彼此之一分準彼之幾千里也今臺之高下所謂實數
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高下所謂準數也
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衡之低昂當審臺之高下
非所卹也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復
交出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黃道如繩之繞木月交而行
日之陰則日爲虧其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
四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黃道又還
交之道每日差池必候月終而頗移終不能符會天鹿當
省去月環候月出入專以歷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
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若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

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所以用一度有半為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自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日游移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鈎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為天樞自祖暅以璣衡窺攷天極不動處在極星之末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一度有半乃繆以衡端之度為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游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出乍入令璣舊法天樞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

茗香堂史論卷三

二十七 碧琳瑯館叢書

星游於樞中也臣攷驗極星三月而後知天樞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祖暅窺攷猶為未審今為天樞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樞望之星正循北極樞裏常現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璣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之於絃然絃平正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交白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逆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繆新銅儀移刻於緯四游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璣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故之無用新儀移之為是然當側窺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鐵鼓陶其旁迫狹難賦辰刻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合鑄

於絃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先以距星攷之定三辰所舍複運游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與去極度無異令璣之術本於晁宗斛蘭雖不甚精頗為簡易滄風嘗謂斛蘭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攷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赤道度再運游儀抵所舍度宿求之月行則以月麻每日去極度算率之不可謂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為畧也其八合璣舊儀黃道設月道之上赤道又璣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一交黃道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徒

茗香堂史論卷三

二十七 碧琳瑯館叢書

璣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下則二道與衡端相迫星度易審其九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於環背不與橫簾會當移列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椎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人知黃道歲易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相偶者也黃道徙而西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別加鑽孔尤為拙繆今當側置少隔使天度出此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絃

正絡天經之半候三辰出入地際為地紘所伏今當徒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端以紘際為率自當默與天合 沈括浮漏議其文特妙大有攷工筆法其槩有播水之壺三受水之壺一曰求壺廢壺復壺建壺廢壺以受廢水三壺皆以播水為水制也有玉權醜於建壺求壺之羅龍紐以水出不窮也復壺土紐以土所以生法也廢壺鮑紐止水之瀋也箭一博牘二十有一鏡匏箭舟也文多不能盡錄 元祐中蘇頌作儀圖上真渾儀中設渾象旁設昏曉更籌激水以運之三器一機脗合躔度最為奇巧宣和更作恭歸於金紹興三年工部員外郎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三五碧琳瑯館叢書

舊儀臨寧時已言之即就中原測之已去極星將四度非因臨安而言也 唐一行作大衍歷以儀測畢皆參鬼四宿與古不同皇祐初日官周琮以新儀測度候與唐一行尤異紹聖二年清臺以赤道度數有差復命攷正惟牛尾室柳四宿與舊合其二十四宿度次或多或少或寡天度不齊古人特紀大綱後世漸為精密大綱古人制器尚象實開後人所未有豈徒大綱而已近代西人湯若望謂今古躔次多從赤道驗之而不知日行黃道時刻密有遷移則躔度亦積漸而變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三五碧琳瑯館叢書

袁正功獻渾儀木樣太史局募工鑄造不就廷臣罕通其制乃召蘇頌子携取頌遺書攷質携亦不能通也頌書渾象為詳尺寸多不載是以難復至十四年鑄渾儀成以二真太史局高宗自為一儀真宮中其制差小水運之法與渾象則不復設舊有白道儀以考月行在望簡之傍熙寧中沈括以為無用去之不復設 中興造渾儀太史令丁師仁言臨安地勢向南於北極高下當量行移易局官呂璩言渾天無量行移易之制若用之臨安與天參合移之他往必有差忒遂罷後邵鑄鑄儀則果用臨安北下法為之以清臺儀較之實去極星四度有奇也按此乃即沈括

是以古今不同也余謂萬古此赤道亦萬古此黃道安得遂有變遷乎大都恒星雖麗天而行然一星自為一道原未嘗牽綴同轉也特其遲速皆同不若五星之實絕然其中者毫忽先後無差者亦有分秒先後稍移積之數千年未免有分秒之異矣是以二十八宿即其圖形亦與古漸異豈關黃赤道之移耶 冬至之日堯時躔虛三代則在女春秋時在牛後漢永元在斗六十餘年輒差一度開禧占測在箕較之堯時退四十餘度漢太初至南渡差一氣有餘太陽所躔十二次大約中氣前後乃得日月官次太陽日行一度約退一分四

十餘秒蓋太陽微遲一周天而微差積累分秒而躡度見焉歷家攷之萬五千年之後所差半周天寒暑將易位世未有知其說者今西人謂此差經二萬五千四百餘年而行天一周則是萬一千七百年而差半周天也與宋人之論又微異

歲星色青比參左肩熒惑色赤比心大星鎮星色黃比參右肩太白色白比狼星辰星色黑比奎大星 古法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乃約數耳唐一行言歲星自商迄春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紹興歷法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五年行一次之外有餘一分積一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三 碧琳瑯館叢書

百四十四年剩一次矣先儒之言未可全據

宋史七曜備書二百年內飛流逆犯而不屑屑臚列事應

一洗千古矯誣穿鑿陋說

紹興二十四年海鹽縣洋有巨鯢羣蝦從之聲若謳歌抵

岸偃沙上揚鬚撥刺其高齊縣門 咸平元年五月撫州

王義之墨池水色變黑如雲此非災青當是右軍之靈吐

其光怪

乾道六年西安縣官塘有物雜首人身高丈餘晝見於野

此殆六丁六甲中丁酉之神酉金行也西夏用兵之兆

建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隨流下文曰無為

大道天知人情無為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此文似箴似銘殆天垂戒有道之士語類陰符

五代之季王樸制顯德欽天歷宋初因之建隆四年王處訥造應天歷未幾漸差太平興國行乾元歷氣候又差繼作者儀天崇明天奉元觀天紀元迨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凡八改歷南渡後曰統天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曰統元曰開禧曰會天曰成天至德祐丙子又百五十年復八改歷惟奉元會天二法不存 太平興國間應天歷氣候漸差詔處訥重加詳定會冬官正吳昭素徐瑩董昭吉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三 碧琳瑯館叢書

各獻新歷測驗皆言昭素朝氣尤均賜號乾元歷端拱二年四月己未太宗手詔張玘覽乾元歷此夕熒惑當退軫宿乃順行今止到角宿即順行得非歷差否玘奏據今歷法驗天熒惑差二度差疾者八日至道元年知天文鄭昭晏考驗司天監丞王膺雍熙四年所上歷以十八事按驗所得者六所失者十二太宗命昭晏兼知歷算二年屯田員外郎呂奉天言經史周秦以前多無甲子太史公雖言歲次與經傳都不符合史遷言武王元年歲在乙酉唐兵部尚書王起撰五位圖言周桓王十年歲在甲子四月八日佛生常星不見又言孔子生於周靈王庚戌之歲卒

於悼王四十一年壬戌之歲皆非也臣探索百家用心十載知唐堯即位丙子迄太平興國元年丙子凡三千三百一年據經傳正文用古歷推較無不合起開王小甲七年二月甲申朔旦冬至自此之後每七十六年一得朔旦冬至此乃古歷一部每部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率以為常直至魯僖公五年正月朔旦冬至了無差爽用此法以推經傳小有增減經傳之誤皆可發明司天冬官正楊文鑑上言請以百二十年書甲子有司以無據寢不行太宗曰干支雖止六十倘再周甲子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年不亦善乎遂詔新歷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三碧琳琅館叢書

甲子紀百二十年再周甲子於古未有太宗此舉亦曠人佳話也
乾興初改歷司天役人張奎以八千為日法一千九百五十八為斗分四千二百九十九為朔距乾興元年壬戌歲三千九百萬六千六百五十八為積年又與歷官宋行古造麻以一萬五百九十為樞法得九鉅萬數命曰崇天歷紀上元甲子距天聖二年甲子歲積九千七百五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上攷往古歲減一算下稔將來歲加一算嘉祐末英宗即位司天歷周琮言舊歷氣節後天半日五星行差半日次日食候差十刻因命琮等作歷范鎮等

攷定為密名崇天歷 琮言自太初至今冬至至差十日劉歆三統最疎劉洪減朔餘苟合時用自此以降率意加減何承天以四十九分之二十六為強率十七分之九為弱率於強弱之際求日法以七百五十二得一十五強一弱自後治歷莫不因之皆不悟日月有自然會合之數今定新歷以三萬九千為日法六百二十四萬為度母九千五百為斗分二萬六百九十三為朔餘稽古驗今若應繩準又以日行月行之餘會日月之行以盈不足平之并盈不足為一朔之法月法也乃以大月乘不足之數以小月乘盈行之分平而并之為一朔之實周天分也以法紀實得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三碧琳琅館叢書

日月相會之數皆以等數約之悉得今有之數一法相乘為本母各母互乘以減周天之餘則歲差生焉亦以等數約之即得歲差度母周天實用之數理極幽眇占歷家皆所未達 琮攷歲差虞喜謂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何承天云以中星較之差於堯時二十七八度即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祖冲之立歲差率四十五年九月却一度虞闡劉孝孫各有增損若從虞喜驗昴中則五十餘年日退一度若依承天之驗火中不及百年日退一度皇極總兩率而要其中故七十五年而退一度今改新率七十七年七月日

退一度上元命於虛九可以上覆往古下逮於今 琮又論古今之歷必有循過前人可為萬世法者一行為大衍歷校正歷世以求歷法強弱為歷法體要劉焯悟日行有盈縮李淳風悟定朔之法氣閏朔餘皆同一術張子信悟月行有交道表裡五星有八氣加減何承天悟測景以定氣序晉姜岌悟月食所衝之宿為日所在之度後漢劉洪作乾象歷始悟月行遲疾數祖冲之始悟歲差唐徐昇作宣明歷悟日食有氣刻差數明天麻悟日月會合為朔所立日法積年有自然之數王法推時日晷景知氣節加時所在後之造歷莫不遵焉其疎謬之甚者由守信之乾元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三西碧琳瑯館叢書

歷馬重積之調元郭紹之五紀歷也

宣和六年七月王黼言方士王姓出素書言璣衡之道甚詳令應奉司造小樣驗之二月乃成其圓如丸具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置南北極黃赤二道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六十四卦十千十二支晝夜百刻列二十八宿內外三垣周天星日月循黃道天行每天左旋一周日右旋一度冬至南出赤道二十四度夏至北入赤道二十四度春秋二分黃赤道交出卯入酉月行十二度有餘生明于西其形如鈎下環西見半規及望而圓既望西缺下環東見半規及晦而隱其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將入皆與天

合無絲毫差玉衡植於屏外持扼樞斗注水激輪其下為機四十有三鈎鍵交錯相持次第運轉不假人力多者日行二千九百二十八齒少者五日行一齒疾徐相遠如此而同發於一機其密與造化者侔焉其餘悉同一行之制然一行舊制機關銅鐵為之澀即不能自運今改以堅木美玉之類舊制外絡二輪以綴日月而一輪虧蔽星度仰視躔次不審今制日月附黃道而行如蠅行磴上舊制雖有合望月體常圓上下弦無辨今以機轉之圓缺隱見悉合天象舊制止有辰鐘鼓晝夜短長日出入更籌之度皆不能辨今為司辰壽星十二時輪所至時刻以手指之又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三西碧琳瑯館叢書

為燭龍承以銅荷時正吐珠振荷循環自運其制皆出一行之外即其器觀之全象天體者璿璣也運用水斗者玉衡也昔人或謂璣衡為渾天儀或謂有璣無衡者為渾天象或謂渾儀望筒為衡皆非也惟鄭康成以運轉者為璣持正者為衡其說最近又月之晦明自昔勿燭其理獨楊雄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邇於日乎京房云月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始知月本無光邇日以爲光沈括用彈况月粉塗其半以象對日之光正側視之始盡圓缺之形今制與三者之說若合符節宜命有司置局如機製樂臺陳之以測上象

中原既失星翁離散紀元歷亡紹興二年高宗重購得之六月詔輔臣歷官推步之差今麻差一日明年當改正五年日官刻元日食九分半虧在辰正常州布衣陳得一言當食八分半虧在巳初得一言驗命得一改造新歷賜名統元賜得一號通微處士史官修神宗實錄求奉元歷不獲詔得一與道士裴伯壽赴闕補修之 統元歷行有司不善用之暗用紀元法推步而以統元為名乾道二年日官以紀元法推三年丁亥十一月甲子朔將頒行裴伯壽詣禮部陳統元歷法當作乙丑朔於是依其法正之光州士人劉孝榮言統元歷交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三六碧琳琅館叢書

禮部亦謂統元歷宜改詔尙書周執羔提領改造四月戊辰朔日食孝榮刻食一分日官刻二分伯壽並非之既而不食孝榮刻八月庚戌月食六分半候之止及五分又刻戊子二月丁未望日食九分以上出地其光復滿伯壽言當食既滿在戊正三刻至明年二月月食生光復滿如伯壽言屢令多官測驗紀元統元新歷異同互有疎密詔新舊參用禮官言參用實難新歷比舊稍密詔用新歷賜名乾道歷 初局官荆大聲與孝榮共定新歷乾道四年禮部員外郎李壽監視察測驗奏熒惑之差詔訪通歷者福州布衣阮興祖言新歷差謬大聲卽補興祖為局生大聲

以太陰九道變赤道別演一法與孝榮立男歷官蓋堯臣宋允恭等上臺測驗以為皆未盡善別撰歷請與定驗裴白壽上書言孝榮新歷謬甚願假職運算立法當遠過前歷諫議大夫單時等言大聲孝榮同立新法今猶反覆他日動搖全功盡廢請令孝榮伯壽堯臣各具乾道五年五月已後至年終太陰五星躔度令測驗官參攷六年日官言明年用何歷頒布詔權用乾道歷一年成都歷學進士賈復進歷法九議太史局李繼宗等測十二月月食與賈復劉大中所刻不同諫議大夫姚憲監繼宗等測驗五月朔日食時刻分數皆差舛繼宗大聲削降有差已而太史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三七碧琳琅館叢書

局吳澤言乾道年歷十一年正月一日注癸未朔崇天統元二歷算得甲申朔再行推步宜用甲申從之清熙元年頒明年歷仍用乾道歷十一月吳澤推算太陽交食不同勅責之并罰造歷者二年太史局李繼宗奉集在局通算重撰新歷校紀元統元乾道諸歷為密詔名清熙歷五年禮部驗得孟邦傑李繼宗等所定五星分數各有異同孝宗曰自古歷無不差况近世此學不傳求之草澤亦難其人以清熙歷權用一年五年金使來賀會慶節妄稱九月庚寅晦為己丑晦接伴使邱密辨之使者辭窮於是朝廷益重歷事李繼宗吳澤言今年九月大盡金國作小盡不

當見月體之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差官驗之詔遣禮部
郎官呂祖謙驗之如繼宗澤言十年十月詔甲辰歲歷字
誤令禮部更印造繼宗大聲削降有差十二年九月成忠
郎楊忠輔嗣言消熙歷簡陋與天道不合孝宗曰日月之
行有疏數故歷久不能無差大抵月之行速多不及無有
過者可遣臺官禮部同驗之其夜陰雲不辨月食禮部侍
郎顏師魯請詔精於歷學改定新歷孝宗曰歷久必差聞
來年月食者二可俟驗否十三年詔有通天文歷算者所
在軍州以聞人月布衣皇甫繼明等言今歲九月望以消
熙歷推之當在十七日太史令乃注于十六日之下遷就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三友齋琳瑯館叢書

以掩其過乞與劉孝榮等各具已見合用歷法必使氣之
與朔無毫髮之差始可演造新歷禮部議令各具太陰虧
食分數方面辰刻定驗拆衷既而孝榮差一點繼明差二
點忠輔三點乃罷遣之十四年國學進士會稽石萬言消
熙歷立元非是氣朔多差設欲攷正如去年測驗大陰虧
食使更點乍浮乍疾隨景走走弄以肆欺蔽若依晉隋唐課
歷故事取消熙歷與萬所造之歷各推而上之千百世之
上以求交食與夫歲月日星辰著見經史者為合與否然
後推而下之以定氣朔與前古不合者為差合者為不差
甚易見也然其謬不特此冬至晝極短夏至晝極長一分

晝夜等此地中古今不易之法至王曾有南北分野冬夏
晝夜長短三刻之差今消熙歷冬至晝四十刻夜六十刻
乃在大雪前二日所差一氣以上冬至之後晝漸長夜漸
短今過小寒晝猶四十刻夜猶六十刻所差七日有餘晝
夜各五十刻不在二分之一之下至於日之出入人視以為晝
夜長短有漸不可得而急與遲也今日之出入增減一刻
近或五日遠或三四十日一急一遲與日行常度無一合
者請攷正其差詔禮部詳之皇甫繼明等言石萬所造五
星再聚歷竊唐崇元歷而婉其名消熙歷立法乖疎請置
局更歷詔繼明與萬各造來年歷宰相王淮奏萬歷與消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三友齋琳瑯館叢書

熙十五年歷差二朔消熙歷十一月下弦在二十四者恐
法有差孝宗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命吏部侍郎
章森等參定十五年禮部言萬歷與消熙歷法不同當以
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為驗詔禮部侍
郎尤袤與森監之六月二日袤奏是夜月明至一更二點
人濁十月晦袤奏晨前月現東方孝宗曰諸家孰為疎密
周必大奏三人各定二十九日早月體尚存一分獨忠輔
萬謂既有月體不應小盡孝宗曰十一月合朔在申時是
以二十九日尚存月體耳紹熙元年詔太史局更造新歷
二年歷成賜名會元四年布衣王孝禮言冬至日景表當

在十九日壬午會元歷在二十日癸未弗立景表莫知
差乞令太史局以銅表測驗朝廷未暇改作慶元四年會
元歷占候多差詔楊忠輔造新歷五年歷成賜名統天六
年六月推日食不驗乃罷忠輔開禧三年大理評事鮑澣
之言忠輔統天歷舛私成新歷秘書監詹漸言劉孝榮王
孝禮李孝節陳伯祥所擬改歷及澣之所進歷皆已成書
願以衆麻參攷擇其與天道最近且密者頒用詔漸充提
領官澣之充參定官草澤嘗獻歷者皆延之開禧新歷始
定詔戊辰年權附統天歷頒之行世四十五年嘉泰元年
秘書監俞豐等請改新歷太史局吳澤荆大聲周端友各
降一官廷臣又言頒正朔所以前民用一日之間吉凶並
出異端並用如土鬼暗金兀之類添注凶神之上首揭九
良之名未出九曜吉凶之數至於周公出行一百二十歲
宮宿圖閭閻鄙俚之說無所不有是豈正風俗示四夷之
道哉顧削不經之論從之二年五月日食太史謂午正草
澤趙大猷言午初三刻日食二分測驗大猷言然歷官抵
罪嘉定清祐間局官推日食屢不驗御史陳垓言清祐十
年冬頒十一年歷成永祥依開禧歷推辛亥歲十二月十
七日立春在酉正一刻今所頒乃相師堯依清祐新歷
推壬子歲立春在申正三刻差前歷六刻頒行天下貽笑

茗香堂史論卷三

四一碧琳瑯館叢書

四方許時撰新歷攷驗交食開禧歷僅差一二刻李德卿
新歷差六刻有奇前後兩歷立春亦差六刻舊歷未可遽
廢新歷未可輕用十二年太府丞張湜同李德卿算造歷
與譚玉續進歷頗有抵牾省官參訂合衆長爲一歷成賜
名會天咸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後爲閏十一月
既已頒歷浙西安撫司官臧元震言歷以章法爲重法以
章歲爲重歷數起于冬至十九年謂之一章必置七閏必
第七閏在冬至之前必章歲至朔同日故前漢志云朔旦
冬至謂之章月後漢志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月唐志云天
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章法之不可廢
也如此今自清祐壬子數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爲章
歲其十一月是爲章月以十九年七閏推之閏當在冬至
之前不當在冬至之後以至朔同日論之冬至當在十一
月初一日不當在二十日則是章歲至朔不同日矣若閏
在冬至後則十九年內止有六閏又欠一閏歷法之差莫
甚於此况天正冬至乃歷之始必自冬至後積三年餘分
而後可以置第一閏今庚午章歲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
去第二日丁卯僅有四分日之一且未正日安得遽有餘
分未有餘分安得遽有閏月則是後一章之始不可推算
其謬可知今欲改之有簡而易行之法歷法有平朔有經

茗香堂史論卷三

四一碧琳瑯館叢書

朔有定期一大一小此平朔也兩大兩小此經朔也三大
三小此定朔也今正以定期朔以前十一月大為閏十月
小以閏十一月小為十一月大則丙寅冬至即可用為十
一月初一日以閏十一月一日之丁卯為十一月初二日
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則至朔同日矣閏月既在至節前
則十九年七閏矣夫歷久未有不差差則未有不改者豈
欲與歷官較勝負既知其失安得不言詔與太史局辨正
太史詞窮元震轉一官太史局各降有差因更造歷七年
頒行即成天歷也德祐後陸秀夫擁益王走海上命禮部
侍郎鄧光薦與蜀人楊某作本天歷今亡 宋律歷志泛

茗香堂史論卷三

四三碧琳瑯館叢書

濫之極改歷十八竟無一是殊可怪歎元震改朔以正閏
於章法合矣然合朔不在晦日故三十日為朔倘朔不合
奈何

粟山按元震所言當時之朔似無不合所奏雖未明言
豈當日太史不能以此相詰竟爾詞窮耶

陳堯佐知滑州築大堤疊掃城北居民鑿橫木下垂木數
條以護謂之木龍 黃河每以物候測水有信水桃花水
菜花水麥黃水瓜蔓水朔野有碁山水豆花水菽苗水登
高水復槽水感凌水又有塔岸抹岸塌岸淪捲上展下卷
橫射徑竄拽白明灘薦浪 伐菽謂之芟伐木枝葉謂之

梢芟索鋪梢謂之卷塌有馬頭鋸牙木岸有蛾眉塌有鐵
龍爪揚泥車濬川杷

宋之治河東流北流無一定之說永叔子由之論最當荆
公之論最僻其餘得失相半大都順而導者易為功挽河
回河之論水官徵貨貪夫乾沒耗物力戕人命皆可斬也
九河故迹湮於齊相洩水灌田以為富強不顧鄰國為
壑曲防之戒盟主已首犯之 宋之河道尚在大名之境
今又徙而南在淮泗之境若北方衛河白河汶淄沂泗諸
水與河判不相屬 河渠志并及天下諸水利卷帙之繁
令人頭岑岑欲睡

茗香堂史論卷三

四三碧琳瑯館叢書

粟山按志所列有為前志所無可為後世法者惟採擇
欠精耳

孝經嚴父配天之文反為佞人藉口作備於仁宗之配英
考此後益為濫竊高宗聞道君之喪儉人復授之為例非
陳公輔之言昏德公且追配郊鯨之文矣

粟山案以人子罔極之心推之高宗即有是意亦可觀
過知仁但臣下當裁之以義不當藉以迎合耳
太宗時太山父老請封太山厚賜以遣之宋琪等復三上
表以請殿災乃罷作法于涼遂有景德天書之事
大觀三年立算學以文宣為先師配享鳳后箕子商高大

繞隸首成常儀鬼俞區巫咸皆為公史蘇卜徒父卜偃
梓慎史趙下楚邱神竈史墨榮方甘德石申鮮于亥人耿
壽昌夏侯勝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鳳樊英郭璞何
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胃立王樸皆為伯鄧平劉洪
管輅趙括祖冲之商紹信都芳許遵耿詢劉焯劉炫傅仁
均至孝通羅雲羅李道風王秀明李膺能邊 即觀羣
俱為子司馬季圭洛下閻嚴君平劉德妻張氏建夏侯陽
平甄鸞盧大翼俱為男宋人護妻不經數乃六藝之一必
將射御書亦各為學耶且風后大槁箕子巫咸等皆古聖
佐仲尼南面列諸聖於兩廡譬則圖橋類水列伏羲黃帝
堯舜禹湯于孔聖之廡豈先師所安耶
武成廟配享諸葛武侯封之為順興伯亦可笑武鄉本已
侯矣又何封焉
禮儀志入閣儀有嚴難急行嚴字未詳何音
光宗不能執孝宗之喪寧宗嗣服大祥畢欲更服兩月御
史胡紘言孫為祖服已過期年持禫兩月不知何禮若嫡
孫承重則太上官中自行二十七月重服陛下又行之是
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為祖服何嘗有此詔禮官集議以紘
所奏據經委為允當詔從之易月之外綵紗淺黃朱熹不
以為然奏已往之失不可追將來曾損當復初喪之服朱

茗香堂史論卷三

四西碧琳瑯館叢書

子上議門人不以為然熹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
服小記為祖後者條因記其畧曰斬衰三年嫡孫為祖禮
經無文但傳云父歿而為祖後者服斬然不見本經未詳
何遽但小記云父祖歿而為祖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
為祖後者條下疏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
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
父在而承國於祖服向來上奏無文字可檢故大約以禮
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
律人情大意答之歸來稽考見此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
講其害如此而禮經誠有缺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康
成則此事未有所斷決不可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
也朱子之論深明經意今人祇知有父歿承重之禮不知
有父在承重之禮非康成朱子誰為發明言之然朱子云
父在而承國於祖服不若言父在而承重于祖服之為尤
明白也
宋之禮樂皆苟悅一時多不師古一代名儒明其理未詳
其數無神悟天解徒求之方冊之間朱子元定所著樂書
謂古樂可復莫莫乎難之矣 五絃作於舜七絃作於文
武宋製二絃琴曰兩儀琴每絃六柱又為十二絃以象十
二律太宗為九絃後大晟樂府止有存五絃 姜夔分琴

茗香堂史論卷三

四西碧琳瑯館叢書

為三準自一暉至四暉為上準四寸半以象黃鐘之半律
 四暉至七暉為中準九寸以象黃鐘之正律七暉至龍觀
 為下準一尺八寸以象黃鐘之倍律三準各具十二律聲
 按絃附木而取然須轉絃合本律所用之字若不轉絃誤
 觸散聲落別律矣每絃各具三十六聲皆自然也 古樂
 五絃琴五音正音故以五絃散聲配之其二變聲惟用古
 清商謂之倒弄不入雅聲 七絃琴七絃散而扣之則
 間一絃於第十暉取應聲如宮調五絃十暉應七絃散聲
 四絃十暉應六絃散聲二絃十暉應四絃散聲六絃十暉
 應三絃散聲惟三絃獨退一暉于十一暉應五絃散聲古
 今無知之者黃鐘大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大絃十一暉應
 三絃散聲大簇夾鐘並用清商調故用於二絃十二暉應
 四絃散聲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于三絃十一暉應
 五絃散聲林鐘夷則並用慢宮調故于四絃十一暉應六
 絃散聲南呂無射應鐘並用蕤賓調故於五絃十一暉應
 七絃散聲以律長短配絃大小各有其序 古者大琴有
 大瑟中琴有中瑟有雅琴頌琴則雅瑟頌瑟實為之合
 燕樂以夾鐘收四聲曰官曰商曰羽曰閏閏為角其正角
 聲其變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鐘為律本官聲七調曰正
 官高官中呂官道官南呂官仙呂官黃鐘官皆生于黃鐘

茗香堂史論卷三

四七碧琳瑯館叢書

商聲七調曰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商調
 越調皆生于大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高般涉調中呂調
 正平調南呂調仙呂調黃鐘調皆生于南呂角聲七調曰
 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商角越角皆生于
 應鐘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畧也蔡元定言燕樂本出夾
 鐘以十二律四清為十六聲而夾鐘為最清所謂磨靡之
 音也變官變徵既非正聲而以變徵為宮變宮為角反亂
 正聲若此夾鐘宮調之中呂宮林鐘宮調之南呂宮燕樂
 聲高實以夾鐘為黃鐘所收二十八調本萬寶常所謂非
 治世之音也又於七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反祖調亦不
 復存 教坊樂十八調四十六曲正宮調曲三梁州瀛府
 齊天樂中呂宮曲二萬年歡劍器道調宮曲三梁州薄媚
 大聖樂南呂宮曲二瀛府薄媚仙呂宮曲三梁州保金枝
 延壽樂黃鐘宮曲三梁州中和樂劍器越調曲二伊州石
 州大石調曲二清平樂大明樂雙調曲三降聖樂新水調
 採蓮小石調曲二胡渭州嘉慶樂歇指調曲三伊州君臣
 相遇樂慶雲樂林鐘商曲三賀皇恩泛清波胡渭州中呂
 調曲二綠腰道人歡南呂調曲二綠腰罷今王仙呂調曲
 二綠腰綠雲歸黃鐘羽曲一千春樂般涉調曲二長壽仙
 滿宮春正平調

茗香堂史論卷三

四七碧琳瑯館叢書

太宗洞曉音律親制大小曲及因舊曲創新聲總三百九
 十凡大曲十八正宮平戎破陣樂南呂平晉善天樂中呂
 大宋朝歡樂黃鐘宇宙荷皇恩道調宮垂衣定八方仙呂
 宮甘露降龍庭小石調金枝玉葉春林鐘商大惠帝恩寬
 歇指調大定寰中樂雙調惠化樂堯風越調萬國朝天樂
 大石調嘉禾生九穗南呂宮調文興禮樂歡仙呂齊天長
 壽樂般涉調君臣宴會樂仲呂一斛夜明珠黃鐘羽降聖
 萬年春平調金觴祝壽春破曲二十九正宮宴釣臺南呂
 宮七盤樂仙呂宮王母桃高宮靜二邊黃鐘宮採蓮回中
 呂宮杏園春獻玉杯道調宮折枝花林鐘商宴朝簪歇指
 調九穗禾高大石調轉春鶯小石調舞霓裳越調九霞鶴
 雙調朝八蠻大石調清夜遊林鐘角慶雲見越角露如珠
 小石角龍池柳高角陽臺雲歇指角金步搖大石角念邊
 功雙角宴新春南呂調鳳城春仙呂調夢鈞天中呂調採
 明珠平調萬年枝黃鐘羽賀回鸞般涉調鬱金香高般涉
 調會天仙琵琶獨彈曲破十五鳳鸞商慶成功應鐘調九
 曲清金石角鳳來儀芙蓉調蓋宮春楚寶調連理枝正仙
 呂調朝天樂蘭陵角奉宸歡孤雁調賀昌時大石調寰海
 清玉仙商玉芙蓉林鐘角泛仙槎無射宮調帝臺春龍池
 羽宴蓬萊聖德商美時清仙呂調壽星見小曲二百七十

茗香堂史論卷三

四九碧琳瑯館叢書

正宮十一陽生玉牕疾念邊戌玉如意瓊樹枝鸞鶴裘寒
 鴻飛漏丁丁息鼓勸流霞南呂宮十一仙盤露水盤果
 芙蓉園林下風風雨調開月幌鳳來賓落梁塵望陽臺慶
 年豐青驄馬中呂宮十三上林春春波綠百樹花壽無疆
 萬年春擊珊瑚柳弄絲醉紅樓折紅杏一園花花下醉遊
 春歸千樹柳仙呂宮九折紅渠鵲渡河紫蘭香喜見時
 倚蘭殿步瑤階千秋樂百和香佩珊瑚黃鐘宮十二菊花
 杯翠幕新四塞清滿簾霜畫屏風折茱萸望春雲苑中鶴
 賜征袍望回戈稻稼成泛金英高官九嘉順成實邊塞獵
 騎還遊兔園錦步障博山鑪煖寒杯雪紛紛待春來道調
 宮九會夔龍泛仙杯披風襟孔雀扇百尺樓金樽滿奏明
 廷拾落花聲聲好越調八羽翠帷玉照臺香旖旎紅樓夜
 朱頂鶴得賢臣蘭臺燭金鏑流雙調十六宴瓊林汎龍舟
 汀洲綠登高樓麥隴雉柳如烟楊花飛王澤新瓊瑁簪玉
 堦曉喜清和人歡樂征戍回一院香一片雲千萬年小石
 調七滿庭香七寶冠玉吐壺辟塵犀喜新晴慶雲飛太平
 時林鐘商十採秋蘭紫絲囊留征騎塞鴻度回鶻朝汀洲
 雁風入松蕤花紅曳珠珮邊渚鴻歇指調九掄塞清秋
 風紫玉蕭碧池魚鶴盤旋湛恩新聽秋蟬月中歸千家月
 高大石調九花下宴甘雨足畫秋千夾竹桃攀露桃燕初

茗香堂史論卷三

四九碧琳瑯館叢書

來踏青回拋繡毬潑火雨石調八賀元正待花開採紅蓮
出谷鶯遊月宮望回車塞雲平秉燭遊小石調九月宮春
折仙枝春日遲綺筵春登春臺紫桃花一林紅喜春雨汎
春池雙角九鳳樓燈九門開落梅香春水垢萬年安催花
發降真香迎新春望蓬島高角九日南至帝道昌文風盛
琥珀杯雪花飛阜貂裘征馬嘶射飛雁雪飄飄大石角九
紅爐火翠雲裘慶成功冬夜長金鸚鵡玉樓寒鳳戲雛一
鑑香雲中雁歇指角九玉壺冰卷珠箔隨風簾樹青葱紫
桂叢五色雲玉樓宴蘭堂宴千秋歲越角九望明堂華池
露貯香囊秋氣清照秋池曉風度靖邊塵聞新雁吟風蟬

茗香堂史論卷三

五十碧琳瑯館叢書

林鐘角九慶時康上林果畫簾垂水精簞夏木繁暑氣清
風中琴轉輕車清風來仙呂調十五喜清和芟荷新清世
歡玉鈎欄金步搖金錯落燕引雛草芊芊步玉砌整華裾
海山青旋絮綿風中帆青絲騎喜同聲南宮調七春景麗
牡丹開展芳茵紅桃露囀林鶯滿林花風飛花中呂調九
宴嘉賓會群仙集百祥凭朱蘭香烟細仙洞開上馬杯拂
長袂羽觴飛高般涉調九喜秋成戲馬臺泛秋菊芝殿樂
鷓鴣盃玉芙蓉偃干戈聽秋砧秋雲飛般涉調十玉樹花
望星斗金錢花玉牕深萬民康瑶林風隨陽雁倒金鸞雁
來賓看秋月黃鐘羽七宴鄰枝雪中樹煥金爐澗底松嶺

頭梅玉鑪香瑞雪飛平調十萬國朝獻春盤魚上冰紅梅
花洞中春春雪飛翻羅袖落梅花夜遊樂聞春雞因舊曲
創新曲聲者五十八皆藩邸所作以述太祖美德真宗不
喜鄭聲或爲雜劇未嘗宣布中國太平興國中伶官蔚茂
多侍大宴聞鷄唱殿前發其聲製曲曰雞叫子仁宗洞曉
音律每禁中度曲賜教坊

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銅磬處士徐復曰聖人寓器以聲不
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因
論古樂今樂本末不遠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金
石鐘磬也易爲方響絲竹琴簫也變爲箏笛匏笙也攢之

茗香堂史論卷三

五十碧琳瑯館叢書

以斗土塤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祝故也貫
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不達者指廟樂宮軒爲正聲
槩謂夷部虜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于推輪龍艘生于
落葉其變則然古者俎豆後世易以盃盂古者簞席後世
更以榻按聖人復生不能易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
曰鄭聲淫豈謂器不若古亦疾其聲之變耳誠使知樂者
由今之樂寄古之聲去恣瀆靡曼中和雅正則感人心道
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世所謂雅樂未必如古教坊所奏
豈盡爲淫聲哉熙寧七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言樂聲高方
響諸部不中度絲竹從之宜去噍殺歸擘緩下一律改造

方響以爲準絲竹悉從其聲則音律協諧足導中和之氣詔之房庶之論花日新之言皆近人未達足破拘儒俗士之見

何承矩知雄州請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亦言之詔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丞充判官發兵萬八千雄莫霸州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江東早稻七月卽熟取種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時沮之者衆旣稻不成羣議愈甚至承矩載稻穗數車詣闕下乃息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茗香堂史論卷三

五三碧琳瑯館叢書

余行燕齊之境河澗瀛滄良沃地形卑下水皆漸漬出道上苟能堰水種江東稻梁當倍收於黍稷北人不務力耕真可惜也

王安石以蘇轍爲條例司出青苗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爲利然錢入民手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富民不免遠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民依法督責非民之利吾雖未嘗假貸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踰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安用貸爲晏之言漢常平法耳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

立俟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河北轉運使王廣奏乞度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私行青苗法請行之河北安石乃決行之而轍以罷去安石青苗錢春散秋歛每一千令納一千三百是半歲而有三分之息也一歲計之不啻五分息卽今放米盪剝法也豈朝廷所宜有

藝祖常欲積錢帛二百萬易敵人首別儲於景福殿元豐初更景福庫名自製詩揭之曰五季失圖獵狝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勿忘厥志一字一庫凡三十二庫後羸羨爲二十庫又揭詩曰每處夕惕心妄意遺業願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王師以救

茗香堂史論卷三

五三碧琳瑯館叢書

民伐暴不以斬馘爲功藝祖以仁厚開基乃積錢以易人首只此一念犯造物之忌宜乎有開邊召蠻之子孫卒傾其基祚

建炎時茶產東南者浙東西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四十有二雲川顧渚生石上者曰紫笋毘陵之陽羨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建寧臘茶北苑爲第一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次日雨前以供玉食備賜予始太平興國及大觀以後製最精脗式屢變紹興二年鑄大龍鳳茶千七百斤有奇五年復減京錢之半蜀茶視南方已下淮

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所產甚微非江建比 宋之取民至纖悉如茶礬香酒麴銅鐵無不為權犯者罪至死宋之待臣下有恩而待百姓無一善政國亡之際士大夫仗節死義者多而民之棄主迎寇如敝屣此亦士大夫之罪也 大中祥符免諸路州軍農器之稅諸州津渡有算水泅改置橋梁有司責主者備償建隆初詔除滄德棣淄齊鄆乾渡三十九處算錢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

建炎中大食國進珠石寶具上曰大觀宣和間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武備不修遂致危弱今捐數十萬緡市無

茗香堂史論卷三

五五碧琳瑯館叢書

用之物曷若以養戰士乎詔勿受又詔市舶自今有博買篤藉香瑪瑙貓兒眼睛皆實于法真卓見也

胡人謂三百斤為一婆蘭

太祖軍制有骨朵子直騎鏑直捧日鐮鏑屈小鉞也其名殊不與宋初內外兵三十七萬八千慶曆中至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元豐慶豐中猶五六十萬崇寧大觀以來童貫握兵凡遇陣敗恥之第申逃竄河北兵十止二三往往往招以其封樁為上供種師道入衛止得萬五千人南渡後內外大軍十九萬四千川陝不與焉 李綱置水軍號曰凌波樓船戰艦有海鯨水哨馬雙車得勝十棹大飛旗捷

防沙底平水飛馬之名

王韶在河北近地招漢弓箭手其外地招蕃弓箭手漢兵多盜殺蕃兵為首功蕃兵各願於左耳前刺蕃兵字從之自來殺良冒功者多今乃殺兵冒功是自戕其羽翼焉得不敗

太祖揀軍中強勇者號兵樣更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長仗

開寶初造牀子弩矢及七百步咸平元年御前忠佐右歸宋獻木羽箭纜尾餘所激甚遠中鎧甲鏃玄鏃存牢不可拔 相國寺僧法山願隸軍伍自效獻鐵輪撥渾重三

茗香堂史論卷三

五五碧琳瑯館叢書

十三斤首尾有刃馬上格戰詔補外殿直 皇祐四年河北河東陝西總管司言郭詒所造獨轆衝車無敵流星弩可備軍陣之用詔立獨轆弩軍 熙寧元年人為副都知張若水進神臂弓李宏所獻弩類也屢為身檀為稍鐵為鐙子槍頭銅為馬書牙發麻繩札絲為弦弓身三尺有二弦長二尺有五箭木羽長數寸射三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筈此神臂之始 淳熙元年衢州守臣製木鶴箭弩又湖北京西造無羽箭上曰矢不用羽可謂精巧 李昌圖言神勁弓及遠在神臂弓上軍中言其發遲神臂二發神勁方能一發詔金州制置司詳議吳挺奏神勁弓并彈子

頭箭誠便捷神臂不及也

咸淳元年降式製回回砲有巧者別製砲遠出其上又有
破砲之策用稻草成索圍四寸長四十尺每二十條爲束
別以麻索繫一頭於樓後柱搭過樓下垂至地或四層或
五層周庇樓屋沃以泥漿火箭火炮不能施砲石百鈞無
所施按火攻自古有之未有用砲者古惟發石以爲砲今
如紅夷大將軍發煩等砲皆用火藥發之其力尤猛宋時
稱有破砲之方可稱奇突然一索四寸之圍四十尺之長
每二十爲束一束之重當六七百斤加以四五層周庇於
樓何啻數萬鈞砲所未加樓已有崩折之患計未可行也

茗香堂史論卷三

至七碧琳琅館叢書

仁宗時知號州周曰宣詭奏水災有司論上書不實帝曰
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守臣意實在民
何可罪

粟山按卽此一念而擴充之仁宗之所以爲仁也

內殿崇班鄭從易母兄亡嶺外歲餘方知請行服神宗曰
父母在遠當朝夕爲念經時無安危之問以至踰年不知
存亡特除名 申真決賊吏法三省取具祖宗故事有以
棄市事上者帝曰何至爾但斷遣之足矣貪吏害民有不
得已難用刑威然豈忍實縉紳於死耶

宋未有釋道藏俱載之藝文志然尙寥寥道君右道教故

道經多於釋典

宋家法最善然明肅稱制於前慈懿悖逆於後其去歷朝
母后之亂者無幾矣至聖莫如宣仁不免奸臣誣謗后德
無如隆祐再經廢黜流離卒之再造兩朝成中興復辟之
勲奇矣

金人叛盟劉錡主戰幸醫王繼先從中沮之因謀誅錡帝
有不悅色劉婉儀陰訪知之寬譬帝帝怪其言與繼先合
詰之得實大怒托他過廢婉儀 韓侂胄請立曹美人爲
后楊后銜其不附已與楊次山謀誅侂胄俾皇子儼奏侂
胄啓兵端不利社稷帝不答后贊之亦不答后俾次山擇

茗香堂史論卷三

至七碧琳琅館叢書

廷臣共圖之史彌遠奉命侂胄早朝彌遠遣中軍統制夏
震伏兵六部橋側擁至玉津園搥殺之赴延和殿以聞帝
不之信越三日猶謂其未死具謀悉出中官帝初不知也
此等大事將相誅僇豈官禁所宜豫謀高宗尙能獨斷寧
宗昏瞶若斯終令皇子不保危哉

襄陽郡王允良好酣寢以日爲夜一宮之人晝睡夕興薨
贈定王有司以其反易晦明謚曰榮 理宗女漢國公主
病有鳥九首大如箕集搗衣石上是夕薨九頭鳥之見於
書傳惟此

太宗常稱范質宰輔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

者但久為世宗一死耳讀此合馮道輩有泚九泉

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

能對王溥子貽孫好讀書對曰古詩長跪問故夫是婦人

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太和

中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賞之

栗山按北史周時詔命婦拜宗廟天臺皆肅拜則婦人

不跪不自唐始

王審琦素不能飲常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祿

審琦朕布衣交也方與共享富貴何靳之不令飲耶祝畢

顧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勿悞也審琦受詔飲十

茗香堂史論卷三

五十六 碧琳瑯館叢書

杯無苦自此侍宴常引滿歸私家即不能飲強飲輒病開

天之主神與天通如此強藩那得不心折

王景為唐將以所部奔晉妻坐戮晉祖待之厚問景所欲

對曰受恩厚誠無所欲固問之稽顙再拜曰臣昔為卒常

負胡床從隊長出入屢過官伎侯小師家甚慕之今妻被

戮誠得小師為妻足矣晉祖大笑以小師賜景景甚嬖之

累封楚國夫人侯氏嘗盜景金數百兩私遺舊人景知而

不責也

夏人入寇折可適先得其守烽卒姓名詐為首領行視呼

出盡斬之烽不傳卷甲疾趨大破之尾丁磔適胆量可謂

絕人

魏州人柴翁以經教里中女入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官翁

夫婦迎之至鴻溝女取裝具直千萬分其半予父母令歸

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黠黑為雀形者極貴人也願

歸之問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

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

資得為軍司翁好獨寢人傳其司寢間事一日晨起大笑

不已妻問不對翁好飲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

子矣其妻頗露之柴后明識在呂公之上英雄佐命必有

其偶邑姜佐周洵非虛語柴翁能知花項漢作天子而不

茗香堂史論卷三

五十九 碧琳瑯館叢書

能知其孫之代花項也抑冥數有不敢盡洩者耶

王全斌純律不嚴然輕財好士寬厚容眾軍樂為用黜居

十年怡然自得轉否為泰以功名終宜矣

夏人有史亂亂遇等亂字不知何音義書所不載

李繼隆夜涉棧道雨滑與馬墜絕澗深十餘丈絙大樹懸

卒馳數十里取火引繩出之又治京西泆河易梁迴做舟

以濟舟覆栖枯桑杪賴他舟以濟屢危不死立功至藩鎮

為后戚以智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但詣萬

安宮門拜殿終不入上命諸王詣第候謁終不設湯飲卒

以勲貴令終不亦宜乎

吾郡馮涇有曹王祠其主署曰宋侍中曹武惠王按武惠下江南卽班師吾郡皆錢王境錢氏納土功不在曹祠之不知何據或曰是乃唐曹王暉也宋史武惠終於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卒贈中書令濟陽郡王謚武惠以光獻太后追贈韓王未嘗爲侍中贈侍中者乃曹瑋也

曹彬潘美同傳功名貫戚相亞追王皆謚武惠

黨進形魁岸每環甲胄毛髮皆豎太祖攻晉陽太原驍將楊業領突騎數百來犯進奮身從數人逐業業急入隍中繼入城獲免進之勇可想見

劉廷翰自衛士致上將郊恩追封三世廷翰少孤大父以

茗香堂史論卷三

空碧琳瑯館叢書

上不知其家諱上爲撰名親書賜之按本朝定南死事

追王三代不知考姓名姓朝命詞臣擬定姓名以封之在古先已有之矣

李瓊詣唐莊宗與周祖等十人應募勇士約爲兄弟一日

會飲瓊熟視周祖知非常人因舉杯曰凡我十人龍蛇混

合異日富貴毋相忘刺臂血爲誓周祖過瓊見其危坐讀

書問何書曰春秋周祖令讀之謂瓊當教我自是周祖出

入常袖以自隨遇暇輒讀問難于瓊謂瓊爲師瓊之卓識

殊絕於人

陳若拙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爲榜眼若拙無

文目爲瞎榜

周世宗攻壽州造竹龍以竹數十萬圍而相屬上設版屋載甲士數百人攻城以袁彥爲竹龍都部署

邢廷訓形質偉岸無才畧時目爲邢彙駝

李瓊傳末曰太祖事漢周同時將校多聯事兵間及分藩

立朝位或相亞宋國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氣俛首改

事且爲盡力焉揚雄言御之得其道則祖詐成作使此太

祖之英武爲創業之君歟史臣之論最佳

李穀爲周宰相未嘗仕宋此五代史人物不宜列在宋史

之內

茗香堂史論卷三

空碧琳瑯館叢書

呂公弼知太原麟州無井惟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

土膏陷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倣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

未炭填土于其上板築立遂包泉于中自是城堅可守拔

軸法未詳何義

魯公亮子孝廣所至皆以嚴稱遇盜皆碎其手此亦古肉

刑道意止盜有餘不可爲訓

范純仁以著作佐郎知襄城民不羈縻勸使植桑有罪而

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賴之呼爲著作林後以

觀察判官知襄邑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縱馬踐民稼捕

一人杖之主者怒曰天子宿衛敢爾耶白干上劾治甚急

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不問稅安所出詔釋之聽牧地隸縣此時朝廷亦甚明

韓宗武為秘書丞宗將耐廟中旨索中書省書畫甚亟宗武言先帝耐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懼損聖德皇太后見之怒曰此皆為內侍輩所為欲盡加罰帝委曲申救乃已太后對宰相嘉歎諫官員缺當用之坐諫禁庭宣索淮南轉運使貨上供錢貶秩歸蔡京欲以知潁州帝語以秘書事京不敢復言徽宗好諛惡諫初政已然崇信奸諛濁亂海內卒至宗社覆亡父子奴僕非曰天命自作之孽耳

茗香堂史論卷三

空碧琳瑯館叢書

包拯請立太子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乞豫建太子為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欲誰立是疑臣也臣七十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按本傳拯卒年六十四孝肅一代直臣君前無欺語所云七十約畧言之歟抑史之紀言或誤歟又傳云拯初有子縉通判譚州卒妻崔守死不嫁拯嘗出其勝歸母生子崔密撫其母謹視之縉死後取勝子歸名曰縉然則孝肅又未嘗無子也

賈黯論事明爽時有出人意表者然性卞急判襄州疑傷人戲已以人齒噉之在開封為罪人所詈又噉以人齒言者譏之齒音矢人糞也

唐訥附翼昌朝攻吳育至謂育弟婦故駙馬都尉李遵勗妹有六子而寡育于弟婦久寡不使更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士大夫之言何無恥至此極也宋時理學名儒輩出朝廷家法最嚴乃士紳妻室往往挾貨再醮豪貴攫奪恬不為恥反以不嫁弟婦為罪案足可怪歎

劉錡據嶺表恭城周渭卒鄉人踰嶺奔道州至都書賜進士出身歷仕有聲渭妻莫空尚幼有二子父母欲嫁之泣曰渭非久困者遠適必自奮奮績確春以給朝夕二子畢婚二十六年復見渭朱昂者其節婦傳

茗香堂史論卷三

空碧琳瑯館叢書

范正辭為江南轉運使按部饒州富民甘紹為盜劫州捕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引問之囚泣下察其非實從他所訊鞫有告羣盜所在潛召監軍掩之未至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稍來逼正辭大呼擊中賊雙目執之賊自刃不死餘賊渡江散走追之不獲旁得所棄賊贓尚有餘息載歸令傳醫藥創既愈乃按之引伏前十四人得釋正辭才略無雙然以轉運使而單騎追賊出於危道非所以自重

范諷曠達自許母喪縱酒押闔干進不守名檢所與遊者慕其所為號東州逸黨山東人顏太初作逸黨詩刺之諷君諱工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嘗書君諱二字賜之君諱

不肯書溫成皇后碑風節吏治不但以書名家而已蔡京與同郡欲附名閱自稱其族弟政和初襄孫佖廷試唱名第一京侍殿上以族孫引嫌降爲第二佖終身恨之士大夫不幸與奸臣同郡同姓也

栗山按閩茶之貢自君讓郡始不無小勝盛德

呂濬開敏善議論然自矜貴知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爲七字舍人

韓琦每不許人以胆善觀王素全是一片胆今舉數端以見大畧京師早素請禱於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心不雨帝問故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六五碧琳瑯館叢書

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近猶外朝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乃命素扈從日熾炎氣翳空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雨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嘗謂素子卿素子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事朕已在左右奈爾素曰臣正恐其在左右耳帝動容立遣二女將偕建議築大壘堡役未興敵伺間要擊不得成偕懼歸死素曰罪偕則重敵計責偕使里力自效總管狄青曰偕往當益敗素曰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大雨蔡河溢入城詔

軍吏障朱雀門素曰上不豫衆心怛怛奈何更塞門以動衆詔止其役水亦不害全是瞻明識決是以人定勝天也彭思永傳民以楮券爲市藏衣帶中盜置刃於爪捷取之鮮敗者思永得一人詰之悉黥其黨隸兵間按置刃于爪卽今剪緝盜也或半錢或分鐵磨之鉛利藏衣帶或爪間宋時已有之

栗山按楮券卽今俗所稱錢票也

侯官陳襄與陳烈周希孟鄭穆倡道海濱學者謂之四先生蘇軾贈錢顛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人目顛鐵肝御史高平蠻叛趙振爲湖北都巡檢使以南方暑濕弓弩不利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六五碧琳瑯館叢書

別創小矢激三百步中輒洞穿蠻遂駭散徙慶州召降羌李欽等置酒取細仗圍財數分植百步外共射欽等百發不中振十矢皆貫欽等驚遁復犯塞 馬懷德嘗因戰流矢中額鏃入于骨以弩弦繫鏃發機而出之 向寶年十四與敵戰斬二級及壯以勇聞有虎踞卑邪川百里斷八跡寶一矢殪之遇潼關盜郭邈山多載子女玉帛寶射走之盡得所掠至太原梁適曰今之飛將也神宗稱其勇比之薛仁貴

宋之邊帥以李允則爲第一知雄州陽建東岳祠陰盜金銀供器因以護祠爲名合甕城爲一教民陶甕以易苦蓋

競渡以習戰棹毀陷坑望樓令諸軍築短垣濬溝洫為蔬
圃種榆滿塞下移浮屠北原上可望三十里甲仗被焚陰
以茗籠運而補之厚遇謀者取沿邊兵馬金穀數印函以
縱之不承契丹移詰毆傷者張燈置酒伺北酋入境者深
中機宜使人莫測若在邊隅固當令強敵戢心臥折不試
劉渙知登州益治刀魚舡備海寇宋時海寇皆遼人也今
海東北無寇寇在東南刀魚船制今亦不聞

宋與夏人戰無如延川好水之大畝劉平料敵有大將風
范雍用違其長東西奔赴乃至失利若非黃德和先奔
亦不至大潰郭遵陷陣驍將楊言當之遵揮鉄杵破其腦

茗香史論卷三

李碧琳琅館叢書

復持鉄槍進所向披靡敵人持大綫索立高處迎遵馬轍
為所斷注射之中馬仆地被殺遵鐵杵鐵槍共九十斤後
耕者得其器于戰處并衣冠葬之任福兵敗猶揮四刃鐵
簡決鬪槍中頰絕喉而死王珪戰鎮戎城有驍將持白幟
植槍以誓曰誰敢吾敵者槍直珪貫傷右臂珪右手杵碎
其腦繼又一將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皆驚
引去好水川之戰任福陷圍中望塵幟猶在珪復入殺數
十百人鐵鞭撓曲手掌盡裂馬中鏃三易猶馳擊殺數十
人矢中目乃還夜中卒如此勇士干城之選良可惜也

粟山按此戰事歷歷如繪何減史公

府谷張岳為牙將西夏觀察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
還其子輒背約安撫使岳詰問徑造帳中阿遇屈留共食
食以佩刀貫大肉啗岳岳引吻就食無所憚阿遇復張弓
簇指岳而殺岳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拊岳背曰真男子
也悉歸所虜時年十八名動一軍中使賜軍人至麟州不
得前軍司馬遣岳以五十騎護之遇賊青眉浪流矢貫雙
頰拔矢鬪愈力奪馬十二乃還嘗從數騎夜偵羌中羌覺
追之岳隨羌疾馳效羌語與俱數里乃得脫前後數中流
矢創發臂間卒

宋史論王介甫前引朱子之言後證以韓琦之說安石為

茗香堂史論卷三

李碧琳琅館叢書

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
石嗚呼此雖宋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妙論微中
蒲某傳正知鄆州梁山濼多盜蒲治小偷微罪亦斷其足
筋盜為衰止所殺不可勝計性侈汰每旦割羊豕豕十然
燭三百盥漱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大小澡浴
用婢數人每浴具湯五斛晚年學道謂有所得蘇軾箴之
以曰慈曰儉蒲某其酷若此其許若彼黨邪醜正乃云學
道乎哉

王韶戰勝攻取亦一時健將不能保境息民糜財用披肝
腦以爭無用之地晚年病狂狙發洞見五臟多殺之陰譴

也

寶貞固以唐進士歷仕晉漢為周宰輔罷相封沂公歸洛
課役同編氓懇於留守向拱拱不聽宋初詣范質求任東
宮三少奉朝請質不為奏乃還洛放曠山水携伎載酒卒
年七十八固患失鄙夫也宋固未嘗用宜列五代史雜傳
中貞固少中蠱若贅在喉鯁及為相大吐有物狀蜥蜴
落銀盤毒氣衝盤焚中衛臭聞百步蠱之毒如此貞固之
頑福且貴遂不能殺之

李濤弟濬陷契丹屢逃見獲遂卒濤編其文章為丁年集
李穆至孝母臥疾轉側皆自扶掖乃稱母意穆坐秦王事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六九碧琳瑯館叢書

屬吏其子維簡給祖母奉詔決獄臺中及責授省郎亦不
以白母隔日伴為入直即訪友或遊僧寺暨于牽復母終
不知穆用心若此可敬可涕

宋琪論契丹形勢欲從山後進兵直薄幽州不可于雄霸
平原之地與彼爭利又條延州邊事謂入夏境宜招接界
熟戶使為嚮導強壯有馬者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
今西邊有踏白城即其遺也 契丹德光子述律代立號
為睡王 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國母述律氏頭下兵
謂之屬珊其遊奕偵邏謂之攔子馬

宋宰相以張齊賢為第一雄才大略每事必計久遠料敵

制勝不減管葛太祖語太宗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不
欲爵以官異日遺汝作相也知人之明度越千古

賈黃中幼而聰悟五歲父玘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
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
常令賦蔬食曰俟業成當食肉十五舉進士太宗召見其
母謂曰教子如此真孟母矣作詩賜之上常戒之曰小心
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則失大臣之體因謂侍臣曰嘗
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未覺老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
老矣黃中五十六卒其母尚無恙如上言父玘凡士大夫
子弟來謁諄諄誨誘葬鄉黨群從葬之十五喪孤貧不自
給者教育婚嫁之陰德如彼母教如此自宜有令子
錢若水十歲能屬文陳搏曰此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
富貴但忌太速耳太宗畜犬甚馴上崩不食送永熙陵李
至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甚得大臣風
節時將城綏州互言利害命若水馳視之率眾渡河分布
軍伍咸有節制成將推服上謂左右若水儒臣之知兵者
若水奏罷其役謝病數月始朝謁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
而卒去來儵然可謂異人

辛仲甫以補闕知彭州課民種柳蔭行路人德之名補缺
抑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六九碧琳瑯館叢書

張洎清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侍立於丹墀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 中書門下御史臺名三署

趙逢歷清近有聲然憮酷多詆許縉紳目為鐵蹶

馮瓚知梓州軍校上官進率亡命三千掠民數萬夜攻城

瓚曰烏合之眾必無固志持重鎮之且自潰城兵止三百

分守城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夜分擊五鼓賊悉潰

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于市

栗山按倉卒定亂膽識絕人

吳虔裕多輕肆右金吾上將軍王彥超告老虔裕語人曰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七十碧琳瑯館叢書

我縱僵仆殿上斷不學王彥超七十致仕人傳笑之

張勳性殘忍好殺每破城邑但揚言曰且斬頗有橫羅鋒

刃者將赴衡州州民涕泣曰張且斬至矣吾輩何以安乎

范陽張藏英唐末舉族為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以

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引佩刀刺之不死為吏所執節帥

趙德鈞壯之補牙職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為關南都巡檢

至則微服匿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地齧其耳噉之歸

設父母位縛居道號泣鞭之齧其肉三日刳心以祭詣官

自首官為上請釋之燕趙間目為報仇張孝子藏英年少

能報仇可謂奇男子解官跡仇可也求為都巡檢不可也

借官以報私仇既非國法且令仇人聞而先遁焉能伸其志乎藏英殆勇而寡謀者自拔契丹航海歸周誠豪傑之士

郭進在山西太祖遭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

汝郭進殺汝矣有軍校誣進者太祖詰知其狀送進令殺

之進謂曰汝敢誣我信有暗令汝罪能掩殺并寇即薦

于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果致捷即以聞道其職

太祖合有司造它悉用黃瓦有司言親王官主不可用帝

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滅兒女

耶亟往役無妄言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七十碧琳瑯館叢書

董遵誨常輕太祖即位召見之請死帝令扶起之曰尚記

往日紫雲龍化之事乎因再拜呼萬歲有部卒擊鼓訟其

不法待罪慰諭之因問遵誨母安在奏母在幽州經難際

隔太祖因令人賂邊民竊迎其母送與遵誨遵誨遣外弟

劉綜貢馬以謝太祖解所服真珠盤龍衣命齋賜之綜曰

人臣豈敢當此太祖曰吾方委之方面不此嫌也太祖之

馭將如此宜人人願效死力

馬仁瑀十餘歲父令就學輒逃歸習孝經旬餘不識一字

博士咎之夜中獨往焚學堂博士僅以身免集里中羣兒

戲為行陣日與之約鞭其後期者皆畏服及長挽弓二百

斤爲宿州防禦袁州賊周弼勇悍材貌奇偉號曰長脚龍
監軍討捕數不利仁瑀率帳下十餘人入太山擒弼盡獲
其黨

郭貴知德州族人親吏頗爲奸利梁夢昇後知德州以法
繩之貴善史珪圖去夢昇珪記于帑將伺便言之一日上
言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曰今之文臣未必皆善如知德
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于死探懷帑以進上曰此
必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真清強吏也以紙付中書即以夢
昇爲贊善大夫珪諂不行太祖可謂神明

王繼勳在軍陣用鐵鞭鐵槊鐵搥軍中目爲王三鐵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七三碧琳瑯館叢書

譚延美知寧遠軍契丹兵抵城下延美開門以示之不敢
入圍城數日開門如故出取樵薪無異平日契丹疑之卒
引去深得古人機畧

銀夏都巡檢梁迥應率不喜文士故事節帥出鎮及來朝
便殿宴勞翰林學士皆預坐迥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
安用此輩預坐自是罷之迥化中學士蘇易簡白于太宗
始復之以詞臣爲此輩無禮可笑太祖籠絡邊帥特用其
言

粟山案此時邊帥之桀驁不馴亦可見一斑

土賓爲亳州監軍時監軍不許挈家至任所賓妻悍妬不

能制擅至亳賓具白上太宗召其妻俾衛士捧之杖百以
妻忠靖卒一夕死

許唐累世以財雄薊州後唐季知契丹將擾邊白其父信
請內徙信戀產殖不從唐潛携百金而南晉以燕薊賂契
丹歸路絕爲商汴洛間見進士綴行而出歎曰生子當令
如此因卜居睢陽娶李氏生子驥風骨秀異唐曰成吾志
矣郡人戚同文經術聚徒唐携驥詣之曰唐來不辭父母
死有餘恨今拜先生卽吾父矣自念不學思教子以興宗
緒願先生成之驥十三善屬文唐罄產爲驥交時彥貢部
與呂蒙正齊名廷試擢甲科累工部侍郎唐見幾自拔教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七三碧琳瑯館叢書

子成名商賈有此賢於士大夫遠矣

并州呼延贊勇鷲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妻孥僕使皆
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作
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旁有刃皆重十數斤絳帕
首乘驢馬服飾詭異然無統御才

田紹實爲龍捷都虞侯盜官馬貿直償博獄具引見太祖
惜其驍勇使執于門外遣內侍私問之紹斌謂恩貸臣死
當盡節以報復引見釋之密賜金令統諸軍借事五百人
爲步鬪軍抵昇州多所克獲太祖真能使貪節者

張思鈞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

王欽若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刺則唐相裴度也既相乃表修裴度祠豈欽若姑妄言之以迎合天書之好耶抑度果得仙也

丁謂知鄆州兼齊濮安撫契丹深入民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囚給為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悉得渡遂部分河上旂幟刀斗呼聲聞百里契丹引去謂奸人才固可

陳堯佐謫判潮州潮民張氏子與母濯于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命二吏挈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是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七西碧琳瑯館叢書

神宗好兵蔡挺章案王韶皆以儒生為大將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然此之謂歟 王安石為相排斥正類乃有鄧綰鄧洵武父子之奸回呂惠卿之反覆李定之羅織蘇軾舒亶之窮治鄭俠蹇序辰徐鐸之類編司馬光等章奏事狀正人一網邦國為空

王陶由韓琦獎拔攻琦尤力帝薄其為人不復用初陶者寓京師教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鉢剗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陶貴尹洛愚老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

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病死聞者益薄陶為人

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王子韶為衙內鑽指其結要人子弟也

陳繹務摧豪黨而口與貌違繹為敦樸之狀好事者目為熱熟顏回不肅閨門子與婦一夕俱殞卒伍之手傲然無慙色

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相繼封還詞命三人名益重世稱熙寧三舍人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七五碧琳瑯館叢書

潁州得奇疾身日縮卒之日如小兒 張舜俞嘗棄官歸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 李師中始仕州縣包拯為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郵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夷甫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也後二十年乃信師中好高論大言時或未之許只此一事何其先見

楊佐為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栢木為井幹歲久幹敗欲易之陰氣上騰入者輒死天有雨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洒之如雨滴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幹一新木盤之滴竟

可代兩邪理不可解

李元在信州人目爲錯安頭以其無貌而有材也

種放爲高士乃從子世衡師中師道世爲名將如霍去病
乃有弟光 種古慕從祖放爲人不事科舉時稱小隱君

種樸戰歿偏將王舜臣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差
萬騎來追七人介馬而先舜臣計必差酋之尤桀者不先
殪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當令最先行者眉間插花引
弓三發墮三人皆中面四人反走矢貫背萬騎睥眦不敢
前因得整衆須臾追者復來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
無虛者指裂血流至踵薄暮乃逾隘微舜臣師幾殲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七六 碧琳瑯館叢書

呂希哲以廕入官父友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
祿遂絕進取安石爲政將用之辭曰相公知八萬一從仕
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情盡矣乃止公著作相希哲獨
滯管庫公著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畧盡爾獨以吾故置
不試命也夫希哲母賢明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
矣范祖禹其妹婿也言于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
講其父常稱爲不希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
去竊謂無嫌于是擢崇政殿說書一時父子內外親友無
非大賢想見門庭之樂

吳時爲文未嘗屬稿兩學目爲立地書厨

劉摯爲南宮令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稱
人謂河朔三令

蔣之奇六典大郡皆有治辦好賢潔已亦能自立者特以
始進附濮議恐爲衆論所不容遂攻廬陵以自雪終爲正
類所醜夫濮議誠是則附之非黨特以干進而附濮議其
意原非正宜其反覆也之奇鑿龜山左肘至洪澤新河以
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今洪澤之險不減於淮往往苦
覆溺豈今古河有不同邪

蘇軾謂李之儀尺牘入刀筆三昧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七七 碧琳瑯館叢書

林靈素設講寶錄官詔兩學選士開道司成以王俊義曹
偉應詔俊義辭焉逮至講所去御幄跬步內侍呼名至再
俊義望幄致敬不肯出次呼曹偉偉回首俊義目之亦不
出旣罷皆爲之懼俊義恬然以太學上舍選奏名甚下徽
宗親擢其文第一及賜第望見容貌甚偉大悅顧侍臣曰
此朕所親擢也宜卽超用蔡京邀使來見不往僅拜國子
博士後改史部員郎外郎入對帝問卿知前日所以親擢
乎主司之意不一是以天子自提文衡也當徽宗時乃有
特立不阿之士如俊義者帝旣知之又知主司之不公不
能去蔽賢之臣進剛直之彥何也

劉安世剛勁不回廷爭執詞旁觀流汗目之曰殿上虎下

梅州蔡京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薄使自
裁又擢土豪為判官使殺之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勸安
世自為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
死依此行之客密觀此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
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死乃免惇下復以檻車收鄒浩及
安世二人付京師行數驛徽宗即位赦至乃還又七請至
峽州羈管死葬祥符金人發其冢貌如生驚曰異人也蓋
其棺而去安世百折不磨死而不朽真烈丈夫也

馮拯遇事敢言可謂直臣然自奉奢靡內臣撫問奏其家
儉陋被服甚質太后有衾襦錦屏之賜結內官以希主眷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七五碧琳瑯館叢書

愧大臣之節如寇準後汝未嘗勸上以節儉然不可謂非
忠臣

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為資治通鑑人多求觀未終一帙
欠申思睡闕之終篇惟王勝之耳乃王益柔也

蔡齊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
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驪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驪自

齊始

王嗣宗誠許王曾陵蔑王旦醜詈種放狼戾無匹其掘邪
州狐窟焚其淫祠亦是快事嘗自謂徙種放掘邪狐按邊
肅為去三害嗣宗攻明逸大類燒琴煮鶴明逸亦不自愛

賴真宗好賢善于處此否則焉能免于殆辱

趙君錫字無媿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
于旁衾襦厚薄衣服寒溫藥食精粗飲食旨否櫛髮剔爪
整冠結帶內則所載無所不親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
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雜僕御中嘗從謁文彥博彥博
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為法後知應天清明
出郊具奠杜衍張昇張方平趙槩王堯臣蔡抗蔡挺之坐
邀七家子孫陪祭時人傳其風義讀此媿嘆為八子者不
當如此邪

茗香堂史論卷三

七五碧琳瑯館叢書

周起嘗奏事殿中仁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喜乎宜賀朕有
子矣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起同知樞密院嘗與
寇準飲曹璋家客多引去獨興準盡醉夜漏上乃歸明日
入見引咎真宗笑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飲酒何過之有
一時君臣相洽此風難追

仁宗時或請并天下豐田稅物名者三司使程琳曰合而
為一易于勾校可也後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
困吾民也古今同弊如今條鞭之則乃合正雜稅而名之
也往往別立名目以加派不知所派者固已徵于條鞭中
矣賢者深慮已先及此

高瓊少無賴為盜敗將磔于市暑雨創潰伺守者稍怠擊

釘而遁後乃貴盛無比 范廷召善射出獵嘗一矢貫三
鳥性惡飛禽所至彈射殆絕尤不喜驢鳴必擊殺之

楊崇勳貪鄙在藩鎮日役兵工作木偶塗以丹白舟載鬻

于京師 張耆與章獻太后有舊恩賜第七百楹家居爲

曲闌積百貨其中與群婢相貿易有病者親爲診切以藥

償之欲錢之不出也

張玉遇夏人于青澗有鐵騎挑戰玉單持鐵簡出關取其

首及馬而還軍中號張鐵簡

郭遠在延安擇諸校習金鼓中營六十四人人教一隊頃

刻而成善用偏裨人盡其技每戰先招懷後戰鬪愛惜士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八十 碧琳琅館叢書

卒不妄誅戮殺賊老弱婦女皆不賞有古大將風

趙麟使河北過真定曹璋請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

防麟問何以教之璋曰趙德明使人以馬易漢物不如意

欲殺之少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

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

明從之吾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麟殊未

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始歎璋之明識

王則附明鎬傳未可謂作文無法此當敘入傳中且敘且

及則事可也鎬傳既畢又另紀則則是明鎬與王則聯傳

也

王禹偁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疋爲潤筆却之及出滁爲

關士鄭褒買一馬或言虧馬價太宗曰彼却繼遷五十馬

肯虧馬價哉蘇紳陰中王德用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語

帝惡之匿疏不下出紳知河陽人主之明使人感涕 蘇

紳梁適同在兩禁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

哲宗問開封尹錢勰比閱詔書殊不滿人意誰可學士者

勰以王欽臣對帝曰章惇不喜以勰爲學士欽臣領開封

帝知人可用而畏奸臣之忌何無英斷 楊安國待講周

官荒札則薄征緩刑曰古所謂緩刑實過誤之民耳今衆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八十一 碧琳琅館叢書

持兵仗取民廩食一切寬之無以禁奸仁宗曰天下皆吾

赤子饑殍爲盜州縣不能振卹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安

國請書無逸篇于邇英閣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

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列置左右

五代文格卑弱柳開始爲古文尹洙穆修復振起之然則

宋初之文推歐陽而不知柳尹穆三人也

孫甫知翼城杜衍辟爲永興司錄吏職皆倚辦甫曰待

我以此可以去矣衍遂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譙語多言

天下賢俊衍曰吾于屬官得益友保州兵變大臣不時發

甫因彈樞密副司衍尹洙爲總管以劉滬城水洛爲違節

度將斬之甫謂水洛通秦洛於國家爲利滬不可罪洙遂

罷洙衍皆甫所善不少假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一切繩以法然未嘗不稱其賢若甫者真邦之司直和而不同者

劉隨臨事銳敏敢行蜀人號水精燈籠

安邑司馬池當殿試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無異乎行至宮城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友以病告遂號慟而歸至孝所感匿喪就試者能無愧死

編傳不論門族如司馬樸宜與洪皓朱弁等聯傳不宜附司馬池旦等傳末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全三碧琳琅館叢書

蔣堂知益州建銅壺閣制甚宏做材不預具既半乃伐喬木於蜀先主惠陵江濱祠又毀劉禪祠蜀人不悅蔣堂治尙寬縱銅壺閣之建是亦不可以已乃伐先代之陵木毀明神之祠宇固無忌憚之尤者乎

陳希亮知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下其法自畿邑至泗州皆為飛橋

陳季常慥少時使酒好劍幕朱家郭解之為人間里之俠皆宗之在岐下嘗從兩騎挾二矢與軾遊西山鵲起于前使騎射之不獲怒馬獨出一發得之自謂一世之豪終不遇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晚遜

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徒步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不識也所著帽方屋而高因名之為方山子軾謫黃過岐亭識之始知為慥云

周湛典郡有名善弩射隔屋亦中的 王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搃發微隱罪無所貸官吏怨之目為三虎

寇瑛領施州以白芚子弟數百人築柵守險要

謝文節為南唐忠烈都虞侯周世宗南征文節擐甲渡江潛覘敵壘吳人號為鐵龍

李迪疾惡如仇其孫孝壽依章惇蔡卞指銀鍊上書人孝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全三碧琳琅館叢書

稱附蔡京意執陳瓘子正彙何忠良之無祚而好回之易染邪 孝壽殘刻無狀亦有快心事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做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壽曰所判甚合我意如數予僕杖而謝舉子都下翕然無一僕敢肆者和斌子銑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能破堅越三百步外邊人號鳳凰弓

宋守約御軍嚴整所居肅然無人聲蟬噪于庭亦擊去之王光祖為沿邊安撫界河巡檢趙用擾北邊劫丹數萬壓

境造浮橋如欲度光祖在舟盡撤戶牖或謂單舟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其來欲得趙用耳趙之則勢張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命子襄往兵刃四合語惟在用襄隨機折之其將蕭禧揮兵去邀襄食付所戴青羅泥金笠為信即上之詔罷光祖吳克曰非光祖以身對壘使子冒白刃取從約則事未可知宜賞而黜何以示勸乃除真定鈐轄劉正夫在大學與范致虛吳材江嶼號四俊張根至孝父病盡戒鹽根為食淡母嗜河魷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雞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根誠至性過人者故能盡忠極諫遷諫不悔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八五碧琳瓊館叢書

任諒提點京東梁山濼漁者習為盜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入他縣地錯其間刻石為表盜發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以此治盜水鄉甚佳如今寒山牛山盜藪有司做其法按籍貫刻諸舷盜發按舟可跡并可防盜舟者

何灌為大山軍巡檢賈胡曠有泉遠人越境而汲灌畫界過之舉兵犯我迎射之輒中或著石沒鏃敵驚以為神後三十年契丹蕭太師與灌會道曩河巡檢神箭灌曰即灌是也蕭矍然起拜後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激甲洞胸出背脊貫後騎堯懼引却

劉錡順昌之捷與錡意合者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與之同故能成功吳璘謂信叔有雅量無英槩恐不足以當逆亮已而功不成宋史深是璘言余謂錡未嘗無英槩爾時齒既頽而子弟皆不足當大敵如吳岳諸子皆能戰而錡子汜庸才不能克敵古今名將必父子兄弟人人知兵而後成一軍而後可以率諸將 錡屯鎮江汜固請出戰錡不從葉義問督眾渡江眾以為不可義問強之瓜州之敗汜違節制義問復違眾非錡罪也楊存中以剋敵弓雖勁而蹶張難以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八五碧琳瓊館叢書

羅汝楫與何鑄阿檜首殺岳飛汝楫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于像前武穆英爽若此宜兀兀之禱魄也粟山按願亦一時名臣忠武豈有修怨及之之理其亦也亦會逢其適耳

宋史賢奸雜糅觀者目迷宜以丁謂王欽若王安石各為傳而以景德熙豐奸諛類附之王潛善汪伯彥秦檜各為傳而以沮恢復排宗澤李綱殺岳飛諸奸附之以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為專傳而以關邊費攻偽學誤國是者附之俾較然列眉始足為快

林栗治辦多材京鐘出使仗節徒以講學不合首倡偽學之日得罪萬世君子所以戒忿懣之失正

謝深甫傳無一事之疵與陳自強高文虎輩同列初甚訝之及觀史臣之論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者然慶元之初韓侂胄設偽學之禁罔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同時諉曰不知不可也况于一劾陳傳良再劾趙汝愚形于深甫之章有不可掩者乎史臣既知之則本傳官增入何得據舊文以餽飾也

趙雄與虞允文協謀恢復張栻亦論恢復與虞趙之論不同孝宗是栻虞趙皆不樂栻栻在荊州雄遂事事沮之夫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六主碧琳瑯館叢書

恢復大計也但求其當而已不必謀盡已出也雄無足責雍公之不樂何邪敬夫久在魏公軍中論恢復必有見然魏公每大舉必大敗敬夫何不效謀於乃父耶抑乃父不聽其子耶雍公采石之戰帥川之謀舉無遺策然則敬夫之策未必是雍公之不樂未必非也

官者甘昇既逐高宗崩用治喪事俄提舉德壽宮中書舍人王信執奏翰林學士洪邁適入上語之曰王給事論甘昇甚當朕白太上皇后謂一官之事非我老人所能任小黃門多不習事獨昇可任今豈敢蹈故態以是駁疏不欲行卿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聞之乃止夫君臣上下如此

委曲相信豈必固執以傷君父之心孝宗之孝諫臣之忠皆能克盡若使光熹之間上下能同此心豈有王魏相傾之瑞禍乎

兵部郎宋德之祖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入四明矣濟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三居士其一宋宣教也德之攀躋至山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然則宋時尚有異人耶

辛棄疾雄豪自命思立功名自見同晦庵遊武夷賦九曲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八主碧琳瑯館叢書

權歌晦庵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哭之謝枋得常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至三鼓不絕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稼軒英爽不磨豈徒以文詞名世者

定蜀亂者楊巨源倡其謀李好義致其力非巨源則安內之事不成非好義則曦之勇不可制二人皆不得其死惜哉

扈再興屢破金人於唐斂髑體為人頭堠

張威每戰酣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鶻眼威立淨天鵲旗以自表每戰操木楮號紫大蟲圍而不

刃長丈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多平川曠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我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開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以此輒勝御軍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倍價于市按張威治兵深得武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遺意惜不遇其時不見大用

宋季已無豪傑襄陽張性孝拔劍自奮亂軍中奪舟赴郢揮衆登岸無敵亂行宣撫幹次官鍾蜚英異之語曰今日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六九碧琳瑯館叢書

正我輩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曰朝廷負人蜚英語宣撫姚希德羅致之宴仲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以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人旂幟部伍整肅希得尤喜問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姓名不可得也於是耀兵數日至萬人數戰皆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不可得不知其其所終嗚呼世未嘗無人史高之賈似道爲帥誰能屈首就之乎

宋季名臣江萬里文天祥謝枋得汪立信李廷芝之家鉉翁

陸秀夫等宜以類相從乃忠奸並列何也 陳仲微里山兵敗走安南死葬其地其子文孫降元導其師入國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忠孝而處何以覲立於世

孫奭剛方正直知無不言可謂名臣列之儒林未當也

宋史道學之外別爲儒林豈有道外之儒乎哉或有博而未純者以經術別之可也其他則宜并之文苑 陸子靜

楊誠商蔡季通劉屏山真西山魏鶴山諸公豈得列於道學之外

孫復胡瑗胡安國胡寅乃不愧于儒胡旦躁險干進不得以儒名之 石介敢言亦文人之雄耳王向公議先生傳

茗香堂史論卷三

六九碧琳瑯館叢書

烏有子虛之類止可列文苑鄭樵好學其書蒐奇博古然文苑爲宜 楊萬里剛勁不回盡忠極諫憂國致病垂死尙憤憤侂胄之禍國陳傅良歷仕有聲守方不苟合過宮之舉引裾廷哭一代諍臣胡寅力諫和議陳亮高才通達賈誼之流皆有宋名流不得以儒林槩之

葉適有用之才非僅儒生也侂胄出師適請防江不聽既敗始用適守建康適請兼制江北始可保江南金兵大入建康震動適募市井并帳下二百人使小將統之夜半伏茅葦中射金人應弦倒矢盡揮刀出金人錯愕不敢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已在舟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却管多

俘敵金人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又遣石斌夏侯成等分道而往皆捷金人遂遁羽檄旁午遣治事如平時兵退大修堡塢四十七東西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首尾聯絡流民爭附宋史譏適不能止侂胄之用兵夫適奏對每言復讎之義侂胄將用兵屢欲用適為學士籍其草詔動天下適已力辭事寄在身適力弭敵有功不賞反以為罪何怪上下媿安合豪杰灰心遺民解體哉

茗香堂史論卷三

九十一碧琳瑯館叢書

程迥知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愬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迥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為已分令天下郡縣視此為法迥為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子若孫宜定省溫清不宜有死財在律別籍及異財者有禁報牒之初縣合杖而遣之使聽命於母可矣何稽滯徧愬有司而達登聞院乎穀梁傳注臣無訟君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聞之不覺涕泗之橫集也按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猶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倘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

令也既使歸其母其目前所費乃卑幼擅用尊長物須五年尊長告乃為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端也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于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按賣田而從子訟愬必無子而從子宜嗣者也父歿母在財產亦當聽母何得名之為私賣豈可追論父之費產至訟繫其母乎守令既不知倫紀朝廷乃頒為教令大可怪也迥之立義足補名教可為今日嗣產之立程分財之致砭

茗香堂史論卷三

九十二碧琳瑯館叢書

徒文士

石延年劉潛常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為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讀此想見其人真神仙也

郭忠恕縱酒跣弛或逾月不食盛夏暴露日中不汗窮冬鑿河水浴凌漸消釋書室屋重複之狀頗極精妙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醞豫張紈素倚壁乘興即書之苟意不欲固請之必怒而去太宗召為國子監主簿刊定歷代字書使酒肆言益賣官物減死杖流登州至臨邑謂部送吏

曰我今逝矣穴地度可容面俯窺而卒藁葬道側累月故人取尸改葬之體甚輕空空如蟬脫怨先固異人也

宋史分忠義孝義卓行皆未善忠孝卓行本無分別名公巨卿就非忠義必以殺身兵刃者爲忠義未當也宜如五代史之書死事死節以表殉國殉官者而卓行則分見于名臣孝義諸傳至於曰祖儉祖泰陳東歐陽澈陸秀夫等死難一節不足以盡之當與鄭俠鄒浩胡寅文天祥謝枋得諸傳以類次相次

芮城樊景温歸信樂恕兄弟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温樗樹五株并爲一恕旻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

茗香堂史論卷三

九三碧琳瑯館叢書

復共居人知田氏分荆不知樊榮兩氏樗榆復合千古佳話也

江州陳氏義門同居十三世有百大牢河中姚氏亦十三世同居孝睦不替世爲農家無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農桑僅給衣食三百年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天下未有

汀州寧化曾氏婦晏夫死守志撫幼子寇破寧化令佐俱逃知將樂縣黃埤令土豪結諸砦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忿集愈眾諸砦不能復晏乃築黃牛山自爲一砦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名丁田諭曰賊求婦女意實

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卽殺我悉解首飾予田丁感激咸奮晏自植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退敗遠近聞之多挈家依黃牛山聚眾日廣復共論萬全措置折黃

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爲義丁互相應援爲犄角賊屢攻勿克所活老弱數萬人知南劍州陳讎遣人遺以金帛晏悉散其下又以楮帛勞五砦名其砦曰萬安事聞詔特封晏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晏氏以婦人倡義保禦強寇真不媿高涼錦撒及夫人城

茗香堂史論卷三

九三碧琳瑯館叢書

謝疊山母與妻皆賢明義烈足爲忠臣生色當與疊山同傳趙淮妾亦宜附見淮傳 傳列女者其夫其子無可紀恐幽芳湮沒不傳故別爲目以紀若名卿之妻賢達之母忠烈之女皆宜載入諸公傳中互相映發不宜與亡婦庶女同列

洪州彭烈女父泰入山伐薪遇虎將不脫女拔刀斫虎奪父而還鄭章八孺虎銜大母女曳虎尾所以身代虎釋大母銜女以去虎誠頑類乃畏彭女之拔刀而不哀章女之請代鬼神固無知邪

咸平中軍士有流矢白頰貫耳衆醫莫能取聞文顯以藥傅之信宿而鏃出因賜緋韓最從太祖征晉弩矢貫左脾鏃不出幾三十年景德初上遣醫學劉贊視之傅以藥出

之步履如故賜白金

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壽昌寺且言請焚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內官衛紹欽董其役既訖積薪于庭請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朝辭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怖偃蹇顧道俗望有救之者紹欽促令踏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遣左右以叉抑按而焚之此奄此舉千古快事

燕山合兵之役玉黼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買空城五六而奏凱當時加賦至此民焉得不怨國焉得不亡

茗香堂史論卷三

九西碧琳瑯館叢書

邢恕傾危與蔡確造為異論謗及宣仁幾遷社稷子倜復陰構趙倫貽書余睹卒賈粘空之怒舉兵南犯遂覆宗社父子凶悖中禍人國宋室奸臣接踵至章惇而詆宣仁為老奸復請追廢宣仁而發司馬光曰公著家斷其棺若此等人不知天壤間何者為名義無父無君其罪在秦檜韓侂胄之上 史彌遠矯遺詔廢濟王易太子其擅權廢立與章惇請廢宣仁同一肺肝

呂惠卿知延州夏人全師入寇修米脂諸砦以備寇欲攻城不可近欲掠野無所得欲戰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拔柵而去惠卿之才固可恃不可與立

朝耳

韓侂胄名侂取魯與子為子名玘與託同多自紅彩也命名皆如此怪僻 丁大全面藍類盧杞富國之奸不必言為子壽翁聘婦而豔自娶為妻為世所醜

劉豫叛臣乃為陳東歐陽澈立廟于歸德宋汝為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以邦昌為戒故李忠定僭逆偽命二條自是中興定論然行之太早徒以堅中原人士仕金及豫從逆苟免之心非計之得也必也宰執執之而朝廷原之俾遷居外郡保全瞻給以全大信以招來者可也

茗香堂史論卷三

九西碧琳瑯館叢書

明知軍郡此輩庸奴焉能馴虎狼糜鯨鱉乎若用三趙控置淮楚全尚未敢築驚鷲取得宜可因其力以圖山東惜乎措置之失宜也全兵已犯揚州趙璩夫尚持史彌遠許增全萬五千人餉書并省劄全擲書不受而留省劄璩夫始知見始始發牌印逐趙范夫軍機呼吸賊已臨城尚戀州印不迎郡守真可斬也若非丁勝却聞者以止之揚州且不守矣 全留省劄以此給昭泰州何其狡也 全既狡諂而楊氏之狡又出全之上觀其誘夏全逐姚狝不恥以身為餌從容杯酒談笑裨席間弄夏全如反掌何其巧乎軍散解又甘言以慰其下絕淮北去老死連水固北

寇之人雄哉

宋史臧否至公議論極正惜其體裁未當詳畧失中刪其繁蕪辨其倫類斯善矣

人君有疾不忍斥言之名之曰不豫寇萊公卒綱鑑書不豫當是宋史之誤而方山因之未改也

茗香堂史論卷三

九去碧琳瑯館叢書

茗香堂史論卷三終

茗香堂史論卷四

海鹽彭孫貽弨仁氏著

同郡朱葵之粟山校正

遼史

遼史起太祖阿保機不敘先世本紀既完追敘於論贊之首亦是創體紀稱阿保機生而體如三歲兒三月能行醉而能言知未來事齟齬言必及世務伯父當國疑輒咨焉又謂豫知死日丙戌秋初必有歸處其然豈其然邪 太祖紀于殂後稱曰昇天皇帝何其俚也 阿保機長九尺豐上銳下誠異人也

茗香堂史論卷四

碧琳瑯館叢書

聖宗紀葬景宗於乾陵以近幸朗掌飲伶人撻魯為殉上與皇太后因為書附上乾陵其事誕而可笑隆緒只年十皆當國者為之夷俗如此甚多不足書之於冊
北土江寒冬至大凌中春始解聖宗紀十一月觀漁撻馬樂十二月己亥觀漁玉盤灣辛丑觀漁濟淵隆冬而漁豈鑿冰下罟耶又然萬魚燈于雙溪魚燈不知何義 七年品打魯瑰部節度使勃魯里至自昇酒河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三人飛旋空中良久乃墜數十里外一酒壺在地乃不移

遼初荒陋無文太祖時因太子倍之言建孔子廟已而制

契丹大字至聖宗乃祀孔子至興宗而工賦詩道宗親出題試進士頒行史記漢書后妃亦有能文詞者荒服之風漸變矣

道宗時三河縣民孫賓及妻皆百歲復其家百歲異矣齊眉尤異自古以來所未聞也

祭山儀立君樹臣樹又植雙樹為神門又名拜山禮 瑟瑟禮所以祈雨有射柳儀 再生儀又名柴册儀歲一周

星天子一行是禮所以報本有再生母后搜索之室 射鬼箭出師以死囚還師以俘或謀植柱縛之矢集如蝟名鬼箭

茗香堂史論卷四

二碧琳琅館叢書

遼自開國以兵力并北荒太宗窮兵南伐身死軍中大臣因東丹之讓國徽李胡之暴殘共立世宗社稷之長計也太后偏愛阻兵大母與嫡孫鋒鏑幾交輒贖相拒於今為烈非屋質解紛綱常瓦裂矣初廢東丹繼祖李胡國家重器愛憎由于婦人作法于涼踵禍再世興宗不能尊崇嫡母坐致上京之弑何惑乎君臣判及輕于鳧雁同氣篡弑潛于敵仇雖復講藝石文焉能掩戎狄豺狼之習哉道宗昏蔽于讒賊焚椒之寃妻子不保哀哉降而延禧忘荒不武用亡其國然二百餘年國祚亦惟聖宗培之也

欽滄后佐太祖用賢伐叛內贊功多然捨太子立德光已

開亂端猶云太宗雄畧能與契丹也繼乃與世孫為難發兵相拒何哉斷腕殉葬已見安忍之一端 梲斤以官人生興宗興宗既立弑害正嫡繼又欲廢帝立少子重光遷居慶州七栝官悔而迎歸侍養惟謹終為不憚帝崩無戚容崇聖悲泣如禮反謂之曰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此其為人獸畜不如

東丹為堂醫無閭絕頂藏書萬卷工文章書畫畫射騎獵雪千角鹿圖皆入秘府既入中國遣使問安不絕從珂篡弑乞師請討忠孝無虧夷裔乃有此賢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碧琳琅館叢書

義宗順宗皆位當儲貳一則避地歸唐一則讒賊見害大統終歸天與其子追尊崇報有由來矣 義宗以元子讓國帝昶奄殺群心並歸世嫡察割之變亂定於穆宗復以淫酗凶終大統仍系世宗之子不可謂非天也 高模翰戰關南方與趙延壽聚議有光自目中出紫纒旗矛欲燄如流星久之喜曰天贊也進兵殺獲甚眾猛將勝兵之氣乃見於眉宇可謂異矣

女里善識馬嘗行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果然夫能辨駿于馬跡又在九方牝牡驪黃之上開泰五年秋獵帝射虎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將犯蹕左右辟易陳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

追射昭衣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衣終不墜伺便拔佩刀殺之上設宴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騎虎救駕忠勇雄絕今古

太宗崩于灤城大臣諸王立世宗太后怒遣李胡以兵逆擊敗歸盡執世宗臣僚家屬軍次潢河橫渡隔岸相拒耶律屋質從太后世宗知屋質善籌乃奉書以試太后太后以書示屋質屋質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屋質請往太后遣授書于帝帝遣耶律海思復書詞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能釋怨以安社稷莫

茗香堂史論卷四

四碧琳瑯館叢書

如和好帝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卽不敵奈骨肉何况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于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爲善帝良久曰若何而和屋質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乃遣海思詣太后往返數日議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爲我畫一籌屋質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太祖遺旨又謂帝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不立是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

是邪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于偏愛託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太祖遺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詎可再乎乃索籌一帝曰父不爲而子爲又誰咎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太慟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移李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尙以爲非况公暴戾怨讎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後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爲之乃許立永康王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乃反助太后屋質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上喜其忠讀此書忠肝義膽字字陽秋折太后之偏私責永康以不遜李胡殘暴卷舌吞聲傳中情事如畫借籌擲籌若憤若激太后流涕左右感慟忠臣心舌栩栩生動鄰侯傳不得揣美於前屋質深情妙用全在勸誘太后與帝相見旣已觀面天親骨肉自然感觸卽有戾色違言自然消歇當老人淚墮左右失聲爾時卽有豺狼面目鐵石心肝未免徘徊色動干戈立解不煩詞說

茗香堂史論卷四

五碧琳瑯館叢書

粟山按屋質此舉有三善弭兵爭一正綱常二戰凶暴三然非太后始迷終悟亂無已時矣

屋質屢發天德等奸謀又力請防察割世宗不聽察割既
弑太后及帝因僭立有言衣紫者不可失屋質亟易衣出
遣人召諸王及禁衛討賊遣弟冲迎壽安王至王尚猶豫
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得之必不容羣臣將誰事悔將何
及王始悟諸將聞之相繼至察割執百官家屬夜閱內府
見瑪瑙枕曰此希世寶今為我有妻曰壽安王屋質在吾
屬無咎類此何足異察割曰壽安年幼屋質不過引數奴
詰朝來朝不足憂遲明諸軍圍之察割弑皇后柩前愴惶
出陣其下多委兵歸壽安察割知其不濟將殺群官家屬
耶律敵獵在繫中進曰不有所廢壽安王何以興藉此為

茗香堂史論卷四

六碧琳瑯館叢書

詞猶可以免察割從之遣敵獵往壽安合敵獵誘察割至
斃之穆宗即位謂屋質曰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知國事
初安端遣察割奏事太祖太祖謂近侍曰此子目若風馳
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合入門太祖之明屋質之智察于
幾先可謂卓絕
耶律渥里思毋戰重鎧揮鐵槩所向無前從上伐晉至河
嶺海東青鶻搏雉晉人隔水以鴿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為
我得此人渥里思請內廐馬濟河擒之并殺救者數人而
還帝以一鵲而輕用猛將何無大風猛士之思耶

金史

金始祖函普居完顏部僕幹水之涯非姓完顏也後遂以
完顏為姓攷其國語完顏乃漢語王姓則金於漢音國王
氏也

函普年六十餘完顏有賢女六十而未嫁函普以青牛
聘之遂生二子一女為金之祖奇矣長子烏魯始築室居
于安出虎水之側故金人之興異於諸族之逐水草者
烏魯并吞諸部遼使問盈歌攻阿疎城事方議償其俘虜
烏魯乃令人阻絕鷹路揚言于遼欲開鷹路非女真節度
使不可遂合烏魯討阻絕鷹路者而罷問阿疎城事以從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七碧琳瑯館叢書

禽之樂不問所部之并吞宜乎金之輕遼也
遼人言女真兵滿萬不可敵此見遼兵之積弱耳若百戰
之兵即女真十萬猶可破之背嵬八字西川荆襄之兵與
女真長勝軍力戰皆大破之何言不可敵也
金有二捷懶兩婆盧火一為穆宗子左副元帥撻懶一為
太宗子薛王宗懿深撻懶一為平章政事毅英原知名撻
懶一為平章事泰州婆盧火一為慶直尹婆盧火
金史諸帥無定即一撤離喝而或稱臬或稱撤離喝一編
之中互書舛錯如此

徐徽言死節不必詳書于帝紀但言不屈見殺足矣後諸

將傳中凡遇微言之死必詳述不嫌其復金人重之不嫌再三也

粟山按重忠節固屬夷裔所難然諸將傳必詳述要非史例

太宗與乞買不自立其子仍立太祖子實可謂大公熙宗立未幾宋王宗磐翼王鶻懶以謀反誅矣未幾降封太宗諸子皆爲公矣何其少恩哉

海陵紀以諫伐宋弑皇太后徒單氏于寧德宮卽宮中焚之棄其骨水中諫者以下達上之稱太母以母訓子名諫可乎書法倒置矣

茗香堂史論卷四

八 碧琳琅館叢書

金初兵最強海陵時宿將盡亡子孫誅鋏殆盡行伍皆具文故虞雍公得以書生決勝世宗時命護衛善射者押賜宋使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纔中其七世宗謂左右將軍曰護衛出爲五品官每二日上直役亦輕矣飽食安臥弓矢不習將焉用之金武事之弛可見世宗復修和好大爲有見

世宗制爲改嫁母服三年此雖教孝然使人輕于改嫁守志苦節者鮮矣聖人制禮必爲可經宜善明其意不必輕爲改制 又制命婦犯奸不用夫蔭以子封者不拘此法亦是重法而輕節也子貴而封乃尙有犯奸者當與命婦

同科然按法行之雖足維風無以安孝子於在位世宗之制雖非大經觀過知仁與服嫁母同一義

夏任得敬齋其主李仁孝上表請中分其國李石等皆請許之世宗不許并却其貢甚得人君之度後高麗王皓廢兄視自立詐稱讓國金因而冊之西京留守趙位寵叛之請以四十餘城附金世宗不聽王皓遂殺位寵皓以弟篡兄位寵遂以臣叛王世宗距位寵位寵則以視爲辭也視終以幽死金何以謝之

茗香堂史論卷四

九 碧琳琅館叢書

世宗每令人誦女真詞欲謂太子諸王曰朕思先朝行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真純實之風至於語言文字或不通曉是忘本也又命衛士有不閑女真語者並令習學仍禁自後不得漢語憂危思深子孫苟知此意何至亡國

金酒禁甚嚴海陵時近臣有犯者罪至死世宗時尙諄諄禁戒非元旦生辰不置酒臣民非婚姻祭祀令節不許飲酒大定十八年始許女真成邊人遇祭祀婚嫁節辰自造酒具以戒淫侈防昏亂甚得妹邦酒誥之意諸夏有不及者

世宗謂朕所至有司每虛而不居甚無取元如李氏喪過市不聞樂聲謂宰臣曰豈以如故禁之耶細民日作而食

禁之廢其生計也其勿禁其見卓絕曲體臣民又無不盡
大定二十一年追貶海陵為庶人二十二年東京留守徒
單貞以與海陵逆謀伏誅妻永平縣主子慎思並賜死討
賊一何緩也

右司郎中段珪卒世宗曰是人明正可用燕人自古忠直
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屢
經變遷而未嘗殘破蓋以此南人推勁敢言直諫者多前
有一人見殺後復一人諫之甚可尚也北人之見輕外朝
亦已久矣異日與元為敵為宋仗節皆南士也世宗真知
人哉然在漢季田疇不肯仕操翼德流離從主謂燕人自

茗香堂史論卷四

十一碧琳瑯館叢書

古鮮忠直亦未可槩也

世宗謂唐太宗少年能用兵雖居帝位猶不能改吮創剪
髮皆權謀也又謂光武人所難能更始既害伯升當離亂
之際不思報怨事更始如平日不見感容豈非人所難能
乎此其度量蓋將大有為也其他庸主豈可及高祖英雄
駕馭豪傑非光武能及然即帝位猶有麗豪之氣光武所
不為也卓識明論言言破的

盧溝橋章宗所作 章宗時禮官言民一產三男內有才
行可用者量材敘用其嫗婢所生官給錢百貫資乳哺尚
書省請更給四十貫贖為良制可夫品胎生人偶異耳量

材而用豈必一產三男之家哉百貫乳哺厚矣又以四十
貫贖為良不亦過乎當立為制奴婢一產三男准一人留
役二人免為良不須給贖 章宗許內外官并承應人祖
父母父母忌日給假一日真錫類之孝 章宗好文多藝
無經國遠圖傳授非人遺產不保妻孥為戮他何足稱

衛王記注失亡王鶚求大安崇慶事不可得金故部令史
寶祥年八十九能記舊事從之得二十條司正張正之寫
災異十六條張承旨家舊事五條金禮部尚書楊雲翼日
錄四十條陳老日錄三十條藏史館多重複校去重出刪
其繁雜章宗日錄詳其前事宣宗日錄詳其後事又金掌

茗香堂史論卷四

十一碧琳瑯館叢書

日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記資明夫人授靈事附于篇可
以存其梗槩云

宣宗謂宰臣江淮之人號稱選懦然官軍攻蔓菁峒其眾
困甚脅之使降無一從者河朔州郡一遇北警往往出降
此何理也從來爭天下者取北易定南難

天會五年楊級造大明曆因宋紀元歷增損之正隆大定
以後日食或先後天命司天監趙知微重修之翰林應奉
耶律履亦造乙未曆命尚書禮部集驗太陰虧食知微為
近終金百年用之歷惟一易

金入汴取宋渾儀致于燕天輪赤道懸象司辰天池水壺

等器人皆棄毀惟渾儀置太史局候臺汴距燕千里地勢高下不同望筭中極星稍差移下四度纔得窺之明且六年龍起渾儀驚雲水跌下臺中裂渾儀僕臺下營緝復置臺上貞祐南渡遂委而去宣宗時司天臺官請鑄渾儀公私罄乏遂寢初禮部尚書張行簡嘗制蓮花星九二漏以進章宗置蓮花漏于禁中星九漏以備巡幸貞祐南渡二漏遷汴汴七廢毀無所攷其制明昌間薦牛魚注牛魚似鮪鮪類也無則鯉代牛魚不知何狀大都魚之大者

大定八年定功臣配享圖書于太廟左廡金源郡王撒改

茗香堂史論卷四

十三碧琳瑯館叢書

宋王宗望幹金源郡王幹魯梁王宗弼兀金源郡王襄室魯王閻母隋公阿离合懋豫公蒲家奴昱充公劉彥宗右丞相韓企先尚書令李右右丞相金源郡王紇石烈志寧左丞相僕散忠義左丞相崇公紇石烈良弼右丞相萃公石琚右丞相申公唐括安禮平章政事徒單合喜參知政事宗欽十九人又魯莊明至閻母已世宗思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勲業最著者圖像衍慶宮遼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宗幹幹秦王宗翰粘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習不失幹魯希尹婁楚王宗雄謀魯王閻母金源郡王銀朮可隋公阿离合滿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公蒲

家奴金源郡王撒离喝袁公劉彥宗特進幹魯古習室齊公韓企先凡二十一人與配享太廟者大小同異

古大享用牛宋政和五禮太廟親祀用牛有司行事則不用實寶二年昊天上帝皇地祇用犢餘大祀以二羊五豕代一犢大定十年定禘祭親祖每室一犢時享親祀宗廟共一犢有司行事則不用十二年禘祭攝官共用三犢二十三年禘祭親祀用三犢有司行事以鹿代今祀孔子以鹿代牛制始于金

泰和中完顏匡請以創業功臣配享武成王廟于是以宗翰宗雄宗望宗弼等侍坐武成王位在管仲上降韓信而

茗香堂史論卷四

十三碧琳瑯館叢書

下立于廡黜王猛慕容恪等二十餘人胡人妄自夸大至以粘罕幹魯不謀良虎兀朮躋管仲之上管仲尊周攘夷真得太公兵法者王猛不欲滅晉其見亦與仲父同金人卑之斥之蟬蛸而笑大椿也

泰和中太常寺奏開元禮祭帝嘗堯舜禹湯文武漢高祖版御署開寶禮高祖以下二十七帝不署平章政事鑑等謂方嶽之神各有所主有國所賴御署固宜前古帝王家落杳茫列于中祀亦已厚矣不須御署夫二帝三王道法相傳有天下者必宗述致敬垂訓將來今謂不及方岳之神列之中祀已厚夫堯舜禹湯文武道之所在天地同流

豈等若教之鬼望羶於後世登之大祀且不加增夷裔之人較禮隆殺謂之中祀已厚真足噴飯

女真拜禮先袖手微俯身稍却跪右左膝左右搯肘袖上拂左右肩下拂膝凡四如此者四跪復以手按右膝單跪左膝而成禮國言搯手而拜謂之搯連承安五年命公裳則朝拜如漢制便服則用本朝拜是金人半用漢拜也

金人儀仗衛士皆金鳳花交脚幞頭或皂帽拳脚幞頭或赤平巾幘長脚幞頭錦帽彷彿宋制 金百官從一品三公三師尚書令丞相平章元帥樞密從者六十人藤奉骨宋牙杖交椅水罐鑊鑊孟子吐壺以次執之其從盛矣客

茗香堂史論卷四

十四碧琳瑯館叢書

如漢唐之制明之六卿內閣公侯只有開棍並無儀導今亦同之

金之理財最為無法雜用遼宋劉豫舊錢錢法既壞濟以鐵錢鐵不可用權以交鈔鈔至不行權以銀貨官利于大鈔民利于小鈔于是易交鈔為寶券未幾又作通寶又改作寶泉又織綾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用寶會訖無定制而金以亡國用之屈未有若金者蓋金用兵妻子咸予廩給賞又無紀焉得不匱國家生財田賦之外無如錢法鹽法金雖據有燕汴然南方產銅之鄉西方兵甲之利皆在木夏而金欲以金源上京魚鹽梨棗之利而襲中華

聲名文物之容宜乎國易貧財易繼兵易弱矣

金之失計在於盡遷女真人戶以實燕京而南徙河南括民田以予軍而民困虛金源黃龍諸尸而兵弱軍民交困焉得不亡

世宗拳拳於上京棄女真人戶不許效漢裝漢語深有見金之交聘表不亦贅乎

女真初無文字不知祖宗故事太祖妹亦不知其名與所配穆宗子烏帶始好書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二國字烏帶諸子皆學之宗雄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完顏希尹依契丹字製女真字粘罕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契丹及祖

茗香堂史論卷四

十五碧琳瑯館叢書

宗遺事太宗復進士舉稍拔文學之士詔求祖宗遺事備國史烏帶撫始祖以下十帝綜為三卷事始得傳

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為氏亦有部人以部為氏非宗姓也遂不可辨

金諸帥粘罕斡離不兀朮最強粘罕欲先下西邊緩于江南金主不能用頻年戰江淮巴蜀終不能有遂令西夏苟延後遂許為敵國始知粘罕之謀遠矣蓋金雖克汴而延西強兵皆為夏守若金先以全力攻夏夏不支而滅滅夏而圖宋雖岳韓吳劉之兵且不能與金抗不待兀而南北為一矣故知幹離不兀朮之謀皆不如粘罕也

粟山按金既破汴虜徽欽江南之人且破膽然猶不克
底定若移之攻夏延西之兵強於宋南渡之兵百倍且
地勢犬牙曠騎精兵不下于金烏能保其必滅倘宋宗
澤韓岳之師卷甲長驅乘間而入金方腹背受敵自顧
不暇矣粘罕之謀未必全是

兀朮取和尚原毅英先奪新义口留兵守之夜大雪道路
皆冰吳璘重兵扼之兀朮用毅英計自旁山叢薄間出不
意遂取和尚原毅英請速入大散關本部爲殿以備伏兵
至仙人關毅英攻之兀朮止之不聽以刀背擊其地牟使
之退毅英曰敵氣已沮不乘此取之後必悔已而果然兀

茗香堂史論卷四

十六碧琳瑯館叢書

朮歎曰既往不咎乃班師若用毅英策急攻蜀吳璘屢敗
不能振必無蜀矣兀朮此時功成而怠強弩之末矣朱仙
之敗席捲北走蓋又老而頹矣金史粉飾之過如所云既
往不咎聖人之言兀朮胡人豈解雅言理所必無徒資一
笑

阿離合滿強記一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並
其默記人非舊識聞其祖父名卽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
積年舊事人或遺忘一一辨折言之天輔三年寢疾宗翰
曰往問之盡得祖宗舊俗法度上幸其家問以國事對曰
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

之乃獻平生所乘戰馬

完顏希尹本名谷神金人始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
國字希尹乃因漢人楷字倣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
真字其後熙宗亦製女真字希尹所撰謂之文真大字熙
宗撰謂之小字

劉豫張邦昌次兀朮傳後不倫太甚邦昌傳寥寥數行云
宋史自有傳此復列之尤贅

撻懶縱秦檜南歸力主和議稱臣割地殺大將以自弱則
撻懶固金之功臣也兀朮幹離不本皆主戰故以撻懶歸
河南地爲非夫割地資宋撻懶之算固疎然曰通宋爲謀

茗香堂史論卷四

十七碧琳瑯館叢書

叛則非也夫檜之殺岳飛以爲功深畏金也苟撻懶果奔
宋兀朮等重兵壓境檜必執撻懶以悅金撻懶豈能叛金
哉金史之言不足信也

粟山按秦檜主和議不過迎合高宗之心其殺岳忠武
以其梗和議也卽此以觀可知通金之非實君子惡居
下流天下之惡皆歸其檜之謂矣

酈瓊謂金人南伐元帥國王親臨罪陣矢石交集兎冑指
揮意氣自若將士孰敢愛死江南諸帥每身居數百里外
一介持文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小捷露布飛馳增加
俘級以爲己功微功邀厚賞大罪不誅何能振起邪眾俱

為確論古今同弊

孔彥舟荒于色有禽獸行妾生女姿麗彥舟苦虐其母使自陳非已女遂納為妾

金人營汴張中彥作河上浮梁匠者未得法中彥手製小舟數寸不假膠漆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駭服張中孚中彥傳未謂二張雖小惠足稱然以宋大臣子父戰歿于金若金若齊皆不共戴之仇金以地與齊則臣齊以地歸宋則臣宋金取其地則又臣金若趨市然利所在豈復知所謂綱常也哉吁此等議論有關名教

夾谷吾里補多智畧膂力過人雖老勇健不少衰致仕一

茗香堂史論卷四

十八 碧琳瑯館叢書

百五歲卒世宗至上京有老人百三十餘歲能言太祖太宗時事海陵時常召曾從太祖破寧江州有功者得百七十六人賜酒帛有忽里罕解衣進太子光英曰臣今百歲有十子願太子壽考多男子與臣等海陵使光英受衣即以所服并佩刀賜忽里罕遼水人多壽有云出谷產人藪人飲其水故多壽

世宗御饌不適口召移刺溫嘗之奏曰味非不美蓋南北邊事未息聖慮有所在爾上意遂釋可謂淡言微中妙于

解紛

粟山按然亦近於諂矣

蕭仲恭為遼公主子能披甲超橐駝遼之宗戚子別為一班號孩兒班仲恭嘗為本班詳穩 營建汴京河東陝西材木浮河下砥柱筏工多沈鄭建請于砥柱解後順流散下合善浮者下流接之此等心思以幹國事有何難者

世宗時近侍請罷科舉世宗問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對曰有曰誰歟曰秦始皇世宗願曰豈可使我為始皇乎遂寢

張元素素剛毅人畏憚之往往以片紙署字其上治瘡輒愈人皆異之

奔睹名昂海陵時縱飲輒數日不醒海陵常面戒之得間

茗香堂史論卷四

十九 碧琳瑯館叢書

輒飲如故大定初妻子為置酒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從母姊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向時不以自晦汝弟殺我久矣今遇明時當自愛奔睹虜人乃得陳平之智

烏延查刺手持兩鐵簡重數十斤左右揮擊無不僵仆號鐵簡萬戶窩斡募人刺之令偽為護衛得阿不沙身長有力奮大刀自後斫之查刺回顧以簡背擊阿不沙折其右臂查刺平居和易臨戰奮勇雖重圍萬家出入若無人之境

撻不野名大臭蓋姓大名臭也字書無臭字止有臭字音

胡考反同臬義未詳豈卽此字之訛

烏延蒲黑等傳贊曰陷泉之捷震雷燁燁符離之克我勢
倂赫隴坻爆攬淮渦鈎鉤成矣故列敘諸將之功故爲藝
牙以文其拙豈直筆之體乎

石琚傳末撫其遺事曰金內燕惟親王公主附馬得與世
宗一日召琚入諸王竊語世宗曰使我父子家人安然無
事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歷舉數十事以曉之皆伏議
罪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
之立本無異詞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
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人主家事人臣所

茗香堂史論卷四

二十碧琳琅館叢書

難言許敬宗一言幾亡唐祚琚之格心真忠臣也史官書
法深得史漢遺筆

徒單克寧遺表曰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疎之輕小人而
終昵之顧慎終始安不忘危真千古名言

史托搭拳勇善鬪槍長二丈號長槍副都統手箭長不盈
握百數散置鎧中以鞭擊之或以指鉗飛擲數矢齊發發
無不中敵以爲神其箭以智創雖子弟不傳其法按此卽
今袖箭也

完顏承暉守中都外援盡潰承暉別家廟作遺表付尙書
省令史師安石論平章政事高琪包藏禍心終害國家復

引咎不能終保都城爲謝妻子已死滄州爲書以從兄子
永懷爲後從容若乎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
之皆與從良書舉家號泣神色泰然與安石引滿既被酒
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歎曰遵爾謬誤非神
志亂耶謂安石日子行矣出門聞哭聲復還已仰藥死矣
承暉生富貴居家類寒素常賓司馬光蘇軾像于書室曰
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完顏乃有此人

益都楊安國倡亂山東名楊安兒金人屢討殺戮數十萬
賊益聚號紅襖賊時青李全皆其餘孽

完顏仲完本姓郭有功賜姓兵最强號花帽軍人呼謂郭
大相公

茗香堂史論卷四

二十碧琳琅館叢書

完顏憲拒宋兵于胸山柵隔湖港憲作港中暗橋合偏將
率死士由暗橋登山憲以兵趨山下約以昏時舉火爲期
上下夾擊宋兵大敗墜澗溺水死者不可計暗橋之制未
詳

初胡沙虎弑衛王立宣宗朝臣皆謂衛王失道自絕于天
虎推戴有功無罪尙書省請修衛王事迹史官謂賈益謙
常事衛王宜知其事遺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謂之曰
昔海陵被弑而世宗立禁近能暴海陵惡者輒得美任故
當時多所附會衛王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

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金史謂益謙盡事君之義海陵之事君子不無遺憾正隆之惡暴其大者足矣中箚之醜史不絕書嘻其甚矣誠如益謙所言之也

宣宗棄中都遷汴已無可為一時謀臣諫士尙有高汝礪張行素完顏素蘭陳規許古之徒共攻朮虎高琪之誅金已壞不可支若盡用胥鼎侯摯完顏弼必蘭阿魯帶等猶可稍支河北收拾關陝延數十年之祚或亡或棄不亦悲哉

事真在經筵論人臣有事君之禮事君之義不敢齒君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三碧珠琅館叢書

之路馬蹏芻有罰入門則趨見几杖則起召不俟駕命不宿家此謂禮也至關國家之利害則禮者特虛器耳獻可替否至于引裾折檻斷鞅斬輪有不恤焉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不聞此言雲翼快論合公孫宏胡廣孔光張禹之徒無所藏其奸

崔立傳末田論曰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不信哉亦是千古快論

崔立之變最天驥被創甚矣病臥十餘日其女姪英謁醫

救療天驥歎曰我幸得死兒女尙欲我活耶竟鬱鬱以死姪英其父明日亦自縊赤蓋尉斫致仕居汴聞變召家人付以後事望睢陽慟哭以弓絃自縊死彼中尙有忠義如此深可歎尙

滿察官奴詐降以立斫營之功力爭蔡不可守至於憤憤此乃武夫不學無術坐以謀獻主于宋被誅冤矣金史胡盧提不能正其是非

蔡州被圍女真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于哀宗曰近來立功效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強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哀宗默然讀此古今同歎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三碧珠琅館叢書

元兵圍鳳翔郭蝦蟆堅守軍士死傷既衆積薪州廨呼集家人及將校妻子閉諸一室將焚之蝦蟆妾欲有所訴立斬之火熾率諸將士持滿火前以待城破兵入鏖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積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劍于火自焚城中無一降者自來死事真此猛烈

世戚傳謂天子娶后王姬下嫁秦漢以來無世甥舅之家關雎道缺外戚驕盈古者異姓公侯與天子爲昏姻他姓不得參焉女爲王后已尙王姬自貴其貴富厚不加焉使漢唐行此無呂王武氏之難矣金之徒單挈懶唐括蒲察

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娶后嫁主必于是此昏禮最得宜者盛于漢唐矣其論亦確

燕京石鼓馬定國以字畫考之是字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

阿鄰妻沙里質遇黃龍叛卒攻鈔傍郡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居民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為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糴為甲以裳為旗夫男授甲婦女鼓噪沙里質仗劍督戰三日賊去以聞封金源郡夫人 夾谷胡山妻阿魯真寡居有衆千餘其父承克為上京元帥為行省太平所執應滿鮮萬奴阿魯真治廢壘修城郭以自守萬奴招之不

從乃射承克書人城阿魯真碎之曰此詐也萬奴急攻之阿魯真衣男子服與其蒲帶督衆力戰殺數百人生擒十餘人乃解去復遣將擊萬奴兵獲其將一人 詔封郡公夫人以婦女立功有高涼錦織風烈

附金國語 頭曰兀朮 心曰粘罕 珠曰銀朮可 金曰按春 布囊曰蒲慮渾 盤曰阿里虎 山曰阿鄰 海曰忒鄰 舟曰沙忽帶 坡陀曰阿懶 生鐵曰幹論 釜曰閻母 及曰斜烈 撻曰婆盧 松子曰阿虎里 羔曰活离罕 犬子曰合喜 犬有文曰訛古 貂鼠曰斜哥 安樂曰賽里 來曰迪古乃 迅速曰撒八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五碧琳琅館叢書

無賴曰謀良虎 貌不揚曰阿里孫 瘠人曰什古乃

鷲黑曰撒合輦 人奴曰阿合 老人曰撒答 第九曰

烏 十六曰女魯歡 鷹鷹者曰阿离合滿 王姓曰

完顏 商曰烏古論 高曰紇石烈 杜曰徒單 郎曰

女奚烈 朱曰兀顏 李曰蒲察 張曰顏蓋 温曰温

迪罕 蕭曰石抹 曹曰奧屯 魯曰李朮魯 劉曰移

刺 石曰幹勒 康曰納刺 全曰夾谷 麻曰裴滿

魚曰尼忙古 趙曰幹准 雷曰阿典 何曰阿里侃

空曰温敦 惠曰吾魯 孟曰抹顏 强曰都烈 駱曰

散答 田曰阿不哈 蔡曰烏林答 林曰僕散 董曰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五碧琳琅館叢書

朮虎 汪曰古里甲

元史

洪武二年宋濂王禮纂修元史紀三十六卷忠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因順帝無實錄事有缺畧三年復命增修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又六卷前書未備頗為完足

宋濂條例稱兩漢本紀兼有書春秋之義事實言辭並載唐本紀嚴謹全法春秋元史本紀準兩漢 歷代史志其法不同唐志悉以事實組織攷覈為難惟宋史條分件列覽者易見元史因之 漢唐史表所載為詳三國史五代史無之遼金史據所可攷作表不計詳畧元史準遼金史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六 茗香堂史論卷四

歷代史各有論贊元史據事直書不作論贊

元太祖本紀二十一年丙戌十一月丁丑五星聚于西南不言何度當時史官未置分野不明也計宋史當載之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十一月見於西南日沒之時當在斗分

金史稱承麟為亂兵所殺太宗本紀稱獲承麟殺之豈別有據耶

元初文物不備太祖削平四十國見角觶始還兵時無載筆之臣以紀其事可惜也

太宗九年左翼諸部訛言括民女帝怒以括女賜其麾下

大非人君之度

太宗崩遺命以皇孫失烈門為嗣六皇后乃馬氏稱制四年而後立君定宗雖立年已四十朝政猶出于六皇后定宗崩又三歲無君皇后海迷失稱制諸王拔都推戴始立憲宗元之初造兩朝繼體母后戀權人懸大位作法于涼焉得不亂

憲宗紀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為元起荒漠原無良法可遵既有天下當法前代帝王乃嗜獵尚巫仍然夷習耳

世祖開國宋猶未平李璿復反乃簽捕鷹坊人匠等軍徒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七 茗香堂史論卷四

弘州錦工繡女於京師豈造邦開運之道乎復營瀆山大玉海救災廣寒殿造五山珍御榻成置瓊華島廣寒殿侈靡若此宜順帝之以侈麗淫戲亡國也世祖末年益好淫巧令尙衣局織無縫衣

世祖時宣政院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其租從之夫亡國降王備列祀宋地租不免必為僧尼始免之已為非體又宋亡合追毀宋故官所受告身何其不廣 楊連其珈發宋陵冢百有一所戕人命無數得鈔一十萬田三千畝金寶無算以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既已未刑修寺傲福何為元之修毒甚

矣

中統三年郭守敬請開玉泉水以通今漕艘得直抵通倉剝運入京皆守敬力也 至元十年定差稅課程增益者即上報隱漏者罪之不須履畝增稅以括百姓元初當國得人其令如此今丈量之役費民間億萬金錢增賦無幾徒飽奸蠹

火器自古未聞宋初有飛石礮車以機發石元有回回礮又合蒙古漢人能造礮者皆送京師蓋火攻之器精于宋而備于元今兵家恃此為長技五兵廢而不講火器雖利無精兵以翼之往往藉寇不可常恃也

茗香堂史論卷四

二十六 碧琳瑯館叢書

至正二十一年司農上學校二萬一千 百餘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二千百四十八人僧尼之區十倍學校如此

元人好貨楊連真伽以發家用朱清張瑄以海盜貴毒流不已桑哥既敗自臺請誅楊連真伽亦有請誅清瑄世祖終不許可知其故矣

世祖智計度量殊絕于人削平敵國兵不留行其失在于曠武窮兵奄有諸夏乃復力通西域窮極天南再敗於安南喪師於日本意猶不已廷臣力爭始罷兵革阿合馬要束木盧世榮桑哥皆以言利進毒流天下民怨已極然後

謀夷迹其為道足以亡國終有天下何也在于知人善任宋之降將呂文煥夏貴范文虎蒲壽庚等咸尊顯富貴之宋之文臣留夢炎許衡葉李莫不優禮任使之是以羣材趨附樂於赴功

成宗時詔雲南行省自願征八百媳婦者一千人人給貝子六十索滇人未嘗識錢每貝子十準此中銅錢一六十索準小錢六千 世宗時凡再喪師于安南日本成宗踵之復喪師于雲南八百媳婦何喪敗相仍而不悔也

茗香堂史論卷四

二十五 碧琳瑯館叢書

武宗立鷹坊為仁虞院秩正一品丞相領之此何可訓蒙古諸帝仁宗為優成宗末命宗社動搖削平內難迎武宗于上都有功不居大位終歸盡去不急之務為皇太子時業已多所匡正元時重西僧每修佛事帝師多請釋重囚朝廷曲赦以從之仁宗時雲南行省右丞算只兒威有罪國師監吉幹節兒奏請釋之帝斥之曰僧人宜頌佛書官事豈可與邪最識治體 英宗識治體無過舉然如封鷹師不花為趙國公追封乳母夫阿來為定襄王此等仍然胡習非帝王治世法

魏齊周書北史皆紀夷習金遼史亦然未嘗以國語入文字泰定帝即位上都詔全是蒙古語鄙野可笑宋王兩公文章宗匠何乃酷無體裁

英宗之弒雖出羣凶然泰定不可謂無其意也觀其內侍
倒刺沙常偵朝廷機事遣子哈散事丞相拜住且入宿衛
意欲何為聞鐵失逆謀囚其使上變告未至而英宗遇弒
諸王奉璽北迎遠即位于龍居河何急于居尊綏于討賊
也然則囚使上變恐事不成姑為此自却耳即位數日始
誅也先鐵朮兒完者鎖南禿滿于行在更誅鐵失禿兒
赤斤鐵木兒脫火赤章台於大都非其本懷也 安西王
阿難得於成宗末命幾危宗社其子月魯帖木兒復與南
坡弒逆之謀可謂世濟其惡

泰定三年八月鹽官州大風海溢壞隄防三十餘里遣使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 碧琳琅館叢書

祭海神不止徙居民千二百五十家四年四月復僭侵地
十九里命都水監及行省發二萬餘人以竹落木欄實石
塞之不止五月命天師張嗣成修醮 之政和元年三月
遣戶部尚書李家奴往鹽官祀海神詔帝師修佛事于鹽
官州造浮屠二百一十六以壓海溢又元貞中潮嘯鹽官
海鹽兩州為患特甚天師張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
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者磔于水裔潮患遂息嗣成
與材子也當時兩邑之患如此明季有人行苦竹山下沙
中多井灶遺址往往得古鏡盤盂等物豈爾時所徙耶
粟山按大海之中怪怪奇奇何所不有磔死之物亦會

逢其適若謂天師術治所致夫豈其然

文宗於泰定之末諸臣推戴遠即尊位雖非其正猶云有
名偽讓明宗復陰弒之身為亂賊何以貽後三子俱卒卒
以無後豈非天道元史多為君諱惡文宗紀末止載至正
詔書數其弒君之罪以為斷案不復更置一詞順宗紀中
又載此詔一史而重見失于剪裁

文宗弒君罪不容誅然文宗后捨燕帖古思終立順帝不
為無功寧宗之立乃燕帖木兒利于立少非后本懷弒逆
之謀非關于后若有心掩闕其惡明宗二子豈能倖存不
可謂無恩也撤文宗主放二子于朝鮮削太皇后尊稱別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 碧琳琅館叢書

實一宮終其天年報存孤之德可也殺之中途過矣此皆
強臣伯顏輩之謀不盡出于帝元數已終英宗之英明也
被弒明宗之仁厚也被弒順帝之昏庸也終立以亡其國
豈非天耶

伯顏跋扈無君擅殺皇后不道極矣又請殺張王趙劉李
五姓漢人尤為凶惡幸帝不從

元疆域甚大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極鐵勒測
驗之遠古所未有與堯時畧同而北方尤遠南海北極出
地十五度夏至影在表南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嶽
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

四十四刻此爲南方極中之地嶽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
夏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此爲天地之中也和林北極出
地四十五度夏至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
地五十五度夏至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
十五度夏至晝長八十二刻夜十八刻大都北極出地四
十度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余觀先哲之論謂夏至長
止六十刻正統時晝長至八十一刻帝遂北狩乃天道變
也今康熙八年夏至晝長幾六十二刻言麻者駭之不知
元時大都夏至晝長原至六十二刻不足爲怪且北海日
長至八十二刻不尤可駭乎人患不多讀書耳多所見少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三碧琳瑯館叢書

所怪于此益信

元初用金大明曆庚辰歲太祖西征五月望月蝕不効二
月五月朔微月見西南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曆後天
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抄去交中之率治月轉之餘以
正大明曆之失推上元庚子歲大正十一月壬戌甲子正
冬至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同會虛六度以應太祖受命之
符又以西域中原地理殊遠創爲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
萬里不復差忒名曰西征庚午元曆表上不果頒用至元
四年西域札馬魯丁進萬年麻世祖稍頒行之十三年詔
許衡王詢郭守敬改治新曆參攷歷代異同酌中以爲歷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三碧琳瑯館叢書

本十七年歷成名授時歷復令太子諭德李謙爲歷議發
明攷証前仕附合之失自古及今推驗之精無出于此
驗氣舊法植表以度中晷然表短促尺寸未易分別景虛
而淡難得實景今以銅爲表高三十六尺端挾二龍舉一
橫梁下至圭面共四十尺圭表刻爲尺寸舊寸一今伸爲
五釐毫差易分別創爲景符以取實景其製以銅葉博二
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孔以方間爲跌一端設爲
機軸合可開合摺其一端使其斜倚北高南下竅達日光
如米許隱然見橫梁于其中舊法以表端測晷所得日體
上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實得中景不容有豪髮之差劉
宋祖沖之取至前後二十三十四日晷景析取其中定爲冬
至且以日差比定時刻宋皇祐間周琮則取立春立冬二
日之景以爲去至既遠日差頗多易爲推攷紀元以後諸
曆爲法加詳大抵不出沖之之法 歲差堯典冬至日在
女虛之交漢元和二年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在斗
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宋梁大同十年在斗十
二度隋開皇十八年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
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較之多者
七十餘年少者不下五十年輒差一度宋慶元間改歷取
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析取

其中得六十七年為日却行一度之差質諸天道差為近密以之考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上推春秋以來冬至往往皆合下求方來永久無弊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年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歷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三紀元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統天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今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正月甲寅朔旦冬至授時歷得甲寅統天歷得乙卯後天一日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冬至授時統天皆得辛亥與天合昭公二十年己卯歲正月己丑朔冬至授時統天皆得戊子並先一日若曲變其法以從之則獻公僖公皆不合矣以此知春秋所書昭公冬至乃日度失行之驗一也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西碧琳琅館叢書

大衍授時皆得丙寅是先一日大衍授時皆得癸巳是建九年丁酉歲十一月壬辰景長大衍授時皆得癸巳是

後一日一失之先一失之後若合于壬辰則差于丁酉合于丁酉則差于壬辰亦日度失行之驗五也開皇十一年辛亥歲十一月丙午景長大衍統天授時皆得丙午與天合至開皇十四年甲寅十一月丁酉冬至大衍統天授時皆得戊戌若合于辛亥則失于甲寅合于甲寅則失于辛亥其開皇十四年甲寅歲冬至亦日度失行六也唐貞觀十八年甲辰歲十一月乙酉景長諸歷得甲申貞觀二十三年己酉歲十一月辛亥景長諸歷皆得庚戌大衍歷議以永淳開元冬至推之知前二冬至乃史官依時歷以書必非侯景所得所以不合今以授時歷考之亦然八也自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西碧琳琅館叢書

前宋以來測驗景氣者凡十七事其景德丁未歲戊辰日南至統天授時皆得丁卯是先一日嘉泰癸亥歲甲戌日南至統天授時皆得乙亥是後一日一失之先一失之後若曲變其說以從景德則其餘十六事皆後天從嘉泰則其餘十六事皆先天亦日度失行之驗十也前十事皆授時歷所不合以此理推之非不合矣今于冬至畧其日度失行及史官依時歷書者凡十事則授時歷三十九事皆中統天歷與今歷不合者僅有獻公一事大衍歷推獻公冬至後天二日大明後天三日授時歷與天合下推至元庚辰冬至大衍後天八十一刻大明後天一十九刻統天

歷先天一刻授時歷與天合以此較之授時爲密矣 列宿度數歷代不同非微有動移則前人所測或有未密

漢落下閎測角十二度一行皇祐元豐崇寧所測皆同至

元所測十二度十一分 亢九度崇寧九度少至元九度

二十分 氏十五度皇祐十六度至元十六度三十分

房五度元豐六崇寧五度太至元五度六十分 心五度

皇祐六崇寧六度少至元六度五十分 尾十八皇祐十

九崇寧十九少至元十九度一十分 箕十一皇祐十元

豐十一崇寧十度半至元十度四十分 東方共七十五

度皇祐七十七元豐七十九崇寧七十八至元七十九度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六碧琳瑯館叢書

二十分 斗二十六度及分大衍二十六皇祐二十五至

元二十五度二十分 牛八度皇祐七崇寧七少至元七

度二十分 女十二皇祐十二崇寧十一少至元十一度

三十五分 虛十一行十度少強元豐九少強至元八度

九十五分 危十七皇祐十六崇寧十五半至元十五度

四十分 室十六皇祐十七至元十七度一十分 壁九

崇寧八太至元八度六十分 北方九十八度乃分一行

九十八度二十五分皇祐九十五度二十五分元豐九十

四度二十五分崇寧九十四度七十五分至元九十三度

八十分太 奎十六崇寧十六半至元十六六十分 婁

十二至元十一度八十分 胃十四皇祐十五至元十五

度六十分 昂十一崇寧十一少至元十一度三十分

畢十六一行十七皇祐十八元豐十七崇寧十七少至元

十七度四十分 觜二一行一崇寧半至元五分 參九

一行十崇寧十度半至元十一度一十分 西方八十度

一行八十一皇祐八十三元豐八十二崇寧八十三至元

八十三度八十五分 井三十三崇寧三十三少至元三

十三度三十分 鬼四一行三皇祐二崇寧二半至元二

度二十分 柳十五皇祐十四崇寧十三太至元十三度

三十分 星七崇寧六至元六度三十分 張十八元豐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七碧琳瑯館叢書

十七崇寧十七少至元十七二十五分 翼十八元豐十

九崇寧十八太至元十八度七十五分 軫十七至元十

七度三十分 南方一百一十二度一行百一十一皇祐

百一十崇寧百九度二十五分至元百八度四十 分今

按恒星隨天而行不變不動今古所測參差如此郭守敬

所云微有動移者是也今西人之論亦然非前人所測未

密也 晝夜百刻十二辰每辰得八刻三分刻之一以地

中揆之長不過六十刻短不過四十刻地中以南夏至去

日出入之所爲遠其長有不及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

之所爲近其短不止四十刻者地中以北夏至去日出

入之所為近其長句不止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為遠其短有不及四十刻者今京師冬至晝刻三十八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晝刻六十二夜刻三十八蓋地有高下日出入有早晚所以不同授時歷一以京師為正一元歷每日百刻十二辰每辰八刻三分有奇明大統歷每辰八刻子午兩辰十刻天體至圓何得兩辰偏長乎今西歷止九十六刻便于推算耳當以授時歷為正至于因地定日出早晏今西人分省為時刻即郭守敬遺法 日 觸月俱東行日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為一會交值之道有陽歷陰歷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不同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九碧琳瑯館叢書

人目高下斜正之各異此食多寡理不得一也合朔既正推而上之詩書春秋及三國以來所載虧食無不合焉者書允征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按大衍歷仲康即位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也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梁太史合虞鄭云十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歲也右詩書所載二事春秋三十七事以授時歷推之惟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不入食限自有歷以來無比月而食之理其三十五食皆在朔經或不書日不書朔公羊穀梁以為食晦二者非左氏以為史官失之者得之其間或差一日二日者由古歷疏

闕置闕失當姜岌一行已有定說孔子作書但因時歷以書非大義所關故不必致詳也自後漢章武元年下詔本朝計三十五事密合者授時七大明二親者授時十有七大明十有六次親者授時十大明八踈者授時一大明三踈遠者授時無大明六 定期日行一度晝夜之間月先日十二度有奇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復追及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古法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張衡以月行分九道何承天以日行盈縮定小餘故月有三大二小隋劉孝孫欲用其法議者以為迂怪卒不行唐傅仁均始采用之李淳風甲子元

茗香堂史論卷四

三九碧琳瑯館叢書

麻定朔之法逆行淳風又以晦月頻見故立進朔之法虞鄭曰苟躔次既合何疑于頻大日月相離何拘于閏小一行曰天事誠密雖三大四小庸何傷唐人弗克若天止用平朔本朝至元常議始革至如進朔之意止欲避晦日月見殊不思合朔在酉戌亥距前日之卯十八九辰若進一日則晦不見月苟合朔在辰申之間法不當進距前日之卯已踰十四五度則日見于晦庸得免乎月之隱見天道之自然朔之進退人為之牽強孰若廢人用天不復虛進為得其實哉 古今歷法 三統歷漢太初元年丁丑鄧平造行百八十八年後天七十八刻 四分歷東漢元和

二年乙酉編訃造行百一十一年後天七刻 乾象歷建
 安十一年丙戌劉洪造行三十一年後天七刻 景初歷
 魏景初元年丁巳楊偉造行二百六年至宋元嘉先天五
 十刻 元嘉歷元嘉二十年癸未何承天造行二十年至
 大明癸卯先天五十刻 大明歷大明七年癸卯祖沖之
 造行五十八年至魏正光後天二十九刻 正光歷正光
 二年辛丑李業興造行十九年至興和庚申先天十三刻
 興和歷興和二年庚申李業興造行十年至齊天保先
 天九十九刻 天保歷北齊天保元年庚午宋景業造行
 一十七年至周天和丙戌後天一日八十七刻 天和

茗香堂史論卷四 四十一 碧琳瑯館叢書

後周天和元年丙戌甄鸞造行十二年至大象己亥先天
 四十刻 大象歷大象元年己亥馮巖賓造行五十年至
 隋開皇甲辰後天十刻 開皇歷開皇四年甲辰張寶造
 行二十四年至大業戊辰後天七刻 大業歷大業四年
 戊辰張胄玄造行十一年至唐武德己卯後天七刻 戊
 寅歷武德二年己卯道士傅仁均造行四十一年至麟德
 乙丑後天四十七刻 麟德歷麟德二年乙丑李淳風造
 行六十三年至開元戊辰後天十二刻 大衍歷開元十
 六年戊辰一行造行三十四年至寶應壬寅先天十四刻
 五紀歷寶應元年壬寅郭獻之造行二十三年後天一

十四刻 貞元歷貞元二年乙丑徐承嗣造行三十七年
 先天十五刻 宣明歷長慶二年壬寅徐昂造行七十一
 年先天四刻 崇元歷景福二年邊岡造行十四年先天
 四刻 欽天歷五代周顯德三年丙辰王樸造行五年至
 宋建隆庚申先天二刻 應天歷建隆元年王處訥造行
 二十年至太平興國辛巳後天二刻 乾元歷太平興國
 六年吳昭素造行二十年至咸平辛丑合 儀天歷咸平
 四年史序造行二十三年至天聖甲子合 崇天歷天聖
 二年宋行古造行四十年至治平後天五十四刻 明天
 歷治平元年周琛造行十年至熙寧甲寅合 奉元歷熙

茗香堂史論卷四 四十二 碧琳瑯館叢書

寧七年衛樸造行十八年至元祐後天七刻 觀天歷元
 祐七年皇君卿造行三十一年至崇寧癸未先天六刻
 占天歷崇寧二年吳泰姚舜輔造行二年後天四刻 紀
 元歷崇寧五年姚舜輔造行二十一年至金天會丁未合
 大明歷金天會五年丁未楊級造行五十三年至大定
 庚子合 重修大明歷大定二十年趙知微重修行百一
 年至元至元辛巳後天十九刻 統元歷後宋紹興五年
 陳德一造行三十二年至乾道丁亥合 乾道歷乾道二
 年劉孝榮造行九年至淳熙丙申後天一刻 淳熙歷淳
 熙二年丙申劉孝榮造行十五年至紹熙辛亥合 會元

歷紹熙二年劉孝榮造行八年至慶元己未後天十刻
統天歷慶元五年乙未楊忠嗣造行八年至開禧丁卯先
天六刻 開禧歷開禧三年鮑澣之造行四十四年至淳
祐辛亥後天七刻 淳祐歷淳祐十年庚戌朱德卿造行
一年至壬子合 會天歷寶祐元年譚玉造行十八年至
咸淳辛未後天一刻 成天歷咸淳七年辛未陳鼎造行
四年至至元辛巳後天一刻 皇極歷大業間劉煇造不
行至唐武德二年己卯先美四十三刻 乙未歷大定二
十年庚子耶律楚材造不行至辛巳後天十九刻 授時
歷至元十八年辛巳郭守敬造

茗香堂史論卷四

四三碧琳瑯館叢書

疆域之大無過漢隋唐唐南北萬三千里元又過之南北
萬六千九百里羈縻之域又不止此
河源漢使張騫唐使薛元鼎皆謂出於崑崙皆因西域未
通未有親歷河源者元使自星宿海至赤賓河不可以道
里計行凡七八日約畧七八百里又二日至九渡已千里
矣九渡至崑崙行二十日又二千里矣然則河源在崑崙
之上凡三千里謂於崑崙非也大雪山即崑崙
元泰定中海溢鹽官州文宗時始息改曰海寧州 泰定
元年鹽官州海溢壞隄墜城郭有司以石固木檀捍之
不止四年捍海隄崩二千步四月後崩十九里發丁夫二

萬以木柵磚石塞之不止政和元年海隄溢益發軍民塞
之置石固二十九里石固不知何式疑今斗門是也 西
北水利久廢郭守敬鑿通州至都改引渾水溉田於舊牖
蹤跡導清水自昌平南折至西門入都滙為積水潭東南
至通州白河節宣以通漕運置 牖之處往往地中得舊
時磚木時人咸服之

賈魯治河精思障水之方逆流排二十七艘連以大桅長
椿麻索竹繩絞縛為方舟又用索繩繞船身上下碇鐵貓
于上流又用竹繩長七八百尺者繫兩斫大槓上每繩或
碇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舡腹實散草小石以釘板合之

茗香堂史論卷四

四三碧琳瑯館叢書

復以卷帶密布合于板上或二重或三重大索縛之復縛
橫木於頭梳以索維之用竹編筥夾以草石立桅前長丈
餘名曰水簾以木檣桅使簾不仆選便捷水工每舡二人
執斧鑿立舡首尾岸上鳴鼓為號齊鑿穴舟水入皆沉遏
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重樹水簾復布小埽土牛白闌
長梢雜草木土隨宜堆塚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
址漸高復卷大埽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
竟後功中流水深數丈用物施功數倍船隄距北岸三四
十步勢迫河流峻急大埽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
至河口一二十步薄龍口喧逐猛烈卷埽基裂欲傾俄遠

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龍口隨
合河功乃成先是河上童謡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
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汝頰寇起議者皆
謂由魯治河勞民動衆所致史臣謂此非通論使魯不與
是役亂豈無自而生乎治河百世之利豈得以勞民召亂
訛之秦築長城劉項以起然長城萬世之利也無趙高蒙
蔽于中章邯益兵而東劉項未必能勝也

栗山案石人本汝頰寇黨所埋以爲扇亂之驗卽陳涉
篝火狐鳴之意卽童謡云云亦其所布散總之順帝不
綱饑饉淳至而賦役煩重人心思亂雖曰人爲實亦天

意要非治河者之罪也

元樂器有閏餘匏七星匏九曜匏一絃三絃五絃七絃琴
皆西夏金宋遺制 中統間回回獻笙形如夾屏上銳兩
面縷金雕鏤雲物孔雀兩旁側立花板居背三之一中爲
虛槽如笙之匏上豎紫竹九十管管絃實以木蓮苞櫃外
出小檠十五上豎小管管端貫以銅杏葉下有座獅象繞
之座上櫃前立花板一雕鏤如背板間出皮風口用則設
朱漆小架于座前繫風囊于風口囊面如琵琶朱漆雜花
有柄一人按小管一人鼓風囊自隨調而鳴但有聲而
無律樂院判官鄭秀文又攷音律增改其制肩頭兩旁立

茗香堂史論卷四

四西碧琳瑯館叢書

刻木孔雀二飾以孔雀羽中設機每奏一人鼓風囊一人
按律一人運機孔雀飛鳴應律名興隆笙 笙如瑟兩頭
微垂有柱十三絃笙篔簹制以木闕腹下施橫木如軫二十
四柱頭及首並如鳳喙 雲璈小銅鑼十三同一木架下
有長柄左手持柄右手小槌擊之卽今九雲鑼也

元祀典皆仍國俗文宗始袞冕大裘行郊祀禮世祖建太
廟皇伯朮赤察合帶亦以家人禮耐祭太宗定宗憲宗身
爲天子反皆不祀武宗享廟者三英宗親享者五文宗以
後始皆親享世祖作新廟以國師僧薦佛事於太廟七晝
夜又命宗廟祝文書以國字又改太祖主題曰成吉思皇

茗香堂史論卷四

四五碧琳瑯館叢書

帝睿宗曰太上皇也可那顏皇后皆題國諱以夷俗施于
帝王之廟真可笑也

郊祀志每稱制若曰云云若曰者以國語鄙俚不堪入史
故以若曰槩之其體本於尙書曰若稽古王若曰之類也
栗山按曰若之若古訓順非此義

憲宗卽位冕服拜天日月山此元人冕服之始 英宗時
盜入太廟失仁宗及慈聖皇后金主泰定時復失武帝神
主及祭器此與盜高廟玉環者尤爲異變而祠官僅薄罰
元德焉能長

太常博士言漢儒論七廟九廟之數有二章元成等謂周

七廟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三廟不與親廟四而七也劉歆謂武王以后稷為太廟增立高圉亞圉二廟于公劉太王王季文王二穆之上已為七廟至懿王時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是為九廟先儒多是劉歆之說 元太廟睿宗顯宗皆非帝而追尊顯宗位順宗之上順宗躋成宗之上僖公有位躋閔公上 之逆祀况未嘗正位可居故君之上乎 元諸帝神御殿皆在佛寺藏玉册玉寶金瓶等盞孟之屬世祖影堂有真珠簾又有珊瑚樹碧甸子山余觀元人畫像皆戴笠今讀冠服之制公服皆黑紗幘頭展翅公服皆右袵

茗香堂史論卷四

四六碧琳瑯館叢書

其圓笠則壬民私居之服上下皆然

元有射草狗燒羊毛之禮蒙古巫覡為之后妊身及帝后彌留皆出居外廂帳產與殮畢以帳賜近臣元帝之殮剖楠木為二剗中止足容身貂祿皮帽其靴襪繫腰俱用白粉皮為之可笑也外束以黃金箍四穿上下葬不起墳 元之掾史各路儒學考選兼通經學吏事者為上選每歲二人如今諸生例此制甚善勝今三考 朱書彌封皆始於元

元人封典如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奸盜十惡除名等罪及例所封妻不是禮娶正室或係再醮倡優婢妾並

不許申請又如遭父母喪忘哀拜靈成昏者杖八十七離之有官者罷之仍沒其聘財婦人不坐諸服內定婚各減服內成昏罪二等仍離之聘財沒官諸婦人背夫妻舅姑出家為尼者杖六十七還其夫皆有功名教但子收父妾兄收弟婦弟收嫂罪止杖一百七離之似輕耳元人每杖必畸七示零不知何義

粟山案卷中間集元世祖定笞杖之刑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此畸七示零所由來也

元地極廣取財極博海運以省河漕市舶以收番貨皆富

茗香堂史論卷四

四七碧琳瑯館叢書

強之術也田賦甚輕設勸農之官頒農桑之書所以富民者不一而足三代之制無以尚之其立法與遼金遠矣

元有朱砂水銀碧甸子之稅茶權先重於蜀江浙以漸而增今江西川茶稅甚輕江南浙江獨重江南之松蘿岍片六安浙之龍井天目徑山遂甲海內

元太祖宮闈有幹耳朵四稱后者二十三人妃子十六人其後世因之稱后者無定位無紀極矣

元時防海設慶元上海澈浦三鎮吾浙鹽官素為要地明有四區悉將今海鹽改為遊擊視浙東三區似輕始無遠慮河南行省言兩淮地險人頑宋亡之後始來歸順宜于

沿江一帶設鎮以鎮之蓋南北交爭者百年兩淮戰地祗習金革亡命輕生卒之明祖與張陳之徒皆起淮上以亡元行省之言長算遠識

木華黎元主稱爲四傑乃得前朝玉璽而不以獻其曾孫以寶玉貨之崔或乃歸之尙方豈木華黎武人不學故爾邪

世祖在潛邸欲勸憲宗休兵回鶻以息民霸突魯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拱江淮北連朔漠居中以受四方朝覲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慨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世祖卽位定都於燕常曰朕居此臨

茗香堂史論卷四

四六碧琳瑯館叢書

天下霸突魯之力也燕京成于金而居于元明及今三朝定都之地皆斯人一言啓之誰謂迤北無俊傑乎

栗山案金左企功詩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亦是此意尤在霸突魯之前

太祖爲汪罕所襲兵散盡從者止十九人至班朱尼河糧盡荒遠無所得食哈札兒射一野馬殪之剗革爲釜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仰天爲誓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今滿人皆生啖牛羊元在迤北乃必須火食邪且剗革焉能作釜不無粉飾否

太祖拔金中都授札八兒爲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

遼魯花赤鐵門在東印度是遇角觸止兵地也元滅諸國擇其賢智者用之如西夏鄯善竺乾回回雜部之才皆得其力故能削平海內如振槁

后妃傳盡載冊文其贅已甚

高智耀西夏儒者應賀蘭山太宗訪求之憲宗用之世祖行其言始重儒者斯文之不滅智耀功爲大智耀子詹爲浙西廉訪使鹽官州民有連結黨與持郡邑短長自曰爲十老吏莫敢問詹按以法闔境快之今海寧尙沿此風初名曰大老官繼而改其稱曰阿爹總其類也

茗香堂史論卷四

四九碧琳瑯館叢書

曰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盡往從之借見太宗太宗禮之憲宗命幹脫赤佩金虎符歸說迦葉彌兒國主國主殺之帝爲發兵誅國主而用鐵哥鐵哥因以直諫顯

襄樊五年不下西域人亦思馬獻新礮法攻樊破之移攻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震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出降呂文煥乃降此用礮攻城之始

也烈拔都從憲宗出獵遇虎于隘下馬搏虎虎張吻手探虎口抉其舌拔佩刀刺殺之可謂神勇

察罕西域人博學強記清素自居居河中白雲山因以白

雲自號仁宗目之為白雲先生而不名此等人中夏亦少
燕帖木兒於文宗不為無功然肆行無忌至娶泰定帝后
為夫人悖逆已甚前後尙宗女為姬妾四十人或交禮
三日遣歸者後房不能盡識寔趙世延家男女雜坐名
鴛會坐隅婦甚麗問為誰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
也荒淫體羸瀉血而死幸矣其子以謀逆伏誅遂覆其宗
豈非天道伯顏既誅唐其勢乃復效燕帖木兒所為幸遇
從子脫脫得流放死全其宗脫脫代伯父秉政反其所為
稱賢相然急報復近小人以此致敗國因以亡

夏人常八斤善造弓見知世祖常自矜謂耶律儒者無用

茗香堂史論卷四

辛碧琳瑯館叢書

楚材曰造弓尙須弓匠為天下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世
祖甚善之世祖西征至東印度住蹕鐵門關遇一角獸鹿
形而馬尾綠色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問楚
材曰瑞獸也名用瑞龍能為四方語好生惡殺天降符瑞以
告陛下願承天意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

察罕攻滁州張柔請決戰既陣宋驍將出挑戰柔佯却宋
將驕柔馳及之搥擊墜地宋將執柔繫曳入其陣飛石中
柔鼻兩軍鬪柔得還裏創復戰觀此如畫柔既勇健宋將
亦勁敵也惜失其名

董文烟父俊為將南征人多歸俊願為之奴既全其家歸

悉縱為民鄰境人有被掠責者亦贖還之干戈之際厚德
如此昌大宜矣

耶律留哥卒子入宿衛太弟命其妻姚里氏領其眾七年
世祖西征還姚里氏携次子善哥見帝于河西阿里湫城
帝曰健鷹飛不到之地爾婦人乃能來邪賜酒慰勞甚至
姚里氏奏長子薛閣扈從有年願以次子善哥代之使歸
襲爵帝曰薛閣從征西域救太子于合迷城身中創又與
回回格戰傷于流矢積功為拔都督不可遣當合善哥襲
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閣者留哥前妻嫡子也宜立善
哥婢子所出若立之私己而滅天倫竊以為不可帝歎其

茗香堂史論卷四

辛碧琳瑯館叢書

賢給騎四十從征河西賜俘人九口馬九匹金幣稱是許
薛閣襲爵而留善哥遺其季子永安從姚里氏東歸遼人
久漸華風即賢婦女明理若此

劉整請降經畧使劉黑馬遣其子元振往受之語之曰宋
劉整名將瀘蜀之要衝今情偽不可知汝母為身慮事成
國家之利不成則效死其分也元振至瀘釋戎服從數騎
與整聯轡而入飲燕至醉整心服焉獻金五千男女五百
人元振以金分將士而還其男女此舉深得籠絡豪傑之
槩還共男女尤足服瀘人之心是以能效死不變也

憲宗遣西王旭烈兀西征至木乃兮其國下百二十八城

至乞石迷部破其西城東城以梅檀為殿宇焚之香聞百里得七十二粒琵琶五尺珊瑚燈檠拔三百餘城又西行三千里至大房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至賓鐵侃得城一百二十四西域平自古用兵之遠無如元者

王珣本即律改姓年三十遇道士謂君相甚奇因一青馬而貴珣未之信居歲餘有客以青馬來鬻珣私喜倍價買之後乘以戰進退周旋無不如意常行凌水窟得古刀銘曰舉無不克動必有功佩之有警必先鳴故所向皆捷木華黎取東京命石抹也先以千騎為前鋒也先曰兵貴奇勝何用多為謀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也先獨與

茗香堂史論卷四

五三碧琳琅館叢書

數騎邀殺之懷其誥命至東京謂門者曰我新留守也至府中問吏列兵于城謂何以邊備對也先曰我從朝廷來中外宴然奈何陳兵以搖人心命撤之曰寇至在吾無勞爾輩是夜易置其將佐部伍三日木華黎至入東京如此智勇固可但東京守將何問牒疎忽乃爾邪金驍將王子昌守保定張柔命何伯祥取之兵逼城子昌出走伯祥執槍馳馬追及之子昌射之中手貫槍伯祥拔矢棄槍策馬手搏擒子昌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還歸諸軍惶惶失措伯祥曰此必為敵所過不若出不意深入其地使彼不測乃可出也遂突戰至司空寨布囊為攻取

勢夜為營營火十炬代精銳于營側險要天明令士卒速行而鳴鼓其後宋兵夾追伏發驚潰去追擊大破之轉戰百里他軍不能歸者皆賴以出退師自古為難伯祥深通兵法真良將也

張榮為流矢貫背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其面額拔之神色自若趙匡胤與宋兵戰鵝灘被三創矢鏃入左肩不得出欽察惜其驍勇取死囚剗其肩視骨深淺知可出即鑿其創拔鏃出之色不動如此健兒雲長刮骨不足獨擅劉整夜率驍將十二人渡塹入信陽堡擒其守將還孟珙謂李存孝以十八騎拔洛陽今整所將更寡乃書其旗曰

茗香堂史論卷四

五三碧琳琅館叢書

賽存孝如此猛將呂文德忌之俞興扼之使之降元宋之不亡何待郝經年九歲母許避亂土窖中亂兵熏之死經以蜜和寒菹汁決齒灌之即甦此等不凡之人性成自幼雲南未知魯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張元道始為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入學逸少何修乃得此于蠻中乎劉好禮為北方叛王所執西踰雪巖嶺以衣服賂叛王于戶東出鐵壁山南走七月至菊海始與戍兵接得歸菊海之名甚新張宏範子珪少能挽強虎出林中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

喉從父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宏範救出之令珪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珪曰孰讀此後必賴其用後珪果兼將相有聲光薦可謂知人

李孟歷相武宗仁宗仁宗每稱其字御書秋谷二字以賜之英宗立鐵木迭兒讒之降集賢侍講學士度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入院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邪爾輩謂彼不肯為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讒不得行人臣處讒如此亦明哲之一端也

張養浩禱嶽祠泣不能起雨為立降聞民間殺子以奉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以祭之出賑饑民終日無怠懈膺勳

茗香堂史論卷四

孟碧琳現館叢書

哭得疾不起關中之人哀之如父母如此等人真不愧民之父母

張廷瑞城虎嘯山以通開達夏貴以兵數萬圍之城當炮皆穿築柵柵壞依大樹張牛馬皮以拒炮貴絕其水道庭瑞取人畜溲煮之瀉土中洩其臭人日數合唇皆焦裂堅守踰月貴兵不得進度宋兵懈夜劫其營宋兵潰殺都統繼俊等五人斬千餘級如此惡戰死守睢陽不足異矣桑哥每雞初鳴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笞之趙孟頫為兵部侍郎偶後至遽引受笞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

自是所笞惟曹吏他日行東御墻下道險馬跌墜于河桑哥言于帝移御墻稍西二丈許桑哥奸惡乃能優容賢者如此耶亦未必識孟頫徒以詩畫取之爾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仁宗常呼其字而不名比之唐李白宋蘇軾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為詩畫所掩知其書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人以為知言元史子昂傳段段有意抑揚褒刺皆寓其中惜筆力荏弱耳

黃潛婺州人卒于繡湖私第按志義烏有繡川湖花木映川如繡故名潛與浦陽柳貫臨川虞集張翥揭傒斯名儒

茗香堂史論卷四

孟碧琳現館叢書

林四傑浦陽吳萊居深衷山中字書止有裏音鳥以組帶馬也宋宗室有土裏皆無四點乃書之誤

丞相問揭傒斯修史以何為本日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當以心術為本也真千古名言二十一史如范蔚宗魏收沈約皆心術不正讀者不可不知李木魯仲為郊廟禮儀使紀行禮節文于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之曰此為皇帝字邪大笑還之今制舉表文遇前代皇帝陛下字易以四圈亦其遺意 神為禮部尚書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盡以其田

入僧寺其子訟神召其妻詰之曰汝為人妻不以貨產遺其子何面目見汝夫地下乎卒反其田今仕紳巨室往往蹈此安得如神者斷之乎

董搏霄僉淮南行省樞密院事行陸運之令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以夾布囊人負米四斗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其事可補運法之未備

導江先生張翼字達夫按隸書藝古須字立而待也儒生

茗香堂史論卷四

五十六 碧琳瑯館叢書

好奇乃爾

襄陽之師不解金履祥獻策海道直搗燕薊以牽之歷敘海船所經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不能用後朱瑄張清海運之道視履祥所上書咫尺無異然後人服其精確學者有用之學固當如此然以賈似道爲相范文虎夏貴等爲將卽長江之戰望風而潰焉能直搗燕薊乎苟用其策以將予敵饋軍齎糧其亡彌速矣履祥謂劉恕于資治通鑑外別爲外紀以紀前事百家之說是非頗繆於聖人不可爲訓帝堯以前不經夫子刪定固野而難質夫子用魯史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

玉帛之使曾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所加也因折衷邵氏皇極經世胡氏皇王大紀以尙書爲主旁及禮詩春秋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接于通鑑二十卷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釋訓以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

江陰陸文圭子方語人曰以數攷之吾州二十年後有兵變慘于五代建炎吾死當墓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冢墓盡發人服其先知子方宋丘隱城東學者稱培東先生

儒學傳伯顏哈刺魯人博學能文以忠義死賊手瞻思大食國人博極列國群書尤精吏治元人取材至此何愧立

茗香堂史論卷四

五十七 碧琳瑯館叢書

賢無方

觀音奴知彰德府郡有崔府君祠豪民楊甲因王乙年饑就食淮南病死妻還甲已據其田僞作文憑曰乙生已售我妻訴于觀音奴令王妻同楊質于府君祠甲懼神靈先期以羊酒免巫囑勿洩其事王與楊詣祠質之果無所顯觀音奴疑之詰巫吐實楊果以羊酒免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神勿洩也既得實坐甲罪歸其田于王妻責神而撤其祠如此剛斷真可質鬼神矣

盧琦爲永春尹安溪寇數萬寇永春琦召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獨死之衆皆感憤曰使君何

言也使君父母其忍以父母昇賊耶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勿以為憂躡躍爭奮攻賊大破之明日賊傾巢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數千邑民無死傷者賊為遁去兵革四起獨永春晏然讀此孟氏所云親上死長益信元以制科取士其魁泰不華李黼李齊皆以忠義死可與文丞相比烈

元倭日本舟師十萬阿塔范文虎將之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大風破舟諸將各擇堅好舡遁歸棄士卒十萬于山下眾推張百戶為主帥伐木作舟欲還日本人攻之盡戰死虜去二三萬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皆奴

茗香堂史論卷四

五九碧琳琅館叢書

之十萬之眾逃歸者三人耳如此喪師大將不誅故宜再有安南八百媳婦之敗

桑哥令監察御史稽照文書書名卷末以遺佚至答御史四人後御史赴省部榷吏與之抗禮臺綱盡廢朝廷設御史所以防大奸乃權奸得而答之榷吏得而侮之耳目安寄乎世祖雖誅之壞法亂政多矣

安西人張子夔父喪每夜半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塋所積土為墳夏邑人陳乞兒年九歲母喪哀毀親負土為墳高一丈廣十六步人憫其幼欲助之泣拜而辭讀之可歌可泣凡為人子人皆可為而皆不能為可歎也

太平人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魚晨起求魚以祭母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齒痕鄰里驚異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眾以問于官表其問

晉寧人李忠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震郇保山移所過廬舍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為一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易云中孚可格豚魚楊子云至誠則金石為開不益信乎

蘭陽扈鐸少孤育于伯父伯父老無子以鐸為後鐸為伯父娶妾生一女妾不慧熟寐壓女死伯父死妾有遺腹男鐸懲前失告妹及妻妹護視之身廬戶外中夜審察不敢

茗香堂史論卷四

五九碧琳琅館叢書

安寢弟能食自抱哺與同臥起十年不怠弟有疾禱曰天不伐予家鐸父子可去一人勿使伯父無後明早弟愈觀其處心積慮可以托六尺之孤

餘姚石明三居山中一日自外歸覓母不見壁穿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為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石執斧伺殺壯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觀之足泣鬼神波羅國人阿尼哥以善粧塑列聖御容織錦為之圖畫弗及寶坻人劉元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上都三皇尤古粹識者以為得三聖人之微仁宗勅元非有旨不

許爲人造他神像大都城南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
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憂思深遠者始元欲
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
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
士大夫觀者咸歎異

阿尼哥初至帝取明堂針灸銅像示之曰此宋時物歲久
闕壞無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阿尼哥請試爲之二年
新像成關鬲脈絡皆具金工歎其天巧莫不媿服今順天
太醫院針灸銅人想其遺製邪

茗香堂史論卷四

李碧琳琅函叢書

茗香堂史論卷四終

3
2
1

蠡縣李塏著

太公告武王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萬世成敗盡此二言矣

伊尹周公德宜有天下者也而屈於太甲成王故殷以天子之禮葬伊尹周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非過分也宜也且周公葬成周而天變葬畢而安此可見天道之公不可得如周公之私情也蓋必欲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而不敢以臣子待之者殷后周王之道也道各自盡而已矣據尚書風雷之變在公未歿之時乃居東之日耳故成王迎之今乃以史記為據云

閱史郊視卷一

魯桓公少國人立隱公而奉之後桓長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吁可畏哉君子之心常恕常厚小人之心必險必刻故君子每陰為小人所害而不知彼見事之有利也則欲以言陷我見我之有怒於人也則嫁我以起釁君子雖立心有準不聽其辭然未必不以彼為愛我也或以腹心告之矣即不然而未必惡之也即惡之而未必防之也嗟乎禍莫深於此矣我不為利則彼言者為利矣我不害人則彼之嫁我者害人矣彼之險刻肯居此貪名耶不畏所害之人知而怨之耶勢必反

害我之事而起人之釁以害我故挑我以利者即加我以害者也嫁我以害人者即嫁人以害我者也君子如有權焉必斬除此輩無權則婉詞以謝之細心以防之可也孟嘗君待客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遣使獻遺存問其親戚真一時之雄哉曹孟德詩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三復讀之有餘味矣

于文定公曰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懼其聾於官也蓋凡人有大器者於小事多不精察小事精察者多

閱史郊視卷一

不能臨大事故晉文駕羊曾子種米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前衡在後夫以數數米鹽之察不可以居大位而况君人者乎然此為好事瑣小者言耳若夫用兵者必盡曉兵之事而後可以用兵督農者必盡曉農之事而後可以督農至他經濟亦然又不可以不嫻細小為辭自居於迂疏也

田單遇老人涉淄而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單之施於人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堂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曰汝以為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單有善而王嘉之單之善

亦王之善也王說鄭小同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入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師疑而鳩之合觀一事可以知人之私語不當聽人之私書不當啟矣然使貫珠者不以聞對則身必死小同以見對或尚可生亦可以得待奸雄之道矣故隰斯彌不伐樹王羲之臥處大吐其智矣哉

石建奏事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而禮之此亦獲君之一法也觀漢文召馮唐讓曰公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可以觀矣然職司諫垣者又不可以此爲例

閱史邠視卷一

三

英布奉命歸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悔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蓋布雄傑暴鷲可以富貴邀者也故簡於禮以消其暴鷲之氣厚以恩以收其雄傑之心若以此待淮陰則大不可築壇具禮拜於上座又是一番作用知此可知高祖之將將矣可知駕御英雄之道矣

淮陰胯下之辱固少年無識亦必淮陰之驕情銳狀有以致之也夫英忽傲大之氣最足以誤事非閱歷不能平非挫折不能降圯下之履市上之胯其磨礪英雄等耳宜淮陰之既爲楚王而壯之哉然淮陰蒞醢卒以傲致之則有

愧於胯下者不尙多歟

班史刑法志曰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漢官儀曰高祖定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易蔽曰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林駟曰漢制南軍衛官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

閱史邠視卷一

四

衛侯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官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南北軍之制也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人就田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如瘡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者也蘇軾曰漢出征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則復其初其餘發兵散見於史者有

發關東輕銳士及郡國三百石吏能騎射者從軍有發殊死罪以下從軍後漢宿衛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羽林郎此三百石百一十八人此漢之軍制大畧可考者如此大抵猶有周秦之遺也遷固不知志兵遂使一代戎制無從詳考可慨也哉

漢吏皆言守某治察得其績乃為真事亦立法

季孫意如每有所居必葺其牆垣而後行辭宣思省吏職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費郭有道逆旅居停必灑掃而行岳鵬舉宿兵造食臨行令士滌濯其什器故王五公嘗教我小事克勤謂小事皆有次第節奏然後

閩史郡視卷一

五

大事可為也

漢高擊韓信還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椁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重之厚之如此士真樂為死矣

漢高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互九嶷為長沙諸侯北境周市三垂外接外國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

然當時不聞供億之缺至於文帝粟紅貫朽後世版圖一歸天子賦租及於鉛銖而每憂不足可以觀矣可以思矣所以然者備多而費廣也

周之支費浮於漢以什一三十一見之此中有大得失大機括在焉亦由七國以來殺人多而戶口少

漢宣帝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宋儒非之非也張永嘉繼統不繼嗣之說乃千載不易之定論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為本生父母不問親疏皆齊衰不杖期則雖繼嗣如漢哀帝宋英宗亦當異於諸王致其特尊之典但不可追稱皇耳至光武崛起中興而不追尊

閩史郡視卷一

六

南頓更失之矣張文升曰興獻入廟稱宗而竟居武宗之上則不可也

鼂錯說文帝令民入粟於邊受爵免罪邊食可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則貨粟務農天下安甯上從其言公私皆足此雖非聖王之政若但加以虛爵免其輕罪亦後世蓄積之善術也而今納粟入監以折色則非昔人本意矣近則更成弊數矣然使用以救荒猶為有實濟伍被知淮南謀叛之無幸乃不引退卒與其禍是智而不勇者也

賈長沙勸文帝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謙讓未遑復上
疏言諸國皆已強大皇太子所恃者梁王無後惟淮陽代
二國耳文帝三子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
淮陽之大比諸侯僅如黑子之著而適足以餌大國耳臣
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
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
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
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并齊趙淮陽足以
禁吳楚此二世之利也言文帝及太子嗣位文帝乃徙淮陽王武為
梁王北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卒以禦七國之

閔史郊視卷一

七

變使當時不從諛言不立梁王吳楚直趨洛陽鉦鼓震於
長安雖有亞夫勝敗正未可知耳嗚呼行誼之次策猶足
以定大難若此則誼不惟漢之鉅儒亦漢之元勳也乃不
得與絳灌比功惜哉

平七國之功長沙第一條侯次之

長沙眼界識見高出漢人以上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
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
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
於阨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

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戒
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
性廉又不治產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
食每朝候上閒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
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
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
翕然稱鄭莊使視河決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
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賢哉不亦宜乎而鄭君不名故
君尤可嘉焉

李廣素恨霸陵尉辱拜右北平太守請與俱至而斬之上

閔史郊視卷一

八

書自陳謝罪上報曰振旅撫師以征不服怒形則千里悚
威震則萬物伏夫報忿以除害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
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積頽請罪豈朕之指哉武帝御將蕩
佚不規常法皆此類所以北掃南平東漸西被也後人尾
尾文法何當焉

孔光諫輒削草藁有所薦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
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
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不泄如是可以法矣

漢官廩祿皆月給之半錢半穀制誠善也

宋梟患涼州寇暴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

義蓋勳諫以爲不急靜難之術徒取笑朝廷果如其言宋明之儒見多與宋梟類陸秀夫於倥傯敗亡之秋猶日進大學行義與陳敗而講老子梁亡而談苦空不同一可笑也哉

韓信謂漢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者非項王耶爲人暗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憫人疾病然有功當封爵者印刳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耳項王雄伯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爲霸王實失天下心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

閱史却視卷一

九

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取馬援對隗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憚曰如卿言反復勝耶荀彧郭嘉謂曹操曰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懼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

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而不爲虛美士之忠直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卹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

閱史却視卷一

十

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合而觀之帝王英雄成敗得失之機瞭然目中矣
光武旣息兵革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有一民真得息肩矣

昆陽之戰勢如壓卵光武謀共拒禦諸將怒各欲分散光武乃笑而起尤來賊攻光武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噍當此天動地吸之時而談笑應之真人傑也諸將策立更始劉伯升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宗室相攻議且稱王以號令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從

之如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稱帝未晚此千古圖中興者之所當知也明末諸藩惟不此之知也故粵與閩浙自鬪於穴中而王師得以乘其敝

劉秀擊銅馬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若是則韓彭之禍奚至焉
朱鮪降光武封爲扶溝侯夫舉大事者不忌小怨光武所言自是大畧耳然司徒之仇當不反兵而鬪者小云乎哉
孫策別袁術行收兵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疆大畧哉

蕭望之案劾殺韓延壽馬融代疏殺李固千載有餘恨矣
二子烏可稱哉望之真庸人鄙夫耳本無可稱若扶風者又進退失據者也

閩史郊視卷一

十二

孔融才疏意廣高談可玩而誦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礫網羅而自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况所任又多剽輕小才耶

李翼爲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爲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乃止死智哉荀氏也人生在世而無同生死之人以之處患難顛沛之秋其寄存幸耳

曹公徵劉曄蔣濟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至亭傳輒謀進見效論之具曄獨臥不言人怪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

接精神可學而得乎此言有至理微機非上智不知也及進見曹公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公每和悅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公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公公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撮坐說也

公探見其心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一夜數十至觀古人心腹之得君乃如此彼媒媒姪然者何以爲哉曄所謂遠言蓋舜禹之事耳故以腹心任之也

陳壽志不惟畧亦不知經濟不能使一代興亂之機昭然紙上大抵當時曹魏之政傷於苛虐魏畧載郡被書錄寡

閩史郊視卷一

十三

婦或有已相配嫁皆錄奪噉泣道路又記他書載將民妻女與士其好者入宮故張悌言其刑煩役重諸葛孔明言陷赤子於豺狼陳羣言天下人民不過文景時一大郡則李國之不永宜哉且待宗族太薄亦大失策也

魏取天下之策得十之三四而守則全無焉晉取諸人之懷耳取守兩無可紀矣然晉祚尚延於魏則以其積澤於民較魏猶浮也

吳蜀之和也登壇歃血聲曹氏篡竊之罪告神示民中分天下使士民各知所歸此亦千古偏安者之一大興會也魯子敬好奇節計天下將亂學擊劍騎射聚少年獵陰相

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生此狂兒後中州擾亂乃命其屬曰淮泗閒非遺種之地惟江東可以避害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州騎追之不敢偪而還周瑜將數百人故過候并求資糧遂指三千斛一困米與之一見孫權卽建鼎足江東兼併荆楚分據帝王之策何其明也及後破曹瞞和關羽借元德地識見高出公瑾輩矣且營壘整肅令行禁止路不拾遺蓋才德俱勝之豪傑也

張温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孔明以爲敗廢之由然後知華而不實者怨之府也

閱史郊視卷一

十三

世說云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惟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外國人爲未洽公因便還過到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在大喜說因過外國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外國人皆笑四坐並歡又晉陽秋曰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疏交常賓一見多輪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真幹濟之宏才也我之剛愎粗疏其必以此爲師而後可

或者不免巧言令色之譏耶以丞相下士則可矣非我輩所當學也

觀六朝加九錫及禪授之文語藻規模如出一手惜哉

袁淑嘗詣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

歲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並不知李延壽誌之譏其淺

陋義康固非全材此非其短也帝王卿相之學自有要領不在廣覽博記問也霍光張安世不失爲棟幹沈約沈佺期不失爲邪佞南北史才不逮古人而學識亦愈下矣桂陽王休範自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步上攻新亭壘分遣杜墨蠡丁文豪等直向朱雀門戰勝入之可謂迅雷疾電知所向矣乃以輕信僞降見殺非戰之罪也蕭道成之勝幸耳胡藩謂劉裕曰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眾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談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播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

閱史郊視卷一

十四

也嗚呼毅之所長乃么麼腐儒自求滅亡之具耳乃不以服人乎後車其鑒之劉道和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互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相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真近古之豪哉王崑繩聞子言曰穆之固奇才然非經理天下之大道也君相要務在知人善任使而已事事自爲亦何爲者且因此而有矜才競勝之心則愈債厥事矣此論固可補

子言之未備也

謝靈運狂妄人耳何足以言學且已仕宋矣而曰龔勝李業然乎哉然乎哉

南史宋齊以後文人武士浪得虛名者皆所謂小有才而未聞大道之人也其覆敗者十之八九非不幸也

覽王謝諸子弟傳不終篇即知其必敗既而果然乃知放誕風流之習可以敗國可以殺身也而當時皆欽以為才

望國家安得不亂哉嗚呼何鄧之禍至五代而極不惟無三代之英併漢室人物望之如在雲端矣蓋讀史必先得

一代大勢方可論古五代之速亡非僅五代之罪也自魏

閱史却視卷一

五

晉以來習尙氣勢驅進而前如頽波之東下潰散顛倒所必至也極則必反至唐而變矣

佛教雖自漢明入中華然當時士大夫崇奉之者百無一二至晉惟北朝時信崇之南朝亦尙未聞迄宋齊後而漸

盛矣蓋邪教必盛於亂世也
柳元景令軍中日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

戰一聽吾營鼓音此亦戰之一道也
梁武臨雍州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多伐材竹

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旨私具
檣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船艦葺之以茅並

立辦眾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所具每船付二張亦智矣

南史所載隱逸傳如劉慧斐顧歡輩惑溺佛老比比而是乃俱以隱逸稱之學衰道廢於斯極矣

陳後主之敗江總孔範諸狎客致之也詩文之無用而且以亡人國也甚矣

漢史外國傳無信佛者至南北史而外國始多佞佛者矣乃知治亂之相尋邪正之相勝中外一耳

史有紀傳而無表誌則當時之天文地理兵刑禮樂缺焉泯焉何以考其治亂乎不可以言史矣

閱史却視卷一

六

高賀六渾軍士有盜殺驢者應死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戰奔西軍告賀六渾所在西師盡銳來攻眾潰幾不免此以知軍法言賞不過時罰不踰刻萬世宜遵也

高洋猖狂淫賊近古未之有也真非人類矣至後主高緯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鬪雞亦號開府一時紆青

拖紫者與狗馬全班亦汗顏哉
梁中宗蕭譽不入於南史以繼梁朝之統乃入於北史以備周附庸之數何哉

李延壽筆削史文多有點金成鐵處為馮夢禎所標甚多至尤難通句屢曰某人性好釋學夫佞佛乃由性生也哉

異矣

李崇為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樓置一鼓盜發之處雙梯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禽送此合鄉兵以弭盜之策也然其妙在四面諸村各伏要路今乃合圍聚守與賊死角非策矣

高洋苻生等傳人不可以不觀觀之則遭亂世而貪位慕祿之心息矣

爾朱榮令侯深討韓樓配眾甚少或以為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

閱史郟視卷一

七

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須為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且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遁走追禽之榮又言爾朱兆雖勇所將不過三千多則亂此以知人才有長短用者不可一絲紊也

誦讀詩文非聖賢之學也而人君效之更速其敗梁主釋將降魏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或問何意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嗟乎讀書萬卷正當有今日耳且釋並不知文武之道

為何如者而猥云盡何也周官周禮禮樂兵農可以易亂為治易危為安昭昭可行也有教之日讀書而不知為政者乎有教之敵兵臨城猶口占為詩君臣倡和者乎徒以書為文武之道此文武之道所以亡也

隋煬幸榆林內史令元壽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鐘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周法尚曰不然兵互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不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宜結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姓家口並

閱史郟視卷一

八

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外出奮擊車為壁壘重設句陳此外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固乃牢固萬全之策也隋煬曰善誠善也哉

閱史郟視卷一終

閩史却視卷一

蠡縣李埏著

唐高祖以有道伐無道湯武之會也乃聽裴寂殷開山邪說準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尊煬帝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自蹈篡逆之罪不學無術莫甚於此

國家有事求助於外兵是飲鳩毒以療惡瘡也唐之中葉借兵回紇土番可鑒已高祖命劉文靖請兵突厥私謂曰彼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聊借之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蓋策在鼓行而西使晉陽無內顧之憂而已又突厥送馬

閩史却視卷二

千匹互市高祖擇善者止市其半將士請以私錢市其餘馬高祖曰彼饒馬而多利其來將不止恐汝不能市此等識見真英主也

唐太宗曰俗云生日可嘉樂於吾之情翻成感恩君臨天下而追求侍養永不可得泣下數行羣臣皆掩泣其言甚是至於明皇之千秋節肅宗之地平天成節加以侈大之名非禮也且唐至五代皆命緇黃講經設齋甚者令羣臣赴僧寺齋會其崇邪害治不已甚乎王欽若冊府元龜誕聖一則不記太宗之語而記此等事小人之無識如此節於義理毫無所據時俗相沿不可理禁賢者有所不免矣

天下有一法即有一弊惟在權其弊之輕重何如耳周行封建其亡也以封建漢重郡縣其亡也以郡縣唐有藩鎮其亡也以藩鎮秦宋明去封建輕郡縣無藩鎮其亡也遂以匹夫矣周弱於封建而實延數百年之命於封建漢亡於郡縣而亦延數十年之命於藩鎮固不若秦宋明之一敗塗地蹶然而盡也孔子曰先有司一邑且然况天下乎天下之權必欲總攬於一人究之一人亦不能總攬徒使天下之事善不即賞惡不即誅兵以需而敗機以緩而失政以掣肘而無成平時則簿書雜沓資猾吏上下之手亂時則文移延遲

閩史却視卷二

啟奸雄跳梁之謀而已矣此郡縣之權太輕陳龍川所以竊歎也宋與金之將亡也乃議封建藩鎮余謂今日者封建即難驟復而郡縣之權必宜如漢故事使之得專生殺人使之得操兵柄使之有事直達天子祇數年遣官一巡視而不復設監司以彈壓之然後郡縣之勢強郡縣之勢強則朝廷強矣

朝廷者天下之首也天下者朝廷之腹背四肢也世有腹背四肢疲病而元首康安者乎秦始皇以私智取天下恐天下之叛也遂削兵壞城誅豪俊坑儒生為弱天下之謀而不知其亡也忽焉何者腹背四肢病而元首亦隨之以

亡也嗚呼愚矣道德齊禮則民不忍爲逆樂利則民不肯爲逆講武練兵卽粹有逆者而眾可以拒禦可以削平亦何必鯁鯁焉弱之哉沿而後世唐宋明以文藝取士士坐老於章句閒文且爲虛武益不問而士弱矣承平之後不行古田獵之法以時練兵而兵弱矣兵民分而民不知兵而民弱矣宋忌將得士心明中葉以下文尊武卑而將弱矣郡縣之權太輕有事不得專決而官弱矣士弱兵弱民弱將弱官弱而天下俱弱矣朝廷安得而不削亡也哉嗚呼君民一體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子曰天下強君孰與不強百姓不強君孰與不強

閩史鄰視卷二

三

李衛公言史官鮮克知兵故兵制不傳余覽漢史以至南北朝良然至唐書乃專誌兵則歐陽諸公之識可謂卓越前人矣王崑繩曰唐書亦第載其制耳兵法之不知自若也

武曩增父在母服韋庶人增出母服盧履冰褚無量力諫其非有大識也夫

封建郡縣柳陸諸人議各不同唐史論云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平論亦至論也

讀魏文貞諫章及病革與太宗涕泣相對之語不禁爲之

泣然淚下不自止云

李納遣使至汴劉元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餽遺皆得其陰謀此所謂干戈起於衽席也

唐自南詔入寇蜀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李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旣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皋招來南詔復嶺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舉啟戎資盜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子遺今瘡痍尙新非痛革弊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接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

閩史鄰視卷二

四

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眾饋運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瘴瘴與州兵之任職者廢遣猛犂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中由是器械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貨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養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鷲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叩陝關徙嶺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嶺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

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印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遠民乃安於是二蠻寢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西番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由索叢領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番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旣得之卽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牛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夫唐相自李絳裴度而後可人意者惟李文饒一人而已乃以黨邪制之惜哉

閩史郊視卷二

五

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侈靡可想見矣

劉士安曰善救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名言也

唐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受言之防壅蔽如此貞觀之治所以盛也

平蔡之役非李光顏苦戰疾鬪重致迴曲之兵則李元直不能成夜半之積非李元直示弱招降能速雪夜之入則李光顏亦未必卽奏蕩平之功一公者各擅其長以交相

成者也

馬燧字洵美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後卒如其志功成與李晟皆在朝每晏樂思賜使者相銜於道兩家日出無鼓鐘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二公有濟四海之功其享受也固宜

閩史郊視卷二

六

書不識草字疑謀已遂反道元坐是流鶴州夫以一書而成大禍如此則凡事體重大與嫌疑當避者皆不可輕用草書亦涉世者所當知也

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古人之防奢戒侈乃如是哉

傅奕一生斥佛集魏晉以來與佛議駁者爲高識篇請除佛法臨終猶戒子習六經拒妖胡又嘗上疏欲變虐隋制度興作禮樂又請簡省簿書則其抱負經濟不止天文占驗而已也然以高祖之賢不能新典章以太宗之賢且以崇佛法而傅公遂不能究其用矣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

然悟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則其言固有所憾也夫

蘇定方謂裴行儉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後行儉在西陲屢立奇功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定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西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磧晝昏導者迷將士飢乏之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眾

閩史郊視卷二

七

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人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墮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規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偽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屯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襲遮旬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

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旬乃降悉俘至京師刻石碎葉城以紀功是行也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與班超陳湯先後並烈有非宋明所可及者然後知作天下事必有竅得其竅則功易成行儉能平都支其才也而立波斯王其竅也後之志於功名者亦尋其竅而已裴行儉以爲士先器識後文藝譏王勃等浮躁銜露非享爵祿之器千古名言也

齊澣諫寵王毛仲且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及出餞麻察因道諫語察素奸佻違言狀明皇怒召澣入曰卿尙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貶高州良德丞澣之淺暗固不

閩史郊視卷二

八

足道然亦可見居官涉世如履風波如對敵國出語交人不可不慎之又慎也孔光不答温室樹善矣然士必伏處沈深有素而後當路有成不則平居道聽塗說輕浮淺露當大任未有不敗者

姚元之初見明皇先設事以堅其意陽不解帝怪之因跪奏十事范希文初見仁宗問以治道恍恐不知所對退而上四事二人高下可以見矣

李德昭返唐之功狄梁公之流亞也至於吉頊人固可嘗而以計說張易之兄弟使返中宗更爲得竅矣

魏元忠從蓋匡江融學兵盡其術後上封事謂今言武者

先騎射不稽之權畧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夫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其言剴切可為萬世取人者龜鑑而後人覆轍相尋謂之何哉

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沈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當稱后不宜曰上中宗宜稱帝不宜曰廬陵王且則天僭革唐步今以周厠唐列為帝紀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乃居其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宜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紀稱中宗而事迹太后至太后名氏才藝崩葬

閱史却視卷二 九

日月則入皇后傳乃為得宜子謂武氏不可入帝紀亦不可入皇后傳別立篡逆傳可也

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若勁然蕭輒美可喜李必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直道至宰相而喜輒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呼為小友夫以子壽之賢而好佞吾輩可不悚然哉然佞固不可好而直拒之疏待之必至於有禍丁謂為寇準拂鬚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讐隙故君子於佞人苟有權則屏諸四夷不則遠之而勿顯拒可也

韓思彥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韓琬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科王縉舉草澤文詞清麗科則唐取士之途亦尚多端矣

王峻上言處降人河曲後必內外表裏為患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縉且言南方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其議甚是友人張文升亦謂當遷降於南方柔肥之地寫遠之鄉然必使之漸染華風久而自忘乃為長策若如今之狃狃尙異其服習其教犷悍難制則又禍端也

閱史却視卷二 十

蘇定方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為本部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眾破劇賊張金稱等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境鄉黨賴之貞觀中乃仕唐為匡道府折衝卒成大將此遭時團練鄉村者之榜樣也

唐俗稱舉人為覓舉覓者自求也賤之也謂時之緝綴小文名曰策學者無實用也今又謂之何哉宋璟挺挺二張間固自跨厲百代然天下事成於剛直廉峭之人少成於宏襟偉抱之士多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之計於狄文惠答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使非平日

天覆地載賢奸全在駕御間何能使之聽哉後每以天性感動后后悟使人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文惠語廬陵事文惠敷陳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斯言也一若還太子專爲文惠者一若太子爲文惠之太子而還之者至誠感人乃能至是千載下讀之猶泣然交頤也蓋誠至則雖行術亦誠也故誠以術而入術以誠而神徒誠而愚不可濟也徒術而諂不可爲也事父母幾諫幾卽術也諫君有五惟諷諫爲上諷卽術也孟子曰仁術其此之謂歟

陸象先政尙仁恕不事鞭扑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

閩史郊視卷二

士

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治千古名言也

柳潭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偉哉斯言卒爲唐名相有以也夫

魯炆守南陽一年至斗米五十千一鼠四百賊不得剽亂江湖張巡守睢陽至殺愛妾以食賊不得剽亂江淮皆扼衝要以成保障唐中興之巨功也

安祿山初反高邈謀聲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太原尹楊光翻天下當未有知者何千年亦勸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請蕃取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

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團弩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不能用及祿山據洛陽李泌告肅宗謂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留其兩京之路陛下以所徵邊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攻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至則避其鋒去則乘

閩史郊視卷二

士

其弊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走來春命建甯由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此一策者料天下事如在掌中而唐亦不能用天下事其敗於庸人蓋不少也

錢牧齋嚮言曰唐之方鎮始於肅宗夾河五十餘州更立迭奪或服或叛遂與唐相終始當安史之後河北已非唐有名爲方鎮實則羈縻元稹所謂五紀四宗容受隱忍豈得已哉李綱於靖康建議以爲唐之藩衛拱衛京師雖屢有變卒賴其力今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以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以資聲援

金人何敢深入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例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宰執不可建橫海一軍以妥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金自貞祐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為兵或為羣盜苗道潤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事王擴曰道潤得眾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為守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眾何所不可為於是除道潤同知順天府軍節度使事遷中都路經畧使前後撫定五十餘城道潤死靖安民代領其眾是後乃封建矣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議者以為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

閱史却視卷二

三

實地苟能統眾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於是乃封滄海河間恒山高陽易水晉陽平陽上黨東莒為九公集創殘餓贏之餘以遏方張之敵上黨提孤軍闡府馬武山名以七州北捍者十二年恒山中叛復歸終始十八年元不能以一口吞河北金僅存而後亡者封建之力也房瑄建分鎮討賊之議詔下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謀國者制置天下猶奕棋然從房瑄之議可以救全局從王擴之議可以收殘局如其不然未有不推枰斂手坐視其全輸者也周之伐紂而歸也放牛歸馬衅甲包戈乃示天下以休息耳其實田賦出兵蒐苗獮狩之法森然舉行何嘗去兵何嘗

一日而忘兵耶唐之蕭俛段文昌者以兩河畧定謀銷兵奏議密詔天下有兵之處每百人一年限八人逃死異哉穆宗之時豈銷兵之時哉而逼人以逃限人以死自古亦未有如是之銷兵者也腐儒愚謬之極乃至此耶宜天下之叛亂四起而不可制也五代之梁晉罪狀比肩而石敬瑭得罪天下尤甚契丹冊為皇帝文曰咨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真留千古之笑罵也

閱史却視卷二

十四

閱史却視卷二終

蘇縣李珠著

宋藝祖恢闢大畧已與漢高帝唐太宗有開至太宗則又下矣宜其終身不能混一字內而成一代闡茸之天下也太祖紀詔郡國令佐察民有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或文武可用者遺詣闕下又詔民五千戶舉孝弟彰聞德行純茂者一人奇材異行不拘此限間里郡國通審連署以聞仍為治裝詣闕不專以進士取人也至太宗紀則無聞焉規模之大小此亦一斑也

閱史却視卷三

史官曰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蓋統君臣朝野言之也至真宗與契丹和遂欣然大赦天下宋之不競也宜哉

理宗教度宗甚嚴而無救於亂亡者則以講性命事誦讀

所教者已失帝王之正學矣此恐未可厚非當云徒事誦讀耳

趙保吉之死也國危子弱眾心未定曹瑋請假精兵出其不意禽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真可乘之機也朝議欲以恩致德明抑而不許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錮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遂絕宋人迂腐懦弱遂至於此可歎也哉

三代最重田獵所以習武備也太宗不好獵詔除有可行禮外罷近甸游畋五方所畜鷹犬並放之臘日但命諸王畧畋近郊而太祖五坊之職廢宋之孱弱有自來矣

差役即周之間胥族師漢之三老亭長也東坡比唐之庸誤矣差役變為雇役雇役變為義役蓋由有司貪虐迫之奔役包糧勢不得不然也使如周漢之法皆用士人賢才隆以官秩何至若此哉然如今之所謂士人惟解讀書不通世事使之為之亦未了了是必選舉學校皆復古制而後可也以讀書應事為兩件則不知所讀何書亦風雲月露之陋而已矣

閱史却視卷三

二

選舉也以高材重名躡等而升者辟召也而辟召人尤榮之如蔡邕辟司徒橋元府周舉辟司徒李郃府黃瓊五府俱辟陳紀四府並命孫資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仕資以恩禮請文為布衣交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任延為會稽都尉吳有龍工其者隱居太末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受延遣功曹奉書記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其乃乘輦詣府遂署議曹祭酒此法百世行之可也乃至於隋則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不復辟署唐仕者多由科目而辟署亦時有之其法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辟署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

辟鄭畋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於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尤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畧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愔之於辛讜是也劉貢父言唐時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取人之道猶廣宋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長材屈於短馭比比而是迄明季則絕無此矣非科目無以得官非銓曹無以授職內外官難以獨理皆延請幕賓然非宿登仕版則雖極知其才能亦不能振拔以收其用

閱史却視卷三

三

法網愈密文墨愈嚴而奇才異能愈漏網而去矣

滕達道微時為范文正公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入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遂巡走入然則文正固米室書生之雄也下此者不解矣宋仁宗詔良民子弟或為人誘隸軍籍自今兩月內父母訴官者還之此何說也夫古之為兵者皆於齊民中選其材力出眾者使為君父捍患禦災所以異而用之非所以困而苦之也漢選六郡良家子及郡國三百石吏為兵猶有古意故漢兵最強今宋乃詔良民子弟不願為軍者退

還是以兵為辱也示人以兵之苦也是為兵者必皆不良之民而後可也誰復有樂荷干戈而為君父敵愾者乎至明發罪人充軍是等征戍於流放宜人之惡而避之矣古有出罪人為兵者蓋用其愧恥之心而開以洗滌之路使之踴躍殺敵耳豈因其有罪而置之死地也哉兩朝之兵屏皆士大夫創立法度者學術不明之過也

工虞水火堯舜相傳之治道也神宗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二股河工役呂公著言遺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然則禹之四乘自輕耶舜之使禹賤之耶而胡為乎諄諄於治水之功德必以天下讓之耶自此言出

閱史却視卷三

四

士之徒虛言而無實學者不惟不愧且以自高矣

咸平四年楊億上疏曰國家憂銓擬不允置審官之司慮議讞或濫設審刑之署恐命令或失建封駁之局臣以為在於紀綱植立不在於琴瑟更張若辨論官材歸於相府即審官之司可廢矣詳評刑辟屬於司寇即審刑之署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即封駁之局可罷矣又言唐之盛時官奉甚厚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今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周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

月奉所及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夫事不責所任而重置官是東坡所謂廡長增立而馬益羶者也官不厚其祿而望以廉是夏竦所謂衣食困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者也億之所陳固後世兩不可解之政也宋太祖卽位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梨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下種韭一畦闢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爲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論民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使戶增田闢者議賞若風土不宜種栽者不須責課豐歲則

閱史郊視卷三

五

諭民謹蓋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爲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朱制四十二尺爲一工爲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明太祖勸民稼穡樹植之政亦甚詳悉則知帝王開國無不由於農事也豈獨成周而已哉
宋至治平年間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而賦租所不入者十居其七固見宋政之寬大而亦可知繼亂之治墾荒爲第一要政也
東南水利自錢鏐而後南宋濬治甚悉宜其以半壁而禦北方一二百年無脫巾之患也然揚州古稱下地之肥

瘠豈不以其人哉

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真宗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强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後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罰今世之一條鞭曷不思及此哉

徽宗愛書畫修道觀采花石天下繹騷然佛道寺觀骨董圖畫糜財至鉅爲今時牢不可破之弊不知何時乃一洗而去之也

閱史郊視卷三

六

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皆行此制范質等憚宋祖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曰如此庶盡稟承之力免妄庸之失坐論禮遂廢庸懦之人真不可以爲宰相也

宋初西北相抗太祖注意於謀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洲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勳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

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軍事皆得便宜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爲譙賚由是邊臣能養死士爲間諜洞知敵情多致克捷蓋宋帝之雄才大畧者惟藝祖藝祖亡而天下不能混一矣

許驤父唐值後唐季知契丹將擾邊白其父信曰今國政廢弛狄人乘釁而動朔易之民不卽去者必爲所虜信以厚資不樂他徙唐遂潛齎百金而南未幾石晉果以燕薊賂契丹唐歸路遂絕有識之士遇亂世而不能自遂父子阻越誠可歎也然保其宗嗣累世貴顯不斃虎穴是則孝之大者矣

閩史郊視卷三

七

孔道輔論王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狄青亦以得士心爲呂景初歐陽修等所論嗟乎選將者將選不得士心之人而用之耶宋人如三尺童子見一魁岸巨人則懽懽號呼不待其怒搏也削也固宜

小之敵大也以奇非奇則情見勢屈立致潰敗大之平小也以正非正則疏虞偶失坐損國威李藥師破突厥馬隆討樹機能皆以正兵是千古最知兵者宋之征元昊正當用此策方軌徐進來則抵戰去勿急追不求奇不爭利直逼其穴彼彈丸之地蟻子之衆烏能當之哉乃一時盈廷聚訟言攻言守毫無一是歐陽修贊王彥章尙悔西事不

用奇用速文人之不知兵乃爾惟楊偕論入陣圖進神機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王吉用之敗元昊於兔毛川頗得制之之道矣王崑繩曰奇正因敵變化不可方物烏能先定哉予曰然有方者所以用无方无方者乃所以成有方也

太祖太宗旣平天下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甲兵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所以盜賊敵國一發則跳梁莫禦良由貽謀之未善也

顏習齋先生曰宋主以將得眾心而竊天下故銷將權去

閩史郊視卷三

八

藩鎮一聞士心服將則懼而銷其位而不知將縮兵弱遂至於積衰而喪亡也悲夫

元昊反張元爲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累遷右驍驎使忠州刺史徙鄜延路知鄜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丁酉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報不全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排陣使請約故事別置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以三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

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爲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爲團結明定節制迭爲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飢餒之眾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一爲後陣每將以使臣中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宜令邊臣定

閱史郊視卷三

九

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爲先鋒某將出某所爲奇兵某將出某所爲聲援某城若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又令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爲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步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趨塞門至高頭平路白馬報敵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青旗後見者以緋旗應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剋及支相生剋亦如之蓋兵馬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

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瘦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耳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強弩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正欲閱習時易爲力耳臣以跳蹬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裁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安有勝理又兵官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由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

閱史郊視卷三

十

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由年勞換前班者或爲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自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竊以爲未可也山界部州城若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戰鬪不及界山部族而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收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既行使

哨斷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初元請乘驛
 入對詔令手書上之後多施用又奏邊政失宜者十事言
 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
 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前後左右自不相救或
 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
 或為持權者所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
 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
 致敗之由而為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敵
 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
 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鬪銳氣已

閱史郊視卷三

十一

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旅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
 謂不戰而自敵二也今鄜延副都總管許懷德兼管句環
 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
 等亦兼鄜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徑
 赴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
 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罄
 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夫兵無節
 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士將不一四弊兵分勢
 弱五弊有此五弊雖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之教習須
 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才孰賢孰愚攻

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塞者未知何謀使更
 數年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
 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今言邊事者甚眾朝廷
 或即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前條方行後令即變
 胥吏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畧之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
 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
 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
 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減
 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
 蕃部使臣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

閱史郊視卷三

十二

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諸州並募克敵致勝快捷廣銳
 宜殺等兵久未會團結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今
 軍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
 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
 若有警急三日內不能圍集况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
 奔突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十餘萬人市井無
 賴名掛尺籍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為患不
 細十也既而復請面陳利害不報觀此二疏宋之朝議未
 之兵將靡亂紛糾如在目前其不能制元昊也固宜夫元
 昊地小兵寡而以種世衡之計遂殺野利兄弟則其智畧

亦未必大過人乃宋人無具坐恣橫逆深可歎哉

張元謀擊琉璃堡使謀伏敵若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趨避之眾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元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吁宋人爲小醜所輕笑如此聞之能無汗顏乎

元昊反時一時材勇之士未見有出狄武襄右者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無一士敢後先者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儂智高謀一出已賊既平經營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爲人

閱史鄰視卷三

三

自以爲不如也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
上聞武襄曰安知非詐耶甯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於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武襄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上奏曰李德政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真大將材也使西事專委此一人而以如張玉种世衡張元者爲之偏裨元昊可計日而平也乃宋不格外用人而徒倚辦於龐籍范仲淹韓

琦諸文臣何能制敵之死命哉

狄武襄之討儂智高也未至廣西鈴轄陳曙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武襄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孫沔余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蓋宋以文弱爲習賞罰悠柔將卒怠玩何以制勝武襄此一著已得平賊之本矣

王德用狄青之流也青在元昊反時名位尙未大著德用則赫然有聞矣乃自請討之而朝廷不許何也

夏國主秉常被篡滕甫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

閱史鄰視卷三

十四

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何哉

郭諮上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才七百里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備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黑水女直室韋等國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厯之策合眾水於塘泊

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彊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水運以給保州然後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百獨轆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砦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仁宗壯其言而不能用夫宋以天下之全力而制一隅之契丹苟使強將勁兵各割邊要練卒裕糧用車爲營方軌徐進得地守地得城守城彼兵寡財少日不

閱史邠視卷三

五

得暇其何以支不數年間直抵沙漠易耳乃宋人視之如猛虎毒蛇不可嚮邇不則欲決勝負於一朝真不知兵者也

遼使蕭禧來議疆事神宗詔問羣臣韓琦上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契丹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契丹必謂行將及我二也植榆柳於西山制其蕃騎三也創圍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謂如將官之類宜

因而罷之以釋其疑噫荆公此數舉頗強人意而魏公乃欲罷之耶蓋鯁鯁焉惟懼遼之敗盟而已矣夫遼使之來也宜告之曰論疆界非汝之利也若正封疆燕雲十六州古豈汝有哉遼人特故造事端以震宋人耳宋能自強彼必不敢敗盟也如其敗盟我之訓甲練兵何爲者正當聲罪致討恢復先王疆宇何爲罷我制敵之策而求釋其疑耶每閱靖康時朝臣謂用李綱非金人所喜因罷李綱以謝金人輒歎宋人恐懼顛倒至於如此奈何如魏公者乃已先有此種識見矣又何怪於李邦彥之流乎然荆公卒割東西七百里與遼蓋亦不免於震懼矣使神宗安所倚

閱史邠視卷三

六

賴哉

遼之視宋小矣夏益小矣當日情事譬如防風與侏儒持防風畏動侏儒好動防風遂不勝其擾而自困耳若使防風與侏儒一拳一脚或後或先不失節奏則侏儒奉頭抱腹號呼不暇矣尙敢佩疆哉然遼之於宋亦非好動也但以動嚇之而宋人遂倒矣異哉

寇準勸幸澶淵之策所謂相席行令也使在漢唐一將之任耳安事天子自出哉

神宗銳然有爲積財練兵意在刷恥一時才畧之士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王韶等皆卓然立功戎間但宋朝一代

氣習安於柔靡羣臣異同動多掣肘故功業遠遜漢唐耳元祐初司馬光無故欲棄河湟幸賴孫路言而止後卒用蘇轍議而不聽游師雄之言棄蘭州米脂等五砦宋人之偏激怯弱不知遠畧乃如此哉今天下如川廣雲貴朝廷不惟不享其賦入而且有屯兵助餉之費然使忽然棄之則自生變故矣烏乎可哉

沈括筆談云范文正嘗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誠哉是言

神宗以陳升之平章事謂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如何

閱史郊視卷三

十七

對曰閩人狡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里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邵雍在天津橋聞杜鵑聲曰天下治地氣自北而南亂地氣自南而北此後南人作相天下多事矣宋有南人不可為相之論明有浙不入戶閩不入相之規夫天之生才何地蔑有用人者本不必以南北拘但北方風氣剛勁人常厚重南方風氣柔弱俗易輕靡其大概也考廿一史三代而上南方不入中國版圖無論已漢唐時宏功偉業多出北方宋自神宗以前天下治平大任十九北人明太祖仁宗注意北人楊東里王忠肅亦皆言北人可倚賴古人諒有所

見而豈皆偏哉

金以孤軍入汴种師道請遲西師之至待其情歸殲諸河上李綱誤聽姚平仲之言以為怯緩使平仲斫營而敗金人長驅上黨种師中上言黏罕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遲朝廷疑而不用後黏罕至太原悉破諸縣為瑣城法困之避暑雲中許翰誤信覘者之言以為將遁責師中逗撓遂進戰而敗李許豈有心誤國者但以逢掖不知兵動失機宜國事以敗可歎也哉

蘇軾上議曰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

閱史郊視卷三

十六

不可把此亦切中當時談學者之病

陸佃受經於王安石及安石行新法數諫諍之不肯依阿至哲宗時修神宗實錄數與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誇書乎觀此則何怪乎蔡卞之請重行刊定也

宋自元祐而後分黨攻激此進彼退迭改史文則宋史固難以盡信矣

元祐二年召彭汝礪為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蓋司馬光德厚而才短志誠而識闇不

能以虛明行之所以卒互激遞變而靡定也

宋史記載甚濫文章甚冗論斷亦無見解非大刪修不可成書也

靖康敵退之後吳敏等秉政有入不管之謠云不管太原
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管砲石卻管安石不管
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河界卻管舉人
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腐儒
之誤國為天下所傳笑如此

方臘將反召其眾謂曰吾等起事旬日之間萬眾可集守
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必申奏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

閱史卻視卷三

九

可一鼓而下也朝廷得報亦未必決策發兵遷延集議調
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二敵聞之
亦將乘機而入我但畫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十年
之間終當混一矣嗚呼郡縣無權簿書繁密往來遲滯為
奸盜所窺伺如此治天下者尚不知變計哉

高宗初立李綱請命張所為河北招撫使傅亮為河東經
畧副使有能全州復郡者如唐方鎮使自為守以保中原
又言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又請暫駐
南陽乃還汴都及高宗不用而南又請於淮之東西及荆
襄置三大帥以臨之皆石盡也高宗愚弱動輒不用可慨

也哉

岳飛命牛皋及王貴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經畧東
西京汝鄭穎陳曹光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
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於曹州捷於宛亭捷於渤海
廟董先姚政捷於穎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穎昌淮甯
府王貴之將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牛皋及傅選
捷於京西捷於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其將楊遇復南
城軍又與劉政捷於西京梁興會大行忠義及兩河豪傑
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金人於垣曲又捷於沁水
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

閱史卻視卷三

三

高太尉兵於濟源喬握堅復趙州李興捷於河南府捷於
永安軍梁興在河北取淮衛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
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嗚呼燕雲唾手可取矣以奸
臣敗之可恨也哉

李迨具奏曰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
萬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
過於晏所榷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
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
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六
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

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是冗濫在官不在兵也夫後世官冗權分坐糜廩祿凡職皆然不獨兵官也至有明知其弊而恐庸才候選之人怨望遂不敢議裁何爲也哉

鄧肅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嗚呼此宋明之所以削也

虞允文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真宰相事也

閱史邨視卷三

三

辛棄疾有宋一代奇偉之士也何物王蘭沮其功業然其初乃歷城人爲耿京掌書記耿京者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者也宋時中原豪傑之大起也有三朱始南渡一也金主亮死二也元人困金三也此種人不惟忠義懷然其才畧必皆有大過人者宋室君臣不能接濟胥以淪亡宋之負中原豪傑甚矣

宋末襄陽人有張惟孝者襄亂後卜居江陵至沙市取舟大集不可涉頃有峩冠張蓋從者數十則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睥睨良久提劍驅左

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眾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甲舜甲曰吾故人也具言惟孝生平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道希得羅致之宴仲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迺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路相繼希得大喜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耀兵不數日眾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

閱史邨視卷三

三

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所終如此奇人千載下聞之令人悲歌歎想宋以小朝廷不能用之惜哉

余玠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蠱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宋明氣習皆如此欲不屏而亡得乎朱子曰去同甫事功始可入道范希文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事於兵嗚呼天下氣習之靡誰實倡之哉

徽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胡穎至徹之作來詒堂奉母

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真最上理也

朱熹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力著書夫謂聖賢之道寄於經書未嘗不是然遂以註經爲得道統則葉公之畫龍也曷不觀聖門之言道傳一則曰文不在茲乎一則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俱指禮樂法度而言乎曷不竭力於此求之

陳淳往見朱熹陳其所得熹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關

閩史郡視卷三

三

者下學之功耳是上達而後下學也毋乃非聖人之學教耶

陳亮蓋世奇才也中興諸論字字石畫乃不惟舉朝廷儒以爲狂怪天亦促其年宋之日頽豈氣數使然耶

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胡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黥爲兵亦一策也

石介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卓識哉

尹源在仁宗時作唐說及敘兵十篇上之其唐說畧云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不亡者諸侯維之也其敘兵畧云

唐自中世以來凡有征伐皆假諸侯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有功今患藩鎮之強兵俱萃於京師雖瀆塞大郡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事分軍事往往中御此可施於無事時苟外人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至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故唐失於諸侯之不治非失於外兵之彊故有驕將罕有驕兵今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宜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以備戰使內兵爲聲援重邊將之任使得專一方之事斯獲近利而亡後患此言切中當時之弊夫京師兵重固強幹弱枝之意然有事必發京軍遠則不及數則自憊豈善策哉而况以輕將而馭驕兵安能奏指臂之功耶

閩史郡視卷三

三

李全張林等南歸山東已爲宋有大豪傑幹旋之中原可圖也乃以庸才如賈涉許國者駕馭之烏能制虎狼之命哉徒招亂耳

閩史郡視卷三終

閱史郊視卷四

蠡縣李塚著

遼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述律氏指帳前樹曰無皮
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述律氏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
是耳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因而歸我矣夫三
代之師誅暴而安民即漢唐宋之興亦爭城爭野兵相殺
戮耳斷不肯殺民也而遼人乃建此策不仁哉然使如周
之封建漢之重郡縣處處皆兵人人習戰則此策亦安能
行哉孟子曰仁者無敵蓋必仁者而始無術以敵之也
遼累世子孫自相屠戮金太宗子孫為海陵所殺無噍類

閱史郊視卷四

阿魯補以罪殺捷懶以逆圖被殺及其二子兀朮子孫亦
為海陵所誅幹離不二子京文以謀反誅黏罕孫秉德共
海陵弑熙宗後海陵忌而殺之遂盡殺黏罕子孫三十餘
人皆所謂以殺殺也開國君臣何為而不行仁耶
金南渡後至以二十五人為謀克四謀克為猛安除旗鼓
司火頭五人任戰者只十八人不足成隊伍但務存其名
而已每下令發軍民家丁男或盡取無遺號泣盈於道路
又盡籍山東河間大名猛安人為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
貞祐時任子為監當者赴吏部選幸執命取為監軍官元
光末備潼關黃河又發軍自見居官外無文武大小職事

官皆充軍憤愠哀號卒不能行嗟乎弊之潰亂至此得不
亡哉

金史曰金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
不獲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
民產倣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弊政紛
紜度支日匱乎此言甚善予嘗謂顏習齋先生曰井田必
於開創行之蓋謂斯也

金刷官田與女直其實皆民田也如長城燕子城之類乃
秦漢以來名稱民業之不計其年矣盡指以為官田而奪
之可哉

閱史郊視卷四

神師道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千里深入而能善其歸
者豈知郭藥師降金而從宗望南侵也盡以宋事虛實告
之能逆測其不競也乎嗚呼宋以堂堂天下為叛臣所料
如此一時君臣士大夫于載而下有愧顏矣

自古成功之士史但記其得耳其失多不載如吳玠吳玠
等敗不見於宋史者金史書之兀朮等敗不見於金
史者宋史書之使非互考安得而知之哉然一勝一負兵
家之常為將終身亦難以處處皆勝也但當論其成耳
宣宗遷汴言者謂河朔受兵羣盜並起宜嚴河禁以備不
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時河朔汾晉凶荒饑甚

又禁河南粟麥不許渡河以至山東燕晉萬里榛莽真斯民之厄運也哉

錢牧齋嚮言曰金南渡之後爲宰執者上下同風以苟安目前爲樂每北兵壓境君臣相對泣下已而敵少退解嚴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用人必擇無鋒銜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而遽退近侍諛成風每奏四方災異民間困苦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有人曰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臨時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養相體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

閱史郊視卷四

三

紀綱安在七斤退謂郎官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曾使紀綱見我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嗚呼金源之君臣崛起海上滅遼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乃化而爲弱主諛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矣噫

錢牧齋嚮言曰元人進金史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此燕都防患之明驗也梁乾德二年晉主李存勗命周德威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於易水圍涿州降之進克瓦橋關拔順薊州命李嗣源攻山後武儒諸州皆下之德威逼幽州拔平營瀛鄭州遂入燕執劉守光父子以歸此出紫荆攻燕之一

也紫荆關北口浮圖峪爲飛狐之地晉都太原故由紫荆出師與真定定州之軍會於易水既取山後及燕東西諸州則燕京勢孤不能立矣同光三年阿保機入寇敗周德威兵於新州西出居庸關圍幽州唐主遣李嗣源救之遼人遁走宣和四年金主分道進兵至居庸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阿骨打入燕遼太后自古北趨天德此出居庸關攻燕之二也嘉定四年蒙古鐵木真攻克宣府至懷來金兵保居庸不能入乃留兵拒守而自以大兵趨紫荆口敗金兵於五回嶺拔易豕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攻居庸破之出古北與外兵合蒙古主留兵屯燕城北乃分

閱史郊視卷四

四

軍爲三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於平陽太原之閒左軍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中軍與子拖雷破雄鄭清滄景獻河閒濱棣濟南諸郡此出紫荆攻燕之三也宣德卽宣府紫荆旁口今五虎嶺卽五回嶺元人敗金兵之處西北之山東起醫無閭西接太行其爲要害之關曰紫荆居庸倒馬居庸巖險易守倒馬去燕稍遠紫荆則夷於居庸而近於倒馬金人知守居庸不知扼紫荆非失計耶元之分軍也河北山西山東皆被兵數千里之間殺僇殆盡金帛子女畜產皆席卷去長淮以北惟真定大名

與山東青兗以南尚存燕都終不下責犒師以和出居庸取所虜子女數十萬坑之而去金乘間遷汴元復圍燕都又不下明年乃破燕元兵初抵燕京乃守而不攻三道抄寇者非直貪利蓋以孤燕也諸郡不守燕不攻自破即遼人剝樹皮之策也嗚呼慘哉

元之信異端也帝師天師倍極尊崇至文宗立皇后詔天下受佛戒於帝師且置僧者截其舌毆僧者斷其腕事佛之謹如此而揭竿稱首者則白蓮會燒香惑眾言彌勒下生之韓山童也至芝麻李等亦以燒香聚眾而起佛之福利安在哉

關史郊視卷四

五

元法攻城邑以矢石相加者城下盡屠之其攻燕也三道殺掠復殺所掠去數十萬人於居庸關下使非有耶律楚材之言則真將悉殺漢人空其地以牧馬乎世祖既平中原黷武嗜殺終無窮極豈天心之不仁耶抑中厚之惡積貫盈而假手於元耶

元世祖嗜殺黷貨謗聖輕儒崇佛道任奸回穢政種種史多諱而不書蓋佞史也王禕等漫無訂正何以示信於後哉

憲宗在蜀郝經上議曰國家開統以來垂五十年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度劉廟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

有如是之八且多也嗟乎漢五年而成帝業唐六年而平四海元自起兵以至滅宋七十餘年無日不肆屠殺慘哉此時之乾坤氣象奚似耶郝經曰并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可謂知兵者矣

元世祖總統東師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下諸將議郝經獻議曰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有荆襄有淮甸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

關史郊視卷四

六

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卽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濶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蕪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選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挾長江之襟帶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互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

而以輕兵出通秦直塞海門瓜步全山柴墟河口游騎上
下運以歲月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
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為之節制如是則未來之勢
變可弭已然之失可救也其後南下多用經策此後世守
江攻江者之大榜樣也然宋之奏議不能秘密為敵國所
得遂倒其柄而擊之亦後車之鑒哉

元漕東西以供燕京運河溢澁轉輸靡費用朱清張瑄議
建海漕初年四萬六千餘石後乃至三百萬終元之世賴
之至正之季徵海運於江潮張士誠輸粟方谷真具舟輸
十一萬石於京師歲以為常其後漕運不至陳有定自閩

閱史郊視卷四

七

輪數十萬京師民始再活明初海陸兼運既而濬元會通
河遂罷海運萬歷中運河漸梗王宗沐建議曰唐都秦右
據岷涼左通陝渭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
大中受其貧宋都梁背負大河南接淮泗有水則景德元
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
醫無閭以為城南有大海以為池天造地設山環水衛而
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
置海漕而專力於河一夫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譬
先臣邱濬之諄復者不可不慮也富人之造宅也旁啟門
馮中堂有客則肴核可自旁入也憂河之梗而又難於通

海則計將安出哉

說郭云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
日久則登禹分九州時民戶冊府元龜一千三百五十五
萬三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萬冊府元龜
周公相成王時民戶冊府元龜一千三百七十一冊府元龜
字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冊府元龜民口四千九百二十三
萬二千一百五十一冊府元龜春秋時民口一千一百八
十四萬七千七千冊府元龜漢平帝時冊府元龜民
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冊府元龜民口五
千五千冊府元龜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

閱史郊視卷四

八

極盛也光武之興民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冊府元龜無
六百三十四民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時民
戶一千六百七十萬七十萬冊府元龜九百六民口五千六
萬六萬冊府元龜六千八百五十六至三國鼎立之時
通計戶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
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晉武平吳天下戶冊府元龜多二百
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
百六十三至隋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
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冊府元龜五十六至唐永
徽中戶三百八十萬天寶中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

九冊府元龜作戶入百三十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
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冊府元龜作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此唐之極盛也至大
曆中戶纔一百三十萬此古今最耗者宋太祖定天下戶
三百九萬五百四至真宗時戶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
七宋史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戶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
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神宗時戶一千七百二
百五十四宋史作二千一百九十五徽宗時戶一千七百二
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
百徽宗宣和中戶二千八百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
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此宋之極盛也元混
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六口五千八百

閱史邠視卷四

九

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口五千九百八十
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此元之極盛也明自洪武至嘉靖
中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
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盛矣然明制軍匠等戶不分析
民戶之入籍者十漏五六不知漢唐時又何如也張文升
曰通觀歷代雖處極盛口不滿六千萬以下農夫計之不
過千萬家耳而天下之田以方里而九頃計之千里卽九
百萬頃矣縱除山川城邑約可得五百萬頃禹貢云天下
之爲千里者九何分田制祿之不可行乎然今天下常苦
人多而田少者必荒蕪者多也獨不觀之雍豫齊蜀乎可

慨也夫但歷代戶口之數未必甚清嗚呼安得天下之戶
口土田真清冊而籌之也
史記一代政事之治亂人才之消長爲後世鑒耳廿一史
之無關係而可削者甚多至宋以後更爲繁雜如元史志
表列傳瑣卑冗濫何其漫無所裁耶聖人刪詩書而况後
世之文與事哉可刪者多矣

閱史邠視卷四終

閱史邠視卷四

十

閱史邠視續一卷

蘇縣李堪著

明太祖謂羣臣曰朕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非徒無貪奢侈者溺剽賊者鬪朕始有救民之心當時張士誠恃財陳友諒恃兵朕獨無恃恃不殺人布信義守勤儉而已又恃卿等同心共濟其時二寇相持人有言士誠切近勸朕先擊之擊友諒士誠必乘後朕謂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擊友諒士誠必不能援擊士誠友諒空國來矣此朕所以取二寇之先後也二寇既除或勸朕盪平羣盜乃取元都或欲直趨元都兼取隴蜀皆未合朕意夫先聲既震幽薊

閱史邠視續一卷

一

自傾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且朕親至大梁止潼關之兵者張思道李思齊擴廓帖木兒三人皆百戰之餘未必遽降是以出不意反旆北行元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以故不勞而克然擴廓帖木兒猶能力戰相拒嚮合未平元都先與角力彼人望未絕勝負未可知矣明祖料敵之明如此而能禁殺掠用賢才此所以布衣崛起直繼漢高而稱英主也

太祖諭諸將校曰朕昔下金華有館卒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兵有乎皆安在將舉佩囊片紙指名曰在此矣及天下亂以農夫市人戰汝等娛樂不練士有急

安使元兵最強而將亡時乃亦如此有國家者練兵可不急哉

太祖御製資世通訓曰士不識時務者聽世俗之諛譽咬文嚼字以妨後學詢及行事茫然矣徒高談而闊論若是則君安用之夫太祖之論士是矣乃卒以帖括取士非咬文嚼字而何何乃自背其言也

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恆以給繇見上問民間所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事上曰學官卽勤教豈有不與人接者朔望休暇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民情世務當亦談及夫其所學皆聖賢之道固將用之君雖不問猶且陳

閱史邠視續一卷

二

焉概云不知何者為教何以用之將來其竄之極邊榜諭於天下攷自洪武二年令天下皆立學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夫六藝之學正在民情世務用功非僅習其文也吳張二人概云不知其見罪也宜哉但太祖言朔望節序民情世務亦當談及是終以誦讀為正學而經濟為兼學也亦明昧參半矣蓋太祖本可與言聖賢之學但為前人詞章所溷而當時無明聖道之儒者以告之所以志興實學而不能就遂使一代學教終不出文墨故轍也可慨也夫

太祖定金陵後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

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戶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太祖此法甚善不惟開創當行守成亦當行之今之鄉兵亦此法之餘意也

山西訓導葉居升上言分封太多用刑太繁求治太速三事切中洪武開國之病乃不見用而反逮問死獄中何哉夫以太祖之英明而獨不能虛心受諫甚可惜也

閱史邠視續一卷

三

解大紳洪武中大庖西上封事云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甚屬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顏習齋先生嘗言治歷本以敬授民時今與民時國政無與矣呂氏月令或古歷什一之存者意正與神論同

建文元年燕王起兵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方孝孺書事詩曰風輒形庭尙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嗚呼以太祖

之英武一傳而爲讀書論文之君臣矣至所謂討論周官法度者方且拘文牽義更張於瑣屑之務而所謂大經大畧者不知也然則永樂豈能亡之哉自亡耳

永樂以臣篡君罪無可道然實天開英武繼太祖以定一代國運不然如建文君臣迂腐之行不一二世而卽削弱靡潰矣欲三百年金甌天下得乎

仁宗諭楊士奇曰近覺羣臣助我也或快意行事退思方海外間已進言人主省過受諫如此幾於聖賢矣

洪熙宣德之治也以三楊天順之治也以李賢王翱馬昂宏治之治也以劉健劉大夏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

閱史邠視續一卷

四

仁豈不信哉

正統初張太皇太后一日坐便殿召張輔三楊入怒責王振罪女官刃加頸已而釋之乃三楊不能乘此時明太祖制度竄逐殛戮卒致土木之變而一代閹寺弄權始於此矣夫大臣於國家事成敗禍福必宜爲百世之計而以身任之豈可浮沈其間而貽昔人遵養時晦之譏哉韓琦之處任守忠善矣

李夢陽曰夏蹇經綸悃愾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盡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羣縣封邱居則

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事海蓄帷幄倭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委任權力殊耶宏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存罔暴義存矯直亦運數然也觀北地此言宏治以前大臣氣象厯厯可想至正德而後替矣

閔史郊視續一卷

五

文氣節援引名流健處之若不知者吳寬文學著名謝遷欲健薦之同相健外示唯唯而已強之則曰待公柄事與之同升何景明年少有文兼健同鄉人謂得選翰林無疑健獨嫌景明福薄也夫明之初也三物之學士雖失於初服而入仕以後精法律勤職事猶然實業也至宏治而後士競以文墨相高分門別戶評古彈今甚至棄職掌而專事浮靡而國事日壞淪胥以亡矣東陽輩烏得辭其責哉劉文靖所見蓋加於諸公一等矣嗟乎此明代盛衰之一大關也

正德時崔銑與羅玘論一時大臣孰堪內閣玘曰能割頸

者斯可矣銑曰孰當之玘曰若求其次其傅邦瑞乎夫宰臣以休休有容為主不專以剛烈見長也崔羅二公之言蓋慨正德朝宰執多依違羣小國政濁亂故思生死不渝者以主持之所謂救時之論也

閔史郊視續一卷

六

為之後以先之此書乃陽明一生之作用也

隆慶二年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天下事慮之在詳行之在力謀之在眾斷之在獨今朝廷之間一事也而甲是乙非一人也而朝由暮跡前後毀譽自為矛盾臣謂無全利無全害者事之形有所長有所短者人之才權衡斟酌委任責成者君之道今也未熟計而人言行終也靡定持又以人言罷加以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蜚語流傳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視語云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審事於初既行以斷慎人於始既任以專一切章奏敕部院衙門務從明

簡以仰體省事尙實之意是謂省議論比者上下姑息百
事委徇摸稜而曰調停遷就而曰善處驟然振之必將曰
此拂人之情務為操切者也夫徇情順情名同實異振作
操切事近用殊伏祈皇上握憲貞度不執乎私情毋紛於
浮議是謂振紀綱邇者天子號令概從怠玩伏望敕下部
院諸臣奉旨事務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其了然易見不
用撫按議處者便據理剖分有合行議勘問奏者酌緩急
遠近嚴與為期註銷稽久以違制論是為重詔令今也稱
人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人事不必更考其成債事之時又
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以無用見譏大言無當以虛聲

閱史郊視續一卷

七

叨譽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事而思出位建白條陳累
牘連篇覈其本業名實茫然臣願敕下吏部用舍進退一
準功實是謂覈名實皇上即位元年蠲賦一半國用邊費
遂見蕭然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
鹽皆一切權宜之計民災傷而不能賑兩廣軍兵供餉不
支臣謂民貧財盡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當一切停罷仍
敕吏部慎選良牧上考必其端潔慈祥者雖有才局止與
中考貪污顯著者令所坐贓輸邊自納以為固圉一助又
今風俗侈靡服舍無限豪強兼井賦役不均奸徒欺公侵
損冒破錢穀漫無稽實吏胥因而滋奸此皆耗財妨政之

大者若敕下戶部講求隄防之術何必索之勞苦之民自
憊國家之元氣乎是為固邦本今事可慮者莫重邊兵不
患少也患弱若按籍征求清查影占募補訓練何患無兵
食不患不足也患耗損無用不急之費并其財力以撫戰
士何患無財將不患不得人也患無以鼓舞之懸之重賞
寬以文法何患無將至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守墩堡令
民耕收時簡精銳擣其空虛則目前之計也是為飭武備
江陵作用大畧見於此疏真救時之相也然明季衰敗之
故觀此疏所陳弊端亦可想而知矣

閱史郊視續一卷

八

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又云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
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又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
雄明自萬曆以後朝中氣象酷似此而殆甚焉文墨之士
自以為是自以為忠負氣而爭鼓舌而辯呼朋引類號呼
喧闐各不相下使聽之者迷當之者瞶而國是因之日亂
矣至今世呼生員曰雀嘴又諺曰秀才造反三年不剗謂
其聚賭而無實用也前哲云愚儒講談多誦古先之書蓋
書生之好浮議自古以為歎矣
吳寬當時號吳瘕子世人多傳其迂腐事今人概以書瘕
子指目讀書之士蓋徒誦讀而不通世務誠為世所詬病

九册府元龜作戶入百三十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
 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册府元龜作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此唐之極盛也至大
 曆中戶纔一百三十萬此古今最耗者宋太祖定天下戶
 三百九萬五百四至真宗時戶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
 七宋史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
 百五十四宋史作二千一百九十九神宗時戶一千七百二
 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
 百徽宗宣和中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
 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此宋之極盛也元混
 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六十六口五千八百

閩史郡視卷四

九

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口五千九百八十
 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此元之極盛也明自洪武至嘉靖
 中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
 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盛矣然明制軍匠等戶不分析
 民戶之入籍者十漏五六不知漢唐時又何如也張文升
 曰通觀歷代雖處極盛口不滿六千萬以下農夫計之不
 過千萬家耳而天下之田以方里而九頃計之千里卽九
 百萬頃矣縱除山川城邑約可得五百萬頃禹貢云天下
 之爲千里者九何分田制祿之不可行乎然今天下常苦
 人多而田少者必荒蕪者多也獨不觀之雍豫齊蜀乎可

慨也夫但歷代戶口之數未必甚清嗚呼安得天下之戶
 口土田真清冊而籌之也
 史記一代政事之治亂人才之消長爲後世鑒耳廿一史
 之無關係而可削者甚多至宋以後更爲繁雜如元史志
 表列傳瑣卑冗濫何其漫無所裁耶聖人刪詩書而况後
 世之文與事哉可刪者多矣

閩史郡視卷四終

閩史郡視卷四

十

何喬遠名山藏曰承平日久士大夫談兵事所以弱皆曰將非人也士弗厲也器弗精也私門役使之也朝廷以供土木之役也而非其本也夫今日之武將非賄中官權門不得也文臣與之處必厚贈遺酬謝焉抑而不敢聲若無口者也甲冑弱於縷綉鞋鞞脆於履絢而將氣已喪也夫以是得居其官也而又欲肥其家也舍士卒之外何人可朘削士飢寒也老弱也而後法不行矣法不行則技不精勇伍不充實武吏不得而振之文吏亦安得而問之也予平居聞督撫吮嚙武將者十六七猶云時平自怠棄至於國家有事猶然軍事之成敗疆土之存亡不寘念也嗚呼

閱史却視續一卷

十一

弊乃至此乎甚矣文武之不可分也

明初令商輸粟於邊官給鹽與引貨買以酬其勞名曰開中商賈自出財力招游民就塞下墾荒種藝自爲保伍塞下之人其勤者亦力耕歲收以待貿易邊備充足至宏治中戶部尙書葉淇奏請折色而邊儲大困矣無識之人壞朝廷事如此

明初令民養種馬課駒後民苦之萬厯初張江陵當國盡賣種馬納價太僕太僕出價買駒馬而寄養於馬戶一時馬價充物而論者以爲變祖宗法萬一有警調發必闕夫民間養馬不論如何行之皆不甚便古人駉牝三千思馬

斯臧之詠悉官養之周之非子唐之王毛仲非明徵乎若於邊荒置牧場而以官領其事歲課孳息復佐以蕃人易茶之馬國何憂無馬而亦何必寄養於民乎且也復三物取士之法而以騎射當古之御則士之養馬者多矣寓兵於農則民之養馬者多矣此又不求天下之馬蕃庶而馬自蕃庶之道也中國亦何至總總焉以馬少爲虞哉

錦衣衛鎮撫司專主詰問奉旨對簿之人兼得緝訪輦轂下奸私名曰天子詔獄歲上功兵部捕獲多者爲右職至有起身小校超階勳臣是以每每陰陽上意影響人罪以邀爵秩囚不勝撈錄延喘甘承且訪捕所及家資若洗甚

閱史却視續一卷

十二

至并其同室之有席捲以去故京師被訪之家稱爲剗言若剗剗無餘然者威挾於近貴也夫刑獄有司寇專之矣又有三法司會審矣鎮撫司胡爲者哉真弊政也明之廷杖甚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賢人君子必多高蹈而不仕者矣

閱史邨視五卷吾宗盡吾恕谷先生則古昔經世務之所爲作也其於諸史中眾人慧慧置論不休者都不濫及而獨措思於其要者切者若兵農諸大政尤三致意焉其憂深其識遠其旨約其言文有天下者舉斯編而措之以比隆前古之盛有餘裕矣自來汗牛充棟羣言滿家無足復陳也石門吳先生亟稱以爲有用之學君子之言信而有徵矣愚受讀浹旬洋洋乎涉之而見其廣且深津津乎味之而覺其多且旨也敬識簡端以勸當世之得讀是書者德州愚弟孫勳敬書

閱史邨視跋

一

余每謂天下無無用之學其學而無用者惟佛老二氏與帖括秀才而已蓋空談性命則必以事功爲粗迹高語文章則必以綜理爲瑣務自古及今宇宙河決魚爛皆坐此病今讀恕谷先生所著閱史邨視五卷實獲我心苟欲澄敘官方振興士類以此書爲正鵠可也石門弟吳涵謹跋

閱史邨視跋

一

金壇段王上裁皆磨著

三大案論

或問于段子曰明燕王篡位在春秋當何以筆之曰當書六月乙丑燕王棣入都城弑帝已巳遂自立以春秋經求之當如是也曰篡國無可辭弑帝似未然也曰宮中之火誰則為之非燕王而何燕王逆計城之必破位之必可篡也而獨何以處建文君也輔之則有所不及待殺之則不免于弑君弑君者天下之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十一

世楷堂藏板

所集矢也于是與交通之逆臣逆奄謀為此舉有與問罪之師者則彼自火而已矣此其姦謀蓋預定而後行之然則謂建文自火死者燕王說也謂建文未死于火而蒙塵者亦燕王游移其說以惑天下之心杜可畏之口也推見至隱則以火弑其君之罪著矣又况即建文自火誰實致之自火哉而能辭弑哉靖難者燕人所稱作史者但曰燕師足矣何可仍其稱也謂燕師靖難謂建文未死今已數百年猶惑其說甚矣燕謀之狡也據春秋趙盾之例書之曰弑君而

論定矣問者曰奪門之是非何居曰謂之篡可也曰

故帝也而何以謂之篡曰景泰帝無恙也而入其宮而奪之位非篡而何以春秋書法求之必書曰太上皇入于帝宮自立舍是則無書也天子雖故物而不得以逆取之如我有寶賄既以與人非一朝之故不得率無賴破其家奪之而尚曰我非劫也我固有之物也此理之易明者也景泰帝之即位也受命于皇太后矣不即位不可以禦也先為景泰者當如魯隱公以攝自居聘之迎之皆盡禮既至敦請復辟已乃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二

世楷堂藏板

退處臣位是叔齊季札所為也若英宗固讓則處之南宮率諸臣北面而朝之時修君臣兄弟之禮且與訂皇嗣之萬無移易若是則兄兄弟弟之美交盡矣乃不出此而弟多行無禮致兄積怨求逞聽羣小之謀乘人之疾為奪門之篡越三十二日景泰旋崩胡不為從容復辟之天子而為篡竊之天子也問者曰世宗之大禮其是非何若曰燕王弑而篡者也英宗不免乎篡者也世宗非篡而以篡自居者也曰何也曰世宗為人後者也為人後者為之子依禮經則後

武宗者當子武宗而不予武宗稱之皇兄從一時公論當子孝宗而不予孝宗稱之皇伯夫且為繼統不繼嗣仍子與獻王帝之宗之以春秋之例書之當日尊其父與獻王為皇考獻皇帝奉其父之主入于太廟躋武宗上几篡人國者必自尊其宗廟而廢人之宗廟世宗舍所為後之祖父而自尊其祖父是不樂為人後之天子而樂篡竊有天下之天子也蓋世宗之視孝宗武宗猶永樂之視建文帝英宗之視景泰帝如贅流然僅未敢廢之而已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三 世楷堂藏板

世宗論一

喪服斬衰三年者一曰父傳曰父至尊也二曰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三曰君傳曰君至尊也五曰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支子可也公羊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是則凡受重者必斬衰三年與真子同所以必斬衰三年者何也為之子也經文當云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而闕此五字者先儒雷氏云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雷說是也而

未盡或後兄或後弟或後從祖若從祖父或後兄弟之子若兄弟之孫若而人者後之人皆必服斬衰三年蓋所後者既有君有天子之尊故為之三年者凡為臣為諸侯者所同也而為之子三年則為後者所獨也後父行者三年後祖父後高曾祖父後兄後弟後從祖若從祖父後兄弟之子若兄弟之孫亦皆三年故禮經有為祖後者服斬之文春秋僖為閔三年春秋左傳之言逆祀謂閔僖為父子國語謂閔僖為昭穆謂閔祖謂僖親是可知兄之為弟後也世宗之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四 世楷堂藏板

入嗣也弟後兄也弟後兄則必行三年之喪焉世宗從毛澄等服武宗以二十七日之制是合于為之子之禮假令與獻王猶在世宗以王子入嗣統而其後獻王薨其將復三年之乎喪服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杖期報此其禮在天子諸侯當不敢降然則獻王止于服期也期服之親而將帝之宗之躋諸先帝之上乎殉一己之私親絕大宗之胙允既不子武復不子孝逆天悖理未有甚于斯者也然則其稱名將父武宗乎皇考武宗乎曰生日父死曰考考者成也

稱皇考何不可之有古者稱匹君必曰先君必曰先王必曰先帝必取廟號曰某皇帝如宋穆公稱宣公為先君漢文帝稱孝惠皇帝皆弟稱兄也至于廟中之稱古之主但稱諡不稱某祠考見五經異義禮記外傳故世宗于武宗之主書武宗毅皇帝可也于孝宗之主書孝宗敬皇帝可也當時除文華疏云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兄稱題廟主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得兩全無害也曲禮曰內事曰孝王某然則自稱孝皇帝正合古制宋太宗于太祖廟稱孝弟也而世宗于武宗皇兄之于孝宗皇伯之非臣道也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五

世楷堂藏板

鄉曲之田廬哉而謂可以不為之子而有之哉既不肯為之子則當力辭此崇高富貴之統而專壹于生我者不當篡取崇高富貴以榮我身又以榮生我者而擯棄授我崇高富貴之人于不知誰何之地立後之義持重于大宗多于死後公議立之若漢哀帝宋英宗孝宗之養于宮中早立為子者絕少要之死後猝然立之與生前立之其為為人後一也其為為之子一也豈生前則謂之繼嗣死後則謂之繼統抑且昭穆相當則為繼嗣昭穆不相當則為繼統也哉然昭穆相當則為繼嗣昭穆不相當則為繼統也哉然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六

世楷堂藏板

者安可天子其父然皆未敢廢大統也其離經叛道者至明世宗已極非特已不臣不子也且陷獻王于不臣不子之尤身未嘗一日為天子而敢廁于生所臣事孝武二宗之間且逆祀武宗之上是得為事之以禮祭之以禮乎蓋世宗天姿貪暴而又不肯學問者也一聞遺詔謂倫序當立則謂己之即位出于天幸可以快心于富貴可以極意于私親故覽禮官箋文循皇子嗣位故事即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為皇子也是其心早無孝宗武宗矣諸臣楊廷和毛澄等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七 世楷堂 藏板

之議皆不可行而長君逢君如璉等者皆如膠漆之契爭之不已乃同日杖殺者十六人下獄者百三十四人他日殺楊繼盛沈鍊諸公恣其荼毒慘于桀紂明之元氣始于此斷喪彼以為非兇酷則無以勝天下太宗以篡逆取天下盡誅忠臣而人不敢違英宗復辟亦用一切篡取之法遂殺于謙而人不敢違皆其心所師法者也故于弒君篡國之太宗獨有深契追尊為成祖宜其夷孝宗武宗于建文景泰二帝也哉

世宗論二

或問曰明之議大禮者備矣當時楊廷和毛澄以及受杖謫官諸臣皆言宜皇考孝宗皇兄武宗傳興獻為皇叔子何獨言宜父武宗也以兄為父無乃干名犯義之甚乎應之曰當時諸臣摺據禮經為人後者之文而不知為人後者不必皆子行孫後祖弟後兄者皆是受重于此人即為此後為人後者為斬衰三年一切若真子故公羊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春秋僖公閔公之兄也僖繼閔謂之為閔公後春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八 世楷堂 藏板

秋經僖元年不書公即位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傳子何字經無子云傳子曰何以見僖之繼閔與莊之繼桓無二例莊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弒君子不言即位子一例也何休曰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父也其服皆斬衰此謂臣繼統與子繼統無異也天子諸侯無子則同宗中受重者本皆臣也臣而為之子與真子無異故僖可以傳閔子鄭君魯禮禘祫議曰閔以二年秋八月薨僖二年除喪晉張靖之言曰僖公為閔三年此兄為弟後服三年之證也春秋經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曰逆祀也禮無不順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此左氏謂閔僖為父子也國語曰夏父弗忌為宗蒸將躋僖公宗有司也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此兄弟異昭穆如父子之證也公羊傳曰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曰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此皆謂閔于文而祖僖于文為禰也春秋經閔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公即位穀梁傳曰繼弑君不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九 世楷堂 藏板

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此所謂繼弑君者繼子般也子般者閔兄非閔父且未踰年之君非成君者也而傳辭如此此以見雖繼未踰年之君兄其禮不必行為後之禮其情則一如父子之情是以春秋原其隱痛之情與莊僖不書即位同也不敢為喪君後者喪君子也非君也猶殤子不為之後也禮喪服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始封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始封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盡臣諸父昆弟者繼其統者皆臣

而子也其廟制以次祧毀一如真高曾祖父之制啓賈公彥周禮家疏宋劉敞為凡國朝徐氏乾學讀禮通攷金氏榜禮箋皆詳言之矣徐氏曰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昆弟為臣則其死也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為子其言可謂瞭然蓋如是而後得謂之受重不則已之重受于何所天子諸侯以重之相授受為父子不必倫序相蟬聯為父子所以敬天命崇大寶不則疑于天命已去大寶已墮國統申絕一死一生相為授受夏始傳子般有及王其道無二國語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十 世楷堂 藏板

說幽王至敬王十四世其中桓王乃平王之孫以蟬聯者言之則當云十五世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其間多兄終弟及以蟬聯言者之則僅五世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若泰伯虞仲為一世則僅十八世是知天子諸侯以重相授受為世數也明時諸臣但知世宗宜父孝宗不知置武宗于何地璵璠獻夫等云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不繼武宗大統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舛其言諸臣無以破之由諸臣不諳經典自開滲漏

致若輩之乘轡而入也既可不嗣武宗則亦可不嗣孝宗此勢所必至既可不嗣孝宗則憲宗世宗之問與獻可以居之入廟稱宗亦勢所必至至與獻入廟而孝宗武宗乃以絕世附贅懸疣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豈不信哉

世宗論三

漢時去古未遠學者多知為人後之禮建武二年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祫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三年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十一 世楷堂藏板

至春陵節侯十九年張純朱浮奏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宜為南頓君立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于是雒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四時祭于故高廟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以上司馬

氏彪祭祀志文也所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者謂合太祖太宗世宗為五帝也以平哀成元為四親廟故雒陽高廟加祭元帝又尊宣帝為中宗一祖三宗合元帝而五成哀平不在雒陽者以成為兄弟行哀平為猶子行已不可親祀故祭之于長安高廟合之元帝于雒陽為四親廟雖分遠近而持重之禮未失也光武既為人後則為平帝後故戴涉議由平帝逆溯至元帝為四親廟由禰以溯祖也據此志則絕無祀昭帝之文而范氏光武紀十九年春正月追尊孝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十一 世楷堂藏板

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廟與祭祀志不合昭帝不稱宗則與惠帝景帝同在毀廟之列此昭帝二字范煜所妄增也再考張純傳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此宣字五帝字亦范氏所妄增宣帝為中宗不祧此出自光武特見非關臣下所請祭祀志甚明不在四親廟之列元成哀平四帝為四世者古親廟之制每帝為一世不以哀平兄弟行而二帝為一世也通鑑但云奏立元成哀平四廟與祭祀志合 李賢注光武紀引漢官儀

曰光武第雖十二于父子之次于成帝為兄弟于哀帝為諸父于平帝為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至元帝于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而為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為祖昭帝為曾祖故追尊及祀之按賢不知昭帝二字之為妄增而注之所引漢官儀尤可疑以諸侯表攷之哀帝者定陶共王之子平帝者中山孝王之子皆元帝孫也何以云一為諸父一為祖父乎謂元帝于光武為諸父行故為元帝後此不知禮之言張純朱浮之奏無此語張純曰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此大宗謂承天子大統也而賢注云大宗謂元帝也此已極戴涉寶融之議曰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此語蓋以行段子曰光武知輩言之未熟于春秋臣子一例之義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主 世楷堂 藏板

為後之禮列元成哀平為四親廟然則哀為祖廟平為禰廟非以元帝為禰廟也而信赤九會昌之識自高至元凡八帝已當其九故元帝祀于雒陽成哀平祀于長安分四親廟為兩地是大純而不無小疵禮記說祭禮曰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入廟門則全于君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門則全于臣全于子祭祀且然况繼統乎禮經曰寄公為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為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諸侯可為諸侯之民則天子何不可為天子之臣子光武獨非成哀平之臣歟而不可為之子歟張純朱浮最為知禮其言曰陛下與于匹庶蕩滌

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于春陵節侯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令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采其議至哉言乎聖人復起莫之能易光武遂能克己復禮後太統而抑私親可為萬世法矣明之世宗蓋思光武中興等于勦業功烈何如者而不敢私其高曾祖父豈有國家無故受命先帝非有微勞遽登大寶而乃裂棄冠冕飲水忘源明統不絕而絕藩臣不帝而帝以卑踰尊以昵廢禮一時之忠醜糜爛千秋之公論難逃自後有處此者其尚以為殷鑒哉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西 世楷堂 藏板

世宗論四

古者為人後之禮行而亂臣賊子知懼何也凡弑其君者皆欲自立者也欲自立而怵所弑者故吾君也吾襲其位則又將為之子焉而吾手刃之是推刃于君以襲其位而又不能不父之也不為之子不為之三年不與為昭穆是自暴其弑逆為之子為之三年與為昭穆又非所樂也于是弑逆之志亦少沮矣故曰為人後之禮行而亂臣賊子知懼春秋楚公子圍弑其君麇麇者康王之孫也圍者共王子也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五 世楷堂 藏板

也入問麇疾縊而殺之以疾死赴于諸侯故經書曰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此時子干子皙棄疾不能致討者圍以己最長而持為人後之禮足以箝制之也傳曰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此言為後非禮之所謂為人後乎然則圍之為後于兄子也為之子焉為之三年焉與為昭穆焉楚雖蠻夷圍雖無道未嘗敢失禮也蓋春秋弑君自立者其罪既著于天下則于所弑者為之後與否不可知如州吁之于完

是也人未有願以弑成名者其罪可隱則如楚靈王魯桓公是也桓公弑隱公自立而討寯氏寯氏有死者是歸惡于死者也經書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不以桓弑赴于諸侯可知也然則桓為之子焉為之三年焉與為昭穆焉必也經不書葬以見賊不討書公即位以別于繼故不書即位者以媿桓公若曰此所即者何位即所弑君之位也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矣為人後之禮至于漢末尚無不知者吳志張昭傳曰策臨以弟權託昭昭立而輔之謂之曰夫為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六 世楷堂 藏板

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此非弟為兄後之明證乎明世宗君臣皆無有孫權張昭之學而惑于倫序不當與武宗為父子遂致橫決倒懸三綱淪九法數烏呼以正即位而乃為楚靈魯桓之所不敢為者是非不學無術之禍也哉

或曰圍不肯為後故久立之君而無諡謂之邾菽

世宗論五

公羊春秋經成公十有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

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文公死子幼公子遂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集諸大夫而問曰昔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曰仲氏也仲氏即公子遂于是遣歸父之家謂逐歸父也歸父使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榿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也嬰齊本亦遂子使為歸父後故曰為兄後何休注曰昭代叢書庚集補明史十二論七世楷堂藏板弟無後兄之義後當作子乃淺人譌之耳上文既言為兄後又言後歸父矣不得云弟無後兄之義此以下專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謂齊既後兄矣倘書之曰公孫嬰齊則非為後者之稱即曰仲孫嬰齊則是與歸父之真子不別其父子之實隱矣故曰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見于經為公孫嬰齊是也未見于經謂未為後時也既為後則可書仲孫嬰齊矣而不可書者書仲孫則疑于歸父也明不與子為父孫齊實遂之子不欲使實為孫也段子曰此千古為後之經禮也何邵公注亦甚明而說者失之崑山徐氏尤甚公子遂以仲遂書于經矣仲其字也故其孫曰仲嬰齊嬰齊實遂子也

而後歸父則遂孫矣遂孫則可稱仲孫而仲之不孫之者實非孫也實非孫則何以可後歸父也凡古云後者受其爵邑之重之謂爵邑必有所託受之是曰後後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公羊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何也爵邑受諸某則于某之喪祭一如真子之禮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立嬰齊者何不使後遂也曰此爵邑受諸歸父不可以中斬也然則何以不立歸父之子也遂實有罪而廢其嫡歸父實無罪而廢其爵邑以嬰齊後歸父可以明歸父之無罪立歸父之子則不可以明遂之有罪然則春秋書仲者仲其氏也氏者爵邑所在也不言孫者不沒其實也明其為遂子也觀乎此而天子諸侯卿大夫為人後者未有改其父稱而伯父叔父之者也此謂宋漢議稱皇伯之非禮經言其父不改父稱也不改父稱而為之服甚為所後服三年是聖人之禮也不改父稱而無害于為後之禮子于所後而無歉于父子之情是故稱其父曰父可也曰考可也天子曰皇考可也禮記父曰皇考本為人後之天子則當用不敢稱帝也不敢立廟京師漢故事稱皇考不稱帝

也稱所後者曰先君可也曰先帝可也曰皇考可也

禮記父曰皇考鄭注曰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其本為叔父伯父行者曰

父可也其自稱曰孝皇帝某可也曰孝王某可也若

宋太宗之于太祖曰孝弟生既臣之矣則稱弟不可

禮記內事曰孝王某也鄭注惟宗廟稱孝天性之父子不奪于受重之

父子而易其名受重之父子不狃于天性之父子而

去其實自古聖人以與子之法靖天下之爭故後必

同宗後必若子受重者一如天性之無斬無中斷也所以

靖天下之爭也假令不若子曰是倫序不相當吾當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六 世楷堂 藏板

子其相當者是傳之者非與子也是倫序相當者皆

可起而爭也況乎并不予其倫序相當者而仍予其

天性之父天性之大父是傳之者輕棄其天下而斬

其父之後也是同宗皆可起而相爭也託于禪讓而

亂天下者多矣託于立後而亂天下亦猶是也有子

而不為父後者矣未有為後而不予者也為後而不

子則天下必亂明世宗之用姦諛大戮賢俊是也是

故弟可後兄可後弟長可後幼遠可後近而無不

子之者不易天性父子之名不失受重相子之實此

萬古之常經春秋之法也卿大夫之禮與天子諸侯

異者天子諸侯無廢逐卿大夫有廢逐廢逐而不以

其罪則復之其罪當不祀而其先世勳不可廢者則

立廢者之弟若同宗以繩之不祀廢者而祀其祖左

傳載臧紇之言曰紇之罪不及不祀明乎有不祀者

也不祀者不祀廢者也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

公室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皆不祀者也僑如

廢而豹立不祀者止僑如而已臧紇廢而為立不祀

者紇而已歸父因父遂而廢又因已無罪而立後當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時之不祀者遂也遂已不祀故歸父之子孫以王父

字為氏稱子家氏嬰齊氏仲者明其後歸父也臧紇

罪不當不祀故使臧賈為已請還賈使為請之乃不

為紇請復而自請為後紇智者也知不可還矣故成

為之意以防求立後故曰不敢私請今之讀左氏者

亦多失其解矣有廢逐不祀之卿大夫無廢逐不祀

之天子諸侯諸侯容有天子正之殘之滅之者天子

而有可正可殘可滅之罪則皆當不立後喪服小記

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注云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為君也

父為天子

世宗論六

公羊之傳曰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此謂嬰齊為歸父後即為歸父之子為歸父之子故以歸父父字仲為氏是為以王父字為氏也以王父字為氏真子之禮如此為人後之禮亦如此傳言為人後者為之子非以為之子釋為人後乃以明為人後者之禮一切必同于真子經曰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此之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三 世楷堂藏板

謂為之子也傳又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之謂為之子也記曰為人後者于所為後之子兄弟若子程氏易田云所為後之子設言其有真子此之謂為之子也喪服親疏遠近一如真子然則為之子信矣為人後之禮必如是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為後者皆如是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所為後之子兄弟天子諸侯不服獨此異耳為人後者于所後者或倫序相當或不相當或以昆弟行後或以伯父叔父行後或以祖父行曾祖父行後或以孫行曾孫行元孫行後必皆如是此之謂為

人後者為之子也蓋子之實既歸于所後故于其父雖存父子之名而無父子之實于所後既有父子之實則已得以子自居人亦得而父子之此閔僖相承或謂之昭穆或謂之祖禰或謂之父子左邱明所說學者不以為異春秋經僖元年不書公即位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此公羊謂孔子目僖為閔子者以僖本閔臣而為閔子也知臣子一例則知臣之者皆得子之矣故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太伯至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三 世楷堂藏板

壽夢十九世幽王至敬王十四世皆兄弟為兩世祖孫為兩世古人數一世至百世皆如是皆父子之也我盡子之實而人得不目之父子乎人皆目之父子而我乃欲辭父子之名乎天子諸侯之尊自高曾行祖行父行兄弟行皆臣之稽首之未有以為怪者何居乎死後子之則以為怪乎毋亦怪所不當怪乎故公羊所云千古之經禮也後世乃畫分為人後為人子為二事小民無子者動言立嗣此為人子而非為人後也若明世宗之事則為人後而不為之子夫不

為之子則安能為之後哉其說曰繼統不繼嗣如漢
 哀宋英而後為繼嗣而不知其繼統一也則其繼嗣
 一也不得諉于倫序不相當不可稱父子也毛澄等
 乃欲後孝宗夫後孝宗則武宗無後是亦謂後武宗
 則倫序不相當此其所以不能定折衷之論合聖經
 之旨適與僉人以口實楚則失矣齊固未為得也假
 令世宗不得子武宗祇可子孝宗是漢光武可因與
 元帝倫序相當而廢成哀平親廟也是唐之宣宗可
 以不祀穆宗文宗武宗三帝也是周平王桓王祖孫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世楷堂 藏板

得稱子此所謂嗣統非嗣世也愚謂持為後之服是
 即稱子也有其實何妨有其名夫既稱曰先君曰先
 帝自稱曰孝王曰嗣皇帝國人稱此二君之廟曰父
 子曰昭穆曰祖禰安見不得稱子安見嗣統非嗣世
 而乃疑公羊專主倫序相當者言之哉孫為祖斬子
 道也安見不禰祖以孫禰祖固為後之禮

世宗論七

明世宗之非禮張璠桂萼方獻夫霍韜輩逢之也楊
 廷和毛澄輩兆之也曷為楊廷和輩兆之不知為人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世楷堂 藏板

後之禮不後武宗而後孝宗是為人後者非以繼大
 統而以絕大統也武宗可不後則孝宗亦可不後而
 不妨後憲宗而不妨父興獻以聯祖孫于是帝興獻
 皇興獻考興獻入之太廟廟之諸帝之間興獻本臣
 也而帝之孝宗武宗本帝也而廢之未嘗廢孝宗武
 宗也而不以為祖不以為父且別有祖父則是不廢
 而廢也璠萼輩之廢立有甚于廷和而實廷和之廢
 其一世有以召之也逢君徇私則不得不創為繼統
 不繼嗣之說夫統係于嗣嗣之外何統乎廷和不知

嗣武宗也而統絕聰等不欲嗣孝宗也而統再絕聰
等獻夫知武宗不宜絕也孝宗不宜絕也乃願預其
辭曰繼統不繼嗣明胙不絕而孝宗武宗皆不絕然
則何以必帝與獻乎然則何以必祖憲宗乎然則何
以伯孝宗兄武宗乎是非陽繼其公統而陰繼其私
嗣乎何以謂之繼統不繼嗣也統外求嗣而統嗣俱
絕于統得嗣而統嗣俱延聰等輩以為尊崇所生道
固應爾不知古為人後者斷無是也且孰昭孰穆孰
廟孰祧孰祖孰禰將何以定之哉且是不嫌于勛業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五 世楷堂
之君也哉假令世宗崛起有天下用後世人主之法
皇帝其父可也皇伯其伯父可也皇兄其兄可也何
以有加于此哉且不祖孝宗不禰武宗而禰與獻不
幾于新莽之廢漢廟武照之立周廟哉原其所以至
此者由于不後武宗原其所以不後武宗者以為倫
序不相當不知春秋之義例禮經為人後之旨也經
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
何以不二斬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
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

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
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
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
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
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嘻聖人之制
盡之矣病夫庸俗之知有私己而不知有公統也云
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者明乎卿大夫之必有為後
者也云諸侯及其大祖者明乎諸侯之必有為後者
也云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明乎天子之必有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五 世楷堂
為後者也云及其大祖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以為
非是則得罪于大祖則得罪于天也天祖之道無絕
而不為之後是絕其祖絕其天也即為之後而不後
其相為授受者是舉天祖之所立而廢之而中絕之
是亦獲罪于天祖也明之諸臣不知不後武宗則是
中絕其統而非繼其統故其說支離汗漫毛澄尙近
都邑之士聰等獻夫則禽獸野人之所為澄等尙知
後必有父聰等但知私其私父也至于經言族人以
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宗本自明曉與獻無他

子世宗已嗣為王當時相臣欲立為後曾不慮及于此則是未知有適子不得後大宗之說也當日諸藩王子孫豈無昭穆相當者何不廣為遴選則是未知以支子後大宗出于族人之說也至于既立之後噴有煩言固屬意中之事固當于遺詔中備陳儀禮春秋之法漢宣光武之制豫詔某王之子為興獻後嗣守藩國以杜其口實如此則驕君雖欲崇私庶無縱逞奈何一無所慮漫然舉天下而授之至使其君臣不臣子不子帝者廢臣者帝國統中絕姦諛倖進諸昭代叢書

昭代叢書

庚集補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世楷堂藏板

賢刑戮春秋責備賢者廷和宰相也庸得辭其咎乎王伯安之孫承勳襲新建伯子先進無子將以弟先達子業宏為後先達妻曰伯無子爵自傳吾夫而及吾子爵安往遂不為先進後而圖襲新建伯此婦之用心與世宗惟肖所謂上之化下捷于影響也烏呼就令當日世宗子孝宗無他說豈合于為人後之禮乎此古人所以致歎于霍光不學無術也

世宗論八

僖公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

莒子盟于踐土衛子者何衛侯鄭之弟叔武也衛侯出奔楚又適陳使元咺奉叔武受盟而入守經云衛子諸家皆曰謂未成君按凡稱子者如其君之子奚齊僖九年宋子僖九年子般卒莊三十一年子卒文十八年子野卒襄三十一年衛子僖二十五年陳子僖二十八年陳子定四年與此而九皆謂未踰年未成君也云子者皆謂先君之子也僖二十五年之衛子謂文公子也二十八年之衛子謂成公弟也弟曷為謂之子成公既奔楚適陳叔武攝位不稱君比于在喪未踰年之君聖人以其特大昭代叢書

昭代叢書

庚集補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世楷堂藏板

統也故曰衛子左傳云衛侯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此即是以統相授此亦可見為人後即為之子之禮矣成公歸則成公固君也假令成公不歸則叔武踰年非不可稱君也假令成公薨于外則叔武斬衰三年一如真子也不然何以兩衛子絕無異辭哉故于此可以正明世宗君臣之不知禮于此可以知景泰帝改元在英宗北去之明年深合禮意景泰于英宗北去有衛叔武稱子之義焉景泰于景泰既崩有僖公于閔公稱子之義焉其始英宗君也景泰臣也故北狩之日景泰有子道其後景泰君也英宗故君而今臣也晏駕之日英宗

不立則當服為天子三年之服其立也則當行為後之禮以大統所在也入廟昭穆之次必先景泰後英宗後來子孫不敢蹈逆祀之過此千古太宗于建文不經見之事而其禮不可不議者也

火崩義亦當為後太宗英宗絕大統于前宜乎世宗君臣絕大統于後也禮經曰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

以統太宗英宗之所為皆絕大宗之統者也明之天子有在位四年不入廟如建文者有在位八年不入廟如景泰者有在位十八年在位十六年雖入廟而為絕世如孝宗武宗者遂有未嘗一日為天子而入廟稱宗如懿文太子如興獻王者咄咄怪事為前古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无

世楷堂

所無後世所笑驕君以私滅公小人以諛竊位而方自以為知禮可不哀哉劉歆讓太常博士曰往者綴學之士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繁言碎辭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于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癰封禪巡狩之議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烏呼豈不古今同慨也哉

世宗論九

明時大禮之議由張璉桂萼方獻夫霍韜豐坊而外固皆君子也而不能曉然于武宗不可絕暢言其義

以大白于天下萬世者窮理之功未至治經粗淺也春秋三傳論兄弟相後既如日月中天矣禮經曰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所謂諸侯及其大祖者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衛祖文王魯有周廟是也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謂天也受天祖命而為天子諸侯天子諸侯者天祖之位也不可以中絕中絕是絕其所受命得罪于天祖非繼繼承承則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三

世楷堂

謂之絕是以無子而為之子則不絕無子而不為之子則絕凡經傳所謂絕世皆謂封爵無所系系之不為之子疑于有篡取之者而仍不免于絕凡有天下者異姓篡之則絕如夏之有窮漢之王莽唐之武照是也同姓篡之則亦絕如梁之蕭鸞明之燕王是也同姓非篡而不為之子則不絕而絕也是自居于篡也夏之少康漢之光武繼天子之絕世者也傳所云賜姓封爵者皆繼諸侯之絕世者也故曰當世宗時明統不絕而絕世宗不篡而篡也聖人之道處經

事而知其宜處變事而知其權權者所以持經者也非權則經不可久傳子之法經也非傳子則天下必爭為人後之法權也非有為人後之法則其爭必大無子而于同宗為之子焉權也為之子而昭穆不相當則兄弟可相子長幼可相子焉權也權行而無子者依然傳諸子天位不致中絕人心不致動搖俾與子之法可以行諸萬世而不壞以息天下之爭為後與傳子之法輕重相等莫能軒輊故曰權明之天下太祖之天下也禮經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世楷堂 藏板

為之後又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凡太祖之孫皆同宗也非有武宗遺詔孰不可以為天子者世宗乃不思受命于何所耶興獻無後立益王子為嗣廷和之議固屬不易不為興獻立後乃紉孝宗武宗為絕世而以興獻稱宗入廟聯憲宗之統生而未帝者帝之生而未為憲宗後者後之憲宗有子為帝而又立後武宗無子而不立後興獻無子則為天子後者又為諸侯後武宗孝宗無後則天子不為之後縱橫舛錯重性馳謬謂禮經春秋之典為王莽之邪說明倫大

典果可以鉗天下萬世之口哉明之守正諸臣不究經典如宋甯宗當為孝宗斬衰廷臣皆憤憤然者是以學者貴窮理也

世宗論十

明世宗非禮事儒者之論不一當時或有是聰莠者如楊一清是也近時或有貶毛澄諸公者如明史執筆諸臣是也王文簡公餘話云楊文忠以下凡得罪者其心不忍負孝宗皆君子也張桂芳獻夫霍韜之徒徼倖甘進志在逢迎皆小人也嗚呼謂凡得罪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世楷堂 藏板

諸公為不負明室可也若之何謂諸公以不負孝宗為君子哉諸公之意非欲忠于孝宗也以為張桂成主上之私意失立後之公心故糾之糾之而未得天理人情至公之道垂諸經典萬世不易之法僅謂應後孝宗不知所後者應在武宗也孝宗不可負武宗可負乎孝宗非無後武宗在位十六年而未有後以新主後孝宗使武宗終古無後何厚其所不必厚薄其所不當薄諸臣皆武宗之臣而親疎厚薄可倒置豈謂臣之于君可以賢否殊厚薄哉且此當論其立

說之是非不當論立心之負不負是非公也負不負私也卽爲武宗立後亦非不負武宗之謂乃以使用之大統不絕也故論立說之是非楊文忠等是也是之中有甚非者也聰等是非之中又有非焉者也以負不負言之是者爲不負非者爲負楊文忠等亦負國者也負太祖以至武宗者非能不負孝宗也聰等也大負國者也負太祖以至世宗以及興獻者也非獨負武宗也若王文簡所言不負孝宗乃以私意言之也至謂宋之濮議歐陽之說敢于負仁宗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書

世楷堂藏板

其語尤鄙夫謂本生父爲父爲考亦天理人情之自然僅稱皇考不稱皇帝固無礙于承大統也司馬公等失之拘泥歐陽何失哉余前論已詳之矣文簡著書是非賢否多侃侃而此論不可不辨

紅丸論

有以明之紅丸一案爲問者應之曰孫公慎行之論是也孫公援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斷斯獄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左氏之傳曰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遂卒故書弑其君公羊之傳曰止

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是則許止不通醫學不謀醫師矣以已意出方進藥而至殺其父非止穀梁傳稱不嘗藥之謂也方從哲李可灼之進紅丸事正相類從哲可灼素非十全良醫敢以污穢之紅丸進諸至尊以試其微倖之圖從哲首揆也春秋責備賢者此事在春秋必書方從哲弑其君何疑哉假而曰進藥者可灼也非從哲也然從哲既不能力禁之于方進之時又不能聲罪致討于既崩之後且從而賚以金幣令引疾歸律以春秋趙盾不討賊之義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書

世楷堂藏板

書之曰弑其君又何辭焉故曰慎行之論是也許悼公之薨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歆飭粥隘不容粒未踰年而死許止責躬引咎不立其位不敢愛其死而書法不能寬其罪又況乎從哲可灼之雍容退食侈然自謂無罪之人哉此而可寬孰不可寬者雖殺之可也問者曰此當用合和御藥律杖一百耳曰合和御藥誤不依本方者謂何證何方奉命有素未嘗誤而誤其炮製誤其分兩非若可灼以閉門杜撰之方藥試諸不審之證也可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

灼之罪不容乎死而進用可灼者宜何如哉問者曰
公羊穀梁皆言許止實未弑故書葬以赦之從哲實
未弑不可援此例乎曰許止有服罪之誠從哲無悔
過之隱止可赦而從哲不可赦也假令光宗初崩從
哲便能誅可灼則庶幾司馬昭之能誅賈充矣而昭
不能誅充哲亦不能誅灼則亦昭而已矣魏忠賢嗾
顧秉謙黃立極馮銓作三朝要典直謂從哲可灼為
忠愛而無罪然則春秋之法必手刃其君而後為弑
也哉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
卷第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明史十二論跋

昔韓非子著書其篇名有稱難一難二難三難四者
蓋古人行事或有不合于理故立義以難之余最喜
其用筆一轉即開一境界然韓子所難者歷舉列國
君臣今段氏所難者專在世宗一人而筆力直與韓
子相抗衡理直則氣壯信哉甲辰三月吳江沈楸惠
識

昭代叢書

庚集補

明史十二論跋
卷第二

三

世楷堂
藏板